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六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二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忠肅集二十卷附拾遺　宋　劉　摯著　聚珍　一
陶山集十六卷　宋　陸　佃撰　聚珍　八二
寶晉英光集八卷附補遺　宋　米　芾著　涉聞　一三〇
宗忠簡公集七卷附辨譌考異　宋　宗　澤撰　金華　一五三
姑溪居士全集七十卷　宋　李之儀撰　粤雅　一八二
學易集八卷　宋　劉　跂著　聚珍　三一七
西臺集二十卷　宋　畢仲游著　聚珍　三四七
浮沚集九卷　宋　周行己撰　聚珍　四二八
晝墁集八卷附補遺、提要　宋　張舜民撰　知不足　四五九
柯山集五十卷附拾遺、續拾遺　宋　張　耒撰　聚珍　四八〇
斜川集六卷附附錄二卷、訂誤　宋　蘇　過撰　知不足　六七一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忠肅集

附拾遺

劉摯撰

原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于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集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嘗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罹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于壙。植碑于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于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攷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寖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譴以來。行三十年。困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羞。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于渤海。聲譽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奬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駮。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

言責。采士民之說。數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駮奏。遂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孜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敝。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于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奸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于都省。以司空府爲局。召永壽躐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愼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

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稟。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伋蘇安靜時惲皆遷秩有差。于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爲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于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信。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于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歲趨人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于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于無過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

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獄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鞏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刑恕及章惇之子。宰龍小人。爲異日計。公心知爲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于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多。專以章邢事爲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爲交通之迹。邢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爲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爲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搢紳共惡甚于虺蝪。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爲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淸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惓。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尙中道。不習巽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

春秋。致講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雅健淸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靑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卽屛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强。無衰瘁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臥而薨。公旣歿于嶺外。所親爲公請歸葬于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旣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謫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嘗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爲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嘗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閔術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

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誣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歿後譏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郞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郞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忠肅集目錄

卷一……………………一
　制敕四首
　表二十七首
卷二……………………一七
　表二十二首
　劄子十一首
卷三……………………三一
　奏議十四首
卷四……………………四七
　奏議十四首
卷五……………………六一
　奏議十首
卷六……………………七三

奏議十五首
卷七……八九
奏議十七首
卷八……一〇五
啓四十首
卷九……一二一
啓二十二首
書一首
記六首
卷十……一三七
序二首
雜著二十一首
卷十一……一四五
神道碑二首
墓誌銘一首
卷十二……一五九
墓誌銘四首
卷十三……一七三
墓誌銘十三首
卷十四……一九一
墓誌銘（墓表附）十五首
祭文七首
卷十五……二一一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卷十六……二二七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七……二四五
五言長律十五首
七言律詩四十六首

卷十八……二五九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卷十九……二七五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卷二十……二八九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絶句五首
七言絶句六十二首

臣等謹案忠肅集。宋劉摯撰。摯字莘老。東光人。家于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即位。歷官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中。追贈少師。謚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于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除青詞齋疏等文十七篇。謹稟承聖訓。删削不錄。餘各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于首。摯忠亮骨鯁。于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慍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辯。侃侃不撓。今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于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盡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論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相。摯于簾前言王同老劄子。皆彥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訌。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于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爲無補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　軒

忠肅集卷一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宋　劉摯　撰

朕肇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茲。今子大夫萃至在廷。朕甚嘉之。蓋聞天之災祥。以類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數以應斯事。若合符節。粤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職。廣罹凍飢。殍死者衆。夫恆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爲政于茲四年。蠲天下逋負。輕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爲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度。以安邊柔遠。而戎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歟。特施設之序或失其緒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舉天下之入。不足以爲之出。將革之乎。或疑于傷恩。將因之乎。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禮行。四夷款附。邊埸安堵。又何修而至于斯歟。夫切而不迫。緩而不江。朕非求于空言也。蓋將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觀先王之時。道德一于上。風俗同于下。家有孝悌。鄉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庶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既成。施于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臨其後。而終不以易其節。故奸雄或爲之屈。寇盜或爲之避。彼士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于此。國家昭德塞違。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于斯時。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意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薄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人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爲貨。學者皆知爲己。所以厲其節。興其志。蓋必有道。子大夫其考古之所宜施于今者。著于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聞六藝之教。同適于治。而禮樂爲急。制中以節民情。導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一之乎中和。茲二帝三王所由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局。以討禮文。定雅樂。始自郊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模宏遠矣。而美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興夜寐。嘉與宇內。臻于斯路。今天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爲禮。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民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是非生于貴賤。隆殺繫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于世者。用以教化。是禮樂之于天下。不可一日緩也。今頗欲考古今之宜。剖經史之義。立爲昏姻喪祭之文。器服宮室之制。降雅頌之聲。斥優侏之音。使習俗知節。謬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其而損益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因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以爲如之何而可。或謂解今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徒加厲禁。又終不足以合乎先王之法度。然則考古便今。必有中制。昔漢修三雍。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雅樂。制度亦盛于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概之先王之法。其亦有合于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粲然具存。要必有可言者。至于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用。房琯杜如晦達于爲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若節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子大夫也。其推古今之所以廢興與施于當世而宜者。著于篇。

奉敕擬上皇太妃冊文并繳進劄子

臣准敕撰皇太妃冊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皇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強以成。冒塵聖覽。

臣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曰。昔我神考。迪祖宗休德。以孝事親。以正御家。而天下化之。方是時。皇太妃實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事兩宮。以仁淑勤儉綏帥九御。受祉上帝。篤生沖眇。以顯以復。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稱。永惟人君之行。莫加于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養。莫大于顯其親之名。矧我神考。厥有訓命。末予小子。敢不敬之。茲用稽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奉玉冊金寶。上懿號曰皇太妃。恭惟皇太妃于詩書所載輔佐之道。施于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丕顯徽懿。

上焉專承崇慶隆祐之眷。下焉保安持盈守成之子。永懷多福。光照無窮。某誠懽誠忭。再拜謹言。

表

賀英宗皇帝卽位表

祗膺先志。昭履丕基。凡在覆臨。舉深欣戴。伏以皇帝陛下睿智天縱。聰明日躋。迪濬源之休祥。抱五聖之仁孝。昊穹眷命。主鬯以承祧。正統傳歸。大帝華而協德。離重明而繼照。乾六龍以御天。七政光華。三靈寧定。舜壹循于堯道。武能廣于文聲。宅后膺符。協謳歌之所載。守成保極。與天地以無窮。

賀神宗皇帝卽位表

順承顧命。寅踐丕圖。大號四孚。萬方一慶。恭惟皇帝陛下幾神明哲。性德靖淵。佑民作君。宅天衷之所相。守文繼體。一神器于有歸。璿璣察而七政齊。聖人立而萬物覩。光符曆數之在。丕協人神之依。寶奕紹堯。烝哉下武。潤色大業。作者謂聖而述者謂明。守成太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

元豐八年賀卽祚表

祗若遺訓。嗣膺大歷。詔命所逮。罔不懽幸。伏以皇帝陛下聖質天授。同符祖宗。帝統有歸。萬世永賴。正位之始。四海欣歡。

賀立皇后表

椒房懿德。寶册降衷。慶溢宮闈。歡騰海宇。竊以握乾垂統。必資助于坤儀。理外宣風。示光成于內治。母儀齊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懋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纘承丕緒。紹復洪圖。邁遐武之重光。措函生于累洽。先乎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于閨門。著天下之大義。惟皇立配。體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賜洪名。榮褒淑德。然家人利正。講聞義易之詞。而君子好逑。載美關雎之義。自古所重。于今是稱。位定壼中。化成天下。

賀安南捷奏表

威靈所被。萬里收功。凱捷布聞。兆民賴慶。臣聞聖人之于征伐也。用非得已。先王之于寇敵也。威然後懷。物率聚而除戎。時豐亨而致法。蓋方飭治之既備。故有犯順而必誅。虞帝所以事有苗之征。宣王所以有淮夷之伐。監此前載。率于盛時。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天。休明超古。萬方順以無悔。三靈和而允懷。㒲爾交蠻。干我天討。跳詔肆于南土。虔劉及于數州。不示大刑。曷懲不軌。軍聲振壘。勢如金鼓之下。天皇澤漸濡。澤若雲霓之救旱。俄然而請命。因示之以好生。惟盛德所以成無戰之征。惟至誠為能有不殺之武。出車薄伐。既奮疊荊之威。徯后來蘇。行消北狄之怨。海隅大定。氛祲一清。赫然盛勳。若無前古。

謝監衡州鹽倉表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趨時而適變。時名途以孤進。遯文館之末遊。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之偶

擢據于中臺。旋襲聖知。使備員于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于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尊以器。變使化自度而曠然日新。臣于此時。職在言路。罄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蹤訐切。咈衆而身危。不忍從容倡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裨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牟戶而出泉。雖處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為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褫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衒恩載幸。揣分增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于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滑州到任表

去職逾年。法初得調。賜符出守。恩實過優。內省叨踰。竊深震懼。伏念臣之所領。地實近畿。自昔漢唐之要津。為今趙魏之孔道。中間一廢。新造未完。河流方洪。騁傳將至。萑蒲之嘯聞發。輿梁之繕始興。謂宜得王尊之獲民。叔向之治各。消盜之術。有如龔遂濟人之政。賢如國僑。乃如愚臣。學蘊昧陋。資材闇疎。幸遭睿明。每備任使。恩有餘故專于盡瘁。智不足故無以自休。所向多艱。豈堪治劇。單車應命。使道疾馳。視人郡章。猶或驚異。論上恩旨。罔不歡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熙庶政。謂孤臣之多所慮。取拙者之或能勉。敢不祗力夙宵。疚心事職。況詔令明具。止于奉宣。德澤汪洋。易于究達。庶憑覆幬之祉。小効涓塵之勞。

謝御史中丞表

無非常之才。被不次之命。叨榮自省。震悸靡遑。伏念臣學殖樸疎。稟資中下。不佞薄聞乎大道。竊思少補于斯民。念事君者先正身。故不為枉尺。然守義而弗知變。故未可與權。孤負清時。侵尋白首。比者不遺于擊厲。使之再冠于憲文。無所建明。謂宜澄汰。忽起從于橫榻。俾遂正于中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迪德聖神。紹休祖考。仁心惠澤。昭百姓而協萬邦。大公至明。闢衆正而杜羣枉。主張孤寒。付畀紀綱。仲山不吐剛而茹柔。汲黯願拾遺而補過。期殫此節。上報誤知。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粵自臺端。起尊憲席。雖有故事。曾無幾人。何意孱愚。遽茲叨冒。伏念臣舊跡寒陋。逢辰盛熙。多歷歲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補事功。動罹罪悔。晁錯之為遠慮。或謂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于拙。復塵風憲。濫觸怨仇。方俟瞽宜之誅。乃蒙越次之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為德。日月並明。知臣至孤。譽無聞于左右。察臣所論。意不出于阿諛。全付耳目之司。使冠紀綱之地。任之隆則責亦重。恩之厚則報敢輕。誓竭一心。無辭九阻。

辭免尚書右丞表

疊上封章。願收恩檢。誠言可信。本期十百之見從。天聽彌高。敢避再三之有瀆。伏念臣承學淺陋。稟生拙

艱難久玷于名途。無可稱之官閥。紀綱執憲。愧古人直清之風。帷幄侍經。乏名儒道義之益。坐糜稍廩。動投譏訶。已煩善貸之仁。敢直非常之擢。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斯謂假人。方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康四海。所與共此。宜得何人。自非廊廟謨明之才。曷副陛都俞之託。今顧及于至陋。是將强其不能。伏望皇帝陛下思國體之重輕。在柄臣之賢否。追還綸綍之命。以釋冰淵之危。上不累知人之明。下以息微倖之望。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右丞表

橫被殊恩。擢居重任。竭愚衷而引避。邈宸聽之未迴。遂降訓詞。彌深隕越。竊以進有德則朝廷爲之行。任惟人故公輔不必備。此古今之所同慎。蓋治忽之所由生。臣以一介之微。遭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玷中司。志少靡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俟譴訶。豈期備屈于聖知。更使參承于國論。永惟孱薄。敢犯是非。身之偃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既盈而必溢。固其理然。詎自愛于捐軀。蓋深憂于累國。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愼重名器。無以假人。容求賢明。與之共政。庶各安賢愚之常分。不至召中外之煩言。特寢誤收。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報天地之仁。

謝尚書右丞表

傴僂至于循牆。空稽授受。號令難于反汗。竟致叨逾。撫心競惕。無地跼蹐。竊以國家建夫三省。致事行于中臺。稽古以董正厥官。置丞以左右其長。進陪四輔。退率六聯。若網在綱。如車有軌。苟任人之非稱。欲與治以何由。臣出于諸生。藐然孤進。外之吏州縣筦庫之任。內之徧臺閣省府之游。學不足以備毀。功不足以補罪。爲邦司直。晚備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歉無古君子之節。方俟察官之黜。敢期共政之圖。倖若非常。進焉不次。此蓋皇帝陛下孝于述事。以丕承祖宗。哲于知人。以允蹈堯舜。物有可用。菲下體而不遺。積非以功。薪後來而或上。付是房瑣。冒濫龍榮。臣敢不以道事君。以身殉國。義之所在。知無不爲。庶收銖髮之勞。仰報乾坤之造。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右丞表

懇辭既殫。睿恩滋篤。終奪匹夫之志。遂塵四輔之班。于分過非。當榮爲懼。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上聖之德。撫多難之時。靜氣不動而邪正分。堂幃不下而華夷治。所與圖邦家之休戚。豈不在股肱之二三。宜擇異才。以副公望。臣學不造于道義。智不研于變通。惟是樸直愚魯之資。安于所稟。至于得失利害之際。初不自謀。遽長憲綱。無裨經幄。方且竢虞于大譴。豈期超預于近司。力小難勝。器盈將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宅俊以翼闢聖。至公以馭萬方。謂孤臣之慮常深。或能有達。謂一人之材不備。無求其全。特出聖明之知。不繫左右之譽。刻由言路。入輔政機。昔之常所敷陳。今將責其施設。知之亦允蹈。豈非其艱。言之必可行。敢不自勉。惟矢于忠義。以報德于生成。

辭免尚書左丞表

竊以國之爵祿。以待賢能。士之進退。必循名義。有或異此。何以示民。伏念臣綿力薄材。至愚極陋。比蒙渙

寵。擢備近司。乏宏遠之規模。空銷疲于精銳。未嘗小補。方俟大訶。敢期恩憐。更進位序。致其歲月則既非久次。課其職業則又無顯勞。倘輒冒居。實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愼名器以厲在位。明是非以正有功。深察誠言。許伸愚分。無難反汗之命。庶拯臨淵之憂。

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左丞表

寵厚恩深。已愧于未報。力小任重。不可以有加。敢過量以貪榮。輒叩閽而瀆請。臣誤遭識拔。超寘顯嚴。慷慨大忠。初不自量其孤拙。低徊寡術。今皆不出于尋常。竊祿可慙。黜幽是俟。敢意包荒之度。更推進位之恩。況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懼人言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于輔弼必觀其心。于爵祿必愼所與。矜臣非矯僞之志。免臣于顛仆之危。特徇悃辭。收還成命。

謝尚書左丞表

朝有虛位。宜賢明是求。名無假人。乃次第而進。危于據蒺。愧若負芒。伏念臣學不足與有明。道未至于無悶。事君之義。惟有愚忠。涉世之疏。眞同強聒。安能謀王體定國論。何以塞厚望稱明恩。不狩獵而有貆。久靦尸素。驚江湖之集雁。無繫少多。未論曠官。更叨進秩。隨增封戶之數。並益冰淵之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休祖宗。同德天地。當體道以爲用。故萬物曲成。不求備而與人。故小材無棄。致茲孤拙。常冒寵靈。敢不激昂大忠。勉厲懦志。庶有一得。以補萬分。

上太皇太后謝尚書左丞表

進位一等。自慚于無功。詔班十行。趣使之就列。恭于承命。惕然爲憂。伏念臣足以謏聞。暗于大體。親逢聖運。濟跡天臺。出于流離孤寒之餘。任以左右弼諧之責。斷斷自守。略無他奇。落落難成。空嗟懦志。位高祿厚。功少過多。方近輔之惟人。坐期汰礫。會左綱之虛次。乃使續貂。進其爵封。益以戶賦。控辭勿聞。祗服若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聖仁。御唐虞之休治。知臣有忠于所事之節。察臣無苟自爲謀之私。容之以底其成。進之以厲其志。臣敢不以禮以義。惟幾惟康。庶收庸勺之勞。仰報生成之造。

辭免門下侍郎表

勞能不聞。名品益進。懼必投于顛仆。敢冒貢于誠情。臣進德不強。造道甚近。遂踰尺寸之守。遭會聖神之知。久負邱山莫報之恩。初無絲毫可紀之善。嚮參大政。及今驟至于四遷。升貳東臺。所歷裁周于三省。益高股肱之任。況備喉舌之司。爵視上公。邑增眞食。儻罔功而濫處。實累國以起羞。伏望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天成物。察臣底裏之既盡。矜臣器量之已盈。特收誤恩。以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發政西臺。無裨于聖治。陟巖東省。忽拜于恩書。揣分未安。控詞自列。惟先王制爵祿之等。以待賢能。而君子護進退之方。必循禮義。臣起于寒晚。躐至顯嚴。獨侍聖明特達之知。不緣黨友吏相之助。歷塵近輔。更涉累年。愚于直者人情之易睽。公而同者衆怨之所聚。每幸曲蒙于善貸。保此孤危。豈敢更冒于誤恩。遷其位敍。上乖朝廷陟明黜幽之典。下致臣子見得忘義之譏。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愼名器以申大公明勅

懋以厲百辟．收還成命．改授有勞．

謝門下侍郎表

輔政備員．久無功于右省．冒恩進次．預出令于東臺．懇至僶俛．終難反汗．臣資蘊不足．拙方有餘．雖心危而慮之深．然力小而任已重．謂之事道．則有愧乎聖賢之方．至于徇公．或有負于天地之鑒．士無可述．賢有所妨．保全已費于至仁．簡擢更煩于異數．況夙夜出納之地．以侍從駁正爲官．授之非人．凜若無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見萬物．道御四鄰．體貌之以厲其心．馴致之以底其績．敢不究事君之大義．庶以報含垢之異恩．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才屢試而已．竊位每遷而逾重．弗容懇避．徒積憂危．臣力不逮心．名常浮實．猥以口耳之學．遂玷股肱之司．初不自量．質奈拳于謀國．迄無所就．徒碌碌以因人．此宜清朝汰斥之必加．豈復聖地躋升之敢冀．矧今左省．乃右納言審王命之允而後行．受國事之成而不作．均爲執政．尤號近司．夫豈庸愚．所宜叨冒．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德．御成康之朝．忘己之聖而資于愚．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惟以捐軀而自誓．

辭免右僕射表

授席久虛．治廷聚議．猥及非才之錄．大慰羣聽之公．敢冒至恩．輒忘素守．臣愚竊以論相雖人主之職．得賢乃太平之基．必先全德之老成．或待遠方之特起．伏念臣本由疏賤．叨竊顯嚴．備數邇臣．獲進帝王之說．預聞大政．願藪禮樂之文．堯作章而繼成．漢分府以方重．肅官簡斥．更辱延登．夫爽德者天下之大公．而竭節者人臣之常分．念蚤塵于機要．已久席于高華．委事歷遷．乃能畢力．威望匪重．將取侮于四夷．智略更疏．無可言之十事．苟從昧進．曷慰具瞻．儻選于衆而求之．多出于臣之右者．伏望皇帝陛下慎名與器．以尊朝廷．紹德選勞．以勸臣下．俯徇富平之懇．曲成考父之名．收還過恩．庶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敷告于廷．疇咨以位．惕然駭汗．浹于愧顏．竊以師長百司．位隆于端揆．權與大政．地重于兩臺．進德則朝廷尊．當賢則臣下服．而臣學不足以斷國論．才不足以達事經．孤介恩私．稽留歲穀．處非其據者已久．受過其量而莫勝．方與引分之言．寬道妨賢之責．敢期含垢．更使代工．儻懷苟得之圖．妄作自賢之行．公器不嫌于多取．豈曰知難．高位必致于疾顛．安能圖報．上則貽盛朝之累．下則蹈衆正之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別擇皐夔．改圖丙魏．登寘宰路．使秉國成．大明庶物之情．不奪匹夫之志．亟收渙渥．以息煩言．

再辭免右僕射表

辭受匪輕．殫愚誠而自列．訓詞申敕．邈天聽之逾高．敢投瀝命之誠．冀鑒由衷之請．恭以皇帝陛下以睿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默無爲．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秉道明義之臣．如臣學術甚疎．智謀弗競．雖事君之義．固守不移之愚．然陳力以來．初無可紀之善．久尸官而謗積．益多病而志銷．當返

田廬．遠避鼎鉉．無楊綰之德．必不足以化在位．非皐陶之舉．必不足以遠不仁．徒召煩譏．上孤渙渥．伏望皇帝陛下念輔臣之當否．繫國體之重輕．特照孤忠．曲全晚節．收還成命．改授異賢．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微志未伸．誠言難止．儻獲安于名分．其敢逭于典刑．恭以國家之輔相難其人．臣子之進退必以道．蓋治忽之所由繫．而榮辱之于是生．臣遭會四朝．周旋三禁．感慨忠義．常見古人白璧不爲之非．風采功名．愧乏大臣嚴石具瞻之望．略無報効．久俟譴訶．邈聞猷告之音．擢寘宰司之重．力不勝任．實憂代斲之必傷．傴而升高．將有指頂而見笑．下招覆餗之辱．上玷知人之明．況有廟堂之耆明．而多中外之俊乂．改疇公望．乃協師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鑒至誠．保全晚節．使器盈者不至于溢．植弱者亦足以支．特反誤知．庶無虛授．

謝右僕射表

恭以周王之慎命．不反惟行．雖如安世之自量．深辭弗得．竟塵非據．伏積內憂．竊惟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粤五帝三代而後．逮兩漢有唐之隆．蔚然多賢．昭于方冊．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二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上之職在理三光而調四時．下之責以鎮百姓而遂萬物．苟非選道德高世之望．何以紹今古得人之光．如臣至愚．于世孤進．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二聖謬恩．寘輔弼疑丞之地．位高徒聞于播惡．德薄不足以尊朝．功少過多．怨叢謗積．未詔士師之議．遽沓端右之遷．名與器是謂假人．負且乘殆將致寇．已循牆而至傴．終渙汗以難回．謂如臣宜爲愚．莫避漢廷之公議．因僉咨益汝往．終叨虞帝之命官．危不自遑．深無所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保龜鼎之重．稽祖宗之謀．體堯之在知人．本湯之不求備．臣敢不究事君之義．厲報國之忠．雖爝火難裨于大明．然綿焉可勸于十亂．庶收塵露．仰答乾坤．

上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使節皐皇．臨門而慰寵．詔詞嚚嚚．申命之丁甯．雖考父之益恭．慙富平之竟拜．竊以百揆之任．師長于中臺．爲事之機．本源于右省．用道德之望．則可以總方略而廣教化．非賢明之選．則何以制號令而平典章．臣可與小知．無他大略．會兩宮之識拔．尤三府之推移．勢不足以償罪尤．學不足以除譏謗．貴寵見謂功名之已損．貢禹徒以質直而見嘉．區區其間．錄錄何有．請避賢路．嘗投劾以自言．終負國恩．復尸官而未去．敢意非常之寵．遽膺爰立之求．並進秩勳．益致封食．三錯納誨．遠慙傅說之來．十事可行．近愧姚崇之進．顧視圭組．若臨冰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徽音．翼成康之嗣聖．搜求忠直．保乂成平．臣敢不職思其憂．義之與比．安社稷爲悅．期勉慕于前人．非堯舜不陳．庶答揚于休命．

忠肅集卷二

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來事之師。莫如稽古。作者謂聖。盧此成書。思前訓之共由。敕有司而申錫。敢期孤淺。曲被寵榮。竊以帝王之道雖同。治忽之時不一。史惟廣記。欲俾後世之多聞。書不勝繁。常患當年之莫究。簡則易治。統之有綱。恭惟先朝之緝熙。遂詔名儒而論次。網羅乎數千載之事。潔擠于三百篇之中。類集羣書。劉部上皇覽之要。發明舊典。譏厲成史考之篇。祕以名山之藏。進于華光之讀。今期傳信。更及分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日新。孝思善繼。亦既省觀于座右。又將訓迪于臣工。曾是衰愚。預叨恩禮。學如皇論。方興表借之心。能愧班游。遂有家藏之幸。臣敢不玩篇籍之載。求臣子之宜。考終始以擇是非。因成敗以昭勸戒。庶見古人之大致。少副盛德之萬分。

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七首

恩班中禁。慶集私門。每于生育之辰。膺此使蕃之寵。義無以避。情不自遑。臣既齔而孤。爲貧以仕。賦分涼薄。逢時盛明。遂以斗筲之微。越承廊廟之任。設弧復旦。自傷弗逮于親存。頒餼示恩。敢謂不緣于人廢。綸

言溫厚。使節光華。將內府之醪秫。兼太倉之稻麥。禮雖有舊。恩實非常。此蓋皇帝陛下守位曰仁。使臣以禮。道契兩儀。仁函萬類。恩爰慶賞。概及疏愚。盡鹿鳴之心。非徒推飲食之惠。効天保之報。願以致岡陵之崇。

宋書將訓。卞府蔣常。發爲好賜之仁。寵及誕彌之日。拜嘉興感。揣分增慚。伏念臣學本小知。器難遠用。幸遭聖明。才不求備之具。亦玷左右民所具瞻之司。惟涉事多艱。故易銷于精銳。而尸官既久。徒日積于謗讟。留顯絀而未行。蓋包荒之已厚。尚矜舊物。曲記始生。皇乎使節之光華。肅傳天語。餽以公臺之儀物。榮發私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六聖之典章。本二儀之亭育。亦既飲食。推所以燕嘉賓之心。繼之屢庖。行所以養君子之道。顧惟檮陋。孤奉至恩。誓堅忠義之持。仰報生成之施。

誕育紀辰。方起思親之感。匪頒錫福。遽瞻遣使之華。餼來有加。醪醴惟旨。伏念臣志愚于古。材散而蟠。逃承其政之闕。曾乏尊朝之德。留連歲月。辱三禁之四遷。窮竭技能。無萬分之一補。竊位之刑未正。罪戾之澤已深。會析木之集辰。貫左弧之紀日。敢期齊記。特沛訓詞。馳酒正之上尊。綴饔人之厚饌。歲膺慶式。幸荷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四鄰。興行百禮。嘉與四海。同忠厚之政。惠及臣下。得燕樂之心。不緣無能而廢故事。祿不逮養。庸推食之恩。進思盡忠。豈獨屬饜之幸。

猥以誕辰。上紆眷眷。敕公臺而發餽。賁私室以爲光。拜受以還。兢慚莫喻。臣越從羇宄。誤被延登。徒殫小知。無補興運。下負清議。未免竊位而妨賢。仰賴至仁。有以包荒而含垢。敢謂此日。記其始生。方懷顧復之恩。遽拜班頒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近輔。勸養衆材。飲食已盡其心。既冒嘉賓之賜。福祿以報其上。敢忘萬壽之歌。誓竭忠愚。用酬覆燾。

生育復辰。方起思親之感。光華遣使。遽膺錫福之仁。內自省循。莫勝慚懼。臣志雖嘉古。慮不極深。區區歲月之間。錄錄鞠諾之地。上爲萬分之何所補。下爲多士之無所稱。尚容素飧。已愧寬貸。豈謂門弧之舊旦。更頒函詔之深詞。餽以膳羞。勞之酒醴。此蓋太皇太后陛下道成萬物。公御羣臣。推所欲以及其私。不以人而廢其禮。祿不逮養。空饔儀物之豐。孝可移忠。惟誓捐糜之報。

使節皇皇。詔詞噩噩。賁以匪頒之數。寵其誕育之辰。內惟至愚。曷稱優渥。臣本非遠業。偶玷近司。雖葵藿自然。知傾于委照。而腹背之細。何從于高飛。素飧懷不稼之羞。肉食甘無謀之誚。未蒙澄汰。更辱眷存。祿弗及親。方感門弧之旦。人無廢禮。亟蒙臺餽之恩。授受以還。進退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冒萬物。政稽二儀。欲以盡忠臣之心。推此養君子之道。于以慰其幸。仰戴于至仁。忠可移于君。誓堅于素節。

臺之有餽。本所以養賢。辰及始生。誤叨于錫福。感深銘骨。愧極汗顏。臣幸遭異知。擢備近輔。事君以道。福敢取于容容。當官而行。功不聞于赫赫。空饔優廩。日擢大訶。尚煩推食之恩。正及設弧之日。慈惠之渥。見于訓言。餼醴之豐。榮于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丕冒。合日大明。道成乎物而不遺。禮不爲人而或廢。欲養不俟。常拜賜而念親。作忠可移。期捐軀而報國。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析木集旋。適及賤生之日。細書命使。遽推慶賜之仁。臚名物以在門。撫房虛而踴地。伏念臣本非國器。誤玷宰司。當路妨賢。久懷于多懼。無功報祿。更積于內憂。徒依末光。未諳嚴譴。斗筲之器。既盈而將傾。雨露之私。有加而無已。于此誕彌之日。曲煩翰記之恩。沓內府以昭常。敕近親以將命。冰紈文綺。發珍笥之兼衣。條革鏤錫。解上閑之良驥。攻金之器璀璨。織文之幣纖華。榮莫逾于報親。力非繇于稽古。服乘而拜。俛仰以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篤四鄰之禮貌。德薄而禮之厚。功少而錫之多。以尊隆本朝。以風勸在位。天高地厚。莫知圖報之宜。義重命輕。更識矢心之所。

乞外任表

臣聞事君必盡其誠。故當無隱。陳力有時而止。蓋以不能。輒傾底裏之懷。仰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所學昧陋。稟生拙艱。敢希當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行。逮四朝而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廁群材。遂預初政。遷進屢塵于三省。首尾已及于四年。不繫去來。無能軒輊。匪惟智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目頻昏。百骸多疾。遲徊戀寵。出入覲顏。內招竊祿之災。外挙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若揣己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廣乾坤之度。矜此已疲之犬馬。貸其無補于涓塵。特推從欲之仁。不惜分符之寵。使有民社。宣惠澤而下流。庶于桑榆。收微勞以自効。

再乞外任表

不備而惟其人。故輔臣必用賢者。無功而在其位。則詩人所以刺之。輒控顓天之誠。冀逃累國之責。伏念臣越從羇遠。擢寘顯嚴。才不足以達政經。學不足以斷國論。無嘉猷以副虛佇之託。無重望以慰具瞻之心。顧慕留連。逡巡俯仰。雖皇慈之善貸。豈清議之所容。夫物理之常。器滿則必覆。古人之戒。位高者疾顚。加之多懼而積憂。足以早衰而易病。外雖強而中涸。目常眊而髮童。日追傾危。上孤任使。再殫螻蟻之志。敢避鈇鉞之威。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道成物。察臣今日進退之計。本無他腸。貸臣累年尸素之愆。俾全晚節。庶稍循于禮義。免大玷于生成。滌宜儻畀于一州。報効敢辭于九隕。叩閽俯伏。得請是期。

再乞外任表

近上封章。願辭職任。恭承批答。尙祕俞音。輒再冒于譴訶。非敢輕于出處。臣誤膺獎拔。本乏器能。一預政幾。四更歲籥。有妨賢之積愧。無事道之顯名。每驚弱植之漂搖。常賴至仁之掩覆。滿溢必殆。盈虛有時。非不知聖神之遇難逢。天地之恩未報。然材智止于如此。疵謬見于已然。用之易窮。如鼠之五技。去不爲少。若梟之雙飛。況爵祿者天下之至公。雖貪而久處。進退者人臣之大節。竊冀于少完。儻可効于涓埃。顧何分于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惻其懇款。賜以始終。大譴大訶。稍黜幽之憲。有民有社。願膺共治之咨。誓將勤養于小民。倘得仰酬于洪造。

謝鄆州到任表

上齊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仍以中連之節。臨茲故社之邦。內省幸榮。曷勝感懼。

伏念臣起身一介。竊祿四朝。比辱使令。擢從孤遠。初由蓬萊道山之府。赦服柱後惠文之冠。以橫搢之散郎。正中司之執法。無爲容于左右。不自意其感通。遂預政機。纖庶宰枋。然而據非其所者危之道。技多而短者易以窮。空精銳之坐銷。曾分毫之未報。罪多而功不見。譽至而毀亦隨。思其所安。去猶有補。章貢祈者六七。詔敦諭而再三。不求所窮。惜東野之御將敗。敢釋其位。祭衣儒之辭以戒。祕殿清切。以寵其名。東方浩大。以爲之部。張良儆志。止願得封于留。漢帝重恩。乃使歸佚于絳。以時去國。不日到州。示以印章。人生榮觀。識其城郭。心喜來歸。既見一方所部之吏民。具道二聖愛人之恩德。感嗟頓首。鼓舞瞻天。已獲逢白髮之故人。又得拜先楸于舊隴。書生之幸。仕路幾希。此蓋伏遇陛下純仁厚義。以康保萬方。至公大明。以照臨百辟。事叢至而有是非之辨。人雜進而識邪正之情。使肆驩忻。獲全出處。臣敢不謹進退之義。厲始終之戒。孑孑藩方。身雖在外。惓惓王室。心不謂遐。更期宣化之餘。益誓納忠之報。

賀南郊禮成表

聖人能饗。熙事備成。皇矣顧懷。誕擁肇禋之福。沛然敷錫。肆均大賚之恩。恭惟皇帝陛下凝命乾剛。重熙離照。西清訪道。學緝于光明。東朝致恭。孝通乎上下。以小毖之心求助。以幾警之道守成。謂大祀之重。五經謹始郊以見上帝。朝薦具館。祼告太宮。候長日以道迎。肅圜邱而陟降。百神之靈受記。諸福之物效祥。宣室儲精。既逆釐于三極。端闈渙號。俾作解于羣方。仁入有生。歡通無外。臣叨蕃宣之任。有寬大之書。執玉甘泉。莫効駿奔之力。馳心魏闕。獲同慶賚之私。鼓舞昌辰。百倍常品。

上太皇太后賀表

精意以享。昭格天人之休。敷錫厥民。丕宣雷雨之慶。車書所底。蹈舞同榮。恭以太皇太后陛下至德在躬。大公御政。夏塗山之教化。周太姒之勤勞。穆氣淵嘿而賞罰行。堂闈天高而夷夏治。扶維重器。自留于安平。擁佑沖躬。翕躋于聖教。吉禮咸秩。肇禋告成。寒暑正而風雨時。福祿來而菑害去。反始報本。丕錫福于洪禧。蕩垢滌瑕。與更新于庶域。有生茂豫。嘉氣橫流。臣幸守藩方。親承惠澤。瞻天在望。跡阻于周南。玉帛侍祠。必馳于漢畤。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茲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蘊至淺。智識弗競。遭會縱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于六朝。千慮蔑聞于一得。雖進退必由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竊典刑于司敗。假邱隴之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稱。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啟擾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于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膺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沈機以鄭。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保集消微。仰酬覆燾。

乞致仕表

事君主于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于不能。勞宜知止。輒竊引年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念臣親際昌明。蚤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于經綸。歷事三朝。殆踰四紀。內之清塗嚴闥。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徧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之下于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于弗變。至于得失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于聖知。嘗亦預聞于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于清閒。頗自陳于衰晚。出保留宮之綸。坐安喬木之邦。惟厚祿不可以久叨。顧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寖邁。疾疹交乘。神明潰虛。難支于外虞。筋骸攝養。頓異于前時。榮敢尙貪。禍知已過。非特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幬之恩。迫此憂危。敢祈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于涓埃。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于印綬。俾退養于邱園。順服生綏。儻保完于餘喘。願陪鄉老。永歌頌于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望聖慈。許臣致仕。

第二表

敢期睿眷。未賜俞音。懼汗雖濡。危誠難止。伏念臣材質極陋。跡援至孤。叨緣三聖之知。簡拔衆人之上。事功何有。祿位過盈。雖愛君之心。死然後已。而從公之力。耄矣無能。向被恩憐。許叨居守。屬衰殘而振迅。不免曠官。懷寵遇以留連。又將滿歲。災釁乘時而或至。疾病攻老而日深。形神之勞。兩皆敝竭。外內之敵。紛莫支持。臣非不知聖明之治難逢。天地之恩未報。迫茲頹朽。無以勉强。況今時不乏人物。皆遂性。自惟出處無所重輕。曲煩優詔之丁寧。益重孤忠之感涕。伏望皇帝陛下測其底裏。保以始終。俾解組以去。歸獲全生而退養。逍遙漳浦之臥。休息茂陵之居。既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脫器滿則傾之禍。陶然歌聖。樂以終身。則于君父之仁。豈特邱山之重。

第三表

未賜允俞。倍深感涕。在念舊之恩雖厚。顧籲天之願未從。敢瀝肺膺。再干鈇鉞。臣蚤緣一介。獲際三朝。出入恩榮。周旋幸遇。積歲時而徒久。曾報稱之蔑聞。居懷竊位之慚。且困負薪之疾。比乘燕見。頗嘗懇激于引年。貪奉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坐持留鑰。又浹歲籥。衰齡益頹。壯氣益耗。精竭形疲而莫之復。日改月化而益以深。疾相與以侵陵。勢無因而勉强。悵悵末路。犬馬之力無餘。奄奄餘輝。桑榆之期有幾。故抗章告老。謝病乞骸。敢謂聖度寬大而不忘其恩。訓言惻怛而未容其去。雖事君之禮。要以承命爲恭。然陳力有期。至于不能則止。苟尙貪于厚祿。殆自迫于餘生。豈獨貪冒以取世譏。亦將滿盈而致陰禍。上孤覆燾。下喪始終。敢竭一誠。復申三請。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特賜殘年。俾逃重責。奉松楸而躬事。完桑梓以裕生。釋去軒裳。以消災危之數。輔近藥石。以冀衰疾之康。儻形神之可支。安畎畝以自樂。優游老境。歌詠聖辰。

謝分司蘄州居住表

伏讀訓示。俯循罪跡。理不容于萬死。恩猶畀其餘生。祇命奔馳。悼心隕越。伏念臣羈孤無助。勤苦自爲。承家本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之獲預于政機。寖以次遷。遂塵于宰席。以罌缶之器而渡江漢。以蠮螉之力而負邱山。容端一心。曾無遠慮。待罪朞月而已。固嘗不勝于人言。去國三年于茲。終至再煩于朝論。釁惡暴列。彈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鑕不足以謝公議。敢累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秪令分務于別都。更俾安身于善地。咎深讁薄。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同德昊穹。紹休前烈。記臣久侍于帷幄。憐臣自蹈于典刑。昔常察其所安。不忍置之于理。如犬馬嘗履之賤。猶弗棄之。雖天地父母之慈。不過如此。臣敢不省非內訟。刻意自新。往咎莫追。長負誤朝之愧。來日無幾。尙堅磨骨之忠。

謝新州安置表

上負國恩。自干罪戾。悔心追悼。感涕莫收。伏念臣以一介之微。叨四朝之祿。當大明之繼照。由外服而陟歸。歷塵近司。實奉初政。心貪榮利。久竊位而無慙。識闇事幾。日播惡而不悟。仰累任人之哲。自貽誤國之愆。竄散投閒。固公言之未厭。後咎餘責。謂顯戮之必中。尙蒙異恩。聊復遠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生以奉天地。任德以法祖宗。裁加震曜之威。備示存全之澤。譬父母之譴其子。或賜矜憐。然瘡痍之過于身。何能淹久。儻厚德之可報。誓孤忠而弗渝。

代張安道南京謝表

天近威顏。初違于咫尺。地興王業。叨任于保釐。已見吏民。奉宣恩德。戀榮兼甚。感愧內并。伏念臣稽由諸生。驟致膴仕。惟兩朝獎遇。寖階文武之崇資。雖一節始終。而乏涓塵之小補。罷從留務。起殿輔藩。逮歸覲于路朝。旋躋榮于樞省。雖時陟降。瞻奉于清光。曾無謀猷。仰裨于願治。屢緣頹耄。自丐便安。未符之榮恩。方剡于俞命。車服之賜。禮特異于故常。洪惟別都。是謂大國。奉藏衣之原廟。謹留鑰之離宮。襟帶淮濉。左右齊楚。當舟車之一會。列府衞之萬兵。閭巷熟錦衣之榮。兒童習竹馬之舊。歲時足以展先楸之拜。恩禮足以交故老之歡。內省欿然。其何稱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大治。總厲庶工。憐臣之于踐更。既勞而久。察臣之于義利。粗識所趨。特示眷懷。寵綏優寄。敢不殫犬馬之効。庶以報乾坤之仁。

劄子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竊以御史者。朝廷綱紀之所在。而天下公議之所出。居是官者。必得博學多識剛明方重之人。然後爲稱其任。如臣韞蘊空疏。性智昏塞。材亡所長。名不著見。天聽之過。遽此拔任。深恐輕累風憲之地。而無以厭服天下之望。臣實不敢冒處。須至瀝懇辭免。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所有閤門敕命。不敢祗受。

再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聞命震恐。罔知所措。竊以臣之事君。雖以承命爲恭。然而不度己之能否。貪冒以任事者。亦不可謂之忠矣。今御史之屬。缺員日久。天下皆知陛下愼擇精選。思得行誼素重。可以表率在位之人以充其任。而臣既無學術以明考典故。又無素望以取信清議。一旦出于過聽。强之此職。其何以副聖君所以用人之意。而允中外之望哉。伏念近歲以來。御史補外者。雖一時以言事得罪。然其人皆有公忠亮直之節。竊謂陛

下宜賜召還。處以舊職。必能有補。以慰天下。如臣之愚。不敢冒處。所有敕命。乞行寢罷。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竊以御史府自近世不置大夫。而中丞爲之長。其職在肅正朝廷紀綱。繩退內外奸枉。天下之事。無不可論。非夫有德有言。剛明厚重。臨義理而知所擇者。其誰宜居之。臣智疏材下。資淺望輕。承乏臺端。已逾朞量。雖殫狂瞽。無補毫分。日懷失職之憂。敢意誤恩之及。陛下進臣名位。不若行臣之言。加臣寵榮。不若使臣無愧。況備官之未久。實揣分以難安。伏望矜察愚衷。追寢成命。

再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供職以來。爲日未久。略無裨益。方俟譴訶。恩制橫加。莫知其故。衆人見臣超擢。將謂言事有功。則恐僥倖生心。妄想希効。沽激之義。傾訐之風。爭進紛然。卻致多事。然則臣雖以能言而進。其弊猶且若斯。況臣所論之無功。乃是當黜而反陟。且官爲御史。本在繩愆。苟身冒過恩。何以自信。此所以夙夜內省。跼蹐靡遑。上繫朝廷懲勸之方。下繫臣子進退之分。

辭免兼侍讀劄子

伏念臣孤拙不肖。自待罪中執法。夙夜憂畏。志慮耗竭。長恐顛仆。孤奉恩獎。今復寘之經筵。豈敢當此。恭以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嚮意經術。講讀輔道。正在得人。而儒學之士。布滿近列。猥以屬臣。實非其稱。伏望追還成命。非獨下副公議。而使臣安分畢力。以守職事。獲逃咎責。則陛下賜臣厚矣。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仰戴寵遇。撫不自勝。理有未安。義難苟止。方陛下嗣服之始。儲意經藝。將以時所聞而極高明。凡在帷幄左右之臣。宜皆博訪宿儒。以極天下之選。而臣素無資涉。德義不聞。此臣揣分而不敢受也。又臣自去冬初備臺職。首曾言講讀臣僚宜慎擇經術之人。當時頗蒙采納。今若冒榮濫處。則是前日之言。臣自以爲己資能據之。此又臣畏義而不敢當也。伏望察臣區區。非有飾說。特賜寢罷。

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暴聞寵命。驚隕失次。伏念臣淺聞寡識。無所肖似。昨蒙召自孤外。任以風憲。愧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負副陛下虛己聽納之公。靦顏尸官。且俟罪譴。敢冀謬寵。擢寘近司。今二轄之官。爲四輔之任。用人當否。繫國重輕。況耆德老成。布在要近。其聞望皆出臣之右。其踐歷皆在臣之前。舍而不求。乃此濫受。苟輒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追寢。以安愚分。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天聽甚高。愚誠不達。典頒訓敕。益用震惶。臣竊以士平居時。常歎無位以行其道。臣今幸仁聖在上。好善求材。長短畢用。遭遇斯時。而擢于可爲之地。自人情觀之。宜若可以奮迅而進也。臣所以逡巡不敢受者。蓋逢時愛日。雖嘗汲汲。而揣己揆分。又有義存焉。臣愚而多艱。或可以小用。不可以大受。苟力不能自量。學未能自信。而遽務謀謨國事。是所謂苟得者。其于國體爲累甚大。臣一身顛仆。安足道哉。伏念中執法

其任已重。常憂不勝。今願得因此并解言責。別除一閑局。庶可以自効。伏望察其誠心。哀而憐之。

再辭免尚書右丞劄子

使車光華。里閈榮歎。拜制詞之深厚。聽口敕之丁寧。恩渥有加。兢懼無地。臣非敢僞爲廉退。以邀譽于流俗。亦非肯故自違慢。以干誅于憲典。實以陛下今日之勢。于左右政事之臣。必當純用德望。乃可以重朝廷而鎮羣下。臣材質駑下。自度不可大任。故不避再三稽命之戮。實愧玷聖明知人之鑒。伏望追寢恩制。改任賢傑。庶允公議。以全螻蟻之命。伏聞御史中丞已差人訖。敢乞別賜一差遣。亦足以自効。

辭免中書侍郎劄子

伏念臣出于孤平。驟遭識拔。備員省轄。漫已逾年。雖矢心畢力。圖報萬分。而略無善狀。日俟嚴譴。方欲自爲投劾之請。豈敢更冒遷次之榮。況中書之地。幾政所出。其所付任。尤須得人。臣自揣量。實難稱副。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臣才質空陋。久玷近列。徒以國恩未報。未敢引身退避。而累蒙遷擢。職位愈高。退自揣量。實不遑處。況東臺出納制命。其任尤重。伏望察臣不逮。收寢新命。以允公議。

忠肅集卷三

奏議

乞結絕亳州獄奏

臣伏見亳州官吏。昨以住滯俵散青苗本錢。朝旨下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絕。訪聞命官及干繫人等。在禁者其數甚衆。遂成大獄。推驗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而定。非有曖昧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追呼淹繫。殊可矜惻。欲望陛下速降指揮。嚴責勘司。須令日近完結。其證佐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貴脩豈不至淹延。取進止。

論役奏

臣伏見近日有畿縣百姓數百人。就宰相居第。告助役新法不便。及詣開封府出頭。又赴御史臺陳訴。稱係東民稅戶。今來令出錢助役。各係貧戶。生業微薄。每年賦稅并諸色官債。已是供輸不前。難于更出助役錢數。及稱提點司升起逐戶等第。已蒙曉示起納期限。數百人往來街市。京師喧然。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宜安靜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閑暇之樂。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義。所以重都

下根本之勢。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騷。至今疑惑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為出緡錢。非時升立戶等。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以强幹重內愛人寬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爲此等紛擾。臣伏願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准。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戶等。及如何出牓。依理施行所在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博采中外之論。再行講求其要。不至重斂勤衆。而可以經久者。而後行之。繫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詳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王廷老張靚。將兩浙差役合用錢數。增起一倍。科在民間。本路人情。驚怨不安。今來府界。又敢擅升戶等。此等皆是妄意朝廷欲以羨餘爲功。臣竊慮諸路亦有似此擅升等第。多配役錢去處。乞速降指揮。嚴爲約束。

論用人疏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無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喜于敢爲。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寖成。漢唐禍亂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愼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案）本傳。摯爲監察御史時。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問摯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稱器識。摯對以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而上此疏。今永樂大典本闕。謹據宋史補入。

論助役十害疏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亦不免于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乖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爲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厚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舊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爲幸。中戶之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故皆以今之助錢爲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彼貧之人。何以堪命。近日

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惟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欲用現錢。故須隨時貨易。逼于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塵溼及齎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借。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給。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爲農者。天下戶口日當耗失。則去爲商賈。爲客戶。爲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爲盜賊。其害七也。徼倖之人。又能齎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爲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也。夫既爲之民。而服役于公家。猶所謂治于人者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概出緡錢。官自召雇。蓋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以其有常產。則必知自重。性愚實則罕至于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奸僞之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生財者。不惜不盡心于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繁。至于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逃逸有畏避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奸。而舞文觸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于民口有大于此。而臣未敢有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莫重于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前。更不抽差。其長民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一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買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爲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卻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拍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爲裁省。使無徒日糜費而支酬之際。稍緩其數。則人情必樂爲。可寬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獎。則詳其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在助錢之法。伏望早賜寢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驟。況欲內自幾甸。外至海隅。一概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不得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愼重其事哉。

論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司農寺。曾布劄一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于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于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提舉官行之于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爲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强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稟之于內而刼之于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衆情紛然。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繳告于陛下。今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爲是耶。則事盡于前奏。可以覆視。

陛下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不惟費辭文過。煩褻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交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有司謂臣等險詖欺誕。則上有陛下之聽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辯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爲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爲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奏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其重行竄逐。以誡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于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責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于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護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于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治耶。抑未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竟。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并州縣也。則諸路

莫不強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居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徵利也。則下至于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于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使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擇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丐乞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弊國家之體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貶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刬除廢亂。存者無幾。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所爲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

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勸四方以爲勑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動者。能興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于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于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禁出于京師。空名之誥。馳下于西路。又命一知制誥于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于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日增軍旅之怨。結邊疆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債。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概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譴責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懟梗言路。欲其憂懼苟容而緘默。或欲激其危言。從而擯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爾。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瘵未蘇。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于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採正。己之進退。又媕婀而不決。皆非所謂輔

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以言事能免。豈其言皆無補于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去歟。皆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勢如治潰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鬭而發其怒。不惟難爲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迕于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忠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婞婞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上餘疏。其言攻助法者止二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亦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嘉于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于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

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至。

代留守張方平留閼伯微子張許二廟奏

伏見司農寺奉尚書劄。應天下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例。召人承買。狀取淨利。本府管下祠廟五十餘處。各已施行。內有閼伯宋公微子廟。閼伯廟歲納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並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堯。選此商邱之地。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皆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祀典。著之甲令。所當虔潔。以時奉祀。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有功于民者。今既許承買。日後小人以利為事。必于其間營求招聚。將雜宂褻。何所不至。慢神褻祀。莫此為甚。歲收甚微。實損大體。自餘利害。不敢盡言。欲乞朝廷詳酌。並此三廟。特免出賣。以稱國家寅恭典祀崇尚前烈之意。

乞慎擇講讀官奏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明睿智。固天資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之性。則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見聞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沖踐阼。其師保之臣。傳之德義。道之教訓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馮元孫奭為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于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天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慎始。脩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緝光明。則勸講進讀輔道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學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于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講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悃款。取進止。

請依程頤所乞奏

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拔擧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為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祿者。天下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祿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慎也。頤始則節行自守。陛下尚其風。故以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貧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又賜之延對。官之以通籍。置之于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于出處辭受之際。必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為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豈徒欲以聲名自售哉。固願有所未就也。頤親老家貧。兄顥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頤之義當仕也。為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學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之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于頤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爾。又以謂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有。是頤之志欲為种放常秩。而頤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或過也。然而是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也。古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眞僞。重名器。閔頤方辭懇惻。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于似是之謗。後日見其可用而進擢之。蓋未晚也。于陛下尊德舉賢之道。無過不及者。不亦休哉。取進止。

貼黃

聞頤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聖旨。依頤辭免。但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庶幾成頤之志。完頤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夫廉恥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于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恥為事。豈不重哉。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奏

臣蒙恩過聽。使備官御史。固將竭盡忠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即阼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舉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為能資訪及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雕工瞽執技之賤。而芻蕘負薪之賤。皆得輸意自竭。雜然並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率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于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于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預于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于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此非帝王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屏羣邪者也。臣欲于諫院增置諫官數員。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耳目。不廢如故。所貴其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依旨推擇監察御史奏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近降指揮。御史臺察官並許言事。臺官共置六員。則在臺八員之中。當減二員。莫若指揮長貳。察視本臺除言事官外。某可使言。某可罷。奉聖旨依奏。續准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試御史中丞黃履奏。見今監察御史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既嘗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欲望聖慈指揮。止令侍御史劉某推擇。奉聖旨依奏。並劄付臣者。右

謹件如前。臣契勘本臺監察御史六員。舊來專領察按。近制並許言事。逐官皆係臣僚保薦擴充御史之人。今除陳次升一員。見今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有劉拯安惇二員。到任久次。可以減罷。伏望聖慈。量才別加任使。其除合依近降朝旨。指揮施行。

乞依舊令封駮司關報差除奏

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中陸狀。封駮房勘會。昨舊封駮司准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駮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駮司抄錄關報。奉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駮司者。並令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駮司歸門下省爲封駮房。其舊封駮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郎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爲名。如以本房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式令。即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愼于出令。故使官司更爲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駮。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禁罪不輕。人誰敢傳。若非門下以司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駮改司爲房。又疑內省不敢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續降指揮盡革。今來惟是敕命已至。六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關報。苟理有未安。給事中失于駮正。或雖駮而失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于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雖設之官。而無補于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駮官依舊于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威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于施行。

貼黃

封駮司改爲房名。號雖亦小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

乞令臺諫先次上殿奏

臣昨于十一月十日曾具狀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不蒙施行。後來竊聞恐候開年降指揮。以此不敢頻有申請。今來已是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令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于差除帥臣。邊鎭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不繇樞密。何爲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

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可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于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于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變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分。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取進止。

貼黃

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墮失體制。

忠肅集卷四

奏議

歲旱乞修政事奏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厲。被災甚廣。羣情嗷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于下。則天道順于上。人事乖于此。則天變效于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謂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議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闘。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于無名。而不應于典故。公道屈于貴近。而獨施于疏遠。私邪朋比。上下隔絕。況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隳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

寒其證。今來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人。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古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譴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改而更張之。至于決獄訟之私枉。趣詔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蔽塞。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荅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取進止。

貼黃

今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以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庸言也。

乞禱雨疏

臣伏見近日都城之中。火災頻起。人情惶懼。轉相驚訛。蓋自冬春以來。久旱所致。今晝夜暴風。氣候乾燥。故易以致火。必待雨澤。乃可消伏。欲望聖慈。命官精潔祈禱。以安人心。以致天澤。兼已近四月中氣。春麥方實。夏麥將結。正渴雨之時也。伏乞速降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按五行傳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恭惟陛下聖政英斷。其于辨別賢佞。固已至矣。然更願陛下常以此事留心。勿使讒言可進。邪或勝正。則天人之際。應如影響。一雨不難致。而諸焰息矣。

歲旱待罪奏

臣等伏睹春夏以來。旱沴深廣。徧走羣望。雨澤未應。上煩聖慮。焦勞惻怛。奉今月九日詔書。避殿損膳。深自退抑。臣等伏惟災異之應。必由政事。政事失當。咎在臣等。今乃致陛下降刻責之言。裁居養之節。則是歸過君父。臣等夙夜悚惕。伏望特賜罷黜。以懲不職。或先次依故事各降官職。庶幾少謝天戒。臣等以三省闕人。不敢闔門待罪。各且在職聽命。伏乞早賜處分。

論政事稽滯疏

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姓理。又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盡公體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僻違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于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滯。繩貪刻。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于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于施行者。曠然希闊。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排以坐觀者。有陽合而內暌者。有强橫以肆制者。有忍恥以懷咎者。滯非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于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日久于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于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主論。則方今遐邇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皆誰任其責。何

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爲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卹。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皇帝陛下以妙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于此時也。而輔弼不咸。相摧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煽于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與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事。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論景靈宮帝后同殿乞下近臣疏

臣伏見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于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朝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迫。若或開展民居。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于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于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宇。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殿。乃出于一時規畫。別無義據。臣竊謂既尊曰廟。當倣于宗廟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于興作矣。奉遷昭憲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復以太始殿易名爲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于時而已也。考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爲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雜議。以處其當。聽陛下聖斷焉。臣淺陋妄議。合卽罪誅。竊謂如此。自與廟制相合。逐時酌獻行香。亦無妨礙。取進止。

論降詔疏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諭。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修先朝政事。損益法令。進退臣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至于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人皆能道之。臣獨不知國家尙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曰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但令朝廷罰罪之意。出于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其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鎭靜無事。何故自生疑貳。猥欲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赦復僭僞。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頒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姦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廢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之計。無以尙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再論降詔疏

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于傳聞。未見本末。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慎。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藉藉。又異于前。大意謂陛下卽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已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臺諫言事。故欲且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僚雖有罪犯。無復發舉。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

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苟順人情。惟當而已。日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蠹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頗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爲當耶。未當耶。誠以爲當則是矣。何必家至戶曉。自起疑貳之意。使忠義自失。姦罔幸免。臣所未論也。臺諫臣僚。類皆疏賤孤寒之人。而使以譏切主上彈治貴近爲職。其勢固已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夷之憂。則人人顧私自便。誰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其言雖上。又經裁損。則言而聽者。率不過于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慎。論議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爲職。今者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爲小人之所睥睨輕誚。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塞絕。誰復以利害之計上聞。此又臣所未論也。臣思慮累晝夜。其事甚易見。不知爲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陛下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罷降詔之議。以安士論。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三論降詔疏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億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褻。願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祕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陛下以修政事。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于行事一二。則中外諭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于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于詔書。示蕩滌之惠。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于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韓琦定策功疏

臣等去月二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定策以立英祖。勳烈顯著。近年爲人掩奪其功。乞賜明辨。方懼僭冒。俯聽罪誅。伏蒙聖慈開納。宜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念自至和以後。臣子以國本未建爲言者。蓋不可勝數。或泛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于請立誰何。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與歐陽修同司馬光疏。日月即請。開導引翼。天意感悟。大議始有主名。而英祖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雖多而爲之者琦也。發之者雖衆而任其責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聞。天地祖宗之所照臨。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詳而知也。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于存沒之際。王同老爲父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議之語。乃云至和已有定議。神宗以爲賞疑從予。恩過寧僭。于是進官錄子。所以襃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低置嘉祐立子之詔。

但宜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勳。移彼而就此。有所與奪矣。此公議之所不服。而是非之際。不可以不辨也。循蹟考理。皆有證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與同時執政皆亡。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者。乃出而振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臣等區區。非爲琦修等家徼賞恩澤。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論。以慰士大夫心。爲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

前後臣僚乞建嗣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末定策之日。止用諫官司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懇請于前。其功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于今來詔書中。明賜別白褒顯。以示天下。其與元豐旌賞之事。自無相妨。

追諡呂誨疏

臣伏以辨大姦而究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衆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爲御史中丞。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已沒。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爲事。顛倒邪正。進退失當。廢民之所同欲。與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爲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道大義爲公論所高。誨之死于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完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襃用之。而誨不幸既亡。未見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患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襃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爲姦諛者。非小補也。取進止。

貼黃

臣不識呂誨。然實嘉其爲人。其讜論直節。近世在言路者少及焉。而又逆知安石爲政之害。使其言用。豈不有補于天下。此朝野之所同知也。

請文彥博平章重事疏

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詔太師文彥博赴闕。惟彥博以勳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不貴德而尚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之必以道。故或尊之以爲師保。或養之以爲三老五更。或使之朔望一朝。或間趨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

而啓決考于前載。故事具存。今彥博之來。在聖謀神慮必有以處之。將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于此。然臣竊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之政。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陟降。殆恐非八十餘年老臣之聰明筋力所能宜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釋而不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勳而尊舊老也。彥博雖老矣。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之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強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外夷。誠宜今日優游佐佑。以爲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于典型。蓋爲是也。臣欲望聖慈。詔彥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夫以三師之尊。獨承天子清問。獻納以決大議。而不勞以事。此陛下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不親于權以進勉君道。不疲于職以休養老臣。而無累于出處之際。此亦君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恩勝義稱。無以易此。伏望決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臣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太學獄奏

臣先准朝旨看詳訴理繫事以來罪犯。并元豐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涉冤抑。情可矜憫。並許上聞。數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虞蕃等二十二人。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傅會。將敕前及狀元于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尋奉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佐。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楚。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辱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發見之禮。茶藥紙筆好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踵故。未能遽革。蓋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實負罪犯之人。終以下訴其上。事發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爲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困辱。類多引虛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不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于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于實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冤抑不伸。不足上副聖仁矜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取進止。

貼黃

現今看詳訴理所。若于公案內見得冤抑。或可矜事狀。即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憫之情。衆所共知。而案內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之。如此獄者。若有司不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不可以避嫌自默。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優加除雪。以示寬大。仍乞降特旨施行。

乞重修太學條制疏

臣竊以學校之制。在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何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于誣枉。于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疑貳。求于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眞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穀也。先王之于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眞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敕。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現行條制。委本學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于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科疏

今有建明貢舉條制。議其下項。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于道。夫勸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爲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爲之說。以泛濫荒誕爲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尚。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雖有眞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檃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集。裒括其類。豫爲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榜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于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于詩賦。不害其爲賢。取于經義。不害其爲邪。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于詩賦。則詩賦亦何負于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考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解經應與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敎文章之敝而適乎用。革貢舉之獘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一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于國朝。沿襲故事。于是設爲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于得人。視古爲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爲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絕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戶。凡益增多。未有澄汰。而于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目。每過貢舉。詔近臣仍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一臣伏見近制。明法律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爲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先之以經術。法之所以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爲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于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于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于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右謹條件如前。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爲始。

忠肅集卷五

奏議

論役法疏

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無敝。而道之寓于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趨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于寧民適治。所謂道之無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綏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于役法之敝相爲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繇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劃祖宗差役舊敕。爲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于下戶等。從來無預差投之家。一概斂之。蓋于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鑄。今所輸必用錢。而士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產。或以倍稱之息舉

償于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遠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勤役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爲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恤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于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剝。損下益上。爲國取謗。大失朝廷惠綏先帝本意。臣竊見繇役。昔者有至于破產而民憚爲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爲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爲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舊制。繇役輕矣。治于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爲哉。坊場之法。舊制撲戶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價數。輒有劃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爲公家之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于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覬覦。自抵本。課額既大。理難敷辦。于是百敝隨起。決至虧欠。州縣勞于督責。患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爲減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與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捐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現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爲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乎承撲者無破敗之患。而官人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戶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既以案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爲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爲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祿。遂假其說。資以捃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概斂民錢。給爲吏祿。不重之則不足以養。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內外之吏。除重法人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于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爲此費。誠何爲哉。至于所謂重祿以行賕法。尤非本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厲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蹤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晦。反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爲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慎之也。吏受賕于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疋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爲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

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令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于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敕。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于國用。況祖宗以來。至于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爲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爲公家納錢爾。不幸有連年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爲溝中瘠。而强梁者陷死忍命。不得爲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爲不刊之令哉。古者富藏于民。減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現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于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于兩制臣僚。選差明于治體深于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于三省執政官預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乞置局議役法疏

臣伏覩今月七日敕節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令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爲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命下之後。奸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蓋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以新法而進。至于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敕命內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帶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弊事。自可候到日修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爲差役。乃是大體也。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覬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爲異論所動。候臣僚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爲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乞詔百姓實封言役法疏

伏覩今月四日敕節文。在京差官詳定役法。奉聖旨諸路且依二月六日敕定差。仍候近來指揮到日。縣與州及提舉轉運司。各邀限兩月。體訪役法的確利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牓。許舊納免役錢。今來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縣申州。州繳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爲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能去。復用祖宗差法。中外罔不欣快。臣嘗奏乞堅守差法大意。力行毋疑。勿爲異論所動。其有條目未完措置未盡之事。外則已于前敕許州縣監司申明。內則已蒙選官置局詳定。今來敕命。若止于展限。則可也。而其間命令有未安者。臣于是疑陛下于此法之意。似已爲異論所搖矣。且命令之出。要在必行。豈可卻云且行。則天下奉承者。豈不疑惑。懷私之人。豈不覬望。又令舊納錢今被差者。皆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于遞送。其達于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閱何時可徧。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不知誰建此論者。蓋欲爲遷延之謀。動搖之術。不意朝廷從而行之。甚哉邪說之可以移主聽也。改免役爲差役。利害明若觀火易見也。參差不齊。在所修立者。其大不過于條目而已。今已選建官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大法既先定。如州縣奉行。委有未便。方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完。則豈不簡直易行。而何用此紛紛。以遂沮害之計。召天下之疑哉。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即乞于敕內自仍令逐州縣出牓以下三十三字。更不施行。

貼黃

先王順人情以立政。故政令之行。自合于人情。今設官建局以議大法。但患所以便安于人可也。何至徧問天下。使人爲之說。此古今所無也。天下百姓實封之議。雜然而至。將如何去取哉。此止欲稽滯以生變。不可不察。

請定役法條制疏

臣伏見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畫一條制。昨者雖有指揮。令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施行。緣熙寧以前敕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二月四日敕命。自有與熙寧以前條貫牴牾相妨。如役人正身不願者。今來兼許雇人。而嘉祐舊制。耆戶長弓手之類。並須正身充役。臣不知現今州縣如何施行。且緣役大者無如衙前。始者改法。一概鄉差。既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又改雇募爲招募。三兩月間。命令屢變。豈恐天下循用或有疑誤。而異意之人有以窺伺。臣竊料朝廷欲候諸路申請。然後立法。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立通用役法條貫。將近降累次敕命大意爲主。畫一立法。先次頒行。若諸路有未盡未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所貴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取進止。

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奏

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合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爲日寖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于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于耳者。聲相備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于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如此又何以議爲哉。議有異同。正宜反復曲折。相足相備以趨至當。而遽爲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奸人乘之。投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矜能。毋愎衆。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取進止。

貼黃

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爲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存。軾者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

論陝西河東儲糴奏

臣竊見陝西河東昨以軍興之際。調發猝遽。所在倉廩。支用耗竭。今邊隙始開。未爲無事。其所以備守之計。食爲先務。兩路今年夏麥。度越常時。經畫儲蓄。時不可失。伏乞速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廣作計置。乘時貯糴。然諸州軍昨經煩費。帑藏蕭然。若俟移用博易。恐成稽緩。欲令除交鈔及本司調度應副外。將諸色封樁錢物。並聽逐急支用。漸令收簇撥還。其逐路轉運使副。近日數有遷意。往往未到本任。兼又擢拔之後。經制事務不少。可以權時添差提舉糴便官一兩員。使專其事。庶幾可以辦集。緩急不誤邊計。取進止。

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稅米奏

臣准去年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詔令屢下。寬均民力。如聞官吏不切奉行。如尚有違戾。委御史臺覺察聞奏。臣風聞成都路轉運司。將百姓稅米科折絹帛。折之者輕。取之者重。每米一石二斗。折納絹一疋。民間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絹價每疋一貫七八百文。當輸併限逼之際。有至二貫文者。又有送納退揀諸色糜費。以此一路倍有傷困。遠方之人。無所赴愬。甚非仁政惠綏萬方意。伏乞指揮下別司體量。指實施行。

論川蜀茶法疏

臣伏覩陛下卽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于安治。凡法令之弗便于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爲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竊嘗博訪于知其事者。概得其說曰。蜀地險。而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爲生。今茶司盡搉而市之。大約園戶伍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及以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封角錢、稅錢之類。費去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都必以牙儈保任之。及輸入之日。引驗交稱。又牙儈主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殺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場司以茶爲息。始者息一出于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勝爲之也。故作茶日少。歲足以應官額而已。于是主茶息者。議不獨賴茶。而又爲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他貨百物。貿販苛刻。錐刀瑣屑。無不爲者。依茶爲名。通曰茶息。商稅務坐視澌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于商賈請算者。平時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之都場。高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爲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儈分取入己。日用市易法也。市易賞之例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爲暴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不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爲用者歟。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

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猶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山積。莫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于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于是依倚苟合之人。因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予。莫見其跡。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官吏之費如此也。今陝制之于有司。無二人者之橫蠹。若又于邊計外。凡冗名濫費。一切大爲之節約。則蜀之茶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使。指考茶法之弊欺者。會計緣茶公家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蠲納茶無引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之員。牙儈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路。分錢之弊。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苦。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旣有得于人之言。故不敢以上聞。然此其大略。至于利害纖悉。則願敕使者詳究焉。

乞罷水磨茶場奏

臣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行廢罷。尚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賣之鋪戶。自去年二月。遂禁鋪戶不得擅磨。然都下雖禁。猶有府界縣鎮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腳費。津置出外。至當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賈以茶至者。觸落抵禁。須至中賣入官。而又使牙儈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搉裁其價。留高還遏。其狀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也。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額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散漫。浸溺民田。破害者數邑。聞去年已破省稅矣。臣疑所得未必能當所失。而民間食貴。茶園戶失常業。抵冒刑罪。又備賞錢。利害細瑣。其狀不一。至于傷國大體。則臣未暇論之。竊聞臣僚所言。多送戶部。戶部送太府。太府送本場。本場又籍上之。蓋所司知奉法取利而已。安肯爲朝廷論義理哉。臣亦聞議臣之語曰。歲可得息錢二十萬緡以助經費。何可廢也。此亦以利言之者也。苟以謂有助于用而不廢。則何事不可爲哉。亦有道而已矣。宋用臣未建此策以前。不聞國用闕此二十萬緡也。譬夫爲人之子。日攘竊于人。取財以養其親。爲之親者。知其如此也。願利以奉養。而聽其爲盜。則可乎。伏望聖慈。早賜出自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以完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聖惠綏天下之意。取進止。

乞復錢禁疏

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虛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鼓鑄之權。一制于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積于公。或藏于民。轉徙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爲縣官之物。使不出于中國用衛。是以銷毀之奸。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亡慮數十百萬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謂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然今都內之藏。既不聞于貫朽。而民間乏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舊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數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寧制刪去此條。而徒聞沿邊有每貫稅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憚于犯法。前日殺之猶莫能制。況遂弛其令者。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利以爲利。三邊之所漏。海舶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算稅。權

其得失．何啻相萬哉．夫錢以銅爲本．銅之必禁．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今朝廷方增置錢冶．而刪去銅令．官之所積．日益發散．民間得以買賣．肆爲器用．以牟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于銷毀法錢．蓋緣錢者和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變而成器．又有數倍之利．然則既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溢不可校．如古之盛．理宜無有也．故臣愚乞欲申嚴遂制．以塞流散之路．復立銅禁．以蕃鼓鑄之本．而息銷毀之患．取進止．

忠肅集卷六

奏議

論保甲奏

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于轉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爲弓手．手力．耆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閒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蓋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導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用官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爲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爲樂也．今既歲教止于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有生理．而身爲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爲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肯復從事于耕勢．蓋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技．以爲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于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爲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謂有法以斂制之．蓋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第．今按取優等之

人．召其情願．刺以爲本州禁軍．若舊係正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爲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隸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于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爲多．伏望詳酌．保甲既有換充軍者．若本保階級闕人．或一有闕數．即乞遇冬教日推擇排連塡補．則不損保甲之額．若換充他役．則自不廢教習．取進止．

論盜賊疏

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爲盜也．然要能禁其爲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則盜熾．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行教法．而民滋爲盜之心．前來沂州之衆、安商州之王沖．以村野之人逃亡之卒．一有呼嘯．遂能橫行．蹂踐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爲騷擾．大勞大費．僅能散撲．皆由防禁寬縱．賞罰不明．而寒飢猖狂之人．附之者衆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還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及縣尉巡檢．而捕察賞罰．並從舊典．所以防備奸惡．安養善良之意．可謂甚厚．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巡檢兵級．多未差塡．現今河北陝西京東京西所在常有盜賊．擄刼抄竊．殆無虛日．鄉野閭井．人頗不安．蓋前來保甲巡檢指使．既有更不管指揮．則其意固已不在于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職．此盜之所以乘間而作．累歲以來．民間豐稔．今尚如此．自去冬大旱．二麥失望．積穀之家．觀望不發．人已艱食．臣慮將來寇盜更有甚于今日．欲乞指揮逐路監司．爲備盜之計．督促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限．早令數足．以時訓齊．準備緩急．及再乞指揮吏部所差注巡檢縣尉．略加選擇．催遣赴任．近制新復弓手．所用器甲營房．令所屬應副．臣伏見諸處巡檢．自更改後來．其廨舍營房．往往闕少．或只于鄉縣寺舍安泊．欲乞一就下所屬移挪營造．仍委轉運提刑司．候招募弓手．差塡兵級．及應副事件了畢．節次具數足．及已了月日申奏．若州縣明有稽違乖方．使仰提刑司取勘聞奏．臣近論役法．乞除衙前依熙寧法用坊場錢召募外．其餘弓手等役人．並乞用祖宗差法．今來雇召．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稱慮妨闕．伏乞檢詳前奏．早賜指揮．

論捕盜奏

臣伏見去年京西路賊人王沖作過．出入商虢數州．傷害官吏．殺擄軍民．今王沖雖死．餘黨猶在．而成俊者爲之首．自近日于杜管鎭劫略．嘯聚漸盛．討撲愈難．臣訪聞商虢等州．舊有禁軍一指揮．自罷將以來．將逐州禁軍隸延州治下．分番出戍．以致逐處守禦之人．反怠緩捕賊．時欲乞將逐州禁軍．權免延州勾抽．且令在本處防守．及準備出入．所在就糧土人可用．使之捕盜．易得其力．仍乞指揮．明立信賞購募．務令早得捕獲．取進止．

貼黃

訪聞京畿近日盜賊不少．欲乞指揮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嚴切督責．應令捕盜官吏．仍檢點諸縣弓手及巡檢兵級．差塡足與未足．

論捕盜法奏

臣伏見舊制。賊盜地分。應職在捕察之人。皆給百日以爲三限。每限不獲。抵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必有所畏。然後肯出方略。張耳目。求賊以自免。自募役法既行。捕盜不獲者雖亦有罪。然乃將兩限科較。聽各罰錢以充捕賞。其次仍許收贖。及保甲之法行。則保內被盜。止出賞錢。更無認限決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懼而勢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事肯爲公家索賊耶。比歲以來。盜賊稍多者。殆由此致之耳。近日敕命已復差役。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指揮。則捕盜之法。自當皆依舊制。然臣訪聞諸路役人。雖以差定。其應緣差役條件。尚多疑惑。方聽候詳定役法所畫一指揮。如捕盜之法。亦其一事也。今所在時有盜賊。欲乞聖旨下詳定所。將捕盜立限科較等舊法。先次申明施行。取進止。

論賊賞稽遲疏

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于賞罰。賞罰之令。堅于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失職者不旋日而被罰。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勸沮者。莫不奔走從事。趨上之令。此天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于天下。不可以不信。而臣以謂施于捕盜者。尤不可以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恐。縣官憫然。開告捕之科。不愛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較詰稽留。使人不得亟蒙有勞之利。臣竊以爲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七年。澶滑之間。保甲有爲劫盜者。其首曰單安。曰王乞驢。又曰張謝留。嘯合出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擄掠平民。焚蕩村落。殺人取財。以至殺傷官吏。居害軍兵。又嘗入衞州界。一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于自京遣使募衆。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專賞指揮。是年逐賊皆于澶滑。次第掩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逐司不爲保明。首尾二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雖莫不有職。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屬。此其爲患。有不勝言。伏乞指揮根究往滯官司。特賜詳酌。重行黜責。以明賞罰。以戒違慢。臣勘會下項。一元降指揮單安等。令河北東路提刑呂仲應得功人。疾速保明聞奏。一元豐七年九月指揮。令開封府界提舉賊盜范元。取索捉殺到韋城縣劫賊王乞驢等巡檢下兵級。保明聞奏。前降保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豐八年五月奉聖旨。令河北東路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限半年同共根究得功人。具指實保明聞奏。前降范元保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豐八年七月。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得本路殺獲單安。合該酬賞人所得自及專賞。關牒河北東路提刑司修寫。以憑同書申發去訖。一河北東路提刑司。十月申。吏稱元勘獲賊公案。累牒范元封取。內有澶州元勘張謝留淨案。其范皇城稱去年送到。在本司房內失去。依限來。該不見去年十一月公案。稱已累牒檢尋。臣看詳范元于元豐七年九月。承准朝旨保明。至八年五月。首尾九箇月日。並不結絕保明。卻將取到公案。恣縱吏人失去。緣賞典至重。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縱是吏人別受情弊。毀匿或致竊取。事理重害。其河北東路提刑司。亦至去年五月。承准朝旨。元限半月保明。至今將一年。並不專心疾速定奪。兼范元既稱失去公案。限滿不見。亦合別作擘畫。既見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本路單安功賞。自合先次保明申奏。卻因范元失去張謝留公案。

遂將別案事一連住滯。致朝廷賞典稽遲。無以取信于天下。皆范元及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官弛慢不職。被受聖旨。公然不以爲事。經隔歲月。不務結絕。欲乞詳酌重行黜責。

乞選監司澄汰州縣疏

臣准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便安公私。官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感心愛民。愼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銳犇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于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嘗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褊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觀。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尙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于暴進。多非更歷民事。入徼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選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宜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現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爲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論監司奏

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于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綜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度利害。一概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罪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州。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病。爲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于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法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財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及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

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政令奏

臣聞之。衘策不調。雖造父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愼乃出令。言愼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愼終也。聖人制法造令于堂奧之上。孰復兢愼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愼。旣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旣不愼。雖欲愼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卽位踰年。加惠海宇。修完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寡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槪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敝。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敍。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愼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爲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爲靑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尙何以使天下信之。挾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辨。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爲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于天下。則曷若愼之于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識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爲之以待改耶。不知而偶爲之耶。始議旣粗。行之必有牴牾。拾遺補過之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則爲廢職。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愼重出令。其始旣愼。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惠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乞修敕令疏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以足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于是無所措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奸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愼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敕令。凡舊載于敕者。多移之于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寬於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以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以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

講明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曆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取進止。

貼黃

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令已更改。于敕內關涉不少。以此須至刪修正。刺史以上致仕。于嘉祐錄令。料錢衣賜。依分司官例現任官例支給。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衞大將軍俸。則是已衝改嘉祐錄令。今來元豐敕欲依嘉祐錄令。卽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何漏落。熙寧四年續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官致仕俸料。並依熙寧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令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修完。

乞留杜紘編敕奏

伏聞詳定敕令格式。刑部郎中杜紘。已降敕命同黃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成書。蓋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卻須盡究本末。使若創行編修。兼所見異同。屢有移易。不惟歲月淹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豐敕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龍刑部簽書。蓋是欲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諭。況紘曉習法令。同輩少比。如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效。庶幾編敕早見成書。

薦人才疏

臣今月四日奏事延和殿。因論人才。伏蒙聖語。詢問臣卽具奏。臣自待罪言路。亦嘗求訪內外人物。但職非薦舉。未敢奏上。又蒙聖慈嘉納。許令具姓名進入。臣退而自念。久蒙陛下拔擢之恩。思竭盡愚力。圖報萬一。凡下有所見。必欲上聞。況今人才尤爲急務。雖薦士之路。自有常法。然旣荷陛下至誠大信。降問不疑。豈敢更爲形迹避嫌自外。若無有所補。獲罪無恨。謹具所知姓名。幷其才之所宜如左。梁燾德性方正。顧臨長于謀議。范育深有器略。豁閱文行純粹。孔文仲學識高遠。上五人可充兩制侍從之任。丁隲恬正守道。顏復學問該洽。劉攽文行兼茂。吳安詩器識深靜。趙挺之博學有守。上五人可充臺諫之任。林旦風力強明。何琬才識疏通。胡宗炎詳練吏事。孫玫敦厚明敏。維適公直勤廉。上五人可充卿監省曹監繁劇之任。楊國寶。劉槪。宋彥。劉安世。孫諤。上五人皆文學優長士論所推。可備館閣之任。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赦臣僭逾。特賜考察。稍加采錄。庶幾少助聽政得人之闕。取進止。

薦本州儒士周希孟奏

右件人耽樂墳素。棲遲邱園。檢身以法。于人爲學。每先于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曆中知福州。至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皆及三五百人。委實經術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強仕。迹寓編氓。至寶遐遺。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靜。優與收錄。以勸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禁中修造奏

臣竊聞禁中計料修飾福寧殿。彩繪制度。極于藻麗。惟人主之奉。以文爲稱。而一殿之飾。亦無大費。然而敎樸素者所以爲天下先。卑宮室者前聖人之盛德。方今生齒靡敝。財用耗竭。居養服用。僭擬無節。陛下正宜躬率儉德。以宣風俗。示之彌文。下必有甚。伏念藝祖遺訓。宮中止用赤白爲飾。仁宗故事。欄楯徹去朱綠之采。陛下纂服。所宜守之。又聞慈壽長樂二宮。殿宇華侈。金碧朱丹。窮人力之巧。豈非誠心孝德。尊事兩宮。故極所以奉養之觀。然踰禮過制。不可以訓。今外論籍籍。以謂左右諛悅之人。進說陛下。指二宮以爲法。使論出于臆度。不過臣爲妄言。萬有一實。則于聖德不爲有益。臣所以先事爲言。伏冀寬其狂瞽而采其誠。特賜寢罷。以解天下之疑。取進止。

論備契丹奏

臣竊以北敵之爲中國患。自詩書以來。世常有之。方今之勢。雖効順惇睦。服威德而利金幣。然其驕貪之情。常能窺伺中國動靜。一見間隙。則造端興謀。起事以撼我。昔者寶元康定間。國家問西夏之罪。而遣使肆嫚。有非理之侮。中外憂恐。至倍增歲幣而後已。臣愚不足以論事勢。然竊有私憂過計。以玩日之故。有可以動驕貪之窺伺者。臣謹言之。昨者某州用師連三歲。皆由議臣失計。理曲而無名。契丹之于西夏。自以爲甥舅之國。此一事也。今高麗遣使朝貢。將至闕下。高麗自天聖中。嘗以事請于朝廷。朝廷不從。遂附庸契丹。自是方貢不入王府者數十年矣。夫既已臣屬于彼。而一日面內中國。則恐彼不能無疑。此二事也。臣以謂此二者。彼皆足以藉口。而爲請于朝廷者也。伏念大河之北。自戊申以來。地大震。水大溢。民大失職。離鄉內徙。空虛塞下。至于今三年。而地震未已。此何祥也。今歲漳河春役。財力並竭。中路夏旱。二麥不登。災變因仍。人不寧處。夫彼既有以爲藉口。又乘民心皇皇。公私疲匱。禦備百廢。朝廷厭聞邊患之時。臣恐契丹見利投隙。而區區之盟誓。豈足以保其心而恃以爲安乎。彼固不至敢有狂謀。假令遣一使持尺書。援二事以請朝廷。其用何辭以杜其口。臣恐勞人以繕城郭。倍估以儲庾廩。更易將帥。輕用名器。張皇擾擾。大勞大費而已爾。康定寶元之事。蓋可以鑒也。又議者籍籍。皆謂高麗之至。有徼倖希功之人。誘而召之者。使無此理也。不過臣爲妄言。使誠如議者之論。則釁自我始。西兵之禍。覆車未遠。安得不先事而言哉。伏乞陛下密詔二府大臣。使日夜謀畫。以求防微杜變之理。而伐其心。且河北重地。據天下安危之勢。願陛下寢食以爲念。而無忘北顧。常務勞來其人民。安輯其田里。薄征斂之數。省煩急之令。恤其凋瘵。足其衣食。使樂守生涯而維持其心。凡所謂邊備軍政調度之數。皆宜因事稍稍經畫。藏其用而隱其跡。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惟陛下留神毋忽。以消連年地震之異。夫無事而言。其言若狂。而人皆易之。有事而言。其言雖足以取信。而事已無補。臣寧以狂得罪。不敢後事而爲無益之言。以負陛下耳目之任。

論應西夏奏

臣伏見元豐中出兵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今夏所遣使者已到邸

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默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一二。補前奏之未備。以待采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爲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困而後棄。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亡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擾近郡。其能保不爲患乎。爲守地之議者曰。頓儲設阻。增募士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夏人不得地。兵難不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論。非不曲盡事理。至于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爲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行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熙河爲蘭州。在鄜延爲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西夏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爲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爲請。而固不予。彼將獸困而鬭。借兵契丹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爲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願欲勠力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二方稽首順命。數十百年矣。其好爭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惠。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分棄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有傑黠睥睨之意。既一杜塞其欲。無所復發。則亦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勤衆犯順。以資魚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者。時其飢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乎。由此言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馭二敵者。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論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雖然。臣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爲彼計則不得不急。爲我計則正宜從容閑暇。鎮以無事。臣竊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疣。惟速去之爲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願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微示以不愛地之意。度其効順堅決。至于再。至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敵人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擇。

忠肅集卷七

奏議

劾程昉開漳河

臣伏見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萬夫。所用物料。本不豫備。需索倉猝。迫于非時。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除轉運司供應稈草梢樁之外。又有差官採漳堤榆柳。及監牧司地內柳株。共十餘萬。皆是涿州自管津搬。河北難得薪柴。村農惟以麥䵚等燒用。而昉等妄奏民間已料一萬餘工。差本司士兵。散就州縣民田內自行收刈。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踐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傳至京師。而昉等妄奏民間樂于工役。無不悅喜。民夫旣散。役兵尙衆。本路廂軍。剗刷都盡。諸處不闕事。而昉等奏陳不已。驅迫州縣。凌侮官吏。仍乞于洺州調起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功擾擾至于如此。本路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而上下以目。臣不知昉之爲是役。其利安在。或聞欲泄邢州大名等處積水。今使此水如昉之意。通行而北。緣下流狹。無所容受。不免泛濫。乃是移此就彼。易地爲患。今來朝廷旣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如聞昉爲現罷役。忿恚偃蹇。有休退之請。朝旨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于朝。貪功倖

進。援民殘物。前後奏報。事皆欺罔。而昉又敢邀君肆慢。在于典憲。可誅無赦。若尙令昉以都水丞領事河工。伏恐生事與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罪狀。重行貶竄。以慰一方殘斃之民。使天下皆知此役之害。非朝廷意。且以戒徼倖希賞罔上賊民之人。謹具彈劾以聞。

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

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視聽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寄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惟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司皆忠愼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誕謾輕易邀功狥私之論。則朝廷將受其罔。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爲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敍述果敢。其言鑿如也。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爲孫村之說。欲使施工。今春了畢。旣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于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爲非。其路曰。故道隄岸。盡已折去。靈平顏岸。深占河身。上下梗束。必爲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處同河事節。委實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輒爾上聞。欲以僥倖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爲可信。而過聽其計。豈不誤大事歟。夫臣子之分。建策進說。苟其志在陳獻利便。則後遂有當否。固無足深咎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爲朝廷所信。今日河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考見底裏。然後爲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還遣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鹵莽。恐得罪咎。故不待使者同行閱視之畢。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議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惟恭與誠。故責馬不足。故人有愛其讒死。上書不實。敕律明坐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於輕發妄作。非恭愼也。後之奏乃欲以奸計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黜。何以申明典憲。少戒欺謾反覆奸僞之人。伏望指揮。臣南公等罪狀。特賜竄謫。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貼黃

自頃歲以來。天下官吏。習爲奸欺。以圖功賞。如淤田水利濬川迴河及邊鄙之事。皆罔上希進。雖試之無效。虛爲勞費。殘民害物。然終不曾坐罪。故南公等尙習故態。無所忌憚。欲起不可爲之大役於瘠壙之地。而復自爲反覆。侮玩朝廷。不可以不正其罪。庶幾有所懲也。

劾趙子幾

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縣人戶。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法不便。并升起戶等。詣御史臺陳訴。臣尋曾具狀及上殿劄子。奏陳利害。陛下令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知縣賈蕃在任日。代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爲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畿內人戶。幸以居近輦轂。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安敢言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其欲赴愬。勢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汗刻之人反怒縣官。意謂

不能禁遏。故擅撫他事。期寘於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爲戒。爭務拘民而禁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覩編敕節文。按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摘。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卽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僚佐。又誘而鉤之於吏史。借令蕃有贓私耶。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爲者。子幾方以諂僞。估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覬自以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違法以按吏。欲使畿內他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於朝廷爾。如蕃以司農牓內櫓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牓內之數。此其爲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月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暨後所按。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爲蕃計也。如子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摘蕃事。乃今挾情違戾敕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劾范峋免應奉山陵

臣近准尙書省劄子節文。據戶部狀。爲府界提點司合應副山陵用度。本司官范峋前後申奏異同。奉聖旨令御史根究曲直。尋據取會文案看詳。並係提點司虛妄理曲。已具狀奏聞去訖。臣恭惟山陵興作。朝廷之大事。中外臣庶。莫不願竭心畢力。以效萬一。況今靈駕經歷七縣。皆峋所部。正其職事。而本司明有應奉慈聖光獻山陵。故事未遠。峋乃輒敢推免。妄引治平年財賦頒於三司之事以爲辭。省司數數移問。宗以舊例匿而不言。巧文飾說。一出欺謾。及情見理屈。方稱備員畿內。不避狂僭。乞行管認。意以爲非己之事。曲爲朝廷承乏云耳。傲狠自肆。反覆不情。忘先帝拔用不次之恩。爲不義慢陛下崇奉大事之令。爲不忠。臣子之分。峋敢如此。伏望詳酌。重行黜責。以厲在位。

劾蔡確不入宿

臣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於兩省及幕次。竊聞宰臣蔡確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坐發引。葬之大節。故前夕羣臣宿于內者。以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于羹墻。不得安寢于其私也。下逮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務。而乃于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

貼黃

確如曾到禁門。遇已鎖閉。亦合立具因依奏入。別聽處分。不當公然便以不入宿爲是。

劾論蔡確十罪

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爲職。今宰臣姦險。有犯公議。臣若

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衆庶服。其功名事業昭于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臣。諂諛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爲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歷代及國朝故事。而略不引罷。戀祿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務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書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差周輔承勘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能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僚。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姦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僞。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爲自全之計。而肯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於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司。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璪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姦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悖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爲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能不能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奸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爲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再劾蔡確

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亦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頌者。確皆鋪列條敘。以爲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舊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爲己之所

引罷去有司漁利刻下苛細之法，而黜逐汙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爲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塲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完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任之，掠爲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爲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於先朝，而言之於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於上可也，而敍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於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於今日，此取容之計也，敍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爲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爲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之謀也，古之人進言知上，退則削其藳，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于名之議，不知此則何足以爲大臣乎，確無體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爲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旣通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蹐踖偪側爲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議行不平之氣，爲臣如此，不謂之大奸大邪，則可乎，伏望以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之罪，遂以正典憲，使天下爲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劾章惇

臣竊以傳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強輕肆，作俳諧之語，以淩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語播於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爲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爲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叅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而淩轢諸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妄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允公論，

劾賈昌衡

臣伏見敕令差兩浙轉運副使賈昌衡權三司戶部副使，臣竊以昨者杭州明州守臣不公，相繼犯法，昌衡以轉運使至發二州之惡，不能按舉，朝廷削其一官，降以爲副使，以示懲責，適會緣發運使以均輸留之，於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中外有疑，若以資任則奪官降差遣日月未久，若以均輸爲有功，則昨者潛入都下之物，如糯米等至今滯積出易不行，若以選擢人才，不以次序，則奉使弛職，理財失計，如昌衡才蓋可知矣，所有今降差命，伏請依昌衡所乞，特行寢罷，

劾沈希顏非法聚斂

臣伏見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昨於本路妄有興作，非法聚斂，已蒙聖旨委官究實，事皆有狀，未聞施行，謹按希顏起於常調，委以使指，前日以不虔君命，坐廢未幾，先帝記擢，復其職任，不深惟補報大義，乃欲

專以利事圖逞法欺罔，誅求瑣屑，無所不至，冒昧前進，老饕無恥，孤負任使，所宜放黜，以戒他路，臣竊慮朝廷尙以所按事狀下吏勘劾，虛爲煩擾，伏乞卽賜指揮，

貼黃

希顏於本路爲榷鹽之術，徙變舊法，而食鹽之人與商賈皆被其害，於公家殊無所利，至於果蔬日用之物，例增征算，雖居販之事，皆不屑爲之，中外具知，伏乞速賜施行，

劾呂惠卿

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發政行令而無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爲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于人者誅，蓋自古失御臣之道，使其陵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由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埸，勿令搔擾，命令旣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內面，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敕之後，遽遣部將折克行等，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爲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殺臣戰沒，士卒陷亡，臣以爲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結怨於夏，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敕，擅出師徒，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遇累起，初不以道，幸胥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卽位，銜恤愼始，故上循祖宗以來踐阼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援，丁寧戒論，所以體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倖進之志，爲此亂階，人違衆制詔，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倖功賞，爲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域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倖於匈奴，故建馬邑之役，孝武誅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於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蓋古之御人，慎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於擅命也，彼新詔後敢禁約甚明，而屢格不顧，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令爲強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詰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姦臣之違命，心輕國法者，將接迹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爲奸雄之戒，謹具彈劾以聞，伏候敕旨，

劾韓縝

竊以聖人於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瞿然傷之，以謂己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之，夫以人君之勢，其

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其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有法。而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以致之也。而已爲祖宗之所不容。又況專殺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能指揮使傅勍持燭侍縝入於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於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劾。而縝輒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爲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朝廷數數有體量之旨。至於今數月矣。臣竊以縝之與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陛下之臣也。勍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寘有司閱實而斃之。今乃肆一時忿怒。捽首鞭背。非理踰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乘恚。蔑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尚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誰不爲力。使孤子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於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來。頗聲縝冤。韶昨以邊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奸利相市。意在報縝。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冤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爲人父母之意。況縝所至暴戾。肆爲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隅未靖。不重縝責。不伸勍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劾黃隱

臣伏以國之教化。出於學校。學之廢興。蓋由師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德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慎其選任。而仁宗慶曆中拔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爲之首。育材之效。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政令。惟考校課試遷補職掌。最繫勸獎。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致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未立詞說。出牓以示衆。變亂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獎進浮薄。故使學衆不伏。猜洶洶至有牓爲嘲誚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爲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取進止。

貼黃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議說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爾妄意迎合傅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淸議。以一風俗。

乞不候結案行遣吳居厚

臣伏見前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呂孝廉。昨於本路科斂掊刻。違法害民。朝廷能遂其職任。按正其事。及今

半年。尚未結絕。風聞勘司方於本路州縣遍行取索。居厚等到任以來。逐件與置。伏緣事在累年。案牘不一。檢討首從。重爲煩擾。謹按居厚孝廉奉使無狀。不爲陛下愛惜百姓。專以椿削爲事。刻下罔上。意在徼倖市進。民不堪命。愁怨以日。自聖明照知。二人去任。一方始有更生之意。其罪惡亦已暴著。四方莫不知戾。今數治節次。方爲此徐徐。使外疑惑。誠恐所司有所顧望。欲乞速賜指揮。不須更候完結。乞爲追擾。據已體量到罪狀。重行竄黜。以明典憲。以謝疲民。以戒曉諸路。使知二人不法聚斂。非朝廷本意。

乞罷蹇周輔及其子序辰

伏見刑部侍郎蹇周輔及其子員外郎序辰。昨日以鹽事奉使江西湖南。而相繼創增官額。州縣畏懼承望。皆出配抑。使人陷罪破產。數路愁怨。朝廷已遣使按正其事。如聞周輔無所忌憚。復自論列。以飾非文過。而父子方雍容侍從。出入朝省。此豈待罪者之所宜。衆人莫不指議。臣竊恐周輔等懷患失之意。或致別爲經營。以圖倖免。有失公議。伏請罷周輔序辰現任職事。各令補外。候察治到事狀。別聽旨。

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賈逵謚武恪議

賈逵少以氣略雄毅聞。及服事邊圉。周旋兵間。料敵致命。皆爲士卒先。故所至數有功。皇祐中。智高擾南部。狄青表逵從行。歸仁之戰。青令於軍曰。有輒動者斬。及前將孫節覆於賊。逵度賊必將乘勝薄我。而視地形有便利可據者。即不待令。引所部疾趨之。甫成列。賊果至。因得乘高鼓躁大呼。馳擊逐之。遂潰其衆。焚城以遁。方此之時。非逵應機達變。不以全軀保私爲計。則勝負殆未可決也。至於築堡河外。以居蕃戶。使免西人之所驅掠。置軍壁於鄜延。以蔽二城。杜絕寇兵臨瞰之患。在秦州及并代。多提輕兵游察境上。地雖險絕。人罕至者。亦必深造之。或召羌族與之較射藝。悅其意。使還所掠得邊民數千人釋而歸之。以故戎人懾服。疆埸以安。大抵其所施爲。出於忠義。果敢稱決。雖有浮言流議。一不以自卹。其周區王室。典治禁旅。嚴而不苛。寬而不弛。使軍士懷上而畏己之持法。出入二十年。無纖毫過失。寵祿倚任。克有始終。夫謚者所以公善惡之實也。按逵之居邊也。遇事輒奮。果於有爲。時或脫去拘檢。務以建立事功。至在近衞。則恂恂謹密。舉蹈繩檢。外內異迹。若非一人所爲者。蓋亦可謂之勝任矣。謚之法。有奮其威勇曰武。讓居官次曰恪。節惠考行。伏請謚武恪。

張康節謚議

公德厚而政易簡。業隆而心恭慎。不閔於惠下。不亢於履高。夫惟簡也。所以爲不閔。慎也。所以爲不亢。公之治郡若縣。凡十有一。寬而信。敏而靖。與民之所同欲。而去民之所同害。所至有政。民愛之若父母。密州績用。尤大較著。遭歲凶饑。哺活流餓二十餘萬。在朝廷侃侃正色。其所建明。多國之大事。如減寵倖。擊奸權。中讜固者。其危言正論。今落落具在也。仁宗立嗣。秉公力啓。自爲御史丞雜以及大位。益三請之。卒至天子感悟。定策受遺。遂預有功焉。凡皆志立而後發。慮定而後蹈。以忠報爲守。不卹身利害。故多得其言。至於周旋二府。不爲勢焰。門無包苴。客無私謁。不以富貴異廉儉之舊。不以流利要清方之介。脫棄名享屑壽。其於成物行己。終始出處。可以爲無愧者矣。謚法安樂撫民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以公之行。合之謚

而參之公議。於是爲稱。諡曰康節。

忠肅集卷八

啓

謝免省啓

比年課藝。幸據上游。今日程文。復叨優等。爰充名於桂籍。行待問於楓庭。得非所宜。愧不能稱。竊以先王育材於學。本以取人。君子修善於身。固將從政。惟所用出於所教。故能言必其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入治之庶官。固莫非六卿時書季考之多士。待以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爲至治之極。降及後世。溺於末流。以六藝爲繁文。謂上庠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爲安。烏有畫餅之可食。曠矣千載。循乎一塗。此衰世之軌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知能復。恭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恢列聖之大猷。縱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蓋入學者中年之考。迺闢黌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千員。頒新書之萬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尋常。復試之於倉猝。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觶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繼承。雖有求者累年於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

之大成。如某者智不適時。學方爲己。徒以雙親孝養。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式預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旅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遭公選。再程斐文。言實工於前時。名亦出於異等。知其非倖。許以從新。方虞再鼓而衰。甘爲殿後。不謂適矣復沓。優入彀中。退慚毀瓦之無功。進喜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官頃膺明命。爾董學宮。幸升夫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末達。方求一道之歸。偃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出於衆人。雖華塗淺進於台司。而雅意不忘於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駑馬方疲。幸叨一顧。聚餘光之下庇。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備收錄。力探聖賢之閫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薦啓二首

過賜寵嘉。特形外舉。自反而視。內媿以兢。惟本朝任官之公。得君子舉類之法。然取之頗泛濫而不審。故進者亦棼至而叢來。銓選困於平衡。眞僞揉於一律。今之議論。深患才能之不多。考其源流。豈非法制之甚弊。是故近歲之講計。增損舊令而改爲內之貴仕。凡文武之人。悉止其歲貢。外之使者。與守相之薦。均殺其常員。向舉以親民者。且倖之從宦。近所謂監郡者。皆不得應令。雖未足大清乎多士。亦庶幾少制其末流。顧進退之尤艱。亦知人之豈易。伏況剌數千里之部。察十二州之官。人人飭修。家家廉茂。就而求者。嘗以爽然。某昏愚之人。孤子以仕。講學不足以測道德之畛。爲文不足以望述作之藩籬。常有志於斯民。今已無異於羣衆。日思投劾以自去。庶煩汰礫之不容。伏遇某官以經術讀明。皆盡心於御史。以忠恕簡重。今提節於外臺。如陵善養而材無不包。下車未幾而聽有所過。喜爲李君御。悵龍門之未登。請從郭隗先。雖馬骨而猶市。是爲不德之德。應於無求之求。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窮不失義。進無尸官。庶期終身。無辱高薦。

向者誤采孱愚。特形褒薦。惕然自視。愧以無容。某支離之人。孤子以仕。學問不足以自己。才智不足以合人。比遭休明。嘗備任使。器非大受。進爲補於涓埃。恩勸後來。退猶逃於鈇質。省非無益。竊食吏優。會諸公之有容。垂三歲以自庇。深惟過幸。常已厚顏。敢謂某官以清通簡重之政。而綏安一方。以公明樂易之德而鎮慰羣下。乃茲不肖。上辱一言。舉不使知。仰古風之猶在。感無所謝。愧士禮之已隳。敢不云云。

謝館職啓

禁林課試。辱承等之不遺。册府備員。荷詔恩之均補。名浮其實。寵至爲憂。竊惟古今建邦。率以經籍求治。蓋君臣父子之大本。而禮樂教化之所興。故建府以寶藏。且命官而典正。漢之石渠天祿。別夫中經。唐之麗正崇文。校夫四部。國家之盛。祖宗以來。大闢儒館而聚蒐藝文。樂養人材而增隆品秩。上爲番直。下應校讎。小言之細。訂正國籍文字之異同。大言之則指聞朝廷政事之論議。雖清流之可貴。亦任責之豈輕。故國之用人。非以榮之而將以考其實。士而居職。非以寵之而求以稱其官。某也寒生。出於下國。讀書薄聞乎大道。修辭有媿於古人。性愚不能以頡頏。材樗不可以鐫刻。出糲斗粟。蓋有爲貧。其猶雙鳧。曾無所補。兩河試邑。北楚從軍。顧常懷功名之心。頗亦究義命之說。踽踽自守。無意於舍瓶。倀倀何從。猶同夫郎

鹿．悲惟治平之特詔．並命四輔之大臣．俾類求於能儒．將器養於文館．顧惟一介之在遠．乃辱諸公之爲言．神聖嗣天．都俞繼志．所舉二十人者．無一遐遺．不越四三年間．以次召進．惟時江湖之賤．起預鸞鴻之游．蓬禁景長．玉堂春晚．地近清切．方塵觀之坐驚．事非故常．忽天題之拜賜．求之以農桑爲政之論．策之以治亂歷代之原．劉蕡忠嘉．雖不避誅夷於斧鉞．仲舒淺陋．而不能別白於文章．僅足成言．易副垂聽．聞一知十．良謝於該通．書等人三．誤膺於題品．奏篇待罪．壽可湛恩．難汰礫之不容．偶穎貂之有取．深惟孤進．何補斯文．雖俗吏服勞．一紀始書於六攷．然選人入館．本朝不過於數公．況爲幸榮．良有前地．斯蓋某官登翊聖治．顧求俊心．高識有加．上以爲柎鑑．一言所被．國以爲蓍龜．如薦清廟而雜用庶羞．如成大裘而集衆腋．致茲孱訥．由冒寵靈．敢不迪忠清之大方．安性命之常分．退不失義．進無尸官．仰酬覆燾之私．次答陶鈞之施．

謝文太師張宮保韓大資范相公啓

奉備制書．延登宰席．循牆以避．雖極於深辭．反汗爲難．終成於濫授．此蓋某官至仁成物．裕德憲朝．服膺善人之心．能舉其類．推轂天下之士．先爲之容．常愛忘其弗堪．俾馴致於此地．據非所稱．凜不自安．歸仰高風．庶竟懦夫之志．蹐馳材館．莫陪下客之游．徒感愧之在誠．欲名言而莫得．

謝韓宣啓

祇歷寵命．積愧恩榮．伏念某諸生陋儒．四海孤進．學徒知於適道．才不足以趨時．試邑寶方．曾微善狀．從軍楚北．益乏能名．漫浪逾夫十年．日月累夫六攷．仰繄造化．獲保寒微．比投銓攷之書．以就敍遷之課．中緣詔試．擢預俊遊．書林未久乎對讎．吏部爲言其功狀．特踰常制．就錫寵名．佐述史於蘭臺．仍校經於儒觀．曾所謂文章之選．大豈宜疏野之人．此蓋某官夠成治猷．敷引上類．繩墨一正．材各入於輪轅．兩齋所施．物不遺於蕭艾．致茲愚品．冒進官聯．敢不益修厥身．仰奉高誼．

滑州到任謝政府啓

比承詔札．猥賜守符．驅馬過家．懷章入部．以才能之素薄．當責任之匪輕．惟感與憂．俾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奇．每遭選掄．祇速罪戾．免官歸里．滿歲奉朝．豈謂聖主推匿瑕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勗補郡之多故．使假守以備員．當殘廢不完之餘．況事工方造之始．大非守拙．所克塡承．此蓋某官因能任才．爲國造士．不遺一介之賤．兼聽百官之成．儒者遲緩養名．顧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己知．凡避官謗．

辭免右丞上政府啓

非常之恩．內省而懼．竊以廟堂之任．世所具瞻．丞轄之官．今爲執政．擢寘此位．詎容匪才．某學不高明．識惟淺陋．幸遭熙治．稍玷近班．雖殫千慮之愚．無有萬分之補．日虞汰斥．敢意超踰．名忽假人．驚如墜谷．方竊望之求助．適諸公之在朝．聚精會神．同德協志．固已副仰成而治矣．奚取於不肖而參之．歷貢懇辭．未聞可報．伏遇某官朝家之柱石．國論之蓍龜．願借一言．仰達天高之聽．庶回誤寵．使遂罷滿之願．

除右丞謝政府啓

比者誤被制綸．進丞中臺．名器假人．循牆而草避．負乘致寇．反己以爲憂．矧惟省轄之官．實預政機之論．用人常否．繫國重輕．而某所稟尋常．逢辰教育．悵古人之不作．蓋直道之可行．浸歷歲年．何裨任使．執法憲府．愧繩愆糾謬之風．侍經帝闈．無引古諷今之益．方期汰斥．乃此超踰．斯蓋伏遇某官謀謨信於朝廷．德義明於天下．曾借論薦．樂於成人．顧駑馬而一言．以倍其價．器蟠木於萬乘．先爲之容．遂致孱愚．叨塵光寵．愧感之厚．豈易宣．

除左丞答謝外路啓

叨被恩書．進遷位序．辭不獲命．方深非據之憂．德在成人．特枉相先之慶．內惟涼質．仰識謙陞．媿荷之懷．敷陳莫罄．

除中書侍郎答謝外路啓

左綱承乏．方俟於黜幽．右省躋榮．復叨於遷次．惕以自視．愧無所容．此蓋某官有德以成於人．引重而爲之地．致茲儒品．玷冒寵光．方具私書．遽詒榮問．感歎不敏．紬繹莫窮．

除門下侍郎答謝外路啓

發政四省．無補於毫分．出令東臺．復遷於位敍．辭不獲命．榮以爲憂．此蓋某官引類惟公．成人以德．務匿瑕而借論．常推轂以爲容．致此衰孱．益叨進寵．方裁誠以通悃．蒙貽問之見先．愧懼之深．敷敍難罄．

除尚書右僕射回謝外路啓

奉膺制命．延寘宰司．恭極循牆．雖自量而懇避．令難反汗．終虛授而冒居．愧不遑安．凜無所措．此蓋某官至誠與善．盛德成人．左右以容．器輪囷於有用．吹揚維力．致轅軛之居前．上何以塞厚恩重責之所加．下無以慰多士大夫之所望．深惟競愧．啓處不遑．

鄆州到任謝政府啓

祇膺中詔．許錫左符．寬尸素之大呵．釋顛危之重負．開職禁殿．相居便藩．喬木故存．未登去家之久．先楸所在．更謂上冢之私．獲此叨榮．過於自擇．實二聖矜憐而善貸．亦諸公輔道而曲成．莅職之初．撫心增感．重念疏愚之跡．方依陶冶之私．屬歲序之迍寒．望門闌而且遠．仰祈保嗇．少副願言．

答文太師乞政啓

屢上瀆封．懇遂公綏．方眷眷之增厚．宜中懷之莫伸．雅詔弗俞．華言允協．某官文武具德．廟朝宗工．風烈偉乎華夷．勳勞光於旂鼎．方雍容師席．以鎮天下之望．而逍遙近覲．以慕聖人之清．蓋唐室會賢．裴令常爲之輕重．姬士貴老．周公不去於朝廷．願測道榮知止之心．少副尙齒貪賢之願．敢期謙德．過賜函書．往敬服於高風．念難施於末議．感歎之臆．敷敍莫窮．

上歐陽觀文啓

一闊門墉．歷歲究．奉陪輔政．徂望於昭回．大鈞運和．陰煩於造化．未嘗輒通於懇款．蓋虞自犯於僭踰．

恭審被命制閫。均勞方國。仰旌車之甫舍。宅僭社以日晝。某官學茹古今。才張幽渺。當今名世。孟氏自推於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泰紫闥步。虹蜺飛光。先諸老以告猷。倡斯文而還古。發勤許國之志。慷慨得君之忠。公府勳勞。歌詠於四海。賢人事業。效見於三朝。注意方安。滿章懇辭。秋文昌之正位。職祕殿之隆名。假息南邦。行奉袞衣之賜。歸來東土。永諧霖雨之求。某賦職遐方。瞻風前屏。春餘氣潤。淮服地清。吏竟云云。

賀富丞相啓

奉被制書。冠居台席。聖志先定。發於大明。天下傾心。仰夫舊德。休命所及。歡咏畢同。某官國家宗工。文武元老。發褒而陳九德。皋陶風烈於帝謨。以道而覺斯民。伊尹素爲之己任。望鎮四裔而不敢侮。勳載二府而皆可歌。維熙百工。康保萬物。向假滿而得謝。比均佚以彌年。日齊多故之時。爰即來朝之詔。袞衣既襲。有光東土之歸。巖石所瞻。行據上公之宰。宗廟增重。泰階以平。致君堯舜而賡載乎明良。如古房杜而無媿乎禮樂。旂常有紀。天地無窮。某自惟寒微。久在陶冶。（案）此下原本缺。

答北京韓相公乞致政啓

薦上奏封。懇還公紱。處眷懷之方厚。宜沖志之莫伸。雅詔弗俞。公言允協。某官出處安乎一德。勳勞被於四朝。正期袞繡之還。亟有軒裳之厭。雖心知止足。欲退慕聖人之清。而國有典型。其孰如天下之老。顧回達人遺榮之尙。以副明主倚賢之勤。特辱函書。備形謙德。雖高明之是仰。愧末議之何施。

賀鄆州李太尉啓

拜恩北闕。易地東藩。戎旂十乘之容。甫閱弭節。鈴閣數人之衞。已樂輕裘。寵簡上心。撫符士論。緬惟鎮撫之裕。休有福祥之歸。某官剛厚稟中。輝光燭外。旂常有紀。功懋於姬庭。親賢並隆。德眡於漢室。均佚勞於右輔。統連帥於東方。清照兼資。長城是倚。琱戈金鉞。方重專征之權。淑旂綬章。行光入覲之錫。某里族單陋。材性朴疏。惟是鄉枌之微。實居台曜之庇。眷言天幸。獲陶沐於至仁。尙以州符。阻趨承於前屏。更祈上爲廟社。下庇兵民。

答北京馮太尉啓

賜節東輿。假藩全魏。已下車而涓日。初開府以臨民。溽暑方煩。福基增厚。某官粹和清敏。惇大靖深。輔政三階。休烈銘於宗廟。宣勞四國。膏澤下於生民。爲時重輕。以道出處。乃眷北門之鎮。曰咨舊德之賢。上將用儀。盛齋壇之等寵。離宮有守。付留鑰之護嚴。國依長城。人瞻巖石。佇被繡裳之錫。弗容煖席之休。方具慶儀。首承策問。感仰之素。布敘莫窮。

答馮太尉免新命啓

薦上奏封。懇辭帥節。方宸懷之所注。宜沖尙之莫伸。某官學深天人。德備文武。出處不渝乎一節。勳勞先被於四朝。惟皇思賢。乃睿圖舊。倚以北門之留鑰。建以南國之將旄。詔號有孚。師言已穆。願迴持謙難進之志。少副注意分憂之齊。乃枉珍函。過垂教諭。惟高風之是仰。念輕議之何施。感服之心。敷敘安究。

答北京馮太尉啓

報成美政。孚號大廷。就更西鎮之旄。仍付北宮之鑰。上恩協稱。輿議率同。某官德在四朝。功高羣辟。人思袞繡。期政路之調元。國倚翰垣。尙璽書之增秩。忽貽榮教。具示沖懷。願亟拜於恩輝。庶仰孚於眷委。感仰之素。敷敘莫窮。

答郭太傅謝宮觀啓

懇上左右。榮膺中詔。寖宮列將。貴若上衞之崇。琳觀奉眞。實重養賢之地。某官學深文武。功在廟堂。夷夏想聞其高風。出處不違乎大義。殊庭詔款。聊適於曠懷。名節走趨。佇光於圖籍。甚其謙厚。特枉緘封。愧之懷。敘陳莫悉。

賀胡少師啓

懇還公紱。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崇。榮尊國老之重。清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至德鎮浮。天下無始終之議。仰大臣之達觀。均四海以載驩。某官統概蓄中。崇襟秉哲。誠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開符。覽德稱而薦祉。泰紫闥步。虹蜺飛光。正議鴻詞。倡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勳烈被於三朝。忠勞爲乎四紀。燿晝鄉錦。仕就樂於過家。確乎賚封。禮弗容於賜几。沖和天爵。鎮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游乎親賓。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遙賢者之樂。拱揖聖人之清。憲而不煩。方典型之所在。浩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窮。某材臬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先子。識寶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於廈闕。迨茲勉強以就仕。屢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備都人之慶。形於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

賀王參政啓

奉被詔恩。進陪政論。大臣重國。畀自聖人之明。賢者得君。慰夫天下之望。陶鈞所造。歌誦同辭。某官業履大醇。輝光外燭。非今儒者尋常之學。有古君子久大之儲。言行弗渝。求聖賢而允蹈。進退有術。適義命之所安。禁中甫告於嘉猷。天子頗嘆夫見晚。故進處四輔。而非有左右之助。度越諸老。而不聞先後之言。昔之爲國者。皆患賢之不同時。士欲致主者。或嗟才之不見用。深惟求治之日。復此逢辰之幸。明良一時。社稷蒙福。某預聞休命。屬在遠方。莫遂龍門之登。願爲燕廈之賀。

問候河陽李資政啓

懇謝繁機。均勞近屏。瞻言旌旐。悵遠於風徽。見是簡書。阻伸於郊餞。仰依之戀。紬繹難窮。

上政府啓

食祿之久。曾何補於涓埃。材散而蟠。徒陰煩於造化。去違台屏。淹華歲籥。伏惟平運萬機。贊襄九德。天相炎歷。日擁太和。某官誠格天機。德符坤厚。馴三府之注意。迪宗工之大猷。稱百官而鎮四夷。率三階而遂萬姓。發忠定策。國倚泰山之安。熙載亮工。民陶元氣之運。憂勞逾乎二紀。功業被於三朝。盟府藏勳。方茂皇天之業。中書有致。永光巖石之瞻。某材非敏明。志已衰竭。駑馬十駕。知致遠之已艱。鷦鷯一枝。祈庇身之有地。

迎中書侍郎啓

祇事西陵．言旋北闕．適冒風霜之候．宜多車馬之勞．即遂瞻承．預深欣慰．

上中書呂侍郎奉安神御啓

恭屆威神．往臨原廟．謹與仗侍承之職．御風霜偪薄之勞．仰冀保頤．以符瞻系．

問候中書侍郎啓

奉軒后之威容．即漢陵之別廟．屆從於邁．夙夜載勤．方冬序之始嚴．惟福基之增厚．益祈保衛．以副瞻馳．

賀呂樞密啓

祗膺掄檢．進貳幾廷．聖賢同時．朝野胥慶．某官元精鍾粹．名世應期．挺特千載之英．危歷四方之儁．自結明主．雅意本朝．鎮靖西州．夸倚長城之固．經綸北省．仰賓大計之煩．上方纂緒先猷．急圖極治．顧軍師之重．納槃宗社之大謀．權出幾微．地居宥密．參議乃事．誠難其人．惟公勳閥之高．爲國老成之選．注意所在．具瞻已歸．行傳丙魏之聲．即慶章平之拜．

賀宋舍人啓

奉膺詔制．榮步掖垣．賢能進升．遠近欽悅．國家號令．上應於五星．朝廷文章．遠同於三代．王言至重．國論所關．奉之以媲夫絲綸．施之以示乎戒福．誓敕軍旅而齊其勇．誥命四方而等其功．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職重而清．地高而近．精求文學之老．能達訓詞之深．發揮帝謨．如開日月之照．鼓舞神化．以肅雷霆之威．惟今得人．與古同盛．某官言高增宇．道濬淵源．研摩六藝之歸．博極九流之要．校文册府．克家素重於劉歆．視草禁塗．繼世雅同於賈至．實聖賢之盛際．增臺省之榮光．與瞻應機．宜有五王之册．清修素履．早探二酉之藏．欽聞寵章．曷勝欣誦．

答韓左丞免新命啓

伏承詔綍．進總臺綱．四輔得人．多士相慶．某官高才應世．一節承家．論議有經．推丙侯之寬大．險阻不撓．抱胡公之中庸．覽世德之逢辰．偉聖朝之求輔．遂膺帝簡．入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願亟承於渙渥．庶仰副於虛懷．感頌之深．敷宣罔悉．

答蘇左丞免新命啓

側承明詔．登用舊儒．四輔得人．多士交慶．某官治行高妙．誼蘊粹深．蚤以繼世兼人之能．蔚有先生長者之望．白首一節．清明四朝．士心所居．上簡攸在．玉堂典誥．極將明之功．幃幄侍經．多道義之益．肆疇賢勞．來秉國成．顧枉誨音．具形沖尚．願即承於渙澤．庸仰副於虛懷．

答胡右丞新命啓

光被詔綸．入司臺轄．寵章誕布．歡議尋同．某官學足以洞先王之微．知足以經當世之務．心兩忘於出處．節一致乎險夷．時然後言．天下服其忠諒．義形於色．朝廷爲之尊嚴．果奉眷圖．進承幾政．士相爲慶．民用具瞻．惟聖主得賢．方側聽諸生之頌．而君子難進．尚未承三揖之求．特辱誨音．具形沖尚．願亟膺於渙渥．

庶上副於虛懷．

答王右丞免新命啓

丕承帝簡．參秉國均．成命式頒．輿情交慶．某官德業致位．方正立朝．文爲儒者之宗．望出廷臣之右．周旋國器．揚歷禁塗．京兆致功．德威夙著．文昌典政．績用有成．果膺綸綍之音．入拜丞疑之任．壬公所屬．枚卜已從．佇觀久業之施．以副其瞻之意．豈期沖旨．特示巽詞．願即拜於寵章．庶上符於睿眷．其於感服．紬繹奚殫．

答陳州傅待制啓

拜職延閣．請符近藩．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某官誼蘊閎博．德名光華．弗渝之誠．貫於金石．後凋之操．見於雪霜．以奧學侍經幃．以大節專憲席．國所倚以立邪正之辨．士所賴以識是非之歸．凜然清明．無所吐茹．出處有道．佚勞斯均．即被鋒車之還．豈容坐席之煖．敢期謙眷．特枉誨函．

答河北都運顧待制啓

陞華延閣．杖節北陲．涓日之剛．下車云始．方暑序之煩鬱．惟福基之靖康．某官學誼本經．文華貫道．險夷一致．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輟東臺之獻納．付朔部之澄清．行以節趨．豈容席煖．方斯誠懇．遽辱貽書．感仰之懷．敷敘安究．

答永興李待制啓

被寵制書．陞華延閣．兼提請詔．就帥全秦．某官學通古今．材適正變．名實高於士論．術業著於吏師．以從官之嚴．蕭護諸將．以元戎之重．外總十連．坐收靜勝之功．行被節趨之召．下車云始．縣翰見詒．慶仰之深．布宣難悉．

答江寧蔡待制到任啓

更賜左符．徙臨近屏．涓辰受事．視履介祥．某官望重士林．學優聖域．禁塗陟降．日告於嘉猷．南國蕃宣．勤敷於惠政．茲惟易地．益使均勞．恐席煖之未遑．以節趨而來起．豈圖謙德．遠貺書音．慶感之深．布敘奚究．

忠肅集卷九

啓

回鄭學士啓

試可榮廷。進朋儒館。伏惟慶慰。某官樂道深造。修辭大醇。覽皇德之光輝。收上科之高妙。儒雅政事。羽儀朝閣。惟蓬萊幽祕之廣。蓋賢傑萃升之地。尚書給劄。獨善於奏篇。廣內校文。寵齊於華貫。蓋茲得士。實繫斯文。雅意不遺。嘉音爲貺。顧馳誠之獨後。荷推禮以見先。云云。

回孫學士啓

賜命帝廷。升華册府。郵音遠布。上列榮觀。某官識貫大元。才爲國器。文章純簡。雅得聖賢之歸。議論深閎。能通古今之變。洪惟上德。崇右道眞。垂精藝文。留意儒館。專賞不靳乎金幣。遺編具積於邱山。嘗謂久於寶藏。慮或魚蠹。以簡編之脫爛。則義理不屬。以文字之重複。則句讀可疑。務得人而刪修。將垂世於永久。登用豪傑。整齊缺訛。鉛槧功施。是非堅定。劉歆經術。總七略以論人。班固史才。別九流而原道。寵遷廣內。位正清塗。遂聞休命之行。增喜賢才之進。

賀鄭內翰啓

拜命黼軒。躋榮鑾禁。仰聖賢之遭際。發中外之數言。某官性德淵靈。文章英發。當今名世。孟子自信於天。以道覺民。伊尹素爲之任。忱明足以御萬幾。恬靖可以敦薄夫。氣莊而仁。有古大臣之體。節安乎義。非今進者之心。仰聖旦之右文。的玉堂而宅俊。職備顧問。地親禁嚴。陟降夙夜以奉乎清光。言語學術以謀乎宸命。惟時授受。繫國重輕。實惟天下之才。增大朝廷之任。五直一儤。方視草於鑾扉。泰階六符。期亮工於天秩。斯文所主。於道大光。某椎然幾生。晚出門下。菁莪長育。常費阿陵之仁。大廈穹隆。不無燕雀之賀。坐膺吏狀。跡遠台廷。

答許內翰啓

被恩宸檢。入直禁林。朝盛得賢。士相爲慶。某官誼蘊通博。文章秀贍。出處有古人之風。勤勞得多士之譽。簪筆持橐。豈惟求論思夙夜之功。論道經邦。遂將勵左右弼諸之託。無緣慶謁。特辱誨函。感頌之私。敘敍難罄。

回趙內翰啓

榮趨使節。召直禁林。進德則朝廷尊。大孚於上議。承家以儒學顯。尤重於世官。某官文章秀穎。誼蘊浩博。立朝方格。得多士之望。以道出處。有古人之風。潤色論思。豈獨求語言之妙。弼諧左右。遂將膺公輔之圖。枉飛蓋以見臨。辱緘牘而申貺。寵綏無似。感佩難名。

賀崔直講啓

已奉恩書。入趨召命。得人之盛。有光朝廷。逢辰之亨。下勸士類。某官敏識好古。純履蹈中。學積造夫經綸。文章底乎述作。綽然廣譽之弗顧。而有大臣之爲言。幕府賓筵。階榮於賢路。廣文師席。傳賜乎道眞。出處是宜。名寵相得。不遺遐外。見枉緘縢。佩風誼之相先。極慚衷而增愧。

上揚州王密諫啓

近赴山城。獲趨藩府。籍龍門出人之舊。拜台曜發煌之文。未遺疏愚。見遇優厚。肯枉事而臨寵。幾加豆以從容。銜德重深。以心銘鏤。竭來敝邑。恭承籓領之初。託在下風。有意光休之被。翊敝封之密邇。繫帥節之統總。炎序方蒸。福基增厚。某官傑然望實。華於盛明。文章天下之宗。道德禁中之老。十連有帥。聊故國以均勞。四輔爲鄰。佇嘉猷之入告。更冀爲國自重。副人所望。

賀馬諫議啓

被慰宸詔。進職諫廷。寵簡上心。歡符士論。某官清通迪哲。儒雅蹈方。覽盛德之光輝。進由直道。爲大賢之事業。見於四方。惟時諫諍之員。上繫國家之體。樊侯將明於周德。望之謇諤於漢廷。人物之難。古今爲重。惟高宗之甚盛。協離明之所歸。臣有七人。寧久外臺之寄。召以三節。佇陪近輔之榮。方具私書。先煩教幅。云云。

問候長沙燕諫議啓

越去台垣。淹更歲籥。頹然羈賤。困南北之無歸。仰止光塵。徒昭回之在望。比審輟班漢省。分節楚都。下車

逾時。已洽宜於治效。臥閣緩帶。惟日擁於天祥。某官質方而清。樂易以正。善行足以帥世。恬節可以鎮浮。山甫將明。內禪於袞職。望之譽譽。世補於郡條。國優宗工。士望元老。南邦是式。肆樂於均勞。小嵗有求。方隆於舊德。行趨召節。入輔大猷。某早以無庸。獲出門下。方賤官之有守。叩前屏以無階。伏冀云云。

問候唐殿中丞啓

赧從憲臺。分符藩治。下車周月。視事協辰。獲藉餘光之依。實深私戀之附。惟始夏之清暑。仰休履之致祥。某官奮豎德輝。出華王國。以富文典學。羽儀於朝闈。以純概大忠。擢倚於御史。論議聳聞於天下。剛方能世其家風。故事遜親。聊試方州之治。清衷思治。行膺召節之還。某椎然孤生。且出門下。雖登龍之願。未遂賤私。而賀廈之心。幸依鄰庇。

答西京留守啓

申畫郊圻。地隆於京邑。保釐宮鑰。禮重於居留。某官勳績著於本朝。威聲懾乎殊俗。賢輔繼世。克有扶陽之風。德化同時。復居大馮之後。使節戾止。民謠藹然。行且詠袞衣之歸。於以增巖石之重。方修慶贖。首視華緘。荷德意之相先。撫愚衷而增抃。

答西京留守到任啓

奉被申檢。保釐西郊。涓辰之剛。視政茲始。伏惟慶慰。某官功施宗廟。澤被生民。方注意於太平。俄均勞於近輔。上眷東洛。地嚴別都。守橋寢之山川。謹漢宮之筦鑰。非夫勳德之重。曷稱居留之崇。方厚顧懷。行膺召拜。傾頌之懇。布敍難周。

答外州前宰執啓

拜恩中檢。移節名邦。亦既下車。云初開府。方暑時之蒸鬱。惟福履之清嘉。某官德被華夷。功施廟社。上之泰階平而六氣正。下之萬物遂而四民康。比偃息以均勞。繼盤桓而易地。恩隆於義。周公之過親親。時止而安。孟子之心綽綽。日佇袞寵之眷。來還鈞軸之尊。永綏斯人。益究遠業。方茲誠而修問。蒙過顧而貽書。感仰之懷。敷陳難喩。

答永興安撫啓二首

分閫偃藩。下車開府。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唐以宰相臨戎。總護諸將。某官變通而裁以義。剛厚而本乎仁。賢業著於三階。膏澤加於四海。出處以道。逸勞是均。金鉞專征。聊寬於西顧。繡裳入署。即慶於東歸。益峻具瞻。永綏全嵗。方嵗思納。首柞海函。感仰之深。敍陳莫盡。

論本朝屏翰之勢。莫重關中。推元帥統馭之才。誰出公右。某官厚德世矩。高文國華。勳勞昔著於秉均。風烈今高於分閫。撰辰開府。閫境嚮風。雖上無西顧之憂。而人有東歸之詠。方圖修問。首沐貺音。佩荷之誠。布宣難究。

同運使趙司業啓

赧自成均。按臨東夏。凡居庇賴。孰不欣瞻。某官風節著於南臺。名實高於東觀。廣庠教育。樂於得才。漢節觀風。慨然攬轡。皇華在望。黎庶傾瞻。欣忭之私。敍陳莫盡。

賀吳省副啓

奉膺恩檢。榮貳計廷。伏惟慶慰。某官業蘊端閎。風徽敏裕。唐學士之清選。望重士林。漢使者之觀風。才高課等。惟時司會之府。實制中邦之財。調度虛盈。聊煩於鉤畫。弼諧侍從。行賴於讜明。慶頌方深。音封首及。良荷相先之顧。第增不敏之慚。

問候宣州宋少卿啓

報政中宸。解符大國。秉圭入覲。趨節還臺。久叨鄰庇之餘。深極歎誠之附。某官民物先覺。國家宗工。挺明之才。素高於吏表。清重之德。雅鎮於世浮。三年小謝之邦。雙闕子牟之志。治有異等。亟奏於計書。入補三公。行光於故事。某限茲云云。

開封府迎國信使啓

奉將聘節。來會慶辰。涉春夏之清和。勤川涂之跋履。茂惟嘉祉。休有善祥。聖德開誠。時紀寄裘之節。賀鄰修睦。褒瞻輯傳之華。首夏在辰。修途久御。伏承飛蓋。已次近畿。深惟往御之勤。小展佩羞之勞。伏寄慶禧迄成。歸轅載御。居官有守。出祖無從。已具菲儀。庶伸餞禮。

上張安道啓

過聽庸虛。特有論薦。褒辭浮實。愧汗滿顏。某官文武宗工。廟朝大老。謀猷本正。深簡於清衷。出處惟時。不渝於直道。生民所望。以患綏而康保。君子所恃。以宗主而依歸。繫時安危。同上心德。夫人而立於世也。其重如此。則士之出其門者。將誰爲宜。知某性資滯冥。學術淺陋。不爲枉尺。雖緬慕於古人。禾可與權。故難諧於世用。比從謫籍。復被恩書。俾脫跡於荒遐。獲備員於左右。區區自效。願竭於斗筲。泛泛無裨。終同於竊廩。刻以疑患孤危之跡。竟於得失利害之途。非由藏垢之深。安得庇身之久。永惟過幸。已不自勝。敢謂高明。而有容忠恕以行道。察其所履。未至於小人之歸。疑有可收。遣屈以國士之遇。欲使孤進。辱借一言。馬骨本羸。顧聃以倍其價。蟬聲既啞。調審以發其音。敢不廸忠清之方。愼義利之辨。退不失志。進無尸官。

上蘇子容啓

某罪戾之跡。沈廢已甘。誤蒙國恩。既還其職任。又得門下。以爲之依歸。內自省循。曷勝感幸。某性學中下。材資闇疏。早游書林。旋備憲府。不佞濟闇於大道。竊思有補於斯民。無益聖辰。自投謫籍。官趨三楚。地近五谿。冒險風波。幾於萬里。庇身管庫。及此四年。敢與去國之嗟。但積素餐之愧。豈期霈宥。不遂棄遺。某官道德深造。文章大醇。非今儒者尋常之爲。有古君子遠大之識。周旋獨立。義無愧於神明。出處兩忘。節不渝於風雨。悵承明之近直。保留鑰之別都。泰然忘勞。恬以臥治。念昔龍門之峻。蓋嘗許登。於今燕廈之成。敢無自賀。

上王資啓

一暌門坂。幾易歲元。奉縱膝之私。曠時而禮不講。懷通德之重。愈久而心益勤。律中春陽。氣暄澤國。茂惟

禍履之相。休有天祺之繁。某官明敏中和。淵忱莊厚。善政師乎當世。高行鎮夫末流。穎水再來。有次公之寬惠。南邦是式。如中伯之蕃宣。久矣佚勞之均。隱然中外之望。某忝恩中檢。貳計外臺。望大國之匪賒。冀餘光之可託。良深幸會尙遠瞻依。

書

謝舉廌書

伏蒙知聽之誤。辱賜恩薦。自視愚陋。滋媿焉已。某聞古聖人如堯者。以知人爲難。當二帝時。其民淳以直。機僞不作。其內外厭然如一。以堯之聖哲。而其民且若是。宜若易知然也。其猶曰難者。豈堯不以知人自任歟。世降三代。士尙名譽。乃始矯性循物。中僞情。立奇節。以求聞於天下。浸淫習俗。靡然以至今。今天下教化益不行。士生不知禮義榮辱之大分。日益惕追於外物。而失其性命之守。作於外者。或不可求之於其中。見於貌者。或不可覆之於其久。出彼入此。以奇合正。欲左而右。求自間黙。偏僂而希合假和。拒閉而爲我。似介。默然而無能。似德。皎然而厲物。似才。風俗世變。君子日少。世之職在進退士者。顧不敢以風鑒自任。時時援堯以藉其口。而國家之意。亦不以聖人所難者。求人於必能。故官人保任之法。無大賞罰。惟受賕者同坐。舍是一切不卹。嗚呼。人遂不可知歟。夫大人君子能養諸己。故有以待於外。明吾之性以觀人。充吾之誠以知物。物來而應。情至而格。以一迎萬。以虛觀動。如鑑燭物。如機釋括。守之以至信。繼之以無吝。彼眞僞千百。雜然前陳。將自我而變化。烏有難知者耶。孔子曰。聽其言而信其行。孟子亦曰。吾善於知言。某不肖。貧無以生。勉強而仕。其性頑惰。不可鐫劖。顧自知已審矣。而無所望於當世。明公下車。遽收當於門下之錄。豈疑其有可取而取之歟。是特矜其孤立。察其所爲。不至爲小人之行。遂欲挈而使之有以自振歟。推聖人不求備之心。故不深責以吏效。知易象失前禽之吝。故不與比於所應。若茲無譽之地。或當雅意之取。敢不守忠信之大節。安性命之大分。進無媿於祿。窮不失乎義。某之所欲無辱於門下以爲報者在此。

記

楊氏樂養軒記

巴陵楊君總公元尉江陵之石首。治東軒於其廨中。以奉二親。而名之曰樂養。楊君修身力學。爲名進士。起而中科選。其祿雖約。蓋無歉然於義者。斯固足以爲親之喜。由邑以望其鄉閭。才百里而遠。伯仲六人皆爲儒。其已仕者又皆在夫左州右邑之近。安否之間。日交至於庭闈。而君方以勤恚外服於公家。以恬正事其上。以和信得其朋友。無一可爲親憂者。入於閨門。怡聲安節。先意以候親之所嚮而恭順之。至婦子侍御。化君誠孝。相與以給其力。故凡以佚氣體而適心志者。非有三牲八珍撞鐘列鼎之富。與夫金玉文繡之麗而後然也。隆冠靚服。慈顏壽髮。軒堂之上。對几而居。偃杖而游。其色辭笑貌。油然而順適。祺然而壽豫。以安樂乎子職之奉。嗚呼。養之道不存乎物。惟盡誠以得其親。斯天下之深樂。雖富貴遂其欲。有不能以致之。而君子所自得也。人知楊氏之慶。而不知君之樂於心。知君之樂矣。或不知君之所以致其樂。君於是以屬府從事劉某曰。願有述。乃推其心之所以然而序之。既又歌之以詩曰。孟軻有至樂。父母兄弟聞。曾參稱能養。豈謂口體然。二者在君家。寓意名東軒。啜菽盡子道。綵服承慈顏。潑潑水中魚。采采江上蘭。誠至物則應。君子得親歡。

南嶽御書閣記

南嶽釋文政。於其所居勝業寺建大閣。置太宗皇帝御書其上。來請文爲之記。竊嘗讀國史。恭惟太宗皇帝以神武聖謀。嗣太祖開基撥亂之後。蕩滌四方殘餘之孽。曾不數年。天地清朗。兵革偃而法度修。嘉與天下同休息乎無事。文武二者。思有以張弛之。於是嚮用儒學。尊尙經術。觀書稽古。多所述作。於其閒暇。則又玩意於翰墨之間。凡所謂退朝之樂。皆不以易此。至眞宗始聚其書。詔儒臣章別次第。著定爲一百二十卷。刻之金石。副在有司。又以分藏於天下之名山。凡道觀佛寺。往往得被其賜。每歲推恩度其守藏之學者一人。至於今且八十年矣。嘗得卽其書而觀之。蓋其所自論著。爲世謨訓者。固皆原於道德之意。而其餘書帖。亦多留取六經諸子之要言正論。至或選摘衆流異傳佛老之說。說雖不同。要皆有益於修身治心。爲天下國家者。以是私習推求聖人之意。於道德教化。其心蓋未嘗須臾離也。故雖當閒宴。猶從容發見於揮毫之際。然則又知其所以勤勤於文學者。豈獨以爲娛樂而已哉。自書之頒布。其藏之者。或以旁廡庳室。褻事不謹。徒知蒙被其澤。而不知曾安振顯之。甚非所以報盛德之賜。揚萬世之休。聞有知此者矣。或未知聖人之爲是書。其心之所存蓋如此。於是既嘉文政能有所建立。以致臣子之奉。又嘗與之論是書之所以然。故書其本末。俾刻石於閣下。熙寧七年二月。太子中允監衡州鹽倉臣劉某記。

臨湘縣閱武亭記

秘書丞衞侍學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誅已而儉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爲是。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寖著。天下頹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剽猾輕爲盜。既懲有人不能使民不爲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尙曰爲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倅。及去而授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統以大亭。榜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者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爲功。然願有記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因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如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卽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壽州學記

今上臨御四年。詔有司始以經義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既十年。閱學者之未大成。法雖立而教養之意未盡宣。乃慨然更新之。自太學始。其法損益可論定者著之書。曰敕曰令曰式。遂建官推之。其弗

可書。使概言上。天下之士。於是益曉識上指。至者輻湊。視舊所增。蓋以千數。方是時。膠西韓君晉卿。守壽州一年矣。君材彊敏。至州閱月。視州之學。歎其庳隘。無以承明詔。迺得轉運判官廢廨。請於朝遷焉。日與通判州事新昌石君麟之。躬自臨治。經地度材。新故相參。公無調費。人不知力。凡爲屋百一十楹。孔子廟居其中。師堂生舍列其旁。齋有次。射有圃。樓廡庖湢罔不具。邦人旣享學之成。皆大說喜。君曰未也。爲具道天子所以養士意。勸掖奬厲。使及時進於學。又請建官爲之師。遂以其事屬余記之。蓋吏不得良法而行。法立而淺聞弗能究宣。皆甚所悼也。以上所建立且十年。而太學猶以故未就緒。郡國尤闊不聞問。私嘗疑其說。今太學更令。幸親睹其始。而壽州之請亦適至。故樂道其實。記二君皆能不失職。以告凡吏之忽此者。嘗聞之。天下之事。有甚盛極利。特以施設盭其本而效不著者。可以條數。而其一學校是也。學之論曰。置生欲多。賦廩欲豐。課業欲勤。糾禁欲嚴。如是以爲盛。此言可爾。尚所謂見其末而忘其本也。恭惟上之教士。始於一好惡。明是非。闡經術。俾士知所趨。而後申法令以輔焉。其法之詳。又使論者無不厭。此所謂末與本稱。本末具而猶曰效不著。則尚誰任其咎。是惟吏不奉宣故也。抑聞之。道可言而不盡可言也。故六經而下。傳載不可畜。則古人固以待後世之自得也。今士以經進。裒然待舉。聞其言矣。卓然有得乎古人之所待者。豈嘗有人乎。而未之見也。夫本所求者士。士志於道。而不加力乎所自得。則雖修廟學。嚴法令。坐聖賢而師之。猶爲觀美而已。豈上所望者耶。然則咎非特在吏。而學者其可以不思。是故幷以告焉。元豐三年十月記。

家廟記

元祐六年。議者謂河間劉公歿於衡州。藁葬僧寺。因失其地所在。其後汶上之葬。招魂而已。此議旣興。聞者無以明其不然。或以問其孤某。某曰。此事未嘗有也。然此言必有所起。以今觀之。實狀可按驗者四。事理可察見者三。而議論所從起者一。昔公以祕書丞治道之江華。子男某未冠。而公夫人之季弟進士陳孝若實同行。踰年公物故於衡。得疾不起。訃聞。孝若走衡。與郡所委官吏載於花藥山僧舍。事畢。孝若返江華。挈其孤而夫人陳氏前亡。權厝在縣。至是。議以其喪北歸。經由取道。復偕至衡。會公伯兄鄉貢學究允恭。率其子鄉貢進士延年。自鄉里亦奔訃而至。衆與其孤定議。火化爲兩函。故其喪使孝若延年扶護陸走。而允恭貫舟載其孤以歸。允恭父子與孝若今雖死。其妻若子若孫若族屬皆在。悉見其事。實狀可按驗者一也。允恭與其孤旣至汶上。而外氏祕書監陳公希古尙無恙。遂留諸孤鞠養於家。而延年獨護喪陸抵永靜。安厝於僧寺經藏院。其主僧曰某僧。判官曰永善。小師曰文昌。及其徒甚衆。某歲時自鄉而往。展省祭祀。凡永靜之親姻故舊。無不見之者。自康定戊寅至熙寧庚戌。凡二十餘年。歲月久遠。不容僞爲。實狀可按驗者二也。熙寧庚戌。旣卜葬於鄆。某躬至永靜。迎公與夫人之喪抵鄆。權厝於僧寺。四禪院僧崇贇。及其徒亦甚衆。今多存者。實狀可按驗者三也。熙寧辛亥八月。某舉葬公與夫人之喪於鄆之須城縣大谷山之原。親族故舊鄉人送葬者。先後凡數百人。改造棺槨。增易衣衾。與凡送之事。人人爲助。初無招魂之事。借令人有不幸。旅櫬亡失。則招魂疑禮。亦古今所有。不必遷就以諱其事。自須明設招魂之儀。顧豈能隱於鄉閭親族故舊之間。若一有此意。人誰不知者。凡今汶上之人。皆可詰問。實狀可驗者四也。實狀如此。然聞之者難使人人往按其事。則又有事理灼然。可以一言而虛實立見者。初公之亡在寶元二年八月上旬。若聞訃而至。復走江華。猶在是月。某及鄉里親屬皆會於衡。在是年冬。孝若以數日之間權藁僧舍以待復來。其勢安肯遽然卜地殯葬。遂爲久遠之計。某與親屬旣至。三數月間。又安得遽已失其地之所在。況郡委官吏實預其事。事理可察見者一也。熙寧辛亥七月。某由御史謫官衡州。八月賜告於朝。許葬訖之官。明年二月到貶所。誠如議者之言。謂心知留殯於彼而未獲。則得官於衡。正訪求之時也。豈有身將往而不少俟。先爲招魂虛僞之計。旣葬而又往返訪求。參之人情。殊無此理。事理可察見者二也。某與伯父從兄舅氏之在衡也。夫人之喪。先自江華焚化。扶護而至。豈有夫人之喪則扶護以行。而公獨留殯於經由羈旅之地。謂貧不能舉喪而歸。則卜地殯葬與舉喪而化之。其費孰多。謂皆留殯。則江華何獨無夫人之殯。且陸走兩喪。何自而得之。事理可察見者三也。雖然。議論如此。必有所因而起。某之官於衡。凡州郡召宴於花藥寺。常以舊經藁厝。辭不敢往。或曰位次非一。惟所藁之舍則宜避。一概避之。非也。故嘗究尋藁舍之所在。衆曰。藁寓之日不多。而歲月經歷已遠。莫能記矣。訪求之議。其殆起於此乎。知之審者。謂所以訪求之意如此。知之略者。與展轉相傳而知者。遂皆以謂訪求殯葬之地而不獲也。然某在衡二年有餘。以及元祐。殆二十年。初不聞有此言。遽蒙恩任使。責望旣重。始有稍此言而至者。元祐五年。有僧某至京師。自云花藥僧也。山前近得一墳。林木甚盛。指以爲劉公所葬。願得奏賜紫衣。始聞之駭然。徐令詢問。考其證驗本末。皆無所有。知其爲誕妄明白矣。欲延見之。則其言無實。欲言於有司治之。則上求希望之情。類此者非一。因使人諭以本末詰遣之。愧怍而去。其後不復見之。然人遂多傳其事者。或信或不信。大抵皆自寺僧發之。此議論所從起者一也。某不孝。所以顯揚其親者不著。而使此言在人。某之罪大矣。不可以有加矣。雖然。言在人而欲人人曉之。力不能也。存其實以待察。則可得而勉焉。故私敍其事蹟本末。與公及夫人之志銘。並藏於廟。元祐六年十二月。嗣子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某謹記。

鄆州賜書閣記

元祐七年正月乙未。臣某言。臣所治鄆州有學。學有師生廩食。而經籍弗具。非所以訓道德。厲人材。願下有司頒賜。詔可。州迺選於學。遣二生聽命。冬十月甲申。得書二千七百卷至自京師。州人學子。頓首幸甚。請紀其事。某昔者結髮就師。從先生長老姜潛劉述魏鼎臣講。治經藝。習文辭。上下凡十餘年。實在是學。於時少長髯勸。程課甚密。而書籍殊尙缺。然至皆外假穀梁春秋傳范蔚宗漢書手寫讀之。其後出入仕宦。又餘二十年。假守復來。覽觀廟學。雖舍宇有更徙。而風致宛然如故。學生三倍於昔。振振焉。洋洋焉。甚可觀也。顧太守老矣。無益學者。又不能洞鑒隱約之士。顯之朝廷。徒幸遭遇天子崇儒右文。加惠學校。又以某常待罪左右。哀憐其愚。所請或不忍輒報聞罷。以是故能爲諸生獲此賜書。事雖適然。而上之所假寵。有在乎是。且學興於景祐戊寅。實在慶曆立學詔令前。歷年最久。爲冠東方。而未有是賜。如有待者。是

誠不可以不紀。迺即學之中。構爲層樓。樓書其上。而經傳百家篇帙之名數。與典節禁戒之法。皆揭之。使以時考之。若夫身與諸生從事誦詠。識其大者。併爲書卷。則有學官在。而探討勤怠。有得無得。則又在諸生自爲之業也。尙欲何言歟。夫閣之工費細故。皆置弗論。獨敍其本末。以告凡在學之士與後之人。使勤守焉。八年正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鄆州事劉摯莘老記。

忠肅集卷十

序

荊南府圖序

江陵府於禹貢爲荊州。於分野爲鶉首。於辰爲巳。於春秋屬楚。爲郢都。文王自丹陽徙之。於秦爲昭王所拔。尋置南郡。於漢爲荊州。武帝置刺史治於此。於魏其地爲吳蜀所分。而荊州之名。南北兩立。魏治南陽。吳治江陵。晉以荊州治南郡。梁湘東王繹承號建都。尋爲元魏所陷。隋大業爲南郡。唐平蕭銑爲荊。乾元元年。置節度使。上元中爲南都。天復中。以高季興爲留後。梁祖授以節鉞。尋通吳蜀。築城塹爲僭竊計。後唐莊宗封南平王。季興卒。子從誨嗣。誨卒。傳子保融。融卒。傳弟保勖。勖傳融子繼沖。五世通五十七年。而皇朝一天下。建隆四年。沖納土趨覲闕下。移鎭徐州。府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七百五十里。領江陵、公安、監利、建寧、石首、松滋、枝江、潛江八縣。主客戶總五萬四千。夏秋賦租通四十二萬二千貫。斤石束匹兩。府縣官六十四員。牙吏若干。屯兵二十五指揮。外城周十八里二百一十六步。濠深一丈二尺。闊二十五丈。子城周四里三百一十五步。倉庫場務內外五十八。左右廂八。坊巷五十四。橋梁內外六十六。江湖四十七。祠廟七十一。宮觀二十七。寺院五百五十。按地志曰。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民食魚稻。以漁獵山

水爲業。隋志稱荊人勁悍決烈。蓋天性也。然地據上流。故三國爭之。而民苦於兵。自唐至德以後。中原多故。鄧襄之民與兩都衣冠。多趨荊楚。故人物始盛。乾符以來。遂爲戰巢。高氏於兵火殘破之餘。招徠撫集。數十年間。建爲王國。歷太平者又逾百年。敎化涵養。安佚而富庶。凡浮江下於黔蜀與夫陸驛自二廣湖湘以往來京師者。此爲咽喉。又兩蜀之人出而宦遊者。多家於此。是以今最盛爲西南一都會。其游觀獨龍山渚宮號稱勝地。民間不務蓄聚。不幸小遇乾溢。往往轉徙而瘠。其人尙鬼。病者先巫後藥。其亦習俗所安歟。暇日檢府爲圖。因題其概。治平甲辰。觀察推官劉某序。

文瑩師集序

文瑩喜讀書。才思清拔。博知世故。久以詩聞於人。而不知其始何爲落於方袍中也。夫萬物受材於天者。必皆有職。若瑩者失其職矣。予以嘉祐三年識瑩於荊州。後八年治平之丙午也。予入荊州幕。而瑩亦在。既別去。又三年熙寧之壬子。予南竄。復過於長沙。是歲遂訪予於衡陽。蓋相與周旋二十年之間。其詩每見而每精。嗟夫。瑩老矣。以其平生之所學。與其高明之才。既皆無所用於世。而一指於詩。宜其所得如此。豈所謂詩待窮而後工者歟。雖然。其辭氣象巧。尤不覺其爲窮人老夫之所作。是可喜也。自翰林鄭毅夫爲其集敘。而其後至於今余也。又出若干篇以爲後集。曰。爲我題之。而其作猶未已也。昔滄浪蘇子美嘗稱其作曰。篇篇清絕。有古作者氣態。而鄭公之敘曰。不類浮屠師所作。以謂往往似杜紫微。二公之言如此。爲天下取信。余尙何辭哉。獨書其所以與之離合之故。致余意焉。癸丑夏五月題。

雜著

興龍節疏

律旋大呂。氣應二陽。聖運超期。適契千年之命。梵筵中頌。庶激諸佛之慈。恭惟皇帝陛下合德乾坤。紹休祖考。聖孝能登。昭格三靈之歡。璣衡當天。光符七政之彀。會開祥於虹渚。度修會於祇園。旅集淨徒。釋宣密義。邀人覺能仁之果。效華封獻祝之心。伏願衆聖儲休。諸天融祉。明堂之受神策。長佑寶圖。天保之歌南山。永綏壽歷。

壽聖節疏

元春首祚。靈月生明。天地開祥。肇發流虹之命。聖神膺運。光符繞電之期。紀是慶辰。著爲甲令。書文所底。動植交歡。躬詣祇園。前陳梵席。香花推潔。鐘唄以時。演龍藏之祕詮。極人天之幽贊。庶灑妙果。恭協聖期。伏願容算無疆。常保天行之健。炎符煒耀。更同地久之昌。

坤成節疏

歲德在金。長躔逾望。篤生元聖。符五鹿之開祥。俾御東朝。協千秋之紀節。湛恩下逮。歡頌擧同。爰集祕章。恭陳告祝。伏願太皇太后陛下濬無邊之力。建不拔之基。益隆文母之稱。永乘聖孫之養。德無前比。非徒嗣太任之音。治與古侔。庶幾享三皇之壽。

春賽諸廟文

諸侯祭其境內。古之制也。惟神以聰明正直。庇佑一方。所謂有功於民。而應禮之祀。春陽仲序。歲事有祈。祗承舊章。以承貺施。

秋賽文

稼穡之事。民力罔勤。乃此有成。實神之賜。春祈秋報。祭有舊章。粢醴潔豐。敬用昭告。

滑州祀神文

國家以正月某甲子。推恩四方。凡載祀典。俾所在致禮焉。惟神降依此方。應是詔享。粢盛牢醴。既潔既豐。庶幾欽承。降福王室。尚有報祀。神惟歆哉。

祀諸廟文

惟神盛德在人。休功及物。並應典祀。廟食此邦。國家寅天愛民。徧有區宇。俾秩時祀。奉承靈休。謹以詔書從事。肆儀備物。伏惟尚饗。

荊州祈雨文

荊州田品居下。而人不務蓄聚。使常得善歲。猶汲汲不能裕公私之充。矧天不雨至於四月。陂澤磽亦。一種未入。比者穀價已翔。民駭然以相顧。守士者惕然自省以爲憂。心雖憂之。而雨不可以力致也。雨。神之所能爲也。今油然應雲而膏屯不施。或者重其德。待其有請而後與之耶、豈特民一歲之望。至於爲牲牢粢酒。所以承事於神者。亦有繫焉。

應詔祈雨文

謹以清酌之奠。奉宣天子之意。而致之於高山賢聖之神曰。京師畿輔。天下根本。乃去年冬。迨今春。不雨不雪。民心憔然。天子仁聖。齊顧憫惻。並走羣望。日徯罔應。尚念神之主山川者。有山川之守。食其境內者有境內之責。疑其有此分職。而不可以奪之。故又詔天下求神之未秩於祀典。出處可以自得。靈恆休應。民所依信。如人抱道德。蓄待澤。不在其位。需時見求。然後一紓非常之功以爲國家補者。俾以禋祀之。今府吏民於是咸以神爲言。若夫驅移風雲。飄忽變化。朝夕萬里。而忡異爲祥。此神之所以不測。而震靈乘會以赴功之時也。

謝雨文

比以旱暵爲災。有禱靈宇。曾未終日。神意順歆。油然興雲。霈然洽雨。苗將槁而茂遂。物既瘁而昭蘇。敢言克誠。能速休應。實神之德。相佑斯民。謹涓剛辰。躬具菲禮。有祈有報。祭之義也。惟尚終始。以底有年。

祈雨文

年穀既植。蠡孽未殄。實由秋陽沴氣之所容養也。又八月勸麥之候。而行澤失時。如炎如焚。民駭相顧。惟神食於此土。必能聽其吁嗟。爲興雲雨灑濯之。則吏與民敢怠暇事之報。

青州祈雨文

維青邱帶山爲地。氣深土渴。藝植之事。天澤是賴者。視他方爲亟。歲春將窮。而時雨未霈。宿麥既苗。將厄其長。盛陽驕燥。疾沴且興。守土之吏。不能率衆。誠以籲於神。吏則失職。惟神操縱陰陽。用贊化育。降食此土。休戚與同。若乃時其雨暘。相戚歲事。則神之職。又何失歟。

建壇祈雨文

旱暵爲災。至於此極。舉祀徧走。膏澤尚屯。今將求龍。啓壇此地。惟神矜惻農事。鑒此至誠。毋或庇龍。不俾顧享。苟獲多應。神預有功。

請龍神文

伏以元陽之沴。粤自仲夏。至於九月。歲旱不免。而此太甚。夙夜以懼。咎不勝執。謹稽用古法。以詔書從事。繪圖象。封牲奠酒。祗伏壇次。傾吐至誠。蓋行天召雲。飄忽變化。一振甘潤。以拯焦灼。此龍之一戲。是以不勞而神者。其幸賜之。敢忘昭報。

祈晴文二首

春夏旱乾。歲已無麥。民恃爲命。惟指有秋。稼穀芃芃。度越常歲。迺復淫雨。將害其成。率領羣吝。潔誠有請。神食此土。可無意乎。

曰雨曰暘。萬物之命。苟不適節。沴其生成。今澤氣乘春。淫雨降害。害我穡事。以及粢盛。養民事神。一歲何賴。率呼衆懇。乞靈於神。

謝晴文二首

厲以雨淫。害於農功。卽神以祈。蒙被靈應。天清日潤。陰闔陽舒。揫斂順成。物得其性。耘耔播種。人遂厥功。惟神之庇佑此邦。而愛是守土者。其德可謂終始厚矣。敢忘恭報。以侈神休。

比以春霖爲害。並走靈祠。神意順歆。闢除陰沴。陽功紓發。日以烜之。將我來牟。以及禾黍。深惟長民守土。何力其間。猶能以粢酒牲牢。仰答神貺。有祈有報。祭之義也。

祈雪文二首

惟州之土壤。白墳廣潟。水泉易消。今歲且窮矣。潤澤不至。風霾晝冥。積燥所乘。溢炎屢起。守士者惟夕惕負咎。然歲惡民病。祭祀不能修。則神亦將預受其辱。敢固有請。惟轉禍爲福。呼吸致功。神實能之。亦惟時哉。

方冬盛陰用事。而寒氣不效。時雪不降。宿麥在野。既無潤澤之養。春氣相乘。將有疾癘之變。長人守土。惕然憂心。心既憂傷。何所致力。念民休戚。惟神是賴。爰走靈宇。瀝懇有祈。羣心嗷嗷。日俟嘉應。

祭土牛文

粤若自古爲國。事莫重於農耕。有功於民。禮具存於祀典。土膏脈動。天駟南躔。爰考舊章。用祈純嘏。惟神祐此耘耔。屏其札瘥。俾臻有年之祥。以永事神之報。

忠肅集卷十一

神道碑

畢文簡神道碑

故丞相文簡畢公，旣以景德三年，葬鄭州管城馬亭盧村之原，而隧道之碑未果立，後八十餘年，公諸曾孫從周、仲達等，乃相與經治紀刻，而使仲游抵書敍其故，以銘見屬，某視公之時良已遠，然考其事蹟，有門生故吏之狀，幽宮之銘，太常有議，國史有傳，家有諸集，又雜見于他書傳記，與夫章章在士大夫者，類非一事，參驗可信，皆合不謬，于是獨摭大要而論次之，惟畢氏出于姬姓，周文王之子高封國于畢，後以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兗州中正，又五世曰憬，仕唐至汴州刺史，憬二子，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曾孫諴，相懿宗，構五世孫穖，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穖生宗昱，是爲公之曾王父，爲代州雲中令，王父球，本州別駕，考乂琳，澶州觀城令，及公貴，褒贈雲中而下三世，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吳氏鄭國，祖妣史氏韓國，妣樂氏代國，祝氏鄭國，並太夫人，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旣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楊丕、劉錫、楊樸，使公與遊，而卜居焉，今爲鄭州人，公諱士安，字仁叟，以學行爲名進士，乾德四年，王晉公祐知貢舉，第公甲科，辟邠寧幕府，開寶

三年，爲濟州推官，太祖皇帝召對，廷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改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入朝，選知台州，旣至，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且州縣文書具在，願一用舊籍，以示惠澤，詔從之，明年，以治最選太子右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以便親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中，諸王出閣，召爲左拾遺，兼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審錫，遷尚書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旣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爲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畢某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遂爲學士，于時宋興四十年，中外幾平，文學政事言語侍從之臣，輻輳朝廷，至論德行，則常以公爲稱首，明年，知貢舉，轉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諫議大夫，知潁州，眞宗皇帝以壽王尹開封也，召充府判官，爲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及帝踐阼，卽日拜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嚴正稱，凡官府常從授庭職而補外任者，必遣至公所受戒飭，時近臣有怙勢爲不法，强買民家定昏子者，公請對白其橫，奪還之，而公亦以禮部侍郎罷府，還爲翰林學士，兼祕書監，時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常多納用，于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公頓首辭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其可，公復頓首謝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旣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官軍所卻，猶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竄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帝坐便殿問策安出，公與寇公條所以禦備狀，且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寇公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公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爲敵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爲可信，乃贊帝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帝謂契丹凶悍如此，恐不可保，公曰，臣嘗得降人言，今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鬨鬨，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公亟同寇公請對，力陳其故，堅定前計，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契丹大震，然猖狂乘衆，猶掠德淸，至澶淵北部，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消遁去，而曹利用使還，亦具得要領，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計遂定，嗚呼，朝廷惟無大事也，事一動，利害繫其中，而人蔽所見，甲曰如此，乙曰如彼，方是時，非沈幾達誠以定其是，眞忠大器以任其決，一反乎爲全軀保妻子計，則成敗之機，亦曰殆哉，觀景德之事，所以威靈抗于上，和好成于下者，公本精于策畫，排紛決疑，力引寇公故也，初，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臥疾，移書寇公曰，屢請舁疾從行，而手詔固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在君勉之，某將以身當星變

而就國事所顧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及從還兵罷。乃授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鎭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明。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城外牛馬類者。悉還之以示信。遂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榷酤毋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錄爲勞謫不于己者坐以重。至今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爲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爲政要。故未幾天下無事。號爲至治。公素羸多疾。歲中求去位。章至七八。皆不許。二年十月十二日將朝。至崇政殿廬得疾。詔問絡繹。帝不俟輦。步至公所。敕太醫及近侍隨護。肩輿還第而薨。年六十八。帝即日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發哀。以皇城使愛州刺史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資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産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某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晚年益觀書。所藏經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正。其文章典雅。以古爲法。集爲三十卷。平生慎交遊。無黨援。惟王旦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億。相友善。王翰林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公既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傑。寇公惶恐。莫知所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且得奸罔。斬之。寇公乃安。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公官舍。陰識其非常。並留之教以學。誨育獎進。學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權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也。公去潞州。州事逆禹偁。亦誦黃州。公猶厚賚其行。人稱公知人爲有終始者。後王文正公爲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某清愼如古人。在位聞之。歔欷。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于臣家者。其清可見。眞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時也。帝聞嘆息。賜白金五千兩。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二子。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終于衞尉卿。曰慶長。時爲大理寺丞。終于太府卿。孫九人。從善光祿寺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閔惠州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並亡。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而下若干人。官多至郎大夫。入文館省寺。或出爲郡守使者。世以爲盛。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聖。出入禁近。莊靖愼密。及在大位。知賢能。薦謀慮國事。惟幾惟深。輔政雖纔逾年。而克於勳烈。中外乂安。郡國豐登。刑罰衰減。忠清之德。有始有卒。天下至今稱爲名相。銘曰。

眞宗允文。考愼相臣。孰以德進。畢公其人。帝曰畢公。文考之錫。尹正于京。于日羽翼。東閣左右。忠孝于迪。
景德之始。旄頭騰芒。戎馬空國。塵我北方。公來相予。賞罰紀綱。公拜稽首。臣朽不勝。有大忠義。以茹斯征。
協于一德。引宮應商。圖上吳蜀。彼讙兕威。兩公諤諤。讜言觀兵。六飛絕河。于橋之陽。威既遠加。乃錫之平。
帝道日孚。蕃我庶治。材鎭守方。籓政張弛。惠綏中國。底定四裔。公在相位。時無幾何。有事有勞。有成可歌。
逝也胡亟。帝慟而咨。三師正令。襚賻有加。藻祐之右。既葬既久。立碑墓旁。龜趺螭首。鋪張清風。以詔不朽。
孰究孰發。公有孫曾。清白之祉。百世之承。

唐質肅神道碑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厲從高祖起豐。爲斥邱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爲前涼臨江將軍。始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瑾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爲唐禮部尚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爲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顏。天復中以明經爲建威軍推官。是爲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爲吳越鹽鐵巡官。尚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爲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俞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于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者泣謝不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于禮。天聖八年第進士。爲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實既決。猥曰驗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請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爲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更數令不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高貲爲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斷。則速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公考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以爲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移勘于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充三路知縣。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邱縣。縣當信使驛。往返誅索繁急。其下因緣爲奸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何辨。公爲作區畫。預屈其物。每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拒。公奏民自高陽起堤至鄚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喪。服除。知相州安陽縣事。改祕書丞。皇祐初河決。其所隸司舉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廣信軍。未至。召爲監察御史裏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賀官地。公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車于睿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爲後宮輿服。故瀆其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既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將廷議。卒奪其景靈宣徽兩使。明年賜五品服。未幾。堯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二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是當責執政。退請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劾宰相附會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是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梁公下殿。猶爭益切。遂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于是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而去。絕口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翕然有立志。往往作爲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懦爲恥。而大臣亦知所警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稅。稍復祕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身就賜。乘驛赴朝。蓋皆異恩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謫官以來。無私書至公卿間。

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假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揚州。辭日。帝復戒曰。剛直宜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處官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直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人侵耕。河西經略使令築堡障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戰而沒。朝廷詔易帥臣。公攝事。即絕其互市。嚴兵境上。戎人懼。及來請議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荊湖都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侈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宮禁干丐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齋醮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淩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所縱遣。仍著爲法。又言士節不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國朝祖陵在保州。自楊懷敏廢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鐵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依祖之道。兗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責守者以嚴宮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郎中。權發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直。于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荊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內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不報。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除樞密直學士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爲善繼。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在言職。名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岢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保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帥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事上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于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四年。神宗皇帝即位。還給事中。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直。公以謂京師狃于恩。不喜變。唐稅間架。可以爲鑒。恐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請出汴河運船于江湖轉東南之粟。中外爲便。熙寧元年正月。拜參知政事。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欲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終不屈。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醫相屬。內侍入問狀。驛召其子淑問于復州歸侍。四月。帝幸其第臨問。出涕久之。某日薨于寢。車駕臨奠哭之慟。明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賻卹有加。贈禮部尚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輿歸。所過治道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謚曰質肅。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江陵府

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端勁之質。出于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邃于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事有無。將終。屬其子以潔身持門戶而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牛之宗女。誥封魏郡夫人。子五。男淑問。朝奉大夫。嘗爲御史。有直聲。能世其家風。義問某官。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事郎。二女。長適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謝景溫。次承議郎王某。孫十七人。今上元祐八年。將建碑墓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系之以銘曰。

謇謇唐公。媚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于言。剛不違義。伏奏殿楣。面劾人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
不貶不明。瘴荒萬里。人于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酣爲安。虢然大聲。震彼喑喑。皇思其忠。士慶其返。
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人無邪詖。公總財省。民飽而裘。乃登輔弼。彌論政猷。祖宗典則。惟帝之求。
國惟其仁。毋變以利。物惟其常。毋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馴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隆然在公。
天畀公厚。胡缺者壽。帝咨不憖。士民永疚。龍山之巖。有銘詔之。神隧之表。次詩在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郭公墓誌銘

郭公諱申錫。字延之。大名人。天聖八年。以進士起家。釋褐瀛州河間縣主簿。丁父喪服除。調蘇州長洲主簿。以親嫌易常州晉陵尉。邑民告賊殺其弟。公案之。其哭不哀而色懼。械付獄。果自殺之。民夸爲神明。移永寧軍博野縣令。用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深州束鹿縣。通判雄州。會河決商胡。故相賈魏公薦知博州。墊溺之後。歲饑盜起。獲繫填獄。公曰。良民失職至此。請以輕典從事。詔許之。因招集撫循。流亡來歸。妖人王則反貝州。調發佐軍爲諸郡最。璽書褒諭。賊平。民猶以習妖告姦。公謂汙俗未革。獄多從末減。有戍卒謀亂。取其首惡刑之。餘置不問。仁宗閱奏。謂大臣曰。小官行事能若此。嘉歎久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或不便之。會慶州有滯獄。遣公就鞫。既還。復以非職而言。戒敕之。由是顯名。盜發濮州張郭鎮。執通判井淵。以公知濮州。賜五品服。至未逾月滅賊。徙遂州。未行。召爲侍御史。會崇容議復作。公上疏曰。古者兆四望于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坎壇而無位貌。今裒方嶽之神。廟食京師。非典禮。殆天曆之宜勿復。未幾。充言事御史。儂智高寇廣南。帥臣欲藉兵交趾。公言小醜竊發。不時誅撲。更不須啓四夷輕中國心。不可聽。遷刑部知雜事。判大理寺吏部流內銓。貴妃張氏薨。贈后議禮如嫡。公言位號僭典。死猶生也。不容僭濫。請下議者去其非禮。由是多所裁正。論狄青除樞密副使。賜第官二子。恩遇優。曹彬平江南無此賞。且智高尚在邊境未寧。宜慎賞以勵有功。宰相妾張氏殺其婢。開封府鞫治闊略。公請移別獄。上優大臣。弗許。爭不已。因劾開封撓法。宰相竟去位。府官吏多罷者。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以論斥時政求補外。公曰。二人名臣。官在左右爲重。得俱見留。至和中。契丹欲遣泛使議事。公言河朔財匱。民困。吏苟簡曠職。軍旅不練。甚非所以建威消萌。上嘉之。賜三品服。明日。命爲河北體量

安撫。傳至部。閱吏甚無狀者黜數人。事所廢置不一。歸條備邊大務十餘章。多見納用。拜三司鹽鐵副使。遷右司。充契丹國信使。嘉祐二年。塞六塔河。與河北轉運使李參典其事。初。皇祐中議開六塔。使河東行。公言其非是。後果不成。東北被其患。至是議塞。而參意異。詔罷參。公因疏參他過。坐知濠州。丁母喪。服除。知滑州。拜直史館。知江寧府。轉禮部郎中。知滄州。英宗即位。遷戶部。未幾。復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入覲首言滄州北近邊。東循海至青州殆千里。無障塞之阻。節制之統。請宜以州建帥府。分河之東六郡隸之。爲一路。下其議。議者是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今上即位。遷左司。軍士賞賚。或以不足欲貸之民。公發封樁錢益給之。僚佐以文爲言。公言有責守臣任之。省符至。如公畫。從河中府召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知滑州。請補北京留司御史臺。改左諫議大夫。就判。二年。連請老。遂拜給事中以待制致仕。熙寧七年五月八日。終于私第。享年七十七。累階朝散大夫。勳柱國。爵文水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資安和而內剛。不苟自奮苦。有志于當世。喜待士。推轂廉畯。人不可干以私。自奉平約。雖貴顯不易其度。守九郡。政明而下肅。人不見其所以爲者。獄之隱微。于談笑間得之。累官言路。自以遭人主眷納。遇事必盡言。慮遠而力彊。無所回忌。有大體。嘉祐中。霖雨。詔求直言。公言陛下享國久。皇嗣未立。人望無所屬。天下事寧復有大于此者乎。願推大公。早于宗子有所擇。以定國本。一雨沴未足以爲憂。上與論政有焦勞願治意。公曰。股肱得其人。則陛下處于無所爲可也。願止以擇宰相爲事。上高其說。嘗諭之曰。人臣爲小吏時。多喜奮擊論事。至稍用。則緘默。是貸言以進爾。朕所弗取。若卿可謂終始不二者。公頓首謝。雅喜論兵。嘗著邊郡守禦策。敘邊外山川風俗爲詳。种諤取綏州。公以謂貪尺寸地。使國隳大信。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又請捐前故。許其子襲爵以示懷柔。嘗對上曰。二寇賴歲賜金幣以爲國歟。渝盟非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塞。不要功生事。則無寇患矣。退休與賓客語及邊事。輒慷慨喟歎。忘其身之老也。曾祖簡。祖彝。父悅。贈工部尚書。母李氏。封仁壽縣太君。娶李氏陳氏吳氏。封江夏潁川濮陽郡君。子三。男仁約。大理評事。義方。太常寺奉禮郎。早世。禮立。守將作監主簿。五女。博州博平縣令賈行先。陵州仁壽主簿李奎。金州洵陽縣尉鄭固。湖南轉運副使太常丞直集賢院蔡奕。興國軍永興主簿宋文虎。其婿也。孫男二人。志經。試將作監主簿。秉德。慎行。女二人。明年十一月二日。葬公于大名府元城縣孝義鄉感義里之先塋。三夫人祔。銘曰。

遠矣郭氏。出周姬宗。武封諸弟。虢叔有功。地入于鄭。至于平王。邑以賜曲。繼絕存亡。轉虢曰郭。後所以氏。支微派遷。大家于魏。煌煌代公。相唐元勳。惟文水侯。實其後人。侯有志學。善養而用。惟精惟深。罔釋弗中。諫官御史。前無強權。善善惡惡。皇惟其言。謂仕不顯。論思左右。謂志達乎。澤未下究。進退在道。不辱其身。有善有施。在其子孫。有思在民。有譽在士。茲謂不朽。昭于千祀。

忠肅集卷十二

墓誌銘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陶公墓誌銘

公諱弼。字商翁。少孤。慷慨有氣節。倜儻偉然。刻苦好學。經傳無所不讀。尤喜兵家者。從諸生科舉。不能投世俗所好。去而安貧事母。以經術教授鄉里。若無意于世者。慶曆中。蠻猺諸唐寇略州縣。提點刑獄楊畋被詔招捕。以禮奉幣致公幕下。公喜。幡然以起。爲盡謀畫。俄率所募士破賊于桃油平。以功補衡州司戶參軍。又破太平峒。調桂州陽朔主簿。皇祐中。徙柳州司理參軍。歲饑多盜。繫者滿獄。公爲良民失職至此。多以傳生議。儂智高反。詔畋安撫。復辟公參軍謀。公自曲江下。會諸將議救廣州。賊既解圍而西。公至太平場。會將佐軍覆于賊。餘衆潰走山林。公慮其與賊合。亟以便宜取白旗數面大書曰。招安散遣。人持徇。悉收千餘人。所在貸糧以食之。送帥司。畋大喜。以公爲知權。畋還朝。語人曰。吾平賊湖外。所得者一陶某而已。用舉者移陽朔令。爲治有本末。號循良。勸民植木夾道。以庇暑暍。使者下其法他邑。桂之靈渠水自秦開由下達江湘。歲久堙廢不通。公因攝興安。抵書安撫使蕭固。請加浚治。轉給邊食。可無勞民。固不省。後轉運使李師中用其言。果大利。熙寧安南之役。移粟百萬。實由此渠。嘉祐初。改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

院。六年。師中時爲提點刑獄。薦公知賓州。未幾。詔換崇儀副使。以本路安撫都監知容州。明年。改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長沙縣張夫人太君年老。乞歸養。不許。八年。遂丁喪。乞解官終服。又不許。治平元年。英宗即位。遷內藏庫副使。明年。拜崇儀使知邕州。熙寧元年。神宗即位。轉六宅使。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僚萬餘口。撫定廣源會千餘衆之內附者。加右騏驥使。再任邕。自經皇祐兵火。守將數易。百綱頹紊。一以苟簡從事。公至。媮者督補之。窒者疏闢之。磨以歲月。遂爲治府。左右江州峒五十餘。脅率强虐。漁利其下。苦之。公爲作約束。曉以禍福。違者一繩以法。兇不帖然畏服。歲滿。以尚知鼎州。初。熙寧初。廣源賊酋劉紀請太平寨置和市。使華夷貿易。公測紀言蓋姦人之謀。將出入省地窺虛實。屢卻不聽。至于安撫司不深惟利害。輒上其事。公亟爲書數千言。馳告于樞密院曰。邕有士人十數。頗無他材幹。造邊事爲市。至右職乃有假守于彼。嘗斥遠之。未嘗聽其言。故驛境幸按堵者凡七年。今聞推管惑紀姦謀。實由此曹助成之。決非所以安邊。將啓患無疑。既而和市議行。無幾何。姦人以劉紀沈起戰艦陣圖事爲辭。寇陷欽廉宜三州。人服公精識。六年。朝廷遣察訪使處置南江諸蠻。舉公知辰州。其言公恬不上吏課者二十年。特遷皇城使。奉詔措置北江。北江溪州彭師晏桀黠難制。公用間使其黨爲仇相攻。師晏困。以衆數千來降。稽首領十有九人致闕下。取其地建五城保。詔加忠州刺史。王師問罪安南。以康州團練使知邕州。于時邕人之不死于賊者。往往逃匿山谷。人情恟恟不敢進。單騎先入左江峒。民聞公再至。欣然次第來歸。乃籍丁壯得二萬七千。分隸諸將。凡大軍所謂躡白關道及致輜重。皆峒丁濟之。方此時元帥大兵壓賊境。以公兵精銳。忌專有功。乃使之殿。然軍中事舉以咨訪。其禮遇之隆。他將不敢譁也。富良之役。賊請降以款我師。元帥召公計之。公曰。明公來時。陛受聖算云何。而欲乘成乎。元帥不之對。然竟納降。諸將入賀。公拂衣去坐帳中。拊髀歎曰。三州之民。無辜屠死者數萬。今舉士馬十萬衆。賊已在手而縱不取。以遂賊。使國威靈不暢。三州冤不復。沮一方之心。有可痛無可賀者。聲氣舒厲。聞者感動。師至背還。既無前令。中軍先一夜引去。衆大擾相蹈藉。賊夾對壘。陰伺我隙。公居後安坐。下令休士。遲明。整衆按行。賊不敢動。元帥于是請城劉紀所竊廣源地爲順州。以籍口。擇守者皆憚行。乃以屬公。公初無難。未幾。賊取我機榔縣。意圖廣源。然其民懷公恩信。賊一動靜。必以告公。故每先事遏其萌。賊終無能爲者。乃躬修版築。上冒氛瘴。下涉艱莽。撫士卒疾苦。恤其死亡。閱歲順州之城成。而公亦病矣。猶日飭將校以守禦計。詔加東上閤門使。因勞之。一夕大星隕于庭。公曰。吾死于職得其所矣。無一語及其私。遂卒。實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四。公資性莊重。篤學能文。尤長于詩。年三十起從軍。善御士。與同甘苦。得其死力。處倉猝若無事。守邊務簡靜。譏斥擾。最不喜貪吏生事徼功賞。故所至蠻落畏懷。無敢侵竊者。忠義亮直。白首一節。賢士大夫皆與之。謂古名將無以加。然公以習知嶺粵情僞。人安之也。每滿歲。輒增秩留。曾不得內徙。嗚呼。如公之志業。使得馳騁西北。擐服鞭笞。必有軒然可觀者。而終老于一方瘴癘之域。材不得盡其用。此議者之所惜也。有文集十八卷。卒後十年十月。葬于零陵金签山之原。惟陶氏世家潯陽。靖節先生之後。有避地湖湘者。公之高祖知至祁陽。樂其山水而居之。今爲永州人。曾祖鐸。祖鈞。贈殿中丞。父岳。以儒學有名。仕

爲尙書職方員外郎。累贈刑部侍郎。初。丁晉公一見公器賞之。妻以先兄之子。封錢塘縣君。生一子通。早世。取兄之孫同爲通後。爲臨桂縣尉。又卒。六女子。其二人亡。其次適邵通裴彥英吳括鄒良臣。朝廷以公勤勞南方。恩錄其遺孤以異等。四人並補三班奉職。後數年。又以同之子世延爲借職。所以褒勸有功。予是不忘。銘曰。

暨暨陶公。將以儒術。方嚴而仁。敦大而果。公在軍旅。謀定其微。出奇制勝。釋括于機。公在邊圉。嶠俎談笑。民嬉于生。士勸而勉。蠻戴父母。恩信則然。有政九郡。邕至七年。始時邊人。取功以鬻。公不可欺。縮手誰作。釋賊富良。亦何賀爲。落落奇語。人今誦之。惟公之才。兼具文武。施之四方。霍衛方虎。云何弗契。一生炎荒。瘴谿險徼。推此堂堂。天命在上。人爲在下。雲臺煙閣。彼獨何者。公也不朽。有學有功。有詩千篇。厥聲無窮。

直龍圖閣蔡君墓誌銘

君諱奕。字如晦。蔡氏。宋人也。曾大父陟。仕爲國子博士。贈太子太傅。大父希言。軍事推官。贈太師。父挺。由樞密副使拜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贈工部尚書。謚敏肅。母王氏。追封汝南郡夫人。君幼端重。與常兒異。從父故吏部侍郎抗。心奇之。以之爲子。補太廟齋郎。進士及第。除常州無錫縣主簿。以侍親辭外不赴。丁母張氏夫人憂。服除。守將作監主簿。簽書成德軍判官。侍親知秦州。上即位。遷大理評事。通判乾州。服侍郎喪。終制。勾當在京步軍糧料院。熙寧三年。詔置審官院主簿君以薦補東院內院吏列房曰闕陞。曰磨勘。曰差遣。一官考擬房相參五。而案牘首尾離異。稽留壅散。至緣爲姦。君乃各析爲三房。隨官品分房之。人大便之。建言門蔭初調試詩不若試經。若律義爲有補于政。諸路薦舉宜裁限員數。各隨所部親民者必歷知縣。議皆施行。四年。青苗助役法出。選建諸路使者推行之。日提舉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君得湖南。面對。論當上旨。遷太子中允。改轉運判官。領其事。是時所留遣多不深惟法意奉宣或繆盭。君能親行州縣。視人力物地宜。度出而賦之。人公私曰便。明年。賁其書來朝。上滋喜。使議司農無以易君者。遷轉運副使。賜五品服。頗采其議可通行者下他路。潭邵間所謂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馬氏以來。猺人據之。號莫徭。國朝有厲禁。制其耕墾出入。總歲久公然冒法。又稍招萃流浪。君叶省地養此。後日爲大患。今變猺爲漢無難也。開其贅以禍福。使爲王民。曰授其田略爲貸助。使業其生。建邑置吏使知有政。如此而已。于是爲敕其說及區畫之序上。嘉納其策。令門下侍郎章公惇察訪本路。即付其事。同君經之。檄入其境。果大歡從。授冠帶。畫田畝。分保伍。列鄉里。築二邑。隸之。籍其田以畝計者二十四萬。增賦數十萬。遂招懷邵之武岡峒蠻三百餘族。戶數萬。歲輸米以萬計。納其所寄兵仗。以其地建二寨。六年五月。上遣使者勞君。賜名邑曰新化安化。寨曰武陽關峽。遷君太常丞直集賢院。敏肅時在政府。辭其命。手詔不許。又撫納邵徵誠等州鎮蠻族之歸附者。皆以補吏。因言治新民法宜有張弛。願假臣便宜。詔可。長沙諸邑負茶租田稅。積爲緡錢四萬。請如赦蠲除。議全州不可廢。乞行保甲法以防盜。鹽錢治衡州以權物輕泉重之敝。皆從之。敏肅以疾去位。乞還君。君亦以侍郎後有二子矣。數自言。遂歸其宗。八年再任。十二月。交趾人寇。徙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權桂州經略安撫司事。時賊已陷欽廉邕三州。內地城皆晝閉。吏民

多逃散。君至開門。日會賓僚置酒。鎮以暇豫。人恃以安。去者來歸。簡料丁壯。戒期自將擊賊。賊聞不敢內窺。引去。乃請蠲復三州。完其傷痍。老弱皆有所養。吏軍制之不便者。除械峙糧。以待王師。問罪。遂城邕州。鑿井三十。師至無需不充。時九年九月也。已而隨軍南行。方廣西財力乏。而轉餉流衍出境。所支尙足數月。十一月。軍駐思明寨。聞母雒陽王夫人喪去官。其後四十日。班師于富良江。而主將以縱賊無功。猥曰糧之坐。是奪君太常丞直集賢院。未幾。忠愍公徐禧來會軍費。上君狀實。于是朝廷知君爲有勞無罪也。元豐二年。猶監曹州倉米赴軍。丁敏肅喪。服除。換通直郎。兵出西鄙。河東饋運不繼。使者皆得罪。上特起君管河東轉運判官事。徑如鄜延會王師。治運事。還部條前運七失。遂上因糧摺運法。運夫皆以親民官部督。故無逃散。分屯軍還。或扇搖以再出。稍避匿至聚爲盜。亟出榜開諭。以道安定之。城石州二寨。具舟通道。紓阻以濟。議河外五堡小而密。徒分形勢。有警不足守。可留平時戍望而已。遂大省儲饋。轉運使陳安石入對。上曰事一委蔡某耶。因屢稱獎。五年十一月。以本官直龍圖閣。權發遣秦州兼都總管經略司事。儲威積粟。休養民力。治綱領。簡節目。而肅于軍政。嚴于治盜。階州及甘谷城蕃部。閒田沒寇抄。付授方略諸將。使以奇捕逐。皆懼遁去。聲實隱然。完重一面。州南河隘他水。歲敗比堤。久受其患。君增築大堤。民不閒役。後雨大水。安居無虞。秦人德之。六年閏六月二十二日。晨出黃堂坐僚屬。奄忽感疾。遂卒。中外之人言人才者。莫不失聲痛歎。爲朝廷惜之。君天資沈明。而彊于自修。多識事變。有父之風烈。嘗言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遭上識拔。感發奮厲。于其造爲省而後釋。物迎所投。節開理解。無迕其間。當煩濆艱劇。蹶踣葬。賈著稱。皆夙夜祗力。以身臨之。招攜開拓。未嘗煩皇勞費而妥安就功。享年止四十四。自少喜規側。又四服大喪。計其在事職裁數年。而其所立如此。外非峻若不可卽。而中寬容。與下論事。曲折往返。能聽其盡。事親至孝。與朋友有義。與族姻有愛敎。有侍郎二子。所以成就之者。曲有恩意。內外皆與之俱。爲秦州奏。其長嚮管勾機宜文字。初登科。與兄所天中同歲。敏肅位樞密時。君使湖南。又與兄朦天中分領三路漕事。及秦州。賞繼侍郎之治。士大夫夸榮之。其配郭氏女。封壽昌縣君。子二男。曰蕃曰芝。皆承務郎。一女。嫁蔡州西平縣令趙伯通。孫女一人。文集十卷。明年十月七日。葬于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先塋太傅之兆。某視君實從母妹之婿。而又女歸其子蕃。故爲之銘曰。

遠矣蔡宗。肇侯自周。以國爲氏。著于陳留。君七世祖。稍從宋邸。遂有顯人。以衍厥流。肅肅秦州。克紹世緒。適時之逢。論蘊弗施。天子曰材。濟于時故。有晦必啓。闓擇爽剛。方盜跳南。輒使自楚。本根西師。往牽秦府。士飽于饑。光揚吾闈。中以讒斥。恬無一語。亦旣昭之。天子之明。以右以助。肆底其成。卓流馬舞。方愈而隕。概乎善惡。不在死生。刻詩遷石。以慰諸冥。

右司郎中李公墓誌銘

宋忠義憂國之臣李公。在仁皇帝時。天下平治。人習靖佚。公固已慨然。論事書屢奏。及由小吏至大官。所歷見四方利弊。輒條上經畫大計。與他有司議。率常公所議可。最以國儲未足爲慮。天下君子小人不辨爲變。其言懇至。而未始以安危計其身。朝廷一時知公爲有經世才。逮神皇帝擢士。以不次超遷從官。更

帥西北。遇事益發憤。願卒以上書論高坐廢。嗟夫。公之才無不可。尤長于應變。其于治道。自以爲曉然。遭世用事。未大振顯。而蕃落不偶。至老且死。豈非命歟。初。公爲世父龍圖閣直學士紘所愛。遺奏以官。而推與其孤弟。其孤弟詣闕上書。下宰相問狀。復官之。又不受。旣再辭官。益刻厲好學。中進士第。解官十八邈。所至必見稱述。在洛川縣。原鄉教大意。條著爲令。屬民讀之。民歎曰。前時令治我以法耳。今令乃幸教我。相戒以無違。安撫使調諸郡稅輸邊。已而返之。盛冬大雪。勞費不能返者。賤直于兼幷家。公曰。他州亦吾民也。令過邑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待。數日得粟萬石。使者下其法他縣。在延州。夏人以歲次金帛後時。移文願毋逾歲暮。詔邊吏牒報從之。公筆改曰如故事。因奏言許西夏者不一而足。今聽之。將僥倖。傷威重。或劾擅改制書。公曰。郡牒非制也。朝廷是公議而猶坐贖。在三司。會河數決。公上河策百餘事。異時州郡。類以河清卒應他役。歲更調夫若客軍代從事。以不習亡溺者亘計。公請增募河清。立宂占法。遂以不擾平民。請繕治曹村隄防。謂河必決。此後不二年果決。如公言。在廣南。儂智高特納款。而邕守將蕭注玩寇要賞。不以時撫定。公檄注詣府詰責。注自祈以功贖罪。會蠻人申紹泰並邊追亡者。而巡檢使宋士堯擊之。反遇害。注遂爲駭奏以聞。天子旰食。遣使。公馳奏無足憂。願一屬臣。因條上邊計宜施行十二事。劾注奉使亡狀。當斬。注坐再貶官。頗采漢李固議。上宜柳州土丁法。因及他州。自是得勝兵數萬。以時練習。戍卒大減。蠻賈人乘舟貿易多抵欽廉等州。公陰察疑有奸。戒所在善伺之。公去未幾。交人寇邊。果以舟入自欽廉。興安有靈渠。自秦以來通漕。歲久石積淺隘。設斗門十八里至三十六所。命焚石鑿之。才留十門。舟楫以通。邕州徵馬車五百。馬不能夏。多死。芻秣不給。又折取稅米他部。公以地告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建復置和市場以懷遠人。實邊塞募民墾曠土。爲草萊疏瘴癘之氣。擇官若選無法。吏肆爲奸。公第其名。使待除于家。毋輒詣臺。入大使之方經略府參士。諜言寇至。公飲自若。中起更衣。自卓爲六防驅揭境上。已而飲如初。民吏始嚚恐竄匿。舉不遑陰洶洶。公鎭以無事。遂定。則見防亦以公且得其情。邊遞莫敢動。卽日遣貢方物。請命使者至。公弗見。爲草惡其。俾將吏接之。且諭前害士堯罪未治也。紹泰聞之大恐。委巢穴遠去。初。智高平。其子宗旦及蠻聚保有火峒。歲出入省地掠獵。衆無所屬。前將規討擊。幸賞賊遂因守。公揣其情。移書諭禍福。皆泣。卽遣其子曰新率蠻族三百并酋長六十九人。以地內屬。其後安平州古萬等峒爭効順。公因請以恩拊納。使受命爲國捍蔽。在陝西。詔以趙超傳賜之。而公亦雅器李牧馬援爲將。故持軍總大體。前此重兵。盡屯極寒。寇至與戰。則方其鋒銳。勝未易決。不戰則內無重勢。以遏其入。公謂本末失其應。且兵惟戰守而已。乃以善守者列塞上要害。悉廢諸小堡。而料善戰者頓內地爲援。增繕伏羌城。令曰。寇至守兵深溝高壘。勿與鬭。寇去戰兵裹糧襲擊之。軍中熟公約束。常以取勝。威望隱然。建言弓箭手雖土著。而惰于耕。宜倣古屯田法。率百人爲屯。聚一保。頒立勸惰賞罰之格。使人人加厲自好。則視公戰爲私鬭。計莫此便。王韶旣以招懷邊羌爲事。而其族叛攻渭川堡。射傷守吏。公責韶失計。因進兵掩破之。嘗奉手詔。列攻守方略十餘事。其後朝廷所施。多公計策。大凡公之行事。章章在人耳目者如此。至其遇事明達。灼見理閒。危疑繁演。沛然迎解。無有留慮。退而察公聲氣。怡怡如不能。人莫

潤也。公貌不逾中人。志尙高邁。前後所上奏。及開召見賜問。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闊略細故。稽古自漢以下不道。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謂古者有命然後爲士。故士貴。今人自爲士。故士賤。宜倣古先命士而後命官。在官不貴謁。務以信服人。主明而恕。嘗言曰。爲帥有懼。立功有時。慎重當如泰山。見幾不俟終日。其將邊大指如此。去官。百姓遮泣不得行。好施予。趨人之急。甚己事。買田數千畝。刊名爲表。給宗族貧乏者。至今號義莊。與廣南轉運判官劉牧友善。牧死後。公論邊事。盡以功歸之。求官其後。又以女妻其幼子、稱薦山東儒者王建中姜潛。以身下之。皆至公用。杜正獻公范文正公富文忠公交口薦公有王佐才。退治居汝陽。園池松竹。蕭然有勝概。日與賓友飲酒賦詩。其文章落落。意思深遠。尤喜章奏。世多傳誦之。蓋晚節雖廢黜。而志不以故少衰。眷忘朝廷。將終。猶語客以大河未塞爲憂。士大夫識不識。皆咨嗟感慨。以不究用公爲朝廷恨。嗚呼。然則所謂命在天者。又豈道哉。公諱師中。字誠之。上世趙人。唐丞相吉甫有孫瑥爲宋州城令。遂家楚邱。自瑥七世爲楚邱人。至公祖鄆爲鄆人。曾祖壽。太子中舍致仕。妣鹿氏。繼妣張氏。福昌清河兩縣太君。祖某。贈吏部尙書。妣朱氏。金城郡太君。考某。贈戶部尙書。妣何氏。繼妣張氏。嘉興清河兩縣太君。公閥閱自汴州推官以龐丞相薦。知鄜州洛川縣事。又薦除太子中允。知延州敷政興元府褒城兩縣。改管幹鄜延路經略機宜事。由太常丞遷博士。通判澶州。繼丁內外艱。除喪。知臨江軍。爲三司渠司幹當公事。拜尙書屯田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權經略事。就除轉運使。轉度支丐便郡。知濟州。英宗卽位。遷司封祠部郞中。辭疾。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遂知州事。神宗卽位。轉度支。直史館。知鳳翔府。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改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遷右司郎中。坐與諸議異奪職。降度支郎中知舒州。復右司郎中。歷知洪登齊三州。復待制天章閣。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應詔上書。貶和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稍徙單州。復右司郎中分司南京。再提舉仙源宮觀。遂以疾終。實元豐元年四月七日。享年六十六。夫人王氏。樂安縣君。四男。偁登封縣尉。卒。价左班殿直。倪濟州推官。侁將作監主簿。三女。長嫁供奉官宋玠。次許嫁進士劉澤。次幼。孫男三人。公文集三十卷。奏議二十卷。以某年某月日葬于鄆州須城縣某鄉某里。銘曰。

李賓賜姓。肇蹟自聃。牧君武安。膺尹河南。太尉相唐。德修有子。八世至公。文武是似。仁祖烝哉。威格以言。神考烝哉。顧倚于藩。公蓋不窮。仕也孔構。而以才屈。于是歸咎。汝山巖巖。其水洋洋。委蛻在是。公則不亡。

宮苑使閤門通事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易。字佛卿。姓王氏。開封人。曾祖知絡。贈左武衛上將軍。祖繼凝。皇右騏驥使宣州刺史。贈左監門衛上將軍。父元慶。皇內殿崇班。贈左武衛大將軍。公乾興初以祖任爲三班借職。十五遷官至宮苑使。其四以泛恩。一以功。拜初巡雍邱襄邑河秦州催綱。已有能名。爲麟州兵馬監押。塞上無事。官吏多宴集。公每間起登樓堞。省防備。或以爲過。公曰。並邊其敢亡警戒乎。康定初。召試策藝。以本官授閤門祗候。爲鄭州原武三縣巡檢。河中府八州都巡檢使。未行。改涇州駐泊。康定中。夏人來寇。與官軍遇于好水川。公適策成敗。謂宜持重。主者不省。迫使出戰。公以二千人當萬衆。而伏兵起其後。臂面交中流矢。俄休其衆據小

山。身先邀戰。橫戟疾呼。人競致死。敵騎遂卻。多所斬獲。是時大將失律。故公之功不復明。宣撫使忠獻韓公言之。除儀州制勝寨主。知乾寧軍。慶曆末。歲大饑。河決而胡盧當下流。前無隄防。水暴猥至。壘幾沒。公親堪恤其人。與同休戚。晝夜督吏卒防塞。約以軍法。所免墊溺。遂大發粟以哺困餓。濟活甚衆。因起大堤城南。至今賴之。使者言狀。遷西頭供奉官。再任。俄充契丹國信副使。以益利路兵馬都監知利州。皇祐初。廣源儂猺初平。逸其酋智高。或言轉劫雲南。將寇兩川。人大恐。詔公奏如平時。綏輯慰勞。兩路恃以安。而密飭所部嚴繕守禦。未幾。文州蕃部先仰東掠邊地。以備其民。民不知警。賊誅。就移河東沿邊安撫。契丹侵爭失地。公詢耆俗。按圖記。得其實。移文核明之。契丹詞屈服。奏弛府州酒禁。用安撫使故相龐公薦。除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沿邊安撫。前時邊臣類喜生事。得細故輒張之。微倖以市功。敵出巨舟數十。往來界河。欲造端爭界。公但授方略將吏。使謹備之。徐遣人諭以利害。逡巡皆引去。以高陽關路鈐轄知冀州。會英廟登極。大錫兵伍。故事三司用未足。率假民以應卒。旁郡有立威將誅豪右以竭私藏。公能第次其力。隨所出入之。貧人尤德公。以此也。歲滿。歸高陽。又知廣信軍。俄選爲益利路兵馬鈐轄。特遷皇城使。以母長壽太君郭氏高年。並辭之。改定州路。坐前任獄失。移滑州鈐轄。未幾。改知趙州。丁長壽喪。解官卜居衞州。服除。遂不復出仕。元豐四年十月四日。以疾卒于河南澠池縣令其子昌之官舍。享年七十八。公篤于忠義。而恬和簡重。居官明以燭理。寬以盡下。志在寧人利物而已。不樂爲皎然近名者。故所至人安樂之。尤審知人。凡薦者三百餘員。閭閻流言而恥自訟。竟未嘗有爲累者。諸公前後薦其才者數十百人。博知書史。尤喜莊老。能用其說以自治。至于吐納導引。得養生之妙。晚節閒居。益淡泊。不屑世故。十餘年閒。蕭散閭里。自適以享壽考。臨終恬然。無怛化之變。嗚呼。公之所自得者豈少哉。其可以無憾矣。公娶劉氏。封仁和安吉縣君。先公亡。一子。昌也。孫男女七人。遂以卒之明年正月乙酉。葬于衞州共城縣處賢鄉之原。公之爲冀州。某其屬邑令也。于是前葬。昌來請銘。爲之銘曰。

或于功名。鑿取以奇。公在疆埸。人無憂危。歷政有惠。所去輒思。不累乎物。廉靖粹夷。保和葆眞。以正壽命。後將求公。斯文有訂。

忠肅集卷十三

墓誌銘

贈諫議大夫西門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姓西門氏．其先魏令豹．有善政于鄴．歷戰國秦漢．子孫遷散．其譜不敍．公六代祖．自邯鄲以其家．避唐亂于滄州之無棣．稍徙棣州之厭次．今爲厭次人．曾祖某．祖某．隱居鄉里．父某．以經術爲鄉人所尊．公皇朝景德中．明法起家萊州司法參軍．再遷儀州華亭尉．丁父喪．服除．以勞遷商州商洛縣令．瀛州景城縣令．丁母喪．服除．爲冀州南宮縣令．以疾去官．明道元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公以法進．而寬平毋害．萊守嵩深．嘗有強盜．欲寘之死．使高贓估．公閱案請估依犯時．持議甚堅．會使者在郡．守語先人．委以責公．公益不屈．二囚遂不死．華亭極塞．蕃漢雜居多盜．公部督追胥．教以捕法．賞募惡少．使與出入致其情．雖劇盜必得之．終公去邑人無警．商洛有兄弟訟財．引其父爲左．公戚曰．所貴乎人者．爲其有恩也．今何以自別于異類．雖然．豈天性本然哉．利蔽亡之耳．姑歸．推吾言思之．于是相與泣于庭曰．某曹小人．今而後知利心不足以移親愛．實自長官賜之．拜而去．一邑感動．前日之父子異居．若親有別產者．于是皆合．滑水經邑可溉．而民不知用．公親相地形．率並水居人爲圩堰溝塍．使之殖稻．教以瀦引

蓄泄之法．刻其法于石．田歲增溉．皆爲沃野．民賴以無飢．景城地卑而素無水防．天聖初大霖雨．公曰．前幸河安流．今萬有一決．吾民其爲魚．乃白州預爲堤．上下讙曰．無故勞民非是．公曰．請三思．遂調夫二萬．橫起大堤二．甫半．水已大至．躬晝夜趣成之．邑賴以免．南宮既疾．或勸以致事．可得敍官于朝．公曰．病不能事．又意于利．是欺也．亟移告以歸．公資淳茂．其利人之事．出于誠心．故所至有惠政．人愛之．及更代．往往遷焉．久而得去．仕三十年．當官行己．不問人之知不知．所謂通塞．未嘗以經意．徘徊小官．無不足色．其行事雖古所稱循良吏者．不過如此．以予故贈左諫議大夫．初娶王氏．再娶高氏．封渤海縣太君．後公十年卒．子長男傲．次介．累官尚書屯田郎中．及二女並亡．孫曾男女若干人．公沒後若干年．諸孫葬公于某所．爲之銘曰．

有以愛人．有以直己．誠故能化．忠故弗譏．世所觀慕．雖不熠煒．有政積壽．施于孫子．刻詩幽宮．令聞曷已．

正議大夫致仕龔公墓誌銘

公諱鼎臣．字輔之．姓龔氏．世爲淄州高苑人．至公改葬其先于鄆．今爲鄆州須城人．曾祖倫．祖凝．皆濟晦不出．考誘衷．鼎州武陵縣令．累贈特進．妣羅氏．穆氏．贈淄川千乘兩郡太君．公實穆夫人出．幼孤自立．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爲鄆州平陰縣主簿．始至．決田訟之久不決者．疏泄積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舉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故相梁莊肅公杜正獻公．繼爲州事．皆大愛重薦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象治事．前時賦民車運鐵．人大勞費．公至罷之．正獻嘗語江休復曰．龔萊蕪氣和而直．宜深交之．徙彭州濛陽縣．轉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密州安邱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州故僻陋無學者．公請于朝建廟學．躬率邑子爲生．以時釋奠．退而講說．立課肄之法．人大勸化．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公．召還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始任萊蕪．大臣薦試館職．以善石介不召．及安邱秩滿．上策二十篇．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又以不合報聞．議者大爲公恨．然朝廷寖知公．遂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公亦感遇自奮．以言任責．搢紳翕然推重．論奏中人鄧保信罪狀．言蘇安靜年未五十．不可爲押班．董淑妃賜諡非是．三司開封請法外斷獄．率直可之．願先付執政參審案書．凡大禮赦．請准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奸者．宜著爲令．兗國公主與駙馬都尉李瑋忿爭．瑋坐謫外．仁宗臨朝不適．公引睽上九義．勸上少鎮安之．待其疑亡則志適矣．已而果復和如故．上喜曰．如卿所言．皆請遣親信近侍．以君臣父子大議．趣諭皇子入侍．尋兼管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公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除北朝正旦使．公奏昔契丹犯淄青．祖父母兄姊皆見略．義不忍往．許之．詔後子孫并免焉．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部禮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銷冗兵．蓄財用．禁奢僭．速劾薛向奸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稱先帝意．屢請英宗延訪臣下．親決政事．上疏勸皇太后捲簾還政．是皆人所難言者．蓋公前後任言路．闊略細故．至大事無顧忌．必言之．其言優游．不斥不縱．平心據理．務使人主易聽而已．恥爲淒表買直近名．退亦未嘗以語人．故其事多施行．而世頗不知自公發也．改集賢殿修撰知應

天府。兼南京留守。徙江寧府。轉戶部。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判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留滯。公奏易爲門謝辭。至今便之。其後議明堂配享。及王丞相荊公坐講事。益不合。求補外。以知兗州。是時遣使方田。其法物色土宜爲十等。以均地稅。而使者所辟。許意倖功賞。田既不得其實。而概取稅之虛名詭額及常所羨者。加入傳籍。劫制州縣。上下騷然。公曰。稅有重輕。均固可爾。今增之非朝廷本指也。獨不肯增。人危公。公卒以州籍常數均定。兗人至今德公。或論公八年不遷官。特改吏部。又求閑地。提舉西京崇福宮。魏國公忠獻韓公曰。端良之人。皆喜靜處。蓋君心不營祿。祿亦不及。秩滿再判太常寺。再留守南京。轉太常少卿。陛辭。神宗顧語移時。喜甚曰。人言卿癡而精明如此。行用卿矣。公頓首謝。時河決曹村。流民無所歸。殍死道路。公勞來賑拊。歸者不可計。使者奏狀。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又遣北方歲饑。活流餓視南京滋多。官制行。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今上即位。轉通議大夫。遂以正議大夫致仕。公道學文義。內外純美。事上應物。一以不欺。及退居里舍。著書講誦。澹然自樂。門生弟子。造請質問。從容相對。日以爲常。鄉人有善。孜孜稱述。惟恐不聞。其有不善。則召而告之。矜戚見于顏色。其人至感泣自新。以是鄉里無貴賤少長歸心焉。公好學出于天性。既以經行顯名朝廷。雖有任用。涖劇煩。亦未嘗輒廢書。至老學益深。行益粹。可謂一德有始卒者。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七。兩夫人。李氏。都官郎中之女。追封贊皇郡君。某氏。光祿卿希仲女。長樂郡君。子十一人。男祥。權維州昌邑縣令。先亡。舉。開封府考城縣主簿。義。林州錄事參軍。女嫁宣義郎張仲適。殿直張景山。餘早卒。孫男女十五人。公有東原集五十卷。諫草三卷。周易補注三卷。中說注十卷。編年官制圖各一卷。某少以諸生從公學。又以應天府官在公幕下。公之見知甚厚。而諸孤出公遺命來請銘。將以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葬公須城之登賢鄉特進公之兆次。義其可以辭乎。爲之銘曰。

侃侃襲公。令德之世。光祿耆老。水衡循吏。公言正直。皇則好之。糾繩左右。是是非非。以天行止。時尼含志。歸善一鄉。士知法義。魯兩先生。徂徠泰山。門人達者。公得其傳。惟深斯水。惟厚斯岡。凡我鄉人。敬公之藏。

朝奉大夫致仕梁公墓誌銘

君諱師孟。字醇之。萊川人。曾大父昭懿。大父遜。試秘書省校書郎。父肅。大理寺丞。贈中大夫。有惠政于閩。閩人思之至今。生兒有以梁爲名者。君方童時。吳文肅公一見奇其秀穎。使爲詩。頃刻輒成。大異之。年十八冠鄉舉。名聲籍甚。諸老先生喜爲推引。嘉祐二年。擢進士第。調沂州費縣主簿。還邢州龍岡縣令。丁母憂。起爲相州湯陰令。文肅薦其才。擢國子監直講。熙寧二年。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太學策諸生。有對語病新法。在高第者。大臣怒。盡出學官補外。君簽書淮南節度判官事。轉秘書丞太常博士。元豐改官制。換承議郎。通判隰州。賜緋服。轉朝奉郎。今上即位。恩遷朝散郎。遂致仕。以子登朝經兩郊恩。爲朝奉大夫。階盡矣。元祐六年十月十八日以疾終。壽七十二。君爲敦篤實。少刻勵于學。老不輒廢。博知古今論議。以忠義爲主。其文詞雖深有氣。樂善疾惡。出其天資。視世事有非可于意者。感嗟痛歎。至或流涕。不能浮湛俯仰。故與世齟齬。而世亦卒不得君用。雖有窮塞。恥以一言近人。居京師七年。未嘗造請。初天下轉運司辟舉

嘗勾文字官。河北以君名聞。于格不應。詔特從之。而當路者亦頗欲因是近君。君不顧也。其後中執法有聞君之名。欲一見之。薦以爲屬者朋友更勸往見。君曰。士而自鬻何義也。卒不往。方時天子慨然求治。更造法令。拔寬人才。宰相大進退天下士。士皆奮待同爭前恐後。君獨顧慮逡巡。依流隨牒。錄錄以老。暨二聖在御。振用淹滯。而知君者六七要人。皆同時在顯處。爭欲爲用之。或抵書勉其出。人亦謂君且得志無疑。而君笑曰。吾與世不諧老矣。此而進。是持平生爲今日資也。亟謝事而去。時年六十四。于是識者知君非苟爲退。以取高常世者。晚節居鄉里。自號般陽居士。觀書賦詩。蕭散自得。鄉人親敬之。前夫人李氏竇氏。故尚書都官郎中丁騭。方司員外郎臧之女。追封真定中都縣君。今夫人仙源縣君王氏。比部員外郎孝和之女。子三。男先。朝奉郎。充青州臨淄縣尉。允舉進士。二女。嫁隰州永和主簿董昱。沂州司理參軍李翔。孫男女六人。文集二十卷。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萬年鄉零谷村之原。二夫人祔。予故善君也。先于是來請銘。爲之銘曰。

嗚呼梁君。學無所不知也。行無所不修也。謂無心于世乎。服膺降色。其見善也。按手齚齒。其聞惡也。謂有心于仕乎。不援乎上。未老而歸也。嗚呼。士之于世。合則從。不合則去。進退之正也。然是猶爲在人者也。乃若時可以行而自止。招之以道而不來。非在我者重蓋不能也。嗚呼梁君。剛不屈者也。能行其志者也。

侍御史黃君墓誌銘

君諱照。字晦甫。曾祖餘慶。祖深。皆不仕。考爾。贈尚書職方員外郎。黃氏世家長沙益陽縣。其後徙江陵。今爲郡人。君登慶曆六年進士第。除歸州司理參軍。移岳州華容縣令。至之日遭歲大饑。亟諭富人出米繼發官廩以哺流餓。蓋活人以萬計。邑西有田數千百頃。皆腴田也。而夏潦秋旱。民棄不耕。君爲築堤置閘以時啓閉之。遂常爲豐歲。楚俗死者。焚而委其骨于野。君爲訪諭使收瘗。至輟俸以濟之。小吏敏秀可教者。授以經業。多至成士。民之輸賦于府者。有洞庭之阻。回險淹費。君請受之于縣。于是上疑下誹。而君亦自信不易。其後遂以著令。改著作佐郎。知道州江華縣事。靖民成物。益用愷悌。以秘書丞通判桂州。遷太常博士。嘉祐六年。詔遣使人分行天下。以寬民力。而君當使廣南。受命明日即行。奏減僞劉以來丁米。民始不以多男爲患。父子始不以避重就輕相去。廣州增外城。人皆不寧。君疏曰。無故起大役。非所以綏邊。且城議有三。臣請詰之。其欲依海者。海旁之地不能尺。則及泉矣。欲撤宅廬者。城本以保衆。而顧可先毀其居。欲即于城東劉氏故城者。其城荒陋多瘴氣。豈便民之意。皆非是。詔爲罷其役。朝廷第使者之狀。君爲諸路最。英宗即位。拜尚書員外郎。故唐質肅公辟從太原機宜。府改都官。福建轉運判官。治平三年。用今參知政事王公珪。馮公京。致政范公鎮。故侍郎彭公思永前後薦。召以爲侍御史。行次衢州。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四。君性端敏。治身立事。皎皎不妄。以才遭時。其小者略已有試。而已能如此。其大者。朝廷方將開之。世方待其有軒然可觀者。而君既亡矣。豈非所謂命歟。疾革。猶扶力占疏。以極論當世事。嗚呼。斯可以見其志焉。爾仕二十年。不爲私計。賙族人之孤寠不能娶嫁者十餘人。好文嗜詩。有數百篇曰漫爲集。初娶陸氏。再娶王氏。封德安縣君。子六。男友端。友聞。友顏。友益。友諒。友直。皆舉進士。一女歸殿

直柳榮。某先人嘗從政于江寧。後二十年而君至。事綵先人所書者。一皆循用。吏民莫不以便安德君。而至今歌思之。有前劉後黃之語。今上熙寧四年。友端使來乞銘。遂以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君江陵縣龍山鄉水青里。銘曰。

士難者才。時或不以。二物之會。十百一爾。亦旣有之。亦又遽止。方驅而顚。胡自不侯。嗚呼艱哉。誰詰斯理。刻詩幽宮。以慰千祀。

職方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振。字應機。咸平四年進士及第。除蜀州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再爲（案）原本缺州推官。眞宗東封。君督治道。視他州爲謹辦。事罷。過有褒言。因詔使扈從。及還京師。特改大理寺丞。又五遷爲尚書職方員外郎。歷知越州蕭山縣。滑州韋城縣。用舉者監在京百萬倉。坐不謹火禁。謫監眞定府酒稅。通判鄆州。知雅州。以天聖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官。享年三十八。祥符景德間。四方爭奏瑞物。被賞蕭山芝生縣庭。吏民譁夸。願以聞。君曰。吾方嫉世之因緣僞欺以徼倖者。顧忍自爲哉。因謝止之。方是時。宰相晉國丁公權傾天下。雅知君。嘗薦其才。數欲提之。皆逡巡以故引避。其後所附者多得罪譴。嗚呼。臨義利禍福。不以動其心。而不失其所擇。非明識信道。疇克卓立。有是哉。君之配張氏。封淸河縣君。鄭氏。榮陽縣君。六男子。曰察。曰宇。曰宋。曰賓。曰實。曰寅。察舒州望江令。賓舉進士。授河南府助教。四子皆服儒。五女嫁士人。其六子亡者五人矣。君卒後五十九年。當元祐之丙寅。賓始克葬君于鄆州須城縣登庸鄉之原。實閏二月十有四日壬寅也。李氏上世爲趙郡著姓。考其譜緒。蓋趙之廣武君後也。仕唐末爲殿中丞曰禎者。于君爲曾祖。殿中生延韜。任石州刺史。石州生君之考曰戩。贈尚書刑部侍郎。自五代之亂。遷徙居鄆。今爲鄆人。銘曰。

仕不顯。志則彊。壽雖嗇。名不亡。歸矣新阡。萬世之藏。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梁公墓誌銘

公諱倩。字夢符。姓梁氏。其先襄陽人。曾祖諱處厚。以高貲雄鄉里。好義致客。賢士大夫多賓友之。祖諱湛。并州錄事參軍。考諱錫。巴州軍事推官。贈職方郎中。妣沈氏。仙源縣太君。公天聖五年。以名進士起爲博州軍事推官。守貪政不善。公告以理。又告以禍福。皆不用。後守果敗。再調鼎州團練推官。江上夜覆舟。提家人投舍民家。明日。主人出百金爲公裝。卒不取。至自裂衫裝亦兒懷去。緣牒旁州。還。偶重獄將決。覆之有疑。卒白州爲上其狀。得不死。與司理參軍雍規考同滿。皆缺一薦者。使者薦公。公曰。規同年進士。而其母老。願先規。以故復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長水縣。取豪猾一人抵法。邑大安治。慶曆中。契丹每入邊。以選通判雍州事。守者欲大新城櫓。賦之民。公曰。乃先擾吾人乎。持不可。未幾。契丹泛使至。用故事以通判護其行。素狂嫚難制。以公體潤嚴重。皆帖帖進止。無輒敢譁。已而徐示以恩。因盡得敵所以遣使指。飛奏之。接伴者陳奏。使是夕其衆遂大肆。從有司需索百端。郡邑困之。皆服公以爲不可及。敵使入朝。進其國書。仁宗顧宰相曰。一如梁某言。使愕。并閉所欲言不敢發。徐曰。小臣妄測臣國

事于是言者以雄州用通判非是。而接伴使後不戢。敵志公形已。亦曰不當先入其私所閱。朝廷規安其心。乃徙其守滄州。公德州。改祕書丞。居數月。通判大名府。程文簡公琳方居尹。與轉運使張公昷之以氣權相睨不安。以公張所辟。疑陰爲其用。公以誠心事二人。無所左右。循事議理。是非必盡。久之通其所閡。二人卒相歎。以公爲長者。騎士缺馬。久或匿名以書告反狀。文簡驚莫能如何。公曰。是不足慮。小人意在馬爾。退如平時。稍因事籍馬盡補之。果無事。用安撫轉運使薦知深州。遷太常博士。知雜事御史言公才堪御史。上曰。是嘗接蕭階者。吾知之矣。階前日契丹使者。卽召爲監察御史。中外以爲得人。俄出使制獄。以疾力請補外。知磁州。是時兵臨貝州。調發聲援。每先期會。優詔褒之。前此在大名。轉運使以冀州妖人李生獄屬公。李生旣前死。獨刑其餘有差。號稱詳平。至是李氏怒怨生父冤。妄言生不死。有中人故仇轉運使。頗居中訌其事。遂付御史獄。鞫按雖力。卒不能變。然皆以吏議挂之。宰相畫特旨奪官。同列奏留。以爲太重。中丞翰林亦更爲論辨。猶貶秩祕書丞監衡州稅。未赴。改唐州。頃之復爲博士。通判汝州。移襄州。皇祐祀明堂恩。拜尚書屯田員外郎。復以殿中侍御史召。時議開六塔以行大河。公言騷民逆水。非徒無益。且有後患。卒如公言。奏罷張堯佐宣徽等使。唐質肅公介以言事貶嶺南。隨以中使。公言陛下愛介。故遣護之。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亟爲還中使。改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開折司。出爲京東轉運使。前時頗進羨贏蒙遷。以故東方財匱。公言民困敝。不可浚。願戒諸路毋得進羨財。凡三司橫有取。輒還其檄。因蝗災請以米募人鑿取其種地中。對以斗斛。其孽旣易殄。而方冬春艱食。又可以補民。其後遂著爲令。州郡所饋。一切不取。轉侍御史。還臺。請裁任子令。謂當自宰相始。俄乞解言責。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賜三品服。徙邢州。轉兵部。嘉祐四年五月十三日以疾卒州之正寢。享年七十。公性孝悌。數歲失母。職方公再室趙氏柴氏。公事之皆以謹順聞。而兩夫人尤篤愛公。凡親疾無晝夜侍側。雖遠必徒步自致之。後繼居喪。哀疚毀棘。有以過之。學問本六經。于文章喜司馬遷班固。其落筆必雍容渾灝。有作者風。致爲名蓋所推。居官以鋤強梗養善良爲政。其敏發以靜下。不見其所以爲而吏莫得動。故所至民惜其去。遮哭不得行。去久猶思之。更御史三院。彈劾無所顧望。奸權斂戢。朝廷爲肅嚴。其言順不迎上。直不矯世。皆出天下公議。猶喜論人物。每對。從容指別善惡。所當用不用。未嘗以小是非名目士大夫。故其言多見行。而世或未有深知者也。夫人劉氏。魯人。封壽安縣君。勤儉仁愛。治家有禮法。與公同寒苦。至進顯。無慍喜色。後公二年十二月一日年六十六以終。六男子。羆殿中丞集賢校理。餘早世。五女子。適鞏堂張晟眞范遵道張伯卿席延年。孫男女若干。初公愛鄆將徙居之。于是歲卜鄆之十年。舉公夫人之喪。以八月某日葬于須城縣某鄉之原。銘曰。

梁公侃侃常厲德。踐取幽渺如今昔。有韡其文爛雕織。有邑其鳴表擧翼。克施有政審則釋。物物迎刃莫吾逆。蒐拔良禾善使殖。濟明以恕民不亟。儀曹御史治自辟。有戒護側毅以墾。滅謀良言帝嘉得。緩而不迂切不迫。視大義利正趨擇。進斯有禮退以色。妥妥陛級循寸尺。終民莫得破大澤。孝子作瘞沒之北泉。深壤厚帷墨食。公燕順祥兆幽宅。詩以詔之罔窮極。

屯田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君諱大球。字粹夫。世爲宋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陟。祖。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希顏。考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都官郎中。諱極。妣萬年縣君季氏。君慶曆六年進士及第。爲宿州觀察推官。會歲荒民飢。詔所在選官賑哺。君所活數十萬人。以功補近地。爲澶州節度推官。數以義理劘正其上官。無小大不直不已。有能名。丁父喪。服除。調亳州觀察推官。時陳恭公罷宰相判州事。嚴峻少所與。獨善君。薦其才可用。又請越常次改官。許之矣。俄丁母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杭州樓店務。英宗即位。遷省丞。知濠州。不鄙其民。爲立學校。開以教化。人人嚮勸。轉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拜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乾州。轉都官。熙寧二年九月二十日以疾卒。享年四十五。夫人張氏。故天章閣待制昷之之子。封長安縣君。九男子。皆先君夭。一女。嫁橫海軍節度推官淩浩。始。君學于徂徠先生石介。年雖少已卓卓有聞。于吏治敏以達。在濠州。躬考覈版籍。得隱稅積錢至百萬。監司言狀。請賞君。君曰。是固不足言。功誠因此得推法天下。庶乎爲有補備。代還。又上書言二廣荒遐州縣。蓋有不足置者。勞斂遠民。而公私亡所利。議者方愛虛名。甘實患。非是。未幾。詔諸路併廢州縣。以寬役省費。而三司亦罷帳司。列賞罰以專鈎會矣。由是以觀君。足以知其欲有所爲而其智能宜可以爲今日用。方天下與治。以因任爲事。君之從父既以勳業進樞府。或在侍從。諸子弟又與士大夫爭趨其材以赴功名。人樂道其盛。而君子是時獨不少待。嗟夫。其命之不相謀也。初。仲弟析產。君不取。以與其兄之孤。以故貧。而父兄猶在殯。每月廉約營積。調度方將及葬而亡。亡且無子。嗟夫。君志之不就多矣。其可哀也。于是以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拌舉君葬于宋城縣三陵村先塋之北。實其夫人經治之所著易論十卷。孝經二卷。雜文詩百餘。銘曰。有輝其實。亦厚我期。坦坦以御。孰憤其馳。不在其身。或以承之。云胡善澤。斬焉莫詒。萬世共盡。夫亦奚悲。冥冥可作。慰以銘詩。

刑部詳覆官朱君墓誌銘

君諱述。字傳道。姓朱氏。其譜曰。七世祖端生鄂岳巡官頤。頤生尚書戶部郎中起。起生比部郎中祕。祕生君曾祖江陵府當陽尉葆光。贈兵部郎中。當陽生翰林學士昂。仕真宗爲名臣。贈吏部尚書。翰林生虞部郎中正基。贈兵部侍郎。君虞部第四子也。初以蔭補太廟齋郎。皇祐元年。舉進士。中甲科。除荊南節度推官。避親嫌換鄂州觀察推官。丁母夫人駱氏喪。服除。調并州推官。安撫使故相龐公辟掌機密文書。後徙定州。以疾免。復用大臣辟爲大名府推官。俄召爲刑部詳覆官。治平二年五月十四日。年三十五。卒于京師。君九歲即喪其父。哀毀如成人。家故大族。君雖幼而于屬尊。每時節當諸姪廳拜。能各爲禮意以接之。有年長數倍者。立其前不敢懈。性高明疏達。儀貌秀揚。篤志于學。好論議。讀書不從世人蹊徑。務求其精微。至于自得之而後已。故其疾革。神智矣。猶能誦其書。累日至有終篇無差者。與人交有情文而不失于正。視世故若不足以經意。察其事至而處之者。每當其理。尚氣節。臨利義知所擇。族人買婢。有攜稚子求并售者。君疑以詰至再四。曰實欒氏華亭尉高陟妻子也。夫亡無以朝夕。忍此以苟生。君戚曰。陟雖不識。

而吾同年得科名者也。亟命留之。爲具其嫁。家人發笑竊笑示君。君曰。有竭吾力而已。至質其冊罷得錢致兩。及櫬家人服物既而今參知政事趙公故翰林學士沈公皆同年。相與義之。助以錢遂濟其行。龐公去定州。代者武人不善君。故謝病以歸。僚友更諫之不肯留。或謂數日考滿當改官。君曰。以此易吾心。是謂屈身以徇物。豈所謂義哉。既去。貧久困甚。而處之自如。其配王氏。故相沂國公之從孫。有賢行。生一子脩平。熙寧七年。君兄之子提點湖南刑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初平謂某曰。吾少孤。所以教之學。視以爲休戚而終始成就之者。實吾叔父之德。常懼無以報稱。將以今九月某日葬于龍山鄉某里之原。子其爲之銘。某嘗游趙魏間。又從事江陵。得君始末。士子生死。蓋不足道。獨悲君資良材完。所以修爲廣飾之又如是。天生之宜若有意者。然不少寬其年使有見于世。而死之速。何謂也。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或然。古聖賢以爲命也。朱氏上世。有仕唐爲治書御史者。家京兆之萬年。昭宗末避亂。其族南徙。自翰林顯于本朝而卒葬江陵。今爲江陵人。君能詩。清麗有思致。集賢君搜類之得百餘篇行于世。銘曰。學明志傑。才揭揭兮。蕤蕤其秀。褎以發兮。不畀以實。遇孰嗇兮。詩遺于後。慰幽穴兮。

贈朝請郎楊君墓誌銘

京東轉運副使左朝請郎楊君康國。狀其先君平生。持以來請曰。楊氏魏人。世澹泊隱居。大父以行義教其五子。鄉黨皆稱爲善士。嘗語人曰。吾之業所成就。孰與金貲多哉。先人實中子。事父母。接兄弟。以孝友聞。既孤。捐其家所有以委兄弟。一毫無取。出讀三墳書。得所謂養生治病之學。精通而善用之。嘗曰。此古聖賢事也。樂以其術濟人。多有功。性仁好施。傒子。賙人而嗇于自奉。有貸取弗償。輒折券不問。鄉人益以爲長者敬而賴之。以大父所以教子者教諸子。而康國遂得由進士竊祿以奉榮養。熙寧十年。天子親郊。以恩封大理評事致仕。其後侍奉衛州。以壽終于康國官舍。實元豐七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二。康國既免喪。奉母氏壽安縣太君呂夫人復出就祿。追惟先人啓手足之時。語諸子曰。鄉里今並河可虞。吾于衛也甚樂其士風。瞑目後其歸我此地。康國奉治命卜衛之共城縣楊呂館某鄉之原。將以元祐八年四月日奉大事。康國由貧賤躬耕讀書。豈自致及此。實先人種德所詒。惟先人之德弗顯于生矣。冀不泯于後者。顧不在君子之言以銘其藏乎。敢以請。嗟夫。士之立于朝廷者。類得以天子之爵歸榮其親。非特以慰其爲子之心。而天下之爲父母者勸矣。惟君力于爲善。陰德所儲。雖弗振燿于世。然教子之功。卒獲其報。而身享之。晦之有顯。茲孰加焉。今其子由御史諫官出奉使指。議論政事。爲朝廷聞人。孫曾蕃衍。以學爲業。嶷嶷有立。則楊氏之賦可以勸者。滋未艾也。于是不可以不銘。君諱整。累贈左朝請郎。父諱懷德。康國。君仲子。康元康民與幼皆亡。孫男十六人。挺三班借職。餘舉進士。女六人。曾孫六男十二女。銘曰。其山淇水。士厚俗嫺。人擇其生。我擇其死。志則無違。惟是有子。善非期報。要毋怠止。

承務郎李君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李公有高才大志。仕先帝時嘗顯矣。晚坐言事再奪職。死譴中。吾誌其墓曰。公才無不可。尤長于應變。其于治道。自謂曉然。所以深哀其既遭世而不合以死者也。沒後十年。其子上書闕下。訖懸其

忠。章至十數。朝廷矜之。詔復以待制告第其子。卽君也。君名伉。字常武。見其父志不就退廢。則竭力家事。疏園沼。植花木。究所以爲親娛者。母王夫人抱沈疾。服勤侍藥。衣不解者歷年。前後持喪。盡禮無違。君旣以名臣子篤于忠孝。而所上書文義惻惻。益知名矣。然澹于榮利。雅無仕進意。幼以父任得官。逾四十歲家日貧。乃始起調單州監酒。從辟改鄆州。再歲以疾卒。元祐八年五月三日也。年四十六。妻孫氏。二子。舉進士曰周南。登科爲魚臺縣主簿。曰召南。一女。一孫尚幼。君好學博記。誦于書通大原。不從舉子畦徑。生不見喜慍。接人無厚薄。中所識别然。風韻閑遠。嗜好古雅。學鼓琴。書字精于隸有法。尤工爲詩。取離騷陶謝古體師之。有集十卷。先進長老及其父時賓客。咸與之交。女兄嫁宋玠。玠戰死。家寓鄜州。躬往力致之歸。朝廷錄玠後及異姓。玠家以周南列奏中。推恩旣下。君辭不受也。兄偶死官太原。又疾馳護喪歸葬。哀感道路。治家妥妥有法。善于兄弟。嚴事寡嫂。嫁妹及兄之子數人。喜賙貧厄。卽以八月一日葬于鄆州平陰之先原。初吾臨其喪。二子伏曰。先人受知厚。願得銘詩以終賜。哭甚哀。無以辭也。惟君嘗有言曰。爲善行已。士之道當然也。世之有作以近名。惟恐不皎然者。竊嘗惡之。然則凡今所書。在君志皆爲不足道。念不書無以示後而慰其子也。餘所當詳。見天章公墓刻云。銘曰。

缺然如不能。其德之成。頹乎其無競。其中之明。畀之以完。覆之以傾。胡悟諸冥。付壯子。從先人。惟永寧。

清海軍推官呂君墓誌銘

治平中。予從事江陵。僚友呂尹者。君子人也。日羣居幕府。人以君寡言不表飾。多易君。君退然坐自如。獨予察君非苟然者。居久之。與人益有意。事不譁而治。吏抱文書次至。君則攜閱反覆。小譌必得之。府無失政。多君是賴。人乃大親服。而與予相好。至三年。先後攻滿。蓋無異初相從事也。後十八年。君之子仲敏。抵書于予。言先人捐館。貧不克葬。今始卜葬。惟壙中之文。敢敬以請。昔者雅多君行義。今嘉其子之能大事。乃論次其終始。按君諱昌辰。字伯熙。起居郎鄭圖之曾孫。宰相蒙正之孫。光祿少卿務簡之子。以世父蔭調和州歷陽漢州雒縣兩主簿。徙江寧建寧令。父喪不之官。服除。調萊州推官。以舉者死不得磨勘。遷荆南推官。又補商州。坐州將累免。以山南東道推官知金州石泉縣。改清海軍推官知桂州修仁縣。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六十一。君生長貴家。而廉約刻苦甚寒士。性靜愼好學。無競其中。喜之惡之不可欺。從公護繩墨。不爲皎皎。吏民宜之。上官應謁則往謁。不肯聞見。無意于人之知不知。家極貧。不以一毫取人。人亦不可干以私。死也至無以斂。蓋其節如此。夫人劉氏繼卒。子男六人。仲敏今爲通直郎知鄆州陽穀縣。仲履仲棐舉進士第。餘早死。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銘曰。

不知而慍。以得爲賢。人無異趣。君獨不然。以節自終。遺子清白。君子無憾。歸此安宅。

忠肅集卷十四

墓誌銘

潛山黃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孝綽。字公裕。姓黃氏。上世爲建之浦城人。自其考徙居于舒州之太湖。今爲太湖人。舒之望曰潛山。其下號丹霞府。蓋羣仙之所棲。幽人有道之所潛。先生遊而樂焉。因自號潛山叟。而舒人皆之曰先生。先生者。道德之號也。先生十孝弟有至性。事父母竭力至誠。而時察其色辭以爲憂喜。能如古人所謂養志者。侍疾居喪。皆有以過人。家貧口衆而制之必均。養嫁諸孤女過己之子。周人之窮。不計有無。往往衣不兼食不屬。而先生處之自如。居鄉與人子言必以孝。與人弟言必以順。所居人用化之。至相詔語曰。毋或作非。使黃先生知也。其子幸居官。每歸省。必問今日治事何如。使條其狀。聞其當于義理。則欣然爲之飲酒。常謂曰。吾所以不仕者。爲有子仕。是以行吾志。汝視義利是非。可不愼所蹈歟。先生少舉進士。兩至禮部。遂不應。其後天子推恩。嘗特奏名。而先生亦不復起也。士之不仕。蓋有之矣。或厭濁以遠引。或異學以離世。或求焉而不得。旣去而猶徉默嗟。超脫禮法。誦誕宕之言以爲歸。如先生皆不然。仕之志以其子行之。仕之道以其身行之。恭順于父母兄弟。行誼信于鄉黨朋友。以爲是足以壽吾職。而恂恂乎名教。不

知仕不仕之異。非孔子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者歟。嗚呼。先生可謂純厚知德君子也。熙寧三年二月十日卒。享年七十四。曾祖郎。祖元吉。嘗仕江南李氏。非其好去之。有詩名。後贈大理丞。考覺。任殿中丞。仕以淸直聞。詩益有名。翰林楊文公劉子儀章郇公宋宣獻公皆稱之。多與之唱和。先生遂世其家。尤善書。其法本二王顏柳。其配裴氏。屯田員外郎求己之女。有賢行。後二年亦卒。子五男。莘著作佐郎。蘄藝荀蘧皆服儒。能如先生教。一女。歸國子博士張愼言。早卒。六年。著作君以書謂予曰。黃氏世以仕貧。自莘祖不克歸閩而葬太湖。今莘又以仕來北方。川路岨遠。不孝不敢以柩行。于是卜之地。得鄆州須城望山。而日得十二月之壬申吉。將合葬焉。莘畀之銘。某久與著作君游。而未及見先生也。然觀其子之賢。則先生可知也已。于是論次而爲之銘曰。

孝哉先生。德成諸身。施于其家。及其鄉人。所性在是。進退兩忘。以至于命。曰壽而康。汶水北原。安此新宮。
刻詩幽石。以昭無窮。

朝奉郎致仕黃君墓誌銘

君諱莘。字任道。姓黃氏。自少奇穎有器識。以文行知名一時。皇祐五年。登進士第。爲揚州天長主簿。徙恩州淸河令。前時黃河在州境而縣並河。歲輸芻茭。後河去猶賦之。至是積逋十四萬于數十貧戶。都水督責鞭笞不已。六年無可入。君條列于朝。悉蠲之。時遣使寬恤民力。欲一切罷河北驛傳之須于民者。君言驛民故當禁。而事繫國信往來者。亦何得廢。獨可具民所勞費。以其數當稅役。朝廷行之。至今公私爲便。使者吏卒過境。小有需緣禽擾。必按以法。歲饑。部使者不肯賑。遂發寘化鎭倉。人賴以活。秩滿。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事。神宗卽位。遷祕丞。濟河決勢感。乃詢邑人。咸破南堤以分水。水去病鄰邑。君曰。此于法甚重。其可以累他人。亟自劾。韓魏忠獻公吳正憲公暨御史臺吏有論救。知冤句縣事。張復議輩請納官以贖之。朝廷亦嘉君意。止奪一官。免。邑人繪君事之。魏公留守北都。薦教授國子監。丁內外艱。服除。復前官。直進奏院。召對。上猶以濟陰事艱勞之。除提舉河北常平倉。改東路轉運判官。徙西路。水沴穀貴。奏能市易司增價以糴。免民艱食。繼又賑之。遂無轉流。遷陝西提點刑獄。駕部員外郎。被逢坐市易事。繫秦州詔獄。逮三百人。久未決。上者幸有功。慘毀巧詆。先緒移逢病于州。君方攝事。亟遣醫得逢無恙狀。乃徽問所以爲不實者。主者情見。趣竟獄。不敢小出入。逢得無冤坐輕。詣君位謝曰。獲更生。實君賜也。官制行。換階奉議郎。召入尚書省爲職方員外郎。轉承議。賜緋衣銀魚。久之。求補外。知汝州。元豐八年。今上嗣位。遷朝奉郎。以足疾請致仕。十二月四日卒于州舍。享年六十五。前娶皇甫氏。追封永安縣君。後章氏。封武寧縣君。子三。材婺源主簿。樞睦州司法參軍。杞興化主簿。女二。長適朝奉郎王紹。次進士裘居厚。君事親至孝。友愛諸弟。與人交有終始。性諒直。勇于爲義。而廉于進取。臨事不惑。所謂禍福利害不以動其心。聞人善喜切切稱道。其不善亦不能隱。必面告之使改。常謂天下大分。惟是非黑白。爾要不可使淆。見小不明則咄嗟憤歎。其爲治倣此。故所至大有聲。而亦或以不得于人。政事本于仁厚愛民。爲監司不事邊幅。未嘗置人于法。布衣時聞舒州望江令塈有爭能吏。以亟繫獄。留地見轉運使王素白其冤。

龔立釋之。君故不識有爭。亦不知也。晚年益喜論事。愛深思遠。過于在位者。嘗上疏論免役錢不當及下戶。大臣不禁賓謁。與人語簡雅有風致。文章豪健潔齊。源遠而氣正。有集四十卷藏于家。曾祖元吉。仕江南。祖覺。仕皇朝爲殿中丞。父孝純。號潛山先生。以君仕于朝。贈朝奉郎。元祐八年十月辛酉。葬君于鄆州須城之望山其父墓次。某識君三十餘年。潛山之葬實銘之。于是諸子復以爲請。乃作銘曰。

黃氏著姓。江夏其初。有避唐亂。閩浦城居。逮君皇祖。爰徙于舒。既沒而窆。遂葬太湖。潛山子仕。奉親北方。
終養又卜。汶山之陽。神宴安之。遷徙何常。有美惟君。志大氣剛。學以澤之。尚有辭章。力爲術義。其身可忘。
謂逢文明。騰凌頡頏。誰斯所儲。屯悶弗張。間出一二。已韡其光。老以一郡。止于散郎。才之不契。由古則然。
有城有宇。附于潛山。刻詩遺實。以貽後傳。

太常博士彭君墓誌銘

君諱慥。字公謹。世爲潭之湘陰人。祖兄。考鼎。皆以輕財樂施。稱于鄉里。君第皇祐元年進士。除復州景陵尉。丁母喪。服除。調復州司理。舉爲江州彭澤令。丁父喪。服除。入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澧州石門縣。今上卽位。恩遷省丞。移知南儀州事。改太常博士。熙寧四年七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六。君莊重而可親。樂易而有守。心無由恩。面無循笑。居鄉有行義。仕官二十年。有淸概。未嘗問其家有無。至和中。辰州起事蠻溪。調諸州兵。議所以窮討。君獻策。任事者以謂中國能使邊夷服者。爲有恩信。阻險穴巖谷。其民類禽獸。不可使。而其土不可耕。使吾得志。正所謂石田者。何事以爲我勞。今獨宜有以綏懷之而已。方是時。喜事功名者。皆以爲盤之。是已而師老財困。朝廷屢遣使者。卒如君策。彭澤有修山觀。唐狄梁公買田千畝與之。于是觀有常以祠公。大吏欲移其田他觀。君請留半奉公祀。屢爭不得。至以其議聞于朝。卒從之。石門得民僞爲印者。法可以死。情可以生。死則得之者免遠官。君賊曰。殺人以自利歟。遂傳生議。交趾歲貢。所過郡皆以鄉兵護送。民病其騷。獨君南儀罷之。君平生不樂爲皎然者。而歷官多在偏州荒邑。無事處。故遂退不大振作。而其因物有作。間見而時出之者蓋如此。嗟夫。君之不得其壽也。君升朝。贈其考大理評事。妣許氏孝感縣太君。娶戴氏。封永安縣君。子男二。子民子中。發舉進士。二女未嫁。以六年二月甲申。葬君于歸政鄉永寧里士墟之原。子民嘗從予游于荊州也。于是來請銘。迺爲之銘曰。

有幽斯宮。駁崇阜兮。萬古一化。孰夭壽兮。不服其德。義不疚兮。斯于博士。爲不朽兮。

范聖涂墓誌銘

君范氏。諱遵道。聖涂其字也。士仕而不知其道也久矣。苟焉者固漫不省可否。惟利之故。及狷者又頗亢激。以輕去就爲事。如聖涂幼已得官。不肯輕進。方且博學深養。有以自得而後起。既仕矣。有所不合。終不詭隨。從容潔身以去。夫必欲自信其所養。吾知其非無志于仕者也。不枉己以合人。吾知其非有求于仕者也。進不爲苟得。去不爲矯亢。豈不賢矣哉。雖然。抱其所有。不少見于功用。又不得壽而亡。此古之人于天道報施所以致疑。嗚呼。是可哀也。聖涂康定二年。用從叔祖祕書監諷廕。補郊社齋郎。歲十一而孤。二兄故已成。獨端傍自立。事母李氏以孝謹聞。養孀姑于家。而與其子遊。出處友愛。人不見其爲外兄弟也。

聚書延師友．以名教爲樂．賙人之急．親朋多賴以濟．嘉祐二年．始調鄆州須城尉．隨改徐州司戶參軍．未赴．丁母喪．服除．調青州千乘縣主簿．令之政多不善．君以忠道之．又劇以理．又爭以義．皆不聽．州察其然．因從君刺令事．君謝不知．退而笑曰．此豈我事而我亦安能狗物乎．有去而已．因鎖其廳．舉進士．遂不復出．鄉里．益治所居．闢園圃．築室廬水上．超然孤往．臨流坐石．吟嘯其間．世故一不以掛齒．熙寧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疾終．享年三十八．君性寬厚靜重．寡言精識．曠度有過人者．讀書不爲蹊徑．務致其極．爲文章嚴簡有趣．皆兩試禮部．喜事多學．至星歷氣數．皆通其術．篤于朋友．忠信樂易．久而不渝．而與予相好也．故其卒也．姜先生潛自甯來．與其姑之子張君褒經治其葬．而使來趣銘．君之先自高平徙河南．後有官東平者．今爲東平人．比部員外郎諱正顏者．君曾祖也．君娶故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梁公蒨之女．生二男．德方子是始十歲．德恭三歲．二女．長許歸姜氏．次幼．遂以明年二月甲申．葬君于鄆州平陰縣安樂鄉樊山原先塋之左．銘曰．

大車六轡．載鸞載旂．不可以徑．寧柅而留．往既艱矣．又薪其輈．嗟惟聖塗．誰可諸幽．北山磷困．君卜先邸．聖塗歸哉．閟此千秋．

劉子中墓誌銘

君諱常．字子中．嘉祐八年進士及第．補鄆州司理參軍．治平改元．君上書言．天下平治由先朝臨御久．德澤法度所以馴致之以遺今日．今命元之意非是．宜于本功所自來．慎始昭孝．若曰承之而已．時韙其說．治獄明以恕．多所平宥．數與上官相可否．事未嘗屈．二年七月十七日．享年三十八．以疾卒．君幼喜讀書．長益自刻苦．沈酣出入．非若世俗口誦而腐取之者．于寢食造次．不輒廢書．以爲天下之至樂在是．而世所謂樂無以易其發爲辭章．清拔有思．尤長于引古以視今．性和靜而疏達．與人交忠信不渝．鄉人有過誤者．輒不校．居官閒則與士子講學．所以教誘之甚厚．人大向之．以名節稍自砥礪．欲求天下之善以身蹈之．蓋有見于世而志不就．遂死．其不可悲也哉．劉氏．濱州渤海人．曾祖諱應圖．祖諱爲．濰州昌邑主簿．父諱庚．河中永樂主簿．世貧業儒．至永樂滋貧．流寓四方．時爲名公大人邀客之．博學多識．善教諸子．而君弟蒙有文行．故門內講習．自相爲師友．其後蒙被召試校書郎．知唐州湖陽縣．以不合投劾去．君既沒十二年．永樂及母夫人相繼以逝．又一年．弁蒙亦亡．嗚呼．其不重可悲也哉．自永樂徙河陽之溫縣．于是君季弟頤復贊．與君之配李氏．及其孤弼直．遂舉諸喪．并葬于王屋縣玉陽鄉之北原．實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也．君所著文三百篇．一女前亡矣．銘曰．

嗟惟劉君．其士之良．插茹探履．學敏以彊．騤騤天駿．志騰八方．蹶足跬步．孰有而亡．將概諸理．君乎何傷．

國博陳幾道墓誌銘

公諱修古．字幾道．姓陳氏．自太邱徙東平．曾祖某．祖咸卿．考肅．贈吏部侍郎．公少嘗舉進士．以兄任爲郊社齋郎．調瀛州樂壽縣主簿．改潤州司理參軍．丁母喪．服除．與監大名府酒．遷定武軍節度推官．治平中．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慶州安遠縣．以親嫌自陳．徙監海州稅．今上登極．恩遷太子中舍．賜五品服．監閤

封考城縣酒．轉殿中丞．知博州聊城縣事．未滿．罷．又知劍州尤溪縣事．不行．轉國子博士．罷在京常平米．坐法免．歸居七年．以元豐四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一．公性孝謹．少孤．事母夫人無違．及執喪．鄉人稱之．精敏善治事．在樂壽．民大饑．州委公賑之．活者十九．在大名．課溢緡錢三十萬．在武定．鞫正疑獄之久不決者．自聊城罷．縣人遮道．久不得去．前後當路爭薦之．晚節失官．退處里舍．和易寬靜．以酒自娛．親戚故舊相對．怡然無不足色．雖老．精力強壯過絕人．臨終授治命其子．如無疾者．嗚呼．公尙何所慊哉．初娶梁氏．封仙居縣君．生子二人．男丙．服儒．女嫁國子博士聶伯堅而亡．再娶何氏．封福昌縣君．遂以其年七月十一日葬公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祖妣仙源夫人．實公兄祕書監諱希古之子．以是知公之詳無若某者．丙前葬．又以狀來．謹序次而爲之銘曰．

物有得喪．人用笑啼．彼自來去．胡轉而隨．公以是故．失也安之．旣康旣壽．世考所詒．

國博陳長孺墓誌銘

公諱孝標．字長孺．姓陳氏．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吏部侍郎．考諱希古．贈祕書監．公以蔭補太廟齋郎．調保州保塞縣主簿．光州司法．以處州龍泉縣令舉監汾州永利西監．得眼疾所謂內障者．求醫以歸．又二年致其事．除太子中舍．英宗即位．改殿中丞．賜緋衣銀魚．今上即位．進國子博士．熙寧五年六月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公性至孝．幼失母．實鞠于祖母永安太君方氏．及長而祕書公分務南都．退居東平．其所以奉親自養．禮賓友．內外晏然．無所不樂．而忘其身之疾者．由公子子職盡也．如是凡十餘年．旣居喪．而方夫人猶在．穀及事二季父．益以謹順聞．與諸弟友愛．相與以安貧服禮爲事．歲時恭慎祀饗．自始事迨卒祭．朝服以俟．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每獻再拜．興俯屏息于几筵．如親其聲容而有所受命者．至婦子侍御．莫以祇恪．無敢跛倚．與朋友久而不渝．和易以愛人．雖賤夫遇之有禮．自祕書公之亡．于是三十年．鄉里之賢盛衰．朝譽而暮毀者．凡幾家．至論清白有常．能持其門戶．則人必指陳氏．而稱公曰吉德君子也．雖然．臨之以義利．蓋有不可動者．保塞上官或屬以私．公謹對曰．不可．僚友前之曰．以是居卑．非身謀也．公曰．士窮達得失．不有命乎．而道固若是．議法有守．不可撓．而本之以恕．疑者必傅輕．多所平宥．汾州課增衍于格當賞矣．俄以疾廢而至于亡．鄉人莫不咨嗟．以善人不得報爲惜．公少舉進士有聲名．善作詩．晚讀佛老書．信事頗篤．夫人李氏．故崇儀使榮州刺史緯之女．生四男．昭早世．熙與默皆服儒．一女歸鄭儒．繼室夫人之妹．封金華縣君．先三年亡．生一女不育．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葬公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鄰上里先塋之甲穴．公某長舅也．方不幸幼孤．實公字之．又教之以俾成人．于葬也．其可以不銘．銘曰．

詢惟博士．孝悌有儀．惟蓄不施．惟善不耆．惟其命之．是以順之．惟德不撓．何公之悲．

陳仲明墓誌銘

君諱孝嘗．字仲明．某生十年而考妣棄其孤．實鞠于外祖父贈祕書監陳公．是時公以疾退居東平里第．將沒．以劉氏孤屬其五子．某當時竊自惟念親旣不得而見之．終乃幸得諸舅從之．其庶矣乎．其後長立．

竊食于仕．出處二十年閒．舅氏之相次亡者四人．獨君一人者在．而以風痺臥家．雖然．每以事若告假適鄉里．時得拜其左右，瞻候其安否．語言相問訊．尙足以自慰其念母罔極之意．而今又亡矣．當時之所從吾母之同氣．于是遂盡．嗚呼．其不可悲也哉．君．祕書公第二子．性謹孝．侍疾執喪．能盡其志．與兄弟相友愛．交人有信義．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爲詩．旁治醫藥陰陽之學．將葬．患葬師多拘．因自究其書．有所去取．以從事．無違于禮．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悟者．其論雖禪學老師往往爲屈．故恬夷安分．無羣乎外．初．祕書公爲尙書屯田郎中．年六十得疾．求致仕以恩任君．君曰．大人小疾釋去．而爲其子計．某未安也．公遂分司南都．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尙書吏部侍郎．祕書公諱希古．君娶馮氏．龐氏．子男五人．曰浩曰湜曰沖曰滑曰洵．皆舉進士．浩沖嘗與計階．七女子．二已嫁．四幼亡．一在室．君之亡實元豐五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鄆之須城縣廬泉鄉先塋之原．合以馮氏．銘曰．

嗚呼陳氏．遠有德祉．中嘗振顯．報施未修．逮君之世．寖微弗興．而以孝弟．鄉里滋稱．學行恂恂．視其諸子．德後必昌．庶將在此．

陳行先墓誌銘

君諱孝若．字行先．姓陳氏．東平人．曾祖咸卿．祖肅．贈吏部侍郎．考希古．贈祕書監．君資夷諒．持重有志識．祕書公仕有清節．爲尙書郎．以疾分務南都．居里舍．教諸子以學．君嘗讀書自刻勵矣．已而幡然曰．親疾而養不足．吾于子職．將擇其力易而功近者．遂獨以治產自任．服勤勞．躬纖嗇．始于至微．聚鑄而纍積之．圃田桑以植本．又有所懋居以化有無．蓋其性仁．故知所取予．智故知所變通．信故能交約．故能持．居久之．遂以富稱鄉里．自祕書公捐館久．其叔君兄仕不達．兩兄以病臥家．食口滋衆．緩急皆賴君以濟．鞠養叔兄孤女．以昏嫁什族．舉大喪六七．葬之人有所謂隨事周給．至于自奉養．節儉不易儒素．晚年薄滋味．嗜好淡泊．向有所營殖者．皆廢不復爲．故嘗觀君之于財．其所以生．所以用．與所以守者．其道蓋出于此．則與夫詐力貪剝．醜義放欲．亡厭以爲富者．甚異矣．喜讀佛書．談性命．疾革不亂．自制棺圖像．道其子而卒．元豐三年四月十日也．年六十．娶楊氏．尙書比部員外郎．歸一之孫．子三人．長男女皆亡．幼曰饎．孫曰翊．說．其年七月十一日．葬于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妣陳夫人．實祕書公長子．方先君官湖南．祕書公爲遣君從行．逾年先君夫人繼棄其孤．其孤既幼．喪事皆君治之．及某依外氏爲學．至長立．得官．所以成之者．君之德居多．于是前葬．饎來請銘．銘曰．

積惟仁．用惟義．髀惟吾之力．又自居其薄．田毋貽吾德．嗚呼尙哉．昭之幽刻．

宋宗室慈州防禦使宗博故夫人普寧郡君郭氏墓誌銘

夫人郭氏．曾祖暉．贈太子少師．祖守文．贈尙書令．諡王．父崇仁．贈安國軍節度使．夫人幼失怙恃．養于寡嫂王氏．逮成人．事其嫂如所生．年十八．歸于皇叔慈州防禦使宗博．夫人性仁惠端靜．奉舅姑以孝．接宗姻以禮．撫孥下以恩．輔贊君子．休有令德．累封普寧郡君．熙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感疾．殞于寢．年四十一．一男一女皆早世．訃聞．上震悼．恤禮加等．寶慈宮聞惜爲之出涕．遣內司資中貴人庀事．殯于京南

奉先之佛舍．明年七月十四日．葬河南永安縣之塋．有詔詞林爲之銘曰．

展彼夫人．柔淑靜慈．蒿魂奄忽．戚里嗟咨．西原瀰迤．行楸嚴龐．勒銘幽堂．淑聞不已．

壽安許夫人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許氏．贈諫議大夫黃公諱珙之夫人．熙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壽終．明年春．其子太常少卿師道泣以謂某曰．吾少時被夫人教曰．黃氏世積德善．將必有發．豈不在吾之世．爾曹其可以不學．即佐先子教訓．勵力其後．吾仲弟師說早世．獨與季弟師旦以進士同時得科名．起家就仕．猶以祿養．師旦既以都官員外郎終．吾日懼衰薄．無以奉夫人．今不孝．夫人卽亡．將葬矣．惟是幽宮之銘以累子．其毋辭．方是時．某謫官衡州．且三年．固詳得夫人之行．夫人世衡陽人．其父勝．好施有遠識．衆以長者尊之．夫人爲女．善事其父母．爲婦．又善事其舅姑．睦其族姻．內外無閒言．諫議公喜賓客．食飲其門者無虛日．皆夫人身自供具．內治不苛．上下安之．二子寖貴顯．襲封受祉．更仙源仁壽長壽三縣君．以及今封．晚年不樂出鄉里．太常公爲請近郡．又兩監南嶽祠．遂居里舍以便奉養．晨夕省侍．竭力致誠．察其顏辭．以爲休戚．歲時率婦子孫曾奉觴執膳．爲夫人壽．夫人顧之喜．每合燕親族．笑語酬酢．終日無倦．閭里于是咨嗟歎羨．凡語門戶之慶者．莫不指黃氏．以夫人爲有備福．而稱太常公曰孝德君子也．夫人性慈仁．尤喜佛事．誦其書凡十八萬卷．有奇．平生少疾．將終．神明如常時．言語不亂．召族屬持其手．各有所囑．安然以逝．嗚呼．人之所甚而難至者壽．既壽矣．或眊昏疾苦．淹淹不支．不然．嘗其子孫．幸而有之．不克肖似．若夫人享年八十八．身終康寧．有子甚賢．一女歸士人．孫曾男女至三十人．而補仕者五人．皆材良自立．嗚呼．夫人可以無憾矣．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諫議之塋．銘曰．

女婦惟孝．母也惟仁．惟睦惟則．以昌其門．福施厥德．天畀之年．有子惟卿．由教則然．定省左右．綵服華顛．及其三世．詵詵在前．豈無智達．咸累死生．臨此大故．夫人不驚．嗚呼賢哉．世考斯銘．

仁壽趙夫人墓誌銘

知恩州事尙書比部郎中王君諱荀龍之夫人．仁壽縣君趙氏．上世洺州人．自曾祖羽徙博之聊城．祖韜．父繼永．皆不仕．伯父繼昌事太宗．祗候閤門．任事北邊．有威名．夫人幼善事父母．既嫁．其姑路氏有賢行．而嚴正少可．惟夫人能得其意．及將終．語人曰．始吾兒早孤．求配常危慮．無以成王氏者．今得吾婦．死瞑矣．後比部君寖顯．夫人益以禮自約．每臨居養之華美者．未嘗不慼然興言．念其姑之不待養而已．乃有此也．愛諸子均一．人不覺其有異出者．比部嘗任子．欲先諸從子．夫人欣然成之．養孤族子數人于家．恩意無所間．蓋婦人之行．于是爲甚難．而夫人優爲之．平居寡笑語．御家有法．事至雖煩．而徐應之必中理．日誦佛書以爲常．性寬而正．故人或可以欺．而不能以妄說之也．嫁三十七年．年六十一．元豐二年十一月三日．以疾卒于其夫官舍．初封孝義．後更今封．生三男子．長嚴叟．河陽節度推官．監滑州煉礬務．好學有節行．次濟叟．堯叟．六女．嫁者四人．其二與次二男皆早亡．孫男女七人．明年二月葬于濟陰廣武原之先塋．銘曰．

孝至于不忘其親。愛至于不獨其子。厥家日興。不享祿祉。是惟令德而壽此止。貴孰共之。欲衰不俟。夫哀予慕。嗚呼曷已。

吳郡君墓誌銘

濮陽郡君吳氏。世家撫州之崇仁縣。贈太常少卿諱鍇之孫。故都官郎中諱有鄰之子。故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致仕郭公諱申錫之夫人。郭公始娶陳氏。賢爲我妣之妹。既蚤亡而再室夫人。某以陳夫人故。數出入拜夫人。今諸子舉公夫人之葬。而以銘見屬。宜不可辭。乃爲銘曰。

懋惟吳宗。篤生夫人。其字道卿。其名曰冀。幼不戲嬉。獨近文字。性敏以勤。有誦輒記。至凡女工。不學而能。事親克孝。善養善承。父母以是賢之。求娶好逑亦多。慎擇厥配。二十八歲。乃始有家。不逮事舅。姑喜則退。承顏順辭。始終不替。藥劑膳羞。必躬乃饋。陳氏有子。六人皆幼。夫人撫之。己子不後。陳氏兄弟。間至猶昨。夫人遇之。己族不薄。給事立朝。侃侃言路。不以家卹。夫人之助。謫官濠梁。不以憂戚。姑尤安之。以時分力。居姑之喪。哀毀不勝。廬居墓下。又以孝稱。自其爲女。爲婦爲母。動止有節。言語不苟。持循家法。不以智更。諸子自教。卒俾有成。內外睦姻。法度妥妥。尤喜事佛。晚益不惰。治平五年。從夫河中。九月十八日。感疾以終。壽五十一。弗克永年。行豈不淑。而報乃愆。有男逾立。丰將作簿。女亦一人。嫁木文虎。居仁和縣。郡封濮陽。既歿七年。給事亦亡。熙寧八年仲冬一日。遂合陳氏。從夫幽室。嗚呼夫人。始卒不虧。宜詩厥美。以永孝思。

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東光人。贈職方員外郎昭度之孫。故崇儀使榮州刺史緯之子。故祕書監陳公希古之家婦。故國子博士孝標之妻。而某之舅母也。榮州本以儒者進。嘗幹轄廣東。守北邊。更數州皆有聲績。始與祕書公相友善。夫人數歲。常使出拜。而約之婚。年十八乃歸焉。既不逮事姑。而祕書公以疾退居里舍者十年。凡其食飲。夫人非自烹飪。藥非親調。皆不以進。疾甚。則出其奩中物以有所祈請。無不至。及居喪。哀毀過人。方是時。祖姑永安太君方氏在寢。祕書公二弟。博士之弟四人。族屬蕃大。而門內之治。夫人實主之。上事旁接。各得其歡心。御下雖嚴。而人愛之。博士子祭祀。特熟慎。夫人克相成之。既恭孔時。性聰明。曉音樂。略知書翰。事佛甚謹。皇祐五年七月十三日。以疾卒于光州其夫之官舍。年三十八。子男女五人。博士既賢夫人。而未嘗忘李氏也。故以其妹繼室。而仲婦又取其弟之子。夫人既葬八年。當熙寧五年。博士亦亡。其子熙以七年某月日合葬。而取銘于某。某幼孤。嘗依夫人以生者也。是宜銘。銘曰。

循法度。共祭祀。惟夫人克有是德。不愆壽。不侈葬。從其夫。永安此。

贈刑部侍郎孫公墓表

公諱成象。字乾曜。姓孫氏。世家長沙。五代末。馬氏據有湖南。將吏皆其所自補。公之曾祖全。以材武爲潭州醴陵縣鎮遏使。庇護捍患。當危亂中。衆恃以休戚。實有德于一方。生匡替。始仕皇朝。爲揚州廣陵主簿。以清白著名。生雋。隱曜潛行。治居郡城南。輕財樂施。教子有方。里人以爲長者。而湖湘衣冠論凡治家可

法者。至今指城南孫氏。是爲公考。生子五人。而公次居長。性篤孝。事親能竭其誠力。而友其弟以愛。居父喪致哀謹禮。鄉里稱之。好學問。爲文章長于歌詩。善書有法。有名場屋間。聞善見義。篤好而力行之。娶夫人李氏。家多貲。嘗析其居。同門壻以女分每將有訴。公曰。婚姻以利。末俗事也。而又以訟乎。是非士人之所爲。因謝絕之。後以事出旁郡。而母夫人以疾亡。既還。伏棺悲摧。累日不能飲食。忽撫其子曰。吾不爲無後。死當免于聖人乎。其從先君遊無所恨。語已號慟而終。年三十三。天聖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夫人後公二十四年卒。二子。順今爲朝議大夫。制湖北路轉運使。順守桂州靈川縣令。一女。適進士丁咸。孫男四人。曾孫男六人。朝議君以才顯于世。自其升朝。每國家有事郊廟。推恩其子以及其親。于是累贈刑部侍郎。嗚呼。公雖無所饗于其生也。而歿也被名爵。燕世緒。子業而孫承之。則爲善必有報。顧遲疾異焉耳。公既歿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下鄉露仙里。又五十三年。當元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封府推官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劉某以文表于墓。夫人李氏。萬年旌德縣太君。自有誌銘。嗚呼。公之死可謂過于厚者也。古之人制中以爲常。然亦曰喪過乎哀。雖過而不可議者。厚故也。公視其子足以立。知其不爲無後而死。則公之志可哀也而不可議也。夫厚其親而死。人莫得以議。斯可以無憾矣。而尤有可哀焉。誠在公有高于人者未及施。而止獨施之其身而已。此其命也夫。此其可哀也夫。

祭文

滑州祭鄆國公文

自夫子沒。邪說肆行。歷歲百餘而孟子出。以身徇道。于是夫子之道明。人到今師之。歷世緬邈。弗知所報。國家還講師。設科目。以其書繼五經後。又詔封鄆國公。配享夫子廟。位兗國公之次。學士大夫頓首幸甚。以謂是夫子之心也。州以詔令從事。將擇日置像位焉。敢具昭告。

祭丞相韓儀公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初二日癸酉。奉議郎武騎尉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丞相儀國韓公之靈。惟公氣間琪璵。秀鍾嶽瀆。來輔昌運。協興盛福。自結明主。孰云夢卜。高陽開府。初叨采錄。及長天樞。復備僚屬。飲食教誨。始終樂育。卒議姻好。不遺寒族。逮予南遷。仲婦書哭。雖反于室。公護彌篤。瘴嶺嶔陬。問遺以續。尚識仁心。迴出流俗。疑承得謝。脫屣寵辱。樂道恬養。淡然自足。天下具瞻。日俟還復。袞衣龍節。佇弄伊周。天難諶斯。云何不淑。哲人已萎。百身寧贖。常水之陽。西山之麓。鬱鬱佳城。吁嗟埋玉。菲辭告哀。爲展心曲。

祭沈太常文

惟君之生。冥孰宰持。才高而莫致。蓄大而不施。世之人徒愛其外之英華兮。曾未見其中之環研。好之者雖衆。莫能以力兮。惡之者亦足以顛擠。惟古人之莫不爾兮。亦惟君之所自知。

祭趙元考文

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故翰林趙公元考親家之靈。惟公德行之奧兮。淸淳而精粹。學問之積兮。該通而博備。自文字以來兮。前言之與故事。雖幽渺詭祕兮。罔散殊之弗記。其中無不有兮。人名之曰武庫。與物未嘗競兮。世推之爲國器。系靈源之休兮。克承厥世。暨皇德之光兮。亦薄于仕。外若可以親疏兮。內挺然其志。茲俄鎩翼而南飛兮。亟與疾乎瀯之涘。曾未云更晦朔兮。遽大故之及止。推死生固自有命兮。公已久明乎此理。曰憂患爲傷其生兮。是世以進退爲休戚者之言備。嗚呼哀哉。予與公交兮。以濟而歲。三十餘年兮。弟予以兄。館閣各途有此游之樂兮。婚姻晚契締深好之情。駭書音之來訃兮。浩哀涕之如傾。胡善人之不淑兮。儻所謂天道之誰與明。儻沅江兮緬緬。望楚雨兮冥冥。蘭芷兮香歇。猿鳥兮悲鳴。慨予方繫跡于蘭溪之濱兮。不得親飛旐之東征。聊寓情于斯文兮。代望門之歌聲。敬致薄奠兮。以薦斯誠。

祭丁上杭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二月戊申朔某日某甲子。具位劉某。奉故友上杭府君公明丁君之喪。葬于郭之北原。謹遣隨行指使三班借職王稷。致肴醴之品而祭之以文曰。嗚呼公明。疑時縱年。氣狹雲路。顧語富貴。可以指取。千金蕩散。以交雄豪。志願力命。不相爲謀。爛漫醉吟。清新窈妙。天葩寶瓏。霏落談笑。造次居養。不啚于窮。服必華潔。食必珍豐。薦進吹噓。豈無知己。至其得失。誰使誰尼。晚假貴佚。以紓靑綸。萬里逾嶺。亟聞歸還。今我東來。燕樂故里。魁壘軒昂。獨不見子。想象生平。綢繆話言。磅礴之氣。得于遺編。嗚呼公明。紛紛古人。才不盡偶。惟有所傳。情以不朽。獨念子世。寖微寖艱。客骨地上。垂三十年。爲子買田。北原塋食。土水深厚。佳城吉宅。以子之考。及二妣喪。劉氏朱氏。庚穴之藏。子及室邢。窆于甲位。左右相望。冥豈不慰。不易衛斂。周以重棺。日時協良。歸哉惟安。嗚呼公明。誰語皎皎。沒而無知。來歆罇酒。副此悲思。

熙寧九年祭先塋文

維年月日。孝孫男某。謹遣新婦任氏。長男跂。躬詣先塋之次。用某日具清酌庶羞。致享于三代考妣之靈。惟某幼而孤。流離四方。弗克踐先王恭信哀三禮。得罪于上帝神明。不敢逭乃天。實悔禍。保佑先人緒餘。弗俾失墜。以活其嗣人。猶傳子貧。三十年于茲。始克大事如是。其在某之身何有。惟心以率力。守視灑埽。恪恭于墓次。終以報稱先人。則曰豈敢。如以自竭其愚。則曰庶幾哉。然方有罪于朝。爲世大僇。志弗克遂。又五年于茲。雖日哀疚。繼之以夜。其心惸然。而官禁有誅。祈天天高。亦罔克有濟。蓋蚤夜惟念古之人有禮。祭祀欽承。婦子是賴。用敢祇承禮意。命之從事。以代不肖之身。明德加惠。尚顧歆茲。乃若敬念所願。則忠心于是。終身如是。曷云敢忘。曷云敢違。

祭蹈文

祭于亡男奉議二郎之靈。惟汝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己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驚。少自刻苦。以取科名。安其所儲。克有嘉聲。士林詗詗。期以公卿。嗚呼哀哉。德吉氣靜。此壽之理。吾謂異時。必將耀爾。天胡奪之。遽先吾逝。白頭衰年。哭爾壯子。事之顛左。有至于此。嗚呼哀哉。書來報疾。汝批紙尾。凡數十言。常時無異。云偶大病。十去八矣。餘言無他。數日可起。本不馳告。念非得已。地遠思親。願遣一弟。意緒昭昭。

有敍有紀。但怪所書。多不成字。中心閔默。憂恍如醉。亟遣醫先。翊日訃至。嗚呼哀哉。天之賦汝。亦既粹美。反嗇其生。使不少俟。冥誰宰持。必有所以。豈曰偶然。自生自死。殆吾不修。衆惡積累。罰鍾汝身。汝則何罪。聞汝臨終。妻孥守視。汝父汝母。汝兄弟妹。無一在傍。四顧歔欷。若有所屬。索筆與紙。手不能持。强語其子。曰幸千萬。可獨寫此。嗚呼哀哉。又聞前年。赴官邊鄙。出門傍徨。密語二季。曰此行役。忽不自意。安得休哉。同此庭侍。祝勿告吾。懼詒親累。豈汝自有所知。魄兆已至。使吾蚤聞。必留汝止。而不吾告。何所牽制。嗚呼哀哉。又聞初疾。風寒爲厲。頭目痛昏。火兆軀體。付之庸醫。語爲腳氣。諸所毒藥。達投大劑。一晝夜中。數十下利。陽脫陰轄。外浮中寖。以滑泄上。僉嘔噦。才十餘日。排此魁壘。至于大故。神不亂昧。胥乎不仁。殺人何易。數雖有定。豈無冤者。嗚呼哀哉。人之有生。會歸于無。浩浩萬古。瞬息須臾。其間長短。何較錙銖。古之達觀。宜此萬殊。禍福同戶。彭殤一區。忘情齊物。與天爲徒。吾視斯人。豈無愧歟。情累纏著。若有根株。八月庚申。見汝喪車。慘慘儀象。纍纍縗麻。聲慟親友。歎聞道途。天高神幽。吾哀莫呼。江壺海竭。吾淚有餘。髣髴面目。嗟何及乎。惟有盡心。撫汝諸孤。松楸之下。一室山隅。以候歲月。歸汝先墟。

忠肅集卷十五

五言古詩

讀書

西風入梧桐。白露下雲漢。灑灑晚秋色。淸涼復神觀。歲月不我與。料理前日慢。念此平生心。所樂在黃卷。太羹與玄酒。梨樝及俎饌。滋味要足口。更復恨未見。燈火夜可親。巾箱字其憚。紛紛事是非。碌碌世治亂。千古守糟粕。未免斲輪歎。聖賢有常奧。大道堪夷坦。是爲名教樂。足以了衰晏。措日聲珠金。投身醬歐嘗。彼志各自言。難以一理貫。

老子畫象

敝周傭于文。老子談大道。仁義已末流。體法固行潦。虛無抱玄珠。淸淨爲至寶。掊斗息爭競。死聖止大盜。謂可惑斯民。狂瀾復既倒。不知世大變。萬燄火就燥。欲以區區言。反俗入羲昊。渾淪五千言。道德洞浩浩。漢嘗求其說。施用未深造。衣食已有滋。煩苛已能埽。惜哉衰世士。學術失探討。流而爲刑名。慘礉極枯槁。但見多申韓。舉皆罪黃老。聖人無常師。有善取輿皁。問禮固有然。誰謂孔徒小。遺貌知是非。君無論醜好。

雜詩六首

四序若轉轂。萬物變秋風。蕭騷蘆邊月。赫赤江上楓。寒鵶坐晴屋。陰蟲凄暮叢。靈鳳杳何許。寂寂朝陽桐。

咬咬籠中鳥。食飽勸好音。雖懷主人意。豈不思長林。出處謬前算。老大故鄉心。秋衾耿寒夢。玉露曉如淋。

古人有高致。妙與大地通。讀騷飲美酒。揮絃送飛鴻。杖藜步梧竹。閉戶闚僕僮。禍福有倚伏。念當守蒿蓬。

我思彭江州。行已有風義。與善忘畛畦。塵邪立崖壁。堂堂生民望。奄奄斯道寂。何時持鷄酒。就子墳上瀝。

播州遷劉郎。夜郎放太白。秀木風所仇。人情有欣戚。嚴霆無終朝。斯文豈遂厄。我願蘇與黃。壽命等金石。

至人有神遊。坐凌八荒邈。一息如鵬圖。萬里御羊角。蒿萊彼蜎蜎。晨多自喔喔。仙人喬與松。誰云不可學。

西齋觀雨

末庚謝餘炎。大火驟西極。開軒對朝雨。拭目看秋色。雲空相晦明。風樓乍斜直。聲繁自飄蕭。勢急忽淙激。方塘瀉浪潮。萬瓦亂珠射。巢燕倦翩翻。庭蕪長紛藉。開花洗幽叢。秀木舞涼碧。清氣醒筋骸。餘爽入几席。跡希薊翔徑。與高陶令宅。繞郭聽權聲。登秋飽豐澤。良辰感孤宦。念我久行客。窮年不自樂。心跡兩何益。功名著詭奇。歲月易類斥。聖人堂有奥。大道坦可適。胡爲世俗間。區區較尋尺。

縣齋秋日雨後寄李聖和

置閏歲八月。祝融冒秋權。當代不肯歸。滯暑歊以延。金行奮剛義。天令懲驕愆。一雨惡氛死。百物疲瘵痊。陰陽戰既定。灝氣蘇天淵。揫斂物得性。豐給民有年。小軒占幽寂。危坐涼翛然。身如救炮烙。蓬山弄飛泉。冷風嘯梧竹。清響播碧鮮。淨几少喧蠅。高簷除嘒蟬。煩心爽已蛻。庶觀清疑仙。予茲飭前懈。簡書獵陳編。寤言隔朋類。披卷盟聖賢。樂此懷高風。北望心悁悁。

縣北馬上

五月暑雨過。緩轡來城陰。朝躔棃林莽。涼風弄衣襟。軟鞭策勞趨。邂逅得幽尋。斯人勤歲事。樂此齊淺深。芃芃黍稷態。藹藹桑柘林。田翁可指食。蠶婦期織紝。稇儲與衣褐。卒歲無齣嶔。陶民帝有力。養物天之心。忘言樂其樂。此意良自諶。紆爲馬上句。比和擊壤吟。

答黃莘任道代書見寄

吾生本放浪。自比林壑人。謬此紲宦組。試邑淳水濱。疆田占瀉鹵。戶俗籍嚴貧。驛涂擾左臂。河流齧西瀕、役者勤淪產。居者無儲稇。科求困府調。期會嚴吏文。儒生仕學古。志在膏斯民。慨歎適于此。跼蹐徒自勤。亦嘗紓厚斂。粗使窮竭溫。（原注）南宮夏稅折色。視他郡最重。前歲特爲申請。乞隨市直估折。不用諸色。得旨蠲三分之二。勞心米鹽屑。秉筆朱墨紛。尙賴厥俗古。椎然猶朴淳。因時罕訟訴。得以親舊聞。瞻言君子治。百里相依賴。廚傳候使介。南北交轍析。議和六十年。中國勞輸耘。脂膏瘠黔首。歲月肥醜獯。燕山本華土。石晉與自焚。祖宗赫大業。此顧嘗經綸。遺憤鬱未泄。壯士常云云。天運無廢衰。吾民繁康屯。遠御在廊廟。勿憚躬觴殉。小宦惡不恥。委吏孔所伸。（原注）君爲清河令。當信使畢路時。有供饋送迎勞困之嘆。故云。我亦走除道。折腰邊馬塵。緣茲有遭會。每得言笑親。代去各匪遠。木落秋風辰。知倦黎侯寓。來卜于囊鄰。（原注）君始寓衛州。今見詢欲擇居故上。東平我客久。蕃阜誠罕倫。齊魯儒學地。遺風今尙存。禮讓

行比屋。弦誦傳里門。玉京輦路近。非煙望氤氳。梁岑聳秀概。回源號通津。炊玉北陂稻。鱠霜南浦鱗。名園富夏果。冬山下寒薪。滋味閩越足。物色吳楚賓。人物鄒著錄。衣冠若雲屯。交朋三數子。英英鸞鶴羣。文章與言行。玉潔芝蘭薰。方舟洞庭甫。載酒樂郊春。羨君此謀吉。不必龜筮詢。我馬固已秣。君車亦宜巾。瑤音枉嘉問。淩紙天葩芬。聊茲緬里社。愧匪金玉珍。

中秋招趙湜

浩然天地秋。涼風日蕭索。憲也固非病。回焉不改樂。公秫已堪釀。冰輪有近約。以此邀子車。主禮豈云薄。

送趙湜遊邊

風霜日夜肅。關寒塞草白。之子倦蓬蒿。結束遠行役。尺劍有壯懷。短褐無寒色。禮棄多黃金。囊橐富白璧。河山數千里。趙魏饒遺跡。大事今在邊。爲我盡覽歷。感懷用表餌。是非入奇策。豈知棨陽秀。出以塵空迫。

白鷺亭

危亭跨城巔。因洲名白鷺。開軒二水上。寓目萬景赴。風濤豢魚龍。煙雲變汀渚。孤鶩點鍾山。片席下吳浦。閒人得閒愁。憑欄歎今古。脈脈臨長江。寒潮自來去。

過彭澤

孤舟倚彭澤。高節懷淵明。餅粟曾幾許。忽歸無留情。士生于內外。貴識所重輕。山高暮寒聳。江闊春風平。棹歌絕遺響。秫田今誰耕。我方事奔走。嗚呼愧先生。

庾信宅

南都號多士。庾信乃詞客。承家富縹緗。摛文爛組織。應教來春坊。日坐學士席。翩翩宮體謠。江左變風格。巨盜掀臺城。狂飆鎩孤翮。南飛江陵宮。杖策赴王釋。經綸投中興。感憤補天隙。大廈豈一士。終此陽九厄。陸機趨洛陽。夷吾入齊國。羈足聊委蛇。懷邦已悲惻。惜哉不遭時。湮沒無偉蹟。王室與身世。淪離兩何益。暮齒哀江南。聊將賦心跡。楚郡故城陰。或云此遺宅。寥寥舊山川。莽莽新黍稷。是非不可求。秋風暮烟白。

馬融絳帳臺

東京尙經術。人皆挾師才。惜乎章句間。門戶各異開。馬融號耆舊。太守南郡來。橫經坐絳帳。自處何崔嵬。帳前列徒弟。帳後歌弦陪。書生貪瞻志。遂以聲色回。于今數百年。巋然但高臺。舊址半傾圮。欄檻生莓苔。溪光貯襟袂。南風動樽罍。高簷日向暮。燕雀亦徘徊。

題公安知縣柳應辰屯田默庵

語默本無常。此道知者寡。君子默諸心。志氣納陶冶。至神所安潛。可使萬物化。精微與遣契。密不見纖罅。世俗默在口。鈐若偶人者。至其中所騖。逐逐散萬馬。我來觀默庵。虛白非外假。天地冥毫芒。今古一晝夜。物至紛無窮。酬酢甚閒暇。清淨老聃獨。寂寞揚氏亞。養此將有行。性命妙天下。相對坐終日。心愜如膾炙。賦詩尙何言。聊爲默庵謝。

寄題郴郎中留客潘

主人眞愛客。留客徹歸路。清溪環醉堂。客起驚四顧。人生異智愚。所急隨所嗜。僕僕聲利徒。晝夜無息處。
誰有此不樂。身留意已驚。惟同主人心。乃知此中趣。主人韻瀟洒。恬不役世故。對物心有忘。簡言理自悟。
清風元紫芝。令德黃叔度。卽之久益親。不知變朝暮。況復樽有酒。琴奕左右布。魚鳥馴不驚。孰與醉妍嫭。
主人意于客。可謂甚無負。速應架溪流。坦坦堂下步。客至不須留。聽客自來去。

次韻王濟江見索近詩

與子一睽索。俄經百朝昏。塵勞觸新累。病懶荒舊聞。強之旋放失。殆若溝澮源。新吟妙思致。天葩發靈根。
澹然體大雅。理愜如忘言。鼓旗締友社。壯志壓僅存。譬以趙魏弱。仰關支秦軍。君無疑斂藻。蓋玆非珠琨。

送鄒澤民還澧陽

人生寡會合。世路多窮機。吾得二三友。老鈍諧所依。澤民氣閎傑。詞筆如戈揮。狂鷄但思鬥。生馬不可鞿。
叡修韞寒苦。獨以經史肥。振眼鄙俗調。撰脩談聖微。直夫名流子。學性無懲違。冰玉瑩表裏。芝蘭自芳菲。
嗟吾寶款段。騏驥安可希。淸樽寫江海。日獲從西圻。吟鋒斥矜氣。酣笑相嘲譏。方慚靑雲愧。忽見黃鵠飛。
明哲愼所蹈。勿與增纖幾。秋風病池樹。苦雨沾裳衣。行矣歲華晏。重感人事非。玉音儻無斁。時有北鴻歸。

次韻晉陵吳秀才傳見貺

予本疏野人。出處心已果。孔忠四未能。稀慵二不可。長年足憂勞。中懷辛安妥。風窗臥疲軀。手足困攣跛。
思君渲乎渲。處俗我爲我。五軫黃金徽。手開萬古鎖。天地自然聲。聽者不敢惰。君有元氣舟。徽風以爲柂。
我亦薄外機。庶不攖世禍。儻伴荆州行。春江醉輕舸。

荆門軍惠泉呈李使君舜卿

其山抱西城。蒙泉發山麓。一泓養處淨。大石坼巖澳。源脈渫渫來。晃珠沸相續。何人瀦方池。不使聲潺湲。
四圍壘琳琅。百丈蔭雲木。波底金遂花。萬葉綠綺縟。湜清無魚蝦。俯亦遠鷗鵠。俯視洞五臟。安敢濯兩足。
循池隅西南。漸見泄泉落。怒聲始可聽。勢如脫桎梏。涎沫卷飛練。潔鳴射碎玉。曲折谿路長。幽響遠連屬。
安得朱絲絃。爲寫滄浪曲。派澤山下田。歲常稔秔穀。憧憧負缾缶。清入郡人腹。惠名由此賦。圖牒曾不錄。
崔碣鐫文章。無數不暇讀。亦欲有佳句。恐爲惠泉辱。使君心自淸。館宮泉上宿。一句蛻塵肝。豈比樽酒淥。
磅礴壯士氣。常爲山水伏。天下幾林泉。無金買卜築。空盜嚼屠門。野人眞碌碌。

煎茶

飯後開都籃。旋烹今歲茶。雙龍碾圓餅。一槍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甌浮乳花。詩思一坐爽。睡魔千里遐。
茂陵病解渴。頓覺肺氣嘉。玉川風腋興。直欲淩風霞。論功著爲經。宜得鴻漸誇。膏粱麴蘖士。此物無與賒。

石生煎茶

石生蘭溪來。手提溪泉缾。謂言長官政。如此泉水淸。歘然展北焙。小鼎親煎烹。一杯酌官壽。雲腴浮乳英。
慚非百壺餞。眞意不自輕。澗沼蘋藻細。王公享其誠。冠蓋豈不至。紛紛空翔橫。珍重石子者。端有古人情。

游白雲山

西山矜霽色。林嶺迴晴光。萬象森紫秀。黯然數廢陽。扶笻弄晴暖。更得春日長。迴阡在巇巖。叢薄紛靑黃。
溪橋覺飛動。激水起連航。杳杳巖壑步。脩脩松桂香。道人誦所聞。坐使身世忘。誰我共出處。閒雲濟徊翔。
飄鈴有妙想。天樂浮圖傍。非徒愛石壁。行將蔭草堂。彼哉楚人子。記恨擷幽芳。

馬當山

馬當天下險。崔嵬大江邊。翠碧倚千丈。峭立萬仞淵。其背領華岫。其麓瞰飛漩。鬱鬱巖間桂。窮冬華葉鮮。
豈無神仙人。縹緲居其巔。猿猱肆健捷。攀躋到雲烟。揚帆過其下。瞥若飛鳥然。仰觀動精魄。但見嶄靑天。
吾生媿仁智。而于山水便。終日叩舷坐。無暇窺塵編。有嗜固爲累。觸險不自憐。

湖溪道中

夜雨聲蕭蕭。朝雨勢未歇。行役良間關。炎歊暫祛遏。蘋藻香幽幽。陂池水活活。咫尺迷見聞。淋漓徹衣褐。
坎泥甚膠凝。塍路無尺澀。飢倦與羸驂。十步九顛躓。鼓鞍髀欲僵。風蓋亦屢脫。救日不暇瞬。危魂亦已怛。
處險貴能安。欲速或未達。聖禹嘗輴行。文公尙胡跋。彼勤事業大。吾勞蒲靑末。香城到長逕。軒眉解蹙頞。
大道吾所歸。寧爲險途奪。

久雨次路韻

江國多陰霖。雲氣所儲積。貫月仍彌旬。窮朝復竟夕。太陽暗經天。寬見黃道迹。風霏淋淋摧。蒼溜穴硎石。
春澤農之瑞。泰甚豈其益。人言雨有數。四時合均適。前多後將少。物理固明白。我居苦湫陋。安得爽塏易。
棟梁生菌苔。書樂漬汗液。寒漏除泥塗。紛紛課奴獲。淩虛逃電腿。頻思兩鳧舄。坐觀久淫濃。風伯豈無責。
慰彼望歲人。私我窮居客。玆事但置之。一觴聊自釋。

富池口

順風雖宜帆。顚暴亦難用。浪擁江逆流。雲狂日昏霧。天公容飛廉。變態大開弄。蛟鯨快乘時。驤首出洪洞。
舟艤多深藏。潛浦投缺空。我行斯可時。要當霽靜動。況復舟弊鈍。篙師困僵凍。時止聖所誡。欲速禍或中。
坐期天清明。連檣欣所縱。且傾淥酒樽。慰此清夜夢。

泛舟

湖光漾碧霄。飄然一方舟。綠舲屢環復。櫂槳變夷猶。雨色芰荷晚。風香蘋藻秋。鳧鷗解相信。隨棹過前洲。
落落二三子。載酒相與遊。淸言愜素尙。大笑忘幽憂。洞庭醉淵明。剡溪浮子猷。人生似飄瓦。所願非所求。
濯纓漁父遠。佩蘭騷人愁。不須吳姬婉。蓮開聽淫謳。器哉通功業。方爲五湖遊。吾曹詩酒中。此樂爲最優。

憶山

昔者氣少銳。狂走登泰山。東峰候海日。危磴躋天關。上考秦漢事。遺文大碑頑。南浮九江會。廬阜幾往還。
雙林到如家。溪作聲潺湲。扁舟上湘水。南衡若屏扆。魏闕坐杳靄。覲融費躋攀。幽尋恣所適。會不虞辛艱。
其餘林壑趣。可數皆斑斑。逮今歲十改。志氣日以孱。前時兩河吏。風埃走靑綸。荊州乃澤國。自昔登臨慳。
佳山到郡蕭。平地千里閒。塵耳憶猿嘯。履齒生苔斑。安得蒼翠岑。下蒸樽酒關。平生林邱志。未去心如猿。

去就不勇決。將見移文詘。

送吳雍平涼令

洞庭葉微脫。衡陽雁未歸。秋雲招客思。偏向隴頭飛。風霜過商郡。飄泊游子衣。行邁豈不遠。在彼渭水沂。早寒關草白。九月邊馬肥。西州氣俗厚。長官民政稀。洪河縈勢勝。大山四蟠圍。登臨賦今古。壯志相發揮。宦遊子誠樂。孤陋予何依。念此性疏朴。動輒觸世機。相逢幸燭理。義愜不謂非。扶持失其直。曲逢嗟願違。朋友日已簡。道義誰與幾。離騷默自慰。但寄黃金徽。

寄穎州顧子敦

念君去南州。歲月忽如埽。豈無肺腑言。難爲音書道。客來自汝陰。盡說太守好。黃堂日無事。仁政浹稚老。承顏奉親歡。甘旨富魚稻。時時過西湖。樽酒媚花鳥。兒童爭拍手。共笑玉山倒。都城亦何爲。風塵驚昏曉。投身非所謀。養氣安能浩。思君便便腹。中有無價寶。昔者定交分。我已愧枯槁。豈知鴻鵠飛。翩然異鶻鵃。人生出處間。得失不在早。君看松與柏。俱有歲寒操。何時臨清觴。爲予傾懷抱。

送僧常陰

吾師來曲江。落落偉丈夫。靈標峙松雪。清韻輝冰壺。識高文字間。欲趨仁義途。飄然跡無累。青天白雲孤。振衣下懷楚。遂欲游京都。京都貴人多。騈門耀金朱。仁義卜知己。誰不顧子廬。況子兼外學。妙達性命樞。書爾禍福應。名利惟所呼。一出玩世故。應憶舊山隅。

庖婢病跛自臨鼎俎有詩

塘頭買鮮鱗。戢戢楊柳貫。不憂一日飢。遂可支兩膳。北方貴鮒魚。豈異此中饌。但求杯盤充。肯問名實眩。芼之鹽芥蔬。雜以菜蕈綫。雖非粱肉豪。鄉思已過半。甘芳遺紫茸。軟白分片段。佐我新炊飯。玖玭光粲粲。春炎遠無慙。枯蘚不足羨。吾子叨餐喜。安此軟炫燕。昔人意不佳。多緣嗜闘嫗。舉賢親鼎俎。毋庸賦烹饌。

夜發白碑

青行苦炎蒸。秣馬戒夜發。清夢失歸路。微風度纖葛。星疏天無雲。獨有亭午月。太空生白煙。浩蕩萬里闊。細碎草木香。淋漓露氣滑。戚戚寒蟲聲。遂馬不暫歇。我行何區區。無乃害傭拙。傳聞猛虎多。宵路時出沒。四顧林莽中。精靈動毛髮。求余得斐虞。禍每乘所忽。君子審重輕。無勞避途暍。

冬日遊蔡氏園次孫元忠韻

偶來梁宋遊。得子共開冷。杖藜古城陰。邂逅塵外境。悅思闤闠中。喧卑眞坎井。晴霜蔽陰崖。朝暉潤陽嶺。田翁醉年豐。曉夕不知醒。閑邃迎幽尋。林扉到深靜。凍禽時自驚。古木坐移影。憶雪指寒荄。占春驗枯梗。求田司良難。旅食飽已幸。暫得酒中趣。詎須求酩酊。短景忽催歸。何時後期請。

次韻吳戶曹師道秋

西風日已肅。涼雨霑層陰。豐澤飽歲事。徂節驚壯心。寒蟲攪夜思。滄浪夢秋衾。欲謝茂陵病。誰憐莊舄吟。

題句龍緯職方海棠軒

使君西州客。慣見海棠紅。彩纈出故里。揚馬來漢宮。醉賞坐乖隔。年年夢春風。荊州蜀門戶。地脈風氣通。此花何從來。根本移化工。使君有新第。幽寓如山中。小軒面城麓。交柯植雙叢。年光錦宮遠。顏色故園同。想當春夜麗。無日樽酒空。繁豔燒醉眼。顧眄增冶容。地勝不在大。意適物易充。雙輪繫兩朱。行將指炎封。

寄題定州楊君園亭

隱不在山谿。名園抱南城。梧竹有遠韻。泉石非世聲。林花品莫數。野鳥馴不驚。主人堂其間。對境心已清。舉遺笑錄錄。放言獨冥冥。新詩寫閒逸。其聲自和平。吾嘗考風俗。燕趙義而誠。自古志慷慨。其人尚功名。苟非勝絕地。烏可奪其行。士于內與外。罕能權重輕。主人不待識。定無世俗情。

御史臺柏下有叢竹久荒穢殿中劉中叟洗之監察孫君字有詩知雜事劉某次韻

老柏寒益藏。叢篠下紛剡。未須論晦明。均敢犯霜雪。塵埃深蔽埋。蕪蔓困籠結。槁悴屈子容。飢癯伯夷節。殿中秉高義。利刃勇分別。病穀除蓄稂。蝕月救吞齧。遂君歲寒姿。清風自交徹。念昔繞荒擷。三嘆生慕悅。重來十五年。笑我壯心折。幽懷耿相對。欲語不得說。

觀音院餞送章子平出守鄭州探得近字

大梁三尺雪。冰泥變塵坌。千騎國西門。駿若鏘在邇。使君御之行。往殿股肱郡。玉符佩祥麟。車旗舞飛隼。去國雖所懷。而在百里近。朝方背象魏。暮已跨封畛。榮陽介兩京。左右事控引。咽喉半天下。客車日交軫。閑關非人情。飾傳古所哂。使君錦標仙。才業苦清敏。故應毀譽忘。要使仁義盡。昔賢此爲政。遺愛浹微隱。國人賦緇衣。千載聲亦泯。二者在君與。無嗟設施窘。

送文與可同出守湖州

東蜀老儒者。吳興新使君。前更四州守。風政超古人。歸來天祿閣。袖手隨衆羣。一毫不染指。世味從甘辛。謂柔未易招。謂剛可以親。渾然鎮百器。承以纖牽文。詞章謝刻劃。天葩出靈根。冥冥古咸池。衆聽所欣聞。外物了無累。獨愛霜中筠。應憐歲寒節。落筆收天眞。七賢與六逸。林下仍淇濱。對之狼狂醉。爾豈知此君。比年不多寫。造化慳至珍。而我得二紙。皂素餘清芬。留當雪霜展。可慰思慕勤。煌煌鐘鼎具。未許刊名勳。聊復詠黃鵠。南國乘朱輪。拔足出埃壒。投身當水雲。人與境相得。長嘯臥天津。冰壺地千里。雲屏山四鄰。醉月若下酒。茗蘘沼渚蓴。忙官子雖適。孤陋予何伸。曲蓬誰與直。坐遣亂蕙薰。臨風寫高興。願寄江南春。

天蘇酒成次路韻

粵嶺酒萬斛。醞者無刑章。以茲子釀事。家家致其祥。鄉人亦隨喜。聊自慰客鄉。頗收諸家法。曹高及張王。不復使鄰舍。更笑甕下狂。軟熟秋穡潔。芬烈吳稻香。堈頭沸珠盤。畢面澄玉漿。人情喜自矜。謂可官法當。方時見初菊。燈燭浮冷黃。頹然此中趣。不覺鄉路長。格高氣淸聖。何至腸腑傷。區區美芹意。欲以酌后皇。餘酣到鄰郭。恨無嘉賓將。增釀更加數。從今百憂忘。

食鱠

知幾張季鷹。歸懷託江鱠。鱸魚今不數。未若魴鱧最。根齏橘椒蘭。盧蘆碎珠貝。盌盤玉葉鋪。千縷紅雲碎。

佐以晚菘羹。玉飯香藹藹。飽行慙素餐。捫腹放衣帶。昨來溪夏乾。市空無可奈。徒有彈鋏吟。何能飽幼艾。安得東海鯨。不憚生物害。揮刀滿金盤。對列酒池外。

植菊

春花侻時人。賞玩紛僕僕。南園一夜風。地上紅盈掬。我似鹿皮翁。秖愛晚秋菊。團團綠玉叢。移趁煙雨劚。願言早芬敷。重陽日已促。煌煌想金葩。況此風露足。豈止插滿頭。服之明兩目。滋養謝清泉。圍護編翠竹。多開爲鈴奇。勿變桃花俗。酒熟落帽天。不作牛山曲。

菱角

洪池富水物。擘波收紫菱。春華雜青黃。夏蔓相牽仍。迨彼風露足。芒角秋實登。剛銛事利觜。扶挾如有朋。雙鋒尙可嘬。四出尤足憎。昌歜倘有嗜。蒺莉非所懲。外觀乏婉軟。中質韜玉冰。取物取諸內。惟彼識者能。

朱李

珍果繁西園。登盤得朱李。白雪凋春花。縹丸結夏子。肉理裝包塞。膚衣粉凝紫。細碎輕菱芡。甘軟異瓜柿。不須論投報。聊復冰寒水。伯陽指仙宗。房陵詫遺美。鑽核乃獨善。王氏亦已鄙。味苦吾所幸。道旁豈云恥。君看齊物人。無用乃天理。

行藥

行年將七十。衰病乃其時。引蟲地氣沴。州在大澤陂。一昨度炎暑。林莽居舍卑。山色不到眼。地無清泉滋。晴暘則鎚治。陰濁則蒸炊。氣脘疲嘔洩。軀骸醉支離。節氣近寒露。生意稍可支。故人在秦肯。知我窮至斯。緘封衆藥品。皆自州土宜。形味紫團寶。苗幹西岳奇。靈如雪山草。秀比商嶺芝。是身本無有。疾病何用治。自愛聊爾爾。道人毋我蚩。丸膏或吹咀。何復求良醫。策杖行東園。運動疏通之。收復我神粹。驅散彼邪疵。養生固有道。一溉非難爲。千年鮑昭後。復有城東詩。

焚香

清泉驚石餅。南海寶洲香。下簾隱几坐。煙霏散央央。春雲乍凝聚。玉穗忽纖長。瑞鴨戲歕吐。雙臥不肯翔。佛國寶芬馥。仙閭花氣芳。眞靈格杳冥。邪厲驅幽荒。安得逍遙人。肯顧來此堂。說我無上道。德音斯不忘。

虎枕

朱陽得奇枕。狀比猛獸姿。呀吻目睛轉。中有機紐施。持鬚世所戒。羊質還可嗤。莫作郿鄠想。曲肱吾所師。

忠肅集卷十六

七言古詩

汶上送黃任道游吳

屑霜飛空木葉脫。長河波光碧玉滑。江南仙客厭塵埃。歸夢寥寥向吳越。故溪時到春未還。正是梅花弄香雪。太湖寺下吟新詩。姑蘇臺邊醉寒月。江橙甘熟霜夜甜。吳酎香醋凍醅撥。遼東歸鶴悲是非。鍾阜曉猿驚契闊。嗟予不得從之行。兀若孤鷹歎韝紲。東南山水游子多。航深履險無時絕。去非貫道百不一。寂無風詠十帝八。君提吟筆尋鄒邦。詞源浩若天潢決。形容物象空鼇峯。搜摘祕怪窮禹穴。人生難足惟勝游。意適何勞計窮達。崢嶸歲律南浦寒。早晚歸艎櫓聲軋。不獨孤陋勤所思。雙白應須念親髮。

秋收

農家之富秋始見。十色田利皆豐登。擔贏車載上場圃。環舍隱積如高陵。園蔬林果不足數。山雉野兔霜未增。連村簫鼓謝神貺。穀黍換酒無斗升。田家之樂豈不好。胡爲不歸邀我朋。榜舟梁澤稼汶北。咄哉反此如講臕。

前日陪祀諸宮退作長句呈聖鄰屯田

楚鄉地薄氣不密。寒燠開閉無春冬。盛陽不効二月尾。日夜霰雪雨以風。社埳汙潦害展祀。貢獻蘋蓆移渚宮。層臺大廈禮少疑。饒羊不去精享適。須臾已事實解殿。象緯落落天曈曨。起瀕危欄久顧望。肅然羽翼開愁胸。恍疑身世此何地。蓬瀛岌岌三山宮。平湖無波萬籟息。但見橋影偃雙虹。豈無林花與嘉木。蔚搖擢折今一空。枝頭尖纖卷寒綠。水面狼藉浮殘紅。荊州獨此號勝地。經年未始來其中。喜緣陪祀幸一至。豈期端值青春窮。嗟吾老去少懷緒。況乃人事多怱怱。與君卻作避暑約。解衣岸幘看雲峯。攜壺挾策無不可。此樂豈特春游同。

送客渚宮歸至學舍覽君佩獨登城樓詩次韻奉和

淵明田蕪猶未歸。胡爲簿領甘沈迷。樂時還勝豈無意。政值一春風雨淒。但宜夜几守黃卷。酸寒擁鼻燈火低。盛陽充發破陰沴。幾日天氣回慘悽。朝來送客過楚渚。平湖綠淨凝玻璃。乍驚物象豁塵眼。亦有亭榭供攀躋。草光浮浮古岸北。花氣藹藹層臺西。盃盤共坐蔭清樾。歌笑起行循大堤。兒羅鵞子漾淺曲。絕勝乳燕巢深閨。幽尋蹤蹤不自覺。城陰步滑猶春泥。心閒漫隨流水遠。境靜卻增幽鳥啼。何時短艇弄明月。安得巨筆凌長霓。歸來學舍坐搔首。外物何足干天倪。闊疏但愧事業淺。剛褊分與時俗暌。如君年少喜學問。青雲萬里端可梯。城頭新篇真自得。豈假朋友相招攜。我亦林泉偶尋勝。因君成詠初無題。登高能賦子之職。敢以城闕譏挑兮。

承牒荊門呈諸友

方城道中詩墨新。（原注）淨氏近沿緣方城有詩。荊門山下有行人。同盟邇來無券歸。傍馬欲去尚逡巡。

荊門西行一百里。下泉之境天下聞。諸君不能作康樂。請賦黃鵠飛秋雲。

次韻王潛江馬上長句因招之

雙鳧飛下王喬縣。別後緒言談未遍。君能有意齊是非。吾久無心恥貧賤。青袍塵滿高情倦。急索歸鞭重增春。陶家池榭雖所懷。楚渚林亭應未見。

題致政朱郎中适園林

南宮仙郎綠髮翁。歸來甲第荊城中。翁家福世有名德。至今孫子傳清風。園亭纖纖事營治。增華到此窮智工。鋪張百物各有職。崢嶸一界疑壺宮。清明過去春事老。林叢暗綠陰相通。朱欄曲檻巧暉映。曉風夜露香濛濛。溪魚野鳥樂晴昊。碧羅怪石依長松。方池清泚雖可濯。主人纓上塵久空。年年三日縱士女。觀遊思與鄉人同。及時娛樂日月邁。肯使蟋蟀悲言公。閑書深藏一萬軸。牙籤錦帶嚴緘封。脫巾解屨游竆倦。燕坐自有黃卷功。三年羈客偶幸至。歸來搔首嗟蓬蓬。生涯適意最難事。安用勳業銘鼎鐘。鄉人勿笑翁不出。門外勢利方憧憧。

贈碣道士

離石道士心跡閒。學行已老猶少年。昔游京師友豪貴。聲名成就來淮山。恬然頗已厭俗累。靖館嚴密諸新安。朝真香火儼青殿。步虛聲遙夜壇。六甲星辰遊禍福。一鍾龍虎誰神仙。北州有客性疏野。誤爲世

網相拘牽。時來與子款譚晤。開心忍愜愁病蠲。台將出處大計說。聞吾至論領曰然。東風滿江春激灩。孤帆曉掛荊州船。他年會合未可約。訪子應在蓬萊顛。

次韻竟陵吳秀才傳見貺

道卿詩思清如水。披衣霜夜吟寒星。意深調苦悲萬古。平明寄與鍾子聽。北牕病客爽心骨。若飲甘露沾腸盈。嗟夫世故玩形器。智者營役奔風霆。區畛大小各爾志。不可蓋者鴻冥冥。吾于世紛粗有覺。未逆獨理猶不鳴。短篇講好聊寫意。弱趙安敢當秦兵。

小孤山

萬山逶迤起彭澤。齊驅擁立江東隅。水西平地驟千里。惟此一峯高且孤。氣嚴勢峭鬱獨立。意不與彼爲朋徒。夾水對峙森嵛衆。衆色媿慘驚頑愚。天公結融若有意。以此壯我淮甸無。青天長劍倚千丈。碧玉大笏巍一株。古今畫工昧好惡。峨眉雁蕩爭爲圖。方言訛傳楚俗鬼。立廟更以孤爲姑。我行不暇論父老。正是北風吹舳艫。

自福嚴至後洞記柳書彌陀碑

一盂僧粥三鳴雞。漸望天角生晴曦。積陰凝霧不得肆。蕩漾破散爭紛披。清明物象各有職。如再開闢平難危。游人襟韻翛以遠。指後洞都忘疲。小楚亭北翠明滅。宛宛一徑微如絲。問云般舟道場路。從此亭背無險巇。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彌陀碑。獨趨一里轉巖腹。剝粉敗赤逢門楣。村童開關語嘲嘈。似云乞米僧未歸。亭亭故碑立青玉。覆以老屋疏且敧。常嗟古人不可見。尚喜書法存于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類彼人所爲。子厚少年頗疏儁。字合飄逸狂不羈。胡爲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或云彼以竄逐久。氣志軟熟非前時。又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惡不正論苦卑。臆決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疏瘦勁麗何精奇。九十三人姓名具。陳穢寶歷元年題。云此柳書一碑者。元和三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楊與倪。塵蒙壁礙世未見。自我訪尋初愛之。嗟物晦顯似有數。恨不從事氈與槌。巉巖西山遂無數。行及二寺方晨炊。東南谿硿斗孤絕。下及平壑如懸梯。南朝佛子謂慧海。卜庵于此存遺基。鬼神饋食以車運。石崖轍跡如在泥。智不足以盡萬物。敢決真僞論是非。老僧夜語亦有理。明發策杖猶遲遲。

代書寄文瑩道人

白雲孤起飛杳冥。光如片玉輕如冰。出山歸山兩何意。行止偶然無滯凝。故人浮舟數百里。得得訪我湘江稜。二十年間四相遇。霜顛疏鬢霜各增。寒齋笑語極微妙。共以身世均鵾鵬。瞥然去矣不我告。振錫忽借南風乘。聊一徘徊駐衡嶽。遂能放意窮臨登。崔嵬老骸不知倦。軟輿蠟屐勤躋升。窮巖險谷訪祕怪。往往清嘯猿鳥驚。長泉落石響寒玉。故意寫在朱絲繩。仰揮雲煙斂羽翼。俯聽譽毀真蚊蠅。書來所說謂如此。而惜攜手無友朋。又云吾廬已堪唾。況彼城市尤足憎。意若歎我在遷謫。故以勝事用夸矜。嗟如予者安足道。進退大計兩未能。平生雅志在林壑。誤落世紛覩繳矰。悲吟黃鵠慕越客。謝病高居思茂陵。喪子

徜徉類雲鶴。顧我拘窘如韝鷹。故應題詩遍崖壁。曷若寄我勸藏縢。山童擬立索書去。寫此安足傾愁膺。

春日述懷

祥風靈雨過二月。陳根新稼苗爭抽。早蠶生齊蘄如蟻。溫飽指此無歲憂。春酒未盡社已過。節物又近清明頭。茜裙纈袖事來往。方盤小榼相餉酬。田家之樂世皆慕。貴仕難去賤易謀。行矣請謝茂陵病。一廛一耒歸先疇。

崔仲岳鶴舟

綠髯滿頷光且修。紫石雙眼寒鋩浮。泛然襟韻自軒豁。見于聲貌非儒柔。昔隨羣衆退禮部。歸來便作滄浪遊。笑買漁艇出巧思。飾以丹白名鶴舟。長鬚赤脚分相與。鱸魚美酒他何求。高吟清風洞庭晚。一篙明月吳江秋。白雲無心伴疏散。丹經有訣窮秘幽。志非謗國嘉遁士。性欲避俗追浮邱。不山不淵隱無跡。時時飛棹來皇州。保康橋前艤清夢。峨冠爛醉都城樓。胸中有物齊出處。天下無方隨去留。太平取士有階陛。幾人年少能公侯。公侯未有君所樂。一時外物爲贅疣。束之簪紳豈其性。軋以利害仍相矛。嬋娟稻粱勸雞鶩。驅逐類穢爭蚍蜉。相逢感慨嘉黃鵠。嗟我方以斗祿囚。賤官藍綬誰不爾。應費隨俗卑可羞。鶴舟之樂慎勿棄。勸君起者非良謀。〔原注〕諸公許勸君棄鶴舟就以舉故云云。

廬城早起道中寄公乘幕府諸友

星角一夜羣枯號。曉來曠野風如刀。峨峨殘雪路摧馬。格格寒氣冰生袍。四支僵痺非我有。況彼鞭鞚難持操。天東朝日凍應澀。亦戀暘谷猶深韜。居常誰不事行役。我行適此時令遭。因思郡府盛僚友。人物一一皆賢豪。想今醉寢或方足。初離密帳驚寒朝。左承右侍各以職。氣靄蘭臭顏如桃。牽持巾匜事盥櫛。傅昇澤面供香膏。不容髮綠一點變。亟以寶鑷爭除薅。炎爐卻坐日當卯。進酒爲壽傾葡萄。捋鬚束帶欲出戶。間訊分付猶切切。體舒意適自煖暖。洋然盎氣虹霓高。此時豈復念寒旅。嗟我勞佚何相遼。入趨留守退幕府。坐據大案臨諸曹。曹司進若魚在貫。文書盈抱紛牛毛。爭前闘敏稍莅職。研磨濃墨揮長毫。左手鈐前右摘尾。落紙紮紮如翻濤。逢姓書字且不給。何暇可否知根巢。坐中耳目已煩困。庭下敲扑仍喧囂。伏膺胝手腕殆脫。退食筆硯方能棄。乘除賴有此事在。庶幾可以均吾勞。人生誤落世網內。區區係累安足逃。要之虛中且自靜。不使內外相鈎膠。無窮來物彼千萬。坐任變化無吾騷。崢嶸年華已遒暮。不日春意生蘭蒿。一樽相與莫相放。天下萬事從滔滔。

還郭祥正詩卷

李杜洒死詩不作。風雅三百年來窮。世儒未必甘汨沒。才不逮志終無功。汾陽有人字功甫。欻然聲價來江東。當時未冠人已識。知音第一惟梅翁。梅翁平時譽世少可。一見旗鼓欣相逢。當友不敢當師禮。呼以謫仙名甚隆。〔原注〕聖俞以公爲李白後身。故諸公皆以謫仙稱之。君亦自謂太白出。世姓雖異精靈同。姑蘇江水磨寒鑑。江上碧玉排羣峯。壯吟豪醉售佳境。日題百紙傾千鍾。折腰印綬豈所樂。養親斗粟嘗未充。蓬萊幽夢掛寒月。青山歸思隨飛鴻。書來寄我三巨軸。華緘開破溪雲封。駭然按劍覽琛璧。怦者亦手

劾蛟龍。長吟千言短數百。造語險怪神爲工。四明賀老忽去世。伯牙悲愴閉焦桐。嗟予逢子衆人後。今其所得何最豐。前日過我北池上。正是清露沾高松。涼軒坐聽哆宏辯。瀑布千丈懸秋風。謫仙有此願自重。世俗酬酢惟纖穠。彼其耳目不自信。滔滔誰樂聞鼓鐘。勿意雅頌與韶樂。一日鑒賞期至公。煌煌帝業子當頌。上數憔悴空山中。

送蔡景繁赴淮南運使

新堤洛水東風謎。下入長淮春浩渺。淮南使者蓬萊仙。疊鼓鳴鐃畫船曉。早時契闊嘉聲名。晚歲綢繆親紵縞。磨鉛並直登瀛洲。對案同題佐京兆。青蒿長松歎異質。流水高山喜同調。雖當倥偬喧囂時。不廢罇罍與吟嘯。歲月撲面來紛紛。冠蓋送客聲擾擾。北闕去歲賦紅梅。南浦今春歌碧草。黃金龍節使光華。白面書生才縹緲。世高臺閣與省府。偏歷從容譽清劭。投虛餘刃無足爲。澄清百城付談笑。時行有命又有義。所過何多亦何少。未應刻意懷軒裳。知有高情在魚鳥。黃鵠千歲凌長風。柰此沙邊老鶬鴇。朝廷材儁重人物。行聞追鋒賜嚴召。玉音寄我其無忘。時有歸鴻下雲表。

酬寄

趙郎趁我弛擔初。爲寄肘後楊炎書。盈編專備瘴嶺病。仁及來世功誰如。城南老廬有別舍。我來掃榻成燕居。坐忘不復一念起。寸田自治何須鉏。養生防患不知此。從事方藥亦已疏。飛鳶未妨傍溪水。黃茅正使侵庭除。玄膺晨漱已可飽。臚膳況復餘米魚。聊將此書一過讀。寄語庶不孤鄉閭。

跋覽前此唱和詩卷有詩次其韻

窮不廢詩異技癢。筆研風雲日相向。聖賢發憤乃有作。三千餘篇自古上。荒城誰我同此聲。惟有哀猿嘯青嶂。窮人所作誠已難。平淡豐腴乃嘉唱。橫槊壯氣雖蕭蕭。擊缽爭先猶行行。敢懷修門咸怨騷。亦防飯顆嘲苦相。江湖千里山千重。朝夕供吟紛萬狀。閒適非以娛時人。可口甘酸勞醞釀。〔案〕後詩脫此處缺兩句。大兒歸不關卷軸。喜我窮通心已忘。種瓜頗欲學東陵。醉尉亦從呵故將。古人能輕萬戶侯。爲有千鍾相等莊。

再作

何事勞心四愁望。側身泰山日東向。君子九夷猶可居。已謀築室金溪上。距江甌與才兩舍。遶郭屏風列千嶂。門中翰墨傳風流。自爲師友相賡唱。曹氏聲名父子間。謝家文章弟兄行。古人至樂蓋在斯。得意未肯博公相。頓挫萬象歸毫端。雕刻丹青盡名狀。古風嚴重周廟鼎。小律軟美楚人釀。居人惻惻盈錦囊。游子篇篇出驚浪。苦心頗恨語不工。故實仍嗟老多忘。儆休矍鑠容據鞍。銳勇終輸少年將。主盟定霸益勉旃。少陵勳名何可益。

長句送跋之官蘄水

前年東秦夏六月。望日拜恩初賜玦。降秩削職遷黃州。倉皇束裝三日發。故國東平不入城。北山一夜辭松栝。親朋間訊若夢寐。骨肉分留作胡越。論罪豈合有民社。抵巇正欲加鈇鉞。仇家之議不盡用。大地寬

仁日月祭。縱令分祠祭之福。上表謝恩秋已末。以御魑魅乃其分。欲居蠻夷聖猶屑。斬也雖僻自善地。回環山溪當林樾。平生雅志在江湖。龐與蘄人相締結。收拾孥屬已團聚。南北無心更分別。白魚煮玉秔炊珠。佐以秋菘與春蕨。築室求田雖未就。典衣賣裝略無闕。大謬不然心已忘。笑人非工已愈拙。人生端若夢栩栩。事夫何庸書咄咄。大兒調邑換江南。次雖分房無遠別。地劣兩舍不宿舂。晨起爲書午可達。邑四萬戶疏甑治。民雜江湖吏貪猾。勸帥洗惡勿害意。魚逃至清人忌深。化以誠心歷以久。教而後刑不忍殺。得間無毀亦無譽。以慰龐蕭雙白髮。

易元吉畫猿

楸梓秋葉青玉緊。枝間倒挂秋山猿。古面欹肝露瘦月。毿毛勻膩舒玄雲。老猿顧子稍留滯。小猿引臂勞攀援。坐疑跳躑避人去。彷彿悲嘯生壁間。巴山楚峽幾千里。寒巖數丈移秋軒。渺然獨起林壑志。平生願得與彼尊。吾知昔者古有武。神思爲易犬馬難。物之有象衆所識。難以僞筆淆其眞。傳聞易生近已死。此筆遂絕無幾存。安得千金買遺紙。眞僞常與識者論。（案）此詩據宋武集補入。

五言律詩

秋日縣齋

節物秋將半。疏慵日益加。不爲投劾去。徒有折腰嗟。味酒懷江蟹。乘風憶海槎。東籬滿涼露。已約伴黃花。

九日再招趙湜

夜露感庭鶴。秋風吹海槎。相思悲歲月。寂坐望雲霞。終夕孤蟾魄。重陽近落花。君無鄙貧令。金蕊徧陶家。

和移居二首

作邑風流在。新居卜築完。清慵棄書人。小隱奉親安。日淡城樓曉。霜深園樹寒。吏塗何所得。試向靜中看。

境物生新趣。高條失舊墟。避塵深戶牖。待月廣階除。醉夢飛鴻外。吟懷晚雪餘。相思歲將晏。誰叩草玄居。

登徐州城樓

彭城樓上望。曠然今古懷。山形東負岱。河勢下通淮。白鳥孤雲並。荒煙萬木排。奇觀登有得。興欲拍洪涯。

山口

古渡倚雙棹。蕭蕭秋色殘。山川南去遠。風雨北來寒。極望銷魂易。詩吟得句難。依稀故園夢。千里下雲端。

送曾釋松滋令

粹行完圭璞。譚經得聖眞。青袍尙腰折。囊蘊喜民親。友益予孤陋。官閑子隱淪。風騷應賦古。亭下蜀江春。

次韻耒陽鄒明府庸

初作南冠至。隨聞墨綬來。猶憐百里遠。時見雨鳧回。江日披梅雪。春陽動琯灰。論文須太白。還憶一樽開。

泊漢口

大別山前晚。維舟望古津。孤烟漢川樹。長笛武昌人。珠曲今何地。蘭洲欲暮春。文士尋美化。無復見遺民。

舟次胡陵中秋不見月

舟泊古城下。重雲埋桂宮。舊期今夕負。清賞一年空。遠浦依微笛。陰崖斷續蟲。篷牕強樽酒。聊更約秋風。

秋泊

寂寞將軍港。船頭攬岸蘆。寒濤能灌口。幽鳥勸提壺。水漲江魚絕。秋深野菜無。如何晉張翰。歸思爲蓴鱸。

梁澤雨中

點細波鱗淺。聲繁客袂涼。山煙藏晚翠。水荇濯秋香。帆葉無聊國。蓑綸自在鄉。風騷已多感。更欲上瀟湘。

次韻楊郎中洙早寒

病客疏慵甚。江城節物新。東風態柳思。暖雪鬬梅春。老信來雙鬢。閑愁著一身。賤貧非士恥。漉酒有陶巾。

次韻呂書記堤上見梅花

多病逢多事。窮年負物華。探春輸野客。騎馬看新花。南國稀江信。東風恨笛家。瓊枝心願見。行亦下堤沙。

潭州湘陰縣萬氏積慶堂（原注）堂在塋旁。以歲時祀享。

慶自前人積。堂因孝子成。催時傳有後。于此事如生。喬木風煙老。佳城氣象明。謝庭蘭玉盛。知不負家聲。

送永州黃判官并寄丁郎中

零陵古佳郡。山水楚南奇。太守逢康樂。佳賓得杲之。翩翩漸高陸。逐逐就新羈。別子東歸去。長沙風雨時。

唐誦甥二首

唐生四方志。投筆慕前人。此日免魚腹。異時觀虎臣。茅柴酒亦美。玉纏鱠應珍。莫恨衣都典。歸來是早春。

因滯江州久。謂爲千里遐。欣會逢漂母。幾欲覓朱家。擬坐瞻雙槳。東行負九華。歸須談旅瑣。勿作勝遊誇。

次韻聖和秋夜對月

綠柞西風老。金波玉氣明。清霜酣夜色。衆籟息秋聲。毛骨無遺照。關河共遠情。十年吟塞曲。畫角厭悲鳴。

病起酬聖和

安佚失于侍。病邪乘所虛。遂嬰漳浦臥。便憶茂陵居。幸爾筋骸立。頹然鬢髮疏。煩君山柏句。慰此不材樗。

留莘離侍鄉信未至

先隴封楸後。辭臣賜玦時。放舟初草草。去國合遲遲。珠滑新粳粒。金酣早蟹脂。南遷眞不負。屈子獨何知。

豐齊道中

路遠程難計。人慵馬自遲。草蛛橫布網。桑蠖亂垂絲。村落黃粱飯。籬離紫菊枝。時豐物皆好。客思在青旗。

送王子正寺詳斷

存仕本儒雅。故宜京國游。官趨廷尉府。心異法家流。門卓侵寒驛。清霜拂曉裘。行行句應好。雲日望神州。

小關送錢中道

老馬久勞力。主人眞棄情。知非換妾去。頗作戀軒鳴。楚豈不爲薄。江鄒無限生。誠能懷舊德。時借爾山行。

次韻王仲達龍圖

常棐詩之學。今逢將者才。諷吟眞嗾炙。畏獸若銜枚。天地秋風老。江湖醉夢回。翻英方合奏。難使擊轅陪。

早行寄田七

羸馬三更夢。江湖萬里心。辨途聽犬吠。占曉望横參。浩露濡衰鬢。微風動醉襟。輸君正酣寢。鼾鼻沸雷音。

（原注）君善鼾。

簡定國（原注）時以目疾在告。

原子貧非病。張生心不盲。興隨緣自足。懶與拙相成。竹葉疑無分。金徽尙有聲。幽懷誰晤語。空此望東城。

送席汝明

得子固已晚。嗟予材滯頑。義合乃朋友。不在疏密間。江闊東風冷。梅披臘雪慳。扁舟共春色。相約到淮山。

送許希顏

翩翩遠游子。驅馬亂山岑。丹穴飛鳴處。高堂日夜心。春風巴峽曉。晝霧楚城陰。家世文章事。仙臺紫桂林。

題貴池亭次韻二首

一夜山南雪。清寒江上州。年華隨水去。客興爲魚留。聞雁思湖表。看梅寄隴頭。橋烏風信好。紞鼓洞庭舟。

魚味年年美。何須問舊池。江山淸不改。陵谷變難知。節物驚冬至。蕭條使客悲。謫仙游賞地。空有白猿詩。

丙子元日三首

瑞曆開三朔。祥風驗八方。年華悵催老。節物喜隨鄉。鬱壘須時設。屠蘇獨後嘗。佳辰誰與醉。夢繞故溪傍。

爆竹驚山鬼。幡幡戴楚冠。祝延千歲酒。辣雜五辛盤。江冷東風外。天回北斗端。光城寒雨甚。從此看春寒。

遙想千冠佩。朝元太極天。鳴鞘開殿戶。索扇起鑪煙。慶事通群表。和聲入樂懸。江湖祝堯意。仁壽萬斯年。

和吳端甫書懷

舊學驚心在。窮居惜鬢華。詩書馮淨几。水竹抱鄰家。霜雪巴西夢。風波楚北嗟。知君厭留滯。我亦正塵沙。

二月二日

江鄉春値閏。二月似深冬。雪濕妨挑菜。雷寒未起龍。雞蟲閒得失。蠻觸小交攻。稍覺雲天霽。西山上翠峯。

送僧懷善

獨鶴翩無影。孤雲晩倦飛。華山帶江處。一錫背塵歸。妙學窮神祕。高懷熟世機。漳濱多病客。空此望巖扉。

過桑八墓

夫子能詩者。寒吟四十年。于今傳好句。無處訪遺編。古意哀東野。窮愁死玉川。惟餘北山冢。松柏鎖秋煙。

寄長吉孫二首

別爾忽經歲。言歸欣好音。神淸李更瘦。學苦鄭玄心。竹徑依山遠。沙溪過雨深。世科思汝父。卽已御群琴。

賞罷盧溪菊。來尋楚澤春。蘭舟逾百日。椒酒値佳辰。勉爾靑箱學。寬吾白髮人。小園遊息地。松竹更相親。

次長庚孫自汝寄詩韻

近就陶家舍。扶疏草木周。頗移蘭就水。已計竹爲樓。飮食隨宜足。光陰任自流。爾曹來伴老。日問下江舟。

晩慈聖光獻皇后二首

四紀坤儀正。三宮册號尊。蚤還明辟子。坐見太平孫。治詰遺神几。廞衣出寢門。如何天下養。難駐白雲軒。

聖孝心崇報。宮庭詔歷頒。喪期逾易月。陵兆改因山。已想天人樂。猶睎鸞使還。蟠桃瑤亭上。昨節壽觴閒。

晩濮安懿王任夫人二首

自昔商任貴。于今慶裔光。來嬪周季歷。有子漢宣皇。柙玉輝幽壙。車雲擁畫裳。哀榮無所憾。新廟五陵旁。

鹵游二川晩。佳城一品尊。翟衣新襚命。神寢舊王園。凄斷風鈴遠。靑蒼霧蓋昏。從今知聖作。大義稱私恩。

晩大行太皇太后三首

四裔柔懷外。群生惠澤中。垂簾九年政。覆載一心公。馬鄧徒聞儉。姜任詎有功。風雲黃道靜。杲日上天東。

典禮辭先后。恩私杜外門。虛心延衆正。損上益群元。仙路三川近。徽音四證尊。賓天去何恨。聖孝託神孫。

夕月沈金殿。秋風冷玉衣。臨當復明辟。忽自厭繁機。藥使來何暮。嵩呼數已非。孤臣恩未報。泣望國西畿。

晩中書侍郎懿獻傅公二首

里閈推前輩。臣鄰接近班。深心語默外。大節險夷閒。付託龜趺字。哀榮馬鬣山。遙知濟源第。風月草堂閒。

公昨初移疾。予方可一麾。尋聞升屋告。適是出關時。零落孤龍友（原注）公與予及故孫莘老最善。約爲三友。綢繆記鳳池。白頭懷抱事。西望不勝悲。

晩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公二首

岑介神情竭。裴公杜石宜。國貧眞髮蒼。身負赤松期。入也將安仰。天乎不憖遺。延和聽詔語。深見兩宮悲。

樞極元豐議。人猶記話言。載來辭廟幄。遂見偃戈軒。一品哀儀重。三司錫命尊。綢繆承晩契。撫涕望西原。

晩司空文定張公二首

德業文章事。公乎取數多。雖驚壞梁夢。會有望門歌。人貽心徒樹。丹彩古奈何。靑編如可託。後世看巍峨。

濬泊環中妙。超遙物外仙。百年從委蛻。一匱戰彌天。晩契承知己。遺風在象賢。東橋松柏路。不得望新阡。

晩司空贈太師中國呂公四首

元祐飛龍日。淮南皁馬歸。周人瞻赤舃。鄭國賦緇衣。曠度銷羣異。淸言析萬微。方依泰山重。俛仰失巍巍。

衡鑑公多士。蓍龜信兩宮。羣生遂耕織。四海戢戈弓。奪去天何速。藏深壑已空。潭潭新府第。東閣閉春風。

玉輦躬臨奠。金錢詔治喪。褒官周尙父。世爵漢扶陽。位席虛羣望。松阡寵舊藏。門中蘭玉盛。有以慰思皇。

歲有懸車表。新聞曳杖嗟。風雲四朝仕。公相百年家。故國山川近。西郊鼓吹譁。旂常難盡記。舊澤徧幽遐。

哀魯國宣靖曾公三首

柱石三朝重。軒裳五紀榮。忠勳等張霍。善慶似韋平。光氣收辰象。儀型失老成。易名宣合靖。千古詔幽明。

鼎鉉調元久。貂冠就第閒。朝廷方憲老。夢寐忽藏山。白日佳城啓。東園祕器頒。深宮那可見。桃李在人間。

不憖天何理。云亡國所嗟。還應騎列宿。但說去流沙。淸廟陪孫享。鴻樞見世家。悲風濛洧路。哀咽滿簫笳。

哀光祿王卿二首

天驥騰長坂。秋鴻御順風。俄從絳衣使。不待黑頭公。志蘊留家集。光華掩靈宮。惟餘善人報。流慶在無窮。
義貞中能恕。才高氣不矜。衆人疑白璧。吾道信朱繩。勳業無天命。文章有子興。冥冥何可詰。萬古一邱陵。

哀太尉惠穆公三首

奕世承主袞。三朝侍冕旒。臨邊曾羊祜。坐幄漢留侯。樂易門多士。艱深廟有謀。那知天不憖。俛仰一山邱。
四寀宜皇武。殊庭遠世機。如何梁木夢。不待袞衣歸。門戶傳蘭玉。忠勳載鼎旂。空餘殿楹字。鸞鳳五雲飛。
望履鴻樞府。照寮始識公。容無高位氣。語有大臣風。感慨方山仰。驚悲已絮空。緇衣國人意。轉入薤歌中。

哀應眞李先生三首

名教心爲樂。逍遙志自求。遂成君子隱。初異道家流。風月閒三楚。巾箱付一邱。空餘淸泰院。雲蘚舊巖秋。
節行幽人正。林泉隱者居。忽歌東魯夢。未上茂陵書。世變還舟壑。門宏待駟車。衆哀無以致。爲託輓聲紓。
生死心先達。康寧壽亦遐。令威成白鶴。老子去流沙。妙意傳琴祖。微言補易家。試觀餘慶後。簪紱已光華。

輓秦國夫人三首（原注）安厚卿母。

久被三宮眷。誰如五福純。脂田天府國。縷服斗樞人。枕夢華堂晚。仙期碧海春。尋常居養地。悄悄繡簾塵。
賻從來中禁。簫笳去國門。袞冠空列鼎。白髮但歌盆。彤管音徽遠。甘泉像貌尊。所傳天下勸。豈獨慰兒孫。
夫榮子方貴。全慶獨乖無。寶靜蘭岩歇。秋高薤曲悲。晴雲縈壽隴。霜日照銘旗。無復升堂拜。空餘執紼詞。

忠肅集卷十七

五言長律

縣齋歲晚寄裴熊田同年（原注）缺字直孺。

西北東南邑。相望歎索居。音塵路千里。契闊歲三除。薄宦隨羣衆。平生媿拙疏。茂陵將謝病。中散不便書。
燕澤歸鴻盡。東山晚雪餘。江湖勞夢寐。風土污簪裾。塵卷吾成癖。貧詩子富儲。孤懷吟劍鍔。舊跡夢崑墟。
今古看蒼髮。功名臟贅疽。何時拂衣去。相與醉鱸魚。

渚宮

坤腹疏靈境。蓬宮抱故城。淸風百年內。芳草幾番平。樹色埋危屋。湖光泛彩楹。眞游三島近。仙界一壺淸。
外慮隨塵隔。虛懷敵水明。松篁烟翠老。臺榭綠苔生。敧枕巫雲近。披襟楚吹輕。舟橫疏柳靜。橋臥晚波晴。
事往空歌嘯。人閒自醉醒。我來眞漫興。魚鳥莫多情。

梁宣明二帝陵（原注）宣明二帝，蕭詧蕭巋也。初湘東王繹平侯景之亂，即位江陵，改元承聖。三年，
兄之子岳陽王詧，引西魏兵攻陷，害之。詧臣于魏而稱帝于江陵，傳子巋，巋傳子琮，通三十年，爲
隋所滅。

侯景淪江左。湘東復有梁。經綸鍾厄會。禍亂發諸王。忍死瞻姑孰。尋戈起岳陽。車書千里壞。符數百洲亡。
二主非神武。開基挾北強。中興卑晉睿。懿德負吳光。歷閏天餘氣。哇鳴井底鄉。快心異噬臘。覆手已牽羊。
臣妾隨三紀。圭裘隆一方。故都終契闊。宗祀各悲涼。雙冢留衰楚。遺孫盛有唐。神靈依古刹。雲木抱回岡。
野火穹碑斷。秋風蔓草黃。樵童雍門歎。繐帳魏臺荒。天地雙車轂。興亡一酒觴。冥然無足弔。幽思漫徜徉。

送李祕監代還

天聖旁求盛。明公射策賢。三朝推國器。一節到華顚。毗翼千餘士。冰霜四十年。至誠忘畛域。端已笑韋絃。
政愛偏東土。民謠載兩川。旌飄外臺節。貫朽大農錢。松柏風霜後。蓍龜禍福前。求閒建封疏。又泛馬融船。
士望儒林丈。官儀祕府仙。仁能化鴞泮。明不察魚淵。蔽芾人人頌。京坻歲歲田。吟春西掖殿。醉月北樓天。
卓馬周儀觀。三公漢守遷。蜀江飛大旆。魏闕望非煙。賤子何爲者。名途祇偶然。世高劉表幕。才媿杲之蓮。
題借今難及。遺思久自傳。都哉拱堯舜。天下侯陶甄。

秋雨用唐誦韻

大雨餘炎洗。淸秋爽氣回。人情醒委頓。物象救低徊。膩岫滋乾翠。田禾起旱栽。雲空明復晦。風襪密還開。
草合門三徑。苔緣壁四隈。藥奩烘潤醭。書几拂陰塵。蓑底漁情樂。沙邊客意催。簾幃晨氣濕。蕉竹夜聲來。
想見天開月。行期菊滿杯。端居聊可宴。不用拂莓苔。

六月六日避暑山寺次韶韻

楚國元卑濕。炎天更鬱蒸。風吟同倦虎。霧罩劇愁鷹。渴肺塵將岔。流膚汗不勝。嘈肌紛暗蝡。繞鬢鬧飛蠅。
六月常離雨。三湘不識冰。爐烘一天地。火爇萬川陵。氣候金初伏。襟懷水未澄。高明尋偶得。林麓遠同登。
此地聊幽遁。危亭更上層。泉聲懸嶙峭。松影轉觚稜。汲井沈聞李。緣池摘翠菱。涼淸生洞壑。秀綠動溝塍。
佳氣西頻望。鄉欄北屢憑。有期攀野鹿。無法問山僧。雲石逢如舊。巾裾見君曾。聊堪償卒歲。不愧俯捫膺。

和路秋懷三十韻

天地炎氛退。江湖灝氣涼。西風來沆碭。久客興徜徉。夜匝烏南樹。心驚雁北方。乍因鱸感慨。肯爲鵩悲傷。
縱步靑筇杖。投詩古錦囊。精熒離下薺。狼藉沼中香。妙理晞莊達。衰歌笑楚狂。是非來袞袞。光景去堂堂。
別浦丹楓老。閒園碧草芳。林蜩蟬啅急。霜路鵠飛長。曉靄淸饒月。晴雲暖護霜。琴中知水意。樓上得山光。
桂長金波外。槎沿玉漢傍。江天晚搖落。澤國少凶荒。竭作趨川禋。歡言治圃場。神祠鼓遞響。社甕酒初嘗。
自昔悲時節。閒愁滿肺腸。宋生辭娣屈。甯子意歌商。代謝催寒暑。平均彼昊蒼。放情羣鹿豕。虔德負簪裳。
致主深慙尹。汪波又愧黃。無功可銘鼎。有學不鍼肓。賦興須潘子。詩懷局謝郎。難欣去酷吏。更愴舞商羊。
不解簪傾日。寧忘鶴返鄉。錦封西澤鯉。珠剖北山梁。寒馬難前處。江鷗肯下翔。無爲澤邊悴。更寶橐中裝。
朝野多閒暇。洪纖遂樂康。何時放歸棹。大鴻水中央。

次韻跋蹈登護法院澄心亭

昔泊銅陵縣。重來跡可尋。洞巖一指顧。花谷記登臨。歲月回秋棹。江湖入醉襟。魚鹽屣邑市。俚語雜山禽。

紫筍抽盤鋼。朱丸綴柿林。長宮誇樂歲。游子足悲吟。眺望春思羅。疏慵老嘆今。蓬牕把書臥。空此望澄心。

題和州雲蔭軒

古木無年歲。新亭托隱棲。交除寒矗聳。乘蔭亂雲低。明暗蒼烟合。深沈綠靄齊。雨回陰徑外。日隔畫簷西。
涼露綠虛滴。珍禽占密啼。仙家青桂洞。隱士碧蘿谿。覆冒均松蓋。妖穠笑李蹊。坐疑秋色早。境與世塵睽。
地惜開軒晚。名因寓意題。還當推大蔭。天下一民黎。

城北莚

邊草連沙白。燕雲擁漢青。將軍眠塞壘。使者拜王庭。金帛三千乘。和親七十齡。豺狼甘血肉。騏驥老林坰。
秋色榆將落。書生涕但零。邊塵何日靖。願一震皇靈。

次韻韓氏東亭書事四首

寄隱無懷七。爲文倦解嘲。地閒從草徧。門靜絕人敲。螳伏尋蟬捕。鶯斜趁蝶捎。楚冠誰問事。越鳥自知巢。
罇酒欣常滿。鄰書得借鈔。援琴意流水。彈劍恨空庖。蘭徑深添菊。蔬畦爭拔茅。殷勤謝老圃。善惡不相殽。
幽懷樂所遇。且任北山嘲。世事棊枰變。年光石火敲。松筠陰自冷。蘿蔦蔓相捎。草密蛇橫徑。簷低燕露巢。
楚醪無再設。斷紙不重鈔。旋買秔留客。親科筍付庖。靈山瞻二祖。歸路近三茅。塞上藏憂喜。人心浪自殽。
朝夕此疏傲。東亭無我嘲。並城田鼓作。鄰寺食魚敲。樹密日先暝。竹長雲可捎。遠書惟雁足。小隱是鳩巢。
茶憶新團餅。琴繙舊譜鈔。憩時常笑屈。投閒實慚庖。霜雪期松柏。風雲寄草茅。周郎晚莅近。有以代嘉殽。
自有逃虛樂。徒興尙白嘲。晚槐蜩意急。蠹木啄聲敲。犬傍脊羅臥。蠶尋赤棗捎。微茫枕間夢。安穩睡邊巢。
困憶石泉弄。渴思冰蜜鈔。饌香蘭入佩。盆氣芭充庖。疏洗王家竹。誅鉏宋宅茅。東亭眞可樂。萬事付紛殽。

寄長蘆福禪師

境與人相得。長鯨宅海宮。香花六時會。心跡萬緣空。地盡諸天接。江從九澤通。潮噴寺門冷。霞拂殿簷紅。
暮雁來淮北。朝帆下浙東。千重蒼桂霧。萬頃碧蘆風。衲擁山雲暖。鉢函水月融。當年約蓮社。何日謝塵籠。

七言律詩

離冀州馬上示趙湜

馬蹄輕滑背城闉。廣陌朝暉健醉魂。暑氣泛清憐小雨。木陰環翠羨名園。宦遊淹薄風埃熱。時事侵凌耳
目昏。獨有空愁慵病客。肯來吟嘯伴南轅。

紀南道中望荊渚

地經三國鬪龍蛇。江勢天形控蜀巴。藏雨鳥歸荒冢樹。採金人聚淺壕沙。子囊城廢今秋草。高氏宮遺昔
井蛙。倦客詩情眞劫劫。得于鞍馬似曹家。

雙橋

危橋相向翼高堂。步步行空跨石矼。漢外夜驚靈鵲度。雨中秋臥綵虹雙。烟開從此瞻瀛島。路遠何時過

楚江。記得扁舟綠楊岸。畫欄朱柱對蓬牕。

將至監利先寄王令

屈指中秋六曉昏。大堤叢竹見霜筠。（原注）夏中來有堤竹成叢之句。未乾醉月題牋墨。隨踏還家走馬
塵。撫景敢嗟經歷倦。軒眉頻喜笑言親。明年各是東歸客。羊酪蓴虀萬里人。

監利泛化邱湖遂至北洲寺

森森平湖闊楚江。方舟雨槳破秋光。晉風釣月嘉魚國。飛雨翹烟白鷺鄉。故老昔能悲岸谷。騷人今但愛
滄浪。北州更有忘歸處。寺壓蘋花千里香。

馬上和王監利見寄兼簡鄒澤民

憶昨西歸春未窮。重來堤竹已成叢。川塍足水稻齊插。霖雨漲江河欲通。一馬久期均物理。雙鳧安得快
仙風。故人況有瀟湘約。應喜樽前笑語同。（原注）二君江南故人。而澤民亦見約會于邑中。

高唐孟延年明府見招

公幹方吟簿領迷。浩然詩句慰相思。壯懷已有潘毛歎。陳迹猶懷漢佩奇。塞下書音稀雁足。江南秋味憶
蓴絲。祝君多種官田秫。欲趁淵明釀酒期。（原注）來詩有蓴絲之句。乃延年昔在金陵所遊。

招鄒澤民

日借西園放客愁。忘機魚鳥分相投。水深碧沼前時雨。風滿高臺六月秋。蟬噪已驚移節物。鷗羣何事亦
沈浮。煩君試拔塵埃足。來伴元生漫浪遊。

次韻鄒澤民感事

河螘蟣虱玩天恩。餉饋驅馳不足論。陛下至神收廟算。諸公何術偃戎軒。凱歌計日登宗祀。歸將驚秋望
故園。賤士江湖眞碌碌。狂吟無以謝乾坤。

清明日至潛江馬上先寄王炳之陳子正

桃花漲泊萬紅英。獨佩詩囊傍水行。二月東風撩霰雪。峭寒天氣作清明。病懷敢有賢勞嘆。壯志徒因節
物驚。罇酒喜親陶靖節。經帷仍近董先生。（原注）子正說春秋。

五月十日發俞潭先寄王潛江

雨過長風吹野塘。水深川路白泱泱。人如澤畔窮吟客。天似江南八月涼。陂下臥輪車乍歇。田間鳴鼓稻
齊秧。長官應爲斯民喜。准備新詩賦萬箱。

戲呈詩會諸友

郢樓吟倡近蕭疏。椽筆貪抄未見書。（原注）澤民近多傳書。拙客慚同嵇叔夜。（原注）自謂也。少年文愛
馬相如。（原注）彥修直夫頗聞會賦。夜涼燈火心親古。秋老江湖興起予。欲整風騷尋戰地。淸風無使舊
壇虛。

月夜即席次韻

天幔空虛碧玉寒。露華應滿漢宮盤。十分月上星光掩。四坐詩成醉語闌。楚渚雁歸驚客恨。庾樓風靜足清懽。一年惟有中秋賞。銀闕鼇山夜未殘。

次韻直夫喜與炳之會

賞悲人事轉秋蓬。但使樽中酒不空。尺蠖屈伸今我倦。南鵬飛化昔君同。〔原注〕炳之。余同年。天晞殘雨偏宜晚。堂壓寒溪勝占風。合繼回瀕書譏籍。楚山堅石壽堪礱。

次韻炳之河亭

風拂藍溪舞翠綃。庾郎池榭旋誅茅。春餘初見香生葉。夏果重來子滿梢。淥酒不空期歡雪。清談爲樂敵菰匏。塵埃久負江湖志。徙倚朱欄祗自嘲。

寄鄭澤民祕校

去年樽酒共論文。一別西園跡已陳。終日城頭憶王粲。清吟澤畔似靈均。懶書已負交朋責。滿秩初逾耳目塵。萬里江風秋思近。歸心聊復借鱸蓴。

送楊祕校

大檣雙櫓挽巴船。美滿西風水接天。蘇子意飛黃鶴外。梁公心在白雲邊。蟹肥采石秋霜足。酒滑湓江夜月圓。綵服拜親無限樂。幾多幽思入新篇。

別出延年王潛江

才非王粲入荊州。淹薄三年已倦游。疏世自甘時不與。論交猶得子相求。學知所樂輕文繡。言至無瑕絕悔尤。大舜簫韶方九奏。佇看靈鳳出丹邱。

次李秬新秋韻二首

雨晴涼意日相親。物物秋容絕點塵。滄海誰期泛槎客。西風先愣憶鱸人。收還志業圍棋局。分付光陰漉酒巾。欲約一樽清夜話。月中涼露滿松筠。

風蕉梧葉覺秋還。萬丈歸心到北山。已許生平江海上。坐求功業簿書閒。頗聞都護刊銅柱。更喜將軍入玉關。朝野清明無一事。相從那使酒罇閒。

次韻李中舍秬秋雨

三伏方中火欲流。陰霖匝月氣爭秋。坐愁屋底須持蓋。閑說田間可檥舟。狂草滿庭泛戢戢。濕蟲侵戶聽啾啾。獨于水部添詩思。坐滴空堦興未休。

次韻酬李秬

公幹長迷滿領潸。潸言那似阮元瑜。闇投子有夜光璧。欲報吾無明月珠。急景壯懷悲劍鍔。西風高興夢蓬壺。勉強登使今懸古。元白鄰枚亦此都。

出都二首

兩艘東飛下大梁。樽罍漂泊過重陽。江湖常恨連年隔。羇旅事爲萬里傷。淮寺月寒蘆鬢白。楚林霜早菊

迎黃。篋中諫紙餘多少。盡寫新詩入錦囊。

重入修門甫歲餘。又攜琴劍反江湖。乾坤浩浩何由報。犬馬區區正自愚。綠熟且爲蓮社客。佇來吾對草堂圖。西箱屋了吾冀足。高枕看雲一事無。

初發梁澤

蒲側荷翻小雨收。鱸蓴高興滿扁舟。雲稀樹色偏宜晚。天借湖光勝占秋。孤鶩落霞開上下。紅蓮白鷺各風流。此行誰與同樽酒。兩國江山盡舊遊。

金陵

月滿扁舟久客懷。石頭城下暮潮廻。霸王基業從吳始。人物風流自晉來。大抵險深輸道德。于今榛莽蔽樓臺。吟毫千百年間事。賸寫江南庾信哀。

南嵓寺

天監禪僧此結廬。石頭高士有遺居。樓飛縹緲巖腰峻。庵靜崢嶸閣道虛。雪後佳花香澗谷。春寒松霧濕巾裾。山中物色吟雖苦。盡是時翁掇拾餘。

靈巖寺

先望靈端金碧明。久穿蔥蒨踏崢嶸。山疑圖畫曾經見。地喜生平所未行。隨處石泉春溜解。上方雲尾夜寒生。主人著意開佳境。無負千年四絕名。

連年往返水陸萬餘里今自鄉中挈家南來已至江州行徹險阻喜而作詩寄之

亥宮驛馬歲翩翩。又作離鄉路數千。拔宅今爲大去國。出災休算小行年。訪尋前日停舟地。催迫窮陰舞雪天。屈指還家已無事。便應調拂試戎絃。

舟次再寄

小孤風順水安流。湓浦旅聞已繫舟。幾日庭中折奇樹。從今江上解離憂。客心歲晚驚催櫓。雪意天寒入倚樓。東閣梅開酒更美。團圓無復起鄉愁。

岸次見梅花不果折

武昌江口見江梅。紫萼瑤芳取次開。窮臘雪寒新霽後。滿枝春色爲誰來。坐嗟隴首無人寄。莫使城樓有角哀。猶喜東風戀岑寂。暗香時許度蒿萊。

自衡嶽至福嚴寺二首

曉指禪關入翠屏。烟嵐金碧旋疏明。旁看陰壑浪濛失。斗上雲梯偪側行。漫興獨于元子慨。詩懷容與謝公評。區區出處勞分別。朝市山林各有情。

俯仰巖巒萬仞臨。恨輸飛鳥極高深。青雲平地人難到。流水殘花路可尋。稍覺衣裾侵小雨。漸聞鐘磬下遙岑。丈人不厭頻來往。欲作香山得二林。

福嚴寺呈貫之少卿幷諸禪老

眼熟林巒認舊緣。茗閣峯北入非煙。雲房直上三千尺。蠟屐重來十五年。山與坐能朝萬象。地靈深自接諸天。暫游久住均如夢。社客何須約白蓮。

至福嚴寺得鄧耒陽書因寄

臺室攀蘿入五峯。峯前金碧寺飛空。山當星鳥離方鎮。地闢天龍海上宮。喜我徜徉泉石外。憶君辛苦簿書中。登臨樽酒無因共。半夜題詩寄北風。

欲登祝融峰阻雨呈少卿

霧雨陰冥萬壑蒸。五峰當面失雲層。愁如藥使迷蓬島。路似仙溪隔武陵。已認神靈憎俗客。欲將魔障間嚴僧。勞公爲我祈昭聖。暫借扶桑白日升。

贈南嶽黃少卿二首（原注）謂道貴之管南嶽廟再任。

身在南山非隱淪。閑中官貴異風塵。清泉白石預何事。華髮綵衣今幾人。虛室圖書忘歲月。壽筵香火祝君親。朝廷不以忠移孝。又說恩函拜命新。

世人行止兩忽忽。公獨榮親祿隱中。清職正同香案吏。曠懷都似漆園翁。南陵蘭茂晨羞潔。內鼎丹靈老頰紅。難喜論心慰遷客。區區安足識冥鴻。

贈黃少卿二首

仙翁來自太常班。再乞林泉捧詔還。養志祇爲華髮戲。無心宜共白雲閒。一樽未厭塵中客。雙屐同躋雨後山。爲寄東宮舍人語。五峯新句兩難攀。

攜節得得訪雲關。恰値東湖賀監還。泉石主人元好事。塵埃游子暫偸閒。心輕脅組知靈運。文滿浯溪服次山。祇恐東風喚歸棹。江頭楊柳已堪攀。

少卿送酒肴至山中

十里傳書厚意將。珍肴醇酎寄山房。定知僧舍饜疏食。更欲雲巖有酒鄉。一飯常聞淮上報。獨醒徒使楚人傷。攜持明日到峯頂。試揖浮邱共此觴。

次韻貫之見勉冒雨至後洞

狂電驚雷曉未收。春雲能護洞天游。徘徊已盡剡溪興。秘怪難探禹穴幽。强勉更須勞屐齒。祝鍾何憚過山頭。從今功德應圓滿。厚意成人豈易酬。

又次韻

已踏雲梯上翠岑。洞中聞說更幽深。夜驚寒雨生瀟洒。愁起孤猿助嘯吟。白日昔傳仙可學。青天今笑夢難尋。故應淸與無時盡。肯爲淹留折此心。

登祝融峯題上封寺二首

磴險梯危路忽窮。勝遊須到祝融峰。九千丈外雲間寺。一萬年餘石上松。引手莫高疑觸斗。臨池毋久恐興龍。此山惜與中都遠。未得君王檢玉封。

寒風吹膽赤霄邊。飛鳥猶難到絕巔。下見人間又成海。恍驚身世此何天。巖腰半白春留雪。僧面多黔日冒煙。我亦淮南宗姓後。舉家應合到神仙。

貫之自嶽先還衡陽示詩見別次韻奉和

雲壑登臨杖屨隨。狂歌淸醉樂忘疲。拍肩正賦遊仙曲。回首遽吟陟屺詩。春草便驚南浦別。壽觴應慰北堂慈。區區流水高山意。常有孤音託子期。

忠肅集卷十八

七言律詩

春日

小箏蛸蝶怯曉寒。舊年殘臘破新年。明生月魄初三夜。氣動春灰五九天。蓼甲韭黃隨綠酒。綵幡羅勝上華顛。故園欲告西疇事。思我楓林楚木邊。

游白雲山二首

鑿壑微風迎曉涼。細碎草木無數香。千巖雲歸雨未足。幾衛水淺禾難秧。（原注）山中之田。每一水所溉。謂之一衛。如曰一溜也。松下陰森石橋冷。竹邊曲折溪路長。西家又得避暑地。翠微亭在山中央。

行窮葱蒨樂清涼。隱几川原一炷香。小雨輕從前嶺去。高禾移就下田秧。禽聲不見山情悄。江影新生客思長。政使歸期猶遠在。白雲遊樂未渠央。（原注）二月七日與客游白雲山。二子侍。行路有詩。次韻一首。

次韻跋踏山行

舟伏盤渦傍淺沙。北風寒日氣淸嘉。初從磯口詢漁舍。漸入雲林問酒家。萬里欲飛愁若絮。小爐危坐眼生花。筋骸養作衡山力。坐擁肩輿聽謾譁。

二子訪酒家不遇次其韻作

青蕪不見山雲深。何以慰此二子心。阮修杖頭故應在。黃公舊壚無處尋。求有不得事當戒。興盡必返歡難任。仙家竹葉未必美。舟尾茅柴還可斟。

賞心亭

佳山逶迤抱故國。危觀突兀凌長波。仰憑飛景赤霄近。下瞰喬木蒼烟多。三閣繁華芳草在。七朝風物一禽過。後人未易興亡本。祇笑陳家玉樹歌。

涵輝閣

碧波瀰漫起春湖。草色黃深岸四隅。新謝小桃雙燕至。從南微雨好風俱。暫來祇是林泉客。長見須憑水墨圖。無數鳧鷗記相識。近人浮泛滿青蒲。

王母池

阿母宮前阿母池。池光清滑瀉玻璃。岸聳巃嵸涵佳氣。影上仙衣潤彩霓。瑤液發源來海谷。飛花隨泛出桃蹊。羽車鳳蓋無消息。寒月沈沈寶殿西。

次韻王太傅關太丞同遊石鼓山

禮局仙人兩俊流。高才相敵異商周。北渡風水初登化。南楚江山晚並遊。契闊歲華歸大笑。留連騷雅入冥搜。江邊一醉憐離散。應有功名約白頭。

次韻陳秀才冒遊石鼓山書院

山頭雲木鬱蒼蒼。山下江流淨鑑光。亭閣瞰臨翫舊句。巖溪開鑿想前良。心甘水石忘歸宦。耳冷絃歌歎士鄉。寂寞先生與叢竹。相看孤節凌秋霜。

元日寄耒陽

元日江湖萬里身。四方南北等埃塵。臭悲天地如行客。遠喜瀟湘見故人。淥酒柱盤催獻歲。小花羅勝寫宜春。淵明祇向東風醉。應笑窮吟浪苦辛。

次韻耒陽鄒明府庸

夢比光陰一鳥過。四年西洛負長哦。逢君舊眼青猶在。憐我寒鬢白已多。言偃政聲方浹洽。茂陵歸思獨蹉跎。何時又見揮吟筆。快若輕丸下峻坡。（原注）君詩思敏捷。

承以舊韻示喜霽詩次和

楚雪飄殘四望間。江山晴氣撲衣冠。曉餘霜日明崑嶺。清極人家在廣寒。勝琢瓊瑤君句巧。相當旗鼓我才難。青天寂寞浮雲盡。最愛春風戀鶴盤。

餞提刑朱仲隱初玉學士

當年逢館近儲胥。紅壁東西對直廬。綿絡同參曲臺議。芸籤分校御前書。揭來憔悴騷人國。隨見光華使者車。莊舃有吟皆病思。賈生徒欲慰頑疏。（原注）君陶寒近詩。

次韻朱仲隱寄鄭寺丞

猛脫塵勞厭競馳。歸來不著楚騷辭。江家有宅能依竹。陶令臨流祇賦詩。努北嶽雲供顧望。水西州市隔喧卑。康強八十人難者。此外窮通各一時。

送呂雅寺丞

玉府文華異俗佩。丹山毛羽盡祥珍。伊皐相業光前史。王謝家風世有人。卓犖少年忘貴胄。擒詞奇藻敵陽春。如今四海皆桃李。曾見樓通萬里津。

路虞部得代還

東風楊柳認春天。轣轆車音向郢山。久客不知游宦樂。五年方喜取書還。邊兵近日屯湟水。漢將何時入玉關。自古西人多慷慨。功名無使壯圖閒。

次韻聖和還自京師途中見寄

郊原新雨靜纖埃。路下非煙白玉臺。遼鶴應悲里中舊。仙鳧今自日邊迴。雲端心望高堂喜。馬上詩尋故社來。牢落不才疏世者。尙貪斗粟戀蒿萊。

次韻李聖和寒食郊居二首

春郊寒食歎淹留。巧映鞦韆樹色柔。杏蕚離披翻白雪。柳花輕薄聚圓毬。風光無賴撩歸思。節物相逢眷昔遊。塞下塵埃從夢想。何時仙袂揖浮邱。

林梢黃綠野禽鳴。浹洽春陽泛地平。禁火人家甘冷淡。浴蠶天氣趁清明。誰將馬絡尋春去。獨佩詩囊傍水行。稚女弄花田叟醉。笑歌眞是太平聲。

次韻李沖聖和秋懷

燕雁南來久客驚。寥寥風色試寒輕。吟殘紅葉詩無味。歸識滄洲夢有情。歲晚壯懷同劍冷。樓高愁思共雲生。淵明無酒重陽近。幾日東籬繞竹行。

聖和受代

枉尺誠非聖賢事。守道固與時俗違。難哉仕者行己志。況復儒生疏世機。喜聞傳告令尹政。應歸滿拂塵士衣。快君高舉歎留滯。把酒爲歌黃鵠飛。

次韻王太傅同陳長史訪僧不遇陳君先歸

林宇幽深止秀奇。中間寧有大顚師。漫勞雪客乘舟去。卻是雲僧採藥時。歸興忽同分嶺水。餘懷誰共一枰棋。故應重作春游約。已覺東風傍柳枝。

謁金鑾瑩禪師

西城十里入溪林。頓覺塵埃脫醉襟。殘渚敗荷縈戶暗。淡雲疏木抱清陰。陶潛但有思歸賦。韓愈殊無喜吏心。遺照主人應念我。試將秋思寫瑤琴。（原注）遺照堂名。

次韻王太傅答高郎中寄酒

予生寂寞歲將回。門巷因逢栽酒開。自笑雅歌鄰罷去。紅泥仙桂印封來。學閒即日先稱壽。賓席何人伴倒屣。莫作獨醒孤逸意。杜郎親撥凍醪醅。

再酬王太傅

曲臺仙客苦能詩。思入風雲學有師。楚國大夫吟澤日。江州司馬愛山時。年華悄悄還杯酒。塵事紛紛付奕棋。想得懷歸心似我。越鄉當自記南枝。

次韻王弼翁借書錢君

錢家書藏富儒林。禹穴時容探萬奇。暗好自同皇甫癖。寫傳應慰獻王心。此于取與無傷義。盍以幽奇付賞音。猶是冬官未通借。覽之安得有千金。

次韻弱翁早春病起

換骨欣逢九轉丹。東風迎面雪梅殘。玉良試火眉虹氣。鶴老經春怯露寒。詩就越聲驚惻惻。夢回天樂記珊珊。故應有德神明相。窮事何曾叩夜壇。

次韻弱翁春中久雨

楚南廉纖無盡時。園亭惟有草菲菲。桃花泛水飄紅去。燕子貪泥帶濕飛。潤徹玉琴春氣弱。聲侵羅幕夜寒微。東陽病骨疏慵甚。留取清樽待霽暉。

次韻王弱翁題承天寺萃景亭二首

左右青林抱邃深。徑隨蒼蘚上煙岑。陵遷漸失三湘事。春遠間傷萬里心。我愛白雲親鳥道。誰臨滄海較蹄涔。北欄曾指鴻歸處。杳渺鄉山不可尋。

四臨千里一危軒。灑脫塵中兩耳喧。隱几風波隨客棹。對江金碧霽僧門。數峯煙老靈妃國。三月花殘杜宇村。不得相從嗟笎庫。新詩猶喜慰冥昏。

次韻孫景修題萃景亭

公遊何似拙翁巖（原注）公守桂陽開鹿頭山名其洞曰拙翁。盤磴先經釋子庵。視聽稍通塵種種。高名聊換府潭潭。時驅萬象歸吟几。盡洗叢荒破暝嵐。更有風華入春望。名園都在面東南。

又次韻四首

予此登臨稱謝公。湘南奇觀欲吟窮。天沈翠島煙氛外。山抱春城霧雨中。陂岸放車看宛轉。寺齋飄磬逐玲瓏。老僧已許炎蒸日。爲借清風解簟筒。

縹緲飛亭倚半空。景來酬對不知窮。天開雲幢輪環外。地聳林邱尺寸中。時有桂花飄馥烈。恨無泉玉濺玲瓏。楚人不識靈均意。江上年年散粽筒。

背倚叢闡面佛宮。登臨酸足喜途窮。白紅花意生洲曲。紫翠山姿落酒中。寒罾見魚行歷剌。珍禽驚客語玲瓏。亭前雨足農知歲。爲卜靈龜灼腐筒。

隱几憑虛萬景空。浯溪能使決山窮。于今川隴民歌處。昔是干戈霸業中。蘋末起風香細碎。水光浮日影玲瓏。苟能適意茅爲足。何必誇豬碧瓦筒。

送衡州王仲和郎中代還

鐃鼓催船下洞庭。幾灘冰澀濤雙旌。崢嶸殿雪靠寒重。早晚漲湘春水生。君意喜先湖雁去。我懷方共夜烏驚。明年奏課趨雲陛。拜罷當如漢仲卿。

寄湖北運使孫景修朝議

昔伴籃輿入翠微。杪齋終日醉春暉。親烹林筍斑犀大。旋膾溪魴白玉肥。歲月幾經鴻北去。風雲應有夢南歸。猶令猿鶴無猜怨。聞說頻年見錦衣。（原注）公昔在北路。時以使事過湖。

秋日即事

湘城風物向秋新。與人寬尊與鱠鱗。葉舞霜紅楓映寺。香含霜紫菊迎人。瞻望河漢乘槎客。歌詠倉箱擊壤民。欲放幽懷到滄海。徘徊黃鵠更傷神。

偶吟

平昔名場氣吐虹。青袍霜鬢老湘東。舊交半在雲霄上。壯志都銷水石中。樓上買魚乘酒熟。舍邊秧稻指年豐。清風令德人皆化。合使鄉閭號鄭公。

被旨還闕酬答諸公韻三首

楚雪三經橘柚天。君恩新詔出湘川。歸非殿席虛中夜。且勝臺郎諳九年。歲晚病懷孤劍外。江寒歸思亂雲邊。老兒莫恨歸裝薄。贏得諸公錦繡篇。

湘南竊食漢儒官。長記靈煙魏闕端。隙過白駒三歲月。萍漂滄海一孤寒。九重寬宥環初賜。萬里歸心斗欲下。常媿主恩深未報慨然眞吾脫四冠。

幾年南楚聽哀猿。自昔江湖憶帝閽。粉骨何裨天下事。賜環難報聖君恩。餘光久記仁人里。引重仍慙長者言。安得新官來棹速。更隨春色到鄉園。

喜跂蹈登科注官（原注）餘姚烏程。

耐門傳子又詒孫。善慶儒科燕後人。雁塔繼題三世字。桂林仍見兩枝春。稽山照邑天如畫。霅水浮州地絕塵。我亦浩然歸思起。明年雙棹趁吳蓴。

倚舟崇福寺寄臨湘衡文叔祕丞

相逢相別立湖邊。幾見鱗鰲換歲年。箭簇初離仲宜幕。政聲猶屈武城弦。歸舟落晚惟荒寺。病枕驚秋聽早蟬。咫尺松風亭下路。可憐雲霧隔青天。（原注）縣舍有松風亭。

行處城縣早起寄公秉

一夜風聲海沸騰。束衣寒星赴晨興。雲吹慘淡天西月。馬踏玲瓏雪底冰。吏事不堪年老大。歸懷那復病侵陵。遙知宴息庵中夢。正在仙門第八層。

寄公秉李郎中

二月晴霜冷逼人。深紅桃萼爛繽紛。寒中悄悄春強半。湖上悠悠水十分。心厭留書期謝病。跡疏罇酒憶論文。東風留著芳菲在。何日仙凫下白雲。

次韻王定國湖上

君來惟有岸蒲青。落寞縈懷獨此行。深塢自迷春草色。綠陰初變夏禽聲。龜毛兔角知何物。鷗海鵠枝各有情。且共論文一樽酒。吳霜從向鬢間生。

和王定國

地遠城東得得來。正如湖畔共含杯。眼中故舊青常在。鬢上光陰綠不迴。歸去汴橋三鼓月。相思梁苑一枝梅。我閒時欲尋君醉。爲傾芳罇更滿罍。〔原注〕病目。君爲置香酒。

次韻定國約過李氏園池

年來高興滿蓴絲。寒薄春風駘蕩時。稍愛燕脂開杏萼。已慚香雪爛梅枝。老于樂事心猶壯。病得新詩和獨遲。何日華鑣向金谷。擬追仙駕到瑤池。

次韻答王定國

江州居士赴東城。句月相忘不寄聲。閉戶邇來能避謗。求田何處欲歸耕。筆端浩蕩詞逾壯。胸次崔嵬氣未平。我有白羊新賜酒。澆愁聊可一杯傾。

次韻王定國懷南都上元

九陌無塵夜觸天。兩都風物故依然。車馳馬逐燈方鬧。地靜人閑月自妍。佛館醉談懷舊歲。齋宮詩思鎖今年。傳聞公子微行處。門外驊騮立繡韉。〔原注〕去年上元南都同李公擇三四輩游靜覺。遂飲上生院。今年致齋太常。聞定國游相國。

同孫推官迪李郎中鈞督役河上敘懷三首

時哉風物媚郊原。無賴禽聲對客喧。山色帶煙屏倚漢。春陽凝日浪浮坤。河功田利茲爲重。士賤民勞豈足論。仙老不妨持道氣。朝餐華景望朝暾。

平湖勝勢抱南城。花氣濛濛覆近坰。黃變柳條歸老綠。紅殘桃葉掩尖青。春乘病後成多感。事向閒中見未形。日日攜茶喚賓友。吳泉烹蕊惠山餅。〔原注〕來詩問南湖事。

車馬傳聞漸欲還。河邊陳迹來春潤。暌離心恨三秋月。積累功成九仞山。從事獨賢公弗歎。散材無用我宜閒。放夫急趣蘭洲賞。寒食光陰俛仰間。

送許敏修使二浙二首

大夫才業帝都愈。清潔寒冰在玉壺。流馬阜財求八使。鑄龍班節重三吳。海門曉日迎飛鷁。笠澤秋風趁鱸鱠。亦欲東遊聞米賤。行春還可庇疏愚。

蒹葭曾愧倚瑤瓊。京兆經年共左廳。廣喜足音臨病几。〔原注〕臥病日久。屢蒙訪問。獨何才力致虛囹。〔原注〕君治開封有能名。比以獄空被賞。亦及不肖。閩山近部榮鄉繡。越客何人識使星。隨看錦車下江

海。歸來人物重朝廷。

題泰定小雒亭

名花多自洛城傳。物色春工十指間。漸買姚黃并左紫。恨無伊水對嵩山。主人安安多材藝。俗客悠悠幾往還。惟有萬竿亭背竹。霜青偏解照衰顏。

八月十二日同楊誠之馬全玉王似之泛舟至舊州塔下作

秋水瀰漫山翠微。西風清好坐吹衣。濃雲將雨東西去。白鳥窺人下上飛。陵谷是非詢野老。滄浪懷抱負魚磯。遲留莫聽嚴城鼓。待得雙橈弄月歸。

次韻趙伯堅令鑠郎中憶南都牡丹兼寄子由

芳叢百朶爛紅雲。曾倚西軒醉兩春。夢雨一驚巫峽曲。佩香常記澧江濱。病懷日負杯中物。花意今看檻上塵。回首東風君自問。欄邊更有後來人。

城北

塞門秋色陣雲飛。雉堞烟青畫角悲。河坼波濤含趙魏。星分畢昴半華夷。太原玁狁當征日。瀚海單于欲戰時。六十萬兵閑飽死。誰憐山後八州兒。

喜王耆祖新居

今見黃州慶有餘。侍郎門戶已容車。風流地望烏衣巷。瀟灑仙人碧落居。三畝江家須種竹。一區揚子獨藏書。東平我久猶如客。何日菟裘近里閭。

北山道中

隨馬流泉碧玉流。野林春鳥語鉤輈。桃飄殘蕊紅堆水。麥換新苗綠滿疇。世味淺深聊爾爾。生涯消息强悠悠。不如收拾詩千首。要似張家萬戶侯。

題所居圓明庵

茅齋幽處小闌東。葛巾藜杖稱高風。守方圓恐形爲累。內照應知色即空。出入有虛還有質。韜光無外亦無中。世人欲識圓明事。盡問名庵隱几翁。

還何龍緯化文詩卷

誰識斯文久寂寥。希聲杳杳思滔滔。氣無外物纖毫累。才有靈光萬丈高。誤借鼓鐘娛海鳥。自甘奴僕命離騷。喚鑣亦欲煩君手。能爲孤音解鬱陶。

贈江汾同年

昔歲仙遊白玉臺。拍肩曾喜得洪崖。高門已覺陰功在。古獄猶嗟寶氣埋。風竹夜聲清醉枕。雨峯秋色滿吟齋。丈夫未老無多嘆。會見勳名與願諧。

祕閣曝書畫次韻宋次道

帝所圖書歲一開。及時冠蓋滿蓬萊。發函鈿軸輝瑤府。散帙芸香馥漢臺。地宮祕寶疑海藏。坐傾人物畫

伯才。燭憐典校來客久。始得今年齋事陪。

病起次和何溫甫祕丞翫雪中見寄

士譽民謠楚粵間。相逢傾蓋問南冠。吟餘候館春風峭。病後湖天霰雪寒。應喜白雲瞻望近。（原注）君迎親至此。獨憐滄海去歸難。雅歌贈我瓊玕意。欲報慙無兩玉盤。

聞東閤諸學生雪飲寄之

大雪填盧翻海波。袁安門戶可張羅。寒欺春絮因風早。病覺空花向眼多。梁苑喜開陳桂酒。郢人誰已唱蘭歌。少年撫景應須醉。莫學衰翁著睡魔。

元日示彭器資御史

天歷開祥歲屢登。命元頒號續熙寧。春風寒色猶燒臘。北斗杓端已轉星。初退賀班東上閤。卻觀郊樂太常廳。便期節物尋樽酒。莫問吳霜換鬢青。

再和

大禘新元詔太平。萬方承慶日神寧。壽觴別殿稱山嶽。治象端門燦日星。放仗暫騎歸舍馬。束衣還就致齋廳。史官不用占風瑞。從此豐年紀汗青。

次林御史次中韻

一鶚將從北海飛。登如窮翼老差池。方嗟簿領迷公幹。尚喜琴音得子期。別思俄聞賦南浦。殘花猶可醉東籬。留連且此同樽酒。歸去鱸魚未過時。（原注）時揚州陳秀相辟君幕府。

再次韻

昔歲相從向此都。重來風物變南湖。莊生達觀嘗齊鷃。張翰歸懷豈爲鱸。世事不窮勞強勉。官期猶遠盡躊躇。新詩易得皆精好。眞似元和咳唾珠。

次和次中簡留守蘇子容

睢園文雅久湮淪。居守今逢紫禁臣。有客游梁似司馬。主人開閤等平津。不才亦預門生舊。承乏來趨幕府新。共喜風騷壇將在。篇酣時許醉轄親。

次韻次中喜子容還朝

公歸眞足慰儒林。雲日重瞻帝闕金。聚散可驚陳跡事。行藏誰見古人心。春迎漢省昔新舊。霜逼吳船水淺深。坐憶茂陵猶未去。悠悠徒有病中吟。

次韻次中題雙廟

凜凜英風數百齡。舍生知與義相形。莓苔老澀穹碑暗。雲木疏寒古殿扃。自許孤城摧虎兕。至今遺事炳丹青。二公死所眞難處。獨恨臨淮有逭刑。

次和次中久雨阻行而聞浙中旱乾

積雨廉纖氣已淒。暝雲凌亂四天低。吟懷摵摵聲侵竹。歸思湲湲水拍堤。東海可能均霧日。北風曾未送

陰霓。應須更問淮南米。莫厭留連鷁首西。

忠肅集卷十九

七言律詩

正月十一日迎駕大慶殿次仲子固韻

錦繡龍鸞仗衛新。絳袍黃繖拜行宸。天開雲日端闈曉。歲謁衣冠別廟春。歸蹕順風傳鼓吹，廣街嚴蹕靜香塵。上元咫尺瞻游豫。更慰都城望幸人。

次韻和門下相公從駕幸太學

詔移清蹕下齋房。訪道天臨舜上庠。正坐橫經開鳳扆。衰袍接武照鵷行。雍宮故事收炎漢。闕里施文盛素王。宜有諸生知聖作。勉趨賢路起東堂。

立春後奉祠東郊呈器資二首

走馬東郊春早時。宿雲容與澄朝暉。溪邊水暖魚初上。塞北風柔雁欲歸。君賞已誇梅自早。我來仍見柳黃微。年華恰恰催吟醉。從此朝回日典衣。

漠漠陰雲曉蔽空。稍看疏靄泛冥濛。郊原脈起新春雨。簾幕寒生半夜風。縱步杳難尋舊苑。習儀聊復望祠宮。宿齋蹔警心宜喜。聞有精誠禱歲豐。

奉祀南郊九日馬上口占

霜意雲情曉欲寒。城南驅馬面晴川。路尋紅皺黃團舍。興入丹朱紫菊天。摵摵園林驚晚歲。紛紛場圃見豐年。君恩未報歸何日。空使荒蕪靖節田。

清明日瓊津園奉陪賜宴文太師

漢燭青煙下九關。東風搖蕩燕元臣。詔馳御蹕深行酒。露藹宮葩別賜春。不爲夢魂閒廣樂。許留光景綴嚴闉。曲江冠蓋華林客。未有三師解組人。

夜直中書省寄左省子容公

膺門早歲預登龍。儉幕中間托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靑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沈迷坐東省。齋居淸絕望南宮。（案）此詩據宋詩紀事補入。

次韻謝師厚齋中有感

一庭春桂與秋蘭。元禮龍門笑閉關。不以使臺嚴陛級。盎然和氣見譽顏。平生懷抱風塵外。終日圖書几席閒。天下蒼生瞻世德。東山寧許乞高閒。

殿廬次韻趙元考錦帶花

錦枝香浸碧琉璃。誰折芳叢下帝闈。橫島正疑豪客綬。雙垂曾見婦人衣。長條臥葉勝繁李。密葉攢英似紫薇。繫取東風留節物。還家猶及醉春暉。

次韻錢純老密學白錦帶花

天園節節見芳華。春暮重開白錦葩。蘭葉淺深瓊散蕊。封條勻鬭雪團花。玉翹舞日眞仙國。月皎垂欄上帝家。若向閬都論品第。可容滄海碧桃誇。

宣徽王公太乙宮使還洛二首

四紀翶翔覽太平。三朝出入聳勳名。對歇徽省官儀重。謁款殊庭使事淸。桃李春風多惠政。鸞皇雲路半門生。少貪嵩洛鄉邦好。人望巖巖在老成。

位並樞庭今四貴。官升太尉古三公。詩居仙骨風塵外。琳館眞都祿隱中。治第頗聞齊綠野。放心寧遂伴冥鴻。滿懷霖雨功猶未。勉起行看謝傅東。

送致政太師歸洛

元豐天子賜安車。黃髮翩翩翊聖初。坐省故攜靈壽杖。會朝仍絕虎賁輿。平泉花木春常在。逕水城池鶴自如。身是赤松無一事。乳桐孫竹看扶疏。

上洛都文太尉二首

慶曆承平已廟堂。三朝勳業徧旂常。昔雖郭令年爰長。今比留侯更壽康。賜餞饗人移玉食。寵行天藻爛雲章。想公勝賞西都樂。門外逍遙綠野鄉。

詔許新出未央宮。始識謀深別有功。就第願陪唐九老。臨軒方冊漢三公。翩翩鸞鳳仙山上。兩兩階星配

帳中。貴齒貪賢聖朝事。可須歸興羨冥鴻。

薛景庸太丞自蔡守邠州

風霜爲府不謀身。承掾鴻樞號得人。九轉已欣丹換骨。一麾聊免甑生塵。時今關隴烟雲靜。地古岐周氣俗淳。正恐訏均勞逸去。肯容文酒戀朱輪。

次韻新陳州太守王彥祖侍郎

得郡同時下帝闉。相聞雞犬再冬春。名場步驟元希驥。官牒推移媿積薪。一笑醉餘雙白髮。千騶南去兩朱輪。勸公少樂淮陽臥。來伴林逋杖屨人。

九月十日趙韓王園同舍餞送王徽之哲出守汝州即席次其韻二首

左符初作魯山行。便有蕭然物外情。出入宦游金馬舊。平生風望玉壺清。秋花黃紫羅千木。宴豆甘珍聚百名。談笑揮毫得佳句。從容聊喜暫班荊。

雲木疏蒙天未霜。一樽淸不黏衣裳。白鱸南國歸懷壯。黃鵠西風去路長。攬轡使看紅旆轉。銜盃聊共紫萸香。相思肯惜瓊瑤寄。時有樓邊雁北翔。

重送徽之二首

瀛州日日聚華紳。盛德如公更幾人。寂寞窮經甘白首。風流投老就朱輪。光陰不負圍棊局。談笑須還漉酒巾。轉識蹤知弱翁久。不如方國慰斯民。

曩昔淸襟江上開。九華山色照樽罍。中間世故何勝道。晚歲仙都幸一陪。康樂又從滄海去。次公曾自潁川來。春秋壁學應猶在。聞說新書勝玉杯。

重送文與可

神標人嘉紫芝眉。襟韻誰量叔度陂。相與論心惟有竹。未能無意獨于詩。東風鹽尾消冰雪。南浦船頭轉鼓旗。想及下車春恰恰。汀洲煙雨白蘋時。（原注）君喜畫竹作詩。

送益路提刑謝師厚郎中三首

龍闕崑峯路不賒。單車聊復向褒斜。東山行止繫民望。康樂文章自世家。政在冰壺人畏暑。詔移金節使光華。百城爭欲扳遺愛。豈獨諸生戀帳紗。

叱馭靈關萬里行。爰書丹筆刺祥刑。過家舊社勝鄉繡。入蜀何人識使星。梅福上封推變異。望之雅意在朝廷。華陰道過行臺路。共醉西湖賦鶺鴒。（原注）公之弟領漕京西。今往過之。

歲晏風雲劍外天。故宮形勢舊山川。地環錦繡三千里。兵後歌鐘一百年。金馬已陳公子賦。海棠應補少陵篇。官私侈忕斯民病。可賀于今使者賢。

送子容二首

文人家世積淸芬。二許遺風見子孫。學問共推元凱庫。衣冠爭望李膺門。西垣潤色文還古。東土留居政有恩。歸奉漢皇前席對。豈無今古所難言。

傾都冠蓋擁西圻。一節移歸四牡馳。魏闕雲烟天近處。隋河冰雪歲窮時。行藏粗識賢人志。疲拙難當國士知。安欲與公論異日。區區何用召棠詩。

送次中

肯與衰顏論久要。愛君才傑氣飄飄。聲名桂苑曾騰驤。（原注）次中先一榜登科。風節霜臺媿續貂。分落江湖驚幾歲。喜同文酒駐雙旄。天寒不奈隋河淺。又使清談付寂寥。

送呂戶曹仲敏

文章盈篋幾千篇。去有山濤吏部賢。梅意向人冬至後。雲陰含雪北風天。非今是古俗皆爾。歎老嗟卑誰不然。知子已能操學誼。行藏吾欲看他年。

送虞元叟大熙出守當塗

使旟獵獵櫓嘔啞。齋舫飄如上漢槎。待得江南纔作館。暫從遼海鶴歸家。清談揮麈踰千里。隱几看山過兩衙。零落謫仙遺跡在。爲尋荒冢弔雲霞。

徐程致仕寄之

浩然歌笑脫靑綸。高調冥冥綵服還。智達能遺名跡去。英雄宜爲泰平閒。秋風酒榼擔寒野。春雨蘭芽長舊山。養己奉親心兩得。世人行止是非間。

宿州靈壁張氏園亭舟過始知之

去國身隨濁汴傾。瞥然雙槳若孤鷹。不知堤木藏金谷。但見漁人說武陵。已許生平惟水石。坐看名利僅蚊蠅。從今所至停舟問。詩酒雖衰亦强能。

八月十五日宿平原寄跂蹈

去秋今夕纔歸船。雨濕溢江歎隔年。幸此一輪開霽魄。卻嗟千里共秋天。更爲來歲悠悠約。安得清光夜夜圓。孤館悄然誰晤語。滿庭寒露濕蒼烟。

離汝馬上寄鄉中親舊

半月徘徊去魯遲。二年樽酒奉青徽。又貪聖寵移金節。還使鄉人笑錦衣。天地中間異達客。田園蕪沒盡來歸。東州不擬多時住。已傍廬溪作釣磯。

至金鄉先寄田直孺（原注）庚戌六月三十日。

京雒塵埃各未湔。古城瀰瀰向秋天。今朝屈指終三伏。此地銜盃已六年。老喜交朋頻把臂。拙無材力可求田。君當記得鱸魚約。何日相從上釣船。

秋浦寄田同年頤

三月驪雲接翼飛。歲窮飄泊動相思。獨臨谿檻看山處。正是江天欲雪時。連轡都門君不至。（原注）約同出都。臨行君失期。合簪秋浦我來遲。明年倘好方舟去。醉到春風有舊期。

過任城謁田直孺

古邑東風桃李殘。故人高臥白雲間。我知原子貧非病。誰識蕭生志抱關。相過正逢春事晚。已衰難伴醉鄉閑。卜鄰慙愧當年約。依舊無錢買北山。

寄尹元佐

都城分袂下長淮。聞說靈槎犯斗回。天上夜蟾千里共。江南秋雁尺書來。莫悲琴劍猶羈客。豈有英雄老俗埃。此去玉皇恩澤異。龍飛親牓看風雷。

寄高陽陳鎬

胸中奇蘊入天淵。平昔英遊舉衆聞。寶劍早因靈氣識。臥龍今惜壯圖閒。匈奴尙敢乘黃屋。漢騎新開戍玉關。應共將軍話功業。酒酣朝夕望燕山。

寄長沙于源頫

湘水衡山冠楚西。逢君曾與勝游期。橋躋危蹬尋僧去。月滿歸舟載酒時。歲律別來驚易改。琴徽空自寄相思。試看湖上梅應老。不解東風贈一枝。

表海亭

到此翛翛欲羽翰。長簷危檻壓蒼顏。高低步隱千花砌。遠近居風四境山。興爲南樓雖不淺。倦如飛鳥亦知還。偸閒擬上三年計。寧願齊侯五月閒。

早春書呈溫甫用前韻

春皇消息到人間。屈指年華笑倒冠。梅蘂暗黃初過雪。蘭芽淺紫未離寒。時哉物遂東風樂。老矣心予勝事難。惟有林泉隨處好。可須巖谷隱歸盤。

登照碧亭次韻燕若水

記著登瀛向此開。清明態韻望高臺。老慙蒼鬢親花蕚。病負春風厭酒盃。青蓋綺羅尋徑去。畫船簫鼓轉溪來。不知好事樓前客。便有嘲吟倚馬才。

憶靈泉山寄襲輔之諫議丈

不到靈房二十年。背依叢嶺面平川。風吹檜柏周遭雨。地壓岡巒寸尺煙。合有高亭臨綠篠。恨無長甃引淸泉。擕節占得頻來往。誰似香山白樂天。

次韻余翼贈陳長史綸

變化洪纖付一陶。中朝瞻望緒紗袍。有才元子名爲汚。失意劉蕡策自高。青史異時觀壯士。黃衣何口調南曹。居閒更覺新詩好。詞力還堪僕命騷。

次韻觀碁

晝永風閑玉局平。幾心相軋掌中兵。斂家只欲乘虛奪。亢地何勞用劫成。縱使仲宜强記在。枉將陶侃寸陰爭。旁觀有訣君須信。大抵驕貪悔吝生。

覽陶宗詩錄近作數篇以長句將之

太白谿邊思會遇．九華峯下共登臨．高樓一別江南醉．幾歲同爲塞北吟．（原注）己亥相遇池州．同飲于蕭丞相樓．潭浦舊懷多感慨．建安遺雅未銷沈．言雖窮苦君能聽．試寫孤音入夜琴．

二月二日過吳德仁二首

清門令德江南吳．三紀蘭洲心自娛．明時中林隱君子．蚤歲東門賢大夫．老去笑談惟玉麈．病餘風韻更冰壺．世于出處罕無意．兩忘未見斯人徒．

三徑長羅依斷崖．築堂能向紫溪開．案頭日有青精飯．堝面常浮白玉醅．坐對雲山飛鳥沒．笑看花木早春回．高情不厭城中客．更許時時杖屨來．

貽致政吳德仁朝請

四十懸車三十年．白雲山下古溪邊．松姿鬱鬱霜中壽．鴻意冥冥物外天．歸爲田園陶令達．化行鄉黨鄭公賢．我慙出處今如此．應得高人一粲然．

初到蘄州

卜築南城三徑開．寬恩容此養衰頹．舟從灩澦堆中出．人是邯鄲道上回．憔悴幸非蘭澤去．因緣如爲祖山來．江湖本是忘機地．笑許殘年付酒杯．

寄鼎州陶使君商翁（原注）近蒙示詩．

詩壇曾識夜將軍．新寄長編超俗塵．夢到鈞天醉開樂．心疑明月暗投人．誰憑正雅全忘古．是自淫哇每亂真．安得高門占旗鼓．與公吟嘯武陵春．

舟次漢陽寄興國李使君舜卿

江南太守畫船飛．湘水霜鴻病翼遲．歲晏風霜時易失．人生離合事難期．相思坐歎瓊枝隔．寓意徒令玉軫悲．遙想翠屏山下望．樓中還有謝公詩．

送柳判官引對次鄒主簿韻

斯文復古魏郊東．（原注）仲塗先生自謂東郊野夫．落落名孫祖氣同．待詔方貪探蘭會．最曾催見受蟾宮．十年埒酒蹈燕碣．幾日歌吟突郢中．天下求才君必用．莫悲長劍匣秋風．

赤岸過柳明之別業

主人瀟灑武陵仙．別業河東大道邊．心畫美田皆枕水．手栽佳木已參天．園林有地時難者．鐘鼎銘功事眷然．倦客過門空大嚼．卜鄰安得買清泉．

青山高竹樓別業昔嘗題詩其壁詩故在而竹樓物故三年矣感而賦詩

故人別墅僻青郊．會許幽人近結茅．昔壁雨荒留蘚蹟．竹林雲蟲見新梢．樓成白玉山無主．鱗出黃金客有肴．悵念同游歌楚些．風聲蕭颯鳥咬咬．

巳日泊桃源亭

桃源亭北值佳辰．桃萼飄殘晼晚春．緹幕惜芳林下子．綵衫修禊水邊人．風謠漸喜南音變．飾物偏于久

客新．道不與時當勇去．歸心何必計吳蓴．

病中聞子容被召次中東歸

一夜奎星向紫微．朝來黃鵠又東歸．謝庭春入新紅藥．吳苑花迎舊繡衣．疲馬顧鳴還有戀．驚鳥飛而欲何依．無聊病況將離思．併寫孤音白玉徽．

再和

詩酒相從道久微．東西冠蓋兩將歸．許公文誥專鴻筆．太白江湖醉錦衣．攬轡慨然俱有意．繫匏于此獨無依．猶憐聯得河梁句．常與都人記盛徽．

送鄭穀夫舍人被召五首

金魚寶帶紫微仙．刺史荊州帝倚賢．仁入刑書無濫獄．政通和氣屢豐年．芝函曉下浮雲闕．奎曜宵還北斗天．士望區區翰林主．不知舟楫赴商川．

三國遺基楚子宮．洞庭游樂與民同．畫船載酒春波綠．疊鼓隨車夜燭紅．愛比南陽歌召父．學如西蜀化文翁．去思不用甘棠賦．恩在邦人骨髓中．

永昭陵上土新乾．又見弓遺四海寃．旒冕嗣天承顧命．金緡傾帑入和門．生靈困瘠悲邦蹙．夷狄跳梁玩國恩．歸奉清閒疏奇蘊．席前應講太平源．

旌旗占曉動星躔．冠蓋傾都海嶽旋．歸覲朗堂瞻日表．過家鄉社卜松阡．郢山殘雪梅寒後．漢水東風柳暖天．無限春風入佳句．何時珠玉有盈編．

簪紱忘懷出處均．行行猶眷楚都春．詢皐小惢方求助．太守三公古重民．燕度久依王粲幕．鵠書曾媿孔融賓．士儒以義酬知己．敢向東原漉滿巾．

九日病起寄文瑩

春城別去已秋窮．猶喜音書繼遞筒．身外光陰一飛隼．天南蹤迹兩飄蓬．夜烏三帀棲明月．胡馬長嘶向北風．無酒無人更無菊．重陽愁過鹿皮翁．

春日書事

年華歲緒兩蹉跎．鬢白浮紅日日多．酒怯病懷無舊戶．詩便春思長新魔．些思楚客招魂語．噓笑梁生憤世歌．鳥雀相忘來亦少．不須門外更張羅．

跋龍西邑時將營山居路有二詩次其韻

半年西邑祇徒勞．天數人謀兩不饒．分定一枝難駐足．時來三組併垂腰．是非未了今猶古．飲啄誠安谷亦喬．何日一廛能負郭．杖藜春雨看春苗．

求田問舍此心勞．兩處如聞勝勢饒．張氏泉臨近城角．邵家林屋在山腰．倒冠來伴樊川杜．飛舄新聞葉縣喬．昨日雪霜枯槁地．百般蒼翠發新苗．

忠肅集卷二十

七言律詩

孫少卿鹿頭山詩并畫圖二首

誅茅捜險旋尋眞。聞說山巖一日新。佳境留連應有待。先時登覽豈無人。披榛好石來如召。隨手清泉應若神。不獨山中與勝事。幾多風愛在邦民。

使君眞愛鹿頭山。圖畫歌吟去爲傳。塵世那知武陵事。時人爭誦永嘉篇、行春遊醉常勞夢。按部登臨又隔年。有客平生志林壑。坐憐雙眼隔雲煙。

次韻蔡景繁紅梅三首

故人江驛寄瑤華。紫玉枝頭散嫩霞。日暗露桃春尚淺。醉餘妝面粉難遮。綠溪地靜東風過。雕檻香寒曉月斜。水滿琉璃聊自喜。不堪塵眼祇空花。

蕭疏仙梗擢芳華。巧刻圓瓊傳淡霞。素質本非桃杏比。酡顏聊避雪霜遮。香含暮雨欄邊散。點倚春風鬢上斜。聞說樽前偏屬賞。青黄朱粉更無花。

仙圃瑤林冠物華。靚英明媚洗晴霞。酥裝卻費臙脂染。紈扇應煩綠粉遮。天上念奴春睡足。風前飛燕舞

容斜。後房宜勸歌聲小。愛惜今年第一花。

再次紅梅二首兼簡李賢夫二首

色不天殘始是華。倒家林翫倚雲霞。春酣白玉酡香人。日射紅綃扇影遮。攬尊亂鬢能淡佇。抱枝寒蓓更疏斜。閑都誰與論高下。未信穠桃賞碧花。

春工着意與年華。換白添紅剪絳霞。肉色膩勻宜日上。天香清冷怯霜遮。半臨綠岸湘波動。巧映朱扉錦徑斜。移寄瑤林主人語。爭妍應有曲房花。

庭前有古槐、一株枝葉扶疏廣陰一畝每當月夕風晨輒爲婆娑其下空翠沾衣心神清越感秋寄興情見乎詞

綠玉交柯蔽鬱森。碧雲庭際靜沈沈。最宜初旭晞晴靄。時有珍禽宅翠陰。終日對爲佳客伴。幾年相慰故鄉心。主人已有秋風興。更聽疏蟬抱葉吟。

盆中移白菊

九秋風露下星榆。玉刻圓錢散曉株。人住水涯多白髮。地應花谷近清都。援香漬酒登新譜（原注）君倚以菊釀酒。谷氣保身栽舊圃。移取黄堂朝夕見。北洲亭邊故叢蕪。（原注）郡中舊有白菊叢、今荒廢。

次南陽錢素從白菊

託根靈氣本仙過。自玉能生綠玉叢。山遠莫辭幽谷水。洲香聊近百花風。神寒縹緲梅同格。英出繁多雪婉工。（原注）菊英二十一出 籬下區區醉金蕊。酈鄉應笑鹿皮翁。

次韻傅推官十月菊

應憐陶令愛東籬。分付黄花特地遲。白卉浪隨秋色盡。孤芳自與歲寒期。冷香直欲梅相鬬。金蕊懸知雪更宜。空使詩人詠重九。天公造物本無時。

挽慈聖光獻皇后二首

賢子詒孫廟社功。聖勞嘉祐治平中。深流自配皇圖遠。仙去誰期壽劫空。三獻猶逢長信殿。萬齡重會永昭宮。母儀五十年間事。愁入西郊鼓吹風。

孝孫皇帝念終天。毀慕難留玉座遷。廟謚易名舒四字。宸闈行服自三年。寶衣綵鳳藏華殿。哀仗星辰下洛川。從此都人想游幸。無因重見九龍軒。

挽資政殿學士吏部尚書曾公二首

懷詔歸來望九霄。伾山縱隔渡河橋。履聲未徹君王聽。車左俄悲道路招。韋氏詩書傳令嗣。石家孝謹冠中朝。靈輀聞說都門過。愁向西風徹鼓簫。

百歲悲歡俯仰間。臥龍昔躡洪瀾。杜堂天聖傳先契。蘭省元豐事長官。寂寂塵青華屋閉。蕭蕭雲木故山寒。深心介德今何愧。付與無窮後世看。（原注）禮諸侯行而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先子出宣靖公幕下。元豐乙丑。資政自爲吏部尚書。時以其郎中也。

輓宋次道二首

囊筆周旋侍漢宮．博知前載問無窮．朝廷人物儒林丈．家世文章太史公．俯仰頓驚華屋換．聲容徒望繐帷空．寢門一哭何嗟及．付與悲哀挽鐸風．

平生襟尙苦淸通．白首耽心翰墨中．萬卷囊書推沈氏．一時碑字貴顏公．塵栖材館稀賓至．山抱佳城與祖同．已矣善人那復見．蕭蕭凄淚秖秋風．

哀呂西臺行父四首

大夫門戶斗魁旁．落落南宮舊望郎．收斂壯心書萬卷．沈浮高興酒千觴．乘驄始欲新年去．藏壑俄驚半夜亡．索我贈言曾未暇．哀懷今擬紼人章．

仙骨瀟疏古柏秋．心于塵世合悠悠．人間未熟黃粱飯．天上新成白玉樓．隱几不聞遺治命．飛旌何日向西州．識君惟有崔夫子．（原注）伯益．預說衣冠一蛻留．

前月南河欲放船．齋觴一笑暫盤桓．唾霏珠玉音猶在．風折箕管墨未乾．皎皎不應隨物轉．滔滔從此絡交難．孤懷幽調誰知者．寂寞金徽不復彈．

吳興空望使君車．道厄陳州亦命歟．歸路自爲兜率去．遺忠誰訪茂陵書．粃糠世俗心無累．蘭玉階庭善有餘．一束生芻猶未致．春風洒淚滿襟裾．

五言絕句

次韻唐誦植椶櫚三絕句

亭亭圓幹直．翦翦翠輪齊．葉散夜叉樣．惡名誰品題．

榮悴逐時序．紛紛紅翠多．誰同歲寒操．旁有羽林戈．

種蘭不當戶．李以苦見容．珍重主人意．東亭非要沖．

次長守長懸兩孫自汶寄詩韻

阿守假其父．敎能仍秀疏．非翁猶數月．書驛耳渠渠．

懸也駒千里．新詩慰遠思．霜秋魚酒美．來趁壽觴時．

七言絕句

戲簡許教授

雖有華膴世衣冠．如聞羹粥更艱辛．莫將粟釜論多少．聊爲君家拂甑塵．

馬融絳帳圖

漢守曾爲絳帳師．升堂高弟許摳衣．傳經無復當時事．只有沙禽自在飛

國風亭

地靈異合有淸辭．正是中和樂職時．誰道渚宮吟不盡．試看亭上國風詩．

復古亭

功大文雄歲月深．巍然高碣字生金．臺池得與吾民共．誰識邦家復古心．

穿楊亭

華構翬飛一望中．顏間篆墨揭秋風．休矜百步穿楊巧．未及當年射虎功．

迎春亭

亭接東風近曉霞．幾多和氣到萌芽．也知當日迎春意．不爲松筠只爲花．

朝宗亭

亭下長江走浪花．朝宗東委去無涯．何時上漢風濤穩．待泛仙人八月槎．

澂心閣

危欄倒影下千尋．空水無聲萬象沈．試問登臨來往客．幾人澄得利名心．

七瑞堂

草木生成亦偶然．誰將枝幹驗祥編．如何餠作當時瑞．寂寞于今五十年．

水舫

天水相將遠欲無．扁舟雙槳似飛鳧．此身未是逃名客．且學鴟夷泛五湖．

雙橋

雙橋十里跨虛明．波面無風雨足輕．雨歇烟收人不見．路岐依約是蓬瀛．

十月六日與客游金山乾明宣塔戒壇彌勒舍利廣教七山寺三首

水落溪橋霜未寒．岡林平淺是西山．路穿峭蒨靑葱底．寺在崎嶇屈曲間．

排門金碧七禪關．松閣相望石徑連．不爲勤求善知識．可能一日徧諸天．

行徹雲煙到上方．靑林深壑對重岡．山中底處饒風月．要著江州一草堂．

偶作

春氣未強寒慘慘．籍人多病與家家．間愁付與毫端遣．長日期于局上銷．

次韻張供備逵夫觀回雁峯二首

圖志分明傳者謬．峯名元在嶽山隈．邦人試看春巖上．豈有燕鴻到此回．

林麓坡陀湘水側．煙嵐朝暮楚城隈．峯前還客翻堪笑．不及飛鴻一歲回．

樊山口二絕

洲渚嶄嶄亂石排．濯風塞浪踏蒼苔．長江萬里從西北．瀉向幽人兩足來．

無數江鷗似雪霜．齊來還去傍滄浪．幽人已自忘機久．卻恐窺魚意未忘．

九日依唐生韻五絶句

三歲重陽負玉觴．悲歡不定客途長．年光節物戲虛擲．賴有新詩付錦囊．

白醪趁節醅已醱．黃菊候霜花未開．獨上荒城拱雙袖．風雲慘慘雁聲來．

無處登臨百尺樓．若爲銷散仲宣憂．北霜寒菊當煙雨．愁滿江城冷濟秋．

悄悄登山臨水興．紛紛泛菊佩萸人．不須吹落簪花帽．但願常存漉酒巾．

長松老柞風霜早．細草幽花雨斷露．天寒日下青書少．雁自高飛魚自潛．

次韻燕中舍若水苦雨五絶句

湖水漫漫日夜添．夾芒蒲鍔鬬尖銛．不須更苦雨多少．且喜西窻青入簾．

風欺炊竈晨煙重．泥隔賓車午枕高．誰記幽人張仲蔚．都將三徑付蓬蒿．

池蛙聯絡聲方聒．逕草縱橫勢未鋤．不厭微涼生枕簟．只憂新蘚入圖書．

聲入高梧翠竹邊．故攜枕簟北牕前．無端喚起江南夢．記得扁舟夜不眠．

嘉穀連空指歲豐．幽蟄無復有乖龍．何時浩蕩風吹日．照徹陰雲幾萬重．

泛舟南湖二絶句寄公袞

路轉芳洲面面風．回環嫋娜刺船翁．晝遊東北桃花塢．時有飄紅落酒中．

不知芳物過春風．傲兀扁舟恨浪翁．得似子猷剡溪上．何須范蠡五湖中．

木芙蓉

誰染輕紅皺萬裳．靚如妝面照寒塘．蜀葵千葉仍陪菊．芍藥重臺更耐霜．

湖上口號三首

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湖上清懷各自知．涼風吹我獨依依．吏曹姑去毋催我．待得臨流弄月歸．

柳色映花春岸北．人家臨水畫橋南．回舟卻向東城望．恰似清溪玉鏡潭．

六月二十日湖上四絶句

蓮的紛紛玉手來．旋攀蓮葉卷狂盃．水禽未見菱腰折．珠實何時芡觜開．

紅蕖白藕寒平湖．曾愛新梢玉不如．今日水深那可得．野人盤上欠香蔬．

氣候凄炎頃刻中．晚涼宜此一樽同．乍收荷葉蕭騷雨．便得蘋花細碎風．

濃雲忽忽遍天圍．四面涼風弄客衣．霹靂一聲湖雨白．魚兒驚沒鷺狂飛．

雪中次韻王肇廷平四絶句

此時遙憶子猷家．幽興應思剡水涯．未向東風見瓊樹．且傳春色贈梅花．

漸飛大片紛如韉．更撲驚風亂似麻．爲謝妻孥衣但典．莫愁米貴酒難賒．

簷邊騷屑竹聲乾．爐畔龍鍾病骨寒．坐想蘭歌傾桂酒．清虛堂上有餘歡．〔原注〕君之西齋．

袁安祇有高眠興．謝朓空傷後會懸．十萬健兒春壘近．飛花宜過海南山．

平原君

徒稱館舍三千客．豈救長平百萬軍．馬在平原多得士．功名翻屬信陵君．

信陵君

徇趙亡梁久不歸．先王宗社若巢危．歸來未久秦全入．魏國存亡亦可悲．

甘羅

甘羅徒挾虎狼威．人道安能眾是非．大抵諸侯畏秦關．一言輕得五城歸．

汲黯

汲黯開陳社稷臣．張湯巧詆吏平津．賢人所貴忠邪異．惜對君王論積薪．

次韻賢叔承箱之同遊靈岩寺

琳宮仙老隱煙霜．不厭山頭石徑長．杖履更爲他日約．姓名聊記舊碑旁．

戲李質夫

曾拜江梅爛漫時．北窗寒冷見花遲．知君獨倚瑤林賞．不向春風贈一枝．

再贈李質夫

贈春須記折花時．坐恨江南信息遲．還向瑤林主人問．東風應傍去年枝．

絕句

日日新詩出錦囊．清才飄逸何琅琅．幕中病客疲酬報．走馬真難伴放羊．

東郊[illegible]開六絶句

幾年不有憶梅詩．當想江南驛使遲．瓶嬈一枝憐病眼．春風須勸笛聲低．

[illegible]三兩枝．霜寒林杪早春時．高疏仙骨開相並．縹緲幽香冷自知．

江南詞客兩[illegible]才．攜手東原賦早梅．瓊樹令人常願見．還家何事不徘徊．

有見早梅

五日重來踏馬塵．比君時節已殘春．吹衣拂面寒猶峭．誰道春風似故人．

悄悄擇冰斷水涯．欣欣草木媚人家．春風巧思無尋處．紅白青黃各自花．

昔年花底爛春林．今日重來老病侵．歲月漫爲流俗歎．行藏誰見古人心．

有謾成

九月十八日離魏都寄內二首

南鴻無計與同飛．鴻翼翩翩我馬遲．若過平臺寄家信．爲言今日是歸期．

肅肅霜風吹客衣．客懷多少寄金徽．到家細說淹留事．應笑蘇秦困始歸．

寄倩

近時頗少飛鴻信、數日應占喜鵲聲、相見便須持寶鑑、爲翁衰鬢摘霜莖、

題齊己草堂

一曲流泉對草堂、何人與續幌前香、清詩自共秋風老、依舊鐘聲送夕陽、

忠肅集拾遺

上哲宗乞召用傅堯俞等以銷姦黨疏

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竊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唯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鄧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在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横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獎愛、必未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之日、不避僭越、輒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於此數色固無乏事、至於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肯爲國家効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闕一誠不可、然而强四支者必以骨爲主、故自古人君崇獎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憚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今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爲姦邪所快、臣實痛惜、兼觀近日言路、稍異有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推薦者非親則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

憚、彈劾權强、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議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眞僞立見、今聖明在上、方崇善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搖政令、紛紛籍籍、甚可懼也、然上下相問、誰爲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疏賤拙直、天下無毫髮親黨之助、獨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效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爲、寧敢避罪、臣願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人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幸甚、

貼黃、呂公著等亦曾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未測聖意、所以未便奏陳、故密獻此言、若候因臣僚進擬而後召之、卽不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命出於陛下、（元祐元年十一月上、諸臣奏議五十四、）

張文定玉堂集敍

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萬事異理、非言不命、四方異情、非辭不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爲辭而後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愈重、夫以堂宁之一言、行乎四方萬里之外、不高深簡嚴、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定、不可尙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時屢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享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效、豈小補哉、自慶曆至於熙甯、雖仁祖恭儉寬大、英祖克篤前烈、主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煥、非尋常耳目所能觀聽、而於斯時典册告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知有助哉、至於供奉歌頌、祠祀贊戒、勒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紛、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富也、

王開府行狀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既仙去、而世人指其族曰王家、其後翦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霸、霸生孫甲、徙居于祁、自是太原王爲著姓、元魏時、固爲廣陽侯、侯二子神念神感、神念避亂南奔梁、神感北事齊、而其家散處宋鄭閒、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留之通許鎭、鎭後爲咸平縣、今爲開封咸平人者、公之高祖也、世以貲雄、曾祖太師公、祖中令公、皆好義周急、畜德不顯、至考韓國公、仕爲江甯句容縣令、後以公貴、贈皆太師、封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甯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趙氏會甯郡太夫人、李氏吳興郡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天聖八年、舉進士、仁宗廷試、以爲天下第一、時年十九、拜將作監丞、同判懷州、改穎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國公憂、居喪摧棘、杖乃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著后姓非是、請止以諡別之、廢后郭氏卒、詔葬以后禮、既啓殯、天子以上元御樓觀燈、公以謂春秋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公燕于寢、

杜賁諫止之。君于臣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俟十七日遣奠。仍禁士庶聲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官院。當三班院。公言廣南幅員千里。鄰接蠻獠。而節制所總。止桂廣二州。追阻勢離。蠻或窺犯。緩急不及事。請倣唐制。以東路之廣潮西路之桂容邕。分五管以密授統。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李正德陷邕廉欽。于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識。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兩川荒饉。公私凋殘。既至。奏蠲遣負。閱官吏良否。多所進紬之。人大慰說。蜀郡媼某氏。多貲無子。一孫才數歲。媼意以貲厚其弟。願離于其婦。乃詣郡誣婦不善撫吾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置兒其間。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媼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鉅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嫉者或告其畜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于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爲共犯。非禮律意。聞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今以爲神明。未還。拜翰林學士。慶曆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爲塘水所限。是年春。其使劉六符謂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濼何爲者也。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備。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爲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敵騎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北敵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爲牽撓。勒兵境上。使六符爲不可得之求耳。七月。富文忠公再報聘。既行。繼有詔附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政府口宣及詔語。或參差。至中路啓書。果異。遂倍道馳還。叩閤門請對。公方考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毋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日牽制爲意。前此敵書有太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間曰。臣知其故。因奏書

云。太宗嘗駕幷汾。匪謀燕壘。于是貴國刺梅里求致書行在。而反覆假其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諭執政曰。非王某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敵復遣蕭偕來議事。公實館伴。偕因請爲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賂。是時朝廷亦已厭兵矣。及偕行燕于班荊。始詔公許偕。誠能約束元昊。則當班師。可緣詔語付偕。公以詔書予之。使常得持以邀我。非便。但詳諭偕而已。還奏之。仁宗善之曰。唐之回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舍人。十二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事籍嘗爲盜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更爲盜。當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警。三月。以諫議大夫拜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不滿不謝。居數日。除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言杜審瓊。太祖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闢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視學。夏文莊公經略西師。久無功。移疾歸淮西。未幾。召爲樞密使。公言竦無忠諒之節。專爲身謀。當要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爲辭。今遽擢起。是避事爲得計也。無以厲世。又入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

引帝据畢其說。遂罷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所頌一事也。蘇舜欽子美監進奏院。鬻故紙得緡錢數千。夜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日五鼓趨待漏院。閱文書以待陛奏。退集議。歸近巳午。數刻之間。古書施行未既。已遄再集。請明日事矣。酬酢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矣。請以今事細例。執者歸之有司。仁宗既用公之議。升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后祔于眞宗廟室。因言藝祖孝章皇后嘗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敵。數年來歸。議增六室。復閤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賊俘。實有罪。今加賞敘。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與國僧紹宗鑄鐵象。妄言災福。惑衆聚財。士女傾赴之。以金銀器飾投諸冶中。貴人督作。宮掖出貲佐之。公以爲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立還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月朔太陽當虧。經典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既升祔。賜羣臣帛有差。以公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法。屢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用度無藝。軍費幾屈。公累疏之。遂宗諒岳州。五年。官伴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帥臣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改鄭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澶州。明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坐舉張得一罷職。是年河朔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各置帥。公以本官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丞則爲方路。振賙全活甚衆。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幷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審官院。充翰林學士

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傳當世之事。仁宗于邇英閣書太原經著草。顧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翌日已徹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宴釣魚。惟貴族近臣預。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遇正旦使宋擇于靴淀。還與敵使爭不直。公對與會。即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嘉祐二年。移秦州。羌族瞎藥木征唃廝囉連衡。更出歲爲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修貢。西境無事。知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要十篇。大概謂宜寅天停祖。愼威福。判眞邪。愛民禁兵。以答天誡。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曰。卿曾獻忠先朝。今宜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體之義。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熙寧初。西邊久無事。而疆吏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綏懷之者。及人果使橫山族殺保安守將楊定。繼遣使以其主諒祚訃至。公請選勇辯士詰取害定者。羌果送

之。數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將又遣兵攻羌境。羌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囊古城。公知邊患未有艾也。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遷之患息。仁宗得唃廝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董氈等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夷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韋堅裴耀卿水運以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爲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則比唐爲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食。上天下形勢。憂勤啓聖。爲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大新百度。能少默。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困民。惟衙前籍上米石使相助。若可行以代吏祿。然是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會中太一宮使。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竊其人。皆闒將而已。倉猝當誤事。又言國馬大事。監牧不可廢。交趾襲邕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芻糧于荊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閒退。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團帶。先塋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爲詩以美其行。三年。肆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爲本。願振滯淹。伸寃枉。蠲逋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既畢事。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卧鎮之。又屈指數日。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獨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八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今上即位。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退。章累上。不許。七月寢疾。詔遣中使挾國醫臨視。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鐘。于書無所不覩。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爲文章渾厚清偉。尤長于比事。儷辭。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諸古人制草及國朝典故。少遭天下無事。仁宗壽意經術。奬用文學士。公翺翔出入。論思謀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時政。無回隱。侃侃謇諤。白首逾壯。故逮事四朝。多見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名都大鎮。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舉之。尊以愷悌之情。與人休息。人是以安樂之。去而思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典貢舉。遇士有大體。號爲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鍊氣。蓋有自得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强。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輿疾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之。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疏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橐無餘貲。而孫猶未有官者。公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追封平樂妹今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二人。曰正甫。奉議郎。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爲承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議大夫程詞恭。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婿。曰節度推官石宗彝。宣德郎呂希亞。

孫男七人。秉文。景文。並承務郎。敏文。假承事郎。貫文。尚幼。餘早卒。女三人。曾孫男女三人。公所著內制外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十卷。王氏世葬開封府開封縣之蘇村。至公始葬其考翰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岡。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府河縣教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申吉。乃葬公焉。公舊名拱壽。唱第日。仁宗面賜今名。謹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尚書省。移于太常。告于太史氏。謹狀。

陶山集

陸佃撰

陶山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一首　七言古詩三首　五言律詩十五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卷二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二十一首
卷四
劄子十三首　狀八首
卷五
議二首
卷六
議四首

卷七
表二十首
卷八
表三十二首
卷九
經解四首　策一首　策問十二首
卷十
制二十六首
卷十一
敍論一首　序四首　書後二首
記四首
卷十二
書六首
卷十三
啓二十九首　祝文十一首　祭文六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誌銘十六首
卷十六
誌銘七首　墓表三首　行狀二首

臣等謹案陶山集。宋陸佃撰。佃字農師。山陰人。熙寧三年。廷試甲科。徽宗朝、官至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出知亳州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所著有爾雅新義、埤雅及此集。埤雅、別著錄經部小學類中。爾雅新義、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尚載之。而訛缺斷爛。殆不可讀。此集據書錄解題本二十卷。亦久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爲十六卷。蓋僅存十之七八矣。佃本受學王安石。故埤雅。及爾雅新義、多宗字說。而新法之議。獨斷斷與安石爭。後竟入元祐黨籍。安石之沒。佃在金陵爲文祭之。推崇頗過。然但敍師友淵源。而無一字及國政。元祐初、預修神宗實錄。亦頗爲安石諱。數與史官辯爭。坐是外補。及徽宗初召還、復用。佃乃欲參用元祐舊人。復與時宰齟齬而罷。蓋其初誤從安石遊。文字之間、不能不有所假借。至于事關國計。則毅然不以私廢公。亦可謂剛直有守者矣。佃既以新法忤安石。不復咨以政事。惟以經術任之。神宗命詳郊廟禮文。佃實主其議。今集中所

載諸篇是也。其他文字、勘以史傳所紀。亦皆相符。惟元豐大裦議。集稱佃爲集賢校理。史乃稱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未免傳訛。又佃紹聖初落職。知泰州。故到任謝表有海陵善地、淮甸近州語。史稱知秦州。亦爲字誤。殆修宋史時、其集已不甚顯歟。方回瀛奎律髓稱胡宿與佃、詩格相似。宿詩傳者稍多。佃詩則不槪見。今攷永樂大典所載。尙有二百餘首。大抵與宿並以七言近體見長。故回云然耶。厥後、佃之孫游、以詩鳴于南宋。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亦喜作七言近體。家學淵源。殆亦有所自來矣。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陶山集卷一

宋　陸佃　撰

五言古詩

依韻和毅夫新栽梅花

誰賦梅花詩。擬繼三百五。昔聞林居士。幽棲首巖塢。與章雖在人。玉樹已埋土。湖山今寂寞。五字護無雨。夫君擅文章。頗以詩自許。芬芳春草生。光芒夜珠吐。人間再生島。名在詩書圃。錦囊貯西施。佳麗生百娬。翺翔道家山。文采動人主。陽春定能和。白華應可補。後生誰敢當。柏直口尙乳。（〔案〕漢書高帝紀。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上曰。是口尙乳臭。此詩節取成句。原本訛柏直爲相値。今校正。）老夫幸未疲。腰劍猶能舞。

七言古詩

贈王君儀

吾思孔子昔在世。門生弟子三千人。大哉卷舒聖人道。弦歌講誦鄒魯濱。立身非以利欲誘。至誠惟學義與仁。雍容德藝愈磨厲。烜赫光輝彌日新。追踪力行慕汲汲。忘疲善誘思循循。外榮豈就卿相位。內樂惟知探道眞。所以萬世作師法。望之仰之如北辰。吾嘗苦愛孟子語。淵源事業醇乎醇。得君遂欲善天下。陋

巷窮惟周一身。當時擧世謂迂闊。進退何妨吾屈伸。紛紛流俗何足託。以道優游能自適。瞥然顧彼萬鍾祿。有如聚散空中雲。乃知君子所爲學。志將憂道不憂貧。君儀建德一儒士。篤學滄溟陶粹純。年強有志闢邪說。氣壯力苦勵荊榛。放出森森梓杞材。秀枝爛漫敷靑春。讀書侵暮即然燭。爲文夜坐常達晨。誰憫顏瓢與藜藿。自憐范甑生埃塵。每云外物未嘗恤。披卷勤能經累旬。有時揮筆瀉霖雨。但聞霹靂飛車輪。雲開霧散卻晴霽。淸風浙浙無纖塵。（〔案〕此句用韻與前複。）佳花美木競妍秀。高山遠岫皆嶙峋。有時高談傾耳聽。又如天馬超崑崙。回顧駑駘百千羣。疲筋竭力安可羣。我嗟才識頑且鄙。書齋日得相依親。勤勤願子能如此。固宜使人長書紳。

依韻和孫勉教授

汝陰先生學雖興。官職冷靜眞如冰。門前烏雀可羅網。甑中埃墨隨炊蒸。收拾人才妙長養。落筆雖謏猶成蠅。至于敗筆亦不受。畫脂徒費知難凝。從來說詳富學海。發揮春秋破矇瞪。仲舒玉杯足瓔纈。中散珠船不光彩。（〔原注〕中散劉王嘗之。）著書固知非一日。作詩又欲重千載。公卿爭迎爲上客。信知淮楚文章伯。應許曾參避正堂。未甘賈誼虛前席。男兒富貴固有時。如何宦達微祿期。袞衣繡裳畢竟在。祗是即今髭鬢改。平生耿介性不容。凜凜勁節凌秋風。金華中丞最稱賞。惜也未老先龍鍾。去入閩棺命云促。浮生瞬息風中燭。（〔原注〕華老尤稱賞之。）華萼飄零不得歸。涕淚數行悲手足。顧予未放雪滿顛。乞得淸潁如升仙。喜聞故人在學校。宛若見面初開牋。揚州騎鶴未足羨。便欲共醉花中間。西湖風景事事好。不似吳越惟無山。海棠方恨我來遲。君欲歸去將何之。期向聖時同盡瘁。況復交情淡如水。他年若和（〔原注〕去聲。）傳說羹。免使鹽梅鼎顛趾。

依韻和李知剛黃安見示

蔣山鱗鬣蒼嵯峨。參伐可捫斗可摩。建康開府占形勝。千檣萬舳來江艖。憶昨司空駐千騎。與人傾蓋腸無他。有時假寐枕書臥。忽地起走仍吟哦。諸生橫經飽餘論。宛若茂草生陂阿。發揮形聲解奇字。豈但晩學池中鵝。余初聞風裹糧走。願就橐扇齊沈痾。登堂一見便稱許。暴之秋陽濯江沱。夜深歸來學舍冷。鼓吹有蛙更聞鼉。曾參捉襟肘屢見。回也簞食傾瓢蠡。誰云寒儒偶遭遇。馳道馬疾搖鳴珂。因緣乞郡得金印。關吏雖識難誰何。邇來二紀世已換。仙棊一局眞爛柯。孔林父子久同葬。謝安墩在空坡陀。顧瞻賢有儀象。挂壁未去聊隨梭。中年觸緒易感慨。賴有二子相經過。隴西家兒信奇偉。美玉在巖珠在波。非冰淸託之女。亭亭松柏垂蔦蘿。黃生初來似蠶蠋。被絲纏裹今成蛾。磨礱爪距擅場屋。擬與羣俊爭殊科。惟黃與李豈易得。一二自抵三千多。回思爭雄六戰國。競致賓客尋干戈。黃金築臺禮郭隗。玉盤進手延荊軻。雞鳴狗盜何足數。雖欲定霸終蹉跎。大哉皇宋聖人出。日月雙麗君臣和。歲時金穰玉燭調。紀功泰山崖可磨。平生慷慨慕荊國。自嗇中立無邪頗。異時與子共勤業。請效夔契賡堯歌。

五言律詩

登塔

題寫看前翟。齊攀接後塵。日邊覓兩觀。上下念[illegible]。林花頓減春。夕陽猶獨立。萬壓人經綸。

依韻和彭器資直講

歲久親談麈。春深集試闈。才名非畫餅。科第是傳衣。鶯稍遷喬出。鴉應反哺飛。羨君叡膝近。昨夜夢先歸。

呈張邃明舍人

世掌絲綸美。聲名壯紫微。賜茶天上坐。退食日邊歸。簡在除書密。時清諫疏稀。佇公參鼎席。寰海望餘輝。

思嚴老呈彭器資

春遠下樓遲。城高背落暉。鵜鴂經歲別。鴻鴈幾時歸。柳闊行人盡。花殘驛使稀。濠州在雲下。深欲伴歸飛。

寄聶深父給事

往歲手曾攜。穿雲路欲迷。蓬萊風引近。壺嶠月飛低。聱永基相對。春深鳥自啼。別來眞約在。何事少書題。

蘇丞相挽歌詞二首

樂易雖難老。艱難亦備更。高官誰不死。厚德是平生。曾負阿衡鼎。仍調傳說羹。須知夷險異。高臥看南行。

世德層層外。年齡九九餘。淚傳千歲字。眞記五車書。帳冷閒金鴨。泉深暗玉魚。前時傳巖像。今得幾分如。

鍾評事挽歌詞

銀餅當年遇。金鉤幾代收。一經知教子。千橘等封侯。瘞雨松門夕。悲風桂嶺秋。江深人不見。依舊水東流。

馮朝奉挽歌詞

仕宦惟遭遇。神仙信有冥。老年多感慨。同隊半凋零。附葬銘旌暗。平生信史青。須知玉川子。傳後有添丁。

公議郎中挽歌詞

愷悌雖不進。艱難亦備更。冰廳諳冷官。夢境過浮生。雲海仙舟隔。風旌粉字橫。莫埋言行錄。留著後人行。

劉大卿挽歌詞

許國丹心壯。傳家素節清。葬無金椀送。庭有玉棺迎。紅幕賓朋散。青囊宅兆成。惟餘原上月。猶是舊時明。

陳夫人挽歌詞

都與鄰人卜。門歸太史許。忽隨雙佩失。不見一珠成。步入清都杳。船維彼岸輕。空餘江上月。依舊度牕明。

魏國大夫人陳氏挽歌詞

滿逐侵鏡盡。舟隨幕壑移。文歸大家傳。行在小星詩。珠珮臨江失。金丹渡海遲。侍郎頭已白。兒慕不勝悲。

贈慈覺大師

講花天散際。醉草客爭收。明月來相識。孤雲學自由。隙曦穿薄暮。簷溜滴高秋。不鎖西牕夢。名山有舊遊。

贈李柔得道士

尋得眞人性。長安久卜居。曬成西蜀藥。換得右軍書。（原註。一作桂林無雜樹。貝壞作稀疏。）酒散頹狂極。香消寂寞餘。更能盤礴畫。傳寫十分如。

五言排律

再用前韻呈穀夫（案。此所云前韻一首。永樂大典缺載。）

洛陽曾識面。稷下竟論交。久若居蘭室。初如食蔗梢。故非徐姓孔。誰敢僭名郊。作事常師古。當官肯代庖。匪躬期蹇蹇。爽行笑嘐嘐。稷也眞爲力。參乎豈柴嗃。金樓傳寶棒。雜俎當珍肴。講舍推攸止。賓筵絕載呶。孫牕餘臘等。徐榻臥寒茭。反舌宵鳴蟈。長蹄暖挂蛸。即今除戶墐。那得曝簷茅。遠夢方隨蝶。輕紵擬換鮫。歷來雙鳳幽。律動半山坳。草色揉藍染。花名篆字鈔。膘肥熊自撲。香滿麝爭跑。乳雉翔仍集。鳴禽語漸勦。柳將金自比。楮與玉相淆。節應函三日。陽添泰一爻。碧圍峯翠荇。紅齧破香苞。鶯出求同志。鴻歸學共胞。形容當舞鶴。音韻中笙匏。麗苑閒亡是。熙臺亞有巢。不材眞是櫟。何算信如筲。交淡非同醴。流清豈爲膠。往來須倒載。生滅任浮泡。縱阻陳歌管。猶容聽鐲鐃。北牕寧獨臥。南岳讓相嘲。酒用陶巾漉。詩須賀錦包。儘教談麈盡。仍取唾壺敲。不向花前醉。應甦薄荷貓。

七言律詩

閒居示毛君儀

五色文章爛錦開。譏勞天女翦刀裁。黃鶯竊水亭亭立。白鳥投空遠遠來。淸晝光陰愉靜客。碧雲岐路屬多才。羨君直入文滄海。探盡驪珠始肯迴。

送諸張

就學經年客會稽。父兄應久怪歸遲。故知子學優來日。想得人看勝舊時。食蔗已甘佳境近。爲山纔止棄功虧。少年況有修身志。莫爲區區應舉移。

依韻和尚用之秀才梅花二首

假借鉛華素不曾。肯將桃李較衰榮。向人有意如相識。混雪無言恥自明。青帝信音元苦遠。素娥風調不勝淸。愛君詩思誠高古。睥睨玄尊與太羹。

年年先發更誰曾。憔悴中朋獨自榮。素豔得如人淡佇。暗香能共雪分明。銀河魄轉霜風耐。青冢魂歸月夜淸。莫與將軍輕止渴。須知丞相要調羹。

送能協

禹門千尺晚登龍。稽古從來緩見功。淸節蘊珠函柱白。高文浮蜃吐樓紅。落花正值行時盡。圍月還成別後同。寄字好憑魚上下。汴渠流水洛新通。

呈越州程給事

南海歸來請會稽。錦衣新過浙江西。暫邀香案蓬萊小。久擅詩名太華低。花影欲重公事退。鳥聲初鬧吏衙齊。雲衢已怪朝天晚。乘興無因訪剡溪。

依韻和程給事留題法雲寺方丈

淨室兼容海衆臨。維摩憔悴病仍侵。且將燈續光明藏。時見珠隨咳唾音。寒壁短碑深措（原註）去聲。玉。誰將新牓大書金。故溪曾指桃花記。乘月何時更一尋。

題適南亭呈程給事二首

子眞仙去學喬松。華宇經營得我公。渏近蓬瀛全勢驕。山經樓閣半虛空。千里逃爲前月。九萬程大座上風。從此擬中登望好。卻應源勝水晶宮。

叅陪初見翦蒿萊。頃刻疎紅戶牖開。賀老湖光浮枕簟。梅家山色染樓臺。裂繒已借雲根綠。靑瑣仍偸月影來。聞說紫泥追詔近。使星躔次傍三台。

依韻重和再任法雲寺（案．此云重和．自有初和一首．永樂大典缺載．）

聞說重來住法雲。舊緣香火一番新。桃花可記曾移主。鷗鳥還應不避人。臨玉甃陵虹氣勢。頷珠長借月精神。何時乞得東南守。共禮黃金丈六身。

贈眞戒大師

時訪城西長者家。欲將禪定友煙霞。百函貝葉聽揮麈。一炷爐香看點茶。猿立砌臺偸落果。鳥穿簷柏獻新花。舊曾題處頻師護。昔學常流旋碧紗。

登塔望太行

浮圖千尺俯樓臺。天地晴無一點埃。日薄馬初經其次。（原註）貝英之山．一從具次．風輕船稍近蓬萊。遷移曾費愚公力。分擘寧煩巨掌開。東北若無氏礙礙。好同霞鶩卻飛來。

依韻和彭器資宣講二首

三年淸苦下書帷。諸子專門盛一時。硏盡錦砂重注易。草殘饒紙說箋詩。鼓催閩越茶應早。綫引昭陽日漸遲。侍講曾須推共醉。狀元新約未差池。

歸畨春風未得歸。相逢還是落花時。文衡仔細誇程石。飲量雖豪笑滿巵。安穩鶯棲多左翼。低回烏鵲尚南枝。稍尋前度曾遊處。更覺新懷慰舊思。

依韻和蕭惟中檢法同年

老驥如龍久困鹽。追風猶得用金鞍。卽今將相多同牓。自古神仙有法官。病起縱窮秋鬢改。詩成猶伴夜珠寒。他時直上三千里。願看雲天一整翰。

門下王相公南郊謝雪子敏甫學士監禮楊傑有詩次其韻

雪擁平田萬頃寬。一郊和氣屬大官。撒鹽久欲資調鼎。成璧初疑捧上壇。雀帶玉飛金屋煖。龍和珠睡錦衾寒。他年祠罷親陪燕。應得屛風解坐觀。

依韻和元參政祈雨

鵲爪七年於久旱。齋心三月愧疎雲。地鍾潤澤來耕壠。天借淸涼入繡紋。常膳鼎寒搖蓮葉。正衙爐煖和

蘭薰。（原註）是日得雨．上復常膳．御正殿．越裳曾見朝丹闕。共識中原有聖君。

次韻和曾子固舍人二首

閶闔晨開玉殿浮。蔥蘢不動海波柔。是般仙果三千歲。一樣春風四百州。鸞扇影寒裁就月。篆爐香煖結成樓。從今不願瑤池宴。閒卻西巡八駿騮。（原註）右集英殿春讌．呈諸同舍．

平明下馬錦韉鞍。暫向飛廊一整冠。行近柳陰移晝寂。坐來花氣辟春寒。別張翠幄黏絲幕。更想金人捧露干。洛下少年今亦老。宴遊無復似前歡。（原註）右上巳日．瓊林苑錫宴．呈諸同舍．

資善堂御筵奉詔送陳資政出守邢州

共輔龍飛與五蛇。一時恩禮有誰加。華堂玉椀更傳酒。便殿金甁獨賜茶。寶帶光芒腰下印。繡衣形影幕中花。平生自與韓公合。名德應歸太史誇。

呈王聖美

少談奇字客長安。妙齡無人得鄧壇。兩鬢已秋陪後進。十年如夢守前官。（原註）公改中允十年矣．竹延西角東須徧。梅發南枝北尚寒。（原註）佃先聖美進職．從古晚成終大用。扶搖行見海鵬摶。

依韻和章樞密景靈宮奉安列聖神御

綵輿同日會仙山。金鎖晨開玉殿關。駕象法王趨側畔。騎龍眞祖護中間。紫浮渭北衣冠氣。紅壓終南袞繡顏。更祝聖孫千萬壽。奉祠長御景靈班。

依韻和曾子開舍人從駕孟饗景靈宮四首

汎灑從誇雨點勻。九天宮闕自無塵。五更玉勒爭門入。十里珠簾夾道陳。薄宦卽今雙鬢改。從官還是一番新。須知鸞駕重涓日。不似春秋四卜辛。（原註）是時有旨別選日．

夏木陰濃氣候勻。平明鸞仗簇芳塵。百年禮樂傳宮注。萬國衣冠拱廟陳。紅芍藥開迎晝永。紫櫻桃熟奉時新。天街自不容生草。布屑由來枉用辛。

三宮同日下雲萊。帶曉千門萬戶開。黃繖日隨淸景駐。玉爐風度暗香來。眠當道路驅除柳。守得宮庭委付槐。亭午扇還新廟闕。紫雲重複護周迴。

修廊圖畫列伊萊。金碧旁看啓佑開。山壓巨鼇初踴出。宮隨靈鷲忽飛來。瀟湘彷彿空留竹。海岳蕭疏想長槐。聞說都人爭擁道。鳳輿纔見第三迴。

瓊林苑御筵奉詔送文太師致政歸西都四首（原註）元豐七年三月二日．（案）七年原本誤作元年．攷神宗本紀．元豐三年．文彥博爲太尉．九月如舊鎭．六年十二月．以太師致仕．七年入覲．三月辛丑宴瓊林苑．帝製詩以賜之．與詩中節次相符．今據以改正．

車後鴛鸞隨劍履。帳前貔虎擁旌旄。星環紫極三階正。鼇立靑天一柱高。上苑金杯新錫餞。下都銀鑰舊均勞。重來更捧宸章爛。華袞何如玉字褒。

黃鉞新兼兩鎭雄。至和前已冠三公。傳將名德讋夷外。老卻年華將相中。十雨雙成堯壤厚。五雲飛蓋傳嚴空。（原註）易飛候云．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則其下賢人隱矣．更聞定策刊彝鼎。千古英雄伏下風。

太師勳業在丹書．乞得身歸主眷殊．五色詔容瞻鳳闕．白雲篇不換蛇珠．閒應物外神仙有．健復人間將相無．明夜畫船回首處．汴隄煙月柳千株．（原註）公歸．上特令具船．

黃金曾酌御尊餘．恩禮何人更得如．北極星辰趨覲闕．西京花木臥田廬．手持宸翰春羅薄．身入仙壺畫景舒．八十爲師精力在．太公應愧齒先疎．

興龍節口號（案）宋史．哲宗紀．帝生日．爲興龍節．

祥雲好色近蓬萊．列辟稱觴廣殿開．樂奏九成丹鳳降．香焚百和玉龍來．三農臘雪方呈瑞．萬國春風已暗迴．共祝聖君千萬壽．年年長奉白雲杯．

興龍嘉節會簪纓．步武蹌蹌鷺集庭．拜笏競從花外見．仙歌疑是夢中聽．升平聖世眞難遇．醉飽君恩敢獨醒．同望闕庭稱萬壽．慶雲中見老人星．

依韻和王微之學士

坐籌國事尚才堪．屈指同年秖二三．平昔醉鄉營別業．如今仙籍換頭銜．光陰老去猶能惜．世事閒來不更談．聞說進書歸祕閣．絕勝流落在山巖．

爾雅新義成沓許國以詩見惠依韻答之二首

背未成鮐齒未鯢．時來放五雲低．初從荊國猶年少．久侍神皇見日躋．近正鉛黃新眼目．指南塵土舊輪蹄．愛君文采眞難敵．他日橫空是紫霓．

探盡驪龍鬐盡鯢．明珠未出價猶低．吾人已聲髻棋誤．漢客仍從豹鼠躋．到底錯薪須刈楚．從來得兔要忘蹄．他時若繼三經後．五色雲中有紫霓．

戲和郭誦叔仲春晨起

春來燕婉已嬌嬈．不飲喉咽恆覺焦．桃被臉深將露洗．柳緣腰細得風饒．船中載酒猶嫌少．席上看花每恨遙．可惜郭七今老矣．不成雲雨夢朝朝．

送文太師再致政歸西都二首（原註）元祐五年二月．

太師天賦與人殊．除卻汾陽盡不如．萬乘有時前膝席．百官隨處避肩輿．鉅公多出陶鎔後．重事仍歸議論餘．聞說掛冠恩寵厚．恨無官職可教除．

乞身章疏竟難移．雙鎮辭來亦重違．絕域共驚吾父在．別都今喜我公歸．潤川士宦相先後．遼海人民半是非．誰念昔曾陪祖帳．同時賓客坐中稀．（原註）公元豐間致仕．西歸．賜宴瓊林苑．今惟蘇子容并佃二人再預．

陶山集卷二

七言律詩

依韻和呈劉貢父舍人三首

鵷鷺朝來又集西．聯鑣初卸錦障泥．奪袍況有詩先捷．倒玉何妨酒屢攜．詔下競看花作判．賦成曾借柳爲題．衣冠異日傳圖畫．惟有三家盛事齊．

酒半詩成日轉西．驪珠纔抵一丸泥．未饒白雪無人和．不忝東山有妓攜．班綴定應連玉筍．姓名還得夢金題．飛騰便見新官上．傳語花開愼莫齊．

三家成佛本來西．共坐蓮胎出淤泥．（原註）舊謂知制誥爲一佛出世．歸侍玉除還似約．去腰金印定如攜．慇懃鳥勸花前醉．邂逅人逢葉上題．縱有鳳毛傳序遠．未應能似鴈行齊．

用前韻呈蘇子容尚書

蠶里從來敢效西．龍門登日尚雲泥．紫垣正掌絲綸美．絳帳初將杖屨攜．（原註）公在掖垣知貢舉．佃始以門生登第．紅錦未酬青玉案．黃金應護碧紗題．正堂若許曾參避．願更虛心問相齊．

依韻和頓起郎中瓊林苑奉迎神主追懷同年兼呈座主蘇丞相

清風明月本閒人.鳳闕初來一幅巾.淡墨姓名才烜赫.橫金班綴偶叨塵.鼎湖龍去池臺古.遼海人歸冢墓新.惟有蘇家老仙樹.能將五百歲爲春.

送楊損赴黃陂主簿

詩酒相從秖歲餘.雲棲鳳閣在空虛.驪龍光燄隨身姐.鸞鳳精神入簿書.內翰風流知有後.狀元門閥是當初.恨無一物堪持贈.梅未全開柳尙疎.

送廣太熙學士知太平州

黃塵初出國門東.楊柳青青蓋傘紅.古待度關雲色異.想知登望月明同.曾傳嚼蠟風情外.更悟烹鮮政事中.聞說太平迎候遠.安排騎竹有兒童.

送致政邢定國通判

七十平頭便拂衣.舞雩風月有光輝.尋常薄飯猶能足.多少高官未肯歸.鷗鳥等閑還自樂.杜鵑容易重相違.想知遼鶴歸來早.城郭人民未盡非.

同前

眷切千尋畫不如.信知韞玉勝懷珠.一卷曾使民蹈餒.三品何妨主眷殊.看日褁煩鞭氣力.補天眞待鍊工夫.寄聲欲取黃金印.爾後還曾顯鵲無.

送張頡待制帥瀛州

食貨方艱不忍籠.長才宜有濟時功.閣當龍馬圖書後.蹙入紅牙算子中.音信定應隨朔鴈.夢魂多擬託南風.如何更講黃河策.定取橫流副兩宮.

送許遵少卿知潤州

丹陽太守舊名卿.騎竹兒童夾道迎.醉尹筵歌甘酒病.謫仙風月苦詩情.江湖天氣晨桑早.水竹人[illegible]簟清.白首愛君心未已.夢魂猶遶鳳凰城.

題海岳樓贈米元章

千級仙梯第一層.闌干常爲水雲凭.起爲霖雨從膚寸.活得魚龍用斗升.鵬有程途知可到.鷩非番次信難勝.即今姓米仙人住.雲母中間一片冰.

依韻和靑州程給事見寄

出守東州異故園.臨岐花鳥共無言.度關有客占雲氣.負野何人肯夢魂.蘭辟白蟫書殿祕.茅分青土社壇尊.相望幾直蓬萊宿.燈影寒籠月滿軒.

送王柄教授

場屋論才昔議魁.教庠宜冷尙低徊.靈龜縮甲專藏六.老雉斜冠怯應媒.半醉珠璣隨咳唾.一方桃李待栽培.寒垣錯莫風沙晚.南北相望首重回.

和嚴老

遭遇何人更得如.向時幾許待公車.宦情自可看奇字.俸薄猶能寫異書.千里水雲藏舊隱.一番雷雨報新除.自憐雲漢華塗穩.鴻鴈橫飛序尙疎.

依韻和查應辰朝散雪二首

三陽新已換三陰.潤澤才踰一寸深.無地行施調國手.惟天知有愛民心.霜毛一半渾如雪.玉貌諸餘少似今.且向尊前盡情醉.不須辛苦問爲霖.

抱甕何人似漢陰.一番膏潤及根深.稍蘇南畝耕耘力.甫遍東君造化心.堪貴不應須到晚.可收除是趁如今.賣飅若更施餘力.豈獨坊名揭望霖.

依韻和蔣津雪中見寄

蓬萊宮闕鎖崔嵬.書史頻看秖亂堆.華蓋稍瞻天北極.紫雲曾識道東來.功名方與英豪共.懷抱仍逢故舊開.造物爲君如有意.一番風雪洗浮埃.

答張朝奉二首

太公年甲伯夷清.早早休官樂儉明.西子橫陳花一徑.北牕高臥稻千城.喜聞客去如多病.老見春歸似薄情.曾向先師得門戶.不知何日鍊丹成.

一番相見一番清.坐久精神轉更明.詩裏欲投亡命社.酒邊甘在受降城.此身到處堪乘興.萬事由來枉用情.試問仙翁多少壽.定應三度見桃成.

依韻和羅畸學錄

一番驚雷一番風.巨魚看得化爲龍.（〔原註〕君曾科目、但預敎授、）銷殘白日書千卷.付與浮雲祿萬鍾.珠玉貫穿成把握.星辰羅絡在心胸.怪來佳句淸人骨.正值溪寒雪滿峯.

呈周承議兼簡通判簽判二首

政事相傳舊有經.爲州前後半台星.歲敎諸縣無公事.（〔原註〕今秋陳蔡皆被水、而潁獨豐登如常年、）兩使佳人上使廳.（〔原註〕大排以酒、遂令升廳行酒、）太守未甘雙鬢白.西湖惟欠遠山青.經過況有風騷將.乞取籍章作畫屏.

下車明日燕西湖.醉倚高花不用扶.鷗鳥便應知我意.海棠今復恨公無.佳人舞罷頭纏錦.座客詩成唾有珠.聖主若容長守此.不妨生就白髭鬚.

呈幕府諸公

十年騎馬困京塵.乞得州來潁水濱.苔蘚滿庭無字押.蓮花全幕是詩人.（〔原註〕簽判節推皆善詩、曹以素業見帶、）樓臺雪後如開雨.歌舞尊前秖看春.半刺會須拌共醉.銀條方共德爭醇.（〔原註〕通判德性醇厚、飲銀條酒至斗、不亂、）

宴西湖用前韻呈諸公

十頃湖光辟盡塵.女郎臺樹占沙濱.杜鵑言語頻爲客.楊柳腰肢瘦似人.便擬曲留今夜月.已知虛度去年春.憑君爲伴花前醉.況復香醪特地醇.

依韻和再開芍藥十六首（〔案〕此詩係佃守潁州時作、第二首原註云、今歲閏月、兩見中秋、以哲宗紀攷之、則元祐六年也、是年佃初補外、故詩中多寄託語、）

同時幾許已成空回首榮枯是夢中自昔一般稱國豔而今兩度嫁春風誰人與剗三年葉何事惟開十
日紅試倚玉梯丹漢外爲渠方便問元功
百花羞縮敢爭先雨露仍隨愛惜偏青帝擬教春一見素娥留待月重圓（原註）今歲閏月，兩見中秋。相逢可惜弄三
月自歎無因更少年終日倚闌看不足直須風雨送歸天
剛來樽子妙凌空若比今生是下中曾與阿衡調鼎鉉擬教周昉畫屏風再生槍老無多綠四季花凡一
餉紅謾得洛陽人未譜信知天地有奇功
秖受姚黃一著先兒家元在郡西偏解殘珠佩迎新見再得金鐶依舊圓一過馨香猶半日再來期約本
明年向人自有凌雲意不羨城南尺五天
市井初傳爲一空直疑伊洛護當中（原註）花譜云，洛陽得天地之中，故花比他州特異。別承仙掌非時露剩占薰弦幾日風自愧霜
髭難更黑誰憐粉面不長紅豈惟青史愁傳貌兼使詩人費盡功
一番風信作花先未必春工曾黨偏玉杵買來容再覩金釵分與卻重圓幾回衆裏知誰似一墮人間有
幾年我是玉皇香案吏可能相與便朝天
十方生滅盡虛空往往看花似醉中再見傾城獨愛日一聞絕代競趨風不知世逐仙棋換未免身歸爛
火紅自斷此生眞夢幻直須成佛是殊功
牡丹猶自欲推先傳語諸花莫恨偏淚眼始看金谷墜指環尋件玉簫圓（原註）玉簫韋皐侍妾，後再生作皐妾，其指別玉環，隱然在指，見雲溪
子此身那復思前事半面猶應記往年畢竟得歸歸甚處玉樓深在九重天
誰言見慣是司空舊說揚州未必中可是兩三千歲月（原註）見揚州詩。能如二十五般風（原註）此花再開，又添一般風。依稀仙
帳魂今返遭遇神針肉更紅卻得逢蒿遮蔽力便教重見太平功
詩成贏得錦袍先自是高才澹將偏稀遇仙丹時下熟猝驚神女夢中圓丹梯直上三千級間氣于今五
百年爲報百花休悵恨便開三度也由天
春歸岑寂厭書空賴爾相陪酒盞中未必前身非叔子不應後聖似防風賭留坐客排雙陸借與都人畫
二紅須信年芳有虛發莫教楊柳誤前功
阿誰遠步擬攙先相見從他次數偏曾尋駐顏知藥膏免教澁約問薔圍春風省識非平日昏霧中看類
老年聞說上林今更好一如堯禹舊時天
來時賓客正談空更値僧齋飯一中（原註）此花半日，適齋蘸僧，遂與諸公同看。便擬商量歸慧日豫傳消息與香風夏置三葉
空餘綠秋木電花秖浪紅惟有此花花與子兩曾相見是神功
婁覩新來勝日先詎根何事得州偏起將玉骨靈符異分出金身覺性圓如不能言常覺日似曾相識是
今年也應解笑山茶晚長占東南小雲天
諸縣豐登獄屢空珍祥如欲助升中不妨故故留連月未到頻頻惱亂風向上鬱葱佳氣紫現前圓滿報
身紅自今長許汾陽醉內外曾無總少功

發居衆後摘居先玉色無端稟賦偏華表卻歸仙夢遠寶晦重現瑞光圓少師花譜三千字吏部春詩二
百年（原註）花譜專論牡丹，吏部獨無見詠。兩處偶然渾忘卻不須惆悵對炎天

依韻和雙頭芍藥十六首（案）此詩亦守穎州時作。第十一首聊伴西湖地主人句，可證。末一首云，披襟此賦今須解，兵法曾聞避不如，正敍當日所以乞郡之意。詩多寓言，與前篇同。

品格由來自出羣就中相竝轉驚人且同樂使求民瘼終與花王秉國均李廣無雙空自老崔徽有兩竟
誰眞因君剩寄和詩看始信人間別有春
怕草侵陵爲剗除新詩應笑病尙書瀟湘煙水愁相對巫峽雲山欲獨居有客彈冠連茹進誰家高髻合
梳年來太守雖加老爲爾情懷亦自如
不與尋常草木羣看來端的好于人神仙比竝容顏似姊妹推排次第均浮薄未應隨世態靚妝渾似任
天眞得他和氣知多少占盡河陽一縣春
曾與宮花傍玉除芳名消得用金書已教莊蝶雙雙引更伴台星兩兩居官様自應能笑路家常誰欲倣
妝梳大都好物難摹寫未信屏風畫得如
白也雖云思不羣賦君猶有調高人更相汲引風流在各自芳菲雨露均因藥封王誰是假與花爲后自
應眞思量消得黃金屋回首戎葵也是春
誰將花譜更刪除妙品須教末上書（案）末上書，未詳所出，無別本可校，姑仍之。未必楚王曾夢見秖應靑女解孀居行雲莫向
中間度新月纔成一半梳若使覺王今識汝蓮花寧復竝眞如
竝驂鸞鶴下珍羣爲愛詩人不避人半醉奈何非李白獨醒愁殺是靈均空花在處結成妄草木何時悚
得眞顧我無心爭彼此卽今開落任靑春
盡日經營對廣除旁邊奴婢亦詩書俱飛蛺蝶渾相擧共戲鴛鴦秖竝居說著定應成膾炙買栽眞是當
籬梳更嫌病眼無憑據細看元來玉不如
一經嚬顧遂空羣疑是同時解佩人曾對絲綸當禁掖終隨弦誦到成均有如一夢邯鄲假未始相離渾
沌眞可怪滿城尋國豔不知花在此中春
玉顏高竝向階除靜笑寒藤學草書未信東君無職事不慚西子是鄰居曾教王母藏靑鳥擬問嫦娥借
玉梳尊得花王威勢重也應知讓藺相如
共拋花縣暫離羣聊伴西湖地主人豔粉兩應歸藻繪香泥俱合在陶均雄風爲借吹噓力雌霓叨蒙激
賞眞移在洞天深處種與誰同見八千春
幾時詩債許鐲除直待金雞放赦書神峽自來雲一片仙山多是玉羣居秖緣親類欣臨鏡卻爲情親忘
見梳不怕飛泥侵妙質吾家斤斧正風如
神仙流品信難羣絕似人間兩麗人暫得借觀猶占久便教偸戴也分均（原註）莊子曰分均仁也。秖邀竹葉相爲伴
更對菱花自寫眞（原註）事見遺史。開向夏天緣底事算來多是不宜春
桃苑無堪謾戚除芭蕉何事倒抽書鳳凰騎罷猶輕擧烏鵲橋成得燕居抵死勸持雕玉靈象生插在鬢

金椀。當時若使閼氏見。未怕平城刻得如。

晩菘早韭謾逃羣。過眼終無愛惜人。照日舞鸞情款曲。趁風飛燕勢停均。（〔原註〕見九章術．）名歸本草千方秘。職在司花一命眞。回首鳳凰城闕下。倩誰移與後園春。

曾伴長楊草詔除。信知長合在中書。暫違紫袖雙瞻立。聊伴紅裙一餉居。小子正狂心已醉。老奴猶愛鬢方梳。故應此戰今須解。兵法曾教避不如。

依韻和門下呂相公從駕視學（〔案〕宋史哲宗紀元祐六年．十月．幸國子監．伯時在揚州．故有侍臣獨恨身千里之語．門下呂相公．謂大防也．）

絳帛升龍日月章。平明鸞輅幸膠庠。侍臣獨恨身千里。邸報空看字數行。故事一遵皇考廟。（〔原註〕仁宗有視學故事．）餘波仍及武成王。誰知玉尺橫經處。猶是當時舊講堂。

依韻和趙令時三首

百步廳前放兩衙。夜深燈火見人家。提壺勸我教沽酒。鷓鴣逢君要點茶。舞得六幺除是柳。唱消紅粉奈何花。使君被僻牽詩思。可是無心憶浣紗。

鳥排行陣樹排衙。且喜西湖屬當家。偶子已無騎鶴事。（〔原註〕揚州既無潮樹醇橋．雖傳入今亦不厭．）會稽惟有臥龍茶。（〔原註〕會稽州宅產茶．雖及蘇品．然去鏡湖亦遠．）未妨春帝常爲帝。須信名花始是花。更住一年方五十。不應情味薄于紗。

方朔無端溺殿衙。得州仍是地仙家。海紅饋與陪尊酒。（〔原註〕奥實惟常見海紅在籃．應以耐久．）淮白猶堪當分茶。（〔原註〕茶雖不及京師．而淮魚甚美．）夜靜青天十分月。春深平地尺餘花。誰將園裏新蜂蝶。織就佳人護項紗。

依韻和趙令時

爭標才氣兩相高。不獨詩豪酒亦豪。戰得蛾眉成後殿。探知龍睡遇先逃。曾于寶月求斤斧。欲以春風代鬭刀。他日若稱詩宰相。定應先後秉鈞陶。

依韻和田虎通判兼呈呂防禦判四首

楚尾秦頭俗久移。豐穰仍値太平時。落花盡日臨書幌。潭菊如今在酒巵。十里麝香行驛近。三竿紅日坐廳遲。愛君古錦囊中句。不負文忠國士知。

冉冉年光逐閏移。廳開賓客坐多時。主恩未報空持橐。帶政無妨數舉巵。潘鬢雪霜何太早。傅巖霖雨不應遲。（〔原註〕近時鬢髮稍有白者．時雨稍缺現所求．）頷珠竟被君探得。正値驪龍睡不知。

劇談終日少文移。幕府新開盛一時。羊酪未妨留灌頂。蟹螯何苦負操巵。（〔原註〕南陽多醇而稀蟹．）詩成醉裏遺忘易。思發花前屬和遲。更許此生剛節在。秖應惟有歲寒知。

春花秋葉兩推移。未有涓塵補聖時。新識豹胎休負鼎。舊成蛇足謾持巵。山如水墨屏間見。日向棊盤子上遲。便使北歸應念此。白鷗黃鳥盡相知。

用田倅韻答孫勉教授二首

淺紅深紫旋栽移。直待開無空闕時。花十八中看蹋鞠。玉東西外聽揚巵。笙歌船舫天圍合。燈火樓臺月上遲。願我若非鄉曲遠。定應長占此州知。（〔原註〕時方上書乞四明．）

造化從他密密移。聰明非復似前時。暫披金甲爲儒將。曾燕珠宮對玉巵。一日看回花恨疾。三年生就葉嫌遲。慇懃爲訪春消息。賴有藁梅探得知。

用前韻答謝推官

小立桑陰尙未移。便如相識已多時。鋸沙我就玉界尺。點磔君成金屈巵。（〔原註〕君詩以屈巵自況．）靈運自應爲佛早。退之今恨學仙遲。當年江左堂前燕。卻又飛來未可知。

依韻和趙令時

無事何妨數命賓。一湖淸境是西鄰。栽花要與春爲主。對酒瞋將目借人。詩就彩牋斜卷玉。舞餘花梳倒垂銀。由來景物常無價。饞道錢多會有神。

和朱昇朝奉

湖上尋常日一臨。年華無用苦相侵。夢隨蝴蝶悠悠覺。日待蟾蜍款款沈。醉裏笙歌傳畫舫。壺中天地著花深。回瞻象闕恩難報。願盡平生一寸心。

答張朝奉四首

赤松居處近州衙。況復詩情是作家。收得夕陽歸老境。破除春睡有新茶。年華一任隨流水。世事多應似落花。卻笑宦游閒不得。塵埃昏盡幞頭紗。

誰將兩制比三衙。千騎猶如布素家。何日葛巾容吐酒。而今紗帽自煎茶。十年膠柱空調瑟。三月藁梅始見花。醉裏不知身在此。夢魂猶傍御袍紗。

押了文書坐了衙。尋常行過秖如家。苦無公事妨澆酒。賴有詩情得試茶。便到五更猶有月。算來一日可無花。垂綸更作輕鷗伴。坐看寒汀舉穢紗。

門鎖尋常付守衙。穿湖曾不礙民家。慣看妙舞貪豪飮。生怕淸歌送好茶。山壺飛來圍著水。春休歸去帶將花。從教魏紫姚黃下。也合量衣裹素紗。

依韻和孫勉教授菊花

芳叢宜密不宜疎。何事瓊花秖一株。苦勸白衣成酩酊。儘饒紅粉插茱萸。定應靑帝稀曾見。端的黃金似得無。便擬栽培伴桃李。盡移春色入洪爐。

依韻和李元中兼寄伯時二首

龍眠三李晦爲塵。長望淮壖與海濱。自古市朝成底事。卽今猿鶴伴他人。細思南陌東阡月。大勝千門萬戶春。可惜欲歸歸未得。不知家釀爲誰醇。

五丈河邊避俗塵。閉門情味似濠濱。拋離鸛港今三歲。成就華嚴秖兩人。（〔原註〕伯時畫華嚴元中寫．）貧裏有時求得玉。老來無可奈何春。平生共學王丞相。更愛荀揚未盡醇。

陶山集卷三

七言律詩

依韻和毅夫卽事五首

昨日紅裳伴燕游。渚花爭奸草爭柔。依稀黃鳥渾相識。期刻青山卒未休。風似去年寒翠幕。（〔原註〕去年天穿日晚舞亦）鳳、雨分明日與芳洲。（〔原註〕是日雨遭暮會花洲、）卽今太守無佳句。空愧當時宋采侯。

卻笑元宵是夜游。金針穿石綵絲柔。萱堂帳幄開仍出。幕府文書了卽休。願我實珠連合浦。愛君仙果滿瀛洲。誰知故舊聊同俗。拜後如今有幾侯。

平明一雨阻重游。風縷前溪綠護柔。況已上元還夜出。不如寒食看春休。弄珠灘漲平侵岸。摸石江深抹盡洲。自是苦陰無意思。莫將憫信枉陽侯。

十年京洛從宸游。得郡終難撓指柔。廬舍昔希三肯顧。亭臺今負四宜休。何人正在芙蓉島。有客空吟杜若洲。爲憫西街孔君子。設監那得似諸侯。

謝安攜妓是淸游。玉斝金尊十指柔。桃自三千年結子。鶴于六萬歲更休。猿啼鐵壁黃牛峽。鳳去空傳白鷺洲。我若他年封萬戶。祇來穠下作穠侯。

依韻和毅夫百花洲新橋

省中何必就尙書。且向新橋一振裾。嬌女頭嫌擇小婿。偏親今喜度安輿。假饒跨鯉終難學。除卻垂虹盡不如。（〔原註〕垂虹松江橋名、）從此使衙烏亦好。豈無遺愛在胥餘。（〔原註〕事見尙書大傳、）

答毅夫遺橘株之什三首

平生希慕范萊蕪。恥把耕耘一問奴。碑較智愚能擬里。樹爭貧富沒多株。報之瓊玖如投李。遺以珩璜恍弋鳧。傳語小城休負固。元侯今後不言無。

亭樹新修道不蕪。豐年焉用橘千奴。請教齊帝留三月。擬就嫦娥乞一株。種玉水田飛白鷺。泳珠風檻對沈鳧。便難圖寶爭看定。是京西一路無。

曾因書史覈繁蕪。更與花王置木奴。藍蕕出師齊萬頃。竹新齊母綠千株。睡餘枕簟屛開鳳。飮盡尊罍勺用鳧。一種梧桐亦遭遇。爵封終愧內庸無。

和毅夫倒用無字韻春詩四首

皇家實歷萬年餘。禮貌群臣自古無。龍馬已陪阿閣鳳。鼎湖猶想裕陵鳧。劉郎莫恨桃千樹。匠伯應憐櫟一株。猶喜後來門戶在。小兒能賦崑（〔原註〕入聲、）崙奴。

一別勾芒僅歲餘。不知今度老顔無。管人憂喜何如鵲。與世浮沈可奈鳧。擬看笏頭花四朶。更栽槐面樹三株。若教上番成新竹。須戒人家婢與奴。

附庸新又邁於餘。（〔原註〕花洲中新得十花塢、）欲共南鄰關有無。橫列窮山埋積雪。臥開桃李映新鳧。擬春玉臼丹千杵。更種金錢麥一株。（〔原註〕酉陽雜俎、）從此有人殺亦有。不煩公帑與官奴。

公餘雖少俸錢餘。明日如今作會無。況有龍裙勝膾鯉。豈無鵝掌代蒸鳧。慶歸子舍芝三秀。宜入卿曹蘇九株。聞說麗人推不去。愛才何止十年奴。

和毅夫病目三首

使君詩思護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爲誰甘受痛。看花緣此負追歡。通天犀帶應憐瘦。雲母屛風尙畏寒。何日長安同一醉。擬教歌舞街華丹。

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容旗旆累祁瞞。蟄遊曾許花含笑。孤憤今慙樹合歡。五朶護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遣斑貓毒。且向三田養就丹。

報君平日願輸肝。常笑飛蟲累李瞞。一雨固宜知上德。是花猶可盡君歡。孤根自識恩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免蛇白。卻疑甘澤是金丹。

依韻和毅夫兒病

二毛蕭索未應耄。謾說初懷弄瓦憂。（〔原註〕毅夫嘗有詩云、所憂惟弄瓦、又云、二色慙蠶豐、）珠母光芒今吐月。豹駒才氣已窺牛。自知陰德仙能學。誰有靈符鬼可囚。早晚病除聞藥壹。與君詩酒共淸遊。

易守建業毅夫有詩贈別次韻五首

太守無堪久借留。君王恩禮與昇州。親輿且可時來往。漁唱猶能數（原註）一作侑獻酬。（原註）公在金陵有漁家傲，十首。風色得經揚子渡。月明知在海棠洲。北山楷木今成列。獨傍郎門想見丘。

凌晨寒日弄輝輝。我旆東來子旆西。對此銷魂兩無語。恨初相遇一何稽。梅花可惜空隨驛。鷗鳥多應不下溪。猶有往來魚與雁。好將詩什當書題。

紫案焚香拜敕黃。無因久借蓋公堂。不堪落日離魂斷。賴有薰風引夢長。吹律漸知寒谷暖。賣漿曾值暑天涼。他年果若成功去。乞取南陽作鄧王。

春渚秋潭不可尋。回頭城郭礙高林。但知自白三分鬢。更與誰論一寸心。紅粉淚痕消片玉。故人情分重千金。臨岐不忍醒時別。一任玻璃酒盞深。

雖有金陵刺史腸。曾懷珠玉夜光芒。一塵侍從才雖短。雙奉君親日更長。得郡免營三釜粟。過都容捧萬年觴。為知南北相望處。風在樓欒月在棠。

依韻和徐大夫鳳凰池九首

借山樓小已新奇。更近東邊得鳳池。一日未嘗無客過。百年今始有人知。（原註）案圖經，鳳凰池，百四十年前，曾有刺史增修。舞餘裙帶雙垂綠。詩就珊瑚半露枝。為問鵷雛歸得未。虛來阿閣已多時。

使君年老強搜奇。來傍吟聰擁被池。明月清風初未覺。（原註）公詩有明月清風曾不知之句。白鷗黃鳥舊相知。（原註）佃嘗有詩句云，白鷗黃鳥未相知。水通河漢無多地。鳳在梧桐第幾枝。好是與民同此樂。豐穰仍值太平時。

池就臺成竟大奇。畫堂新燕亦差池。人非楊柳看來瘦。春有梅花探得知。華髮漸驚強半白。素娥曾與第三枝。海邦莫道無賓客。冠蓋如今盛一時。

東君著力信神奇。桃李中間水滿池。定是祇教淮甸有。若為長得泰州知。（案）佃在紹聖初出知泰州，詩即作於此時。徐大夫未詳何人，擬其詩意，蓋亦同時長官也。行藏正倚樓千尺。勳業初橫草一枝。投老尚堪驅使在。問春何似少年時。

公事稀疎已自奇。那堪園更勝舒池。誘將醉尹來無數。禁得詩人瘦不知。蝶夢幾隨蝴蝶遠。鳳雛仍在鳳凰枝。賞心樂事知多少。雪月風花是四時。

平生仕宦不求奇。誰怕他人奪我池。地勝更無塵可到。天陰惟有病先知。從教寶塔來當面。消得雲樓為折枝。看取甌棠何似好。夜深歌管月明時。

老子由來怕立奇。偶然尋得舊家池。一州祇此為無及。累政因何盡不知。歌吹徹雲城百尺。樓臺侵夜火千枝。憑誰為報鶯花道。一日須來十二時。

勞鬢華胥一夢奇。斬新樓閣舊城池。夜深猶有人家看。晝寢惟應燕子知。疎雨有時三兩點。好花何嘗萬餘枝。諸公若肯相追逐。趁取春風爛漫時。

恰似蒲荷水亦奇。遊人多似後園池。壺中日在歸前落。醉裏詩成醒後知。芳徑綽開楊柳樹。小牆閒出杏花枝。老拳毒手渾相若。望立降旗是幾時。

朝散（案）宋官志，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散郎從七品下。此云朝散，似非徐大夫。據本集，有和查應辰朝散詩及贈新恩先輩之作，疑是指查應辰。而上下當有闕文。

使君竟亦不能奇。賴有詩翁壯觀池。二百年來無此作。兩三人外有誰知。魚應變化垂天翼。鵠不經營壁地枝。況復鳳毛如得鳳。古來遭遇或同時。

依韻和張椿

一年三十有餘旬。最愛韶華是令辰。坐久落花深一尺。睡餘淺粉看重勻。況當諸縣無公事。且與雲樓作主人。今日與君俱白髮。看花情味尚青春。

依韻和查朝散贈新恩先輩

牧得宮花上帶春。綠袍仍共草爭新。發揚杜老詩無敵。蓋覆吳侯政不神。平地彩雲看接武。一天明月負垂綸。怪來瀕海多儒士。龍閣從來是里人。

依韻和徐大夫

朱絲同直水同清。紅旆何妨當使令。可惜去年他處看。（原註）公去年不同此會。不知今夜幾州明。年華老去知無補。眉嫵初開似有情。且向雲樓拌共醉。儘他燈火暮禽驚。

中秋微陰。

年年月色是中秋。莫為今宵海上樓。要得長圓寧妄意。放教微暗亦良籌。步金輾上顏仍好。類玉山前德蠢柔。生怪嫦娥苦羞澀。都緣瞋不強公遊。

中秋用別韻答張椿兼呈徐瓘

偶被微雲掩素娥。昏昏如似隔輕羅。（原註）是夕中秋有微雲蔽虧。祇應夢裏朦朧慣。可是秋來淡薄多。捨此豈無珠可玩。學渠猶有扇能歌。會須明夜分明在。況有詩人為琢磨。

依韻和查許國二首

重淵誰道探珠難。恰值驪龍睡重闌。工部醉離今夢草。司空門館舊銜環。心腸何嘗吞雲夢。身手猶堪攀華山。況有舊家仙桂在。姮娥留著待君攀。

誰作明堂一柱看。諷官猶駐罪中閒。名成何必頻看鏡。道在終須得賜環。一片靈臺江上月。七株仙果海中山。回頭為報姮娥道。擬把高枝次第攀。

寄龔深之曾子開

先生官冷久京華。衣有塵埃飯有沙。半夜尚聞親舊草。一春長是負薪花。兩龔清潔推君子。二陸文章屬當家。更憶巷南曾學士。坐將盤語解聱牙。

依韻和查許國梅花六首

臘月狐裘尚御黃。靚妝先了為誰忙。與春不足都緣淡。教雪難知祇為香。曾擁旌旗聞鼓角。終隨彝鼎見烝嘗。少陵賴爾牽詩思。得向詩中號帝王。

水天清淺月昏黃。傳語諸花未要忙。詞客應盡相識早。玉人誰有自然香。祇承雨露尤消得。況乃冰霜已備嘗。未用夜寒吹玉笛。切須丁囑與羣王。

平日栽培土盡黃。看來人自有閒忙。池臺直下淸暎影。簾箔中間淡淡香。命說夢魂猶未破。說湯滋味得先嘗。憑誰爲說桃花浪。何路能酬百谷王。妝閣無端晝月黃。見他閒淡轉蒼忙。隴頭惆悵經年別。衣上慇懃盡日香。期刻莫將蓬鬢插。思量消得𤣷畢嘗。若教梵竺諸天有。何必龍華引象王。北牕高臥識羲黃。靜看東君職事忙。短帽上垂年少事。爭餅中蒼月餘香。鏡驚羞愧臨械裏。鹽虎推先在饗嘗。試問古來誰可伴。風流東首有諸王。共月新成勝字黃。使君霜鬢未須忙。春前臘後千回顧。天上人間一分香。莊子夢魂休道謂。太公牙齒要須嘗。論功縱在姚黃下。果子花中合是王。（原註）共月字名．

依韻和許安石

風和鵲喜就中靈。忽報軒車到驛亭。解得禮經歸指掌。弄成詩筆勝丹靑。早年花萼光原隰。今日芝蘭滿戶庭。聞說龍州佳闕近。蜀人先已望流星。

從駕幸龍德宮（[案]宋史徽宗紀元符三年．九月．己巳．幸龍德宮．時佃爲吏部尙書．詩中第六句及註與史事正合．）

玉鎖晨開厚載門。人家隨處著彫輪。潛龍宮邸米惟舊。復辟鑾幃卷尙新。深巷盡容窺日月。羸官難得後埃塵。（原註）尙書非遊幸不許從駕．

天寧節口號（原註）亳州（[案]宋史徽宗紀．帝生日爲天寧節．）戴恩自覺邱山重。顧放猶更六萬春。

九天宮闕五雲新。北向中間望紫宸。几杖一千年父老。衣冠三萬里君臣。瀨鄉老子如今檜。蒙縣莊生上古椿。就祝聖君千萬歲。過于天上壽星辰。

寄彥猷閣老某前歲奉使還領揚州今彥猷亦自境外歸得姑蘇（[案]宋史本傳．佃以吏部尙書．報聘于遼．據徽宗紀在元符三年七月．逾年拜尙書右丞．未嘗領揚州．蓋此亦未嘗奉使也．此詩與紀傳不合．疑非佃作．或誤以他人詩雜入者．今姑存之．）

相望持節出滄龍。纔躧分符別紫宮。沒黯離嫌乘爲郡。袁綵應憚久居中。文章不見于時益。出處何知與子同。紅藥萬株天下絶。謝公來肯醉薰風。（原註）此州芍藥．冠絶天下．

和周邠朝奉

相見還如潁水濱。不應衰邁久風塵。幾回醉裏成狂客。一向詩中作貴人。故國生涯元自薄。老來情分剩相親。舊賢況有諸公在。早晚除書下玉宸。

新橘

碧光新近跨長橋。免使遊人隔岸招。想像蓬瀛今髣髴。丁寧風雨莫漂搖。少浮較暑平生氣。幾露虹霓一半腰。明月滿天天似水。直疑霄漢路非遙。

題周中散至樂堂

一瓢到底勝珠玉。萬籟由來當管弦。盡日海鷗陪燕坐。有時溪柳伴閒眠。不知營草憂何事。今見蟠桃定幾年。回首眞人足官府。劉安何苦要升天。

丞相荊公挽歌詞

慣識無心有海鷗。行藏須向古人求。臯陶一死隨神禹。孟子平生學聖丘。雖慕想陪淸廟食。玉杯應從裕陵遊。潘瞻舊館知難報。絳帳橫經二十秋。

呂申公挽歌詞

家世從來得具瞻。平生僚友憚方嚴。拄開麈尾淸談罕。傅盡龍髭老病添。共惜一朝埋玉樹。正當變日下珠簾。自憐曾借風雷便。初與魚龍出滯淹。

韓康公挽歌詞三首

熙寧初見繞隄沙。曾與千官聽白麻。常棣行中排宰相。（原註）公家呼公爲三相公．洛中相公爲六相公．梧桐名上識韓家。（原註）京師人呼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平生事業留靑史。一夜塵埃暗碧紗。聞說手栽桃李在。春來應有萬株花。

三台光耀紫微中。康國仍兼萬戶封。有子晨昏長侍膳。（原註）公子少卿未嘗出仕．常在左右．誰家兄弟盡登庸。非關庚日曾占臘。自是辰年併依龍。（原註）公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他日淩烟求繪匠。願憑丹筆爲形容。

龍虎常瞻勝上名。識公初向鳳凰城。三千賓客知毛遂。（原註）晩登公門．最爲知遇．五百人家侍晏嬰。（原註）公分俸贍族人甚衆．擬看玉書容拔宅。安知金鼎誤垂成。後園履迹今蕪沒。惟有淸風伴月明。

呂尙書挽歌詞

禍患相仍涕淚頻。司空墳上草猶新。鶺鴒花萼空餘子。龍馬圖書併失人。（原註）孫莘老．李公擇．蔡仲遠．王子韶．幷公五人．皆以是年卒．偶歷名藩今始老。長如寒士本非貧。如何一日埋金椀。獨向淸時不秉鈞。

蹇翁待制挽歌詞

仕宦聲名四十年。歸心日夜望林泉。文移竟負登山屐。屐記空隨過海船。（原註）上命情臣草高麗書．獨用公詞．花塢夕陽今逝矣。錦江春色謾依然。傳家況有珠璣在。會向人間月夜圓。

程給事挽歌詞

桃花墳塢土新乾。歎息高才又玉棺。竟逐兩翁談笑盡。空留三老畫圖看。異書會見傳吳市。妙斲何知失郢墁。聞說錦囊佳句在。光芒猶伴夜珠寒。

王聖美學士挽歌詞

使君政事與文章。憂患平生亦備嘗。賓善故人今白髮。邯鄲一夢已黃粱。田園倚仗千株橘。花萼飄零一樹棠。聞說異書奇字在。不妨分付與諸郎。

魏國太夫人陳氏挽歌詞

門戶同歸太史評。傳芳消息在瑤瓊。鳳銜誥詔從夫貴。龍負圖書識父淸。金鴨火銷香自遠。玉匳珠在月空明。也知欲向華胥問。炊盡黃粱夢不成。

五言絶句

送李劭縣令

長官衫色暗。玉雪久甘貧。爲問江西月。如君有幾人。

悼亡二首

門巷雨蕭蕭。黃昏掩寂寥。曲終人不見。花落夢無聊。

燈火夜寥寥。殘香不可招。朱屛寒半掩。金鴨燼全消。

詠史

珠履三千兩。金椎四十斤。阿誰知狗盜。卻解脫田文。

七言絶句

景德寺致試秋日卽事四首

朝來爽氣雨初乾。喬木陰陰鎖晝寒。深院下簾風不動。夕陽幽鳥傍闌干。

秋聲一夜滿長安。密雨疎風次第寒。幽草落花歸思亂。寂寥終日倚闌干。

西風吹綠一池秋。故殿疎簾半上鉤。滿眼夕陽歸未得。菊花桐葉伴人愁。

香盡斜陽夕未還。夜天如水斷雲閑。玉樓咫尺無人去。月上珠簾第幾間。

又景德再致試秋日卽事

重來時節又秋深。黃菊香中一炷沈。禪覺去年無限恨。物華人意總如今。

試院夜雨思秦叔仲至星信道

秋聲秋色總無聊。千里相思夢欲凋。獨遶曲廊花院閉。夜深燈火雨蕭蕭。

依韻和程給事贈法雲長老重喜

識字如今尙未深。播郞才悟便能吟。法雲香火修行久。夜半潮聲雜梵音。

送俞括知貢州

太守官淸著破衫。祇應泉水誤名貪。遙知鴈足書難到。州在衡陽盡〔原注〕上聲近南。

悼亡八首

索寞還尋靜處行。物華如舊歲華更。綠槐脊檜曾相識。想見英雄訝瘦生。

深炷爐香淺點茶。午庭愁寂不寒鴉。佳人仙去無消息。腸斷春風一院花。

雲消姑射豐肌盡。雲入陽臺短夢頻。可惜舞衣猶粉黛。不堪歌扇已埃塵。

春遠落花隨水盡。夜深明月向人圓。崑崙欲使知無路。仙苑分明隔洞天。

風月相望也不多。秪應淸淺隔天河。欲憑烏鵲傳消息。一度逢秋一度過。

忽地輕紅四散飛。尋常春色未應稀。東風大是無情思。吹落餘香便不歸。

百花流轉逐浮萍。柔質那堪殞妙齡。畫手若能圖列女。玉顏應許上丹靑。

淡紅淺紫總銷魂。春恨無人可共論。徙倚暮寒襟袖薄。落花門巷月黃昏。

題李門下江行初雪圖二首

漁翁披得一漁蓑。物色蹤幽奈冷何。長怪高宗問霖雨。元來黔首要中和。

須知元化仗丹靑。移得滄江在畫屛。看取乾坤一般色。可憐長短謾相形。

題王九中至樂堂

顏巷雖貧樂有餘。簞瓢終不換金珠。長安大第連雲起。還有君家此樂無。

傳神詩

富貴從來我自知。商巖霖雨偶愆期。秪應鬚鬢年來改。不及高宗夢裏時。

送陳初道錄

巉巖瘦骨欲成金。雲鎖三茅洞府深。莫遣桃花流水出。等閒應被客相尋。

陶山集卷四

劄子

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劄子〔原注〕元豐八年

臣伏見諸路、州、軍解額多寡、極有不均。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輒取一人。而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竊緣士人之盛。無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極少。不無遺才。其京東等路。薦送之數大寬。濫得者衆。臣備員同知貢擧。具見諸路擧人程文。若五路試卷。取至中等。僅能滿數。餘路雖中等以上。取或不及。契勘熙寧中、更選擧制。自五年以後諸科。不許新人投下文字。卻以諸科解名。添充進士解額。今開封府諸科。消減殆盡。見已有解額二百四十人。內除五十人。近准朝旨。添撥解發本府進士外。尙餘諸科解額百九十人。及諸路逐次科場。諸科漸少。並已增解進士。緣五路進士。見今解名極寬。欲乞特詔有司。許將開封諸科所消解額百九十人。幷自今諸路消到諸科。合增解進士名額。並于川、浙、福建、江南、等路。擧人至多解名極少州、軍、量行均撥。所貴五路州軍不至濫取。餘路解名窄狹去處。得以兼取。取進止。

乞立武擧解額劄子

臣伏覩朝廷選舉之制雖備。而諸路武舉。未有解額。遇有科場。止是兵部牒宣。文臣自提點刑獄。武臣自路分都監以上。各保舉一名。于兵部類試。其間寒素之士。或難得知舊論薦。往往有妨應舉。欲乞令有司立法。每遇科場。許于逐路轉運司類試。量行解發兵部。更不牒舉。所貴寒素之士。得由藝業以公自進。取進止。

乞潁州第一劄子

臣昨自官制肇新。叨塵侍從。迨今首尾。已及九年。未嘗更歷外任。重念臣仕進甚寒。羇危少與。蒙先皇之識拔。荷二聖之保全。仰辜休明。無所補報。矧頻言之可畏。亦孤植之易搖。願假一麾。少圖寸效。欲乞除臣知潁州一次。伏望聖慈。特賜矜允。

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四日。伏奉聖詔。以臣乞知潁州。未賜兪允。訓辭深厚。非臣所能副稱。而區區所懷。義不敢止者。誠以臣吏練尙疎。踐修未至。久編鉅典。嘗講多儀。猥次成周之天地官。實慚太史之牛馬走。坐貪榮寵。彌歷歲時。已負難酬之恩。尙歸易退之節。敢再干于宸陛。願一試于藩維。庶宣教條。少贖尸素。

第三劄子

今月二十七日。準尙書省劄子。以臣乞知潁州。伏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聖恩深厚。未賜矜從。而下愚難移。輒復有請者。實以臣子許國。命雖甚輕。士人潔身。義亦自重。矧惟孤進。曾乏衆長。偶緣遭逢。猥致超越。久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雖荷幷容。未加捐棄。粗識盈虛之常數。庶全去就之大方。況復梟鷹集、不爲之寡多。燕雀飛、無繫于輕重。更叨紫微之邃。願成淸潁之行。惟仗忠誠。冀回聰聽。

乞明州劄子

臣輒瀝懇誠。上干天聽。臣昨知潁州。伏蒙聖恩就移今任。寄委增重。寵榮至深。非臣所能副稱。重念臣生于東南寒鄉。偏親懷歸。惓惓在念。臣初不敢遽有所陳。黽勉從事。迨今已踰半年。稽之昔日國爾忘家。雖曰公義。而將母來諗。亦容及于私恩。方當二聖臨御。純體仁孝。徇尙物之至情。各遂分願。是臣得以私恩控懇之時。伏望聖慈。特許差臣知明州一次。異日如蒙朝廷別有驅使。自當糜捐。仰圖報效。臣無任。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原註）元祐三年二月．

臣昨在任。准正月二十九日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授臣試尙書吏部侍郎。令依條交割職分、公事訖。乘遞馬發來赴闕。臣今已至。祗候朝見。聖恩深厚。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竊緣天官之貳。所繫非輕。宜得實才。以副任使。如臣虛孱。已試不效。苟貪榮寵。昧冒而居。恐累聖神知人之明。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蔡州召還上殿劄子二首（原註）元祐三年二月．

臣竊惟聖君踐阼。要在正始。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蓋用師役未有不罷者也。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舜命九官是也。所謂翔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可謂美矣。竊

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務相傾奪。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憲天聰明。深燭民隱。修明百度。首以人材爲急。而臣逮事神考。元祐補外。迨今一紀。陛下即政之初。首加識拔。此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愼初議始。正自朝廷。眷忠厚之臣。擢靜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浮薄者易慮。建用皇極。布宣中和。以熙育志。以凝庶績。以追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勝願幸。取進止。

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乾淸坤夷。玉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illegible]嗟呼。恭惟陛下、仁孝恭儉。粹然天放。聖神之姿。人久屬望。加以溫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首與收召。臣誠不自揆。願効涓塵之微。竊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延登眞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幸天下後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詆譏。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事無常否。一切紛更。國有常刑。罔在不赦。然理有損益。不無賡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爾雅曰。賡揚續也。夫續前人。不必因前所爲。利則賡之。善者揚焉。是爲善繼。詩書所稱。後世詠歎不息是也。若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已。不知有揚之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賡之之過也。伏願陛下咨謀人賢。詢攷政事。有賡有揚。以輔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實在今日。惟伏聖神采擇。取進止。

舉臺諫官劄子（原註）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除以右司諫召．

准元符三年三月初五日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臺諫官員闕甚多。內外兩制以上。可各選舉合入通判以上資序朝官。須學問該博、操履端方、德義著聞、明于治體、可任言責三人。密具姓名奏聞。右臣伏覩承議郎、樞密院編修文字、王渙之。承議郎、孫諤。奉議郎、前太學博士、呂益柔。問學該通、行義修飭、兼明治體、守正不回、可任言責。謹錄奏聞。謹奏。

辭免修哲宗皇帝實錄劄子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哲宗皇帝實錄修撰者。聖知益厚。非臣九殞所能報稱。竊念臣昨嘗預修神宗皇帝實錄。以不稱職。擯斥累年。辜負裕陵識擢之恩。已試不效。循愆省譴。慚悔迄今。傷禽驚弦。痛定猶怯。戰蟻奔北。語勇甚慚。私義未安。禮當披懇。伏望天地之造。父母至恩。憐其誠心。非爲僞飾。改求俊乂。免誤使令。所有敕命。不敢祗受。

又辭准尙書省劄子（原註）本聖旨修史事．先朝已自辯明．更不許辭免．翼日兼修．神宗皇帝實錄．

臣伏奉聖詔以臣辭免哲宗皇帝實錄修撰不允者。天光照融。下鑑幽隱。蚌蛤有蘊。雖小得伸。竊以泰陵之書。將示無極。摹寫治象。精神爲難。如臣荒蕪。久廢筆硯。文從字順。與年俱衰。揆稱度宜。實不堪可。重念臣、頃在紹聖。類遭播遷。中罹他賜。敢懷纖芥。尙擢愆尤未蓋。志行未孚。僉言未諧。（案）此下當有脫文．今無從校補．

辭免奉使大遼劄子

竊念臣犬馬之齡。行將六十。艱難末路。血氣日衰。外雖康僑。中實疲瘁。兼以生長吳越。但諳炎蒸。旣未嘗冒大寒。又不任久乘馬。雖欲黽勉。有所不能。川途阻脩。必致疾病。一誤國事。罪悔難逃。伏望恩慈。特賜矜

免．

狀

辭免資善堂修定說文成書賜銀絹狀

今月一日．准學士院送到詔書．伏蒙聖恩．以臣修定說文書成．特降奬諭．賜銀絹五十匹兩者．義有未安．雖榮而愧．竊念臣預修字訓．初誤選掄．問學淺微．良淹歲月．偶天與幸．遭値獨深．編摩甫終．已陟嚴近．雖使古之眞賢．克生聖世．因時際遇．善建勳庸．受恩若此．未易云報．況如臣愚．才劣于志．雖誓報稱．不知所爲．區區一書．何足言者．敢圖聖慈．復有褒賚．仰承明詔．光賁大矣．藏示子孫．永以爲寶．所有銀絹．不敢祗受．

辭免集賢校理狀（〔原註〕元豐二年初．得御批付中書．臣佃資性明敏．學術淵博．可除集賢校理．）

竊念臣賦材昧陋．涉道淺迂．比蒙聖知．拔自孤遠．講求字訓．參議禮文．歲月既多．無所補報．校讎之職．以待俊良．顧臣無堪．何足以當陛下奬擢之意．所有敕命．不敢祗受．

元豐轉對狀

臣伏覩朝廷所修敕令．實一代之典．必令文簡而該貫之事備．乃可成書．以參先王．垂法後世．惟該貫之事備而文簡．則其因革增損離合．與其所以去取之意．別載看詳．雖可攷知．緣頒行之際．止是淨條．而看詳之文不出．自非有司曉習法令．以其文簡不無疑者．旋稟朝廷．卽成遲滯．若使以意推行．又或不皆當法．欲乞候今編敕書成．布之州郡．并以看詳之文與之．庶幾官吏得知因革、增損、離合．與其所以去取之由．推行無惑．不至違戾．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宣仁聖烈皇后改御崇政殿受册狀（〔原註〕內批并詔附元祐二年二月寒食假中．偶入此奏．假開卽降批付三省．又五日遂降詔．）

今月二十日奉敕．（〔原註〕闕文．）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詳定儀注．而臣愚區區．輒抱螻蟻之誠．有不能自已者．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勤懷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尙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制闕失．或累聖德．故臣愚區區．輒慕古人事上．篤于愛敬之義．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皆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册儀注．後雖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所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乘此嘉會．或蒙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受册．一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于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苟有所懷．義當罄竭．不敢輒以愚昧自止．亦冒國恩深厚．思以涓塵求助海嶽．仰瀆聖慈．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

貼黃

臣見候假開、卽集禮官依敕、以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詳定儀注．今來所陳．只乞作太皇太后聖意批出．伏

望聖明曲加矜擇．（〔原註〕三月二日內批將來受册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顯予謙沖．豈敢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檢遣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入．二月七日詔詳禮既終．典册皆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受册於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欽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省約．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眞廟．擁祐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顯予謙沖．絕企徽音．一稽用爲章．實有慚德．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

赴江寧府過闕乞朝見狀

臣昨知鄆州．伏奉敕命．就移知江寧府．竊念臣偶遭聖時．久備法從．今路由京闕．伏望聖慈．特許依例朝見訖．前赴新任．臣見趁邐起發．沿路聽候指揮．次伏候敕旨．

赴江寧府乞給假迎侍狀

臣伏蒙聖恩．移知江寧府．竊念臣本貫越州．臣弟傳昨自鄆州侍偏親先歸．契勘越州去江寧府．不至迂遠．欲乞暫給假至鄉里迎省．前赴新任．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伏候敕旨．

赴蔡州過闕乞朝見狀

今月十三日．伏奉告命．蒙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竊念臣一違省曹．十換年籥．身在湖海．神馳闕廷．勘會淮康軍路．由國門出陛．伏望聖慈．特許臣朝見訖．發赴新任．臣不勝惓惓螻蟻之情．見趁邐前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伏候敕旨．

舉進士王昇狀（〔原註〕建中靖國元年．）

臣伏見睦州進士王昇．秉義甚高．操行至美．年幾五十．讀書未娶．訪求師友．徒步千里．焚膏繼晷．率常達旦．逮今二紀．秖如一日．衆經羣史．諸子百家．無所不讀．雖佛經道藏．亦皆博極．其事親孝．奉兄悌．喪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寢食如禮．使推所蘊．更政閱事．必有可觀．方當陛下紹隆聖考．求賢以任．擇善而使．如昇者．宜見收錄．伏望聖慈特賜詢察．如臣所稱不謬．乞賜檢會陳師道、家棻、等授官體例．除昇一命．處之學校．以勸多士．取進止．

陶山集卷五

議

元豐大裘議（〔原註〕時張璪等皆請服無旒之冕、不被衮、且以黑羔爲裘、佃獨上此議、）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看詳冕服有六.而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是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衮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衮.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祇.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衮、明矣.至于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衮.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衮以象天.此魯禮也.臣以爲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衮以象天.則豈得以爲魯哉.或曰.祭天尙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衮.則非所以尙質.臣以爲禮之尙質.則明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旂十有二旒.龍章設日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

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衮.其餘祀天及祀地祇.並請服衮去裘.各以其宜服之.如允臣所議.乞賜施行.候敕旨.（〔原註〕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中書列子奉聖旨依奏、〔原註〕宋史佃本傳、神宗問大裘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卽此議是也、據史云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今擧中載此議、在元豐四年、佃于二年已爲集賢校理、時轉官已久、足證載筆之誤、又襲字史誤作裹、諸本並沿誤、）

元祐大裘議

朝奉郎、試尙書禮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佃、檢會禮部奏.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服大裘.雖用黑羔皮爲之.仍作短袍樣制.襲于衮衣之下.與衮服同冕.慮于禮典未合.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改正者.佃謹按禮記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大裘襲可知.襲從衣.從龍.亦或從龖.龖二龍也.則大裘襲衮可知.大裘襲衮.則與衮同冕.亦可知.故郊特牲曰.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周官亦曰弁師掌王之五冕王服有六.而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衮同冕.明矣.據此王冬祀昊天上帝.被大裘、服衮、戴冕璪、十有二旒.經證甚明.無足疑者.今何禮部申述以爲有可疑者八條事無實質.豈可以一人之私疑.而欲改易大禮。又況看詳.並無可疑者.具下項.

一.何禮部云.謹按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而司服實有六冕.所謂大裘而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是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事.既云衮冕.復云裘冕.則是裘衮各有冕.不得大裘與衮同冕.然弁師止有五冕.蓋其職以旒玉爲主.而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此其可疑者一也.○看詳.周官司服掌王六服.卽無六冕之正文.而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是大裘與衮同冕.若謂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緣無旒之冕.其說始于鄭氏.實不經見.而鄭氏言蓋無旒.亦自以爲疑.則冕止于五可知.又鄭氏謂大夫亦服無旒之冕.今王祭天而與大夫之冕同.則人儼然望之.亦何以示尊卑之別哉.節服氏云.衮冕六人.惟王之太常.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蓋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衮冕.則衮冕必服衮.衮冕不必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而言之.此無可疑者.一也.

一.何禮部云.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服自裘冕而下.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子男.以至大夫士之服.皆以降一等.爲尊卑之別.王所以異于公者.止有一裘冕耳.今乃云裘與衮同冕.當以衮襲之.裘旣無冕.又襲于衮.則是裘爲裏.衮爲表.凡所以謂之服章者.蓋以章明貴賤之等.以表于外而已.今中裘而表衮.則人儼然望之.何以示裘衮之別.是大裘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司裘何得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何得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此其可疑者二也.○看詳.王有六服.后亦有六服.王之冕五.后之首飾三.則六服不必六冕.王之所以異于公者.自以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玉.而公三采九就.九玉.則衮服雖一.而旒玉不同.此正所以章明貴賤也.豈得分衮冕裘冕.而後爲異哉.若謂中裘而表衮、無以示裘衮之別.緣凡衣必有領焉。以表于外.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何患裘衮之無別哉.此無可疑者二也.

一．何禮部云．夫冬裘夏葛．以適寒暑．非有甚難知之理也．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但禮文殘缺．無以書之．然亦可以理求也．如韍字從韋．或從糸．記曰．有虞氏服韍．易曰．朱紱方來．是從韋則冬服．從糸則夏服必矣．如韋弁服．先儒解者云．以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或曰．蓋韎布爲衣而素裳．二說非相戾也．是亦順寒燠而已．雖屨亦然．士冠禮曰．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以此推之．則冬用大裘．至于當暑．不害其同色繒爲之也．若曰夏祀天神．宜衮而已．則衮乃饗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其祭地祇之服．卽不見于經．故曰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饗先王則衮冕．此其可疑者三也．○看詳．大裘冬服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衮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謹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祀地不服大裘．則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欲以同色繒爲之．又謂祭地之服．不見于經．然則欲以同色繒爲之．豈見于經哉．兼與所引屨弁不同．綿裘之名．施于冬而已．又經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衮正祭天之服．饗先王則衮冕云者．是以祭天之服．饗先王．豈可執云．衮乃饗先王之服．非祀五帝所用．此無可疑者三也．

一．何禮部云．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若謂裘上被衮．以被爲襲．故引以爲據．則家語亦有此文．但易衮爲裘．曰被裘象天．又此一節．正與周禮不同．何者．周禮祭天圜丘．以冬日至．此云郊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是日不同．周禮玉路以祀．此云乘素車．是車不同．周禮蒼璧禮天．牲幣倣器之色．此云牲用騂．是牲不同．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饗先王則衮冕．此云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是服不同．然鄭玄以爲魯禮．王肅以爲周禮．若以爲魯禮．卽不當言被裘．若以爲周禮．則郊用辛、乘素車、牲用騂、有所不合．此其可疑者四也．○看詳．郊之用辛、自上辛之郊所謂啓蟄而郊者．是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之郊．所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是也．故先儒曰．謂之始者．對建寅之月．祈穀之郊爲始．據此．非日不同．又周禮乘玉路．而此乘素車者．蓋冬服大裘．故乘素車．皆以象冬反本之時．餘郊則服衮而已．故乘玉路．故郊問上言服大裘．下言乘素車．同是冬時．據此．非車不同．又牛人曰．凡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饗神之牛也．求牛蓋求神之牛也．牧人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蓋求神之牲也．大宗伯曰．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此饗之牲也．然則蒼犢所以祀天．騂犢所以求之．故先儒謂天神中非直有升壇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非直有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據此．非牲不同．由是言之．被衮服裘．無疑．又非服之不同．此無可疑者四也．

一．何禮部云．郊特牲之文．大槩與家語同．家語曰．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張融所引家語．復異于是．曰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據此．或言脫裘．或云脫衮冕．著大裘．又以衮與冕皆脫．然後著裘．則是裘衮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以二服合而爲一．此其可疑者五也．○看詳．家語之文．或云脫裘服衮．或云脫衮冕服大裘．雖古今不同．然張融所引本曰．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則未臨燔柴．止服衮冕．既臨燔柴．則脫衮冕著大裘．所謂著大裘者．豈可以徒服乎．必復加以衮．且郊問曰．

既至泰壇．脫衮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今欲取脫衮服裘．而捨戴冕璪、十有二旒之文．而取無旒之冕．何也．由此觀之．衮裘不害于同冕而兼服．此無可疑者五也．

一．何禮部云．周禮祭服以衣名冕．則曰、裘冕、衮冕、皆衣在上．冕在下．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也．朝燕之服．以弁名衣．則曰．皮弁服．冠弁服．皆弁在上．服在下．餘服既輕．舉首爲重也．皮弁服之下．有狐白裘．冠弁服之下．有黑羔裘．若大裘非上服．何爲獨以衣名冕．若狐裘、羔裘、非下服．則皮弁、冠弁、何爲俱以弁名衣．蓋羔狐之裘褻．故以衣裼之．鄭氏曰．裼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惟犬羊之裘不裼．大裘不裼．被以襲．此以尙質故也．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者．裘上更二衣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麛裘、素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詩曰．錦衣狐裘．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皆據裼衣爲言也．裼衣與裘同色．襲衣與裼衣同色．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爲裼．則以皮弁服爲襲．黑羔裘以緇衣爲裼．則以冠弁服爲襲．麑裘以素衣爲裼．則以諸侯視朔服爲襲．狐裘以黃衣爲裼．則以大蜡服爲襲．襲皆朝祭之上服也．大裘則天子吉服之最上．謂之大．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也．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所以報本而復始．非表裘無以見至誠也．夫因其自然之謂質．祭天因物之自然者也．以文則離其本矣．故兆爲圜丘．因高之自然也．掃地而祭．因下之自然也．器用陶匏．因性之自然也．至于服、豈不因裘之自然．或宜其露質見素．不爲表襮．而冕亦無旒．聖人用是以饗上帝．所謂至恭無文．大事不崇曲敬也．何必假他以爲飾之乎．今云大裘以衮襲之．似非禮意．此其可疑者六也．○看詳．古者裼襲一衣而已．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故傳曰．裼、袒也．又曰．裼、左袒也．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亦以襲之．羔裘、麛裘其裼襲皆倣此．記曰．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據此．袒無別衣以袒之．則裼無別衣以裼之明矣．先儒以爲裘上有裼衣．裼上有襲衣．襲衣之上又有正服．不知何所據而言．然鄭氏注禮．雖曰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白狐之上衣皮弁服與．與者、疑辭也．鄭氏以無正文．言之猶不果．先儒遂以謂凡裘皆有裼衣．裼衣之上．皆有襲衣．襲衣之上．又皆有正服．誤矣．謹按中庸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據此．是惟錦衣爲有上衣．若緇衣、素衣、黃衣、則何所爲而尙絅．其無上衣亦明矣．故但以爲羔裘以緇衣爲裼．卽以爲襲．麛裘以素衣爲裼．卽以爲襲．故孔子一言而盡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蓋非專爲裼言之也．今何禮部稱若狐白裘．以白錦衣爲裼．則以皮弁服爲襲．黑羔裘以緇衣爲裼．則以冠弁服爲襲．麑裘以素衣爲裼．則以諸侯視朔服爲襲．狐裘以黃衣爲裼．則以大蜡服爲襲．按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則所謂緇衣羔裘是也．羔裘上既以緇衣爲裼．緇衣上又以緇衣爲襲．此何謂也．且黃衣狐裘．息民之服也．皮弁素服．蜡服也．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蜡．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先儒謂服此以祭臘．今曰狐裘以黃衣爲裼．卽以大蜡服爲襲．則何以分蜡與臘．若以謂中裘而表衮．無以示裘衮之別．今欲內黃衣．而外皮弁服．亦何以示黃衣與皮弁服之別．若以謂露見裼衣．謂之見美．則緇衣之下．又見緇衣．何美之有．然則所謂裘之

裼也。裼裘而已。其襲也。覆之而已。大裘不裼。則非袞而何。此無可疑者六也。

一。何禮部云。且襲者對裼之名。禮未有不裼而徒襲者。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又曰裼襲不相因。是行禮之時。有裼必有襲也。以衣服言之。則裘上一重爲裼。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上當被袞。宜曰以龍衣裼之而已。禮有裼裘、襲裘。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開襲衣而露裼衣。不曰見美乎。揜襲衣而不露裼衣。不曰充美乎。是裘上重二衣爲襲也。大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以曾爲說。不與經合。故前奏所不取。今又以一衣爲襲。似于名亦未正。此其可疑者七也。○看詳。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大裘不裼而襲。故曰裘之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玄衣。據此。雖不知祀天。覆裘以袞。然尙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玄衣以覆之。又疏云。禮不盛。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于內。惟盛禮乃然。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之時也。若以謂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服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大裘不裼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注云。尸尊。疏云。尸主尊位無敬于下。故襲也。節服氏曰。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疏云。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亦可知。今以爲大裘則天子之吉服最上。是裘之在表者。以祀天。示質。不惟于經。是故尸襲之義有害。亦于先儒之說不合。又禮記謂見美者。露裘之美。使見于外。充美者。覆裘之美。使充于內。若謂開襲衣而露裼衣爲見美。揜襲衣而不露裼衣爲充美。則是露揜反在裼衣。不在裘。與玉藻所謂裘之裼也。見美也之言、有害。若謂至敬無文。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必假他衣以藩飾之。緣裘褻不可徒服。故被以袞。又非借袞以爲藩飾。此無可疑者七也。

一。何禮部云襲古文作戩。蓋用兵因其不備。而揜之。曰戩。若裘上以重衣揜之。亦曰戩。故從習。有因習之義。從戈。有揜覆之意。篆文從龍。從衣。許愼曰。從衣龖省聲。籒文不省。然今之襲字。雖從龍。其義本出于重沓而已。蓋龍者龖、之省也。如曾子襲裘而弔。又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沓爲義。今或云于文龍衣爲襲。此其可疑者八也。○看詳。襲、于文從龖。龖、二龍也。蓋袞之象。亦或從龍。龍亦袞之象也。若此謂有沓之意。何不從沓而從龖也。又謂衣一稱亦謂之襲。大要以重爲義。蓋裘上有衣。是亦爲重。此無可疑者八也。

一。何禮部看詳。古者四命以上。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諸侯自祭不得伸上服。皆用玄冕。則其齋亦以玄冠。故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以天子之祭爲言。若羣小祀以玄冕祭則玄冠齋。社稷五祀以希冕。祭則玄冠齋。四望山川以毳冕。祭則希冕齋。先公以鷩冕。祭則毳冕齋。先王以袞冕。祭則鷩冕齋。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袞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然齋路。比之祀路。亦降一等、玉路以祀。金路以齋。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是又以齋服祭天。梁陸瑋深詆其謬。以謂祭天猶在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于義不可。謂依古更制大裘。以黑繒爲之。其制式如裘。隨以黑皮爲裘。取同色繒爲領袖。其裳用纁。而無章飾。唐則繒裘黑羔皮爲緣。開寶通禮。祀圜丘。鸞駕出宮。皇帝服袞冕。入行宮。祀日。未明一刻。皇帝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

冕出次。至此。始復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象與張融所引家語云。臨燔柴脫袞服大裘。象天。其義相合。所以本局前奏乞依開元禮。開寶通禮。鸞駕出宮以至大次。並服袞冕。至圜丘行事。則脫袞服裘。庶得禮意。今與陸學士所見不同。謹攷據經義在前。須至申請。○看詳。周禮曰。共齋服則有玄端素端。禮記曰。玄冕齋戒。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又曰古者冠布。齋則緇之。大戴禮、荀子、又皆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輅者。志不在于食葷也。據此。齋服大則玄冕。次則玄冠而已。其衣皆玄端也。故曰齋玄而養。又曰齋之用玄也。以陰幽思也。今謂祭天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不惟不見于經。而又與以陰幽思之義相反矣。古者狐青裘、則豹褎。麛裘、則青豻褎。羔裘、則豹飾。未聞以同色繒爲領也。欲以黑羔皮爲裘。取同色繒爲領襲。無所經據。又古者惟衣有裳。未聞徒裘而有裳者。今欲爲大裘之裳。纁色而無章飾。亦無經據。且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服裘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禮同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且裘內服與袍同。又與絺綌同。袍褻必有以表之。經曰袍必有表。不禪是也。絺綌褻。亦必有以表之。傳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裘褻。亦必有以表之。故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謂必覆之者。裘褻故也。夫裘褻矣。而欲禪以祭天。以明示質。則是欲裼衣以見上帝。祀天雖云尙質。何至于是。且云尙質。則有所尙而已。不皆用質也。兼裘內服也。安得有裳。昨禮文局建議。皇帝祀天圜丘。脫袞被裘。服無旒之冕。但以經傳參攷。謂裘不可徒服。當被以袞。戴冕璪十有二旒。與何檢討所見不同。先帝詔從佃議。當時詳定衆官。亦別無異同。竊緣郊邱大事。又嘗經先帝聖裁。兼親郊已嘗服裘被袞。難以一人之私疑。輒議輕改。合依元豐新禮施行。候指揮。

陶山集卷六

議

廟制議

臺門。○周書曰。太廟路寢。明堂應門。庫臺。注。謂門者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臣謹按爾雅曰。閍、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犍爲舍人曰。閍、廟門也。應門南向大門。明堂位曰。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然則太廟明堂同制。大門謂之應門。蓋築臺爲屋于其上。禮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有以高爲貴也。又曰臺門而旅屛。大夫之僭禮也。正義曰。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謂之臺門。

玄閫。○周書曰。應門、庫臺、玄閫。注。謂以黑石爲門階也。提唐。○周書曰。太廟提唐。注。謂唐中庭道。提謂爲高之也。臣謹按考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注。謂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詩曰。中唐有甓。注。謂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據此中唐有甓。謂中庭道。則庭外廟中之路。提使少高而已。弗甃也。疏屛。○明堂位曰。太廟疏屛。注。謂疏、今浮思也。刻之雲氣蟲獸。若今闕上爲之矣。疏曰。天子外屛。人臣至屛。俯伏思念其事。臣竊謂疏屛。蓋謂疏其上也。尚書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牆也。于上爲疏。疏牕也。謹按義訓曰。交牕謂之牖。櫺牕謂之疏。鄭氏謂刻爲雲氣蟲獸誤矣。四門。○家語曰。孔子觀

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桀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臣竊謂宗廟與明堂同制。則廟亦四墉。有門。其南曰閎。三面謂之闈。故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古大明堂之禮。膳夫氏相禮。日昃出西闈。日闇出北闈。知宗廟之門四也。

九階。○考工記曰。世室九階。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以此知南面三階也。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禮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又曰升自東階。以此知三面各二。

左墄。○蹴爾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墄而右平。薛綜曰。墄、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齒。各爲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有齒。右則陂陀平之。

玄陛。○周書曰。太廟內階玄階。注。謂以黑石爲階。臣竊謂內猶中也。南面三階。其中階之陛。以黑石爲之。

重屋。○周書曰。太廟重亢。注、謂重亢累棟也。

復格。○周書曰。太廟復格。注。謂復格累芝栭也。臣謹按芝栭。山梲也。方小木爲之。爾雅曰。閞謂之槉。栭謂之楶。注。槉、構也。疏曰。構一名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也。楶、謂斗栱。又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氏謂山節刻構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禮器曰。管仲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鄭氏謂大夫無畫山藻之飾。然則山節刻而畫之。天子廟飾宜焉。

黑楹。○明堂位曰。太廟刮楹。注。謂刮摩也。疏謂以密石摩柱。廣雅曰。天子諸侯廟、黝堊。大夫蒼、士黈。臣看詳說者據爾雅以爲牆謂之堊。地謂之黝。按莊子郢人仰塗堊墁其鼻。則不特牆謂之堊。又穀梁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按此刮楹。亦以黑白飾之。故春秋正義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徐邈云。黝、黑柱也。然則黑柱以白堊之。

丹桷。○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謂礱礪也。密石砥之也。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以丹色也。臣竊謂宗廟丹桷。禮也。刻桷非禮也。穀梁曰。楹天子諸侯黝堊。據此。諸侯丹桷。則天子桷丹可知也。飾礩。○尚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礩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臣看詳士大夫石材。外出爲飾。則天子諸侯。柱礩飾之。從可知矣。

達鄉。○明堂位曰。太廟達鄉。注。謂鄉、牖屬。謂夾戶牕也。博雅曰。牕牖闢也。臣謹按考工記曰。四旁兩夾牕。謂于重屋四旁面各兩牕。以納日月之明。所謂達鄉。而鄭氏以謂每室四戶八牕。非是也。說文曰、在屋曰牕。在牆曰牖。則牕在屋明矣。

交牖。○義訓曰。櫺牕謂之疏。交牕謂之牖。臣謹按說文曰。牖穿壁交木爲牕也。儀禮曰。司宮闔戶牖。則牖者交木爲之。可以開闔。已祭則閉焉。

藻井。○周書曰。太廟旅楹。舂常畫旅。注。謂常累系也。舂常謂藻井之飾也。旅者畫列柱爲文。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賁墉。○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墉。諸侯疏厚。注、謂賁大也。牆謂之墉。大牆正直之牆。不奮殺其上。臣竊謂廟

垣謂之墉.今其外繞牆也.承室之牆曰墉.儀禮或曰北墉下.或曰西牆下.是與牆異.閒左牆若投殺其上.攷工記曰.囷窌倉城.逆牆六分.注謂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殺.

設移.○周書曰.太廟設移.注謂承屋曰移.臣謹按爾雅曰.連謂之簃.注謂堂樓閣邊小屋.博雅曰.宮室相連謂之簃.蓋天子宗廟重廊.故于堂邊設移屋連之.詩曰.繹繹寢廟.繹繹.連也.

重廊.○周書曰.太廟重廊.注謂重廊.累屋也.臣謹按古曰廊廟.廟之有廊明矣.

山牆.○周書曰.太廟山牆.注謂牆畫山雲.臣謹按子貢曰.譬之宮牆.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其脩之數.

右臣謹按.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旅楹.內階.玄陛.堤唐.山牆.峩門.玄閫.則三者同制明矣.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而月令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廟.先儒謂明堂制與廟同.亦曰太廟也.然則天子太廟五室.土室在中.大于四室.故謂之大室.書曰.王入大室.祼.是也.其左爲東房.其右爲西房.房.皆南戶.而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木室東戶.火室南戶.金室西戶.水室北戶.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謂或西其戶.而家語又曰.賜觀太廟之堂.未旣.還瞻北闔.皆斷西戶謂金室.北戶謂水室也.四室中夾室.劉熙釋名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夾室皆有前堂.謂之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而覲禮云.凡侯于東廂是也.說者謂天子宗廟無廂夾.不已誤乎.其四中則南曰明堂.北曰玄堂.東曰靑陽.西曰總章.月令所謂春居靑陽太廟.夏居明堂太廟.秋居總章太廟.冬居玄堂太廟.孟月居左个.季月居右个.是也.至于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還適路寢.居門終月.鄭氏謂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則太廟象先王平生所居.與明堂.路寢.同制.五室十有二堂.理宜然也.或曰宗廟.與路寢.明堂.制同.則上有五室.不得有房.又惑矣.按書路寢.實有東房.西房.東夾.西夾.而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則魯用天子禮樂.太廟如明堂制.而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則太廟.路寢.明堂.有房明矣.今先所圖上廟制.欲以八廟約少牢.大夫宗廟爲之.雖增西阿重檐.山節藻梲.堂九尺.階九等.略應王禮.然未有五室.九階.峩門.玄閫.內階.玄陛.山牆.貢墉.重廊.累棟.復格.設移.四門.達鄉.黑楹.丹桷.藻井之制.又以房爲堂.且謂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夫堂與房異著矣.安有爲房而無北壁者哉.至于饎爨.又在廟中.西堂下.凡皆所未盡也.說者謂饎爨在西堂下.西壁爲之.夫爨當于廟中.理不安矣.況欲適宗廟西壁爲之乎.說者或謂西壁.謂西牆也.按儀禮有曰西牆.有曰西壁.則壁與牆異.以臣攷之.特牲饋食曰.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蓋堂謂門側之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匠人曰.門堂三之一.古者爨在廟門外.或在東.或在西.故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少牢饋食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特牲饋食云.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

爨在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士虞禮曰.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由是觀之.饎爨在廟門外之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明矣.故曰饎爨在西壁.又曰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臣稽攷載籍.廟與路寢明堂同制.雖具其凡如右.然其脩廣之度.匠人以爲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凡室二筵.謂之凡室二筵.則太室大矣.太廟五室.十有二堂.太室又大.則廣九筵.脩七筵.不能容之.按匠人市朝一夫.鄭氏謂方各百步.則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謂南北各六十三尺.東西各八十一尺歟.凡古者寢不踰廟.燕衣不踰祭服.而宣王考室之詩曰.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則先王宮室.其輪奐至矣.又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噲.大聲也.噦噦.小聲也.言其閎深.可以答響.豈與大夫之陋同日而語.又況後王彌文積隆以至于今也.然則天子廟飾.雖古制殘缺.不可盡見.而今亦有不可盡如古者.要之攷先王.度當世.與時宜之而已.其前代載籍所傳不具.與其後世未之有.法可以道揆.禮可以義起.使華副實.稱昭明垂之百世.取度于身.實在聖衷.如允臣所議.乞參校舊圖.擇其善者.以聖訓裁之.

昭穆議〔原註〕圖缺（判子附）

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充崇政殿說書.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臣陸佃.臣伏覩中書省批.送下張璪何洵直所論宗廟昭穆.欲以宣祖爲昭.翼祖爲穆.眞宗爲昭.太祖太宗爲穆.英宗爲昭.仁宗爲穆.尊卑失序.非禮意也.竊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謹按祭法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議者以爲壇立于右.墠立于左.臣以周制言之.太王親盡去右壇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則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之說.非矣.璪謂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及乎合食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臣竊以爲古者合食毁廟之主.有不皆祫者.則璪之說非矣.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者預也.言大夫士本無祫祭.惟其有功.尊于其君.進使于祫.則毁廟之主.不皆合食.特自高祖而已.假令大夫昭穆以世次計.曾祖適爲昭.高祖適爲穆.父適爲昭.祖適爲穆.同時合食.則將偶坐而相臨.義不得以卑而踰尊.則璪等將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乎.如此則曾祖居尊.高祖居卑.父居尊.祖居卑矣.非所謂父昭子穆.昭以明下.穆以恭上之義.詩傳曰.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大夫士于祫.若使曾祖復爲昭.高祖更爲穆.則是子爲昭南面.父爲穆北面.大傳曰.旁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則是生而居處同堂合食.亦序昭穆.假令甲于上世之次爲昭.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于上世之次爲穆.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而偶坐相臨.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復令甲居右穆.乙居左昭.紊同堂父子合食之序乎.璪又謂旣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臣竊以爲昭穆父子之號耳.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嘗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以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祭法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有二祧焉.則天子立廟自親始矣.初立考廟.于是立王考廟.其次立皇考廟.又其次立顯考廟.猶以爲未也.于是立二祧焉.與太祖之廟而七.顯

考廟、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爲穆。所謂三昭三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王爲父。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故臣竊謂八廟之制。當以僖祖居中。翼祖爲昭。宣祖爲穆。太祖太宗爲昭。眞宗爲穆。仁宗入王考廟爲昭。英宗入考廟爲穆。是爲父昭子穆。稱情順理。尊卑協序。而議者蔽于所見。與臣未同。伏乞斷自聖學。一正羣議。不勝幸甚。

宣祖昭廟。　眞宗昭廟。　英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黃據此子乃爲昭。父更爲穆。）
翼祖穆廟。　太祖太宗穆廟。　仁宗穆廟。
右張璪等所定圖。

翼祖昭廟。　太祖太宗昭廟。　仁宗昭廟。
僖祖祖廟。　（貼黃是謂父昭子穆。）
宣祖穆廟。　眞宗穆廟。　英宗穆廟。
右臣佃所定圖。

臣竊觀陛下創法立制。必先本之性情。稽之度數。斷成于一心。務使仁協義稱。後世無得而議。堯言禹度。影在四方。又將大新八廟。泰然不疑。以齊三代盛王所以隆祖親考之意。然而昭穆之次。議者與臣未侔。而臣區區愚忠。偶懷罪見。不敢輒止。謹上八廟昭穆異同。幷條次嘗所答述者。乞賜折諸聖學。垂法萬世。取進止。

元符祧廟議

準元符三年五月四日、敕中書省、尙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太常寺狀。本寺稽參典禮。竊以爲哲宗皇帝。升祔宜于太廟殿增一室。本部看詳合降指揮。令侍從官幷祕書省長貳集議。三省同奉聖旨。依告報逐官

集于本部尙書廳參議聞奏。

右臣謹按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記所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恭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于典禮。將來哲宗皇帝祔廟。于序爲穆。則合遷宣祖爲允。蓋哲宗皇帝之于神宗。正如唐敬宗之于穆宗。當以廟世數之。今祔廟不入世數。則與宣祖爲八世。是四昭四穆。古所無也。

廟祭議

臣倣古度今。詳定八廟之祭。廟各三獻。同日而畢。蓋約其禮。務爲可行。欲以施于春祀而已。至于夏礿、秋嘗、冬烝。當如古制。合食于祖。蓋古有宗廟之事。一日而畢。至于祫祭。餘祀廟各一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則是丁亥一日總祭祖妣而已。賈公彥謂大夫三廟。少牢筮日。止于丁亥。則明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畢。誤矣。蓋祭祀卜日。卜其首日而已。若大夫丁亥有事于祖廟。則其昭廟以戊子祭。禰廟以己丑祭。理宜然也。且大夫宗事不祼。又無朝踐之事。其禮固略矣。然而薦

腥饋熟。品其籩豆。奉其尊彝。修其簠簋。遷其鼎俎。陳其巾冪。升降進退。侑尸獻酬。賓主百拜。餕徹之序。品節衆多。假令逮闇而祭。繼之以燭。奔走趨事。三廟一日而徧。則雖有強力之人。不能支矣。又況天子禮具樂備。品節之多乎。然則先王之時。各祀其廟。無有一日而畢者也。謹按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氏謂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互明其文。則天子言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亦互明而已也。然則古者天子七廟。四時之祭。春祠各于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故周旅酬六尸。而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若夫諸侯春亦犆礿。烝嘗皆祫于祖。而禘則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明堂位曰。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夫礿祠烝嘗。諸侯類有之。今魯更以爲王禮。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礿、秋嘗、冬烝。則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又曰禘一犆、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之制。雖然天子時祫。幾及未毀廟之主而已。至于三年一祫。于是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蓋著猶別也。三年一祫。大于祫嘗。祫嘗、秋祭也。今魯合祠太廟、亦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各就其廟。三時皆合食于祖。其毀廟之主。則三年然後大祫。亦禮之殺也。由是觀之。先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高妙。德蹈堯禹。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復千歲之墜典。實在聖時。今欲八廟既立。春祠各就其廟。而夏礿、秋嘗、冬烝。皆升合食于祖。既應典禮。又與舊儀四時八室並饗少近。獨爲合古之制。宜若可行。亦其七廟之主會于祖廟。委蛇從祀。優而不迫。盛禮大樂。得以備舉。如允臣所議。乞下有司。參定儀注。施行。

陶山集卷七

表

謝資善堂修定說文書成賜銀絹表

臣某言。近以臣修定說文書成。伏蒙聖恩。特賜銀絹。尋具狀奏聞。不敢祇受。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鉛黃初具。什微隻字之奇。銀幣曲加。更踰十行之市。賞踰所藝。愧溢于顏。伏念臣本以下愚。親逢上聖。早玷龍飛之膀。旋居鸞集之班。稍速陛升。寖蒙器使。一覩清光之邃。屢叨殊寵之榮。恭惟皇帝陛下、獨智泛觀。同仁博施。憲天爲大。濟世用光。夫決明庭。繩雖施于農政。祚通混洛。蟲將兆于禹書。式究人文。使新世教。偶逡巡而代匱。姑黽勉以奏成。訓發悶功。匪頒非次。增咸陽之字。幾同揚子之載金。上建光之書。竊陋許沖之賜布。誓堅丹悃。圖稱鴻私。

謝中書舍人表（原註元豐五年四月。時官制初行。但與曾鞏同命。方具奏辭免。閤門告報。奉聖旨並不許辭。但與歐皆試職。（案）宋史神宗紀。及職官志。改正官名。在元豐三年九月。此言元豐五年四月。官制初行。與史文有異。）

伏蒙制命、除授臣依前通直郞、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仍改賜章服者。叨膺殊寵。彌切震驚。伏念臣遭值盛明。獲親文藝。秪知自守。質無他長。每以信書之太專。更成與世而多迕。比緣孤進。獨被聖知。察臣于隱約

之中。擢臣于疎賤之外。方陛下以聖文樂育秀異。而臣濫遊文館。陛下以神武攬御雄俊。而臣濫處武庠。考正書名。多忘闕之陋。詮錄史事。微著敍之能。荏苒歲時。費糜廩祿。叨塵踰量。惰嬾滋多。屢招繁言。幾致顚殞。陛下曲加辨察。每賜保全。久辜天地之恩。莫効涓埃之補。敢圖躐騶。更致超踰。拔從經幄之嚴。進直綸閣之重。受恩彌大。圖報益艱。況當陛下董正官名。布新治具。維時在位。思日奏功。體堯舜之其難。迪夏商之用乂。臣敢不持循素學。追跋前修。承問盡論思之忠。代言希潤色之美。倐收薄效。少副洪私。

辭免給事中表（原註元豐五年五月。）

今月初二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郞、試給事中、兼侍講者。承命震驚。不遑寧息。竊念臣爲微近識。蕪陋淺聞。出于休明。好是朴直。初攀緣于仕路。恥依傍于人門。敢圖遭逢。獨被簡拔。眷憐異甚。稱效缺然。試言之罷未乾。裁詔之席不暖。輒從綸掖。旋易瑣闈。況當陛下好惡遵王。陟降在帝。宅堯臨之四表。寶禹惜之寸陰。改新官儀。協用彝訓。盛德在夏。爰乘運以對天。爵名從唐。（（案）章如愚羣書考索。神宗嘗觀唐六典。慨然欲更官制。元豐三年八月。遂下詔肇新官制。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創用新制。）姑俯身而詢世。法貽千載。選極一時。顧惟量踰。醜已顏厚。敢懷叨竊。復冒寵榮。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謝給事中表

伏蒙聖恩、授臣依前通直郞、試給事中、兼侍講者。寵榮甚渥。慶竊至深。伏念臣爲學寡能。莅官孤進。自愧超踰之速。衆貫遭遇之隆。陛下政無闕失。而臣以論駁爲官。學有光明。而臣以勸講爲職。雖抱蠢愚之極。固知稱愜之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務兼容。道惟善貸。故無棄物。而有成功。咫尺便近天光。毫髮無非帝力。臣敢不竭誠以處。推理而前。叱省官倉。彌極醻公之意。服羔私室。更堅退食之忠。少著微勞。仰裨洪造。庶幾蛇雀之報。不勝犬馬之情。

謝賜對衣金帶表

伏蒙聖恩、授臣給事中、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者。犀未離角。帶莫貴于黃金。鵜不下梁。服難叨于赤芾。內循尸竊。仰愧罪殞。伏念臣抱甕迂愚。挈瓶細智。曾乏彌縫之益。更塵衣被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惟衣在笥。常欲勸賢。束帶立朝。務令罔報。臣敢不礪身衆正。宅志一中。永懷改造之宜。奉裁更化。近取忘腰之適。移以捐軀。

謝入伏早出表

金氣伏潛。方屬初庚之後。玉音溫潤。甫傳夙退之期。恃眷有加。感惭罔極。伏念臣等獲逢昌運。代匱近司。共惟夙夜之致勤。少副吁謨之求治。伏遇皇帝陛下。深仁恤物。厚禮使臣。雖夏后之惜陰。是輕推璧。而周王之扇賜。所寶在慈。俾嘗趣除。早就休燕。舜琴靜御。民咸阜于薰風。義轡徐行。天迴長于化日。誓收薄效。仰稱洪私。

謝加天章閣待制表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者。祇奉制函。寵升延閣。仰懷騰驤。內竊兢慚。竊念臣起自寒生。會逢神考。執經軒陛。

倏更再閏之餘。論厭瑣闈乃涉四秋之春。（〔案〕偶以元豐五年試給，事中至八年三月，哲宗即位時則已歷四秋矣，此表當上于元祐，未改元之前，）雖黍嗤其朴鈍。每自愧于叨塵。屬上聖之嗣興。厠羣英而孤進。猥當劇選。累玷華資。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學有光明。體純仁孝。將繼完于官制。姑修講于職名。遂令荒蕪。亦被甄奬。誓益殫于鼠技。用少答于龍光。

謝太皇太后加天章閣待制表

丁吉逢辰。方預中臺之列。累勞積日。更聯內閣之華。祗荷眷憐。伏增慚懼。竊念臣器惟凡陋。學匪該明。偶遭遇于先朝。遂叨塵于近侍。逮聖神有作。首庶物以惟新。顧愚陋無堪。尾百僚而乃分。敢圖昧冒。亦與甄收。茲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寓兼包。仁天廣覆。思補六官之典。俾益三閣之名。曾更竭于駑駘。期少酬于覆幬。

謝轉左朝請郎表

伏奉告命、蒙恩授臣左朝請郎、依前充龍圖閣待制、差遣勳封賜如故者。奏課上聞。幸叨于歲比。敍官增峻。誤被于階升。聞命若驚。撫躬罔措。伏念臣早緣雕篆。獲際聖明。以閭巷飯糗之孤生。蒙朝廷採擢之不次。入持荷橐。久貳星闈。日月雖勤。事功蔑著。比丐居于藩輔。方勉率于詔條。尚未報成。復蒙進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光必照。廣覆無遺。不棄薄材。曲矜舊物。豈獨舉陟明之故曲。蓋將勸宿業之庶官。遂致孱微。亦膺寵渥。敢不銘肌淪髓。誓堅頂踵之酬。締短增長。仰答雲天之賜。

穎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龍圖閣待制、知穎州、已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任訖。涓選日時。祗見民吏。道揚聖澤。懽勸華情。伏念臣自奮單門。敢求仲宦。學古有信書之累。逢時無應用之長。偶遭睿明特達之知。遂備高華侍從之列。叨塵甚矣。報稱蔑然。屬二聖之當天。拔羣賢而授職。更以先朝緝熙之典。付之晚學瑣末之材。歲月屢淹。簡編僅攻。深惟愚闇。久負聖明。因剡奏以上陳。得分符而共理。而況汝陰山水之郡。最爲京西魚稻之鄉。地本饒腴。民無捐瘠。追胥不擾。賦斂以時。第遵奉于教條。自妥安于里俗。物皆有庭闈之養。俾羸無婚嫁之曠。豈期公朝。併獲私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敬日躋。德合并而爲公。躬明哲以作則。乃眷搢紳之末。未忘簪履之遺。委以名邦。俾從清禁。恩榮及此。職分謂何。不敢怠追。體上聖好生之德。庶幾夙夜。爲微臣報國之忠。

謝賜元祐六年曆日表（〔原注〕穎州。）

紹堯之後。茂躋五帝之隆。行夏之時。丕舉三王之政。誕頒玉歷。申飭訓詞。恭惟皇帝陛下、德契離明。道符乾健。奉三無而勞天下。總四大以居域中。爰覃太史之書。以讜諸侯之度。臣敢不寅遵詔令。祗奉教條。敬授民時。既協齊于五紀。欽成歲事。庶昭格于三登。

鄧州謝上表

伏奉敕命、授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鄧州軍州事、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一麾出守。方臨東穎之優。十國爲連。俄徙南陽之重。已涓時日。初見吏民。祗荷寵靈。惟深感涕。

竊念臣斗筲近器。樗櫟散材。早玷儒科。寖階仕路。三年太學。官冷如冰。十載長安。粟貴于玉。偶被先皇之識擢。實爲希世之遭逢。一侍書帷。久陪法從。辱聖人之繼統。與英俊而并升。息重邛山。效微毫髮。輒緣私義。得請便州。事爲不煩。俸入良厚。敢冀嚴宸之異眷。更加巨屛之優除。而況臥龍鳳雛。多異人之間出。召父杜母。有循吏之相望。年穀屢登。閭里無事。絕鼠偷之出沒。任燕戶之往來。夫何淺迂。而此倖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纘禹儉勤。體堯仁孝。兩暘略無違拒。神民長有依歸。遂令孤生。亦預共理。臣敢不旁求民瘼。上報國恩。慕史氏之循良。體詩人之豈弟。玉堂金馬。時夢到于華胥。花洛菊潭。日心遊于魏闕。誓收薄效。用贖空餐。

謝賜元祐七年曆日表（〔原注〕鄧州。）

鳳鳥名官。餼羊視朔。欽崇天道。敬授人時。恭惟皇帝陛下、昭明三辰。協正百度。廣輪所抵。聲教是加。視南向四星之中正。西流再閏之失。臣猥隔侯屛。欣戴國恩。雖莫陪觀書雲物之儀。而幸預明堂頒政教之賜。喬三慶五。徒望日于堯天。籍萬倉千。姑祈年于稷耜。用遵聖訓。以協民彝。

謝郊祀加恩表（〔原注〕元祐七年十一月。）

伏念早以諸生。出逢丕且。和鈴懷鑾。曾無橫草之功。持橐乘軒。徒有受薪之誚。簪履未終于棄置。涓埃尙冒于採收。而奠玉泰壇。莫預駿奔之多士。稱觴華闕。阻趨法從之清塵。遽被恩私。惟增戰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拱三靈之密祐。席六聖之宏圖。適睹初郊。丕膺鉅典。將勸進秩。鄉懈犬馬之微勞。陳力捐軀。誓答乾坤之大賜。

江寧府謝上表

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就差知江寧軍府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規求家便。昧冒國恩。初許覲于闕庭。仍容歸于里閈。併叨寵假。深積媿榮。竊念臣門地素寒。人材甚陋。偶緣遭遇。遂致超踰。少年通籍。有未離于場屋。同時賜第。獨先在于朝廷。五十幾歷外官。三遷皆爲佳郡。秦頭望重。穎尾俾優。維是建業之爲邦。實臣熙寧之游學。人來日下。稔聞江左之風流。山似洛陽。猶識京西之氣象。土風甚美。公事不煩。又況若耶之伏風非遙。秦淮之明月未改。棣華相望。知觀養之甚歡。楷木成陰。顧師承之可想。伊臣何者。有此幸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纘禹成功。急堯先務。王者之風粹美。聖人之學光明。寵綏方維。恩禮臣下。致令蹇薄。獲被矜憐。臣敢不布宜邦條。勉勵州事。庶收尺寸。圖報萬分。執玉造朝。敢繼諸侯之後。賜金久任。姻居循吏之閒。

謝賜元祐八年曆日表（〔原注〕江寧府。）

少昊紀瑞。致鳳鳥以名官。有虞頒常。在璇璣而齊政。聿追治古。尤屬清朝。恭惟皇帝陛下、敬授民時。日稽天若。頒諸侯之正朔。察上帝之休祥。臣敢不深體眷懷。謹遵彝訓。仰觀俯察。實賛裁成之功。東作西成。願伸勸相之助。

謝落龍圖閣待制表（〔原注〕紹聖二年二月初，有旨降一官，言者不已，遂落職，復有旨還所降一官，仍與小郡。）

今月某日、准越州公文、准都進奏院遞到誥一道、授臣朝請郎、落龍圖閣待制者.無功還官.有罪落職.慚悔爲之汗浹.感嘆至于涕零.退惟虛孱.仰荷矜貸.竊念臣久塵侍從.初出遭逢.狗馬故識主恩.螻蟻頗知臣節.方勤報禮.適會修書、人其異心.臣則盡力.歲月之更固久.涓塵之補亦多.惜未終篇.忽先去國.從前之所爭辯.去後之所變.吏既無具藁之可尋.難逃疑似.縱有司存之能識.敢自辯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茂聖神之姿.純仁孝之德.明愼刑罰.緝熙典章.重愛惜于羣材.賜保完于孤進.止從薄責.未忍遐遺.雖被延閣之圖書.仍付小邦之民社.重念臣持心過厚.推理輒前.與世曾無機防.立朝粗有本末.尙慚荊國之誨育.敢負裕陵之眷知.雖憂患之餘.顧歲時之能幾.惟精誠之至.冀天地之終迴.

謝特許任知州差遣表

臣自十月得疾.久在病告.伏准十一月初八日、進奏院報籍記人、除陸佃外、並不得任知州差遣者.掛名罪戾.已分隔于雲泥.曲意於憐.獨容有其民社.闔門飽煖.舉族依歸.竊念臣熟爛腐儒.聱牙曲士.久叨法從.濫預政機.果然災興.忽以罪去.驚魂戰灼.病骨纏綿.誰謂再生.自知千死.忽覩恩言之照察.得與罪黨而差殊.回顧沈疴.不知去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蹈舜.跨商軼周.孝友有光.慈壽無極.火炎玉在.實賚鴻造之私.桂死魄蘇.彌極大明之望.

泰州謝上表〔案．泰州原本作秦州．而宋史本傳恰合．但據表文云．矧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海陵乃泰州．非秦州也．又佃在外前後所歷州郡．皆可考．未嘗爲秦州．今改正．〕

伏奉告命、授臣朝請郎知泰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圖書三閣.尙懷降褫之慚.飽煖一麾.更荷矜容之賜.恩私甚厚.性命猶輕.竊念臣樗散薄材.芻蕘近識.偶遭逢于先帝.遂度越于稠人、亟踐禁塗.切循分域.遠及僭書之作.謬膺良史之求.纂修無功.報稱不效.惟私心之曲盡.曾公議之難逃.尙賴宸慈.姑從薄謫.矧海陵之善地.亦淮甸之近州.居民靖淳.出產繁錯.飛蚊漸少.迥無澤國之風.過客甚稀.至有道堂之號.于焉循省.乃爾叨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哲淵深.至仁天粹.諸福之祥畢至.九功之敍惟歌.遂容孤平.亦預共理.再念臣頃羅家難.久愧國恩.誦堯言之傳.每深欣戴.睹禹功之復.惟有涕零.想魏闕于江湖.形徛都于夢寐.雲天在望.心目交馳.問宜室之鬼神.願逢始願.執塗山之玉帛.猶冀終諧.更爲後圖.以贖前咎.

謝賜紹聖三年曆日表〔缺佚〕（泰州．）

舜璣觀政.仰合于乾文.堯曆定時.俯頒于人紀.拜恩知幸.藏朔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表正萬邦.協修五紀.欽崇天道.恭授民時.獨觀新化之隆.兼舉舊章之重.秉文之德.已致順帝之功.行夏之時.更極爲邦之用.豈期僻陋.亦荷頒宣.臣敢不祗奉王正.率循國典.士齊稼起.便候于農祥.蓂莢再榮.卽歌于聖瑞.

陶山集卷八

表

海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除臣依前朝請郎、就差知海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海濱相望.路分不改.舉家便幸.荷國恩私.竊念臣憂患餘生.孤寒末族.偶受知于神考.嘗承學于眞儒.遭逢固稀.顚躓亦速.賴上恩之矜貸.與外補以保全.而況東海便州.淮南善地.鹽形似虎.知威教之兼懷.山色如眴.信登臨之最樂.未知報稱.但有兢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聖堯.德兼神禹.擇循良而共理.撫遠近以同仁.遂使孱虛.得承匱乏.臣敢不視民之憂若己.當官之事如家.益勵前修.更圖後效.仙梯失足.久違英俊之躔.靈劑減瘢.尙冀聖神之造.

賀受玉璽表〔案．哲宗紀．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得玉印一紐．詔蔡京等辨驗．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此表文與紀合．〕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報五月朔、皇帝御大慶殿、行受寶之禮者.降年有永.傳國無窮.俾熾而昌.式歌且舞.厥惟景貺.茲謂興符.臣竊以龍圖授羲.寶鼎歸漢.書稱錫禹洪範.詩云詒我來牟.雖並爲前世之珍.罔未若今日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繼志神考.追功聖堯.德澤昭天而漏泉.禮樂極高而蟠厚.故地不愛其寶.

而天申命用休.致仙鶴之珍羣.發神光之佳氣.盡扶景祚.併效殊祥.臣端遇明時.側聞熙事.九州建千七百國.同極懽心.三皇治萬八千年.是爲聖壽.臣伏限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闕廷.臣無任

謝復集賢殿修撰表（〔原註〕元祐二年二月.先是有御批付三省.陸佃復集賢殿修撰.就差知蔡州.）

今月十三日、准進奏院遞到告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者.獄尤一洗.疑似頓明.此生未終.九死難報.竊念臣蠹緒猶近.聲鳴甚微.蠹淫詩書.鼠竊名器.偶被老商之訴.誤膺神禹之知.蠶絲遭逢.驟致超越.久叨塵于法從.深辱負于明時.容貌竊鐵.已分甘于冗散.面顏發赤.但中抱夫競慚.敢圖聖慈.俯賜昭察.矜憐撫掩.滌濯煩瀆.加秘殿之除名.付節藩之近服.驚魂初定.感涕交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漸窮荒.明燭幽隱.廣揚前烈.駕馭羣才.遂令敗鼓之餘.亦廁遺簪之舊.青雲得路.更尋英俊之遊.白骨成人.盡出聖神之造.

蔡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授臣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軍州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罪戾至深.恩私甚厚.仁歸淪浹.義在糜捐.竊念臣早竊詞科.久塵禁從.進退不果.建明無聞.既辜先帝之深知.仍昧古人之遠識.合從廢斥.尙荷矜容.四屆推移.已侵尋于老境.九重清切.但夢想于鈞天.尤賴聖神.灼知蕪陋.念臣才能雖薄.猶是舊人.察臣悔咎尙多.實非餘黨.拔之末路.賁以徐圖.郟京右之名藩.實淮西之樂土.地生神草.天在仙壺.夫何賤疵.乃爾僥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壽無極.舜仁自然.兆種種繁滋之祥.臻魚藻愷樂之盛.憫憐舊物.收拾遺才.遂使孤生.得歸再造.蟻子載粒.敢萌過分之思.鮫人泣珠.難盡感恩之淚.願收薄效.少答洪私.

賀城西安州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五月.城西安州及天都等砦.疑城西安州.卽在此時.）

伏覩進奏院報.涇原路城西安州、畢功者.靈旗所指.一方盡平.鼙鼓弗勝.百堵皆作.張軍勢之十百.收戰功之衆多.廟社交忻.寰宇稱慶.竊以王命南仲.往城彼朔方.昔在召公.日闢國百里.聿追粹古.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稽若前文.赫斯以武.遵藝祖之遺業.卒裕陵之駿功.盡消猾夏之虞.高邁懲荊之事.一勞永逸.而臻偃革之期.萬壽無疆.願上稱觴之頌.

賀册皇后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時佃在蔡州.故竊末有限共侯服.云云.）

伏覩制書.册立皇后者.王假有家.大立厥配.宮闈欽奉.寰宇瞻儀.臣聞易基乾坤.禮重婚冠.禹之興也.則以塗山.堯曰欽哉.亦于嬀汭.雖惟王道之易.實繫母才之難.若聖與仁.以今準古.恭惟皇帝陛下、德運而海內服.身修而天下平.以陰禮教六宮.請玉女事宗廟.又況雞鳴踐賢妃之戒.熊夢發聖子之祥.是宜正椒房之稱.彰犧翟之褸.周召自北.並歆風化之行.伊洛而南.其敎采章之歌.而臣限共侯服.阻造王庭.望長安之雲.惟知徘徊于其下.聽鈞天之奏.不獲鳴躍于其間.臣無任

賀收青唐表（〔案〕宋史哲宗紀.元符二年.七月.青唐酋隴拶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

伏覩進奏院報.收復青唐故地者.持節虛無.匪俟行枚之出.以紅帕首.奄覩提布之馳.飄旆歸窮.千蠻大

赫.神人懽喜.河隴晏清.竊以魚爛湟中.獸窮徼外.羣酋顚覆.桑楷變移.爭奉玄黃之篚.以迎王師.罷持赤白之囊.而撤邊警.渥洼龍種.致聖漢之所未來.崑崙河源.窮神禹之所不到.自今伊始.于古有光.恭惟皇帝陛下.用夏變夷.以文經武.高蹈無前之跡.坐收不戰之功.招徠降王.羈致僞主.臨殿閱試.踵神宗之閎規.御門納降.講藝祖之故事.方且卻走馬以糞.豈云得白狼而歸.而臣老見太平.屢聞邊事.前年星變.已兆掃氣之祥.明日夏亡.更申奏凱之喜.馬遷之網羅放逸.副在京師.韓愈之鋪張.對休應之效.敢仰惟舜后.宜有斯人.

賀徽宗皇帝登寶位表

今月某日、伏奉赦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溥天率土.罔不依歸.大國小邦.永有尊奉.燕及郊望.慶流社宗.伏惟皇帝陛下、緝熙昭明.遵養潛晦.雷雨之動.蓄而未施.乾坤之容.衆所先仰.慈孝極仁祖之道.英容有神考之風.果膺天心.式副民願.而臣限拘符印.阻造闕廷.鳳躍龍飛.是謂亨嘉之會.鼇抃獸舞.不勝馳嚮之誠.

謝吏部侍郎表（〔原註〕元符三年二月.）

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買臣出守.久慚印綬之榮.季友來歸.猥貳銓衡之重.書衣紆紫.寶帶圍金.人謂遭逢.臣知忝冒.竊念臣書衣中蠹.甕器底蟲.雖力學蟲有寸心.除自守更無片善.君臣際會.荷神宗特達之知.師友淵源.覩王氏發揮之妙.逕羅讒疾.幾致顚躋.一去國門.十更年籥.忽遘眞人之出.信知名世之興.孰云處厲.首與收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孝.陟禹儉勤.日上九天.春回萬物.罷工作之非度.捐徼巡之無名.偏雨會不終朝.太平適在今日.臣敢不老當益壯.久而彌新.初心雖愧于前時.晚節庶收于末境.消塵有補.誓求報國之門.掄選無疵.願盡得人之路.

謝皇太后表

伏奉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斷離戚懐.肖覩聖政之新.返絕以環.猥與天官之舊.善衣曳紫.寶帶横金.過省叨塵.俯懐兢慄.竊念臣中阿微草.大道醨雜.行未追于古人.言無補于當世.徒以遭逢上聖.親炙大儒.偶躡蹤于禁塗.遂寖淫于拙宦.一違天日.十換星霜.忽遘聖君之作興.更緊神母之保佑.漁樵騁首而談至德.耆老拭目以望太平.孰云空陳.首被收采.此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永懐謙畏.暫濟艱難.媧皇之補青天.轉增其美.娥母之爲明月.或仰餘光.臣敢不貳正治官.委稽中德.冰霜一節.保淸白之相承.洛渭同流.俾濁黃之自辨.

謝權吏部尙書表（〔原註〕元符三年六月.）

伏奉聖恩、授臣依前朝散大夫、權吏部尙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者.吏部四選.實書省之劇曹.尙書六聯.蓋彤廷之上處.不濡咮翼.胡取圍廛.但負愧于稱鬚.敢振矜于聽履.伏念臣伐冰末族.積雪寒生.呻吟詩書.匍匐步武.食常併日.偶未絕于昏昕.馬同多年.了不知其牝牡.終緣樸學.早玷華資.久籍仕路之風波.備講仙之年月.面顏新皺.謂老將至而甚及之.蹤跡前遊.則昔之甲者今果矣.流光易失.盛際

難逢.敢意興知更容虛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由舜慈儉.克湯寬仁.龍德正中.玉色溫潤.奉堯典常行之道.踵周官太平之書.內贊百工.外倡九牧.遂令流落之後.亦厠召還之中.恩私頻煩.資望淺薄.臣敢不增增自勵.俛俛相先.上天之官府固多.後世之文書雖廣.願淸吏治.期盡人材.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孤蹤可照.更區別于姸媸.少著微勞.仰酬殊眷.

謝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放罪表

〔原註〕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少府監韓淳彥．太常少卿李昭玘．奉引木主入殿堂．飯察歸之．乃中匜．前按發其事．又曰劾失職．有詔放罪．

昨充欽聖憲肅皇太后、欽慈皇太后、山園陵禮儀使、爲失點檢禮直官等、擡空腰輿行等罪、奉敕特罰銅十斤者.罪大責輕.恩深德厚.粉身難報.感涕易零.竊念臣生長寒鄉.出逢盛際.舊緣厚幸.玷竊兼資.一昨憲肅因山.欽慈復土.仁聖昭格.神靈護持.雨暘爲之調和.嵩洛至于淸潤.何太常之迷謬.仍少府之愆違.而臣職在總臨.失于檢察.論辜應坐.罪非可漏之魚.惕慄實深.奏有不余之馬.卒蒙矜貸.兼出生成.玆蓋伏遇皇帝陛下、上德能寬.至誠樂與.盧成康之囹圄.齊堯舜之衣冠.委曲保全.始終覆護.姑從輕比.止以贖論.臣敢不愉勵知恩.懲愆愼過.玉瑕不掩.已難蓋于前愆.金鍊而精.冀或收于來效.仰酬洪造.誓畢餘生.

謝試吏部尙書表

〔原註〕建中靖國元年五月．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朝散大夫、試吏部尙書、尋具劄子辭免、奉詔書不允、仍賜對衣、金帶、金魚、鬧裝鞍轡馬者.九重之深.每疑于夢到.八座之貴.敢意夫眞爲.寶帶乘魚.華韉飾駿.丘山加重.蚊蝱甚微.竊念臣嵩祐諸生.元豐近侍.久低徊于流落.漸荏苒于衰遲.忽因遭逢.曲先收召.曾莫成于海效.但有負于洪私.而況周禮太平之書.尙書百官之本.粤新彝制.尤愼詔除.官至銀靑.僅能參其班綴.頭如白雪.或未入于詮評.夫何淺迂.乃爾僥倖.玆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功甚大.堯性至仁.文景不言兵戈.成康幾措刑辟.深懷記履.愼付持衡.猥令鴛鷺之卑.濫冠鵷鸞之盛.臣敢不扶偏用正.去甚惟中.雨轂風胎.願難酬于啄抱.山塵海霧.願少助于崇深.

辭免尙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閤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尙書省供職者.螻蟻不止.將致疾顚.蚍蜉自量.敢忘微分.幸未昏于榮利.願終寫于精誠.苟知不能.何敢但已.竊以弼諧之任.上應台躔.丞轄之司.今爲政府.遴朝廷之任選.具寰海之觀瞻.故曰才難.信爲德舉.豈伊微昧.敢預登崇.倘反汗之無嫌.雖違風而何害.伏望皇帝陛下、憫憐薄祜.照察微衷.知敍負之難勝.念羸疲之已試.特頒兪旨.使免空官.以全聖主知人之明.以遂微臣量己之義.

謝尙書右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者.風行不再.知初命之難違.愧至于三.終辭之莫遂.召拜恩于上閤.押莅事于中臺.可聞光榮.如何報塞.竊念臣賤修甚苦.遭遇最先.早依天子之門.嘗侍先皇之譽履.

頃書失路.久分行泥.倦鳥回翔.雖紀不雙之譽.寒龜退縮.自深藏六之恩.玆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聖神.孝慈恭儉.收臣于流落之後.察臣于隱約之中.父母愛憐.天地包覆.粤從執事.迄至登庸.莫知幸會之何由.但愧塵捐之無所.重念臣儒流迂闊.仕路孤寒.涉道未醇.更事蓋鮮.生長文字.頗類蠹書之魚.作爲詞章.僅同拆襪之綫.深知無用.姑務有常.敢圖制恩.使預機政.辛勤積累.忽涉九層之高.勉強磨礱.試晞一割之用.贊明先烈.允蹈中行.體君子之用心.俾小人之革面.仰承至意.少贖空飡.

辭免尙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尋具劄子辭免.未奉詔書.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押臣赴閤門受告、及都堂治事、尙書省供職、更不令辭免者.忱詞雖罄.聰聽未迴.輒干鈇鉞之誅.重叩冕旒之邃.恭惟皇帝陛下.德漸駢髮.刑漏呑舟.行願大中.事惟至當.曰求佽助.使佛仔肩.豈臣所知.敢遠斯意.苟失辭榮之義.是迷知止之方.惟伏紊心.冀還新命.

謝尙書左丞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仍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者.立朝無補.方抱兢慚.坐席未溫.又驚昧冒.邱山在頂.冰炭交懷.竊念臣數眯迂儒.屢空寒士.聚螢積雪.初未識于道眞.植杖牧羊.老安知于時務.偶叨殊眷.獲厠近司.將少答于聖知.姑暫妨于賢路.攻期柄任.亟被甄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侔太虛.德備皇極.諒闇之孝.邁于高宗.夢齡之祥.紹我文考.旁求魁傑.共致丕平.謂臣每懷永裕之威神.頗識元豐之政事.遂容冒竊.試與圖成.臣敢不在在勿欺.常常匪懈.贊紹庭而上下.務柴立以中央.私背之爲公.敢纖毫于異意.忠貳之成患.更砥礪以同心.

謝賜生日禮物表

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二十口、法酒一十瓶、法糯酒一十瓶、糯酒一十瓶、秔米一十五石、麪一十五石者.生當盛際.實千載之難逢.仕至近司.知幾人之能逮.詔音畢厚.恩數實繁.揆寵踰涯.省慚靡所.竊念臣性惟鄙朴.材匪將明.流落初歸.微洛陽之半面.侵尋已老.俄甲子之一周.敢意記憐.曲加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均家國.禮厚臣鄰.既優縻御之陳.仍備餼牽之賜.體親已遠.永辜生育之恩.三代可遵.尙冀弼諧之效.

辭免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日以至而始郊.漏當午而大赦.受福上帝.加恩羣臣.實逃盧受之慚.敢布縷辭之義.竊念臣不材病樸.無字頑碑.偶備四鄰之間.濫陪五使之後.雖駿奔之有恪.曾顯相之無聞.式瞻在庭.而多輿邑.自知明甚.雖謂當然.伏望皇帝陛下.移日月之明.回乾坤之造.亟還茂渥.大示至公.成鼷鼠之能辭.庶愚魚之可報.

謝冬祀加恩表

伏奉告命、特授臣依前中大夫、守尙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至治馨

香。屬發于有昊。渥恩汪濊。遂洽比于無垠。猥令處屏。誤玷優渥。叙封而光祖考。延賞而茂子孫。已極戴天。更容加地。恭惟皇帝陛下。網羅漏典。斧藻上儀。曲禮三千。駕龍十二。汜掃反道。務極乎平夷。戛擊鳴球。期深于感格。菲食追禹。藝祖紹堯。既卻輦而疾趨。又虛次而端立。是以於穆清廟。始雺而終晴。爰熙紫壇。下風而上靜。數聲載洽。慶事告成。欲均被于神禧。故隆施于聖澤。又況修明初祀。錫予近司。象笏紫袍。副萬釘之寶帶。繡韉金勒。兼千古之名駒。甫及駿奔。終微顯相。咸被食加之寵。獨懷代匱之慚。尙誓同寅。克膺殊奬。

亳州謝上表

伏奉告命。能尙書左丞、依前中大夫、知亳州軍州事。仍放謝辭。臣于今月初四日到任訖。噬臍悔過。空形何。及之嗟。刻骨知恩。負抱末酬之恨。追、惟遭遇。寡負盛明。有靦面顏。不勝涕淚。竊念臣德非稱職。材不中輪。忝侍臣鵷鷺之間。綴太史馬牛之後。會微補報。居足悔尤。既累誤知之恩。復迷引避之義。合從擯斥。尙備承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湯克寬。大舜純孝。嘗奉冕旒之邃。每聞金玉之音。有所施爲。無非慈恕。誰謂春草能報照臨之私。自知秋毫盡出生成之力。擢髮不足數罪。猶冀自新。雖天無以喩堯仁。敢忘胥戴。顧圖來效。式蓋前愆。

謝賜崇寧二年歷日表（〔案〕佃以崇寧元年五月謫，此表當在亳州時上。）

鳳凰適至。方瞻享御之休。螻蟻甚微。亦荷匪頒之賜。恭惟皇帝陛下。先天凝命。紹祖膺圖。氣遊玉燭之間。政在璇璣之上。三年成熟。知洪造之難名。十月書鑫。愧閏餘之易失。九功惟叙。萬福攸同。臣敢不儀舜不森體堯至意。載祀六百。頌永世之休祥。弼成五千。奉敷天之正朔。

陶山集卷九

經解

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于天官、言縣治象。于地官、言縣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縣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乎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

書水洛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鬩爲兩．于雖言兩作者．以重與相繼．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于會意．水洛而至爲洛．于坎言洛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于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文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材．而材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于父言體．則于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于長女言用．則于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于中男．言材于中女．而闕于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悅、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材．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河圖洛書說（〔原註〕載荊公集中．）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龍負之．而其出在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龜負之．而其出在洛．龜善占．而尙占者人道也．此天道自然之意．而聖人之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策

御試策（〔案〕佃本傳．熙寧三年．廷試賦．遂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就對．擢甲科．此策卽其廷對時所作．）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效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修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發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人之王天下也．教有條理．政有節目．其爲數雖大且多．而其要乃在于任賢立本而已．蓋其

哲足以知人．然後有以任賢．其惠足以安民．然後有以立本．哲者、智之發也．惠者、仁之施也．其智能哲．其仁能惠．則其施于任賢立本之際也．無所不宜．使之以因任．責之以原省．翼修者無卑棲．器近者無遠用．而長于教者．不以典刑．審于禮者．不以司樂．此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職也．道德已明．然後次之以仁義．刑名已詳．然後次之以分守．其治至于定．然後文之以禮．其功至于成．然後文之以樂．小大有秩．先後有宜．此萬事之所以得其序也．當是之時．政教旣成．道德同而風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而爲之上者．有以見天下之賾．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至精之神．足以通天下之志．至變之機．足以成天下之務．其所更者．必其民之所旣倦也．其所循者．必其民之所已安也．是以凡所謂精義入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不家使之同、人與之共也．而又未嘗不鼓舞以盡其神．變通以盡其利．此其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也．臣聞唐虞之際．建官惟百．至夏商而二百、又至于周而三百．其員亦可謂多且備矣．然迹而攷之．官之爲農而設者、蓋特衆也．故方是時．閭有胥、族有師、與夫田畯大夫之徒．夙夜勸相．而其相見有至誠之喜．絲事旣畢．而麻事繼興．野功旣訖．而宮功尋至．藏蔬于其秋．以備不給之冬．索綯于其夜．以備不足之晝．勉之如此其至也．然不耕者其恥無盛．而其罰有屋粟．不蠶者其恥無帛．而其罰有里布．驅之又如此其備也．而井牧之內．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旱得以聚．水得以洩．此田疇之所以闢．溝洫之所以治也．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上下治而財用足．其神德有以範圍天地之化．其聖功有以輔相天地之宜．而所交者有道．所奉者有禮．豺獺旣祭．然後漁獵興．鷹隼旣擊．然後罻羅設．妄斧者有誅．數罟者有禁．胎不得而損．巢不得而覆．四海之內．山繁川富．區萌達、羽翼奮、夏希革、冬氄毛、各得其時．而魚麗之盛多．崇丘之高大．皆得而極焉．自晚周以來．而世所謂陰陽失序．非春而燠．非冬而寒．草木不待霜而落．昆蟲不待雷而蟄者．于此之時．蓋未之有此．鳥獸草木之所以無不得其性．盡其宜．而其禮足以備．其樂足以廣、其刑足以致也．是以唐虞之際．行天道以治人．行人道以奉天．建天官以熙人績．建人官以亮天、功．明之以後德．神之以妙用．而政教之及．其遠至于暘谷幽都之方．其詳至于東作西成之事．其微至于希革氄毛之類．其象至于日月星辰．其器至于律度量衡．而推而下之至于有周．其治又極矣．故其齊莊有造之德．至于始笄之季女．未冠之幼士．而其戒愼無愧之行．至于漢上之游女．林間之鄙夫．有後世莊夫老婦．禮義之士．愧而懼之者也．先王之往旣遠矣．自漢以來．其餘澤已熄．其舊法已微．雖欲治之主．合謀之臣．固多．而創法立制．庶幾于先王之意者．獨有唐而已．蓋常員定設官之制．永業限授田之法．當府衛之二兵．以寄習軍之政．設租、庸、調、之三法．以制取民之節．此其有以宜于當世．而庶幾有古人立法創制之意．其詳可得而言者也．若夫致今之治．革弊之本末．制宜之先後．蓋陛下有天地之體．有神明之用．而方聚賢于朝．協心委誠．教守位之仁．講理財之義．興農桑以根天下之政事．開學校以本天下之禮義．一切不惑于流俗之言．可謂堯舜之用心．而篤于自信者也．雖然．臣抑聞之．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陛下之意．可

請有至誠惻怛求治之志而其創設之法又已良矣惟成之以不倦之勤待之以勿亟之漸而擇天下之良材盡得以任之則所謂唐虞成周之隆可以坐致而彼有唐之制焉足以參其議哉臣昧死臣謹對

策問

太學案問（（案）但嘗爲國子監直講·疑此策問·卽爲當時試諸生之作·）

問大學之道方興未艾也士之來學者蓋已千數有司爲之幷錫廩兼朝集而地乃至更乏別爲憩貸溢爲待試而人乃至更多可謂盛矣然竊或有疑焉蓋諸生之從事于斯也彌年矣學有制齋有規而行未盡篤實或至于冒戒禁公有試私有課而言未盡簡文或至于良勸詠叢者刻核太苛法有難遵而諸生不得已耶意者非法之罪諸生言失于率爾行失于且然而智不能自了義不能自克耶伊欲論古之長遠議今之圓法因貳參合以率于大具而使諸生共宜之庶幾言皆有文行俱有質也然其所以時措之方未燭厥理吾子爲陳之可乎

又

問堯舜三代遠矣區區漢唐雖欲追古然君臣皆卑弱不足以堪其任故道化政法寂寞無聞而先王之風以至于今未返也聖上閔焉以睿德作新之士爲之崇學校、訓經術、更選舉之具官爲之飾府寺、增吏祿、操賞責之柄農寸之常平商委之市易皆以興利除害而其爲法深遠矣又以在我者潤澤之蓋意嘗蘄望堯舜三代是所以千萬于漢唐而無算者也今將討論似續一二以遵先王之政則因此數法者須之以久遂可以追于古歟抑將有續終成後者而施設之方序有所未逮勢有所未遑歟夫治古遠矣且欲追而復之以償千世之望則事半而功倍正在聖時二三子其爲言之

省試策問（原註元豐八年）

問昔之善爲士者問學必有師講習必有友以論經則明以議史則達以立文則工以造行則美其磨礱陶冶之漸、非一日也今諸生蒙被德澤而從事于斯固勤矣願聞平居所以嚴師親友之義經如何觀而得道之眞史如何閱而得事之要立文曷爲而工造行曷爲而美其悉數之以應有司之求可乎

武學策問

問天下之理至精無二孫武之書一義不容兩爲之說而注之者至十數家何其說之多也今欲集諸家之善統異端庶幾學者有所折衷而衆言其在于武之意孰得一二孰得三四孰得五六諸生從事于此久矣當能辨之又當有以自得之者以發前說之所未嘗也有司願倂聞之可乎

又

問天右序有宋篤生聖上至治所覆從化之以文橫勵之以武英威俊德度越前古是以東懷高麗南屈交趾洮河以西窮髮之北莫不賓順而國家閒暇矣吾子幸丁斯時惟閒暇、故得嫺習于此然而孫武曰善戰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武之爲說雖多未有貫此者吾子以古求之孰有智名孰有勇功孰無智名勇

功且其智名勇功、奚自而有無也其有與無厥效如何試爲言之

又

問材勇機智人各有能求其兼長豈易得哉有詞辯縱橫足以屈人而不可以決戰者有氣俠精悍足以摧鋒而不可以合變者有習知天時而昧于伺敵之情僞有明識地利而拙于出奇以攻守行師之際用非所長則安可以辨勝今子之應選固將以就功名也其材勇之所堪任者、何事其機智之所優爲者、何術願罄所蘊以陳庶觀異日之效

又

問方今夷狄款附內外無患主上以士之或不習用兵也學校以養之以民之或不習于爲兵也什伍以教之選命將帥修飭器械十年于此士有所養矣或逃其答問計數之故智而虛實奇正之勢未必皆知也民有所教矣或安于坐作進退之常法而戰陣擊刺之事未必皆勇也將帥選矣而尙慮人材之或遺器械利矣而尙慮法度之未盡諸君以策應有司之求如之何使士于虛實奇正之勢皆知民于戰陣擊刺之事皆勇將帥無遺材器械無遺法其詳言之

又

問孫吳韜略之書具在子嘗學之矣然其論兵孰疏孰密其合于先王之師孰多孰寡設此四人起于一時其兵同戰之地又同各以其術決戰則孰勝孰負以之城守孰堅孰脆試爲言之

又

問兵無選鋒曰北故古之善爲武者後必有殿而前必有選鋒詩不云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烏合之衆易散勝不相推敗不相救非若禮義之師則突前之利尤在選鋒一人而以後繼之此勝勢所以如破竹之聲今天下無事矣而未忘講武者蓋求所以禦邊之策而已方將復先王選鋒之法而教所謂車戰則造車必有制行車必有法若爲徒若干則其爲乘宜幾何其爲陣宜奚若子嘗從事故知之願言所以爲此之方也

又

問古之善用兵者豈必同哉歸于能勝而已故李廣簡易而程不識繁密子儀寬厚而李光弼嚴整體雖不同皆足以取勝號稱名將諸生求學爲此久矣審己之長其志宜有所在設爲聖時任使則馭軍決勝將爲簡易乎爲繁密乎將爲寬厚乎爲嚴整乎不然其志安在

又

問兵者百世不一用不可一日忘也國家承平百年兵習久安而惰驕民非素教而懦怯數歲以來主上以訓齊之法新之而精銳並出蓋昔之惰者今奮怯者今勇矣今諸君見用于世以制戎狄得此兵用之自度能幾教如何行愛如何立願聞其略

又

問.學之法所以選試.諸生先之以弓馬.申之以策義者.蓋誠以爲驗天下.周智全勇在此也哉.抑亦以觀諸生之略而已.今諸生應法之來.弓馬雖或優.策義雖或善.然所謂周智全勇果在此乎.將在彼不在此也.其在彼則所以養之當自何始.願聞其道.

陶山集卷十

制

翰林學士除節度使制

門下周寄軍政.將皆出于命卿.傳用眞儒.文必兼于武備.乃眷詩書之帥.以提仁義之兵.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社稷之器.邦家之光.才足以資修飾潤色之嘉.道足以贊經綸裁定之美.壯猷能決.老志善圖.無狐鼠進退之疑.有龜蛇捍避之固.早陪法從.良副具瞻.非獨擅制作之文.抑亦竊戰鬪之事.禁林甚密.豈意得頗牧之才.方略又新.不至學孫吳之法.足當闕寄.以協廟謨.是用築上將之壇場.建中軍之旗鼓.式消寇虐.用遐殊方.於戲鈇鉞作帥.予方勤于賞誓.黃河爲帶.爾其勵于奮功.祗服訓辭.往膺榮號.

宣徽南院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制、

門下天下雖安.敢忘于武備.閫外之事.尤屬賴于將臣.宜得眞才.以諧實用.粤敷明命.咸佇大廷.具官某、老志善圖.壯猷能決.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頃副銜求.屢更煩使.玉關萬里.緊綏撫之才.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威號素著.恩信甚明.作之而鼓鼙之聲讙.令之而麾鉞之色倍.是以殺敵惟果.攻無堅城.戰功實多.兵有常勝.肴予爪士.時乃虎臣.比宜令猷.彌膺峯望.茲用錫元戎之旌鉞.築上將之壇場.付

以三城.委之一麾.式消寇虐.用勑臣工.於戲、鈇鉞作帥.朕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勵於奮功.惟寬仁可以愛民.惟秉義可以報國.往膺寵命.祗服訓辭.

宗室除節度使制

門下國以宗彊.蓋本懷和之義.政由親始.實先比佽之仁.于古有稽.肆予敢意.在書則分寶玉.庸展伯叔之親.顧禮而有賑賸.以同兄弟之福.矧茲近屬.時乃眞才.惟明綷之將施.宜搢紳之是告.具官某、肺腑之戚.聲聞之賢.貴而有謙靖之風.富而無充滿之累.外禦其侮.絕讒閱之嫌.旁明厥恩.保睦修之善.而又沈鷙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敦閱詩書.究觀韜略.無俾城壞.旣宜夾輔之勞.何以家爲.更懷忠勇之意.乃付元戎之鉞.俾分大鎭之符.匪出私恩.實從公義.於戲、蔦蘿施于松柏.雖實托予之廕.葛藟庇其本根.亦惟資爾之助.往欽寵號.祗服訓辭.

邊鎭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設位語能.無重經邦之貴.敍階言極.有嚴開府之華.爰肇制于官名.尤愼班于爵號.使膺實用.爰得眞才.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有剛實之德.有柔令之儀.忠孝稟于天成.文武惟其器用.玉關萬里.緊綏遠之功.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克寬外顧.式副旁求.壯矣邦家之基.居然廊廟之器.天將大任.民具爾瞻.況以久于建施.宜進同于補袞.斷自朕志.往哉汝諧.於戲.角犀豐盈.聳四方之望.威儀赫烜.視三公之崇.體予眷懷.茂乃嘉績.亦若虢叔.共修諸夏之和.無俾阿衡.獨擅有商之美.

吏部尙書除尙書右僕射制

門下伊尹格天.暨湯咸有一德.高宗享國.惟說命總百官.顧臣主之俱賢.致朝廷之旣治.將布偉績.爰告大廷.具官某、行可以鎭浮.才足以經遠.中道而立.無昵于小人.當官而行.不隕于流俗.安危攸繫.左右具宜.比副明揚.屢膺器用.厥猷翼翼.深符王國之思.維石巖巖.大發師尹之望.乃眷前王之盛.實資上相之良.燕及神人.阜成華夏.雖眇躬之莫及.或碩輔之可圖.尙濟登茲.是用命汝.爰自治官之正.使陪令席之尊.其式往欽.以綏來效.於戲.黃耳金鉉.永緊調燮之才.亦蒂蕙衡.益稱褒嘉之命.恭朕之詔.惟乃之休.

樞密院副承旨元宗孟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將事樞府.克謹奉承.厥由省官.往貳使秩.服勞于外.思稱茂恩.

皇太后遇同天節與入內東頭供奉趙諒可文思副使制

敕、（〔原注〕[illegible]闕同前）同天之澤.進序官榮.往服恩章.愈思懋勉.

西京左藏副使智誠可文思副使制

敕、疆場之臣.久勤征戍.不有勑賞.何以閔勞.遷爾一官.是爲寵數

三班奉職周閎中可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爾父將事公府.以能屢遷.今復累勞.志升使秩.頗睎廉善.乞寢茂恩.是加爾官.以就淸志.往維祗服.其勵忠勤.

掌後宮兼提點段繼隆可承議郎時恢可奉議郎制

敎、具官某、爾爲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錄.朕于爵賞.何所愛焉.敍進厥官.往祗乃服.

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敎、朕罷不職之官.而宣徽院廢.以爾祗事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愼哉.

奉議郎蕭國鎡可降授宣議郎制

敎、具官某、朕順攷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率從新秩.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其往祗飭.尙蓋厥愆.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可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制

敎、蠻者瀘南之戎.寇我邊鄙.蠢爾匪茹.敢煩王師.朕命將臣.討玆無赦.具官林廣、有勇有謀.克承廟算.往殄巢穴.人罔釋騷.戰功居多.無負任使.擢登禦防.廣度騎旅.是爲休寵.益務忠勤.

東上閤門使王光祖可四方館使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兕可果州防禦使制

敎、瀘南之寇負固亂常.乃煩王師.罪在不赦.前啓後殿.左右是翼.惟時將帥各迪有功.具官王光祖、忠義秉心.深入擊討.蟻聚殄滅.師不踰時.朕圖汝勞.擢司賓館.其務忠報.以對茂恩.其姚兕、朕嘉汝勞.圖厥懋勸.進司兵防.往務忠報.

宗室仲艄可贈安化軍節度使制

門下先王崇建藩屏.無專享于文武之功.同姓分錫脤膰.庸展親于伯叔之國.乃眷公族之茂.蔚爲王國之華.其于云亡.惻然永悼.具官某、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頎然高明.輔以禮樂.用能帥乃德.光于前人.豈獨恭儉孝悌之修.沒有遺範.以至始終哀榮之極.備于歸全.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其錫爾祉.以將余哀.離云飾終.特出異數.苴茅元耐.易乃通侯之封.金節雕戈.畀以元戎之命.

故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可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敎、具官某、祖宗之法.敦敍九族.生見褒優.沒有榮號.情協禮稱.朕用丕承.爾以近親.秉德信厚.永言淪逝.良用整傷.褒榮飾終.國有舊典.尙玆冥漠.克享顯休.

濮安懿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江左千牛衛將軍仲鄭仲的仲蔵各王韶（〔案〕此上有脫誤字.）女封邑號制

敎、朕于大臣之後.卹孤錄遺.而遺奏以爾爲請.用錫封邑.庸示褒優.思顯而親.其務祗服.

宗室仲容所生母王氏可封縣大君制

敎、具官某、所生母王氏.靜德是將.嬪于宗室.克生賢息.似續有休.爰啓邑封.厥惟華寵.思稱朕命.其克欽承.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明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英國公制

敎、朕惟成王推皇考右烈考之心.而後及于文王.又推而上之.至于后稷.率禰之義.豈特王者有是心哉.

蓋王天下者.獨致其隆耳.朕欽輔臣.原其親考尊祖之意.使伸其恩.以追榮三世.蓋非遠求也.具官某、曾祖明、含章在躬.克開厥後.積仁累慶.施及孫曾.後先相望.作我良輔.嘉謀在國.維爾之詒.有華袞章.亦既無愧.光靈弗昧.尙監玆哉.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母某氏可追封韓國太夫人制

敎、朕廣德澤.申勸輔臣.有以一身而榮三世.其生者貴.死者見封.曰惟故常.厥有宜稱.性情度數.蓋無得加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有言有容.行應圖史.作合良士.家用榮懷.寶侯多祥.實始蕃祿.來毗國政.是生曾孫.朕擇爾封.莫如韓樂.尙玆休享.長佑後人.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祖用之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衛國公制

敎、自古臣忠.常出于慈孫孝子.而孝子之愛其親.慈孫之尊其祖.天性厚矣.苟用人之子孫.而薄其祖考.尙何以責其忠哉.具官某、祖用之、處身恭恪.應物和靖.天篤之慶.以有聞孫.爲時宗工.恂善之效.徙封太國.尙克歆承.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祖母某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敎、禮者因時而造.固有起于後世.而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朕卽人心以義起禮.褒其子孫.因使死者有爵.雖古所無.豈負于禮之意哉.具官某祖母某氏、克明靜德.休有淑聲.是興孫謀.以佐王國.載錫之地.自越徂燕.冀其有知.歆我明命.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父益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楚國公制

敎、先民有言.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已.朕率是道以臨卿士.登用厥子.因隆其親.使名協位稱.以大國人稱願之意.具官某、父益、允修厥猷.忠孝惟寶.是產哲輔.來寧邦家.克紹德門.以永譽處.他人無一.爾有二人.錫之士田.大啓楚宇.天下稱願.豈不偉哉.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敎、古之慶賞.尙得與其鄰里鄉黨相共.矧伊親矣.可不及哉.具官某、母某氏、婉娩聽從.爰得良配.顧我黍稷.克堪厥家.婉德合善.謂宜壽考.豈嗇于厥躬.以昌嗣子.乃遷大國.于魯有休.言告幽扃.尙克嘉享.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敎、昔孟軻之母亡.軻祭前以士.後以大夫.蓋君子從禮、視位之高卑與祿之厚薄.肆朕寵綏臣工.率禮不越.朝與燕坐.榮則逮親.然位有高卑.故封有遠邇.雖自我作.豈與先王異意哉.具官某母某氏、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無所不宜.以底燕譽.均仁七子.聞有俊傑.爾子安石.嘗以道相朕.贊成政法.布在四方.今更官儀.允釐庶職.維汝安處.仍在倚毗.有爵有知.咸迪玆訓.賜之全魏.軻母是光.尙玆淑靈.克享榮報.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妻某氏可進封魏郡夫人制

敎、禮之爲道.取稱而已.故夫貴于朝.妻榮于室.厥有彝訓.朕敢弗循.具官某、妻某氏、與自靈門.來嬪顯族.慈從婉聽.習熟見聞.茂厥壼儀.靖嘉維則.勵相君子.作我輔臣.粵新官名.使贊其始.大啓爾郡.用齊褒榮.

尙邑而家.永宜象服.

陶山集卷十一

敍論

神宗皇帝實錄敍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于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宮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卽慽哭流涕.哀動羣臣.雍王顥、曹王頵.請居外第.章數十上.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銳意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卽倚以爲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玆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能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獎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禁

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間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至爾.是以羣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歷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浮滲漉.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爲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辨庶土.唐文皇之呑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伐.旣克廣源州.知桂州、趙卨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死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尙憫之.況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寘極典.孥家遠配.玆亦可憫.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卽差人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聞言兵.然非羣臣所能望也.每邊奏至.處置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關洮隴.南征交趾.西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倔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旣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追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爲師者.無智名.無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爲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神.興爲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迹三代矣.況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序

爾雅新義序

萬物汝固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興是書.以予贊其始.譬如繪畫.我爲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僕擁彗淸道.跂望塵躅.可也.

鶡冠子序

鶡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駮.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傳曰.申韓、

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于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愼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致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也。九十適周文王。曰。先生老矣。對曰。使臣捕獸逐麋。則熊老矣。若使坐籌國事。臣尙少焉。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實諸子濫觴之始。今十有五篇者。蓋闕。而列子天瑞篇稱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其力命篇。又稱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者。卽南華藏舟鳧鶴之義也。而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可不惜哉。文字脫謬。爲之校正四字。增者七。減者八。注百有五十二字云。

送李秦叔序

二南之詩多矣。而召南之王道成于騶虞。周南之帝道成于麟趾者。蓋國君之尊。至于仁賢。公子之貴。篤于信厚。而後關雎、鵲巢、道化德教之應、極焉。何則、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也。是故好德樂道之士。出于憔悴枯槁之家者多焉。至若高明之裔。累世貴達。非夫篤信而好之者。則不足預此也。眞定秦叔。故宰相文正李公之家也。宰相之子、翰林。翰林之子、尙書。相繼而貴。蓋三世矣。眞宗皇帝以爲宋之世家。嘗于從容語翰林曰。卿之保守門戶、如朕之保守社稷也。其家世如此。今又有秦叔焉。秦叔好學樂易。氣質混然。如渾金璞玉。而又以遠器望之。與人無疑喜。喜客、典衣延之。與其妻無明日之飯、不顧也。以此其志意。使不爲理鄣。不爲事蔽。以明擇其始。以剛保其終。而遂能成就其才。則尙書之後。保翰林之門戶者。斯在秦叔矣。宦于會稽。與予游相好也。旣別。姑道此以勉之。

書後

書王荆公遊鍾山圖後

荆公退居金陵。多騎驢遊鍾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興爲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驥。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荆公如平生。予書法雲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荆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爲愈也。旣覺、悵然自失。念昔橫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閱二紀。無以異于昨夕之夢。人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爲我圖之乎。吳郡陸某、農師題。

書王文惠公詩後

山陰陸某、嘗觀如公德宇、固相度也。猶欲留此示有命焉。然世之人靡迷狗苟。以幸富貴者。何哉。元祐庚辰十月二日。

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記

於越有山焉。嘗飛而至。其名爲寶林。有靈鰻岫。居禱旱輒雨。山雖不甚高。而花木蕭閒。自然出于塵垢之外。吳、越春秋云。范蠡初作月城。缺西北。此峯一夕飛至。實瑯琊東武海中山也。蓋三神山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而羣仙據之。昔嘗有飛者。茲山豈其類耶。疑以仙聖久居。亦含不死之藥。因以仙去。故能乘風凌虛。輕擧而至此。不然。何以能飛也。越人以儲茲山之粹。固多奇秀。有仙國之餘風。而其陰功。著在福庭。煉丹辟穀。幾換金骨。若余大父是也。某獲承遺緒。聞其一二矣。故常希跂聖眞。而屢至其寺。觀所謂鰻岫。錫痕巨人之迹。爲之躊躇四顧。以想像三神山于此。已而登其塔。高寔不達霄咫尺。俯瞰闤闠。若累塊積蘇焉。越人瞻之。旄以起信。蓋乾德中、漢南王之所造也。熙寧十年、八月丙申、其寺與塔俱焚。光影所照。其形燭天。烏皆夜鳴。逮曉。一木無遺者。山勢斗轉。更欲飛擧。而城郭氣象。爲之荒涼。居無何。廣平侯程公來領州政。目無全事。百廢俱興。而有多餘之閒。升鹿麗龜、望之悵然。且思有以復之。自其塔始。而宰官比丘與其州人。莫逆公意。于是良木之施。雲如。椎鑿雷如。斧斤風如。自春迄冬。費幾萬緡。而舊之烟燼之餘。已爛然金碧。與日星爭麗矣。何其速也。蓋公自少年已擢顯科。治外處內。四紀于茲。天下稱其才焉。今雖老矣。而謀國尙壯。如夔與事造業。更以協濟神明之迹。某將爲公識其大者。然則一塔之敏。尙其餘事也。

台州黃巖縣妙智寺記

佛出西方。不知幾千萬里。其書之契理會道。與中國聖人之言一。又其神靈之寓。光景著見。若今峨眉、天台、感觸之異。非獨中州之人。聞而趨之。雖西域、其徒亦累譯而至也。與道家之說蓬萊、方丈、乃在煙海渺茫荒忽不致之外、異矣。黃巖遠邑也。其鄰天台。其俗無貴賤。大抵嚮佛。雖居羊履豨。牛醫馬走。臧奴酒保。洴澼之家。亦望佛剎輒式。過其像且拜也。以故學佛之徒。飾宮宇爲莊嚴。則齊者施財。惰者輸力。偏者獻技。妙者效華。醫者與之磨礱。而土木之功。蒼黝赭堊之飾。殆無遺巧。然其最佳曰妙智寺。蓋僻陲中、僧南惠之所造。造今百年。繼者非一。而卒成之者、如吉也。余聞之也。夫所謂妙智者。佛之所知是也。疏觀泛應。無適而非眞。可得而不可求。可知而不可授。雖每欲以與季不能也。蓋智殊門傳。妙須心解。如此。今以名其寺。如吉與其徒。託而居之矣。當知是也。彼世之人。舍是弗圖。而逐逐于外。以事莊嚴。則雖飾以金銀。絡以珠玉。甃猶蜃噓成樓。半出霄漢。其彩五色。終非實相。如吉善住持。置田數百畝。延十方衆以爲無窮永久之賴。邑人多之。而余兄嘗宰是邑。言其善。故與爲記。因附以所聞。使刻諸石焉。

永慕亭記

熙寧三年。予之同年友。衢梁陳君澤民、會葬其親于州南龍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嚮。以致孝饗。而命之曰。永慕之亭。謂夫榮祿之不逮吾親。而恨慕于此亡窮也。其後二年。書走京師。屬予記之。而敍以書曰。沐

天不與幸。嘉祐中、先妣棄諸孤于齊。先妣之憂未禫。而先君如京師捐館舍。先君之禍又未祥。而先大毋復棄諸孤于齊。首尾四年。三遭大變。護持重喪。千里旋反。而先君客殯、未克東也。居五年。沐天與幸。旣中第矣。始克峯先君之柩以歸。三親之喪雖畢集。鄉里未厭。何有一坏之土。以封瘞也、西安徐氏、附沐之貧無以葬。以其地與之。于是沐之志遂焉。蓋扶昇之艱難。經營之勤苦。至于如此。此沐之所以屬吾朋友以記也。余聞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澤亡。南陵白華之詩。不作于世。而先王之美俗廢矣。事親者。齊無以潔身。戒無以養志。廉恥衰陵。孝友微缺。而其末流以至于今猶在也。澤民于是時、乃不易乎世。而自拔于常流之中。祿不逮親。而懷無窮之慕。其孝可謂至矣。使澤民由是焉。擴而充之。則南陵之養。今雖無所及矣。其所謂白華之潔。而以事君則忠。以事長則順。終于陰可以通神明。而陽足以厚風俗者。將在于玆。此予之所以記也。

適南亭記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于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湖山。如畫工小屛。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發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評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蕺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于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眞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剎。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蒸尙疎。木葉微合。巖巒如削。開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値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川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飮而賞焉。水轉提轉淸。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于是闔州以爲美觀。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婦遊皆乘畫舫、平湖淸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摹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于發揚幽懿。豈特貢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于耕牧、釣瀨、居市、卜肆、魚鹽之間者。正仰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陶山集卷十二

書

答陳民先都曹書

辱書、問以所疑。某亦疑者。嘗試言之。足下其擇焉。蓋召公有詩。周公無之者。公、聖人也。聖人無名。故周南之詩美不于文王。于其后妃而已。譬如傳神畫眼。眼似而神從之也。小星、衆無名星也。以況賤妾。則三五在東。維參與昴。閔夫人也。于陽星言其數。數陽也。于陰星言其名。名陰也。數對象則爲陰。對名則爲陽。譬如編辰。甲在其東。則乙西鄰也。若丙又在其西。則昔之西者。今東矣。蓋先王取義。隨物轉徙。非一端而已。至于柏舟、不言父者。女比于母者也。堯典四星、獨于南方言火。言火、于南方爲宜故也。秋言毛毨。冬言氄毛者。孔安國謂毨理也。蓋秋鳥獸之毛尙淺。毨不勝毛。故視之則毛。徐而察之。則毨也。至冬而盛。毛不勝氄。視之則氄。察之則毛也。此與春秋六鷁、五石之辭、略相類。先王之法言多如此。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舜典言嶽。獨東言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于時之始。言代則有謝。于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著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玄龜螣蛇。藏有左腎右命。至于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是以天子

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蓋藏玄之所在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實在于此.故文兩人相背爲北.象兩已相背爲黻.古之人皆訓詁.不必親相與言也.以文與象示之而已.噫.言道而至于此.亦不可以容聲矣.若夫寅賓、寅餞.足下所謂先王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是也.夫運精神、勵心術.以道格之.雖戶居衽席之上.可以騎日月也.況賓而餞之乎.以此讀書.蓋有大者焉.非徒析毫解縷而已.方今學者之病正在此.殆所謂繩上生蛇者也.足下有美才善質.誠能運精神、動心術、求其大者.豈遠乎哉.嘗聞九方皐之相馬曰.牝而黃.馬至.乃牡而驪.伯樂喟然太息曰.是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蓋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麤.學乎學.誠如皐之所觀.雖以成變化可也.故曰千轉萬變而不窮.魯國儒者一人而已.

某迷謬日久.所論俱不中.願更疏示.

答周之才書

某頓首.近辱手筆問我以疑.區區多故.不卽爲報.實用愧慯.蓋天子之巡守大禮也.故凡大山川.于其所過則祀之.于是時則歌般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于其所至則望之.于是時則歌時邁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蓋過而祭之則非至也.隨而祭之則非望也.故般之序言祀.四嶽河海而已.不言告至.又不言望.與時邁之詩異焉.非柴止于一詩.而望有二詩也.者夫柏舟曰.言仁而不遇.獨稱言者.疑若有意.樛木之序曰.言能逮下.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而北門又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如此者衆矣.不皆有意.似無說也.古之言九州.禹貢始于冀.終于雍者.此禹之治洚水先後之序也.周官始于揚、終于幷者.此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也.蓋以古攷之.書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後言淮海惟揚州.言荊及衡陽惟荊州.而後言荊河惟豫州.則所謂始于冀、終于雍者.禹之治洚水先後之序決矣.以今推之.揚之地在靑之下.徐之地在幷之下.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幷者.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似矣.爾雅九州之序.則以夏周攷之皆不合.郭璞以爲殷制也.言蓋者、璞亦疑之.則其眞不可得而攷矣.闕之可也.蓋君子于其所不知.雖不敢忘闕.亦不可強通也.書曰佑賢輔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賢德孰爲而分者.蓋德者德而已矣.賢則又兼其行也.記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未有有行而無其德者也.詩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而序詩者以爲莫不好德.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而序詩者以爲賢人衆多.此一證也.又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遂不如顯之重.而言忠在良之上.輔不如佑之重.而言賢在德之上.此又一證也.賢德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言辭孰爲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彖曰.至哉坤元云云.而孔子謂之彖辭.屯之六二曰.屯如邅如云云.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云云.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孔子之論顏子曰.其殆庶幾乎者.此如先生之誌深甫曰.其于爲雄.幾可以無悔也.言殆.而又言庶幾.則顏子之于庶幾.纔近也.言幾而又言可以.則深甫之于可以.纔近也.君子之所以品藻.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略.蓋如此.夏官之職方.言貢而無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政.因賦而貢者也.故

以法取之.不責于所無.不怨于所有.所謂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是也.秋官之大行人.言貢而有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敎.因朝而貢者也.故以教取之.而使近者貢以尊.遠者貢以卑.所謂侯服貢祀物.要服貢貨物者、是也.莊子曰.德兼于道.卽老子所謂天法道也.莊子曰.道兼于天.卽老子所謂道法自然也.蓋自然者.天中之天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而河上公曰.天中復有天.某取之.希聖以爲聃周之此言.宜若不同.乃如某所學.則惟聃周之此言.宜若不異也.又嘗謂某在越爲學者說詩.而以不及聽見慕.此似希聖惑于妄者之傳.而殆非相悉之辭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者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教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說書爲德.好利者.以說書爲功.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于不思.適如風之過耳.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口耳之學者也.教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爲人說書.而亦欲希聖愼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旣久矣.恐所論有不中.有所見焉.幸教我.豈許見臨.顧如前約.予日望之也.未間保重.

答李貢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前辱臨訪.以書爲賜.其言及于微妙之學.而乃許不肖謂能知之.且將就學以取正焉.此有道者之所長.而非足下之所以望某也.適居鄙疾.不獲面造.慚惕慚惕.雖然.足下之意勤矣.某雖不敏.而幸亦緊乎有聞.聊相爲言之.不敢默默而已也.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而古之聖人本數末度.足以周上下.圓神方智.足以盡往來.而蹈常適變.莫適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故五帝三代之士.有得于聖人之道.而仁足以教者.必告之以此.有求于聖人之道.而智足以學者.亦必問之以此.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子沒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爲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故言體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滯于一體.其爲志雖篤.其爲力雖勤.而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長見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臨川先生、起于弊學之後.不向于末僞.不背于本眞.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問.莫能移.（(案)莫能移上文.疑闕一字.）故奇言異行.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于世.某亦幸當此會.而偶獲承教于先生之門.其所謂君子之道.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嘗聞其一二矣.故四方之士.有意于某而以此問者.未嘗不以此告也.況足下之質.有可以受于道者.又挾鄉里之契.而其意且至焉.則某之所有.自非所無者.安敢有惜于左右哉.蓋孔子去魯.事與齊不同.君子之道.所以待父母國者.與他國實異也.鄙疾方愈.未可以出風.倘阻盛儛.姑道此以爲謝.足下諒之而已.

答史仲至書

某啓.爲別久矣.引企友誼.無須臾之頃不在此.辱承手筆.因小官役役多事.益以無聊.此涉人間世者之所常然.而勢有不可如何者也.蓋古人所謂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正類此爾.惟君子達于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如吾仲至、有受道之質.而

嘗足以守中行可以鞭後。使少加意焉。則養之于四十、可以不惑。縱之于七十、可以不踰。而所謂下學而上達、于性命之際者。是不難也。何至乎三十而無立。五十而無聞乎。卑辭之及此。亦已太巽矣。某承之于此。行將成玆四方之士。問足以起予。辯足以助我者。日益以至。蓋後生眞有可畏者。非特可愛而已。迺如所謂。使追之者躡如。覩之者瞠若。則予豈敢。此朋友借譽之過耳。雖然。某也從事于斯。不爲不久矣。課老易之無而責有。溫詩書之故而知新。所謂性命之天理。道德之仁義。雖不盡曉。然不可不謂聚乎其嘗有聞者也。顧未知何時復獲聯際。半吾仲至。以發予之狂言。庶幾如不動之質。而以妙斲施之。堊之者蠅若、運之者風如也。未間千萬。以道自愛。

答宏姪書

所問禘祫。猶當如前說。但用致夫人前說恐誤。夫人左氏所謂哀姜是也。吾姪疑詩亦右文母。恐于禘而祭天、爲礙。蓋詩言後世推先王所以右考妣之心。于是乎有禘耳。于禘而祭天奚礙。吾姪又疑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恐于旣練而後祫爲礙。蓋喪三年不祭、謂外事不祭耳。于練而後祫奚礙。且新主卽廟、與其祖妣合食、固禮之情也。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尊尊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道進十禮矣。夫事師者。不疑而悅、回也。是也疑而不悅。由也。是也。回也不疑。殆不若由也之疑而不悅。有以觸師使言也。吾姪勉之而已。

答崔子方秀才書（〔案〕子方涪陵人。流寓淮南。時尙新學。子方三上書請復春秋。不報。遂不應擧。所著有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爲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下其閒。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淳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適于經闊疏。而復爲疏尤甚。昔常秩謂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爲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今責今。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荊公殁矣。不得而游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爲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舊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荊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案〕安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詆爲斷爛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佃欲爲師迴諱其惡耳。）由是觀之。承學之士。躐而語禮。不知其本也。躐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

所教也。安能教人。至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爲精。穀梁次之。昔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則其所得、殆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博考而深求之。譬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以虛辱。恐所論尙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悉。

陶山集卷十三

啓

及第謝啓

宗官奏籍。遽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器務幷容。義敎善誘。致玆庸瑣。獲預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愧。罔罄敷宣。

及第謝二府啓

奏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祗荷寵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以還。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流浸薄。維聖王之嗣歷。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追臨軒之親試。改射策以甄收。于一朝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弊。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賓路之求。苟屬非才。曷符羣望。如某者、稟生椎朴。趨世拙疏。淸白遺孫。幸緣于祖慶。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眞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爲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遂強顏而干進。瓦榍輒巧。糠穢忽前。猥自下陳。擢居異等。靜言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宏業經天。精忠許國。德功兼茂。名爵並尊。英雄入于彀中。爲之進退。風采傾乎天下。莫不介趨。無遺忘賤士之心。有長育賢才之志。收之不滿之

鑛.振以有餘之光.致此孱庸.預叅亨會.黃中通理.幸仰于嘉猷.精白承休.誓酬于大造.

除中書舍人謝丞相荆公啓

濡螭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慚塵竊.受恩彌重.圖稱愈難.恭以特進相公先生.氣大至剛.心精惟一.降從嵩嶽之峻.出應崑河之淸.遵大道之甚夷.障狂瀾于旣倒.度關而獲紫氣.嘗爲著書.夜而省夢魂.果諧作弼.進已見大儒之效.退將爲百世之師.兩得所圖.會歸于極.而某學初爲己.方不逮人.偶多在于門牆.遂少窺于閫奧.雨而無蓋.護商也之非.風乎舞雩.嘉點爾之志.具蒙善誘.深被樂成.是致甄收.不遺蕪陋.鷇雛伏卵.知長育之難酬.魏鵲遶枝.歎依棲之尙遠.惟不慚于仕進.庶無負于師承.

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啓

濡螭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慚塵竊.伏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靑牛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內.逡巡仕宦.雖異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鄕國.再望關廷.豈云一對于淸光.遂爾屢叨于殊獎.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之校讎.陪書筵之勸講.更從右史.進直西垣.雖覩渥之自天.實脩緣之有地.玆蓋伏遇某官、大忠儀世.宏業經邦.堯西和仲而嘉成.舜右皐陶而善治.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遂令蕪陋.亦與甄收.某敢不正學以言.中道而立.當有終于志尙.庶無負于生成.

潁州到任謝二府啓

叨膺制檢.獲領郡章.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借助.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躐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因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邇列.會微補報.幾致顚隮.因刻奏于嚴宸.丐分符于便郡.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堪.玆蓋伏遇某官、精識際天.純忠許國.萬靈蒙福.庶績咸熙.堯作大章.盍得一夔而自足.舜不下席.實資左禹之相維.顧絏淺迂.最荷憐眷.付以近民之任.使之報主之知.某敢不虔奉教條.務強政治.當官如水.況臨淸潁之寒流.與物爲春.願奉洪鑪之煖律.庶收薄效.少答洪私.

潁州到任謝蔡州王左丞啓

叨膺寵渥.獲領州符.已布寬條.方承巨庇.伏惟某官、大忠許國.精識際天.抱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曆.有民與社.晢勝襦袴之謠.維鼎及鼐.行正鹽梅之任.內顧涼瑣.仰鄰治封.曾無從政之長.乃有依仁之幸.趨風尙阻.跂德徒深.

鄧州到任謝二府啓

求試潁尾.莫覲千里之憂.就遷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惟叅冒.第劇兢兢.竊念某、拳曲散材.汗漫末學.猥緣先歷.早玷儒科.櫪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轍魚生死.殆未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愁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超躐于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迨日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爰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潁之近州.有西湖之勝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圖除私.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效茫然.三

顧頻煩.想見昔賢之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玆蓋伏遇某官、公忠亮直.博厚高明.民繫戚休.國隨輕重.廸上以先王之典.納人于君子之塗.遂令虛孱.獲與任使.顧因餘澤.促就徽勞.重念偏親.每懷弱弟.鄕關頓遠.音問難常.雖公義之是先.亦私恩之寖迫.神惟甚鈍.肯睎汝鄧之風.畫繡可歸.尙懷明越之念.終于陶冶.少副庭闈.願賀燕之歸飛.更于誰屋.庶蟄蛇之出報.不在他門.

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啓

將毋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擢.竊念某、儒遲薄宦.濡泥迂儒.初慚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濱之多病.偶緣儌倖.遂歷淸華.去朝廷固無所恩.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鄕閭.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士風甚美.公事不繁.山藏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番漒.豈寢寶以空迴.又況歲時順成.民物安樂.舊遊庠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闕庭.顧長安之未遠.載惟忝冒.良有夤緣.玆蓋伏遇某官、聖世巨人.皇家隆棟.兼兩宮之厚眷.發四海之具瞻.愛惜人材.持平國柄.致令蕪陋.獲被甄收.某敢不睎三代之奉侯.踵兩京之循吏.丹心期于報主.白髮出于爲民.環玉可銜.肯效禽魚之細.鑄金不躍.一歸鑪冶之公.

泰州到任謝宰相啓

恭擇日時.已臨職事.尙叨民社.仰繫陶鈞.伏念某、奮起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未酬.攀髯忽斷.況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力弱.論消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賞天地之大恩.誠云不報.向蒙容貸.獲免竄投.此蓋伏遇某官、澤潤生民.道佐人主.以節義大閑、扶持鉅業.以高明碩望、經緯萬方.斷自聖心.蔚爲時棟.事功式序.宇宙蒙休.曾何丙魏之足云.當與夔龍而並駕.某方縻謫籍.竊恃閎恩.雖塊札之無私.亦生成之有自.載惟末路.永託洪鑪.

海州到任謝二府啓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朐阜.亦飽爐之一麾.祇荷陶鎔.實深名戴.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奇.偶竊科名.誤膺寵睠.頗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顚.尙繁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況東海之煙濤.接西溪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疎.載惟使幸之多.盡出生成之賜.恭以某官、元勳冠古.精識際天.智無間于幽深.仁不遺于微賤.構衆材而成廈.與萬物以爲春.遂令駑微.得備器使.再念某素蒙獎借.最荷矜憐.方此向隅.或少妨于衆樂.苟焉得斧.當盡釋于羣疑.矧有高明.務昭忠善.幸賜洗金之惠.敢忘銜玉之恩.弱羽雖傷.願集權衡之上.孤根可託.請居桃李之間.

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啓

節藩重寄.祕殿華資.祇荷鈞陶.實深愧懼.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戚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羣.豈圖孤生.忽辱再造.此蓋伏遇某官、仙姿異稟.台極元勳.博厚高明.公忠亮直.堯得一夔而自足.舜惟左禹之相知.坐判忠邪.旁求俊乂.遂致羈窮之迹.得逃黨附之餘.桃曰膽之.已深濡于澡雩.蓷其乾矣.更曲荷于生成.某敢不吹齏懲前.

書焉愼後.脅有收于末路.庶無負于初心.免著微勞.用酬盛德.

蔡州到任謝兩府啓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滿濯.仰荷陶鎔.竊念某蔡蓋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門.十更年籥.省中啼烏.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神于魏闕.敢圖台眷.特賜甄收.旣逃餘黨之間.仍襲舊人之後.掄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玉有精神.實以含藏之爲地.睠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蔡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產神物之耆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靜言昧旨.深切競慚.此蓋伏遇某官、邦家光耀.社稷勳德.日開國境.時信天工.尹居伊陟之前.公在成王之左.金丹九轉.自收起死之勞.蛇珠千枚.未盡謝生之意.

回蔡州交代李閔郎中啓

叨塵青瑣.假借節藩.久無披霧之山.忽有及瓜之代.併爲厚幸.良劇慚悰.恭以某官.問學該通.襟靈爽騻.早奉使華之重.益增朝望之隆.暫寄藩宣.佇歸省闥.重規複矩.敢忘踐墨之思.綿力弱才.空抱續貂之愧.炎燕在候.承際匪遙.更宜保綏.用符傾頌.

除右丞回諸路監司啓

誤被宸恩.進司省轄.嘗牢辭之莫遂.知叨據之難勝.敢意撝謙.曲垂緘問.

除左丞上親王免啓

恭惟某官、聞平賢王.魯衛大國.能密移于造化.或陰借以齒牙.敢句敷陳.庶諧矜允

除右丞上二府免啓

誤被非常.眞知不稱.自初聞命.非僞爲辭.矧素昧于經綸.敢遽叅于步武.恭惟某官、翊堂陛棟.太社元龜.能回天心.善教人物.願因進對.曲爲敷陳.儻上聖之矜從.乃大賢之贊助.永懷厚德.實倍常情.

除左丞上二府免啓

寶章批付.實爲非常.瑣闥塗歸.已云不及.仕進迅速.君恩頻煩.匪畏讒言.仍虞鬼闞.願假黃金之諾.請辭碧落之除.俯燭微誠.仰繄盛德.恭惟某官、建時皇極.保國太和.股肱漢之蕭曹.筋力堯之稷契.能密移于造化.矧嘗借以齒牙.敢句敷陳.庶諧矜允.

賀刑部徐侍郎啓

伏審寵膺中選.榮陟近班.副九重欽恤之懷.協四遠僉諧之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豪閒氣.策府瓌才.雖陪貴士之遊.猶秉寒儒之操.果從三館.爰列二卿.衘錦而歸.嘗覩昔年之龍化.搏風而上.更聞今日之鵬飛.教由是孚.刑以之措.雖所願學孔子.乃儒者之素心.然淑問如皋陶.亦古人之能事.佇迎殊用.益峻羣瞻.具爲忻愉.實倍倫等.

回發運孫龍圖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總漕權.分九重宵旰之憂.副一道吏民之望.伏惟慶慰.伏惟某官、踐揚甚久.名譽素高.

負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運.紅牙運算.暫繄強富之籌.綠底頒書.即迓褒升之命.方修慶牘.首辱珍函.旣深慚佩之懷.更厚綏將之望.

回黃裳狀元以下新進士啓

伏審祇膺容澤.榮擢殊科.伏惟慶慰.某官先叢、涉道宏深.受材廣博.學該掄桂.思敏然萁.拳拳有愛君之心.亹亹明當世之務.果承清問.遂占上遊.騰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共期遠業.即薦亨塗.慶牘未遑.華緘首及.其爲感佩.罔旣敷陳.

回陳軒學士啓

伏審某官、被寵楓宸.刊文芸閣.伏惟慶抃.竊以儒館校讎之職.實惟人材養育之塗.泛河漢之通津.集蓬瀛之仙宇.將資潤色.首預討論.抱槧磨鉛.迭處羣英之列.拖金曳組.即陪諸老之遊.厥惟閎才.乃副妙選.恭以翊善學士、行隆賢業.學造聖眞.作客賢王.日奉詩書之樂.爲郎省戶.時推論議之明.果膺殊恩.薦升華貫.未遑慶禮.首辱長牋.銘篆之深.敷敍奚盡.

回人謝館職啓

楓宸布寵.芸閣升華.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思敏然萁.學該掄桂.早遭光華之運.久登高妙之科.果沐茂恩.允符公議.宣室夜對.行膺顧問之嚴.蓬萊日長.坐覺校讎之暇.欣陪後軌.叨示珍題.欽佩至深.敷宣罔旣.

回文及甫謝館職啓

伏審光奉制恩.允升仙館.恭以某官、學探聖域.慶鍾相門.虎豹之駒.華文實異.龍蛇之蟄.亨衢可期.果被寵光.式居華貫.望蓬萊之宮闕.覩河洛之圖書.吉有舊勳.久歷三公之任.誼方年少.更陪諸老之遊.某初愧續貂.忽諸附驥.重迂高翰.猥辱珍函.黃金投饋.雖費珍之已重.種帛複錦.願爲好之更輕.徒荷謙勤.深增悚佩.

回安定郡王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受王封.成命旣宣.羣心胥慶.恭惟某官、才宏器偉.位貴德隆.與混沌畫眉.聳高名之出衆.爲穆生設醴.知雅尙之尊賢.又況屬籍承藝祖之華.詔書存神考之意.果膺宸綍.兼擁將麾.宗子維城.眉王基之有賴.泰山爲礪.與國壽以無窮.願慶幅之未遑.辱珍題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旣陳敷.

回刑部劉侍郎啓

伏審寵膺宸檢.進貳邦刑.履朝寀之亨衢.協仕途之緊選.伏惟某官、踐修克敏.論議持平.白結冕旒之知.久陪寺卿之列.金科玉律.素號該明.苦獄覆罪.更資平恕.果躋華近.式副僉諧.未遑慶牘之修.首沐柔緘之及.其爲感愧.罔旣敷陳.

館伴高麗使啓狀

叨奉睿慈.獲伸良覿.幾蓬斯設.初瞻拜貺之恭.承籠是將.遽沐貽牋之厚.載言惠好.徒用感慚.祗奉宸恩.欣陪宴惠.猥以珍函之及.副之饈篚之陳.良紉謙勤.實增愧荷.

特沐好音．過形厚意．姑致差積之義．庶伸報李之仁．有少非儀．具如別幅．

明會使華．猥霑土實．高言何綺．荷牘論之未忘．厚報匪瑤．愧幣將之不腆．祓惟房渙．尙冀檢留．

祝文

祭酺神祝文

吏政不修．蟲蝝爲害．翦除雖力．民亦告勞．殆不可以人力勝也．謹率寮屬．用款于神．詩不云乎．秉畀炎火．無害我田穉．惟神降康．日靜原野．俾茲民吏．欣賴自然之功．則有成報．

潁州祈晴祝文

昔自康年．風雨惟敘．蟲螟不作．物用嘉成．今蝝生雖息．而秋霖是病．居者憂壓．田者愁澇．推原厥自．吏職不虔．嗷嗷下民．其實怨咨．惟神廟食茲土．鑒享其昭．還賜時暘．副我誠禱．阜成歲事．迄用有秋．

又

秋雨復作．亦既成霖．稻阻刈收．麥妨敷播．市閭不集．道途益艱．惟神明靈．願斂陰沴．使陽光布照．陰慝潛伏．以成甫田農夫之慶．大田寡婦之利．則惟洪私．敢忘成報．

潁州謝晴祝文

比以霪雨．將害秋稼．麥種失時．民不遑安．用控于神．賜之景答．屯雲解駮．水潦訖收．農事有濟．神庇斯民．實德厚矣．敢忘馨香．祇謝成貺．

又

雨愆無節．民用怨咨．再禱而晴．實惟神惠．牲肥酒洌．亦云不腆．惟神卒功．使成美歲．則民敬事．永有靈饗之威．

鄧州祈雨祝文

多有積雪．春有小雨．此年之所以豐也．今冬得雪既薄．尙賴春雨．以相農事．惟神聰明．廟食此土．願施膏澤．以慰民望．

鄧州祈雪祝文

自昔康年．繫時佳澤．比緣愆暵．徧走羣祠．雨雖獲而尙艱．雪垂成而未下．再傾誠懇．一叩靈明．滌盡春瘟．阜成歲事．果終神惠．實慰民心．

江寧府祭蔣山神祝文

某在元豐之初、以光祿寺丞資善堂帳定說文、赴闕．欲自京口輕騎省王丞相于金陵．是時汴流日淺．議舍所乘舟．自先濟江．念未有長子姪可委．夜忽夢神人．金甲仗鉞．自稱蔣山神．迎候渡江無虞．某初不知鍾山有帝之祠也．既至金陵．問知有帝．拜伏祠下．像如夢中．惟冕服異耳．其渡江日．獨得順風．二舟既涉．風色斗轉．他船皆不果濟．竊嘗以謂、異時或守金陵．逮今十五年．受命來守是邦．敢忘帝之靈祐．舊例、親

事越三日．徧謁羣祠．而帝廟以遠．守臣未嘗躬詣．某雖已用故常遣使告至．今復祗見于祠下．

泰州威應觀音殿祈雨祝文

涉冬閔雨．宿麥不滋．竝走羣祠．未獲嘉應．恭聞寶陁妙力．具大慈悲．普應諸方．無遠弗屆．輒同官屬．祗請紺容．就宜詔亭．普伸瞻奉．冀敷膏澤．以兆豐年．永彰感應之名．重揭盌霖之號．

泰州祈雨祝文

自夏涉秋．稍愆時雨．雖勤浸灌．功利實鮮．是用奔走．有祈于神．願降需澤．與我嘉穀．是神能福斯民．而吏亦仰有依賴．

泰州謝雨祝文

比緣旱乾．竝走羣祀．曾不崇朝．膏澤云足．未種者耕．已植者茂．年穀屢豐．實神之造．敢忘吉蠲．以答靈貺．

祭文

祭丞相荆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郎、試尙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爲詩書．行則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仰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迨龍之升．奄忽換世．公則從邁．天不憖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眞儒．嚮江漢以濯之．而泰山其頹乎．承學諸生．無問識否．齋戒是修．矧從公久．祓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失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象之誰如．悅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築．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尙饗．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羲．樸散而器．列靈嗣興．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沒．羣星爭麗．派別支分．散作百氏．歷漢更唐．衆說蠭起．天錫我公．放黜浮誕．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眞眞僞僞．義兼師友．進退鮮儷．荆山鼎成．龍去不徊．公從而上．梁壞山頹．某始以諸生．得依門牆．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灌我．暴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蕭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敍情．以侑一觴．尙饗．

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子、門生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巖夢鼉曨．岳祇叢崖．我公膺之．環瑛是襲．厚德醇行．玄登之涪．蘂問手爛．唾從面澤．讀書萬卷．靑紫如拾．作爲辭章．珠璣綴緝．山巖備收．臺閣兼習．薄飯不羹．館職供給．蠹簡芸香．蟫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玉利銅翌．鑾禁晦登．鳳池早集．典

還材征。尹京姦戢。陽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鶺鴒原隰。子孫頭角。雁兒濈濈。宦至宰相。壽踰八十。元祐紛更。闔齒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淸月明。漁蓑釣笠。春屆推移。秋螢燿熠。閑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擠籬負笈。借公風雷。雨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輿蹝。白駒維縶。元豐中開。官制初舊。禁塗相追。閤門贊揖。飽閱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箴。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嗇西饒。羲娥汲汲。不見幾時。墓碑遽立。壯夫感泱。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縡不及執。一訣終天。雩涕雨泣。尙饗。

祭邵興宗資政文

嗚呼公乎、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大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謦欬。公之政事。吏憚民愛。入典樞要。出藩旬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改。旆未及還。棺已云蓋。念惟陋庸。早辱眄睞。不見末幾。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駭。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尙饗。

祭壻李知剛文

嗚呼作文、自古有死。其誰能免。壽夭相懸。雖若彭殤。終于共盡。蓋生之有死。猶客須歸。作者之必息也。此理予講之熟矣。今予作文、不能以理自勝。每一念至。幾于忘生。何也。豈非作文有奇才異能。使予有不能忘者。嗚呼作文、器識高妙。操行粹良。德可以臻極而未充。學可以造微而未盡。使充且盡。雖爲名世可也。非特李氏門戶倚焉。而吾家亦將有賴。孰謂年不滿三十。位不過掾屬。而今死矣。予自聞訃迨今。念予若迷若失。亦如醉人。萬象成非。觸緒悲感。覽予平生所爲文字。閱昔共讀經史。展昔共玩書畫。過所嘗遊覽臺觀。過所嘗會合親朋。雖欲忍淚。忽焉、不知涕之流落也。嗚呼作文、而至斯耶。妻少女幼。未有嗣息、斯人也而至于斯極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浩劫易盡。此恨無窮。是亦難忘者也。雖然。尙有一事。若可以自廣者。聞訃之夕。夢神告予。李掾今在好處。毋甚悼。後聞其死不愧達人達士。疾革。召其僚吳君愿以後事付之。愿退。予是盥手、端面、正西向坐。且曰。我亦詣一好處。指吾女。令勿悲惱。善自愛。語訖。遂長往。與前夢正協。嗚呼、予眞能自達耶。今眞生好處耶。子之諸父昆弟妻女。與予于此。皆若可以無憾也。嗚呼作文、我今知之。理有固然。物忌甚美。事惡太全。惟吾作文。成就似早。行太老成。經甚明了。老尙難兼。而況年少。譬如草木之英。雖奇不實。芸蕕之異。雖奇易失。嗚呼作文、今也云亡。如夢一覺。誰短誰長。尙茲二女。與母相將。日就長養。坐膝扶牀。異時傳業。尙職中郞。光靈弗昧。來擧予觴。尙饗。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拔絕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聃瞿曇。外域所記。幷包浮畜。迥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鯨鯢怒濤。黏天卷地。又如白日。雲霧斗起。風發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氣。澄霽斌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旣昌且熾。立談遇主。擢上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税。孰天孰壽。孰興孰廢。自古皆然。覺亦

何爲。念昔此邦。初與公値。易政定交。公我所畏。傾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懷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屣曳履。遺舟夜壑。求馬唐肆。顧瞻空山。潸焉出涕。尙饗。

陶山集卷十四

誌銘

通直郞邊公墓誌銘

公諱珣。字仲寶。姓邊氏。給事中、贈工部侍郞、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郞、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諷之子。給事存眞宗時、嘗守邢。會契丹大入。帝幸澶淵。密詔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保。給事匿詔書。督丁壯乘城。悉所部兵。陳以待之。賊騎傅城。不能下。時鎭、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皆趨邢。所全活甚衆。擢樞密直學士。河朔之民至今能道之。兵部在仁宗時。嘗更省府。與韓忠獻公、及予祖諫議爲僚友、相好也。有醇德美行。終福建路轉運使。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郞。調越州餘姚縣尉。又爲尉會稽。進梓州鹽亭縣令、書寫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改平江軍節度推官、鄆州觀察支使、揚州觀察推官。遂以宣德郞致仕。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通直郞。紹聖二年、三月甲子、以疾卒于姑蘇探蓮涇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疾革曰。吾少時遇持戒僧。以所誦佛書滑吾頂。祝之曰。願他日臨終、無疾痛。若將夢寐。然是時頗諱聞。今思之。眞善頌也。語訖。奄然如寐。其孤卜十有一月甲子。葬公吳縣蒸山之原。公少孤。能立。事諸兄惟謹。宗族鄕黨稱其悌。在官有能名。威敏孫公、顗稱之。威敏公姊之夫也。帥幷門。辟公以自助。不尊爲親。居無何。威

敏以治錢塘．行事或越法度．貶公亦傍緣被譴累．或勉之自明．公曰孫公既不辯．吾雖無言、可也．及英廟起威敏．經略陝西．有司亦言公初無罪．實朝廷乃復公官．始赴平江之任．會崑山旱蝗．公被檄督捕．而瀕海萑葦盤互．蝗集其下．不可得．莫知爲計者．公使爲連梃碎根植于上．而蝗悉斃．諸郡取以爲法．又嘗直盜牛者之冤．今其家尙存．言輒流涕．公爲人樂成人之美．聞善、抵掌稱慕．與人交、有終始．自初仕宦所與遊多豪英．後多爲名卿重人．而公蹭蹬．終微遭遇．然壽考康寧．殆五十年．往來吳中．極山水之勝．扁舟乘興．時過其子官舍．所謂名卿重人者、未必如也．豈五福難備、罕得而兼歟．將迭宦酬于富貴．與處閒就曠．薄滋味爲適而已者．其得失自然不同歟．夫人陸氏．前卒．二男子．裕、睦州團練推官．祁、習進士．三女子．長適朝散大夫梁黃裳．次爲比丘尼．次適奉議郎陸傅．孫五人．知微、知章、知白、知常．一女子也．裕、諸逖之秀．喜學有志．尙能似其先人．公吾舅也．吾母葬會稽．其地曰寶峯．夢想慈顏．抱終天之恨．幸時見公．以慰渭陽無窮之思．孰謂去越尙新．而公已云亡矣．其尙忍爲之銘乎．噫、憂患之餘．逡巡夢境．精思凋落．如老畫師．非復昔時文彩．雖欲盡公之髣髴．不能也．銘曰．我見舅氏．如母之存．舅氏見我．其如子孫．寶峯相望．燕山之原．今其已矣．尙復何言．

朝奉大夫陸公墓誌銘

佃之皇祖、吏部郎、公諱軫．越人也．逮眞宗、仁宗、在館閣最久．華文實行．粹美無疵．爲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蓋得其質素．不爲表襮．以能政事者．公也．公諱琮、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幼孤、吏部自教養之．公亦感憤．爲學甚力．能如吏部意．乃任公爲郊社齋郎、爲吉州龍泉縣主簿、南康軍

星子縣尉、壽州壽春縣令、知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連州、通判潤州、又知處州．最後檃括兩浙路鹽鐵官．八遷至朝奉大夫．勳四轉至上輕車都尉．公爲虔化令．少保趙公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齧父足．弟振兄臂．自其意爲之者．莫怪也．無幾何．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問之、眞是也．使服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焉．于是一邑大驚．俗驟變．子爲後以孝弟．爲下以恭人．或以比鄴令殺爲河伯娶婦者．在潤州也．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繼作．公方攝州事．圖所以救卹之方．備至．適有官舟覊米數萬石．有司請糴之．入州廩．公盡使貸民．人用以濟．餘所在大略亦如此．而尤清愼．蓋去壽春．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半途贐者．公不顧．公爲人尙氣節．對賓客不改越音．言雖無華．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以公餘觀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娶楊氏．封金華縣君．光祿卿瑱之女．五子．侯、早卒．侁、今爲太廟齋郎．俛、傑、僎、擧進士．皆勤孝有立．有公之風．四女．長以疾在室．次適進士桑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劭．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日以疾卒．葬宣州淸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令王荆公爲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祖、邵．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今諸孤不以公籍外論之．而竭誠稱．皆信之言．豈足以實公也．亦許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爲邑．惠在爲州．威也

如何．子孝而慈．牆無讒鬩．室無勃谿．惠也如何．爰衣爰食．水無竊手．路無爭蹊．亦有淸白．化墨爲慶．子孫保之．國人是瞻．

黃君墓誌銘

君姓爲黃．名曰頤．字楫之．吉老剡人也．南齊金紫光祿大夫僧成之後．今剡有寺．號寶妙．光祿之舊第也．君爲人篤實善良．讀書聞大略．元豐中以恩補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調南康軍司戶參軍．以重離親不復出仕宦．熙寧歲在單閼、吳越大饑．且疫病．相漬死．相枕藉者十五六．雖其妻孥、往往走避．君獨爲粥藥救治之．無所不至．至取家人首飾以貸之．扶其病而起．若死而葬祭之者．蓋不可勝數．平居嘗曰．治生焉用多求．可焉可矣．卽爲善不可以不多也．故其用意處、能以不貪爲實．以教子爲義．賙人之急爲仁．居久之．鄉人多信向．有疑往謀焉．有急往求焉．孱子弱女、有嫁娶往投焉．剡在東爲地最高．一遇旱乾．民輒拱手受斃．君創水利．溉田幾萬畝．嘗有爲盜者．君面以錢與之．曰．前日作此．亮乏此物也．其人愧羞恨不死．由是里中盜走他境．誓不敢妄意黃氏之藏有無也．其宗族鄉里．執友交遊．多以佛稱之．而先生長者．亦以爲長者也．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娶王氏．生四子．理中早卒．特、持、時．盡遣爲學．爲塾門側．有願求學者．皆給飲食筆札．以成其志．罷後又請遷縣學．而新之．剡自職方史公、賜第釋褐．縣大夫．榮其歸．揭其西門曰繼錦．以追賢臣．且以冀其後．自君遷學．徐充、求移忠、姚舜明、皆相繼登科．特、亦其一也．特、持、受學予所、皆多．時亦在太學．特今爲瀛州防禦推官、知通州靜海縣丞．女三人．適王奕、周翊、徐明遠．明遠主杭州餘

杭簿．孫八人．端彥、正彥、假承務郎．皆已卒、濤、習進士．孫女十人．長適假承務郎聽師亨．餘皆尙幼．君享年五十有九．紹聖四年．七月甲子卒．里人初皆爲君禱祠．及卒．皆奔走赴哭．至噎塡門綴路．未捐館前．忽語諸孤．初七日吉日也．諸孤以爲是日疾愈矣．其日乃披衣起坐．作句偈一．有委蛻塵垢之趣．諸孤筮以十二月甲子葬．來乞銘．曰．日月有期矣．請願先一言以慰存沒．予閔君之亡．又義不得辭．故作是銘．彼滿苟得者．以財得覽．無一夕安枕．是亦可以少警矣．元祐之末．有陳誨者．閩產也．相陵阜．得其妙．嘗曰．剡多奇峯秀嶺．然皆無如永安鄉所謂黃山者．又稱君多陰善．其後將大．後將有葬此者．今君之兆．卽陳所指也．銘曰．義有弗行．行靡不到．仁有弗爲．爲靡不報．彼接花．實因樹舊．花變子移．亦躋厥後．花則大矣．自對徂杪．其或不培．後將復小．匪接之艱．續則匪易．顧而孫曾．尙引無替．

諸暨黃君墓誌銘

諸暨爲邑萬戶．能力教子者三家．朱氏諱塋．子名戩．韓氏諱彥昌．子名羽．黃氏諱舜卿．子名彥．熙寧中、先皇帝以德更化．以道更法．百度修而萬事舉．始詔諸路置學官．方是時予爲鄆州州學教授．彥等裹糧走汶上．有良質美志．不愧齊魯．自茲從予遊．蓋累年．買鄰太學之東．衡門懸箔．而容貌甚渥．予固知其非長厄者也．後羽登科．彥繼之．戩又繼之．鄉人莫不欣慕．其父子甚可喜也．戩父卒．予銘其墓矣．羽父卒．予又銘之．今又銘君之墓．何其甚可哀也．傳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言禍福之相尋如此．羽雖不幸．知命．今彥及戩．宦學方優．異時烜赫爲世聞人．殆未可量．則予又將爲之喜矣．君字醇翁．贈衛尉少卿、諱振之子．守

約、而能以仁守、豊而能以義施.其宗族鄉黨.待君而後擧火.且數十家.以急難告者.門幾如市.一邑稱其慈仁.字號爲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卒.卒時沐浴易衣冠.危坐.結印.如高衲趨寂.享年八十.可謂壽矣.然人不以爲多.聞其卒.多爲之出涕.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生五子、雍、廣、彥、侃、革.雍、革嘗預計偕.彥今爲興化軍錄事參軍.二女適申屠琦、蔣復禮.孫男女二十四人.諸孤卜以十二月庚申、葬君范公鄉、任氏之野.銘曰.觀流泉.相陰陽.卜云吉.終允臧.

李司理墓誌

作乂、吾壻也.名知剛.世有令德.爲時聞家.曾大父諱執中.累贈正議大夫.大父諱審一.父諱棫.作乂五歲而孤.乂十歲而母夫人侯氏卒.伯父今寧陵縣大夫公權育之.所以長養成就.恩義甚篤.方爲兒時.不喜嬉弄.顧有文字書畫處.往觀焉.大父異之.試使爲詩.語能動人.旣長.志尙特然.嗜問學.至忘飮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作乂元祐五年擧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又明年見予穰下.如虎豹之駒.犀象之犢.豫章杞梓之茁.其精神氣格.自然異也.至其經術.終日似不能言者.雖近在戶庭.予累年而後知之.由此以觀焉.天下之士.潛光匿迹.以遠不得而知者.顧豈少哉.居久之.予自南陽趨闕下.沿汴絕淮.訪吳市之異書.探稽山之勝穴.切磋琢磨.督將以道.一日忽謂予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願聞謦欬之餘也.予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作乂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比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予異其言.及得所謂繁露之書.作乂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

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眞奇語也.其他雖多.亦或牴牾.且在易到之域矣.予以仲舒稽精此書.至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斯已勤矣.而作乂展卷疾讀.初不經意.便能摘玉杯之瑕.造竹林之美.若指白黑而數一二.何其敏也.嘗謂予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予以其言攷之.信然.作乂從予至數年矣.始以經術知之.每自以爲不如也.竊謂異時當爲國器.斯文實有寄焉.孰謂不幸短命死矣.死時.召其僚吳君愿.屬以後事.愿去.卽盥手靧面.拱吾女令勿悲惱.西向端坐而逝.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其處之定.有名僧高道.憚而愧之者也.使老且死.德義備成.事業著見.聞前人而振後世.雖使搢紳先生、願學焉可也.初訃至.予哭之慟絕.有解予者曰.此誠可痛.然年未三十、文足以華國.行可以儀世.早成如此.理自不得長也.予以爲詣理.然有不能割也.尙忍爲之誌耶.作乂、享年二十有五.爲池州司理參軍.以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卒.四年正月三十日葬.墓在其鄉龍舒蘄春秋里之先塋.二女子皆尙幼.

光祿寺丞陳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致仕、鄱陽陳侯者.少讀書.嘉段干木之爲人.自名木.其友李介字之曰子仁.介秦產也.往來五岳.采芝.與侯善.蓋亦有道者.侯之曾大父嵩.嵩生洪.以力田孝弟.五世同居.闔門千口.洪生樞.五擧而仕.終臨江軍淸江縣主簿.與故相國王公隨結交相好也.相國以詩遺之.稱其學問行治.侯有父風.擧進士.

不中.歎曰.吾所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眞而已.豈與其黨汨汨應擧.角一日之勝哉.於是返耕養親.手寫五經.以訓諸子.有宅一區.植佳花美木.曰.此吾所以寄樂也.當其風淸月明.行吟坐嘯.一觴一豆.適然忘己.不知世之榮利.有以悅而麗也.然而好賢樂士.其門多食客.雖浮屠老子、醫卜修生學死之流.無不禮.以故博通衆說.其鄉人問疑以侯爲蓍龜.殆古所稱多聞之友也.平居、周人之急.至于解衣輟食無所愛.吝.宗族之饋.不能嫁娶.與死無以葬者.皆賴侯以集.嘉祐中、左目失明.不藥久矣.後十二年.一日晝臥讀書.忽能視物.覽照視之.瞳子瞭然.江表多云侯有陰德.此其報也.夫人壽安縣君周氏.五男子.曦、守太常博士.侯與壽安皆以曦貴.汝言、同學究出身.槃、守著作佐郎.素、絜、皆擧進士.四女子.進士易漢彭、詵、應城縣主簿杜垍、侯壻也.孫男十人.女十七人.曾孫五人.曦性和厚.吾游之賢者也.善爲有古風.與建安章友直、相上下.以曦占之.其弟之材可知矣.然則侯之陰德.將在諸子.陳氏之興未艾也.其受成報豈一目之明哉.享年七十二.元豐三年六月一日、以疾卒于家.明年、十有一月甲子、葬其墓在林塘東南之閩.告侯所自擇者.銘曰.樂哉林塘.陳侯之宰.我曰征矣.而風未改.有華勿捕.有樵勿採.百世之下.其人如在.

許侯墓誌銘

侯氏許.名拯.字之曰康伯.開封襄邑人.累贈大中大夫諱齊之之子.生數歲.賦桑詩有可惜松封五大夫之句.大中因大奇之.景祐中、以通三經登第.調安州應山縣尉、鳳翔府麟遊縣令、泉州錄事參軍.貴州、軍州、

潤州、觀察推官、亳州觀察推官、隨州支使.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右諫議大夫呂公孺等十七人致太子中允.（(案)主京西南路安撫使.至太子中允.二十五字.文義不可解.疑有脫誤.）監亳州永城縣稅、又監應天府南河商稅、知京兆府奉天縣.賜五品服.分司南京.遂以奉議郎致仕.侯之爲麟遊.惡少張保者.酗酒無賴.爲鄉市患.侯痛繩之以法.由是改行.後數年遇諸二崤之間.以壺漿拜侯馬前.自嘖曰.張保也.頃微公.非復自好.實懷公惠無已.侯慰勉之.爲酌一杯而去.其在泉州也.商有白晝爲盜所殺者.尉探同行槖中.得死商泅上之索半.驗治以爲眞盜.上之州獄.侯曰.果爲盜者.索尙存乎.卽屛與一室.佯爲囚訊.曰.殺某人者.有眞刀某色、在某所.若將取焉.夜使人徼之.得代置刀者.問之.乃應捕盜者也.以白州將.將大驚.旣而果獲眞盜.奉天故治乾州.初廢爲邑.而州之事故在.侯至.遂大治.作新市以便民.而民歡樂之.號其街曰.許公街.平居淸約.不祈人知.嘗去官.以家過函谷關.惟故事敝衣數篋.關吏歎曰.淸哉是官也.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陳氏.陳封金華縣君.金華有七子.皆力爲學.安世、安國、安期、安石、安行、安雅、安節.安國安期早卒.安世尙書都官員外郎.安石黃州麻城縣令.女四人.進士袁瓛傑、樂穀、和州司理參軍陳石、太廟齋郎吳汝楫、侯壻也.孫男三人.女四人.春秋六十九.元豐六年八月甲子、以疾卒.有文集十卷.嘗曰.學者爲言.不必是堯非桀.亦不必詆盜跖.毀孔子.而後爲知道.蓋其趣如此.安世、字少張.吾友之賢者也.擧進士第一.文足以華國.才足以應世.不幸短命.灰晦不光.以卽大夜.在侯卒之後.四十九日也.其遺言以侯之誌屬予.將以明年十月乙酉.葬侯于廣代鄉龜岡之原.悲予友之不復見也.故爲誌侯之墓.銘曰.皎皎許侯.掩此幽宅.執予其性.而命之嗇.乃生

斯男。維伯維亞。伯邦之傑。言從之化。亞曰嗟予。有穹者昊。胡轉予毒。又續之蓼。云誰不猶。以弗居壽。實虹我心。無所歸其咎。

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珏。字仲溫。山陰人。爲人深厚溫雅。老謀壯決。與仁相資。少失所怙。事母兄甚孝悌。兄早卒。遂應門戶。不得一意于學。然其操行有餘。學者多不及也。聞人寸長片善。樂稱道之。使在庠序夏校。雖縉國老鄉先生可也。常勵諸子爲學。曰。吾本搢紳儒家。可自寂寥無聞耶。諸子承其意。爭自樹立。其門下客。多相繼擢詞科。而諸子獨未能如志願。府君嘗以問我。對曰。讀書必效。譬如服食仙丹。今雖未功。後當有證。惟俟之而已。府君以予之言爲然。嘗夢異人。授以術。可化丹砂爲黃金。旣覺。尙識其方。按以求藥。皆信然。終不爲也。享年八十有一。平居安強。德尊福備。生日內外族姻擧觴爲壽。至溢出庭外。可爲盛矣。紹聖二年夏、予被命守海陵。府君灑涕與予別曰。我且暮之人耳。公他日晝錦來歸。某定不復見矣。予亦爲之嗟吁。明年、十二月甲子、府君果卒。其卒時如客得歸。欣然就駕。何其達也。嘗聞之。自古聖賢。死皆不亡。其智氣在上。往往挾日月。騎星辰。傅說是也。府君實說之後。今能死如此。光靈不昧。必有在矣。宜不與卉木同榮灰土共盡也。曾大父光弼。大父安遂。皆終縣令。父宗翊。有德鄕里。夫人錢氏。後夫人周氏。婉德令善。中外宜之。五男子。天秩、天敍、天啓、天勤、天敍。孫九人。汝亮、汝丹、汝諧、汝能、汝賢、汝爲、汝翼、汝楫。（案）孫九人原本缺一人。無別本校正。姑仍其舊。孫女十有二人。適奉議郎褚理、鄂州蒲圻縣主簿陳處進、士褚唐卿、張緯、桂簡思張規褚交成暐張咸、陳師皐、餘尙處。曾孫女六人。天秩、天敍。與其孫女歸咸氏者。皆已卒。府君之葬、以五年四月甲子、在紫洪澳周氏後。府君三十有五日亦卒。遂以祔。銘曰。是封是樹。于斯藏。亦于斯墓。

將作監主簿蓋君墓誌銘

君諱淑。字子美。其先蓋公者。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師之。終以相漢。民用寧壹。至唐文達、文懿。又以儒術顯。號三蓋。追君之四世祖鐸。始自信都家于曹。故今爲冤句縣人。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君入孝出悌。爲學甚力。以書就鄕擧。屢試禮部。不中第。歎曰。得之不得有命也。因以緖餘敎子。已而士宣、士安、士宏。相屬登科。曹人榮之。于是里中敎子者。輒引蓋氏爲法。其兄之子士明。瘖生于頭。膿惡不可親。君方熾暑。爲之藥瘍、扇蠅。略無難色。周巨源、鄕之善士也。母死結廬墓次。晝夜號哭不止。君率鄕人詣州。乞旌其賢孝。朝廷爲之賜粟帛。蓋其篤行。樂人之善如此。熙寧六年。以特奏名授曹州長史。久之調婺州義烏縣主簿。州縣之勞。非所好也。乃以將作監主簿致仕。且將自肆于山水之間。佳趣未伸。不幸以疾卒。寔元豐三年八月八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初娶楊氏。再娶竇氏。以子封壽安縣君。四男子。士宣、興元府觀察推官。士安、贊善大夫、兩浙提刑司檢法官。士宏、蘇州司理參軍。士完、擧進士。二女子。皆嫁東州士人。張須、劉先、君壻也。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諸孤卜以四年十月葬君太平鄕小康里。士安與予善。曉吏事習刑名學。而能以公恕將之。故爲銘君之墓。以告後世。銘曰。展也蓋侯。匪遊匪遨。維善之嗜。而忘其勞。子孫紹之。厥門用尙。有朱有齒。有笏有袍。曰未艾只。其來滔滔。侃彼宛水。尙與于曹。

陶山集卷十五

誌銘

石子倩墓誌銘

子倩諱徽之。姓石氏。越州新昌人。祖渥。渥生待用。累贈工部侍郎。四子。其三皆承學。而子倩獨秉家政。侍郎憐之。以奪吾志。故廢學。一日出金帛與之曰。觸此可以得爵。子倩謝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仕。爵以貲取。徽之不願也。爲人恭儉。父兄在。不以私恩掠譽。貧人每不快。欲得飛禍中之。而創詞未能也。久之。家奴戎吉者。誣主金穀利多自與。訴于州。是時太守張公伯玉。初惑讒慝。而疑子倩。戒獄吏嚴甚。子倩至。曰。盜憎主人。此奴易曉。欲誣徽之以釋所負耳。卽出家籍示守。其綱目明白不欺。如官府。卒坐吉。于是鄕黨稱其廉也。初娶王氏。早卒。再娶陸氏。吾姊也。才且賢。伯父琪。惜其爲女子。爲擇佳配。以嫁子倩。子四人。景舒、景愈、景完、景洙。女三人。長適鄕貢進士卜彊本。次適鄕進士傅岩。次在室。景舒與諸弟昔嘗從予在太學。見其槩食不美。夜分寒燈。焚然欲滅。其光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纔半榻。偃息蓋遞焉。刻意堅槁。甚于寒士。以此知吾子倩治家有節。訓子有方矣。今方病吳越之俗多浮夸。儈子借名於儒。而橫用家貲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則石氏勤約之風。不可以不多也。然而諸子應擧數奇。或

人謗之子倩曰．得之不得命也．吾如彼何哉．强爲善而已矣．春秋五十有五．病革．問日之早晚．曰曛矣．予是卽化．寔元豐元年五月甲子也．遺言乞銘于予．而諸孤卜以某月某日葬于豐樂鄕梨塢之原．以王氏祔焉．余義不得辭銘也．銘曰．水之德如慕．山之容如卽．孰則居之子倩氏石．以燕嗣子．以燕爾城．

助教傅君墓誌銘

揚州傅君．諱璵．字君寶．淮之南善士也．居鄕有宏量隱德．一鄕稱長者．遇人．無素游偶際．常喜動顏色．或歎而悔之．不恤也．嘉祐中．朝廷募民入粟．君以應募．賜助教．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卒．以三月庚申葬．其墓在浮山之原．方君病時．里閭多爲之憂．問病者屨常滿門．旣卒矣．又多爲之悲也．享年四十有九．將葬．其孤豫．赴以龍浩之狀．訴焉．而乞以銘．豫有美志．讀書知慕師友．與當世學士大夫遊．而吾遊之舊者也．欲因余文以顯其親于後．余屢辭焉．而不得．故爲之文．論云．蓋君非學者也．而柔良好善．特出于本眞．故其所養仁心常勝于義德．而處己與人．時有不當于理者．然未嘗失于薄也．蓋孔子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若君者似之矣．娶王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昭．次曰舒．皆早卒．而其季卽豫也．女二人．長適某．（〔案〕某字上有脫文）孫三人．長曰覓．餘皆尚幼．父儀．大父義．曾大父旺．三世者皆不仕云．銘曰．工相方．匠營阡．卜龜長．筮響圖．肇厥居．尚不騫．誌貴之於萬年．

傅府君墓誌

高郵傅明孺．諱常．爲揚州助教璵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間．與予同硯席．其敝衣服無憾也．是時明孺尚未冠．予亦年少耳．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荊公淮南雜說．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予出願摳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奬．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旣歸．明孺歎曰．自今事兄矣．豈曰友之云乎．然予亦不自讓也．憩其館累月．食客以予故．日嘗數十人．助教禮數益隆．無倦容厭色．逮予遭遇神考．旣躋侍從．而明孺喪親．生事日窘急．不復積精問學矣．雖有良質美意．不能充也．元豐中過我京師．予勉之曰．夫靑出于藍．而靑于藍．故學而能過其師者．有矣．昔子貢美于予．今更弗如．是不學之過也．明孺嘆曰．老矣．不能復進于此．願教子如公教．且傳氏多隱德．若陰報不昧．後當有興者．請名子興祖、興宗、興嗣、曰．此其所以志也．居久之．予守金陵．過其家．明孺旣卒矣．弔其孤而哭焉．見其卒時自爲偈．有風檣落花之語．是亦達者也．享年四十六歲．娶王氏．早卒．其姊沈氏．生三男六女．女四人已嫁．其長壻進士章忱、明孺自擇也．家事賴其經理．頗有緖云．興祖館自樹立．蓋傅氏父子積功累善．其鍾將在于此．明孺以元祐七年四月甲子卒．以紹聖三年四月甲子葬．墓在揚州天長縣亭午鄕．助教之兆云．

卜君墓誌銘

湖州樊澤卜居士者．名之先．字知幾．自號無知子．西河子夏之後也．曾祖漢．祖君寵．父彥忠．居士爲人剛介不可犯．事親孝．歲時祭祀．思慕輒涕泣．平居淸約．寡閒曠．視世味澹如也．出遇勝處．有泉石松竹之秀．一觴一豆．未嘗不竟日．少時頗讀書．知古今．晩更學佛．能以理自廣．談宗旨教相．雖律師禪伯不能屈．享

年七十有五．卒時不怛化．凝然正坐．寔紹聖二年六月丁丑也．娶任氏．前十年卒．四男子．謀亦早死．彊本、端本、復本．彊本從予遊．有志尚．與其弟爲學皆甚力．四女子．適沈遠、顧庠、葉澤、石景禧．孫男女十有七人．景禧吾甥也．彊本吾姊之壻．擢進士第．今爲潭州右司理參軍．越十月．墨縗自吳興趨江陰．涉海取徑道．走海陵．乞銘于予．且曰．祿以逮親爲適．今大親已矣．願請銘以慰風樹無窮之悲．一不從．請再．再不從．請三．三不從．請四．請五．期于得請而後已．予以故不能違也．葬用十有二月乙酉．墓在烏程麻谷之原．以夫人任氏祔．銘曰．發爲昭明．氣在天．蜕爲塵垢．魄在泉．生必有死．自古然．兒女發換．陵谷遷．蜉蝣一日．椿千年．等歸于盡．時後先．妄人剛欲睎神仙．黃金難就．煙飛鉛．蓬萊杳茫．風引船．善哉居士．投眞詮．能視死生如蜕蟬．睥睨麻谷．期終焉．慇懃白檟柏已圍．下無螻蟻．上無鳶．珠璣璀璨．星月懸．作詩瘞之．和之前．玉石可轢．刀可鮮．礱鷸磨瑩．蟠蜂鐫．尙茲寶字．崇完堅．

朱府君墓誌銘

暨水之陽有潛德曰朱君者．諱壘．字文玉．蓋古人所謂鄕黨自好者也．爲善于家．養父孝．敎子義．鄕人以爲法．熙寧五年．卒于十有二月丁酉．葬以明年九月丙午．其墓在白隔之原．王氏塢．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子三人．曰戩、曰巘、曰佑．曾大父綰．大父亮．父昉．三世者皆以農自業．而昉敏因果．輕財樂施．與有善緣．率常唱其鄕人．君以乏無供其求．能不逆其意．慶歷中．仁宗皇帝以善養天下．開設學校．申敕學者．去浮華而師道盛于東南．士子多吳越之秀．君于是時知攸向．而追迫未逮也．以其長子教之曰．學．吾志也．吾方耕且養．日月數矣．二者不得兼．汝識其成吾志．戩有懿行．淳淳惟謹．似不能言者．善述君之志．徒步千里．以睎大人君子之游．其淵源蓋遠矣．而與予尤相好也．予雖不及識君．以戩卜之．不問可知爲令人矣．西里人張堅、適道、吾知其論篤者也．今有書其平生之行．來乞予銘．其可不銘哉．銘曰．歲有新宅．墓有新塋．厥初相攸．曰識是營．識也永懷．曷畀其寧．繄是幽光．則誌則銘．暨彼長夜．有嘒其星．引而升之．久視益明．

長壽縣太君陳氏墓誌銘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又有朋友故舊．與其資客爲之譽歎．故其積善在躬．易以光顯．至于婦人女子．則惟以貞信爲節．又無外事．在深閨隱屏之中．非有純德至善．不能著聞于世．譬如玉燿珠氣．必久而後能見．其潛光養晦．非一日也．幸而得之．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歟．故余每聞女子婦人之志操．而樂爲天下後世道者．以此也．矧若夫人者．潛德隱行．珠圓玉潔．其光美蓋久而著見．是宜貴重而愛惜者也．故與爲銘．夫人世甫陽人．祖諱允．考諱寶．蓋漢陳寔唐陳嶠之後．爲人妻．盡妻道．爲人母．盡母道．良人徐氏子．諱某．旣寠且貧．又不幸早世．有子銑、鋭、鎰、鐸、幷其二女．以委夫人．方玆時．銑纔成童．鐸猶在懷抱．夫人守節不嫁．提攜鞠育．卒能使子立而女行．爲婦遺門戶之法．熙寧中．天子策多士．鐸遂爲第一．而銳亦登科．釋褐．同歸拜夫人堂下．鄕里咨嗟歎息．後十餘年．鐸爲朝奉郎．銳爲奉議郎．于是鐸封夫人壽光縣太君．銳封夫人長壽縣太君．福祿壽考．報如其施．然而夫人衣服雖敝舊．猶服．子以爲言．夫人曰．榮養雖爾祿

也.知其所愛吝.亦吾囑焉.享年七十有五.及見孫十有三人.曾孫一人.元祐二年、正月某日、卒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莆陽某山之原.鐸有學行.六年博士.足不數公卿之門.其言動滔約.尙如布衣時.與余特相好也.而鋭在官.閒亦有政績云.銘曰.維性之無愧兮.齋女之所畏兮.匪可畏也.亦可跂也.維命之無憾兮.壽母之所願兮.匪可願也.亦可憲也.

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氏趙.嫁鄭氏.夫曰惇儒.字景眞.有才氣.丹陽奇男子也.少則卓越.勇于敢言敢爲.世莫能知焉.熙寧中.爲鄂州錄事參軍.以死.夫人相參軍.盡妻道.保其子夷甫、夷行、夷庚、及其二女.盡母道.夷甫封州.夷行溫州.軍事惟官.夷庚早卒.女歸楊濟、趙鍇.而鍇之室夫人出也.其撫掩矜憐.與諸子等.有鳲鳩均一之風.年六十有六.元豐七年二月甲午卒.十月乙酉葬.穴在丹徒石馬山.參軍之兆.王父乂.累贈都官郎中.父、鼎虞部員外郎、累贈工部尙書.夷行有志行.其在貧如寄.事夫人能盡其孝道.銘曰.北一爲丘.（(案)此句原本無一字.）（考證文丘從北從一.此句蓋用其義.今據增.）死以爲域.如行得歸.枕之用息.惟休在斯.旹示無極.

長樂郡君賀氏墓誌銘

夫人、蘇州吳縣居士賀傲之子.唐秘書監知章之後也.爲兒時不類諸女.嘗遇相者曰.女有角犀.貴人也.居士陰奇之.以歸今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是時正議尙布衣.夫人纔二十矣.齊德合譽.一家之人以爲宜.未幾、正議以文行中甲科.稍登顯仕.知南康軍.兩親尙無恙.夫人承其適.設酒醴.從正議膳行.祈爲壽.記得其歡心.逮其亡也.葬祭之.皆如禮.平居性甚約.瑱象之飾.不隨時好.輒變易.正議之爲廣州也.夫人曰.南海珠貝百貨之府.廉吏至此.往往以家自累.失其趨操.吾夫庶幾有終始者.乃飭家人水火不交于民.久之.正議治成.上嘉之.自光祿卿、遷諫議大夫、賜紫.再留.及其去.橐中蕭然.如迎日.其清如此.蓋夫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長樂郡君.元豐六年、七月辛亥以疾卒.疾甚不怛亂.盡施奩中物.市田贍其墳之寺、歲以度僧一人.越明年三月壬寅葬.墳在桃花之塢.子十有一人.寬.少登科.十年不仕.有大志.明當世之務.上卽位.詔求直言.獻書辭數萬.考在第一.未及用.與其弟七人皆早卒.惟三子在.容、開封府陽武縣丞.宏、眞州軍事推官.覿貴高意氣不少貶.稱其家兒也.純叟、承務郎.尙幼.女二人.長適郊社齋郎郭鈞.次適潁昌府長社縣令陳廊.孫男女十有二人.嘉祐中.余以童子從呂宏學.適連居士之墻.呂嘗指居士曰.吾里程侯與是翁.咸有吉德.號吳中二善.是皆宜有後者.程今有子.賀有女配焉.天之報施將在于此.後二十餘年.正議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代今少保趙公爲會稽守.余其邦人也.始識二公.退聞父老歌其政化.有雙燭之謠.蓋少保以慈.正議稍濟以義.而州皆治.皆繪像祠之.旣聞夫人家政之善.雞鳴而興.朝其姿婦.有君臣之嚴.與正議終日莊語如賓.未始壞坐也.門內之治、與門外爭稱.及正議能靑州.謝其政而歸.爲第于吳錦坊.甲鄉里.夫婦白首同堂.族姻慶賀.歲時以百數.爛然盈門.觀者歎息.福祿壽考.實受成報.于是呂之言驗矣.銘曰.無善不報.報無常所.程則在子.賀鍾之女.有培爾華.爾果則碩.二姓俟興.積善之力.言告而鄉.而黨而族.自考徂祖.尙鴻厥福.

會稽縣君吳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陸公佖.有夫人曰吳氏.龍泉人.殿中丞穀之女.于佃皇考爲冢婦.于佃爲丘嫂.在父母家.事親孝.自家而出.資以爲婦而順.以之爲嫂而恭.大夫窶且貧.夫人能以有無相補.祭祀賓客.爨竈有容.不譁而具.豆豐俎碩.人往往誤意室中之藏.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子卒.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蓋學佛之力然.夫如喪良朋友.子如失嚴師傅.垂髫之孫.戴白之婢.哭之如哭其母.享年六十有四.封君仁和會稽之邑.子表民、榮州司理參軍、充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勾當公事.長民、太廟齋郎.三女子.適進士王珙.試太學正吳孝能.承事郎、僉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周熊.孫女三人.男一人紹兒.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之原.銘曰.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乃今息已久矣.其爲客.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太君建陽人.吳氏之幼女.陸氏之長婦.父尙書職方員外郎、諱植.夫尙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軫.夫人二十爲母、有母道.三十爲姑、有姑道.四十有九而老.八十有六而卒.累封仁壽縣太君.及見曾孫娶妻生子.于婦爲曾祖姑.于孫爲高祖母.平居視聽不衰.心志不耗.飲食不哽不噎.四德修而五福備.諫議學道.鍊丹辟穀.而夫人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數十寒暑.精進如一日也.元祐六年八月辛卯、以疾卒.明年十有一月壬辰葬.其墓在上龜山.望諫議墳百許步.男珙、袁州萬載縣令.珪、國子博士.女適內藏庫使牛沿、尙書虞部郎中楊沆、皇城使王從伾.孫僾、宿州符離縣主簿.佖、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鎭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仲、鹽官縣令.孫女一人.曾孫男女二十九人.玄孫四人.夫人男女皆已先卒.孫僾、偉亦亡矣.今承重者佖也.佃爲之銘.銘曰.以孝爲慈.以悌爲友.義以爲榮.仁以爲壽.凡百爲女爲婦姑母.曰求爾法.我家則有.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越州蕭然山人.三司鹽鐵判官、王公諱絲之女.袁州萬載縣令、陸公諱珙之妻.于先考爲丘嫂.君姑吳氏.今爲仁壽縣太君.元祐元年、仁壽之壽八十.夫人七十.婦姑同堂.爲歲百有五十.一門之內.實具五世.鄉人歲時窺闞.見高曾二祖、姑.映花徽步.曾玄隨之.龍眉翠髮.超然塵外.以諫議家眞神仙也.諫議學道.鍊丹辟穀.陰功著在人間.明年佃迎仁壽始來京師.耳目聰明.尙能貫針.審聞細語.如平時.又明年.夫人亦隨子之鹽官官舍.居無何、夫人得疾.十有二月甲子.遂至大故.報書至.仁壽哭之慟.且曰.死生安可期.吾耄矣.豈知反哭者爾也.傳曰.父不喪子.兄不喪弟.此和之極也.頃以爲然.今徒虛語爾.夫人爲家有統紀.執術不煩.薰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二男.長曰僾、宿州符離縣主簿.次曰仲、杭州鹽官縣令.女嫁進士石徽之.孫男女十有二人.今在者八人.字、郊社齋郎.宏、完、察、實、季.女泰.女六皆尙幼.又明年甲子.合葬夫人謝野萬載之墓.僾、仲、事夫人皆孝謹.而僾不幸早世.今能送終者仲也.銘曰.藏于斯.慕于斯.以昌其後于斯.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其姓。密人也。曾王父、王父、父、曰漸、曰仲卿、曰度。漸、尙書駕部員外郎。仲卿、太子左贊善大夫。度、太常博士。夫人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嫁爲東氏冢婦。天資仁儉。能安東氏之貧。不以衆多爲侈。內自宗族。外逮婚姻。下至侍兒婢子。牛馬之走。稱其淑德懿行同然一辭。故能以禮贊其夫。以義成其子。夫稱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遠慮遠識。惡阿諛。喜忠鯁。胸中白黑明甚。聞士大夫賢否。必曰某某可親。某某可遠。後成敗當如是。後信如是也。夫正卿今爲朝散郎。通判邢州。子長孺、朝孺。朝孺亦有美才。不幸早巽。長孺今爲涇州錄事參軍、蘇州州學教授。二女子。長適進士姜規。卒。季適進士徐璐。孫二人。毅、轂。孫女三人。長適進士李翰仲。季在室。夫人封壽安縣君。春秋六十有八。元符二年、以九月甲子卒。以十有一月甲子葬。葬在鄆州某所皇姑之墓次。方夫人疾時。長孺侍加一飯損一衣。皆脫然小愈。居無何。長孺被檄西京考試。規免焉而不得。在試闈中、母子精誠相通。發于夢寐。長孺曰。懷歸私恩也。臨監公義也。君子不以義妨恩。今事有甚迫。情有至極。我其歸哉。于是請急兼道而歸。夫人見其歸。失喜噎嘔。爲之力進粥藥。嗚呼、人誰不死。有子如是。雖死可以無憾矣。銘曰。斯人也而至斯也。卽歸咎有所。可勝責耶。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褚侯之室。壽安縣君者。張諱隱、之女也。元豐三年、閏九月朔、以疾卒于夫之官舍。嗒然坐逝。無所畏怖。蓋夫人日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夢句偶于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其蛻于窩餘如此。竊觀世之妄人。酣于世味。如醉者之覺。以履易眞。雖警不寤者衆矣。而夫人之寐。何其易。但稍沸之力。是豈不足爲多耶。春秋六十有七。律己清約。主褚氏祀四十五年。考其所以勵相大夫。字其子孫。友其姊姒。臣其僕妾。可以爲法則。三男子。唐輔、唐彥、應進士舉。行甚修。唐輔登第。今爲處州靑田令。幼曰淮兒。三女子。其長早卒。一嫁進士丁阯。一嫁進士王然。大夫名、理、所至有愷悌之政。與予俱越人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夫人某縣某山之原。乃來速銘。銘曰。生也有酷。以錦韜軸。死也有銘。以蟾蜍玉韜傳之家。銘閟之穴。嗚呼夫人。玆謂不滅。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者。諸暨同里俞君諱擇之室。擇居鄉。主忠信。讀書略通大旨。夫人齊之。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皆有賢行。其言之出。又多觸禮不妄。與上言言慈。與下言言孝。故其言行之修。以積久化其子孫。施及鄉里鄉黨。而義安之間。女愉愉。婦姑無勃磎者。君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其信矣。夫人春秋七十。生堅、稔、穰、磷、砥、礱六子。子又生方、亢、彥、夔、堯、京、宜、交、袞、永、云、褒十二孫。孫又生曾孫三男二女子。稔與其父皆早卒。夫人宅孀。遂專家政。維子若孫、各付之職。曰穰、汝其營花山之業。曰磷、汝爲處中浦。曰砥、汝爲處白門。曰堅、汝爲鼻子。其總綱領。無遺吾劉。曰礱、汝與孫方、亢、彥、游學四方。維其所之。以昌而家。方玆時、子孫旺長。爭迪玆訓。俞氏遂爲望族。熙寧九年、先考棄諸孤。尸仙潦上某也。抱鉅痛之至痛。迎柩東歸。卜兆寶峯之南。書然故廬。寢苦侍盡。夫人高吾義。遣方買鄉以居。曰。是其陳議陰德之後。克紹其門者。又嘗問道眞儒。盡往

歸焉。方從予游。爲學知所先後。蓋將求心之解。非若淺丈夫汲汲于外。以蹈世利而已。夫人頗奇之。撫愛異甚。視其所愛。又有以知夫人也。元豐三年、以七月己巳卒。以閏九月壬辰葬。墓在潘塢東山。其夫之兆。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銘曰。婦也琴好。夫雄之剛。克成厥家。在暨之陽。壽不予躬。亦予其鄉。有巋斯石。尙賁幽堂。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自滄州之淸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尙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而尤以擇所嫁。于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是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恤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尙幼。四先夫人卒。銘曰。揚揚少府。有儀有聲。雖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婣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葬穉。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衢州王某之女。鄭君諱某之妻。有女德婦道。居家以慈孝聞。生七子。襄、卞、質、褒、袞、云、方。襄嘗預計偕。而褒、云、遊吾門。其文行皆可喜。而云從予最久。愛其進學駸駸如驟。有足以起于者。元豐二年、但承之資善。招之使遊闕下。夫人喜甚。眷眷問云行期。曰。吾老矣。豈不欲汝長在目前。顧爾就師學有所進。雖隔千里。聲問時至。猶譬咳吾側也。苟爲索居。閉學彫落。雖不出戶庭。溫席淸枕。視寒煖之節。豈吾所樂哉。自云之西。夫人常秉香火。以祈予壽。蓋其嚮仰之風如此。明年三月十有一日、朝步庭下。猶折花引孫爲戲。晝得暴疾。將逝。無所怛惑。徐曰。云獨不覩吾化。然其師學得地。吾與兒雖永訣。皆可無憾也。享年六十有六。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九人。曾孫男女三人。卜以其年九月朔、祔于北郭龍塘西園其夫之墓。噫、夫人之達雖能以義自廣。可謂賢矣。而云之抱痛。未易忘也。讀書甚苦。斗升之祿未始云獲。東歸逮門。而夫人既死。蓋棺久矣。嘗聞其鄉里。晉王質者。小停石室。視二童子棊。甫終。質起顧斧柯爛盡。旣歸。無復時人。以云觀之。挾策讀書。歸失所恃。故吾浪在。而昔歎非矣。悵然四顧。徒見山高而水深。與棊之換世。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嗚呼、去劫易盡。此痛無窮。是誠難忘者也。然則不銘何以慰云之思。竊觀周衰變風作。而泉水載馳之詩。出于婦人。其言之美。雖當時搢紳先生。不能二也。每恨後世一盛一衰。中間嘗更平治。而婦人女子、何以理爲循者少。而悖悍者多也。宋興。祖宗造邦。戡定以武。眞宗仁英。休養生息。其仁如天。而德澤有衍矣。聖上收之。日趨堅成。以蹈禮樂。譬如五天更王。木數金斂。纁夏、玄冬。各以其序至。而萬物效遂。方玆時天下奇男子。往往間出。獨淑婦者。猶寂寞而罕聞。及得云母所爲。乃知德化之美。有二南之風。其在下州。

僻陋之邦。賢若夫人者。有矣。予獨不能盡知也。銘曰。鳲鳩平均。仁七子兮。六子在榛。其一西飛。路遠翮短。不能適歸。旋失所哺。其鳴孔悲。幽幽故山。丹壑潛移。城郭雖是。而人也非。嗚呼已矣。矢此銘詩。

陶山集卷十六

誌銘

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盛氏。和州人。生數歲。工部侍郎李公虛己育之。及長。李公季女、歸于山陰尚書屯田傅郎中瑩。夫人性嚴甚。夫人婉娩聽從。不事華靡。而居家忠能勤其上。恕能化其下。一家慈之。李早世。傅公再娶謝氏。號永安縣君。夫人移所以事李者事之。永安歸寧。嘗與夫人偕。而陽夏公絳。歎其詳淑。至引其賢以訓飭左右。且謂傅公曰。家有三美。主君仁明。而其妻良。而婢又良也。今之學士大夫。罕得而兼焉。惟公得之全。傅氏其殆興乎。生二男。一女。曰傅師、傅中。女適鎮江軍節度推官王淵。孫男四人。康卿、溫卿、毅卿、愿卿。孫女一。皆幼。傅師、傅中、有文行。屢進士更爲舉首。安貧樂義。藹然陋巷。而弦歌之聲弗輟也。夫人恃之。樂以忘憂。嘗曰。吾觀世人金多畝廣。有餘肉。而往往兄與弟鬩。子與母閧。雖享三牲。不下咽矣。以彼易此。吾弗許也。蓋其母子之賢如此。後寢疾。醫來輒命遣之。曰。弗活矣。藥丹不能起無命。雖欲救曷濟也。享年七十有一。以熙寧十年、七月壬戌卒。以元豐元年五月、壬午葬。其墓在會稽五雲之鄉。將葬。傅師、傅中、以施君擬狀請銘。銘曰。死其散耶。生其聚耶。天壽其專于數耶。時斡旋是。時佛仔肩而行是。夢者爲覺乎。覺者爲

夢乎。夫人知哉。杳難聞歟。嗚呼已矣。燕此新居。

鮑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溫州永嘉人。出鮑氏。歸侯氏。太常少卿、諱軻之女。尚書屯田郎中。諱正臣之妻。天性警悟。所習無不工。早失母。而祖夫人春秋已高。諸弟尚幼。夫人事大母如母。處家事悉有倫。少卿尤鍾愛。既嫁。事姑如大母。雞鳴而起。率至夜分就寢。姑意有所欲。未及言。夫人輒先意而至。平居于財無所愛吝。以資匳嫁族中女數人。晚年自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病且革。合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寔元祐七年十月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仁壽縣太君。將以明年十月甲子、即郎中墓而合葬之。在杭衛陽曉龍山。子緒、早亡。臨、右宣德郎。開決二浙積水。澳、蘇州長洲縣丞。觀、舉進士。兩至禮部。增、溫州進士。張存南、劍州順昌縣令張拊、安州錄事參軍、監杭州鹽官縣墮監、郭汝嘉、右朝散郎、知隨州趙亢、婺州觀察推官張伯呂。孫男女十有四人。臨、非夫人出。而夫人撫拚之如同居。莫知其異出也。臨亦篤于孝。敬事夫人。與他子等。每夫人疾病。皆不出閫內。殆廢寢食。母子之間。慈孝兼至。人莫不以爲難。夫人獨曰。慈孝相應之行爾。此以慈往。則彼以孝至。亦報施之道。自然之理也。臨、當官強敏。兼之威惠。嘗爲刻幸。刻人至今思之。又嘗爲信守。信人思之如刻。蓋良吏也。二弟亦佳士。余爲給事中。嘗薦臨宜備朝廷器使。今臨歷任淺勸。名卿巨人雖多知之。然皆莫余先也。銘曰。嗚呼仁壽。而受斯邑。仁則是矣。壽止于斯耶。

仁壽縣君鮑氏墓誌銘

夫人姓鮑氏。開封人。幼有至性。五歲侍母病。不解衣下榻。族人奇之。及笄。父從周。以歸直翰林醫官院張君昭式。逮事舅姑。其孝不衰焉。爲人恭儉。衣服帷帟之具。取潔而已。熙寧九年、以慶壽殿推恩。服冠帔。從四年封君于仁壽縣。及後五年二月戊寅、以疾卒。生五男。三女子。二已嫁。男曰應年。早世。其次博古、好古、信古、知古。好古今爲翰林醫官。以方術世其家。博古爲進士。學有根本。屢試禮部。能不以科舉爲意。從余遊蓋久。嘗得遺金。輒訪遺者還之。余每歎其行。而今紫微蘇公。亦以辭學稱之。曰。是必能大其門者也。信古娶竇氏。亦有孝行。方夫人病。刲股者再焉。由子若婦觀之。則夫人之母道。及其爲姑。可知矣。故與爲銘。使概見後世。且祔亦葬其夫之墓。寔元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一。銘曰。得封以夫。得銘以子。匪耀其生。亦光其死。

壽昌縣君陸氏墓誌銘

夫人壽昌縣君、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公諱軫之女。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婦。二公者。信道深篤。爲宋醇儒。在真宗、仁宗時。逡巡內官。有靜退君子之風。而其意嚮莫逆也。于是遂爲婚姻。夫人習于兩家之善。女德婦道。咸應禮法。家人宜之。方斯時。舅沒姑老。蓋內政繫焉。而閨門諸婦。姑從婦聽。藹然慈仁。翕翕一堂之上。而使人之閫也。靡可謂賢也已矣。熙寧九年、二月初七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五十有一。三男子。曰上卿、信州上饒縣尉。曰名卿、舉進士。曰列卿、尚幼。六女子。長適睦州桐廬縣主簿程容。次適婺州永康縣主簿吳師復。次適試秘書省校書郎程宏。餘在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蘇

州吳縣長洲鄉官山龍師塢．祔其夫虞部郎中諱沆之墓．上卿以銘屬我．夫人吾姑也．知其禕懿爲詳．莫某若者．然則非某．其孰宜銘．銘曰．以所願乎下．上以嬪乎姑．以所治乎內．外以姒其夫．春秋承祀．蘋藻靜嘉．芼之湘之．薦徹不譁．示我壼儀．克擕厥家．猗歟夫人．特女法耶．

蔣氏夫人墓誌銘

金壇蔣氏者．其父諱鄴．春秋七十又五．元豐三年、以季夏癸丑卒．以季冬庚申葬．墓在登龍之鄉．其夫穎川府君積中之兆．男四人．孟曰獻臣、次袞、次亢、次京．孫男七人．孟曰廓、次度、次庶、次廣．獻臣早卒．其三孫未名．女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夫人立德．不驕不吝．無所專妒．資于事父以事舅．而舅曰尊我．資于事母以事姑．而姑曰親我．又能以義相其夫．以仁道其子．舅姑既沒．府君實賴夫人經理其家．蓋事常豫立．問奴以耕．而非春鳴之所驚．問婢以織．而非秋蛩之所促．卒以積日累勞．殖陳氏之宗．其後府君棄世．夫人春秋高矣．方茲時、亢耕．堯舉．廓、度、庶、廣亦舉進士．已而廓、度相躡登科．朱丹其門．實游吾館．廓頗樸茂．度也翹俊可喜．釋褐東歸．拜伏堂上．夫人蓬然白髮．玉盤可鑒．視二孫之立．青袍凌草．邑閭榮之．熙寧歲在單閼．勾吳大饑．夫人令子爲食于路．與里之飢者．又壙其地以掩暴骼．數千百人．君子聞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廓、今爲江寧府句容縣主簿．度、試祕書省校書郎．齋戒授書．以狀乞銘于予．且曰．吾母生于遐方晦里．無爵位名號．光顯以死．當得君言．以信于後．余悲其意不得而遂也．銘曰．婉婉玉女．婿我金夫．姚德合饗．以同而車．克生孫子．珠璣在庭．勿懼勿投．慎垂之旌．庶幾有偶．以安厥竁．

孫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蓋淮之南賢女子．擇對不嫁．至年二十五而歸喬氏．嘉祐中．卜鄰而處．在高郵玉女鍊丹井、少東數十步．御家有常德．推以孝慈而百善備．平居言行．皆可從迹自其爲婦．訖于爲母．家人欲指其過．而不得．又少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濯．具香火．然非有所怖而求福也．皇考諱謹．子曰執中．師中．執中今爲尚書吏部郎中．師中、郊社齋郎．吏部、篤厚君子也．郊社亦良士．乃予布衣時．師友實聞夫人之行舊矣．距今閱二紀．而夫人年八十有七．見子有孫．孫又有子．醇德美道．與年俱尊．其惠澤不獨成其子之賢而又以其餘．善其宗族鄉黨．豈所謂河潤九里．珠生淵而崖不枯者耶．吏部既貴．夫人四受封邑．元祐二年正月某日、以壽安縣太君、卒于京師．二月某日、其孤泣血徒跣．扶其柩歸葬于揚州．三月某日．遂祔其夫光祿寺丞諱某之墓．銘曰．爲女斯女．爲婦斯婦．有婦而姑．如其爲母．維賢之圖．後書之史．曰求女法．將在于此．

陳留郡夫人邊氏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孫威敏公夫人邊氏者．其先楚邱人．祖諱肅、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考諱調、兵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十有七歲．歸威敏．是時公爲祕書丞、監高郵軍酒．明道二年、以南郊恩、封金城縣君．明年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以言事謫監永州酒．夫人方歸寧．報至、家人皆驚惻．以航重湖爲悎．夫人獨慨然曰．丈夫爲國．以忠義得罪．無所愧恨．重湖雖險．安之若命可也．慶歷八年、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以南郊恩、進封仁壽郡君．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據邕州．朝廷倚公討賊．乃除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使．公以任重．嘗退朝深念．夫人輒請公曰．曷念之深也．如聞河陝之間騎卒精銳．宜若可使者．適與公意合．遂請以從．厥後破賊．卒以騎勝．公還．上乃特賜夫人冠帔．明年、公爲樞密副使．進封陳留郡夫人．夫人曰．公在西掖．我從公貴．而吾母尚未命．願以今恩施及幽穸．可乎．公爲言之．于是追封溫氏旌德縣太君．後公謝事．居符離．以與自適．與世淡若無意．家事無大小．決于夫人．公自以不變而內外之姻至．所以應之．皆顧禮．公薨未始少惰．蓋十有六年如公之存一日也．先是公考妣非蘭亭．既其地皆寺．賜名資慶顯尊禪院．因以私田二千餘畝贍其僧．及公從葬．夫人又令背其寺上歲益以山陰之田四頃．由是孫氏之阡．長以完聳．夫人吾從母也．有才智．持家頗嚴甚．遇事以理取勝．雖公不能無屈．亦天下奇女子也．一男之敏、承事郎．年少耳見義．輒爲善與人交．重然諾．有威敏之風．實能祇事夫人．諧之以孝．然其鞠養成就．至于有此．蓋夫人之德也．三女子．長適朝散郎胡宗堯．次適太子中舍蘇炳．次適高東轉運判官、奉議郎莊公岳．其適宗堯、公岳者．皆已亡．夫人春秋六十有五．元豐四年、六月六日以疾卒．之敏將以某月某日、葬祔公之墓．乃來速銘．銘曰．夫人之才．威敏是資．惜也女子．而止于斯．克紹厥家．一子而足．彼雖多子．有不能紹．作此新銘．載以吉玉．

墓表

沈君墓表

居士諱銳．字嚞之．其先吳興人．仕錢氏．及俶納土．遂遷桐川．因家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桐川之沈．分散扶疏．至居士蓋四世矣．居士少尚氣節．博讀子史百家之言．雖星經卜志．無所不習．晚學佛書．解其理．喜爲詩文．善飲酒．與賓客燕私談笑．每終日忘其力之憊也．出入閭巷．里人目而敬之．春秋六十有二．卒于熙寧六年十有二月丙戌．以八年八月乙酉葬．其墓在廣德鄉、義和里、丹井山先塋之側．未卒兩月．嘗語人曰．人生一世．如夜托逆旅．方六七十．則雞唱之時也．雖餘飛夢．不旋頃而覺．則又行而之彼矣．因賦詩以道前意．子三人．曰某．曰愻．曰某．愻賜同進士出身．女三人．已嫁．皆先居士卒．桐川之俗．初不趨學．讀書者輒笑之．居士獨使愻學．愻有文行．吾遊之賢者也．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緒餘成學者．而某也實致羣英之游．方是時．初識愻面．愛其平粹無礙．與之交．淡然已成．故固已卜知居士矣．其後遂爲同年之友．愻遂起家．而榮其鄉里．然人不多愻之能慰其父．而多居士之善教子也．夫人某氏．亦有懿行．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善相其夫．而母三男三女以慈．後居士六月、亦卒．

貴谿縣丞程君天民墓表

尚書都官郎中程公．諱迪．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舉進士．中甲科．後二年．始應銓格．進所撰詩書．論以洪州司法參軍、充相州州學教授、攝瀛州防禦推官．知衡州西安縣事、充杭州州學教授．丁外艱．服除．調信州貴谿縣丞．以疾卒于智亭．寔元豐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其鄉、

三衢雲臺大漢之原。君幼則聰敏。不好兒弄。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操紙立就。及出仕宦。恂恂一年少爾。然爲學官、有師法。爲縣、有吏治。熙寧中、予暫行可嘗試開封進士、是時神考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經術造士。其被命考校者。至數十人。稱一時之選。余于其間。愛行可受才俊邁。而造行粹良。號謂異時當爲國器。卽今雖未備成。蓋詩所謂金玉其相者也。傳曰。金錫鍊而精。琮璧性有質。此衛武公得數九十有五。更事閱理。既老而益精。故詩人歌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雖受道之質。可謂美矣。然閱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誠使黃髮、兒齒、台背。如古之人。其所至豈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觀其志也。夫人、尙書左丞○鄧公諱潤甫之女。生男曰俱。今爲假承務郎。女二人。適太廟齋郎樓彥升、婺東陽縣主簿朱紹。俱能自樹立。甚似行可。其積大前人之光。將在于此。故樂爲之道。使歸揭石焉。

朝請大夫鄭公墓表

公姓鄭氏。名惇忠。字景孚。其先陳留人。今徙潤州丹徒。皇考諱向。在眞宗時。試禮部。賦政本于天、爲第一。有鷹酒綜愛、霜嚴典彝之語。都人至以書錦屛紈扇。而四方學者競傳誦之。一時聲名籍甚。及廷試。遂中甲科。家藏書萬餘卷。攷其平生趣操。蓋詩愼君子也。官至尙書兵部郎中。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公天聖十年始以皇考奏補守將作監主簿、五遷太子中舍、賜緋章服。又五遷尙書比部郎中。會更官制。改授朝請大夫、賜紫章服。歷監潤州、台州、滁州三商稅務。知明州奉化、湖州歸安、洋州西鄕三縣。通判衢州。又通判沂州、知筠州。遂致仕。公爲人有美質。粹然天成。見之使人愛慕。殆詩所謂溫其如玉者也。夫人何氏。尙書職方郎中、知止之女。亦有賢行。初封孝義縣君。再封仁和。熙寧中、佃娶夫人長女。居公之家久。見公爲政。篤于惠愛。如其名。而夫人孝義仁和。如其號。常竊歎之不足。已而宦學往來。羈居無常處。卒五六年一相値。迨今更數十寒暑。蓋再見而無夫人。又一見而無公矣。嗚呼、生者逆旅也。豈不信哉。夫人以元豐六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七。公以元祐二年六月乙酉卒。年六十一。合葬黃州黃岡縣、永安鄕之原。歲在大荒落、月在丙日丙辰也。二男子。夷逸、黃州司理參軍。夷道、太廟齋郎。四女子。壻曰瀛洲防禦推官周籌、歙州軍事判官沈疎、右班殿直曹彥輔。其一、卽佃也。孫男四人。皆尙幼。竊嘗聞之。死而不亡者壽。蓋非盛名之物事也。然世之人才。共以此爲不泯。故佃載公暨夫人之迹。使鑱而揭之石。且告後世焉。亦得而已也。

行狀

周氏夫人行狀

夫人周氏。越州山陰人。初事府君。年二十有六矣。天性勤儉。不務華飾。奉嫡夫人孫氏。能以禮。不以府君之愛輒懈也。嫡夫人久而愛之。屬以內事。康定中、傳氏之族。蕃衍日大。而府君以不足于養爲憂。去城之東湖得蘆山廢田百頃。又得浪港廢陂數百畝。府君以千金易之。曰。田將穫之粳稌。而陂將養之芻蕘也。顧諸子尙幼。又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其意。府君喜曰。汝才、眞可以此付

也。故常往來蘆山。獨爲提其大要。而以其節目任之。凡所以更革而新之者。出于夫人之謀十三四也。居久之。生事就緒。歲有餘入。而府君無內顧之憂者。實夫人之助也。慶曆中、嫡夫人卒。皇祐中、府君卒。夫人尙居山中。又十餘年。迨族人析生。夫人已白首矣。始歸于家。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以永日。生子二人。長瑑、舉進士。次琥、早亡。常謂二子曰。吾所以望汝者。不在于應舉覓官。在于力學以爲善士。不爲鄕人之所輕。則吾志足矣。二子就學。夫人出奩中物供其求。無秋毫愛也。將卒、雖衣衾有所不完。而未嘗介意。瑑尙古習學。與其從兄稱于鄕里。號諸傳云而今右正言直集賢院孫公愛其文行。以其子妻之。則其母之所存可知也。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熙寧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邊氏夫人行狀（〔原註〕借龔深之待制名撰．）

夫人楚邱人。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邊公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陸公諱軫之婦。國子博士、贈正議大夫、諱珪之妻。初諫議在三司。爲鹽鐵判官。得疾危惙。子弟幼。家人惶擾。不知所爲。儀同至誠惻怛。躬率醫藥治之。日三候門。恩義甚篤。吏部既愈、以故願通婚姻。夫人十五而嫁。十六而字子、藹然孝慈。族中老婦壯母自以爲不及。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琲玉珠貝之飾。不好出入遊觀。所至官舍。未嘗臨御。窓有池臺花木之勝。雖近不觀。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皆天下名園。去州宅纔跬步。子孫強之。爲一至而止。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爲屢絕。其婉娩聽從。出于天性。非有保阿、傅姆、珩璜、琚瑀、如古也。而言應詩禮。行中圖史。爲諸女法。人以爲難。生四男子。傜、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鎭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孫十有三人。表民、長民、一夔、師稷、師契、師益、舉進士。宦、宇、右承務郎。守、宰、案、宥、遂、尙幼。孫女十八人。四人已嫁。壻曰鄕貢進士王珙、瀛州防禦推官、知婺州浦江縣吳孝能、左宣德郎、知開封府封邱縣周邦式、池州司理參軍李知剛。曾孫男女四人。景德中、契丹犯澶淵。侍郎是時守邢州。詔聽棄城以便宜從事。侍郎匿詔書。閉門拒敵。全活數十萬人。河朔父老。尙能言之。今夫人白首。孫曾滿前。有笄有冠。亦有攜抱。壽考光大。克享備福。蓋邢州陰德積累之厚。實在于此。累封永嘉郡太君。元祐八年、二月八日卒。疾亟、子孫涕泣。問所欲言者。夫人曰。吾平生方寸。不昧神天。雖使僕妾。常加假借。至于貓狗。未嘗妄叱也。自視無罪悔。又姊妹間吾壽最高。子孫最盛大。豈復有所言哉。矧今往生鄧氏矣。亦樂處也。毋用修營佛事。享年六十有九。諸孤卜以十月二日。合葬寶峯山正議之墓原。深之與夫人諸子遊。（〔案〕此句原本．脫深之二字．據此文．係借龔深之名撰．則此處．應有此二字．今增入．）于待制嘗同寮。尤相好也。審聞夫人家行之美。姑次第之。以俟當世法言之君子誌焉。而納之壙。

寶晉英光集

米芾 著

寶晉英光集序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聽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桂爲園。蒔菊爲祠。倚江爲堂。琢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徙倚縱目。慨想墜業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奧都。潤爲大。六朝而下。賢規偉轍。潤爲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爲多人。或爲予言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余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遺跡爲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所視記者。莫不挾英秀。儕光彩。雖微遺蹟。猶將强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闢祠。則不可以不蒐遺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既搜巖璪之事。而攟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敘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萃附錄。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天縱。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間。有凌雲之氣。噓唏。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于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附錄劉克莊後邨集所載

米元章有帖云。老弟山林集。多於眉陽集。然不襲古人一句。子瞻南遷。與之說。茫然歎久之。似歎渠儉也。戲跋二首。

大令云亡筆不傳。世無行草已千年。偶然遺下鵝羣帖。生出楊風與米顛。

其二

二集一傳一不傳。可能寶晉勝坡仙。蘇郎不醉常如醉。米老真顛卻辨顛。（世傳米老有辨顛帖）

孫元京閱茲集戲題二首云

宋士飄然有楚狂。書名痾疾盡宥言。太湖靈璧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

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遷。南宮郎吏多才思。縹渺彤庭故國山。

寫本寶晉英光集六卷。與文定公原博故物也。萬歷丁巳中秋十日。孫于公之四世孫所校讐之次。摘錄劉孫二公四詩於後。以志梗概。行將授梓。以廣其傳云。後學張丑記。

寶晉英光集卷第一

襄陽　米芾　元章著

賦五首

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圖符合瑞。至于謁款。於是升通天之臺。揆泬寥之路。覩三星聯彩。曄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皋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所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得聞其說歟。皋曰。臣之淺學。但俯綴隊。捉語闘言。奉擻承詔。稱道盛德。受貺甚大。臣不敢對。帝曰。先生無辭。皋乃蹌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脅。民財用傷。貪如碩鼠。陷號鵜梁。匪鳶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皺兔而猴。趙郊坑肉。魏野封瘡。吳嶺山斷。遂海城長。驪丘墟地。阿房繡牆。則是星也。曖曖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知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己納隍。周之文武。迄于成康。道德洽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星也。亦嘗煒煜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惟昔奔鏃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朴。隱卹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嘗煜煜而灼灼。今陛下承累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陛之海。宣萬國。朝四裔。名王係於前池。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雁駿麟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遊蹤並五帝之充界。而乃曖曖而無光。臣星所以埋鬱而未快。遂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疑不得寐。三起閶闔。詰旦坐明光殿。對富民侯。

壯觀賦

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壯哉江山之觀也。開闢自古。逖哉邈矣。帝德所被。北幽南阯。王功未宣。六合雕巽。明射視其消長。來狩從而闢起。去古無章。水流莫委。比世可悼。竹裂漢乞。披秦芟莽。且代且斎。豈地具而天設。特資將而開基者乎。乃物偶然。而人乘以智巧附。若夫負符汞中。萬派朝宗。稽穎納質。不類兵錄。版圖人而地合。縱峙明其大同。遠琛近貢。千里不風。鑑淈一色。折叢可通。其或弱吹樹鱗。秩颺湧山。九地出沒。千峯上擢。如犇並亘。連雲俱遲。長鯨竄巨。天吳順旋。問迹未既。生民道艱。宜乎曹郎詫訶以按甲。拂鬱而永歎也。吾每登是宇。指是土。嘗日杲天晴。嵐開練布。遨太平君子。引吳醇。舞越女。破千歲之長夢。擲森然之萬古。有杞初登。由儀再旅。至其醉而乃去也。

登黃鶴臺下臨金山賦

余登黃鶴之高臺。臨紫金之奇岫。下風輪以架根。中百川而斂秀。挹羣山之勝勢。儼化城之寶構。二塔立而角具。五洲落而珠圍。幽怪集而洪纖舉。梵侶萃而香積炎。泛海濤以出像。湧龍宮而一嘆。水府明威以護法。神龍降光於秘呪。航潯陽之津途。會四海之奔走。其或浮玉（焦山之名）掩靄。石簾落潮。倒洪流而夜縈。扶淡碧其難攜。靈蹤屹乎波起。天花雨而仙遊。有時江練夜白。秋清月高。冰壺無底。下徹秋毫。青管中灑。弭楫。塞崟淡袍。追夸父以逐日。呼龍伯以連鰲。得長鯨而可跨。或拔劍以逐蛟。吾方老丹徒。此戲卒未艾也。每回輿茲臺。招酒侶。命文豪。劇太平藻飾之談。以窮年而逍遙也。

天馬賦（有序）

高公給君素家。有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故作賦云。

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日星角而電發。雖躡路以風迅。氣能飄以孤起。耳風劲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嘶。低鬐拳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龍。若夫躍泆舒徐。目絜狂叛。直突則建德與禦。橫馳則世充頷斷。皆絕材以比德。敢銜蹶而致咎。豈肯浪遂昔籠之坂。蓋嘗下視八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讓穆。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鳳臆格類。色妙才驗。人徒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韉。叢秣粟豢。肉腯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儵盧蠅盜。策蹇勝紫。鎬黃腦而吐水。蒼白澤以除災。但覺隨乖就節。鼠伏防猗。慈雞甚腐。蜩號斯喘。哲俛首以累櫪。未伏概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頓盡。完伏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四瀆之匹。枝岐陽之獵。則飛黃騕褭。襲雲追電。何所從而遠來。何所從而邁來。

註賦墨迹見英光堂帖或云非其所作俟考。

里有繅婦。耆綌鵠皺。顏色憔悴。喟然而讓於蠶曰。予工女也。惟化治絲枲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蠶事。以蕃天財。爾之未生。我則浴而種以俟化。爾之既育。我則飭其器以祗事。爾食有節。我則採柔桑以應。爾處不恩。我則伺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我則蠲其祀而未嘗瀆也。爾惟欲螢。我則趣其時而不敢慢也。爾欲顯素絲之潔。我則具繰絲澡器以奉之。爾欲布幅利之德。我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則髮蓬不及容。秋冬之織。則手胝無所代。予之於予。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髹宇。千李歲無褐。緹帛飾犬馬。予終身恤緯。寧我來究其術。將爾忘力於我耶。蠶應之曰。嘻。予雖微生。亦受元氣。上符龍精。下同馬類。昔在上世。茹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御雪霜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與蜉蝣之儔。相忘於生生之域。蠢然無見棄之樂。熙然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毛。因帛以易衣。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用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雖天子之后。不敢加尊於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櫟蠶成服。非天地宗廟黼黻無所備。非禮樂車服。如常無所設。非叔祀無黜陟。非聘賢無束帛。至織玄黃衣被萬物。女工無貴賤。皆盡心於紡。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蠶媒以成俗。欲開利塗以窮民力。寧舘務穀之巧。歲蘉組紃冰紈之名日出。雕窾之飾類於上。異身之服流於下。倡人女妾。被后飾者以千計。織民大費。俗君服者蓋百數。一室御繒而千屋垂縞。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貂使躄被於野。餒莩於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破質而爲華哉。方且規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謹著官賈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製大練以去華。是猶捧由孰尾閭之深。覆杯救崑崙之烈。波蕩風靡。孰能禦之。由斯而言。則予之功。非欲厚古而薄今。時之異也。予之織。非欲苟身以侈物。化使然也。二者交隳於道。獨罪我哉。且古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於是繅婦不能詰。而終身寒云。

楚辭一首

壯觀（壯觀在眞州城北原上）

臨南山兮瞰北岵。撫壯勝兮道萬古。漫漫蒼蒼穹無所。奕奕窣窣縱奇度。逶迤兮前征。盤礴兮後駐。奄迸兮弃嶮。御約兮畔崩。環旋兮抱卷。引伸兮就旅。紛猝兮斷柢。雲乘兮呼舉。嶒隴兮蜿蜒。悒悒兮蒸由。傑嶅兮暘春。莽莽兮玉露。隃隃兮午停。驊驊兮西去。傾吾儕兮非與步。御飛仙兮不遐慕。留其形兮久何苦。使吳使兮道抵路。適吳適兮破心阻。樂吳樂兮抑鬱誰。吳究勝兮抱苦與。

寶晉英光集卷第二

古詩上

道林

臥蟠不自期。孤雲挂松頂。一去不相期。飛去無留影。雲已去。泉更長。雲泉畢世友。相得每相忘。

竹陵龍排行

萬碎齊呼一聲嘯。東望蒼髮兩龍挂。浩浩險雲白川倒。陰陰雷車千雨飛。疲農望天手加額。怕被求雨心惻惻。老龍甲拆血流赭。取水雖多旱彌廣。暴威因魅精滅微。赫赫炎暾一輪榜。

題巨然海野圖

江郊海野坡陁闊。林巒煙疎淡天末。枰分蒸町岸潮發。星列漁鄉夜梁活。陶荊大闕矜秀拔。取巧施工不眞絕。意含萬象無不括。細摩老筆巨然奪。橋防怒壑來人物。拔翻背更鬬牛羿。淵渟浪洑開徂闊。汩人流翻下鯨洪。橋盤短是少陵宅。盧深恐有勝何客。黃虎藏天歸與結。時向虛齋一開滌。

東坡居士作水陸於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作此以寄之

久陰障[illegible]佳山川。長潮四溢魚龍淵。衆召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到諸

方仙。想應昔嘗有璽齒。照水百怪愁寒煙。

明月歌二首

高高疑將夜色卷。八荒更無纖雲電。冰輪直壓巨鼇首。東海萬里奔崩奔。仰觀左右毛骨竦。徐埽塵煙攝鼇動。寥泬初疑玉兔跳。銀漢更恐金波溢。兒童爭指桂枝好。遊人不厭嫦娥老。苦留清影拂疎星。要與羲和接曙曉。光到長門知不知。猶勝關山人未歸。清風若我生雙翼。來作蟾宮變化飛。

姮娥竊藥爲飛仙。夜食丹液後紫烟。髻開銀碧排翠鈿。信手拂掠新粧好。娥眉點出爭嬋娟。皎然嬌顏臨風前。佳人再拜心拳拳。多生端有好因緣。擬雲直指烏號懸。下射萬頃楊花氈。南飛鷯斷殊可憐。北堂人冷空無眠。彩霞欲製舞衣擅。水精梳插寵鬢蟬。方諸滴瀝生流泉。老蚌呼吸凝芳鮮。誰家破鏡飛上天。滿林玉玦相勾連。多情應照載花船。無窮解趁春鞭。巽堆自與桂華偏。駒隙誰爭白黑先。斯須幾望搏清圓。白毫宛轉吞大千。纖埃不隔知無邊。蕊宮可捫疑深穿。瓊華隨步翻綺筵。琉璃倒海傾長川。買來倚不用一錢。笙歌醉賞須年年。

菱溪石

長虹潛貫幽巖窟。綠烟更染秋波骨。不容俗眼覷神功。只向菱溪作靈物。少室仙人傾一陀。圭減發術山中奇。雄雌亭亭兩挺出。宛若碧玉含春漪。朱欄碧甃拱山麓。裂霧形容掩幽谷。能將尺寸起清泉。幾是客前春雨足。邇來新飾紫微宮。奇詭搜索林壑空。五色磊磊可補缺。三品往往堪收功。紫衣使者銜天勅。首敎秘此苔苔色。菱溪脫迹飛上天。迴看幽谷空雲烟。

僧舍假山

玉笋高峯插天碧。過眼雲關無處覓。纔將呀豁向疎窗。已見峯稜翻擾春。明月照出溪中水。清風埽徧巖邊石。懸崖絕壁疑可穿。白霧青烟俱咫尺。天陰未徹山陰寒。雨聲欲絕泉聲乾。須知物理有眞妄。豈識道眼無殊觀。萬象森羅掌握內。大塊俯仰毫芒間。抽身更洗精淨足。探歷幽深非所難。山僧作山眞有以。詩人吟詩從此始。意敎妙手發天慳。戲取神功當衆美。君不見浣花野老深結廬。白鹽赤甲龍虎趨。清吟醉賞左右足。嘗時應笑秦鞭驅。

智衲草書

人愛老張書已顛。我知醉素心通天。筆鋒卷起三峽水。墨色染遍萬壑泉。興來颯颯吼風雨。落紙往往翻雲烟。怒蛟狂虺忽驚走。滿手墨電爭迴旋。人間一日醉夢覺。物外萬態新無遷。使人非觀不知已。脫身直恐凌飛仙。乘筆爲山儒無苦。洗墨成池何足數。由來精絕自凝神。不在公孫渾脫舞。

芾頓首今日去國之官謹成拙詩上獻相國汲公鈞席下

百尺青琅玕。浸以萬丈淵。我欲攝柯梗。一鉁酌知難。屢亦爲世有。豈不請其端。凝祥呂汲公。捧日當碧天。簡直抱一氣。代理夫何言。有志隆末業。無心崇氣偏。透璞辨珉玉。披蓁刈蘭蓀。腐儒自束髮。口誦六藝言。治亂甚白著。用舍豈一質。明時貴知遇。自古難暮年。敢陳必堯舜。況時值嫣軒。豈徒琢空文。文爲龍舉頭。

泪沒俗眼順。妒嫉兒女謾竊取爲利路。死棄等草菅。朝哦不求和。暮吟不揭竿。不欺蒙不與。惟恐枉所存。顧披向龜鑑。大叫出肺肝。精誠露皎皎。洞徹金石堅。康濟有次第。沿革自貫穿。刪除救災法。下民不棄田。剔抉經費蠹。源源如流泉。思豫近督隙。不禁出納專。正姓以明本。捐貲以運邊。改弊貴無迹。移風當有全。竊邑飽妻子。封家所並肩。法令若束薪。不息不敢刪。亦不歎折腰。所歎志不宜。時乎恍易失。髮白低剛悁。迢迢竟去國。浼浼臨長川。此志苟不遂。江湖終浩然。

登米老庵呈天啓學士

我居爲江山。亦不爲像法。劫火色相空。未覺眼界乏。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慊。衛公精爽在。千古對髮鬟。公來不可作。登臨浩相拉。

寄題薛紹彭新收錢氏子敬帖

蕭李駿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更劫。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篋。使點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輒皆相。後人眼徒攝。

溪逝行

廣寒宮女貪遊戲。登滑琉璃光照地。嫩雲緻捧出纖腰。無數鮫綃擁嬌翠。仙葩恣延天姿穠。只愛臨溪梳洗攏。太眞鹽色禁不得。含羞微笑迎秋風。秋風若倚秋露泣。的皪珠璣時寫入。紅凝朱粉綠參差。儂擬裙襦煙不濕。初驚王母來瑤池。醜顏更醉流霞卮。三千佳麗已粹列。爭先鸞鑑勻娥眉。俄見洛神歸洛浦。波卷靜紋翠蛟舞。羽車雲蓋空紛披。碧壘巫峯生莫雨。坐憐吟倚芸盈香。多情先斷何人腸。不見鷲鶯與鷺瀨。恣穿薄影眠池塘。

蕭閑堂詩（并序）

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系。字延叟。過襄陽米芾曰。昨送李濟明渡江。與汪行之復會蕭閑堂。已撤幕。壁間有君像。題曰。權杭州觀察推官米元章像。楊之儀筆。楊之傑贊曰。君子之友。小人之讐。以人方人。叔度宜儔。余以補拙字。而問行之曰。誰歟。行之曰。君也。僕爲檢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二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況同世哉。世復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諱字子純。樞密直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天啓肇相知中語。儀若素心者。嘗云得僕於王荊公。蓋僕元豐六年。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謫居。始識公于鐘山。嘗聞公門有數後進。喜爭名而相非。又記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啓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矣。不知一蔡二楊行能識面乎。因延叟之語。發悲歎。并記其事于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關求進之路。則世人之邪說大行。紛紛不求己而非人。豈其本心。質利之誘然。今樂爲君子。何多耶。彼口不道忠信。捷捷而惡人。翻翻而自喜。默默而懷姦藏慝竊竊。掩人之善。沾沾自標置者。得不少悛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詩。

誰起蕭閑堂。圖我凡陋質。昧昧豈我思。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過。二陵已相失。苟吾走四方。公卿更絕迹。向我交漸稀。背僧十六七。豈吾凡騰蘭。任汝滿林棘。我豈蕭閑人。偶然得空壁。美哉何方產。精絕入妙筆。

君不愧顧長康敢媚桓溫圖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縱嘗京由遇廣詣。辭此変道久不康。紛紛白頭多不卒。嗚呼紛紛白頭多不卒。回首此君應辟易。

發潤州

氣就蚰須角。睒通豕負塗。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探社新銘禹。經留舊弔皮。據鞍依示壯。穿要侮爲儒。爲形忠遊楚。因崇誠過吳。要離莽終近。巖子釣行須。御安妻知辱。旅膊客自愚。誠脩且難掩。醜在蛸逃趨。和穿方聲越。知稀學道便。命齊都影相。羨拙落江湖。甫夢應隨雁。西風刮脊艫。弓旌今正歇。多少定同鳧。

寶晉英光集卷第三

古詩下

自漣漪寄薛郎中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徜徉。天下有識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几稀誤牒。典客閉閣閑遠擬。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涵硯瀉魚藏。玦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朴賞時飄香。銀淮燭天限織女。煙洞括地生靈光。偶兒乃是翰墨侶。挾竹不使與衙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鱗棐几鋪雲肪。依依煙草動芳管。嬌能蚰起泥灘。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納翰墨病。異思每在林泉鄉。風沙漲天鳥怕客。回不東來從此荒。歐怜褚姸不自持。獨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獦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盲醫。可憐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嗤。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公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貲。殷懃分貽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

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劉薛

越竹萬杵如金版。安用杭油與池繭。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

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

劉涇收得梁武像見報余時在漣漪答以詩

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吞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遁世。牛馬紙可貝破難。幾幾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延蘐。武士後列畫大劍。宮女旁侍鬟修眉。神清眸子知容欲。齒落肩反法定飢。世人觀服似塵詣。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毋把亂唐梁時代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引。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品天下。郤祿頭筆在漣漪。

劉涇新收唐絹本蘭亭作詩詢之

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蘚綠與歐顏。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殺眼。猶嗟斯人今寶購。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跳開塵奩三復返。

題蘇之孟家薛稷二鶴

遼海未須顧螻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誠。寫眞不妄傳詩史。好藝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東發遼陽侍帝旌。運城照乘動惜寶。皇閣詎誰珍異。有齡生我欲公起。九原扁扁松蕤蕤。得公遺物非不多。觀物懷賢心未已。

題唐模子敬范新婦帖子三首

貞觀款書只二紙。不論兒奇專婦美。何爲寥寥寶是假。遺亂歸眞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自名家未智。昵倆方來眼須洗。玉璞令題半歸米。

雲物能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眞濟美。張翼小兒寧近似。滄溟浩對蹄涔水。騰蛇無足蝮多趾。以假易眞信用智。僞辭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

直裂紋勻眞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倘復誤疑似。有泗不能辨涇水。眞僞頭面舉趺趾。久假中分辨恐智。寶軸開時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

甘露歌呈留守門下侍郎

太微淵默凝不動。斗爲其車運中央。四序回旋變造化。一杓直指無偏傍。柄臣比之號八柱。一柱難闕各有當。紹聖元年闕舊德。更公玉麟使還國。屹然山立天子重。列作八柱扶天極。天極尊嚴物有道。不誠不溢常不試。均勞於外天闕柱。至今朝廷虛袞鳥。皇皇辟君明如日。安用動成假禾木。表以甘露太和液。太液。神嘉徵公難老。歸致太平萬物好。

題永徽中所模蘭亭敘（永徽去貞觀不遠得其髣髴）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與發。羣賢吟詠無足稱。敘引抽毫縱奇札。爱之重寫終不如。神助留爲萬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無一似。昭陵竟發不知歸。模寫典刑猶可秘。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紀名氏。後生有得苦求奇。詩勝褚模猶一旣。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

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

太師天源璟賜第。自榜迴鸞鵲雀避。好賓嗜古富圖書。玉軸牙籤拌珠翠。歌舞陳前慰俗人。不傾玉源發銀麟。王郎十八魁天下。招我同延貴客星。末出東晉十三帖。此第十一石經瑰。緗標問是褚公寫。誤以石軍標作謝。我時指出一坐驚。精神煥起光相射。磨礱要余定等差。謝公鬱勃延燭華。當時傾笈換不得。歸來嘔血目生花。十五年間兩到國。朱門如舊無高牙。帖歸翰長以婣婭。忽然陳前輿健兒。閩元惠封詩複出。永存珍秘相王涯。翰林印著建中歲。十謝炎靈傳更貴。副串侍中王貽永。出征不貨收文璽。太常借校眞卻還。都惜入散餘皆棄。芳林閣第書有行。次入太師重姓李。我識翰長自布衣。論文寫字不相非。知我癖好假己好。燕然發篋手見歸。謝安談笑康江左。物外人標沒兩大。子敬合書只後批。天才物望都無那。治亂悠悠八百年。人隨偶聚散亦遥。兵火水土不進劫。端使米老鋪案間。我生辛卯兩丙延。今歲少辛月亦然。丙申時直辛丑日。此帖忽至肅非天。臨風浩思王仲寶。江南宰相只謝安。

天雞

天雞一叫凡雞和。戢戢萬靈驚起坐。智軀慾使心機大。狗苟蠅營冀人墮。沉沉夜色遍東起。身伏罷窺機晢止。昧昧萬殊俱默冥。窮達於君寧知理。

答薛紹彭寄書

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

答郭純老秘校贈杖

銀鉤倒掛搖清輝。當中桂子初低垂。飛空已歷萬古蠹。下照不使秋毫欺。轉盼冰輪湧東海。長天一派成琉璃。栽培不畏霜雪苦。斸拂豈容刀斧爲。明河無聲飄飛葉。紫府有阿驅修枝。姮娥愛惜日已久。玉階亦貴秋風吹。寧論匠石可斲削。還恐風雷堪出治。列眞洞府秘不得。紫微宮闕藏其私。金童來授玉女捧。投之寶篋那能窺。每當凡士脫凡骨。賜予一根朝帝墀。八手既覺衣服羽。照人端不羞朝曦。乃知不是風塵物。握出風塵眞所宜。迴來地不愛此寶。名喧東魯誇珍奇。千金欲易不可得。橫紋錯落青絲披。胡爲夫子遠寄我。意以豪華驚絳帷。低頭拜賜亦已厚。我欲效報君須知。三年大聘獵英俊。捫將吐氣生虹蜺。採盤綵服倚可取。攜將直上青雲梯。翔翔歡呼起拜舞。仰瞻日彩生瑩肩。雞人忽報洞天曉。看取飛升變化時。

擬秀亭

犖犖嶠嶠蛟龍蟠。衝波鼓浪方迴旋。排空刻削萬仞碧。秀色直上干雲天。地形天巧世莫測。插出怪變知何年。窮然刻翠不人手。擬將瘦狩來堯肩。何人高致得入手。擇奇結搆當其前。丹雲綃栱麗朝日。綺疏藻井搖非烟。恩斧數里拂巾衣。翁鬱衆木臨書筵。開屏對得曉光紫。繞欄飛來佳氣鮮。采開超忽不知已。陡覺四顧無邊。宅眉米人與芭蕉。鈕杖欲作商宮仙。且致高談灑醇醴。招賓集醉秋風筵。逃華蒲青翠的皪。皎月照耀爭娟娟。金絲鑼鳥亂兩耳。醉倒三百黃金船。風流不見謝太守。昭亭朗賦時新編。放傲豈如王逸少。蘭亭草聖窺天全。才華墨妙古已遠。只今唯有此山川。孰若開襟藻教子。坐使發策驚前賢。逕當操鑰簡擱榻。試與採擬供詩篇。

元祐辛未上元後一日同周文之劉瑞適章縱矩游碧玉

近臘昔夾衣。入春今重裘。天運亦已廣。四時或不周。張燈兒戲歇。發興在滄洲。登山逝元府。瑤壇帝台游。荷衣可薦藻。神清不沉牛。舐俗人詭亂。風波屢爲變。昨夕淨名天。結客渺不留。一艇寄心契。江滄客深舟。冰碕若見拒。寒萎如有愁。大塊欲動蟄。陰壑衛潛虯。重賓定誰與。春光弄和柔。臨嘯攝北君。持杯結東流。臥石帶白雲。勒崖托千秋。焦公心賞佳。埼迹願相投。分山飛鳥爭。劃水遊鱗讐。借我一錫地。爲公瓢挂頭。

硯山有序

誰謂其小。可置筆硯。此石形如嵩嶺。頂有一小方壇。

九江有奇石。趺嵩而嵩婣。互宗敵一彎。巉巖憶三休。屹嵷桑異質。嶒嶝誰剟鏤。（石十二面十峰）百禩天巧盡。九盤猿未愁。陽壁宜產芝。陰崖諒潛虯。危巔方壇結。玉秘金泥修。垂手探呆日。朱輪運滄洲。一蹈其一界。妙喜非難求。心欲蹈亦皆。八極皆部婁（借）況茲對衆物。其致一揆收。嘻嘻分別子。委弋吞其敢。

讀杜甫集

少陵平生飢。乃以醉飽死。惜哉斯人窮。四海無寄趾。後傳水仙召。牛渚花相比。神怪反愛才。時人乃封豕。遺文何崛奇。岱輿爭嵐峙。貫穿破九流。突兀樹一氣。自噫萬古名。寂寞身後事。此老迫迫心。懸絹被無裏。我行自嘉不。敵臥一蓬底。烈險提攜中。開卷爲磨洗。

棲雲閣

雲出救世旱。澤浹雲亦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誰爲薦復起。抱石則幽姿。其乎無定所。隱者當何栖。

過虎關

巖蛾越虎關。揚舲下清洛。川神秘幽姿。靈介破大杖。壯哉河山固。皆是大禹鑿。舟人歌大禹。水怪不敢作。功宜欲萬祀。人望只如昨。短哦復長咏。豪舉亦哀噱。夢寐山川勝。使事少行樂。無雨洗嵩少。春烟淡寥廓。

答紹彭書來論晉帖誤字

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知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庖丁解牛刀

庖丁解牛刀。無厚人有間。以此交世故。了不見後患。奈何觸褊心。忿氣益滋蔓。是非錯相干。恩威那容諫。智者當持己。顛慢操修辦。此道固不遠。可約亦可散。黃帝本齋心。斯民即聚粲。

甘露作呈友（賦此亦見英光堂帖）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栖烟。迴首望北固。雲藏淨名天。呼童速具輿。兒高覽山川。隱見莫不好。開窗景同全。須臾剛風流。視滿清露圓。歸途知有伴。佳月上丹淵。

夜登鑑遠觀江南野燒作（此亦見英光堂帖）

君不見紅旗一卷無乖北。龍驤將軍初下蜀。又不見天兵十萬領潘曹。百丈樓旗照江國。高樓夜登有健賓。江南野燒深山谷。烈勢已延逼南岐。龍蟲血若如爆竹。故應玉石俱被焚。老樵拾炭投斧斤。長松巨梓

中大度。一隨烈欲同挨塵。人言木自爲風戛。木中生火自焚熱。欲知利害日相磨。此火害人尤躁熱。

不應武康清溪之徽端居即事呈淮陽建昌二太守辰溪監郡三公芾上（新添見英光堂帖）

秘笈大開千古到。雪澗小挂滿堂寒。墨濃員嶠峯孤起。枕冷燕山玉一團。閒扇古人蟬雀意。清風四海弟兄歎。閒關不謝勤來客。提著非緣懶作官。鳧脛欲長寧可益。蜩枝求足已能胖。有時趺覺神遊夢。北里新聲舞翠鬟。

獄空行寄獄府公朝奉陛下漣水令米芾惶恐（新添見英光堂帖）

楚州五邑口百萬。擾擾蠢蠢太守公。政由吏人民乃擾。政由太守民氣通。安土樂生遂民欲。惡民惟欲與吏同。太守無能不識吏。精力不給吏乃庸。兩獄百間寒有罪。有耳未聞一只寃。皆由唐公名世後。清風素節爲時宗。五更三點趨精思。衆人安寢吏計窮。百姓小安赦不罪。庶幾小屈能自投。五邑來者初亦疑。久而官悚吏皆畏。雖欲呼之亦不至。乃知獄空空有理。百萬無寃無枉吏。來者迎刃無留滯。故來兩獄久無事。太守政聲既如此。班車旁午日所備。胡不剡章上天子。追鋒車來促公起。去入省闕或使指。吏皆欲去民欲留。我祝公去豈同吏。長拔大車程萬里。

壯觀二首（新添見英光堂帖）

無涯小智日營營。昔昔浮生夢數驚。直到白沙登壯觀。江湖醉眼將揩明。

夢寐中間得鹿時。孔輕如在定能知。江山勝處頻傾酒。我是當年謝客兒。

壯觀後詩同二公游觀狀上呈府公工部（新添見英光堂帖）

壯觀不到俄四葬。叮嚀老思模雄奇。華山勢活各奔走。大川氣斂合衆離。蒼嵌留雪玉刻巧。碧落靜滑紅輪驅。寒潮不生九澤凍。行膠與子約再來。

龍眞行爲天章待制林公跋書云秘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眞字印故作（新添見英光堂帖）

龍形眞字芸香裏。伏日道山聊一啓。媚來鵝去已千年。莫像疑兒收蠟紙。蕭衙老翁食無肉。錦質緗章能獨侈。不知劫火付寃家。卻誤頑仙求令史。文皇有經無蹤目。賴取穹官齊押尾。徐生小點辨茶煞。不道天眞難力至。晚擲功名歸一戲。一奩光勝三公貴。牡丹不語人能醉。紫光瑩勝朱爵媚。與身俱生無術治。又染宥肓劉巨濟。（昔自命此書爲跋尾書惟題於米眞蹟不寫以遺人）

催租（新添見英光堂帖）

一司日日下賑濟。一司旦旦催租稅。罪狀請出且抄納。（敝邑以負當夏稅之責不令受賑時臨）百姓眼中聊一視。白頭縣令受薄祿。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無術告朝廷。靈廟東歸早相乞。

海岳庵雜詩（新添見英光堂帖）

仲若呼不聞。孝然呼不應。東海滾底浪。南山入雲徑。西南蜿蜒者。起伏巧相競。火輪激剛風。倒化紫金鏡。枕石不知冷。鼓腹欲更迴。

文殊

見聞如翳幻。三界若空坑。聞得翳根除。塵銷覺圓淨。

賞心亭晚望

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雕欄。寒鴉低細月。

吳侍禁綠野亭

楚江倒水天上來。吳山削玉青崔巍。飛流欲截衆峯險。揮手可擘煙雲開。危亭據此擅佳麗。斲出榱桷超層臺。激吞直喜縱高舉。下瞰愈覺心悠哉。曠野萬頃正入眼。清風四坐無纖埃。茂黛低濟弱柳色。紅粉正抹秋蓮腮。好音終日自多興。美姿態誰能栽。主人與客窮新賞。雜植更擬神仙來。歌珥斜雪不知已。何妨邀月聊徘徊。時來誰肯趣眞隱。寄語祖翁無嫌猜。

雜詠

贈我白毫筆。報以木蘭酒。我書將示誰。汝筆稱我手。

寶晉英光集卷第四

律詩上

甘露寺（有序）

甘露寺壁。有張僧繇四菩薩。吳道子行腳僧。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李衛公祠手植檜亦焚。寄寺故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江。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今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三間。作詩悼之云。

邑故重重棟。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畫失獸遺耽。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柘梁終厭勝。會闊越人談。

題麟鳳碑

非黎非蝟璣已離。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開周德。坐想訏謨覽舜韶。洪德已衰遭鳳墜。衛邦既弱不爲妖。廬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怒鴟。

題南昌縣君隴假竹

假筌宜如李。揮毫已過翁。衛書無曲妙。琰亦有道工。今視此爲物。初披颯有風。媚藏細未論。化去或難窮。

詩送吳丈賓州使君元豐乙丑長沙掾舍眞籠道館書

萬里相分又一時。憐君身世半差池。老來猶得安城守。夜召尚淹宣室思。越嶺寒梅吏迎謁。荊雲暮合雁歸遲。江湖還送天涯客。憔悴江湖更別離。

送大夫孫公鎮東陽

照地干旄十丈長。大皇孫子守東陽。吳濤蒼海銀爲幌。郢雪飛英錦作章。無事先籌開客館。有情山水聚衙床。樓中燕語須磨鍊。盡把新題換沈郎。

蘇東坡輓詩五首（有序）

辛巳中秋。聞東坡以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季夏相値白沙東園云。羅浮嘗見赤猿。後數入夢。

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萬里歸。口不談時經噩夢。心嘗懷蜀俟秋衣。可憐衆熱偏能捨。自是登眞限莫違。書到鄉人望還舍。竹陵元鶴已孤飛。（梓路使者薛道祖書來云鄉人父老咸望公歸也）

淋漓十幅草書眞。玉立如山老健身。夢裏赤猿眞月紀。興前白鳳似年辰。將尋賀監船虛返。（余約上計回過公）欲近要離烈可親。忍死來還天有意。免稱聖代殺文人。

小冠白氎步東園。原是青城欲度仙。六合著名猶似窄。八周禦魅尚能旋。道如韓子頻離世。文比歐公復並年。我不銜恩畏清議。束芻難致淚潸然。

平生出處不同塵。末路相知太息頻。力疾來辭如永訣。（公別於眞閘屋下曰待不來竊恐眞州人俱道放著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別而去也）古書跋贊許猶新。（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謝跋在下惻）荊州既失三遺老。（是年蘇子容王正仲皆卒矣）碧落新添幾侍宸。（公簡云相知三十年恨知公不盡余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其時相見乃知也今思之皆訣別之語）若誦子虛眞異世。酒傭屍佞是何人。

招魂聽我楚人歌。人命由天天奈何。昔感松醪聊墮睫。今看麥飯發悲哦。（見公送麥飯詩）長沙論直終何就。北海傷豪忤更多。曾借南窗逃蘊暑。西山松竹不堪過。（南窗乃余西山書院）

奉陪洞宵內閣拉研帥利宿穹窿本公故寺絕頂府旐感之而作

湘西衣冷榻留雲。此日還如入夢魂。六月蘚痕嗟我欲。一生林壑與誰論。吳王舊賞今何在。惠可餘光宛若存。對榻東堂清話歇。長風快雨洗松門。

浮玉亭（一作金山）

石赤表姓名。三辰出淵清。江澄天上見。鼇負水中行。瑞像浮滄海。殊香下玉京。神靈儼金碧。梵力度幽明。揭榜訛浮玉。莊嚴是化城。壯哉夜潮落。人枕百川聲。

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雷震。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郵。

山林堂

洗竹延清景。培松衛歲芳。好峯多蒜祭。嘉卉要人香。屋玉開書札。龍蛇起混茫。微風北窗臥。眞可傲羲皇。

淨名

山晚烟棲樹。潮收鷺宿沙。曲生初月魄。遠淡滿川霞。依靜家如寺。遊頻寺是家。何須傳大士。支架著袈裟。

秋暑憩多景樓

縱目天容曠。披襟海共開。山光隨眺到。雲影度江來。世界漸雙足。（世本入閩）生涯付一盃。橫風多景夢。應似穆王臺。

除書學博士呈時宰

半生湖海看青山。慣佩笭箵攬轡艱。曉起初馳朱省路。細排鵷綴紫宸班。百僚車後聆丹陛。五色光中望玉顏。浪說書名落人世。非公那解徹天關。

送沂州使君納祭歸老

神強體健頰猶朱。犀虎輕拋憶舊廬。明月滿船常伴書。素風傳世莫非詩。涉金門外秋長老。有美堂前錦不如。預想容觀春色好。靈龜舞鶴引安車。

送水邱先生入都

垂虹秋色醉題詩。徑及銀濤送酒卮。雅謔高談傾國士。英風俠氣嚇吳兒。五侯倒屣爭前席。二歲專經卻下帷。早把黃金買爵少。西湖逸客有心期。

送潘景純

五年相遇一行頻。笑佩笭箵望凌雲。蟲倩未應徒爲米。仲宣何事樂從軍。關偉共喜身強健。秣馬還驚歲秒分。此別固應猶作惡。天涯老去與誰羣。

登樓[illegible]塔

清露溼衣裳。心遐撫大荒。想從雲上見。疊巘緬中藏。地獻山川秘。天開日月光。太阿長耿介。未敢暫彷徨。

將行戲呈萱楚查昭彥舟

沉沉靜境在人寰。棧殿蒼松指顧間。弄汝又成朝北闕。杜門安得老西山。朱金有命趨時拙。窮達忘懷行道難。丞相聖賢公路啓。長裾重曳舊青氈。

遊山光寺

竹裡山徑晚風清。又入山光寺裏行。一一過僧談舊事。遲遲繞壁認題名。偶來石畔懷灰劫。鶯語池邊動後生。三十年間成底事。空叨閑祿是浮桑。

江皋晚望

柳外艤舟晚。醉餘雙眼醒。水光涵一氣。星彩動圓靈。炯炯月初上。脩脩風更泠。遠山橫秀碧。淡墨說吾經。

壽陽樓柱

披豁雄風至。求眠一夢遲。豪騎八公馬。醉撫五香芝。廢老心征勇。梅生語不卑。青山何處是。猶壯謝家兒。

和王彥舟

混塵慵走俗。陂觴喜非期。漠漠江雲斂。溶溶春水時。陶潛那寄傲。思遠更能詩。吏事成稀闊。言歸心尙遲。

揚州作

東風何索與。帶雪入揚州。尙想遊歡雀。重觀上玉鉤。眞同一夢覺。空憶十年游。邂逅逢孫楚。能歌想滯留。

湖守林子中同遊道場

寶刹觸南兵。林幽石磴危。雲霞隨般舄。魍魎避旌旗。退寫乘新興。深尋據古詩。維舟勿攜酒。沆瀣已盈巵。

呈王彥舟

吏日雖云冗。逢休樂有餘。山林三面勝。圖史一齋虛。煉藥驚衰早。迂人訪索居。傾囊收刻楮。待著鹿門書。

奉酬仲微見寄之作

倦遊湖海老侵尋。去就何情適契心。一境山林賓我懶。半年風月爲君吟。闔開斲室成三果。遐出香粗敵萬金。千里寄聲懷惠好。西風正隔洞庭深。

雜詠六首

俠少場中酒作豐。不勝杯勺髮今秋。道言解語須疏席。作意丹陽十月遊。

逶迤一水出岩叢。碧底無沙冷照容。獨倚溪橋看風月。西山紫翠暮重重。

得官塵土古揚州。好客常稱俗客稠。掩簾叱脊無愧我。官風消盡作淸遊。

竹西桑柘暮鴉盤。特地霜風滿倦顏。不用使君相料理。都緣塵土蔽青山。

水月光華動不風。寒增綠柳露滋松。西山夜色無人管。直透疏簾翠一重。

巨艦橫江穩不搖。顚舂漠漲午時潮。江南晴色山無路。乞與閑人取次描。

垂虹亭

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金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頻于夢中作宮詞何也漫成一首

隔院紅芳減復添。淸微風細入重簾。穠香不使朝酲快。竟日釐沉擁繡衫。

別賀方回弟

客星熠熠沸稽雄。變著青衫白作窮。澤國三年哭不死。又拖長袖揖王公。

題李成畫

畫號爲眞理或然。悠悠覺夢本同筌。殷勤封向青山去。要識江東李謫仙。

龍堂青嶂（畫爲集作五代楊氏據江封金山龍王爲下元水府在其下。嘗大水不能沒。余登山賦策以詩。）

插雲霾殿壓滄溟。笑語風狂作譜淸。誰爲扶雲闢皓月。練飛客捲看潮生。

題泗濱南山石壁曰第一山

京洛風沙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

書淮岸檥舟館秀野亭

靑葱秀野挾銀淮。誰把丹楹此地開。我欲臨風取淸嘯。寄聲魚鳥莫相猜。

寶應道中

蒸雲大澤闘蛟龍。五日頑無一點風。十幅快帆飛野水。此生亦是小時通。

高郵即事二首

高沙風快走狩雪。小艇供鱸摘紫蓴。野泊終朝快淸景。不孤閑祿太平身。

華亭臺上欲臨風。萬籟無聲霧鬱空。南北二禪乘障起。威音烟色正爭雄。

過浯溪

胡羯自千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碑詞。

去淀水

長日闌闌擾。春風美鼻雷。黃紬依夜暖。牙鼓莫相催。

瓜州百川浦

西盼山遶綠。東瞻水正茫。楚人投餌處。再肯扣鳴榔。

致爽軒六首

西北盼雲異。東南走貢珍。川華開日月。林嶺暗松筠。

北固輕絺外。西山淡素中。一天烟雨好。未獨愛霜空。

玉斧初驂御。通明暫在居。翛然輕吹度。灑落碧華珠。

阿氏金爲屋。妲家玉作臺。皆輿凭海立。兜率跨雲開。

水口凝雲散。林梢愛景遲。朝寒無物礙。擁鼻對西山。

夕紫堆香豆。朝嵐映壘池。客來不須報。正是學書時。

濮王宗漢作齋扁有佳思贈以詩

偃蹇汀眠鴈。霜梢風擲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

野趣分嵒水。風光歸翠湖。盤中不作惡。爲有鄭公圖。

題所得蔣氏帖

棐几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了平生。

太常二絕（新海見章玉文帖）

塵埃徹腦老侵尋。慢入淸流聽八音。魚鳥難馴湖海志。岸沙汀竹憶山林。

竹前竹後太常齋。風度雍韶諧舜諧。博士擁書方徹卷。相公上馬報當階。

鑑遠樓詩

寶心亭上蔡山雲。三夕丹淵借月華。吟盡江南清絕趣。重行歸覲紫皇家。

過管瀼（新添見英光堂帖）

鷗鷺寒依水。蓼葭解脫風。朝烟開雨細。輕素淡山重。

淨名後三首

晨入雲隨步。宵還月共輿。荷傳供佛飯。寒燎隔江魚。市聲昏鴉亂。林穿列曜疏。殷勤顧景物。爲留老南徐。

脈市衢煙入。忘懷對客迎。吟看飛鳥沒。坐對夕陽時。（闕）

殘對湖西雪。遲遲倚故關。水雲資老景。吟引謝江山。（闕）

寶晉英光集卷第五

律詩下

新主簿沈機惠棊局

縱橫世路久無猜。布劫爭先豈繫懷。與我一枰撩萬緒。操戈信是逐生來。

求競廟作

黼藏江湖事不攖。徵祠舊是代深耕。敢爲野史搘幽憤。持廣巾庚頌太平。

元祐己巳歲維揚役齊爲亳州使者將公永仲寫一首

水竹風清一夢廻。詩生月破紫霞須。滿室麥客談書畫。且展宣王扇幅圖。

小疾翻令晝日閒。明窗盡展古書看。何須新句能消暑。滿腹風雲六月寒。

贈人

平時語我寄須移。我是商郎內不嘗。時節因緣翻異論。助他笑我見阿彌。

題砂步三首

一株怪石數叢筠。明月清風不禁貧。石月無痕竹無韻。寫軒消息與君陳。

砂步從皆合。松門若掩桴。悠悠搖艇子。眞似剡溪圖。

已有扁舟興。曾看過剡圖。翻思名手畫。誰復費工夫。

題壁

歸來湖上寺。蹔覺猶有餘。月色何太白。照人心肺紓。

呈通判朝奉大夫二首

不是通侯貴。還容貢禹彈。只應好形製。自己愧影殘。

對我尙誰識。風雲那可看。自曾許持送。談笑未肯乾。

長壽廊詠梅

沈檀總在骨。龍麝自薰心。千載吟斬竹。清雅少知音。

詶劉涇

唐滿書奩猶不收。卻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豪諸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送大郎應舉（尹仁）

天下英才米大郎。朝來跨馬入文場。緒餘燕世須魁選。歸帶蟾宮桂子香。

奉呈查昭使君陪壯觀之賞

遨賞壯觀不辭寒。玉立風神氣上干。欲識謝公清興處。千重巖嶺雪漫漫。

寄吳詩客（吳名可字思道建康人）

江上邂留臘破春。好詩時見賀參軍。年來變遠多新句。難附江風與海雲。

奉詔書御軸

目眩五光開。雲蒸步起需。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

詠梅二首

姑射眞人自少鬟。要親高節許交君。一臺二妙逢清賞。甘遜佳名得致榮。

江頭齋醉似泥何。曾傾仙姿酒醬多。煙艇兩三橫岸處。倩花佇立想凌波。

宿紫極宮

重柯交陰動虛容。蓬閬仙家住水宮。道士神升金闕下。天君光降玉壇中。朱鬟離注超凡錄。碧簡齊傳避世翁。三夕臨風醒病骨。鈞天冉冉夢魂通。

道林

樓閣明州窄。杉松振老聲。僧迎方擁帚。茶細旋探鶯。

法華臺

塊乳有同色。雪深雲未開。終南晴夜月。髣髴似登臺。

篳

摹畫山水妙手知。彩牋落處何疑飛。寸心用盡終何補。贏得霜毛秃後歸。

墨

百煉經來老更奇。暗中光價自然飛。錦囊手跡長顏色。曾是君王乞得歸。

紙

陶泓毛穎陳元霑。同日聲名四海飛。獨有先生索高價。誰人獻賦洛陽歸。

硯

金井寒生一水池。讀書窗紙照螢飛。悲歡彈奏詩常共。擲破還須匣取歸。

祝壽紀慶中詩

群峯瑤擁華筵。玉府逢山見上仙。瓊杯激醮新眉算。永祝生申壽八千。

壽山新添見英光堂帖

一園松竹冷陰森。猶得和公數可臨。卻巨劍琵看左傳。玉壺徒缺誤雄心。

拜書學博士作新添見英光堂帖

昔夢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隔年歸。扁舟又出欄湖闊。因處初心老更遙。

研山詩新添見英光堂帖

山研雲時抱。意背客不倚。北窗多異氣。正對淨名天。

寶月觀新添見英光堂帖

新創亭觀之盛。又非海岱比也。寶月觀。用觀風樓。基高出雲表。

濁靈塵難掩。光分逐露圓。香滿得桂子。珠墜隆花鈿。

寄希聲新添見英光堂帖

竹前槐後午陰繁。壺嶺華存趁往還。雅興欲爲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閑。

萬籟新添見英光堂帖

萬籟寒深纓。紫山照映開。迦遲碧鏑裏。且喚竹輿來。

杉徑新添見英光堂帖

萬象森然老更成。要將餘福闢僧清。道旁誰識凌雲操。只有詩人著眼明。

早來堂新添見英光堂帖

山聚詩增思。洋溢望有池。紫金化夕斑。嵐翠發朝曦。兜率當銅檻。逢壺對蕙帷。平心會佳趣。歸計豈遲遲。

遊湖州垂虹亭第二首

泛泛五湖霜氣清。漫漫不辨水天形。何須織女支機石。且戲姮娥稱客星。（時有湖州之行。）

周氏園居

高花落落照軒明。沼水涓涓送砌聲。靜裏聞香醒倦思。雨中無事見閑情。

同官送鱸二首

斑鱗猶瀲玉爲肌。夢入松江自可疑。驛跳金盤催膾手。西風正是憶鱸時。

蟹黃鯉赤太凡生。薦紫橙青道不行。雅意滿盤堆玉雪。誤教陳粟欺香粳。

觀雪

月姊封銀界。龍君幻玉壺。江南三尺雪。人道十年無。

新沼未有水

排檻花爭媚。環林石鬪奇。何時瀦淥淨。吾欲借藤床。

淨名作

大球三尺美無聽。諸業清風合宣朝。此別何言贈君子。讜言忠論好裨毘。

四言詩一首

題壁間

水月虛懷。煙霞浪迹。但莫情愛。洞然明白。

長短句

江西月（秋興）

溪面荷香粲粲。林端遠岫青青。楚天秋色太多情。雲捲煙收風定。　夜靜冰輪欲上。夢回醉眼初醒。玉簫未恥有新聲。一曲請君來聽。

菩薩蠻（擬古）

紫霞風外煙籠柳。數疊遙山眉黛秀。微雨過江來。煩襟爲一開。　沙邊臨望處。紫燕雙飛語。舉酒送飛雲。夜涼愁夢頻。

水調歌頭（中秋）

砧聲送風急。蟋蟀思高秋。我來對景。不學宋玉解悲愁。收拾淒涼興況。分付樽中醽醁。倍覺不勝幽。自有多情處。明月掛高樓。　悵襟懷。橫玉笛。韻悠悠。清時良夜。借我此地倒金甌。可愛一天風物。遍倚欄杆十二。宇宙若萍浮。醉困不知醒。欹枕臥江流。

漁家傲（金山）

昔日丹陽行樂裏。紫金浮玉臨無地。寶閣化成彌勒世。龍宮對。時時更有天花墜。　浩渺一天秋水至。鯨鼓掀迎山湧。員嶠岱輿更爲無根蒂。莫教龍伯邦人戲。

醜奴兒（見白蓮）

踟躕山下溪須水。我更委它。物阜時和。造暇相逢笑復歌。　江湖樓上憑欄久。極目滄波。天鑑如磨。偏映

華胥夢一窩。

滿庭芳（有序）

紹聖甲戌春。與周熟仁試賜茶。書此樂章。

雅燕飛觴。清談揮坐。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窗外爐煙自動。開瓶試一品香泉。輕濤起。香生玉塵。雪濺紫甌圓。　嬌鬟宜美盼。雙擎翠袖。穩步金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減字木蘭花（迷木登樓寄趙伯山）

雲間皓月。光照銀淮來萬折。海岱樓中。拂袖雄披楚岸風。　醉餘清夜。羽扇綸巾人入畫。江遠淮長。舉首宗英醉更狂。

同前（屬吉卷）

平生真賞。紙上龍蛇三五丈。富貴功名。老境誰堪寵辱驚。　寸心誰語。只有當年哀與許。歸到家陽。玉節霞衣侍帝旁。

點絳脣（示兒尹仁尹智）

莘野參參。淵源淡淡情何限。萬重堆案。那更重經眼。　兒輩休驚。頭上霜華滿。功名晚。水雲蕭散。漫就驛亭看。

阮郎歸（海岱樓與客酌別作）

雙雙鸂鶒戲蘋洲。幾行煙柳柔。一聲長笛咽清秋。碧雲生暮愁。　鉤月挂。綺霞收。浦南人泛舟。娟娟何處燭明眸。相望徒倚樓。

蝶戀花（海岱樓玩月作）

千古漣漪清絕地。海岱樓高。下瞰秦淮尾。水浸碧天天似水。廣寒宮闕人間世。　藹藹春和生海市。鼇戴三山。頃刻隨輪至。寶月圓時多異氣。夜光一顆千金貴。

訴衷情（獻汲公相國壽）

薰風吹縠滿池蓮。曉雲樓閣鮮。綺閣華堂嘉會。齊拜玉爐煙。　斟美酒。奉觥船。祝芳筵。宜寒耐夏。多福壯顏。富貴長年。

同前（思歸）

勞生奔走爲簪冠。攬鏡鬢毛斑。物外平生蕭散。微官興闌珊。　奇勝處。每凭欄。定忘還。好山如畫。水遠雲縈。無計成閑。

鷓鴣天（獻汲公相國壽）

瑞日晴烘候小春。際天和氣與精神。盡蓂靜養千年壽。丹竈全無一點塵。　壽彭祖。壽廣成。華陽仙裔是今身。夜來銀漢清如洗。南極星中見老人。

同前（漫成）

雲液無尋白似銀。紅霞一抹百花新。觴多莫厭頻頻勸。一片花飛減卻春。　蜂翅亂。蝶眉顰。花間啞鳥勸遊人。人生無事須行樂。富貴何時且健身。

浪淘沙（祝壽　新添。見英光堂帖。）

祝壽慶生申。德月維新。期頤眉壽壽長春。五福三靈祿永永。長壽仙人。　遐算等莊椿。德康寧年年惟會笑欣欣。歲歲仰依。壽域彭祖廣成。

寶晉英光集卷第六

序二首

九儁老會序（十老會後更名曰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具者從遊。合飲酒賦詩。余以杭州從事罷官。經由爲作序曰。）

中散大夫河間公。猜德傑氣。爲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乃闢鄰齋。會九儁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披。德音昭融。名成光夷。勁書冊府。朝議大夫廣平公。秀質孤映。清標遐邈。鬢趾功利。煥于汗青。大中大夫汝陽公。沖襟爽澈。淑質端清。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德與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顯庭驥。內德淳耀。或中蓍耆彥。或四方府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變。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脩。鄉門標準。早解符紱。仕路式瞻。咸履碩德。天錫難老。貌若遐鶴。言爲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章遞作。敘懷感遇。樂時休明。勔聆之聞。穆如清徽。藹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綸。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千祺可垂。後生仰止。以芾倦游四海。多與賢豪。刻榆既傳。恩爲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不於承命。謹序。

正六譯波羅蜜經序

佛性火。火鍊礦而成金。其剛無物踰。其精不復礦。精如是故。況定。剛如是故。況慧。惟慧而定。故來者破。破者妄也。萬法是也。不破者眞也。一法是也。眞妄不立者。金剛是也。故我大能仁憫諸趣之奔沉。悼萬世之迷。執。昧自度之頓悟。逐小果之論念。故以無說爲說法。非身爲大身。無所證爲得菩提。非具足見如來相。慧劍犀利。大威斯蹤。永滅於言餘。存眞如於不動。諸相離。則凡夫超聖。纖妖絕。則苦海長沉。受記以來。天人加護。願六譯之障妙。惟百歲之晦微。一場諸聖。洞見本性。欲求同志。刻而傳之。

記五首

仰高堂記

無爲軍字北有射堵。曰北極帝君。射家所忌。多折弓損指。夫箭者。太乙所照。又東西理也。大澤氣蒸。則當弓矢。積雨敗堵。主者請繕。余初撤不急。不知義者疑者峻者。遁者之在後也。且取也交契于天。其仰止高山。景行簡修。合于小雅。後之君子。豈以發者的者舒者鎧者。以易簡四者乎。崇寧乙酉。守老悲米芾記。子尹仁篆題。

漣水軍唐王侍御廟記

易曰。地中有山。謙。淮海維揚之浮山。頂見于城隍廟。是是其象。不然。則大江激陵。而下無物礙也。又曰。山上有澤。咸。海岱維謙之鬱隄。山在長淮底。是其象。漁者巨綱是懸。鐵引之。間得石。隨水如得魚。至岸。或百夫乃舉。非其勢巍然長千里。鬱然爲隄以捍海。則存淮而西。孰可禦也。大山大澤。神明之封。而鬱隄之山。唐侍御王公主而祠之。夫百神受職於帝。帝不曰義方節義所學挺單節方折姦逆臣宜主是山以捍且海。不然。曷以寥寥四百年。英爽如一日。弭災捍患。父母此邦也。紹聖丁丑。丹陽米芾。縣席是邦。政不中民。夏旱。四月晦。齋戒請雨。翌日雨降。淺尺。方惴應之速。惕惕益料政僻。弗契于神。災且隨至。父老海客載沉水百兩詣牙門曰。神應。公其謝雨于神。余答曰。神父母汝久矣。於是齋一日。出郊。耆耋萬人以從。齋鄉滿宇。薰燎達天。一人隱曰。某爲室。一人跽曰。某爲廡。已而廟成。翼翼殖殖。威儀肅然。正宇位神。東室位賢相。西室位宋小君。尊卑有序。神明安穩。維侍御奇節卓行。著于史氏。播在鄉曲。其感通之妙。紀於參知政事高紳翰林學士王禹偁端民殿學士錢明逸虞部員外郎胡若此得略也。方是時。四民列古今之績。詣額于朝。芾且薰浴肆硯。以俟制詔。爲公表焉。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緣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畫。地盡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拱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枝荷。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折。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礦南絕。中溶之飄蕭起。竿山之際。對島雙聳。五州之外。岐嶼千盤。黃鶴寶勢。珠捧

于豆。長山異氣。龍躍于天。晨晚垂虹。時娟于左。長庚纖月。每華其右。千林篩落。萬嶺雪飽。春聚于西郛。而秋留十雨巖谷。惟吾稱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障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岳麓周其隖。皆一山也。而與兩邦。速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濟既淵。亦沃亦蕩也。多由引嶺而趍東。且列且嶠。各嶺各麗也。若務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棹。霞蒸椰鳴。而羚何投釗。潮鐘動而飛仙下。颭舉而迎由湧。地底隱怯。水怪效珍。或鵰雲壓山。海氣吞野。織雲滿月。滿箱福松。異露密而寶光生。陰籟合而大方走。瑰奇怳怳。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芾。字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見寄云。京城沮澤與如何。歸榻闕取薜蘿。萬室生非寄京口。滿床圖籍鈍嚴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宣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費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來也。與時在其間。去也自鎮藏爲圖。念老矣無佳句。應其勝。後之登吾齋覽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元符紀元八月望日。趁瀚綿系瑞堂書。

明道觀壁記

大中祥符。佺降。天子本隆祖之義。範容奉于玉清。稽木之式。安于明道。背負乾岡。面對大邱。坤宮南山。左盤右紆。渦淝二流。前映。起扶朝寔。美哉吉土。後八十三年。總守縣。役弗度。吏弗親。壬申八月。作圖以請。明年九月。始得錢三十萬。乃完。元祐甲戌正月五日。令臣芾謹記。

章聖天臨殿記（新附見畢工帖）

章聖天臨殿者。眞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之御坐也。煒哉建隆根源。稽幹挺。祥符之後。肅然垂陸。太平休氣。被于無垠。天子於是講洪唐之鴻文。紹帝皇之絕業。乃俗報天。臨汾禮地。問道泰清。旋軫興王。肆覲省方。六飛還都。旬臨絡蹕。建杓到車。重晖天臨。緒翻下照。寶陽是邑。此其所也。已而雲氣常絕。神靈密衞。天風有勢。泉咸徂然。今日之主者。八十三年矣。方今加惠萬靈。寿字育養。以增方來之隆。而欲追已祖之盛。臣芾於是丹堊其上。冀修封之後有芬聚也。謹劉石以俟。令臣芾謹序。

贊十三首

書法贊

去顏肉。增柳骨。發天秀。助神物。放篇義。贈骨突。

十六羅漢贊

巍巍釋能。儒十六大果士。每於場濁世。見此無相身。追貌自楚工。礴玉妙奧匠。極神出這得。二幻與福同。在處爲道場。五濁化淨土。

法眞佛國禪師自如來眞贊

頓晤玉座。再見金田。一般猶猿。敬僻人天。不落此相。其下名言。

李邕帖贊（有序）

右唐祕書李邕字泰和書。光王琚。元宗皇帝之子。濮王嶠。太宗皇帝之曾孫。故紫微舍人石昌言所藏。元祐丁卯。過甬上。遇紫微孫夷庚。字坦夫。以張萱六畫徐浩二古帖易得。倘有屬少府求地黃帖白麻紙在石氏。坦夫幼安長子。書貴號翰林苑。蘇子瞻爲之序。此帖飄縱。後帖謹嚴。余欲此帖。坦夫惜不與。幼安程夫人於戶間使以歸余時。六月甲申。南都舟中裝。贊曰。

蹇蹇皇皇。才高氣方。張說妒害。杜甫擲光。子敬儲逸。償度與詳。潤分玉笈。秀溢春芳。

晦堂心如來眞贊

此是晦堂。更無佛祖。百尺竿頭。誰敢進步。無限衆生。爲此老誤。誤不誤。陜府鐵牛跳出土。兩脚搥胸叫冤苦。

王謝眞蹟贊（有序）

家藏晉王謝眞蹟五軸。唐文皇而下。名書甚衆。王謝帖皆唐梁御府物。堙跋宛然。每開卷。使人目勵神聳也。嘗作謝公贊云。

山林妙寄。巖廊英舉。不繇不羲。自發淡古。有赫大帝。天造翰藝。末下能蹤。震驚天地。（有我太祖獻也）

唐文皇手詔贊（有序）

余以右軍帖于王晉卿家。易唐文皇手詔。因贊之曰。

龍彩鳳英。天開日升。急戢多難。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勵神聳。

王略帖贊

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韻羅籠化大荒。煙華淡濃動彷徉。一噫萬古稱天章。梵夸虯引鵠序翔。（數字皆有此形勢）洞天九九（八十一字）通遼陽。茫茫十二小劫長。（自晉至今十二代）翟完神訶命辭藏。

歐陽詢度尚庾亮帖贊（有序）

右唐宏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銀青光祿大夫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本書度尚帖。元豐己未。官長沙。獲于南昌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于今中散大夫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平之化。豈不有神。參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孔閑外舍裝。贊曰。

渤海兒。怪字亦險絕。眞到內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俊如跳擲。後學莫窺。遂趨庭劣。

王獻之蘇氏寶帖贊（有序）（新添見英光堂帖）

右蘇氏寶帖。故迹右軍快雪時晴帖。元豐甲子。獲于子美子志東。舜元子國老孫也。印二分在快雪帖合縫。四角亦有褚氏印。崇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時廿歲下吾家寶有齋碧梧卌本。

猗太筆。秀當代。英標鍊。神韻逸。一筆落。兩行帶。雲龍廷。走百怪。驚電掣。斷兕快。錙假炁。意無在。貌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冠千載。

褚摹右軍蘭亭燕集序贊（有序）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著于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摹。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鉤塡。成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鋩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

熠熠客星。豈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譔標。寄存馬式。鬱鬱昭陵。玉匣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眞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緘縢金鐍。巧機錦綺。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舫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

王右軍斯翰帖贊

混沌破。瓠蛇出。大荒子。鼓神物。縱變怪。造恍惚。起洪水。稽天骨。大道驚。戮狂物。時然引。無憚驚。神禹羲。鎮綷窟。

黃龍眞贊（新添見英光堂帖）

的的曹溪一點開。從茲處處是塵埃。黃龍若不三元接。爭得東林八覺來。

偈一首

臨化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人欲識去來。去來事如許。天下老和尙。錯入輪回路。

銘二首

坐右銘

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遠恥有禮。翔而後集。色斯舉矣。

章聖天臨殿銘（新添見英光堂帖）

五僞既埽。眞符錫寶。岦姿太平。物茂人好。告岱垂統。省方于宋。天步所及。澤浹植動。我先大夫。預慶與酺。平簫載酒。號太平車。帝功不宰。衎衎衎衎。年流恩仕。臣職司謚。不埽不污。下有帝武。宗侍極坤。穹碑關尖。神烈燦焞。留俟後昆。陛下承業。萬國一揆。德廣霸協。孫文可法。頌碑樣牒。臣筆日抃。在顏邸。乎中歲製。

寶晉英光集卷第七

碑五首

焦山普濟院碑（崇寧上章協洽至日文）

眞宗大中祥符甲寅。封潤州焦山大聖焦公明應公。公名光。字孝然。漢高陽侯纍遷贊曰。猗歟焦君。晉此元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皋。寅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遊隱。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斯舊德。恨此學士。將何法則。漢維既絕。焦公同德。作者孔聖。後生不與易也。去一千三百年。英靈炳然。感通著於祥符。璽製穆如。素履詳於魏史。菁菅銘曰。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難測。諧語而默。俟河之清。乃通帝夢。殆殆席屛。萬靈是擁。嚮塔遠闊。以道祚宋。公德不乖。客必茹素。擁徒禦御。必以風雨。明虔感神。神應可呼。勒銘津塗。以肅薄夫。惟公爲神。主雖久護。佛王法。雖自梁室。崇寧鼎歷。元聖當天。忠賢充朝。道化周行。四海同文。五緯不愆。百嘉生柔。惟深禪師。關大法席。披蓁易朽。作新是宇。金地寶椅。千五百架。東南信士。報上及思。捐金供寶。不可勝數。天人咸喜。大緣用立。悅然化人之居。金鰲負背。出於海上。來者如入淨土。兜率威攝。精進脫棄塵緣。師於高廣坐中。作獅子吼。度得度者。如佛在時。芾自惎託成。目覩其事。贊曰。古佛留法度大心。種種威攝現勝相。大心

衆生攝威德。求度傾身及衆寶。冥陽咸會精誠通。正法是歸大緣集。我今稽首佛陀僧。永奠海山作津筏。我今稽首明應公。永護寶車炳威德。悉化大心依淨住。一世咸如今佛日。三光不愆四序調。主聖臣忠歲萬億。五穀蕃生土地肥。萬靈常勝仁壽域。

顏魯公碑陰記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悟服。臣嘗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悅過陶。笑謂曰。吉吉。指點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卽而觀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寄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冢者頗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耶。元祐三年。適詣北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數人表裏無忤。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頹風。沮陰邪之奪魄。至仙異事。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好仙傳者。襄陽漫仕米芾記幷書。

戴公之碑（崇寧甲申文）

南宋隱士戴公顒。字仲若。父逵。遐作高蹈不嬰。肯故棲宅山林。腐臭軒冕。君皎皎之操。履其道身。皇皇辟君。莫得師臣。百辟飄風。薄夫用敦。翀超之後。女子捨宅。八百年間。依律淨住。其梁簡文皇帝撰碑。凜凜神爽。以時來舍。山有北庵。多樂禪寓。戒或不嚴。毒螫立至。豈徒偈陳之護法。蓋亦山祇之稟戒。我之枌楡。賢公故里。想清源之音枕。對苕帷其如在。乃刻貞石。用詔來古。詞曰。

猗猗嘅嘅。皎皎戴君。煉丹超神。皆故煬火沸。滌足清冷。濯我來八百後。坐石不埽塵。不埽塵。公來下。嘅鶴吟猿朝復夜。

露筋之碑

天地之間。純大體陽。況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爲功。各有正位。其虛雜者。亦交處于陰陽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竄。婦人女子之所著。雖自其粉飾一時。班越聖賢。明未卽察。而陰譴亦不旋踵。則深閨之女。時居露筋不就有蟀之子。氏不顧乎一時。躬方揭于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磨者。然則貞女叔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歸。過其下。刻石贊曰。

丹化煥猗。江淡叔廸。勁猗人倫。亂一德。齊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青楚澤涵猗雲木假。煥斯目猗日

星馳。

天衣懷禪師碑（新添。見羣玉堂帖）

佛以一法接二乘。離則法生。合乃法滅。拘法則小作遊戲。去法則大用縱橫。是以二乘有果。果自念作。法無殊。殊因惑起。不昧因果則法存。性在不證因果。則法滅性空。故大能仁去非忘心。留果不證。去非忘心。故憑生無所留。果不證。故異類可行。所以寒彰對空。紅爐點雪。如如不動。金體相異者也。雪竇禪師。釋迦正宗。仁銑且派。有嫡子義懷者。溫州樂清陳氏。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庭。因而有娠。生而異祥。每求出家。欲往投師。神先告夢曰。法王來也。翌旦。師至。衆咸異之。皆在雙林。聞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乃問曰。既無所住。何處生心。講師嘆曰。此非吾義學能解。汝必大禪宗。速須求度。遂詣京師景德寺。落染於稠人中。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已而一鉢遊方。諸方畢到。頭角既露。將徒已多。遠詣顯公廟執下事。皆入室。顯公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對。顯公使打推出。翌日天寒。水桶墮地。廓然大悟。通身汗流。遂入室投機。顯公覺。師舉止異常。向前擬定叫喊。師以手托開。睦重使去。至無爲軍崇壽寺出世。遵人香烟信傳法乳。恩立舉揚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水無留影之心。鴈無遺蹤之意。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顯公聞之。令書于塔下。謂衆曰。此大吾宗矣。時瑯琊覺禪師並主化大行。每指學者曰。懷公古佛。可去問看。一旦示疾。山谷晝鳴。林木色皓。師謂門人智才曰。吾今行矣。爲說偈云。紅日照扶桑。白雲封華岳。三更遶鐵圍。撥折驪龍角。智才曰。復有何事。師扣枕三下。推枕便行。住世七十二年。僧居四十六臘。時治平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也。若夫太山傾頹。四衆悲淚。十八變已。三昧火生。堅固壁空。峯堵湧地。皆陳透也。何足道哉。凡應現梵林。投子崇壽興教杉山景德天衣等八刹。其接物利人。忘身忍辱。既得古佛之密迹。皆極如來之盛行。所謂萬緣無漏。故得四衆歸心。王臣護持。天人瞻仰。其嗣法者。不可勝紀。而智才實其首。法存宗本重元若沖法秀應夫智其高弟。宗本弟子□□善本與其師及法□□一眞師孫仲宣曾集雲遊衲子林下相逢。請襄陽漫仕曰。如來數百萬言。皆眞實語。假託一話。凡有眼目。蓋道緣僧。爽派遂濫觴。各道所聞。願刊樂石。子其執筆。爲我直書。芾曰。然南岳二碑。曹溪四偈。通修厥德。稽首讚云。

稽首歸依無上好。清淨圓滿千億化。三身俱現立法祖。一法不立即如來。示現有漸緣慈悲。慈悲本不爲佛祖。佛祖不立無歸依。所以三身開後覺。參參千古古佛道。堂堂此身即古佛。衆生不昧本來心。此是古佛行作處。

墓表一首

樂圃先生墓表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爲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

走樂圃。以稱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以爲未廣也。起爲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遇疾不祿。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耜扶柩送主。以六月葬至德鄉。從光祿之塋。先生清賢。不繼知人。人亦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蓋異之如麟鳳焉。方擬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於詩書藝文之學。莫不騷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賻縑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窮達有命。出處有時。可出處者。非命而離。時與命違。士能不出。出而無命。孰論於時。升公之堂。理公宗祿。清音不改。樂圃松悲。

題跋七首

跋快雪時晴帖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書快雪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本朝參知政事蘇公太簡家故物。故有翰林學士院印。唐駙馬魏丞相徵傳之子孫。故有鄭公之後印。又傳于褚遂良之孫長史。故有褚印。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種易于蘇太簡孫秘書激。字志東。志東與予德友也。蘇才翁子美有跋及國老押署紹聖丙申。以示翰林學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簡作翰林時所用。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借觀。求之不與。已乃翦去國老署及子美跋。著于模本。乃見還。因詳錄得之之自。紹聖丁酉海岱樓題。米芾審定。

跋褚模蘭亭帖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于晁美叔齋。云借于公孫。辛巳歲。購于公孫瓘。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某徐僧權合縫書也。與臨王帖全是褚法。其狀若嚴嚴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鶩之鶴。藹若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幹之鮮。肅肅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鶴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賢也。至于永和字全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眞標。浪字無異于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夫臨做奠稱于魏薛。賞別不聞于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寶晉齋舫手裝。襄陽米芾審定眞蹟秘玩。

跋謝安石帖（即太師行後跋）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逢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許十二帖於太師李瑋第。云購于侍中王貽永家。中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校閣帖。但取郗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余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延中。靖國元年二月十日。以余篤好見歸。余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余生。

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米芾記．

跋李邕帖

右唐秘書監李邕字泰和墨蹟五十字．易于呂文靖丞相家戶部尚書稱卿之孫端問．有三帖．第一帖．有押子有字．墨淡昏．第二帖．有緒雲字．紙揭損．此第三帖也．精彩動人．墨渴筆勁．想運筆神助．丁丑歲漣漪郡齋手裝．

跋王右軍帖

右晉金紫光祿大夫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字逸少王略帖八十一字．入梁唐御府．已見陶穀跋．末全印及有半印曰永存珍秘．唐相王涯印也．自五代由陶入鄭邠．亦見前跋．至本朝入參知政事蘇太簡家．以墨妙筆精印蘇氏印國老武功閱書許國後裔等印．國老才翁題爲卞舜欽子澄字通淵．爲尚書郎．孫之純純之妻李丞相嵩之後弟紘字彥益．余姻家累年約爲購．曾余使西都．帖自杞至元約白金一笏．當語宗正仲袁字君發．遂力以十五萬購之．李不許．且曰．米亦姻家也．即以十五萬取．則以歸米．迨使還如約．然已使庸工折背剜損矣．背梁武不收．徽間帖．唐文雖收．倘別卷．非徽間者．此無貞觀印．但開元入御府爾．古今印跋完備．有傳授之緒．吾閱書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崇寧癸未季春九日．玉堂竹齋手裝．

跋晉賢十三帖

右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丙寅歲．得于集賢閣老孫秘閣子美子志東．志東好事．與予通家．書畫上著邳公之後四代相印．蘇氏字印．太簡被太宗遣使簡諸國簡收書畫三等．賜予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尤著名者．紹聖中重裝．翰林蔡元長既跋印以令翰林印．副車王晉卿借去．剪下元長所跋．著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漣漪瑞墨堂題．

跋羲獻帖

柳誠懸得大令之書于太宗卷首．連于大令之後．可以鑒矣．復得右軍兩行．反謂又一帖．是誤以羲之爲獻之．又皆見跋獨當世西外經實非閻褚能書．未必能別．猶歐虞之於唐．以書名天下．而不任識書．魏鄭公無書名．乃同褚遂良爲貞觀書爵．凡經貞觀收者．後世以爲無僞．識者以此爲驗．癸未玉堂竹齋太常博士米芾記．

跋唐模帖

開元御府大中建中宏文皆收搨．黃金白玉．雖至寶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惟書落筆．雖自再寫．亦不可復得．搨而藏諸．何陋之有．第一帖右軍閱帖．有而無及謝姪字．第二及末桓溫帖．世未有別本．漣漪郡嘉瑞堂元章記．

寶晉英光集卷第八

雜著

論書格（雜述二十九條）

唐末．書格甚卑．惟楊凝式行書．與顏魯公壁坼屋漏同意．王荊公文皆謂此．書意之所至．筆之所止．則已不曳以就長．促以就短．信斯言也．楚國米芾錢塘官舍書．

書祥瑞

黃帝以聖德治天下．景星現．其星如半月．于中天．自曉沒於南極．帝堯．百獸舞．鳳凰翔．庭生五色瑞芝．民之子八九．老人擊壤而歌之．帝舜．慶雲現．壽星在弧南極．常以秋分之際現于丙．春分之日沒于丁．天下承平．萬姓樂業．四海安清．

書呂逵事

逵．字叔濟．揚州江都人．舉進士第一．爲人精敏過人．辨訟無不決．初授將作監丞．通判亳州．累遷秘書郎．直集賢院．知蘇州．未幾．除度支三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蘇舜欽燕飲事．出知蘄州．復歷楚舒二郡．叔濟平居不接士大夫．留意於陰陽文字．精大數．未幾．拜侍讀學士．知徐州．上賜宴于資善堂．上令

內侍論淺曰。此會特爲卿設。可盡醉也。淺爲人簡倨。每接賓客。語不過數言而已。時人目爲七字舍人。性復驕豪。後除龍圖閣。訟無不立斷。故豪强懾畏之。京師翕然見稱。由此上益眷遇之。後因職事奏對。上曰。卿有疾色。何耶。對曰。無疾。上曰。宜勉以進醫藥。淺退甚自疑。未幾疾作。上章辭府事。拜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使中使挾御醫診視。賜二萬緡。不久而卒。贈禮部尚書。上手批付中書曰。淺立朝最孤。事君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者十餘年。無人肯爲達之者。朕近親擢領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可常賻之外。特與優給。及一行葬事。官爲辦集。庶示將來。以勵臣節。元豐二年。暮春之初。米芾元章書。

題古良醫妙技（以下並不標題）

華陀反死回生。俞氏剖顱視病。張氏隔屏視脈。斯同道也。

向與一相識畫橫粘如是卷如何。

許南叔善爲令。政聲流于隣壤。

右軍快雪時晴帖眞字在蘇志東房。今居吳郡。

張顛書貫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帖凡七紙。蘇太簡家物。液獄章子厚也。

趙子立收筆陣圖。前有右軍眞蹟。并筆樣手勢圖。後爲章子厚取之。使吳匠製甚人用。今吳有其遺製。近知此書在章持房下。

晉畫古賢十人。失其名。在蘇太簡孫之顏行人間名畫也。

李重光作此等紙。以供澄心堂用。其出不一。以池州馬牙硾蹤者爲上品。此乃饒紙。不入墨。致字少風神。

樞密林文節觀吾家右軍書。歎息久之。一日云。貞觀印。闕下有一軸。相去五六寸。乃是兩枚。亦有相合者。不相當也。余聞之。內愧不敢發視者月餘。一旦忘之。既開皆不相當。忽悟文節語。卽馳告公曰。使君愈實重也。

漣水陳生。善作重山複嶺。古木湍泉。近世少及。皆若眞山。不以雕鏤細巧爲美。

吾老年方得瑯琊紫金石。與余家所收右軍硯無異。人間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新得右軍紫金硯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斯。不復用此石矣。

漢畫龍已如今。則劍飾所刻頭圓者周龍也。

蔣永仲作松附蘿秀吾題云。撐雲既奇偃。怒節更堅瘦。怒爲瘠也。

好事家所收帖。有如篆籀者。迺觀二王。頗有塵意。皆人書一帖是也。謝奕之渾然天成。謝安之清邁眞宜批子敬帖尾也。其帖首尾印記。多與徽笥所收同。君倩唐氏陳氏之類。玉軸古錦。皆故物。希世之珍。不可盡言。恨不能同賞。歸卽追寫數十幅。頓失故步。可笑可笑。

陸玫學士琉。或云陸統。有一字如此不可識。（統一作玩）

武帝書紙。旋潰而墨色如新。有墨處不破。吁。豈臨學所能。欲令人棄筆硯也。古人得此等書臨學。安得不臻妙境。獨寫唐人筆札。意格尪弱。豈有勝理。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質。張長史懷素豈能臻

其藩籬耶。昔歸公跋趙令畤古帖得之矣。欲盡舉一齋書易一二帖。恐未許也。今日已慨然饋。但於墨終日。追想一二字。以自慰也。

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眞。出於意外。所以古人書。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則奴書也。其次要得筆。謂骨筋皮肉脂澤風神皆全。猶如一佳士也。又筆筆不同。三字三畫異。故作異。重輕不同。出於天眞。自然異。又書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渾然天成。如蓴絲是也。又得筆。則雖細爲髭髮亦圓。不得筆。雖麤如椽亦褊。此雖心得。亦可學。入學之理。在先寫壁。作字必懸手。鋒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于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筭。乃慕褚。而學最久。又慕段季轉摺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并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鍾方而師師宜官。劉寬碑是也。篆便愛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簡以竹聿行漆。而鼎銘妙古老焉。其書壁以沈傳師爲主。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

退之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此公不獨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

名畫記載京兆尹黎幹印。曰黎氏。此帖前後載者是柳書。後一帖半貞觀印剪除不去。故不入開元御府。

僧權卽徐鍇帖懷珍王帖懷充。皆梁武帝書證也。

世南是。非虞筆。後人妄添。可洗除。

孝先本朝宰相王曾也。晉跋中令逸梨帖。

芊芾名連姓合之楚姓米芊是古字。屈下筆乃芾字。如三代芊芊大夫字合刻印記之義。元祐中。爲右藏隰守劉季孫跋題。

劉季孫於從行八百金得羲獻帖。蘇軾要芾小研山。不與。季孫遂以此帖來易與之。芾要帖。許之。王詵借山去已一月。聞欲易帖。渠自欲山恐易了。遂百餘索不還。至季孫赴任數日。乃還山。無人追及。遂不及易。季孫卒。其子以二十千賣王防。父知太原得之。二三年間。以數種好玩於防處易不成。季孫爲兩浙路分司。章惇要。不與。蘇軾秦觀等有詩題其後。今皆除了。潤州見時猶在。軾觀惇等其題書曰。惟辟玉食。夫至玩玉食非人主。則人臣孰堪之。乃是神物護持。並合歸上聖。

吳生畫偏閱一世。未有此比。若人御府。未裝間。望假一日。使諸生識世間不復有也。（諸生至今未給食）

馬唐畫非幹筆。少肌潤秀氣。與芾家天王同。往往世間此等畫。便假名吳生甚衆。

榜文二通

到任榜

朝廷深卹下民天性善良。偶因充役。以期限罪。破傷父母肌膚。使秀民不得賓興于上。於是以等衣使畫出錢。而復其終身之役。使百姓各各保完肌膚。爲良善人。饑荒則賑濟。緩急闕乏則借貸與錢粒。百姓無對本加倍利。無流移鄉土。而衣食給足。國家不以張官設吏收給爲務。有因歲荷閤赦放之恩。是隱卹百

姓德澤甚厚。而百姓於是時所宜興于行義。不作姦宄盜賊詞訟使獄發遐。以犯官司。至于證明理直。則受杖破傷父母肌膚。官司明。則受杖無怨。官司不明。則雖直誤受杖。比至別處次第論訴求直得直時。父母肌膚已毀傷不可復完。使一鄉人指爲至愚。毀傷父母肌膚爲不孝。論訟官司爲不良。陷害他人爲不仁。同鄉並舍結怨子孫相惜怨讎害不已爲不智。辜負朝廷至誠惻怛愛民使趨善良之意。俟其措之一邦有識四民之耆老小學師長。其助僕勸化百姓。務尙和厚。敬長老。勸農桑。救貧困。養疎親。省詞訟。不欺善良。不兼幷竊藏盜賊姦宄犯禁物。保全人情和厚。然後感召和氣。五穀豐熟。字養蕃息。

六順曉示

父慈。謂爲人父伯父叔父。愛姪如子。愛他人之子。亦如己之子。

子孝。謂爲人之子。孝於父母伯叔父母。如己父母。見他人年高如父母者。敬之如己之父母。

兄友。謂爲人之兄友愛其弟。愛伯叔之弟。如己親弟。見他人年幼小者。愛之如己之弟。

弟恭。謂爲人之弟恭敬其兄。事伯叔之兄。如己之親兄。敬他人年長者。如己之兄。四海之人。皆如兄弟。

姑仁。謂爲人之姑。世俗謂之婆。謂之家己之女嫁他人家爲婦。能愛養婦如己之女。則婦心孝。生得兒孫亦孝。凌虐婦。婦每生不孝心。生得兒孫。亦皆不孝。

婦義。謂感翁婆之恩夫之義。夫沒不改嫁。不招接脚夫。只事翁婆如夫在。慈養兒孫長成。娶婦成家。身卻受婦兒孫供養。

右是人間六順之事。能感召時和歲豐。人壽長。家道富。子孫多。或遇朝廷恩赦。則當給賜粟帛。或免身役。旌表門閭。其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姑不仁。婦不義。使犯善良。棄絕恩義。是十惡五逆事。使感召災害氣生。年穀不熟。家破人亡。子孫滅絕。於法則斬絞徒流之罪。遇赦不原。一邦有識耆老後生好善之人。務轉相訓告。漸成忠厚。以副朝廷德澤愛養元元之心。

劄子一通

論書學（時充書畫學博士）

一太史星曆學。小史書畫學。自漢隸東魏稽用與籍甚多。太學所無。欲乞做古隸秘書省試經義附太學文藝並優取自上旨。

一書學自祖宗朝何中正楊南仲周越咸以他官知判書石。而已無職事。自遇聖上天縱悟筆一貫欲爲凡格。以造高古緣珍闘名札。必俟心悟筆隨。乘興揮妙。非可課程。或撰到珍闘。臨成名札。必經天覽。以判工拙。斷從外勘。當欲乞從於內東門司具狀投進。或非時宣取。乞依太常寺例。用榜子奏報。

一如蒙改隸。伏覩舊工部作七寺監內一位乞充兩學諸色人等。並乞依武學例。秘書省錢如不足。以太學錢通給。

右取進止。

寶晉英光集補遺

文

十紙說

福州紙。頻硾亦能歲久。余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者是也。入水亦不透。

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硾亦入用。

川麻不漿。以膠作黃紙。唐詔敕皆是。所以有白麻之則也。長沙雲□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搗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滿手。

油拳不漿。浸則硾能如漿。然不奈久。唐人漿硾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漿經爲卷。則不奈背古書耳。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受糊漿。硾成。佳如古紙。余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硾亦頗佳。仍落墨彩。

饒州竹人罨在迷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迷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幹。非竹

也。天陰便臭。又連黴。非佳品。類鞭亦不成。

康王作紙錢紙。遂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錫上循紙上。

嶺嶠梅紙品在池上。循留藤皆有紙。而獨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幕書。皆今冷金向明搨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題贈叔晦

余始與公故爲僚官。代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兩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襄陽米黻元章記。

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蕭兒洞陽三雄。

王謝書跋

李太師收晉賢十四帖。王戎書若篆籀。謝安格在子敬上。眞宜批帖尾也。

張旭書跋

余收張李明帖云。秋氣深。不審氣力復何如也。眞行相間。長史世間第一帖也。其次賀八帖。餘非合書。

書紫金研事

蘇子瞻攜吾紫金研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淸淨圓明本來妙覺眞常之性同去住哉。

書夢

五月十七夜。夢至信州玉山縣巡檢廨中。遇奉議郎宮教黃升中。黃兩眼小而有翳。坐主位。十八早記之。時在秦宜陵。

跋頭陀寺碑

右唐殷令名書頭陀寺碑。齊王簡栖所撰。錄于文選。令名之子仲容。官禮部郎。據法書要錄云。仲容奕世工書。精妙曠古。令名嘗書濟度寺額。後代程式。父開山也。武德中爲尙書。故闕山字。而李氏諱不及淳旦照。墓誌者。正在貞觀永徽閒。跋尾書惟則者。集賢待制史惟則。小印混字。即唐相昔國忠。獻韓公所寶書也。元祐戊辰。集賢林舍人招爲苕霅之游。九月二日。道吳門。以王維畫古帝王易于龍圖閣待制俞獻可字昌言之孫彥文。翌日。與丹徒葛藻字季忱檢閱審定。五日。吳江艤舟垂虹亭題。襄陽米黻。

賜裘謝表

塞威應律。天體初裘。寵頒列采之衣。薄錫周行之士。竊以視如手足。以待之厚。慈同父母而愛之深。方良裘之御躬。念庶僚而加惠。斯蓋伏遇陛下文明昭度。振育垂恩。至化通於四時。深仁被於羣動。嘗傳稱燮日之候。詩歌處室之期。侖區場□□□特頒在笥。悉逮有官。臣等濫被身章。如更暖律。奉挾纊之施。罔克報功。負在染之譏。惟知安吉。

易義

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五行生成之數。洪範曰。五行。生數天肇一於北。至陰之所。陰極生寒。寒生水。故曰北。耦二曰南。陽之所也。陽極生熱。熱生火。東。陽中也。陽散而生風。風生木。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中央也。陰陽之所交者也。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出乎此。夫體立而後成性。以至稼穡。皆五行之性也。性定而後辨味。皆五行之味也。水物至陰。其性流濕。故江淮（缺五字）於山不若海之下。故惟潤下。所以指名之也。五行聲色臭味。而此獨舉味者。人之所待以生養者。爲味爲急故也。

孔聖手植檜贊

煒東魯。養白石。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儔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紀治亂。如一昔。百代下。隆圭璧。

記顧愷之畫

芾近收顧虎頭金粟坐石存神像。李伯時見欲傾囊易也。

書評

余釆陳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智永書氣骨淸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就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陣馬。舉動隨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淸。而體氣四疲。歐陽詢如新愈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淸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籍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傑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倔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尙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淸自如。骨法淸靈。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淸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嫵媚。行步緩慢。多飾名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靑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强友直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韻致。

書戒

士不可無特操。三兩面趵有濟者。人即不察。鬼能窺人。至於晚節末路。身名並喪。無以見祖先于地下。且辱逮遺。倒行逆施。乃是劫盜。士子尤所宜愼。無爲三身憂。三身者。過去祖先也。見在己身也。未來子孫也。

跋顏書

顏眞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眞蹟。爾非爭坐帖比。大抵顏柳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純古。無挑踢。是刑部尙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條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顏。唐功臣也。崇寧丙戌六月六日。從九品下米芾記。

論書

因爲邑判押。遂使字有俗氣。右軍暮年方妙。正在山林時。吾家收右軍在會稽時與王述書。頓有塵氣。又

其驗也。

西園雅集圖記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爲幅巾青衣。據方机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倚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書海月贊跋

元豐四年。余至惠州。訪天竺淨惠師。見其堂張海月辨公眞像。坡公贊於其上。書法遒勁。余不覺見獵素紙。疾書。匪敢並駕坡公。亦聊以廣好人所好之意云爾。

無爲章吉老墓表

神農有熊氏。咸以救民爲生而知之。簡易無文。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鍼刺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救人者。壽至七十九。莫不視府透膜。隨鍼病已。華俞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普救三千人。因不復鍼。又以爻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箴。親所嘗試。會濟請以吾友周元章撰埋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陰施。夫行箴藥除病。救人除害物者。上清有籙。許氏旌陽雞犬亦仙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拜墓下。讀吾文者勉之。

勤靜交相養賦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養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

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扎躁者本于靜也。斯則躁爲民。靜爲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爲母。有爲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楫。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棍。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尋。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爲凶。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爲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氏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論草書

草書若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䛒光尤可憎惡也。

書異石

西山書院。丹徒私居也。上皇樵人以異石來告。余凡八十一穴。狀類泗淮山一品石。加秀潤焉。余因題爲洞天一品石。以麗其八十一數。命百夫登致寶晉齋。又七日。甘澍下其石。梧桐柳竹椿杉蕉菊。無不霑濡。自五月望至廿六日。猶未已。

詩

擬古

青松勁挺姿。凌霄恥屈盤。種種出枝葉。牽連上松端。秋花起絳烟。旖旎云錦殷。不羞不自立。舒光射丸丸。柏見吐子效。鶴疑縮頸還。青松本無華。安得保歲寒。

龜鶴年壽齊。羽介所託殊。種種是靈物。相得忘形軀。鶴有沖霄心。龜厭曳尾居。以竹兩附口。相將上雲衢。報汝慎勿語。一語墮泥塗。

入境寄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佳氣蔥蔥聽誦歌。路不拾遺知政肅。野多滯穗是時和。天分秋暑資吟興。晴獻溪山入醉哦。便捉蟾蜍共研墨。綵牋書盡剪江波。

重九會郡樓

山清氣爽九秋天。黃菊紅茱滿泛船。千里結言寧有後。群賢畢至猥居前。杜郎閑客今焉是。謝守風流古所傳。獨把秋英緣底事。老來情味向詩偏。

和林公硯山之作

皎皎中天月。團團徑千里。震澤乃一水。所占已過二。娑羅即硯山。謾云形大地。地惟東吳偏。山水古佳麗。

中有皎皎人．瓊衣玉爲佩．位維列仙長．學與千年對．幽操人獨處．迢迢願招類．金颷帶秋威．欸逐雲檻至．朝隮輿馭飄．暮返光浮袂．雲旨有風驅．螭發有刀利．亭亭太陰宮．無乃瞻星氣．興深夾險一．理洞軒裳僞．紛紛夸俗勢．坦坦忘懷易．浩浩將我行．蠢蠢須公起．

送王渙之彥舟

集英春殿鳴捎歘．神武天臨光下澈．鴻臚初唱第一聲．白面玉郎年十八．神武樂育天下造．不使敲抨使傳道．衣錦東南第一州．棘璧湖山兩清照．襄陽野老漁竿客．不愛紛華愛泉石．相逢不約約無逆．輿握古書同岸幘．淫朋嬖黨初相慕．濟濟登心求易慮．翩翩遼鶴雲中侶．上苴庭鴟那一顧．邈來器業何深至．湛其區無底沚可憐．一點終不易．柤觀般勃緯漫仕．漫仕平生四方走．多與英才並肩肘．少有俳辭能罵鬼．老學鴟夷漫存口．一官聊具三徑資．取捨殊塗莫迴首．

爲政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戲成呈司諫台坐

我思岳麓抱黃閣．飛泉元在天半落．石鯨吐出湔一里．赤日霧起陰紛薄．我曾坐石浸足眠．時項抵水洗背肩．客時效我病欲死．一夜轉筋著艾然．（陽羅）如今病渴擁爐坐．安得縮卻三十年．嗚呼安得縮卻三十年．重往坐石浸足眠．

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爲秋．久賡白雪詠．更度采菱謳．縷玉鱸堆案．團金橘滿洲．水宮無限景．載與謝公遊．

半歲依脩竹．三時看好花．懶傾惠泉酒．點盡壑源茶．主席多同好．羣峯作不譁．朝來還蠹簡．便起故巢嗟．

（余居半歲．諸公載酒不輟．而余以疾．每約置膳清話而已．復借書劉李周三姓）

好懶難辭友．知窮豈念通．貧非理生拙．病覺養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厭鴻．秋帆尋賀老．載酒過江東．

仕倦成流落．遊頻慣轉蓬．熟來隨意住．涼至逐緣東．人擬親疎集．他鄉彼此同．暖衣兼飽食．但覺愧梁鴻．

旅食緣交住．浮家爲興來．句留荊水話．襟抱卞峯開．過剡如尋戴．遊梁定賦枚．漁歌堪畫處．又有魯公陪．

密友從春拆．紅薇過夏榮．團枝殊自得．顧我若含情．漫有蘭隨色．寧無石對聲．卻憐皎皎月．依舊滿船行．

拜中岳命作

雲水心常結．風塵面久盧．重尋釣鼇客．初入選仙圖．鼠雀真官耗．龍蛇與衆俱．卻懷閑祿厚．不敢著潛夫．

常貧須漫仕．閑祿是身榮．不託先生節．終成俗吏名．重緘議法口．靜洗看山睛．夷惠中何有．圖書老此生．

謹以鄙詩送提舉通直使江西

三吳有丈夫．氣欲吞湖水．開口論世事．借箸對天子．瑞節高如松．一歲幾繁使．秋水浮湘月．酌酒庾觀止．言別不可繫．塗盧看雲駛．

秋山

淡墨秋林畫遠天．暮霞還照紫添烟．故人好在重攜手．不到平山謾五年．

穰侯出關

穰侯去國紛驅車．蔡澤還來取范雎．惡客只應真可厭．怪他漢相館邸虛．

中秋登海岱樓作

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脩月戶．桂枝撐損向西輪．

壯觀

君談登壯觀．要我賦新詩．發逐年光老．詞緣大作奇．江山一世蘇．風雅六朝卑．對酒勸不飲．操懷誰與知．

次韻魏泰見寄

山椒卜築瞰江波．千里當懷楚製荷．猶憐佞氣開觴馬．老厭奴書不玩鵝．真逸豈因明主弃．聖時長和野民歌．一自扣舷驚夏統．洛川雲物至今多．

和陳建州覺民

七年烏帽抗黃塵．晝錦歸來世又新．若過武夷山下看．人間不太歇精神．

白頭何意久京華．靜洗黃塵眼界花．萬寶精神在風月．好詩追取不須賒．（陳詩首唱云．汨汨塵埃閱歲華．當山相見認空花．清淮風月元無價．賞供詩篇我賒．又一篇云．長淮千古自流東．六月城頭日日風．天際上讀無出處．夜山園在月明中．絕唱也．爲之擱而不復和．）

收張僧繇天王上有薛稷題閣二物樂老處元直取得又收景煥問禮圖亦六朝畫珊瑚一枝

三枝朱草出金沙．來自天支節相家．當日蒙恩預名表．愧無五色筆頭花．

一生

一生吏案發人狂．重入承明馬齒長．書畫不賢倉庾氏．使於貨舍植秋芳．

張長史今歲仍得兒于越上．長史遂出此展之．可愛．成佳物也．主者寶之與人嘗黏理．惡搭化爲美．其他亦倣此．第未知之耳．

奉酬山甫

每登鑑遠樓．下視基天游．思挹落落人．凭欄攬萬象．忽逢西浦士．談彩何處瞰．養成谷口名．行見青藜杖．山色且淡濃．渥數翻下上．漁舟何者子．佇目看煙浪．

過姑孰作

下輿照澗數星星．一世還如隔世經．不見山東李十二．青山山色只青青．

皇太后挽辭

餘慶源真相．求賢佐裕陵．知幾捲箔早．戡變叱龍升．靜德華邪凝．清心後世矜．大恩知欲報．望孝已臨曾．

溫昌同光獻．翊康法寶慈．擁扶樂推聖．照徹託公欺．兩紀歸忠魄．東朝足奏規．仁明存哲解．常似補天時．

都梁十景詩（十景在泗州　首絕第一山儷古眡集中題酒潑南山石壁一首。）

龜峯高聳接雲樓。撞月鐘聲吼鐵牛。一百八聲俱聽徹。夜行猶自不知休。　龜山寺晚鐘

塔遶雲影任高低。閒逐清風自在飛。四海望遙人久渴。不成霖雨又空歸。　五塔寺歸雲

西山月落楚天低。不放紅塵點翠微。鶴唳一聲松露滴。水晶寒溼道人衣。　瑞巖庵清眺

鐵笛誰吹一曲哀。清風約我上層臺。悠揚正到堪聽處。怕惹閒愁卻下來。　清風山聞笛

山徑重重鎖綠苔。松花竹見幾番開。羣仙我盡招呼力。那得休官一箇來。　八仙臺招隱

風輕雲淡午天春。花外遊人載酒樽。不是山屏遮隔斷。牧童錯指是孤村。　杏花園春遊

半山亭下老苔錢。點破玻瓈引碧泉。一片玉蟾留不住。夜深飛入鏡中天。　玻瓈泉浸月

自是韶光不耐秋。水光山色一時休。細將瓦礫分明看。片片飛來落葉愁。　會景亭陳迹

怪石巖巖玉作堆。登臨晚景更徘徊。夕陽無限堪停好。莫到奇山空自迴。　寶接山落照

望海樓

雲間鐵甕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尊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

甘露寺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兩州城郭青煙起。千里江山白鷺飛。海近雲濤驚夜夢。天低月露溼秋衣。使君肯負時平樂。長倒金鍾盡醉歸。

雜詠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長袖拂面爲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濃。絃歌興能拂衣還。染米何曾有俸錢。恩自大鈞能遂物。只應訪藥是傭賢。

閶門舟中戲作呈伯原

蘋風忽起吹舟悍。雨打圖書藏裹亂。閶門咫尺不安流。星宿浮槎寄江漢。吳王故苑古長洲。潮汐池邊一佇留。秀蕊芳蘭無處所。荒莊叢草滿清流。

觀音巖

秦驪禹鑿已寥寥。卻爲高人得姓焦。鮑餌有時邀楚釣。海雲常覺近山樵。巖多陰霧龍藏角。虹絳蒼林玉露膩。濁氣不侵塵眼下。方搘曾駐紫清飈。

貞娘墓歌

何不學仙冢纍纍。白楊西郭陰風悲。虎邱一叩貞娘墓。薜荔撥牆委闌露。千歲蒙茸幾樹花。夜飄鬼火曉啼鴉。向憐挾瑟彈清月。猶憶吹簫乘彩霞。吳門少年往來道。黛蛾斂燕誰能好。酒滴春雲夢不消。泉聲幽咽鐘聲老。陌上行遊緩緩歸。昨日紅顏今日非。東望閶闔穿葬處。玉魂將化淇盧飛。

不集南山

山翁茗芋萬疆隨。庭下青春燕雀飛。幕府慣爲方外客。風前嬾易道家衣。

詞

醉太平

風爐煮茶。霜刀剖瓜。暗香口透窗紗。是池中藕花。　高梳髻鴉。濃妝臉霞。玉尖彈動琵琶。問香醪飲麼。

宗忠簡公集
附辨譌考異

宗澤撰

重刊宗忠簡公集序

婺州爲人才之藪。或以文學著。或以道學傳。靈淑所鍾。後先輝映。而其間功名氣節。赫然爲吾郡千秋光者。尤以宗忠簡公爲第一。公豪爽有大志。會朝廷遣使結女眞夾攻契丹。喟然曰。天下自是多事矣。爰從康王起兵。威聲大著。金人憚之。呼曰爺爺。嗣康王卽位於南京。公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先後二十餘奏。爲汪伯彥、黃潛善所抑。未得竟其設施。遂以積憤發疽。三呼渡河而卒。公一生事業。備載史書。千百年來。猶凜凜有生氣。豈僅以文章斯哉。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咸豐年間。粵賊竄浙。版被燬。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與竹莊方伯。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己巳春。余彙刻金華文萃。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卽以吳刻爲藍本。而採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譌考異一卷。以證異同。嗟乎。士大夫坐論匡居。未有不侈談經濟者。乃處則純盜虛聲。出則嚇腐鼠故。茫然喪其所守。是雖著作等身。亦不過欺人語耳。故必於君父之大節無虧。然後可垂於不朽也。讀斯集者。以此意求之。則忠孝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矣。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宋宗忠簡公集目錄

卷一　劄子　狀　啓目　疏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上王啓目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條畫五事疏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乞回鑾劄後計一十八疏（合卷二還闕二表乞回鑾四表所謂二十四疏也）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卷二表
賀康王即位表
聞車駕還闕賀表二
乞回鑾表四
遺表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獎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并賜茶藥表
卷三記　銘
豐樂堂記
義烏滿心寺鐘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沂事墓志銘
卷四書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書
卷五賦　詩五古　五律　五絕　六言　七古　七絕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古楠賦有序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林祠
雨晴度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題盤豆舖南李翁園
題趙園
道逢散卒述懷
晚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蚤發
卷六雜文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寺瓊佛畫像贊
題珊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梅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為華州延請書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覽鏡偈

盧行者偈
佛說偈
卷七
遺事

忠簡公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仇方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彼之仇方將自剿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因緣可回。仇方愈熾。亦無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蓋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窮。今勢孤危岌岌如此。某願大元帥大王左右贊翊。不忘在濟時。夙夜寤寐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仇方雖熾可剿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條陳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鈍。大有爲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侵犯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于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綸燮理。鎮撫表正。但仰成於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以親踈。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驗。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覩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摘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險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壅蔽其聰明。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即位。皆賞孫伏伽、蘇世長以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非邇非殖。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藏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廣其聞見。洗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是以古人有時哉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炤。法乾之剛。故見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祇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便推前。勢甚孤危。

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眞定、懷、衞、濬、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剽掠．密棧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爲備禦．未易可居．臣爲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置．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爲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寧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爲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爲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苶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蒙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降諭．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深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無疆涵養之恩．而仇方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疎早悟．遂致稔姦．寒甲霜戈．共力追於朔野．天旋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況寄託已彰於天意．尚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光明之業．以智勇之略．與變亂窺竊之風．當用洪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踐祚．赫乎羣臣之情．惟式克欽承．豈乃萬方之慶．某等無任祈求懇切俟命之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敵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密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移定．一、京城是祖宗膺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殿守計．五、可斷北來偷道敵雖稔姦．當自破滅．卻令某統領見所管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去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齎大元帥榜文．敍哀痛懇切．未忍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傒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敵姦便．某下情不勝瞻望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覆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輔國宣勞．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艱．金人入寇．兩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遽謀逃竄．得敵中忠義數人爲力．遂脫虎口．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難達．某素知公梗概．敢爲竭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爲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建炎元年六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藏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樞謀戰爭爲念．乃以仇方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偏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仇方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仇方之能也．皆繇無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勸．茲無他．大抵只欲助敵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稽宜兩手分付與仇方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仇方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苟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詣．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則絕．以正蠻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從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議和爲非．遂逐當世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讒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遊．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仇方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仇方奉使之人．置之牢獄．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憤究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卻令遷置別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仇方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訏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尙狃和議．惶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狂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謬膺簡記．但思罄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干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有經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幾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襲．切慮事干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孤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聽．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納襖㡘衫兵幕之類．皆樁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樁管．不容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爲守禦之備．今承問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類．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濫信矣．二可疑也．臣爲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騎侵犯．即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

合京畿十六縣。內有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管四里有畸。各分開河。闊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珠劄寨。敵有侵犯。併力禦之。已蒙聖慈矜允。行之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三七分爲率。三分出職。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亡五六。若止用此。其實無幾。況頃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去。又烏可以助軍錢迫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尚多鹵莽。未能如佗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樞密院。指揮諸場罷務。如修城造器械。見促工役。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貧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則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陛下。雖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無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輿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幸。臣竊見僕射黃潛善。樞密汪伯彥。張慤。皆無遠識見。無公議論。偏頗回遹。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涖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敬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翬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洒埽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莅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康初年。金人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卽位南京。顧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時金人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僞染未銷。包藏不測。固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輒過計。切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無事而居之。實爲萬世之長利也。今仇方猖獗。勤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名稍近賊境。必曰兩都可矣。若以其俯臨淸汴。緩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並進而深入。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人必不能西向窺闞中原。豪傑盡樂爲陛下用。內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旣定。東還京師。亦不晚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建炎二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屬。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大祚。使金人假亡遼之衆。

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虜。怨怒不已。止緣勢弱。未繇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以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斯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遂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行者。臣旣領府事。吏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灑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縱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橫。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懇懇。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效其所願。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傒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係戀之誠。

再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負販攸居。蓋無他。皆堯用禹之功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買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城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嘗慮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奏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寵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淸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黨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仇方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懼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奏請）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邇仇方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

應天順人。纘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抃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安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變。因變致變。旋相蹂踐。弗獲攸居。茲無他。繇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姦謀。頃圖遜幸。使狡猾熒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踽蹐。（有闕文）以歸畎畝。以操耒耜。鑄劍戟為農器。思不犯於有司。尉若陛下動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鑾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興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發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五次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涵濡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遂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踴躍。奔走道路。茲乃祖宗涵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棄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咸睹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投避賊虜之言。妄議巡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成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容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皋、夔、稷、契。皆自此塗出。卒之延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詭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明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蓋繇姦邪憸人。鼓倡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殷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巡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翕翕訿訿。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巡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人之言。輕棄之。欲以避海隅一狂類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故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怙聽諛順。而不合剛正之士。率厲同

心。剿絕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竭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巡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救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誠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嬰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埽除宮禁。嚴飭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直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以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喋血北廷。非特生縛其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心願始畢矣。竊自謂迎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屬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皆就緒。浚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鎗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又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仇力畢舉。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物熙熙。皆已忻悅。牧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係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傷凝慄。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豈自陛下矜恤憐憫之意。臣死日不瞑矣。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鑾之塵。瞻仰天顏。俯伏首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

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令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徬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親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生。貽君父憂。則臣自頂至踵。甘伏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胥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慰天下。臣夙夜殫思。眷眷戀戀。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無惑群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十一月通前後奏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阼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適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外敵之足疑。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凝。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爲。此天亡敵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間。勒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敵壘。

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埽盡邊塵。肅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奏疏係第十二次奏請。）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平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人紹寶緒。天下之人。踴躍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徯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嗣享報上。垂拱臨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勒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氣倍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困殘。必滅心爍謀。以就殄滅。尚何慝之能爲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擾攘。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蕩廢。衣食不

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爲計。而信憑邪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瀆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奏疏係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爲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遷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巖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祚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仇方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閧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遂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祗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慮屑爭循。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

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賚。未嘗有所資助。飢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横。仇方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淪浹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北敵。雖爲髡頭編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黔其面。爲爭先救禦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黔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嗚呼。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奏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

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疑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卑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傒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仇方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從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且臣嘗思之，是一欲爲仇方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爲，皆先已排從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涕竭忠悃，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庶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鑾輿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北渠過河，捍禦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膀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埽蕩仇方，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人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北寇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敵闕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憸小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職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欺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人之猖獗，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從吏呼延炎外，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

乞回鑾拜能習水戰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奏請）

臣得范瓊書，緣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本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屆彌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彝。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杌子子爲偏霸之事乎。茲豈偷人之欲虛張敵勢，

以爲可防不意，留遲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攝慴，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發發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外侮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遲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惴怯，則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鑾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東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祗備扈從歸御京闕，毋爲羣黎百姓，齎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悲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恂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過闕，即渡河剿絕敵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舉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遙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敵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鑾緣敵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

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北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鑾，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慰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宜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士，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掊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鑾緣仇

方肆猖獗．破州縣．闔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齧腐．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埽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兩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謹．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悟忠撫不足卹．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幣以為敵資．備器械以為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敵也．措保中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懦．爲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淬勵．知無不為．惟恐失指．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慍．鑑天地之大德覆載．曙日月之大明炤臨．臣與血屬．常賫砒礵．斃於萬狀矣．尚安能為陛下保盆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詐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灑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誣謗．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埽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徯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月．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為陛下條畫措置．遣勝陳謝．遣一使從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構好之舊．令出兵攻仇方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路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繇滑浚．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與滅繼絕．約為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為吾用．如此則仇方勢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賈勇．恨不碎仇方之首．食仇方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筯以籌．黃帝有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疑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

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玁狁以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歊蒸之時．皆難於施用．故宜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營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戮殄金人．事幾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擾．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掎角．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遷謫邊壤．以盡殘年．願頒上瀆天聽．

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佑．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願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為忠為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忠簡公集卷二

賀康王即位表

二聖蒙塵。乾坤改色。萬邦徯后。天日宜臨。頓回謙避之誠。不堪顒跂之望。人神胥慶。華夏登傳。臣中賀。竊以大宋之應天順人。太祖之創業垂統。凡奕世繼承之嗣。皆挺生睿智之姿。其所以繼繼繩繩。莫匪乎競兢業業。狃久太平之習。稍忘艱難之圖。顧大臣熟此燕安。致黠虜抵巇猖獗。信和盟之妄議。墮遠劫之姦謀。人成宴痛而勸天。士欲奮張而盡斂。然萬方之是賴。須一人之作猷。果下恤於蒸黎。允上符於穹昊。恭惟皇帝陛下。稟虞舜之大孝。體周文之小心。既不得已而有臨。宜大有為而無倦。如陽方復。萬物自春。似日初升。九幽洞炤。嘉靖中興之事業。戡除外侮之兇殘。俾爭於休。以永至治。臣苶然朽質。偶此熙辰。屬總師徒。進臻河朔。慶雲龍之會。阻陪鳴玉之班。依日月之光。第切傾葵之望。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還闕賀表（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九次奏請）

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將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瞽矇而忽睹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正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百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自然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蘊韜神武之機。獨斡乾剛

之斷。整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鮮。預想殷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云云。

聞車駕議還闕賀表（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次奏請）

恭聞明命。肅詔回鑾。下慰徯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成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華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主。雖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容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斡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旨。雖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為人吾聲。想衆懽呼。應時歸蹕。河伯安流而迎翳。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平治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彝人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汙染以維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凝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云云。

乞回鑾表（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三次奏請）

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勅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窔。非務蒙塵。京師為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機。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聳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浸微。實乃商鑒之可擬。越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

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均見六龍之遠御。雖值澶淵之寇。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基奔一鏃。膽落四夷。豈同姦孽之推朝。纔被仇方之猾夏。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後與人之纘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悔禍。皇帝陛下。天縱上聖。運叶中興。祇纘璇圖。增光火德。親援鑾輿以冒犯霜露。躬將師旅以殄滅叢孽。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逆徒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邊近之籍傳。似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為兩河之盛竊。崩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道。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賊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尚闕府公之奏。先傳南幸之音。虛增四海之疑心。謂捨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論聖懷。倘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領留司。茲緣密託於雲天。偶遂敷陳於巖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諮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建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歸馬抗章。尚返江陵之駕。矧丁聖世。寧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懷巡衛服。回鑾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源率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華夏謐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作而衰息。成容睿斷。用杜危機。邂逅扣閽。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顒俯徇於愚誠。皆益堅於忠報。臣云云。

乞回鑾表（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三次奏請。）

臣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世延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周僚。仰輸誠欵。慮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容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愈增傒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綴以安流。不煩火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皞皞。如聽韶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盡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蔥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綏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益昭勤儉之風。謂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俛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illegible]頓萬幾。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叢彝之窟。保全關陝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云云。

乞回鑾表（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八次奏請。）

臣言。屢奏叢封。疊干宸扆。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攄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休。中謝。竊以京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疎。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繇勤王者弗恤。與救貌者肆情。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增輿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繇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恩霈端門之赦。獻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繇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激流涕。臣云云。

乞回鑾表（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九次奏請。）

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繼繼繩繩。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纘承寶緒。紹述不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悞說。與懲仇方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懸救貌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悵抑鬱而顧天閽開。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遣詔傷大肆鴻恩。人當深等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遹追一統之大。不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習。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昭臨。應祖宗之保祐。一人有慶。庶楫其疑。臣無任云云。

遺表（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懷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猥以

懷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羇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審計。俾臣得預周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跡。寵擢未浹。將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方。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北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顧頹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浸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皆爲寇。頃聚衆以爲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躡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戎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願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扆。臣無任云云。

謝親札令縱遣敵使表（建炎元年八月。知開封府日。）

懷柔遠人。親灑宸翰。既哀矜於外使。復肆宥於愚臣。仰承曠蕩之湛恩。但增感涕。悲俟熒燵之法駕。早賜回鑾。中謝。伏念臣垂釣渭濱。耦耕莘野。居厲舉毛之志。皆端造膝之誠。斷斷無他。皇皇有素。偶承宜於遂水。驛顧盼於潛龍。依日角之照臨。見天顏之咫尺。輸攄情悃。盡竭論思。願戢外侮之艱難。力助中興之事業。擬鬪敵使。祇斥偽楚之書。因憤戎心。失奉本朝之意。是藉口以覘虛實。欲合衆以寄侵陵。實不憤於誕謾。遂乞收於囹圄。庶全國體。以爍姦謀。豈敢涉於自專。乃上貽於北顧。恐懼承旨。倉惶改圖。文列雲漢之昭回。精神混漾。筆現奎躔之赫奕。耳目疏通。旋收錯愕之魂。仰認撫綏之意。更聽警蹕。永保生成。臣云云。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建炎元年八月。）

猥叨眷獎。併冒寵光。分內府之衣而副之兼金。出上廄之馬而飾以華轡。曳婁知感。負乘增羞。伏念臣濫中儒科。汎歷仕路。偶緣遭遇。洊被使令。縈帶爲城。本無善策。下車搏虎。徒有壯心。雖殫犬馬之勞。曾乏絲毫之效。敢圖異數。誤逮孤忠。不稱身章。尤覯蕃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之健。躬攬萬幾。合日之明。光被九有。察臣腹心忠義。曲賜顧憐。知臣蹤跡羇單。每加覆露。故令衰朽。亦玷恩榮。臣謹當克勵綿庸。勉效綿薄。雖迫桑榆之景。敢渝金石之心。知無不爲。深戒容身之計。老當益壯。永懷報主之忠。臣無任云云。

謝降詔獎諭表（建炎元年八月。）

守鱗符之兩月。方慨困功。下漢札於九天。遽叨睿獎。恩言曲逮。俯已增榮。中謝。竊惟京邑衆大之居。實爲諸夏本根之地。封畿廣遠。民物浩穰。豪彊萃聚。而彈壓當先。姦伏紛拏。而發摘匪易。比在熙平之盛。尚稱綏撫之難。況當兵火被毒之餘。繼以府治曠官之後。閭閻彫弊。綱紀廢頹。因殘困畏於明刑。掠奪公行於白晝。仰勤凝睿。誤被柬求。而臣學昧知方。器非任重。徒抱孤忠而許國。安期薄效以報君。初抵都畿。首鋤宵宄。鉏撥姦暴。剪蕩寇攘。良民獲奠枕之安。昏夜罕鳴枹之警。悉奉行於條詔。偶坐格於謐寧。陛下憐臣帥府整謐。明應抃履之仍。念臣神州領尹。粗宣犬馬之勞。特陞秘殿之隆名。仍畀留司之重寄。深虞尸素。

仰怙倚毘。玆蓋伏遇皇帝陛下。柔如坤之智。以臨照百官。體逮下之仁。以觀馭羣俊。彰德非專於爵賞。念功思奉於綸言。寵風勸於臣鄰。俾日新於事業。致玆庸陋。獲預寵僚。臣敢不祗服訓詞。恪司管鑰。金城雉堞。嚴守禦以增崇。甸服田疇。咸勞來而安輯。經費務先於贊業。練兵敢忘於防秋。預書事宜。悉令告戒。刻宸章於琬琰。式昭天府之榮觀。傳寶訓於雲來。永修老臣之知遇。更殫九死。少補萬分。臣無任云云。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建炎元年十月）

星使自天。玉音在耳。恭被聖神之賜。倍增畿甸之光。臣固衰微。倏望天顏於咫尺。人咸歡抃。願隨獸舞以駿奔。感戴而思。涕淚以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恭儉足勤。稟天縱之多能。躋日新之盛德。整淵衷之孝悌。思沙漠之父兄。天鑒昭回。必助悲行之淚。人心激勵。益懷敵愾之誠。因矜浩穰之都。遂遣皇華之命。里閭見九天之幄從。競夾道以焚香。父老聞萬歲之歡呼。但吞聲而飲泣。伏望陛下。誕宣溫詔。早勸回鑾。庶寬大旱之望雲。式慰調饑之念食。卑誠懇切。輿論傾依。臣無任云云。

謝收捕開封府稱御前收買珠玉仍出榜告諭都人表（建炎元年十月）

垂王化而宅城中。端臨萬國。躬儉寶以先天下。懋迪羣黎。宸翰誕頒。民風丕變。朝野識德音之所嚮。邦家知泰階之可期。伏讀訓辭。第增感涕。中謝。竊以治自近始。化繇躬行。儀刑肅黼扆之嚴。視聽徹要荒之表。好惡所示。治忽可稽。弗剪茅茨。堯俗於變。躬服革舄。漢治勃興。深惟治化之端。實以樸儉為本。恭惟皇帝陛下。秉德紹統。建極御圖。誠意正心以齊家國。復樸敦本以作士民。念國步之猶艱。慨民俗之浸靡。克勤克儉。去泰去奢。屛服用玩好之奇。聚左右圖書之富。中嚴廣禁。豈特御璀璨之珍。昭示儉純。蓄將揚絲綸之化。農知重穀而力穡。士知守義以遵繩。革蜉蝣之僭奢。成行葦之忠厚。一人表正。四海風傾。臣猥以非才。謬膺繁使。惟知樸直以報國。不敢偷薄以示民。仰聖訓之丁寧。激孤忠而抃躍。臣敢不播揚純儉之化。恪遵禁令之嚴。一道德以同風。冀追太古。修政事而攘敵。行見丕平。臣無任云云。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奉大夫表（建炎二年二月）

祕殿峩華。文階序進。誕被湛恩之厚。靡容遜懇之辭。荷寵若驚。撫躬增愧。中謝。竊以眞皇御宇之際。景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為盛事之傳。舉玆以旌。名稱至重。若樞廷之均逸。始獲新除。非承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衰遲之跡。亦叨超躐之恩。伏念臣天賦樸忠。人推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帝臨纘紹之辰。謬蒙序爵。與言遭遇。良劇兢淩。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留鑰。俾衛上都。初無槃木之先容。實出冕旒之獨斷。忠懷子翼。不忘河內之孤。功謝酇侯。除蕭關中之守。深慚幺麼。曷副使令。致國織被於褒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蠹。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資。洊加朽質。循牆欲避。渙汗難回。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義治。慶賞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睿智以臨人。恆不泄邇而忘遠。宜收斜履。用慰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過。臣謹當堅持晚節。愈激孤衷。讀回鑾之詔書。但形鼓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駑指。臣無任云云。

謝賜對衣鞍馬表（建炎二年二月）

服思不稱。始貴身章。馬志無馳。方誇駿骨。況帶被兼金之飾。而鞍如華轂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慚惕。中謝。竊念臣褒衣冷族。縫掖下材。本操耒耜以耕寄。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寵字。已嫌在笥之羞。恍仰天飛。尤激戀軒之望。既免回旋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邦表儀。乾剛運動。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更斐懷慚。負乘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騁無能。願竭周旋之力。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撫諭幷賜茶藥表（建炎二年三月）

皇華容使。溫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曲示矜憐之意。孤忠顛隳。嘗戢外侮之殘。直道對揚。庶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交零。中謝。竊以太祖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本根之際。必參稽年世之占。卜既協於休禎。事乃臻於奉定。所以繼繼繩繩之治。無非巍巍蕩蕩之容。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陛下入承於丕緒。偶大臣密奏於偏言。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神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彼憸佞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為翳荻。臣苶然衰憊。強爾支持。曾無苞桑之功。徒竊乾坤之造。念符剛正。同在闕文。密緘蜀市之珍。寵錫建溪之異。仰叨殊眷。顧慚餘生。但知力竭以報一人。豈顧狂迷而忤三事。伏望陛下。稽乾剛之獨斷。敷離照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駕。俾四海謳謌而來享。使萬民竭歷以嚮方。用承滋至之休。永貽無疆之賴。臣無任云云。

忠簡公集卷三

賞樂堂記

巴州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吏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頞。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冬。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爲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爲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場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荊棘。鋤蓬茅。易瞍壤。滌汙濊。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群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幛。爭雄競秀。來入目中。歲花作發。木葉秋落。於此可以察榮謝。岫雲朝出。林巒暮歸。於此可以驗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濬爲方池。植竹以環其涯。號名曰竹溪。臨溪爲小閣。目曰思逸。於是可以想見徂徠之侶。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泳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洄爲曲池。種桃以覆其島。號名曰桃溪。跨溪爲小橋。目曰武陵。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杳然。落花泛紅。漁舟之子。尚昔陶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灑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賞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賞者之樂。固如是乎。及因荒廢上之日。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剪不伐。梟鴟挺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柏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蛇虺蟠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篔簹蔚薈。嘉卉羅

矣。方時序之良。撫物之美。揖賓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弈。或琴或嘯。披襟荷徑。弄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池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爲大廈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吾人得志者所不爲。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兮脊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之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己之所獨。其樂自內。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眞得之矣。余內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予之儕。僕曰諾。於是乎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沈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擊撞。俾有識無識。塵勞蠢動。隨所聞聲。發緣入道。譬如雷震蟄驚。凡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群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聲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將至食時。飢火煎迫。嚥涎貪嚙。腥羶無厭。于是聲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己。于是聲之。廣令衆生。起方便心。昧谷欲往。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爲盜爲賊。于是聲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顚倒。莫覺莫知。于是聲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聲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聲心。悉繇中起。念念勿絕。證無上緣。因知衆生因鐘以聰其聲。因聲以寤其意。因意以明其心。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思宏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狹。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倡之。寺衆環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爲鐘。翕陰陽以鼓氣。向爐騰焰。飛廉助威。熠燿璀燦。融爍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鏤蛇鈎擢。徽以金索。懸而擊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諸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爲頌云。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垠無邊。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疆畢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遂滅之。以其國爲郡。曰巴郡。西漢因之。領郡境爲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爲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皆昔巴郡之闔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顏。沒十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將親見其人。躬被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額。至于再三。如神具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聽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雨。秋復潦。皆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覩其堂廡。

弊甚.因顧其腦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溼.不芘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雖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飢者哺.勞者息.囹圄空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乃擇剛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取於民.毋勸於衆.蘇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羣心欣愉.工不俟呼而集.材不俟焉而足.陶甄致良.斵劖效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敧者正之.潰者起之.瞀污者飾之.晦朔不再匠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爲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智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既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逆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墮先主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來城走.則開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爲.使之遭雖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勳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爲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爲之橫涕也.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爲迎取.冒躐華要.或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尸寵祿.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爲計.甚至於毀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爲哉.然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土.萬世而無替.

義烏崇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爲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繇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圓機定數之義.播列諸部.星羅碁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蘊.於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歸三藏.使流通教典.藏收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令衆生信而挹之.則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聞.舍受法要.心怡神悅.蕩釋諸苦.發探蒙惑.展迪覺悟.復性命之眞.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舍.有院曰崇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梓律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湜.徧募士庶.稍滿其數.登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金晃.墨寶珍嚴.燦然煥赫.顧舊藏不足以容.時竊其慕.於元豐中.居士葉誠.崇信佛法.號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屬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爲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業乃告成.隆廈廣闊.飾以珠貝.華輪斜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間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使.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器.各有所潤.譬夫飢者入太倉.觀夫穀粟.遂

未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飢矣.病者之藥肆.觀大劑料.雖未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衆生.則飢能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是如是.至於布瑯函.列朱軸.誠爲除衆生飢病方便法也.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嘐、灝、二弟皆少亡.惟兄與某.自幼艱難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裕厥家.某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皋西疇.優游以遊化.逸及方丐宮祠.以圖爲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賤寇竊發.橫肆焚劫.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適兒焰.追避挈妻孥.奔避山林間.昏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尚梗.道閉五月始聞訃.嗟乎.兄之有行乃罹斯禍耶.某失怙恃.緊兄是賴.聞凶痛弗自勝.卽寄書諭稷曰.汝父在.某既不能相倚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襄奉耳.汝舉葬.宜俟某歸與執紼.庶酬夙志.稷卜地協吉.泣血來告.某啓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尚忍銘吾兄耶.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爲婺州義烏縣人.曾祖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夷曠.撥置邊幅.直情徑行.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諧語.慈顏每爲驩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疏淡.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點墨擾州縣.喜賓客.曾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氣勢.陵轢貧下.或捽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兄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提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憚.五子.曰愈.爾貢於禮部.曰三六.少俊爽.皆先兄卒.曰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阜.曰顏.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爲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寡求.故氣不喪.諸子詵詵.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章.賁松軒上.歸安玆邱.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宅里人.祖迎.父遜.潛德不仕.公天資沈靜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腴口見屏翳沃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己.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殘身可矣.殘其心者可失乎.爲今計可矣.爲厥後計可緩乎.能詠歌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籯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結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咸發胸中之蘊.與其子孫遊.講明爲學之方.皆嚴整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間.頤古人典要.自得眞趣.鄉里皆稱爲處士.紹聖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五.娶錢氏.一子曰琳.克孝克倫.不幸先亡.公哭之慟.雖諸孫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鬱鬱不釋.嘆曰.每期諸子事余.終某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未幾遂亡.一女適駱氏.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策.鍼.大學生.幼鎣.三年十月甲申.葬于邑

之永安鄉方丈隱、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熟公言行。來請銘、適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溫厚、躬儉約兮致豐阜、樂田園兮得所守、賁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石可頑兮銘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州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相結爲義兄弟、某嘗事、即尊奉公若叔、公撫視某猶子也、後遂爲姻家、而眷眷克甚、如念天顯、未嘗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公不忍離側、凡藥餌必嘗而後進、某護先人喪歸自膠水、公迎之路、撫柩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日、公躬走佛剎薦冥、以敍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嗚呼、公有賢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穹隆之刻、非某其誰宜爲、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爲婺之義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父某尚及見之、淵厚溫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生公、公娶省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和、疏通而信、惟尊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居小室、宴坐浩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靜爲證、無毫留礙事、如老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必質公、公爲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間有窶乏、不吝假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櫬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疏若戚、若遠若近、咸不書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門、或持釋徹至、必啣啣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非有力臨持之也、皆自心悅誠服如是爾、公享年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沈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殆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迪功郎、前任鄂州新化簿、公棄背後、哀苦毀瘠、去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進士傅璨、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去膝下、強納粟爲大廟齋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下岩原、使來乞銘、某不敢以廢學辭、謹爲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茲強銘公、聊示留後、

尊翁之懷、惟某深知之、故樂爲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託能者別作、仍爲寫一本燒靈前、庶少慰亡靈、至扣至扣、某上聞、

陳八評事墓志銘

某先父行己謹且信、不泛交游、與公相厚善、情好既篤、遂結爲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暘、某甥也、某、公壻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嬀、世爲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賁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童穉時、二兄一弟、踈儲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至老不少懈、嘗聞禮記云、毋不敬、公曰、噫、果能行此一句、即不失爲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觀公提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鄉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悲、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沖靜、殆平生樂善無懟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孝友、踐履如公、曰錫、從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儆、曰備、曰成、曰鏜、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嶧、幼適某、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暘、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密之安邱尉、方力爽適、當塗交章薦之、曰宗楷、曰宗皐、曰宗禹、曰衡、曰昭、南猶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儆、備、成、鏜、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於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戚學之末、知公之所存爲詳、銘曰、

修之家、其德乃真、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溢、而俾子孫振振、

忠簡公集卷四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概、慨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鏈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挐舟越承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紓也、並堤而行、延緣萑蒲、皆漁聚落、得漁老焉、邀過其廬、蔽漏肅然、埽地以坐、因詢之曰、澗湖而漁、何孅之甚、豈術之邃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之釣也、任公子之釣、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淛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某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從之名都大邑、遊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貫穿熟嚼、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屈底蘊、以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已乎已乎、筋力孅而死期至乎、某再聞之而疑曰、諒矣、漁人之弗蒙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悅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其良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故歸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譏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而利之多耶、鄰漁曰、子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艱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絕、釣不伸、竿不撓、爲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專、故

能以輕致重也。某終乃附驥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屛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僞。所幾亦有取道之資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下。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高妙。登大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路。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某前時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鄒漁術。擕荊篠針鈎。往遊龍伯宮矣。盍勉之。干冒師嚴。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觀昔有逸客。爲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使可一生。而吳興太守枚舟往助之。昔有恩客。爲山水遊者。會以暴漲。輒數日不粒。而耒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爲江湖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爲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觸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爲乃旦旦然待之。覬覦然賙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冰氏之子。俯仰容谷。鶉衣之士。蕭寂窮途。齊五斗米。而淵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衛人之胡不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南山之木而濟之哉。某諳窮久矣。家徙四壁立矣。平生不喜爲吏。塞窮犯人。望暑然迫之。使出宦遊東方。聚室待餉。擕孤母老矣。重桑故鄉而客遠宦。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臘邦。跂步。白髮之老。亦既願往。低回商略。勢不可久於此。昔擕家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擕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審取道。得車則至胸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聲而問曰。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川乎。恭惟閣下。英風健學。傳在衆口。德宇廣闊。人有庇賴。某也名不登於賓客之席。身不廁於夫子之牆。乃欲襲僞長書。筆諸觚牘。如轍中鮒。大呼乞憐。豈獨他人笑之。某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語。惟某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近班。非若吳興耒陽之卑且賤。而某今日懇款。亦豈爲江湖隱爲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垂德首聽。則飛帆鼓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者。皆恩波也。

上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牢落併至。蕭條冀北之野。大半食而烏啄瘡者。乃其所也。孫陽過焉。昂頭掉尾。強起而一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焉。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攀毛。辟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頓舉千里。自古詩人畫史。與夫稗小說。一皆異口而贊美茲事。是以孫陽爲善相馬。而精魂比於列星。信不誣也。某深感於此。故復摭其事而進焉。重念某一登仕路。偏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蹈險道。未嘗敢一跌以負主人之責者。況羈銜轡爲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弄影於無人之道。而猶坐曾以羈縻也。嗟夫。士不遇知己。老死塡溝壑者。往往尙有。顧某何足數。而欲覬閣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爲孫陽而一發。恭惟閣下。英姿偉望。節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塗。頃者暫緩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識可賜調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李丞相書（詳編）

某衰老無所能解。但聞賊勢猖獗。尙有橫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爲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殘破。顧望翠華回鑾。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時者。顧一身偸自安便。如疑思過當。不能自爲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間。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飮食間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諸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爲計。而無路可爲。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纘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寶緒。毋跆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劄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衞。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屛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勢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懇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啓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訥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衞。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勢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幾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暖。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錄去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屛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發真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勢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倘來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之。不可行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炤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勢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誓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賊勢恣肆全無忌憚也。

忠簡公集卷五

撫松堂賦道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蓋以鳴風。蟠深柢而切天。卻斧斤於睥睨。欲化石而頑堅。悵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凝。延枯槎而智圓。寓修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期百尺於歲寒。扶大厦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筇於籬。荷竊其成。森若巖谷。且說且樂。還我喬木。或攢青而爲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採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爲扇箑。或折枝以當麈玉。倘聘士之見須。効尺長於必錄。我觀此物。磊落節目。擅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瀆。用扶危而利涉。皆收功於芒粟。皆象伊何。孝於一庭。眷官侍坐。青衣侑觴。鼓琴瑟於晚吹。冕屐嘯於朝暾。聘士媚之。內娛外妍。陋村蠋之飛馳。避門蹈之衰黃。我觀此物。受命不遷。稟直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秀。聳若高才。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能竟語之紛紜。苟好尙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聘士爲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詞。刻于崖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

月。南至岩下。讀史嚴之淸什。感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府崖之中。餘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激沉淵。竦修幹以上凌兮。並孤岑而參蒼天。大枝翔起兮虎豹拏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蔽陰。白晝沉沉。輪廣十畝。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芘。荊雲非陰。雨灑瑩兮一塵不染。風振壑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撫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屐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舍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宮。禁林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剪桐。爾胡不生於陝之域。舍彼召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爲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爲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汪洋。用爲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鼎彝交神明。薦至德之馨香。夫何默默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眩。若揖偉人。瞋目視曰。噫。謂子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幹。至于十圍。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爲樸樕。豈待之斧斤之害。亦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我悲。使子處此。役將奚爲。吾非不知強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倘匠人斷而小之。能不逸然而悔乎。乃所願比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爲。姑亦付之一夢。客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觀釁。派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甲我兒子情。閉戶慨若廢。鹵青笑金籯。力田固爲政。課童乃司兵。深病背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我友挽出之。大人令職明。古無忠孝全。泣涕去邱塋。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有序）

醜虜長驅。京邑陷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國之秋也。而宰相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沉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壘。大夫慎寵麗。傑戎要婉將。謀國須舊臣。白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顏以爲人。吁嗟世道衰。大僚加縉紳。平居事矜競。粱汁分雲屯。一旦國步艱。四逃如星緊。輔相已擇棲。守令仍逾藩。冠蓋陸西寘。舳艫水南奔。部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希尺柄。恬在期片言。時來倘異能。我冠拜臨軒。述遠上玉除。造膝伸孔元。措世於泰寧。歸來守邱樊。

謁華嶽一首

椙賜嶽所挺。啟武金天晶。二子爲時出。趙我非炳靈。緋嶽鎮四方。氣秀天骨靑。巍辭立千仞。力能盧公卿。
降神詠崧高。讖緯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譎怪如洞冥。平生笑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胷山困崢嶸。
誰言華嶽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丹碧巻瑰瓊。平居鬱雲雷。飛雨溢四溟。此豈眞有之。落筆紛縱横。
發我文物秘。采渠胷澤傾。太華屹不搖。我山升崴行。

五言律

雨晴度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澈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晝淸明。泣涕收横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其二

萬騎眞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潤光深。地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邊尋。

過潼關

一雨崤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磨。一夫工恩守。寧怯萬夫多。

道逢鄉人笑僕臨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牽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尊。汗血能觀國。叫閽終感恩。莫嫌騎馬瘦。揮策詣金門。

五言絶

盤豆鋪雨李翁園

李翁臥亭午。春深掩柴荆。忽聞風雨響。疑是勤王兵。

六言

題趙園

瑤瑛來侍梅髮。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以亡憂遣老。
鑿池智有泉源。種木胷無芥蔕。螭頭吐水涓涓。端是銀潢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輒以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擁廃幢我爲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發擊不容瞬。飈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關
關危。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力陳謀略指國賊。咸尤下策尤可笑。鼂錯上
書亦奚爲。道路荆棘初翦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一旦應闕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
開募士詔遺歸。澹昔大器榜教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詞杕杜。鑄兵銷刃兵猶
怒。卻把鋤犂皷舞。君王神武今戡亂。留賊不歸汙我斧。

七言絶句

曉渡

小雨疎風轉薄寒。駝裘貂帽爲秦關。道逢一洞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顏。

華陰道中

煙遮兒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皆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簾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其三

塗玉遺作金盆鴿。韓愈詩誇玉井蓮。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墓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府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舉頭彈指睡希夷。

馬上口占

龍興虎視詫周秦。王氣東遊作汴京。陰視巨靈移此險。大河爲塹嶽爲城。

蚤發

繖蓋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胷中策。緩步徐行詩不辭。

忠簡公集卷六

寧國長老語錄序

趙州柏子。果是分明。靈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爲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門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嘿傳正法眼藏。如某愚昧。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寓諸方册。

閿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贊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跏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淸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鬢髮如蓬。巉巖而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爲佛世尊。非我臞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

題均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識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

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爲全體是無爲。

空餘短笠與輕蓑。道者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

告金天廟文

維嶽嵯峻。維神司之。雲雷奮張。神用專之。作帝金天。號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兌方。則爲西。制器則爲兵。論智則爲上。鍾人則爲英。厥號耿光。可享維神。彼傖無知。拉于厥身。匪國之殃。緊神之醜。神弗殄誅。爲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雄中豹皮。號脊橫刀。鐵騎沓馳。助我熊羆。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驕。借神威靈。一埽無迹。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自家衣鉢。非從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呑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橫妙用。三仕三已。喜慍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麼時。請說這箇法。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拈花鷲嶺。曾斷一笑之瑕。面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眞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法源。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法輪之古剎。人天北集。凡聖皈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線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遜托。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說難說之法。相與參未參之禪。灼然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某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靈鷲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壖。道價浸高於海內。閩寶林之虛席。合衆剎以謀師。既蒙赴感於隨緣。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爲華州作延請查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窣堵。雖伏神龍之呵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某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裏光明。入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拳攘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墮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觀。用觀無差殊。何必許多般。

覺鏡偈

覺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卻歸什麼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說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老盧行者。

佛說偈

後學要說禪。教人斗鬪謎。佛祖意分明。但爲傳衣偈。

宗忠簡傳

公諱澤。字汝霖。義烏人。嘉祐己亥登第。初尉館陶。出宰龍游、掖縣、諸邑。薦陞通判登州。詩屬設鎮江。旋判巴州。靖康丙午。奉蠟書充副元帥。丁未。高宗再使斡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悚。公則決策留行。中興之業。公之力也。時與汪伯彥、黃潛善、咸不合。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旋陞尹正。總御羣雄。招降劇盜。兵強士勇。敵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嫉忌之。疏表凡二十四上。皆留中不下。公自傷不得展布。疽發於背而卒。都人士爲之哀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兵民去者十五六。謂公子穎居戎幕。得士卒心。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請諡於朝。諡忠簡。按公撫馭士卒。賞罰嚴明。其一心志在存宋。而外有粘罕、兀朮輩百戰之桀敵。內有汪、黃二豎之鼠狐。高宗私意恇怯。優柔不決。安坐小朝廷。俾公之二十四疏。若罔聞知。豈不惜哉。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于袁江節署之求是齋。（從乾坤正氣集錄出補刻。）

忠簡公集卷七

遺事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避地江南。居婺之義烏。生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時。公生而趣尚不凡。長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游學四方。籍籍有聲。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登相告曰。必如詔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踰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厄於朋黨。今處厚箋詆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訴還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延月。訟庭闃然。紹聖二年冬。呂參政惠卿自大名移帥鄜延。欲辟公置幕府。固辭不就。卽檄公與邑令視河堤。檄到。値喪長子。捧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愛國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河。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不以中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略曰。某非有避也。時方凝寒。鍤钁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當身任其責。卒用公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衆。會秩滿去官。五年。循通仕郎。陞衢州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爲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此里閭惡少。結十百爲羣。持蛇兩擾民以規利。稍不如意。輒鼓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

之州籍其壯者爲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未幾丁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水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溫包者恃陰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別駕與包連姻以位臨曰令敢爾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強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且約曰獲盜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從造賊巢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級賛其廬州奏功于朝官屬皆被賞公亦進文林郎同舍生林迪者先公登第官閩不相及者累年官萊之別邑公始至也迪挈家詣公經旬而去迪以病告公赴之垂革尚能語曰迪身如何公曰某任後事室人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女當適佳士後以迪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弟協申愛好焉迪子懋後從公討賊得官又文登分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詣弔之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媧皇祠新趙簡子廟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坑之險左依崇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實河東用武之地願陞縣爲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清命以軍額管治縣事且大發軍士以備不虞復言慶源乃國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告聞不盡如所請公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發當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一日當路需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疑爲黃當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劾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爲青帥王公實所知辟置幕下未幾薨罷中書梁公子美繼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久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從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爲隆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濰密四州爲次邊選謀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瘠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公條奏得除免黃縣有大役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其中乞寢罷朝廷從之道士高延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爲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爲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茲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宮方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被職羈管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即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敍宣教郎公盡心酒職課入倍加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粘沒喝斡離不再犯河朔王師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斡離不李公若水假秘書少監使粘沒喝副使命還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某豈能屈

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爲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徒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得矣兩州知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其人及宣撫使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并劾雲張皇敵勢迫脅人主及請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路入寇雲隨賊計先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選易河北帥臣等率未除公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訓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剡茲滏陽當兩衛會皆委之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敏強裕於從政嘗力中外克著風績俾膺是選實允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事乃克有備則罔後艱可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眞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祿而臨事畏避吾君何賴焉遂單騎即日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河上自北來者盡號曰敵已犯眞定矣遽往何益笑不納庚辰至郡前此磁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帑藏枵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兵器募豪傑爲必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糧糗不足視帑中所有盡以高價糴米數萬斛然後廣募義兵應者雲集公度所儲尚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獻金穀公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應援則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嘉之皆以語康王其後諸郡議卒不用時敵人再犯河朔攻保塞不克遂治兵中山大會酋長諸酋部於眞定晝夜急攻壬辰上親劄賜公曰知卿糾集軍民共濟國難今遣呂剛中侯章圖練起發想當即日就道以効忠義之節苟可立功一面施行高爵厚祿朕所不愛也繼除公河北義兵都總管有招安強寇號第十三將首令者恣橫兇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間公命斬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眞定屢與敵接戰兵力單弱圍不可解十月丁酉眞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并上之（奏疏佚）十一月詔曰知磁州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秘閣修撰訓詞曰朕以疆埸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陽近藩實當要衝爾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剡牘上聞朕用嘉歎中秘論譔之職其選甚高非爾之才不以輕授益恢遠略紓我顧憂斡離不自眞定引兵南進陷慶源宣撫使范訥率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公亦大治甲兵聲振河朔斡離不知有備乃東趨大名歷魏縣乙亥自李固渡渡河恐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下公披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矢下如雨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首數百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其城上用神臂弓者又厚賞之自是義兵人人奮勵迭出擊敵或守要害日有克捷初刑部尚書王雲遣從吏李裕間道馳歸傳斡離不語若得親王兩府奉使議和兵庶可解康王頃嘗與斡離不周旋北人畏服乞遣康王朝廷從之公抗章乞輟康王之行（章佚）朝廷猶豫會雲繼至請益堅上曰肅王既留又遣康王萬一盡爲所留奈何雲曰康王行則和議可成和議成必無留康王之理臣以百口保之上用雲計於是王被旨出使以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延禧世則見王即召雲共語王曰國步艱難臣子當盡忠竭節苟可以安社稷何辭使萬里顧謂雲曰尚書謂此行和議必成至以百口保之豈別得斡離不之語乎雲爭曰未嘗敢爲此說王曰尚書奏事時適在御屏後盡聞所言康謔亦侍立榻旁呼謔出問之如王語雲無

以對。丁丑。發京師。辛巳。至磁。公率官吏迎謁。士庶勞甚至。公曰。大王乃欲親使敵中乎。王曰。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更熟議之。聞敵入山大名已渡河矣。恐不可遣。萬一更如肅王。爲敵所留。又將如之何。以擇觀敵情。豈有肯和之理哉。特設詭詞。欲挽致大王耳。可不察乎。會郊外飛塵亘天。公密遣裨將張宗。領騎數百覘之。甫至三十里。果遇敵騎。遙望問張宗曰。是非康王與王尚書乎。宗應聲云。是。復傳語尚書。可速來。宗回以告公。密戒城中爲備。且以宗所見白之康王。曰。敵情灼然可見。願大王勿行。王因問所養兵。公曰。民兵可及萬人。皆在近地。有急則呼之。饋不費糧。趙、洺、邢、相。則無有也。雲因面責公曰。公前日見勸。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勸。自宣撫使副劉韐等。某無不勸之。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某哉。王行期未決。磁有嘉應侯祠。州人事之甚謹。請康王與王尚書共謁祠下。公從旁贊可之。曰。卜以決疑。時有被虜婦人。從魏縣寨中脫走至磁。言見斡離不掠太平車。由李固渡相銜如浮橋過南陡。又以船載魏縣官妓。吹笙簫月下而渡。人心聞此。殊不寧。且怨曰。敵不由磁相。乃從李固渡。前用雲計。徙毀我廬屋。耕我糧草。壬午。會王謁廟。州民遮馬諫曰。不可去。肅王已爲人誤。送入燕山。初言至河必回。斡離不重信義。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在後。語之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北去也。民不以雲言爲信。曰。已有萬人守北門。雖欲行不可。延禧、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何足恤乎。竟進至廟。民心益忿激。厲聲指雲曰。此清野之人。爲敵計。眞細作也。謁畢。民如山擁。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偕行。雲易之。與延禧、世則、先出。小吏附耳語延禧曰。外已失王尚書馬。延禧約世則速行。百姓皆踣亦怒目。因追視曰。此非王尚書耶。雲乘

小吏馬相繼出。遂遇害。及王出廟門。父老前擁言曰。今離此門五六十里。即有敵騎。王雲乃細作也。王諭以不復北去。衆始引退。王諭公取首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收雲從吏隸王府。內外迺定。從馬識遠取國書。識遠曰。雖云副使。實曰小吏。國書未嘗見也。迺發雲行李。索得國書。幷上賜肅王夫人書。長主與都尉曹晟書。咸已發封。知前後未嘗達也。又得皇裘一。番巾三。羅綾錦各一。王曰。必有人見此。故謂雲爲細作也。衆因謂磁不可留。又初過河之明日。邀倖使臣任水。爲敵騎所掠。問王所在。不以實告。後得脫告王。癸未。王留相州。乙酉。斡離不軍劉家寺。京城戒嚴。閏十一月癸巳。粘沒喝亦至軍青城。己酉。朝廷遣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等。賫蠟書詣王。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可充副元帥。丙辰。京城失守。戊午。王語僚屬曰。吾夕夢皇帝脫衣賜我。我服之。此何徵也。有頃。仔至。再拜以蠟書進。王涕泣望闕謝恩。軍民感動。仔曰。敵圍城甚急。方大寒。皇帝御遙津亭。遣仔等請王起兵入衞。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備御劄行下。丁卯。准大元帥府備坐詔曰。適知州郡糾合軍民。共起精兵。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佑助。同力叶謀。以濟大功。應辟官屬。茲從便宜。劄下知磁州祕閣修撰宗澤准此。公拜命感泣。甲子。御前再遣閤門祗候侯章至大元帥府。出蠟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康王眞朕心腹手足之託。已除兵馬大元帥。更無疑惑。可星夜前來入援。章曰。皇帝遣章十輩來。唯章一人得達。陛辭日。宣諭臣曰。王辟中書舍人。得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精兵人援。又曰。恐諸郡留精兵自衞。當使守臣自將。庶盡得精銳之兵。或難章曰。審如此。則河朔兵一空。他日金人歸師。剽城何

恃。章曰。方京城事急。未遑他議。況此出皇帝之意。王迺命延禧草詔。如章言頒之。乙丑。大元帥府迺傳檄諸郡。其檄曰。契勘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王於相府被受御前蠟封皇帝親筆。除兵馬大元帥。已於今月一日開府。三日又准閤門祗候侯章賫詔書來。催促起兵。當府除已備坐詔書行下外。仰逐州依詔書守臣自將。竊惟敵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解。君父發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募到土豪。分擺地方守禦外。盡數劃刷官兵精銳。招集強壯。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幷堅利器械。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官兵。以將佐隊將押隊內選差。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使臣。迅切措置糧料輕賫。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宜供億。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七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候指揮。審度前進。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亨伯。知河間府黃待制潛善。知冀州權修撰邦彥。知德信州梁徽猷揚祖。知洺州王寶文璘。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闕。知博州孫大夫振。知慶源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安肅軍王大夫徹等准此。唯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被受。丁卯。上遣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同北使迎王。且密爲蠟封及礬書付之。因令齎詔撫諭河北。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院帥。和議遂定。宗社自安。生靈獲全。恩厚德深。恐四方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及移文鄰路。各令安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乙亥。王發相州。丁丑。至大名。先是公屢言。宜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聞李固渡敵騎往來不斷。自將秦光弼出東西兩門夾擊之。敵兵潰。斬首數百級。因拔城下寨。光弼兵不過千餘人。更出迭進。以擣李固寨。敵既渡河。留兵數萬屯西岸。有寨數百。公時遣壯士夜擣之。破三十餘

寨。斬其首糧貲。日會大元帥府檄至。約提兵會大名。遂班師。公即量留人兵守禦磁城。盡提所募兵進渡漳水。宿鄴鎮。軍馬履冰渡河。時天大雪。公披堅乘馬道途。郡守往往臥氈車。齎廩具自隨。公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癸未。至大名。領兵以參王府。王諭撫循甚至。論至終日。且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緩。乞早處分。王即面諭公。就供副帥之職。僉書公名。公稟命退。繼除公爲集英殿修撰。曰。伏見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強。氣節高邁。方時艱棘。夙夜精勤。招集民兵。豪傑爭輔。志存滅敵。義不辭難。經營百爲。各有條序。老當益壯。今見其人。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付准此。公翼日入謝。初粘沒喝欲召王還京師。其曹輔之出迎王也。敵以甲騎三千。從輔東至興仁。城守甚備。王師二萬。列柵郭門外。敵騎去城數里許。留不進。輔獨入城。與知府事曾懋密語。具道敵已登城。而斂兵不下。議和恐可成。懋請輔曰。敵人貪得姦詐。豈有登城而兵不下者。必公家族遭執脇。爲是言耳。輔迺袖出蠟書示懋。幷出蠟封命王。大元帥府。申中被蠟封。迺上手詔曰。京城失守。社稷安危。倚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伺濟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次以蠟書。其字纍然。迺樞密院書也。書曰。大金已通和好。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俟師退日放散。於是汪伯彥等在側。咸執以爲然。公曰。敵人狡譎。事勢如此。是必款我師也。豈可深信以命後悔。乙酉。

知洺州直寶文閣王麟將千人詣大元帥府。謁告歸覲親疾。從之。以兵隸公。丙戌。王會幕府議行軍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發。以解京師之圍。伯彥曰。不可。敵兵十萬圍京城四壁。要害自衛南抵都城。壁壘相望。戰者水火不通。吾當竭力。何論解圍也。公曰。京城圍閉日久。君臣相望入援。何啻饑渴。方今之計。當言軍中久不聞天子詔令。願見君父。既曰通和。請師退。設有詭詐。則吾兵已在城下。王從之。命公先行審敵情。大元帥以次進發。戊子。公提兵二萬發大名。以劉浩將前軍。尚公緒將左軍。陳淬將中軍。常景將右軍。王孝忠將後軍。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隨軍應付。出南門趨開德府。聲言王在軍中。庚寅。王發大名如東平。二年春正月辛卯。公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前後十三戰。兵出輒捷。敵自是不犯開德。癸巳。王次東平。敵挾帝迎王甚急。乙未。遣中書張澂行。戊戌。澂持詔至即開德。問王所在。諸將以不知答之。澂曰。敵方登城。援兵未可進。徒誤大事。公曰。此賊爲他來款我師。命壯士乘城射之。澂與敵俱遁走。閤門宣贊舍人蔣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久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年。應援兵尚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如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貪未歛兵。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朕自稽皇天。皇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民未之懷憤。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寢。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邊裔。孰若發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讓。結集北道軍州。自以爲號。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邊裔。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辛丑。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帥州兵千人至大元帥府。王命屯開德。受公節制。二月丁卯。王命公及黃潛善分領勤王兵。檄曰。契勘金人長驅再來攻圍京城。當府近自河北被旨勤王。已領大兵過河。與諸路會合。前進解圍。救援君父。夙夜痛心。惟恐緩期。尋據興仁府申。封齎樞密所傳蠟書手詔。及樞密院禁書白劄子。當府尋節次探得金人自京城劄寨。擺布北來。直至東明宛亭。南至胙城。東跨五丈河。西抵黃河。水浪不通。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北來勤王之師。二則恐朝暮不測。迤邐進寨。漸圍東北。前來窺伺。吾軍若不前起。墮落奸後。立見危殆。今合將諸頭項人馬。節次分遣於開德府、興仁府、濮州、柏林鎮、廣濟軍、單州一帶擺布駐劄。除權邦彥、尚公緒、常景、王孝忠、孔彥盛隸宗元帥。張換、高公翰、王善隸黃待制外。今撥濮州閭丘陞、姚鵬、孫振等共二萬四千人。並仰聽宗元帥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榮等共二萬五千人。並仰聽黃待制節制。仍各深切體認。今來擺布人馬與寨柵。一如對壘相望。足以伺察動息。仰更切不住遣信實得力人偵探。多方尋路前去。鉤索金人去住之意。久近之期。所嚮之方。如是不測。引兵前來侵軼。仰火急戒嚴。持重以待乘便掩殺。仍一面馳檄諸處。相爲應援。及節次不移時飛申當府。以憑差撥人馬前去策應。如是探得京城動息。或有釁可乘。要須審度可否。飛申當府。當審詳事宜。約南京宣總司。催促陝西江淮勤王師帥。相與審度。然後刻日大舉。互相應援。務在警備。以備不虞。庶幾正應詔旨。不誤國事。先是大元帥府遣張超、李安、入京城偵探。至東明。爲敵所得。囚留北寨。聞敵言國相已命於三山縛橋紮筏。期以端午到燕京。既而走脫歸。爲王言之。於是王會幕府議。或云。敵雖曰斂兵不下。而京城沉默。息耗不通。不若約進兵使。或言京城四壁。既爲敵有。吾師一逼之。如太上皇帝何。議不決。己巳。迺再草檄行下曰。契勘當府今月七日已劄黃待制、宗元帥節制開德、興仁兩府、濮、單二州、廣濟軍、柏林鎮等處諸頭項人馬。與宣總兩司。互相應援。務在警備。以備不虞。要當審詳。毋或輕舉。庶幾上應手詔。不誤國事。并劄宣撫司炤會外。今再節蠟書手詔及樞密院指揮大意。謂金人登城。斂兵不下。已通和好。勤王人馬未可向前。恐徒誤國。今來雖已劄下開德府駐劄宗元帥節制濮州閭丘陞、姚鵬、孫振及將隨軍陳淬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并劄下興仁府駐劄黃待制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張榮。駐劄柏林鎮等。將隨軍張換等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及宣總司。互相應援。切慮隄備未謹。審度未盡。仰逐處更切差得力信實之人。前去京城以來。多方偵探。如是登城之敵。未有退期。及胙城、衛南、韋城、宛亭、東明、南華等處敵寨。稍有隙可乘。便合隨處事宜。審觀形勢。料度彼己。見得委是可以前進。即仰一面進寨駐劄。與附近人馬遞相關報。互相應援。仍申當府。以憑策應。不可守株。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動。上誤國計。即日具本處動息。及探報到事宜。具狀飛申。并劄宣總司炤會施行。令徧牒陝西江淮諸路勤王師帥。炤會施行。公得檄。日謀進發。檄閭丘陞人馬逗遛不前。公聞王善叛去。遣人招集之。得三千餘人。尚以兵力單弱不能進。乙亥。有佛奴者。本大名之魏縣人。爲敵所得。至劉家寺寨。凡半月。脫而北歸。至宛亭。會雨雪。苦寒不能進。又爲彼遊騎所掠。留宛亭寨中。使牧羊。聞敵言。須麥秀可歸師。旣無水草之虞。已而復乘閒得脫。北走。官軍得之。送大元帥府。具道彼中事。因言敵之大會死事者。感傷切至。以刀剺額。號而大哭。佛奴能周旋以效之。於是王命檢書。己巳。丁卯。檄書再下。付公炤應施行。初。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常景之將孔彥威告景叛。王命彥威擒景。許以景官及兵授之。是日彥威斬景。以首級來。於是彥威自承信郎除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景兵萬人。赴開德。被城下寨。令受公節制。即彥舟也。戊寅。王謂幕府曰。京城寂然無耗。刺探未詳。吾食息不安。可再檄開德、興仁。并下南京宣總司。其檄曰。契勘金人歸期。今未見的確。信息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紮筏。不久渡河。然登城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未起。小寨旁列四起。劫鹵吾民。搬運糧料。或候麥苗長大。可以喂飼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款我天下之師。觀其形勢。慮包詭謀。今仰見在開德府副元帥宗修撰、興仁府黃待制。各宜加意。召募信實之人。前去偵探。如是得委有奸計。尚或窺伺京城。未有退師之意。仰詳審形勢。料度彼己。隨處糾合附近諸頭項統制官兵。尅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遞會令去。仍宜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落奸後。不得先以兵馬挑弄。自啓敗盟之釁。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如黃待制起師之日。先告諭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逐處城上地分。先已擺布。若軍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虛。并仰南京宣總司。炤會宗元帥黃待制。上一依今來指揮。各精細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于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仍下河北運判顧大夫。京東運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各隨處應付錢糧。不可小有缺誤。小帖子。并契勘南京開德府興

仁府等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卽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帖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昨朝廷遣使齎傳詔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鹵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師，今勸王之師，諸道雲集，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崇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則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咎。今仰副元帥宗修撰、節制黃待制、宣撫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彥國、發運向閣學子諲、發運方徽猷孟卿、淮南路提刑汪郎中師忠、知揚州許龍圖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陝西五路制置錢侍郎蓋、知汝寧府趙侍郎子崧，仰各申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日之間，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挺身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紬繹方略，合謀解難，速行條具供申。公捧檄謂諸將曰：王府今檄，灼見敵情，忍坐視乎。是時北道總管趙野，與河北東路宣撫使范訥，命軍南京，自號宣撫司，趙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于敵騎。獨公日夕以都城之圍未解，疑慮切至，書告大元帥曰：敵人果懷奸，卽應退師，今兵久不解，疑生變，乞更檄諸道，約日進兵，同會京城。公又移書譏訥、什懋，以君父危急，願協心入援。（前書見）野、訥盡以公爲狂，不荅。時子諲在宿，子崧在陳，何志同在許，陛在濮，懋在晉，俱環京列屯不進。彥國則經制東南六路兵，徘徊于淮甸間。初，朝廷以彥國爲經制使，盡起東南六路兵人援，彥國所統狗丁鎗杖弓兵數萬屯泗州，聞京城閉閑，頓望不行。知州事費公望率官屬詣彥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乎。不惟上負朝廷，泗州久屯，錢糧俱竭，自明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第恐朝廷他日未遑貸公耳。彥國色沮，翼日提軍迂程趨淮西而去。公料賊決有異謀，且會兵五旬，無一人至者，卽欲以孤軍進，召諸將計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拜乞貸淬効死，釋之。會得大元帥府檄令會合，庚辰，公迺進柵南華境上，命淬曰：汝當先諸將一行，謝前日之過。淬曰：敢不効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卽頓兵南華，是日康王發東平，癸未至濟州。三月朔，二聖在郊宮。丁酉，太宰張邦昌以敵命僭立。敵自宛亭引衆過興仁，刻柵而屯，復分兵寇開德。公遣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遣邦彥嚴爲之備，兵衆至，接戰，復敗之。駐於近郊。辛丑，再戰，殺傷相當。公自南華遣二千餘騎援濮州，敵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軍夾擊，敗之。壬寅，公親提所節制兵，進至衛南。前驅報曰：前遇敵營，當少避之。公曰：第言兩國既和，久不退師，我欲入覲君父，敵無得出寨。諸將莫曉其意。公曰：以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公揮衆入敵壘。彼亦陳兵以待。公操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敵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兵至，力既接，陽敗而卻。我師追擊，不利，傷者什二，王孝忠死之。公令將士曰：今前後盡敵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士卒亦知必死，人人皆奮，莫不一當百，敵大敗，斬首數千級。敵退卻數十里，遂據韋城。已而公私自計曰：敵兵十倍于我，一戰而卻，必踏有謀，若盡合諸營鐵騎，夜以襲我，我軍殆矣。深暮，戒禪將辛叔毅、杜琳曰：徙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此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癸卯，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襲擊敗之。自戊寅檄後，兵無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則士氣歡不已。於是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辭曰：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

集英殿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自河北躬率大兵，鼓行而南，與敵對壘，初則養鋭以待，今則奮怒而前，人之所難，視之甚易，心堅金石，忠義凜然，協濟大功，且有褒擢。今除徽猷閣待制，先是覘事人張宗至京師，爲邏者所得，執以見權領尚書省王時雍，宗具言還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武修郎，不受，乞歸報府，時雍縱之。丁巳，黃潛善攜宗至大元帥府，出邦昌僞號文字、金人號文字、赦文。王讀畢，往轉嘉堂與府僚呼問之，王慟哭，期以身先士卒，邀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耳，大王適宗廟所繫，不可輕舉。王謂府僚曰：斯報國之秋，可速檄河南北諸郡，及河北山水寨，一應官民之兵，邀其歸路，或斷橋阨險，設伏襲擊，當親提大軍策應効死，仍檄副元帥宗澤，依策應行之。戊午，公得陷敵宗室二人，問以都城事，言二聖留敵營未遠，公具上大元帥府，己未，公起南華，進兵臨濮，夏四月庚申朔，兩宮北狩，敵營定議，以斡離不軍由滑州路進發，以粘沒喝軍由鄭州路進發，兩路遂發，日行數百里，辛酉，大元帥府傳檄郡國曰：靖康二年四月二日，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御名），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志，凡在率土，世受洪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茲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出忱誠入告，惻隱恭惟皇帝，遁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日，金人大入，許割三鎮，迺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及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爲歲幣之常。迺曰渝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詣闕，遂鼓衆以乘墉。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不下，詭曰通和，既邀鑾出臨，迺輒留駐。故人望北塵而徯后，既已降詔而割地，陝民畏左衽而拒門，又爲陋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陷敵營，恐將北去。致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御名）昨奉睿旨，充兵馬大元帥，俱義率衆，形從聲答，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適逐狂類，今茲已行，強抑臣僚，俾從僭位，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發遣大兵，糾合諸郡，把阨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於後，期于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師臣等其統饒鋭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摩良善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靈在上，實聞此言。仍下宣撫使范訥、河北道總管趙野、西路副總管孫昭遠、經制使翁彥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西道副總管高公紀、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帥范致虛、鄜延帥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帥王似、知汝寧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率會兵城下，以俟進發，奉迎二聖，無得輒入都城，因緣殺掠。初，公遣人覘敵動息，見其日夜益兵，增寨柵，備守禦甚嚴。公曰：是欲我師必欲由他道通也。卽夜遣兵襲之，得其所掠人，問以都城間事，或言二聖已爲彼邀取間道渡河北去矣。公未之信，方謀引兵渡大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營，一夕解去。公方知二聖果播遷北，望號慟，卽自臨濮提孤軍，趨滑州，走黎陽，由大伾壬午，至大名府城南下寨，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邦昌僭立，卽回，欲先行誅討，且密遣健步間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曰：兵馬副元帥宗待制，契勘當府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道諸處人馬，追襲掩截金人，仍令隨軍使臣措置，自承大元帥府劄子，星夜間道，遠遣使臣等，偏行河北河東路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各據要害，斷絕橋梁，把捉國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后妃，歸還宮闕，與三

軍將佐。効臣子死節。暫報國恩。及行下大名府諸路。分催諸處義兵將士五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竊對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借和議。款四方勤王之兵。坐敵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迺並金帛。罄竭帑藏。以遂其欲。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盡河北去。及是啓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悲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特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待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附道途。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幅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咲敵退。俯爲生靈。每戒輕動。懼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勉。莫回便欲躍身自奮。手格狂酋。以刷君父之恥。見不佳。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趨節。皆許充賞。期以力救禦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偕道相見。伏想與情日夕顒望。必興念祖宗積累之厚。邇遭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咨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毅行。所攜不過千人。四月被命帥師。姑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鑾審。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頗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纔聞領兵戡難。咸謝變顏。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洎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讎徒。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僕固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齎衆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僭僞。虛有官之謀國。成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御名）移書間諜。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盻會剛。尚冀厚爲宗社所賴。保倍台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諸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按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蓋。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書見前）纔探報人申俊等申繳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繼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憚也。戊辰。邦昌召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尚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狀此缺）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輒肆剽掠。大兵前驅。本期殄滅。亟聞失守。遂護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旣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橫流。

心肝摧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爲子爲臣。夙夜憤不遑發。方行追蹤。督必邀迎。念元帥之權。暫出上意顧國家之任。難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公再上狀勸進。（文見前）再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金人披猖。鑾輿播遷。詔令不下。無所稟承。遐邇民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勤。必正於一。故連日之請。迺至于三。雖與情難以輒違。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備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款謁宗廟。若鑾輿未還。欲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此意。無復若陳。初。濟陰夜有紅光燭天。如赤烏翔集狀。識者以爲宋火德之符。於是濟之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乞王即位于濟。幕府羣僚。或曰濟。或曰南京。議未決。會公亦乞于南京開府。（文見前）於是南京之議遂定。戊寅。大元帥府命公部將士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已卯。以次進發。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南京。五月庚寅朔。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天下曰。皇天佑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垂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宗族。從而進徙。宮闈爲之一空。強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而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撤卒土。冀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繼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願號令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薦興。民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感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敷區夏。可大赦天下。改元建炎。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哉文武之烈。若茲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共一德以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焦勞。躋侍康乂。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爲同知樞密院事。辛卯。詔元帥府限十日結局。詔公赴南京行在。甲午。公上表賀。（文見前）乙巳。准告覃恩轉朝請郎。詞曰。朕纂服丕承。疏恩大賚。眷惟邇列。宜在褒嘉。具位宗澤。執德純明。受材宏達。自陛華於法從。良著績於周行。加秩之崇。於昭新渥。輸忠之報。益展素懷。公拜命上謝表。（表佚）分兵河上。提帶數百騎。徑自衛南南華詣行在所。六月己未朔。公入對。氣哽不能語。涕泗交頤。上亦爲之動容。復陳興復撥亂大計。極論當時人材。上問勞甚厚。凡進四劄。（文見前）上有留中之意。而左右不容。癸亥。以公爲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郢州兵馬巡檢事。訓詞曰。唐太宗天策府僚。以次登用。皆備公卿之選。朕元帥開府。總兵朔方。汝起滏陽之師。實爲傾助。肆加褒擢。無愧前聞。具官宗澤。博學雄文。懿行高節。剛大之氣。至老不屈。縱橫之才。應變尤長。力陳排難之謀。克奮勤王之志。獨當一面。聲望卓然。並高翊戴之功。宜有褒遷之寵。躐延秘閣之華。往鎮襄陽之大邦。共濟多艱。丕來歸之勁。旣通二禁之籍。勿替千里之民。悉安新政。時復有割地之議。公上疏。（文見前）上閱其言壯之。戊辰。改知青州。上丞相李綱書。（書見前）尋以公知開封府。訓詞曰。朕哀憫元元。間罹兵禍。思欲濯瘡痍爲塞煥。變呻吟爲謳詠。用以延承順。謹天命。庶幾休息。惟京師雖五方之俗。事物大繁。號稱難治。用勞侍從之良。典司尹正之重。以爾氣渾而質厚。中偉而外莊。德望可以鎮浮。長才足以

周旋。優游兩禁。擧處僉隆。是用擠青社賜履之邦。任三輔浩穰之寄。惟爾適者從朕兵間。訏謨密勿。同知予德意志慮所向矣。往宣爾術。底於輯寧。益昭爾庸。用符僉屬。公拜命即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到京城。京城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時敵留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朝夕相聞。京畿千里之民。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破壞傈傈。公到。首發爲敵之諜數者數人誅之。又令都市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豪強退縮。盜賊屏息。人皆欣然悅服曰。今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市肆商賈。稍稍如舊。上疏乞回鑾。（前疏見）時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有維揚金陵一議。公復上疏。（前疏見）一日敵有八人。以使楚爲名。直至京師。公訶之。是必假此名以覘我虛實。因納議狀。遣范公留守。請收敵半途。奏取朝廷指揮。范公然之。即具奏。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前劄見）八月。壬戌。以公兼京師副留守。俞范訥能。除公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辭曰。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固。太平日久。人亦惰驕。敵被不武。一經巡歷。變然傷息。尤欲得人而綏輯之。具位某。頃守滏陽一節不撓。艱難險阻。忠力彌劭。身膺鎖寄。更試留鑰。曾未閱月。政弊流開。延登祕殿之華。增重畿封之任。爾其戢奸恤隱。酌寬猛之中。使民畏而愛之。稱朕畀付之意。公具狀辭免。（前狀見）降詔不允曰。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均諸郡。溥循銅虎之規。體重別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實古大梁。億載之所卜年。列聖於斯御極。肆朕纂承之始。暫爲巡狩之行。倚眷臣而居留。仍兼官於尹正。庶幾彌縫。亮用救弊。卿堅強敢爲。慷慨自信。威足以禁暴。明足以燭奸。善良恃以帖安。豪猾爲之戢息。茲陞華於祕殿。俾增重於中都。何必謙撝。形於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上表謝。（表佚）繼奉詔令所拘留敵使遷置別館。優加待遇。公上疏。（前疏見）再奉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寬朕顧憂。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朕之待卿盡矣。卿宜體此。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上表謝。（前表見）丙寅。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前表見）時議者多以公拘囚金人爲非。獨尙書左丞許景衡知公最深。上疏辨之曰。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宗澤之爲人。及其爲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宗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諳國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每以爲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宗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末節小疵。使以爲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爲過矣。況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衞。繼參幕府。宜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爲。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能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尙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爲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爲宗

廟社稷。下爲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侮治民之功。天下幸甚。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下照會。右劄送京城留守宗延康。公拜命上表稱謝。（表佚）九月。眞定懷衞間。敵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敵亦大治兵爲攻拔計。公欲時暫過河。措置事宜。乙未。上劄子。（前劄見）庚子。公回自河北。具因依奏聞。（佚奏）辛丑。准省劄。（前劄見）九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之人。申取朝廷指揮。右劄送東京留守宗延康。准此。繼拜詔獎諭曰。昔趙廣漢之尹京兆。民稱頌不容口。以爲自漢興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撫綏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僚。從班耆宿。擢居尹正之任。肅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發摘奸伏。剛果不撓。盜賊屏跡。爰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莫如卿。比陞祕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覩古無媿。乃績可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實爲諸夏本根之地。都邑闤闠之衆。既遂謐寧。甸服川畝之間。徒當安輯。以至練防衞之兵。謹城守之備。經營財用。預思可繼之圖。拯濟艱虞。務存善後之策。諒卿體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毋忘褒賚。故茲昭示。想宜知悉。上表謝。（前表見）公以上知遇。益自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領守禦使臣。每壁立界。專以所招義兵分隸之。隨處置教場。爲閱習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隨大小駐兵數萬。別選有謀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爲連珠寨。結連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及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公節制。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京畿十六縣內。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議四里有奇。各令開濬。深廣丈餘。於南岸埋鹿角。內又團結班直諸班人兵。外則隨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舉。各有條序。乙巳。上表。（前表見）奏入不報。再上疏。（前疏見）不報。再上疏。（前疏見）不報。再上疏。（前疏見）詔命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公復上疏。（前疏見）公防秋守禦。悉備宮室宗廟。省府臺部。並見營葺。規模宏麗。不減全盛時。以東門乃回鑾迎奉之地。首加增修。所分領人馬。及閱習戰車。招集人兵。足以禦敵。十月戊午。復上疏。（前疏見）公前後申明。多降特旨。事由三省樞密院。則汨抑之。至是公條具五事。（前疏見）聞有詔車駕還闕。公上表。（前表見）繼拜詔將還闕。公喜甚。再上表。（前表見）公自留鑰甫半載。威聲四馳。遠近歸心。招致賊衆。如王再興兵五萬。李貴兵幾二萬人。往來淮上。王善兵號七十萬騎議萬乘寇濮州。楊進自號沒角牛。兵三十餘萬。并王大郎等諸頭項人馬百餘萬衆。所至侵掠。公徧遣人喻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知公。悉聽命相繼至。進尤所敬慕。願効死。軍聲甚振。公諭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萬人。善寇濮州。徑欲來侵京城。公單騎往造其巢一見。執其手。仰天號泣曰。朝廷當危難時。無一二人出爲時用。使當時有如公輩。豈復有今日患。善感泣曰。敢不効力。諸將謂公此行不返。及歸迎於郊。公曰。事畢矣。善有擐甲解甲之請。麾下未有處。公據案命筆書從使二字。越三日來降。止以五百甲騎隨。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斬。善乃下馬趨入。拜於庭。公繼以禮接之曰。軍禮不得不如此。乃延之飲。許以節使。臨行。請公到寨撫諸軍。有請勿行者。公獨信之。竟入其寨。第賞有差。時岳飛偶犯。有司欲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留軍前。適羽報賊犯汜水。遣飛爲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公諭曰。吾釋汝罪。今當爲我立功。且戒無輕鬭。飛稟命即

行凱還補爲統領後遜總制自是軍聲大振公誅鋤強梗撫民居經制財用各有條緒凡兩河京東西州郡文移往來求軍需者則撤在京所有隨多寡應之欲其同心濟難不以彼此爲間時行在所遣中使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 繼聞車駕南幸公復奏疏（疏見前） 批答曰朕惟上都據四方之中開基歷十世之久祖宗創業貽諸奠枕之安城社奔流勢若建瓴之順茲請特巡之制姑爲近甸之行思宏濟乎艱難致殫勞於櫛沐每念本根之重嘗思監守之艱迄綏靖於侯邦即趨歸於魏闕任卿司寄屬在王畿共倚藏后之誠來効固圉之請睠言忠藎良劇嘆嘉奉公御筆聞京師有稱御前收買珠玉人紛擾民間或至強市即時立賞委緝捕人收捉及出榜告報都人上表謝（表見前） 十二月甲子遊棄駐於大河之北大會酋長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從胙城敵人雖知公名不敢輕入亦時擁衆以擾瀕河州縣滑州以南沿河諸寨欲并兵力戰斷河梁市乞援師議者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潰正坐此耳厥鑒不遠倘可襲乎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達走鄭各提兵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分衝突之勢且戒諸將不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過河毋致臨期誤事敵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所獲甚衆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敵先堅壁不動寮屬請問議守禦之策公方延賓圍棋笑語如無事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都伍撤吊橋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諸將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軍將士解甲歸寨曰劉衍等在外必能爲我禦敵選精銳數千以益之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路毋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又命僚屬曰上元密邇盍奉舊法以迎之命榜諸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往來軍馬不異平日敵游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知所懼衍與敵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胙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五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於版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聞徒敗吾事丁未公復上疏（疏見前） 公再上表（表見前） 二月丙辰敵騎再犯西京公遣統御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南遁公捕得之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命斬之管軍閻勍統制官藍幣等咸爲景良乞貸責以後効公姑收繫之後竟斬首以徇繼俊民與敵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都巡檢丁進遇進擒之生致麾下初欲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爲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爲敵人持書以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備重兵在近甸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亦命斬之顧謂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命釋縛犒以酒肉縱之戊午劉衍領兵凱還入白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敵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報至公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也有變則京師不可守不欲再煩諸將可爲我守城當親提兵取之內偏將張撝越衆曰撝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千付之特加賞勞士卒忻然而行公戒撝曰若衆寡不敵毋輕戰以俟援師公親餞於郊撝兼程至滑己巳撝身率將士與敵遇敵騎十倍於撝將士請曰衆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兵撝曰

退而偸生何面目見宗公乎塵戰至暮殺傷相當敵爲少卻援不至撝爲所害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千騎援之且戒之曰敵惟恃衆當設奇以取勝宜以辛未至滑城與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忽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敵果夜渡及半以千人進擊之斬首數百級殺傷甚衆報至公即令宣權知滑州且令裁撝喪返京公爲服緦麻哭於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訪其家優厚撫恤至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人咸曰死亦榮矣條奏功績且乞撝卹典甚厚上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雖假勤王之名實爲寇盜之患（詔佚） 丁丑詔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制詞曰先京師而後諸夏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爲重迺眷帝王之宅數驚塞北之塵（名闕） 首簡循良俾司浩穰迄綏靖宜有褒嘉具位澤材稟沉雄器涵渾厚仕宦至晚而鼎貫功業遇事而愈彰朕昨者方俾衛留鑰蕭何鎮守克寬西顧之憂與公保釐終底東郊之治茲時偉績特峻徽章陟祕殿之華資進文階之一等并昭異數廣泰所功瞻望國門未泯寇虐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居惟殫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答曰無德不報賢賞典之所先有功見知迺衆情之共悅矧玉麟之重寄屬荷囊之名臣於茲當優欲辭焉可卿慷慨而有大志鎮靜而好遠謀縱橫康世之圖談笑過時之略肆朕省方於淮甸倚卿居守於汲都更歷春冬帖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隱然奠枕之寧雖蕭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祕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崇秩并昭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深嘉沖節難徇雅懷宜亟欽承庸昭眷遇公上表謝（表見前） 壬午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 三月乙酉公復上疏（疏見前） 不報有王策者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籌略敵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與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汝何不悟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恥他日復修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意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待之如禮公時呼與語因問盧實盡得其謀公大舉之計遂決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之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同心協謀剿滅狂狡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當立請回鑾與諸君親行主上雖封侯建節首以充賞言訖泣下諸將亦揮泣同聲應曰今四方義士裹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皆密遣人在抵兩河探伺關陝所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脅從今衣寒服此衆日望王師來某等願即日渡河以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進取老少可於遂棄遊處蹤迹未復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齎牛具種糧無者官給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百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敵人數不利至是畏威所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己亥公復上疏（疏見前） 壬寅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 乙巳再上表（表見前） 四月甲寅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世興兄弟以兵三千來歸人以爲疑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須臾世隆拜於庭公面語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欲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顧左右執出斬之衆兵露刃立庭下世興佩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世隆既執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

恥矣。世興叩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舉入。會滑州報敵騎有屯城下者。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部曲曰。吾兄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元帥釋而不問。使我當其取滑州。以媿前過。衆亦鼓譟請行。公遺以金椀戰袍銀鎗等物。部屬之賜有差。世興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敵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厚賜之。丁進故巨寇。有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恟洶。謂其非眞。管軍閭勍等以甲士陰衞。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撫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感甚。翼日請公出案。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懷感。其後進黨有陰結以亂京師者。進自斬殺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馬皐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見公。方謂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代汝行者。皐曰。非皐不可。乃裹瘡而前。數日後捷到。仍擒一酋長而歸。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樂爲用命也。趙海亦賊之雄者。屯板橋於路。設栅以阻行者。閭勍劄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閭太尉耶。悉縛之。覘者以聞。公呼海。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迎客。遽語之曰。殺劄者誰。海辭曰。無之。出報牒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奈甲士何。姑徐之。公笑曰。諸公怯耶。治海者某。諸公何預。諭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楊進者。舊屯駐城南。王大郎者。衆亦千餘。皆山東游手。先楊進來降。屯於城北。二人平日氣不和。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於天津橋。京城人頗恐。有告公。命筆以片紙批令二艇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皆汎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如此。己未。公復上表。（見前表）當是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曰公之威名。外國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遣契丹漢兒引遂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舊矣。今女眞小國。既滅天祚。又侵凌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仇方。以刷君父之恥。吾心卽汝心也。我不忍殺汝。卽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據爲照曰。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雖百年。實兄弟之國。頃緣權臣奸詐。遂結金人。壞亂耶律天祚之後。今將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剿除。又敵倉卒之際。不暇辨理。枉有殺戮。已約大軍。期應契丹漢兒。特給公據。仰各收執。以爲信驗。又各令持數百本。歸散國人。後有自燕來者。云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俟王師。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訪聞遼衆中多是我國積善良民。偶失備禦。被驅虜。髠頭辮髮。裝著[illegible]服。使犯州縣。其赤心忠孝。思念生處父母血屬。但無路自新。皆可憐憫。當所遣大兵前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汝等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助回戈。掩殺外人。永爲我宋太平赤子。耕養自如。各詣州知。又給公據付被虜之人曰。訪聞遼衆中多是我國良民。被虜入敵。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憫憐。今被遣大兵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枉有殺戮。除已出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虜之人收執。如會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內依具疏奏。（見前疏）又奏乞差崔興知西京。與一保護陵寢。太尉閭勍充保護陵寢使。己巳。復上疏。（見前疏）公以他日迎取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淵聖皇帝未有位止之所。改修寶籙宮。丁丑。上疏。（見前疏）五月甲申。再上改修寶籙宮之奏。（見前疏）未報。己丑。再奏。（見前疏）不報。再奏。（見前疏）范少尹等到闕。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答曰。舜巡四岳。當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如帝王之執範。咸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卽旋復之何晚。夙夜慘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留居下邑之幾。拱護九市之闕。合數十百疏之奏。仰億千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聽回鑾之請。備觀忠藎。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諸忠義山水寨人兵。約日進發。再奏。（見前疏）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嘆曰。吾志不伸矣。積憂成疾。疽發於背。諸將聞疾。排闥而入。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爾而能爲我殲滅仇。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霣涕。同聲應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公復嘆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公薨。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風雨晦冥。公臨啓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先乞休。訓詞曰。忠於許國。允資剸劇之才。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志。眷言哲人。爰錫綸章。宗澤器識恢宏。性資方正。事達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鑰。思威效施。夙夜惟勤。生靈賴此以保。寇盜望風而披靡。方賚謀猷。遽以疾聞。力貢忱辭。懇求謝事。念宜力之勤瘁。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業。禮七十而致仕。益高知止之風。乃命進階。以昭賞老。尙期勿藥。以介壽康。可特命朝散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賜如故。繼上遺表。（見前表）時已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京城留守。至是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其詞曰。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懷舒主庇民之志。有愛國忘家之心。謂朕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於致爲。折衝樽俎之間。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律。百姓安於教條。方藉壯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未究雄圖。但聞遺愛。載用嘆嘉。李府云亡。史有殄瘁之嘆。羊公已逝。時興墮淚之思。隆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存懷。英烈如存。尙克歆享。公升京未久。而威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相與請於朝。言公之子穎。常居戎幕。得士卒心。願加擢拔。以繼父功。時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遂以穎爲秘閣充留守判官。穎以杜充顚失人心。諸將多不安。稍稍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穎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丐終喪。得請扶護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公爲人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己甚嚴。苟悖於禮。雖毫髮不犯。義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間坐閑廢。年杜門卻埽。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糲飯飲水。淡如也。晚年登帥。略無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紬絹。食取無所更製。親族故舊貧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爲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左氏。有文集藏於家。後穎乞謚於朝。曰。臣先臣父澤。知磁州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父力陳敵情叵測。因留不行。逮主上開元帥府。父實副之。敵合數國大人。二聖北狩。父上章乞早登寶位。以定民志。至於再三。批答具存。又抗章以生靈係望。天意有在。懇切推戴。至除京城留守。敵騎屢擣。大兵過河。意欲深入。命將出師。挫敵鋒。遂至遠遁。年不敢南向。秉志盡節。勤勞有爲。天下共知。無待縷陳。當是時。其以二聖遠在沙漠。主上巡幸淮甸。日夕憂勤。會集師旅。聲勢大振。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赴日指期。冀成中興之功。憂憤成疾。遽先朝露。纔終父平日。但秉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猜沮。爾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數。伏念父頃司留

翰。而主上駐蹕淮甸。顛墜莫枕。及父棄世之後。敵騎長驅。遂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爲國屛翰。不爲無功。又念父忝預大元帥府僚屬。遭遇推戴之功。非特生前爲權臣所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無恤典。使天下之士無以激勸。欲望特賜敷奏。矜念父勳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聖旨與賜諡。禮部太常寺擬諡忠簡。按諡法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告辭。（告見前）公一子穎。官終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卒於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處州。死於家。次嗣旦、承議郎所乘監司幹官。卒於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晉、迪功郎邵武軍大寧縣尉。卒於家。餘未仕。壻左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翺狀。顯謨閣學士曾楙銘公墓云。

宗忠簡集辨譌考異

卷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無仞祈求懇切俟命之至。〔金華文徵〕切作任。

奏乞依舊拘留敵使疏。

截白之老。〔金華文徵〕截作嚴。與仇方爲地者之址。〔金華文徵〕地作他。者作日。

卷三

義烏滿心寺鐘記。（總目作義烏滿心寺鐘樓記。多一樓字。）

所以者何日將旦。〔金華文徵〕作日之將旦。多一之字。誠本吳本皆脫。起戒懼心。〔金華文徵〕懼作愼。據湖山之勝。蓊雖有鐘。彪度小瓊。〔金華文徵〕作在綱山之勝。蓊有鐘。彪度瓊小。〔按〕〔大清一統志〕義烏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綱山。懸置挈之。〔金華文徵〕挈作擊。

卷四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錄去藥方。〔金華文徵〕去作示。今賊勢猖獗。〔金華文徵〕勢作熾。既來有爲醫與藥者。〔金華文徵〕來作未。剳榮示賊勢。俾賊勢恣肆。〔金華文徵〕兩勢字均作熾。

姑溪居士全集

李之儀撰

姑溪居士文集序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名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郡齋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間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篔訂正。釐爲五十卷。鋟板於學。昔二蘇於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輩。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於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於理。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竟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歸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姑溪居士文集上卷目錄

卷第一
古賦
閑居賦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梅花詩四首
次韻君俞見寄
題步雲亭
題渭濱亭
題山堂
送儲子椿
贈報甯老
和郭功甫遊采石

捉月亭
賞詠亭
鑑然亭
卷第二
古詩二
題逍遙閣
送芝老
題王德循書院
胡伯鎮石菖蒲
丁德孺置酒
贈劉九思
題孝嚴亭
次韻處度二首
次韻君俞見過
迎暉閣
和遊一人泉
秀遠堂
中隱菴
莊居十小詩
卷第三
古詩三（歌行附）
楊子儀虎圖
送人一首
賡長卞僧房
和人雪意
和人感懷
東坡雪浪石
甘露堂歌
琵琶歌
霜塘行

卷第四
律詩一（七言）
讀吳思道詩
東坡雪浪石
次韻東坡
寄邢暘叔
東坡沉香石
送曾端伯
溪上閑居
告別子通
和子椿竹二首
和子椿七夕
題蘭皐
戲子徽
題留老小軒
齋僧值雪
送宣上人
遊白雲寺
題白紵山
寄丁希韓
再領玉局
次韻葛大川
吉甫第雙檜
題張淇然壁
答李去言
懷珪元白
餞子椿作別
次韻子椿
又次韻子椿
遊雨花臺

次韻子椿莊居

卷第五

律詩二（七言）

用聖行韻
和人見寄二首
澄虛堂
和子椿
莊居寄友人
和友人見寄三首
懷舊二首
送人入館閣
邂逅故人二首
金陵懷古二首

和人見寄
邯鄲叢臺
久雨次韻君俞
次韻君俞瑞香
次韻君俞四首
堤上閑步二首
韋深道寄傲軒
次韻君俞六首
觀東坡集

卷第六

律詩三（七言）

次人字韻二首
再次韻簡少孫
次韻雪
長春閣
稜爾
子椿野軒

送晉過君俞
歸自鍍塘
贈業天和
邂逅劉君
伯鎮傷春
夾竹桃花
次韻聞笛
贈陳待制二首
和人三首
次韻採蓮三首
次韻子椿述懷
次韻早秋
次韻子椿
陪曾延之泛舟
宿太乘

卷第七

律詩四（七言　五言）

賞心亭

城南張氏園
偶書二首
贈人
雨翁軒
次韻挂首座
錦繡亭
同思道宿崇因二首
寄僧
思道橫翠堂
簡劉君乘
夢趙仲強
水中登月閣

勉王德循
遊禪岳
藏雲山居二首
山居夏日
誠上人
宿靑山坊
黃池道中
次韻俞希賢

卷第八

律詩五（五言）

和答友人二首
食笋二首
謝陳無已相訪
北觀
回酒
長干僧房
無題三首
自然庵
湯泉道中
雨中過明覺
宿瀟水庵
夜行靈洛道上
題李欽之宅
離宣城
秋日遊寺山二首
過西莊
遊石城
謝人送魚
題齊雲亭
賀時相生辰

卷第九

絕句一（七言）

次韻范景仁二首
次韻景仁西還
又次韻
柏亭自述四首
西莊久雨
路西莊絕句
宿采石
寄梅道者
偶書二首
瑞竹三絕
書扇
立秋日書扇
題郭熙畫扇二首
又書扇
書夫子扇
題畫扇二首
莊上書事
訪僧不遇
天甯卽事
學古堂
題于子高宅
俞秀老詩卷
寫裙帶
采石二首
洛南寺
源上人硯
訪臻山主不遇
次韻章深道五首

次韻東坡梅十絕
贈呂煥

卷第十

絕句二（七言）
舟泊采石
胥延之置酒
當利樓勸酒
寄延之扇
延之置酒南園
何子温家
書延之侍人裙帶
謝延之館餞
口占呈延之
雜詠四絕

書龔彥本莊壁
同彥本泛舟
龔深之遺像
書彥本隣莊屏
初八夜禪山
答俊禪知客
夜禪齋後獨出
遊華陽洞
大乘路中
寄祖登禪師
晚過大乘
呈湯泉長老
苦竹寺後亭
再過苦竹寺
絕句七首
和張文潛

宿觀音寺三絕
謝范守惠鵝
畫鴨
書鵝兒
畫鵲

卷第十一

絕句三（七言　六言　五言）
書羅氏屏風
謝荊州太守酒
題隱者壁
題漁家壁
偶題六絕
訪璿上人
七夕
東山
閑坐
登月閣
遊洪福二首
遊石城
謁錢公振
懷李希武
金影軒
題黃檗泉
次韻贈答洪覺範
題畫扇

挽詞

東坡挽詞
石敏若挽詞
李希武挽詞
濮道甫挽詞二首

功父妻輓詞
李府君輓詞
彤子承議二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一

古賦

趙郡李之儀端叔撰

閒居賦

嗚呼。閒居之爲樂也。樂其所可樂也。樂非其可樂。不爲閒居也。樂其居之閒。然後知閒居之爲可樂也。迹雖是而心不在焉。與夫故爲其迹。而資以藉口者。乃閒居之蠹民。非樂閒居者也。樂其樂者。君子之樂也。未始知其樂。而發有其名者。小人之樂也。潘岳之賦。名則是矣。而心則不閒也。失志自寫其無可奈何。而形容其不得已者也。蠹民不足以言之也。陶淵明歸去來。似無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於造物之外。陶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居不閒而得閒居之樂也。有一念不爲閒。有一境界不爲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行而未嘗行。其庶幾乎。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者。其言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纍纍然如喪家之犬也。魯人則曰。此東家丘耳。夫是謂之閒居。而樂不足以言之也。漢儒所記閒居燕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得之樂也。惟彼不類。造次必僞。於以行巳復耕自棄。豈不潔而反以衒鬻。蹈荊棘而不知所避。務淺陋之爲夸。而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方且忽斐菉茇穀之厭。而挾宋朝之敝帚。安然

婉孌篠之蝟。而踰河水而高峙。杜門卻掃。而閭里坐視其左右。動容變色。而肉食率懷其可畏。一顰一笑。惟我之從。賄言發而利害隨之。一動一靜。立我之異。則頤指而百羅斯値。以是而日輸月賦如征焉。以是而山積海納如歸焉。乃曰。我閒居者也。是又潘岳之罪人。而謂聖日在上爲可免。則予不知其所以也。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愛君獨倚板橋句。想君不向稽山時。千載風流同一轍。孤墳數尺埋蒿藜。文章誤人豈當日。聲名雖好終何爲。嗟之花卉自開落。又如時鳥啼高低。行吟漫葬江魚腹。鵬來空賦予何之。君不見吾曹恥爲小兒折。或車或棹聊爲期。又不見嬴顛劉蹶不到耳。探花摘實相維持。春寒漢濱青山路。厚顏已覺歸來遲。一廛尙寬容此老。與君朽骨分東西。

累日氣候差暖。梅花飄巳弄色。聊課童僕芟削培溉。以助其發。戲成小詩。

京洛三十年作客。每見梅花欲忘食。時時魂夢到江南。足跡塵埃來不得。嗅香嚼蕊不忍捨。爲傳絕韻與顏色。誰知晚得江南身。特此一株當舍北。寒根老枿初不辨。幾與桑榆同棄擲。殷勤地主故指示。頓覺儼然超眼域。幾山氣候也深春。戢戢枝頭危欲折。呼奴隣家借刀斧。穿斷因之聊拂拭。便宜邀月作嘉賓。不惜淋漓慰疇昔。邂逅梅花同作客。此理雖蠲亦離食。道人無眼自超羣。定裏觀之想應得。爲惜花開將及時。枕上朝朝問天色。自是春工力倘堅。一向風頭來自北。昨夜雪深幾一尺。不覺起來欲跳擲。雪過春回固可期。聊與此花爲畛域。今朝舉頭消息別。物理人情原未拆。綠蕚柔條宛相契。正色異香淨如拭。更煩妙語爲詮評。莫遣塵根迷夙昔。花是主人身是客。更欲花前羅酒食。花應笑我強相親。畢竟人花誰是得。金樽對手我自醉。道人何妨且觀色。三界觀來卽是空。醉裏寧知漸遊北。等爲圓鏡隨身現。認着分明却盧鄉。持此問花花不答。嗟我與君徒入域。不如收卻閉眼坐。萬境紛紛任披拆。一番風雨便紛飛。念垢情塵漫磨拭。今年春盡有明年。花落花開幾今昔。

彥行和梅詩甚工輒次元韻

春風不揀貧前客。未必葳蕤輸肉食。玲瓏點綴移月窟。誰謂吾家最先得。直從去臘約爲伴。旦旦相看無倦色。朝披日彩爛迎東。夜插斗杓寒挂北。擬將西子作孤注。對與春工分一擲。又疑妖冶竇清臭。子細籌量信難域。發狂不意落紙上。勝句爭來共推拆。諸郎獨殿語尤老。似欲塵埃劇揩拭。不惟詩社頓光輝。枝上分明過於昔。

次韻君俞病中見寄

老眼逢春如有隔。不覺花前手頻拭。昔陪韋杜尺五天。此地去天今幾尺。東家有客貪春甚。酒作襲裀花作枕。疲逼休文臂漸消。渴近相如尤嗜飲。貫心直以花爲命。醉頭只恐扶難正。春歸每恨太忙生。不惜一春常似病。我老無用終安之。屢欲從君獨較遲。方將結束窮勝致。投懷祇許春相知。詩來苦訴不自樂。春困惱人多索寞。何妨強轉起應劉。聞促扁舟尋李郭。君不見樂羊功名方擾擾。歸來謗書已盈篋。爭如隨

地任低昂．漫浪猗汗靈元綽．

題步雲亭

昨夜風高蟬半咽．起來知是白露節．玉面少年窄袖衫．袖裏新詩似冰雪．幾日炎炎如甑中．今朝忽覺超煩籠．不惟氣候已八月．更得冰雪開心胸．謝公山人詩筆奇．問君何緣得此詩．報我我欲步雲去．山人許我因留題．君作斯亭幾許高．擬推皓魄翻銀濤．誰謂姮娥落君手．坐遣山人詩思勞．君不見梅老句出天地窄．曾謂山人真太白．采石月下憶相逢．笑披錦袍弄明月．十年明月歸謫仙．姮娥豈得在君邊．何妨邀取山人去卒歲．扶攜醉笑間．

題渭濱亭

廣張三千六百釣．太公欲與文王覲．文王不爲熊羆獵．卜年七百終何人．開元天子降步輦．當日何如渭濱見．是同是異不可詰．一等風雲符虎變．吾君好賢軼前古．處處絲綸刷修羽．觀君命意非苟然．他日風流須再覩．

題山堂

二年江南客．對面不見山．負我愛山心．兀兀塵埃間．一聞說山心便喜．欲插修翰遠飛起．君家乃是山中居．永日青山同徙倚．流泉涓涓薜蘿暗．明月時時窺枕簟．三伏清霜帶雪來．不斷煙雲擁欄檻．只恐居山興易闌．萬壑波濤翻等閑．知有心期難得否．憑君借與畫圖看．

送儲子椿參假太學時泊舟金陵風亭

金陵二月春．江上連日雨．驟風初報一番晴．綠淺紅深行可數．與君已是隔年別．相逢又作臨分語．感君情重故可歌．送君心折不成舞．五年相從如一日．物物講評窮髮縷．愛君正如韝上鵰．長君何翅文中虎．未飯已知必下趙．憑軾會觀終報楚．逡巡照眼綠袍新．更約十分同一舉．

走筆贈報甯老

半山老人筆如椽．落筆直欲拏雲烟．東亭右軍不復見．龍跳虎臥誰爭先．姑溪六月汗流水．邂逅清風頓如洗．他時問法到山前．應許神光得吾髓．

和郭功甫遊采石

卒歲悄悄無地雪．三首新詩報明發．使君近作采石遊．勝踐傳聞驚久缺．元陽便有欲雪意．和氣先期振巖穴．想見旌旗錦繡張．如從元君朝北闕．後擁一老何奇哉．朱顏鶴髮超塵埃．嗚呼江水來席上．延邁萬古隨雲開．騎鯨仙人不敢避．玉鏡台邊俄復迴．分明月下遇賞嘆．將軍斷自天邊來．逡巡落筆轟春雷．落花亂點荒池臺．沉埋蓁莽見一旦．名高此地直當才．從來不許說前輩．寄聲魚鳥休驚猜．直疑乘槎叩月窟．又若登臨望天臺．酒行已徹更須酌．醉倒甯辭無算杯．卓然一段極快事．遺我擊節因讙催．

采石三題

捉月亭（李太白）

我昔揚帆下廬阜．落帆采石春欲暮．江南江北只見山．欲識錦袍無問處．夜深明月來青天．天水茫茫月連霧．想見扁舟捉月時．江心見月如相遇．醉魂不制月可捉．捉得便將天外去．月在人亡天莫詰．琴髯風流誰與晤．迴來水落洲渚出．隔岸潮迴疑可步．聒耳啁啾不得聞．對案腥膻難下筯．多情禪客饒佳趣．粉飾餘光扶醉緒．欲回古月換今人．到此翛然忘世慮．從來喜歸騎鯨句．亦復買田相近住．會當載酒十分圓．同指虛無問征路．

賞詠亭（袁彦伯）

疊下得餘耕．便可歌南風．參差長路繹．鼓樂俄相同．一棄一流落．悠然會天工．始知磯賓際．遇與不遇中．風清月正好．爽晤聊從容．豈意接心期．賞歎如雲龍．千載瞬息爾．悵盼歸虛空．何適非適然．神交付冥鴻．

鏗然亭（太真）

溫公天下士．自計興艱危．大廈勢已傾．意欲一木支．功名等山岳．德澤均雨露．奈何談笑間．而取鬼神怒．鬼神豈不鑒．忠義當扶持．一見亦何傷．冥路俄相期．似非理所安．端恐數應盡．邂逅不可逃．紛紛遂爲信．孔子昔有言．既敏亦須遠．三復而三思．臨風更三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

古詩二

七言古風．寄題薛公尉氏逍遙閣．兼送伯成知縣宣德．解印當塗．直書民言耳．非所謂詩也．

長身少髯復多才．憶在兒時獲相識．滿朝耆舊推老成．鄉曲名流誦才德．邇來契闊四十年．停驚峙鵠欣相傳．我方却歸不自得．但覺和氣如春天．先日朝門炙可熱．今朝吏甕幾無烟．追呼鞭伍殆不指．一旦束手篤如眠．父老相傳語且泣．岌岌流離遠安集．省事以來無此君．像恐他時莫能及．尺紙胡爲來北闕．樂墳危城俄見致．覆盆雖光亦暫爾．所惜時聞未能雪．稍傳遠近或歎息．歎者吾民喜者吏．吏至酌酒更相賀．畢竟卷舒須在我．父老沾襟噓薄暮．此理冥冥定誰坐．異時得君遂所聞．杳杳健鶴盤霜旻．信矣此地不可久．空使遺愛傳邦人．邦人姑止聽我語．逍遙閣去天尺五．長身仙翁昔游戲．日日烟雲泛罇俎．仙翁久已朝紫皇．功行不泯鍾諸郎．扶疎密蔭被所至．遂令此閣如甘棠．我昔西畿數來往．日御闌干猶可想．塵埃滿地阻登臨．白髮心期負真賞．六月炎炎汗如洗．江南雨多拍隄水．旗開鼓響船欲發．超然爽意因君起．蹤蹈一跌愈莫止．大鵬會展滄溟翅．何妨閣下做高門．更看陰功勵閭里．

送之老

江頭春色已可掬．風雨惱人常不足．筆力俱來紙上春．牆外落紅爭蔌蔌．忽然別我下廬山．遠祉風流指

嗣聞。爲我寄聲陶五柳。少留佳處共追攀。

題王德循書院壁（謝韓君錫小會）

熱不就惡木枝。渴不飲盜泉水。古人不可期。歲月姑相委。不愛爾非泉百尺深。不愛爾庭樹千里陰。相看豈計一飯報。長嘯聊爲猛虎吟。

近得石菖蒲。胡伯鎮見之。謂必以錦石齊蓄。乃可以久。遂輟所有爲貺。仍枉佳句。輒次韻奉謝。

倒屣得小異。不言四時偏。遺我百明珠。書窗遽增氣。石盤叢秀轉光輝。攜挈長憐絕塵世。更煩藻思元維持。紙上盤中盡珍玨。他時相對聳麟獅。何必方平爲紹介。

丁巽儒置酒。適與陳君俞聯坐。聊賦小詩。爲君俞謝。因以贖先起之罪。

春風不解事。吼地如雷霆。誰知一席間。笑語燈熒熒。至人忘彌牧。設從不少停。而我槁木然。感慨時自驚。

多情接勝友。孤朗如初星。微吟聞相警。似欲慰獨醒。我老百不堪。已分如漂萍。邂逅因事樂。尚或有此形。

不甦引去先。得意耳暫清。展轉尋斷夢。聞關媿微生。何當萬里浪。相與同滄溟。

贈劉九思山人

我行亦偶然。君來定何謂。風高浪如山。聞者亦已畏。而君從一葉。過我乃特地。郵亭六日俱。臨別尤自媿。

朝出襍辨色。夜歸或霑醉。殘燈不見人。待我獨忽睡。語款多破顏。情極幾屑涕。屈指再相從。便作新年計。

我儕既弛肩。君竊亦方稅。不覺涉四年。俛仰纔一喟。每見意每加。終始不少替。顧匪求名頑。豈不懷此義。

凡生等飄蓬。何物非委蛻。爲我謝故人。隨方聊自慰。

題緊川徐氏孝感亭

纔纔欲報恩。歲月猶過隙。常恐寸草暉。終負陽和力。萬鍾非所養。所重在以色。庶幾參與騫。不獨慕今昔。

千載用或知。乃未及咫尺。哀哉過隙心。泪盡墳草碧。坐見食亦覩。幽明固無隔。蒸嘗雖其時。要是未爲得。

詩書聖人事。力久真自積。卷舒豈他人。忠孝均我職。尚容表龜趺。過者必此式。長江會生塵。德輝何可極。

次韻秦處度同登黃山

艱生纍紲餘。特爾脫魑魅。殊方遠飄蓬。未免游戲事。眼力到毛髮。抉剔盡奇祕。邂逅平生歡。笑語當歌吹。

曲環豈人謀。明滅始天使。慰我雲煙期。有覩鴻鵠志。百年一瞬爾。幸此半日地。聊攄廢棄心。無作雍門淚。

處度再和前詩見寄。復次韻報之。頃有所約。今不逮。悲愴無已。題於褒禪方丈。

愛山平生心。殆若鬼所魅。孱遊媿不早。危至失吾事。佳辰秋正晴。有物不自祕。品瑩麗初陽。浮觴虧微吹。

幅巾方袍接。固可稱傲吏。躋攀敢惜力。卜築豈無志。稽首定光明。願借一席地。何在眼中人。不覺衣上淚。

次韻陳君俞攜酒見過

野人欣莫逆。君子戒多上。幸爾遠朝市。聊復闢蓬帳。薄田幾負郭。山水分背向。巾車儆秋成。舒嘯會隨仗。

吾友真可人。輕身數相訪。投懷失枯槁。達意信搖蕩。時哉固難得。觸境沉波浪。謂我來歲寒。種種不少創。

杯盤挽氣類。論辨極氣量。敢辭屢舉白。自喜老彌壯。回頭易陳迹。傾倒可惆悵。樂事須勉旃。何適非醞釀。

迎暉閣

霜風吹我衣。日短歸路長。放懷即可家。何適非吾鄉。稍聞東南隅。勝致寓一方。超然世外人。雖黍隨低昂。

齋臺闢無際。戶牖延初光。孰云日月久。但知歲時康。每逢會心處。萬境不得藏。何當解修翰。飛雲共回翔。

淋漓非所期。遠目聊徜徉。庶幾醫眼白。打出鵝兒黃。（張君好蓄茶。多佳識。上人嘗入貢。必趁路以數其新。故名聞江上。）

和遊一人泉

新詩解人頤。秀若披雲鬟。突然不可揖。平地翻波瀾。褰衣媿招邀。每見輒汗顏。恐茲天際遊。物理知難攀。

一來金陵居。終歲不得閑。勝踐因疇昔。欲往獨見删。命儔等人爾。底事獨我慳。豈非勒移靈。不許污名山。

因詩想其愛。回來直仍彎。裂脾那復惜。頓足已潸頑。清甘似可飽。急遽謹其還。何當強扶老。寄迹雲霞間。

要須君意果。莫遺我盟寒。晚來雨腳斷。去夢已斑斑。

秀遠堂次趙德孺韻

韓君錫起秀遠堂。結中隱菴。趙太傅德孺。賦秀遠堂詩云。翰林李謫仙。埋骨青山下。平生愛此山。老去終不捨。放逐雞鶩行。追隨雞黍社。文采今尚存。英風滿松檟。寥寥五百年。好尚世所寡。韓子荊州後。爲裘襲良冶。乃祖當時輩。異代同瀟灑。結堂山之陽。真趣非少假。秀色來天外。遠勢包平野。烟嵐浮翠黛。攬之不容把。徜徉盤谷遊。屢請秣吾馬。時無謫仙人。登臨誰賦者。九原如可作。一與招魂斝。

愛山依山住。如山不少下。山中所有多。惟取不容捨。烟雲實交遊。松竹乃保社。尚欠日所窮。披剝甯同檟。

廓然宇宙寬。信矣和無寡。隱隱徹四垂。萬象入坯冶。初疑彩間錯。又若墨勻灑。造化非適然。一二稍見假。

吾友端可人。韻勝不少野。更將桃李俱。參差移拱把。時哉須自勉。歲月甚奔馬。得難未易失。詎有長年者。

何妨倒載歸。日日無虛斝。

中隱菴次趙德孺韻

德孺。中隱菴詩云。在昔避世賢。隱居豈自喜。甘守西山餓。清洗潁陽耳。一旦事高尚。萬古激貪鄙。孰謂樂山林。便可輕朝市。竊笑效顰人。不知捧心美。妄將凡庸姿。敢希明哲軌。盜此嘉遯名。紛若干時子。仕塗指捷徑。矯僞汙青史。聖朝揚側陋。采錄無遐邇。不遺下體葑。況乃中鄉芑。多士生此時。貧且賤焉恥。步自傅巖來。獵從渭濱起。隱居聞此風。翻然爲可已。聊爲知者道。庶達名菴旨。

進之以文鳴。詩友得侯喜。聲名力與俱。雖尊未湧耳。潢池距青山。孰辨都與鄙。菴成誰振之。句出鬧如市。

千仞留我高。充實信我美。坐令菴內人。前車云可軌。禮樂有先後。後進則君子。執方而昧圓。俱野那復史。

伐柯固執柯。睨克求諸邇。蒸之既匪薪。采焉又非芑。近交韓與侯。步驟亦常恥。一醉消息盡。布毛自何起。

要須六月息。不息不爲已。敢問二詩人。如何得遺旨。

莊居值雨偶得十首示秦處度

累日雨不止。風高如作寒。三分雖過二。忽忽便向闌。一身百憂集。況可計先懽。不見是無悶。念此聊自寬。

滿眼都是水。歲事從可知。早時謂有餘。今茲未免饑。一雨又三日。見者皆攢眉。天作人承之。到此終何爲。

我雖非故侯。通籍三十年。孰不夷險半。而我終歲難。念非跣弗覩。不覺乘波瀾。餘生豈所期。我君信如天。
平生三四友。一一人中英。況逢不世主。唾手可太平。參差十年間。契闊而死生。相見復何語。但有淚如傾。
死生固可嗟。一謫輒不返。君恩非不深。奈爾道路遠。反初不忍歎。折臂信能遣。已矣何足論。幸子眞入眼。
念我宜州兄。兄時論弟昆。詩書固分路。翰墨俄同門。人雖不歸來。獨沾死後恩。萬里一銘旌。猶能葬家原。
多卽天下士。異同親見之。欲掩不可得。交口終何爲。百汰剛愈精。魑魅今尚疑。浮雲空去來。皎皎端所期。
不返故鄉義。何妨陸子居。昔游既有約。是豈人所圖。我嘗邀此卜。蹭蹬不自如。還將一掬淚。聊寄夜台書。
向晚風斗轉。場上稻已芽。問雨何薄相。偏來戲吾家。蟋蟀床下吟。（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戒寒請稍疎。行矣逢此嗟。
皦爽聯夜光。一個乃明月。吾友不可見。賴爾相怡悅。蒹葭空非倚。聲聞乃不輟。毀菽安暮年。足以（原缺）（原缺）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

古詩二　歌行附

題楊子儀虎圖

秋陰報初寒。慘慘日遽晚。有客自宜城。明爽叩昏倦。手持兩巨軸。六幅從而展。披圖儼如生。竟軸詩盡選。
平生說包鼎。今日眞到眼。何止辨騶驪。于焉識淄澠。愛之不能已。欲挂恨壁短。猶冀逢他時。更疑探深遠。

送人

冥冥天邊鴻。藹藹風中雲。一笑偶相逢。擊節聊送君。我室豈無酒。胡爲不開樽。所貴樂文字。固非異蕕薰。
天門直牛渚。南北如相文。想君月下吟。未厭俚曲聞。霜空夜自明。江月寒微昏。會當借餘鯨。永謝五濁渾。

書長干僧房

昨日方得書。經年不相見。書來必累幅。分明如見面。聲同兩千花。路不通一線。誰云非吉祥。便是金毛現。

和人雪意

雪意與春約。野情因物裁。輒將無窮思。聊濟有限才。寶容忽破碎。山色如招回。攜持固夙昔。端爲此際來。
歲晚君羈旅。微君誰我陪。祇恐造化工。特地吹葭灰。一割不復收。寂爾爲之胚。戢戢競秀發。翩翩絕嫌猜。
恍然徙倚間。浩蕩心胸開。境界適何許。次第分隅隈。高足超日觀。塗如下離堆。四顧始無間。忽覺驚初雷。

有形均辯悉。無物非蒿萊。却慕求仙（原缺）失路迷天台。波臣復笑廚。市門徒德梅。庶幾未始得。掇拾同舉杯。
擾抉卽千古。一醉姑相媒。

和人感懷

高山在平地。高山地焉知。明珠出深淵。明珠淵豈知。高明在人（原缺）（原缺）要須其時。物理固如此。了不差毫釐。
（原缺）（原缺）端自窮。歲月相奔馳。所以得黽勉。吾人惟能詩。我非知詩者。平昔竊好之。每出每可愧。未易皆背嶢。
而君不我鄙。論極牙解頤。六年如一日。不取笑則疑。彼烏足爲計。有類甯同嗤。一朝（原缺）召命。閭里增光輝。
不曰人可賢。但從外物移。我賢君亦賢。誰能窮是非。我欲挽君留。留君竟何爲。聊作感慨別。肯效兒女悲。
陳人不自信。流品須維持。誰謂廊廟姿。如我品乃宜。江充與丙吉。厚薄惟異施。其後七葉貂。陰功終表儀。
是等代不乏。浪爾分騶驪。時哉君何失。儀鳳方臨池。爲我寄聲謝。聲壇正自嬉。勉旃夔龍事。賡載寵勿辭。
立賢本無方。莫爲陳言欺。

次韻東坡所和滕希靖、雪浪石詩。古。律。各一。（律詩詩卷見）

風波末路方奔屯。屹然不動誰如尊。豈知胸中纖十日。顧眄不接無重昏。東觀海市俛窺水。南登赤壁凌
江村。斯文未喪天豈遠。出沒狐鼠徒千門。綸巾羽扇晚自得。已聞漠北幾亡魂。由來妙趣入造化。地靈特
出雲濤根。生平到處若再歷。蹬躡似有屐齒痕。玻璃鏡裏萬象發。金粟堂中千偈論。會須白玉漱寒水。更
借霽月傾金盤。咄嗟菱溪成底物。混沌空夸毀鑿存。

甘露堂歌

炎天熇熇如湯湯。使君置酒甘露堂。無風但覺冷徹骨。坐來彷彿飛青霜。使君顧客指新榜。天假此應來
輝光。八十里叟感盛事。獻頌請名相激昂。我非取專已上報。堯仁舜智方當陽。邇來瑞應發處處。中台第
一彤墨章。吾邦雖僻亦影響。明德所祐眞無疆。已而轉徙欲受餉。數非曳比疇能當。輒因勝遇強僶俛。庶
幾堅壞同撿揚。吾君之澤不可象。使君之惠何可忘。才高名重偶暫屈。遺愛他日逾甘棠。嗟子落莫徒自
感。乍鳴乍已如寒螿。安時逐境姑委化。隨緣致力聊爲鄉。時逢載酒問難字。未擬持筆操羣羊。但知今日
不易得。縱不能飲須空觴。

白鈐轄席上琵琶

靑衫傳烽泝邊塞。謀將櫜戈身不介。却攜紅袖弄烟月。醉笑溪山寄物外。文章聲名家世事。投筆收功無
十載。天子幾嗟相見晚。暫許南來聊晴快。一時賓客多可人。坐令五月如深春。青樓潭潭簾半卷。濃濃香
霧無纖塵。雲披霞散爛紅綠。洗濃無處投精神。秦樓鳳輕雁初泊。玉指如流乍前却。捍撥當胸拍屢催。一
段風光來澹蕩。雖無儀鳳與舞獸。擊拊分明諸振躍。繞嶺拂空午夜涼。杳杳驚吟上寥廓。逡巡舞袖迴飛
雪。紅茸氍毹猶落花。飛絮亙積紛流星。掣電爭明滅。主人情不已。下客歡正濃。更邀姬娟持金鍾。從
來酒戶落人後。激灔不覺隨手空。金張燕接平生慣。照眼今朝眞未見。敢辭酩酊匐化偏。只恐銀潢低曉
箭。鈞天一夢固依稀。欲問桃源路已迷。何時再到紅茸地。更遣游絲惹住伊。

雷塘行

鞭長不能及馬腹。有限生涯時苦促。空使後人悲後人。雷塘春草年年綠。誰知秀色若可餐、風光付與初凭肩。力殫四海笑未已。眉黛一螺當幾鏹。君不見黃金棟梁回首靈。漠漠胡沙青塚暮。幺絃欲斷空自知。千金漫買長門賦。膏油續盡天須曉。石七餘壘可長保。就令并蒂永不分。也應終恨雷塘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

律詩一

讀吳思道藏海詩集倣其體

唐末詩人自一家。剪裁風月間鶯花。憑陵墜緒篇篇勝。點綴餘妍字字斜。遠水連天來怨笛。烟靄烘日暮棲鴉。法書警句眞如此。流落榆榆重歎嗟。

次韻東坡和滕希靖雪浪石詩（古詩見前卷）

平生所願識荊州。別乘還容接勝流。異日奔騰驚海面。新詩濟絕似槎頭。常嗟盛事千年隔。誰謂餘光一日收。便覺詩源得三昧。目中無復有全牛。

次韻東坡還自嶺南

憑陵歲月倘難堪。食檗多來味却甘。時雨纔聞彌中外。臥龍相繼起東南。天邊鶴翮瞻仙袂。雲裏詩牋寄海嵐。重見門生應不識。雪髯霜鬢兩毿毿。

寄邵暘叔發運

德門平昔仰高陽。自是芝蘭根本香。未許潘雝承妙晤。聊因文字借餘光。艤舟月下逢桓守。盤馬樓前見庾郎。冬杪相期定如約。爲君雲影認驚皇。

次韻東坡沉香石詩

海南枯朽插天長。歲久崇巒帶蘚蒼。變化那知斳山骨。儀型兀只在人腸。幾因嫩日疑鑽燧。試沃清泉覺弄香。折莫輕珉忘什襲。須防俗眼誤罹剛。

送曾端伯之官濟北

貂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曾冊。瑤環瑜珥見旁孫。琅琅廟器眞無敵。袞袞滔流信有源。敝帚不堪終舊物。吐茵行欲奉餘尊。

濟上閒居

閉閣焚香萬慮澄。莫云身似打包僧。功名了未榮三事。理性容先契一燈。丹灶藹歸休炷火。茶甌客訪旋敲冰。倦來却有登臨興。上徹層樓最上層。

告別子通

之儀早從粹翁子權。遊於門下。實爲舊物也。而子通之賢。蓋願見者。非一朝夕。于是踰月。既蒙分榻挹。又獲旦暮親炙。告別遽有期。懷戀不能已。小詩以致感遇。

謝庭蘭玉舊聞名。早歲風流接二兄。白璧無瑕尊士望。青雲有路藹鄉評。簞瓢弗改眞天樂。爵紱相高半學生。授館不爲經宿去。心知黃憲異袁閎。

和儲子椿竹

何物能令意灑然。陰森常對出簷竿。排檐立戟誰爲況。招月吟風好細看。幾度驚回窗下夢。新來添得雨中寒。傷心不見東坡老。縱有鵝溪下筆難。

楚楚相親豈偶然。依依隨處自成竿。固應表見風塵外。莫作尋常草木看。好事偕名眞有謂。多言雖巧不能寒。相思乍可食無肉。一日無君恰似難。

和子椿七夕

何用封侯出似鉤。且將膚寸等岑樓。佳時未用傾河鼓。爽氣先期勝蓐收。月彩正迷千古恨。雨聲還助五更愁。王孫賞詠原無敵。又見詩中第一流。

題蘭皐

萬綠交陰別有天。艤舟而到尙依然。回頭白髮三千丈。倒指青編二十年。賞詠未論秦閣舊。維持今見子孫賢。阿當（原缺）（原缺）披陳迹。再把重衾託醉眠。

戲子徵彙次韻陳君俞寄題蘭皐

和風暖日作霜天。冰雪相投豈偶然。特枉新詩詠塵迹。便同佳趣賞當年。學優曼倩三冬足。才過荊州十部賢。爲問醉衾應好在。莫教凝望似罷眠。

題留老小軒

高步眦盧頂上身。旋開窗牖外風塵。石菖蒲是從來友。龍焙茶爲近日親。不見同行木上座。常留伴睡竹

夫人。艱難歷盡無餘事。問佛方知有此因。

因過壞山齋僧飯罷遂賦小詩

霜露悲傷老益增。輒憑精意託真乘。雨花忽報難逢瑞。佳氣冥符不盡燈。香霧閣中紛一色。兜羅世界結千層。五天應供非虛語。從此雲頭日日升。

送宣上人遊方

七軸蓮經誦已通。定將何事作家風。當知法界重重意。盡在雲遊步步中。金臂見時猶是妄。玉毫光處未爲功。路頭全記文殊指。須著工夫子細窮。

次韻郭功甫從何守遊白雲寺

已仕因循已過二。買田歸去不須參。高明漸擬凌清漢。皎潔方知在碧潭。試酌甘泉來覺晚。已躋絕頂尚猶貪。使應從此都無事。祇有君恩未報慚。

題白紵山

回見黃梅雨後天。烟林常在笑談邊。早時欲到不自果。今日初來端有緣。無復新聲傳玉齒。空餘殘照滿金田。不知誰是雲霞侶。聊揖高風一悵然。

石端若以朱絲欄見遺。作而偶失所在。久方得之。喜而賦詩。寄丁希韓。因以見及。遂申前志次韻。

斷雁沈蹤共倚欄。定應齊客解偷關。忽驚遼鶴排空至。何啻廉珠昨夜還。假寵已慚名下誤。強顏終愧筆頭慳。江流有盡情無盡。須挹高風付子山。

再領玉局昔東坡翰林作詩送戴崇有玉局他年第幾人之句。後自嶺外歸。遂領玉局。予復官亦得之。坡今亡矣。悵然有懷。

東坡因地宿相親。玉局終爲繼載人。祿仕豈知承末軌。恩光又許躡前塵。青蠅附驥原非棄。白玉無瑕謾見真。泉下有靈應首肯。不隨凡劣易淄磷。

次韻爲大川喜王君相過并寄吳思道

君恩曾未報纖埃。槪緒淹時鬱不開。高義不忘轅下舊。好音常自日邊來。欣逢雅好非空至。頓感陽春泛酒迴。早晚退朝紅藥下。細談陳迹共餘盃。

呂吉甫第乃謝鎮西故居中間常爲佛剎。而雙檜則舊物也。劉夢得有詩。因賦其韻。

故國悲涼古木奇。勢分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晝影全舒破賊旗。實界曾遍鋪地色。節旄還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難敵。儒帥論能表異時。

過張滿然兄第所居雙時謂之不見

樂全老子如星月。真一仙人似鳳鸞。早歲光明均照耀。異時文彩避高寒。低回氣類追千劫。邂逅風流得二難。環堵蕭然清徹骨。却疑深雪臥袁安。（樂全乃安道之號）

李去言相別二年忽得書知在吳中答書偶成

官路相逢一笑休。共知身世兩虛舟。楚材有用誰青眼。趙將無功枉白頭。會見姓名通北闕。何妨風韻冠南州。求田挾武如兔窟。只欠元龍百尺樓。

與拜元白相別之次日大雪火邊有懷其人

上人偶作十日留。才別便覺如三秋。應覺揮爐華藏客。不知對雪姑溪愁。清詩字字吟可老。冷日憎憎誰見投。媿我霜髭不容鑷。寒灰撥盡欲何求。

次儲子椿金陵作別韻

千里波濤一葉中。急難平日但聞風。自非積習有天得。那復關關特地同。樂事放懷須命酒。生涯何處不飄蓬。先歸只作尋常別。折莫尊前感斷鴻。

又次子椿同君俞三詩

倦途回首已無牛。獨向田間涉半秋。倚杖固知同失馬。攀援猶恐昧操舟。漸逢陌上相推醉。尚有空中未下鷗。可是道邊無棄地。肯將身世曲如鉤。

西來不復見青牛。問遍生涯兩變秋。但受郢人夸鼻斲。豈知壺叟是腰舟。柱頭寂寞千年鶴。波面分明一點鷗。不向虛中問消息。磻溪終老但垂鉤。

隱隱山林似臥牛。紛紛鐮檐喜逢秋。虛名謾託三春柳。實際須歸萬斛舟。未信此生真野馬。且將餘日寄江鷗。崎嶇精衛人空笑。終恐長鯨上直鉤。

次韻子椿金陵相會詩

濛濛小雨落征帆。漠漠烟雲遠近山。觸意幾回真入夢。欲來常恨澀如灣。家程豈復嗟留滯。物外何妨且往還。便恐都人入闠賽。却應難寫是高閑。

次韻子椿遊雨花臺同長老德正

勝遊自有經年約。佳客難同信步來。無復風烟驅寒日。漸催花柳映高台。雲光故事空陳迹。玉樹遺音失舊哀。今昔循環等相視。欲尋歸路更遲回。

又次非居見貽佳什

茫茫巨浸託船歸。風不充帆氣易衰。猶喜歲寒逢逆旅。不隨人事異當時。從他老去知何用。由是終焉豈自遺。獨有東阡南陌意。莫辭扶杖數相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

律詩

用聖行韻和呈幾仲

宇落郊原正早秋。詩來起我頓風流。絃歌聒裏識琴聴。鴻鵠飛時逢奕秋。極目烟雲來指顧。何時談笑共沉浮。文章落筆驚人眼。新有聲名爲姓侯。

和人見寄二首

雍容閑雅許君都。高緒相逢一笑無。休把盛衰觀世譜。且將言語共詩圖。人亡人得同吹吷。潮落潮生[illegible]撲栝。只恐後疑歇不盡。曲終翻被鬼揶揄。

傾蓋相逢惜別離。等閑談笑盡心期。他年終解如今日。比念常應寄異時。餘事不妨多蠟屐。放懷贏得盛留詩。早攜桃葉尋歸路。準擬花間倒接羅。

澄虛堂

公子高明悟劫灰。雅開軒語致幽懷。紫雲疊巘鐵天去。極目滄波入坐來。千首詩成談笑裏。百分酒盡管絃催。自憐曾是高唐客。欲賦慚無宋玉才。

和子椿

一番霖雨下商巖。末路方收破家帆。難仂未能忘畎畝。驪珠還見發囊函。潤分餘浸回枯轍。色借陽春起陋緘。自是亭嘉相際會。便應從此出塵凡。（[illegible]嶠。一作[illegible]衫）

莊居寄友人

愧黃時節早相期。留滯田園阻暫依。淵道程文大超軼。卻因詩句接光輝。君能活計如公理。我愧生涯負表微。已向青山託遺老。不應專有謝元暉。

和友人見寄三首

明月平時敢自因。時高蘭玉信吾人。便從緱嶺如無愧。更許毗邪約問津。每見似曛千日酒。不言常備四時春。妙墨豈獨南遊契。又喜鍾山近得鄰。

俗駕難回固有因。勸移終愧北山人。不辭冒雨投歸步。始信忘形是要津。一笑未容披軟語。十分先覺報新春。定應偏契王郎便。消得從來願卜鄰。

除夕吟詩總是塵。道人應笑可憐人。固知參請能成佛。未到升鷹且問津。村落風煙常似臘。禪房燈火已如春。會須隨例餐餡子。聊借明窗作暫鄰。

懷舊二首

陳迹回頭似夢餘。花應長好但人無。詩成固已名千古。墓上誰傾飯一盂。流落丹青驚始見。形容筆墨竟難圖。公孫自是天同灝。讙託周人載碩膚。

花存人往祇天知。日暗心搖却自疑。尚想漢庭傳詔令。如登魯廟見尊彝。一時鸚鵡娛賓賦。百世甘棠美召詩。安得殘春逢海上。盡傾哀淚灑新枝。

送人入館閣

天祿峥嶸北斗齊。享窮人欲去無梯。自非終賈名偏重。祇恐蓬瀛到却迷。鉛槧異時森杞梓。功名他日看虹蜺。中朝若問姑溪老。但道攤頹一木雞。

邂逅故人

湖山勝處得君家。懷祖曾於膝上誇。不見多年應宦達。相逢何事却天涯。朱絃無復來湘水。駿骨分明盡渥洼。聞道貧勞多野處。新醅聊寄敵霜花。

已將身世等浮雲。又向江邊得故人。數日暝寒埋雪意。一番佳墳爲時新。村醪淡薄聊資笑。洞戶深閑自有春。已幸鄰封同寄老。却應風月費精神。

金陵懷古二首

烙燧何勞鼓萬牛。聊將一帶付幽流。幾聞浮鷁來波上。已見牽羊出石頭。舊穴依然披信汐。古祠誰爲荐時羞。功名到了成何事。揜擾空移夜壑舟。

霜天日晚獨沉吟。潮上風來別是音。恃險戰爭休想舊。凭高臨眺且論今。數聲雁叠千年恨。一片帆驚萬里心。不是江山解磨折。却應人物自升沉。

和人見寄

壯志崢嶸不自伸。低回聊此接波臣。雖非腰重眞騎鶴。猶勝泥塗強泣麟。晚節久懷江上。晚空樽未放網邊春。固知遺老能相契。翻愧公輸作幸民。

邯鄲叢臺

禾黍離離霧一邱。淡烟輕靄夕陽秋。微基西枕邯山盡。往事東隨漳水流。御輦金車何處去。閑花野草幾時休。可憐全趙繁華地。留作行人萬古愁。

久雨次韻君俞

塵埃肺腑厭連時。淫雨平欺素領垂。忽覺光輝慰岑寂。坐令華茂轉離披。中宵未厭徒空壁。雅意安能系赤墀。獨行晴明陪聲節。回腸猶在不爲詩。

次韻君俞瑞香

古叢留華異衆芳。分明絕豔降昭陽。肯同繁杏搶春色。謾道幽蘭有國香。大葉倘疑攢處髻。馬嵬猶恨去時囊。牡丹獨賞慈恩句。只解金盃比豔粧。

次韻君俞四首

文章老去豈能神。猶有殘膏占舊名。賦就賈生空自感。詩成侯喜近聞聲。拾塵已信非嘗飯。撤豆終知不是兵。多謝佳篇慰岑寂。便思約伴問歸程。

合浦圓光降下胎。豫章千尺本天材。未能海運參搏翼。聊復舟行共覆盃。白髮情懷雖草莽。青春消息自條枚。何妨接武窮幽致。莫待風光却見催。

諸解驚人固有神。姑知無不是虛名。方觀去接天邊翼。何事猶諧爨下聲。齊晉近能通歃血。江黃詎敢識塵兵。老來肺腑都荊棘。頓欲薅鋤不計程。

熊掌如何得豹胎。棄常嗜異信難材。端能不學邯鄲步。正可同嘗沆瀣杯。有意良圖休我老。他年卜吉佇君枚。賽聞日下容相與。且置悠悠特地催。

堤上獨步二首

風旌江末信漂浮。散策騰騰亦邏悠。未必棼回能擢勝。却疑平遠解供愁。年衰易感難留日。機盡應無不下鷗。渡口舟橫晚潮急。一番佳意憶蘇州。

暖風輕蹙浪花浮。留滯江城媿謝悠。吟苦空多屈原恨。賦殘猶勝庾郎愁。漸因卜築投歸鷲。聊託游泼習戲鷗。可笑霜官殺風景。滿船絲管載涼州。

題韋深道寄傲軒

南窗何似北窗涼。寄傲來風各有方。千古光輝如昨日。一時收拾付新堂。已嫌醞裏醅初綠。更覺籬邊菊漸黃。就使主人官卽顯。此間高興定難忘。

次韻君俞兼簡少孫六首

連璧衆金盡出倫。雪崖霜鬢信陳人。能忘柄鑿方圓異。許接風雲變化新。絕韻淹時勞極目。虛齋窮日但凝塵。何當一笑披環堵。賴月吟哦未厭貧。

殘編敝稿掩還開。好意經年不暫來。伏櫪已應眞款段。脫韝終擬謝低回。頗傳共坐便斜月。更想微吟荐問杯。居士從來少風味。獨將愁眼望初梅。

吳溪財多石季倫。任從閭里笑長人。五湖浪迹名終在。六印懸腰眼暫新。且樂歌呼隨灑埽。不妨文学洗留塵。年來頻覺珠璣富。萬戶侯家却是貧。

悁悁懷抱不曾開。忽忽還添一歲來。燈火香花隨贊祝。兒孫擁勝共裴回。休誇路轉當前拜。誰得居蘇最後杯。何物相期同一醉。爲君催發檻前梅。

定應春到今幾日。但覺耳邊多醉人。已分餘生不如舊。却應佳句漸能新。悲來徒有縈心淚。談杳空驚滿眼塵。到得錐無眞我輩。一瓢猶是作家貧。

詩空懶作咄咄語。催老祇怪駸駸來。斷夢已將愁共遠。離魂不覺淚驚回。病餘想見嶄巖玉。獻處猶懷宛轉杯。能作晴和著屐否。深山應有未凋梅。

觀東坡集

今朝又讀東坡集。記得原州鞫獄時。千首高吟庸欲徧。幾多強韻押無遺。固知才氣原無敵。獨有心期老不欺。泪盡九原無路見。冰霜他日看青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六

律詩

再次韻入字韻奉送禹欽且堅再來之約

涔涔梅雨漲江濱。耿耿僧房惜鉢入。秀色驚回隨念到。孤懷贏得暫時新。何妨一笑空諸有。更覺三摩淨六塵。憂患年來倍傷感。送君衰淚不容貧。

相逢懷抱各全開。蘊結才舒倏又來。傾倒已辜將進酒。追隨休賦上林回。臨分莫作楚囚歎。故事須詢河朔杯。看取滌翁宜自警。空將遺（原缺）感蘇梅。

襲前韻再次簡少孫

由來氣類卽天倫。孰謂劉琨獨可人。稍隔相從更無味。幾因招起又還新。席間誰致龍皮異。雪裏常懷鶴羽塵。祇欲期君拾瑤草。庾郎二韭未爲貧。

霽意堙霾蔚不開。新春還傍故春來。未堪骯髒倚門立。聊復差池接羽回。得喪何知求失馬。盛衰贏取付傳杯。風流二妙天憐我。穠玉秧中更插梅。

予默淸眞本絕倫。羊曇曾是個中人。林泉不作南風競。旗幟還因對壘新。金鏃躪驂原有譬。冰壺瑩月舊無塵。何妨再葺昆陽戰。等邑師行固不貧。

記得金樽特地開。擧頭新歲又重來。銀潢已分經年隔。玉節猶期舊臘回。千疊浪迷雲表夢。百分愁寄燭殘杯。醉鄉誰謂無消息。已覺歌聲傍落梅。

次韻雪

臘日頻年未嘗雪。今春雪與臘俱來。暖歸白傅金蕉葉。寒逼温郎玉鏡臺。幾處歡聲動絲竹。一番佳思近樓堆。新詩不以尋常見。萬里豐登氣已回。

題張約之長春閣

江山信美亦人同。寒暑隨時與易窮。寓意果能超物境。養花長欲占春風。何須戶外屨常滿。自樂尊中酒不空。可笑道人猶有恨。一番紅盡一番紅。

後圃

鵓鳩呼婦天欲雨。杏子退花鶯未雛。庭前已覺綠半毯。酒面忽有紅雙鳧。芳物戀客不忍去。主人好賢誰復如。會應百歲享此樂。何妨盡作重屏圖。

寄題子椿野軒

江山秀氣表吾人。籬下開軒得趣新。不擬舊遊離几席。常令美況隔埃塵。客來談笑無非楚。紙上文章近過春。分我一枝猶見約。乘槎行欲問通津。

逃暑無地。偶過君舍。聊資華屋蔭。以挹主人之勝。綢繆禮意。遂至抵暮。君愈有詩。因次韻二首。

無功衛鶴偶乘軒。慮暑從誰解倒懸。頓覺御風淩絕境。似逢調瑟謌華年。分光已幸叅東壁。裂地何須得酒泉。自惜抑揚非瓦礫。倦途終愧失陶甄。

十輪楊柳舊軒軒。四壁相如似罄懸。豈謂投懷忘晚節。每容佳處共暮年。笑談璀璨風生坐。翰墨縱橫思湧泉。土苴固難亦就器。轉鈞猶幸識精甄。

歸自錢塘。復蒙君俞佳句。欽歎不已。更兼特枉。聊賦來韻。

吳山塵跡已飛埃。投老還猶病眼開。似泛靈槎海邊去。却因華表鶴歸來。情移客枕收殘夢。恨著江梅變故㙁。便覺新篇賚六翮。飄飄眞是子虛才。

贈金陵榮天和

生涯已定不干時。收拾工夫且作詩。溺水方來弔東野。飼安初喜識邱遲。爲將佛事習三昧。又見風騷出一支。投老相逢能幾許。何堪得句每相期。

劉君以地理之學。各邂逅相遇。求詩爲別。因賦長句。

久聞秘術獨超群。肯向青囊學景純。解使山川如在掌。須知禍福不由人。論功合附天仙籍。底事猶隨客路塵。滿眼峯巒應有待。何妨裁剪出精神。

伯鎮客居傷春佳句輒賦元韻二首

休論莫莫與休休。老眼逢春且暫留。未必餘寒更能久。祇因殘蕊易爲揉。及時行樂何妨剩。感物興懷詎自愁。南北生涯等羈旅。定應無著是情流。

紛紛到底不如休。忽把閑心見便留。昨日白消行處去。今朝綠遍定誰揉。且從寂滅翻千偈。安用深沈詠四愁。我坐言多欲無語。每慚佳思枉詩流。

次韻夾竹桃花

料理愁懷落那邊。桃花烘日竹含烟。璃紅密納連昌晚。夏木深藏繡嶺天。監藥造門如會面。漁舟失路想當年。因君詠出黃筌筆。從此風光生彩牋。（黃筌作夾竹桃花屏風。東川。西川節度使皆有之。筌今不在。以眞花片補其缺處。終不能拼。枝上地下。相掣不差毫髮。天下傳以爲工。）

次韻閑節

涓涓水咽衆山泉。隱隱雷驚二月天。共喜春工能應候。方知節物似烹鮮。倦途所欠無多子。勝日相逢又一年。好是羣花應競發。不須留待柳三眠。

和郭功甫贈陳待制致仕二首

十年朝馬望前塵。晚作琳宮物外人。徹骨清風眞有韻。醉心常得本來淳。新栽松菊開三徑。舊校方書備六陳。不是詩翁形美頌。丹青難寫自由身。

南北紛紛不覺塵。鴛鴦湖水解留人。乳浮香焙誰同試。螘泛家醅分外淳。禪寂久因師粲可。婚姻便合繼朱陳。莫從舊路尋歸夢。占取東籬採菊身。

和人三首

昂昂野鶴困難羣。皎皎冰壺不受塵。一笑每逢青眼舊。多情空媿白頭新。西風未用高紈扇。東道應容岸角巾。珍重長瑤倚雲瑟。瀟湘誰是賞心人。

經年牢落別離羣。準擬歸來拂路塵。妙語獨從書上得。歡悰猶欠坐中新。願聞洛下傳佳句。更喜嵩陽識墊巾。幾欲軍門示巾幗。老來猶更不如人。

荊溪風物記當時。吹絮河豚下箸遲。綠滿金田朝應供。紅殘朱檻夜論詩。幅巾已託遺民後。杓柄猶懷象骨疑。早晚雲間見金臂。空甎翠竹護抽枝。

次韻探蓮

聞道栽成十畝蓮。便思挑出杖頭錢。定知荇菜參差處。不是洪明顏色鮮。紅日半移芳草岸。清歌低泛木蘭船。羨心未得同眞賞。空媿詩豪白玉篇。

復次韻

國西華麗占池蓮。曾記開樽奉賜錢。幾欲漂流勞滯念。又驚紅綠映澄鮮。主人無間容聯步。勝日何妨更買船。滿把香風振歸袂。更煩佳思出新篇。

幕府風流舊泛蓮。裔孫家世掩青錢。別開眼界霞爭爛。分得秋光菊未鮮。燈陣有心吹醉帽。珠盤何日瀉歸船。錦囊示我鏘金句。空愧巴吟綴後篇。

次韻子椿莊居述懷

偶因秋棠記初春。堦指原無爾自貧。病骨蕭條驚歲晚。新詩來往媿情親。未應謝傳終有涕。誰謂劉公是可人。艾火呻吟對搖落。不堪庭草又還新。

次韻早秋

衡衡時序一鄰亭。睡美從今氣不蒸。便好心期金葉酒。乍慚夢在玉壺冰。栽松種竹來三徑。效策輸船待十朋。百尺樓高誰與共。倦途初喜接陳登。

同子椿遊三品石。得非尋三閣故基。久之。因以次韻。

桑柘邱墟簇路長。景陽依舊在山陽。石標官品名當在。井記胭脂迹半荒。弔古謾勞興感慨。寄懷聊以共彷徉。相看等是未推枕。何日同驚夢後粱。

陪延之泛舟歷湖。至苦竹寺。次韻陳致君席上所賦。

已涼時節未霜前。十里平湖共酒船。嚴岫湧寒清徹水。芰荷翻浪綠連天。百年過眼真聊爾。一笑投懷豈適然。獨有黃花似迴避。答緣紅粉不能先。

宿太乘附初燈

倦遊知止未知還。半日生涯只在山。金碧喜逢雲外境。文章重見管中斑。篆煙縈晚留無迹。寶鐸吟風笑不閑。他日雖歸樓有地。勝遊終寄夢魂間。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七

律詩

賞心亭

賞心亭角倚欄杆。虎伏龍蹲自屈蟠。無復埋金鎮勝氣。空餘飛鷺識前灘。百年名在人何處。萬里潮平雨送寒。幾向後庭更白紵。不堪殘照下漁竿。

延之云。累日把酒。止在相近處。殊不快人意。坐間命僕索城內外。可以延處之地。將往。內之得城南張氏園。秋花斑駁可喜。遂劇飲。待月上。戴花作樂而歸。市猶未撤。觀者如堵。次致君韻。

累日相看似處陰。今朝乘興共追尋。曲欄方沼爭留步。秀色新啼總會心。酒面屢從羅綺發。花心休被雪霜侵。斷城竹路淒初月。但恐人山一徑深。

偶書二首

閉門只欲謝無事。門外何嘗有事來。生計不須憂水旱。仕途休更問梯媒。身安種種皆三樂。客到時時共一杯。此外華嚴是歸處。眼前樓閣竟誰開。

小山相對數椽地。樂與心期境自多。有酒未妨同客醉。無情到了任君魔。採薇行歌亦勞矣。飯水曲肱還會麼。只恐時來把不住。更看究竟事何如。

贈人

落得清閑與物疏。扃門終日似山居。案頭新有歸田賦。架上元留緯世書。紫府未須窮秘簡。丹山重見引名雛。昭恩咫尺來相職。還許頻爲賀客無。

和雨翁軒

何處又傳金椀出。幾人爭看玉山頹。幽懷不是風期舊。異境難從指顧開。猿鶴已回塵外駕。烟雲休造眼中哀。未妨二老同巾履。香火終年謝劫灰。

次韻呈首座

陰重媚和欲雪天。氤氳香篆不藏烟。南游步步如同歷。西竺層層有舊緣。未覺鷄聲驚戶外。似傳梅信到窗前。老來酒量無消息。負此佳時一慨然。

和錦繡亭

漂泊生涯寄一萍。勝遊長記錦花亭。山來已訝天能巧。春到方知地更靈。雖許登臨追曳尾。却慙顏色未忘形。何妨共保千年約。白帽回頭笑管甯。

吳思道相送同宿崇因二首

端門風月十年拋。垂老山林寄一瓢。可得故人來市腳。共尋陳迹到江郊。麥黃且置壺中累。眉白欣投世外交。只恐話長清夜短。明朝去路不相饒。

形骸影隻久相拋。鼎食端能勝飲瓢。已分餘材棄北闕。原非不雨自西郊。來田聊復同中隱。玩世甯嫌濱下交。千古平泉有遺恨。漫勞精爽畏（原缺）饒。

寄僧

得皮得髓謾多門。實際圓融理自存。論意當時纔一笑。還鄉千日見三孫。維持佛法原無事。建立家山盡有文。古斷乾坤今鼎足。會多哮吼慰傳聞。

寄題吳思道橫翠堂

紅塵擾擾功名地。不礙詩人得趣幽。何必千巖連萬壑。能令六月似三秋。茶甌變乳隨湯泛。香篆縈雲盡日浮。時覺東城添紙價。應知得句勝封侯。

簡劉君秉

劉郎本是風塵外。盡艤新從越上來。聞說露芽如爪活。更多溪楮截肪開。雪消鼎滿聲頻湧。鷁轉池心首屢回。洗滌睡魔臨二景。敢辭瓦礫換瓊瑰。（黃庭有內外景）

八月十一日。九月六日。二十四日三。夢過趙仲強家。坐中人物笑語一一如平時。因寄長句。庶冀思見酬。因投一會面之應也。

憶陪金醆醉紅顏。回首風光杳靄間。老去未忘三汲浪。近來頻夢八重關。雲烟舊路到何日。燈火虛堂直似山。只恐斷魂收不得。更須佳思與招還。

水中登王德循月閣

龍宮海藏兩開時。偶襲初涼泛客槎。層檻迥高臨落日。洞房無數盡浮家。圓圓可想知何在。天水相連杳莫涯。惜我華嚴記殘帙。欲將因地付袈裟。

德循詩律甚佳方幸拭目因作拙句以勉之

唐人好詩乃風俗語出工夫各一家。前輩相因多自任。後來無復更相誇。半山老子偏遊戲。其一仙人每歎嗟。傍出豫章登一格。憑君細與辨龍蛇。

律詩

之儀家當涂七年矣。屢過禪析山下。望高山塔。欲一遊。輒不果。異時山主慤公大師。與其子宜上人相過。因往報之。取路回遠。薄晚方到。遂留宿。棟宇一新。舍次皆得其便。而宏麗高朗。唯見者知焉。又復規範齊肅。鐘鼓應接。問之。乃慤一力所就。銖累粒聚。未嘗毫髮費之人。此尤難者。感歎不已。因賦二小詩。

窣堵頻經眼。伽藍未息肩。多情兩父子。同住一雲烟。棧道尋幽徑。從容歎昔年。本無留客意。投分且遷延。
去住如流水。興衰似轉肩。新工幾奪目。舊錫僅留烟。願起三千刼。功收十八年。兒孫盡龍象。家世自綿延。

靈雲山居

鳥語晚更好。山風秋轉涼。心閑日自永。簟冷夢尤長。赤實新舂稻。濟添舊陸香。此身歸有地。去路復何妨。
雨後山尤好。秋來方此時。心清覺老健。步懶欲歸遲。林響驚鼯鼠。風閑叫畫眉。善人吾豈敢。去此尚何之。

山居夏日

金鎖籠窗日。黃緡蔽柳蟬。戀窓忘日轉。借榻就涼偏。好作宿山計。唯堪被俗牽。歸送迎晚照。豫促渡頭船。

誠上人遊方。既歸林下。焚香誦經。以嚴報地。相見欣然。留不欲去。遂賦小詩。

委曲披高下。虛明得靜深。佛香半日願。經卷本來心。地據三車上。塵無一點侵。出山應有恨。何處似如今。

宿青山坊君錫館置甚款時方興壚

命駕追彭澤。開懷得士龍。殘寒偏惱客。小雨未妨農。已幸同歸轍。何勞更賃舂。川原如故里。疑是舊栽松。

將過黃池中路寒甚風猛不可行復歸青山坊投宿

過午風雖惡。此心難自安。如何一時頃。遂變十分寒。忍聽僮夫訴。還思昨夜歡。祇應賢地主。猶作故侯看。

次韻俞希賢大著家居寄天衍二老

靜退陶彭澤。風流支道林。論歡雖暫阻。投分本來深。客舍汗如洗。僧軒雲正陰。莫因俗眼礙。終負勝遊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八

律詩

和答友人

此日逢春社。占龍得貢山。雖能素願合。未放老身閑。家世綿延遠。功名指顧間。自應天有助。一到一開顏。
春來自多雨。行處只逢山。賦分皆可樂。貪生常不閑。人歸挑菜處。鳥語落梅間。翻恨新增酒。何從解醉顏。

食筍

燕雀初爲友。烽烟近卜鄰。不嫌千語聒。只怕一龍新。病眼常如睡。歸心喜似人。粋餐猶見筍。不省已無春。（牆外是西湖每夜得應烽火）
煉態不礙日。秧鬆宛如塘。默坐千名佛。忘形一炷香。卷中貪味永。鏡裏任顏蒼。飲後纔推枕。逡巡又夕陽。

謝陳無已相訪

下直來天祿。柴荊故遠求。論心日恨短。歸路爾何憂。紅葉繽紛晚。黃花爛熳秋。會須尋此況。聲節再相酬。

昨日偶到北觀壽君俞元載元發明叔惠然見過

勝日欣相得。曠懷誰與同。如何四君子。肯顧一衰翁。林杪收殘雨。簷牙趁好風。歸時不須問。更待月如弓。

回酒

莫笑和州酒。和州酒却醇。聊賫千歲祝。用贊一陽春。柳信偏將報。梨晴點向晨。醉今平日路。外在武陵人。

睿長干僧房

異日延禪地。今朝選佛場。眞身殊堅固。屑級謁瓊璫。雨灑家家潤。燈傳處處光。皆將一則語。要路截諸方。

無題三首

邂逅俱青眼。招攜媿白頭。穿林猶畏日。坐石忽驚秋。不作崎嶇倦。幾成汗漫遊。臨分懷杜老。月湧大江流。

步武高低外。生涯夢寐中。不知三徑足。信是一生窮。觸目如逢舊。隨緣似有功。便應參羽翼。何異注魚蟲。

軒廡千尋碧。江山一抹紅。微吟接僚友。健啖趁輩童。戀別猶能暫。論歎昔已通。更憑將此況。遠問苕溪翁。

題歷陽天慶觀自然庵

一日復一日。新年卽舊年。本來無欠少。強自起攀緣。妙悟通三境。清風寄七絃。昇騰如未果。且作地行仙。

自大乘將遊湯泉道中

迢迢山路永。漠漠曉風昏。雨歇鳩呼婦。年豐稻有孫。放懷悲暮齒。野飯寄前村。只恐今宵夢。憑誰續斷魂。

雨中過明覺招上人輒留小詩

雨路如投洗。山行似踏綿。深閑逢竹院。歡喜得詩僧。語款疑纏繭。心明自有燈。難忘惜別處。高義等邱陵。

宿滴水庵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瀑水瀉璧竇。鏗鏘韶濩音。樹深猿嘯月。山迥鳥啼林。一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天邊有鴻雁。莫寄此時心。

夜行霍洛道上

夜久露華重。寒鴉不肯棲。月推銀海上。斗過玉繩西。風脫林衣瘦。山攀雲帽低。流螢三四點。趁隊過前溪。

題李欽之承事宅

松竹龐公宅。邱墳倚相家。和聲敦雁序。秀色茂蘭芽。魯乘方如昔。淮流詎可涯。躊躕不欲去。寒日任西斜。

離宜城

倦客登舟際。江城欲暮時。恨長山自遠。心速棹歸遲。村市明漁火。嚴城起鼓鼙。詩成眞有助。新月上天涯。

秋日遊青山訪太白墓二首

涼倒忘寢日。風流襲墊巾。未能分朽骨。還此挹餘塵。弔古無千載。傷心爲一顰。依稀如到眼。氣類信吾人。

淹時苦炎暑。此日過初秋。舊籍存千畝。彝倫詠九疇。但能尋曠蕩。何必事深幽。未媿遼東笑。眞成知北遊。

遊青山因過西莊

青山忽相值。一笑脫征衫。未就三都賦。聊尋五柳潛。並遊雖得意。作闕更愁兼。問字終忘倦。言歸但小慚。
旁求須作相。未聘且耕巖。贈別無多語。褆身要律貪。

同榮天和避石城

茲遊久寂寞。勝士偶陪隨。竹暗爭初熱。江深鱸正肥。但須頻結社。何必訪題詩。會有重來日。還應記此時。

謝人送魚

珍重黃池秀。風流迥出塵。多情念羈旅。脫網寄鮮鱗。撥動龍蛟宅。驚回匕箸春。丹青如得便。更擬問通津。

題齊雲亭

凌空登白紵。此地與雲齊。一覽衆山小。方知人世低。暫留蝴蝶夢。終負杜鵑啼。回向禪關客。何當別有梯。

賀時相生辰

錫羨來經世。儲休表降神。雲間瞻鸑鷟。天上識麒麟。蘊蓄三多學。形容萬古春。班庭傾玉筍。鎭廟契金人。
帝載熙明格。朝簪絶擬倫。淵懷參密幄。同德在斯民。有作皆前用。無言不緒陳。光華榮壽舜。蕃錫會昌辰。
寵接張侯異。年頒衛武均。江干空引睇。無路襲餘塵。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九

絶句一

登山未遂范景仁以詩見促次韻二首

撲面烟霞曉更加。偶隨藜杖訪仙家。斜陽不見登山屐。獨繞長溪折夜花。

危橋烟際聳層城。潮落沙頭眼更明。不覺歸舟犯牛斗。天風吹下步虛聲。

次韻景仁海次西還二首

留滯初春寂寞濱。眼明歸路一番新。何妨更作重來計。枝上微紅解惱人。

二月春陰到水濱。秋風重見玉蟾新。無端擾擾來還去。只恐沙鷗解笑人。

又次韻

尋春何惜駐征鞍。只怕春歸不怕寒。故國山川無限思。我來仍得雨中看。

柏亭自述四首

窮日惛惛已死灰。似沈智井念昭回。一聲霹靂起平地。頓覺青天萬里開。

滑稽打瓦不曾休。金注昏人豈自由。誰謂純誠無感格。會逢公議報私讎。

一夢揚州似隔生。輕舟來往但貪程。莫年數觧兒童念。風物依稀媿此情。

熬熬內火職驕陽。鬪暵風聲便著忙。波浪翻天誰與渡。却應甘井是慈航。

江西莊上久雨

去秋欲雨不得雨。今春望晴還未晴。蟾蜍尙知爲自便。強將私意與天爭。

路西莊絕句

麥未登場已插秧。更憂雨過水還傷。一生能著幾量屐。白髮蕭蕭祇管忙。

宿采石

江聲隱隱風前恨。雁陣喧喧枕畔愁。更覺孤衾如潑水。始知今夜宿山頭。

寄西莊梅道者

因緣時節本相期。只恐蹉跎醉似泥。洗盡從前留意處。何憂金臂不提攜。

偶書

元宵燈火鬧遊人。偶向忙中得此身。淨几明窗塵不到。弄黃先見一枝春。

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飜階月浸廊。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

瑞竹卽事

芭蕉葉密柿陰濃。散髮西窗到晚鐘。霹靂一聲三尺水。旱天方信有眞龍。

纖絺不掛汗如傾。一霎風來夢乍驚。自是人心有涼思。強將庭葉作秋聲。

鴨脚初成綠未齊。芭蕉仍在柿陰西。推遷節物均如此。眼界何須苦自迷。

書扇

會稽陳迹久荒蕪。流落江城鬢未枯。好向溪邊示行客。同人能出百錢無。

立秋日書唐行成扇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題郭熙畫扇

蹇驢破帽聳瘦肩。石裏長松欲到天。六月塵埃汗如洗。始知立意不徒然。

嫋嫋涼風八月初。試揮椽筆寫江湖。還家預想迎門喜。爭問今年得意無。

又書扇

幾年無事在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新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書夫子扇

烟梢雲頂石巖根。溪壑輿梁曉乍分。車蓋定尋何處路。皐皐猶想爲斯文。

題畫扇

曾記終南雪裏山。玉峯瓊岫聳巑岏。風流轉入丹青手。畫作江城六月寒。

落筆無因似退之。每逢佳致却如癡。孤高全露秋來骨。無復山紅澗碧時。

莊上書事

柱礎猶蒸潦未休。縣知雨意未全收。只憂場上芽生稻。不厭田間水拍溝。

訪僧不値

我來獨愛南天竺。公去誰烹北苑茶。賴有清風猶好客。掃門楊柳影交加。

天寧乘寮卽事

不看經也不參禪。時去時來又一年。祇願闍黎終有信。大家留取草鞋錢。

宿吉先之學古堂

傳聞假館雪初晴。學古堂中氣象新。多謝故人無棄我。一爐軟火煖如春。

書于子高宅

兒童鷄犬語聲喧。桑柘叢紆綠蔭川。斗覺門庭蘭玉盛。更將簫鼓樂豐年。

書俞秀老書卷後

荊公賓客晚多奇。休歎樓侯見事遲。雨過千山初睡足。何如蟲力負山時。（荊公晚有佳句乃其自云晉直道因爲戲事）

寫裙帶

輕裙碎摺曉風微。弱柳腰肢穩稱衣。更剪垂紅平窄地。雙鳧似恐見人飛。

采石

雲山夾岸去層層。來往扁舟恨未能。更有尋常最佳處。無風一日到金陵。

雞籠山下是和州。隔岸聞呼見點頭。不見東歸夜郎客。錦袍誰共醉扁舟。

游南寺園頭求詩

一重洗盡一重生。塵垢昏人不自驚。會得栽茄種瓜意。始知松竹本來清。

源上人硯

過嶺傳衣不傳鉢。何事眼裏更著禪。欲識黃梅半夜心。踏著稱槌硬似鐵。

訪采石寺山主不遇

入門不見主人公。座具袈裟在眼中。更有山靈會人意。略無一事許相同。

十生采石寄漂蓬。廣濟雖名寺亦空。將爲新來有消息。依前山不結蓬籠。

次韻湖陰章深道五小詩

髭鬚瀟颯面嶙峋。怪我多非舊日人。百里挐舟誰復爾。却應情重故情親。

書去書來又一年。祇應提處是虛權。相逢會得無頭語。莫惜頻尋酒裏天。

江頭風浪似重關。幾許行人限往還。不是多情過相與。肯將一葉犯銀山。

三山磯雨列山風。我亦頻年強自雄。不負蛟龍驚何事。祇疑身世屬江東。

新來句法宛如陰。端與袁公伴陸沉。未易偏師壯秦壘。劉郎斜甲舊成林。

次東坡梅花詩韻十絶

雙人月下妾婁和。一夜繁枝向北多。長笛未須論舊恨。且留幽思待陰何。

妍媸投老總層臺。隨得分香散處開。枝上休論歌舞舊。尊中且泛綠於苔。

弄蕊攀條日幾回。破萼長記雪中開。塵埃滿袂家山遠。底事多情拂眼來。

軟火明窗酒一樽。餘盃未減日尤昏。誰人爲折東來闕。續得何郎日斷魂。

躊躇危腸獨九回。故園誰對此時開。撚來聊把倚孤枕。更擬慇懃入夢來。

病餘憔悴拊空尊。子細思量寘却昏。便覺陽和振枯槁。不須方士致幽魂。

初見今年報信花。定從清淺綴橫斜。無言對我應惆悵。不復當時處士家。

玉作肌膚雪作衣。剪裁風月綴寒枝。上池可飲偶無路。空愧當年帶下醫。

瀟灑天工意不輕。傍春佚曬獨分明。孤高不作繁紅伴。造化須知別有情。

姑射山前舊卜家。天香異色倚風斜。不須薝蔔分高下。要是東皇第一花。

贈呂煥

紅爐軟坐暖殷長。擬借春風發豔妝。流水落花無限好。却應雙鬢恨劉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

絶句二

舟泊采石

經年欲到竟無緣。便路今朝得暫留。弄月燃犀俱未暇。潮平且欲過西州。

和州太守曾延之置酒鼓角樓

樓臺烟樹接平蕪。水墨丹青十幅圖。認得黃山家住處。雲中相對似相呼。

延之置酒當利樓侍人勸酒

雲山遠近淺還深。宛轉愁顏頓不任。獨有綺羅知此意。故拈金盞十分斟。

延之置酒還雲觀。北望邱城掩翳。相與凭欄感歎延之以所持扇見授云。不可不記也。因書之。

後顧前岡一色松。飯含冠劍起悲風。今朝笑語明朝哭。莫厭尊中酒不空。

延之置酒南園因書壁上

尊前景氣朝朝別。醉裏歌呼處處新。一度姑來一回好。主人須信異於人。

何子温家有巨竹數頃因成絶句

老幹陰森鎖青寒。兒孫延蔓不知年。欲歸頓失來時路。一似烏風暗雨天。

曾延之置酒後閣。供帳酒饌。物物皆內出。侍人以裙帶求書。

御醖叢畔千頭菊。橡燭光中四和香。紅粉莫嗔霜滿鬢。也應歌處似周郎。

延之問及當塗近事。云君殆能容忍。我不及也。胡不遷居於此。便治館。因口占爲謝。

騰下淹時豈不知。或人疑我似陽癡。一廛固願受陳相。只恐鋒車便見追。

延之云。久遲公來。不謂追之乃肯顧我。既闢此路。却當以匪人爲津梁矣。致我佳客。敢忘其德。口占爲戲。

一水相忘輒自疲。膏甑情厚失先期。從今不比鷗鷺數。更欲棠陰借異時。

雜詠

人間所樂嘗過此。一事都無有律鍵。更向豐年觀割稻。須知身是地行仙。

老呼稚舞報豐年。極目黃雲欲際天。旋搗新粳供晚飯。只愁閑夢攪安眠。

解籜新篁綠未分。弄晴嘀鳥路如文。翻風簸葉全疑雨。對岸峯巒便是雲。

平生粥飯寄伽藍。老日田園強自添。豈自著靴踏泥客。如何不許蟄深潛。

書樊彥本莊壁

青黃赤白千畦稻。遠近高低四面山。舊約買鄰今已決。却憂無力伴躋攀。

重陽過了十二日。階下黃花方盛開。節物參差何足較。且浮新蟻共銜杯。

同彥本兄弟泛舟過北山

橫截西山一葉輕。曉霞初發鏡中行。異時常作琉璃觀。却恐丹青畫不成。

彥本鄰莊。有欲售其所舍之屋者。相與就閱。遂書其屏上。與彥本爲約。

求田問舍太遲生。棟宇纔逢眼便明。憑杖經營須占早。遠謀祇恐負柴荊。

鵬深之曾約相從。偶不及。而深之逝矣。獨過其所約之地。遺像儼然。感愴不已。因書其事。

德公期我此聯裾。獨舍扁舟斷夢初。穗帳一燈如晤語。淚痕空對兩龍駒。

初入侯禪山

近山回抱錦爲屏。金碧高低照眼明。四十年來勞夢想。白頭方喜慰平生。

侯禪知客求書因以答之

叢林班駁抱閑田。曉日初昇宿霧開。憶得舊遊懷小杜。分明回望繡成堆。

侯禪齋後獨出三門步深山久之

兩腳都忘力不勝。穿雲度壑信騰騰。林深鳥獸知無迹。時見遊山一兩僧。

遊華陽洞行十餘步水阻而回（洞在侯禪有呂公書華陽洞門字）

篝火宵深興轉濃。可堪潭水斷來蹤。祇疑終有蛟龍護。玉室金堂未許逢。

自侯禪寺東轉將過大乘路中

不覺離家二十日。山林城市恣延緣。定因曾作和州客。長見雞籠在眼前。

欲過大乘先寄軋燈禪師大乘甚貧新開堂

大乘此去有幾里。聞道祗園近布金。但恐鉢中無客飯。止期經宿謝知音。

將過大乘薄晚不能到旣見飛燈以寄一笑

踏盡田塍轉盡山。芥塘猶在夕陽閒。主人縮地原多術。何事今朝特見慳。（芥塘大乘地名。）

湯泉纔到便問浴處何在戲呈長老

欲從曠日過金陵。不惜湯泉兩日程。因就故人求一浴。何妨隨例得身輕。

題苦竹寺後亭

竹映丹楓轉婀娜。有花開處盡空枝。春風想見如鋪錦。惆悵來遊不是時。

再過苦竹飯於寺前客邸

準擬歌呼引紅妝。花帽追隨入醉鄉。今日再來如斷夢。主人依舊進黃粱。

絕句七首

海燕初飛掠水輕。酴醾開就照人明。旋傾黃酒嘗青杏。惟有風光不世情。

萬腔腰鼓打梁州。舞罷還催步打毬。更借纏頭三百萬。阿奴要徹第三籌。

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借擬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

漫尋蝴蝶却成癡。欲趁蜂兒轉更疑。自是心情怕時節。不如閒處伴黃鸝。

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並朱欄。豈因今日家家有。便與常時兩樣看。

的的枝頭淺淺黃。未先顏色占年芳。任是剪成香更裂。鼻根眼界謾商量。

霽孟洗麗日方中。簾影低回破曉風。試問新浮一甌乳。何須親到廣寒宮。

和張文潛贈楊妹

草草聲名等漏卮。相逢佳處暫舒眉。我方擊節聊乘興。君可忘憂莫見疑。

宿觀音寺

待鷄殘聞點滴聲。樓角初報曉來晴。分明市合人爭語。清濁高低各有情。

鳥喈鵲噪趁初晴。百舌新調燕羽輕。滑滑竹雞催布谷。聲聲鵓鳩喚流鶯。

留滯江南又一年。燕巢初就雛聲喧。一番風竹搖窗外。猶冀曾來紫玉軒。

謝范守惠鵝

玉頸紅嘴小池中。雙入筠籠寄病翁。不是山陰親換得。自慚書學久無工。

畫鴨

野塘溶漾夕陽時。風淡蘆開草半欹。會得鷹身振衣否。不教春色在花枝。

道人筆力與春爭。五彩都將墨染成。新浴羽毛猶更黃。似疑顏色未分明。

畫鶻兒

殼裏生涯殼外天。天眞雖判尙茫然。只應未解長依母。每向沙頭獨自眠。

畫雞

人間今復見丹青。生意初從造物靈。却笑山雞何所得。尙須辛苦寫黃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絕句三

書羅氏屏風

淨練平鋪月上時。無人吟得謝郎詩。酒酣直欲捉倒影。千古風流幾箇知。

鼓聲纔罷香烟起。湧出潮音滿座寒。爲問如何第一義。等閑拈却面前山。

一到山頭却下山。終朝只在翠微間。白雲本是無心物。何事高低伴往還。

日日春禽百轉新。明窗棐几淨無塵。平生似有叢林分。禿鬢何爲尙滿巾。

謝荊州太守。送白玉泉酒。兼詩云。第一荊州白玉泉。蘭舟載與酒中仙。且須捉住鯨魚尾。恐怕醉來騎上天。次韻答之。

荊州太守紫微仙。遠寄漁翁白玉泉。長釣久垂魚未食。爲君一醉臥長川。

題隱者壁

聞道全家隱鹿門。竹籬茅舍寄江村。龐公事業無多子。只有平安遺子孫。

題漁家壁

賣酒罾魚止數家。卜鄰還在水之涯。扁舟定向桃源去。斜日紅開兩岸花。

偶題

霜風刮地雁連天。野舍衾寒感舊年。獨有多情夜來雨。床頭滴滴慰孤眠。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初程日暮時。惟愛門前雙柳樹。枝枝葉葉不相離。
長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陰雲盡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山山樹裏鷓鴣啼。
數卷新遊蜀苑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處。況是青城館裏時。
不覺六月初八日。還是去年瓜熟時。聽轉竟誰能致曲。定自昭昭終可期。

訪瑫上人値吃蘇茶

軟火明窗紙帳低。一聲初報午來雞。蘇茶未必能留坐。爲愛高人手自提。

七夕

銀漢風休月對枝。靈橋長挂鵲星填。從今祇恐期先老。無復佳期又隔年。

東山

南山不見見東山。白鷺時時自往還。爲問天公幾時雨。定因蒼相故能慳。

閑坐

鵲衝霆乘趁饑鷹。老樹時傳幾犢聲。凡物有生皆有樂。不堪孤坐淚縱橫。

壬辰春試終場。王儒備畫酒登月圃。邀丁希韓。甚歡。夜分方罷。

寶炷芬馥散瑞烟。月移花影上欄杆。角聲又報梅花弄。只恐歸時夜更寒。

淸明日。淨因莊早飯罷。遂遊洪福。有懷巨載、元維。因致別約。

老禪期客寓園蔬。少憩西巒日轉初。萬白千紅好時節。斷魂空付兩龍駒。
懷詩春色過何郞。西寺傳來墨有香。安得蒹葭眞倚玉。再邀花影上迴廊。

同榮天和遊石城

樹密山深鎭雨涼。西州陳迹舊丹陽。相逢莫話當時事。且約清心感妙香。

謁鐵公振李興巖

軟火明窗一炷香。歲交時節夜來霜。須知鐵李饒風味。却愧巴歌汚錦囊。

再過李欽之宅懷俞武

客窗孤被探深寒。一夢從來已六年。獨有可人無復見。舊前談笑尙依然。

題李仲山金影軒

金影風光小洞天。畫橋有路隔雲烟。玉壺叩盡應能繹。早晚光明照座邊。

題黃駿泉

住庵老子不復見。傳法阿師追不回。飲水能知大愚意。一拳眞是打翻來。

次韻贈答洪覺範（幷序）

覺範以余有收成之行。作六字詩五首叙別。旣遊逅於崇。因遂出以相示。而句中謂余東坡客也。顧復推借浮實。舊章又有玉堂之約。因次韻。

念盡已知木偶。多聞早慰詩流。北海幸君知己。東家未我爲邱。
豈爲彌天蓋世。却來作戲逢場。可是因人爾耳。要非皆我堂堂。
問舍求田底事。乘流遇坎方時。且向忙中作蘚。敢從作者論詩。
立玉無因再倚。坐荊偶此同班。老去誰開東閣。朝來空對西山。
俛俯誰爲荊棘。崢嶸漫自波瀾。休說花磚步日。且尋煙雨飛鯽。

五言絶句

題畫扇

白頰饒春思。梅梢喜可知。聲聲催爛熳。定是雪晴時。

挽詞

東坡挽詞

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向虞兮悲蓋世。空憑賜也可言詩。炎荒不死疑陰相。滴水相招本素期。月墮星沉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

石敏若挽詞

萬年風采屬當時。墮地能班世有兒。夢筆方傳符昔讖。玉樓何事遽先期。無由負笈瞻前導。空歎騎鯨去不疑。老矣無從忘肉味。餘音猶幸接吹篪。

李希武挽詞

十年枯木不知春。每向尊前得可人。申叔共瞻雲外翼。元賓豈是轂中麟。揚帆巨浸方期遠。摧輞窮途定有因。後學從誰識頭角。祇應遺稿是通津。

濮道甫挽詞

暮雨江邊寄一犁。多情鄰老共差池。平生意氣幾如俠。晚日詩書更有兒。社酒方期終歲樂。麥齋俄感送人悲。紛紛窮達都歸盡。誰復聲名是舊時。
倜儻胸襟孰可侔。生平行樂自優遊。坐間更漏棊盤局。醉徹笙歌月滿樓。千頃田園常富足。幾朝冠蓋舊交遊。佳城今日悲埋玉。亙古傳名信不休。

郭功甫妻孫夫人挽詞

孝已名無愧。成家德可尊。蘋蘩招婿婦。翰墨見兒孫。孰不承意訓。俱來哭寢門。詩人難再得。彤管負評論。

李府君挽詞

寶藥韓康伯。著書河上公。幻同聊復爾。緣散却歸空。獨有鄉人淚。難勝薤露風。我來嗟已晚。猶及想冥漠。

弔王承議二首

崎嶇南北歎相關。晚用羈縲託後塵。盜賊餘風如振槁。里閭和氣似深春。雀巢絕探終能殺。鳥咮雖長自不伸。所去見思猶可想。九泉齎恨彼何人。

征西幕上木成陰。伯氏傳孤出更奇。卓蓋朱輪誰不擁。青天白日晚方知。功名不掛非由種。賻賵終辭信有兒。空指丹青訪陳迹。惓懷猶恨得君遲。

附錄

李端叔眞贊（龍眠居士畫）　東坡

須髮之犖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欣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爲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乎兩者之間也。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鬭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贈別李端叔

我觀江南山。如身不受垢。憶在江南徵。子獨於我厚。在北思江山。如懷冰雪顏。千峯上雲雨。岑絕何由攀。

當時喜文章。各有兒子氣。邇來頷須白。有兒能拜起。讀書浩湖海。解意開春冰。成山更叢崛。願我龍邱陵。

白玉著石中。與物太落落。涇渭相將流。世不名清濁。乞言既不易。贈言良獨難。古來得道人。挂舌屋壁間。

收身金華道。載酒太元宅。支頤聽晤語。願君腰三尺。我行風雨夜。船窗聞遠雞。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寄李端叔編修　少游

旗亭解手慶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屍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振。夢魂偸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槊。爲憑東使寄淮濱。

跋李端叔帖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里。倡酬題記。處處有焉。端叔亦自有蘇李同時之語。觀此書帖。撫事懷人。惘然久之。紹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姑溪居士文集中卷目錄

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折渭州畫像贊
沈存中畫像贊
保甯機道者傳神贊
崇因歡老贊
淨慧璋老贊
西菴璞老贊
備居士眞贊
李太白畫像贊
東坡先生贊
靈巖愿老眞贊

靈源禪師眞贊
邦禪師眞贊
李伯時馬贊
畫龜贊
須菩提贊
慈林正老眞贊
布袋和尙贊
俞秀老眞贊
俞淸老眞贊
昕長老眞贊
壽甯宣老贊
石菖蒲贊
爲人作眞贊
文忠公畫像贊
爲僧作眞贊
吳思道畫像贊

銘

歙硯銘
章深道硯銘
圓硯銘
斷硯銘
又硯銘

卷第十三

表

賀德音表
賀正表
賀聖節表
代范忠宣遺表

啓一

賀致政太傅

賀樞相轉官
賀樞密太宰
賀運使大卿
謝發解舉人
謝太守舉人
謝郭朏審
同賀新及第

卷第十四

啓二

回章丞
謝澄州教授
轉官謝漕使
謝知縣
回黃通判
謝人詩
賀群左轄
賀王憲解元
謝章深道
謝陶師中
賀人轉官
謝金陵舉人

卷第十五

啓三

謝君俞
謝仲輝
荅人謝解
上少傅
謝時宰
賀時相
荅監司

先狀
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重
答人求詩文
答吳子陽
謝人寄詩
代人與薛金殿
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三篇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楊縉事
書劉元平帖
書柳材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刻
跋楊元發
偶書
贈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卷第十八
手簡一
與蘇黃門
與龔侍郎
與蔡侍郎
與吳朝奉
與叔倫提舉
與宋榮州

與俞教授
與何給事
卷第十九
手簡二
與何給事
與賈朝奉
與俞馬部
與蕭知錄
與彭丞
與孫知縣
卷第二十
手簡三
上宰執十九
卷第二十一
手簡四
上時宰
與祝提舉
與米元章
與米元暉
與彭學士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二
手簡五
與姚濬
與周濤
與曾延之
與元法曹
與龔平國
卷第二十三
手簡六

與龔平國
與吳醫
與龔彥質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四
手簡七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與劉君兼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五
手簡八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六
手簡九
與儲子椿
與儲子椿
與友人
卷第二十七
手簡十
與趙德麟
與彭丞
與孫知縣
與成德餘
卷第二十八
手簡十一
與楊彥濟
與章深道
與孫肯之

卷第二十九
手簡十二
與孫肯之
與李去言
與楊元發
與胡潤明
卷第三十
手簡十三
與吳思道
與吳禹功
卷第三十一
手簡十四
與吳禹功
與友人往還
卷第三十二
手簡十五
與霍給事
與楊隱叔
與俞秘校
與蘆文侍禁
與主簿秘校

卷第三十三
手簡十六
與霍子憲
與王君瑞
與董無求
與何知縣
卷第三十四
手簡十七
與洪覺範

與明祖印
與香嚴堂頭
與珪首座
與政書記平叔
與崇因欽長老
與天甯譽老
與吉祥璉老
與資福慈受深禪師
卷第三十五
序
折滑州文集
送鄭頴叔
張覺夫字序
夾山語錄
祥珙上人字序
送戴道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李伯時畫）

假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干指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況爾幻妄。直須竪立千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迴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滑州畫像贊

雞卒鳳姿。燕頷虎頸。巍巍堂堂。弗嚴而肅。山納海容。霜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斡。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翕給。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開。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騄驥方闕。高牙赤舄。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赳赳桓桓。彼徒見誚。他日淩烟。寔光前詔。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難與能。彼縱瀾湍。我則授鍼。萬目變睇。維綱之舉。匪也吾人。一世絕擬。執友多文。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邈然孤鳳。

保甯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覿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聲似虎。情如止水氣如春。一心篤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幾人。祇恐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緣滿盡。眼光如電舌如雷。逸氣凌眉滿頰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諸著稱錯硬似鐵。

崇因欽老贊

眞如會中相見了也。崇因堂上因甚出來。一滴曹溪。初無二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覺得分明。要須重新注出。十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僧繇誰會得。

淨慈璉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雙。降伏山龍。則雨必應候。祝崇甯壽。則香不妄拈。將謂有多少神通。元來只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眞贊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寶華玉座。草木無不沾恩。緇素幾多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鏖戰紅爐火。雖然覿面相呈也要從頭覷破。咄。鈍置殺人。

儲居士眞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鄉黨懷其恕。朋友畏其義。悟幻妄之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欲衆美以昌其嗣。尙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於夢寐。嗚呼。斯豈今人之願力歟。見者甯不知媿。

李太白畫像贊

擧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驤鳳矯圖莫羣。晴天萬里惟孤雲。其冥何地弃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形容不到浪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眠峨異東。導日而升。弗類斯積。有繼蟲蟲。期之眞觀。讓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哉。言何從誌。聞已彎然。見孰不臧。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懌時舒。與天同運。其體特立卓哉。吾人責且嘉矣。藹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戴瞻載仰。百世之師。

靈巖愿老眞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大法輪。似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飯。而于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眞贊

滔滔汩汩。莫知其出。汪汪洋洋。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偈。不離于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于逢場。山谷老人所以強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咄、只這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炤默堂。

報恩邦禪師眞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鶚。可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作戲。隨病予藥。信與祖佛齊肩。直是摸索不著。

李伯時馬贊

竹批雙耳。風激四蹄。振尾須鬣。會于一時。惟伯時父。神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畫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死骨。孰若遂性以爲生。余私淑諸。蓋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敷坐而坐。如日初曉。護念付囑。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眞贊

高坐清涼。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下風。天下衲僧。聞者稽首。挺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妙手。拶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尚贊

盛盡底是病。拈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錯。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重重樓閣。

俞秀老眞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原缺）（原缺）（原缺）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原缺）（原缺）却作豐干指出。

俞清老眞贊

說著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此無彼。冥冥三板籬中。隨處逢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頭頭只在這裏。

寶解昕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棧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因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休云是眞非眞。

壽甯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兒孫無數。堂堂大爲古佛。一身普炤寰宇。別出壽甯一枝。又作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往往呵佛罵祖。

爲僧作石菖蒲贊

業磨數仞劍。惟有清風剪不斷。根亂一窩絲。纏定白雲塞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爲人作眞贊

王良不作。世絕麒麟。是可欺耶。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烈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貌森。風雲其時。會如兎脫。儼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趙忠數功。固非兩途。

又

茅茨爲居。脫粟爲餐。牛衣自暖。徒行亦鞍。凡人皆友。是酒可歡。路不踐迹。未嘗愼嘗。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義重。殺生非難。彼強增飾。甯知吾全。董廉雖不淫不移不屈者。而以樂吾之天。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霽。炤然啟通。何勞鑪篋。儼然望之。希世一遇。萬折方東。逢坡釜注。

爲僧作眞贊

虎頭燕頷。將軍之相。雪脩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來漢現。撥轉面目。睹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殊何在網之魚。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吳思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藝衰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端立柱石。翼翼眉間。皆滿黃色。

又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經世之狀。有時收沙界于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

予所攜歙硯。黃州張氏故物。其子見遺。有腆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享。輒損而薦。我不能書。亦匪能文。愧爾謏投。時出于溫。煤將童山。筆或可冢。庶吾之傳。有兒必拱。

章深道硯銘

馬肝色。荆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來萬（以下原缺）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濟用。則圓有時而爲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達於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硏。而姑溪

居士。所以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覺其衰相已見。爲作銘。

分荊秀之所鍾。漱荊湍之所激。膩理瑩質。如削瓜而加拭。善吾之所狂狷。共吾之所窮寂。間墜而裂。旋亦無隔。豈同吾朽壤之化乎。抑奕世之所典則。不吾見於發揮。終安得而汝識。

硯銘

理密而質堅。體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難易。但見隨手臺臺生雲烟。心必資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人孰克有之。永實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溫潤如玉。內好略分。中寬具足。窮天下之智巧。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曾不繫其盈縮。惟其有以稱之。庶幾力行而不輟。

又

以相而見。聖逢之硏。益之以銘。未免曲斷。雖則如是。事無一逸。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表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胙無疆之祉。大君有命。俄覃在宥之仁。精誠已格于天人。德澤遂均於動植。（中賀）竊以觀民如傷。則纖悉畢陳於一覽。舍己從衆。則勤勞兼任於人□。既思慮之弗忘。故節宣之咸爽。皇天后土。灼知實肝之所因。珍劑妙工。爲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噓枯吹生。大布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雖阻于周行。抃蹈實同於螽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下。清明在躬。發揮睿聖以收功。虔越百王而圖治。幸今親覩。亙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滋勿藥之喜。仰惟魏闕。愈知舜日之明。嘉與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肇辰謹始。盛典正容。袤萬里之咸甯。肅群工而在御。榮戴戢植。慶浹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揮涵暢之聲。故于會圖籍之朝。而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適應。方蟄戶之回春。寶座中嚴。燦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于是識聖人之時。就日瞻堯。已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壽于無疆。臣偶假麾符。阻趨軒陛。嘉與肯圖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代人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爲民作君。式屆今辰。挺生元聖。瞻重華于舜日。想盛禮於漢廷。謳歌丕協於當時。夷夏同傾於此日。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日。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庶物而獨運。善述事豐之典。則久符堯禹之安榮。故能廣文王涵畜之聲。備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過歷。保壽無疆。臣嘗忝從班。適叨帥節。願一人之慶。方均被於羣黎。上萬年之觴。阻進陪于列辟。但同華祝。遙賡萬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遇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道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奮。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遺。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關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偸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敘。尚使存沒。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埸之嚴。遂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龍辭宰鉉。榮陟公槐。從優佚於燕申。稱褒榮之典策。式揚大號。允服輿情。竊以輟爲帝師。而輔太平之基。行歷世表。而全廉尚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傳。都門祖二疏之行。功名孰見。邑黎賢佐丞之去。體貌未隆。又曷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於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於豐。玆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政大傅相公。受天間氣。爲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蚤由舊學。夾聖日於虞淵。進秉鴻鈞。調化元於商鼎。泰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名遂之（原缺）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丰采。大雅卓爾。榮觀超然。某假守江濱。竊依鈞芘。徒劇向風之慕。阻修擁篲之誠。屬炎景之屆辰。蘄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旋揚廷策勳錫命巖廊胥悅燕賀均驩竊以國家發政施仁均布蓼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葦之風豈險固之是圖偶關防之弗戒蠢爾蟻聚肆彼狼貪上軫淵衷僉言謀帥靈旗直指過者化而存者神廟算出奇戰必勝而攻必取受鏊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雪見晛而曰消竹迎刃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赫之王師生致渠魁豈漏恢恢之天網帶礪益壯袞繡有輝恭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略敦詩書德義之本密告嘉猷秉將相威儀之多式昭異數挺忠誠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勳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某備員遠郡竊仰使麾欣聞七德之定功共慶萬邦之爲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渙號式班師言允協恭惟樞密太宰相公學通精微才贍經綸袞衣繡裳久繫巖瞻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閫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總謀猷之要文武是憲允爲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之屏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生無匹夫不獲其所某希風有素依庇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據鞍而矍鑠逖聞除命倍切驩悰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便蕃藹若絲綸之褒拂几蒙庇賴實倍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時才天生良佐蜚翔棘寺綽著聲猷總領漕臺獨高籌畫不絕糧道如見鍾流浹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大自結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鋒召亟躡禁嚴某代匱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厦之誠

謝發解舉人

猥貽瑰瑋光賁衡茅載佩謙冲彌深感戢（原缺）以先聖道惟務本學必逢源廣坐劇談固已折經生之角運斤善斲蓋嘗汗巧郢之顏挾禹選萬中之文勵一飛一鳴之志登龍好爵方傾耳而聽之耆績言歸吏拭目于觀者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霰見晛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蓋公明而仁恕俾惡沮而善揚輒傾悃誠上瀆嚴聽伏念某學慚製錦政謝割雞第知王事之勤勞甯恤衆情之毀讟卓茂廢置嘗貽笑於密人子產章程亦見譏於鄭國矧茲綿薄驟領劇煩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飯蔬而無怨固多射影以伺釁利舌如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敘陳大姓強宗挾門資以凌貧弱假衣詭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遊談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惰未業之縱博一切杜絕俾迪規繩非曰能之蓋其職也然寒鄉僻宇弱植易搖投杼可虞市虎足畏儻非特達之睿孰推芘覆之仁伏惟知府待制盛德兼容華（原缺）博招菲葑不遺於下體荼苦必察於人言薦剡之章已蒙提掖興黜之志不替初終某敢不銘嘉惠於肌膚書格言於紳帶勉磨駑策用答生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懋績之非長千室鳴絃謝餘風之未遠有規於前者必隨於後圖政於舊者當告於新仰瞻高明輒伸悃素恭惟樞密大中學探性妙識造覺先仁也柔而義也剛直其內而方其外至誠格物羅街父之風猷遺澤在民樂細侯之惠化首燕臺之衆俊擅漢鑒之高標左掖南臺踐揚遊久北門東馬敷納居多粤自出殿大邦逢時多故惟藩垣屏翰之重寄賁爪牙心膂之元臣扞禦實勤遠撰遼屏眷遊潛邸之舊簡於側席之求俄召節之促臨慶繡裳之入覲某迂疏無取矜式有依丁茲報政之初採於遺老之誦汰礫在後徒勞拊字之循循看穡已先景仰聲光之赫赫馳詠良劇罔既敷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凡與交遊舉增慶慰伏惟新恩宣德才當數面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嶄於同隊青春射策文章果中於甲科愧賀牘之未遑辱高文之先及銘懷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啟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覩清標方嗟會遇之難遽有參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實德地胄高華天姿爽拔溫溫之德裕然而有容韡華之才卓爾而無敵早登膴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佇見翱翔於要路暫丞一邑聊奮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於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餘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裕門地高華學深游夏之淵源文挾卿雲之黼黻早揚介閥自陟巍科謂當金馬之游尙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官謝漕使

切以仕版官聯蔑有絲毫之補司勳考績課收歲月之勞法遵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延獎及人肆如衰朽之微亦辱吹噓之重致叢帝渥濫被官蹤某祗奉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榮

乾。但增引領之誠。

半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隆。識柄自持。邈辱采甍之賜。遐循孱瑣。第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冰鑑洞知其宿弊。（原缺）剸淬發於新硎。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風搖麥浪。即看雙雉之馴。行率鑾書。人勸丹禁。某衣冠冷裔。蓬梗餘生。慚無辟懸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鄰可伏。願分宵燭之光。德宇非遙。更丐懸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誥。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之大治。深賴王祥。與峴首以並傳。當嗤鄒湛。某向風惟舊。忝義實深。未遑柔翰之修。先辱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華。間遇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信之得人。矯矯天馬之軼羣。堂堂寶鼎之瑞世。獨先流輩。允屬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聚。無非道德之發徵。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淵懿。展衍緒餘之暇。低回吟詠之娛。篇篇可奴僕以命騷。句句眞瑚璉之爲器。始終於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叨此親逢。居常想像以馳情。幾欸滯留而莫覩。敢圖委瞻。遽辱賜書。何啻寶十部之夸。不覺花萬人之上。伯樂既顧。幾成冀北之空。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庭負阻。歲月易遙。倘瑤琴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懷。江干猶熱。都下已涼。益衛寢興。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鎭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便道將承於密對。疏恩遠序於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値有爲之時。即之也溫。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汰以彌精。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於巨屏。已報政於再朞。蟲魚草木。靡不識其至賾。教令條章。皆可師爲永法。方歎廉而有託。欲借寇而未遂。雖袞衣赤舄。久已佇於公歸。而白叟黃童。想難勝於緣戀。某本爲棄物。適寄異鄉。追路莫從。迺風增喜。行將制麻之降。緒申賀牘之勤。殘恙未除。屢膺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仕遊。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騖者。世之本情。安退常者。人之難事。蓋有諸中者。則罔分金。務在外者。或未免於絲羅。是故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爲可貫。所以科場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廢。果諧遊選。首得吉人。恭惟某人。言行相章。氣資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是達也而不苟於聞。揆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嘗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儁長。未爲過舉。式符貫路之彙取。不礙學制之審求。然此時遇寶於他從。但聞報喜至於不寐。欲圖慶觴以戒行。庶申不腆之陳。獲託承言之際。用輒蹈蹬。尤劇傾馳。

不虞牋相之初。遽辱長牋之貺。雍容燮服。若投先進之絕倫。瑰瑋高文。彌愧過情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驚府庫之未（原缺）。宣子適晉。知典禮之具存。僅逃舞馬之成妖。劣似飛蠅之識。教雖已嚴於報謝。倘有負於修裁。低回抱麥鞠魚之嗟。荏苒幾風馬牛之逸。文獻不類。悚赧何堪。於是勉焉。其已晚矣。實來盧仕。固難瑜玖之酬。誠碍望專。行聽雲龍之會。願附霜鐘之應。別馳（原缺）燕之私。

謝韋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闇闕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頓盡。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遙。何以自處。倘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搖。惟恐素志之摧折。笑談委曲。觸腦過旋。遂忘失路之嗟。豈復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例奉於韶音。驂使復還於仕籍。衣冠顚倒。無復依形。賓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敢昧依歸。此蓋伏遇深道居士。資粹中和。學非俯仰。好義若飢之欲食。設心如水之在盤。因其自得之長。致此愛忘之過。首煩慶問。偏寫至情。字字有經。眞可謂之辭達。句句不苟。尤佩服於風期。適作應於羣來。故稍稽於修報。庶幾全度。未遑厭誅。春物正繁。德門增毅。更希調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爲而治。雖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制（主）此途。蓋在乎未嘗留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參以里評巷議之實。討論如是以明備。俊造自然而來升。兼一介之燕居。果多才之彙進。況乎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學以干祿。伏惟某人。身雖家食。心則大遊。白黑中分。故談者之辨。卓爾而默識。英雄外露。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謹積成其效。我纔出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云見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勸駕之恭。將表乎絕類之舉。嘗拘中下。遷躐優長。佇膺大對之雄。深切當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號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止第五。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非據之愧。塞暄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輝。別圖裁敘。

賀人轉官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連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綱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於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體之以見其長。賞萬類之低昂。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如皦日之當中。諸近侍効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揚之無愧。厥授受以審默。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篤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補聖明。詎應頃刻而違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衆流赴之猶江湖。佇觀麻制之行。超進齋壇之拜。某寄身窮壤。託芘後塵。雖未識荊州之賢。然不廢子盧之爾。哀類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降盛之期。獨儲贊揚之願。倘憑餘日。獲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稱謂龍蟠虎踞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慨餘塵之巳隔。風流別壤。驚晚秀之方榮。典刑如存。嘆慕何巳。亟欲乘閑而會面。又慮以闇而投人。屢輟此時。相詠增慎。迨四百數之較藝。殆一二人之中程。懍乎誰敢自期。巍然果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冀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廛。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數舍。遂與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鞍之初。輒當盛服長牋之禮。造詣警拔。蔚有緒風。寓言迴旋。過委蛇似。惟素期之巳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繼新學。絕黏頭綴尾之陋。有矢口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固巳斂衽。禮闈既闢。齊聲皆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竚觀軒陛。鼎傳臚第之餘。邈在里閭。獨能側耳以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啟

謝君俞

比階敕旨。例改官稱。恩出非常。愧莫能巳。竊以浮沉江上。粗安魚鳥之遊。縉紳籍中。何異縲絏之繫。自知罪大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咫尺之遠。而氣息僅須臾之保。竈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倘恃仁聖之足依。終無魍魎之或祟。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其疾病之餘。幾成鋒刃之迫。殆不負毒手遽回。偶逃出胯之羞。尚虛膏膺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將老焉。豈復他也。果吾君之矜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於刑書。又畀澤均霑於士類。固常情無足道者。在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週全。則寶牘寵容叨忝。此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倫。道義相先。以其常參博約之餘。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爲曹閔失路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收。弔影孤鴻。獲相依而苟免。適編卑秩。遽辱寵臨。端著苦腴。眞詞人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亦楷模之遠借。續齊反覆。夕鼠怪其驚嗟。緩筆抄謄。鄰雞忽爾彈唱。既巳成誦。更當深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笥。永言委眷。未易爲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固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於遐之尾屬。而君子常擢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樂於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愛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謂而不知亦謂。孰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巳之無慍。莫莫葛藟。惟條枚是施。泛泛楊舟。姑浮沉與俱。誦言冀保於終身。故過務勤於愛日。閒關白首。黽勉病時。敢興牛後之嗟。但有雞鳴之畏。竊謂庶幾免矣。不圖忽爾及之。自觸駭機。上（原缺）恩貸。遂之善地。假以餘生。方逮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咳嗟。纔辭縲絏之艱。遽擅溪山之勝。實時昔願到而不可得。豈羈縶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人人略無少間。循習既久。種種辭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迹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於望外。求其冒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誼曲敦。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奚爲。每至遊從之間。過辱吹噓之甫。淄澠何辨。要乃同流。笙磬各音。終成合奏。致茲孱陋。更得褒揚。載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之黼黻。字字有據。如古人特爲推排。表表愈工。非衰緒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之生風。用謹家傳。永爲文格。

答人謝解

伏覩解名。可謂精選。眷言歆豔。莫不嘆嗟。凡在流傳。猶爲企仰。況與遊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賢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荆公啓迪士心。尚貽未盡之謀。鼎傳將聖之子。發揮大智。協濟徽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於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葦之論。無復譏談。光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揚屋之有素。未欲驟更。幸羅網之無遺。時存此舉。孰光吾黨。果獲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羣。寶鼎瑞世。筆端穠穡。未嘗蜈蝛以傳年。腹裏陽秋。能使鬱髦之右衽。雖無上會下惟艱切之對。乃有東奔北備縱橫之才。魯人易丘。蓋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體此以自強。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巳覩頭角之成。魏闕九重。行接羽儀之次。竊憐衰陋。雅荷眷存。泛聽鄉評。實逾巳得。崎嶇猥事。適慚惰慶之未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而俯及。既餘光之蓋挹。非鄙語之能酬。但驚首肯之虞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歷於紙貴。姑自護於家藏。庶幾兒孫。得爲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寶。眷言國器。通眞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邁擊華之寵。非他人之可得。蓋此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以荆人之璞。重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闕書。尤爲曠世之遇。獨高傳國之稱。曾未若地貫而時乘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聞。審昭錫於時鍾。誕鑒承於顯佑。適丁元日。方丕擬之增嚴。臨受端朝。擁寰區之交忭。信乃非常之盛事。久爲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之宗。遇超一旦之還。果階幽贊。首被疇庸。殆無宜可以爲酬。姑易地稍茲序拜。明光有素。伸慶宜先。僅能踴躍於鈞聲之間。不獲俯僂於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惟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參城中第二之舉。經綸康濟。莫非行可之遂。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水赴壑。凡用則猶

陶鑄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已。尊自薦（原缺）名於上帝。宴懿册於方丘。合宮奏功。路寢修舊。盡前人之所覃思。恢歷代之所雁遑。以至總覈使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祕。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覓符河洛之祥。蔭隆廟社之鎮。餘才食暨小物必勤。炳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肯九州者禹也。堯享其成。而播百穀則棄焉。舜因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道德不謀而自同。但知歎頌於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臆融已屆。眷侍倚逾。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於天性。乾坤委照。蓋深察於人情。眷言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爲再造。固非徒然。伏念某頃失防閑。自貽罪累。荏苒桑榆之迫。邃巡溝壑之歸。先世之傳。纔餘一子。孤老所託。更無兩倪。零丁門戶之僅存。展轉燕嘗之可備。切謂興滅繼絕者。本先王之盛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主之親遂。加之廟堂輔相之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以疇咨。悉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幽遠。莫効誠忱。寅惟緣木以求魚。孰爲脫罝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攘臂。已自分於終捐。而象罔求珠。幾無心而偶得。比膺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死生而肉骨。有識更歎。亦知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官。遂萬物以爲心。恥一夫之弗獲。舉鼎絕臏而不遺餘力。操刀必割而適契斯時。於事如飲食之須。以身任風教之率。從容宥審。得衆人之所未聞。潤色淵微。肯曠古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爲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銜闕可想。行自慰於循門。泉下有知。豈不懷於結草。況在孱瑣。已誓糜捐。何止今生。更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崇。弼予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暨。懽忭實均。辱記齒牙之間。可最頂踵之慶。脊翅雖羸。踴躍遠知。竊以有爲之君。必得有爲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超萬世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易副成王之志。堂堂宏構。肇新帝者之居。翼翼舊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侔乾象。俯合禮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尤屬二三之同德。繼提制度。尤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鼎開華視。敵激士夫之勸。闡揚宗社之儲。孰不奔走於下風。可謂希闊之盛際。恭以少保相公。惇大閎遠。允賚輝光。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追躋祕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驅。所隱者洪流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從。學者宗獨步之師。蓋非堯舜道德。弗陳於前。而捨文武謨烈。不啓於用。代天工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發繹之精微。動容冀列位之儀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況於樂焉。盡矣不可加矣。信一代之豪傑。乃六藝之津梁。適丁斯時。爰契休命。翩遘憲章之大備。實已無虧。財成輔相以得宜。美哉爲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期。體貌固殊。都俞斯在。眷言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衛。傾馳向往。倍萬等夷。

各監司

竊伏海濱。聞暴公子之名惟舊。不願侯爵。識韓荊州之面爲難。異時旌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庇。方行輦之便道。偶南畝之告工。旦陪父老之迎。悟結蓬茅之恨。繼聞申款。獲奉謨加。敢虞名姓之昧。輒與齒牙之錄。退惟忝冒。進有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爲時間出。所過則化。每舉則優。獨高秉允以安恬。常覺化人之患少。固當垂紳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孰謂掌漕即戎。展轉江湖之外。定應有待。少俟凑成。將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法從。紬繹廟謨。盡將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旆。行就過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待之逢。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詣遐。某例窘漂浮。適從逃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難。猶意俯存。曲垂矜亮。其爲戀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悠川遠。更希保重。以大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實期荊渚之見韓。參率可涯。欣榮無喩。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公才望久矣。得之於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爲不足。今其已矣。何恨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嶄峩一人物之上。其來聲見邇。耳熱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聞。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聞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譴於其閒。而責其不澳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愧然汗下。衰晚不類。得罪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於抑揚之地。鼎焉惠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爲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古人所言爲可師。所踐履爲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肯聽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於是者。一旦奔迸流落七八年閒。在者無幾。爍然到眼。恍如相接於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凜然信不爲外物一毫髮低昂。眞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墮蹇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來貺不可以虛。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耆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遠於不愧不怍。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己責人。

不若以己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子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晉直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於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質於衆人而書焉。則子開之言是也。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於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爲之證。則弼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於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有時而過涉滅頂。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於此。而幸庶幾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邂逅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此當不輟交馳。惟斆學半。君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萬抑節自重。

荅人求所爲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曩面識墳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爲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尚有未完。處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蹭蹬。因循晚矣。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率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千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爲衒鬻憒之擧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徵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旣謝不能。罰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斬。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實藉疇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歎欽歎。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擧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爲有所謂。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傳一二篇。則往往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愧。足矣。其涉叢足以知一臠之珍。至於屬饜於所緒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贍與富未易形容。竭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博蓄。發諸家之祕。而加琢削礱礪。以會於瓌奇。則豈復能爾。旣而端倪探賾。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激擊。譬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妄爾塵瀆。實則於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參晤之涯。倍深傾想。

荅吳子駿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嗣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姑隨地苟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輒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勤履清勝。欣慰。所論今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爲學士。寵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至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旣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

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旣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還中書舍人。特以學士所書制爲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爲外制。翰林學士爲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訖。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道。乃爲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爲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甯復及此。來意旣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悖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擲。委非其據。流汗竟趾。不勝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窶人索塗。而傀與之策。月者存傳執事書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臠之嘗。如快意於九鼎也。於是眞有以寵之。殆將屬饜矣。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爲過情而取近諛之誚。要之是時也。作者久不到此。當於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復過有延揖。使得條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爲是。自井蛙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誼旣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爲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於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此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曰嘆。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於作者一時之所寓。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於句之長短。聲之高下。則爲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遲而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爲行。事有所感。形於嗟歎之不足。則爲歎。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爲曲。未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於必至。則爲謠。篇者擧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近體見於唐初。賦平聲爲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由有近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聲爲韻。從而別之。亦曰古詩。格如律。半格鋪敍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柏行者。此皆中之見。妄以爲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旣無所傳。亦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爲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翼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也。此特小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屛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擧。昔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辟人橫路。則歌笑扶擕。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述。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於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間細麤。莫不滿足。而戀戀不忍捨去。是豈沾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昔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寒。有問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爲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蹟。但褊迫自咎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於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於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衰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衆人同也。早遊門下時。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於是。然蒙被之獲。悶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棄。獲未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於是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已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錙銖。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非居風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興國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爲事。自昔隨衰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書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爲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爲十二庫。一曰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迄於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數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爲火所蕩。其孫景平方展轉圖是。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拳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墟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戶內著屐

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値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忽無況。雲破山出。時時若相慰藉者。邇近鄰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徧。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爲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輟。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爲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多奕飲酒次。人或以文爲請。卽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皆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爾。至其飲奕相參。而各能辦。則東坡不善飲奕。一小杯則徑醉睡或射。亦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願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嘗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齊。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爲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爲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屈。嘗語兢曰。劉子元敘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藁故在。說後屢祈刊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爲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爲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昫鑄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和中。宗閔爲宰相。會德裕召爲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牢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爲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爲白敏中、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爲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泊如也。雖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爲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勳德方盛。特爲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衒鬻以沽之耶。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尙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況無而自爲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爲全人矣。蓋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

譬之嘉木本立而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爲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稍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矣。爲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恍然見嵗。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書日退。良有愧於疇昔。臨紙一長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爲一事。蓋嘗終身躡蹈。悲歎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謂僚之於丸。秋之於弈。詎不諒哉。雖曰一技。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爲見奪。況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耶。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瓿矣。可勝感嘆。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眞蹟。率不逮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迺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予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況十二世傳習之久耶。彼徼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籍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視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系念。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至。請知者注出。

偶書

僕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知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於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臥於地。以望百尺檣上。其免於物役固難矣。所謂僕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尙何足云。纔一閒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窗稍理。纏火取煖。焚香烹茶。脩然相向。欲歸而雪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驚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姑我學屠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於半塗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昔嘗相遇於京師。臨分以之爲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於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也。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在窮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惟是耳忘目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系詠寤不忘寤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體動止何似。恭惟神聽冥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則御風忘氣。遂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倘冀投老餘息。猶及款侍。不勝係客之私。更祈加愛。

龔侍郎深之

瞻望門牆。僅隔一水。然音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盡于師仰者。不應疎簡如是。爲分雖不敢輒離齟齬。其勢惓綣。不得爲無嫌也。春候已深。日來尊體動止何似。老境流落。不圖邂逅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中且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維是四十年艱苦相依。平時家事所給。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而經營。不逭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歸。念念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紙哽塞不次。

與蔡侍郎賓夫

不奉教眙已復累月。懷詠重脩。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惟尊體萬福。於是遷徙已得所說。亟圖躬問動止。屬乍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踏蹬。尙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官門下落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與夫高誼延挹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爲念。異時東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於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地勢日光明。一見豈復可得。不圖倦緒。遽投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慕所期。然欣幸之深。未易展敘也。臨筆耿耿。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悵然不知其說。久之。乃承尙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即欲修謝。不謂汩沒覺爾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竊祿之頃。編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喙猶遥。渠可一日苟安邪。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緒。再由舊轍。萬一舍館定。庶遂忝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竊祿。靦顏何控。然嘗緣覬幸。粗寬待哺者之責爾。召用未聞。尙冀周旋勝踐之餘。速塞不類。定應果慰此志否。向風增眷。

與吳朝奏

前日郊外拜別後。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見。相仍幼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修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鄰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爲加損。固非待晚生縷縷之獻。愚者豈不免西行。冒暑就陳。其味可知。俟至關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倫提舉朝奉

久不親承義問。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是也。比承移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唔。進聞舍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須。仰奉教益開說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隆刺。乃辱臨屈。謹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會履何似。無緣造謁。尙覬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眷。

與宋榮州

伏審斯膺龍數。榮涉崇資。明簡有來。聞報增忭。伏恨阻遠。不遑陪下客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偶。謹其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於思道書中。得聞動靜。疎遠且復廢棄之餘。色色生理。幾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兩之舊。尙且記錄也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已晚。比復當前。而反茲躋蹬。惓惓倍深愧負。想像一時歆豔。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峯絕壁。未易爲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千雲霄直上而未已也。又況日聞所未聞。日見所

未見。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來。豈能至此。更期際遇。終契起將。欽跂欽跂。

又

晉鄭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尙主者。得非宅相乎。別當修慶。次因會聚爲寄聲。平時班班。一見之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也。臨紙悽愴。

與俞叔通教授

篝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區可知。高文聳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闕。暮遍天下矣。何時再幸占。隸病恭修布疎略。

又

寒色。伏維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陪轉下。爲壽可量傾嚮。不肯職事粗爾。乍到冗瑣。病苶不佳。每愧誨言。馳情不已。早晚西來。幸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時覬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曛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園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尙可分路揚鑣已否。神遊不遠。疎然數日。脾氣作。憒憒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從定在何日啓行。毒熱餘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每於左右眷眷。尙覬新春東去。再詩杖屨之適。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萬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淹左右。兩日連捧賜教。㶿然禮意。兼幅不能盡。略其愚陋。尋繹所況。浩乎若決天漢之豬。而注之廣漠之野。難堪奔遇。重爲愧戴。伏維待敞里中。德況佳裕。眷聚胥勝。昔龐士元爲南州十八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與夫一道德。同風俗。蓋今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踏海。未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偶誦一二。對於同舍中徵索者。紛紛日不自給。瓌傑偉麗。至於此。尤劇貴慕。

與何給事

遠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審台候起居何似。衰晚一介。雖託敝帚之末。而從容敎篤。尙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欽慕出處之正。蓋尙爲左右顧之矣。庶幾錄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款。

又

早以山陽舊墳。稍低下。不免雨甚。水不能洩。河漲淩注。念欲遷者久之。於是得卜。適介盛德。臨附一方。與

夫當塗令公部屬之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爲急難。而赴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明俯暨。委曲是周。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己事未必能爾。纖悉畢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爲報、雖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覽。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爲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節在謳謠。豈外計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期馨欬迅除。少慰向慕爾。迴風耿耿。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邂逅舊遊。仍値提挈之始。恍如斷夢。感慰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矣。與言所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忝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十卒爾馳附。瞻望弭節。仰冀善衞。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與觀成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衰遲不振。愧無以形容。蕪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揖。盡其不遠。而曲與之進。敢不矜勉。以奉勤眷。持斧般門。固已非據。而若筆在前。姑投一笑之地。而遂獲賡頌。乃出望外矣。適在汶山。不果躬致餽懇。仰冀深炤。

又

分餉柔毛。何以克當。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耳。某物若干。謾寓回齎。非敢爲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爲公家客久矣。雍容談笑。雖粗領風味。獨未得於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於是炳然。乃知所疑爲自失。蓋德度之接。無不至於至誠、而加惠寢蹇。迥出常矩。古人謂感愧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不虞一旦兼獲崇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爲可愧矣。霜候盛寒。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方遠參近。更期以時保練。卽膺遐擢。

又

此來不謂已晚。汲汲所役。僅能襄事。故早時所願得於參承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末路何堪。廢於此念。或不見貸。今亦爾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去來。星日固在。殊命之寵。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收未去之日。爲邦人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投勝韻。執筆惓惓。

又

稍不獲瞻近。悵詠高明。尤甚平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佳勝。衰晚待盡而已。旣遂參承之願。則其諸一付度外。尚幸再約勝風。以竟款叩爾。關心門態。筆下何可見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託姻晚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參承之幸。遲暮何堪。遽在末軌。欣佩罔已不貲。歲晚相求。可量欽系。江上苦寒。殿況當復何似。借地爲客。咫尺卽在要顯。尚稽展唔。倍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已否。書來悖叙流涕。豈勝愧戢。里中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坐嘯之餘。居有多樂。老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遇。庶幾致績超騰。徑躋華近。而缺瓷之閒。擧飾爲應也。

與兪馬部（中玉）

願殺因久。冗路低回。無階自達。而復不當行李之便。留連鄙念。蓋不待說而後知也。於是遂有參承之幸。則晞昔湮鬱。殆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寒。粲戟崗關。（原缺）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見七應恨相見之晚。斯民怙慕。非一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爲一方之福。雍容少日。徑席華近。以協僉言也。區區尤刻欣跂。

又

自承命下。累次屬郵吏。候大施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繼聞已赴汝陰。卽紛走介修慶。就問起居。尋獲鄙申。方知遂席新涖。猶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覩公移。乃知由亳宿以赴國門。竊計朝晚入覲。徐卜所向。區區上記淹遲。瞻在矜惻。

又

陝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自城外往來。可想及者有數。因左右卽可之地。而偃藩之勝。似亦少能過之者。筆吏已遣接人。并什物供帳等。一一如旨誨。謹已嚴備爲待矣。州宅深靚。老木頡頑相錯。北臨大河。天下之絕觀也。不妨暫快登覽之適。遂遊寵要。在人實爲衆羨。他有所戒。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漕檄至長安。既到。而諸公皆並邊矣。遽承此委。欲訴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往尚有殘暑。凡禦冬之具皆不隨。此已盛寒。齎背不及。甚以爲懷。大施之來。非獨邦人響跂。而感者參承爲至幸。遂獲早歸。自是私分上一不易得之事。伏望稍促行軒。不勝朝夕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數十里。界候最爲淺促。凡事鄰邑不相關。如大施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敢期出郡之日。豫戒郡吏。或隨行人急走一報州郡。迎候自有常數。不宜使之失備。且不足也。皇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萬福。今必同行矣。東玉金玉。想不暇通問。二舍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容另附承動靜。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記。竊計塵浼。瞻望來旆。我勞如何。適得報審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

侍坐不展。迴風眷眷。

又

承大施已過國門。日與斯民。跂望玉趾。淹回敬問。蓋不豫知遠近。皇恐不能塊。亦望有以見亮。苦寒。伏惟步履之餘。尊候萬福。諸所欲言。略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驅在吾眉睫間矣。欣慰渠可名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翰墨。存拊愈厚。感佩無已。牙兵衞從。州郡常禮。但愧遣行差緩爾。或尚缺用。當以見告。應命更佇委報。

又

遂去門下。忽行役之拘。不時上記。亦意有以察其過。而懷詠眷存。常在依邑。臘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明豈今日持節。明日擁旄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使在廷聳然。有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席華近。以慰一時傾想。而久未我契者。顧豈遠哉。修慶紬繹。執筆敢各。

又

鄙拙早不如人。蹭蹬異時。詎敢覬幸於知遇。然往來伯仲間亦久矣。其如邂逅綵衣之餘。猶記彷彿。而契義自求。又將機轉蒙旨。迄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擱終失。孰謂一見欣然。遂叩賓籍。延揖之締。以所得於動容周旋。而道竊假寵之如此。茲豈卒卒可見其際遇邪。至於樽俎豐隆。祖帳華茂。倘一意於俯格。而至巷無居人。則剪焉亦類。其將何以爲對。歲晚致效。幸或有得。向風耿耿。

又

迂拙背馳。自干吏議。到番聞罷黜。尋欲泊家。一面赴闕。於法須候交代。不免遲迴。西來所至。親舊留連。又繼得漕檄。俾往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復淹滯送還人。不免有妨差使。恐懼無已。不審雅眷。能復矜照否。然路中雖苦寒。顧恤亦備盡。走失才數人耳。代者在蜀中。杳不聞耗。勢當春而或得就道。此中與比近有幹委事。敢幸不外。至祝至禱。

又

陝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垂成者。不得不仰圖門下。敢冀留念。與節推眞實有守。敏而能文。以其直實。故世少知者。司理董君介廉強果。事多賴之。二人乃將替者。其他尚可有待於異日。借易展牘。皇恐皇恐。

又

違去麾戟。遽復踰時。歸計既冒蹬。又軍事擁來。意況實梅惡。有愧於眷審。書問不繼。果信其如是哉。春候寢暄。伏惟靜鎭之餘。尊候動止萬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便當闊步華近。尚爾低回。是豈在我有不及邪。天人未始相遠。卽慶褒異。別對殊遇。

又

顧親固有日。既幸資藉。乃不得爲從容計。退訟歎然。每自日下來者。皆能道經由瞻見。比日起居之詳。輒用爲慰。區區代者不到。四月中定獲參展。未間更祈善衛。

又

豪約意亦忽忽。候閑明窗軟火。清坐相向。間作無我語。以披氛翳之楷。定將早晚可遂也。陝服號當路。然事絕簡。應接亦稀少。向上工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侍坐不甚欸。晚熱猶可畏。妙雅稍久。然所得於盛義亦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時序忽忽。曝衣乞巧。遽見節物。豈老境歲月易得然邪。可喜亦可歎也。早晚再圖展近。

與蕭季文知錄

比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此者。遂知朝論。取直公理。終不能屈。果有是證。君子不苟避就。又復時評在己邪。然則超然遠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至而後動。無自皎皎。或取愧於從容也。仰投氣類。輒斷借淺。嘗涂風物。自可領略。果不屑其陋。則旦暮周旋。私幸一何多邪。襄陽固不惡。蓋剩聞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勝翹跂。小兒官期未決。亦欲月終遣行。雖託庇不久。要亦資藉契好。尤重業緣之譯也。偶作十餘書。不暇謹悉。別圖申敘。次。

與彭丞

久不獲申致門下。爲力有限。而所應不一。忽忽易成荏苒。馳情眷舊。未易咫尺可論也。逾歲到家。首辱流問。所以不相忘之義。尤見惇篤。時序推遷。恭審廬次支勝。瞻望一水。未果躬敘其殷懇之深。尚冀倂得展盡。向風悵然。

與孫知縣希賢

既不入城。無緣瞻謁。來者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喩。秋爽伏惟動履淸勝。旦夕遂歸。系望軒屏。倍深依向。被召北行。庶幾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手簡

上宰執

罪廢苟生。屏息窮遠。瞻望門仞。如在霄外。固不當輒修記室之問。然恩出一旦。義均存歿。是豈平平所得而擬議者。雖分同腐草。其如餘息未殄。則其情可容自已邪。庶幾憐憫。特賜省錄。是身幾可顧。不足以論。報效期于結草。則猶未離乎類也。竊謂隨所愛生。此念常在。一語儻誣。天實臨之。引詠恩施。形留神往。

又

非意之酷。冀此爲甚。儻非姓名。獨在記錄。則安能遽有茲幸。恩旨既臨。舉家慟絕。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雨露不私於草木。而草木蒙被。自有淺深。自非力回造化。未易有此。服天地之仁。佩鈞陶之錫。雖多言不過於此。其惓惓所系。惟自信其無有窮盡也。

又

壬午歲。開被召自潁昌。亟來。獲見於國門外舟中。蒙問勞甚渥。矜惻相仍。未幾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有六年。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并身而六。相繼哭之念一身獨在。晚才有此兒。實相與爲命。而交造者。知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影。巧爲訟端。一體橫逆。又復五年不惟

父子生離。而時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致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於罪籍矣。欽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得爲全人。捨恩地尙何望哉。向風不覺酸鼻。

又

昔陪遊燕。恭惟雍容陟降。鈞履萬福。某衰晚一介。於世不異疣贅。流落既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之危先。每念發齒門牆。雖未得從衆人之後。承顏接詞。周旋盛德之遇。然所得所蒙。固已如萬鈞之重。常在自荷。而若不能勝。端所謂子在回何敢死。尙以是黽俛而苟在也。隙駟荏苒。忽忽踰年。霄壤自絕。北交則氣與識爾。蓋無時不在光明中。亦間容僭易。輒通記室之問。其如破甑弊箒。不以廢毀而居。有眷眷不忍終棄之意。佩戴之深。尤覺未即仰承旦暮爲可憾。於是義益高矣。情益厚矣。瞻望恩席。翼翼。不暫捨於眉睫間咫尺。將自慰其繾綣。且覬東胸以見從。而敘謝則方且圖之。遡風倍劇向往。

又

比者。伏蒙上恩。時還愚息。遂永祭祀之繼。祗奉俛伏。揮涕不知其已。闔門悲感。眞若再生。九原不昧。銜仰可知。傳聞里巷。一口嗟惻。流布所及。莫不聳動。具承天地之德。不間幽側。至深至厚。而螻蟻微生。草芥賤類。曝爾明蒙。豈有是事邪。步驟間也。眷言此義。倘非極竭展盡。詎能至於是哉。訪古則或有之。於時實未之見。瞻詠門下。恨無羽翰可借。而縮地之無術。凡屬枯株。但無根葉。頓有敷榮之向。亟將自效於朽。致一言之薦而未得。亂臨紙哽噎。筆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罪非橫。五年於茲。雖愚昧或致分同腐草。而家世之傳。無斯須少忘。困伏井底。惟欲恨忍死。期於尺素之得伸。而有再瞻天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控耶。早日得報。備載生成之意。出於時達。故缺甆間。睨睨不知自己。夜以繼日。尤如在沸鼎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意已輒。而天日遂將矣。自窮心匠閱月而方得之。於未得間。其情可知。既得之。則其情又可知也。姑急馳此介。略布其端。餘俟邇遇申展次。

又

人與己雖父子之戚矣。有時而不能同。地與勢若風雲之會矣。有時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礙。父子可同也。乃或號泣而隨之。風雲必合也。亦有去來而相背。況君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爲不易。必又以其賤至微。未嘗接眉目。通語言。遽蒙忘其不同與相背。而一語之發。如石投水。遂使挾山超海。不爲之難。而枯木寒灰。果至於再作。理固莫窮。而世亦莫之遇也。今日之事是已。蒙被已還。惟自嗟駭。不報之恩。百身何據。然上雖不期報。下其得而已耶。百身有盡。而志則無盡。神理其亮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殆若根蒂連結。毫髮不容相遠。自冒齒錄。即有請見親依之誠。初不謂蹭蹬至今。已而不腆之所懇惻。或與之展轉賓藉。上投搖援。既荷憫恤三二年。茲遂欲申其素志。心往形留。以日爲歲。

倘爾差池。竟至不離尺寸。而坐受大賜。雖高明照徹。其形迹之間。可得不愧不怍。已否止候指令。目前猥瑣。坐聞操筆平陽之門矣。仰冀重德厚恩。終始矜察。

又

久欲一望見門牆。而淪廢孤外。猶未得爲全人。故蹭蹬未果自達。老日益迫。一旦奄先朝露。則爲恨九原。而自絕於一代人物也。既付與遭遇之如是。而不畀之以早。其造物者果有意邪。抑無意邪。雖誦其詩讀其書。不失於心期。亦非得已而然爾。幸同聖日。可使有憾於異時乎。諷詠之深。惘然如失。

又

竊伏榛莽。瞻望門牆。如隔霄壤。然聖日光明。同在一照臨。而系懷覆盆之下。私淑爲深。倘稽參展。代冀上體眷注。倍深崇重。

又

恭審蔽自上心。圖用傳器。遂膺制拜。迎愛旌旄。中外懽忭。一口翕如。是乃儲養有素。理自應爾。無階進陪賀客之後。延詠高牙。倍馳丹悃。

又

禮成樂作。德化日新。鏞鼖聲名。輻湊遠近。權衡所倚。則端臺善腴。各得其適。眞所謂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舍次之辯。捨五行何分。斯人望而畏者。實仰崙德。何日親被提振。向風罔然。

又

近者。輒以專介。上瀆記室。蓋爾螻蟻之誠。諒獲塵控。春陽不期於私。而蒙被之歸。實均纖草。疎外鄙朴。不知恭事之容。但獻芹炙背。知其愛而不知其有犯。更在矜恤。有以亮之。

又

司勳張大亨嘉學曾子固。爲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形容。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采。學者之幸。

又

繼有所介。冒塵記室。特以未遂參承。心如欲墜。雖可謂激切。然勢莫之廢。恩地常有眉睫間、定將何日獲瞻望。忽忽初暑。日來緝熙羽翼。益被親信。天人所符。台候動止萬福。造物既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之。一代光明。何啻六五帝而四三王也。所以周旋至是者。復何人哉。草隨風靡。不自知一介疎外之有間。執筆耿耿。

又

伏承討論之暇。儲思前日翰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想已充牣緘襲。而近時所期。如眉陽老人。龍眠宗子。固非俗格。而似亦不易得者。輒意列鼎之飫。不能無潤沼之毛。山林之苗。投間而進。舊有老人戲墨。六扇一硯屏。所寄所錄詩兩軸。龍眠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馬粉本一軸。乃盡所有。而得於散失之餘者。舉以投賓鑒。蓋平日與二人稍款玩於朝夕。不知爲可貴。隨得隨失。不能保。回視既往。遂覺不能多取而謹藏

之。深可慽者。別有家傳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乘。恩遇殆以先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甫爲茲日。謂僭易塵控。諒矜賜察。

又

竊謂既爲門下士。則於門下種種。不應有間。方先公啓手足。以至奄窀穸。皆不得自効於衆人之後。良挽挽所相又後時。銜恨抱慙。無以爲控。乃僭易狂妄。有託於記室。不度委眷逾厚。過形誨諭。伏讀愧提。莫知所容。又復一時迫於倏附。不果親寫。雖情文未至。鉏鋙而私懷不能無所負。謹繕寫上呈。伏冀恩私。特垂矜亮。

又

每承巽翰。未嘗不反復吟諷。幾至成誦。紙敝墨渝。欲捨不得。詞高而意盡。蘊積見於隨得。信絕世之文雄也。不日頗有味於此。自獲委眷。頓諭平日之習。何止効顰愈陋。端如欲避影而走於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耶。以是彌恨親依之晚。而款席之猶遠也。

又

比者專人回。跪奉親翰。欽承隆厚。揆非其據。雖包荒固不遐遺。而佩服之重。既榮且感。輒欲効儷句申展。又慮接武記室。五技易窮。其繾綣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過如是。瞻望恩地。但劇歸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手簡

上時宰

初寒。伏惟鈞履萬福。比者無前之寶。鼎然傑出頭角之才。因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盛。雖參以他務。而并舉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爲稱。辱在題品。遂因諷味。已復成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賀客之後。倍深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徹聲迹濟二十年。間能時見一斑於管窺文豹。然覩承警策。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茲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投間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顰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運掄之。及拱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特表。自揆則非其望類。如得一竊欵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吝。

又

某衰悴。日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佽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未輒。其日寓乎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乘之。真見負於幸得之際。而有慽於無窮之暝

矣。尙資竿牘之賜。時輒興起。願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疏言。日月流逝。伏審先致太傅。已經除祥。恭惟攀號躃踊。五內分崩。摧痛煩冤。何所逮及。孝思極奈何。某伏恨在遠。不獲詣鈞屏祗候。申慰瞻望。摧哽可勝。欽系。謹具疏不次。

又

不審近日鈞履何似。伏冀上體眷注。無或追遠之過。與時御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賜二經。并留先賜鍾銘見寄者。欽承至性。知無以爲泉下之報。而上憑佛力。以嚴因地。可勝畏仰。先公履踐之素。不待資崇。固應超特。其如純孝之篇。深體增上有教。而恨無以自竭也。謹當什而讀誦之。少助勤至。亦自效其涓埃也。鍾銘輒忘其鄙。而忝緣於諸作者之次。僭易呈浼。

又

祥除之及。以僻遠。豫不得其日。故修敘獨後。然禮意不得而略。庶幾恩照。有以加亮。不遑致恭禁席。仰承變服。但引詠頁惜。逾深哽塞。

與祝提舉無黨

昨日燕幾展晤。不圖鉏鋙。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被問。所以慰藉甚款。感愧無窮。行李稍遽。不獲瞻望。倍深約結。介遐方食。其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覿妙晤。尤慰披寫。日高尙寒。恭惟起居佳勝。於是大旆經行。首賜臨問。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撫款盡。鄙陋何以爲據。非氣類曲致。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繾綣。適到津亭。已失浮驂。度其勢不得申敬行色。系戀之追。庶幾見亮。

又

某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游宦。雖欽詠不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特屈使指。但竊爲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投繾綣。於是弭節。尙意猶在省錄。躑躅願致之勤。滋恨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遲先翰墨。教諭款悉。如接燈遇。秋冷感激而已。他俟續具不次。

又

拜別忽忽踰時。系詠雅騰。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生於一見。門下而北。稍傳按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聆明。遲先翰墨。委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審乍冷起居佳勝。百懷須款席可究。不勝拳拳。謹具參問。

又

日者大旆經由承走行府。竊承會食州中。已而聞啟轎北去。竟不獲一奉教督。欲焉鄙懷。跂詠不少間。庚伏痾日。不審偉體動止何似。瞻望棨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其涯。何風可勝約結。

又

華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款蓋論。不謂行李甚遽。但劇引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就安。然汗雨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惙惙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係於此。知必有以見諒。久聞府事懇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遂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參近。倍深馨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癰瘡破體。已而寒疾爲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席所不有。自忝冒敘復。便欲迤邐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舊。瀆二十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素。何啻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干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貶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一家并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輜重。幸小子除服。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請。筆下不能見但月卽畢家如爐炭上。果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眞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修浼淹緩。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某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閤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遊。尙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眞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淸。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間。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還。當已塵浼。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咨嗟詠歌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

又

某啓。未路間闊。獨得於公爲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於我而然也。近見子晉。賞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豐豐。挽之不斷。企仰何及。漣濱古郡。距我松楸纔一水。風化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譽父老申敬麾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祭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降問。蒙辱元暉下顧。敦敘稠重。尤劇佩荷。見命曉集。敬當祗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如此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元暉

納紙爲請。別自一段因緣。恐兩彩一賽。輒煩過庭爲了之。仍早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然。敢冀委時自衛。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瞬幸矜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近見遠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款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今日殿對。遂卽輪座問勞之際。相慰淵衷。企望之久。方出局。偶餞一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俟侍坐。

又

孤苦待盡。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比詠遲至。忽辱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罟。而遷官之慶。有愧爲問之獨緩。比日復不審履貺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尙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郡。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毅之材。多後於躐。等良務寬大。以延賴求。

又

今早課罷。卽詣直舍。承瞻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無已。會此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瞻戀。何似可言。拘文非假不敢輒詣牆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遺問。承暫出。翹仰爲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惠簡。尋失爲答。悚仄。悚仄。秋暑欣奮侍奉萬福。馬以病起。見借爲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手簡

與姚漕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采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依庇隸。欣慕所期。皆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門牆。未嘗通名將命。尙冀衰遲。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屛處江上。忽二十年。疇昔雖忘。常在欽挹。敏茂該洽。表儀多中。故省戶使者。繼膺寵數。而勢地既阻。無從修記。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失於承候。今已在衆人後矣。亦郡分所應爾也。餘塵未拂。尙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言。庶幾侍坐披悉。

又

退縮里巷。實依德庇。眷言疇昔。蒙被有加。拳拳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寄固重。而隘地振采。下受其賜。上收其効。日聳褒題。遂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牆。可計何過。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尋欲修敍。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意之辱。寄顏無地。衰晚兀兀待盡而已。比聞暫總帥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凡米鹽瑣屑。率身履之。用是蹭蹬。向風何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遂。順御而超見絕韻。因以付之翰墨。足爲一方無窮之美觀也。茶焉衰舊。實與榮焉。臨筆倍增跂頌。

又

溧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尙賢。天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風。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特遂。俯踐所請。不勝企覬。方此閼隔。不嘗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亦以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然竊借光明。常如是日之下臨也。不腆之役。久益加冗。冗故稍不獲修紀起居。系詠拳拳。嘗不待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爾日尊履何如。早期數月間。獲依門仞。荏苒不知所計。殆無以自名其況。尙冀未遽召間。猶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蝸陋。以陟夏大病。甫秋即入墳山。前旱後雨。以物理特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閤承按部經由。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臨顧蓬蓽。所以加惠衰晚。然嘗求比於古人。而茶焉何堪。未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睠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逼至節。方自墳山歸。悲聞大旆經過。纔信宿。失此參近。重以爲歷。已而捧所賜教。存拊隆厚。紬繹增愧。退揆略無可採。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幸。向風悶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帑貺朋儔。飲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寵。如奉款席。可勝欽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爲謝。深特異睠。

與和州太守曾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專人滌問上謝。當澆鈴下。乍晴遂有春思。隨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眷。尤極繾綣。邇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濱一月。愛民惜物之譽。日有欽向。以蓽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於文字語言間。竊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繢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彌用謦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冗瑣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敍。不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父行欲申敬問。適有少

故。輒不暇及。某家人回。具言佳客憑陵。連日醉笑。竟使積陰鄣徹。萬卉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獨不得展轉末軌。但深引欸。古高尚學。吾家山水。暫在樽俎間。能複指顧俯及衰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向風耿耿。

與元祖嚴法曹名億

比聞行李之使。謂得從容明爽。展盡系脊。往見不遇。辱顧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語。遽整操袂。殆若有以主之。於今不自已也。既而遑圖修記。道此不滿。往薦不契。於是疾病乘之。幾成辭避。高義可懷。要須冰雪可參。未間與時御宜。以期絕詣。蓋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咫尺低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貶所。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綫可指。固願奉從容。仰借振采。數因所往還以間。舟車假道之際。久未我與。可勝牢落。異時投足治下。私幸可以更僕承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服食差爽。稍謝通詣。迄去俾一識面。迫訟每日邑邑。比捨策。又復草草操袂。然所得度越所聞亦多矣。晚節何堪。定將邑邑。終不滿抑。遂充足捆載以歸耶。收之桑榆。敢昧欣跂。

又

某再啓。相距纔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申款。雖不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日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衰病因仍。當若有以制之。是宜取疎置遠。而惠顧曲敘。鼎來翰墨累幅。展轉如奉勤懇。揆非所據。不知愧汗諧浹。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庭。不肖之跡。可保其尚在也。更一月可以造請。乃所願言。稍粗不足以形容。不審終跂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官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遺軌。紬繹反覆。愧不能已。早時才卿崇班。以雅素之游。亦嘗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其以是辭矣。於是君子過之。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忽忽未完。更望少寬。庶能牽課。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冥行。借聽於已聵。似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即在左右。或前駕。庶幾猶及迎展。倘幸還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參鶴。投懷之懽。實託舊物。固當乘間就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詎得無所負耶。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覬雅眷有以亮之。至於相惇勉。謂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警焉。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慰也。秋日曠爽。伏惟燕居優暇。勤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兀兀取給目前。以待盡耳。倚冀攝和。或可支策。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間。倍加保嗇。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諭。乃知今夏方到。定將何處濡滯然邪。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皃僕。其爲感浣。可量縷縷。依田爲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貲之託。二年沉沒。今秋粗理。又復墨漲可慮。待哺嗷嗷。不知所以爲策。德門隨遇爲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況少而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特於我輩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鋤。倘安知以彼輒易。政須以暇妙悟。叩牛角而爲之節。低個稍休。則寫之筆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茶蔫（原缺）（原缺）（原缺）（原缺）蓋門下舊物也。臨筆不覺縷縷。白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歸懷曾未披寫。姑爲目前所牽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垂念哉。葛大川來。聞爲況稍詳。紬繹賜書。則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早朝於歲晚者。於是彌厚。重歎慕焉。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彌亙東南。依山占高。猶有幸免。獨吾邦瀦爲一大湖。始則微茫木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徙家墳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爲陰溼氣憑陵。惙惙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嘯咏自適。過從不乏。願復及此搶攘。否霜候可期。日念歸壑。蓋周旋勝踐。實出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顧山間。粗得相溫。日期甚迫。而方病痒加之。翳晦不我爲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敘失次。庶幾矜照。亦恃大川必能詳盡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嚮詠思。爲慰可知。自歲守距采石。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舍。以是遊不能已。但系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行。半月恨不能周覽其勝。異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一段佳事。將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謀郎同之否。歷陽不異鄉閭。邑人欣慕。頗承樂趣。較之隨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柱門卻掃。詎得已哉。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遽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半月未嘗一過者。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爲患實大。不思不勉。定誰之過。庶幾收之桑榆。非爲同我者。乃爲好爾。左右遷就之否耶。

又

前日自境山歸。不及馳足遊去。急於見問。後廬巢書恐遲。又目前無可專委。邂逅假託。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雖幸。然而左愧倉猝不謹。庶爲有負也。彥質況味果爾。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而安矣。然巢君不可不延接。其術似都不與平平者等。試邀致。任之。字周士。記其的。乃名醫也。到即想見遠近赴之不輟。且云。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處江。果有效否。盜賊充斥。豈不防邪。柳集何

挂念。可以轉借及。幸甚幸甚。

又

咫尺不謂聲問疎隔如是。亦家雖多故。一向不復自理。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況。來教遽臨。伏審邇來起居佳勝。邂逅三四。遽齎書而來。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爲報。殊愧滅裂。續當別馳附矣。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然詣絕。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須異日。不愧續貂。吹乘間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嘗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大川近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賓中高雅。但貧不醒奈何。來貺已示之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萬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爲一帶。盜賊蜂起。單獨攜家。徒納命爾。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略借。并世說。枕上遣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討。卻遣還矣。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剌。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計許速。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旱時系望固勞。待見非及。而正爾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繾綣。其懷詎可名邪。尊叔母症候如何。胡醫果盡心門下。然不問以一言。而坐待巢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匆匆修敍。嗣當申致矣。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甯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下不疎。不圖頗爾阻絕。自灩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怪者。其諸眷愛。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弟各已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論昏烟事。必待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閒卽就見。

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爾。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瀆之愧。過煩和諧。尤不追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贊策。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紀。既作大宇。便可作瀰米潤。千客鏹一老。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在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便。至祝至祝。

又

霖月雨如注。譬教不暇。殆若魚在鉤。禽在弋。求脫於萬一者。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舟人使道。抑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雨復作。體履何似。道絕安得一面。謹先此問途。他妙款晤。

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跂履。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致。彥本諸郎。穎秀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墳想不輟檢校。不爲水所及否。彥質竟失伉儷。料不易處。彥淵也有美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久計。暫失過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差近。便由采石增坊展轉。似可朝遣暮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亮否。

又與吳隆

一事僭易。煩不國承務。以其叔母彥質閣中也。欲得左右一過和州診視。士醫固周遍。亦來太平就治不效。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吳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阻。幸甚幸甚。

與能彥質

比日捨舟。非特有慰瞻詠。周旋誨晤。實有得於桑榆。不謂舍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復出見。不能欲爲。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舟。卽墳壠飯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聞已歸。繾綣弗穎。殆不知所負荷。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體況復何似。目前粗理。徑圖面敘。惓惓之深。茲展其略。

又

一見灑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幾成虛委。不惟忽忽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操袂則非所安。胸次搶攘。殆不知所爲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蹟實未有此暇爾。以一力周遍無病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此欲精意作書。亦爾掣肘。少待則歲後時定應促膝。乃克詳諦。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齟齬不契。聲聞不乏。特人能爲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議評商摧。遠圖向上爲樓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爾。繾綣此念。不能得之而遽失之。追計奉制。何以自贖。別後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役次。遂病。幸免作殍爾。遍節到家。特爲時享。與展埽墳塋。邂逅雨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趨役次。次第閱此月。方克瞻敍申致已。閤中差勝否。胡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與甚工。今有書與平園。一往迎之。自含山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爾。早時黃元明遽致。取此途甚徑。爲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蔡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忽易久。別來之思。不暫已也。邂逅公倩得所寄書。臺示錄。感佩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恨已晚也。蚤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矣。

又

晚來體況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疎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領

瀉。況的愨信夙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盡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邪。方闊旦謝。專价祇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返草草。

又

霜晴。伏惟起居佳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爲勞。頗爲猥冗摽拂。致疎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幷枉佳句。讀之聳然。高絕固以欽挹。而思道舊相博約。是眞相知。更得老先生表發致勉。爲其佽助。定在華顛矣。感歎無喩。不腆。朔夕再當暫出。十月末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兩涼。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擺遣。甚欲稍從容。竟爾相妨。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仔細。然衰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愧負爾。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未沾足。不審體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常食。且跂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稱雅懷。朝夕馳詣矣。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垂顧。後數日方知。卽到壽留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眷眷也。比來縈問頗疎。殊以爲懷。一二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敍乃行也。欽企欽企。

與劉延仲

雨甚。爲況何似。異地得相邂逅。固爲希有之事。而適此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迎。亦有所幹委。千萬不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手簡

與榮天和

前日忽遽問途。不得一就別。寄中奔馳勞倦。殊不知其況。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樂。極牽思也。昨晚還家。骨肉聚首及動靜。伏承日來觔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㬎書委。由久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款。嶔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閒便當致報。幸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擔攬叢委。殆不容應接。雖時過閒然不敏之愧。無以自捻。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忽忽幾不欲捨之而去。豈鹿豕之遊。天所賦邪。無由屈致晤語。但深悁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頗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歲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爲懼爾。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忽。高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非人所及。啜菽飲水。

當取以爲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閬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爲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爾。本欲作柬書、爲此事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候不肖歸見及。專奉託。幸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擾不自給。未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非某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投隙。尙多應命淹晚。至愧。今遽力起枕。草率。滋畏不一。

又

新寒。伏惟起居佳勝。累辱垂顧。冗迫未果脩謝。愧詠不展。蒙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爲矜式。尙不肯行。當展翰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拜疏軸失契、勘作字軋大、更爾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祇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師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爲況佳適。示諭媿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體國。則親黨與榮焉。疇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略相顧幸甚。

與劉延仲

某啓。大雨蒸溼。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鈎魚。貴江南養。爲一日語笑。病齒大潟。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穎昌已有報。得敕辭罷便行。聞公使短未竟。果了。可來作同官否。乳泉賦等諸文幷望付來介。閱畢即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道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遣。東歸展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與誠父一往還。獨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西來相知道雍容湖山間。眞風塵外人矣。想像佳句。倍深耿耿。比得疾淹久。衰晚殆支持不能。惟僃脫死耳。外事廢阻。殊不聞舟御已到。先枉手筆。佩荷慰懌可量。鄙陋氣劣多。寫字未得。累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示問甚寵感。劉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爲貺如何。佳期定何日。無由遂與席末。但深傾向。庶幾回輒。獲遂相晝。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牽迫殆不容出頭。初不謂至是也。瞻企孳孳。可勝道哉。蒙手示具領勤厚。三二日當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欲詣見。偶爲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便晚。遂阻鄙豈勝孳孳。夜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食悶佩勤厚屬二十一決成行。倘有不得已人事。勢須略還。輟身不得。遂失臨祖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幸承晤。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來使極滅裂。慚負可勝言邪。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固已過厚。二百所緘紙極精。但未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或未寫得。略告授去介。少閒便歸納。次尊公不敢奉易上啓、望侍次申敬。

又

風埃承爲貺甚佳。極慰瞻企。蒙聞愧荷。便欲祇遣。而客來不已。殆未能輟身。良眷眷也。馬復自早出矣。少間暫遣所乘代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聽師並煩申敍。甚欲相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秉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韻。常在眉睫間。兩附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廢絕。遂不復與四方親舊講好。然薄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思子舍。尤爲詳盡。正初迄今日。幸迎謁不謂遽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夢寐相接。其爲慰浣可勝眷眷。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豫。區區困劣。兩日來方作字。成勉強具報。纔出首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雨溽蒸熱。徑就臥。欲見既未能自慰。而執筆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敍。因茲不逮。蒙手筆。敬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謝。悚悚。一二日圖奉款晤次。欽跂欽跂。

與趙仲強兄弟

某啓。蒸溽。意況從而不佳。瞻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體況復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聞朝夕過巨載家。庶幾獲達款晤。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喩。晴色漸融。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勤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燦然。尤畏不可及也。投閒修敬門下。入夜布敍草略。皇恐。

又

久不交馳。方劇傾仰。夢寐屢役。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浼左右。忽叨翰墨。敦諭稠重。可勝欣感。豈知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過常持攝。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此月一到京。雨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獨處不無牢落。頗亦見念否、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齟齬。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最荷垂恤。既不得且暮親近。爲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沿檄到京。首詣展卒次。餘惟千萬加愛。依戀。依戀。

又

間色山和尚背子段一枚。僭易上獻。仲強絕韻貴仕。而又文采足以相輝。聊託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才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阻。端爲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往京少味。捨公誰與周旋者。幸時温之。不妙投懷赴醉之際。瀟洒見向。比蹇迎新送舊。外方小官。況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企。瞻企。

又

仲強大慰。必相見稍疎。閑忙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冗甚未及。極思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爐灰汁。勉強濡唇。必暴下如注。老來恐一飲便脱。可無念乎。向才得一罇。似減正潤風采。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參問。亦若之人適記。瞻企風義。鄙心不開宅疑。方圖早晚修敬。澤之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將擬我於爐炭之上也。氣候蒸溽。恭審齋居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懐當候躬致。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手簡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特爲戲耳。牽聯爲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元礲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飯。過蒙留念。慙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但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荊。次。

又

月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氣候不定。尊履當復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勢須且獨省覲。故綴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圃陰合池。而荷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獻。參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予抑揚勝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藩籬。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邪。欽跂。欽跂。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孰不懸金佩玉。煌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爲本支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堪。幾三十年。爲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聞望愈隆。建旄分社。永爲帝室寶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二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纍纍有加．風義久不傳於世．枯朽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固知盛德所鍾．亦自愧不振．一至是爾．高文麗句．頃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因循所玩也．衰茶或未見棄．時乞筆吏傳寫異鄉警策．實假寵於我為重．狂狷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徐圖上浼．園亭之勝．幸一一疏示所因．或得附名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梓流播．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爾懸阻．窮荒衰陋．無閒見．無商確．無圖籍可考．凡爾枯株．但未死耳．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聞形吟賦．初不計尚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甚闊．但以日前為道．免異時縱得再奉．餘亦無頃昔人矣．向風幾至酸鼻．

又

令夫人尊候萬福．後來更有幾明珠．平日嘗獲瞻望者．計獨豪不棄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閑居．但見思道、子椿、諸君云．綠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福與之俱．可咫尺輕有所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令壻學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惇諸姪．當已出仕．

又

衰莫淪落．如在井中．奄奄未絕．時於缺甃間．望見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慨哽塞．期尺素於可援．而杳無興應．終歸之於造物．亦未能果爾一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辱思道處勠力．所傳手筆．惇諭亹亹．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子椿．書中具道周旋記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反覆翰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語．以寫其憂云．安得而黃鵠．攜之置其傍．寧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或近在咫尺．或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路敘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如湧至．掉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吾仲強．瑩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凜凜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衰表楬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劫．相因以至是也．感激之深．筆亦不覺縷縷．何時一奉促膝之款．向往滋劇．

又

何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至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遽報東坡喪舟來．而往郊外致奠．倉猝不即為問．似於豫約齟齬．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敢為系戀．若不容自控．到穎昌時．得申致衷．欽詠．欽詠．

又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暫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忙記．遽枉手筆．敦敘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造．百冗具報．草略皇悚．欽哉．欽哉．

又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徙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間關於此．無復可出之期邪．抑困之至極．而詑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他．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強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爾．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繾綣．方時炎酷．拂雲之樽．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敞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為河間東平．所以為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鄒陽枚乘蕭颯傴僂．欲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拾舟．便爲暴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衲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況．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修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哉．欽哉．

與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謦欬．既難暫遠．又不敢坐致車馬．可勝欽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遷改日逼．又凡百萃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疇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反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段勝事．以故流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諭月不雪．氣候如初春．多作上壅、咳唾、痰嗌、亦目、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況當復何似．傾馳欵悉．甚於茲時．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於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望於高明者．可勝況哉．歲晚牢落．江山滿前．促膝握手．歷敘前人經行之舊．可喜可（原缺）遂將延招相安．得頻逢此凋風．倍增欵慰．

又

新陽尙當一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逮．我勞如何．里閈正以茲時為勝遇．盡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審能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念佛杜門．乘興作佳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爾．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常若有以縶之．亦意投懷深盡．或有得處．於我不間一毫髮也．未聞時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晚來忽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捐書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疆非遠．時聽聲聞為慰也．餘惟事外．自將復謝疎略．

又

昨新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欵奉．然而路奉率玉趾．極不遑．昨日之煩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邪．皇悚．皇悚．晚來承動履清勝．人成方得就見．挙挙之深．當候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於誠意。故爾條暢。似是抑鬱既伸。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謄寫。錯了又改。故差遲爾。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什襲。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倩之所目擊也。所幸形跡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來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蕭處。今又艱窮。不免聽其去來。姑了一日。爲一日計爾。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歎可歎。長倩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刻厲進修。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懸測。不妨屏他事。粗進飦粥。以激志操。士宦固可指日爲期。要當自我而得爲佳。至於報效知己。是爾爲報。奚其爲爲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謂直見罪。

又

二月更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置作繭。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邪。故爾濡滯。悶損悶損。家居況味如何。七日不舉箸。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爲貧爾。一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重累紙。感佩無以爲況。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忭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亥掇拾。欲遁莊居。因得展敍。尙爲事奪。躊躇躊躇。於是特枉專誨。疊疊見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茶嵩不類。但劇負荷。止候一二事竟。卽圖造請。纔稅鞅。便遣人咨候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手簡

與儲子椿

相別遽將七年。初謂卽在華要。歲闌尙爾。得非固爲靜退邪。畫於一時邪。欽跂欽跂。桂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何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俸雖厚。亦不知其爲是。乃不易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達而已。寢悴旦暮人爾。杳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萬一得再相見。實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該貫。彌認冰玉。但密邇玉色。常聞天上語。晚日豈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宜墟田例不復完。良可惜。但無唱之者。守令方時。皆開爽通氣類。似自樂之爾。重祿固難常有。崖則能常頻思之熟否。思永告歸甚促。殊不逮意。續別上記矣。

又

昨日獲奉厚眷。雖至抵暮。從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飲食精潔。備盡勤款。超然遠思。頓還舊觀。蓋到此。未始有此況也。其爲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祇極怏悵。方圖上記。遽被翰墨。幷佳闕濟詩。詞度前人韻。至押到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爲南僧約素飯。飯後

或蒙迂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稍此阻濶。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念之。示問尤佩勤懇。洞庭春色詩書。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游郭諸篇。亦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思共成勝事。不爲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推遷。加之雨。又濕不解。老病相乘。殊不知所遣免。忽披手字。幷睍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賜來。輒私有之。將時出吟諷。以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遂寄禹欽也。路通。首當上謁。次坐客草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不佳。玉趾所投。庶幾意諭。北觀能不憚遠否。不爾當尋故步。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甚可歎也。既審侍奉增慶。辱手示。幷和篇。咄咄見逼太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勞逼。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是躡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邪。於是何止十步。蓋千萬里之遠矣。因尋得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刻感刻。少頃欲得就見。宿惡未瘳。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

又

日者具問至略。亦謂事稍閒。可以巨細申敍。中春後。幼稚輩。例作寒疫。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無復佳況。遂成蹭蹬。每以爲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可知。浮沉閭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生敬。侵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一軍皆驚。則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熟處。便是迷境。不可不豫制也。咫尺尙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媿於忉怛爾。

又

伏蒙就示長牋。爲禮甚重。滋畏疏薄之難堪也。紬繹嘗續。當於天聖已前。景德而後。求與先後者競矣。蓋八十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僶俛追逐。此特無異爝火之於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爲矜式。欽歎。不足道也。就聞遷正學職。雖於表襮郞勵爲可喜。然得有館書之異。得無拘縶應對稍勞否。不膻弊役。更十許日卽去此。積食丙引。不在淮上。卽於國門迎見。千萬以時加愛。前揖光大傾跂傾跂。

又

涉春擾擾。目前事殆不知何事。欲作書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果。蹭蹬端可愧也。而豈弟敦篤。樂義而無求。蓋未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暖。日來體力何似。雨不止。終日頹坐。求一投足地。猶豫之久。卒致遲遲。自是

老年境界如此。且亦牽率使然。以故相與搜寫傾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未闖。借希珍旖。撥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黍口後復。方俟少間。作書爲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璀璨。非止佩服重意。其獎拔於我亦多矣。至於延譽過情。滋甚非據。來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不及。想蒙加亮。日漸長。雨不作。乘興門庭。當使家老失聲於驟到。亦一段佳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且旅。嘗詠相與。不能下榮並遂。以往論日之樂。嘗聞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今得已且已何。去一歲可惜之形迹之外。附。春晚。或乘興一到館下。亦未定。屢尋此味。祇恐纔到。不免紛紛。塵中擾。更俟紬繹。豫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向道決意。吾友更希爲我熟計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适下人。邦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爭新。別有一種爭勝。難以語此爾。一笑一笑。撰述比來必多。不憙開錄何邪。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易涸。自是終不復津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乏。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不我俱也。京師久住。意況可樂處多。聞見所博。固不在言。而腳頭所到。便可卒歲。爲如一時勝流。如仲強之好客。聞復之多聞。思道之勇於爲善。津正雖未相識。而其人不待見覆而知。引詠高躅。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眷。暨諸鳳雛。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左右於全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禮。必命官。且得了當。不必定作閑職。曾爲之得一佳夢。似兆茲事。作詩尤工。今更般挈。知一向實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欽歎高躅不已。斯人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拆候皆使作附上。次第已作太平之行。而此更甚迫。適相妨爾。非懈意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太初況味如何。聞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懷。所向多敗人美況者。不知再居太平後將如何爾。所得葬地。在藏雲寺邊。已用今冬畢事。恨子椿不一見也。終成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命邪。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爾。

又

晚來起居佳勝。久別遽爾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以警慰亦多矣。適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邑邑。伏辱手示。感浣無已。信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悚愧。冠旒之惠。尤出厚意。俟歸

尊達。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須至。擎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爾。千萬以存沒爲念。不可以已成爲間。果可用。就求一圖子。分明將寄女兒。蓋方時利害所同。獨此兄爾。林甥其次也。纔到家。即具問。忙甚不及。展盡。

又

別來兩附書。一柔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曾未得少尉展敘。可量眷眷。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乍歸冗甚。加之病倦不貸。艱於應接。以勞思佚。翻愧驟遷爲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繾綣左右。未能雖遇。即安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茲必山水有可疑者。忽披手示。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乍歸應接必甚冗。已將閱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卻須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語耳。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實。灼之數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過。或有驗。漸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爲歲。未間。尤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像友愛。以慰逆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故交遊間未果申致。遽切叩翰墨。拊論周悉。欽論至眷。可量繾綣。只今遷艤柩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瞻叩。方時非遽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願從容展接於是。似未可如所私齊也。傾企。傾企。

又

太夫人尊體萬福。荊釵輒附起居。上都風物。似非人間世。不知板輿肯遠適否。

又

稍還秋暑。爲況何似。前日遽遣講鼓所遂。定於字說無緣。良可愧也。兩日偵候出沐。皆云且寓學中。又云任朱家。方養源時。不敢干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歡呼傾倒。不無汨亂美意。要稍疏遠爲佳。方圖申敘。蒙手示。感服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須過試也。二楊以上。非收刈。端坐極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顯晦存忘之際。況處鴻高舉。秀特超邁。如吾兄等者邪。引詠疇昔。雖不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賜眷之寵。中味雅眷。略無一毫髮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爲據。冬候苦寒。不審邇日台用起居何似。杳未有晤望之日。執筆可量悒悒。

與友人

正居運判屯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役。不啻無事候問。不講遂爾踰蹬。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嫌於

體易虫。麥雨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李豈豫。慶侍萬福。系望來音。日覬再款促膝。臨筆可量眷眷。

又

涵轄朝奉座下。闢心發義。我方西而君子遡東。者故相迴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容參奉。喜慰可知。驟爾異地。系吝尤不能已。塞日益加。不審履況復何似。舟車之衝。閫方小大理難將合。面乃稱領贊仰。如出一口。末路何堪。但緊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顯擢。俯契瞻謝。

又

別後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日已數日。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末也。比已出閘。風稍順。卽渡江。荒僻無異逃空虛者。跫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閫步可期。門庭日益岐安魚鳥廝友。遂終不得一見邪。亦或有邂逅之幸已否。興言至此。倍深依悒。更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加遂致勤。以失於不豫。計方在宿酲。辛不獲少豐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剋深矣。方時坐間多可喜事。媿無一語以敍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爲掀髯一笑也。

又

鄜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言英特。自當超出時輩。爲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俯循繁帝之微。實借風彩。里舍權頹。姑日復一日。苟玩時景。勢地相懸絕。定應未死之日。猶及瞻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遺遞。審已呈滉。霜重。快晴而不甚寒。田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慰貺。勤厚累幅。如接款晤。感佩之深。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罷弱。得辛苦處便爽健。一到家居溫燠處。百事蠢苯。疢病隨之。瞻望咫尺。未有參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靜。意必在易秦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槁。乍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爲況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住路西幾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所樂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爾。倉廩既充。莫不出爲金陵山水之遊否。便道庶幾瞻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手簡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殊特。聳動宗潘。超映士類。素叨厚眷。聞報不勝欣忭。聖上雍睦族姓。敦尚風敎。以粹美明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疏恩大國。使河間東平不獨見稱於前世也。尙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山。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可親。每自歎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忽奉手敎。惇諭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體巽眷。讀書爲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一報身之緣爾。安知異時不復再有相値之幸。更斬深討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爲門下客、叢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委曲延挹。別後屢欲再尋未執。而偏侫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自遂也。於是遽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舊卽新。用去年三分之二在道路與督役山

闕。欲覽鰥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遂畢大事。矯首愧怍。幾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桑榆。不謂略其所可責。而察其所不逮。敦諭稠重。伏讀汗下。稍閒。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哽。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目前可應者之外。略不及毫髮。此特孱弱無助所致。而不當於門下今日之事。輒綴咄咄不敏。知借面之無從。爾曲蒙見索挽詞。乃知并容。尚可搜求胷中以見也。然率課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爾愧恧愧恧。

與孫知縣（希[illegible]）

到此如歸鄉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得。特荷遣誨。尋失具謝。皺悚滋甚。少領上謁。不勝拳拳。

又

往來亦屢矣。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專聞。稍慰鄙念。首辱遣問。繼聞枉顧。感佩繾綣。尤知盛意爲難堪也。日來履況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數日乃克申致。蹭蹬固非得已。想蒙深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計許久。然不敢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不圖惠顧。特先翰墨。欽諭不忘。感服何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但深傾溯。

又

兩浹。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凶類乘閒。憤悉未伸。密阻瞻承。不忘傾溯。適聞督獄九江。戒行有日。度還轅猶在一月后。而北歸之期。近在旦暮。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悒邑。乍違千萬加愛。俟息肩別圖上問。

又

爲別易久。蹭蹬不果具書。日來伏惟動履佳勝。忽披手示。仰佩不忘。因循修報後時。汨沒目前事。不覺荏苒。想未訝也。咫尺未即瞻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閈。於過從濱四十年。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爲喜。示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客者。可勝道哉。非意乘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足爲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束胷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莊居咫尺門切。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瞻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況。爲時所棄。固無憾。而私督亦倍費力。豈艱生不容少貸而然邪。可歎可歎。尚冀投閒。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忽忽累月。但日與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盎然不知身世之爲。果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之。數欲一見面贊其然。竟爾未暇。可茲恤屬。來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爾僭冒。無他。冀姑借威明。以牽其來。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貯異時請叩。

與咸德餘

漸有人事之奪。（原缺）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辱簡誨惠貽（原缺）（原缺）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什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特忽忽不少暇爾。眷言俯求之義。鄙懷其可忘邪。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繾綣。秋晚。日來體況復何如。相望咫尺。欲見杳未有期。庶幾音驛之便。時叩深衷。兩日風雨作寒。千萬以時增衛。瞻跂瞻跂。

又

相別幾一年。系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款交馳。既竊自幸。墮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既勤懇。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都搖落之餘。高低遠近。種種皆飽足人意。但恐厭飫習熟。不復知難得爲有負耳。何時追逐笑詠。以極登覽之勝。遡風可量眷眷。

又

累欲作書。蹭蹬不果。勝義難忘。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諄厚如事周旋。伏審涉冬以來。體力佳健。感佩愧仰。可勝鄙陋。一報緣中。種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便不得休息。且如纔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綣綣恐有所不逮。則彼所以寄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爲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參承。倍深耿耿。

又

至節不敢修敬勤祝。過煩敦諭。孤負何已。前履新正。盛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敘次。衰晚於一報緣無幾。雖得君子於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勝胷詠。適有少冗。作記不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比奉累書。方知前日蹭蹬爲可憾。至於美詞妙翰。資藉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將聽。額望不及。豈敢輒恨於世習而已。自此常不乏交馳。介還遽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懶不敏。隨分目前。益擾益窘。遂爾淹晚。辱委遠及。愧佩眷勤。滋

負贈證。爲可責也。冬深苦寒。體況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霧路。只得畫灰擁火。以寄餘息。而所謂窘者。亦頗於強勉耳。早晚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粕之待也。如何如何。咫尺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眞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故輒狂妄。尚何足紀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買之前。欽認眷勤。可勝傾遡。方時故都盛麗。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厭飫朝夕。不以難得爲有憾也。貺所褊陋。略無與意等者。但愧處邑邑而已。願見懷否。

又

頃蒙詔恩。首被翰墨。爲禮勤縟。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而將一過故都。庶幾促膝。可以布敍。荏苒不契。遂玆淹晚。愧負常若有所失。方且圖之。還復委貺。有加不已。讀之不覺汗下。於是不腆之辭。不知所文矣。不審久要。尚或見存已否。雨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館。倍深約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手簡

與無爲楊彥濟貫元名撰

早遊門下。荷侍講暨諸貴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激昂。以投平昔眷賞追歡。邑邑不知所控。而簪佩具存。近在咫尺。又復龍駒鳳雛。實相褎發。不謂至今。纔能申敍。契闊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轉。殆將何言。春杪尚寒。閑居適暇。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武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覬餘光之旁振也。連日寢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門。矣。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戚。老日還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顧。得聞美況。輒賚以爲慰。於是遣狂騁墨。惇論稠重。如接講席。佳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原缺）輒撫擬。比已就官城。得數椽地。距此無（原缺）宿不曉。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遠。定（原缺）何日披奉。向風耿耿。

又

（原缺）（原缺）密邇。久不獲修記。且因循自忽。而然（原缺）（原缺）所遡。但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更爲娛。其得於名理

蓋不貲矣。屢玆勝候。惟勵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是之久。時未我與。得無懷寶迷邦之滯乎。允而盛時。日聳超軼。實惓惓於傾耳以待也。

又

（原缺）（原缺）屏寄。蓋常投登然而善。況德門俊望。（原缺）容丞承之緩邪。蹭蹬（原缺）（原缺）其愧何以爲（原缺）如聞貢籍占先（原缺）（原缺）（原缺）（原缺）赴績食田。（原缺）間。但日聳高明。少慰疇昔繾綣爾。自是（原缺）將不輒斅修馳。庶幾桑榆。或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與（原缺）（原缺）（原缺）故門庭常在企頫。異時先公官守。纔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誨。興言至是。何以爲懷。豈廣仲氏過與。特遷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陋僶俛。方愧不逮。而來諭稠重。請之粟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晤。遽別不忘眖斂。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尙阻慶問。其如久屈鄉舉。似於德門俊望爲未滿。玆其時矣。得報即圖申敍。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雅厚。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原缺）有愧於俯及也。輒已錄出。謹遣人上呈。（原缺）見子顧及圓首座云。欲趁淸明納壙。不復白發。幸加亮。

又

投分世眷。差池不能日莫相款。系懷疇昔。每以之爲有負也。子顧適在比舍。而姻婭所篤。故時得咨叩爲慰。既踐前列。想已具續食計。咫尺未有再奉諄悉之期。臨筆耿耿。

又

愚疎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尙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埽軌門下。乃蒙惇篤委問詳諦。欽承至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圖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倍深引詠。漸有涼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實均上瓏。而晚又獲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鏤刻深瀏。以會器與。不謂有此汙辱。殆將見絕於契好矣。而乃愛有所志。始卒不替。永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披承。臨筆可量依邑。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爲事奪。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勤款。如獲奉周旋。欽焉鄙懷。尤爲相蓄。冬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尊候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咫尺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期。報筆悶然不自勝。尙冀不乏交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魯夫人壽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五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習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爲外物所制爾。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吉乎。學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獵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輕我本分爲學邪。更須擇所與遊師友。則正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奄不在外。而低回閭里。宜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

又

終日塊坐。旋尋半遺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昝。豈付予之薄。不使預計有待。而常劫劫於倉卒臨時之迫邪。可歎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失子言之便。皇悚。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論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部素塞白爲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坐右積有德素數番。先上納。他旋有旋特呈次。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汙君牛馬。亦可添助籃筍猥冗。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閱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迹已不復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爲事。故湮沒不傳。不妨隨意所翻。聊資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邪。未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投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敬以爲獻。乃者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宜。行亦甚緩。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連。相與作緣。爲況極不失所也。嘗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敦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嘗相約乘興。幾時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甚荷存問。乍著錦衣。上盛眼昏。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缺溯。專介被問。敬審雨甚作寒。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昂。差得復失。信不自然。竟爾岨峿可歎。亦可爲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千萬保愛。介還。略具毫髮。他俟後記。

又

相距甚邇。既闕瞻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懷有加。嘗得警慰爲甚幸爾。示諭侍醫稍迫。服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失於咨問。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學向用貢入否。猶覽貢舉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略。庶幾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撫卷增感。少留披繹。遂嘗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御拙。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荷見契。而又覊置不已。不止仰欽雅致。實亦荷戴良厚。筆爲油所滯。奉

率不行。殊愧甚略。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經。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茶之家。實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乘物。其所幸得者。遽委諸草莽。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輿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特衡門棲遲。優詠詎能已邪。屬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詣賛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願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酬往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褚。研頴於雲霄之外。欽歎警策。感慰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況醞醉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投分霽履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兀然拘株。而神馳乃在步武杖履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譽問稍密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

又

衰茶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與晤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日。實不易得之事。寒擁輒問於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善。益歎奇蹇之不款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招延。勢輒見縶。往但齰舌自恨。今則嘘嚱何及矣。春夏乘輿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誨。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手簡

與孫肖之

暑後兩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獲奉來問。初不知行李稍遠。但翹系爲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也。忽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兼之。實提見厚。一墮井中。目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前輩從容時。資以自況。況眞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維之縶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頃爾。實我萬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杳不知所蹤嚮。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咫尺間。事雖慰。纔皮膚。則我輩豈期於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爲在事者。私有所挾。故來相逼。咄咄良可怪者。已決爲宣城居。姑俟目前有閒。即上道。不審吾友留田果相終始否。審爾則地僻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乘間多錄數首爲模範。至於小册。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來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失於先請。稱愚而模新。有玷雅眷。負愧無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

別是一區處。尚阻拭目。遡風增吝。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爾。一笑。岑倅世舊。尚在宜。幸爲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昏夜叩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改。限未相見。白則願見之。勤具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爾。

又

昨日得不懲書。方知閣中令似。今皆服藥料。憂懷相接。不易遣免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今次學中可住幾日。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密封示否。日近速有書去也。連脫二齒。極爲之邑邑。都不曉其所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只是其詩。加閑放爾。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有近詩雜文否。求數首。會朋可申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虞長聞已就吏部選。頗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

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爲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眞多日。欲作書。則聞入浙矣。許小册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英爽愈逼人。可惜閑處放着。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遊戲中語。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足過也。翛然擊節。如見絕蹤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illegible]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乏奇。加惠無聊。振起頹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晤。藹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也。過從中屢獲含叩。多能道形迹間糟粕。而超特絕擬。如精金之在鑛。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略與欽承之素同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韜加裹腴。則姑傾以自爲慰耳。一向窘率。無暇仰候行李。不圖未遽疎絕。特迂翰墨。申繹展轉。殆猶覩爾。嘖之恐其或斷。佩服感刻。何以借況。春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冗甚。頗留來人少待。而竟亦疎簡。臨筆倍深跂詠。

又

晚暮何堪。交遊如君子者無幾。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之樂。曾未得少款。念念常若有所負。而要之。此況良未艾也。前日人行。嗣聞占敘。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於藻飾。故延跂命途。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

徑已蕪而稍荒。不免復爲淮上之歸。高興蓋無所不在。不特峯巒未有以慰釋。可量悵企。暑候已涼。邇日復不審起居何似。老境勃窣。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勢或可期。但時間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多。但能擺落世機。超出三界之外。則隨地皆我有也。彫琢物象。造化之所祕奧。想見盈編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聲節。吳越之人。似無復他語之聞矣。孤悴不堪。惟劇欽企。故居之還。定在何日。設可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苟或差池。冀書問不我遐棄也。欽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佳句。有使無情大軸見寄。洪覺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即在人上。間有底滯不排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端如人以手推下胷鬲間。別是一般境界也。其家維揚。環堵翛然。不妨挽留。相與卒歲。庶幾到吳中。因得扣盡。孫肯之見在宣城。不免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之地。諸郎豪賢。尚恨不能偏識。獨某人昔到揚州。出裴惇篤。久知投分款密。今復官守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表。日有交相贊策之勝。未即瞻叩。良可歎也。繼此可以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實深引詠。香監姪惇朴有守。中甚耿耿。或相見更望開發。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感寒疾。而中汗。垂絕於朝昏間。先辱書示。人適不審曾及之否。於是再枉手筆。亦以病未間。尋失布謝。慚負不能已。然必有以見亮。得舟便行。千萬遲回。貴得追隨少日。粗償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作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盛。想所得爲多。恨不獲追隨先後也。或少低徊。舟來即在步武間。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爲況何似。人回。荷垂報。意厚情親。感刻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迫。過一日如一年。祝舟似許不許。今再干之。更託密論某人。得一隻且般。得起爲幸。千萬留意。仍爲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此三得書。所藉周悉。欽諭。歲晚。鄙陋不足負荷。而懇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復何似。早來見元收云。此月未當暫歸。然不肯遂去此。審然則正若相避。然或無別急。願少留過中秋。同爲金陵月下笑也。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爾。其仰德宜如何哉。舟已有涯。實出厚義。縷縷筆下。固不可見。況無暇邪。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況何似。累到使舟。承謝客。比修問。輒云已出。相從於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邪。瞻跂。瞻跂。示教款款。尤佩過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欣慕。介還。具記草略。望貸誅戮。

與胡淵明

改歲。恭惟起居佳勝。一別半年。聞承意外。初則驚駭。幾失匕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斷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於雅眷。邇歲到家。首圖參候。以無人可出。遂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幸重顧。又屈披迎。方欲早晚再詣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非筆下可見。臨紙增各。

又

晚暮未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所控。偶得卜差。便不免還就、以投生遊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寬歹。非敢僭勢。特有幸於甫畢爾。當塗介何慶長。似是天心見佐。而全付其助於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纖介可憾邪。慶長雅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膝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佳勝。早來承寵訪。少奉周旋。感愧無喻。辱手示。幷諸帖。背軸甚精。足見雅上地。少留二三日拜納。次方又有客。其報稽晚。皇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手簡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見顧。評詩論文。備盡相予之意。既深拜警。又以知超然特立。不愧所聞爲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翰。感佩無已。乍遠。更祈善自保護。

又

佳詞尤異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碌碌碧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爲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見察。不罪僭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倦遊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屢轉一時之勝。了不可得。但常頌秀句。以發動吳越我輩中人爾。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徧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居復何似。未獲尋舊夢。以寄雅況。區區徒知美才不即相會。爲可歎爾。

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動止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敍。兩經

除席。哀苦無況。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不逮。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寄。使頹惰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他處等。定應不乏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凍蠅。身世所値乃爾。故人當爲我一歎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當澣左右。還家忽忽易久。然雨雪寒甚。意況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於是遽枉書示、佩服高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恐今日所貺。偶不及爾。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萬福。欲見未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何無憚勞否。浸暖。千萬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爲亡者作少佛事。隨分粗迫。數日前。方因便奉書。近來職事必多休暇。新詩佳闋。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我得拭目爲榮。何慰如之。道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後信。

又

春間寓書爾後。搶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茲世泯然。況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拳拳。略不間斷。似非形迹所能疎密也。忽披手示。愧畏不已。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激甚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荏苒至此。實自困耳。今已有涯。因幸便道。少遂會晤之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況。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羲。追襲某人。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間。以奉勝致。但深概歎。纔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又

近託楊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瞻見之期。蹭蹬輒未契。向風可量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面懇。當幸披寫。

又

鄙陋於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意遽勒之石。忝焉非據。反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爲寄。加之背軸精謹。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牖散語。展轉恍如到眼。艤舟得地。庶幾復有此幸也。冗甚。未暇周悉。瞻跂瞻跂。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所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蓋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盛眷爲不易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歎不已。新詩佳闋想朝夕於是。杳請有期。像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邑常以爲懷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之。續奉聞。而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尤荷展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疑是正元元和間人。而抑揚頓挫。老眼爲醒。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辱假借如此。感刻豈易披寫。而珍藏爲貴。當與吳家共圖不朽。獲承下風。已復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歎。況瞻望數千百年後。論世而尙友哉。收之桑榆。仰賴俯應。適營葺暑居叢冗。別當修染。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潰然姑得於往來寒溫間。雖物色以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末路何堪。獲定於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見寓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固平平不甚款密。別後繾綣。幾不相捨。未知古人眞能如是否。其見於傳記簡冊中。則益有愧於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眷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悶然無以爲況。向晚履況何似。後當去此。庶幾再來。得以展敍。

又

釆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爲佳話。遂欲因之。不數交馳。投老何堪。尙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鉏鋙。方且偵伺爲問以就紬繹。來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也。已而趙君歸。具能道動靜。亦聞遠涉衝冒。嘗移疾少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諷。日與融和爲低昂。拭目他時。竊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邂逅官所。寓然一番擡擴。遽促異地。竟不能從容旦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尙友古人。常想像於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企金陵殆不容應接。日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輒身以往。咫尺勝晤。方且圖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闊復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擺置。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爾也。金陵略無可喜處。竊目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以展敍也。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爲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

容。而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跂。尤不知所遣。免日來大暑。履況何似。咫尺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价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敍意疎略。頗冀俯察已否。忽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難於道路。定應未遷召間。能復見待乎。欽跂欽跂。專介枉教。如對燕晤。恭審日來侍奉起居佳勝。佩服延跂。彌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枳棘。終能安鸞鳳之棲耶。瞻望軒輿。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追行輟忙爲對。深特惇愛。亦審被差考試。今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況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謂割雞焉用牛刀。隨遇低徊。少時即有還召。胡君遽歸。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蹙。哭泣未聞。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於一力。其勞緊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者知焉。唁辱慰問。以故未即爲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養源。發其緒餘。已見於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土苴。使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於是尤劇傾溯。少日或得躬敍繾綣。向風不勝系客。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仰。且審兼領理曹。而推鞫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爲累。平昔所歎。必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體況佳適。不晚或得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醞爊鵝。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貺。固不皇。而貪得忘愧。輒已祇捧。獨未果一觀。滿飲大嚼。揮毫疾於驟雨。不勝系詠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浼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爲況當復何似。稍開塞疏壅。以遣經寒蔚滯之倦。遂迎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圖近炙。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沉浮矣。比審已歸。則鄙懷當幸寬逸。方闕其然。以冀申敍。遽被專委。情文兼盡。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爲多。感向拳拳。特未知所借況也。春寒不解。邇日恭惟尊履佳勝。蹄涔之迫。乃能暫寓。而路無纖芥可指以議者。九萬里而圖南。詎不信於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邂逅。喜得從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況。豈牢落寥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遏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老人但貶得眼爾。可笑亦可歎也。系詠勝晤。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末．超軼絕塵．每自歎其不可及．而曲記愛忘．不以暮齒爲不類．爲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縟．幸其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舲．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況也．

又

別後卽畢葬事．用去歲一方酬對．臘盡方少休．聞承疊屈絃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邂逅之福爾．三月末從家當塗．旋營蝸陋．數日來纔息肩．以故書問稍滯．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所矜照．專介墜問．聲塵．挽之不能斷．冰霜下移．信乎相悅於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物以喻．人品瑰爽．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繫爸衆人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者曲蒙寄示諸文．紬繹妙悟．偉哉．文字久不到此矣．復繹不已．幾至成誦．於今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遣．則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眩奪不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於其側邪．日來竭涸不異眢井．辱皆綴紬．將未有以響賁．少須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於瑰意也．

又

竊究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實出幸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遊陵節物．想多翰墨之傳．繼此日有來使之望．亦當因之．或白鞭策也．

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啓．會次．幸展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過．并得奉教督．實爲慰願．狂斐得之一時．偶氣類所鐘．因竊藉之以爲請教之地．而賤家雞．貴埜雉．遂有所取於晚際．紬繹高妙．采然汗下．庶俟尋末軌．以投白劾．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咄於太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爲眷眷．於是特辱存顧．乃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後資養之茂．重歎以爲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已．乃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抑蒙加照．繼此倘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爲迎春．恐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稱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句屈俱遠．藻思低昂．正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寄累幅．詳觀未暇披繹．而家聞失望．何止交徧見賚．不離於坐．再遣來人．亦於少室公處．約略想已塵逸．晚來起居佳勝．音詞謾輒注思．元不知黃鐘儀物所寘．與夫事之本末．姑如常醮殺致而已．大匠

不吝斧斤．而檃括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固有論次得所模範．乃末學之幸也．遂卽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劉削．如前千猥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眷眷也．晚來不審爲況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所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爲勝日．罪垢不擬汚人．遂爾屏處．眷言游舊．可勝跂仰．不審履況復何似．詩不欲遠厚命．奉一笑．足矣．不必參次成篇也．倘冀邂逅瞻近．少浣勤懇．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欲候見．遂不果．跂詠勝致．但深綣綣．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所賦．得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爾．亂道來日錄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佳勝．昨日幸獲款晤．超然勝致．警慰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惡札．豈足爲用．特不敢不遵稟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彙咄咄於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縱跂莫及．復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斤削．甚媿狂率．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衲子輩．代口鼓爲戲爾．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粃糠．皇恐無地．隨閱頓有此獲．眞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爲屠龍．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被．他俟面盡．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勸懇．可勝愧佩．昨日睥睨．欲不得一出氣．竟至汗瀆珍藏．皇恐不已．細思誤用字處．須著改正．如斛、作科．隸、作類之類．輒望從旁注出．庶幾掩惡也．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以氣吞之爾．勝人之語．倘爾脫錯．區區如衰憊何．一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而彥國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顧．偶未食．不果款留清晤．良眷眷也．經昔體況復何似．佳句淒踐．殊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瑞爾．雖不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値飯數僧．未獲奉候起居．悚及．然勿廣爲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知爲倘敢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論。初昭。伏惟起居佳勝。蒙手示。爛然滿紙。讀之汗下。但欽歎畏仰之不暇。書文章之盛。久不到此矣。衰陋雖不足以鬱飾。然管中之窺。猶及一斑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辯訴者。不謂流言一至於是。可怪。可怪。果辱久要。敢望安織不動。使三而後起者有愧於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客。恕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薄有風味。或乘閒過此。焚香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慰鄉評。嘗謂早時疎略。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於此為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日當暫歸。冬初復來。幾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閭闔。而深閑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勝。梅花將綻。旹（原缺）景修。或能展轉雅奮。一來同尋蘭皋餘味。會上元甑麵。而花亦未全拆。方佇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倘欲與花相期。遲就高明臨覩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製雄文。呻吟方奮。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化爭功也。前人已有兩篇。記曾過眼。似不能瀟灑。是等格律。尤為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盡心於此。要之祇是一時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謫後赤壁為得意。不知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閒。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佳勝。蒙開諭曾門之啓。渙然冰釋。自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中之。而先攷定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陳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系王拱宸榜。制策所中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閒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改動人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門進卷。是何等文字。曾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希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則掩覆不及。乃所望於匠手也。後日早訪及。千萬。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於長短抑揚。闇然景歎。未易仿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牽課。次第恐未盡。冀成疲駑之於騏驥也。野外雖耳靜。亦目前事。隨分規處。艱生如轅東之足。定斃於服勞之下矣。良有愧於勝游。欲到蕪湖逾年。迄玆未契。更須相見。得少罄慨。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章深道。潘不懋。李文郁。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欲。必到家矣。氣類斗別。學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斛有甚次第。莫似獼猴賺鱷魚否。萬一舟行之便。自青山到敝莊。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路不甚迂。非所敢望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奉浼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此便。只是須來取錢。雖微末要須適理爾。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手簡

與翟給事公逖

皇恐。上啓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新。譽望日隆。而衰遲流落。愈窮愈下。勢地寖絕。情雖欲通。其可得乎。間承出牧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修記室之問。其如嚮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紬繹。體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冥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登降制。益邁伊周之蘊。上符聖學。永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啓知府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躑躅不自果。衰晚淪廢。詎敢睎光嚮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狂僭。固知得度。未遑摧絕。故妄意一款之及。遂辱專委。備形懇惻。礙難覆盤。未論大全。為未始見追。又展轉。不能自已。霜候浸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成一代人物聳動所過。卽幸從邦人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得之遇。亦意破甑弊帚。猶獲一顧之寵也。

又

款承旦暮。既已斷舌。妄計便道參近。竊幸桑榆之得。加之帥幰鼎盛。較舊鎭不遠一兩驛。自足竊借光明。

時猶修敍。蓋非苟然而然也。但慮屆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來使促歸甚迫。殊愧疎略。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衝。時能引睇。如望星日。初計絡車。或尋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覬幸舟行。便道於此。乃心徘徊。殊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開府。則遂有必得覲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欽佇侍坐。并敍繾綣。

又

某欲爲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嘗得數椽地。方議遷徙。而水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亦未知門下餘塵。尙容擁篲已否。久須聲問稍通。乃期款晤。然後脩懇依投之幸。忽忽易成蹉蹬。竊謂素所欽挹。遂委諸草莽。竟茲猶豫。實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昧。蓋剪剪之吝。亦欲焉追認。未知所以借況。方圖間道。遠聞被召。殆似有以司之。終不得仰承且莫。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沒齒故輒低徊筆下。庶幾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祗服盛意。倍深榮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炤。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敍均慶伯壽。冗未及書。已赴官鎮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歎不已。近見和韓子蒼諸詩。并評庾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懷慊然知莫追也。今幾孫矣。僭易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凝。初不許慶侍違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敍之緩。首蒙晦叔墜教。乃審行李在青山。有專人在此。叩之云已歸。嗣圖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於禮爲簡。含糊至今。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於雅意。然示感愧無喩。雪寒。伏惟侍奉萬福。還家當叩門節。不勝惓惓。輒有所遠而致其曲。亦投分有來。不應小文自梏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郎娘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書不以時。或聞已爲蘄黃間居。初亦竊疑。比承捨舟。乃信所聞之妄。里中無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年。居此日益退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旣歸。可以復理故櫛。不審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寄於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減重裘。頗於杜門爲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來去。眷懷參陪之際。只著意江梅。至數十闋不已。醉笑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間得之。未始不引觴直視也。日來交游。僅有君俞爾。元載數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賴如路人。似亦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忽少況。且去矣。不應阻闊如是。但有愧跂。獨處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趨於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實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爽敏茂。動輒與宜等。則孳孳相與之心。宜如何哉。方將歲晚周旋。不謂遽爾阻闊。戀別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後悃然。殆不知其所況也。累約明叔。圖便作記。覺先遣問。以所拊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人而不自得。又復窮深多可入。則況味日佳。當過所期遠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千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餞客之末。尤爲不足。日日淫雨不解。山滿下濘。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悉已阻絕。老味益衰。可勝繾綣。台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從吟嘯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爲周盡。甚幸。

又

衰朽淪落。實得欽承於弛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資藉。日盛一日。晚節出處齟齬。迹雖如是。而拳拳不少間斷。然相從則當無曠日。旣別則音問繼修。此常情之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黨元不在形骸之內。是以論世尙友。非崎嶇尺寸之寄可據。竊計疇昔儻能見委。而不腆弊志。亦幸粗伸於今日也。爾來家居不異老圃。漸圖轉結以投作繭。顧。報緣中。其得亦已多。惟獨恐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覺之謂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謦節。向風倍深依仰。

又

別後紛紜。終冒冗典。實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門。不廢簡吏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疎。間欲披寫。則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爲系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昭示美政。前日三異。與大鳳皇來下。乃表見於曠久。聖日所期。想已上報。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於斯時也。欽企欽企。佇承騰布。別圖馳慶。次。

又

躋洿苟生。僅知所得之況。欲強分寸。則勢甚於登天。室遠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申記不忘。書問過委。豈冥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萬里。常如一堂之上邪。佩荷之深。不啻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萬福。如君尙爾。殆不容一毫髮於實力。益勵壯圖。行被超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爾受代已多日。始竊疑其緩。乃有傳者云。締姻蘄黃間名族。遂留家矣。方

閫。審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居。來者亦不乏。路不及之。其不敏則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紙謹字。推輦見嚴。茶焉何堪。祗佩。惟愧其惓惓所素。遠落第二。則幾若自據於爐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懷非展晤莫究。老懶久廢裁削。具報疎率。皇恐甚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繼。於其中間。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敍。自非委曲見示。豈得交修相盡。歎承歲晚。何以為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野舍低佪。輒累月。缺墊僶俛。姑以寂寞自康爾。遺家首幸披展。介還。聊布其略。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日不得食。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奉極力。正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獨窘於牽制。憖負已不貲。曲蒙招延滋長。深厚二十日。正在湊沸之際。殆尺寸不容稍遠。恭候引綫。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館幽則素忘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適無便故。亦不虞還軒入邇也。偶作自莊上歸。目前如蝟毛。然邂逅參承。未追繼修謁。方切顒之。忽披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佳勝。早晚再圖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卻不與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不審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會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為揚子雲。更祈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汨塵埃。徒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頓還舊觀。流落異方。聲慰茲可涯邪。早來再候舟次。竊承在禪。比就展。復相失。快詠尤不能已。溫燠。晚來伏惟起居佳勝。晚夕具記疎報。姑報重意之辱。他俟躬致。

與主簿秘校

早與君詳遊。與承高明為可畏。契闊淹久。參近遂爾不逮。鄙懷常若有所負也。於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尚未果申致。少假暇皆來問遽。溫滋愧其晚。寒。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美才乃勃罕不耀。要地不得為無罪。行有知者。徑席顯用。豈碌碌常格可限哉。未聞。千萬加愛。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參承之便。違茲邂逅。慰抃可知。於其既別。復欲作書申敍。又蒙先枉翰墨。點負諄懇。益深不逮之責。更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區。止候事稍就緒。敬當公檄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萬矜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手簡

與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於一時賢士大夫之間。矜懷好義之勤。罔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每恨相從之晚。於是邈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見予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杪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況何似。瞻望絕百餘里。杳未有款近之期。迺風可勝跂詠。介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尚覬嗣音。

又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原缺）（原缺）才半日。艤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人存地靈。荷、得從容指顧之餘。則可喜。可歎。可笑。可憫。班班皆同所寓。竊承無復世慮。一意文詞翰墨。聞日與雲烟魚鳥。追逐後先。因而自託於組織歎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羽翰之不我借也。

又

臺諭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貺淒縑。遂獲紬繹妙趣。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元和間人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諭。庶幾見錄於

遊從之末。以託久要。愧企愧企。

又

會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樂。故人李正夫子無咎。美爽克肖。客中成德。餘無一點塵埃、近得之於一舟往來間。爾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聳聳。

又

欽嚮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盡。歆焉此懷。惟付之有而內訴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張君佐出所予別紙。遂溫前所賜。始欲展轉叙致。既而勢可以出入。亟圖一見門下。亹亹之念。期必一償。不謂皆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播軌。春分從謝絕。專介忽領來貺。擢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足以名之邪。系詠寬博。臨筆黯塞。

又

凡此諸況。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日用醫。今早方出應接。稍須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曏昔之所欣願也。貢書蚤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之慶。固不能先。高明顯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聞。梅減裂。寒暄不常。倍希保嗇。

又

蒙委論書墓牓。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烈。勞寫下。再閱之。不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牽率奉命。後時之罪。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蓋蹇。爲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晚矣之負。於是首辱枉顧。所得何從致之。過蒙不遺。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敘綢繆。申繹加貺。欽焉自疚。殆不知所客惜。別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聞。款布感遇。未聞。更期以時善衛。

又

一水不爲遠。不謂今日纔得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粗申所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客惜。尙幸不晚登聞。庶或詳盡。燕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備得不肅來命爾。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躋。見之晚。系懷可知。晚來就況佳適。承在郡中。未果候謁。來日早望訪及（原缺）（原缺）客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曾翁。方知已參告。辱手示。伏審晚來爲況佳勝。詩闕遂豪開發。老來易得齒軟。欲勉強少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幾一臠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蕭無求

自夏徂秋。競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覬得一瞻奉。聞被來報。乃審勢地窒峻。不容自轂。以便所私。雖還任爲可喜。而遂阻面敍。可勝系咨。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履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萬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更祈重愛。前對異數。祈正不果爲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未嘗不歎息久之。風骨非塵埃中人。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懿淙可應咫尺論邪。骨夫人貴眷既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參差處。半年已後。方有況頃所備諳。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拙陋手手人後。其味猶如此。況奕才朝夕要近。數恩之來。將不可遏。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爾。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爲薦。

又

里巷落寞。久不修馳。中間思道、子椿、繼至。奉手筆。禮重意勤。彌佩歲晚。尋圖申敍。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一力酬對。其能收所蓄。以究願布之懷邪。繾綣不舍。我勢如何。日來樂職專親。履況何似。莫奢登鑑。遂將闊步華要。爲一時之所歆豔。慕焉何堪。劇增欽系。

又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嘗面聞矣。然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如一。自是二三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稀闊盛典。主人爲妙選。想已在延辟。續書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歎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遷。賁賚有來。宜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糞有餘。撫齊開發。爲別易久。蹭蹬不獲奉問。每過比鄰。見璧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爲祿不啻冗瑣。古人固以是踔厲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咫尺。更希加愛。俯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晤。得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禮數過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矣。稱幸周旋。以博冗甚。恕草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嘗言雅好。不忘欽挹。聞承恩數優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遄擾其歸。行路或在見亮。況曩昔之所豪者邪。庚伏。適日雍容美蹟。居躋勝初路之冀。方屢振以乘遠舉。故九萬里而圖南。將所額不可留矣。魚鳥間無以自寄其生。時於是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悒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繼被寵數。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茲相値爾。欽仰。欽仰。久以多事。尋失修慶。悚息。都下既久。況味不與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亨運。況共事皆氣類也。非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悉。思企。

思企。

又

諸君唱和詩。猶未得披覽。不謂衰朽。亦在記錄。實爲欣幸也。或蒙不鄙。得盡餘藁。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慶長

衰晚流落。賓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刑所鍾。而參承之幸。不謂饒貺。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慰曩昔。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不愕眙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必必歸於如是也。少別。恭惟皆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即旦暮親依。可量傾溯。瞻望款席。倍深繾綣。

又

孤苦屏露。強顏世軌。操二十年還葬之心。窮高索深。足繭髀滑。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實鍾盛義。自得卜兆於就窆。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委曲。多先鄙意而爲之地。雖已累形遺遇不可忘之誠。然興言每及。必屑涕傍徨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兆於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況大事成就之如此邪。歸語家人。無間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歎相勞。凡所聞。皆謂庭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刻石。以昭不朽。執筆可勝系客。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候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少自暇。荏苒稽緩。慙悚無已。大禮後日有餘暇。府政必在遷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留。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恩審於是不得而兼。亦竊近承大隅德澤所暨。而速依小溪陶冶之賜也。不勝朝夕跂頤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手簡

與洪覺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壤所期。敢伸善頌。遍節自太平葬事歸來。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謂。復見本來之相。過煩委諭。固非所堪。而致慶常短。未免輒乘未軌。要之亦是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聞。邂逅入京之便。嘗草略布敍。竊計發封。不能無疑。爾日來爲況復何似。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次瞻跂之勤。臨紙尤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於此。欲一到山中。伺爾蹉躓。況本分人在焉。其可漫自綏邪。以所期於日前。猶有其數。則妙晤周旋。豈人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悶然不忘其味。竊聽氣候將變。庶幾春物彌發。獲從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禮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境閙如蜂窠蟻垤。擾擾自營之不暇。雖德道高風。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臨紙見奪。浩然感歎之不已也。歲杪盛寒。恭惟起居勝常。老境又添一歲。輪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

軟火。從容竟日。以承解脫警策之晤。系仰拳拳。非筆下可究。適有田間之行。殊愧疏略。

又

劬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賛祝。甚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於親寓翰墨。展轉資藉。祇奉增愧。未知何以爲稱也。感激遊恚。或云。故事當屈軒從。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爲慰。書所不能載者。當幸披拂以覽。

又

送石楠人回。奉書計已塵覽。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伏惟所履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爲歸期。迤邐圖晤左右。亦遄行草率至愧。

又

曉來承訪別。怱遽。不獲寬論。入夜欲再奉晤。雨大作。跬步亦艱。殊恨仰也。伏惟起居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專披展。案呂雪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壓瘴疫。乃一良藥也。浼瀆爲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過情之語。雖尊爲弗類。未易爲稟。而欽承勤腆。祇傾爲愧。道場日盛。學者至奔走天下。而化蓁莽爲兜率內宮。是苟然者邪。作禮未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攝受。而因緣至此。更復何求。昔人彤弓旅矢。不爲有矣。詎不諒哉。欽歎。致歎。衰病涉秋。稍能扶持。但舉動未免須人。故作客不無過慮。更須少日。相涉安健。卽圖一展奉亥。時不可失。業根奈何。

又

麻紙之貺。殲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留。皇恐。皇恐。碑文背軸爲寄。莊嚴其飾。而復饋以多本。感刻。感刻。茶匙乃鉢盞舊物。亦閣久而未識。此則尤爲珍惠也。

與甘首座

流落窮遠。幾聞足音而喜。高義幽來。已出度外。而示出定相。不覺汗下。從容促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其爲欣幸。未易咫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因循未遂。專介遠至。累幅相先。紬繹眷勤。可量銘佩。恭審涉夏以來。動履清勝。蔬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諒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堂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聳歎。政兄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遙同一席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屨填委。信心所廣。是亦垂手方便。漸洽。稍安。他行面款。

又

日者。不閡巨浸。一葦見臨。特意所隆。懷德滋重。至於超出世表。實相期於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眷言欣慕。十日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適。故未暇及。尙爾踟躕。馳情可涯。日來體況復何似。咫尺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否。遡風耿耿。

又

驀莫弗類缺覺生涯。苟爲日復一日事耳。鼎然相顧。遂得一快意於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忭宜如何哉。別後有雨雪。懸知必屆華藏。欲圖修敘而不及。到家在何時。斬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衰發。天其成就此地。將邂逅崛起。慰人望之深邪。家居爲況不佳。何時一笑周旋。有間頻冀流問。

又

昨日不堪款。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爲況何如。以病作都不曾周旋。更侯齒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麵。比之天甯飯。似差勝耳。一笑。睡不著。和得張敏叔詩。謾錄呈。冷金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精耳。少間面奉。

與政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并見寄與少溥佳篇。感激厚意。無任媿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子。追念不能已。正在哀荒中。不能爲答。其後疾病相尋。飲食頓減。加之遂涉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答。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數負不暫釋爾。計亦有以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於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信衆佛事。因而體究歸宿。乃是素計。亦覺境界頗熟。非一世所習。而業報纏繞。覽此機穽。竟至不復出頭。然不出頭間。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於妄言綺語。游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爲文。又何名詩。不圖流落。爲作者之所收采。如高明卽叩作者之域。何嘗所額望不及。歸如劉夢得序靈徹詩。而錄其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及青蠅爲弔客。黃犬附家書之句也。未與元白相見。時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卽加詳。滋恨未卽周旋也。要之我輩相投。固不待見。見亦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以爲慰。資福日來愈盛。來者無不贊歎。修建漸完備。此亦世間事。無足低昂。惟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想像斯語。今建斯地。苟病少閒。挐舟一詣。便在目前。但不使作謝靈運。幸甚。

與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雅涉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晤。比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歎潛德不耀。高出流輩。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葉。今聞中但自咄咄。辱來示。方審男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護於必以力勝者邪。茲果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部勤也。雖辨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眞一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系詠。

又

屏處淹及闋歲。初失咨承。致先寵問。雖重愧不敏。而世外高風。尤及疏頑久之。方克具記。疎懶固不可錄。亦方時往來。常檢以脫略。然數負眷愍。未能遽至忘念也。專介辱手墨[illegible]疊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

豫。倍深鑽慕。大暑。敬審日來道味增勝。咫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耿耿。

又

到此數與天寧通慇懃。亦常及叢林疇昔。其報甚悉。何爲輒遺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寧亦當分一半。伏蒙來示。栗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屨周旋。庶幾翰墨塵迹時有一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紙。新綿。御米。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出世應接處多。尚煩致厚遇寵。愧戢。愧戢。

與天甯晉老

別後累作書。纔一奉來貺。然常聞動靜。知山居甚優裕。計書來不過如是。而拳拳所系。亦在此也。伏審邇來禮況休勝。老境不異平時。報緣詎可逃哉。姑兀兀待盡而已。乘興卽遂瞻叩。未間糠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寄人所貺書。存問勤懇。非慈憫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春事舟車往來。正當盛時。欽承遵化。而藏輪聲不少。輒亦福慧雙修。人事自相應耳。過節或得瞻奉。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死。於道如是。迺本分用心也。禪師書中。亦頗贊歎精進。甚善。甚善。永至又承書。遂審體力佳健。如聞非晚遊歷。更宜子細。只是此事。何須緊峭草鞋。若疑情已脫。在下便是道場。所不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會晤。傾系。傾系。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隨處叢庇。秋高。伏惟起居佳勝。欲見未可得。障礙自窘。遡風增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於視聽。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於手。其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敘事。李陵、蘇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至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聽。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敘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敘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間。本以經綸爲事。而出師表木鱉曲。讀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道遠之氣。開物成務之才。不期於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者。系於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議。駸欲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激於中。利害動於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而見於筆下邪。於是知公於前人。幾可以無愧矣。既以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戰功。嶄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介之。遊公所介。篤於藝學。妙蘊而英發。落筆卽在人上。天子得其所爲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遊。殆若王良、造父、秣駿上而問途。其志氣已在萬里外矣。公薨。介之輯公遺稾。得詩若干。陰符經頌一。邊議

若干。奏議若干。摠爲若干卷。藏於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於所至之地。而軍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爲文詞之士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邪。然予辱公知爲深。竊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爲富。富而特異則爲貴。天地萃和之氣。無不在也。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於其所專。則斯可以貴矣。於其貴又聚而爲富。則僅一二數。而於其所富之品。卓然絕出者。惟信一州爾。於一州又有所產之比焉。貴溪是也。凡產於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碌、怪奇偉麗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則富。苟爲所用。則倘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後爲貴。不曰其人歟。予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舉三代之隆典。而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於他州。豈其怪奇偉麗之物。勝而有以掩之邪。蓋怪奇偉麗之物。大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況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是不獨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既歸道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邂逅貴溪鄭君穎叔。爲州學教授。時得一接語。則毅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從家焉。乃得屢從之遊。而予所舍。適在天甯寺側。穎叔投閑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同也。蓋有所觀焉。非難測也。蓋有所擇焉。觀與擇予固不足以當之。而似有以見委之重。予嘗私淑諸人。而夷致之。則高明疏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規於尺寸錙銖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強者下之。弱者扶之。程校低昂。如權衡之於輕重。不蹈繩墨。而學者得肆其才。隨所區別。而條制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同異之衆。信乎能用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資其所貴矣。其於人也孰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羅俊傑。極天下之選。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薦之於上者。予獨慮予所私淑與夷致之而信者。或未盡知。故於其行。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備顧問之所及。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於億計。要之。終不出於度量。則捨尺與丈何適乎。至於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尺。海果深幾丈邪。惟古人眞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於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治之安則安。亂之危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詎不信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其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爲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爲也。猶幸我君之或能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未嘗不盡。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民伐罪。亦必至於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果成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邪。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

不由此。故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之不爲王者事。不得謂之學。零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於余。余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爲場屋之學。旁探密取。自殖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覆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於事業。則夫名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邪。苟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遠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甯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於如是。然雖如是。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又況一問一答。提唱展演。若偈若頌者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又以如是而再住。爲日既久。隨時示現。因物流布。門人緝之。以爲後錄。乃相謀曰。我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在處處。皆得而有之。猶錐打瓦因如是。成佛作祖亦如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何假此而後廣邪。曰以色見吾。以音聲求我。皆非所以見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邪。如是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異乎其字者。或以其賢否醜美。必當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昔邾婁片言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依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數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曰瑩中。瑩中上人少習禪觀。得佛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可量也。然其心地眞淨明妙。虛徹靈通。粹然而瑩於中。又豈能掩之哉。庶幾不失其貴者歟。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戩道人序（并詩）

戩道人金陵富家。家破得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學士大夫。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添祁陽。由廬山、涉江州南康軍、蕪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一日稱其長。且譽其爲人過太平。予一見知其不凡。已而稱譽維至。予所不可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是問。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實愛之。眷眷不欲其去。既告別。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所向所負如此。而汨沒於窮荒以老。良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

詩

個將身世問窮通。邂逅偕軒一席同。已歎故家如槁葉。可堪白髮共飄蓬。冥搜固出能言外。妙用都歸指掌中。咫尺京師莫辭遠。有懷何患不乘風。

姑溪居士文集下卷目錄

卷第三十六

記一

雙松道院記
靈海齋記
善應軒記
昭默堂記
壽甯院記

卷第三十七

記二

崇甯黃牓記
褒禪捨田記
天甯法堂記
張氏壁記

卷第三十八

題跋一

跋東坡四詩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跋東坡書多心經
爲楊元素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又跋東坡蘭皐園記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跋東坡帖
跋東坡觀音贊
跋蘇黃衆賢帖
跋蘇黃陳帖
跋東坡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跋戚氏

卷第三十九

題跋二

跋山谷帖二則
跋山谷晉州學銘
跋山谷草字
跋山谷書摩詰詩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跋山谷書
跋山谷二詞
跋魯直頤庵記後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跋元章所收荊公詩
跋元章書二則

跋元章與衛人劉思道帖
跋黃米帖
卷第四十
題跋三
跋釆石三亭詩
跋吳思道詩（二則）
跋吳思道小詞
跋石曼卿二疏墓詩
跋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二則）
跋小重山詞
再跋小重山後
題賀方回詞
跋淩歊引後
跋魯公帖二則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魯公題記後
跋瘞鶴銘
跋樂毅論
跋荊公書金剛經
跋李衛公書
卷第四十一
題跋四
跋荊國公書
跋荊公所書藥方後二則
跋荊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跋荊公稱成良臣允太醫生奏草後
跋君謨帖
跋君謨湯支帖
跋韓次玉家君謨蘇眞行草書
跋文安國篆

跋蘭亭記
跋遺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脩帖
跋趙汝霖帖
跋愼伯筠帖
跋論坐位圖
跋沈容達帖
跋懷素帖
跋古柏行後
卷第四十二
題跋五
跋黃對洛神賦
跋春秋後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跋醉吟先生書
跋歐陽率更書
跋古帖
跋吳仲庶書
跋儲子椿藏書帖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二則
題柳子厚三戒後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跋劉君錫畫
書林逋處士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跋董安期帖
卷第四十三
祭文（疏畫附）
祭秦少游

祭折潤州
又祭文二
齋僧疏四
卷第四十四
青詞疏文附
還醮青詞
請長老住院疏五
青山建菴疏
藏雲齋僧
羅岳修造疏
化度牒
修水府行宮
水陸疏
畢悟宗緣化

天甯千佛疏
還願水陸齋疏
南禪推藏
采石修殿
化三衣
黃山修廟
廣濟修造
卷第四十五
詞曲一
水龍吟一闋
驀山溪四闋
滿庭芳二闋
玉蝴蝶一闋
早梅芳一闋
謝池春一闋
怨三三一闋

春光好一闋
千秋歲六闋
臨江仙二闋
江神子三闋
清平樂五闋
浪淘沙一闋
卜算子一闋
憶秦娥一闋
卷第四十六
詞曲二
蝶戀花四闋
浣溪沙四闋

西江月三闋
鵲橋仙二闋
踏莎行二闋
鷓鴣天四闋
朝中措三闋
阮郎歸一闋
採桑子一闋
如夢令一闋
臨江仙二闋
醜奴兒一闋
青玉案一闋
更漏子一闋
漁家傲一闋
驀山溪一闋
南鄉子五闋
減字木蘭花五闋
卷第四十七
詞曲三樂語附

減字木蘭花五闋
天門謠一闋
好事近三闋
浣溪沙三闋
菩薩蠻二闋
雨中花令二闋
留春令一闋
踏莎行二闋
南鄉子一闋
萬年歡一闋
賞心亭致語口號
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一
羅大夫墓誌銘
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二
楊判官墓誌銘
林太君墓誌銘
卷第五十
墓誌銘三
胡夫人墓誌銘
李氏歸葬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分甯縣寶雙松道院記

分甯治洪之西南。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衆山間。自爲一樂國。山剗露峭拔。溪流回環。可鑒毫髮。繁竹木。富茶紙。蜜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尙氣。一不相下。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刑名書。頗善訟。多能文之十。以之名世者。撥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喜爲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歎焉。以故知爲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篤於自信。而不爲勢力之所回撓。則未易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靚是闕榜於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立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顧歎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安乎。道甫笑曰。爲政在人耳。遂躐其前而占之。未出。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爲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邪。是令不狃於傳聞而來。必高議敏用。無所牽制。我曹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因可以破他日來者之惑也。道甫既到。父老復相語曰。吾令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肅如風雨。久之。道甫亦知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時而可易也。居數日。訴牒無十之七八。案牘簿書。如貨物之插架。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輸委追焰。不失所期。訟庭幾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惑而來歟。亦足以

爲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闢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餘畝。因二古松而爲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度以飛橋。臨橋爲軒。對軒爲樓。面樓爲堂。倚堂爲齋。以入者把兩廊。樓前之松。半分上響。堂前之松。摟曲下蔽。如偃蓋。疏泉抵齋前。給石槽。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人舊所書琴堂。揭於樓下。即之以治事。種蘭。菊。薔薇。山茶。數物。已既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觴詠賦詩。治筆硯以延其勝。間與僚友賓客。辯笑其中。又取其餘日。與禪學二三友。談出世事。會來屬敍本末。且屬予爲之記。會大熱。跧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發書。超然如灌清風。飲冰雪。不覺播兩翼而到其處也。顧有以報之。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間一語。姑借之爲用耳。後之來者。可不信乎。苟得予文。亦不待既到而後信。與夫不識道甫。固已得其爲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爲巖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爲隱也。利害不藏於中。紛華不役於外。謂我爲牛則與之爲牛。謂我爲馬則與之爲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疏密。而忘彼之厚薄。至於峩冠垂緌。從容廉陛之間。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隱。余以是泛觀於世。而知隱者之爲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巖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轉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爲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處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適吾師也。吾友吳師道。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總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迨不類處嚴近而寓繁會者。一日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瀕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塵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記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邪。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苦之對病而予。而戶外之屨常滿。無戚疎。無高下。來者。以必能取效見責。而至傾東南。其先人王荊公以名聞。遂官太醫。書於寓所藏得用方界之。德餘先從進士。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於義理。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倘過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蓋歡若平生。自是往還無毫髮間斷。藹然認好。殆將卒歲不厭。固非藝術爲歸宿者也。崇寧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朝夕相從。間留宿。縱語紬繹。往往達旦。於是渠可斯須忘邪。臨分因其略。十月十九日。

炤默堂記

炤默堂、鑒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種智。調御諸有緣。而爲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

而居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炤默。雖燕坐不動。而來學者。至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自嚴。而開道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黃龍昔所住院。院去縣一百四十里。險涉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意。老人則未易命雖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爲分寧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雖然進曰。道幾絕。前爲令者。往往不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眷不欲捨去。曰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真自棄也。且來學者。間關而往。猶爲若使於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又況一方之所依止。而得香火相尋於疇昔乎。會害嚴近易一新。即其後創爲退居院。而咨於老人。而請遷焉。老人察其誠至矣。又前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且近。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炤默之榜。因隨以揭。於是邦人稽首贊歎。歸德於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嚮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默、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炤、則爲八萬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予得老人於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盡像。佛陀爲予誦老人至不容口。爾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炤即是默。即是離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幾爲異日相見之地。

重修雲巖壽寧禪院記

雲巖壽寧禪院。在分寧縣中。據鳳凰山。修水流其前。背山臨流。與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廢不治。職在事者。時因循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卹。縣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於上。得今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於興葺。姑作轉輪經藏。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遂遷席。而事亦漸緒。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爲國焚修。爲民植福。爲衆化導。而官不曉諭獎勸而能成者乎。聞者踊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苟其可緩邪。輸財獻工。肩相穿。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者。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於是學。遷就更易。凡所以崇奉提唱。安衆館待。庖廚儲偫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甓之舊。又收其餘隨拔所聚。而迎致之。以寄遊息。既成。君曰。非本分人。不可分付。於是因衆所願。請今長老德逢。以承所付。逢、又遂其所厚守宜。爲之佐佑。二人者。妙悟固相期。而齊藉紬繹。互能表發。又於其後。作靈源方丈。自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學者。至無挂搭之次。縣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二三善知識。不能相與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殆將委諸草莽矣。乃請於君。遣使走太平。求予文以爲記。予以爲天下無難事。顧力行何如耳。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黃庭堅魯直、其里人也。於此因緣。尤所致力。初勸成轉輪藏。而爲之記。敍事固已詳盡。是繼新禪師一則語讖。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衍振起如是。豈非默有所託。而實待於今日邪。君於魯直則氣類也。靈源與逢、宜、仁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一新壯觀爲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興工於大觀四年冬。而落成、於政和二年夏。院始於唐。不知其歲月。與所因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君名孝迪、字道甫。軒闢磊落可人也。能舉魯直之殯。而葬於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宜。參次之應其序。者皆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待

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記

潁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敕賜改作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卽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爲天寧節。是年。潁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爲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爲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祝新天子千萬歲壽。尋報可。復相與謀曰。吾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爲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步踏佛階梯。在在處處。依佛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於毗邪。如待時於內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融通一切種智。同底於無上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騰普。享天酥陁味。印牒迦羅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直曲指迷。自爲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爲大事因緣而出現。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嘗以古人冢間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揑土成金。變濁惡而清涼。使諸隨喜。感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具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卽杭州臨安之徑山。於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驗。薦福一方。比致都人踏肩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雨花雜出。歡呼贊歎曰。見未嘗有入院陞座。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笑者革心。疑者釋懼。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凡可以供者。恨得次之晚。恥在人之后。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檢至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

然棟宇庳陋。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稱自謂曰。我師去彼。卽此。何啻霄壤之異。無乃不堪其居邪。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蛇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與隆莊嚴上祝吾君聖壽之意也。顧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強名邪。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爲我等以此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卽以所賜敕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月覩斯事。乃屬筆於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郡監。皆建崇寧萬壽禪寺。聽因舊爲新。遂改就今額。久之。普覺以一方所化。爲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而忘。因追借所欲記。而未畢刻石者。走奔江上。以書見微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也。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尙何待臣言而後傳邪。曰。都人之意也。乃爲之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寧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考圖經。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福臨一方之跡爲詳。乃曰。吾爲是州。所以承宣牧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守臣。推吾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爲不愧所遇。知任其責。而上報於吾君矣。於是以師之狀。請於朝廷。願以上之誕聖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尋報可。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於師。而寵師之恩渥。於我之心。則未有所及。卽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以嚴供施。日於師塔前。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爲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請公命以書於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離苦得樂。異時院僧。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爲我記之否。某嘗爲公之屬官。辱公知爲深。而又家於是邦。日聞爲事。其可辭也邪。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徵收之數。其奉命始有其人。皆具載於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入爲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爲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兼待讀中太乙宮。使其輔翼斯文。羽儀聖世。名在夷狄。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於世。蓋自然之理也。江寧府天禧寺。及長於道場。舊葬釋迦眞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爲營廬舍雜比。汙穢蹂

跡。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爲榛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政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台爲案。塔之后。地勢傾下。政失於遷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爲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溫陵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於朝廷。改十方住持。旣報可。卽迎致大導師永公爲初祖。永、法雲圓通禪師高第。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賜方袍。加號慧嚴。受請入寺。顧瞻太息曰。眞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於塔後。塔築福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亙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其詳。而德寶顧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卽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明靜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爲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無異發覆破闇。如出雲霄之外。凡甓甃髹繪。總用錢五百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締構。又建僧堂廚庫。移經藏於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直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躡躍稱贊曰。非師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間緣始。則衆緣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又曰。叢林旣新。將不下五六百衆。其將何以備齋粥。慧嚴曰。子於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儻知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爲師買田產。買蘆場。收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有是願。我將爲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屬余爲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視其事。當抑揚表發。以侈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以報之。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甯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窗明。竹影動搖。梅花凌轢。德夫燒御香。覺夫點團茶。聽美成彈履霜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邑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之欺。病者遽請以實告。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之。後問其何所覺。將曰。冥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收其骨肉。若埴塑然。旣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齒數下嚥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迸走。久方信而駭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於美成。信爲不誣。嗚呼。易聽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嗣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慨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捉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沾染。蓋墨極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卽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碧。卒歲相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蕩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中山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於斯言也。後偶近從郭功甫家張長史帖。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皐亭記

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妍。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至於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夾。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也。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倘何足爲元發道邪。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皐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於右軍書中爲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於丸。秋之於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於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能爾。故曰以瓦注者全。以鈎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坡此字。其亦得之於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卽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幷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甯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就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於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余卽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如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號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於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於得卜。於是乎書。

跋蘇黃衆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遊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无咎驗欲度驊騮。要亦不凡。容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習荊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贋。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營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爲羞澀。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七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懇。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鎮。異時帥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皆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卽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邀迓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出此詞於當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從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遠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乾乾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愧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於親書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爲之斂衽者。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爲夔路轉運判官。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歎邪。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趙景修獨以爲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爲美。何獨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聾特以

人爲輕重高下。未嘗它疑出於己雜。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同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捐於今之學者。可勝歎邪。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爾。

跋山谷書摩詰詩

竹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眞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要。須爪竊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魯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爲得王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既謝。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荆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說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即位者。猶不當即位也。書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反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餧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之甚也。語言出於二人。而恐世嫉邪。互相表發。出於一律。畫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書。以法萬世。故能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於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爾。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敝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爲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敝。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illegible]時。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邪。此其續也。然爾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崇甯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時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書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多貴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

直自放廢中起爲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爲當塗。而得當塗。猶躊躇幾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眞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爲不足。由是當塗。黯然眞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則淪落湮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眞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借文士一時筆力。夤緣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弄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蓋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云。歐靚腰枝柳一窩。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庵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人頤庵。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徧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於游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遂老又背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而靈源既居人。亦將何以枯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遞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牀。拗折拄杖。喝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眞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爾。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尙在也。試爲予呈示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蓋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一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甯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昔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攀李泰和、顏淸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咫尺論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原缺）形容。讀其詩可得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賣槩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砍額望

耶。

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於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琭之術。榮辱之兆。見於頃刻。相値姑熟。邂逅題記歲月。己酉天甯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於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於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善類。藏其書過於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甯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然修其庶幾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脣鼓舌。遂獲逞於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慘之希驥也。可不謹邪。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題跋

跋采石三亭詩（詩見第一卷）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周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游於瑤池之上。信余初所見爲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閒。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倡作三亭。求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可以扶持否邪。要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者。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厲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謂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

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爲定論於予。不其虐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俔、所能髣髴。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摯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兹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俔大亨、字嘉甫、）

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遺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塡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敍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獻、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遊戲。而風流閒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髣髴哉。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爲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疏堂詩

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尙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獨不爲而已。一有相値。貌然不少降意。者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棫慨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爲戒。故不果用。雖在祕書。不府夜遊。浮沈里巷閭。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家共命至無筭。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爲神仙所降。方大醉開省西門。以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爲曼卿也。摔辟易。以手加額上。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扶於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鯨鯢。既於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譏凡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愧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謫謫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夸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八月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康定間。王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經耳。一到眼。莫不頹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爲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從遊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向。可以互相表發。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韋誕。俱學書於張伯英。羊欣謂昭得其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爲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於誕。而誕不與。以至搥胷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發其墓。方得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乃爲極摯。余歷覽近日號能書者。獨於正叔得

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於誕幾何而不相先後邪。魯直輒以聖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謝。惜乎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不復可得。亦如伯時右手之廢。而書筆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涵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獨於魯直。委曲傾盡。每見一語必手錄。因而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目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慨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遂。崇寧四年冬。予過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宛轉紬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端節彥國六人於瑞竹方丈。彥國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劇。定似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俎間。以尋平日笑況。未幾。遽以相及。每爲之呻吟紬繹。未必中律。要將拔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訃。繼出二闋。予爲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幾爲之墮睫。尤物不耐久。不獨今日所歎。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歊引後

凌歊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發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詣。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兹可量已。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於今者。惟此數帖。予皆得而臨之。後每見。每爲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不如是。不足爲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字畫。入人易深。然於立身行己。了不相干。魯公忠義。皎如星日。獨以字畫幾至掩昧。要之精於藝者。不可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禪院。凡七人。陳元愈、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爲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爲唐人書。爾後譏前說者。必相與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知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爲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

跋樂毅論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原缺）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曾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續者。良可惜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爲盡善。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爲瘦也。

跋李衞公書

予讀紅拂妓傳。得衞公之爲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題跋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學顏魯公者。務期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獨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多學。意嘗規摹。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學也。然其運筆如插兩翼。凌轢於霜空鵰鶚之後。此其晚年所作。紙上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淺昧藥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強自主宰。以文其所昧。良可歎也。

又

作字爲文。初必謹嚴於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蹤跡。則爲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爲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爲不妄發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於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固未嘗見。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奏草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閒。人不堪之。曰。一秀眉明目。持刺字前見。如有位與有聞於時者。逡巡前後却而不敢進。余亟與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即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表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邂逅此行。故相過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醫行。先人從王荊公遊。寓於家。學實則推相師友者。荊屢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醫與仕何擇。能不愧於人。不怍其行足矣。荊公曰。子果不凡也。即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荊公而有今也。姑誌一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請見其藏。而聊識於後。比從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爲不妄。相與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過。不辨色。則獨下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躡也。其來至奔走旁數百里地。得一脈。死生無所憾。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發奇中。藥入病去。如易從肘腋。獨不與在事者俱。而在事者亦莫之知也。余與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君實先焉。他不復計。其名脩。字德餘。大觀二年八月十一日書。

跋荊公補成良臣充太醫生奏草後

山濤啓事。蓋以一時人物。爲已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下至草澤方伎。山所啓者。往往名世。荊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固不可與濤比。然其所因與夫因之者。則異也。崇寧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爲世第一。要之。知書爲難能者。乃信此語。

書君謨茘枝帖

學書主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爲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澀。運毫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與行草書

君謨善書多學。絕備衆體。蓋前輩善作字者。類如此。惟不爲筆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具飯。仲孺、逃之、端叔作客。并試常和舊墨。飲小鳳團茶。時久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爲勝過也。

跋文安國篆

景修談金陵近事。歷歷皆可人意。非紬繹展轉。不能中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予與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談切中。尤得於樽俎間爲多。嘗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略可指議處。然篆筆方嚴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吾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機警爽悟。不謀而然邪。聽言觀書。如會彼境。可勝慨歎。

跋蘭亭記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得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歐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傚模者。然亦不能辨眞贋。若譯觀錙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學盛於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爲事。故卓然名家者。班班可紀。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號能名。以歐虞諸人衆之。則殆不可同日語。頃見季海所作圓覺經。字如荳豆大。精神位置。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善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爲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挫。非士人知書學善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惜其名氏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校。當知余言爲信。

跋陳伯脩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恥。不懈於位。建安陳師錫伯脩。異日當近之。余固未識伯脩。姑以瑩中之言竢之。一日。清臞少年後。一大面長人。邂逅於葉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脩。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脩得於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辱而不答。後伯脩登上第。一命湖州學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擢御史。論事不合輒去。已而校秘書。歷中臺。出使爲州。再踐御史。堅勁豈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夷考。則吾瑩中之言。良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於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逼眞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愼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轂。伯筠嘗岸幘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淸晨盛服鵠覽之際。子發爲之倒屣。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揭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覷取醉。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譁傳曰。吾使君有是客。可不往敬邪。戶外之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庾詞爲謝。而口未嘗啓也。予爲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引。揮濡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與率百金爲謝。伯筠怒曰。叱去。淸晨挐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甫權。後世言惡。則必稱焉。然魯公名重一時。特降意交接。而拳拳以納於正。固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齊達帖

予官四明。與齊達爲僚。時稱二十餘。雖（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好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問津於齊達。而特展轉闕

睫。後不能副其勤。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曉。至於近古。無謟妾媚。以悅可世俗爲工。今則乏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於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爲主。傳模既已失眞。又恐流傳分布。纔見行筆次序爾。要知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邪。懷素字顚肉多。當時固已謂之云。愁肥和尙。豈能作淸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行後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値之時。不如古也。第深考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履踐。皆可追配昔人。不嘗止謂之詩。而易之。蓋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甯圓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是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號甜羹爲潤筆。眞一段佳事。會者天甯慶西菴、琳禪、鑒仁。姑溪老叟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跋黃賛洛神賦

黃賛在丁文簡公家。熙甯初。予與公之孫。義叟上民遊。嘗密以相示。錦囊什襲。非其欵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眞蹟果何在邪。洛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之孫。延年、翁孺、尤見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託。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星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辭之所研。紀敍之該貫。學者所當洗心。不獨惟法之可信也。

跋邢仲恭書

邢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爲不壽也。諸帖皆陝西轉運使時。與李獻父者。語嚴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當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眞善書者也。正行蓋嘗見之矣。獨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於歐陽率更書中爲第一。於今所傳正書爲第二。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舊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何如也。掩卷增感。

古帖

敍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成於文學者。不能至是。似是呂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問。皆呂氏子弟名字。余未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爲是。

跋吳仲庶書

前輩於其所事。無不盡。仲庶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帖

凡書精神爲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猶貞卓字有顏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爽秀爲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聖俞與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采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爾。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曙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甯二年十月十九日。汝墳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討論。書成。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三歎。余以爲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甯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反覆而屢歎。竊謂倫類中。豈復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爲警爾。晚遷江上。遂於衣冠中遍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爲不誣。初有疑於異類。而今輒見之於人。而又傲然歆豔一隅。方且有臨之者。是可駭也。可勝歎邪。雖（原缺）（原缺）於禍可得而逃哉。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暮途遠爲告。甫命駕矣。有當其前者。頭不裹而髮蓬

響。頷無鬚而立踉蹌。持短封顧余。欲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惡。數十語之間。鋪敘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邪。既報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昔王劇爲鳳閣舍人。一時號爲敏麗。嘗大庭延齊。同日七八制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過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後。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爲約。庶幾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爲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束。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書

劉瑑爲宣武節度使。每大饗。互進歌童舞女。瑑以爲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胄。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史氏韙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異古昔名將之事也。尙何累於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戚。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厲。取名戎馬間。卒提衛兵僥得鉞。遭不幸。視其趣尙幽遠。動有典則。肆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與夫習膏粱。以玩於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下承平久矣。斯人者。不得幡起於功名。使衛青、霍去病。輩獨高於前世而死。可勝歎邪。蓋將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況託死邪。凜凜若人。至今尙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予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異有志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者。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論商搉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跋董安期帖

余始至當塗。得見諸院壁間題字。不覺失聲曰。吾元章何時過此邪。主僧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其爲剛習。然咄咄相逼。殆不復能眞贗。後得是數帖。稍索其妙處。則往往過之。蓋金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爲一時之冠。推而上之。柳誠懸、徐季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少爾。使年加長。筆力愈老勁。則吾元章未必不爲今日之徐柳也。崇寧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祭文（薦亡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于胸次也。想像展轉。一嚬一笑。撫指步驟。折旋俯仰。至于眉須髯髮。已來歷歷可數可襲。如扶摸傾倒。論難抑揚之際也。晝而思。夜則往往發于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即並轡闕廷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雖冥冥寂寂。無路可從。然子之所寓。予已得之而無疑。其淸都紫府。雲衣玉簡。實子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豈有以託之而適乘其係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哭之幾不欲生。已而丹旐之歸。又得哭于江上。蓋嘗寫予之哀而寘之以祭也。于是子之孤。竊然衰服。執徐夫人之喪。來訃之于予曰。將遷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陰。而用予昔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藏。子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搖。遽不能自果。亦初不謂子由此而來。遂失併隴爲鄰。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矣。乃天若有所制也。衰疲苟生。餘日無幾。既不得遷柩一慟。又不得從緘窆之舉。以臨其壙而雪涕也。不腆儀物。聊致一奠。庶幾不忘疇昔爲予隨所厚薄。固饜而盡醉也。

祭折渭州文

聯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逢世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廓清。弗鼓而勇。彼絕漠來。天都其敵。鳥竄鼠伏。恃此以久。於赫先廟。神靈在天。旣遺聖子。又委公實。獻俘重光。收功大觀。高旄巨節。以極歆羨。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胡不淑。正晝而亡。上自朝廷。下至蕃漢。歎惜震悼。情無少間。矧我以鄙。早辱公知。發訃失聲。旣驚獨疑。十年江湖。望公天際。公不我遺。軫卹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公有令子。實我弟昆。臨喪無從。又阻執紼。有淚如泉。淋浪胸臆。

祭文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厚沈毅。莫或瑕類。固不妄發。發必有對。落羿彀中。遊豈在外。表柔裏剛。如未嘗淬。一振其鋩。萬牛可膾。彼不知我。我何彼罪。命非力勝。誰進誰退。嘗謂涉世。有同碨礧。運轉循環。卽分向背。惟我低昂。無彼殿最。以是始終。一槩諸內。白首歸來。自信不昧。凡幾百年。遠與德配。如器琉璃。忽焉破碎。求仁得仁。公則何憾。彼習之者。甯不知悔。方公之歸。亟欲往會。杖屨周旋。豁我翁昏。差池未及。奄隔明晦。茹歎銜哀。薦此一酹。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年。臨終而仙。冥告之符。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翕然宗之。有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祓除。以待公歸。茫茫帝都。表表淨土。不仙則佛。固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生者之情。徒覩其泣。殽羞羅列。醉斝後先。失聲（原缺）（原缺）應與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鶚。雪野之駿。旣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相一德。好賢下士。知公有才。首擢已試。浮雲雖作。旋亦昭示。事任遽隆。寵榮斯洎。如何不享。使我增喟。嗚呼。我登公門。公甫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遂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稚。指公語我。此郎特然。他時可觀。吾家或世。四十四年。利害多契。情好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遷。爲衆所棄。公獨不恤。問勞相繼。間遣其子。顧吾窮裔。眷言恩勤。實自高義。比家金陵。公且適至。暮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壽骨可恃。雞黍田園。約我爲備。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願公直前。無跋無疐。公能信然。亦我之利。別未兩月。忽訃已逝。不覺失聲。公而止是。公有令子。敏洽而藝。庶其緒餘。必踐無愧。雖不終享。足以爲遺。獨我報公。幾至無地。歛不得親。器不得致。（原缺）託長號。侑公一酹。

薦亡疏文

癸丑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雪

歲月易邁。恍如夢斷。音容雖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追。仗眞乘而仰導。適臨諱日。恭詣靈園。延西竺之勝流。演貝葉之祕說。上林震動。俄瑞雪之來符。歌唄抑揚。猶內宮之化現。光明說法之地。散漫雨花之天。召此休徵。尤知顯（原缺）某人神遊不昧。寶居安居。徑徹三廛。永謝諸緣之漏。同會一處。長陪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所利者葬書。阡隴旣營。適逢于忌日。載念劬勞之重。難忘追慕之懷。所哀覺皇正位新室。庶修崇之不昧。遂增上以彌高。非徒致謹于莊嚴。兼亦告成于遷奉。伏願某人。周旋饒益。資藉光明。卽福地爲萬世之安。躋妙緣于三界之外。金沙布地。瑩如清淨之蓮華。玉偈聞音。超證飛升之化佛。

二月四日墳山齋僧轉經追薦

與人異轍。開佛知因。乃能所願必從。是故有感斯應。言我氏旣掩泉宮。茲臨屬纊之辰。尙昧應緣之地。恭依新壟。仰遵眞誡。憑齋修持誦之功。薦資藉莊嚴之福。設猶沈滯。遂獲超昇。如在功名。更期增上。伏願藉平生之信向。仗今日之修崇。地布金沙。安居于淨土。音聞玉偈。不捨于紺宮。永辭濁惡輪迴。常爲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劫迷塵。諸佛願心。務拔一切苦趣。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旣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仗今日之良因。沈冥不滯于開途。安養常居于樂國。玉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青詞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還醮

人無所知。有急則禱。天能必應。惟意是從。故禍應常爲低昂。而天人實相表裏。伏念臣男堯光。比出瘡疹。輒昧療治。勢甚綿延。遂茲叩請。報如答響。竟獲痊安。因其口之受生。謹乃心而致謝。仰冀高明。頒降衆聖。普臨。靡間螻蟻之誠。微俾享丘山之永固。精誠昭格。洪造難酬。誓以始終。長依保佑。

疏文

請悟老住隱靜

碧霄勝地。杯渡道場。乃東南第一叢林。眞佛祖第三境界。宜得毗耶之士。重開薝蔔之花。啐啄旣同。機緣斯在。悟公長老。月涵衆水。雨澤群生。爛然天下之名。信矣僧中之寶。諸聖幾回推去。高情惟務退藏。雖巨漫明珠。自謂韜光之得便。然疾風勁草。因應有目之難逃。法已在茲。理容必致。何勞飛錫。見成行道之區。願副傾心。同聲後天之祝。

請晉老再住天甯

諸法各有因緣。常情強自起倒。況無位眞人。祇于面門上出入。而好事君子。却于眼界外尋求。欲識今日

主人。便是當時長老。齊公禪師。了這個事。得無礙才。神通妙用。盡人鉗鎚。世諦宗風。有同水乳。此地從來歸向。其勢再須住持。方朝廷脊極修崇。于時節尤爲際會。祝聖人壽。既同在處焚修。說祖師禪。更爲重新提撕。

請祖燈禪師住崇甯

祝聖人壽。無出上乘。說祖師禪。須歸作者。惟賜額改新未久。而當人適值爲難。啐啄既已宴府。建立自然相契。僉言斯允。令舉是宜。祖登禪師。負天下名。如星中月。南北道勝不通達。內外學悉能兼該。大雄能仁。若到今時。解空多聞。俱膺上首。可謂青天白日。凡眼亦知其清明。無論翠竹黃花。有時舉資其運用。雖長袖難施于褊小。而慈航實計于通。（缺原）眷言向傷之誠。何異念家之客。既茲幸會。似應宿緣。虎步雲驟。願赴舉心之拭目。雲蒸雨澤。佇觀萬物之回春。法鼓一聲。潮音四徹。

請祖燈禪師住院

大用現前。固有投機時節。圓融斯事。須憑本分鉗鎚。況此政通人和。已是風移俗易。盡出吾君之賜。不勝臣子之心。爰建法幢。鼎延德器。庶假一毫之善。仰禆萬仞之崇。日月增輝。能天其證。祖燈禪師。四虵分眷。三座道場。疑興歷陽之人。同受靈山之記。瓜爛蒂落。緣熟可知。蜜就花存。因成敢昧。輒效觀音之勸請。遠見彌勒之下生。願震雷音。十方普應。

請祖燈禪師住大乘

一性融和。本無係著。諸緣邂逅。遂有去來。方裁斷當塗要津。又復作歷陽上首。叢林雖云小大。盛衰實係抑揚。聚散有時。蓋非細事。而勸請之主。仍是作家。幸垂難思識心。重據寶華玉座。祖燈禪師。如日正午。似地肇山。初不計其光明。遠自成之孤峻。聲名常存。掩覆何難。啐啄已分。飛騰斯契。天高地厚。既同祝于萬年。川納海容。願均慈于一宇。

廣慈青山建庵

橫拂拄杖。幾年遍歷諸方。高掛淨瓶。今日卻尋住處。既認得本來面目。又不妨建立門庭。珍重青山。齒搖髮白。齋疏生計。蠶之鉢空。維摩大室未建。修趙州繩牀無處頓。

又

道人活計。志在林泉。禪客生涯。心棲雲水。草以爲菴。雖無丹雘之勤。粗有茅茨之費。中局基址。已憑自己增工。外境莊嚴。須藉傍人著力。

黃助教藏雲山齋僧

諸佛現前。有感斯應。至誠不昧。觸處皆通。既因勝踐。以自期。實念常生而致禱。輒依福地。恭詣堂著。庶資饒益之仁。同證圓明之果。燦迦羅眼。既由種種以皆臨。不退轉心。更冀重重而無盡。

禪岳化修造小門鐘樓佛殿

兜率陀天。雖一心之可到。妙莊嚴品。舍衆力以難圖。矧茲拔榛莽以興宗。亦既歷歲時之緜遠。漸成保社。

尚缺津梁。如人之身。面目最爲大者。是役之務。嚴闇豈宜緩哉。唯其費用之極多。所以經營之反後。轉還不退轉之誠懇。博謀無滯礙之檀那。此日世緣。暫爾破慳而見助。他時佛會。莫云相識之未曾。更俟焚修。仰資報應。

化度牒

祝聖人壽。莫如度僧。現比丘身。是亦說法。能發一時之想。即得三昧之門。非昔日曾膺受記。則今朝豈易發心。輒放巡門之求。以接開壇之便。跋遮那相。果獲助緣。兜率陀天。定須相見。

路西政和圩共修青山中元水府行宮

俗習白欺。異同相黨。祁工不牢。正直是師。眷嚮德之威明。實吾邦之依止。每感必應。無隱不周。將有事于汙萊。復並受于侵冒。庶格終始之吉。皆邀輔佑之仁。果獲奏成。敢忘昭報。非醞羞不足以答不貺。非象設不足以顯至靈。是用博謀貪利之財。就啓來臨之館。一則便圩農之祠禱。一則表福善于無窮。疇圖錫禹之圭。兼證吠堯之犬。

路西圩成修水陸答謝

大慈大悲。則光明四徹。無遮無礙。則平等一如。既能周遍河沙。最爲利益功德。上自諸佛菩薩。下至餓鬼畜生。靡間幽微。普同供養。比舉大役。時有異心。輒歸命于上緣。冀協謀于茲事。果蒙明顯。遂獲奏功。謹揆日以修崇。用酬恩于成就。衆生差別。父子未免于交攻。至道扣夷。胡越可同其不類。更祈佑護。相與始終。

爲畢悟宗求化爲僧

昔自在王應物。以化普爲有情。今畢悟宗順俗而行。止求得度。念一佛出。則是一時境界。必千人緣者。乃千歲津梁。故資一以投譏。俟滿千而示相。妙高孤絕。已知白上之階梯。（缺原）臂摩鑒。會是本來之面目。庶憑願力。同結正因。

天甯寺翻瓦藏殿印千佛求化疏

風雨其除。人事固爲先務。齋粥之寄。禪林豈可後時。況龍宮海藏之所流通。而檀那善友之所歸向。既歡則安能不作。欲作則未免有求。輒說信心。同圓妙果。或專一佛而布施。或聚衆力以修崇。庶資無盡光明。共證當來利益。

還原水陸齋疏

吾佛之于衆生。猶親之于愛子。凡呻吟之所及。必拯救以無違。是故作大醫王。務欲酬諸願力。然轉誦施。則未免于偏係。而歌揚贊唄。則僅足以莊嚴。惟無遮無礙平等之大齋。乃盡善盡美極至之勝事。普沾利樂。靡間幽微。比發誠心。仰投覺報。冀茲功德之重。遂蒙感應之符。果致危疑。遠諧解釋。謹奉阿難之教律。備修天歐之科儀。如接晦明。悉依召請。既荷降臨之不昧。更期保佑以相資。永賴慈恩。益蘇世界。

南禪推藏疏

仰祿而食。悼既往之搏虛。求田以歸。庶將來之有託。比間路西之役。適符令下之新。經始之初。潔誠以禱。

敢邀佛力之助.致皆曩事之成.謂一大藏教.備載三乘.而十轉地宮.全收萬善.果獲光明之報.粗償積植之勢.輒諶素心.奉酬夙願.場圃方作.尙懷薄厚之疑.廩庾所儲.更冀盈滿之慶.餘自今日.常保豐年.旁及衆莊.永無後患.

采石修殿

叢林所居.殿宇爲之冠冕.捨施之利.香火乃其津梁.一瞻一禮.必自是而精虔.萬法萬緣.須乘此而發表.比將撤故而增葺.不免有求.設非篤信于莊嚴.豈能見助.惟茲地最當衝要.凡上士常所經行.入口則多素願.欲還出江則留好風.相送設誠良便.舉眼有歸.竿頭果遂.標題世路.倍增儀衛.

爲人作求三衣疏

既見比丘身.當受甘露戒.沙彌之相.尙染于深黃.如來之衣.須同于壞色.雖正法王之子.未沾施主之恩.願捨諸漏.以發心.使備三衣而得度.今日絲毫之助.他年孤貉之居.若更一念出塵.便向三摩受記.

修黃山廟疏

嶽鎭安靈.隨方顯祐.嘉肖表異.無地不歆.眷黃山之崇隆.皆江國之依止.禱祈雖遠而必至.報應如響之答聲.有赫威明.常在瞻仰.廟貌儼存于雄峻.棟宇良藉于莊嚴.歲月屢遷.風雨乘間.既有傾頹之虞.可忘完葺之圖.是用徧謁于信心.蓋欲共成于勝事.至誠所格.幸偕喜捨之同.降福是承.式契冥符之驗.

又

天無私親.蓋委神而表著.神則正直.實代天而照臨.恭惟仁聖之司.全分造化之寄.故在在處處.嚴之如父母.而冥冥蠢蠢.因之託死生.既昭示以不誣.于欽承而敢後.適瞻翳暗.且復隳頹.非徒邀福之未嚴.是乃吾邦之可恥.謹投誠於信懇.將不顯於增完.庶幾不日而成.共致如心之報.

又

竭虔妥靈.廟貌所以建立.謀新改舊.檀施所以修崇.洪惟德配於兩儀.久矣福臨於茲地.庶聞幽微之側.常如俯仰之親.凡念之興.應期而答.雖慈親一子之愛.猶有異同.而神威萬變之酬.略無厚薄.豈位號之浸微.可營造之不圖.敢竭丹誠.徧祈正信.共致推心之感.相成協力之恭.毫髮苟輸.江山必報.

米石廣濟院求化造塔

高顯所示.來遠目之信心.建立非難.託正緣于衆力.眷茲勝地.俯瞰大江.實中元水府之鎭臨.而前世名流之履歷.舟車之所輻輳.人物之所追尋.倘宜表見以發明.況復祈禱而感應.風濤不測.脫性命於須臾.名利是圖.攜妻孥而來往.方有求於佛力.忽孤出於雲端.何異父母之再逢.宛若迷途之有遇.願饒益之如是.豈修寧之可違.輒慕特達之檀那.共成無盡之功德.妙莊嚴品.既知步步階梯.不退轉心.當證重重樓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詞曲

水龍吟（中秋）

晚來輕拂遊雲。盡捲霽色寒相射。銀潢半掩。秋毫欲數。分明不夜。玉琯傳聲。羽衣催舞。此歡難借。凜清輝。但覺圓光罩影。冰壺瑩.真無價。　聞道水晶宮殿。蕙鑪薰.珠簾高挂。瓊枝半倚。瑤觴更勸。嬋娟嫵姹。目斷魂飛。翠縈紅繞。空吟小研。想歸來。醉裏鸞篦鳳朵。倩何人卸。

蓦山溪（次韻徐明叔）

神仙院宇。記得春歸後。蜂蝶不勝閑。惹殘香.縈紆深透。玉徽指穩。別是一般情。方永晝。因誰瘦。都爲天然秀。　桐陰未減。獨自攜芳酎。再弄想前歡。拊金樽.何時似舊。憑誰說與。潘鬢轉添霜。飛隴首。雲將皺。應念相思久。

又（北園避暑次明叔韻）

金柔火老。欲避幾無地。誰借一簾風。鎖幽香.愔愔淸邃。瑤階珠砌。如膜遇金篦。流水外。落花前。豈是人能致。

聲麟泛玉笑。詐骨眞粕、惆悵月邊人。偶雲耕何方適意、玄絃咽處。空感舊時聲。闌易歇。恨偏長。魂斷成何事、

又（采石値雪）

峨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報一陽生。更佳雪因時呈瑞、匀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渾在冰壺裏、平生選勝。到此非容易、弄月與燃犀。漫勞神徒能驚世、爭如此際。天意巧相符。須痛飲。慶難逢。莫訴厭厭醉、

又

晚來寒甚。密雪穿庭戶、如在廣寒宮。驚滿目瑤林瓊樹、佳人乘興。應是得歡多。泛新聲。催金盞。別有留心處、爭知這裏。沒箇人言語、撥盡火邊灰。攪愁腸飛花舞絮、遐誰子細。說與此時情。歡暫歇。酒微醺。還解相思否、

滿庭芳（八月十六夜，景修咏東坡舊詞，因韻成此。）

一到江南。三逢此夜。舉頭羞見嬋娟、黯然懷抱。特地清誰覓、分外清光發眼。迷滉漾無計何欄、天如洗。星河盡掩。全勝異時看、佳人還憶否。年時此際。相見方難、謾紅綾偷寄。孤被添寒、何事佳期再覩。翻悵望重疊關山、歸來呵。休教獨自。腸斷對團圓、

又（有感龍圖爲供求詩者作長短句報之。）

花陌千條。珠簾十里。夢中還是揚州、月斜河漢。曾記醉歌樓、誰賦紅綾小研。因飛絮天與風流、春常在。仙源路隔。空自泛漁舟、新秋初雨過。龍團細碾。雲乳浮甌、問般勤何處。特地相留、應念長門賦罷。消渴甚。無物堪酬、情無盡。金扉玉牓。何日許重遊、

玉蝴蝶（九月十日，將登黃山，遇爲雨阻，遂飲散止齋。君敘獨不至，已而以三闋見寄，輒次其韻。）

坐久燈花開盡。暗驚風葉。初報霜寒。冉冉年華催暮。顏色非丹、攬回腸。蛩吟似織。留恨意。月彩如攤、慘無歡、篆煙縈素。空轉雕盤、何難別來幾日。信沈魚鳥。情滿關山、耳邊依約常記。巧語綿蠻、聚愁窠。蜂房未容。傾淚眼。海水猶慳、奄更闌、漸移銀漢。低泛簾顏、

早梅芳

雪初晴。斗覺寒將變、已報梅梢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自柔、嫩苞勻點綴。綠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漸融和。開欲遍、密處疑無間、天然標韻。不與群花鬭深淺、夕陽波自動。曲水風猶懶、最消魂。弄影無人見、

謝池春

殘寒銷盡。疏雨過。清明後、花徑欲餘紅。風沼縈新皺、乳燕穿庭戶。飛絮沾襟袖、正佳時。仍晚晝、着人滋味。

莫爲濃如酒、頻移帶眼。空只恁厭厭瘦、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爲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怨三三（登姑熟堂寄舊遊，用賀方回韻。）

清溪一派瀉揉藍、岸草毿毿。記得黃鸝語。畫簷晚。狂裏醉重三、 春風不動垂簾、似三五初圓素蟾、鎮淚眼廉纖、何時歌舞。再和池南、

春光好

霜壓曉。月收陰、斗寒深、看盡燭花金鴨冷。捲殘衾、 卯酒從誰細酌。餘香無計重尋、把夜來相見夢寫文琴、

千秋歲（咏疇昔勝會，和人韻，後篇尋其聲。）

深簾靜晝、綽約閨房秀。鮮衣楚製非文繡、凝脂膚理。膩削玉腰圍瘦、鬭舞袖、回身昵語凭肩久、 眉壓橫波皺、歌斷青青柳、斂遠擘。壺頻叩、鸞棲清鏡雪。淚濺芳樽酒、難再偶、沉沉夢峽雲歸後、

又

柔腸寸折、解袂留清血。藍橫動是經年別、掩門春絮亂。欹枕秋蛩咽、檀篆滅。鴛衾半擁空牀月、 妝鏡分來缺、塵污菱花潔、斷騎遠。鴨機歡、密封書錦字。巧綰香囊結、芳信絕、東風半落梅梢雪、

再和前韻

萬紅隋盡、占盡人間秀、怎生圖畫如何繡、宜推簫史伴。消得東陽瘦、垂容袖、花前鎮憶相思久、 淚痕同紋皺、好在章臺柳、洞戶隔。憑誰叩、寄聲雖有雁。會面難同酒、無計偶、蕭蕭暮雨黃昏後、

又

休嗟磨折、看取羅巾血、殷勤且話經年別、庭花香慢望。簷雨同嗚咽、明半滅。燈情夜夜多如月、 無復傷離缺、且保冰霜潔、不斷夢。從今歇、收回書上絮。解盡眉頭結、猶未絕、金徽泛處應能雪、

又（和人）

中秋纔過。又是重陽到、露乍冷。寒將報、綠香摧渚芰。黃蜜攢庭草、人未老、籬橋漫促霜砧搗、 燭影闌紅暈、破戶銀蟾小、樽任眼。從誰倒、強鋪同處被。愁卸歡時帽、須信道、狂心未歇情難老、

又（用秦少游韻）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退、天幕迥。雲容碎、地偏人罕到。風慘寒微帶、初睡起。翩翩戲蝶飛成對、 歎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

臨江仙

知有閬風花解語。從來祇許傳聞、光明休詠漢宮新、擁身疑有月。擬步恨無雲、 莫把金樽容易勸。坐來幾度銷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將千歲日。占斷四時春、

又

九十日春都過了。尋常偶到江皐。水容山態兩相饒。草平天一色。風暖燕雙高。　酒病厭厭何計卸。飛紅更送無聊。鶯聲猶似耳邊嬌。難同巫峽夢。空恨武陵桃。

江城子

惱人天氣雪銷時。落梅飛。日初遲。小園幽窗。時節聽黃鸝。新洗頭來嬌困甚。纔試著。夾羅衣。　木犀花拂淡臙脂。翠雲欹。歛雙眉。月淺星深。天淡玉繩低。不道有人腸斷也。渾不語。醉如癡。

又

今宵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是。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鴻。恨應同。苦重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

又

闌干拍遍等新紅。酒頻中。恨匆匆。投得花開。還報夜來風。惆悵春光留不住。又何似。莫相逢。　月窗何處想歸鴻。與誰同。意千重。婉思柔情。一旦總成空。彷彿么絃猶在耳。應爲我。首如蓬。

清平樂（橘）

西江霜後。萬點暄晴晝。璀璨寄來光欲溜。正值文君病酒。　畫屏斜倚窗紗。睡痕猶帶朝霞。爲問清香絕韻。何如解語梅花。

又

蕭蕭風葉。似與更聲接。欲寄明璫非爲怯。夢斷蘭舟桂楫。　學書只寫鴛鴦。却應無奈愁腸。安得一雙飛去。春風芳草池塘。

又（聽楊姝琴）

殷勤仙友。勸我千年酒。一曲履霜誰與奏。解道麻姑妙手。　坐來休歎塵勞。相逢難似今朝。不待親移玉指。自然癢處都消。

又（再和）

當時命友。曾借鄰家酒。舊曲不知何處奏。夢斷空思纖手。　却應去路非遙。今朝還有明朝。漫道人能化石。須知石被人消。

又

仙家庭院。紅日看看晚。一朵梅花挨枕畔。玉指幾回拈看。　擁衾不比尋常。天涯無限思量。看了又還重嗅。分明不爲清香。

浪淘沙（琴）

霞捲雲舒。月淡星疏。摩徽轉軫不曾虛。彈到當時留意處。誰是相如。　魂斷酒家壚。路隔雲衢。舞鸞鏡裏早妝初。擬學畫眉張內史。略借工夫。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意。

憶秦娥（用太白韻）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得雲歸。還送雲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凌歊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帆去。天際雙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詞曲

蝶戀花

天淡雲閒晴晝永。庭戶深沉。滿地梧桐影。骨冷魂清如夢醒。夢回猶是前時景。　取次杯盤催酩酊。醉帽頻欹。又被風吹正。踏月歸來人已靜。恍疑身在蓬萊頂。

又

玉骨冰肌天所賦。似與神仙。來作煙霞侶。枕畔拈來親手付。書窗終日常相顧。　幾度離披留不住。依舊清香。只欠能言語。再送神仙須愛護。他時却待親來取。

又

萬事都歸一夢了。曾向邯鄲。枕上教知道。百歲年光誰得到。其間憂患知多少。　無事且頻開口笑。縱酒狂歌。消遣閑煩惱。金谷繁華春正好。玉山一任樽前倒。

又

爲愛梅花如粉面。天與工夫。不似人間見。幾度拈來親比看。工夫却是花枝賤。　覓得歸來臨几硯。盡日相看。默默情無限。更不嗅時須百遍。分明銷得人腸斷。

浣溪沙（梅）

翦水開頭碧玉條：能令江漢客魂消：只應香信是春潮：　綠了又羞緣我老。折來同嗅許誰招。還將此意問妖嬈：

又（為惜姝作）

玉室金堂不動塵：林梢綠徧已無春：清和佳思一番新：　道骨仙風雲外侶。烟鬟霧鬢月邊人：何妨沈醉到黃昏：

又（再和）

依舊琅玕不染塵：霜風吹斷笑時春：一簪華髮為誰新：　白雪幽蘭猶有韻。鶴橋星渚可無人：金蓮移處任塵昏：

又

昨日霜風入絳帷：曲房深院繡簾垂：屏風幾曲畫生枝：　酒韻漸濃歡漸密。羅衣初試漏初遲：已涼天氣未寒時：

西江月（梅）

昨夜十分霜重。曉來千里書傳：吳山秀處洞庭邊：不夜屋垂初徧：　好事寄來禪侶。多情將送翠仙：為憐佳果稱嬋娟：一笑聊回媚眼：

又

醉透香濃斗帳。燈深月淺回廊：當時背面兩倀倀。何況臨風懷想：　舞柳經春祇瘦。遊絲到地能長：驚鸞半調已無腸：忍把幺弦再上：

又

念念欲歸未得。迢迢此去何求：都緣一點在心頭：忘了霜朝雪後：　要見有時有夢。相思無處無愁：小窗若得再綢繆：應記如今時候：

鵲橋仙

風清月瑩：天然標韻：自是閨房之秀：情多無那不能禁。常是為而今時候：　綠雲低攏。紅潮微上。畫幕梅寒初透：一般偏更惱人深。時更把眉兒輕皺：

又

宿雲收盡。纖塵不警。萬里銀河低挂：清冥風露不勝寒。無計學雙鸞並駕：　玉徽聲斷。寶釵香遠。空賦紅綾小研：庾郎知有幾多愁。怎奈向月明今夜：

踏莎行

綠遍東山。寒歸西渡。分明認得春來處：風輕雨細更愁人。高唐何在空朝暮：　離恨相尋。酒狂無索。柳條又折年時數：一番情味有誰知。斷魂還逐征帆去：

又

還是歸來。依前問渡：好風引到經行處：幾聲啼鳥又催耕。草長柳暗春將暮：　潦倒無成。疎慵有素：且留野老酬天數：多情惟有面前山。不隨流水來還去：

鷓鴣天

節是重陽却斗寒：可堪風雨累尋歡：雖辜早菊同高柳。聊揖殘蕉共小欄：　浮蟻嫩。炷煙盤：恨無羅唱舞催鸞：空驚絕韻天邊落。不許韶顏夢裏看：

又

濃麗妖妍不是妝：十分風韻奪韶光：牡丹開處應難比。繁富猶疑過海棠：　須子細。更端詳：爛霞梳暈帶朝陽：千金未足酬真賞。一度相看一斷腸：

又

避暑佳人不著妝。水晶冠子薄羅裳：摩綿撲粉飛瓊屑。濾蜜調冰結絳霜：　隨定我。小蘭堂。金盆盛水遶牙牀：時時浸手心頭熨。受盡無人知處涼：

又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來好處輸閑地。堪歎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味偏長：須知麤布勝無裳：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桃源是故鄉：

朝中措

矚窮天際。傍危欄：密雪舞初殘：表裏江山如畫。分明不似人間：　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歎：流年獨恨。歸來已晚。半生孤負漁竿：

又

暮山環翠。繞層欄：時節歲將殘：遠雁不傳家信。空能嘹唳雲間：　客程無盡。歸心易感。誰與忘年：早晚臨流凝望。縱帆催卸風竿：

又

翰林豪放絕句欄：風月感彫殘：一旦荊溪仙子。筆頭喚聚時間：　錦袍如在。雲山頓改。宛似當年：應笑溧陽衰尉。鮎魚依舊懸竿：

阮郎歸

朱脣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惜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　魂欲斷。恨難栽：香心休見猜：果如何遜是仙才：何妨入夢來：（朱脣玉羽湖湘間謂之倒挂子嶺南謂之梅花使十二月半方出）

採桑子（席上送少游之金陵）

相逢未幾還相別。此恨難同：細雨濛濛：一片離愁醉眼中：　明朝去路雲霄外。欲見無從：滿袂仙風：空託雙鳧作信鴻：

如夢令

回首蕪城舊苑。還是翠深紅淺。春意已無多。斜日滿簾飛燕。不見。不見。門掩落花庭院。

臨江仙（登凌歊臺感懷）

偶向凌歊臺上望。春光已過三分。江山重疊倍消魂。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　已是年來傷感甚。那堪舊恨仍存。清愁滿眼共誰論。却應臺下草。不解憶王孫。

又（集讌席上再賦）

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平分。雖然公子暗招魂。其如揩眼看。都是舊時痕。　酒到強尋歡日落。坐來誰爲溫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弦上意。重爲拂桐孫。

醜奴兒（謝人寄蠟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知。　嫩黃染就蜂鬟巧。香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未起時。

青玉案（用賀方回韻有所感而作）

小篷又泛曾行路。這身世。如何去。去了還來知幾度。多情山色。有情江水。笑我歸無處。　夕陽杳杳還催暮。練淨空吟謝郎句。試緝波神應見許。帆開風轉。事諧心遂。直到明年雨。

更漏子（借陳君俞韻）

暑方煩。人似惱。悵望林泉幽峭。情會處。景偏長。心清聞妙香。　寶幢低。金鐸碎。竹影桐陰窗外。新事舊。舊愁新。空嗟不見人。

漁家傲

洗盡秋容天似瑩。星稀月淡人初靜。策杖縈紆尋遠徑。披昏暝。隄邊犢母閑相並。　遙想去舟魂欲凝。一番佳思從誰詠。憔悴歸來如獨醒。知何境。沉沉但覺煙村迥。

南鄉子

春後雨餘天。姹姹黃鸝勝品絃。榴葉千燈初報暑。階前。祇有茶甌味最便。　身世幾蹁躚。自覺年來更可憐。欲問此情何所似。緣延。看取窗間墜柳緜。

又（夏日作）

綠水滿池塘。點水蜻蜓避燕忙。杏子壓枝黃半熟。鄰牆。風送荷花幾陣香。　角簟襯牙牀。汗透鮫綃晝影長。點滴芭蕉疏雨過。微涼。畫角悠悠送夕陽。

又

睡起遶回塘。不見銜泥燕子忙。前圃花梢都綠遍。西牆。猶有輕風遞暗香。　步懶恰尋牀。臥看遊絲到地長。自恨無聊常病酒。淒涼。豈有才情似沈陽。

又（端午）

小雨溼黃昏。重午佳辰獨掩門。巢燕引雛渾去盡。銷魂。空向梁間覓宿痕。　客舍宛如村。好事無人載一樽。惟有凝然知此恨。殷勤。恰似當時枕上聞。

又

淚眼轉添昏。去路迢迢隔院門。角黍滿盤無意舉。凝魂。不爲當時澤畔痕。　腸斷武陵村。骨冷難同月下樽。強泛菖蒲酬令節。空斟。風葉蕭蕭不忍聞。

驀山溪（少孫詠升直長沙舊詞因次韻）

青樓薄倖。已分終難偶。尋徧綺羅間。悄無箇眼中翹秀。江南春晚。花發亂鶯飛。情漸透。休辭瘦。果有人相候。　醉鄉路穩。常是身偏後。誰謂正歡時。把相思番成紅豆。千言萬語。畢竟總成虛。章臺柳。青青否。魂夢空搔首。

減字木蘭花

亂魂無據。點點只尋來處路。燈蘂花殘。不覺長更又向闌。　幾回枕上。那件不曾留夢想。變盡星星。一滴秋霖是一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詞曲

減字木蘭花

隄長春晚。冉冉渾如雲外見。欲語無門。略許鶯聲隔岸聞。　錦屏繡幌。猶待歸來留一餉。何事遲遲。直恐遊絲惹住伊。

又（次韻陳瑩中題章深道獨樂堂）

瑩中詞云。世間拘礙。人不堪時渠不改。古有斯人。千載誰能繼後塵。　春風入手。樂事自怡隨處有。與衆熙怡。何似吾居獨樂時。

觸塗是礙。一任浮沉何必改。有箇人人。自說居塵不染塵。　漫誇千手。千物執持都是有。氣候融怡。還取青天白日時。

又（次韻陳瑩中題章深道寄傲軒）

瑩中詞云。結廬人境。萬事醉來都不醒。鳥倦雲飛。兩得無心總是歸。　古人逝矣。舊日南窗何處是。莫負青春。即是昇平寄傲人。

莫非魔境。強向中間談獨醒。一葉纔飛。便覺年華太半歸。　醉云可矣。認着依前還不是。虛過今春。有愧

斜川得意人。

又（得金陵報喜甚覺趣景修借酒）

揉花摧柳。一夜陰風幾破曙。平曉無雲。依舊光明一片春。　揪衣起走。欲助喜歡須是酒。惆悵空樽。擬就王孫借十分。

天門謠（次韻賀方回登采石蛾眉亭）

方回詞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斂。與閑人登覽。　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輕吹新阿濫。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點。

天塹休論險。盡遠日與天俱占。山水斂。稱霜晴披覽。　正風靜雲閑平瀲灩。想見高吟名不濫。頻叩檻。杳杳落沙鷗數點。

好事近（與黃魯直於當塗花園石洞聽楊姝彈履霜操。魯直有詞。因次韻。）

魯直詞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真珠承睫。　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酒。負十分蕉葉。

相見兩無言。愁恨又還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懵騰雙睫。　七絃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恐近來情緒。似風前秋葉。

又

春到雨初晴。正是小樓時節。柳眼向人微笑。傍闌干堪折。　暮山濃淡鎖煙霏。梅杏半明滅。玉帶真醉沉醉。待歸時斜月。

又（再和）

上盡玉梯雲。還見一番佳節。惆悵舊時行處。把青青輕折。　倚闌人醉欲黃昏。飛鳥望中滅。天面碧琉璃。上印彎彎新月。

浣溪沙（和人喜雨）

龜坼溝塍草壓隄。三農終日望雲霓。一番甘雨報佳時。　聞道醉鄉新占斷。更開詩社互排巇。此時空恨隔雲泥。

又

雨暗軒窗晝易昏。強欹纖手淬金盆。却因涼思謝飛蚊。　酒量羨君如鵠舉。寨鄉憐我似鴟蹲。由來同是一乾坤。

又

聲名自惜猶時鳥。日月何嘗避覆盆。是非多忖鬢邊蚊。　邂逅風雷終有用。低徊囊檻要深蹲。酒中聊復比乾坤。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歸路長。　雁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雲山千萬重。

又

青梅又是花時節。粉牆休把青梅折。玉鬢偶逢君。春情如亂雲。　藕絲牽不斷。誰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酒深情更深。

雨中花令

休把身心撋就。看便醉人如酒。富貴功名雖有味。畢竟因誰守。　看取刀頭切藕。厚薄都隨他手。趁取日中歸去好。莫待黃昏後。

又（王德循東齋瑞香花）

點綴葉間如繡。開傍小春時候。莫把幽蘭容易比。都占盡人間秀。　信是眼前稀有。消得千鍾美酒。只有些兒堪恨處。管不似。人長久。

留春令

夢斷難尋。酒醒猶困。那堪春暮。香閣深沉。紅窗翠暗。莫羨顛狂絮。　綠滿當時攜手路。懶見同歡處。何時却得。低幃呢枕。盡訴情千縷。

踏莎行

紫燕銜泥。黃鸝喚友。可人春色暄晴晝。王孫一去杳無音。斷腸最是黃昏後。　寶髻慵梳。玉釵斜溜。凭欄目斷空回首。薄情何事不歸來。謾教折盡庭前柳。

又

一別芳容。五經寒暑。回文欲寄無鱗羽。多情猶自夢中來。向人分度流如雨。　夢破南窗。愁腸萬縷。那聽角動城頭鼓。人生彈指事成空。斷魂惆悵無尋處。

南鄉子

夜雨滴空階。想見尊前賦詠才。更覺鳴蛙如鼓吹。安排。惆悵流光去不回。　萬事已成灰。只這些兒。尚滿懷。剛被北風吹曉角。相催。不許時閑人夢來。

萬年歡

暖律才中。正鶯喉旋巧。燕語新成。萬綠陰濃。全無（原缺）點芳塵。門巷朝來報喜。慶佳期此日光榮。開華宴。交酌瓊酥。共祝鶴算椿齡。　須知最難得處。雙雙鳳翼。一對和鳴。造化無私。誰教特地多情。惟願疏封大國。綵牋上頻易佳名。從此去。賢子才孫。歲歲長捧瑤觥。

樂語附

賞花亭致語口號

懷難得而易失。要在追尋。時去速而來遲。尤宜愛惜。況此嘗榴用事。蜂蝶退飛。江亭候變于清和。春物頓

驚于蕭索。昨日歌聲舞節。更復何求。明朝樂事賞心。未應必得。且據目前之勝遇。聊爲醉裏之佳期。某官才固海內無雙。績爲天下第一。閩境遂沉于夜柝。編氓自樂于年豐。既此無所用心。當知不飲非計。況賓僚俱是賢俊。復樂部莫非選掄。從容四座之綢繆。成就一時之盛麗。歡適之際。會不揣荒蕪。上寄華筵。輒陳口號。

綠陰初合燕歸來。美酒新嘗撥醅。不獨江山想王謝。須知賓客盡鄒枚。十分歡意休教勸。萬斛愁心亦
自開。倒載任他路人笑。更將何處作春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

羅大夫墓誌銘

太平爲州。當姑熟溪上。大江自東來。至西北別爲支江。姑溪亦于西。而南溪水清。支江之水濁。其分也。略不相染。州人以其分各有所況。而其清則分也。公諱彥輔。字經世。世爲太平人。少依古山讀書。與家人見之亦有時。人有就見者。非所願見輒避去。書無所不讀。下至雜家藝學。亦皆通貫。五與鄉里奏名。中嘉祐四年進士第。調建昌軍南城尉。以捕盜賞。移揚州江都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知江州湖口縣。下父喪。服除。知江寧府溧陽縣。辟江南東路根究稅役司。句當公事。轉祕書丞。遷太常博士。賜六品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未行。辟司農寺主簿。降一官。監江州稅。丁母憂。服除。還所降。遷朝散郎。通判和州。追稅役賞所得官。久之。還所追。知池州。以朝請郎知睦州。未行。得請管句江寧府崇禧觀。加朝奉大夫。遂告老。以元符三年七月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四。即以九月八日。葬公于白紵山。崇寧五年七月十七日。改卜于山之南。公曾祖諱德祖。祖諱明。父諱貫。皆不仕。父以公故。贈中散大夫。母康氏。追封永康縣太君。周氏。封壽安縣太君。妻趙氏。封安福縣君。五男子。成甫。正甫。忠甫。餘未名。與正甫。皆先公卒。成甫。饒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忠甫以上舍生貫而未第。三女子。長未行而卒。次嫁里人鄒鴻諸徽。孫男五。曰泰。已卒。餘尚幼。八女。

嫁者六。二在室。公介潔不苟合。精悍自勵。讀書外無他嗜好。居鄉里。口不挂州縣事。與在官者疎。于鄉人無少長貧富。戚之如骨肉。有爲不善者。必召而密教之。有一善。必委曲稱誦之。至其忘己之汙。而善自衒盜勢力以欺惑愚衆。因而有所利者。未嘗狀同假借。每見必面折之。以故莫不畏且愛。而善類則往往倚之以爲重。其終也。哭之皆盡哀。到今思之不能已。其去南城也。有知其貧者。袖黃金十餘兩。邀公于路而贐之。公謝曰。苟而知我。黃金非所可當也。故邀之曰。人無知者。受之何傷。公笑曰。冥漠之間。不遠左右。安得爲無知。爾亦非愛我也。贐者負愧而去。湖口僚史有訟公沽酒受所增之數。是時劉公述知州事。得所訟。即付吏。或曰。是至毫末。兩置之可也。劉公曰。雖湖口廉吏也。不窮見其實。則使終身被誣。既曰。多取一絲髮亦不可。果得其誣而反坐之。先是溧陽歲不登。道殣相枕藉。公至。則曰。此可緩耶。亟請發常平米。又勸有米家。盡力而出。下皆樂輸。而就哺者。至不遠百里地。賴公以生者。不可勝計。部使者將條其施設而上之。公曰。救災。令之職也。飢者命在頃刻。況詔令具存。其可忽哉。人知惜人命。令知謹詔令而已。賞非所覬也。司農長多使文自營。公事無巨細必爭。長患之。公知不（原缺）（原缺）（原缺）請去。宰相直公而高其義。曰。自擇所欲。而會尉氏闕。乃得之。公到之三日。謁孔子廟。舍宇頹圮。塑像半爲雨所侵。公慨然曰。州縣有學。風化之始也。吾師有像。曾所歸向也。學不葺。像不嚴。何以施顏面以臨斯民。首出俸錢補治。邑人競相率而應。像設。館次俄一新。來學者至不能容。仍歲繼有登第者。教閱保甲令下。擢通事舍人劉琯提舉畿內。琯以驟得用。過自矜持。按視所到。吏屬至不敢仰視。方闢教場。公從琯至其地。輒命公引繩以信丈尺。公比其下爲引。琯色變。徐以三事將困公。公條答詳諦。琯遽斂衽。因厚爲容而去。既或第其勞。爲所隸之最。尋召對。比到闕下。會元豐末命。不果對。乃得少府簿。復與其長論不合。遂撫籍書失銷鑿二三事。用以中公。

或強公求倅。公曰。九江去家近。不親良便。就使力圖之。未必得。直將何求。公攝和州。前爲守者。多用公使物。吏累政負。民間逋責多。公不受一錢。而率其下。未幾償足所負。皆曰。是終身不可得者。微公能有之。至齋僧誦經。祝公以爲謝。旁州有司以。法不應支錢互用發。運司案其事。主吏將自引決。公被檄推治。或從公假其州令。具推所。公曰。應符而互。其得已耶。姑待之。吏聞公語曰。是生我也。即他營以足之。公至具已足。報吏卒獲免。有請致仕者。賚牒到而疾且革。略能領之。賚牒者疑而不受。公曰。第受之。有罪非爾。及也。又爲其其後事。保奏其所得任子恩。池之地下。歲苦水患。加之沮洳不則成。公率逋逃卒得百人爲役。日親程之。兼旬數幹僧。募民力伐九華山石爲路。自是池有城。而水不爲患。往來者利之。有作記以傳其事者。強盜得財而無所傷。避過尉縣有訴旱者。公即以荒政從事。皆寬以識之。奏課爲本路第一。公外雖嚴而中實平恕。樂成就而惡掊克。在官飲食外。未嘗買一物。遇公使應時。送他人如例而已。獨不納。居崇籍。部使者以公清介列名而上。請還公[illegible]州。公聞而歎曰。晚節末路。得從容家居。以盡餘日足矣。爲州豈所幸也。俄有旨還稅役之賞。而有司執文。滯前歲月不爲用。故大禮後一月方得。應任子官。或謂公理之。必可得。公笑而不答。晚得攝生術。強健如壯年。耽味禪說。遊心內典。多得其要妙。平居策杖徜徉里巷間。見者必卻立改容曰。異日求如斯人。不復有矣。願其壽考無窮也。公一日微感疾。語家人曰。我家固寒也。

但以一節自信。縱明日餓死。不爲介。每以人之急難（原缺）于事而責之。則常使有餘地。雖不顯。而白首退休。姑造履顚目使所惑邪。素愛白約山。昔所假泊。以寄吾老者。比築庵。號妙高。當即庵地以爲葬。謹勿妄求銘誌。設求或昧平生。而有請。及爾曹悍而託之。是穢我也。我既以清面遺而曹。萬一至餅粥不繼。亦不可少屈。以違我所戒。言訖。索浴更衣而逝。後其家併日而食。忠甫教授一時晚生。仰以奉偏親。至藜藿不厭。及久不請銘者。皆所不敢違也。公即世十五六年矣。州之人每行溪上。俯流水而歎曰。羅公何在。溪流如故。公胡不留。永爲吾邦之所矜式。相與躊躇。詠之而不忍云。至有流涕者。銘曰。涇渭之殊。物理所概。嗟渭于公。涇輒未艾。霜天皦日。而象合逢。浮雲何來。反說之弧。謂不我相。胡昇壽考。一其終初。居晦而長。孰得孰失。路人舉知。琢詞墓道。以昭其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

楊判官墓誌銘

無爲楊氏。自傑、次公。以文學行義有聞于時。外至殊方異國亦知之。而以字行。以故遂爲東南望族。其論議激昂。舉止淹雅。不問可知爲其家子弟。或廁下諸生也。當次公時。各以其得之者。互出頭角、卓卓相見。後于今有抑揚頓挫。自爲一宗。而士論歸之。無異辭。君、次公叔弟。諱所。字次文。與其仲兄伋、次思。能務繫所學。差池上下。冉冉雲霄間。若不可得而親。而愈久愈可愛。君時俠廁無停滯。重然諾。從次公遊宦。爲一時知名士所欽嚮。隨所至輒藝多占高等。晚登舒王門。益信其所傳爲不昧。鄉校推爲前輩。堀屋以經術取士。君首中其選。再試復在第一。竟不第。遂無復進取意。久之。近日有以十科交薦者。于是相與勉君出仕。君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豈敢以退爲進。而固自背馳邪。後舉經明行修起家。調吉州廬陵主簿。或謂君儒者。非剸劇之所長。君謹簿書。肅期會。剖析是非。無一毫髮不及。上官以爲能。邂逅永豐闕令。仍歲大歉。獄訟充斥。即以君攝其事。凡振貸招集。悉能舉其要。乃審所繫囚。得其乏食。而自陷于強盜。君愀然曰。命在俄頃。而苟免罪之法意不如是。皆使之更新。既得出。歔呼涕淚曰。微吾令君。可復爲良民邪。比君去。率遮道挽留。雖不得行。再調池州司理參軍。未到。輒感慨自歎。以謂時非不我與。而我自不勉。因上書

自薦曰。麒驥也老。致遠尙能。鴻雁失序。不鳴爲恥。得是語者壯之。辟西安州天都定戎寨主簿。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方時拓復境土。經理疆場。有志之士。輻輳砥礪。而新造之區。風俗異宜。君能以文采學術。緣飾以相其事。人物細毳。莫不師事之。興鹽池之利。肅重闢之役。資其規畫爲多。第其最。積偕至儒林郎。攝開封府考城令。益有治聲。達官要人。引薦惟恐後。而君以去墳墓久。思得近家一官。以便灑埽。調和州防禦判官。受八寶恩。加承直郎。未幾得疾。以大觀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官。享年六十五。即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葬君于無爲鄉東歷村先塋之次。君曾祖諱果。祖諱明。具以文明官。雖不顯。爲當世推重。父諱復。左朝散大夫。母長壽縣太君趙氏。娶鄱陽支氏。再娶同郡侯氏。三男子。洵、希卒。汴、湊。舉進士。四女子。抱全、適李敦頤。抱真、適戴圮。皆進士。抱宗、適□上舍。出身□經。抱玉、適從事郎俞長源。君和而不苟。無所不濊。誠處已嚴。而恕于接物。于內典蓋家習也。而亦天資所超悟。皆結彌陀社。著決定往生西方論。勸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惱。誦西方佛名不絕口。端坐而逝。自號白雲子。有錦溪集二十卷。嗚呼。古人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又曰。部婁無松柏。信乎造化所鍾。各有其本。非咫尺可得而論也。次公之學。既行于人。而君又能資紬繹以足于用。可謂盛矣。而設施之地。猶未能飽足人意。豈有所待而然耶。待之者。亦有所以也。積流厚遠。當知必有所在。銘曰。

得自是。　行靡他。　而止此。　如命何。
弗稼穡。　胡取禾。　後且顯。　銘不磨。

郡太君林氏墓銘

大觀三年。朝奉大夫。宏中。罷吏部員外郎。得請監太平州酒稅。明年到官。適與余相位。余稍以遷謫勞之。乃曰。君恩厚矣。吾親年八十四。此距家纔隔一水。以所得祿爲養升斗。猶萬鍾也。余愧其語也。而完補舍次。援拾器用。凡所以娛老之備。無所不盡。即其母就迎而來有日矣。夫人遽得疾。吏部謁急歸侍。療治所禱。以夜繼日。而憂戚憔悴。見者幾爲出涕。未幾竟不起。余聞報亟欲親往。以問饘粥。未及行。而訃者且以銘見委。曰。吾親以八月八日。棄孤遺。卜以十一月。祔先君中散之兆。于和州歷陽縣順天鄉冷水澗之北源。願有以銘之。先人與中散遊。而余未及見。于治平間。得吏部雖晚。其義則曰弟也。銘其可辭邪。夫人姓林氏。建州建安人。自爲女子。于所事不待教而能。事父母惟恐失其意。穎出流輩。而不以之自異。宗族閒。每歎以爲不可及。皆曰。是難其配也。久之。戶外之屨。相繼而委。于是同郡徐氏。方以文學政事。接武華顯。獨中散奉偏親。畜弟幼妹。藜藿不厭。而隱然名重閭里。既從所委。建安葉夫人。甚愛其子。而憂稚幼之未有託。比與夫俱。閫內之事。無復經意。佐佑奉承。無一毫不至。常所憂者。率先期以繼。迨其婚姻。惟覛成而已。中散仕浸久。交游多一時知名士。其至必命飲食。相與傾盡。夫人佐饔飾器。不屑其勞。亦不以晝夜爲難。中散執喪。夫人之年六十餘矣。夫婦瞿然履苫塊。弔者既哀之。且懼其不能勝。自歷陽護其柩歸葬鄉城。水陸無慮數千里。不遺餘力以相見舉。既老。專以佛事爲日用。誦其書。禮其名。未嘗間一日。或有以暫休爲請者。輒曰。上以薦吾姑。中以報吾夫。下以備吾日後之資。幸可勉。俟其不能勉。休未晚也。平居不妄笑語。御下寬而有法。間有延揖。必正容貌。整冠裳而後見。謂婦壹壹。莫不本于爲善。自奉養至約。喜周人

之急。其于法施佛家。則率先衆人。而略不計有無。屬纊之際。不留一語。惟合掌歸經。以至瞑目。初以中散通籍。封永福縣君。又以郎中。進封永安。以子時中通籍。封永封縣太君。以閏中任屯田。政封永康。天子既受八寶。覃慶中外。特評命婦視夫秩爲封。而閏中在吏部。遂封晉安郡太君。夫人之先。隱德自晦。至皇考諱含章。始教子爲學。曰衍。于夫人爲兄。以進士起家。以材武自振。終左藏庫副使。故贈其父率府副率。封其母吳氏壽光縣太君。中散、諱師回。以左朝議大夫捐館舍。贈左中散大夫。四子、久中、藤州軍事官。時中。承議郎。剛中。安州（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先夫人以卒。季則閏中也。兩（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天范嶠亦嫁承議（原缺）（原缺）（原缺）剔（原缺）珏林兹秣皆進（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孟子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此特一時之論耳。王者之迹。蓋無時不在也。自採詩之官不繼。故深閨之美。無以爲明。其隨時自見。而遂其天。得以合于是道者。夫人其可以無愧矣。而又典刑所繫。顯有令子。雖不克盡其養。亦庶幾無所憾。無以愧。至于無所憾。嗚呼。夫人其賢哉。銘曰。勤儉慈恕。見于用柔。慧孝愛賓之天。非天即用。豈能見推。用而后知其然。偕君子之老。五福以備享。而又引之以修年。逢夢覺于鹿人。則知（以下一百六十字原缺）所謂險（原缺）（原缺）（原缺）直備嘗之矣。不在我者乎。則（原缺）（原缺）（原缺）艱難者。果可以見審。非即覽之者（原缺）（原缺）知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

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修。字文柔。姓胡氏。世爲常州晉陵著姓。祖宿歷位要顯。其子孫族屬。多能取美官。遂爲大族。父宗質。娶宜城施元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民約之妹。爲館閣舊人。樂善喜賓客。公卿巨人。多所親厚。故相因習。以風範好事。互爲表發。文柔當內外族盛時。獨能於所聞見。擇而不隨。一時翕然以爲賢。選所宜歸。皆侈家達門。文柔辭焉。于是先人蹭蹬祿仕。敝車羸馬。奉朝請。余方從學者遊。有以合姓爲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可託也。乃歸于我。事先人先妣。能盡其所以事。嫁方數月。先人當赴遠官。余將從舉子試。皆不欲余相遠。文柔曰。君無以我爲重。而使君有新婚惜別之議。凡晨昏致養。我之職也。第勉之。後先人得疾。文柔未嘗去其側。藥餌非親嘗不進。甫屬纊。謂文柔曰。吾幼女及行而不及見。以是累爾。文柔謁泣承命。既佐先妣營葬事。治家外。一意掇拾。多取其自隨物。爲其用。卒得佳配以行。余既出仕。裹偏親祿不給于養。文柔謹甘旨。均有無。悅衆不自厭。而門內無間言。施夫人卒。文柔即褫去服飾。不茹葷血。先妣屢強其反常。文柔每謝曰。內失吾舅。外失吾母。可復世間欣豔以相夸邪。卒不回。先妣棄孤遺于京師。余羸然在疚。傍無一力之助。文柔經理促辦。追護喪歸祔。無一事不至。凡穿穴封殖。率與余分任。每舉其衰儒。蓮士以從事。而手實之。其松櫝灌溉。則涕淚與水。俱無慮數十本。後無一不榮者。父感疾。善醫者曰。非灼艾不能效。固請不可。文柔泣曰。疾已至此。得不爲兒女念。輒炷香于臂曰。願于一炷對一壯。至十餘。父始覺。至嗚呼。親以手撥去。猶不已。既喪推毀。幾不勝衣。擁之乃能行。京師新闢禪剎。召名師主之。學者至奔走天下。然一方猶未全信。文柔著壞色衣。一飯不粥。隨諸學者參問。而所謂明師者。皆即其可上。自宗室公卿家。往往化之。類中遂爲領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亦以是爲己任。崇甯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狀。逮繫御史獄。方大暑。文柔自潁昌兼程野宿。追余至京師。就數椽地于自執爨。具獄中飲。嘗烈日煙焰中。斯須不暫。過者爲流涕。獄詞有所追詔。而所追偶寄一媼家。其長雅不相習。文柔曰。彼若覺。則不可取。輒紿曰。久闕幸一相見。先後賂其使令。而得其處。入門則相與破鐍發篋。得所追以出。長大驚曰。一何妙耶。亦具以是訴于人。聞者曰。寧有是乎。已而曰。豈古所謂烈女者。莫不首肯而嗟賞之不已。余既南遷。文柔相迎于御史府。牖余泣且喜曰。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乃豐悅過于常時。豈不以之介然邪。我當與君俱。貶所未必惡也。遂同涉閩關。止旅邸。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陸趨良勞。又方庚伏中。且久雨奈何。遂附運糧空舟以行。而舟敝。上不能蔽。果大霆至。加雨衣相擁覆。兼晝夜者六七。比舍舟而陸。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攜。暑每增熾。率達旦命途。時藉草以休其乏。既即貶所。異鄉人情齟齬。又以罪來。上下觀望。幾不相譏何。蓬蓽蕭然。惟薪水相給而已。文柔間謂余曰。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于今日。則合眼再開。未必無佳處。要須于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其佳。既到此尤甚自策。一報緣中。不昧者有幾。遂一意佛事。朝暮禮觀音懺不懈。間邀余共之。見是。文柔三弟。各分俸爲助。忽語余曰。日月易得。食其所分行二年矣。此時以我故分。而元與之約。遇赦恩。或得免。則還之。赦來而不及。彼不能無所望。余曰。姑少待以成其義。文柔曰。第還之。我亦欲履其約也。家人輩竊疑非說。一日。二三禪者相過處留飯。羞蔬舉饌。文柔皆不以委人。既徹。微覺疾作。居兩日遂革。輒自洮頮更衣。屢舉身起。欲跏趺而行。家人蹈幸其生。不爲之撓。乃兩手結彌陀印而逝。時四年二月四日也。氣候已暄。碧停七日。以待其子。甫就木。顏色光潤如笑。嗚呼。之儀不幸。事先人之日短。文柔間關相保于窮約中。與先妣不異親母子。無頃刻暫相捨。比終養。見遺像必出涕。過時享。薦獻必親。而勝道其平生。咨嗟感咽不自禁。于仕不偶。偶又仰祿爲生。文柔能使不足爲有餘。既篤于其姑。又不忘其父母之愛。周旋往來。常恐有所不及。二家中表。於式其所賤。而嚴憚之。其二親之喪。適在數千里外。皆輕裝赴之。孤妹自襁褓撫育至及行。又親爲紉製以待。性高嚴。喜風節。自許與甚重。疏遠世故。喜論事。于人物取捨。則毫髮不假借。上自六經司馬氏。更及諸纂集。多所終識。于佛書則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師法。而尤精于篆數。沈括存中。余少相師友。間有疑志。必邀余質于文柔。屢歎曰。得爲男子。吾益友也。余從辟蘇軾子瞻府。文柔屢語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邀遊。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爲辨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歎曰。我嘗謂蘇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遊說之蔽。今見其所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舉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拜以論難。呼爲法喜上人。子瞻既

貶。予自製衣以贈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雅不耐事。責己甚常。而待人御下。必欲如己。自始蔬食。迄老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易。食無鹽酪。終蠡糲閣屨爾。隨禪者力行。受圓炤宗本師記。從其門弟子。別名守慧。兩男。長未名而卒。次堯行未葬前一年亦已卒。一女子嫁餘杭虞奕。孝而義。甚似其母。而明爽、疏通。不膠于事。文字一過眼輒誦。爲文多魏晉間人語。後文柔數日卒。內外孫兒女十三人。李氏占數滄州無棣。後徙楚州山陽。今得卜于太平州當塗縣藏雲山之致雨峯下。遂遷先人妣以葬。而以文柔從葬。先人諱頎。先妣田氏。享年五十八。其葬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先以余通籍朝列。封蓬萊縣君。再以余加大夫階。進封南華。後以余復官。追封靜安。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廷。見于柔儀殿。中宮拊之曰。是乃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後因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顧胡夫人曰。能文之女何不來。文柔適在後。遂呼出而賜冠帔。文柔生平可紀之事固多。惜非其地。而終不能超見其志。宜能文詞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伉儷。凡復所履歷。皆人所不能堪。亦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致。加之閨門之外。或不及徧知。苟非親爲直書其事。則九原之下。所深負矣。輒徵涕而銘之。尙恨有所不盡也。銘曰。生之非艱。行之則難。胡捨彼以即此。蓋所遇之適然。遂我行之必至。庶古人之莫能先。或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不曰。有婦人焉。噫。求仁而得仁矣。寧吾銘之弗諼。

李氏歸葬記

李氏世葬滄州無棣。自先祖出仕。徙于楚州。（卽峽原）以葬。圭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從葬。乃卜于州之西南。安樂鄉興里。先妣歿亦舉以祔。地近河。復以流壑變更。間爲河道。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旣許自便。北歸道金陵。愛其江山勝麗。遂有卜葬之意。凡距城百里內外。求之殆徧而不可得。遐邇復遇太平。得此地爲葬。蓋當塗縣、歸鄉尊宿社。藏雲山之致雨峯下也。以大觀四年四月十八日。奉先人先妣。合未葬四喪而葬焉。于是先人以之儀陞朝累贈光祿大夫。先妣追封永嘉郡太夫人。孫堯行。以通仕郎。江州軍事判官。次堯光。方四歲。曾孫德師。郊社齋郎。德孚尚幼。先人之女。長嫁朝奉郎何景初。封德安縣。次嫁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林部。追封崇國夫人。次嫁朝請大夫鄭僅。封同安縣君。之儀之女。嫁承議郎。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封文昌縣君。次方二歲。次生未滿月。堯行之女。亦嫁虞氏。孫微一未行。何氏孫釗。儒林郎。監秀州鹽場。鑄、從仕郎。鎮、承議郎。通判明州。林氏孫據。正奉大夫中書侍郎。鄭氏孫耀。將仕郎。宣州司法參軍。虞氏孫澈、浸、澐、潛。外孫十五人。已嫁皆大族。七在室。嗚呼。先人先妣積累之厚。其德澤所鍾。當有承之者。而之儀無似。深懼不克負荷。然報施不昧。庶幾有待焉。故詳書之。以昭其成。其諸具載誌銘。今并舊刻石。移置壙中。來者可以再見也。朝奉大夫。管句成都尉。李之儀謹記。

姑溪居士後集目錄

第一卷

古賦

夢遊覽輝亭賦

古詩七言

過王晉卿第
題子重山水
子重雞鷹圖
毗陵東山亭
送李仲益
紅糯炒箭
送胡希聖
登鸛雀樓
送鄭彥莊

晚步汴隄
送俞叔通
題競秀堂
贈瑛上人

第二卷

古詩（七言）

次韻王性之
送唐公兄
阮公嘯臺
王爲道東軒
次韻參寥
送李仲益
次韻王爲道
送陳瑩中謫
古東門行

[illegible]帆霞閣
贈張遯人
別希仲

第三卷

古詩（七言）

和張文潛
過潘子眞
撚須寄傅子潤
送錢粥遠
謝連僧
夜遊圖
次東坡韻二首
雨意
送慕容若蹤
喜雨（用前韻）

寄孫子發
子淵惠蘿醋
謝橘皮湯
築城詞
寄耀州畢九
山水圖
送郎祖仁罷九江稅省親仙源

第四卷

古詩（七言　五言）

四時詞
題郭功父壁
答吳子友
答侍其純父
薄薄酒二首
飲何希仲家
正旦日大雪
求冷淘鮨
賀李方叔得馬
謁寶覺
懷秦太虛
西城樓感懷
寄秦太虛
維揚會張曼老陳瑩中分韻得柳字

第五卷

古詩（五言）

留別魯直（用魯直韻）
謝鮮于子駿（用前韻）
次韻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遊惠山三首
登斗野亭

次韻太虛
次韻家室送別
和參寥過歙歷留宿
送孫叔靜
次韻遊馬類歸
次韻晁堯民
寄范七平涼有一優者頗相似
搭
第六郭將求詩
送徐舜舉
第六卷
古詩（五言）

赦到後雨遂大作
端午睡起
大雨
睡起
試郭底泉和韻
晚起和韻
讀淵明詩效其體
次義禪師韻
五雲觀
崇壽宮
喜客泉
撫掌泉
白鶴觀
九錫菴
華陽洞天
玉簫菴
陶隱居書堂
第七卷

古詩（五言）
比部文承制移竹
離潁昌張聖行相送
夜投陸周仲
明日阻雪
飲三家店
得邦長老書
寄何德固
燕子和韻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
方叔用前韻復繼之
澄上人求詩
送忠禪老
因服藥飲酒
老杜槐葉冷淘句
張聖行入京餞別
感慈邦老相過甚款
遊任園
懷張聖行王成伯
久旱雷雨忽作
第八卷
律詩（七言）
讀東坡詩
次韻見寄
營居寄存之
次韻見問
九月旦日
晚雨寄劉晦叔
端午
傅子昌歸興州

與何德固
留別子淵
送瀉子莊赴秦州
重治寢榻
寄周臣
題隱居巖
次韻見懷
次韻病起
次韻子椿
次韻子椿同贈黨無求懷米元章
次韻題櫻亭
次韻九日登高
送黨無求
次韻懷元章
次韻思道
和人臘日
題壽椿軒
次韻米元章
仲春李澤遠來相訪
書閑軒壁
同子重望長蘆寺
遊長蘆寺
送方老退院
留飲朱宣伯晁仲
題天游齋

第九卷

律詩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聽惠師琴
春日

覺老求詩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
眞師約過寄老菴
題朱砂湯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
題朱希仲壁
清涼寺覺海召飲
崇甯求詩
范倅置酒雨花臺
寄趙仲之
次韻邦老見貺
梢壽聖院
元白出紙求書
登有美堂
飯眠齋次韻
錢塘節士見寄
阿濫堆
食牛炙
對王敏父
若虛告行
陽翟道中
次韻梅花
智臣相過成小詩
送瑛侍者遊方

第十卷

律詩七言　五言

有送梅花者
失題九首
聞葬者
過蒲池寺

子重見過夜話
飲三家店
眞師移植新竹
宿湯泉
宿朱希仲家
眞師歸索詩爲別
石磧阻雨
遊石磧寺
茅山道中
除夜寄德麟
腰痛飲酒不能
燈下試楊生筆
江上獨坐
書黃道士壁
宿長河堰
過藏雲
書長干僧房

第十一卷

絕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閑居五首
題柳氏園
書眞公軒
偶題
首夏
晦迹
餉茶不容少待
罷官後謝客
次韻方叔宋鎮立秋
得王晉卿書

水仙花二首
初得馬駒
題朱砂湯
石蟹
再次韻致君
得延之書書尾戲答
卞忠烈公墓
冶城
書天禧壁
正上人求書
書垂虹亭壁
書張君齊窗上
次韻牡丹
試陳瞻墨
偶書
過玩邊亭再見吉先之

第十二卷

絕句七言

杏花白鷴
竹鶴
黃精鹿
荷葉龜
惠崇扇面小景
讀華嚴經
學書十絕
李世南畫
出院有期
再和觀畫
路西田舍二十四首并敘
謝人惠朋樽

阻雨
試筆東趙德鄰
第十三卷
絕句（七言）（六首）
次韻見寄
贈人
再和仇粹夫
祈澤寺龍池
題虞氏外孫扇
失題二絕
次韻子椿
又次韻三絕
挽詞
王承議挽詞

仙源郡君挽詞
俞清老挽詞
陳氏母夫人挽詞
雜挽詩四首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朝中措
臨江仙
蝶戀花
第十四卷
贊
觀世音贊
維摩居士贊
永長老贊
琳老眞贊
璿老眞贊

雲門大師眞贊
雪峰眞贊
晦堂寶覺眞贊
李太白贊
姑溪自贊
姑溪濯足圖贊
董豈老書姑溪贊
伯時畫馬贊
銘
歙硯銘
當塗硯銘
丁希韓圓硯銘
凝福院鐘銘
南禪師塔銘
第十五卷
序　跋尾

歐陽公別集後序
南浮集序
跋歸去來
雜題跋
偶述
書長短句後
第十六卷
手簡
與王樂道
與王性之
第十七卷
手簡
與王性之
與章深道

與趙彥強
第十八卷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與友人往還
與承天長老
與悟長老
與崇因長老
第十九卷
行狀
胡叔徽行狀
第二十卷
墓誌銘
折渭州墓誌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一

古賦

夢遊覽輝亭賦

霜下木落。天宇澄徹。日欲傾頹。蟬方淒咽。姑溪居士。枝笻步屧。臨階之絕。顧視節物。推遷歲月。感覽輝之昔游。詠生塵之羅襪。惝恍差池。躊躇騷屑。御者不進。將誰與說。既躊立以不怡。疑株枸之無別。已而入斷夙。恍月出雲裂。繁星不能蔽其光。萬籟於此號其穴。茲欲遣而不暇。益百糾而千結。於是解衣就枕。寤寐魏。分紅舒綠卷。蘭郁麝薰。更笑語於驚燕。鬟環珮於烟雲。恨秀絕之不與。方展轉而疑魂。忽若星墜。倏如驚。停拊背籍目相款。極情柔而見文。謂予之約何爽。叩予之實彌勤。顧倚玉之未及。俄司晨之遽聞。嗚呼。夢邪覺邪。則亦莫知其然哉。今已非是。昔安可追。懲夢幻於逐物。劉昵網於頑癡。庶幾夢覺與今昔。不能俯仰於驚迷。

古詩七言

晚過王晉卿第。移坐池上。松杪淒響爛開。

清風習習醒毛骨。華屋高明占城北。胡床偶伴庾江州。萬蓋搖香俯澄碧。陰森老樹藤千尺。剝桷雕楹初未識。忽傳繡障半天來。舉頭不是人間色。方疑栒塔燈炤爛。更覺麗天星的歷。此時遙望若神仙。結綺臨

春猶可傳。裴回欲去輒不忍。百種形容空歎息。亂點金鈿翠被張。主人此況真難得。

題王子重出李成所畫山水

主人邀我登閑軒。軒前景物祇欠山。坐來慘淡若不足。引我忽到營丘間。營丘山水天下知。全齊十二雄一時。舊遊歷歷如到眼。吾宗筆力窮高低。峯巒巖壑互隱現。老木蒼藤紛糾絢。瑞璁特幹勢將壓。奇崛欲奪人未見。石磴流泉似幽咽。洞穴縱橫乍明滅。舉頭樓觀俯懸崖。定須六月臨飛雪。行人初踏山前路。欲問衡寒怯同羈旅。驢亦自樂平地。歸耳徐行方得趣。日西平遠連何處。極目蒼茫天欲暮。行人端是我前身。斗覺精神相會聚。百年瞬息竟誰真。此老應無一點塵。主人等是風塵外。豈是閑軒久住人。（子重家有閑軒。）

觀子重鐘隱雞鷹圖。就借傳本。書乃文康舊物。

千年老木根半拔。叉牙枯枝鬭金鐵。蒼鷹見雞豈復捨。伺隙必擊將電掣。雞知不免怖且死。銅嘴穀鷹反噪聒。陰風慘慘天爲改。殺氣憑陵欲翻海。畫工已證三昧因。造化精神智能采。江南山水多異人。遺迹往往隨風塵。等閑應現非一化。流落終爲絕世珍。王公盛德天下歸。想見乾興天聖時。進賢退佞乃所嗜。不使異趣侵毫釐。驗公爲膺固不可。排擊奸邪力尤果。開圖凜凜毛髮豎。滯蔚頓攄如破鎖。公孫勝致有餘風。十年淨十常相同。擬借傳摹應見從。意欲因畫時見公。

次韻胡希聖登毗陵東山亭

君不見狐裘相齊望前古。後日執鞭固欣慕。煙雲得趣更飄蕭。常使高人恨無路。闌干崢嶸擅空闊。寒日低回得循步。朱輪想見不可從。南國小棠疑未去。百年㬎輝賞之賓。俯仰衰情易新。孤懷直欲共傾倒。衣上元無一點塵。又不見三千珠履春申君。十年天祿揚子雲。極目平原草葬骨。秋月春風愁殺人。五湖歸去辨之蚤。擊鼓撞鐘猶恨少。險語綴緣一劍休。九衢相視空草草。荊州萬里控上流。歌舞翻風甚飛鳥。回首蒼梧隔暮雲。南狩不歸何可叫。邂逅相逢情更親。芻狗崎能跨巴陳。欲書醉語致多感。好事今無載酒人。斑斑微陽度密竹。嘖嘖寒雀喧荒榛。章郎所紀十無一。安得遺老酬諮詢。躋蹬難堪隨末俗。健論愛君如剪竹。胥人負我無負人。咄咄老瞞徒四目。直教易斷曲未終。風髓難容斷誰續。白首胡君到孤獨。在何分金齊鮑叔。

送李仲益赴豪梁司戶

烱然五府不受塵。深山大澤猛虎蹲。豫章千尺若可扶。滄溟萬里疑平吞。秋天一鶚翩正平。人物南州士元。莫詠濠梁好風月。當知猿臂出吾門。

閩僧饋紅糟炒筍

食飽舐指老更深。饑腸南北常欲羹。嘗作閩山對岸客。海船供看常相尋。一路埃塵春幾換。葷羶裂腦舉桉。淮陵巨海不多程。多情誰教能鳴雁。道人雅好邀千金。短笛漬味森春林。呼兒續飯不知飽。未徹到閩山陰。孤風冷石常齒齒。不忘南音似君子。寂寞相求義逾高。豈特今朝共隣里。

胡希聖在毗陵。有詩私送比過山陽。復用其韻送之。

塞雲四塞客日短。一壺膟裂哄嘈中。君家大門我父黨。覓句聊復相過從。和香索料多甲煎。幽蘭幾弄理孤桐。邇來行李偶南北。幽幽不見紫閣峰。登山臨水不無思。獨笑往往捫長松。蓬門春晚燕語好。書幌邇邇來清風。五府帶垢一洗盡。萬里古色開愁胸。輞川何在廣文死。比比躍子誇有功。楚人僅免二日哭。卻嗟白璧埋蒿蓬。逡巡取酒銷契闊。百川赴吸驚長虹。風流未愧正始後。淪落丘范辞無鍾。君才有用豈特爾。我亦相將成老翁。麒驎得路即千里。會看拭目天邊鴻。

登鶴雀樓

大河南奔山北走。擘裂天涯懷回首。擷鐘擊鼓醉橫參。恃險英雄骨已朽。歲暮風煙尤可悲。功名白髮不相期。重來好是當晴日。應有離羣翡翠兒。

送鄭彥莊

酌君白玉杯。送君正黃梅。長安風沙眯人眼。君行暫詣黃金臺。劇辛已老樂毅去。荊棘平地多朧媒。九重深沉四海遠。快便誰許凌雲雷。黃金臺高不易上。并州雄節幾塵埃。當時勳業皎白日。餘風表表皆雄才。龍睛豕腹實異相。肝膈上下羅瓊瑰。丹青萬物大門壻。妙論爾汝無嫌猜。同時舒卷一門盛。將見烈火生寒灰。十年早飛不足歎。青雲自此亨途開。我暫追隨極天末。有酒取醉長追陪。離亭言足綠蔽眼。健帆危挂寒風催。黃金臺不知幾千尺。劉君搴衣直上首莫回。時和歲豐亦足被君賜。會看逸邁誇山隈。

晚步汴隄。始見春色。次夜與蔡彥規、鄭希仁、同飲進奏官舍。

昧日行河隄。柳色綠如攢。只疑晚煙罩寒林。細看始知春已到。春來本不與我期。病中蹉卻春來時。塵埃雨過風不起。但見紅紫咄咄陵高枝。年年見春隨分喜。今年見春略無意。泊然相遇等幻化。況是客愁如夢裏。前年隨春入都門。去年探春海上村。今年作客還到此。萬里漂浮誰與論。故人邂逅羅酒樽。白髮相逢情更覺。身世崎嶇有底急。終日裂膟如歸雲。倚門幾夜環連夢。勃窣稚子行逡巡。扁舟早晚東南奔。車馬紛紛愁殺人。

送俞叔通歸四明

終軍棄繻。李斯逐黃犬。功名事業自有時。咄嗟所得亦甚淺。雷奔電掣千里雨。魚變為龍如掌反。侯嬴抱關誰復論。公子感之在一言。擔簦躡屩遍列國。平揖相印須臾間。簀中不死魏齊困。口中舌在天應旋。莫歎髀肉消。休悲釜生魚。揮斥八極神不變。秦人豈識照乘珠。氣吁虹蜺亙天地。有時一笑海可枯泰山排雲天下小。紛紛何足論賢愚。得君本如此。君知我無殊。幾年飛鳴共搶榆。長甄瓦礫參璠璵。都城蹴月同朝晡。黯然別我還奮廬。引君一杯酒。洗君衣上塵。我歌雖促非酸辛。未忍祝別惟加飱。直教探取虎穴子。西來射策黃金門。

次韻孔經甫題剡縣史氏競秀堂。

天姥巡迴沃州緊。萬壑千巖相汲引。崢嶸不知盡何如。撐突雲烟隨望隕。來蹲去伏搏虎豹。上圓下妥燕芝菌。溪流縈紆湛寒玉。飛泉灑灑飄朱軫。天造神藏發有時。眼力收羅一朝盡。連甍接桷插星斗。檻楯分

明嘘老蜃。薄遊曾向畫圖見。幾欲徵吟寫秋蚓。登臨更想新醅熟。紫蟹堆盤參竹筍。排坐歌呼來謫仙。落筆驚瘖陵醉尹。晴春歲晏夜月滿。此樂誰能計畦畛。到者如行避世村。回首紛紛只堪哂。因君歸興不自持。安得陵風跨蒼隼。

兼江祥瑛上人。能書。自言為未工。又能詩。而求予詩甚勤。予以為非所當病也。為賦一首勉之使進於道云。

得句如得仙。悟筆如悟禪。彈丸流轉即輕舉。龍蛇飛動真超然。禪瑛適醉（原缺）我顧般道元。戲將字畫當杖拂。與子濡拭相周旋。筆若運矛稍。手如致禫偏。眼能援拖鼓。心為制中權。秉指尺度磨繩削。似曲還直非方圓。適當庖丁奏刀後。但見滿紙銀鉤連。心眼手筆俱不用。擬向底處觀其全。思量不可到。此地無中邊。政似觀瀾亭上夜深後。滿空白月孤光懸。（祥瑛侍者書匱之書直卷中略無雜異。惜其未嘗博觀載籍柳遺眞也。右軍帖家家有之。然後世遂不復有右軍。蓋近世人書下手恒欲遇眞。古今相超如此。瑛其勉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

古詩七言

次韻王性之見寄佳句

文質相乘徒野史。拔山塞海終軍死。早時妄作不朽計。掇拾餘疏自綱紀。跳梁缺甃固無有。白首何堪蹴牛李。冥行觸柱猶欲前。布襪青鞋從茲始。春風醫頭問時魚。暮雨洲中吟白芷。邇來蹭蹬十二年。倘向牛頭尋鬬蟻。亭亭日沒見初月。宛是角內逢綺里。萬頃煙波渺天末。十丈霜松騰澗底。幾從窈窕泛斗槎。終愧婆娑參珮璲。晚來鵲話頗不凡。俄報翩翩航一葦。元龍豪氣不少除。樓臥超然遠思起。間途直指三峯去。盤馬樓前萬人喜。亟發健句壓欲倒。似不見容已無齒。便期脫帽灑風腴。豫宿寒春絜雲子。定應一笑非等閒。更想筆端如瀉水。

唐公兄惠顧海上既行輒有詩奉送

憶昨扁舟下京口。六月江頭浪如吼。一笑還尋浮玉叟。山半飛雲似招手。月明上船傾宿酒。倒瀉沉星燄犯斗。夜深歸夢徹東吳。卷來落月穿疎牖。山僧流連強終日。黃昏歸鳥凌風疾。玉雪蕭森病枕鋒。一臥才交復相失。先生高節如古人。薄宦淹回行路塵。海城寄食不自得。暫喜持杯同探春。春風花草來踆踆。徹紅淡綠意旋新。相從白髮情未壓。底事促別聲悲辛。淮陵欲到望無因。想見荳草縈龍鱗。浦光亭南柏隄

水。冉冉落日低孤墳。到時春色應已遲。滿樹黃鸝初囀時。憑將一曲原頭淚。爲灑南墳松樹枝。

阮公嘯臺次韻辛正叔

有口莫飲盜泉水。有手莫探驪龍珠。秋風冷、落千古意。追風絕足誰能拘。白雲青山避世樂。鼙鼓擾鐘廊廟居。等閑舒卷四海爲之動。豈憚一一從吹竽。君看事事絕天險。阿房宮在空荒城。野人不識帝者貴。直欲炙背同向茅簷隅。由來士真難優劣。亹亹傳習隨有無。當時一嘯亦偶爾。至今登覽煩嗟歔。吾人妙質素所畏。感歎陳迹追登盧。涇清渭濁固可辨。未應到海君能殊。

王爲道東軒梅花、小桃、相次弄色。置酒見邀。出琉璃盤。浸花貯酒。半移即花。既醉。留名壁間。

攝髮滿爪垢。襆衣滿襟塵。百年曾幾時。吾生苦紛紜。黃河源從天上流。忽然河底爲沙邱。張良身不滿三尺。從使沛公君列侯。淮陰小兒亦何者。俛首無辭出胯下。晨炊蓐食爲得計。一飯千金豈無價。相君之背貴莫言。前趨鼎鐘何等閑。使爲故主已梟首。委事猶如兒旋前。軹深井里有是姊。哀歌壯士不復還。伯樂相馬只相骨。咄咄常情迷眞贋。春來萬事不欲語。惟願沽酒不著錢。大鐺長杓酌還引。白日如此過百年。相家新有檢正官。謂我落魄早見憐。東軒小桃間梅蘂。清香秀色能相先。不將貴勢略雅舊。脫巾取酒容流連。瑠璃盤深花透過。愛花移向花邊坐。時時飄蕊落盤中。冉冉天仙空裏墮。醉後草書疑有神。牆間留角擊飛雲。帚禿千毫興未盡。惆悵粉壁何時新。盤空不記上馬去。曉來但見衣巾污。古人名節堆故紙。多少沈埋不知數。明朝花落在須臾。莫遣高門無入路。

次韻參寥杜孝錫

君不見深山窮谷千丈潭。懸崖絕壁倒挂松。雷霆雨雹有時一灑遍八極。繁霜雪霧能邀夜月來高穹。又不見江頭鼇手洴澼絖。裂地得侯縛有逢。長安大雪幾千尺。高臥不愧衣玲瓏。揖人而相若反掌。登天有路非難通。天之可上勢或便。得相乃在須臾中。朝冠紹蟬暮徽纆。曲肱何在三千鍾。方東遼北安足究。豈異海船隨狂風。舞雩歸詠吾與點。坐中客滿誰知融。乾乾杜夫子。靈芝靄深叢。百年轉盼皆腐朽。且將逸鶴聊與同。我獻圭甒嬾人眼。空向霜天望飛鴻。

送李仲益及第歸滁州司戶還錢塘。

憶昨西湖弄煙月。玉面少年搔紺髮。六月正午斷人行。坐上無風不覺熱。長安塵沙五月尾。汗透纖絺共懸水。相逢惝悅秋已深。冰骨令人冷如洗。吾家謫仙應已朽。采石風流誰可後。卻恐騎鯨下紫霄。斯人豈是人間有。春風標名冠禮部。睥睨英豪皆培塿。三月飛花試集英。筆下光芒射牛斗。共說唱名須第一。人事天時良可畢。大任先當益未能。何謂揚雄老終吃。滄溟洶湧百怪見。鯨鬣蚪髯豈難辨。莫謂卑飛遠自陵。功曹曾是將軍顧。集賢學士文章舊。平日追隨今太守。到日應須倒屣迎。還聞下榻南昌秀。濠上觀魚正躍。攜手何人知此樂。妙處期君向上求。可笑蝸牛爭兩角。

爲道見還詩因次其韻寄簡孝錫

反衣狐裘矜綠裏。月落霜行易淪委。蔚嵷身世等秋蓬。皎皎吾心淡如水。青雲有路誰引目。肯學荒殘轍

洗髓。經營一飽困南北。未易功名驗故紙。還來投迹閒諸彥。白雪每容參下里。何殊溺者得尺素。聊謝箕翁徒洗耳。大官供庖事鉛槧。時引古人同産几。枉老王郎特我賢。華袞相先甄盜美。清風冷落勞悵望。誰謂雲間見黃綺。因收倦翮聊紡織。牟是棄餘安足喜。一片簫韶送下天。遊遍華胥如夢起。從此修途可問津。豈復龍頭卻蝟尾。

送陳瑩中及第歸洪州

七月江南秋已到。江水如天魚尾掉。處處園橘欲黃時。家家門前艤歸棹。西山佳氣徹青雲。潘郎門巷如深春。陳家有兒新及第。就著恩袍歸見親。爲報行人洗眼看。養兒如此誰不羨。願兒不要重科第。事業功名他日貴。

古東門行

元鼎元年東有兵。未央催班不待明。龍驤虎步擁旗出。蟻蟻部曲隨鳴鉦。三千珠履曾上客。囊中有錐誰爲發。莫歌雖免猩迷離。長城可倚知在誰。千羊不如一狐腋。草底寒蟲鳴啾唧。兩口四目未必智。天下奇才余星隊。舟中指可掬。翼北馬羣空。漆身吞炭爲國士。射足接處謀已同。義感丹誠虹貫日。壇上成功方頃刻。縱有明珠千丈長。安能保得頭常黑。

春日同梁十四驥李公昭朝霞閣。侍兒舞梁州曲徹。客有呂潤羅爲贈。公昭命玉杯滿酌酬之。又目金鐘邀兒相屬。既醉。出烏絲欄索詩。

都城春風吹落花。都城九陌無塵沙。貂裘公子醉何處。闌干百尺陵朝霞。鳳箏新調玉指軟。黃金捍撥當胸遮。紫檀屢碎翻成拍。紅茸毯襯鴉頭襪。回旋誰許綵雲輕。欲斷還催猶未徹。新鶯弄雛乳燕飛。一曲涼州春日遲。百丈纏頭隨玉杯。咿喔一聲爭扶持。公子笑不已。下客歡正濃。更邀姮娥持金鍾。一酹直欲滄溟空。從他海若在平地。明珠墮淚愁鮫宮。珊瑚突兀撐高峯。便疑巴姬御來風。月漸滿。銀河低。歸路促。街鼓稀。何時再到紅茸地。更倩游絲惹住衣。（此篇與前集自跋上篇琵琶歌數句略同姑溪存之）

盧泉之水次韻張隱人

盧泉之水名河長。裂骨不到空葬莽。讀君詩句心已涼。便覺滿耳清浪浪。彼方逐臭如竊香。肝腸（原缺）俺神飛揚。有客飯水衣朝陽。晞眼不語中何傷。過從德君想更樂。直欲造化窮微茫。何當相從老此天。柴距異齊均是死。

飲散留別。希仲自江州倅罷歸。壁間掛廬山圖。約爲象戲。終席不果。又約明日而纔徹。余遂行。

戲如密雨著地三四尺。班駁雲開日已西。坐來指點經行處。問我何年別虎溪。十分酒到一舉盡。笑我強飲如登梯。燈火熒熒夜未艾。回首但覺娥眉低。今朝未食先破戒。明日想態欲下齋。門外馬嘶猶未起。振轡縱許趨雞啼。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三

古詩七言

和張文潛喜東坡過嶺

紛紛擾擾何爲哉。一身之餘皆儻來。當前荆棘誰所樹。到了醯酸蚋方聚。公歸斯文乃有主。公去妖淫幾人誤。狐貍龍嘷蛟龍衆。戶外何嫌常滿屨。

合流遇潘子眞出斯文相示。因置酒。子眞、黃九門人。

山谷老子久不見。豫章詩人何許來。章江未覺清徹骨。西山一帶寒烟開。文章明鏡現諸相。句律蟄戶驚春雷。紅爐劒坐且一醉。爲我更賦揚州梅。

撚鬚寄傅子淵

一日幾回撚白鬚。我本於世非葭莩。奈何寸沫長自濡。起倒不供須人扶。眼前擾擾嘈笙竽。況於得失隨有無。鼠壤猨藉多棄餘。史雲空悲釜生魚。抓搔世垢清肌膚。愈下愈拙眞挈壺。愛極幷愛居上烏。古詩有之今輒如。不願百尺滕龜趺。不願去爲在涇鳧。只願卒歲眼長淤。百無所見常踟躕。出門擿埴尋君居。萬里付於千里駒。

送保定鏟剛逢且約相見後行

平生不願與物近。所向未始値坑谷。獨斯濯足清濯纓。世間此理周纖曲。朱顏見君一笑可。兩眼照人光煜煜。深（原缺）不可犯常髮。遲暮已許同松竹。去年相逢儼如昨。歎我何殊侵曉燭。衰殘壯盛等俱虛。且可清樽對殺蔌。策與百邑不可（原缺）與期縱橫猶沸粥。念君去替無幾日。頗復馳驅隨檢束。君方撫掌笑我迂。物理循環同一局。有來則受去莫追。忽看紛紛自魚肉。我愧君言但首肯。明朝君去追奔軸。臨行春色已無有。勉強歌呼邇紅綠。思君不見一長吁。忽得書來親愈篤。約我歸來敘離別。滿紙抑揚疑諭蜀。豈知重門鎖白日。迹雖伏櫪心麋鹿。寄聲少作浹旬計。莫使雲間參去鵠。乖離會合杳難量。君能規規如世俗。

得琫老莊僧書。所報周悉。且速東歸。旣愧其勤。因述書詒爲謝。仍約官滿就見。

故人書報新種畦。東皐豆麥稻水西。更添莊尾成兩脫。築出湧路排沙泥。柳插千本竹萬箇。雞豚母子羣相攜。又倚前岡闢場圃。更下南泊來鳧鷖。兩年課役已似此。數歲漸可如山溪。吾師報地適我與。胸中瑩徹眞琉璃。一錢不取力爲盡。只得一飯仍難棲。我輒汩沒落陷穽。眼前差路知幾蹊。緬懷吾邦歸未得。書來未嘗先酸悽。本無去來強熱縛。亦非顛倒隨傾擠。萬衆過眼即他物。列鼎旣飽均朝虀。明年定作一村老。非施委曲誰刀圭。

內侍劉有方畜名畫。乃內虢國夫人夜遊圖。最爲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方敢跋其後。旣作詩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閒集得詩。遂次其韻。以申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衢。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眞人睡起春纏柳。誰將琵琶最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暗香猶帶天階塵。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當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長風破浪眞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

常愛東坡、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夜黃州見落花。小院閉門風露下。二詩。因卽其韻。聊寄目前。

老來不慣離家久。獨臥一床今入夜。抓搔十爪垢已滿。降伏千魔心未下。熒熒病眼日更昏。皎皎孤懷誰與瀉。恨無帷帳與睡俱。猶有筇枝作身亞。華嚴性海偶深味。兜率陀天聊復借。平生好書陋顏柳。近日作詩幾沈酣。百年旅夢行將覺。萬里家園猶未舍。妄緣倘或未肯斷。佳境安得如食蔗。從來少味燕偏知早已忘機鼠休怕。行當遂作重屛圖。閒甘凡材任譏罵（世有白老之重屛圖）良宵明月爲誰好。記得初來正今夜。城頭火客喧不斷。花上鵲棲驚欲下。更深未覺單衣怯。風細只疑清露瀉。潺流南北心已老。緜歷閒關身自亞。傷心黃卷不相契。過眼青春難更借。那知交臂輒深扃。駸駸問因誰與謝。家書杳邈隔重鎮。客飯酸鹹眞傳舍。慇勤兒女置鐙鮮。璀璨穀蔬勝木蔗。定知何日遂能歸。卻惜今朝眞可怕。解衣就枕已多二喘喘多言翻自罵。

初夜有雨意欲曉風大作

昨夜雲深疑有雨。五更還作掃雲風。我於此地雖無責。傷時失事心則同。起來悵望一可歎。又覺烈日侵堦紅。隔牆鼓吹去何許。入戶哀怨號無蹤。寺花戀蘂鬬白樂。啼犬哭子將無窮。平生感慨垂老別。異時獨

與新豐翁。遍來眼力不解事。彷彿推蹤此境中。天公豈肯遺一物、備且莫歎杼柚空。無心致禱禱必應。會見一兩半年豐。

送慕容若寵公幹環慶邠甯

四月邊城氣如森。問龍乞水將致雨。起我獨有泛蓮人。相與投誠香一縷。腹枵不擬謝僧疏。愁對焦枯無告語。君時捧檄不我捨。意欲同分神所怒。此誠未契我輒能。想望纔疑隔烟霧。一朝報我檄難留。明日清晨離此去。我暫君住本爲我。君行我乃不得祖。固知身世不相期。戚戚安能効兒女。君還我亦脫韁鎖。聞道荊醅如潑乳。使君況是我輩人。便約臨高日東注。經由第一奠涇河。尤物須知原有主。（謂長子虎）

再次韻并寄甯州孫子發

麤我從來奈烹煮。況復顚風并怪雨。出門未必趁鴻鵠。閉門何曾下綫縷。比來重作坐禪僧。日與虛空相晤語。初非小智肯自私。終謂大國不可怒。倦途頗喜得吾人。獨喜山行逢豹霧。慚愧衣冠累欲留。猶勝投閑經宿去。東州勝事久欲講。老滕元將效懷祖。（初欲到郊接小兒）豈知斂手驟喻君。使君方詠羅敷女。願持一笑作先容。試覺醍醐分酪乳。甯州別乘吾所畏。屹然萬弩不得注。寄聲到眼不須論。畢竟生涯誰是主。

喜雨用前韻

凋瘵尩殘不勝養。欲救鑊湯須是雨。天公愛人甚赤子。忍將性命輕毛縷。使君屹起石門城。歸路壺漿喧笑語。定知此雨必隨來。何用與龍爭喜怒。初疑默默洒醍醐。漸次濛濛滃瑞霧。一滴入地須一尺。萬室焦枯如洗去。我慚無力助精虔。獨致微誠祈佛祖。深扃不得陪賀燕。坐跂歌姝參舞女。近傳一斛出六斗。畫面浮蛆泛牛乳。煩君說與猿臂翁。留得滂沱猛如注。醉中寄我慶豐謠。想見今朝賓與主。

謝慕容若寵惠橘皮湯用前韻

有幻色身同一煮。誰振楊枝洒甘雨。一息不御百慮隨。邪正交差窮脈縷。昔人有術我得早。自約初到必與語。日來靜坐不能遣。痞隆忽作河豚怒。腹腸迤邐吼雷霆。嘔噦繽紛雜珠霧。吾僚恩勤謾馳告。果爲新留陳輒去。君臣辨正參苦良。物物經營本農祖。一杯狼藉走三彭。再啜逡巡鬼魔女。恍覺身在清涼國。無異金堂逢石乳。便當竄入經驗法。何用切切增補注。多慚世語必見窮。不會作客勞煩主。

謝傅子渭惠醍醐

一鼎瀲灩香馥郁。刻意傅來敵珠玉。畫屏當梓世俗珍。獨喜小甲隨宜聚。老翁病起疎七箸。頓覺加餐不勞勸。喜與頗誇併日食。庖有力疲憂斷續。舌根有相未須遮。定應雙筍沒春芽。只愁此法不能錄。歸去尋思空自嗟。天酥辟易醍醐（原缺）且從樂處爲生涯。他人若問眞消息。請向原州覓傳家。

築城詞效張籍體

齊眉去。朝天回。一聲號。千聲催。七匀繡布一搏許。試錐只恐錐鋒攢。萬仞連雲絕川路。胡騎回邊不敢覷。但云本是漢家地。如此擔家渡河去。渡河去。莫回頭。漢家人人要首級。渭州門外籤爾喉。

寄耀州畢九

造物於我終何功。寓形宇宙一粟同。由粟而形則可物。有形而我如飄風。我初與子未束髮。長我一歲今皆翁。間關世故飽愁集。悔不相向但盲聾。遍來步屧小（原缺）謳。無異船鼓過婆娑。逢場作戲固聊爾。隨緣應責時能充。邊城氣埃蔽天赤。春物豈暇尋青紅。頗知別乘甚相得。共玩雙翠臨斷龍。酒闌起舞屢脫帽笑指落月如懸鋼。何當容我作鼎足。未明歸馬催匆匆。

題間所掛山水圖

老驥無能空在閑。首蓿既飽思行山。誰知尺幅分向背。恍如百里隨躋攀。尖煙濛濛心共遠。草樹陰陰日將晚。一聲幽鳥隔前溪。萬古同春來叠巘。涼風彷彿飛清霜。奉身九折思王陽。嗟我胡爲不自愛。逐物頗倒輊餘光。罪離活計知何日。相對無言搔短髮。芒鞋竹杖請自在。皎皎吾心眞匪石。

送郎祖仁罷九江稅省親仙源

石磴縈紆行一髮。下見滄溟湧初月。不應佳氣無所歸。十載聲名播吳越、香爐峰下新解官。四馬又過桑麻間。知有秦人篆字否。不妨高處小乾坤。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四

古詩七言

四時詞。擬徐陵。用今體。次東坡舊韻。

春

紅絲枝頭自開落。薄日低雲天一幕。可堪閑緒向眠鷺。未擬同心摧破萼。寶環半脫畏侵肌。百刻縈香竟屬誰。旋製稱衣宮樣窄。慵看架上去年衣。

夏

蜀葵易過紅榴永。鱗鱗瑩角波紋冷。水光汗透玉枕涼。扇影風搖深院靜。無言一向幾回顰。品盡幺絃竟不匀。空被梁間偷眼燕。黃蜂元是竊香人。

秋

畫圖展盡瀟湘綠。紡綻新詞寫啼竹。薄衾笑拂又經年。已報莎雞入重屋。漸施羅幌作深扃。時看明河步廣庭。旋索羅衣防露下。隔欄閑叫侍兒聲。

冬

休願車輪生四角。莫向金樽嫌酒薄。門外風號雁陣低。擁衾同看殘燈落。饑鼯款凍驚棲鵲。睡紅笑引燕

贈詩。未擬雕龍問鸜鵒。先投宿酒散霜花。

次韻東坡所書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詩

大枝憑陵力爭出。小幹縈紆穿瘦石。一杯未釂筆已濡。此理分明來面壁。我嘗傍觀不見畫。只見佛爾遭呵罵。人知見畫不見人。紛紛豈是知公者。汗流几案慘無光。忽然到眼如錐鋩。急將兩耳掩雙手。河海振動電雷吼。

答吳子友見寄。昔與子友同書局。以此韻往來。人各十二篇。今子友仍用元韻。遂復次之。各十三篇矣。

憶昔棲題雜梁棟。懷璧握珠容抱甕。大宛天馬本不羈。擁耳轅駒綏就控。撈蝦摸蟹力易盡。搏虎擒蛟殺方痛。君時正射鬼薰策。直把黃金變鉛汞。顧我寢遲特相予。許我過比儀韶鳳。回頭已數六端午。幾向夢中自占夢。邇來欲逃陷腐記。豈謂書詞情愈重。琅琅楚廣奏未缺。杳杳燕鴻月頻送。壯君已赴宣室召。老來未棄螗蜈動。詩成新月半侵簾。更聽樓頭角初弄。

答成都侍其純父用其韻

鹿頭關下花深處。竹馬曾尋綵衣路。雖知梨栗是生涯。人道風煙如鄠杜。四十年來若斷橋。問津無計冷瀟瀟。一聞此語心先醉。似向江邊筍白燒。羨君材器森諸有。寶帶垂腰今一叟。未說常開壇上旗。且須再遣雲中守。從來別駕不謀身。欲作蛾眉會裏人。本是文殊親接引。定應見處必逢君。

蘇子瞻因膠西趙明叔賦薄薄酒。杜孝錫、晁堯民、黃魯直從而有作。孝錫復以爲予。意則同也。聊以廣之。

薄薄酒。勝茶湯。剜癖膋。爲有香。斷尾山雞避文章。直才先伐甘井竭。誰將列鼎移黃粱。揚雄草元反嘲白。變蠅甞非井丹食。卻念牛衣兒女心。十郎漫致回天力。五湖歸去弄煙月。仗劍成名空玉雪。飲薄酒。醉後紛紛示何有。莫厭薄酒薄。莫惡醜婦醜。君不見王莽百萬驅虎豹。千兵掃蕩同拉朽。又不見高堂笙歌午夜飲。明日哭聲喧正疑。莫厭薄酒薄。到頭一醉亦足樂。莫惡醜婦醜。攜手弄孫同白首。高飛遠走佃亦樂。莫抹眼前忘時後。

過雨飲臨潁何希仲家蒙督詩即席爲贈

君不見張子房。秦晉未授祇遊俠。又不見蕭望之。不能碌碌反抱關。漢業已成赤松去。殺吾賢傅終感歎。乘時致用固不免。要須縉紱無由攀。八十釣渭濱。揮旄仗鉞與艱難。臂鷹上蔡市。復得不可容多言。周傾秦得漢亦起。虎噬鯨吞紙觸藩。一興一廢竟誰有。要之有數歸元元。元元亦何爲。與君論子細。須將劇孟作敵國。未信樂公爲勇士。竊借聲名人自欺。白公梟首方爲是。乾旋坤轉只等閑。收放僅在毫端耳。何郎目如電。奔髯兒童摧。眼光在酒裏。一飲黃河傾。不作幺麼貴公子。橫行欲得十萬兵。吾語何郎少卑之。犀有角兮麟有脈。果知有是不早計。抑揚畢竟何所之。滿酌勸君飲。吾語無文章。鞭笞六龍駕扶桑。上朝元

君陪紫皇。霞衣玉簡鬚如霜。俯仰八極何茫茫。方時與君俱此舉。如何煩君整起舞。雞徹聽我歌。我歌喘爲我盤作。蟲蟻萬類隨江河。背同兒女戰蝸角。酒酣兩淚揮滂沱。

正月日大雪過秀州城外。開樂神踏歌打鼓。

歲除夜雪一寸許。使覺新年喜氣多。大觀元年第一日。一番勝事信可歌。歌不已。鼓聲起。漫讙連村如市裏。更願雪深一尺餘。收了去年三尺水。

聞傅子淵求冷淘醋

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鉢紛紛似流水。銀絲直逼連夜具。大射行鹽如酒釅。又不見親賢宅中午睡足。花族春急街紅綠。一窩隨看變猶疑。妖冶均調笑相續。他日何人學智謝。研乳磨薤揭椒姜。便覺廬山落眼中。誰爲窮邊輒相會。往還斷絕併緘默。甕遠常羶味務蔥。親賢勝事不可尋。且向鍋中求一則。

賀李方叔得眉山玉堂賜馬。公自書券云

帝閑萬馬皆天龍。一一盡是真龍種。欲知志氣吞萬里。駿逸向人耳雙竦。翰林下直出玉堂。虢鞍寶斝聲琅琅。傳呼一聲逝里閭。新向庭中賜驊騮。明年乞得東南守。載舸西河臥栽酒。免令此馬老江山。故用賄君良獨厚。憐君從來家苦貧。坐令儒士喜意新。自書券字甚雄偉。作書遙報江河人。翰林好士麥丞相。知君亦合玉堂望。願君寶此（下文缺）

五言

雨中自瓜步謁寶覺。遂約遊黃社。寶覺遺有儀真之行。雨後獨往。夜分方到。泥滑路嶮。乘步相半。

夢寐東南遊。金山居第一。泊船瓜州口。風雨繫累日。冒雨訪老胡。脩然出蘿蓽。壁間十弟子。云是王維筆。生者今何在。別有一丈室。相期同過之。住思久披拂。差池成獨往。敢憚泥沒膝。投鞭望橫岑。露重衣如濕。方諸滿漲甌。指點盡纖悉。月黝神爲請。蔽冰蕩肝膈。霹靂相間勞。軟語胸中佚。頗怪不預知。有似驚慕客。杖矛處爐紅。柔腕俯林蔥。老淚感陸生。明發飲霜橘。木魚動曉堂。永味問南畢。百年嗟枯槁。平日廖在漆。幅巾行此時。歲暮悲蟋蟀。

金山寄懷秦太虛用建除體

建古求亡子。寓意一何疎。除道聲出師。老將定胡虜。滿座語更發。誰是囊中珠。平生不少貸。鮮不相謂迂。定分固有來。蹤蹤參乘駒。執別幾幾日。眷眷瞻吳儒。破碎物役爾。此理君何如。危步上傑觀。晴背相攜扶。成茲塵外趣。感慨反不舒。收我漏盡晷。課君種樹書。開山一百里。玉粒隨香蔬。閉門不復語。早晚同歸歟。

毗陵西城樓感懷

平皋已春風。昨夜猶繁霜。倦客驚節物。遊子思故鄉。樓高白日促。遠日空悲涼。願言平生歡。各在天一方。迴遊不可從。山川阻且長。安得一樽酒。時噫共深堂。孤懷昔蕭屑。壯志猶激昂。無階際元護。尚期夢池塘。蒼鷹在千里。怒鬣存三湘。寒鴉似相求。依依度斜陽。

秦太虛寄書云。想君在毗陵廣坐中。白眼望青天也。因錄此語爲寄。兼簡諸君。

白眼望青天。我乃厭多酒。秦郎才語新。高低秀獨柳。春風昨夜來。傳書白江口。因爲愁水光。物物慰我醜。
歸程無多日。僧窗不驚詫。投懷二三子。自許口不朽。笑言忌有累。醱舁來所有。莫問夜如何。爲君專一斗。

繼揚會張曼之陳瑩中分柳韻得柳字

我生固有地。物物皆可口。身行半天下。饜飽無不有。讀書恨未博。毋索多掣肘。一逢可意人。似對靈和柳。
老來益落莫。永日類中酒。北舟得二妙。洗盡平生垢。參軍欲陵春。記室寒掛斗。雍容送落日。百柄爲斗藪。
崎嶇箏外驚。撇眼自妍醜。真樂極胡越。詎可論不朽。昔人固欣慕。僅欲操箕帚。堂陛幾千仞。未易窺戶牖。
逡巡館千里。轉盼百年久。一笑且低回。朱顏今皓首。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

古詩五言

次韻魯直留別（魯亡詩見前集卷首）

南北二十年。裋褐足塵垢。九仞未及泉。竭心盡地厚。積驟開前山。月在山之顏。目斷兩黃鵠。夢寐長躋攀。
我飯苦多噎。見君遽出氣。定有靈中藥。痿人果知起。枯槁洗朝露。咀嚼玉壺冰。蕙草豈自得。香發須高陵。
齚舌真有味。辨口空齒落。頓悟孺子歌。何當濯其濁。尤蹈似未見。能言人亦難。得微可齊語。引置莊嶽間。
大路平如掌。仁者貴安宅、直紘爲君禪。萬里等尋尺。何年紀渻子。相向猶木雞。肝肺已白鏤。士直非所知。

鮮于子駿用魯直見寄韻因以爲謝

雲間彼上人。處汙能見垢。咄咄向風雅。入國知溫厚。別來仰高山。霜風刮衰顏。新詩解人頤。調古不可攀。
棘棘瑚璉姿。森森棟梁氣。願學固有歸。黯然由此起。世味淡於蠟。抱懷冷如冰。十年問歸路。歌舞懷西陵。
歲晏感飄蓬。老去委瓠落。豈無杖頭錢。斗酒不問濁。向平累愈重。欲去亦良難。安得劇木雁。才與不才間。
遇君本有地。悵我將焉宅。引領遡家山。一望幾千尺。何須撼墮葉。會當鑿棲雞。風來北窗下。此況誰爲知。

次韻子瞻古風詩二首

無兒晚讀書。得之兩河塌。何待少陵詩。閃閃已生光。深山秀蘭芽。無人方自香。未央鎖千門。可知豈修廊。

俯仰要自得。犧樽混青黃。惡木熟亦陰。盜泉渴須嘗。果能存固有。利害置兩傍。非我亦匪人。用詐皆見傷。
紅爐一勺水。湧沸如雷聲。德君戒終南。爲君歌采苓。水焉焰仍裂。崎嶇閱修齡。由來外一重。時非君死生。
風物託茲世。異種聊並蒂。榮謝等春秋。何勞繫多計。眷眷後世雄。惟君有以似。

子瞻、參寥、太虛同遊惠山。用王武陵、竇郡朱衍三、詩韻。各有所賦。參寥錄以相示。余將遊焉。用次其韻

曾爲惠山客。心已寄蒼茫。如今幾何時。常在山間堂。淹留情莫繫。悵望身疑翔。聯翩得秀句。古殿逢燈光。
耳冷微孤韻。神幽挹清香。買舟行有期。此興安能忘。
三子骨已朽。來者非一人。簫聲起孤鳳。抑按皆清新。松陰貯老月。薜荔涵蒼磷。崎嶇固在國。千載無纖塵。
物物昔已矣。今昔均可旻。何當事一廛。願水終爲鄰。
膏肓有前人。老意繫叢樾。差池紛鬢霜。味蠟火已絕。一啜風漱液。幽思起復滅。詎惻數及七。緬予在明月。
陳更蹇修途。景耿重激發。冷然儻可御。千古同一轍。

再次斗野亭路舊韻寄太虛

北舟攬黃氏。楚楚不自平。故步聊低回。新月微風清。蛙聲語莫下。泡濆浮修萍。何在超世游、騷路情難傾。
西堂夢不到。春草還復生。長年浸枯耕。有時懷層城。適從吳兒炊。又作淮人烹。皇皇徧諸侯。吾人愧安行。
獨抱照乘姿。花枝似相明。拂衣歸待旦。南州逢顧榮。

秦太虛出魯直所寄詩因次其韻

別子又春杪。幽懷誰與讌。反復非遠途。繚繞如理綿。家山雖入眼。尚疑隔晨烟。破悶得子詩。鳴雞還到船。
追隨日苦知。容易悲長年。猶能共一轍。植足臨大旋。下澤政有味。萬戶自我捐。惟有不捨心。常如俯奔川。

次韻家室送別

幾年保新阡。託身斗一方。問語得野人。禾黍共登場。遷疎儻可老。持鬢時抑揚。顧非馬上才。猶懷袖中鬮。
西風靄微氣。抑視明星光。叩齒詠冥芒。白眉誰最良。師門守邊鑰。表表南方強。遭誅百年寇。敢謂莫我當。
牝雞久司晨。碎吠移當陽。宮辨固難律。誰可無宮商。堂堂發天機。右鉞左仗黃。一日會風雲。果知籌策長。
洗滌盡餘滓。萬翼爭同翔。能無出蠢亂。及顧箕子傍。平生慣草衣。豈識事戎行。強歌出塞曲。天矯參龍章。
蠅因逸驥速。馬爲奏瑟昂。倘期豁鼓操。猶力起病床。賀蘭奪故冗。安西還舊疆。歸上千萬壽。重賡庶事康。

和參寥過敝廬留宿因見寄之韻爲謝

及此仲春月。頗欲謝遠步。世味久已疎。何憚魚生釜。青陰合廣除。似失北門路。端知雞在塒。未愧豹隱霧。
飄蕭方外遊繾綣遲暮。共待清光來。軟語坐良樹。呼風破炎蒸。叩齒卻忘慮。逡巡棲鳥驚。不記衣上露。
臨分期屢來。此樂復誰與。

送孫叔靜

浮雲無定著。乍合還分離。廓開萬里天。好是無雲時。我懷苦蕭屑。多感不自持。奈何情所親。容易成兩飛。

秦人雖受寶。睨柱誰瑕疵。空能九賓賞。終負連城歸。此道固有命。如君應未遲。且從淮上遊。霜濃蟹螯肥。截取一樽酒。里門相扶攜。笑語欲難背。古人良可期。開編若對面。謔浪尤相宜。皎皎澄漢月。森森瓊樹枝。燕地重郭隗。吳兒輕陸機。曉來猶薄露。會見高風披。

次韻黃魯直晁堯民游馬頰歸

洋洋引天津。湍悍誰爲寫。謀臧袖所勞。窮築限修野。緬懷二三子。感物寓土苴。卯飲東貂裘。指顧來其下。羈風面欲黎。跟蹌倚羸馬。一笑等飛雲。吾生竟何者。

次韻晁堯民、黃魯直、蘇子瞻同賦半粲字韻。十往返而不倦者。

耿耿萬里心。振衣常夜半。明星當戶高。仰首每自歎。是身固虛空。殆將等閑玩。永懷一寸光。有之詎能散。南山富蕨薇。采采當待伴。不媿郢中曲。誰報靑玉案。十載北窗風。鄭聲何可亂。子職若崎嶇。垢指嘗與盥。我懶老更拙。欲和知良難。但能餐餘塵。未易窺重關。踰年與君俱。纔此意少寬。奈何捨我去。鴻鵠隨塞摶。岑樓起腐寸。萬仞始一拳。知君未易量。願君更加餐。親髮日益白。何以爲親歡。以義不以時。吾君正求賢。咫尺明光宮。峩峩望君冠。

寄范七不涼。有一優者。頗相似。每見卽與從容。聊遣吾思之不能已也。　喜施朱。常陋其過。

吾友范君誼。宛似丘遲詩。點綴花映草。草長鶯亂飛。詠詩知吾人。因人想其時。不知胸中寬。西城方權笞。昔爲守禦策。堅壁不容錐。今作進討計。萬里入鼓鼙。相從惜日短。既別恨見遲。雖無老成人。彷彿賴頰兒。每見挽與語。問我將何爲。我非獨子者。我友實似之。典刑不可見。況復堂上奇。邊城氣候晚。四月猶袷衣。靑燈照冷坐。素目披重帷。孤懷若蕭屑。人事終難期。何當命典刑。一笑相淋漓。

浴

靜坐已十月。聊復賓一浴。我髮不滿梳。安得別爵（原缺）浴暖連頭澆。快哉如出谷。我生本離垢。妄念卽桎梏。外物強扶持。何異雨中竹。亦不無雨媿。亦不有雨足。森森自然往。無榮亦無辱。振衣步空庭。又見黃葉熟。進退婁何從。晨羞詎宜緩。叩齒感見史。虛心豈魚貫。乃知抱關者。俯首固非慣。烈日下嚴霜。盃水沃熾炭。物理自回旋。何方卽吾館。年來老頓逼。四月未覺煖。勉力更無念。已矣見此粲。

第六郭將求詩久未暇今以寄之

爲延一揮手。歲月如奔流。誰知頭半白。重見須雙虬。面冷臆一鏃。氣雄吞九州。門庭外雖設。毫髮終無留。此特可見者。如君實難求。人固不易視。而我獨見酬。半年話疇昔。論極非謬悠。但云置是事。可賀爲冥幽。功名本何爲。入手如上鉤。我每壯其言。心肯屢回頭。別來已七月。悵望逾三秋。近聞復來此。咫尺不相投。元戎奉天討。知與造化謀。化成兩馳突。伍控咽與喉。刈斬萬餘級。少快姑暫休。此銳且就養。彼生豈容偸。君謂乃吾射。含笑韝臂鞲。今秋取天鄗。明年入興州。遂復都護府。再見萬里遊。汾陽異世勳。子敢如綴旒。未或便相襲。且作仲升侯。

送靈臺尉徐舜舉

靈臺右鶉（原缺）。南北兩山間。我來春未幾。紅葉纔斑斑。與君早相求。攜手問兩山。折花飲淸泉。共此一日閑。君才眞健敏。詩句如芝蘭。娟好秀且靜。馥郁若可餐。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六

古詩（五言）

赦到後雨遂大作

昨夜聞有赦。今朝遂得雨。天澤隨君恩。一灑偏寰宇。彼玩尙逋誅。吾士久未還。皇靈實神謀。剪復笑談閒。崢嶸若化城。掃蕩如破竹。開田一百里。得士千萬族。不雨三四月。隴畝猶燒畬。禱祈略無應。居哭行歎吁。豈知有此待。城就師振旅。上不廢板築。下不妨野處。秋種蓋未晚。及此壯者歸。歡呼各著業。賣刀買耕犂。山頭夜叱牛。山下婦亦斷。老稚（原缺）（原缺）（原缺）勸勞莫歸宿。待我士盡返。俟爾日有餘。歸來笑相向。共樂生無虞。又聞赦書中。逋欠皆除免。更放一年租。其細及移變。天公固愛我。吾君豈遠天。乃知父子間。事事必關連。野人語可喜。使我喜不寐。誰謂彼無知。況欲迷向背。我歌本民言。未愧中興詩。聞者足以戒。可是輶軒時。

端午睡起和韻

豈復記佳節。飽食睡亭午。雖不負此身。倦聽亦良苦。念初入此門。只作十日數。那知如忍炎。倏爾到角黍。本非來質秦。蓋異行怨楚。端爲城且拘。獨與縲紲語。深坑偶未埋。大鈞僅逃鑄。猙持諸願力。妙地叩初祖。會當縱奔兕。遂與搏猛虎。悉余愧平生。何適非齟齬。

大雨

向晚雲驟合。雨點如車輪。入夜勢轉暴。對面語不分。初疑坤軸裂。漸覺河海翻。傾注恣豪放。滂渲莫吐吞。
平地忽五尺。呼叫均四鄰。下堰上飄蘋。東塞西遽奔。一身應百給。坐臥不得申。且自秉鍤刀。（原缺）（原缺）意已昏。
念玆嗷嗷農。拱手過一春。入夏又將半。寸苗無宿根。祈禱備衆技。杳杳天九閽。饑殍漫猥藉。極目無烟村。
及此滂沛澤。一洗憔瘁痕。勞我敢有詞。故喜氣已溫。置酒會賓客。耕輒翁語孫。爾年非可期。我責亦粗伸。
欲赴固踴躍。感慨扃重門。

睡起

數日不吟唔。已覺舌本強。熟處自難忘。乃是眞苦相。饑空睡起足。物我兩俱喪。舉頭見南山。依舊禿相向。
解衣遶屋行。未巾已踉蹌。翻嘗試遮眼。一抹如白浪。目足身所先。二者輒相抗。生理從可知。何用更惆悵。
獨有梁上燕。憐我本癡戇。時時作好語。似欲致勸相。見爾初啣泥。生子已頡頏。而我猶未歸。玆事固難諒。
安用苦煙（原缺）。無勞獨悽愴。俯仰卽陳跡。未易煩度量。一樽試有求。傳來如鵲壑。頓味毒酒酷。猛酹投晚餉。
倦懷豈復有。舌爛腹斗脹。抱薪救烈火。自取將誰讓。夜分方半生。劣過逃鬪纊。

試郭底泉和韻

午睡不覺久。起來獨捫腹。睡餘相苦魔。眩瞀遂爲族。永懷建溪春。偶爾得藏畜。品第雖非貂。復勝狗尾續。
虛堂無纖塵。石轉紛蟹筅。破鐺頓愕貽。屑紛隨輪蹙。被褐而懷璧。凡眼眞褻瀆。聊資定碗黑。豈待無託錄。
久聞城西角。有泉堪寒玉。名因所居傳。廉惠纔可僕。殷勤持小罌。甘瑩來一掬。蟹眼方轉旋。色味相芬馥。
邇來棘荊生。未易梨栗熟。一啜便超騰。庚愁空萬斛。

晚起和韻

今日起差晚。持課幾到午。饑飽雖難醫。葷酒且入務。脫粟快一飯。白眼視寰宇。固知等浮沉。要在極纖縷。
聒耳林鳩噪。擧頭梁燕乳。我亦盡輪回。何必高下數。紆懷故山中。泉石漱深塢。萬壑響松風。千巖澄月露。
胡爲不歸去。乃與朱墨侶。只記入門時。未有還家路。我生詎應爾。炳炳莫我顧。彼心豈易同。吾首莫易俯。

讀淵明詩效其體十首

歲月忽云徂。人事只如此。胡不及此時。斗酒勞隣里。有田半荒蕪。有屋亦傾圮。強顏賓客後。畢竟如何爾。
淵明棄官歸。議者見各別。去就須有名。豈獨爲卑欸。折腰分當爾。柴米豈無說。舍彼而處此。亦不苟自潔。
扶疎草木長。玆時豈無情。未論身得去。想像身已淸。竃山久不雨。湯熱氣鬱蒸。遺懷一開卷。便覺涼風生。
操檄烏延府。已復十五年。年當三十餘。事事隨精堅。非惟會與靈。兼欲還幽燕。誰知今白首。獄吏輒差肩。
晚來風稍回。漸見布陰雲。乘時得尺雨。吾農實難勤。不顧牛邊地。報施豈無因。我雖不在事。未能忘感欣。
用舍繫臨時。金玉與蒿萊。塵埃混瓦礫。熠燿參樽彝。何云長與公。陳迹（原缺）歸來。一跌竟不起。念之有餘哀。
我聞癃瘵地。去者無生還。吾兄三十口。歸來盡顛顏。死生非人能。得喪亦非天。張毅與單豹。要之皆偶然。
朝從空檐出。莫逐稍頹歸。既謝壽無烟。此外將何爲。堂堂十六年。子孫反無依。莫作如是見。隨遇聊差池。
吾亦愛吾廬。此亦未爲得。死卽瘞路傍。要是不免惑。隨流認得性。有念乃吾賊。是以方丈間。千偈終一默。

吾友智可[illegible]。每見常熙熙。人固莫我尚。我固不人低。問其何因爾。我蓋不自知。孰爲第一義。只此是菩提。
烏乎義禪師。退居金陵。予與之都城之舊。能詩。喜說修養。年七十餘。貌類三四十許人。以詩道舊。
因次韻報之。
幻化如空花。虛立等修竹。四海不離身。一笑長滿掬。相逢亦何有。展轉猶所獨。攀緣過九上。困頓報一宿。
歲月屈身臂。到此非問卜。心淸聞妙香。老何俱三復。何當會實際。超然發吾覆。未爾且逡巡。更待梨栗熟。

五雲觀

五雲窅中天。衆山如朝宗。相臣夙有約。標神斯此宮。傍有洞天接。面直積金峰。嘗言五百間。斯地將修崇。
廢興果冥符。變化如虬龍。細懷祥符後。天意固莫窮。一言不可復。此興猶未終。知國如知家。尤難邀此翁。

崇壽宮梁昭明太子修行之地

鴻縉已不凡。崇壽氣尤古。經始天監謀。餘力保大擧。十國人何在。烏鵲尚如覩。井泉翳荊棘。像設半塵土。
視今猶視昔。一笑縱俯仰。有愧所坐峰。安得參鶴羽。

喜客泉

取逕輒林莽。得地三尺餘。名曰喜客泉。客至如湧珠。初驚一穗起。遂巡周四隅。酌之甘勝醴。淪茗尤敷腴。
物理不可詰。感歎常躊躇。于焉知福地。未易世眼拘。

撫掌泉

泓渟宿寒藻。正占山一曲。平時常湛然。撫掌珠可掬。喜怒去千里。氣類若相屬。如何輒示異。乃爾分遲速。
霜風鼓槖籥。巖樹響絲竹。語出若有答。路轉疑接續。幽尋力恨短。博探日苦促。便擬寄無餘。捨策遂留宿。

白鶴觀

白鶴不復見。荒臺煨燼餘。昔時三茅君。鶴駕常相（原缺）。一歲許一會。此地幾其廬。倏然自一境。歷攬莫與俱。
兄弟兩羽人。玉骨太古須。燒丹云未暇。彈琴聊自娛。日貯縉鶴來。寶籙參玉虛。身世久已忘。況復話里閭。

九錫庵

強臣欲竊命。九錫乃所僭。奈何得道人。亦復有此驗。是非固不同。等欲示其漸。石地繫龍趺。穹載極該贍。
漫滅半可讀。以是表龜監。名存物何在。遺製不少欠。帝意豈無謂。人事徒妄占。何適非偶然。隨遇始兆擔。

華陽洞天

洞天名此山。于此實第八。東將秦嶽連。西與岷峨軋。磴道端可通。足亦若相戛。我欲躡其武。若徑時見汨。
屢試輒復卻。宛似物所遏。周行半天下。是等三四閱。有無終可疑。雷同勢小黠。退之固頡頏。桃源羞強說。
卒謂武陵傳。何殊眼著楔。孔子亦獵較。此理信難脫。

玉霄庵今名天聖庵

白髮不我貸。靑山亦是情。斧斤借羨力。遂易當時名。吹簫人可想。有念應難平。從玆定相忘。那更隨戲成。
松門插天半。竹逕梳晶瑩。所期茅茨永。丹碧雲願營。含悽振落日。拊事悲頹齡。吾生儻與歸。境界滋光明。

陶隱居書堂

山雲自往來。人事久蕭索。誰爲插小松。記此常棲泊。坡陀披淺麓。窈窕帶遠壑。著書方呻吟。誰與會所樂。
驚飆耿莫追。歲月儵如昨。隱約玉簫聲。憔悴金匕藥。風來萬籟奏。一笑覺難約。尚友徒此心。相期在寥廓。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七

古詩五言

比都文承制。移竹贈初秀才。堯民有詩。因次其韻。

古人偏愛竹。種不虛一席。相將共忘年。敢憚培且植。君家占何方。容易來秀色。雜草出明軒。翛然聳修碧。
剪榴畏風摧。留葉期鳳食。從茲兩蠶足。閉戶忘所適。
增築貴堅厚。捍禦避欹側。朝灌暮復壓。深廣枯易得。勁節既能主。百蠹遂爲客。風微吟疎簧。日永留客屐。
此況倘可期。吾廿事潛默。皆人知自完。皎皎良未息。不枝謝紛紜。斯言愧安國。

離潁昌。張聖行獨出城相送。

黃昏促征鞍。別酒已沾醉。風威危破膽。雪意欲着地。超然氣類人。送我奄獨至。懸知必如此。恐終欲弗類。
平生昧歸宿。恍若得所詣。胡牀十餘語。彷彿京口例。此言固近俳。要之不無謂。覺步猶在馬。解鞍定何地。
百年難見幸。一已乃許事。繾綣兒女情。回首端自愧。

夜投臨潁。陸周仲館待甚悉。

冥行眼忽明。乃是到臨潁。倦馬倚風嘶。凍僕望門逞。初非敢此期。勢逼豈容頃。是身雖無難。從者固當省。
主人頗料理。燈燭分爛熲。熾炭解噤頤。重帷護寒頸。招魂幾剪紙。感惠非尙整。粲然一笑開。那復嗟斷梗。

我生且莫落。隨遇輒自警。轉盼已歸空。區區徒畫餅。

明日阻雪不得行。蓋冬至前一日也。

纔冬即欲雪。醞釀非不久。旅館黃昏風。半夜忽如晝。天公特謔戲。不在我先後。兒心見期心。咫尺弗得就。
濁酒良未已。兀坐幾忍灸。遂令相逢心。感慨若奔湊。紅爐慘無光。短氣猶發縐。況茲嚴報本。供衛何所售。
風威果能神。排斥勿稍留。非獨寸草榮。萬里同錦繡。

三家店主人勸飲

早飲欲過午。感此去路遙。解衣酒家牀。主人喜相招。逡巡出飯飣。勸我飲一瓢。舉手謝慇懃。宿醒猶未消。
報言雪滿野。征轡相無聊。何如酩酊去。更可忘今朝。年來頗解官。徑欲隨所遨。端愧五糜期。未覺塵心搖。
偸薄日益窮。妙論輕鴻毛。何當受一廛。醉到同漁樵。

得常州感慈邦長老書求詩。兼寄鄰老。

清晨得君書。遠意來吳中。開緘一見面。頓覺百慮空。書詞若蕭屑。怪我情不通。我豈逐物者。君亦如冥鴻。
便當永相忘。何計騎與驄。聞君奮鈴槌。喝下分華戎。晚齋會千指。一一麻中蓬。朝參月破牖。暮請燈在籠。
坐令萬折異。沛然俱向東。緣契乃如此。想見上壁叢。胡爲特垂手。千里詩龐公。龐公無伎倆。只這是家風。
復如多聞師。亦在兜率宮。人間最勝處。何必顏如童。會當謝朝謁。爛漫遊無窮。

寄何德固

元豐初得君。賜袍色可摘。雍容戎馬間。爽氣凌秀色。十年不相逢。領須已有白。京塵化人衣。歲月動阻隔。
夏屋如深山。排日許連席。坐中多可人。一笑每噴幘。人皆指爲詼。我輩日所惜。于今已三見。爽氣若初得。
同言胡乃爾。前致作嬌客。邊城久不雨。旱氣幾爍石。俯仰數刻間。咫尺便南北。寄聲不敢輒。問訊莫我識。
但聞深閉門。默坐較定力。雙林舊家風。龐老眞消息。莫作分別想。認予卻爲賊。開門會有日。聊復銷戈戟。
準擬詰朝見。無或但堅壁。

燕子和韻

依依梁間燕。終日常相對。本不欲爾斯。何爲尙此會。得非緣所遭。又恐意有在。飛來復飛來。好語如淵瀨。
我亦強維縶。爾豈知向背。萬事杳藹間。一笑沉吟外。元妙第一義。爲爾除障礙。卷簾見天下。始信物有大。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時積雨新霽。夜色如晝。傳聞余有興几之命。

醲水投過日。佳思生襟裳。緬懷江上笛。相遊共胡牀。星月弄疎明。卓木來遠香。所得亦餉爾。端能謝（缺原）涼。

方叔并用前韻。復繼之。

蕭然傲環堵。任性嬾衣裳。兀坐定何許。非非書滿牀。我每不欲去。鼻觀無盡香。未始有寒暑。彼哉自炎涼。

何[illegible]澄上人羣玉軒求詩

日日不離山。愛山終不厭。因地端有來。及此若尙欠。當軒出巉岏。昏膜遽效砭。枝撐篠櫺簷。明滅烟雲黯。
幽禽時一鳴。隱約隔天塹。早聞羣玉峰。世境未易占。卻應三昧力。易致茲可驗。使隨絕高深。兩足恐不贍。

幻化浪樂緣。膠擾窮聾檻。會須拼清風。方署對枕簟。

送忠禪者詣徑山。請菩覺、住天寧萬壽新刹。

我初遊叢林。得人如滿月。細披雲霧間。柱影若可攬。施遊二十年。相半分會別。暮途喜可掬。妙語等冰雪。告我第一義。光豔忽振發。老魔俱辟易。善類隨響拂。是真萬里足。一舉安能蹶。徑山（原缺）煞稍。夜氣尤昭徹。異時摩耶老。虛藉意甚切。子果識至人。指顧石必裂。出我連城珍。郊廟冠前列。無令刖足翁。三獻文爲拙。

因服藥飲酒一盞

東坡在黃州。飲酒只飲濃。我今又過之。釀漿如醬汁。平生不喜酒。興來且莫然。長虹偶爾於。日復投一吸。入口舌欲脫。下咽齒爭泣。熇熇腹將裂。率率淚莫竟。頑涎雜血唾。心悸如鼓集。聿爾無一事。荊棘強自入。主人固好□。□□亦素緝。如何似見毒。使我臥復立。彷徨日欲落。稍寬困眼遊。步覺天未明。齒頰猶習習。是邦居不非。奈此掩弗及。昔聞禁酒國。今見毒酒邑。作酒寄一笑。倦悶聊救急。

大暑不可逃。偶攜數友過湖上。清坐抵晚。因詠老杜槐葉冷淘句凡十人。呂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得須字。

百年觀不足。一日樂有餘。況茲夏日長。而與君子俱。號呶謝呼笑。談論皆詩書。門外方爍石。坐上如冰壺。仰懷冥冥鴻。俯愧戢戢魚。我老百不堪。嗜好終蒲蒩。殷勤相得心。黃昏尚躊躇。追隨自此始。莫厭頻招呼。何必得美酒。然後可將須。

張聖行解官入京。僚友餞別。分韻勸酒。得醇字。

密雪不着地。朔風煖如春。天公豈無心。慰此東歸人。吾人晚相投。每見每更親。踰年稍粱俱。未覺旦暮頻。欲識分淺深。蕩蕩風中雲。問其美如何。表裏無淄磷。深淵子雲默。高廣太丘真。汲汲惜日短。奄茲奉離樽。莫辭十分斟。酒薄情則醇。庶幾一舉盡。涇渭從此分。萬里自咫尺。百歲均埃塵。行人定向識。他年期問津。

常州感慈邦老相遇甚款。聊復申敍。

十年不相見。一見情愈親。執手語半寒。但覺頻佇巾。別來事多矣。未易咫尺論。感君冒雨歸。知君意彌敦。邀我過其廬。燈火如深春。金碧炫境界。恍然驚一新。爲我時盥浴。仍爲加盤飧。止我未（原缺）飢。振我衣上塵。何勞強剪紙。已復收斷魂。添爐接膝坐。軟語尤殷勤。閔我憂患餘。漂泊纏此身。勸我葬且居。生死相與鄰。清晨陟高座。四衆如雲屯。展轉敍契闊。博辯河海翻。句句不妄發。信矣靈巖孫。歲暮能幾何。繾綣謹我溫。非君美無度。涇渭那更分。相期在來日。盤節徙諄諄。

子重相率遊任園

踏雪入窮冤。蓊蔚如深春。左右無佳色。老綠不改新。小憩茅茨下。園翁敍慇懃。主人謂此翁。好事絕等倫。養生惟養花。種種皆躬親。每到二三月。爛漫如錦茵。問翁何所有。品目如何分。翁云世間本。搜採無遺根。牡丹三萬株。兼取洛與陳。芍藥揚州來。密密掩魚鱗。雜花梅目是。浩不知涯津。四序更代謝。顏色常相因。我來適非時。猶得聊逡巡。約翁待花開。許我論主賓。

獨坐有懷張聖行、王成伯。偶讀摩詰詩。因借其韻。

老鶴志千里。候蟲成三秋。此理定如何。宛在水中洲。我師南榮生。去從知北遊。歲暮良鮮歡。不如狐首丘。寒燈伴岑寂。河漢窗間流。緬懷雙白璧。路斷水悠悠。摩詰頗解事。好語供我求。坐令不可遣。倏然隨遇收。歸呈只旦暮。妙義思賡酬。君謂我背人。吾匪斯人儔。且將有限力。相與窮深幽。

久旱漱余殆不可遣免。一夕雷雨忽作。

半夜一濯雨。斷夢失炎蒸。汗顏不復鼓。蚊雷爲之停。逡巡萬竅號。破窗風如傾。絲帷強主宰。庭砌已滿盈。極護老稚奔。慌呼問里情。但覺萬里帆。浩蕩隨滄溟。涼眼逸閃爍。劈耳俄掀轟。豈暇計飄溺。且護嬰兒驚。小休月在戶。卻視斗拄甍。唧唧與啾啾。次第先秋鳴。粤從臘雪後。旱魃苦自明。焦枯病三農。芽田不滋榮。隴畝半坼裂。凡席繞蝸虻。端若一大夢。非焉猶宿酲。點我讀書燈。涼宵聊與徵。庶幾簡牘中。暫寫蠻觸爭。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八

律詩七言

讀東坡詩

邊州守與謝沈機。獨喜身閒是道師。獄吏難堪非素料。病懷無計復何辭。姿涵南郡三家學。賴有東坡一集詩。永日風埃惟憫睡。到頭不比在家時。

次韻見寄

矩難成方圓難規。作途詎與相多儀。門深不擬睡教熟。舌強猶防語或枝。無事且尋黃面老。關心休問碧雲姿。此身未必終如此。一日猶吟十首詩。

東坡流落坐多言。我欲無言亦未全。好辯懸知非獲已。力行到底信爲賢。抱琴有味無彭澤。沽酒何妨問玉川。只擬飲呼出門去。強廢罾網豈當然。

罷官後。旋營居舍。寄贈存之。

常恨官居如傳舍。愛君池館葺初成。偶因罪垢歸無計。聊喜私巢得整營。閉戶開窗留晚日。栽花引水趁新晴。此身何處不可老。況有吾人信弟兄。

次韻見問

東西南北爲誰忙。蔡澤欽吟舊笑唐。路斷不妨頻打睡。心清何必更燒香。尋思有個黃州味。潦倒休嗟白髮郎。近免竹筒拘月費。主人時亦破慳囊。

五月旦日

睡餘落莫肘難支。節物依然我自衰。已悟龍蛇終不爽。何須龜筴強稽疑。孤懷彿彿雖能遣。歸路佳人已歎遲。共弔沉湘無數日。卻嗟輕負習家池。

晚雨寄涇州劉晦叔

晚來又有數點雨。聲入鄉人拭淚中。漸喜濃雲初蔽日。只愁深夜卻回風。悶憐焦槁非無意。祈禱精虔信有功。聞不茹葷幾兩月。使君憂樂與民同。

端午

綵縷百縷綴爲佩。艾葉千窠結作人。厭勝何妨兒女戲。漂流不覺歲時新。清歌尚記書裙帶。舊賦空能弔放臣。角黍澄團矜節物。一樽聊與寄逡巡。

曾約佳人端午歸。又期僚友面南池。誰知猶阻重門鎖。未擬輕爲故國悲。九節菖蒲應好在。十圍樗木正相宜。微行細約甯忘我。卻話今朝會有期。

傅子昌歸興州

嘉陵江水接天流。州據江流最上游。惜昔隸衣隨跋馬。而今白髮任虛舟。倚門翹望歸來久。塞路殷勤得暫酬。見說明朝卻西去。長亭揮手恨無由。

余入院二十日。相知往往寄聲相勞。獨何德固寂然無聞。

何郎本是風塵外。平日仍同般若因。有底新來便如此。定緣何事不相親。薰蕕何得同窗葛。節槩安能別孟津。會借天河三級浪。終須流出舊精神。

留別子淵

等閒相見卽相親。冉冉風流一段春。未論典型思舊德。便知材業是當仁。他年難忝情無限。此日詞章筆有神。落盡節旄氈未壓。疾風勁草定何人。

送馮子莊赴秦州將官。述其督詩之語。目廣篇首。

我詩易得君休歎。君節難榮我自知。聞會但嗟歸有日。奏功方看獨先時。簫笳部曲催驕馬。綿繡山川入綵旗。莫訝黃金偏滿手。平生（原缺）（原缺）是男兒。

重治寢榻更衣蔬食

五月相將又下旬。依前深院度黃昏。頻看嶺路占家信。旋穴簾櫳作燕門。斗蔽衾裯防垢穢。淨除蚤蝨斷兒孫。不因肉食脾難勝。日欲從、今習菜根。

周臣約過景裕第會飲。先寄此詩。卒章因目投誠也。

懸知昨過鄰家館。更挽明璫閻玉釵。雖喜黃姑論隔歲。偶陪摩詰事長齋。嘯歌未闋賓間接。鶯燕難逃席

上猜。預悵醒醒獨回馬。何如爲賦酒如澠。

次韻題隱居巖

隱居何必在山巖。境界今歸指顧間。能把軒裳爲外物。便應風月勝酡顏。地連紫禁千重邃。石繞清泉五色斑。從此夢魂猶可到。定知衰廢不容攀。

次韻見懷

林泉廢疾固難除。杳杳觚稜寄夢餘。已謝東山知不免。須由北海本來疎。功名謾笑乘軒鶴。事業終歸種樹書。別道江樓巢已穩。未應長鋏歎無魚。

次韻病起

天時人事不相尋。遽食蒸豚廢古吟。雖感親顏前約短。常知聖日後緣深。風雲靡墮天邊路。霜露愔愔壁上琴。我亦臨風頻拭目。看懸金印到山林。

次韻子椿見寄

一逢佳節一消魂。青徹江山綠滿園。又把鋤犂聊自遣。卻嗟身世獨難論。三鍾切幸資三徑。九奏時猶夢九門。勝處何能偏見憶。便應佳思襲香蓀。

次韻子椿。同關聖源、吳思道、贈董無求。有懷米元章。

海嶽仙人不我期。碧雲幽恨獨心知。坐間僭孟已難別。筆下羊欣更出奇。自是人才空立異。當知臣叔本非痴。重輕到了存公議。揮扇何勞嘆執葵。

次韻思道、子椿。題仲宣樗亭。

王門平昔早相求。幾回樗亭得趣幽。從別風光應似舊。每懷奇麗只搔頭。鷹毛抗論傾終日。玉指接花泛晚秋。老嬾邵陽還憶否。密移窗戶戲藏舟。

次韻子椿九日登高見懷。兼呈君俞。相約尋春。

重陽曾記客京埃。江國相逢又七回。成舊只如春夢斷。登高未許壯心摧。方嗟陳迹何時見。底事新詩到眼來。便好扶攜披節物。猶勝落木對空罍。

次韻關聖源送董無求

何勞楚些爲招魂。是處春風俗辟閽。可復京塵雖共樂。卻應江月要深論。燈花昨夜占行館。鵲語今朝報里門。想見慈顏開行李。一樽浮蟻侑初蓀。

次韻聖源無求兼懷元章

羨門不見見安期。流水高山獨我知。門限踏穿行復闢。錢丹揉活信誰奇。換鵝得辨幾三紙。借恐終還是兩疑。不用頻難成僥倖。紅樓親見賦宗葵。

次韻思道送董無求兼寄思道

龍驤從來不易停。低徊身世亦悠悠。離羣斷雁雖難偶。得雨明珠豈待求。強把餘塵時琢句。聞尋陳迹自

鷄丘. 淸時醉尉知何在. 似是人多識故侯.

和人臘日

又聽村村臘鼓鳴. 年豐物阜慶淸平. 星霜從覺歲華晚. 時序祇傷今古情. 鬢畔雪花飛點點. 催詩雲葉亂
英英. 自慚伏獵尤多誤. 和語煩公子細評.

題壽椿軒

江左風流不乏人. 能將佳思洗埃塵. 坐中煒燁當時士. 庭下扶疏上古椿. 日永淸陰棲鶴翼. 月明翠影閙
龍鱗. 雲泥路絶無由到. 猶欲乘槎一問津.

次韻米元章

蹭蹬生涯可否間. 強扶衰緒欲觀瀾. 蓬生雖託麻方直. 器就常嗟木是蟜. 晚寄鄕閭端有謂. 時容雞黍共
論歡. 連城未薦誰非璞. 莫與卑珉一眼看.

仲容、李澤遠來相訪. 感往念今. 悵然有懷.

異鄕流落十三年. 老日從誰寄往還. 久嘆斷蓬飄世外. 忽驚連璧下雲間. 生涯已約同他日. 詞筆端能慰
衰顔. 準擬新秋使相見. 爲君終日倚柴關.

書王子乖聞軒壁

經年聞疾漫持想. 今日登軒念自空. 不能踈疎遽如許. 定應剪剪將無同. 人喧渡口似瓜步. 木落沙頭疑
楮宮. 莫辭眼力偏沙界. 回首臘盡還春風.

同子重望長蘆寺

寒塔波寒對水東. 坐來初報夕陽鐘. 回環桑柘疑無際. 咫尺雲烟隔幾重. 聽講有心陪寂寞. 杖藜何日許
從容. 主人境界諸緣盡. 應笑規規着畫龍.

陪子重遊長蘆寺

行來思住覺城東. 粥飯隨緣早晚鐘. 安得心田荒萬有. 便驚眼界失千重. 笑談喜接眞摩詰. 衰病休嗟老
曼容. 饑飮殘羹應不惜. 聊分水墨爲成龍.

德山方老退院索詩送行. 卽席口占.

應供都城今幾春. 屢陪香火是前因. 偶來淸漢堤邊住. 重見東林社裏人. 靑眼略容談近事. 白頭同喜得
閒身. 自言此去尋思大. 便好乘時繼後塵.

朱伯宣、才英、昆仲見過. 曲相慰藉. 因留飮. 得花字.

新春窮巷幾傷嗟. 聯璧俄來照蓽家. 意厚旋傾新釀酒. 眼明初見未開花. 百尋自是松難老. 什襲終藏玉
有瑕. 便覺賦成無用處. 漫勞憔悴歎長沙.

題僧道符天游齋

六鑿相攘不暫休. 超然誰復與天遊. 醯雞甕裏自歌舞. 野馬窗間空贅疣. 妙境果從拈處得. 生涯須向箇

中求. 逢場作戲由來事. 可笑區區問髑髏.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老懸窮年怯五更. 可堪爆竹攪新聲. 但燃燈火如殘夢. 豈有心情敵後生. 餳競膠牙空對白. 酒期分歲獨
憐淸. 賜袍應有天香在. 想見明朝奉九成.

又寄性之二首

霜髯雪鬢十分侵. 聚蓋常思醮甲深. 雖約依劉同漢上. 猶虛訪戴佀山陰. 文章歆向傳家日. 事業韋平奕
世心. 冰玉相輝方自表. 何妨佳思屢追尋.

平日鵷鸞接武中. 汪汪每歎不能窮. 鑿頗朱轂圖遺愛. 方信淸時是至公. 千載難期人物盛. 一時休歎馬
羣空. 何妨坐獻追陳迹. 應有新詩襲素風.

聽惠師琴

牛鬪滿時雨耳昏. 偶陪沈祝共僧軒. 數聲抑按披香霧. 雙腕分明在曉原. 物節不堪催我老. 貧心聊復爲
誰論. 初年記得山陰舊. 又見夷中幾世孫.

春日

芊芊芳草望中迷。傳火樓臺麗日西。飛絮輕翻邁柳陌。落花亂點暗桃溪。琉璃波淨沈魚素。玳瑁簾隙阻燕泥。百五良辰最蔥蒨。綠陰行馬過鶯啼。

覺老求詩

江南江北久相望。常負靈山一炷香。會上拈花雖未笑。坐中持鉢頓生光。投針伎倆空諸有。彈指莊嚴自一方。何必湯池能離垢。入門心地已清涼。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時雨行未得。

去離回閣翼兩傍。舊緣來繼鶴林香。隨時解致留客雨。涉世聞能出定光。運用投機疑有象。縱橫垂手固無方。倦遊累接通宵語。時覺楊枝洒面涼。

眞師約過寄老庵。雨不止。雨日不得往。小霽（原缺）輒涉淖。以契前約。次其所示韻。菴壁。有孫莘老、秦少游、劉貢父、諸君詩。

一接深言一點頭。離騷致處未爲幽。不嫌壞路容連步。且欲他年作舊游。翰墨抑揚雖已晚。林泉棲止會終收。孤雲祇恐元無定。候我歸來共此丘。

次韻陳致君題硃砂湯

造化工夫豈偶然。一池如沸自澄鮮。論功但可資沐浴。有理不須深究研。流落未妨供淨社。升沉何用較溫泉。更宜揚稼猶能就。幾占餘波盡美田。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主人留飯。遂求詩。

一牛吼地得林坰。邂逅輕行眼暫明。挾策讀書雖未暇。殺雞炊黍喜相迎。依依高柳來棲鵲。娟娟黃花弄晚晴。自是主人能好事。非關秋日解多情。

石磧朱希仲館穀甚勤。因題壁間。

主人好客久聞名。曾約江魚對酒烹。邂逅相逢同一笑。逡巡不覺到三更。居龍手段元非策。畫虎工夫浪有聲。便欲與君論卒歲。卻憂舟子報潮平。

清涼寺覺海召飯。出數帖相示。覽之惘然。求詩爲記。

潮去潮來知幾年。依然城郭帶山川。連盧玉骨元如虎。布地金沙舊種蓮。垂手折開香積供。傳家仍是乳峯禪。珠庭月角人何在。賴有遺蹤契宿緣。

崇寧求時時正初老住爲初祖

烏衣人物已成空。窣堵繩能記寶公。請祝驟開新福地。全提還振舊家風。千巖日上春初到。萬里雲收月正中。欲識投機無意盡。江流入海幾時窮。

范倅置酒雨花臺

流傳勝致有無間。投老方能一倚欄。千里江山來極目。萬家烟雨鎖初寒。姦雄幾許埋榛莽。笑語何妨擁蕙蘭。便覺寸陰眞可惜。須將酒戶爲君寬。

寄趙仰上

傾蓋逢君亦偶然。埍瓮今日似當年。仙風宛是金華舊。詩句分明縣水得。故國江山聊徙倚。深燈歌笑屢遷延。相思異許重相見。像約殷勤報此緣。

次韻邦老見貺

高風時昔在烟霞。末路芝蘭屬當家。一句轉身元的確。千條岐路任紛華。才疎意廣雖難契。語款情眞特見加。只恐平明便分手。相看更待月西斜。

宿無錫壽聖院贈明禪老

靈山相別已多年。重把圓光信有緣。愧我天涯眞斷梗。喜君居處似諸天。元無浮世多般事。只說我家一味禪。軟語綢繆霜夜永。停燈溫火共流連。

元白挈舟相訪。出紙求書。因書此以歸其紙。

小蓬不識遠相尋。頓喜忘年得斷金。便覺雨華隨脫灑。更能操筆聞來禽。投懷方寄朱弦在。摻袂還驚白髮深。獨幸夜遊樹眞賞。他年會見好叢林。

同熙績姪登有美堂

雪晴時節臘窮天。湖海光浮萬井烟。勝概尙能慰老眼。曠懷無復似當年。難堪塞雁終聯翼。賴有龍駒特象賢。已約一廛須卜鄰。不妨當此共遷延。

錢塘教授宅飯派齋次其韻

飢時囑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況。先來佳處作覓仙。寓懷何必開三徑。得句勝如食萬錢。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佔好山川。（內史見石守傳。）

次韻錢塘節士見寄

平日刳心欲致君。幾時攜手但論文。興來只有歸田賦。老去何如背水軍。占勝已驚無不盡。卜鄰應許鎮相溫。形容豈敢輕酬酢。謝傾風流自出羣。

阿濫堆二首

鐵作驍幢不易催。望林誰免渴趨梅。院門報鑰人初斷。天氣纔陰日又開。倦路已先衰鬢雪。思家難遣寸心灰。衝風正起還飛下。何物元非阿濫堆。

年來未覺壯心催。昨夜偏傷三弄梅。不慣離家邊如許。自然昏眼亦慵開。蘭條寂寞思樗櫟。細繹華嚴[illegible]劫灰。少味舊山莫分別。眞須直艄比離堆。

食牛炙

西來誰爲炙牛心。惜事拘文不敢尋。豈謂鄰邦無百里。驟令饞口得千金。登豪未論前人比。捫腹翻驚用思深。從此來陽休弔古。便思白酒與同斟。

元祐末。宿秋試院。曾和王欽父四詩。是時以疾先出院。方欲出而未得。況味有類今日。追用前韻。

再賦四首

堦除又見日將斜.若此奔馳尙可誇.敢覬陰功鐫定國.未應和樂困王嘉.門前薦雨頻催鼓.眼底無人但見花.不比貧閑當日鎖.病來有許便還家.

棄材莫作伊翁歸.自謂畸幮不畏非.安後土龍甯得雨.可堪芻狗強蒙衣.移文不報如沉井.行路皆疑鎖掩扉.早悟垂頭供立杖.好隨四牡去騑騑.

沉沉深鎖出無涯.白盡于思豈復華.準擬歸期卯端午.那知此地見葵花.齒憂未踰如陰府.鉄忽翻驚走電車.久病元來最欺眼.蠅頭只覺似棲鴉.

十年三拜東門敕.長是尋燈濯汗裾.贏得平安題報曆.不妨朋友校殘書.（未別試前與歐父相對校書.）歌傳鵲鼠非行露.詠入烏狐愧大車.物物背馳將老矣.定知身世欲何如.

若禮告行再寄二首

前日報君明日行.強憑詩句寫離情.懸知北海經旬別.須滯韶山半日程.攝席已甘攙上首.餘觴應不負同傾.須期一笑東門外.賸記樽前醉裏聲.

又

醉裏新聲解記無.祇應琴意似相如.近來公道偏難得.從此佳期敢妄圖.玉室金堂有阻隔.免葵燕麥恨扶疎.冥鴻不比尋常雁.試覓蕭娘一紙書.（辛章代子直書.）

陽翟道中有懷存之二首

頑陰將臘襲衣襦.倦轡臨風愧白頭.一事無成還歲晚.百年過半向人謀.天邊護鑄黃金印.月下何時紫綺裘.擬借東鄰分一徑.未應人物謝羊求.

又

夕陽風裏得君心.常約清香帶月尋.紅萼但披經幾嗅.綠條如弄已難禁.野狂不慣娉婷醉.蓬鬢偏宜蓓蕾侵.準擬歸時更浮動.瓊樽甯謝十分斟.

次韻梅花二首

送臘迎春亦是常.獨高梅蘂報年芳.風來彷彿逢荀令.月下分明見壽陽.間傷護誇千種艷.天然別是一般香.從今漏泄東君意.直到霜前菊蘂黃.

嶺上纔分一寸光.暈花次第促來粧.絶勝羣玉山頭見.須信昭儀體自香.妙賞不逢徒老去.佳期難得爲誰芳.定應澤畔無人會.空怨相邀客姓王.

智臣相過成小詩（智臣善談命）

紺髮朱顏氣吐虹.崢嶸頭角振家風.千金自晦鄒王後.一笑時游管郭中.老子已應終汨沒.諸兒聊爲指窮通.他年朱紫相輝地.莫惜高軒訪此翁.

瑛侍者欲再游方作此勉之

精神秀發眞獅子.聳壑昂霄但出林.擊竹有聲先了悟.拈花微笑已知音.新詩舊健疑擒錦.妙字淸奇不換金.往往秋高又飛錫.白雲來去本無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

律詩七言

有送梅花者而彥行適在君俞來

來時點滴總彷彿.今日爛漫將飛揚.春事不知尙多少.客懷空自成悲傷.新名候喜足詩思.舊病維摩難藥方.共飲節食冷相對.少須陳子同飛觴.

失題九首

結束輕裝趁曉風.崎嶇行李偶難同.他年誰謂變成老.今日翻爲無是公.秖恐稽候遲見事.固應原憲本非窮.洛陽姻舊因緣在.雞黍相期定不空.

上番新稍與舊齊.啄殘紅藥半成泥.青船但覺去已晚.麗句猶堪手自題.氣候相催雖迅速.笑歌贏得暫招攜.紅舒綠卷分前後.余勝當年白集西.

君方陵愈我魁郊.大瓠爲舟浪自要.老矣獨期雲缺使.歸與長負桂叢招.崢嶸紅橘迎風密.點滴安榴掠燒.多謝（原缺）萠滋永味.使思飛步到楊家.

佳禽百囀不驚風.午日濛濛睡眼中.幾片猶飛殘臘白.數枝初見出牆紅.低徊節物憐遷客.漂泊生涯難老翁.多謝春光相繚拂.一樽傾倒許誰同.

覽豹曾容見一班。孤高凜凜固難攀。早應拔宅朝元去。猶有遺蹤在世間。舒徽款識雖可想。賞風吟月未終閒。諸郎莫爲功名老。須信移文下北山。

映月臨燈萬萼披。岩隨賓客燕芳菲。諸姨隊合驪山曉。隴騎夜從雲夢歸。須把玉觴酬勝麗。徒勞彩筆強依稀。回頭便見飄紅雨。莫惜頻歌金縷衣。

映月西湖漾鴨頭。隨紅飄日正飛浮。逢師來自甘邊路。如我還歸江上州。嵩嶺異花開未遍。洛神新燕語方柔。經行須作半年計。歸去當知難再求。

薄雲疏雨灑雕籠。樓拂銀潢月上弓。紅淚半殘歌後燭。翠濤低湧夢回風。淬餘劍鍔雖爲利。解盡犀秣未見通。杳杳芝田定何許。斷魂無計脫驚鴻。

華椒曾記孔鸞棲。斷夢還來拂舊題。妙悟從誰識無射。賞心空自感雌霓。千雲寶氣層霄外。埋玉孤墳落照西。千載相逢定何許。嚶嚶風雨獨鳴雞。

開葬者

鐃鈸高低與哭聲。同尋此路不相驚。年來自是多傷感。籬外何須問晦明。未返耕桑眞拙計。長縈韁鎖奈虛名。無名可戀何貪着。餅餡須休莫強傾。

律詩五言

過蒲池寺謁田承君

蕭寺經行舊。騷人趣尚幽。從來不妄許。相見若爲愁。稅駕終何地。乘桴共可舟。感君詩有味。老去復誰求。

子重見過夜話

坐久日將暮。窗前雲欲平。倦遊淹歲月。旅閱等坻京。已謝長楊賦。猶懷古劍行。擁爐雖有味。琢句苦難成。

一笑逢吾友。諸方舊著名。其山甎絕險。擊節愧深耕。粵妙窮三際。堅剛敵萬兵。誰知俯冬杪。頓覺得春榮。

綣綣桑榆恨。間關兒女情。金篦何足道。闇室斗光明。

三家店早飲主人侶喜余至。而庭下殘花猶在也。酒客輒見避。余固止之。因得攬其醉態。

再過三家店。還投舊酒壚。東鄰紅躑躅。爭認白髭鬚。所惜自拘束。無因同拍扶。他年逢卜築。終爲伴歌呼。

醉人休見避。我恨未如君。到了輸他樂。何須強自分。稻粱姑取足。雞鶩讓離羣。上馬衝寒去。回頭愧嶺雲。

次韻眞師移植新竹

錦棚方有託。粉面轉相疑。漸露陵雲節。微分弄月枝。高僧開檻賞。野客帶鉏移。只恐成龍去。空來款此時。

宿湯泉示眞師二首

雖美不嘗曉。蛻然猶戀牀。未能忘夜旦。已自倒衣裳。供俳添新水。持經續舊香。不知門外路。何事有歸艎。

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老身知自妄。病脈事如麻。漸覺同芻狗。終當悟寶車。何妨驀直去。細啜趙州茶。

朱希仲設楊溫密。與直師楊相對。明日雨止。送過金陵。

居士留我宿。虛堂照一燈。如逢永平夢。仍對竹關僧。彷彿三無愠。間關百不能。平明失簷溜。飲喜話金陵。

眞師自湯泉相送至石碕。遂歸。索詩爲別。

流落不我棄。如君能幾人。修辭迂驛路。且喜慰情親。蹭蹬還逢雨。因循偶問津。尤憐遠相送。誰謂白頭新。

石碕阻雨夜分睡覺枕上

一夜雨不止。渡江還不能。誰知未歸客。獨自對孤燈。蔬食強作主。生涯端是僧。都來如一夢。隨處且騰騰。

遊石城寺寺僧以牌求詩

花石鎖風烟。軒楹半是山。門連虎溪路。橋接趙州關。屈曲深疑步。高低屢解顏。卻應多事夢。不伴此身閑。

茅山道中抵暮投一客邸。甚素雅。主人喜客。乃一善士。爲待至厚。既別。留此致謝。

客緒如纏繭。山行侶踏車。方疑武陵宿。宛是德公家。傾蓋君何厚。論心我可嗟。祇應從此別。去路隔雲霞。

除夜小舟中雨不止而作寄德麟

醉吟今何在。寒燈悄黯然。卻應聽雨夢。猶是散花天。老境不自得。客程誰我憐。曉鐘催去路。明日又新年。

腰痛醫者饋藥。且酒爲使。命酒對燈。欲飲不能。

我固不喜酒。醉中常獨賢。不辭譏濩落。祇恐負妖姸。迹類懷沙悴。心馳濁世翩。空樽聊口誑。繼晷漫齊然。未分窮投魏。長思夜刷燕。蛇驚元有影。蠖蟄本無蓮。兀坐疑癡鶴。忘形已蛻蟬。滄溟雖可徑。何意逐鯨鱣。

燈下試發源楊生筆和韻

跼蹐數椽內。回旋蹴步中。艱生乃至此。吾道得非窮。詢鞠元無術。行移底是功。可堪追兔鼠。強學注魚蟲。未歷朝蠶綠。生憎夜燭紅。呻吟慙杜老。感慨謝終童。奏劄何時發。微連幾日通。覩知遙悵望。應是轉衰翁。

江上獨坐

春至猶飄雪。江寒未有魚。無人慰青眼。盡日對紅爐。瑟瑟窗頻響。喑喑烏強呼。潸然不自覺。豈待到窮途。

書崇眞觀黃道士火櫃壁

地肺聞名久。崇眞詣祀初。仙家豈興廢。物理自乘除。羽客論歡舊。紅爐勸坐俱。斯須竟何有。聊復慰窮途。

同趙德麟宿長河擬僧房。德麟適相送至此。且約明年再相會。有詩見及。次其韻。

涔涔一夜雨。悠悠百年心。歲路無多日。僧牀有勝衾。長卿空滌器。季子漫多金。賴有綈袍舊。春風定可尋。

大觀四年二月二日。自采石過藏雲。取路回遠少憩。已入夜。遂留宿。明日聽師相邀登覽。偶見西偏地。眞一方之勝也。余方營葬。庶幾得之。以託妙緣。既去。因留此詩。

挑菜逢今日。歲雲訪近山。路紆知晝永。心遠覺身閒。未信塵埃隔。猶疑步寐間。往城更何卜。便好輟孱顏。

書長干僧房二首

赤手能搏虎。奇能不與俞。眞知外物重。未放此緣休。平地見山嶽。排空回斗牛。何須待塵劫。才許擊前秋。

問訊無尺寸。順風留歲時。傳聞萬金積。未歎一生疲。突兀端可想。高明還此期。初年問他祖。卻是甯馨兒。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

絕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過眼崎嶇等刼灰。到頭榮悴本誰栽。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往回。

閒居五絕

簷間百囀已新聲。枕上千山尚未明。老去只知難得睡。兒童何用報陰晴。

身世低回不自期。個中消息更誰知。江邊折盡青青柳。才見雲頭月畫眉。

楸花落盡楝花繁。門巷人稀半是村。好事還誰消濕熱。一犂疎雨下黃昏。

庭前日轉綠交陰。坐上風來境自深。度曲已嗟千里客。聽蟬空寄兩頭心。

江南塞北遍曾遊。一飯何方不可留。快筯舊嘗便繭耳。垂涎安得飫甜頭。

題柳氏園

昔年車馬逸芳叢。倒盡金缸臥醉紅。可惜穠華俱掃地。兔葵燕麥自春風。

書眞公軒

松陰苔徑曲盤盤。古殿殘燈古殿間。卻羨老僧無個事。一生長伴白雲閑。

偶題

新荷點水麥花齊。一抹殘陽弄淺暉。回首西山歸未得。片心遙逐暮雲飛。

首夏

嫣紅掃盡綠陰成。便覺庭虛暑氣生。旋拂藤牀方竹枕。不妨鼻息作雷鳴。

晦迹

晦迹丘園敢自圖。幸逢泉石作幽居。明窗棐几有餘樂。一炷清香臥勸書。

餉茶不容少待二絕

玉骨冰肌體自輕。非關茗飲覺神清。無端墮落紅塵裏。碾就雲腴不許烹。

厭厭酒病結春陰。鄰笛傳來恨更深。擬借好風聯袂去。遏雲佳處託知音。

罷官後稍謝賓客十絕

過從頓謝懶尤深。倦臥終朝不捲簾。晚飯都無官米氣。始知身已是菁黔。

獨展離騷弔逐臣。尚存殘角報重闉。時節自新人易老。未應閒處似他人。

道逢新火客秦川。緇錫歸來浴煖泉。從古縱衰如反掌。槃槃何地不新阡。

旋營香火拂塵埃。市井聲傳隱隱雷。頓覺林泉歸已晚。姑從閒處看花開。

貪着崎嶇信可羞。誤將鬼錄作天遊。東山自是力不足。細論前途有底憂。

春風浩蕩思無涯。老病縈仍苦戀家。推枕不知晨早晚。小窗披雨一庭花。

極目（一作洗眼）湖光徹骨清。無風猶覺尚堅冰。心安處處皆可樂。未必西南是得朋。

十仞驚湍拂面寒。恐人如在百勝竿。飛雲舞鶴形容處。英爽端凝共此君。（飛雲舞鶴，東坡詠懸水弄參寥方誦以舞日前，因書當句。）

求田問舍本無期。廢棄衰年適此時。未擬沃州那窟隱。且從新託試維持。

何須歎世鹿皮翁。得句眞能發笑容。誰謂祖風無與寄。寸莛終愧觸洪鐘。（再堅參寥極譽杭築，故卒章及之。）

次韻李方叔宋鎮立秋五絕

渡口人歸月上鉤。蕭蕭風葉荻花秋。因君指出詩人語。使向庭前欲買舟。

雨闇烟昏蔚不開。時時白鳥去還來。相逢都是江湖上。莫爲人聲卻自猜。

秋熱春寒花不老。雲濃日薄雨頻侵。其言今歲魚偏熟。舊網須教展一尋。

撈蝦摸蜆幾回來。斗笠簑衣安在哉。將謂此生緣已斷。登臨不覺眼重開。

南北區區浪自催。不妨隨遇且徘徊。鱸魚白酒何須得。一醉端從好句來。

與晉卿相別忽復春深得書見邀

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淨過虎溪。胸次九流淸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水仙花二絕

得水能仙天與奇。寒香寂寞動冰肌。仙風道骨今誰有。淡掃蛾眉簪一枝。

借水開花亦自奇。冰沉爲骨玉爲肌。寒香自壓酴醿倒。只比江梅無好枝。

初得馬騎（余有二西馬寄他處。）

有兩龍駒慰陸沉。四年河海每關心。今朝款段聊乘興。褭蹀猶堪寄好音。

題朱砂湯

憶同德曜涉歊蒸。欲濯湯池竟緩行。憔悴獨來翠鬢變。滿懷誰識淚縱橫。

石蟹

泉泓石蟹如烏頭。一種爲類太微生。此地逢君宜見假。幾方入手便橫行。

再次韻致君（地名平荷鎮。曾有兩美人來浴。異香累日不散。）

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得延之書書尾戲答

齒豁頭童老可僧。艱難相値歷何曾。吹簫問渡愧未達。終有心頭一點蠅。

下忠烈公墓

叢篁灌木麗霜晴。忠孝巍巍父子名。舉扇西風雖自潔。受遺不至亦何情。

冶城

冶城昔是王公宅。鵲噪烏啼異昔時。不見犢車催麈尾。暮年偶假蔡家兒。

宿天寧因書壁間

月暗風休夜已深。寒衾展轉不能禁。一番過眼知何處。惟有孤燈識此心。

正上人求書

火滅窗晴冷似冰。纔時活計自修行。客來若問眞消息。只有觀音自證明。

書吳江垂虹亭壁

三十年驚一世人。衣巾空有淚痕深。他年不爲鱸魚膾。聊欲江干卜近鄰。

書張君書齋窗上次其韻

眼力無窮面面窗。知君心不在西涼。聊將浮世兩重足。共借明朝一線長。（時冬至前一日晴。）

次韻牡丹四絕

朝陽燦燦欲爭流。已過羣紅盡自修。發盡妖姸猶未歇。天機終待幾時休。

雲抵雨細靜無風。似着精神染異紅。駐聲慈恩賞佳句。若論今日定誰工。

蓬萊宮闕有神仙。解釋春風欲鬭姸。不是疏狂曾泣物。肯將飛燕謂當前。

我老迂疏合灌園。強來乘郡負初暄。多情似識伊川舊。寃是韓公第一根。

試陳瞻墨十絕

陽關穠斷一聲歌。已覺離愁萬斛多。誰信郵亭檻車際。便驚風雨隔關河。

珠簾弄影不驚塵。百億恆沙認此身。轉盼回眉已陳迹。那知猶作未歸人。

門無關鎖何由出。案有詩書敢自期。尋到古人留意處。絕勝把酒聽歌時。

大患于吾爲有身。縱橫顚倒竟誰神。祇應靜處天眞在。且作斯須自在人。

雉堞回環半倚山。市聲風順響潺潺。從來省事惟便靜。他日端能憶此間。

春來多病聖賢中。歌罷雙靑笑拂紅。今日閉門常靜坐。始知身世已衰翁。

萬口彌陀未飯前。西方境界每依然。何須更學王文度。那處元非極樂天。

今年四月未開雷。赤地從何問宿荄。劍戟埋身均是死。生憎適欠踏門催。

十年不去有如何。得少何須較失多。大忌河奴必千里。功名他日莫渠魔。

臥聽風聲坐見山。此生長寄有無間。等閑激起能知病。莫厭蕭蕭雪滿顏。

偶書

風吹蘇小門前柳。雨暗羅敷陌上桑。遙想九江春色晚。被花惱得少陵狂。

過玩邊亭再見吉先之

姑孰溪頭近請違。玩邊亭上再相期。留連話舊忘塵慮。把盞枰碁得自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

絕句七言

杏花白鷳

朝來雨過發妖姸。向日枝頭雪作團。縞練長拖輕灑墨。不須將作兩般看。

竹鶴

瘦玉蕭疎觸處宜。仙風一霎散霜威。未應舞罷排雲去。更看丹砂頂雪衣。

黃精鹿

綠遍前峰到後峰。靈苗厭地幾千重。句班養就無人見。多少狂心欲採茸。

荷葉龜

翠蓋相扶雨不欹。多情獨許見陽窺。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淸香約暫時。

惠崇扇面小景二絕

耳冷無人唱竹枝。歸心惟有夢魂知。楊花撲面烟波闊。猶記征帆欲卸時。

風高雨暗不成羣。欲下還飛似畏人。已是卻尋歸去路。江南休笑水知春。

讀華嚴經三絕

紛紛作客不歸來。樹本無根何處栽。彈指未應超十地。重重樓閣一時開。

老境侵尋上砌苔。自然生意不應栽。便應烈日鑠（原缺）去。能得愁懷幾度開。

法令端如萬頃陂。後來無法只隨時。早知興廢無非命。可笑穰侯見事遲。

學書十絕

雨後堦庭物物新。睡餘欹枕悄無聞。只疑日腳隨人意。百刻香纔過一分。

簾波不動地無塵。久與相親燕雀馴。似怪衰翁長靜坐。時時回眼輒疑人。

未逢四面且堆堆。纔見龍潭便眼開。龍去潭空人自老。啣花百鳥謾飛來。

閉門不辭信深溝。豈可譏時作酒箴。料得門前無好事。解嘲聊復寄初心。

不堪細字眼尤花。熟壓分明暫到家。何獨能收小兒淚。客中時可當乘槎。

玉壺試叫黛鸞語。爲問仙家似此無。養就丹砂早歸去。不妨閑處作功夫。

大人相好一百種。幾劫修來得到今。不獨音實能演說。淘沙個個得精金。

萬里無雲天一色。單衣不試似初春。鴿鈴習習遊絲墮。未必他時得此身。

歌詞饑與收狂念。詩句聊將代欠伸。鈎棘徒勞刳胃腎。筆頭纔住已成塵。

心非可見舌能陳。隨語成章自有神。用作功名終底事。區區雕琢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平遠。三首。和韻。

晚烟拂拂聚無痕。瘦骨稜稜見微根。細靄縈紆飢鳥疾。舉頭新月是前村。

曾經歲月幾華夷。雨貌風顏茂晚姿。自是雪霜心共老。筆頭聊復戲孫枝。

霜清木落見沙洲。洲上人家半在舟。射雁歸來魚滿笥。甕中先更問扶頭。

出院有期

親舊相逢似隔時。從今無復念歸期。莫同更寫留連恨。只擬添成百首詩。

再和觀畫三首

掃除不盡自無痕。底事狂緣尚有根。幾日（原缺）（原缺）圖畫裏。祇緣歸思在江村。

何時船上載鴟夷。海道聊尋一閒姿。不爲丹青生看相。從來卷曲是吾枝。

欲問船師覓寶洲。須將大瓠作腰舟。掀天白浪蛟龍吼。纔得隨流一點頭。

路西田舍示虞孫。小詩二十四首。

雪上歸來過了春。枝頭杏子可嘗新。旋追老酒醫佳況。更謝提壺解勸人。

一春霖雨不曾休。雹霰驚人四月頭。初製單衣方待着。卻添爐火換重裘。

夢回簷溜不聞聲。殘月披窗分外明。投老逢春能幾許。不堪催去與誰爭。

扶老相邀到隴頭。麥苗如洗未全抽。願天不雨只一月。聊慰艱辛望半收。

栽桑插柳展溝塍。共趁清明力倍增。分得只般窮伎倆。卻應苦行過于僧。

修東浸種一番忙。肚熱鄰家見早秧。餉飯未嘗心已懶。方知生計要商量。

一生着得幾兩屐。一飽消得幾多糧。怕雨望晴心不歇。白頭搔盡眼望羊。

須知官職爲他人。老去何妨可問津。賓客歡娛兼僕飽。到頭活計定誰親。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能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溪山隱去再相同。

鵝兒成隊草成茵。來往馴鶵喜趁人。卻恐城中無此況。莫辭辛苦且逡巡。

歷歷生條動懿筐。森森初穗弄微黃。引觴飛去蒙朝雨。帶犢歸來趁夕陽。

東岡掃場方暫歇。插秧車水又相催。衰年樂得身強健。常願南山到眼來。

薦已藏人水鳥喧。草堤留坐午風寒。從來偏得田家趣。折莢催歸興已闌。

雨後西風日日顛。重裘猶自覺輕單。春寒秋熱江南候。四月如何尚有寒。

轉午風休睡覺府。綿衣脫盡旋開軒。乍寒乍熱難調御。厚薄隨時體自安。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投老念艱難。暖衣飽食無過此。誰是鮎魚上竹竿。

販春羅擔雁行來。任是囷廪亦易推。一歲艱勤方有味。較量將勝上蠶臺。

朝衣行市頭鄰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蕪膾。爭如閒處醉醺醺。

荷錢貼水疊如蟻。稍似針芒莖末丹。牛角叩殘歌轉茲。請看平地有波瀾。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犁鋤。西莊南畝時來往。常得青山在坐隅。

青山于我豈無因。到處擡頭便見親。時更一番逢好句。元暉端恐是前身。

坐歎宣城迹已陳。青山今日屬寒家。多情賓客門如市。不獨風流解染花。

數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塌損害垂成。傳聞趙魏推盟去。便覺如雲照眼明。

水已平隄柳已綠。洞房猶記鎖嬋娟。彩雲易散春常在。啼鳥留人尚可憐。

余既觸罪。遂與時忘。求所以寄其餘坐者。無如躬耕爲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舟或車。往來其間。隨時抑揚。以寓其所樂。而地薄農拙。種植輒身履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力至于數倍。雖終歸于有數。要是營求完補。幾頃刻不得暇。旁視若不余堪。而我之樂常在也。比自湖州歸。邂逅所値者如此。因以其勞苦之餘。發爲呻吟。隨得隨紀。得二十四篇。與田夫踏歌無異。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皆爾也。庭孫遠來相顧。以此軸見邀作草字。字非所工。又無以充之。遂寫以塞責。庶幾余所樂者從而可見。異時相攜于其間。當知無一字虛設。政和五年五月十七日。

蘂滬惠州憐深佩春意。聊奉一噱。

萬國衣冠拱醉容。鈞天夢斷失雲龍。多情尚寄當時約。宛似闍黎飯後鐘。

伯成已歸。尚阻雨會聚。聊申短唱。容易一笑。

驚又新從塞上回。中元時阻未能開。更堪庭竹添幽思。只欠清風玉雨來。

試筆柬趙德麟二絕

河朔初辭虆折骸。都城還許謝煩埃。日長窮巷春歸後。萬綠陰陰鎖吹臺。
窗間多病委枯骸。陌上初收雨後埃。公子風流過京兆。正堪眉嫵傍妝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三

絕句七言　六言

次韻見寄兩絕

江湖流落久相依。每歎朱顏戲彩衣。何事淚痕書上見。他年千騎約同歸。
七分年紀十分愁。物理乘除不自由。死葬生遊今得地。卻嗟無計共遲留。

贈人

雙雙小葉襯花房。只鬭花房不鬭雙。拾得不教同伴見。袖中拈出一齊降。

再和仇粹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藥燕啣來。黃荃已去風流盡。忽見詩翁筆下催。
面面軒楹壓水開。碧天端恐雪飛來。冰肌玉骨元無汗。更倩殷勤執板催。

祈澤寺龍池

池方一尋深寸許。泉脈涓涓縈砌尋。聞道旱天能作雨。定應變化自何來。

題虞氏外孫扇

處己眞辭三徑陋。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宅相非吾志。直欲五門備四科。

失題二絕

投老還家髀肉消。霜天何處換金貂。一樽常所歎猶在。翻恐醒來尙寂寥。
楚國曾聞照乘珠。間因齊盜取爲娛。人亡人得何須計。端有飢腸恨晚廚。（蕭世誠軍發日而饑道不繼軍中號曰軍府過午不開定非虛勝蟬將。可傳一戰。豪瀆去。）

次韻子椿五首

會次定多古語。筆端無復時流。髣髴若非投分。崎嶇可共經丘。
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類試終場。遙想客窗對酒。未知野飯同堂。
踏碎瓊瑤聊步。行陪笑語多時。一段難逢往事。五篇消得新詩。
龍欲興雲致雨。虎能蹬地能班。端是使騎賜馬。不須深戀家山。
附見韋爲鄒湛。獎成無復山濤。豈敢遽名此地。不如且醉歸舠。

又次韻二絕

款步昔陪下澤。劇談今媿高流。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陌東丘。
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弄波濤。可得遽傳來信。便知卻整還舠。
早日能詩傳喜。新來投筆從班。身世且依魏闕。烟雲休戀鍾山。

挽詞

旌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笑初。緣女相見論葭莩。四千里外空搔首。三十年間屢攬鬚。方卜他時共蘭若。豈知今日奠生芻。窮途只有思君淚。無復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君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物猶帝力。哀哉劬勞恩。自蓋至誠實。棘心詠詩人。常恐一旦失。何乃不我報。皎皎如白日。
痛哉胡爲生。每念氣塡臆。仰君猶長庚。華髮萃衆德。歲時捧金樽。門戶幾萬石。常云我有子。未易先尺璧。
伯仁非碌碌。到此輒自感。熙幾德有相。畔睨莫我逼。頗聞君有言。既跌不見譏。李杜荀齊名。死且不足惜。
熟不斯言愧。謂君壽無極。豈知屬纊書。何爲在吾側。堂堂古益友。千載同此室。撼鐸儻能參。我淚不應滴。

兪淸老挽詞二首

生涯眞斷梗。身世委虛舟。直欲超千劫。都將付一漚。縱橫無滯礙。遊戲任沉浮。報盡隨緣去。聊從一笑休。
寒食相披拂。方時欲適然。君應尋故約。我亦赴新阡。但怪沉來雁。那知已逝川。風流有千里。未愧昔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白首嚴冰雪。淸風逼里閭。空殘貝葉偈。不見錦囊書。表表名終在。詵詵慶有餘。會知華夏約。他日看高車。
子舍人空毀。孫賢我故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金。不作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裓。應悟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報地三千錄。年光八十春。卻尋來處路。重接社中人。杖屨空平日。幢幡想去塵。遶開布金底。又見一番新。

方報先同穴。俄聞改葬期。祇應偕老約。不擬異他時。已矣如何憾。賢哉有勝悲。會看松柏路。賜冢聳豐碑。

漢室傳經後。唐朝舊族家。柔明惟典則。專靜輟紛華。得配同高壽。流光罔未涯。定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

子令欽平昔。多慚接後遊。升堂稱有志。執奠歎無由。逝水空歸壑。春風忽變秋。蕭聲到原壟。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鳧鶴之長短。繫斷緒之哀悲。悵野馬之過隙。雖絕足而曾追。予行年五十有五。蓋知五十四年之非。須前因以命駕。豈大寒而方衣。茲物理之必至。又何貪于發微。吾家不遠。可跋可奔。解我簪紱。即吾蓬門。生閑雖異。宅廬具存。稱所有以取給。尚奚擇於餅樽。課童僕以供役。玩幼稚而開顏。將有限以加節。冀無適而不安。從賓客之寥戶。任風雨之當關。足可及而必到。目可盡而必觀。非梁燕與庭鵲。孰朝往而暮還。寄終日於兀兀。絕妄心之桓桓。歸去來兮。聊隨緣以遨遊。何吾鄉之必歸。姑稍足而無求。等天地于遽旅。爲此樂而彼憂。有客過門而問予。何不返乎先疇。羊腸縱轡。夜壑移舟。空斷梗之因風。昧死狐之首丘。但俯仰以託物。徒上下以通流。予既謝夫不敏。願進言而少休。已矣乎。候蟲以其能知時。禍生有作神豈留。浹其可久將安之。焉用必歸去。自修乃其期。想荒蕪之云壑。時載耨而載耔。幸溘然而無着。遂寓懷於此詩。豈前人之敢及。庶知予自信而不疑。

朝中措（新開湖有懷少游。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遙天。風葉響珊珊。記得昔遊情味。浩歌不怕朝寒。　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孱顏。惟有落霞孤鶩。晚來依舊爭還。

又（樊良道中）

敗荷枯葦夕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霜寒。　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斷雲相次往還。

臨江仙（杜東人得早梅。見約探麗。且訪梅所在。同攜殷管。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融臘意今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蜂蝶。長伴玉蟾低。　縹緲雲間應好在。盈盈淚濕征衣。背人偷拘向東枝。清香滿袖。猶記畫堂西。

又（病中。存之以長短句見調。因次其韻。）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情海燕。還傍舊梁飛。　瘦損沐文誰記得。空將銷臂賴闌。眼前多是去年時。不堪追想。魂斷畫樓西。

蝶戀花（席上代人送客。因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恨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得住。看看卻恐晴催去。　寸寸離腸須會取。今日背宵。明日從誰訴。怎得此身如去路。迢迢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

贊

觀世音贊

大慈大悲大威德。補陀落山住孤絕。三界輪迴苦熱惱。一聞我名自清涼。名雖可聞見不得。隨所建立即如見。施者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裏。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此去幾許。一視慈光。如到其所。八萬四千。翻風駕雨。枯者即榮。墮者斯舉。周徧恆沙。了無一語。

慧嚴永長老贊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異耆闍山。指出後身自在通。當日曾聞新受記。秀眉明目壞色衣。誰其寫作比丘相。只這便是紫金容。在在處處咸恭敬。

西庵琳老真贊

西庵老人。誰不贊歎。東轍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力。化身千百。北雨南雲。背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須知鬧市裏。便是百草頭薦。

常州薦福琄老真贊（老有梅甚古。）

無形而襲人之鼻者香。不謀而同人之舌者名。名因香而及遠。香因名而有聲。然則紅梅老子。固如是乎。闍投明。卽明隨波逐浪。應物現形。夫是之謂驢手佛脚。可眞得無學於保甯者也。

雲門大師眞贊

織得蒲鞋無關着。大雪漫州卻伸脚。累人枉了三則語。傳家只用一字錯。至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縮頸如鵝鴨。振轉觜面有商量。學得馬騎被驢撲。

雪峰眞贊

袞毬輸了一隻脚。答語失了一隻眼。卻將兩隻殺人手。不是撈蝦只摸蜆。踏翻船子月是誰。撞破烟樓如掣電。樹倒藤枯笑呵呵。春光更覺家家遍。

晦堂寶覺眞贊

不動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爲極則。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隨所運用。莫非方便。在邇求遠。知深味淺。頭上安頭。以口爲眼。以相而現。略無異同。一有所扣。則猶撞鐘。緣不我契。漫爾形容。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李太白贊

龍不可手。虎不可縛。矯矯世路。彼自淸濁。醉遣脫鞾。孰貴孰賤。弄月滄波。萬頃一線。圖畫如好。雖曰糟粕。對之超然。鯨尾欲捉。

姑溪自贊

舊目以遊于世。鐵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卽事。忽爾賣斜而買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歟。蓋得之自是不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又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調羹而親餉。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與之同歸。鶩然于思而不售。羊然遶領而猶癡。人固欲其售。爾謂之癡也。予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贊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時實散而水流。詠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董曼老畫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嗣研。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生則髭鬚滿于頷下。以我爲牛。則爲之牛。以我爲馬。則爲之馬。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眞辨假。

李伯時畫馬贊

飮不以鼻。投不以趾。雖夢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有是語。天機所同。維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少陵。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頭落處。幾至潸然。

銘

歙硯銘

琢玉待月。惟黠之珍。洞幽下求。匪人能因。謂物必致。有燥有潤。一嘘之墨。其質始信。彬彬惟覺。用發其藏。文心繡口。波瀾焜煌。無窮方習。無動所長。物與人俱。靈壁之張。

當塗硯銘

靑山之英。采石之靈。上凌汗漫。下爲堅貞。爵職八極。包容四溟。爛若星日。燦然雷霆。揮灑之餘。沾丐後生。永寶用之。尺璧可輕。

丁希韓圓硯銘

潤如玉。圓如盤。承以鼎足。貯之孔安。齒皆鍾王。爾文楊韓。濡毫其間。弗善爾歟。

甯先凝福院鐘銘

於皇惟覺。務施之博。肆及大聲。以時而作。旛昏不寐。無隱不撥。一聞其聲。振聾啓瞶。猶闇逢燈。如病得藥。下徹幽冥。旁周廣莫。濟哲吉君。乃眷忠恪。爲之焚修。爰命震鐸。驗自何方。表以傑閣。念往既深。圖今尤卓。去識非味。孝思永託。皆登有情。同資利樂。

廬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晚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旣歸方丈。卽跏趺而逝。其語有側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之句。實紹聖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熱。居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傳聞四方。爲宗門希有之事。異時師友人上饒子章。過余于京師。與之遊久。且相好也。有聞。出其所述師出處經行大略示余。余讀而壯之。玆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從余求銘。將刻之石。以詔未來之日。嗚呼。師旣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結信心者如此。其住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辭耶。師諱系。南汀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歲。告其親。願從學佛者遊。久之方得請。旣去。凡三年不歸。其親思之。因攜酒饌就見。命其師同饗。師怒亟請徹去。曰。汙囊伽藍。罪入無間。親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偶庭下初植柏。秀茂可愛。師以一頌示其師。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事累師。尋得度受具戒。嘗與其同海評嘗所事。忽流涕語評曰。吾佛有出妙世法。而我與若。反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利他。以逆究竟。斯有負于一報身矣。乃相與偏參善知識。初見開元、潭、又見隆慶、閒、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蘗淡。皆謂法師器也。雖降意延挹。而師終不契。獨于開元。賦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爲之斂衽。晚遊湖湘。入道林、元祐、之宅。然得密符心印。自是不復遊矣。祐、遷羅漢。師超擢第一座。祐命立僧。就學者日際。祐退席。師遂繼之。時年三十有九。（原缺）年學者至自東南。又以其餘力。揀（原缺）兩若未及者。皆一新之。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原缺）奉全身㙯塔于院之西。昔師與海評（原缺）遊縣。同院患深者。夢二大蛇。一角黑章。長各數丈。遶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別。深以所夢告。且嚳之曰。二子善護持。他日吾門龍象也。後評住開元。與師相鄰。俱得名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銘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總持。證如是義。不漏絲毫。不落第二。亙古亙今。普天帀地。若乃勤着。不離紛碎。所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贄公儀。爲滑州。得殘稾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十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覽於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學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水火也。萬物必資於以給。其可一日而無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流。而在在處處、必爲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當寓。嘗隨其所命意。紬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皆抑揚頓挫。可以爲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羣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爲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於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爲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廿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實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難得。蓋平日未有爲先

生言者。先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靳言爾。又曰。願爲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迹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陳於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以難言。而先生所以無從而有聞也。且垂簾其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事。諸公奏行。將太母之令。太母權爲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嘗可否者。蓋退託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豈無捨其舊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而爲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以八年之所待。則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羣然而進。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佑聖躬。主上孝養不匱。承順盡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八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但恐不與其事者。或有所不知爾。又況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兄弟。超自窮遠。文學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據古而切於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盡居易以俟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竊難。（以下一頁字原缺）一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土苴。則縱橫造次。落筆。皆爲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探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章斷簡。片文隻字。傳如前日之家有藏也。蔡君家世簪紱之下。軒輊無所系。而能以退爲進。父子之間。自爲知己。獨於先生南遷已後。所見於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爲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實與討論。仍爲手自鈔錄。總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君以書并其總目。因性之以相示。邀予爲之序。先生卽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其南遷。予適在左右。而又嘗昔相期。蓋有獨得之重者。予雖老且病矣。而承顏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也。因以予所遇本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皦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欲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時如所約。然此語未嘗載之筆下。予在穎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和。不獨見知爲幸。而於其卒章。始載其後盡和。平日談笑間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賦。而南方已無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亭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待盧發。藏實秋日。周智臣以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書之。而不腆之作。遂託其後。眞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八月二十日。

新題跋

作詩字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無來處。卽謂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從言從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何法。頗得其趣。嘗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興益

黃蜂欲退飛。乃穿花蛺蝶深深見。與六鷁退飛過宋都也。然用之惟在不覺。若覺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爲古今之魁。嘗爲越州內史。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同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各賦詩爲樂。遂製遊蘭亭敍。辭翰精絕。爲世之寶。後唐太宗泊玉華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事語汝。汝必從之。高宗涕泣引耳而聽。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矣。唐末亂離。賊發諸陵。唯取其金玉軸。賢書畫復落於人間。皆摹刻失眞遠甚。唯長安薛眞極爲精絕。

偶述

胡文恭公知蘇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學於蔣公。因卽其居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曰。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徹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賫其嘗獲芝艸之瑞。改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得而後遠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爲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爲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誠厚矣。此朝廷所賜。姬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泛爲往來之觀。聳動流俗。尉事體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與。子夷、子默、曰。然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尙。識者所嘗恥。異時不獨吾家取笑於人。於公亦不免指議。流傳寖久。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爲一區。故不得不力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默、輒相謝曰。荷公爲助。復笑謂予曰。凡以技能物貨自營。圖授於人。則多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之州爲名者。殆與（以上十六字原缺）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爲何坊。今在處以松恩相滿。閒亦有之。然槩之以理義。則庶恥之甚。況自營土木。取之在事者。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爲名。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樂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雖造次必錄無擇。藏寶歲杪。夜長燈暗。輒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盡。又以歲月與其會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爲異日之觀。時大觀四年十二月十日夜。釋寶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樊聖可、并器之、與予也。人雲際院東房火積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手簡

與王樂道工部

皇恐。上啓樂道知府。給事工部。崇暑。恭惟鈐閣燕休。尊體動止萬福。流落衰緒。竊惜光明。苟安氣類之末。尙窘異地。未有親依之幸。脊言欣慕。嘗在疇昔。而強毅爲寶。上極墳典。旁綜該載。如探肘後物。聲聲符契。以達於論辨參決之際。雖劉向、揚雄。號爲深博。度長絜大。其在下風亦久矣。顧所期之如是。乃一識面猶不可得。則塞薄何堪。分同腐艸以死。與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千里之外也。何時登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問記室。遂欲接武申敍。時冀參承之慰。家難之際。養生所資。萃於一力。而得哺之急。舉在太平。奔走飢寒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復少振。漸復所期。但深愧謝畢介戾止。恭被翰墨之賜。惇厚深密。眞有意於推挽。殆將進於交遊之後。感復繾綣。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幾附驥尾。託勝驥之使。萬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迴。

又

磈磈既不得申記府之間。日幸遷召。舟行便道。獲承款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徑由陸裝。以趨對陛。此志又阻。其懷可知。婆娑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具之涯。歸之報地。尤劇明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時而不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撫不肖之迹耶。向風悶然。病者之側。詒其次。復修染。簡率之甚。千萬加亮。

又

私覺蒙刲。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覺其酷。日者。開其補吏節下。不獨驅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昔人。不待易地。而劇被至教。其幸過豈易得哉。旁暨衰晚。資其寓祿之使。欽承日暮。則歸頌見畀之德。日有羽翰不傳之望。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講而後喻。行閱歲矣。至今一念及之。不啻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惻。別紙慰藉。仰銜勤款。哀毒滋甚。孤遺逼歲方歸。碎小滿前。生意不絕如綫。七八日來。又孫得疾甚危。上報殊不遠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日疾頗爲梗。乃平日討閲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爾。然最難攝。而北人嗜麵食。江上卑濕。不得如是。老拙比苦之。固無半日之過。特發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物。日虞其非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與附子、青鹽三物。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亦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庇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塞。然炳如是日。常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與棲託。亦不在衆人之後也。覊寄異地。日咄咄見逼。則相期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圖。遂委於後緣所害也。悵然此懷。何以爲況。春寒未解。日來燕居眷履何似。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係於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爾。竊計裕處有經。日有美況。何時一笑。以了已往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還舊物。屢次修馳。忽匆匆不逮。久之。聞倫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揺翻覆。卒至投杼之疑。初不謂然。既而果不我誣。輒爲之失聲愕眙。固然無以爲言也。逮性之相見。乃審超視廓容。略不以毫髮經意。薄祿里居。擁書自娛。凜爲一方之所矜式。欽慕有來。於是尤劇向往援援。目前有塹穉黃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任我則不妨稽合取舍。使千萬世之往。斷於一致。而因以垂不朽之勸沮。詎不樂哉。未有擊節承教之幸。執筆增客。

又

去夏意外蝶來。以至他州就對。閲歲不得安居。實因自貽。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震駭。嗟惋閔笑之及。其於門下。則玷況多矣。本不作竊祿計。今遂一意田畝間。依稀優游卒歲之適。錙銖上下。愈覺命輕而思重也。但參侍殊不可期。其念宜何如哉。尙冀糟粕形容。不間郵驛。高明頗謂然否。

又

比逢高志。想只安汝陰舊居。或謂將徙安（原缺）（原缺）墓之寄。即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爾文、周翰、暫相從必甚款。趙德麟亦聞生事稍不如舊。復有出仕意。審能否。第恐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盛德之後乃爾。其竟有所負耶。當在其後人也。彥立明君。爽吝有典型。不相見十五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先達君子。勉成之爾。自餘故家風範。固不乏。每愁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學愈進。詞筆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爭先矣。鍾慶所貽。與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爲高山流水。下倍增仰。而萬里必知其無窮盡也。過此一相見。遂約爲宣城遊。曨前已爲之具行。而輒爲日前一事見止。聞侍下暫欲北歸。將復來此。比亦決爲宣城居。日幸其相款也。侍下固不乏人。然冰玉相輝。更能擬慰公衰之同。亦自不惡。而私淑拳攀。於是爲重。

又

得罪閒荷寬典。亦無是道者。特介於一二。非類。適在居處之地。用是或與醞釀。或接便觀臯。以徼其陋。初不謂人中乃有是等輩。然後觸何可得。而輒乘勢以逞。非我凡會與同。未應至此。見力圖他徙。以避其穢。度性之必能詳悉。佩服情炤。因寄一歎。

與王性之

六年南北。聲問雖不乏於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暮譚譚。乃能詳悉。其如人各有所懷。非促膝握手。是非可否之往來。則渠激厲增益。相投於莫逆之遇耶。以故邑邑。左右常若有所負。不圖便道邂逅少款。計所願得於別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瀉積水於千仞之上。而注之廣莫野。殆將何人以遏之。則其爲欣幸可勝道哉。既別則遂欲作書。事至輒新。勢不免改觀以對。適爾未及。蓋非獲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繾綣。未易咫尺形容。囑昔之所期者。徒有愧於難堪也。引詠惓惓。臨筆倍深約結。

又

罪垢自汙。有玷遊舊。恩與過厚。獲老丘園。餘生幾何。未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著意。一旦借此以逞。幾破我家。固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嚬一笑。皆在他人。則爾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此。徙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況冰玉欣慕之素耶。雖委一親戚至之初。甚慨然。比再遣人來。決有報。若納豫。止候粗得一蔽風雨處。即命途矣。願親之切。以日爲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尙未及一通問。不惟疎意可愧。而蹭蹬自窘。不應於左右。如是向往之私。茲劇繾綣。兩甚加寒。日來恭惟動履清勝。目前事尤如蝟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強以對。而參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於眷遇之素也。其諸非會晤不展。臨紙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塵控已否。專介遣被手箋。委論勤款。如接更僕。賽茶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豪相期。若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荷。乃於是眞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符之也。佩服之深。滋畏山隈繼而增疊來。亦聞公衮近信高明行李。既獲豫知。而公衮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固不能勝。而策之甚疎。亦不爲愧也。

又

自有遷居之意。宜城勝麗。夢寐不捨。尤喜見樽俎談笑。揮毫凌礫朝夕。雲烟杳藹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減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爲榮遇。而一念所及。恍如仙去。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圖高明。驟有行色。豈衰蹇不類。造物者固不與之全耶。良自咸歎。

又

比得之公衮。乃審促歸甚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所聞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衮亦云。此月十二三日可復過此。日夕企佇。杳不得耗。竊謂宜與金陵。別有捷徑。恐公衮由之以歸。而性之亦從此往矣。亟作書幷上尊府書。將專遣人特達。邂逅巡檢有歸便頗的。即以委之。定能不沉墜否。拳拳系吝之私。兹可量已。

又

伏蒙寵示近詩。開緘已如闇室得燈。已而申繹諷詠。端若驟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醍醐甘露。相繼沾沃也。欽承有自來。至此尤覺逸騖愈遠。而高步岌岌雲霄之上矣。追逐瞻望。其何能及。擊節之餘。益歎勝流。周旋妙悟。日有相契。晨向妍咏。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謗擯置不遣。輒時時自投俯俛。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殆錄出。則反令人作惡。固願求教匠手。特以老倦。勝染極艱。徒有愧於愛忘也。

又

叔弼云亡。固嘗致弔。而彥立平日尤厚。德麟雅好。亦願詳細作書。周翰中間得一書未答。蔡致君父子。不止嘗作書。亦作答。數書須稍情意鋪敘。力輒不逮。更俟乘行李未到間。試勉強也。

又

不作書者候。已復踰月。日計命途。遂參武周旋之勝。覺爲猥瑣憑凌。而其勢無異拔山。行止非吾所能及。良自唏歎。公衮暮夜過門。如夢寐間。青都紫府。羽衣玉佩之接。所謂得纔數十語。亹亹淪肌浹髓。靡不使人心醉。亦無異寶笈珠囊中所紀。而斗營烟雲翁蔚而來擁。老境何堪。殆是一報緣地。鼎然遽有所期遇也。便尊所自來。固無功行可賫。特吾性之極力挽引。乃茲妙契。其爲感幸。但深未易負荷之愧爾。以故尤恨杖履回旋。几俎雍容。可與同而輒自窘也。春物爛發。故都登攬。是時桓謝風流。沈杜雅致。參決先後。以寄吟笑。日來爲況。當復何似。或聞朝夕遂還侍下。得是信罔然幾不知所遣。既而又聞涉秋復來。則收之桑榆。猶有後緣之託。尙冀行李順途。庶諧一面之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手簡

又與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虞蹭蹬至是也。公衮來。一席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繾綣細繹。無不飽足人意。使其自履之。亦未能必爾。於是又知先爲之容。非咫尺可以喩感。月終或出月。庶可以成行。是時行李必已遠矣。將餘參期。豫深留滯之歎。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定無搖落之初。必有近耗。或遂過此。猶及面敘。

又

去臘已問途。爲路西田。甚特見及。遂遣挽勢。迄今未見其歸。非身與之對。則不無噬臍之虛。是乃如拔山者爾。詠懷登高臨遠。晦明杳藹之與俱。而窮探力取。祕奧幽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畀滂厚。固係於人。似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每念及之。但嗟惜自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以乘其後。或能黽俛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之幸也。如何。

又

日者稅鞅。適幸密邇舍館。曲記不遺。慇枉存顧。薰然相予之意。歎若平生。虛往實歸。所得於抑揚間亦多

矣。少別遽復改歲。江上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盛義不可忘。特未有旦暮參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遡。

又

傾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頹不頹。分從所無聞。以老瞻詠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顧周旋。禮意之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以自名。其如應接不暇。無異放舟剡溪。一何嶮崪透邐千里萬疊之多耶。愈叩愈無盡。庶幾桑榆。終在末軌。

又

頃得高文。幾至成誦。嘗謂德與俱進。每歎奔軼絕塵。不可得而企及矣。儻辱未忘。盡畀副本。使得諷味矜式。其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猶知興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幾廢。縱有之。不足浼匠手。姑俟編錄以投至鑒。庶蒙不屑教誨。或有以上副也。

又

向自當塗歸。道逢令兄。方知行李尙留滯東陽。尋欲專遣人咨候。閑中無得力。覓爾鉏鋙。遂約少留歸軒。且復不契念之。殊不自堪。蔣山淸老。歸來猶未得一見。然聞前日酌客賦詩累日。甚恨矣。此況於今（原缺）誦之。近著想已滿篋。因未敢輕易有請。萬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嚼以滌沉滓。似未峻阻也。老倦下筆。往往不復知昔。雖伎止於此。終當膽出以幸指教。曾詩亦未檢得。併須別營專使。次見亮見亮。

又

比幸披展。適以秋成。急於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探力索。少慰欽慕。別來悶然。爭追誣何及。車馬留東陽緣時。先約王元均父子。俟歸途之便一報。當遣人屈致。以幸莊居累日之款。竟不相副。良自感歎。村落間了目前事。尤不少暇。欲作書咨候。不止無使。亦無斯須好況。覓辱枉教。而不勝弊志。遂落第二。其愧何以爲控。稠重十餘幅。字字皆警策。不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對。茲不違爾。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蝟毛。然未果詳悉具報。續當馳謝次。

又

且俟私故少休。一尋訪藏之興。因以識荊州之面。春晚可期。未應有是幸會。已忝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堪。但遲暮可虞。求田問舍。不無萑葦爲妨。斂焉此懷。一念及之。不覺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圖史環擁。從容古人感慨之際。旁揖勝麗。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以契雅懷。然上游之據。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班可紀者。接觴與俱。其味宜如何哉。尙阻追隨。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藐然情不接於上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疲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爲可休耶。而樂者耶。坐致勝晤。但時時擊節賞歎。而宜心寫妙。不能回於筆下。此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感歎爾。高明渠得而諒哉。忽披手示。累幅恩勤。方營醫奪死。號嗷哀

。蘄之際。中紙一覽。灑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細繹所命。愧不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虛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易況之。而施之非據。祗劇慚衂。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猶在衽席間。太平舉葬。咫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門。念一到其地。無復修馳之暇。草略申敘。仰冀矜炤。執筆不覺氣長一丈。

又

伏蒙寵示。所集六一翁遺文。幷蔡君書。與其編次東坡老南遷後詩文總目。日俾附名其後。及序其前。皆巨題也。固當以不敏求免。然二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之傳。無異自天而下。況探索討論。超出物表。非豪傑之勇。疇克爾爾。輒勉強索課。錄呈左右。爲用則不可。但此過不易得。其高明之覬。其可虛耶。所留背軸素紙。適茲紛擾。未敢下筆。俟至宜城。或能乘興。亦恐斤斧不棄。未爲定藁也。別集三册。總目册背軸一卷。同元帕護附。來介持納。幸祝至。

又

投分高明。每作書。卽欲巨細布之。以故尤不得間。於搶攘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歎。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則必一一歷目。摘其成誦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爲我矜式。實一時之良藥也。比來撰述。必已充牣篋櫝。以超軼絕塵之資。而當賢父兄之間。一舉足便有數千萬之遠。況山水之勝。天下卓絕之境。適爲朝夕之助耶。早時妄意亡兒之養。遂奉周旋。雖癃疲已廢。尙冀因見而悟。如有借於豐艸長林。或少振於躋攀騰躍之便爾。適茲見齒。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向風耿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嘗使被聞。垂諭周渥。感刻未易借況。伏審雨寒。起居佳勝。寢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回生意。則退之所以推擧侯喜之語。茲復得之。其佩服尤非所據。少頃。欽仰降屈（原缺）（原缺）（原缺）（原缺）占叙。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原缺）（原缺）（原缺）（原缺）里此。固不可不避。然而私淑之懷。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慰幸。見微拙聒。實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寸步不容進。更俟牽課。然亦未敢自必。於可以拈出爾。惶悚惶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獨光明頓回蓽屋。而紏繽綵錯。縱橫熠爛。寒鄉未始有此也。慰幸何已。少間。恭惟起居佳勝。見微拙陋。尙思幾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輒牽課上呈。姑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遂行。姑遣人闕問。已而知尙遷延。專且續襪。必未獲浼徹。遽被翰墨。委誨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衰苶未易爲據也。雨勢未已。道路艱梗。恐人力有所不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黃山亦自虛曠。早來。伏惟體況清適。力圖做所屑與。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釋不能還。忽報用間所積微米。水上被

衡注。窮餓之水火。不免餒以赴之。厄會凡皆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乘。詎可力勝耶。向風不覺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帚。曏復見錄。委曲終不忘。則定將何施。可以爲報。家間至於重復。豫計是行。似厄會已極矣。不然。安得平生所願。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欲理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搨附呈。次遣。敍非所工。正賴詆訶。不妨筆次有以下及也。欽企。欽企。

又

向承見徵跋尾。倉卒以牽來貺。不謂刻石爲寵。又煩背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勤眷。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該載詳盡。實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眞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先。異日想見丰采。豈小補哉。然題名正患如吏文在處。不免俗韻。劉貢父太學直講記。以爲脫洒。今日又高一着。可勝嗟咏。

又

衰遲久欲爲門下客。差池不契。竟玆淹晚。不謂愛下之餘。遽叨賞遇。雖桑榆何堪。猶幸振起之光。竊借以老也。日者遷徙。所擇實主於幸義。爲多尚爾牽制。蓋未始頃刻輒忘於懷。艱生固已弗類。而厄會見乘。初不計物理淵駿。乃至於是。天其或者。饑餓空乏之。使平日妄迷之誤。渙雪殆盡。而遂將旦暮親依。變瓦礫爲黃金。則未定（原缺）（原缺）定能不愧器就之賜否耶。願見之懷。日以爲歲。

與韋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得公之拙。則亦久矣。方時艱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廩餼之餘。得借已出。望外兼嶎。專遣津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來體力佳健。獨力酬對。其來如雨雹。其理如蝟毛。須少就序。即在左右。蓋無時不牽思也。

與趙彥強

相別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數具問。至深傾馳。忽辱垂顧。尤愧不逮。然遂獲牽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履況何似。切承暫寓客邸。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因出入無客見訪耳。

又

方作書。拔手示。周盡無復遺意。而語妙句秀。欽歎不能已。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欲一投足。竟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系念。徑思問道。輒爲病留。良可歎者。閒仲權、仲常兄弟。館置甚厚。彥強可人處倘多。甚不惡也。力疾脩附。未暇詳悉。幸加察。

又

別後日觀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迴。自四月末即病。奄奄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亦復不果。然亦未嘗辱寄聲。出處既異。雖在咫尺。蓋與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不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遇即安。要是樂處。爲不易得。所以去閭里。近墳塋。不屑羈旅。儻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耿耿。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與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獨收錄。遂得從容教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得繼穠。蓋已期於必相亮久矣。於是方圖申慶。愧無以藉手。而大軸雄文。遽玆俯暨。醻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爲詞典麗。盛哉。久不見此體制。眞燕、許、緒餘。常、楊、而降。以至楊、劉、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矜式。茲有衰老後時之嘆。更當紬繹。以遊十駕。

又

久聞謁告歸。跂首而望。何啻以日爲歲。忽承舍舟。無異白天而下。亟圖就展。以涉冬徂春。奔走乍還家。又一番目前事倥偬。輒未暇及作書申敍。亦索於紛擾之際。曾未獲詳細。差池。未蒙委報。向往之深。於是不覺猶豫。方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橫來之間。欲款門第。與再具書。皆復不逮。惟是拳拳茲不能已。忽枉尊教。恭審日來。體力佳健、偶亡孫小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脩布殊不逮意。仰覬加亮。

又

比者觀光稍款。方禮成樂作之際。想得於古人者意。命駕處爲多。博我未聞。方切跂詠。而乃牽制如此。可

勝悵仰。聞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遂復相遠。我勞如何。衰苶止候。月初家人蠶歸。卽左右矣。曩願致於筆下者。筆下亦安能彷彿。

又

不相聞未始許久。目前易成因循。不獨高明然也。其如老病杜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來問遽貽。如獲款近。特達出於綣意。貴畏責己反輕約也。伏審日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失。如在月末。當幸迎候。

又

適辱先所枉書教。雖展叨復爲冒昧。然迹猶在赭衣中。而儷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雖朋友之義。以得爲喜。其如荼荼焉何堪。未易負荷。謹留以永家傳。顧醫奉謀上報。次不意禮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疇克爾爾。併圖爲謝。有愧倚馬。輒先布其略。

又

大軸貢燿。似一旦躋我於雲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豈造物者憐其困躓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至於親寫美翰。濟以異國精楮。異數優渥。倍深慚赧。別容儷俛細繹。惟其不能。故復見於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能必無事。比孫銘督迫。亦幸得於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一見教。無相疏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舉制策在何年。是時先進所業用舉者否。然國史中則天聖七年。特下詔用舉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召試。又記得曾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可檢。所見止是閣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開曉。明出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亦貴少款也。閱畢。并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爲家中几案更移。未有下筆處。又惡字不相對。不免爲物所奪。欲少待情造定疊作之。自使人送還也。必不敢蹭蹬。兼欲作書謝不遇。爾幸察孫銘。而蒙斤斧。望貶付。欲遣其僕也。亦待換了入頭處。如何如何。見教見教。曾門是異薦第一次策試。只不記得甚年也。錢子高謝制舉啓云。章聖臨軒。先臣首中睿明出震。李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內。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爾得先誌可考也。

又

今日得久若書。并貢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來。但聞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柯山銘。獨樂亭記。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從者適來。謹上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全篇不入用。尤幸諒告。則可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眷聚萬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尚在京。何多月矣。若處遂權作安主亦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聲寀。但愧糠粃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處居悚戚。使望與等度。施子良約月末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人相挽。方納豫。豈可失吾友哉。次第宣城不成。周壬二居到。遂爲湖陰老矣。但恐居成。而昆仲超在顯途。頓失依附。儻有宜酌中。蓋末脩繕間。日月尚久。盡圖其難繼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衰陋叨蒙過辱見慶。形容諄實。祇佩增畏。輒忘其鄙。而圖效管窺之報。遂叨過委。愈重不腆之負。悚息滋甚。職務薄遽上。阻披承系詠。尤不能已。後日投第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蜜。發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答。不遇書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手示。感愧不已。又獲和篇。押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於此尤留意。恨其人不得擊節歎嘆也。更俟莊間聊作青唇一笑。明日千萬訪及。喫飯了去。

與友人往還

衰陋過日。延予不然之灰。乃有夏天之焰。殆非人力所能致也。亂道漫寫。出時自爲笑。豈足溷瀆。更荷諸作者拂拭。皇恐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來顆首。隨遇隨應之語。未曾錄上。深恐散失遺忘。亂道冊子。不敢不納。使告付還。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孫銘亦在其數。元稿再上呈。其專人已行。報不愚書。更欲人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殊草草。不愚詩未暇續緝附納也。冊子與一卷並領。只未收周詩爾。得在館中。他日可讀也。

又

雨意未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介。但嗜睡爾。羨況從可知也。尺牘驟臨。如接超然之枝。豈夢寐中來耶。欣激可知矣。伏審已視職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茲不能控。介遲草率展布。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侑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至其背水而陣。則其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霆散。章邯之軍。不足破也。欽歎。欽歎。方爾牽課。偶一病。獲告殂。不免申官檢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胆晚來體況何似。早晚得以瞻奉。傾企傾企。

又

晚來起居佳勝。今日幾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許。還奉來誨。謝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之後。自是停畜有餘。用之不匱爾。御敵追逐。多見其不知量也。必多近著。不妨開發衰困。實深企佇。白醪甚契欣仰。初不知有法如此。方思元白侶用數果。錄以爲況。何幸如之。更先沾溉。尤不惡。顧爾垂涎。早晚可過也。

一笑。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蒸罨。每承遣貺。眞發吾覆。欣佩可知。伏審晚來起居佳勝。來韻盡工。未易擬節。驢技亦窮矣。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一笑。然蹈海縱帆。亦將有去將何之之返。如何。自膠欽荷。定應蕪湖去此遠近。恨縮地無術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遣。

又

雨意未解。履況何似。連日爲兒女畏怖。不欲輒去。千萬保愛。

又與悟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自承受請。因知必由州中。乃行伺候。既到卽通問。遂先垂顧。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幾日上道。無緣謁者詣。但深依向。潁昌境界純熟。風範與南方絕不同。正是一行道爲人處也。勉旃。永爲一方作福之主。與諸上人相會。幸一一致聲。作書不及矣。來春夏間。或得瞻禮。

與崇因長老

屛處不多與人往還。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況大善知識。爲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禮。不圖幸遇象駕。聯步至於十三人之盛。而老師實爲上首。未諳得名之應。其巍巍堂堂。眞所謂星中之日也。別來蹭蹬。未果申敍繾綣。遠勤專委。特枉翰墨。論意甚稠。豈勝感戢。信後復不審體況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壽遐遠。永爲四衆饒益。適作數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解免。遂命僧持誦爲禱。且致厭勝。以袪其惑。適得二篇。發嘅多矣。牽課艱拙。又爾搶攘。須至作隔年還償之計也。呵呵。來篇益妙。欽降不已。

與承天長老

早時屛跡。固知在處。必得相逢。累茲見契。自是因地有自來。殆非衆人所到也。既深慰幸。亦以脩信行。不爲無力爾。別後當作書申敍。初則偶爲事奪。次則家難遽及。蹭蹬眷緣繾綣。倡劇紛系。春晚日來不審接物利生。體況何似。門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拈者。要是眞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量歸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牋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定奪。是何心行也。諷味周旋。且泚乎方廣之內。既愧且深感激。以所問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荷。徒有慊於道焰爾。尚冀因風。不忘發藥。漸喧門。隨分擾擾。甚攀企也。回祿足遷神於我輩家。似非其地。然不至疎失驚恐否。方藉用祓除。誦經呪以慰安之。早晚少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疎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佳勝。昨日蒙枉佳句。方作報。老革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尋遣一信兵。持拙語幷餅。徒手而回云。傳語謝簡更不答。固深疑之。自早其人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免咨叩。得報。果前所陳

不遂。今輒再錄上呈。過蒙委諭。悚。

又

適來附所還持問。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對會沈失。方愧紛擾。亟沐垂諭。并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寄顏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佳勝。幼稚聲一起一倒。極無況。其謝疎略。想蒙深炤。

又

晚來爲況佳適。幼稚聲恐怖追念。稼疑相染。殆不知閣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行狀

故朝請郎直祕閣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縣

曾祖稼故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恭

祖妣蜀國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國太夫人何氏

父宗愈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闕上其事。有詔置獄。既伏誅。乃逮其昔所經行之地。以資以罰。而得其常寓蘇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以其術自晦。而莫之誰何。獨兩浙運判胡公察知其事狀。將取以付獄。既覺。卽轉徙他州。公命劾淵。捕懷素。邇近得罪去輒已。以故就起公爲提舉兩浙常平等事。假還公

舊物。或間蕩物不足以勸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秘閣。遷轉運使。先是公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復東南歲計。方有所因苛。而總其事者。久難其人。朝廷。知公爲可任。遂以公總六路。爲制置發運副使。而盡其所共事者不除。意若責成於公。而不欲分其權。繼又命公兼六路茶鹽事。公固強辭。至是愈感慨砥礪。會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學事。提舉常平。提舉市舶。提舉澳閘等司。知杭州事。皆闕官。詔以公權杭州。仍兼領諸司。其地當天下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營繕。凡數局。泛遣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滿門。詞訴參萃。四方人物。情僞多歧。靜遠散漫。門階陛戶。駢肩累足。牽待命於公。而公耳受目應。口酬手書。無不滿足而去。繼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狴犴充斥。至有累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決。未幾三院諸邑。獄遂空。迄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畏則恐。文移會應。交馳於道。毫髮不致隳。亦不敢踰晷刻。於是六路事。巨細無不舉。而東南所至。如公實臨之。朝廷益知公才。而上亦屢對輔臣稱獎。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俯者。多特旨委公。公奔走抵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幾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未報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爲之嘆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閣待制。常賻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襄事。諸孤以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於常州宜興縣善權鄉金鐘之原。公諱奕脩。字叔徽。平原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右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表羣兒中。能日警拔。文恭曰。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學。尤激昂奮勉。文恭每退朝。延諸孫列下坐。背誦所授書。而親爲策試。細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設特榻。置酒相與勸酬。如賓客。用以爲別。公多在所別。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兒待公。以文恭恩。守將作監主簿。官制行。換承務郎。十遷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姻黨有爲部使者。繩州縣甚急。既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寬大。任僚屬皆得其所長。以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推之。有二不如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姻契故紿我乎。公曰。度使君必不暇徧及。即具曹目。邀其（原缺）而按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以驗君之說。又曰。第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庶幾知我不取其於臨時也。比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課生增三倍。籍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守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改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賣樞密院封樁物帛。就差剗刷兩浙大禮。上供錢帛。先是朝廷每有事於郊廟。則有司預遣官分遣。多因其人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旨請給。至踰年不報者。公在太府封樁局。遷就貿易。屢奏成效。上信其能。下不爲擾。乃以命之。公據籍詰索。無一毫得隱。除爲區處。取其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所得之數。輒倍之。河失故道。議者謂其流或東或北。（原缺）（原缺）以利害相乘。亦交相興役。務勝其說。其費不貲。而至累年不能會。朝廷欲知數。而會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不可。即命公以往。不踰時而上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請不外。執政曰。不欲君稍遠。姑以是爲命之地。爾第少安之。儀鑾公帳之籍。名存實亡。後故闕不足以備行在。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容鉤致。少驗之。則主於役者。皆當坐重辟。願捨其舊而新是圖。請自今日爲之正。既報可。纔兩月。藏貯有地。出入有經。近以顏色增況。而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役常不給。而屢募夫力以足其數。朝廷患其費。而不能革其弊。又命公兼領。仍兼京東排岸司。閱籍。核得以贖免者數千人。實吏於法。而自是不復羅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二年。睍睍械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會赦矣。但官未嘗省。而吏不以告聞。故如是。急命釋之。遷司農寺丞。執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以公通判延安府。然終以公議。不敢出公於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供柴炭。異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曹吏議五日一催。而不責其報。上至禁廷。從京邸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持久之。莫之察。公上其弊。收散補壞。罷冗占兵三之一。於是舳艫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寧初。上意以謂先帝政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狃於異同之論。乃相今太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簡眞僚屬。首以公爲檢討文字。以公練達鹽事。而東南爲重。吳越之地利尤爲重。乃以公提舉措置兩浙鹽事。公以法壞之久。非家至而戶曉之。則無以達上意。輒身自履之。山行水涉。雖人迹罕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封守。謹出納。斂散以時。火伏以限。買販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爲良民矣。山谷間有至老不得鹽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羨課。以緡計。得數百萬。捕私販賞至不支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顏異。元祐中爲州校。主秋倉輸租。尋覺輸戶米爲代輸。一日。監官以其米惡甚。不爲輸。異怒。集不逞數百輩。即所輸地毆之。前爲守者。黥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爲不法。詔釋之。自爾益無忌憚。廣收請鹽鈔。以藥滌之而用。既毀抹。所主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於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會已毀抹數。得其姦而上之。特旨。黥嶺外。籍沒其家財。以償所欺。有司第課。以公爲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鹽事。睦州遂安縣胥。造大官。豪佔民地。民屢訴。州縣憚其豪。不爲之直。公命拆屋。還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去令之策。不可得。有楊姓者。僞作書留別其家人云。令遣我遁舟。怒不倍。而楚毒備至。我江死矣。其子訴於州。州以聞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逮書而上。公曰。苟欲就死。必不告人。且死其屍亟可掩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與吏將抗矣。檄其縣。多至購賞以捕之。果得於他處。公以職事當見。上以稟詔促公入覲。忌公者。乘間起事。協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解。遂坐廢於家。中揚州。杜門絕賓客。幾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爲仇人所醞造。況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知也。公笑而不答。俄有詔起公。或激稱謝曰。非陛下因事加察。則草木螻蟻之微。豈得至此地。況親承顧問。被眷獎之寵耶。其言懷素嶷。不足以況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披。故爾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備東南。山川屈折。風濤出沒。歎聚得以爲險。當知因循爲害甚大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獷狡。因緣爲吏。而又家世相胥。在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非痛懲之。則法令在其股掌間矣。方且圖之。卿宜審擇此患。彼有詔開帥府。置望卒。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皆有助焉。既又盡逐監司州縣胥。梟等第人戶充。而公亦入境。首取蘇州二吏。素爲懷素呂淵黨羽者。奏黥之。以隸遠惡處。昔之號爲強狡者。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門戶以避者。朝廷以懷素事。初有旨。中男女結社念經不茹葷之禁。不覺察者。增其罪名。州縣畏或累己。凡持數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吳越雅相習。至洶洶不相保。公令。必夜聚曉散。十人以上。逾旬不罷者。先告而後執。下遂安。有恃陰暴橫閭巷間。目之而不敢校者。適至庭下。公號之曰。爾非伏路

虎耶。吾在此。正欲得爾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遷悔。不害爲善良。不然。必不以常法貸爾。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聞令悛省刻約。不敢輒出。配軍因思鄉而歸。鄰人每持之以取貨。又欲强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歐之。反誣以殺己。邏者執與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弟爭田。縣不能決。而訟於公。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誘。而乃奪大倫之戒。犯聖時之教。不期賞勸。而務快私忿。是何意耶。即相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二兄欲併其貲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理。公喻其父。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爲三。命探於庭下。婦果得所欲者。聞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耶。特煩胡公生之爾。獄因有連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故淹久。而瘐死過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具獄。有司執以爲不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於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東邊。至有投隙伏之以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幾絕迹。而北關爲甚。公捕其魁。黥隸千里外。餘皆錯爲軍。道路乃通。羣盜白晝公取人物相夸爲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召至庭下。命與邏者持爲保任。命曰。一有竊發。并坐爾曹。而先籍其資儲。假失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外戶不閉。無賴輩以賭博爲名。誘陷良家子。往往至破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食。自相爲曹。各處有之。而杭繁劇。故特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鈐衆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張榜於市。立賞許告。犯者。給例物招刺爲軍。用是遂絕。昔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拜於道間。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者。結爲私渡。所載可取。則至江中。故爲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者甚衆。公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氏。故司農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還所恃畜兇悍輩爲廝僕。結連上下。廣放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會。則追呼執繫。峻於官府。至處立契券。沒其貲產。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所親厚。遠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於上。詔取眭編管湖外。而縱諸僕以配惡弱之地。又案其所遣。雖遠必致。移所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啓。陰刺人長短。造爲飛語。以幸中傷人。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權要。又隨其處。姻舊皆璧。動搖讒詆。天下皆惡之。而無與對者。公密疏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請公即真。宜浙東西多畫公像於浮圖而立祠之。或香火於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攜涕泗。或遮道。或挽其車。不得出。公給爲暫出巡按。當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其舟不得發。毛安夜開關。方能出。所過壺漿花紅夾兩岸。老者執手爐。少者頂料香烟。相隨不間斷。呼曰。願公無久於外。卒爲我父母也。公治杭。其政日有可紀。而其著者如此。大抵不爲姑息。不立畦畛。不邀聲譽。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履踐如寒士。自少喜周人急。聞人有難處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於濟。胸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讓訶文飾。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蓋本於愛人之深。而惟恐其不遷以蹈悔吝也。事親孝。篤於兄弟朋友。凡宗族鄉黨。一以誠意接之。方其隆時。遇之或有間。及其淪落倉卒之間。則周旋所之。無不盡力。不營生事。不侈長物。在杭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託於公者。亦以是謝絕。視其外若甚封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亦出力以相之。從叔父修簡公。欲以恩例及公。公推與其長兄。平居盛冬雨雪。里巷間告飢。則必計供家外。盡散以給之。所活前後無慮萬人。里人朱悲之子死無以斂。公爲買棺。仍葬之。思之死後如之。包孝肅公子綬。與公進奏爲代。後以罪去。貧不能堅。皆取給於公。所善曹百禮寓京師。欲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物贍之。而又助其行。辟召徽問李儼。爲諸香司屬官。徽問夫婦相繼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遣之。儼病幾廢。公兼其職事。俾使食其俸。而儼問未嘗去袵席。其卒於揚也。公時在還責中。亦爲之買棺具舟。貴人子以非嫡出。役於一庸僧。且婞矣。公爲收養如子女。奴既售。知其家世。且猶處也。呼其父母。指所直而厚遣使嫁人。鹽法既新。前日盤載脚乘之貲。責償於主。枚舉其家所有。猶不足於償。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可免之期。公爲奏而免之。再過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相雜。夾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五錢爲當三。以制私鑄。市肆盡閉。民間幾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恨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斛。盡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杭之公帑。貲倍他處。百賣醋之息尤甚。故事。繞以數十厫老之卒。巡門比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貿妻女以足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爲數。人食醋多於飲酒。而區區近取給於有限之力。又復強所不能。徒使之坐困。而無以取盈。若寡人買樸。則所得何翅此數。即具以聞。村落間追呼。多州縣承帖家人。三五爲曹。被酒夜叩人門。騙興叫呼。民不能堪。公曰。差役之法。蓋朝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橫議。特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公命立賞擒捕。而請疏爲令。二議皆未報。而公捐館舍。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發運司藏百餘艘。以備奏計。每出則延袤數里不絕。平時兵卒食所至爲困。而所過無異螟蝗入境。縣鎮之類。倉庫幾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纔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盤迂繞。命轉運司直達而上。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刷諸路積欠錢。盡以造舟。得千艘。公濟其乏。江浙界接真州。江面充闊。而多暗石。風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爲備。而歲久淤涸。雖漁舟亦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若惜分陰。以濟所事。間語人曰。知撫不爲。臣子之分守也。既委質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幾不愧所遇。不謂公隨地抑揚。大小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纔見於杭州數月之政。此上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恤至於絕優也。疾已革。猶若語人曰。王事雖著毒。豈敢憚勞。聞者皆爲之出涕。訃聞。錢塘人相與命僧舍發哀。受弔於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薦冥福。歲以爲常。瀕海鹽戶有爲之服喪者。鄒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之子。有賢行。四子。績、緯、紳、維。公爲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喜食蛙。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爲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還化。公以私力致供。邀其徒屬。即其盧焚香作禮。戒諸禪剎。次第薦嚴。特表其素。詔加謚號。賜塔名。歲度一僧。以專灑掃。少嘗得一疾。醫不能工。日以爲虞。默有所禱。期遇人以收其功。忽於通衢中逢一蹇者。鬻紙撚。人爭市之而不與。偶見公獨投之。比開。乃公姓氏年甲。公異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遽時不可及。既飲。告公曰。汝有病。吾爲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之立愈。酒闌。又語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申年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語而遂傳。比疾革。實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詩。既得疾。有二衣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因造廬家人。其黃籙醮於所結生天堂上。得甘露數斗。鄉人多取而食之。嗚呼。

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此報也可復如是耶。胡氏自文恭以清德懿學。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其所爲己憂。每推以教人曰。必以是爲本。故其子若孫。各能行其所聞。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以忠誠不苟。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克。森然平相發揮。則其所錮。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爲學士大夫之勸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

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後。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爲優容。然疆埸未嘗弛備。熙甯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主。秉旄仗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於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爲代北著姓。徙後。河西有號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爲晉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隸帳下。凡力所不能制者。屢命統之。而能輯睦招聚、橫捍西北二虜。封上柱國。以其地爲府谷鎮。又以爲縣爲節州。爲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襲。某次。至御卿。入本朝。尤爲太祖皇帝所信任。數下詔書獎慰。賜賚不貲。是生鄭國公從阮。生禮賓副使德源。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左千牛衛上將軍。考諱克雋。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數歲。尤羸弱。幾不能勝衣。偶千牛識之曰。奇兒也。後未易

量。已而果登拔絕類。況厚有智略。敏決而斷。以功名爲己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逵帥鄜延。見公而嘆曰。眞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藝於廷中。補披帶。班殿侍。就充鄜延路經略司准備差使。從种諤出塞。遇敵於馬戶川。賊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鬬。即斬其首。獲其所乘馬。進葭蘆川。轉大侍禁。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旣城綏德。夏人遣其親信楊巳良者。分晝地界。經略司命領軍就牧其要領。而以公從行。公語其間其反復屢折之。巳良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即以領軍治綏德。而留公爲之助。新造之區。警附多日。地賊境。所舉非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易。領軍館舍。乃出仕爲鳥波川堡把截。舊用漢番捉生戶更戍。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貧之者。長上而無糧。公曰。弊難遽革。姑令居者月輸以餉上者。兩以爲便。辟安南安撫司舟兵隊將。勸所部過鎝洞。肅然秋毫不敢犯。以便親求爲滋州永甯關。元豐五年。歸延進討。辟副軍。期爲五隊。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爲多。間自安定堡。摺道糧草。以赴軍前。賊邀我於蒲桃山。公獨出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於盧堤門。或曰。掩殺可有功。公曰。飢不任役。而苟爲逃避者。非叛也。單馬就示。輒設璧相向。公曰。爾輩何爲而至是。得不爲父母妻子念。而甘心於異域之鬼耶。遂回所向而啗。或至流涕曰。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隸。遷第一部將。從討金湯白豹。戰六寨平。下葭蘆。入義合。皆先登斬級。辟環州洪德寨主。權第二副將。破訛子野雞塞。先是平遠塞番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籍。公鉤索而招之。得八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六掌平。又破安州川。改第七將。夏人將併兵入寇。公先得其守烽人姓名。乃給爲界外默烽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磑。斬獲萬計。同過擅揚溝。遽下令翦三溝下營。習曰。日方午。到漢界纔三百里。不即歸可無後慮耶。公笑而不答。復選兵臨溝待滿。又分勁騎據山西。賊果踰吾後。與選兵遇。而山西騎乘之。腹背受敵。遂缺原之賊。既蚵。乃大舉而來。公所提兵纔八千。自啓樓鋪逢遊騎。轉鬬至馬嶺。公度賊未能深入。乃取他路趨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屯肅遠。入洪德川。公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亂。後兵爲肅遠所制。幾匹馬隻輪不得返。僞國母踰山而遁。衆相蹂踐。赴尾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盡棄。雖帷帳首飾之類。我皆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爲甚。進環慶路兵馬都監。時元祐六年也。移涇原第三將。擢知甯州。改岷州。兼安撫。又改鎮戎軍。與帥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未備也。亟屯維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賞功。積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鎮戎軍。紹聖二年。以公知簡州。兼安撫。時己未冬。詔促公行。須河未凍。到官。將委公以事。未幾章楶帥涇原。請築石門峽好水川。而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己以成其事。乃請公鎮戎。章再上而後可。詔以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於楶。近時出師之盛。未有其比。楶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而以公爲前軍而副之。令曰。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事或警急。勢難稟議。聽行而後報。能軍伏路頭重而來援於公。公即稟於文振。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以當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即報曰。已發二千矣。偶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諉爲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劾公以擅興違節制。稾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懼具惜熙河之失。乃歸罪於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候案到未晚也。

宰上而公追賊纔四十里餘。又得報而後行。案相書曰。誠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已。即以審覆爲名。實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碧卒降公十三官而罷築。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公權第十三將。守幾羌寨。賊兵出沒葫蘆川。公曰。此志在平夏城也。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擣之。凡十餘日。賊遁去。時賊中號統軍鬼名阿理。及監軍昧勤都通。皆西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邂逅以收放爲名。會境上。其意則瞰我乘間也。公既知。即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巢穴。圍帀。而二酋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上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籍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御前受俘。百官稱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內庫白銀衣幣爲籍。拜公西上閤門使。洺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閤門。使其所得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川。南牟會。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害處。若不乘利勢據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爲寨。南牟爲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爲用。人人皆效死力。以捍邊。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爲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爲涇原路副使。都總管。崇甯三年。鎮傳將師涇原。以萬人出巡。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傳不得歸。公以輕騎尋朱龍勝界。隨賊所向。而先據其險。賊意初欲抵石佛峽。以制官軍。而縱兵大掠。聞公之出也。乃不復還。既而至銀冶關。而公適頓兵瓦亭寨。遂一夕而遁。適上以傳奏不通。密以手詔問公。而命公訪傳所在。仍許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略。上覽奏嘆賞。傳又請以本路兵。直據靈州徐堡寨。以接聲援。上召公入覲。將面議。未行。而環慶請乘西賊。無功而歸。氣沮疲乏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於靈州。川帥司委。選萬騎以往。然報到後時。公取捷徑。由葫蘆川。廣獨抵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攜老幼趨靈州。時已半夜。火明如晝。門不得閉。城內外大擾。往往蹟壕塹相枕藉而死。明日俘獲甚衆。牛馬橐駝。蔽川而下。環慶失約。我軍勢孤。不可以留。命裨將當前。公以精騎爲殿而還。賊巢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擣我於兩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纔數十騎。俘斬幾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上即詔公入覲。既見。上慰諭甚數。乃以傳所請賞於公。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之雖易。守之則難。若不先剷其地。弱其勢。藩籬完固。饋運可以相接。而後圖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進公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爲步軍都虞候。賜賚有加。他日再力陳。開塹廣土。進築要害之利。上皆嘉納。傳俄促公還。以總其事。尋有旨。先城蕭關。既與傳議不同。而凡所報應。無不齟齬。夏人知之。稍點集爲備。傳又申前議。而同令未可築。公執不可傳遣其辟客數輩強公。公曰。國事也。帥臣將佐。義均一體。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柱。須自冒矢石。是等事皆在所志。其如勢有先後。設不審計。則噬臍何及。尤欲如帥司所議。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回。乃從蕭關之役。終快反覆。而諸將皆觀望。傳頗云。賊且至。不可不疑。帥司徼公曰。不管不擊。意將冒此。以伸其靈武之請。徑以他將統兵。晝夜出界。賊覺遽襲其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反劾公爲專輒。故敗我事。乃罷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上之。朝廷悟。即還公舊物。而

上益知公爲可委寄也。乃以公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渭州。公謂誠泊門、磨移隘、朱龍、烏雞、三岔、誠井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寨以控之。自是邊面雖闊遠。而如在一堂之上矣。又展西安州。增置定戎寨。廣平夏城爲懷德安興定戎鹽池。歲得鹽七十萬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發。而民間不知其役。輒更歎駭曰。是何神耶。兩被手詔褒諭。有更其無援。用副予懷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年。公以守邊分事已就序。將求解罷少休與安逸。未及請。而轉運使有以邊面既開拓。糧餉不能無缺絕。請於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處。分置五百萬糧草倉場。公以所費大。難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舊舍屋爲用。而平夏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帥司係籍車戶爲遞。又欲以十萬斛助熙河之計。而以涇原隨軍中驢橐馳致之。公不從。疊是數端。故造爲可慮之謗以中公。於是召公還朝。除佑神觀使。既而所造皆誣。上疑遂解。尋命公對。拊諭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賴陛下終始保全。萬死何以報。上撫一語自辨。特賜錢叁百萬。爲京師居第之費。俄以其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省墳墓。有詔許其行。明年詔還。復以公帥涇原。比入對。上尤敦勉。公力辭不可得。即以少府丞煥貼。直祕閣書寫機宜文字。到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沒數日。御寶批所奏不許。公去付。賜蠟寶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報到。上嗟惜不已。命本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弟皇城使可通。知岢嵐軍、應副葬事。即以致和元年二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武家會、領軍墓之西。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西染院使。秦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郎。乃直閣君也。三女。左班殿直朱挺、李偉。內殿崇班郭浩、其壻也。孫男宗丞。三班奉職。兩孫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不可得而親。而即之彌溫。好學樂善。喜讀書。雖醫藥占卜。無不通貫。論議袞袞。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自信。蓋天得也。爲文長於敘事。作詩有唐人風格。事親孝友。愛兄弟宗族。閨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歡。丁內外艱。皆以邊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聞即請持餘服。亦報可。安南班師。遂歸營阡隴。蔬食廬於墓次。永樂之變。太夫人初不知。公徑歸先見其弟。乃相與當覲。仲父早世。繼有六喪。皆在殯。悉舉以葬。又官其從弟。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昵聲色。不飾廚傳。以邀虛譽。歸鄉里。與親舊握手相歡。出入才以四人肩舁。遇者行間長者必下。輕財好施。所得賜予。必先族人。隨親疏緩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給。保德陽沔。有世遺產。諸父既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公悉均人諸分。置別業於長安。以贍孤遺。又置義莊於岢嵐。以贍近親。而爲松楸灑掃之奉。自始即戎。未嘗妄戮一人。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與遊談以長。而所去必見思。其能鎮戎。而待命於原州也。昔爲將而駐札。又嘗攝州事。聞公之來。扶攜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履歷之地。皆家畫公像。而生祠之。有每食必禱者。公不事權貴。不爲勢利所奪。不自矜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期感悟。奏報往來。情不達已。蓋武之議。鍾傳妄出政府私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鉞而就寡遂耶。更不從。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言其密奏曰。臣只知以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爲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

廐見。臣迹不安。願罷臣邊任。上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舉國以城爲練泉。詔公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公曰。若不行。當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旨。公曰。我之首領不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爲重。亦以是報上曰。惟陛下幸察。尋詔公曰。寬卿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聚材植。將立保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彼但見烟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嚮與人同鎮兵。計當已回軍。而共事者方至。卽推其功爲先。與同僚約爲婚姻。未定而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開壕。深達性命之理。視在官如傳舍。於死生禍福。略不少芥蔕。語子弟及戒將士。必曰。無貪賞生事。妄開邊隙。貢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況家世爲之耶。爾曹當以業加勉。無以箕裘爲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議十篇。未及上而終。嗚呼。天都又腹心之地也。據險隘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糧餉屯聚。所以（原缺）（原缺）（原缺）敢中國抗。蠢在於此。元豐中之儀在鄜延幕下。親覩詔旨。覩先帝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譏者。當時不副上意所在。曾不知上與天通。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血刃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路不得內向。而浸尋未歸之地。進窺玉關。以還都護之舊矣。以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上成先志。增重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爲盛。

銘曰。天之降材。豈无所謂。若文若武。以時而至。乃聖乃神。有命承之。雖作則規。風虎龍雲。慓彼殘羌。遊魂未殄。俯稱吾箭。開輒鼻肝。奮天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拓。所向必功。天子曰咨。予肘予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恃。高牙大纛。拊有全師。孰去孰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暨安西府。郡縣可期。公胡弗顧。軫帝之懷。濟蕃是悼。維其不亡。勒銘有詔。

劉昌齡星南覆校

右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之儀字端叔。滄洲無棣人。元豐中舉進士。元祐初爲樞密院編修官。從蘇軾於定州幕府。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徽宗時。提舉河東常平。坐草范純仁遺表。編管太平州。文、事蹟、附見宋史李之純傳。端叔本與蘇氏唱和。而亦范忠宣門人。故宋元學案。列於高平學侶中。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今按毛氏津逮祕書。有姑溪題跋二卷。殆從全集抽出單行者。其爲世推重可知矣。厲樊榭宋詩紀事。錄其詩八首。朱竹垞詞綜。錄其詞四闋。皆載集中。惟宋文鑑。獨錄其代范忠宣遺表。按端叔本以此文買禍。而南宋中奉旨銓次之書。顧采錄之。直齋書錄解題。謂此表傳誦一時。洵非虛語也。至其解杜工部杜鵑詩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堪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遽爾凋落。流傳至蜀。固已逾時。且爲曾者諱。亦不敢違彼篇什。追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全謝山鮚埼亭外集。頗稱之。以爲的論。又乾隆中奉旨裒輯舊五代史。中如趙鳳等傳注。均采有姑溪集。與曾鞏隆平集。王禹偁小畜集。並見甄錄。然則是集不特詞章精妙。且足以資考訂矣。按焦竑國史經籍志。尚有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而季滄葦書目。乃作姑溪居士集一卷。是其流傳漸尠。此本爲余戊辰歲。在廠肆所購。繕寫訛謬。幾不可讀。爰細加校勘。授之梓人。其太脫誤者。則姑闕之。以俟他日增補云。光緒乙亥。小暑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學易集

劉跂著

四庫總目提要

學易集。宋劉跂撰。跂字斯立。東光人。家于東平。尚書右僕射摯之子也。宋史附見摯傳。稱其能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而不詳著其仕履。惟晁說之景迂生集有所作跂墓誌。稱跂登元豐二年進士。初選亳州教授。元祐初除曹州州學教授。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其後改管城、蘄水。所至有政聲。復主管成都府永寧觀。政和末以朝奉郎卒。所敍生平梗槩。頗爲詳悉。說之又稱跂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諸此也。紹聖初。摯以黨籍貶新州。卒于貶所。建中靖國初。跂伏闕籲冤。得復官昭雪。世稱其孝。呂本中東萊詩話稱跂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所未知。于是始有意讀書。厥後與孫復、石介名相埒。蓋其行誼學問。均不愧于古人。所作古文類簡勁有法度。詩則多作黃庭堅體。雖時露生拗。要自落落無凡語。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殆以摯爲朔黨。門戶不同歟。然淳熙中呂祖謙奉詔修文鑑。多取跂作。其辨冤時上執政啓所云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者。呂本中詩話及王銍四六話。亦均推其隸事之工。即以文章而論。亦北宋末年卓然一作者矣。其集原本二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最初李相之得于跂甥蔡瞻明。紹興間洪邁傳于長樂官舍。後施元之刻板行世。宜防宮賦、學易堂記。世尤傳誦。今元之舊刻。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內所載跂詩文頗多。雖未免有所脫佚。而掇拾排次。尚可得十之

六七。共錄爲十有二卷。今恭承聖訓。于刊刻時削去青詞。以歸雅正。其同天節道場疏、管城縣修獄道場疏、供給看經疏、北山塑像疏、靈泉修告疏、仁欽陞坐疏、請崇寧長老疏。以及爲其父母舅氏修齋諸疏。皆跡涉異端。與青詞相類。亦槩爲刪除。謹重加編次。勒爲八卷。併敬錄諭旨。弁諸卷首。用昭鑑古斥邪之訓。垂萬世擇言之準焉。

學易集目錄

卷一

賦一首　五言古詩二十七首

卷二

五言古詩十九首　七言古詩十首

卷三

五言律詩四十五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律詩三十四首

卷四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三首

卷五

表十一首　露布二首

策問七首　啓六首

書七首

卷六
序十一首　記五首
碑一首　贊三首
題跋三首　銘四首
卷七
傳二首　誌銘六首
卷八
誌銘十首　行狀二首
誄一首　祭文六首

學易集卷一

宋 劉跂 撰

賦

宣防宮賦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沈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築宣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顧盼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而跽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猋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發。爰覽德水。至于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徘徊領略。心舜目覩。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沈嚴神麗。泰帝之府。于是植翠華。喧靈鼉。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亨至。無所復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導積石而沈浮。包渾淪與俱遊。羌塈塈其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九折。盤礴澶湲。呼欲洶潏。蕩然長波。激爲迅湍。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伾。轔沛轢洛。積爲委輸。濆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纖道作德。範圍天儀。聯絡地脈。疏排淤漫。鑿鑿岩害。平野其蠡。人有安宅。化鱗介爲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嘗問遺黎。遊海隅。繇乎

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鬴。循若馬頰。如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回。脈脈並麗。紆餘衍溠。緜眇逶遲。虬潛蛟伏。波不得興。祲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洊大巫雄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氣弗宣。託洶湧以爲貨兮阻厓巖以自藩。崇墉連蜷蟲以相離兮。巨浸逸濟汨乎苑延。立遮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堞瞰其東。甌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西北擊其歸。乘天之翼。橫海之鱗。隧隤膠葛。竹不得搶榆枋而泛濫涬。訇訇勃鬱。巉所容怒。霆擊黿鼉數已脫逸。谿以桃花之流。駛乎竹箭之駛。彌滿頹泥。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春鍵。汰鵝距之防。橫篠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關。竹落千繹。夾艘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踶馬。糗糧齊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乎長平之禍。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吸潮汐。闔竅丘原。洲澶浮空。灉泊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而培根。何鼉龍之下伏。寓三峯乎屠巔。表泰紫之雌蜺。陋靈光之歸然。長封爲禍。土鍵石鑰。守如崤函。萬葉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弔。枝葉茂而本撥。財乏力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蹕東以流觀。啓離宮而落成。卻四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牽牲。嵗長慮于一笑。起鶩望而憑陵。神閒意定。濟然無營。語未既。天子數顧伺席。推几欲興。臣朔逡巡卻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五言古詩

寄劉仲平

移居遥城阿。頗似山中住。當軒列佳石。繞舍紛高樹。園林便爲主。魚鳥欣相聚。春來物物好。意適隨所遇。
是適本無因。亦復無定處。當有忘機人。知我此中趣。

重寄

憶昨去國初。暫傳史所監。季也行泣隨。往舍都城南。沐我屢飯我。終此一日淹。明作分嶺水。苦別心如惔。
遥歸謹挐重。卻掛東川帆。停橈憩汴泗。攬轡趨霍灊。閒關又相對。共被棲窮簷。未畢十日歡。已復秣征驂。
猗嗟季行役。曷日弛負擔。長懷芳草句。未讀衣已沾。先人門戶事。綿力詎克堪。一朝奇禍發。熾甚烈火炎。
頑迷得憂辱。自取非謗讒。危巢風雨漂。菅蒯不足芟。于時季來歸。棄官不待占。收合敗散餘。賴此守獨巖。
闔門數百指。一一恩意涵。輯睦乖迕情。牢不見隳纖。聚糧非短轂。千里均屬厭。叢書勸高聽。恩環賜東漸。
吾親所奇貴。挺立故不凡。晚節就離翼。前非掩多慙。正如已覺人。數起蒙鍼砭。衰顏積猜掔。幸亦解羈銜。
昨從憂迫來。將復見安恬。西廊坐食菽。可以慰飢饞。漸欲親酒盞。頗思疎藥奩。賴季愛玉體。箴我及西崦。
從今荷明時。歡樂百無嫌。酬恩無處所。香火供瞿聃。

集句寄斯川

渺渺孤舟逝。計日望舊居。萬族各有託。吾亦愛吾廬。栖栖失羣鳥。暫與田園疎。今日始復來。再喜見友于。
緬然睇崇丘。負痾不獲俱。試攜子姪輩。且還讀我書。親戚共一處。過此奚所須。起晚眠常早。誰謂形迹拘。
厚恩固難忘。慨然念黃虞。養眞衡茅下。不樂復何如。

寄馬全玉

歲月如歸鴻．秋至斂將翔．郊原帶爽氣．榆柳媚殘光．君子抱幽獨．耿耿誰與明．不辭青鞋蹤．來歸君子堂．
君子松檜姿．勁不慘風霜．其交淡如水．衆口未易嘗．忘言默領會．此意卻難忘．不飲知酒趣．聊復酌公漿．
寒燈夜寥闃．一笑未渠央．誰令別離此．夢寐長相望．

寄尹遷介叔（〔案〕後五首．疊前五首韻．當別有標目．爲傳寫者脫去．遂爲十首．）

我生非良材．頑礦不受礪．讀書但漁獵．初不名一藝．形骸弱如柳．暑雨更疲曳．清風何時生．一掃去酷吏．
孫友太瘦生．相遇一何闊．途窮欲改操．冉冉在故轍．贈君七年艾．輒爲兒女奪．養生有標本．姑息良已末．
我有好詩酒．端爲舅氏作．陳遵見張竦．雖見不敢樂．小官未朝謁．日日事飲博．書來詫天眞．笑我守糟粕．
二尹山東秀．一第安足賀．滕侯薦鶚書．槐口良未過．青衫五斗米．所要脫飢餓．自重士當然．蓄積非爲貨．
前年郭法曹．寓直總路院．同時幕府蹤．獨送兩秋燕．新書滿百帙．鉛槧老不倦．他時淮南子．試爲離騷傳．
養志如養力．益峻在益礪．大方略畦畛．小智私才藝．古來要倔強．攬折不可曳．何謂薛韓君．小生敢相吏．
擇術患不終．未易笑迂闊．發軔三尺轄．不改萬里轍．死生漢節共．巨猾氣爲奪．坐令李都尉．慟哭天壤末．
臨夷笑井瓶．同是意匠作．拘方等歸盡．放意差獨樂．往時二千石．天子債負博．彼視淑德侯．何抵貯糟粕．
歌詞郢中來．未數白與賀．一斑昧全虎．端似隙中過．可憐光萬丈．不救妻子餓．平生嚴鄭公．皁隸有餘貨．
吏隱非山林．州府爲道院．莫令非食肉．虎頭頷如燕．公田亦種秫．暫去飛鳥倦．何用蕭德施．先生自爲傳．

送陳述之

羸驂抱肺惡．喘甚劇犇豚．水飯輒短氣．矧敢近酒尊．君亦謝嵇阮．力醉不盈分．相看但蕭索．何以慰離羣．
往昔各少年．束帶登橋門．白眼霄漢際．冥鴻注孤騫．我鬢今蒼黃．君髮亦鬅鬙．同吏一州縣．凍蠅彊相溫．
頹顏歲月下．此事更誰怨．願君愛玉體．長使百憂讓．非關易斗粟．政恐耕耘煩．他時老相問．一笑坐忘言．

送徐彥榮

嬋娟水邊楊．宛是渭川竹．光翠相動搖．照我尊酒綠．松風含衆籟．雲月濟華燭．何必簫與鼓．清言媚幽獨．
當年妙風致．文采自齊沐．會逢百鍊明．照此燕趙玉．晨風惜行色．車騎喧出宿．一笑如未忘．新詩寓歸僕．

送劉貢甫貶衡州

洞庭木葉下．衡陽鴻雁飛．放舟河之水．歲暮以爲期．豈曰無徑路．大直困遠迴．波中弱柱植．風濤捲崩頹．
紫蟹間丹鯉．霜蕈兼露葵．醉歌事杜若．還以寄相思．不厭道里遠．所嗟時序移．會登崑崙丘．遂索玄珠遺．
以弦鼓楢木．瞭若不可追．乃知體道人．涉世自有宜．入獸不亂羣．安肯陋九夷．如何錄錄者．反文抱關絫．

次黃完仲見寄韻

濁酒已無味．記一輒忘十．硯書那得超．但覺有不及．誰能求甚解．拘窘被書蟄．爲文亦僻澀．造語取易給．
未足傳客嘲．況復令兒泣．柴門一鵲噪．童稚迎信入．開緘故人書．快閱驚喜集．新詩瑩病目．儼若冰玉立．
才名劉卿健．思部郊島澀．定從西山來．爽氣扶岌嶪．悠然遠見遲．疑我故閉蟄．叢萃三皆絕．澹靜無窘急．

府寬郎舂容．森衛走呼吸．以茲書檄省．頻歲息篇什．神交庶暫對．悅不閡川隰．盧溪白士藪．野處分屐笠．
如聞趣歸裝．早作下車揖．吾廬雖庳陋．雅亦便樵汲．無酒或過雄．有酒誰饋伋．何時甲乙第．版築兄君葺．
比鄰或借倩．梨棗亦得拾．不恥共禿翁．相攜走城邑．

次孫元中至後五日遊蔡氏園韻

林深宜夏炎．亦復便冬冷．居然安穩處．合是招提境．晴煙起屋脊．攬日下天井．飽飯策杖出．如行贊公嶺．
平生一丘壑．快眼春睡醒．誰言城市喧．能比郊原靜．人間會合少．萬事等泡影．適意不自取．兀立眞土梗．
時平日月好．歲熟羈旅幸．逢人但懽喜．得酒便酩酊．知我非子誰．頻來不須請．

費家風次韻二首

行年病肺熱．當暑轉燔炮．宵分偶小息．起步駐涼飈．咄此怪事發．天北起喧囂．扶搖駕霹靂．萬竅爭怒號．
聾耳不及掩．對語何由交．木作麻萁拔．瓦如埃壒飄．頗嗽怖欲死．一一驚兒曹．所憂吾其魚．遑賦屋上茅．
須臾事亦定．骨肉相勤勞．東方漸杲杲．音響爲誰銷．
風雷助神物．茲理古不空．邂逅一夕事．知有費家風．洛橋誦書女．涇川牧羊童．不知費氏子．業力與誰同．
便能役蜚廉．頗復鼓豐隆．坐令城郭人．任爾動用中．劍出延平水．竹化葛陂翁．況爾得人趣．變現豈易窮．
時時要雨澤．袢暑殊未終．勿逢金翅王．非爾能長雄．

子和惠既佳什．悼敍世契．爾詠感慨．情見乎辭．因次其韻．

恭聞裕陵初．文物萬古先．仁英所造士．臺閣徧招延．堂堂丹陽公．發軔自賓筵．惟我先大夫．暫偶亦周旋．
一時起接武．千里稱比肩．俱陳曲臺議．共校天祿編．心期久相契．燥濕無改絃．晚登廊廟席．玉筍照華顛．
廢馬並飛蓋．齊楊迷脩椽．到今啓事帖．尺牘餘藤牋．憶我既冠後．羣趨集英前．公持柱史橐．水鏡資平銓．
謂宜綴上第．郵節稱奏篇．聲名竟寂寂．感遇空拳拳．事過劇脫兔．邇來三十年．翰墨恍未落．拱木森已圓．
嗟哉最孤露．罪戾深益纏．迷途雖云指．頑質何由鐫．以茲衆惡歸．白首猶迍邅．屢驚流夜郎．敢望尉通泉．
絃腸恐齊斷．身豈欲俱捐．豈知巢傾覆．胎卵卻復全．聖主日方中．照曜無纖偏．宸筆下霄漢．一洗空宿愆．
生還出望外．喜極悲涙漣．詩書手自束．衣袂輕欲翾．猶癡抱沈瘵．針石久未蠲．朅來問醫藥．蹭蹬淮之壖．
道惟驟時變．夢破無重眠．疇知王公子．但說副車賢．持帶走窮隸．趣駕來飛旃．勞我髮霜雪．戲顏語嬋娟．
北堂太夫人．備福獨綿綿．往者三殿朝．吾親亦班聯．問訊逮妻女．悲歎深愴然．升堂一拜跪．自憐久拘攣．
念子事方殷．使客舟車駢．撥忙屢顧盼．尊酒勸留連．新詩又來辱．巨軸星斗懸．七字健欲活．靡靡爭春妍．
夷塗取騄駬．武庫出戈鋋．驟聞吳叔辯．霍然病欲痊．感子重拜嘉．償未滿髻塡．西風理歸棹．往稼汝陽田．
王塗正清廓．夫子仁如天．軒冕豈不好．于我亦青氈．政惟蕭丘火．寒焰寧復燃．亭罷予當歸．願言早著鞭．
高閣富令息．憫予亦所憐．世交困未替．更賴濟自傳．

秋懷次四姪韻五首

涼飈起天末．候已撤簾戶．光鮮向時擁．慘淡非其故．銷華不足恃．佳人抱幽素．窮吾分當爾．不獨讀書誤．

行樂北山路。躡力涉逶迤。諸郞騁逸足。掩冉去莫羈。歸坐獨兀兀。歠粥聊自資。狂瀾成止水。吾病眞吾師。
頹氣日且肅。鳴紱此其時。泠泠矢古音。慷慨不勝悲。翔飈媚百卉。苦雨何紛披。曲能自澄寂。霜風斂冰姿。
千古柴桑翁。于酒頗能全。絕知閒居樂。雅乏從事賢。傾心續王母。更欲丐長年。緬思東籬下。想望故悠然。
窮簷詎云陋。霜月粲孤明。空山飽飢鼯。秋菊餐落英。吾衰抱沈瘵。玩物得我生。循分各有適。大公一何平。

學易集卷二

五言古詩

宿靈泉寺二首

石磴排林端。路轉陰嶺滑。側身長風外。凜落天爲闊。冉冉光風浮。金輪起天末。
團團芳桂樹。隱隱嵒之曲。數坐翳其陰。酌彼飛泉流。緜桐壞友人。寫我心離憂。

滑家橋逢壞舟者有感而作

橋傾若車翻。舟破如瓦解。二禍適相觸。生此大狼狽。齊生海邊人。試吏今得代。鄕閭恍在望。舟檝信所快。
頗知大道夷。不避小物礙。捋夫虎豹健。力出馳突外。何其一跌傷。脫若蔥與薤。疾雷不及聰。生理欻焉壞。
瓦飛昆陽戰。鶴唳淝水敗。身非呂梁叟。沉沒豈不殆。嫠兒年十五。八歲又其妹。豈伊瞬息間。生死不相賴。
死者長已矣。生者心破碎。泣盡繼以血。耳目坐冒瞶。哀哀天無情。皦日爲昏憒。徐觀水中意。波浪自澎湃。
我來獨心惻。涕出增感慨。頃年岳陽下。憂患亦顚沛。蹷類萬死中。血肉偶俱在。今此毒憎熾。豈復江湖大。
咄汝豈不仁。會獨與禍會。冥冥倘有主。焚溺甚菹醢。不然遺無辜。神理良汝紿。從今十手指。永是後車戒。
鹽均苦饑舌。穎士厭沈瘵。良時不似昔。努力善自愛。我亦乘小艇。兀兀信所屆。搜求得餘肴。聊以勞疲憊。
濂微西江闊。勿厭升斗隘。歌闋從此辭。人生愼行邁。

宴左山二首

閏冬節物晏。十月猶素秋。招提陽岡路。宛在峴山頭。史君有高致。尊酒擅一丘。數顏動長嘯。松菊含春柔。
風淸宿霧斷。地迥行潦收。時令將凜落。飛光爲誰留。
行飯轉北岡。如登寶公嶺。悠然覺晴日。終比城市永。殘霞澹微照。遙林耿疎影。天空氣象杳。落落見此境。
彼哉不自愛。快意烹五鼎。來日苦大難。忘言得深領。

題東道輔懷疏亭二首

逢時樂宦達。旣達貴蚤休。東門兩歸客。冉冉不可留。大夫名賢後。出處亦俱優。樂室在何許。南郭林塘幽。
安車搖佩魚。步屧隨杖鳩。勝日至佳客。懽顏終獻酬。鄙人最樗散。世用一何繆。政以無事身。嘗俎常見收。
今年掃三徑。近不隔虎丘。欲問杜陵老。來往幾風流。
賢哉疏太傅。遺榮歸印綬。當時漢廷臣。未省出其右。進爲豈不能。止足吾所守。䡊車曉出關。祖帳已芻狗。
惟餘淸風在。竹帛端不朽。大夫懷家聲。相望千年後。結廬離城郭。興致寄林藪。華髮映童顏。如公殆無有。
何必松與喬。豈弟神所壽。嗟余眞漫浪。持是終安取。敢言六百石。固已愧升斗。行當自免去。執謁隨鄰叟。
縱復無新詩。猶期飮醇酒。但問客如此。亦許登亭否。

秋夜自瀘溪泛舟入澤灘二首

浮舟入浩渺。有楫任遠遲。望迷烟樹合。影逈星漢移。淸靜水月界。身到始應知。
山橫染黛碧。波散濺金明。風微葭葦靜。露寒魚鳥驚。絕境不得到。愁隨歸棹生。

舟行懷斯川用王介甫韻

遄往欲何之。綫行聊爾爾。悟身無期會。在彼猶在此。輕舠類短鞍。安取途九軌。所嗟湍流長。汨沒未及已。
兼葭膩鶩浮。淸淺良可喜。美人詎云遠。耿耿隔一水。憐我抱沈瘵。藥劑厭餘滓。談笑何時來。幽憂賴蠲洗。

兒端州秀宴席

同寮貴公子。好事敵原嘗。晁侯更蕭散。不愛囊中裝。步兵玉觥滑。洞庭金丸香。宛轉尊帶細。紛綸鱠縷長。
饅魚三百飣。豈必河之魴。咄嗟事使辦。侍御色不忙。熙熙春臺上。醉語各相忘。湯餅最後出。雖飽別有腸。
願君善遇客。懽樂殊未央。不須投車轄。敬舉主人觴。

和梁十登三學閣

屛居倦煩促。約此塵外遊。予我快兩目。云誰翻百憂。蒼山東北秀。野水西南浮。平生林壑心。今老此一丘。
悲風入叢薄。掃迹瓜芋疇。高樹未搖落。鼎鼎彌道周。感此節物化。凄涩何嘗休。幻事涉苦海。禪心得中州。
徙倚到無言。風鈴聲更幽。新詩出肺腑。明月非暗投。終籌不及酒。似非我一流。顧爲靈泉去。醉語看橫秋。

與諸人步郊外作寄舍弟斯川

行年踰六十。發墮百慮休。新春逢佳日。忽漫思出遊。隣曲四五人。風味成一流。步屧相後先。散若水上鷗。
重城未云遠。乃得此林丘。緬懷斜川人。疎野更無儔。千載今日歡。政爾聊相酬。誰言恨枯槁。茲語當信不。

阿連最傾此.欲語爾離憂.寄聲早歸來.二仲須羊求.

夢與舍弟登靈泉.步趨如無疾.既覺感而賦詩.用王介甫韻。

老夫東歸喜.豈復念西悲.心安體嘗佳.抱病如何其.欲成蹇士賦.應作半人詩.丘園寬不得.溘死恐無時.

誰令北山夢.彊健變衰遲.陟巘石崖崖.班荊草離離.季也遮我留.更與道人期.夢中差獨樂.不顧覺時爲.

臺夕代乘除.勞逸更北之.我豈不有寤.陰若相扶持.福雖未盈背.自怪髮如茨.從今愛吾生.糜粥養蕃滋.

題古器物銘.贈得甫.兼簡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國城岸.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爵觚屢飲我.鼎鬲貯肴膳.到今李侯晉.一展如對面.

邇來三十載.復向趙卿見.收藏又何富.摹寫粲黃卷.沈酣夏商周.餘嗜到兩漢.銘識文字祖.曾玄成籀篆.

頗通蒼雅學.不畏魚魯眩.遂將傳琬琰.索我序且讚.我衰心力薄.游不出里閈.孔懷忘年友.契闊異州縣.

深慚千里駕.請畢十日讌.諸賢共留連.更賴三語掾.

見蘇黃邦字韻詩戲示王倅安國二首（時倅欽往督捕）

與君南北人.斗粟聚此邦.維彼惡少年.潢池弄下江.白晝射大屋.屋破無完牕.禰衣募壯士.受鉞不受降.

我弱異都盧.豈敢事尋橦.君才過烏獲.九鼎一臂扛.懸金八十萬.何翅白璧雙.胡不騎赤兔.所樹收死朧.

坐寬剌史憂.不復念政厖.凱旋夾道迎.父老集瓶缸.

天下本無事.此語僅與邦.得志不與物.誓心有如江.腐儒若腐螢.槁死讀書牕.誰能守筆研.心大云何降.

終然氣相許.霜鐔不須撞.道雖千鈞重.努力期自扛.他時儕與札.日月聲名雙.祇應南海趙.便是襄陽龐.

俱毋彊揀擇.貴純不貴龐.請見胸中物.止水琉璃缸.

答王允中聖推

長安重行樂.寒食及佳辰.聯翩出遊宴.閭巷無居人.動靜各有趣.拂我朱絲塵.分將幽獨心.守此濩落身.

斯豈衆所然.獨子何殷勤.叩門隨謁入.俯仰色甚眞.從容一笑粲.不覺傾蓋新.念昔各從宦.宿亳爲近鄰.

溢言相引重.嗟我曾未聞.乃知國寶拂.不悟手綏仁.高談喜未定.佳句意益珍.縱有按劍感.驚怪惡好頻.

子方赴吏集.朝暮旅食貧.不忍拜馬足.曾且掃朱門.獨肯閒見我.惟子欲何云.乃言人生世.取舍理莫均.

譬之平地水.東西南北分.感此重拜嘉.幸子長相親.

答王升之

去家今來歸.川陸萬里長.有官無祿食.生理劇微茫.飢創何時瘳.麥隴得扁倉.丁稚八九人.我老自裹糧.

不辭終歲勤.一飽幸見償.所願杯棬足.何取玉無當.向來無數書.渾作可憐黃.想見冰玉姿.膏沐出沸湯.

謾作不祥語.詛呪甚砭傷.姤人神所呵.坐使天雨霶.翁媼拜相賀.僅欲插翅翔.新詩果來謝.追悔如負芒.

君惟文字戲.筆木故逢場.豈顛猖狹人.爲虐變炎涼.且復置是事.釀玉滿君堂.垂涎得消渴.渴步轉顛狂.

不嫌餅餌惡.饞喙敢獨嘗.交易儻許可.寧復有他腸.日毋火我屋.亦未穴君牆.乘除各醉飽.前事永相忘.

七言古

作蜂室

栽基植甓作蜂室.其陽分孔便出入.懸窠毒螫非爾匹.百卉芳華登股膝.孫息蟬聯深洞房.露結膏凝如截肪.比功九粒冠百味.削滓猶堪資夜光.憐爾于人甚無負.一世分甘身獨苦.高崖熏灼彌吏難.且復留連小環堵.

寄晁以道

江東野老蔬蕎絲.弗羨肉山酒爲池.嗟我故人吏未歸.脚轉手板方苦飢.豈無盤飧眞璧圭.我之是物君非宜.近聞示病作居士.不似齊州稱主司.歲惡無乃饞所爲.自是不當食肉糜.書來中有七字詩.問訊勞苦開人眉.惡丸不減官險巇.著書寂寞求孔時.我曹老矣善自持.莫擬狂瘦勝痴肥.他鄉異縣久別離.明月千里長相思.

送高將永亭

大高殺身如伍尚.弟有子胥天未喪.小高自嘉顏太師.能言兄守常山時.事隨日往長已矣.邂逅相逢識其弟.謹言恨不見古人.爾意恐非今人比.結髮行陣初齊名.志同不在同生死.苦遭文吏巧見詆.邊人至今猶墮淚.三年默默趨戎行.鼪鼯捕鼠非所長.趣裝定返雲中守.上書今過尚書郎.

次賓道韻

今我不樂何所爲.調笑盡各言其好.不願蟹水南溟飛.俱愛乘風北牕傲.大夫聲名過單父.即日去受東朝詔.固知爲偶我非齊.莫忘相從君與操.駿辯瑰章殆希有.玉堂金馬應須到.功成卻記雞黍期.同著青鞋映黃帽.

次韻大人正月十四日作

端闈夜許都人望.紅繖亭亭坐南向.燭龍影落陸海中.廣樂聲在鈞天上.華嚴寶藏光景出.雙鸞飛下蓬萊嶂.太平天子千萬歲.呼舞共作嵩山唱.小臣躑躅百寮底.未許外班陪末行.今來淪落一何極.山城裝點成窮相.苦吟漫欲酬節物.擁膝句作酸寒狀.搜抉渾如餌毒藥.畏縮更似藏私釀.詩成竟亦勿交涉.欲取樓蘭經樂浪.典衣聊復酤市酒.一飲徑醉成昏忘.黃昏陋巷燈火絕.守把不費城門將.豈不見人生儻樂易生悲.惟有靜默長無恙.

隴上遇雨

隴上怕雨竟遇雨.空山路窮避無所.昆陽之戰飛屋瓦.白登之圍矢交下.從者散去馬可憐.故人借我非我馬.上坡蹶塊已欹側.下坡流滑攢四腳.既債而起倏復顛.墜策失轡心茫然.從者好在無白苦.履穿衣敝吾債汝.我亦短褐不得完.掛樹一裂長尺五.此生辛勤身不辭.七歲嬌女三歲兒.泥塗模糊啼午飢.買餅一百汝勿啼.滹沱麥飯蕪蔞粥.咄汝豈得長食肉.仰天長嘆冠纓絕.下馬納屨踵亦決.張儀舌在雖自知.范叔衣寒一何切.人生貧賤爲是悲.行吟不顧妻兒隨.寄聲公等勿誚我.富貴莫忘牛衣時.

答純益書懷

矯矯林間鶴．汎汎水際鷗．俱非鼎俎用．斗粟誰爲留．君師梁義我施讎．同時舉名今白頭．博士弟子勤千數．邊記軍中陳與劉．黃金絡馬錦臂韝．印組丈二鳴八騶．席間設饌竟何味．車上負芒終可發．人生在世各有趣．江東且復客曹丘．田橫刎頸亦義事．咸知捐軀非所羞．此心會與君意合．今無古人何處求．不如置之酌美酒．同郡諸公皆舊游．耳熱眼花付一醉．雞蟲蚌鷸何時休．

重答

君文有如太史遷．多至萬字少千言．小詩未足見馳騁．要當著書名雋永．詞源一深幾千丈．苦恨舉世無長纓．少時白眼視嚴徐．老傍君門冉冉趨．聲價若許金滿斗．倦游銷減一毫無．雖貧終非兒女態．倔強時時編虎須．食貧我亦懷抱惡．泰山不毛秋濯濯．廢乾黍空酒味薄．飢死不學東方朔．

以鄜絛贈晁掾

握手喜相逢．何以贈契闊．解我鄜縣墨絲絛．繫君南海穀皮褐．結君歡愛君勿忘．祝君玄髮如許長．帶圍莫作沈家令．腰腹須稱東平王．祗發道人骨相俊．王涂騃騃弦上箸．金章紫綬丙丁文．魚須寶笏搢錦紳．此時此絛亦相尙．參禪問道裴丞相．

餽茶

玉川涕泣訟月蝕．蟾蜍無光飛犯魄．委照墨海鸕鷀石．恐是雲龍小蒼璧．我家得之天人家．天家金盤薦玉食．豈堪書生啖糠覈．牀頭什襲封未拆．不辭屑下遺君飲．要君嬙補坐肝膈．意中佳句甚了了．口不能道空眽眽．諸公椽筆好相過．莫道彭城識水厄．

學易集卷三

五言律詩

寄人

聞道江家宅．椒蘭春自榮．道人今好在．歸馬大還生．飛鳥山南路．浮雲隴上城．相看各多病．搗藥待君烹．

送成都漕

里巷居偏近．生平月亦同．開懷一笑語．轉首兩西東．共是塵勞內．全輸吏隱中．魚來勤尺素．淮汴古來通．

送東之

受業師高第．居官郡右曹．掾非蠻語得．才有鵝書褒．會是人難及．胡然力獨勞．府趨空冉冉．誰得呂虔刀．

送王升之

翩翩捧檄喜．便作放舟行．愛客懷抱好．能詩骨格清．蹇余身濩落．況此歲崢嶸．自是愁成醉．離觴不復傾．

諸公見過．野飯晚步．補之有詩．因次其韻．

野人城下住．巷底更誰鄰．祇有藩籬路．應無躍馬塵．客非俗士駕．詩似古人淳．載酒催公等．藜羹雖重陳．

西溪次韻九首

終年倦城郭．夢入水雲鄉．酒美俱中聖．詩成獨擅場．高風助悲壯．皎月照清狂．露下如鉛水．沾衣笑淚瀼．

攜手西溪陌。懽顏共舉觴。雲山滿目靜。風月一襟涼。但得杯中玉。那知鬢後霜。何妨擊壺破。故作聽歌長。

英英數君子。貧甚亦清門。蕭散俱相好。疎慵每見原。玄談得涇渭。芳意有蘭蓀。從此窺名理。金篦刮眼昏。

漁人一竿老。蠶婦半飢虛。豈有令鉤直。惟應恨網疎。有時脚不襪。自笑食無魚。我自餘身在。愁眉謝暫舒。

秋風漲川谷。小汶亦容舠。落照收長纜。隨流試短篙。隔溪聞鼓枻。臨海試觀濤。解賦南州浦。前身何水曹。

洞庭明月下。天地一冰壺。悅對瑤池雪。驚逢豔社珠。窮鄉悲百粵。勝槩憶三吳。誰作稽山伴。秋風入鏡湖。

輕雲巧迎月。高柳媚疎光。城堞傳嚴鼓。尊罍動急觴。望迷山四面。影占水中央。清絕無人地。居然五友鄉。

幽人若幽鳥。適意但卑飛。宦拙羞潘岳。才多笑陸機。不堪尸馬革。幸未泣牛衣。來往灉溪上。漁翁有釣磯。

柯亭三弄笛。爨栗易悲風。妙曲來天上。飛花落酒中。翠屏虛在望。玉鏡迥當空。畫寫何人解。王維老畫工。

次畢將叔韻寄壽陽三首

攲枕得滂湃。開軒延翠微。乃翁故時客。何許更言歸。有興添書簏。無心傍釣磯。惟聰一大事。策杖到禪扉。

苦竹溢江宅。黃山秋浦亭。猿聲作頭白。客淚對衫青。笑爾悲兔歷。知吾寄水萍。時時賴嚴尹。小隊出郊坰。

丈人文力健。能事與心違。彭澤秫田少。襄陽菰菜肥。紫團生雪液。蒼餅破雲衣。持許無人寄。慇懃小眇歸。

題張氏園亭二首

蒼頭宰筍竹。稚子試春衫。共著野人服。來遊居士巖。園蔬佐酒椀。藥錄貯書函。草草非難得。從今不計凡。

岸幘隨漁屨。林桃映舞衫。定非銅雀榭。似是雨花巖。僮有家千指。書多日百函。斯人太高語。吾意秖塵凡。

與李深梁山泊分韻得輕風生浪遲五首

大澤水常滿。秋來洲渚平。游鱗不能渡。短棹若爲行。氣吐西江鴈。風搏北海鵬。波濤未可料。汨沒恐身輕。

從今魚易得。居與水相通。世事青天外。生涯高浪中。蒲深疑落日。萍轉覺回風。勘爾終身計。鴟夷是范公。

爲問風多逆。舟行太緩生。漁歌不用調。水宿莫論程。飽有雕胡飯。香無錦帶羹。相看乏酒飲。愁劇似淵明。

莊生語逍遙。元子稱漫浪。此身如土梗。雕刻不成樣。何必解宦戲。猶欲避官謗。默默難具論。幽愁浩盈望。

丹鳳不出世。整翮上林枝。黃鵠非所擬。翔集偶爲期。風高不易到。歲晏仍苦飢。扶持幸有托。斂翩路逶遲。

舟中二首

野水今年長。青田入白湖。鄉音聞驛馬。風力驗檣烏。永夜眠難著。高秋病未蘇。常憂北山拜。辛苦倩人扶。

故國風烟外。飄零隔歲淹。今茲去拘窘。行復見安恬。未擬親酒盞。何當踈藥奩。酬恩無處所。香火供瞿聃。

使遼作十四首

自昔和戎便。于今出使光。邊烽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韓遍。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虎北奚南迥。居然帶礪全。百尋天上樹。千里掌中川。蠢蠢宜逃漢。由戎莫病燕。即今風脫地。渾占南河田。

禮爲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鋤。傳聞斷腕地。歲歲作樅居。

但逐鑾脾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轉忽通行。列仗東丹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纓。

塞日川原暗。蜺風草木昏。挺襟愁肘見。語客畏聲吞。曠蕩疑人少。倉皇覺馬奔。勿驚銷髀肉。長遺鬢毛存。

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喜唾成珠。晝出驚貂鼠。宵鳴厭訓狐。悲歌人不應。自覺寸心孤。

北嶺能捫斗。南岡欲摘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經。好樂嫖姚塚。仍刊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

鼓角霜初曉。簫笳日欲曛。莫爲天外意。只作夢中聞。問道無人迹。嘶風有馬羣。山高飛鳥急。決眥入層雲。

一作重山去。頻看破鏡飛。長悲青塚怨。莫忘白登圍。禮覺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虜關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爲謀不耐暑。嗜味獨便鹽。已怪今生到。事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爲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容魚藻宴。供奉柏梁尊。厭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溫。誰知廣文淀。水面箔爲藩。

置酒穹廬曉。僧山合管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清湩酪羶。君看東嚮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北歷自相忘。厭食乾羊味。如聞生菜香。斕梅渾破臘。燕鴈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陵天際翔。（此歷立春差一日）

病中

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未寧。厭看山濯濯。快見柏青青。記里無官堠。依身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病如漳浦臥。一腹果然浮。不著三升飯。能容萬斛愁。水聲面別浦。山影到中流。遣興須憑酒。慇懃爲汝留。

曹紘陷交阯十七年與其母逃歸得官汝上求詩

曹侯將家子。異域久飄颻。人獨憂瓶乳。天方借海橋。亡弓終在楚。去鶴會歸遼。凜凜今如許。風霜看後凋。

答景亮二首

門無車馬迹。臥榻雨聞人。野服風前薄。園蔬雨後新。絲桐叔夜操。香火淨名眞。斜日穿簷入。悠悠對隙塵。

吾廬亦自愛。況屬仲春中。賓榻疎簾隔。鄰園小徑通。何妨書叢亂。未遣酒尊空。更約高人過。當軒看偃松。

七夕

夜永風露下。庭空簾幕秋。盃盤延素魄。針縷動雙眸。天上秖今夕。人間事少留。如何一水際。歲歲此相求。

五言排律

寄贈

絕世丹青業。中臺雨露辰。臨門推上第。王室見名臣。磊落儒林丈。風流書省賓。燕朝分錦仗。儤直近楓宸。鳴鳳丹山穴。占星潁水濱。殿廬饑厭直。藩社此班春。山節還銅虎。京符換玉麟。威行三輔地。歌浹兩川民。已喜徵黃霸。無勞借寇恂。即應公槐上。會見俗還淳。歎昔時難偶。逢今勢莫均。楚材難入晉。漢法近沿秦。稽古皆前列。希風絕後塵。斯文如汨沒。吾道久湮淪。海嶽功歸聖。熊羆釣有人。藍田仍產玉。郢匠早揮斤。周歷方開永。齋規欲盡循。天時知會遇。人力漫紛綸。夙有摻絃便。今逢斂板親。獵慙牛下走。敢玷席中珍。迹遠龍門峻。心懷燕廏仁。緒言聞已舊。從此更書紳。

答資道

都尉聲名後。篇章不乏才。談高正始際。詩自建安來。險怪探龍頷。甘珍味豹胎。陰何長有思。郊島漫相猜。白雪憑誰聽。黃花入衆咍。楚醒寒水薜。蜀興動官梅。晚艇翩翩見。秋濤隱隱雷。水兼天浩蕩。山爲日崔嵬。

麗藻頌三復．愁腸殆九回．自慙無世用．莊語笑迂駘．

七夕戲效西崑體

終年情脈脈．此夕夜遲遲．玉字秋來闊．珠簾夜後宜．仙娥月爲姊．海實樹生兒．露共雲車下．風將鵲扇移．鮫盤空有淚．椽筆未成詩．借取揮戈便．金釭更百枝．

七言律詩

寄集勤次其韻

五斗折腰俱爲貧．詩書律令若爲分．西山今朝有爽氣．北闕無時飛白雲．一紙綢繆三歲字．七言慘慄九章文．故人好在長相憶．悵望江皐麋鹿羣．

送趙侯思恭

西城冠蓋日初曛．南浦笙歌夜將晨．何許煙波千頃隔．爾來霜月一鉤新．名花只許季泉有．開罇誰如北海頻．我亦尊前舊時客．獨將衰白臥漳濱．

用公允韻送介叔東歸

曾曳長裾何處門．楚聲悲壯不堪聞．侵陵急景東都雪．觸忤新愁南浦雲．未信書生歌擻擻．要令天子識云云．少年持許今安在．拭目翱翔鷲鷺羣．

次王彥昭寄蘇景謨寄社劉亭韻二首

承緣分曹付舊規．翩翩文彩妙當時．何人誤讀雌霓賦．他日眞成幼婦碑．曲水流觴如故事．平山行樂有新詩．春來想見棠陰盛．可但詩人別後思．

誰道前賢迹已塵．園林氣象還來新．高山流水有深意．翠竹黃花如故人．小隊郊坰時訪客．後堂歌吹獨留賓．汝陽寂寞無佳賞．臥閤蕭然過一春．

涵輝閣次韻

光風冉冉動平湖．花草幽香滿坐隅．薰暖頗如懷伯在．蕭閒宜與此君俱．可無刻水乘舟興．端是郊居作賦圖．借與禪翁有幽事．一支筇竹倚圓蒲．

行次長風沙次韻

靑晨眞氣動江流．兩見新篇到小舟．石裂崖頹非快意．風聲鶴唳亦消憂．巳令雙鯉隨梅使．更不飛烏倚柁樓．興味從今得嘉境．著書應不號窮愁．

遊白雲山次韻二首

不到山中事久如．兩日闃然或幽疎．每憐身留只意往．何事子行令我居．莫向山僧疑入定．但從溪友試觀漁．朝來新作幾兩屐．更待西原春雨餘．

數子讀書渾欲狂．深山縱汝共徜徉．千鈞脚力有底健．萬丈心情如許長．對景吟哦亦有意．逢人笑傲若無旁．幽花細草何足賞．歲歲天邊仙桂芳．

次孫君汝弼晚步韻

寂寥誰過仲宣樓．邂逅斯人肯小留．多病兒童便食粥．忘機鷗鳥共臨流．賦成擬學張平子．志大空慙馬少游．載酒從今相煖熱．著書應不號窮愁．

張大年覽文與可墨竹．及先人所題與可挽詩．見惠長句．因次其韻．

罷妙斊箋雙玉枝．賞音悲壯七哀詩．多慙寂寞青氈地．又得風流黃絹詞．往事白楊無數拱．餘生衰鬢不堪垂．槃沈影絕何人識．賴有柯亭可見思．

次介叔韻

酒船定向江東去．知有風流賀季眞．北嶺南崗元自熟．短楊高柳還來新．老吾官職渾無味．壯子文章最有神．知欲絃歌且三徑．徵君莫白傍風塵．

次胡仲道韻幷簡公允弟．

幾年曾不到江東．知我忘形事事備．南阮最貧方遠宦．阿連同調且相從．狂生肯信原非病．妄校須慙廣未封．安得論文如定力．不眠長聽五更鐘．

次大人二月三日過吳德仁韻二首

溪上高人稱福吳．一尊深喜共爲娛．步行可是困公子．日晏不應驕灌夫．縱履全勝驅下澤．緩歌長欲聽提壺．行年八十心如水．正覺公非稽阮徒．

一一郊原春事催．客愁今日爲君開．柳枝鸜鵒未成舞．溪面葡萄初潑醅．曲水便應詩句滿．稽山那復酒船迴．海棠徑裏紋楸石．爲爾從今得得來．

次寶子野韻

不辭身熱野田風．水引蒼環入眼中．麴米頗公多樂事．鉏犁憐我有深功．博聞可但百間屋．愛客未嫌三斗葱．天麥毒人安敢獻．莫令堂上一尊空．

次黃完仲韻

幾年流落喜東歸．笑語相懽此一時．轣轆小車眞快意．伶俜短杖且扶危．新詩遣興幾成癖．濁酒忘懷定不癡．政恐爲官拋我去．除書聞已下京師．

題僧道誠應緣菴用李端叔韻

歷歷孤寒不可羣．應緣聊寄夢中身．無絃琴裏本來曲．枯木巖前元自春．詩句已多猶恐少．禪機雖舊不妨新．鄉山更好莫歸去．且伴蒲團夜坐人．

惠山寺

從來未到山頭寺．應在武陵深處藏．漢水丈人生自拙．香山居士興何長．四旁島嶼娟娟綠．萬頃菰蒲靡靡香．且醉尊中眼前物．瀛洲蓬島兩微茫．

龍山寺

晚色翩翩鳥相經。道人嘗去不關情。高山流水爲誰說。翠竹黃花空自生。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後期好取歸時月。照我深崖處處行。

又泛西溪

春晚西溪入勝游。白楊花亂綠波浮。欲延笑語遲行酒。要盡溪山緩放舟。灘上時看魚撥剌。林間靜聽鳥鉤輈。年來儘活干戈際。強把閒吟寫我憂。

題半隱堂

一堂圖籍自陶冶。三徑蕭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搘撐。佳設頗嘗成咄嗟。惟我身閒數來往。微茫一泛卽生涯。

和長歷賦紙閣用王介甫韻

頂還平直得中方。肯作僧庵半夜牀。脫帽不憂風栗烈。燒爐仍助日蒼涼。賞音正自鳴琴便。宴坐何辭問疾妨。我有陟釐三百幅。禦冬眞欲倒歸囊。

和石友

卜居無鶴款郊扉。忽忽春還樂事微。莫道身貧非是病。由來人瘦不知肥。誰呼豈肯觴三爵。落魄誰如帶十圍。富貴功名更誰是。且來同醉莫相違。

和曾存之約遊北園

主家草曲小桃溪。客有詩名杜拾遺。煮酒未成逃暑飲。夾衣猶及惜花時。樾間日下潭潭蓋。蘋末風生寸寸漪。一醉百篇供草聖。主人拼取墨爲池。

和王景亮席上

兒曹付汝莫相關。來伴詩翁作醉顏。花似有情憐客老。竹應無意惜春還。已濃玉塵消爐篆。不怕金輪照屋山。尊俎重開定何日。北溪流水正回環。

東南秀羅亦佳山而近用前韻約遊

避近飛蓬身事輕。異鄉風物不勝情。出無輿馬自憐許。食有饑魚空瘦生。失路漫漫迷日影。並溪灑灑潴田聲。似聞更有佳山在。試卜東南十里行。

答尹瀾爾

門巷相看經幾時。重來新事如弈棋。從今磊磊自我拙。爾後舒舒非子誰。每驚咳唾盡珠玉。定有錦繡生肝脾。人生蓋棺事乃已。一笑一嚬安足悲。

答劉槃石篠

春來深覺境偏然。幽鳥簷頭接翅眠。落實入知身是夢。安閒更喜日如年。江山南國樓臺外。桃李東風錦繡邊。野興暫成沂水浴。故人盡駕越溪船。

嘹秦帥吳子中

河獄根源眞植堅。金行鼎鼎應弧懸。軌珪阿閣三階上。建隼元戎十乘前。都護已高延壽最。中朝深記弱翁賢。從今看似張丞相。富貴康強一百年。

重葺前堂榜曰學易景亮六丈寵惠新詩謹賦二詩上謝

並舍荒蕪二四春。稍營軒檻便幽深。已將種木待休影。未暇攤書聊洗心。投老篇章愁脈脈。隨緣香火靜愔愔。從今掃灑供雞黍。知有高人肯見臨。

草堂門徑邇來通。好事何人肯過雄。故與圖書爲伴侶。可無風月到簾櫳。生平適意絲桐內。老去忘懷麴米中。感激新詩百金重。貧裝從此不憂空。

舍弟寄茶

吾弟餉人眞不惡。建芽來自禁煙前。一杯未易陽侯厄。四兩應爲盧頂仙。病子頭風如得藥。酒家中聖殆忘眠。平頭奴子堪餅碗。可帶樵青竹葉煎。

遣懷

此身爲客幾東西。萬物須于一馬齊。山色不隨春草綠。邊聲長伴夜烏啼。宦遊碌碌憑誰記。簿領紛紛爲底迷。猶喜官輕無局事。不妨酣寢過晨雞。

學易集卷四

五言絕句

坐進庵戲作

自吾營此庵。遶徙歷有無。壁間故人文。今獨與我俱。

結以不根茅。関之無鑰鎖。堅密烏有身。非坐常宴坐。

圓蒲與方竹。伴我守幽閒。夜闌得禪趣。明月窺窗間。

王升之絕句。以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爲韻。因次其韻。

端居得韻語。不作涼秋悲。快若彈丸轉。知是王家詩。

之人嫺辭令。病起猶越聲。不最蒼蒼鬢。屬和愁備成。

客來問玄解。付與符中友。我口不能言。此間甚多有。

欲逃蘇晉禪。苦之陽城依。鄰家稱子貸。杯酌與君共。

憶昨鯉機開。月白雲水幕。妙語同賞心。請君來重賦。

且無遨典衣。素書堪下酒。旋斷金鈴黃。栽軒媚重九。

念當歲崢嶸。少別友中玉。夢寐大刀頭。安得廬橘熟。

霜蟹豐兩螯。孺落登盤盂。尊罍恣咀嚼。緊我愁獨無。
庭堦脫葉靜。炭炭尚幷榻。鴟鵂排雲去。歷歷心不孤。
夜寒襟不寐。起坐彈鳴琴。之人邈雲漢。空盃難獨斟。

梅徑

幸歲託根地。歷歷介著行。莫遣桃李妖。壓我玉雪香。

萎軒

朝暾媚花木。斤斸延榮光。新沐晞我髮。悠然感兼忘。

竹里亭

雖無白家池。竹是九之一。新萌如許長。氷歲障夏日。

藜杖

雨衣類襏襫。野屐號不借。扶此枯藜根。行田北山下。

學易堂 作

幽居澹無營。飽食心晏如。老不任作務。課我少時書。

七言絕句

和張赴供備

騎曲休歇出塞愁。渥洼名馬鵾鷄裘。文章不暇三冬足。骨相由來萬戶侯。
桓桓壯氣嚴陽秋。冒雪衝風不敝裘。天子方修上林苑。戎王莫怕義陽侯。

和初到嶺二絕

到嶺渾如病定時。不辭追賦道中詩。越艫羅米非閒事。莫倚文章搘撐飢。
欲語吞聲且復休。異鄉風物伴牢愁。鉛華不爲無人識。獨自妝成卻自羞。

玉簪花和希純

有香無色不因春。端是書生席上珍。同作攜觴賦詩客。定非歌舞賞花人。
根移少日便花開。數本殷勤手自培。更剪素衣成鶴氅。王孫定向雪中來。
玉蘂花開動玉宸。唐昌觀裏夜逢眞。仙人瓊樹初無比。直恐芳心卻未申。
鳳尾成陰蕉葉垂。金鈿相對菊花繁。眞悲舉世無相識。佩蕙紉蘭有屈原。
孤潔偏因霜露成。春花無數不知名。秪應新沐彈冠客。要爾相宜一倍清。
百日花前醉賦詩。多情休誚北山移。沾巾不要時人舉。獨爲秋香插一枝。
姑射山前舊約非。秋風滿意未成歸。仙人一去無留跡。隨珥瓊瑤作雪飛。
藍田故有他山錯。琢旋瓊旋碧玉于。左紫姚黃滿金谷。野人留取作雞冠。

附王安國芍藥

犂花銷盡蕪芳菲。淡沐輕暈知爲誰。寂寞書生久無意。風流判得合相知。

和州州園

解鞍休馬暫油然，雖晚猶堪一醉眠，所到園林且爲主。若須吾有是何年。

又泛西溪詩十首

溪小纔容舴艋舟。一樽聊復寄春流。縱橫不用施篙棹。自在教隨水上鷗。
溪頭青草弄春柔。一帶花開動客愁。貪看波中錦紋石。不知船已過芳洲。
春水微生放鷁初。和風習習日舒舒。洲前且爲停輕楫。待摘蔞蒿煮白魚。
扁舟如箭過前灘。飛鷺多情送我還。波起片帆風正急。回頭已失蔡公山。
天生橋畔水交流。夾岸花飛逐客舟。時聽山禽歇一曲。何須吹笛舞涼州。
下瀨忽驚花滿村。踏舟常恐酒痕翻。鼻頭只怪香風渡。知是行過桃李村。
寒沙如雪水如藍。長嘯中流響半岩。秪恐驚起鷺鷥睡。呼風吹浪滅春衫。
春樹連山水浸雲。櫂歌初奏浪花分。溪神爲我添風色。十里歸來日未曛。
淡淡春煙夕照微。渡頭已覺行人稀。主將未盡留川意。兩槳何妨待月歸。
岸邊漸長陶潛菊。渚畔初生柳惲蘋。自學操舟狎清沚。從今休笑往來頻。

次黃富道覓山酸韻

深巖窮谷日涓涓。愁愧詩情卻淡然。政使家貧無麴米。猶堪烹作惠山泉。

寄張純

張侯生計秪如瓶。出入艱難亦自成。卻縱鴟夷羞獨樂。此中何物不堪盛。

和定國湖上

溪光湖影碧瀟瀟。四合深林不見梢。寒暑若言無避處。世間那有況雲巢。
雨過松篁多綠翠。風迴蘋藻一般香。玉蘭桃李非無意。興味由來靜處長。
菰蒲深處水藏波。邂逅相忘白嘯歌。曳組縣綸知底用。不遊消得一漁蓑。
酤酒添卮趁晚飢。冷淘堆椀照銀絲。蓴芹有意無由獻。此味君王恐未知。
鸂鶒鷗鷺幾更眞。夷猶溪水碧粼粼。全如傲世佳公子。泛泛波間不可親。
帳中學術試垂綸。與子應非感丈人。渭水何須笑溫水。絕勝憔悴楚江濱。

夜坐不見姪

露下天高秋氣清。北書不到雁無情。且將款曲終今夕。遮莫鄰雞下五更。
清香輕泛幾枝菊。豈獨春風一一回。自憐寒律窮途客。不恨飄零卻恨開。

戲示諸道

御史青驄持望重。將軍亦免得勳多。乘黃驪氊今相見。垓下烏騅奈若何。

麥隴

麥隴漫漫宿壠黃。新苗寸寸未經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

次韻答大非皋庭詠

爲問尊前醉阿誰。嫦娥應囀縷金衣。何須料理沙邊客。更遣梁塵作雪飛。

臥隨綿草依龜背。行踏冰泥上馬堤。卻望高城在天上。故知李郭是仙人。

答景亮

十札新詩忽見投。筆端高興不能休。願將筋力如公比。安得耽書到白頭。

以茶寄安國

苦茗槍旗誠鄙甚。密雲龍鳳太高生。一甌爲寄忘年友。此味應須識此情。

闕題

君家小歠春蔬薦。犀筯解鑣冰玉香。山東麥飯藜藿客。有底詩情合得嘗。

先寄左軍諸道

巳喜仲容連騎去。更思小阮度山來。賦槐白士愁顏甚。喚取溪傍一笑開。

詠呂步舒詩

先生卵翼計平生。針芥相投竊欲成。自是揮斤非妙手。郢人爲質卻無情。

繙書見舍弟去年自壽歸鄆道中詩。悵然懷想。久不作詩。因集句爲答。用渭城體可歌也。

春深逐客一浮萍。何處淹留白髮生。山城過雨百花盡。野渡無人舟自橫。

青春白日坐消難。須著人間比夢間。八公山下清淮水。明月何時照我還。

汝陽歸客淚沾巾。莫厭傷多酒入脣。昔時相見還相送。水遠山長愁殺人。

荒山野水照斜暉。綠淨春深好染衣。請君問取東流水。來歲如今歸未歸。

尋思百計不如閑。寒馬重來事偶然。皇恩若許歸田去。頭白昏昏只醉眠。

詩成吟詠轉淒涼。獨宿空簾歸夢長。長年事事皆拋盡。惟到尊前是故鄉。

重送成都漕

曾遊淮上愛清流。況子官爲郡督郵。可賀呂虔賢太守。佩刀應得不須求。

口號

孟仲爭秋壽熟新。自今三指算歸旬。已判明月隔千里。可對茱萸少一人。

面目已皺詩寄去。笑談須待自將來。香泉不煮雙金槍。候取歸人趁菊開。

闕題

北堂手種藍田玉。采斸不隨薑芋疇。邇來留得花爲佩。付與吳儂可療愁。

又景亮惠藜杖賦絕句以謝

藜根矯矯似枯松。扶我蹣跚病力窮。隱几賜餐非所望。康寧願學樂全翁。

銀角桃枝空有賦。鐵根藜杖可無詩。從今客到迎門待。還我維摩未病時。

張辟彊

老畫駸駸不可攀。風流依約片言還。小兒若悟他年事。肯使生心涕淚間。

覓竹示子勉

爲覓新篁雪後移。殷勤都莫遣根知。道人要作騎龍杖。與子相從到葛陂。

和公度

多情佳客送春來。雉尾貓頭次第栽。從此庭前非昔翠。夭桃繁杏不須開。

松石

長茂用武子流沙作松石。既成示予。而武子來請作小詩歸之。并簡昌

筆端陶冶不無神。紙面流沙秋後雲。點破沙痕使成水。一溪松石浪沄沄。

向來愛鼎已成癖。今日還書真是癡。不分多求董威輦。只應重老李咸熙。

恩赦放還集句先寄鄉中弟姪三首

去年當日別東都。魚鳥猶疑提簡書。詔恩許逐陽和至。只向長沙住歲餘。

欄聲銜雨似鳴機。終日思歸此日歸。自爲野客尋幽慣。不用登臨歎落暉。

閒思往事似前身。羞見黃花無數新。我家孤姪在海浦。遍插茱萸少一人

學易集卷五

表

賀郊祀禮成表

肇稱禋祀.對越昊穹.慶熙事之告成.綏庶邦而均惠.鄭音下逮.輿頌交欣.臣聞祭不欲疏.莫如仲冬三歲之制.神何由降.厥有黃鍾六變之音.恭惟皇帝陛下.至誠感神.明德恤祀.緝熙累聖之典.茂對一陽之正.彰明察而合柔祇.報本始以侑烈祖.帝歆儲祉.孝饗流光.三階以平.知神靈之繼答.一人有慶.宜惠澤之風行.臣夙奉明恩.茲臨近服.駿奔無路.竊抃于懷.

賀太皇太后表

大郊訖饗.帝室受釐.修賀慶之禮于宮中.沛赦宥之恩于天下.書文所被.蹈舞載懽.臣聞詩歌肇禋.以熙文王之典.漢徙泰畤.必就長安之郊.洪惟盛時.克有成憲.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聖.御成康之朝.心勞七年.體正萬事.海內充實.足以制禮而備多儀.天子聖明.宜其執玉以見上帝.乃稽列聖之制.肇舉圜壇之文.禮行一時.懽動四表.臣親逢盛際.服在近藩.邈莫預于駿奔.實退深于嚴頌.

賀郊祀禮成表

升泰壇之燎.始發事于國陽.下丹闕之書.遂覃膏于海寓.臣聞人本乎祖.莫如配天之崇.禮行乎郊.是爲饗帝之盛.恭惟皇帝陛下.丕顯前烈.翼宣重光.自迪典謨之言.克勤牲幣之事.四時歷款于原廟.五歲再見于合宮.神靈居歆.聖敬益廣.乃延長日之吉.肇舉圜丘之儀.紹思文之功.以追侑我烈祖.降大報之義.茲徧走于羣神.至音繹如.精意孚盡.物以德享.神祇祖考.旣安樂之.恩如春行.鰥寡孤獨.無凍餒者.書文所暨.蹈舞載懽.臣越在外藩.欽聞盛際.古有分土.雖莫預于駿奔.邦之榮懷.退不勝其竊抃.

賀太皇太后表

圜丘祀帝.大報而徧羣神.宣室受釐.推恩以及四海.臣聞漢家泰畤.因天子所都而爲居.周制辟廱.率海內之職以助祭.若古熙事.驕我儀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一人.纘承六聖.賞罰刑政之不悖.寰瀛雨暘之孔時.七年于茲.百度咸若.以此致享.固氣只求.達而誠迎.宜其居歆.若影響相隨而輻湊.矧祖宗三歲之後.叶天地一陽之休.鑑光燭臨.民氣和樂.覩東朝之具洽.偉元祐之初郊.椒祀之常.今日其始.臣夙明眷遇.茲備藩方.職限簡書.莫綴甘泉之仗.身先民吏.共揚嵩樹之聲.

賀冊皇后表

以世主之尊.而二姓之齊好.當陽亨之會.而六禮之備行.慶肇始于宮闈.福遂流于海宇.臣聞周有建國立制之利.以觀陰禮之修.漢稱繼體守文之君.亦資外戚之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奉承先烈.保佑聖圖.聿增治具之修.永言宗事之重.順迪經義.備舉國章.退深抑其私親.外博謀于庶姓.日咨種德之裔.乃叶俔天之祥.龜筮告期.已嚴于茂冊.褘褕受服.將事于大宮.三靈交和.九廟增重.臣久參近列.方守外藩.（〔案〕此下有闕文）

賀冊皇后表

備行嘉禮.內統正于宮闈.肇建長秋.外始基于風教.書文所暨.蹈舞載懽.臣聞禮之本在昏.以承先祖之重.帝之嫡稱后.斯正小君之儀.人之大倫.古有成憲.恭惟皇帝陛下.道主簡易.治隆本原.勸學而民心親.正家而天下定.將執祼獻之禮于七廟.且視膳羞之養于兩宮.雖詩書所稱本乎內治.然唐虞之際不其才難.所得塗山之賢.以充椒房之重.臣欽聞熙事.越在侯藩.身滯周南.雖莫綴甘泉之仗.化行江漢.行見誦關雎之詩.

賀同天節表

正陽主夏.物迎假大之期.浹日爲旬.數備萬盈之義.天佑帝歷.時生聖人.旋邦國之休祥.極海隅之歌頌.恭惟皇帝陛下.功貫天地.聖侔祖宗.朝廷宿道而向方.蠻貊請命而下吏.作新憲度.招徠俊良.措天下于山嶽之安.結人心于膠漆之固.周家卜歷.過七百載之期.漢殿稱觴.上千萬歲之壽.

謝先公復官表

沒齒裒辜.稍從昭復.闔門瀕死.更許生還.聞命震驚.感恩哀慟.伏念先臣某孤立一節.歷仕四朝.先帝擢升.本由神考之遇.元祐論列.實踐熙寧之言.繼諸老以立朝.先衆人而去位.黨議大起.削籍無餘.誣構橫加.蓋棺未已.賴先帝察無根之語.追陛下大布惟新之恩.雖極孤危.亦蒙貸宥.重念臣顧表數歲.門中

十喪。舉室遷離。先臣客殞于他所。有司逼迫。老扶病終于半途。骨肉無以相收。道路爲之流涕。巢傾卵覆。分無此生。害動風行。忽有今日。矧屢下大恩旨。且備聞于訓詞。察蒙惡之未昭。稍還舊秩。憐墜緒之將絕。更錄諸孤。勢已解于倒懸。理實均于再造。此蓋皇帝陛下道極溥博。德隆寬仁。聽不惑于忠邪。患無間于存殁。聖恩加痛。死者不可復生。孤臣孑然。泣盡繼之以血。未有隕捐之路。莫酬滔幬之仁。

謝職名表

至恩優異。事出非常。小己空疎。心知弗稱。莫敢辭避。徒切兢凌。伏念臣族緒寖微。器能蕪薄。偶蒙收錄。遂致使令。頃自西州。擢居東部。指授綱領。嘗面奉于德音。環走道途。以身行于使事。豈敢妄論繩墨之外。庶幾自竭斗筲之餘。此上奏于計書。忽下頒于詔旨。寵躐華袞。已出天語之褒。榮極登瀛。更冒儒林之選。意心生于望外。愧汗溢于顏間。此蓋皇帝陛下道貫兩儀。德參七兩。作新王度。治舉三代之隆。訓飭臣工。明照千里之外。有如微賤。亦賜獎成。謹奉詔條。敢不深體朝廷之美意。稍溫學問。亦以勉副君父之誤知。圖報之誠。死而後已。

謝加恩表

宣室受釐。璽書行賞。均被配天之澤。不遺小國之臣。臣聞奠玉燔柴。極聖人之能事。加地進律。示人臣之至恩。慶熙事之告成。舉庶工而大賚。莫陪顯相之列。預享褒嘉之榮。渙汗既周。循牆莫避。恭惟皇帝陛下懋昭一德。在宥萬方。雖專饗于神禧。使並膺于帝祉。恩如乾造。知覆幬之難酬。命輕鴻毛。誓捐糜而自竭。

謝昭雪表

投畀識人。已悟告言之妄。滌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冤。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有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繄彼無良。播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褻辭。引鷹揚尙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詩。憭懈嘵嘵。作孛詆譏。既內敘于不根。又陰廣于後患。幡其村火。丙純意于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于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雖謂其如簧。市共知于無虎。蹤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爲奇厄。密騰舊札。歷道衆仇。險不曾於山川。佞無餘于大旒。逮從虐訕。幾謀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環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先帝照臨之明。察孺臣吞噬之患。特廷請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尉讒。闔門百口。錄復幽囚。錮遠爲者十歲。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于如此。大變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積疑而冰釋。讒慝所搆。訴告必申。惜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揖有司之羅織。名或未除。用再瀝于肺肝。敢上塵于旒扆。理無難者。宜廢悼于改行。事已灼然。遂悉從于釐正。此蓋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照而明。迪大舜聖哲之方。廣有唐詢訪之路。孤忠表飭。尋已白于九原。弱子幼孫。皆免墜于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露布

擬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憤。上帝所以宣威。

罰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覃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特遠以偸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制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對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斵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徯后。如望雲霓。我皇帝仁深惻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于半年。乘勝進平于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摧陷。劉鋹遠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其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于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因欲淹留。兼于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襟。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入。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衞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等。并舉國軍兵。及太史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託、內門使驍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擬幷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幷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霆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于臨照。八紘皆入于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累朝皆遇于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于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本是驕童。固無遠略。任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瑣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人覲之儀。期暫詣于闕庭。庶盡銷于疑間。示信特開于生路。執迷自履于危途。托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于憤激。君親曲爲于優容。但矜蕞爾之愚蒙。慮陷人民于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將創于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喩。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蹕周歲。即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競効其先登。蟻虱自

悲于相君.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于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徹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淚.樂皇化而淮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之將材.謬司戎律.蓋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僚以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歡時樂聖慶快抃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策問

經學

問六藝之學.亡于秦.存于漢.然自漢以來.諸儒異論.當時無以折衷.故兼收而並用之.施、孟、梁丘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公、穀春秋.皆立學官.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綜所以久六藝之傳者.諸家之助爲多.國家廣學校.訓經義.易詩書三禮皆列博士.此甚盛德.至于春秋則尚謙遜未遑也.意者其有待耶.且左氏公穀之書.自漢至于今並行.未能偏廢.將採劉歆之論.皆立學官.則疑非所以一道德.將致三家之言而去取焉.則質之聖人.孰爲得失.不然.雖陸質、啖助、孫復、石介之徒.苟有得于聖人之意.無不可立者.此皆學者所宜言.上之所宜聽.諸君其著之勿忽.

武功

問昔馮奉世有功外國.蕭望之以爲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奉世卒不得侯.郝靈佺奉使.傳默啜首至京師.而宋璟恐後之干寵者爲國生事.踰年纔授郎將.此兩公長慮顧後.謀國深切.然往時義陽聲斬樓蘭.定遠通道西域.錄功受封.流澤後世.施設之致殊科.而詳味其旨.良各有以.夫主上秉先皇帝討擊之威.元年.夏人犯塞.不戰而遁.二年.縛青宜結.西羌震讋.此亦乘釁投隙.不可失之機會.脫有志略之士.憂國發憤.見機而作.一建非常之功.則議官文吏.得無拾蕭宋之餘.以扼之耶.幸折衷其是非.試豫爲之處焉.

治法

問周之盛時.法講于上.人循法于下.有善莫之蔽.亦不能蔽.不善不能容.亦莫之容.信誕實僞.不可掩如此.故五州相賓.所賓必進.五家相保.所弗保必廢.當是時.在上者無爲也.取舍寄之衆心而已.傳曰.鄉與朝爭治.蓋謂是矣.國家一德同俗.爲日已久.宜若靡然向風.比隆三代之盛.今也猶患其不然.人無常心.爲士無正智.昔所是者.今以爲非.此所貴者.彼以爲賤.私義偏聽.詭情隱智.上莫得而察也.使天下之人.爲善不得進.爲惡不患廢.如是者.非特草野之民.學士大夫預有焉.其故何哉.夫豈教之不至歟.將賞罰未明.好惡不一也.今將鼓厲風俗.使好惡不殊.情實無隱.取舍同于上.有同于成周之時.諸君以爲何施而臻此.由堯舜而下.訖于周.道德明.法度正.著于書.具在也.自秦而下.訖于五代.則得失成敗之致.爲多故矣.其迹亦有史存焉.學者據經論世.自秦而下.或略弗道.抑嘗致之.高光創業.繼統.文景風俗醇厚.武宣

制作中興.顯肅爵用.象文語兩漢者.于茲爲盛矣.蜀與魏抗衡累世.二晉雖遷.享國尚久.中原江左.建立相望.唐有天下.興于貞觀.盛于開元.廟號文武.皆號治世.彼其所志所爲.所造所就.雖不一道.然施爲之方.其必有得.傳不云乎.亂國之法.有可隨者.況歷世之盛而可略哉.朝廷稽考古事.施之有政.歟如弗及.諸君其按舊史.著之篇.以待採擇焉.

勸農

問先王井牧其田野.以任民.什伍其人民.以治野.制爲法令.使參相得.然後建官設屬.爲之帥屬.當此之時.田疇則闢.溝洫則治.倉廩則實.雖有水旱.人無菜色.傳所謂積于不涸之倉.于此有焉.國家疆理海內.廢田不舉.穀粟之穫.不可爲量數.又有常平義倉.以逮貧阨.公私之給.宜若裕如.而歲一不登.人有飢色.甚或陷于死亡.何其食之不贍也.夫利原于天.物布于地.古之天下.亦今之有也.而多寡贏不足如此.無乃民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衆.爲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夥歟.不然.治野之法.致于古或未中歟.古人有言.行其田野.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諸君以所見于今.致所聞于古.遠思利害所在.庶將與執事者共之.

通商

問古者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而天下無事.夫錢刀之利.布帛之用.金錫木材.魚鹽果蓏.器服織嗇之物.彼編戶齊民.闕一不具.有不可以終日.而況上之人哉.故先王制商賈之職.使之通功易事.因利轉徙.非有調發期會.而遠近之貨交足.此亦天下之至術也.及至後世.上好而下有甚.無用之器.難得之貨.紛紛爭出.于是游手益衆.本業益壞.諺曰.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蓋農之人一.而工商之人百.自漢以來.議者發憤爲言.未之有改.國家承平歲久.生齒尤盛.游手末利之人.視前世不能加少.然而貨賄之積.猶有所未通.此其故何也.夫二邊爲國捍蔽.常患穀貴而食不給.三江五湖衣食之原.然錢幣不足.而有貿易之患.吳楚之材木不勝用.而斥鹵之人穴居.渤海之魚鹽不勝取.而鄒魯之人蠶食.至于器械百工之物.不相爲用者.雖以毛舉.然則無乃不足于貨乎.夫商賈繁而貨賄饒.此理勢宜然也.今交利者衆.而貨利不通.是必有說焉.有司方究利害之所在.以救斯弊.諸君不可以不告也.

兵法

問漢使韓安國、王恢議匈奴.安國欲勿擊.恢以爲擊之便.卒有馬邑之事.漢不足法也.然兩人持論議.往返斷斷焉.有足觀者.諸君試爲漢計.宜如何而可.因擇其言.亦有可爲今日用者乎.傳曰.地利不如人和.此至計也.然趙奢先據北山.秦不得逞.武侯出斜谷.宜屯渭南.惟視中原之得失.以爲成敗.由此言之.爭地之利.其亦不可以已耶.抑秦趙之所取舍.與魏蜀之強弱.自有辨也.古人有言.不至學古兵法.不以法亦可以濟乎.吾子考古人之已行.與吾子之所蘊.并著于篇.待上之求焉.傳言技擊不可以遇武卒.武卒不可以遇銳士.銳士不可以當節制.節制不可以敵仁義.夫節制之不可當.仁義之不可敵.其理甚明.

垂于技藝武卒銳士之優劣如何。（案此下有闕文）

考工

聞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安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爲節。猶患其趨之者衆。則爲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攟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墨以奉上。與游手末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爲也。今承平歲久。生齒充盛。纖組雕鏤。實生奄子之所不能近者。尙多有之。而戒法之令。淺庳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財給。風俗樸厚。以成德化之盛。則不悖哉。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爲安所適從也。

啓

監司賀冬啓

伏以十歲平衡。氣應推于火勝。地清觀象。時方應于陽生。恭惟某官。性資敦固。才識高妙。膺此澄清之寄。隱然開望之隆。宜上天之降康。協大雅之求福。某坐縻吏狀。阻造賓舉。祝頌之誠。倍百常品。

賀呂馬啓

伏審祇奉恩綸。榮更使節。獲依仁庇。深切歡誠。某官風力敏強。性資溫厚。道洽士論。政爲吏師。隱然聞譽之隆。膺此澄清之寄。方朝廷更新于馬令。俾郡縣講究于詔書。非有通明之才。孰當臨按之選。某膺褒擢。實快覩瞻。眷春律之將窮。仰使臺之尙遠。茂惟德履。日擁休祥。益冀保頤。下副頤願。

到任謝執政啓

比叨詔檄。誤賜守符。驅馬過家。懷章入部。以材資之素薄。當事任之非輕。惟感與憂。以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艱。間被選掄。秪速罪戾。免官歸郡。滿歲奉朝。豈謂上聖推含垢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輔郡甚劇。實難備員。官資尙輕。俾爲假守。況事功交作之際。當殘廢未完之時。大非顓愚所克稱副。某官爲國造士。因能任人。兼聽百官之成。不遺一介之賤。非徒假以光寵。亦將責其勤勞。儒者舒緩養名。願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己知。少避官謗。

代任尉謝執政啓

準告以宗館前通判沂州日。監督捕獲賊人張開等。蒙恩特授某官者。小盜逋誅。方積淹時之撓。洪恩疏寵。忽叨增秩之榮。伏念某禀自艱危。困于亢散。習知田里之事。久服簿書之勤。法令爲師。人何容于私意。夙夜匪懈。事不見其難成。拊心自信。丁平生。拷老但甘于常調。憶昨竊據。嘯聚村落驚騷。坐懲銷弭之功。往持督捕之令。吏兵致命。魁黨就擒。職分固所當然。賞典獨安取此。茲蓋伏遇某官甄治萬類。銓衡百僚。庶事康于股肱。太平期于旦暮。迪上以先王之典。欲好善之獨優。納人于君子之塗。故疑功而惟重。是令窮陬。有此超躐。重念某名弗掛于黨人。年未加于耳順。素非狂瞽。胡肯退藏。徒以叢衆責于一身。未能供卒歲于千指。實沾冀館之俸。且便汝田之耕。然而力未逮心。得不償失。痛強仕之不再。感盛時之難逢。儻

垂拔拭之仁。尙有激昂之氣。申于知己。聊以陳情。

昭雪先公謝執政啓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冤。洪惟累朝欽恤庶獄。匹夫輒讞。尙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可容白黑之眩。億昨竊起不測。謗加己亡。陷燕桑之謀。聖主覺其誕詐。抱田賈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柩弗歸。謫籍三年。一門垂盡。肆龍飛而虎變。聿晛見而雪消。甄是諸孤。首蒙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屏錯于羣枉。又刊落于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己以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間戚疎。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惟先正。早預常僚。晚歲離騷。魂竟招于吳城。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猶介侯之無祿。精誠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弔恤之恩尙闕。扶杖以聽。終覩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躬請之助。言盡于此。涕不自收。

到任與鄰郡啓

比叨詔旨。來領郡章。學術闊疎。彌切官箴之畏。聲光密邇。敢忘鄰寶之依。某官敏術吏師。材資國器。方均勞于外府。行輔治于中朝。竊仰素風。實勞謌詠。

書

上文潞公書

月日具官某。獻書太師潞公執事。天下之達尊三。某備福五。凡有一于此。足以高世。而執事體全德。履盛位。處乎聖人之時。勳勞福祿。崇顯光大。自朝廷之所倚重。士民之所歸仰。武夫孺子。山陬海澨。聞執事之風。頤首歛衽而某不疑。欲以言語文字。形容其風。肆言之則詞費。約言之則意奪。決非稱謂讚頌之所能及。因不敢不敍其所以來。而自致其意。某不佞。無他技能。竊讀書論世。考已然之事。以識其非常之人。以是爲見也。言論風旨。又無所傳也。三十餘年矣。則以其所以稱者識之。相望乎寥寥。而心跡之妙。如自其居宇中得之。其下遺書野史。廢所不究。必識其人而後慊。其于前世之士如此。而況處今之世。以學爲官竊名士大夫。而目不識執事。獨與武夫孺子山陬海澨之徒。竊風而歛衽焉。豈其本心哉。方士大夫爭趨堵進。忽前乍卻。爭毫末于執事之門。而獨抱區區之本心。逡巡不進。亦非苟以爲異。誠各有趣也。今執事以王勳國功。歸之朝廷。以完名全節。付之當世。而獨收其不肖之身以去。前日之羣趨堵進。忽前乍卻。爭毫末于門者。殆將望執事之僕御而不可得。某乎此之時。而識執事。承其顏。聽其聲。悠然閒暇。然辭以比夫遺書野史。期古人寥寥之中。竊自以爲有得焉。遂忘其愚。伏惟加憐而進退之。幸甚不宜。

代陳伯通見許少張書

某聞之也。有以制天下之動而不勞。有以羣天下之散而不亂者。法是也。法之精、出于道德性命之微。而其粗、入于政刑號令之末。惟其出于至精。則非聖人有所不盡。及其入于至粗。則匹夫匹婦可以與知。是故創法以詔後世者。聖人也。因時改作者。賢人也。以死守之者。有司也。不敢私議者。衆庶也。士之生于世。

幼而讀天下之書。長而論天下之事者。備矣。然而無異于不敢私議之衆庶者。何也。不得其位。則不預其事故也。是故天下之士。患無其才也。有其才矣。患無其位也。有其位矣。然而又無以異于以死守法之有司者。何也。不得于上故也。故士之退而不得其位。則不敢私議而不足。進而得於上。則因時改作而有餘。此世之君子。所以守道俟命。以得其位爲難也。以得其位爲難。而又況得于其上者乎。恭惟執事。道業之純備。學術之精明。士大夫所以歸嚮屬望者。固已厚矣。側聞朝廷重念荆湖。遠方政治。未盡其理。再以察訪之權委執事。執事可謂內有其才。外有其位者矣。道業學術。足以自結于主上。而至誠密勿。人之所不聞。則所以得于上者。又可知矣。士大夫平昔之所以歸嚮屬望者。莫不引領以覲所爲。某實荆湖人。備聞盛際。固已欣快。而又里閈之相近。耳目之相接。有不能忘心者多矣。然不肖之身，孤窮僻陋。甘自齒于衆庶。亦已久矣。今者幸當無所不用。言之聖時。而復遇執事求欲用言之際。拳拳之心。願進見于門下。苟賜頃刻之間。而垂問焉。則匹夫匹婦之愚。或有冀于賢人君子之擇也。臨紙不勝區區。

代進士洗翔求見郡守書

某聞之。豫章之木。其長九仞。瞰谿而視。肩于尺叢。陽朔之石。其廣百圍。踰嶺而望。方之纍卵。此無他。勢卑者隱其意。分遠者蔽其大也。士生而貧且賤。越在下國。身與鄒魯諸儒、齊楚辯士、燕趙奇節之人。風馬牛不相及也。貿貿倀倀。耳目坐廢。不聞搢紳先生謦欬之音。其勢何特瞰谿之卑。踰嶺之遠。雖其瑰意琦行。陵厲秀發。久將日銷月爽。終就鄙吝而已。又況才資本薄。濟以僻陋。非有九仞百圍之實。而欲以高且大。望于世之人。亦何可得乎。以是當食輟餐。中夜忘寐。深觀古人相與之際。彼皆目擊道存。一笑莫逆。悟今之妙非言語。默若有法度存乎其間。某不佞。竊嘗有志于此。又讀莊生郢人匠石之事。知夫忘言之辯。在人者易工。而不動之質。在我者難持。思遇當時所謂賢士大夫。一試其意而得也。恭惟某官名卿之後。以學爲官。事業顯著。聞聽有年。所以出分符竹。實來此邦。而某以邑子諸生。贄言進見。以言其文。則羣趨堵進。忽前乍卻。何道之有。以言其情。則無非是者。凡某官一語一默。邦人視效者。某皆有得焉。而某之于閣下。必待語云而語。默云則默。則亦豈某之所試者哉。閣下有忘言妙斲之功。則某也亦將無卑遠隱蔽之患。古之人所以貴賤賢不肖常相爲用。而身名俱榮。未有不出于此。某之受賜。不已多乎。區區惟閣下諒之。

答孫彥文秀才書

某頓首。彥文閣下。伏承臨訪。惠書辭意鄭重。出于好問。因見期以先生長者之事。非所敢知也。朝廷廣庠序。隆師儒。道化之流。際天接地。士之生斯時。患不爲而已。苟加之意。不出閭里。而師友之益。絃誦之樂。舉在于此。所問而通。所學而得。所欲而至。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倍之。莫便于斯時。況以材質之良。加夙夜之勤。譬如巨魚縱大壑。右洞庭。左彭蠡。洪瀾巨浸。惟意所適。其所乏者。非水也。而顧視潢汙行潦之潤。獨欲一涉焉。則亦過矣。夫經術論說之微旨。古今治忽之已事。諸子百家之餘意。彥文探討之至。復熟也。然而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于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

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其論大率如此。彼數子者。非出于三代陶冶成就之力也。而原其情性之美。則卓然足以高世。況庠序淵源有若今日。而篤學好問又如彥文者。則三代之文。體制具在。彼數子亦何足以睥睨乎。比聞有司患程文汎濫。思得雅正之詞。以勵學者。彥文資粹秀發。爲詞章以副有司之求。在加之意而已。

答趙子文書

承子文不復調官。日與家妹齋素參禪。虎兒已令披剃。子文又多入諸山。尋訪尊宿。篤好如此。衆所讚歎。某學無所得。言不足採。顧諳歷稍多。又骨肉之故。不能忘言。子文上有慈親。下有妻子。諸緣未散。要當隨順家世門戶。要當主管。今留情如此。諸事得無偏廢。一也。古人學道。以彈琴設喩。謂緩則無聲。急則斷絕。要令身心調適。乃可證入。今改易平常。暴自刻厲。大節急矣。日長月遠。何以引久。二也。學道在心。不在形迹。今罷官故業。夫妻相觀。小兒無知。亦使披剃。此但出家門庭餘事。正使全家削髮。山林遁迹。苟心地未安。終必無益。若心念相應。在家修行。亦自有優婆夷經。三也。入道無門。無處非門。古人問答。言語才是一節。故曰十二時中。許爾一時外學。何謂外學。謂學佛法。然則十一時中。其意可見。今求師問話。決擇因緣。外學進矣。遂以爲道盡在此。無乃不可。四也。古人學道。途轍不一。而無意爲主。子文今日之事。乃因長子喪亡。悲惱自失。有激而然。似非無意。他日年祀浸遠。悲心更散。刻苦之力稍倦。則退速之效。可跂而俟。五也。事難毛舉。聊陳五說。若果能以無意爲主。以退步爲進。除去執著。身心如一。誠如是。雖不學諸方。何以尙此。所謂家世門戶。父母眷屬妻子。皆是佛法中事。何嘗妨閡。區區竊爲子文安此。或曰。聞勸人精進。不聞勸人怠惰。某曰。古人不云乎。爲破戒人說持戒法。爲持戒人說破戒法。故美食非不養氣。過飽則患生。毒藥非不害性。當用則病除。顧用之如何耳。尙須款見面道。

與張侍郎書

某頓首。芸叟宮使侍郎。某屏跡田廬。人事廢絕。累年書不至門下。亦久不奉賜敎。然詠之朝夕來。能言動止。以慰馳情。知今春曾候少逢和叔。以康復。又知令子繁惱。高年常情所不易堪。忽惟達觀遠照。當自有度。此非鄙淺所敢擬議也。德望惟舊。悠然退處。而士之傾仰愈深。倘厚自愛。爲斯文重。某有哀懇。非門下無嘗告者。昔先人行己本末。信于士君子固久。晚歲遷謫。亦與諸公同過。身後誣謗。又蒙聖朝核實。已賜昭洗。則事皆無可言者。獨私自念。葬已久。壙中隧首皆無碑誌。生平事蹟無所載。日復一日。尙幸先人交友。有數公者在。雖未嘗相親接見。勢若而諸孤實歸賴之。如長途炎暍。遙見美蔭。若彊人意。今諸數公者。稍稍淪謝。存者益寡。更復隔闊。欲一見之且不可得。況欲熟其話言。則先人遺美。遂將泯沒無所寄問。一念及此。心死形廢。忽不知夜之既旦。更行年六十一。衰殘多疾。如是就死。終不瞑目。以是歸誠門下。日夜念之至復熟也。意者碑誌雖不可作。先人有文集三十六卷。儻不惜數刻之暇。一爲序引。使先人平生大略。得以槪見。不識閣下亦憫然有意否乎。伏惟哀憐聽許。身當伏屏思口陳至誠。而東西遼阻。輒以尺書干冒。舉措不中節。亦惟有以諒之。文集不敢寄遠。謹錄其目上呈。鄉人曹欽若文林。聞其請見。區數

因其歸任良使。敢附此書。如蒙賜報。卽卜日別走家僮。往詣聽命。臨紙不勝拳拳。

代人求薦書

某聞士生而貧且賤。君子不以爲窮。惟愚不能自立。不見收于賢人之門。君子以爲窮也。古之上。衣不彙。食不屬。曾不以爲憂。則以有世之賢者爲之歸。賢者推誠。汲汲如恐不及。亦以世之窮人。惟我是賴。當今之時。寬厚得士。操可爲之勢。若執事者。乃下之所難遇。而厄窮困躓。愚不自立。若某者。亦上之所罕見。伏惟赦其狂。使畢其說。伏念某結髮而仕。奔走郡邑之吏。三年于茲矣。兢兢業業。竭智盡慮。不敢有毫髮之過。然亦未嘗有涓埃之功。公卿大夫憐而薦之者亦有之。而終未足以應銓選之格。以是年愈老而身益困。若此者不謂之窮。可乎。今天幸乃在執事之部吏。吏無賢不肖。爭出迭進。以不得干執事爲恥。其病窮久矣。而不思所以自達。則愚何時而瘳乎。可否之際。惟執事少加憐焉。不宣。

學易集卷六

序

溫道士字序

熙寧十年冬。余侍親京師。閒則訪故舊與語。而得溫子。其爲人大抵恭而和。喜讀書。善談說。然少而有目眚。居欲就淸淨。避俗自養。翁浩然欲遠引者久。而不欲去其母。明年夏。余居定力寺。晝有道士叩門且入。余愕視。則溫子也。問其故。則居于醴泉觀。事其師王慶之既閱月矣。爲余道其詳。已而泣且語曰。某不孝至于此。昔先人捐館舍。母氏蓋甚少。而安適貧約不少倦。爲有子也。某不幸以疾。不得事而去。雖母氏安伯氏之養。聽許之去。獨不歉于心乎。將何以教之。余聞而悲之。因語曰。古之人稱不孝有五。子曾有一于此乎。且擇其術。安其身。不以不義施于親而終之。君子謂之孝。而義之厚薄。勢之疏密。則不預焉。子殆似于此。雖然。猶有告也。京師聲利之宅。非有佳山水。而緇黃聚集。視天下爲多。蓋語默動容之間。有足以施其親者甚衆。子之習誠美矣。又知吾言而終之。誰以子爲不孝。他日又請曰。某之師名之崇道。願得字以爲戒也。余曰。所謂道有以加于孝乎。子惟勉余言。則無愧于道矣。乃字曰孝叔。而書前日之言遺之。遂以爲序。

傅坦之字序

古之人有身被窮約。而簡易佚蕩。曾不戚戚。如漢之揚雄者。有富貴利達。而內不自得。奄奄如唐之韋執誼者。夫得而悅。失而戚。亦人之常情。而兩人者如此。由是言之。今居世悲憂愉佚。繫其心所處何如。而身之利害不預焉。蓋人之不可誣久矣。內直則安。內不直則歉然之色。不謀而生。彼雖陰自閉匿。陽爲充肆。自以爲有處。而不情之徵兆。見于面目之外。以是而享榮名。躬利澤。特以身而寄也。其心雖欲一日逍遙。且不可得。況有所謂直道而行者哉。夫惟昔之達者。視處其身。如庖丁之處其刀。恢恢乎其游于世。無入而非樂地。此無他。其心直而已。傳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其是之謂乎。吾友傅子少好學。外簡易而內淳至。名曰坦之。其體定矣。然一有愧于中。則將有不果坦者。乃爲之字曰無愧。夫人之處其中者。誠無愧矣。則披心委情。雖之鳥獸蠻貊。行矣。況于人乎。況于州里乎。使不幸而貧且賤。則揚子是已。未能無愧也。則險爲將不召而至。雖一語一默。且不得以直遂。況于出處乎。況于利害乎。幸而富且貴。則韋氏是也。又何足道。蓋嘗持是以相天下之人。凡詭形詐智。俛仰低委。號爲崇深以自阻固者。彼皆有至愧于中者也。豈不欲爲坦直而心實使之如此。何可誣乎。然則自斯術以往。豈特吾子志之。吾實志之久矣。尉與吾子共之。

東原集序

吳人聘魯。聽歌風雅頌。而識其國俗之變。及其得失之迹。漢儒稱民性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備論四方分野。稟受各異。某少時讀之。以謂性一爾。事物雖異。豈其人或殊哉。而槩聞歌辭。亦豈能盡識其故。如日觀然。是皆史家傅會。皆私竊疑之。及身壯且老。以事適四方。多與其人遊處。歲久漸漬。熟其情僞。雖曰士風所致。而其人資實淵源。故自有不可同者。頗已驗班生之說。又得其所爲文觀之。詳味託寓之情。以驗其所效于後。班班多中。則季子之智。未易爲不知者道。然後乃知少之時。信理而不信事。于學爲陋。昔我先人。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龔公學問。數道公剛毅誠慤。行安而節和。其爲文章。似其爲人。蓋上世居萊蕪。徙淄川。又徙東平。皆在齊魯儒學之地。自孫宣公、賈存道先生、泰山孫徂徠、石二先生、兵部王公、吳文肅公、李天章公、十數人者。皆以經學治行大顯于時。而公繼之。磊落相望。立乎大中之塗。世所謂醇儒樸學。誠在齊魯爲多。則分野之論。于是焉信。公有易說、文中子說、臺諫奏議。皆別爲書。藏家。論策記銘書序詩文。凡若干篇。爲東原集五十卷。其言深博爾雅。道究必于信義。人皆知非淺丈夫之作。而或未能深探其旨。異時智識之士。一歷耳目。則所謂泱泱乎。渢渢乎。必有能辨之者。公沒後三十餘年。曾孫愔能讀公書。求文爲集序。顧某也何足以知公哉。以所聞于先人爲詳。故書卷末。以自致其景仰之意。某年月日謹序。

萬佛名經序

趙郡李侯常武之夫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歿。屛居里第。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召南。繕錄成書。析爲十卷。題曰萬佛名經。嗚呼。善哉。未曾有也。昔在無數劫時。有同名佛、同名國城、同名父母、同名眷屬。佛言使我住世微塵數劫。說此同名佛數。終不能盡。況復種種異名。由是言之。佛名廣博。無有央數。非佛與佛誰能知者。然薄伽梵爲舍利子說七佛。爲善作長者子說八佛。爲

彌勒說十三佛。烏波離問三十五佛。妙光世中五十三佛。乃至過去莊嚴。未來星宿。見在賢劫。各有名號。若千若百。若廣若略。廣或億萬。略惟一二。非限量也。非多寡也。應其機緣。隨其願力。故無限量中示爲限量。無多寡中說有多寡。今夫一人之力。十數歲之間。期至微甚眇。而受持成就。遂盈萬數。亦云極矣。不可有加矣。學道者安住空寂。捨諸亂意。端身正向。不著形色。繫念于佛。唱其名號。入于一行三昧。了知十種功德。誠如是。雖一佛所。足以種諸善根。故置稱南無。滅罪塵劫。具足十念。棲神淨土。而況增益積累如是之多。又復書寫受持。展轉流布。使未聞者得聞。未信者起信。如人處闇。照以燈燭。如人方渡。助以津梁。不離乎此位。而萬佛之名現前。推原其功。自夫人起。其爲利益。寧有旣耶。抑嘗聞之。一切諸佛法。如像如光景。如夢如水月。故色與虛空。等爲幻事。佛及衆生。均是增語。然則謂名號畢竟有。何異說食充飢。謂名號畢竟無。亦應噉火得水。學道者如是思維。如是悟入。然後于諸名號。一意自信。雖不誦猶誦。此之不知。而逐于音聲氣息。胸舌喉吻。雖誦猶不誦也。可不察哉。夫人之子求爲序引。因試論之。以成夫人之志云。河間劉某序。

後序

夫人世家錢唐。曾祖贊。隨錢俶人朝。賜以官。祖賀。父晁。皆擢進士第。姓李氏。常武姑也。世爲婚相好。故始笄歸常武。常武事親孝。得官無仕進意。沖澹不競。人物爲鄉里第一。夫人與爲體。宗族皆謂之稱。皇姑王太夫人嚴重謹禮。習能順適。惟夫人是安。寢疾久。夙夜服其勞。禱于上下。請以身代。喪居哀次。因得羸疾。彌年乃有瘳。已而齊整綜家事。調護內外。人情咸服。尤好施。求者輩不厭其意。孤嫠來歸。如仰慈母。獎護成就。曲有恩意。親人困厄。猶己困之。大寒慘衣衾。常棄推飲食。惟恐弗及。人或爲夫人難之。雖其子亦稍從容約止。夫人笑而不應。雅性無嗜好。服用極儉薄。閱佛書。解其要義。晨夕禮誦。非有故。未嘗輒闕。蓋常武殁後十有六年。享壽六十有二。大觀元年正月二日。終于適寢。二年七月十三日。祔葬常武墓。河間劉某既弔夫人之子周南于廬。他日又弔于殯。二子同辭泣曰。先夫人精行勤劬。備有衆善。法應銘。顧其子孱陋。莫爲介紹于世之顯人以得銘。日月逝矣。念先夫人所錄萬佛名經。夫子嘗爲序。意者箴著副篇。載其行事。幷納諸壙中。儻亦可以爲銘矣乎。某曰。是亦銘也已。雖然。序經可能也。若曰。夫人之事敢辭。又固以請。迺採掇事蹟。得其實爲後序。如二子之意焉。

鄭州原武監碑陰後序

元祐六年八月。天水趙公君錫以監牧使守鄭。問其屬曰。原武監。吾先大父文定公所請建。歷年滋多。中廢而復。其事迹不未。因官有存者。吏閱故牘。不能槩見。或得故部鄆李公淑所爲監記。良悉。而其石毀亡。公覽之慨然。將復紀刻。會易守宛丘。八年四月申。公自陳復來守鄭州。磬石前具。乃使節度判官朱洨明、推官孫緄書篆。李公舊記。凡慶歷丁亥之官氏。咸敘刻之。又使管城令劉某別爲後敘。刻諸其陰。按原武監由慶歷而後。官守事治。如鄆鄆諸中無所改。逮熙寧七年四月。河南使者有言。始析而入旁監。八年。罷南北兩使。其監悉廢。于是賦馬給軍。墾地爲租。廬舍器用。聽他有司射取。或拆賣之。旬月之間。其地爲墟。

又十有三年。有詔復爲監如故。以京輔近郡保馬八百匹。六縣故地千四百五十五頃有奇。隸焉。是歲。鄭始復爲州。諸役並興。而監尤急。緡錢所發。不問名籍。吏毋得舞文。番休以百計。而奔走執事之人。自稱詔以六十日爲期。期足而畢。凡爲屋八百二十有四。官居園舍吏卒之區。前記所有略具。而井棚溝封植藝之事。其職在縣吏者。歲歲增治之以爲常。以今會之。一廢一復。費累巨萬。而歲之經用不預。此亦傑役。而七年于茲。未有書。夫國馬大事也。利害之數。上之人實圖之。則何爲而廢。何爲而復。固無得而記云。至于事物名數。及其歲月。烏可以無識。抑聞之。異時孳育之法。常在沙苑及河北。而原武沙苑諸監。專牧養而已。今並河鹼澤。焉皆他產。不能暑濕。故登駒之賞。設而未應。牧地散接田疇。華離相錯。其形如犬牙。如蠶文。如醫之著面。非截彼屬此。公私易習。疆理未可得而治也。溝封之法。廣深三尺。其崇再倍。又植之林。以爲阻限。歲時淫圮。工以千計。而丁壯數留。獨任其責。一捐閑累數百千斛。以募貧民。則倍爲崇深。可支十歲。嘗得是三說于邑人。其言雖未必盡是。要必有可擇者。故因敘前記。纂輯後監之事。幷錄其說。以備有司攷焉。八年五月一日序。

闕題

粵自靈山拈出。慈嶺傳來。天下叢林。分枝布葉。石霜古月。海會重圍。界在副山。隱若敵國。誰主茲地。須公其人。惟公系本坤維。化行淮甸。三提祖印。二紀于茲。仁義道中。空華發果。荊棘林內。石筍抽條。莫將優鉢現前。翻作葛藤會去。本覺首座。見推道伴。俾述敘言。兔角龜毛。敢期有實。狐裘羔袖。終愧非宜。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序。

般陽集序

往歲守官鄭圃。阻常孔道。西游釋子。多所延接。問其所詣。非五臺即招提。招提、西都道場。今芙蓉湖老人楷公、昔所棲止。大善知識。徒衆輻湊。幾在嵩山。分受禪講。其後遷寓東州。機緣句偈。往往在人。風聲所臨。靡不歸嚮。于是臨淄趙侯。慕公偈頌。號般陽集。治書鄙人請爲序引。某早歲信道。老無所得。究觀妙語。欲加形容。而悶乎情忘。嗒焉辭喪。夫與豹吟獅吼。未之能也。爲蛇畫足。豈其然哉。嗚呼。洞山之後。五世而隱息。投子以來。一傳而大振。興衰、天也。亦由人歟。政和五年十月望日。河間劉某序。

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攷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梧。實事求是。其言斬斬。甚可觀也。昔文籍旣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輕。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譌。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讎校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頗稱之。以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譏邢邵不善讎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故

皎可信。前人勤劬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罔非以爲今。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覩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蹖戾。猶弗能深攷。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甫之藏既甚富。又能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

金石苑序

東平劉釋如成叔。裒次前代金石刻爲書。不以世代歲月。獨以得之先後爲次第。取其先大父素所藏著卷首。凡得四百袠。目曰金石苑。請余文爲序。始余識成叔。時年二十餘。方以進士得官。時時來過余舍。所譚說已多鐘鼎間語。其後又十四五年。每見每進于前。今遂以成書。頗有請。幅袠大小。頗得中制。裝褫亦精好。覽之殊可喜。自三代漢唐迄于今。金石遺文甚多。蓋不可爲甚數。湮沈消落之餘。所存猶不勝計。然而散在四方。遐僻幽絕。人力莫能盡致。今所有如此。其于玩心游目。亦可謂有餘地。則成叔之苑。不足恨其小也。雖非長洲博望。彌山亙谷。而比之託寓迫迮。無所散懷。不亦既富矣乎。余友人榮陽王怡彥適。身爲縣令。而夫妻手裝碑本無虛日。職事曠廢。拘不得去而不悔。浚儀董之明子。年少。亦收藏古今刻辭。與聲成誦。數遺余東漢以前墨本。東武趙明誠德甫貴公子。酷嗜古學。倣歐陽公集古。攷定同異。爲一家言。今成叔又有是書。且言當滿千袠乃止。士大夫好之篤。而余未識之者。又不知其幾何。昔人刻石爲二。一植山上。一沈水中。又多卽山磨崖。大書深刻。彼其意豈徒然哉。所以期望于後之人至深切。而常情漫不領略。視碑之存亡。何啻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嗚呼。世常得如數公者。可謂無負前人哉。近有知名士文學著稱。聞其書笥所藏。赧然自失。徐曰爲有力取去。余每向人說數公。必舉此士爲對。蓋語勢當然。則今所書。亦不得而略也。

泰山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鎭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

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于應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沈晦之跡。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新。茲可尙也。如親轄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衞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于琅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大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馬氏園亭記

元豐癸亥。余侍親在宋。冬十月。舅氏自汝上來。問訊慰勞。從容燕語。遂及鄉里宗族。故舊朋友。微存弔亡。嘉興念廢。曰甚哉人事之多變也。昔之崇墉邃宇。炭鬱輝煥。今或敗蕩離析。列于編戶。昔之膏腴沃衍。田疇畎畝。今或荒穢不治。麋鹿是保。昔之聯車列騎。繁纓廁轆。今或重胝累胼。逡巡道下。昔之博珍善味。醇醲滑甘。今或日晏啜啜。饘粥不入。至于日改月化。朝戚暮悅。處者出者。少者老者。語未既。悲歎唏吁。欷然變容。慨然而問曰。異乎哉。何其廢者多而興者鮮耶。余避席曰。不然。休旺代謝。消息盈虛。天之行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地之有也。而一興一廢。人豈逃之哉。且草木之將榮必悴。龍蛇之將伸必屈。温室洞房。吹竽歌舞。寧獨非昔之牢獄犴狴乎。火耕水耨。陸海之地。寧獨非昔之荊棘屯聚乎。由此觀之。貧不必不富。賤不必不貴。興者未足恃。廢者未易絕也。凡東平之爲郡。左岱宗之鎭。右鉅野之澤。自崇岡峻嶺。以至通渚陂潛。水陸之珍。魚鱉新鮮。通闠帶闤。延甍接棟。居者櫛比。來者輻輳。此固大府之地。余親之所安。將卜環堵之室。以爲居者也。若乃舉強扶弱。興滯補廢。疾患相恤。功力相成。樂事安業者。右之掖之。惰游弗率者。左之擯之。使所居移風。人人獎勸。此則所望乎鄉人之賢者。固亦賢者之用心。何獨嘆異之而已。于是舅氏欣然喜曰。子言是也。然吾何足以及此。吾所善馬生希古。其先力產起家。已而凌弱弗振。至生以醫顯。復其業如初。葬其三世城西南原。卽墓買田築室以老。庶幾有終始者。是可嘉也。子其以是說遺之。以慰其勞。以戒其終。諷鄉人之不然者。儻亦可乎。迺錄其言。俾刻石于壁。舅氏樂安任某。記者彭城劉某。書石南陽蔡某。

曹州重修學記

仁宗皇帝慶歷四年。詔書下取士教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庠序並興。而曹實近藩。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爲州。始以令從事。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及熙寧初。以經攷士。立教授官。生徒衆多。而此學不以時繕治。歲月彼廢。淺陋至不可支。來者徘徊引去。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十。莫肯應者。元祐三年。轉運判官張公景先以錢二十八萬畀州使新之。轉運副使胡公宗回益給二十萬。州乃選屬官綱紀其事。以故址卑下。雨輒注室中。則盡撤屋甓以瓦甓。增崇三尺有奇。

度屋以尋。其崇不能二尋。深亦如之。則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門在西北。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隘中則廟前翼張兩門。門有巷以達于衢。後庖在東。與學官比舍。廡廥顧在其後。則改卜于西。寬饒下地。車重易至。雞灌出焉。惟廟及兩堂。可以因舊。則苴補塗墍之。其弗可者。輒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計之直百萬。因忘者數矣。會王公子韶。韓公宗古。皆以儒館久次。相踵爲部。下車攬政。以學爲急。而所選屬官與學生之執事者。通事務。有心計。商略調度。轉材儲貨。新故相足。物物經意。役徒雖兇鈍脊癃。然劇易番休。飲食豐浹。勤者別賞以金錢。無不畢日而作。故財力雖薄。而功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學舍。宜有助者。衆謝不然。曰徒擾之耳。無益也。一毫不干人。人亦不知。凡爲費四十八萬。踰三時而學成。周以重階。表爲兩序。中爲廟室。環列生舍。夏有夾窗。冬則重箔。會講之于橫經。決疑難于主善。禮器之藏。經籍之府。賓客之次。楊鑾委積。諸所宜有。皆備無缺。又裒羨材。構亭沼上。瀹沼而疏之。藝木以爲陰。氣象蕭遠。得閒燕之勝。明年春。釋奠于廟。用幣庭宇。明邃儀物。大稱登降興復之節。不加舊而肅敬自新。靡不感勸。已而序賓席齒。飲食堂上。獻酬拜揖禮成而能。退就次舍。絃歌讀誦。于于愉愉。以學爲樂。誠不知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爲善易。爲不善難。于是乎在。鄉人長老。乃始太息出涕曰。生無益于縣官。而所以教繡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紀刻。何以示不忘。某備員學官。雖微人言。固願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堯作成陽。舜漁雷澤。皆在其地。而溝澮之潤。接乎洙泗。尊有聖人之遺風焉。故史家稱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以致畜藏。然他日號爲事劇。選將必以精急趣辦。而其人亦習爲慣忮。以抵法禁。痛乎風俗之所移。豈其本然哉。昔文翁化蜀。學者至比齊魯。朱博大改齊俗。則禮節如楚趙。匹夫自行其志。爲效如此。況以天子詔令勸學教士乎。聖人風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時濟陰之士。蓋有授徒數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經之文如張子儁者。遠人從學。執經壟畔。如孫冲或者。後來人物輩出。不減前日。其以位顯者。人人能言之。不復論著。其餘學行自勵。尙多有之。世未之聞闕。今學成士萃。禮行一鄉。此固學士大夫知名之時。勉之哉。何遽不如二三子者。某雖且終更而去。異時過境而問。庶幾親以身見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記。

鄭州滎陽縣移建新學記

滎陽爲鄭屬邑。直衝衢。界兩京之間。于治固劇。其地通逵易野。在前世爲戰墟。及建郡縣。更廢徙。則又兼有三河諸陵錯雜之俗。凡爲邑者。平旦視事。操、牒負券。排決而入。丁壯垂白。紛列庭下。囊符府檄。金穀趣辦。是其尤急。其次稗稗數敗。連證會逮。而民所赴愬。曲直論決。顧在其後。已而吏稍稍取判于前。其事或米鹽毫忽。而案牘積累。至溢几格。心口憒眊。殆不暇領略。剟改可否。則亦奮筆書諾。或逾期日而已。如是日旰乃取暮夜。又經涂貫其闤中。行李所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一物不應。呵罵立至。其聲洶洶。率常至乙夜迺定。余亦爲邑。其勞大約類此。而陽羨蔣侯之爲是邑也。頗立條目。分別區處。朞月之間。以治辦稱。于其暇時。改築孔子廟學。輸財赴功。不勞而集。前日之庳陋頹靡。今得爽塏之勝。庭宇儀物。一一告備。始于仲春甲寅。訖于季夏己丑。是歲秋上丁。躬率吏及諸生釋奠于廟。絃歌讀誦。以時肄習。由是長老欣欣以學成爲慶。嗚呼。人知樂成而不深惟其始之勤。是猶爲不知侯者。邑人請余文爲記。故敍其本末。繫之以詩。詩曰。

猗嗟新學。其舊維何。中堂不蔽。麋鹿有家。我嘗來斯。匪筮匪卜。響然陽開。人得耳目。嗟爾邑子。壞陋而汙。夫豈不學。莫與爲居。小學大迷。小慧大愚。云誰居之。不在我侯。嗟爾邑士。侯則厚女。弗撓弗濡。迪以鄒魯。非侯實能。尙其自厚。我歌此詩。以告永久。

歲寒堂記

東平李公。自熙寧間縻薪服。登從官。言論風旨。在人久矣。中歲退休汶陽城東崇仁坊之里第。地近而曠。帶園爲宅。隱然靜深。有山林丘壑之氣。即其第中構爲虛堂。不侈不迫。制度甚古。其旁松竹蔽虧。不受風日。不改冬夏。榜曰歲寒。日與賓客遊適其上。公歿。鄉人敬公之居。歌詠不怠。于是歲寒之名。著聞于人。公之子常武。屬余文以爲之記。居亡何。常武即世。余亦南涉江淮。踰嶺嶠。更八九年乃得歸。而常武之子復以爲請。嗚呼。余自成童拜公。退而與常武遊。忘懷莫逆。至相樂也。歲不我與。死生契闊。三十年間。故舊陳迹。而余又至堂上。追惟曩時之人。如對方策。閱古人姓名。邈乎不可見已。顧視此身。如憶往日之夢。而忽復夢至其處。怳然自喪。悠然太息。政復太上忘情之士。不能不以之慨意。而況余多難易感。從衰得白。顧欲以蒲柳之質。而誦後彫之語。豈不謬哉。雖然。抑聞古之人。始生三歲。見恆河水。念念不停。已踰六十。而登者示以無常老性。旋嵐偃嶽。野馬漂鼓。而通人著論。謂之不遷。然則歲月貿易。事物流變。彼自爾爾。吾何預焉。公與常武雖身可使死。而不可奪其所好。風尙磊落。如有生氣。余雖早衰善忘。而省念乎昔。如雞鳴後。顧瞻東方。終有精色。此固常武所以見屬。余亦自信而不疑。尙何可以易此。因敍而書之。以遺其子。使歸刻石。以識其先人之志。而余亦私自警焉。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歲寒堂記（〔案〕前歲寒堂記爲李常武作。此篇爲兄子偶作。雖標目相同。實係二記。）

人有是心。不能無感。感有邪正淺深之異。而所以感之者。固不一也。觸于外而感于中者。其感淺。積諸中而感乎外者。其感深。凡一語一言之間。一事一物之微。卒然而遇。介然而覺。其機躍然。動乎其前。皆感也。豈若涵泳德澤。薰陶教化。如南國之于甘棠。而不忍翦伐。晉人之見峴山。而泫然流涕。窮其流恩遺愛。蘊積于中者既深。則寓于物者。宜其久而不替。至如放逐不偶之臣。羈窮無聊。見屈潭賈井于邂逅之頃。亦爲慨傷而歎息。遁逸曠達之士。過鹿門巖瀨剡溪谷口。未有不遐想其高風雅尙。而欽羨之也。此亦性情之所不能無者。若槃之以脩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則有間矣。若夫前賢既遠。不得攝衣操杖。接其謦欬。覩其典型。寤寐永歎。瞻望不及。或得其經行遊宦之鄉。讀書講道之地。封植疏剔。創爲亭榭。立爲祠宇。表揭褒崇。以致其懷古仰高之思。以衍其流風餘韻之傳。此固秉彝好德之良心。非其感于中者。有積累之素。安得于歲月既荒之餘。而能溯在昔之精英。振既往之休烈。若有所迫而不容自已者哉。先大父煥章幼孤力學。肄業于郊外精舍。鄉先生默成潘公一見奇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卒章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刻其語竹上。自是教均子孫。厥後大父辱交當世名公。刻苦磨礪。奮身儒科。由長沙邑被召守嚴。易信。復歸郎省。入侍經筵。一譏去國。凜然風操。著于麾節者三十年。某在支孫中。生之日最晚。欲求昔讀書之地。堙鬱不開。歲在癸巳。嘗侍揭堂劉公。見履齋先兄于伯父之塾舍。教言甚款。歷言

其所以卜窆之由。其地爲眞懿大師淨信庵。即大父隱約儲藏之所。指其路旁之井曰。此眞懿所浚也。緩步後岡。披删荊莽而指之曰。此眞懿之塔也。眞懿嘗爲大父之舅。某既竦然展禮。顧瞻徘徊不忍去。明年。履齋卽世。其子偘不忘先兄之意。榜此庵曰思泉矣。歲在丙午。始榜其堂曰歲寒。取大父詩中之語也。蓋其更練世故。而得于涉履者漸熟。探索義理。而得于講明者漸精。故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歷三世而如新。等百年而一日。豈不以大父自立之卓然。于是仰止其艱勤。嘗暢其幽眇。欲以厲其勇往追念之志。復以告詔其子孫乎。倘非于父師之訓。沈涵浸灌。有日新之功。何以越十有餘年。而寄興于堂扁者。穆辟愈親切。而趣向愈悠長哉。于此可驗其學矣。今夫長松之下。苦蓼蒙闌。原泉淵水。利澤沾溉。酷旱不涸。行道之人。罔已饒其甘冽清泚之味。是亦足以慰子之思矣。猶恨刻詩之竹。蕪沒不存。然今日之脩榦寒梢。傲霜雪。拂雲霄。虛心勁節。挺然而成林者。非此君之本支餘裔歟。某歲一登再登斯堂之上。追念先世積德流慶之所基。師友淵源之自始。故迹隱然。日邁月征。風聲消寂。惕焉大懼。且有媿于琅玕翠色。猶鬱乎其蒼蒼也。間竊自念。吳篋錫寵。適符章句。尤汲汲焉惟恐學荒行墮。無以上紹乃猷。凜乎一髮之引千鈞也。風簷月牖。與偘相期。同保歲晚幽貞之操。其志亦有年于玆矣。暇日堅請書其顛末。不敢固辭。敬爲之記。重陽後五日。宗叔某識書。

碑

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普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狐村。其家相傳唐彭陽公楚。是其上世。再從父頲。天聖中爲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爲朝奉大夫。大師幼不戲弄。豫冠度爲僧。護持戒律。以謹密稱。通大乘經論。入諸講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故丞相河間劉公。葬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請寺。賜額昭普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于衆。乃以大師住持。爲第一代。披榛棘。立基址。種藝樵汲。惟日不足。已而緇素信服。赴者接踵。寺嶷嶷向有成。今林樹蔽虧。宇像輝煥。薰修供養。報國恩。已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造天寧大像。建開元三門。費皆千萬。而施者樂輸爭付之。權衡稱量。洞入纖介。既成。咸慊然喜。得未曾有。性寬多恕。雅不忍言人過失。犯而不校。未嘗以色加僮侍。議者謂恢然長者。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老稚。皆愛之重之。一無閒言。凡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疾就滅。春秋六十九。僧臘四十五。弟子崇能。亦令狐氏兄子之子。實嗣寺。八年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福等共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四百弓。占地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應師。歲三九。獲衣止。天華委。法泉涸。孰求我。覺導師。爰結集。建玆塔。便時日。赴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始亡。貌我等。懷瞖欸。守護此。剎利羅。維願力。所加持。續慧命。永無盡。大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贊

李氏繡佛贊

稽首慈悲父。相好光明藏。應現行願力。針縷妙措成。我觀因緣空。亦非自然性。種種皆心造。是心非造者。

佛子不思議。熾然一念生。諸聖所加持。具足千百億。我願如是故。造作及見聞。過見未來等。同承佛記莂。

又贊

巍巍堂堂。妙莊嚴聚。一念現前。非針非縷。文閒已彰。何妨金鏤。滿月當空。誰知在處。

古器圖贊

想古之人。悠哉邈乎。我獲其器。賦象在圖。有客見之。笑此展轉。閱斯勤斯。其人云遠。我欲曉客。耿不能言。退觀古人。恍獨如存。千載寥寥。不在圖外。謂不信者。取器以對。

題跋

題醉道士圖

唐劉餗稱僧繇畫醉僧。僧賂閻令加冠子爲道士。此說謬甚。然好事者多信之。二閻貴顯。取賂僧徒。已自難信。又位置衣服悉異。而云但加冠子。尤非近理。畫史稱范長壽、何長壽皆師僧繇。各有醉道士圖行于世。余見人家數本。人物多少大小各不同。安知非范、何所爲。而必云閻所加張本。其不然明矣。韋誕懸鐙書榜。鬚髮盡白。王子敬獨謂定無是事。太宗傳呼畫師閻立本。張彥遠深論其厚誣。龍眠李侯。猥亦信悠悠之說。聞子敬、彥遠之風。其有媿夫。

題醉吟先生傳

河間劉某。往歲浮舟南邁。與岳州太守許公實同途。相約爲江行棲宿守望之侶。致相樂也。居亡何。公欲之官。因別去。今年到洞上。聞醉吟先生。聲稱藉藉。一日見過。愛其風尚蕭散。問之家世。則固前岳州之嗣。又出諸公所爲傳贊集敍酬贈書跋之語甚衆。嗚呼。岳州有賢子。世之名士交口稱述之固宜。而某也幸知其父子于先後二十餘年之間。今先生所養超越。不汲汲于富貴。此政朝廷所欲待以不次。行矣強飯勉之。遂將有立于世。非但賦詩飲酒。如是而止。某雖衰晚多病。倘庶幾及見之。惟日望之。

闕題

古道釋二教源流。至隋而止。初。班氏漢書立藝文志。其後諸史皆闕。至長孫氏隋書乃有經籍志。并載二教所行書甚備。其辭詳贍有敍。暇日錄此。以便觀閱。自距國朝五百年間。二教興廢多故。皆可攷見。欲爲文籍之病未能也。

銘

來賢橋銘

筠于江西爲支郡。地左而勝。號稱道院。其邑故建城。今爲高安。其水爲蜀水。亦曰錦水。自西南來逕州治。然後衡貫城中。東入于贛。並州諸山有大溪。又從東北來注之。所謂來賢橋者。此溪也。故時不梁。居人爲艭輿。或略彴。交錯石上。取過往來。扶攜岌岌。行者病焉。邑子陳仲吉獨捐家貲。改創石杠。縱五十有八尺。廣十有八尺。培兩厓以爲崇。而其隄乃八九十尺。始于紹聖二年九月。成于明年三月。陳氏有子爲僧。曰本明。學于泐潭眞淨文禪師。余嘗識文于豫章。又與明遇汶上。他

日明請余爲銘。因不得辭。銘曰。

亘亘法梁。來賢之鄉。注之錦水。翕爲貢章。懸瀑十仞。流沫瀰瀰。莫敢以亂。矧敢以厲。爰斵其堅。中虛之石。是齒是翼。是堞是甓。跨其上征。焱不見迹。穹隆連卷。隱虹雌霓。康莊九衢。闕此尋尺。爾來衡衡。過以枕席。維水可漁。維石可泐。我銘載之。俾也無斁。

黃耘芝石銘

芝爲名。葆蕊亭亭。三秀九莖衆所傾。石爲寶。巖巉屹屹。風脊雨骨保而貧。

熊石銘

熊之祥。石之壽。祚子孫。邁永久。

蜀舍銘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淡民所爲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椿杖醬蒟。丙躋臨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眞蜀國。身如壺公。藤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錯。徘徊周流。曾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學易集卷七

傳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于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逢之。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發。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臟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手足攣不能

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秉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茯苓。其大逾斗。因以法啖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有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入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痢方殆。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日果發癇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症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強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家。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于書無不闚。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所生本末。物色名號。退致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巔。觀氣象。至月餘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欲復得之。何由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撥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玉友傳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庚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十日。大寒凝沍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惟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然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眞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長。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爲郎。言于朝曰。此臣

家中聖人也.去遊荊楚.荊州牧盧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叢生春秋玉杯書.閱而起.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聞聲爭交懽.河閒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屬徒知歆其德.莫能名其器.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深外粹中.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不虞之好.得于燕樂之閒.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寧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衒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吏.狎溺尤甚.號爲懽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濫.縣官既覺之.因著爲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于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資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睥睨.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議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歘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賴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耶.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閒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酉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于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眞者百無十二.至于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尙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郫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彰.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致其出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于君.故余爲之攷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于斯焉.

誌銘

渤海西門參軍墓誌銘

君諱植.字道濟.姓西門氏.曾祖旦.祖成允.終南宮令.贈左諫議大夫.父介.終尙書屯田郎中.贈左朝議大夫.其先出于魏鄴令.唐季徙遷.再徙渤海.家世儒學.以長者稱.至君尤好學.立義重然諾.名聞北州.友人王大年母死.貧甚.君不待白大人.裒婦裝珥之使葬.與王肱俱客.而肱病且死.君躬訪醫.挾持臥起.至具棺斂.表識告其家.乃去.是後賴君脫艱窶類如此者尙衆.尙書郎當任子.君次最長.辭曰.植累以進士薦.久猶以恩釋褐.而弟聿方壯.可任.及致仕.官一子.又推與季弟中.中固辭.乃受太廟齋郎.親喪.哀毀成禮.族人敬重之.無閒言.會郡有獄.弟肅當逮.其勢張甚.君奮曰.肅、聿皆爲吏.中好學.類不可使被汚.吾老無用.其即罪.因身會逮.隨閒而承.弟與族人持不可.君固不變.繫之累月.獄吏歎息.不得已具牘.竟坐免官.吏守門.奪取告身去.聞者爲慍.而君恬自得.久之.更赦.調象州司戶參軍.不赴.元祐元年五月九日疾終.

享年五十五.三娶玉田高氏.二男.輅舉進士.幼早世.女皆嫁士人.諸弟與輅以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渤海萬福里之原.使鄉人王宜狀行事求請銘.君少從家君游.某得熟其爲人.大抵發憤悃愊.節疏而氣閎.專趨人之急.終不以身困阨故悔止.其人既去.或自名.遂閉弗道.君亦不恨.曰.固何傷.嗚呼.君可謂無負于人矣.銘曰.嗟若人.蹇不逢.彌億年.尙幽通.

陳郡袁府君墓誌銘

元祐六年十月癸未.陳郡袁府君諱百之.病終于家.八年十月庚午.葬開封府雍丘故里之原.政和元年秋.君之子疇自杞如汶.請銘于河閒劉某曰.先子之喪.大父大夫公泣謂諸孤.非深知吾子不以銘.已葬而銘.將納諸隧.後歲餘.大夫公亦捐館舍.諸父.并舉故縣之藏.先子行事因弗果書.訖十九年于茲.昔者先丞相在位.其取人也以無意.先子之見知也以無求.謂之深知.其殆如此.敢以銘累丞相之子.其幸碑之.死且不朽.某固嘗聞君之爲人.謹以君仲弟東之所狀事牘.敍次而爲銘.君字必強.其先許人.後徙雍丘.曾祖楚材.國子博士.贈都官員外郎.祖穆.太常博士.贈大中大夫.父誐.朝奉大夫.母王氏.德興縣君.君少奇穎.北海吳公奎、趙郡李公師中一見異之.登進士第.調郡曹.歷縣令.遷幕府.以選再爲州教授.積官至左奉議郎.天性孝愛.已壯.猶嬉戲親側如兒時.仕宦常擇比近.率五日一通訊.過期皇皇不能以日.母喪.哀毀.勺飲不入口三日.不得已于父.強進粥.因得羸疾.中歲浸劇.享壽纔四十有四.爲人美風致.爽然蕭散.善談笑.博學.軼于文辭.嘗讀董生仕不遇賦.歎曰.命在天.不遇其何憂.道在我.奚往而不可樂.又方以天下爲憂.安知遇之非憂.方自樂其樂.安知不遇之非樂.迺作樂不遇賦.其辭類騷.眉山蘇公見之.歎曰.不見此作久矣.平居恂恂.霽緩.至遇事.侃然不爲動撓.逢州逃卒盜貸所護錢.當死.君爲掾.讞之曰.錢委窮卒.實誨之盜.乃與寇同.抵罪死.非法意.州不聽.固爭.且曰.終不以一官易七人者命.竟論減死.其後君坐失出.免官.而囚已決.不復改.河東行和糴法.遇嗇歲.糴稅十八.而糴如故.計司仰給.衆莫敢言.君爲從事.被檄.躬行田疇.案室廬.具以實告部使者.又條利害大計言府.府爲言于朝.某州水菑.官吏諱之.督賦自若.人情洶洶.君爲攝官.歎曰.顧恐弗聽.出位何傷.則詒使者書累千言.有同僚忌君悻悻.一日當坐譴.莫爲謝.君陰寬名分謗.果以君故得釋.又縣令以事忤守將.怒甚.削牘.將傅重劾.人不敢諫.君獨從容進說.不聽不止.後僚令知之.皆來謝.君曰.亡是.以告者過.人更服其長者.在官無廢時.所立如此.娶李氏.朝散大夫綜之女.子男疇、鑄、疇.女嫁閭丘璪、宋甫、張無競.銘曰.惟袁氏與轅爰同出媯姓.陳申公之後.自固、盎、延、著名于漢.其後轅爰寖微.而袁獨顯.春秋之際.食邑陽夏.其地後屬陳郡.別于汝南、樂陵.故君上世稱陳郡.以君之資稟學行.而夭年早終.然班班見行事.質之經義.參之十君子之操.幾可以無悔.嗚呼.可哀也夫.亦可以無憾也夫.

崇儀使致仕趙公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有詔故韓王普社稷殊勳.後嗣未有顯者.其推擇材行以名聞.文思副使趙公思恭.即日擢爲西上閤門副使.公惶恐上書.稱臣駑下.不如臣兄思復.書報聞.公不敢復辭.迺拜受命.是時今上踐阼.

韓再閏月。公以宗臣後。首見褒賞。遂懇辭遜。授受兩得。于是中外悅服。而公之賢益聞。公字伯莊。其先眞定人。曾祖韓王。居洛陽。爲洛陽人。祖承。贈太師中書令。考從約。贈建寧軍節度使。妣祁氏。永嘉縣太君。公少以父任。方冠而仕。爲鄜延路總管司屬官。監壽州稅。杭州酒。入作司監修官。高陽關路總管司屬官。大事監及博州都監。河北轉運司屬官。勾當騏驥院。提舉修河司屬官。知威勝軍。提舉右廂馬監。知信安軍。改岢嵐京西北路都監。兼提舉馬監。知乾寧軍。改火山軍。眞定府路都監。兼河北第十一將。知永寧軍。復改威勝揚州鈐轄。召還。管勾宮省四方館閤門公事。請補外。爲京西南路鈐轄。又請解閤門職。自引進副使換崇儀使。又請宮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樞密院奏公才可任。不當處以散地。起爲京東西路鈐轄。再請宮觀。復崇福宮。蓋自三班奉職。十五遷官。而至崇儀使。因止不復磨勘。職事凡二十八任。非朝廷選。則官長辟除。在官六十餘年。未嘗見黜。旣再請閒。遂以大觀二年正旦。拜章乞致仕。四日某甲子終于私第之正寢。壽七十四。後七日詔許致仕。是歲三月某甲子葬洛金谷鄉石樓里邙山之原。先塋之側。公剛毅多知。遇事識大體。自以勳臣之後。義先國家。在職蹇蹇。未嘗顧望。寓大名。屬霖雨。大河漲溢。風濤下注城中。憂在晷刻。時故相居守。以便宜檄公部禁兵。從事郎吏惶惑。而公指授神速。人得赴功。隄防獲完。遂脫墊溺。是日也。微公幾殆。其處繁潰艱劇。賴以濟務。類如此。御兵嚴而信。不妄賞罰。南陽大閱兵。主帥聽其左右言。將厚賞射者。公請覈實。主將不聽。欲必賞。公亦必爭。止弗賞。凡事上官。未嘗少貶。遇不可。必違其意。人服其直。治郡奉法循理。簡重不苛。課最常視他郡爲優。在朝廷習故事。恭愼無與比。嘗赴火山陛對奏事。已而泣言曰。先臣嘗配享淸廟。願眞定故里。未有廟食。敢昧死以請。哲宗聽許。特詔立廟。欲公親董役事。故除眞定府路都監。居數月。廟成。故樞密使文簡馮公京。公妻父也。侍公如賓友。馮公薨。朝廷欲公會葬。故除京西北路都監。公亦感慨爲之盡力。公輕財利。重然諾。有幕官卒。貧甚。公至鬻寶器皿。遺其喪歸。族人貧者。必歲時賙給之。以爲常。善教子孫。所居必延儒學。尤喜賓客。對之終日。夕無倦色。與人交初落落不合。旣厚善。不復以事故移奪。久而益親。閒暇觀書史。或勸公何不學佛書。公曰。忠于國。孝于家。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吾以此生。亦以此死。又何必學佛書。爲勸者歎服。娶張氏。故侍中耆之孫。某官某之女。封安化縣君。又娶馮氏。封咸寧縣君。子男四人。希孟、承議郎。希旦、右班殿直。希尹、希箴、三班奉職。其三子皆早世。咸寧君與希孟旣舉公及前夫人之葬。奉公遺範。居喪如禮。鄉人稱焉。孫男十一人。璩、理、璀、璞、瑑、璨、璪、琛、琢、瓊、環。孫女二人。嫁右班殿直郭才卿。一尙幼。公將老。謂東平劉某曰。我死。子其爲銘。某曰。知公與公所知豈少哉。曰非有擇也。顧心已屬子。不可易。自是亟以謂人曰。銘我者、劉君也。公歿。其孤遣人訃告。且問銘。旣葬。又使長子蓮自河南抵汶上。持其鄉人劉平仲所狀事實以來。曰得銘將納諸墓隧。璉致其父之意。退就舍。日造門泣以請。如始至。某感服太息曰。是公之子孫也已。乃敍次而爲之銘曰。烈烈

韓王。翊國之興。於昭顯融。陪食廟烝。纘惠我緒。蔚其繩繩。於王有光。趙公維曾。有偉趙公。簡廉以資。周旋踐更。克恭小物。乃勤民政。亦總戎律。不吳不敖。又寧踐譏。上聖臨御。誕寘殊勳。有來趙公。陟陟于門。稽首拜章。義先臣昆。崇德不忘。風致斯存。謂公百年。尙膺多福。副其歸休。（〔案〕永樂大典原闕二字）匪卜。豈無他人。墓文我屬。

莫幽斯文。惟信之告。

朝奉大夫知淄州任公墓誌銘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尙書司封員外郎諱弛之曾孫。尙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尙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義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尙書公改葬于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喪服除。調濱州司戶參軍。亳州酇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鎭海軍判官。管勾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興州博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秦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遊。旣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資用遂缺。公曰。差易耳。勤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鄆有民椎埋剽攻。敗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爲君得。主簿感激此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于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興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其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粟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客費。公曰倉雖在興。本漕六路粟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乘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治之樂陵令。在鄆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鄆。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爲鐫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繳。與凡小爭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笑曰。儲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掎摭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飮笑噱。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尙能爲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羲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晷、郭儔、士廉、張平、張大辯、謝敦頤。儔右班殿直。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某皇妣魯國太夫人正義公仲女也。篤于同氣之愛。憐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于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某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宦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昆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議論次如右。爲之銘曰。服周于身。棺周于服。刻石袤丈。以爲之椁。廣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博。其封可隮。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眞宅。

承議郎東君墓誌銘

大觀五年九月庚戌．承議郎東君端卿．字彥臣．卒于京師．十月戊寅．返柩于中都．粤十二月壬申．葬東阿魚山鄉桂劍里祖塋之左．伯氏（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　直大夫正卿持其季文林郎斌卿之子僧孺所狀公行實以來請銘．爲之銘曰．維東有原．漢傳之裔．葬末散遷．去是爲氏．在晉著作．陽平是居．唐季避亂．古魯中都．曾祖諱勍．濳晦弗昭．祖顯贈官．貳卿兵曹．考莊膺仕．奮以儒服．綠列大夫．襃贈光祿．母榮夫人．追郡永嘉．儷行相成．實大厥家．君由父任．歷典二尉．登封高邑．輒著威惠．主簿河沙．錄事蘄春．交章尉薦．去長斯民．能令聞何渦．翊白水．滿歲爲郎．階曰宣義．惟大鎮窯．齊有孫耿．爰畀之監．流亡綏定．今上御極．沛澤維均．加命一等．錫服朱銀．倩安入幕．軍事用康．通直于朝．遂登議郎．上膺大寶．例進官序．歸赴銓曹．入趨班署．云胡弗淑．奄然徂遷．七十有二．亦克有年．娶郭暨王．張乂繼室．國恩襃寵．咸有封秩．七男二女．儼然肖似．稟植攸同．多或寡世．直儒德儒．二子服喪．孫曰元矩．亦愼而良．女及女孫．皆適士族．宜于其家．著稱雝睦．吁嗟東君．命實何尤．出無利勢．歸有先疇．藏晚道愆．邅迴末路．何以息我．魚山之下．刻詩幽石．以慰其靈．及後之人．尚其永寧．

國子博士趙君墓誌銘

天水趙遵與其兄遘．弟遠、逑．邁．以母夫人命卜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葬其祖考叔從叔弟暨伯祖妣叔祖妣考之所生母遘遘之妻凡十一喪于鄆州翔鸞鄉石室村之原．遵以友人彭城顏岐爲介紹．請于河間劉某銘其祖博士府君之墓．贊日．持執所狀行事來見而泣曰．昔我高祖父之考．諱文興．妣張氏．在五代時潛晦弗耀．自高祖父太子中舍知黃州贈給事中諱利、妣南陽郡太君張氏而上．皆葬齊之禹城．爲齊人．曾祖尚書祠部郎中天章閣侍講贈右諫議大夫諱希言．始愛東平．樂其風土．故我大父奉其喪與妣博陵郡太君崔氏暨伯季及王仙源君卜石室之原而藏焉．無祿．大父郎世．繄我先人亦早終．以歲之不易．諸孤蔑焉．契闊淹久．蓋四十年于茲．然後殯者．獲從先侍講于此．維趙氏遷徙之故．與大父之閥閲治行．非銘曷以告後嗣．謹按府君諱舜臣．字和叔．少舉進士不中．父任太廟齋郎．調澧州澧陽簿尉、明州簿尉．丁父憂．服除．調兗州司法．親嫌．移沂州．還兗州瑕丘令．天平軍節度推官．知興州順政縣．擢大理寺丞．知泗州昭信縣．未赴．改濟州鉅野縣．轉太子中舍．賜緋．轉殿中丞．以薦監延豐倉．遷博士．熙寧八年八月二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六．娶徐氏司農卿安期兄之女．次黃氏．內殿承制中立女．次王氏．天章閣侍講宗道女．皆封仙源縣君．子男晉孫．河中府司錄參軍．以子贈通直郎．次三人早卒．次叔孫季孫．女嫁承議郎楊慶基．士人張子明、張敷．諸孫皆舉進士．遵登第．爲承議郎．孫女嫁黃淵、呂椿年．曾孫男女十二人．初侍講公與故賈公昌朝．王公宗道．並事仁宗皇帝．說書崇政殿．又並除侍講．在經筵積歲．以博厚著稱．至府君世其家學．尤長于歌詩．善書．得唐徐浩筆法．居家孝友．在官惠愛廉肅．其交于上下．誠而不阿．位不售德．識者歎憾．二子病不任事．然孫曾衆多．先志弗墜．要請始終．顏氏之狀．與其所言．可攷不誣．乃爲之銘曰．於惟博士．洵美且文．惠其先人．以贊有孫．令得良吏．州佾名曹．政在二縣．民慶滄高．我車既流．我塗亦易．云胡奪旃．而不千里．文山之兆．是堅是塏．勒銘幽宮．庸告永載．

學易集卷八

誌銘

朝請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政和元年夏五月晦．南陽蔡君晉如屬疾京師觀德坊寓舍．高醫友人先後診視．居十有六日．粤六月丁未疾革．屬纊以俟．既絕．升屋而復．廢牀浴櫛．遂小斂．戊申大斂．設奠于柩．設明旌于庭．母長安縣太君郭氏．弟承議郎芝．號哭受弔．親黨內外．悲哀盛動．嗣子向自鄆省疾．庚戌及門．徒跣哭踊以入．妻同安縣君劉氏．季子容聞訃．繼以挐行．七月辛巳至自鄆．如向始至．是月．家如宋．遂以柩歸．八月丙申．殯慶因資福院之東序．設几筵于家．設廬以殯．三年六月庚申．葬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之原．先祖考墓之西北．晉如諱蕃．泗州推官贈太師諱希言之曾孫．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敏肅公諱挺之孫．直龍圖閣知秦州贈朝散大夫諱某之子．以伯祖樞密直學士諱抗遺奏．授將作監主簿．年十七．補太學生．治禮春秋．有聲場屋．屢以進士薦不中第．調監潤州丹陽縣酒務．不赴．監京西作坊．歲造軍器以萬計．有勞遷秩．監京南排岸司．監楚州西河倉．轉輸數滿百萬．出納無害．再遷秩．今上踐位．通籍于朝．賜緋．知鄆州陽穀縣．遷通判潤州事．州在東南爲劇．數行太守．以治辦稱．擢管勾南外宗室財用．時拱州復建東輔．又改通判事．官能入朝．朝廷深知其才．屢諉以事．欲顯用之．會疾請致仕．遂不起．享壽四十八．初官制行．換承務郎．凡十遷

官至朝請郎。二子學有家法。同時被鄉薦。女盤。嫁從事郎李龔夔。珮嫁宣義郎劉掁縣。球。璲尚幼。晉如端厚有局量。喜怒不形于色。居家孝謹。宗族無少長。視爲益友。與人交。悃愊無僞。人愛重之。無間言。好學勤篤。經史諸家。下逮傳記稗官之言。無不讀。求訪異聞。如弗及。手自抄書數十百卷。讎訂完密。士大夫得其本。多賴是正。屬文援據賅洽。語不陳習。多見倩託。人人各如自其意出。尤工于詩。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居官廉靜。不煩苛。遇事精察而喜寬。不肯詭激取譽。譽自歸之。論者異其施發。振耀大見于時。而壽不逮中人、齎志以歿。識不識。咨嗟痛恨。河間劉某曰。我母燕國太夫人。于晉如外王母。寔同產姊。先公視長安君爲從母妹。又嫁晉如長子。而珮復歸我嗣子。則壙中之文。舍我其誰宜爲。然晉如少十餘歲。素強無疾。今反哭其死。又銘之。衰年感慨。顧視惝怳。雖太上忘情。亦何能已。既敍次之。系爲辭章。以伸悲哀之意。告後之人。銘曰。顯允蔡宗。世有承兮。才諝翩翩。志繩繩兮。猗嗟若人。幼修能兮。詩書爲車。禮爲御兮。載籍繇邃。精獨騖兮。森然行事。彰慶譽兮。王塗廓通。來孔辰兮。翺翔容與。時且伸兮。云誰祝之。俾不振兮。夢有二豎。疾乃革兮。腹無三壬。壽何嗇兮。慈老幼孤。哀憂極兮。佳城鬱鬱。睢之陽兮。我龜墨食。諏吉良兮。歸哉先塋。永斯藏兮。自古皆死。惟德人兮。咨爾後人。嗣其有兮。著諸石章。傳不朽兮。

穆府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六月庚寅。宣德郎致仕。河南穆翬。字彥翔。以疾終于齊州章丘縣里第。九月庚申。葬龍盤鄉女郎山之原。其孤持奉議郎李致所狀行事。詣河南劉某而請銘。爲之銘曰。維穆其先。宋公之裔。支子分邑。以諡爲氏。穆伯二子。在魯有後。穆生事楚。申伯爲友。元魏親賢。奕葉通侈。有唐女士。醍醐稱珍。著籍河南。

遠哉遐休。逮君上世。徙居章丘。曰僕曰賓。維曾洎祖。厥考諱端。代襲令緒。君有氣質。力學勤劬。流輩推先。卜其修塗。既舉進士。落落不偶。通禮設科。幡然以取。起家掾曹。司法衞州。訊牘潰繁。吏不誅求。淡如無營。藏書是樂。摹印鈔傳。滿載歸橐。計司辟請。東平酒官。剸叢斂藏。墜課以完。餘暇構堂。睎阮是名。借留弗可。以秩終更。長山黎陽。壯茲二邑。察廉爲丞。流散安輯。孝婦之河。長豐之渠。二邑大利。君力以圖。疇或寇旃。乘就而懈。人因蒙澤。賞則弗逮。君才多有。薦亦交章。獨屹自守。弗能頡頏。判官懷州。將赴復止。曰予休哉。遂致其事。歷階藩府。文儒二林。陞對在前。數不少淹。母霍繼劉。養以孝著。娶夏及趙。侃侃佽助。子男四人。族、滋、褒、淞。能讀君書。世澤其延。女嫁唐誦。我姑之媳。來歸諸婦。世我饔食。二幼未行。君疾以侵。壽四十九。天固難諶。收葬旁親。嫁撫孤幼。傾財赴急。篤于故舊。色厲言訥。悃愊無華。孰不有美。取數君多。知君實詳。莫如我信。勤銘幽宮。以告無盡。

定陶任穎士墓誌銘

穎士諱之奇。姓任氏。贈吏部尚書諱曉、隴西郡君李氏之曾孫。贈司空諱顯、榮國夫人王氏之孫。殿中丞諱應、壽安縣君李氏之子。其先曹州定陶人。後徙鄆州。家須城。穎士以蔭爲太廟齋郎。屢舉進士。不中。調滄州司戶。未赴。服考妣喪。既除。爲定陶主簿。邑故多宗族人。以仕爲難。然初官偘然已有稱譽。又爲兗州仙源主簿。用薦爲通利軍黎陽令。始至官。與守將爭議。蠲民租十八九。罷寬以蘇。朔部饑。朝廷遣使賑捄。

條目纖悉。他吏以逢忤多得譴。獨曉然見法意。獨其曲折。奉行以毋害。獲僞爲官文書印者。寧不受賞。寬其死罪。頗采孝弟力田大指。著爲文數千言。散揭田里。訓諭邑人。遠近感勸。治聲流聞。以通仕郎監南京麴院。或發地得銅鐘六。驗其款識。曰宋公成之䪞鐘。人莫能攷。穎士歎曰。嘗始基之邦。獲先世之器。豈偶然哉。著宋樂寶鐘文一篇。上之朝。學者服其精博。又監鄆州酒務。秩滿。當赴召對。未行屬疾。政和四年四月乙酉終于家。年六十二。初穎士既孤。事所生張夫人如事嫡。援崇寧赦令。年九十。封福昌縣太君。與母弟之臨相愛篤密。從姊婿及甥婿困窶。皆以挈來寓。爲之絕甘分少。至其病。護視之。且死。辦後事。常貧衣周貧。鄉評許其好施。上官薦其才行者。先後數十人。娶席氏。祕書監平之女。孝睦循法度。室家宜之。姻黨稱焉。先穎士二十四年。年三十八卒。繼室以其兄之女。男女十有四人。六年十一月壬寅。葬須城盧泉鄉望山南原先塋之次。前夫人祔。所著詩文二十卷。藏于家。鄉人董太夫正度所狀如此。穎士與予同歲而少數月。以兄事予。晚又女我弟之子。知其爲人尤詳。性靜不妄交。杜門讀書。寒暑不廢。善論事。不甚臧否人物。尤好養生。凡丹經氣訣方士之書。類能涉其大略。幼則得官。而退居多于從事之日。嘗從容言生年在巳。得亥時爲衡。月建戌。得辰日爲衡。術家謂之破。又自察形色。非官達者相。以是隨牒小官。夷然自遂。未嘗戚戚。人知與不知。不以屑意。濟無忮恨。如是終身焉。雅有士君子之度。諸孤求爲銘。既敍次閥閱。因備論之。以遺其後人。亦庶幾吾友之志云。銘曰。嘻嗟穎士。孝友靖共。學優政殊。夫豈不逢。命則仇之。裔其顯融。齎志永歸。繼後之豐。

單邑縣丞李正雅墓誌銘

政和六年秋。趙郡李正雅屬疾東平崇仁坊里第。粵十月辛酉朔九日己巳。卒于適寢。享年五十二。鄉人識與不識。咨嗟相告語。吾州名士。當位于朝。爲顯人。奈何止于此。其所善故人泣曰。窮達之故。死生之說。吾友嘗從事于斯。庸何恨。惟其神情夷澹。不可親疏。今也未見其繼。而仲公雅氏自其疾。犇走謁醫。入侍藥。扶持臥起。皇皇廢寢食。既喪。哀戚甚。祭奠殯葬。盡禮無違。朝晡號泣。聲不絕。聞者爲之流涕。于是鄉人益復相告語。非是兄有是弟。嗚呼正雅。生世不售。而名實在人。適如此。是足以無憾。歿後六十二日。葬平陰縣翔鸞鄉天宮村之原。正雅諱周南。系出唐太尉弟德修之後。曾祖禕。贈戶部尚書。祖師中。天章閣待制。父杭。承務郎。母樂安孫氏。生而資警異。幼未知事。已知孝。視親顏色以爲悅戚。母夫人好施惠。衆以爲難。獨委曲成就其意。仲曰召南。相愛篤密。父同產。嫁朱氏。爲將戰歿。朝廷錄孤。正雅方娶其女。其家並增列奏中。命下。奏辭不受。白其父曰。大人冒寒。涉險遠。護喪以其挈歸。人將曰此特爲周南計耳。是時年甚少。父奇之。聽許。宋氏移書趣十餘返。竟不受。已而舉進士中第。爲單州魚臺主簿。分以罪聞。州守疑之。檄主簿問狀。正雅別白其誣。令得以罪去。父喪除。爲濟州司戶參軍。歲受民租。每辨色入庭。躬親閱視輸送。如流。吏莫能留難。人無橫費。往往持餘租歸家。異時移疾。他官攝事。民衆詣州言不煩擾。官寧宿邸以待。疾愈。發十餘年。父老猶誦詠其事。爲陳州錄事參軍。領市事。貿價平允。所治不譁而辦。無抵罪者。人德之。會以親疾予告。衆遮泣久。乃得去。換通仕郎。便親監鄆州鹽場。母喪服除。調河南府軍巡判官。不赴。改

堂邑丞．致滿歸．遂不復起．所居在城東北．地寬衍．自天章公時藝松竹．氣象靜深．安居寡人事．終歲不造官府．其爲詩清約有高致．母亡．布衣蔬食至終身．四子碩、頒、顏、頤．銘曰．藹藹李宗．世稷其優．遺我堂邑．蔚爲良疇．遭時盛隆．士以志合．褒其登廷．治聲奕奕．去我堂邑．行成于家．退然嚮處．亦維國華．天宮故原．克有安宅．亘百千祀．式此封陌．

士補之墓誌銘

東平士補之．諱袞．其先自周適晉．有子爲理官．以士命氏．漢末．燮嘗爲交阯太守．隋末．義總爲侍郎．家河內．其後世遂家高密．而補之四世祖如玉．以天平軍判官卒．貧不克歸．因又家東平．故今爲東平須城人．天聖慶曆間．山東大儒以高行達學顯于時．仕尙書兵部員外郎．諱建中者．于補之爲祖．妣韓氏．考郊社齋郎．諱安亨．妣李氏．補之年四歲失父．知孝其母．跬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年三十五失母．哀毀骨立．杖乃能起．兄才早世．無嗣．補之謹事寡嫂．爲之立後．既壯．又授之室．嫂亡．乃分貲產贍之．尤愛其弟永．自以既孤．惟一弟．視之如傷．寧身不擇利害．惟弟之聽．母有妹．已嫁而卒．貧無以葬．補之力爲營辦．乃克葬．崇寧初．被鄉薦．試禮部不中．歸處庠序．益自勵．會詔舉八行．鄉老故張公椿、王公之朋、今東公正卿、王公臙、與鄉人定計．以補之孝友諸行．皆應法當舉．方草具其事．補之聞．亟來見．曰．誰以此欺諸公．事當核眞僞．況以詔．誓不敢．諸老度不可奪．因姑止．初．母病寒厥．醫不能識．補之痛恨．遂學爲方．頃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數歲之後．益明習．近自里巷．遠暨他邑．來問者相蹤．大抵所治貴保養．賤攻取．善用劑．劑充膚斷下．內固根本．使賊邪自消．非甚不得已．不爲瞑眩．或困憊危懷．人莫能如何．補之輒愈．東平部使者所會．又仕者尤衆．凡疾不經補之不敢決．以是延請無虛日．而造門者．黎明往伺．見之已不逮．則未所而往．猶屢返．乃一遇．或不得．囂類出對客．然來者蟬聯．遂不得休．率常過午．乃始飲食．窮日之力以應接．未嘗倦．人多欲厚餽之．辭不受．或來藥草諸好用物以將意．猶不肯盡取．蓋橐中空虛．妻子日闕乏．未嘗卹也．喜稱人善．不言其短．與在位者言．未嘗及公事．識者以此尤賢之．政和八年三月．疾病．自診知不可爲．麾去藥艾．將終神爽不亂．居七日．以四月二日終于寢．年四十八．鄉人縱恨出涕．皇皇旬日．娶李氏．承議郎价女．又娶李氏．陳留丞侃女．子男三人．蘋、繫．一幼未名．女五人．嫁吳大受、李蘇、李璆．二未行．五月四日葬東阿崇山原．銘曰．行修于家庭．志行乎州里．源遠其流長．誰使涸也．咫貌有欒者棘．依止我悌弟．盛德諸孫．曾尙振于永世．

夫人張氏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北海王公景亮之夫人清河張氏．世爲濟州鉅野人．曾祖澄．祖永言．尙書比部郎中．父璧．沂州臨沂縣尉．母彭城劉氏．夫人居家孝謹．事舅姑盡禮．膳服湯藥．先意承志．夙夜不怠．已而執喪．奉几筵如事生．少卽失父．既嫁失母．有弟又不幸．因泣曰．吾觀之後．適如此．何以生爲．景亮哀其意．爲偕往護其喪．葬王氏墓之側．歲時祭祀如禮．景亮少以高材博達稱．所與游皆知名士．雅喜賓客．客至趣供具無虛日．又務施予．不計家有無．王氏本饒財．緣此滋耗．夫人移用應辦．至斥賣服珥．未嘗使之乏．景亮得官不

樂出仕宦．端居二十餘年．泰然自遂．夫人實相成之．景亮讀書．時時爲夫人誦說開奇節異行死生之致．必嗟歎感慨．泣數行下．有疑似則曰．某是歟．某非歟．所造與景亮多合．善教諸子．與宗族怡怡如也．晚得末疾．元祐八年四月十五日終于淮陽軍其子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後十六年．景亮亦終于家．以政和元年夏四月己酉合葬于鄆州須城縣北盧泉鄉先塋之原．子男五人．鑑、通直郎．恕、志、樸、複．志早卒．餘舉進士．女五人．長適歙州婺源縣尉崔汝平．次適進士吳勉．餘未嫁．孫男三人．待行役．孫女五人．長嫁承務郎劉錫．老．餘尙幼．銘曰．汶山北原．維洛之旁．隱隱隆隆．宅兆相望．爰有大阡．奠其中唐．茂林邃深．王氏之藏．於昭夫人．德名既光．夫以材稱．子以孝彰．歸哉此竁．可謂不亡．尙利嗣人．俾熾而昌．

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其先眞定人．後徙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父諱恩．事仁宗皇帝于藩邸．擢知永寧軍．陝西鈐轄．母太原王氏．夫人年十九．嫁爲居士慕容君諱宗古之妻．居士曾祖福超以戰功顯于祖宗朝．終成州團練使．子孫多仕宦．獨居士以奉親．不爲進取計．買田汶上．躬治產．勤儉孅嗇．親養以給．夫人爲內助．實預有勞．居士殁．夫人持門戶．纂組自力．爵邈闕．不以貧故少貶．使其子從事學問．二子舉進士．數不利禮部．無以當夫人意．愧感不自安．夫人曰．得失命也．吾固知之．奚感爲．其子乃感服自安．鄉人稱焉．永寧之喪．諸子不克葬．至孫乃謀自汶上歸柩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夫人欲與俱．或曰．年七十四．方窮冬．豈遠行時耶．夫人曰．同氣獨吾一人在．且先親客殯久．今行不從．吾死目不瞑．竟往．力任其事．遂克葬．遇事善區處．必中禮．宗族內外．事無劇易．多諮稟而後決．平居寡嗜好．惟誦佛書．積久數以萬計．諸孫爲錄其數而藏之．晚歲更丁壯．起居飲食如少者．或問知其年高．皆驚．歲在單閼．居士諱日．且齋祭拜哭如儀．已而退就次．氣少劣．家人進藥不受．夜嚮晨趺坐而終．寔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壽七十有七．男弋．次傅．皆前卒．次鍾美．幼未名卒．女嫁劉稟、趙慶之、劇秉、李琳、陳彥先．孫男八人．曾孫女一人．明年三月十五日．葬開封祥符西阮村祖居士塋．鍾美以鄉人文林郎張補之所狀事實．使中表兄張悰請予爲銘．余與居士族子朝奉郎將美游且久．知夫人爲詳．爲之銘曰．桓桓永寧．矯矯成州．俱載顯勞．遺澤以流．有來夫人．居士是同．弗嗜其腴．在約而豐．孰不壽考．終也吉祥．歸哉幽宮．監此銘章．

席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通直郎席君諱延昌之夫人宋城杜氏．慶曆宰相岐國正獻公之曾孫．大理評事諱詵之孫．累贈朝議大夫諱振之子．母曰永嘉縣太君呂氏．自唐杜封邑．支分派別．伯仕周卿．赫食秦宋．建平以德器顯．征南用籌略著．代有台袞．訖我岐國．夫人幼孤．鞠于從祖直祕閣訢．遂巡擇對．年十八歸席氏．遂以令望宜于華族．沃盥授巾．饋食舉案．肅雍之則．中表效之．從夫有秩．例當享封邑．不幸遘積憂之疾．茹未亡之痛．家故爲卿宗．器皿完備．子獨能養．衣帶不解．金龜空濫．稅衣遂復．以政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寢．壽五十有六．男三人．彥回、彥軻、彥雄．其季前卒．女四人．適太原府戶曹參軍杜續、進士王效、上衡．其幼未嫁．拱木已闕．佳哉滕公之城．營宅雖移．善乎鄧人之祔．是歲五月初四日合葬鄆州須城長山之陽．孝嗣感橋梓之

性恢妃岵之悲。請以懿美傳之文翰。定陶任之奇狀其行事。請余爲銘。銘曰。吁嗟夫人。命矣何如。府君是從。安此幽居。

朝散郎李公安人王氏墓誌銘

朝散郎贊皇李公公車之安人王氏。京兆長安人。曾祖夷簡。尚書工部郎中。直祕閣。祖希哲。尚書駕部郎中。父宗愿。尚書虞部郎中。母金華縣君水丘氏。安人性端惠。其親鍾愛之異他子。然初無驕矜色。母呼之必諾。然造前惟謹。或問之。對曰。女當在母側。未聞待屢呼而後至。親族以其幼奇之。及歸李氏。會朝散公將之官。戒昏不踰浹月而行。衆或憂其未能董家事。已而隨事區處。莫有條理。若素習然。門內厭服。終歲如一日。親族聞之。益以爲奇。自是朝散公歷官盡心公家。不以家爲慮。實安人有助云。其事尊嫜尤謹飭。烹飪縫紉。非身爲之不以進。其待族屬。雍睦有禮意。僮御未嘗見其忿厲之色。喜誦佛書。持殺生戒甚嚴。服飾有禽魚諸物象。爲其傷之。皆弗以服。蓋姻黨內外衆多。咸視其舉錯爲法。以恩封崇德縣君。崇寧三年十一月以疾終于襄陽縣官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後朝廷定命婦封邑。視夫人之秩。當爲安人。子男鋼。迪功郎襄慶府峨陽縣主簿。女嫁從政郎成州司戶曹事王珏。孫男仲襄習進士舉。仲褒與一女皆幼。政和二年五月初三日葬東平府東阿縣魚山鄉崇梵原先塋之次。前葬朝散公過同郡劉某而問銘。某不敢以不能辭。乃爲之銘曰。猗安人。嬪茂家。壽則嗇。維德遐。有幽新宮在梵原。誰哭其塋。夫子時哉歸乎。彌永年。（案時字上有闕文今無本可校補。）

夫人閭氏墓誌銘

居士陳君諱孝常之夫人姓閭氏。世爲東平人。祖諱高。太子中舍。父諱大同。母韓氏。夫人年三十歸陳氏。爲居士繼室。維居士世儒者家。以信義著聞。皇考贈祕書監諱希古。仕顯于時。治行尤純厚。景祐間。東平人論家法。以陳氏爲稱首。其後居士不仕。伯兄仕以病免。家孔貧。夫人持己清約。奉養勤。用孝謹知故。不少衰。居士殁。夫人所生一男子。而尚幼。三女子皆前卒。夫人哀疾感厲。益以節自持。撫視諸子孫。曲有恩意。靖不喜游適。屏居寡言笑。雖近親希見其面。誦佛書。雖有故。未嘗釋。崇寧元年八月十二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七。政和二年五月四日葬鄆州須城盧泉鄉之原。合祔居士墓。初祕書公長女適劉氏。是爲我皇祖妣。寔生先丞相。先人早孤。祕書公愛之。齒于諸男。故凡陳氏之葬。先人實銘之。有若居士之潛晦弗曜。得以振耀。今夫人將葬。見委論述。某也曷云敢辭。謹爲之銘曰。猗夫人。嬪茂宗。勵德操。滋壽隆。歿崇阜。合幽宮。彌億年。尚永終。

行狀

處士何君行狀

君諱君平。字少微。世家處州龍泉。曾祖容。祖維。父成。皆不仕。母鮑氏。君少舉進士。不中。然強學不勌。自經史諸家。皆手寫爲編。至老成誦不忘。兼究大義。學者重其勤。年三十餘。即罷不就舉。郊居豫章里。翩翩著作。歐詩以經學授其子。歎曰。未強仕之年。甘心山林。非吾執爲之者。遂不復出。治人事。事五七年。若十年。

以故不得已。乃一至城邑。人高其風。士大夫往候之。道相望。君亦雅善賓客。飲酒無虛日。生事付妻子不問。惟趣供具。雖貧甚。意裕如也。鄉里以是稱君長者。君與人至誠。而中泊然無係。故久人尤親之。雖隱必語人。曰不以藏吾心。燕居寡言笑。有威重。雖妻子莫際其喜怒。出則里中避道。觀之所居。守家人因傳將廣。爲君曰。乃以賓脈之乎。不可由此終居。不敢改。畢或諷君殖生。爲異日計。君曰。我有子。不爲患。何憂異日。蓋君以是終身。焉心無歉然者。已而子登進士上第。迎君之官。鄉里無賢不肖。來賀且祖。君郭門外。留連咨嗟。相與稱善人。曰何君其效也。君以元豐五年五月某日得病。卒于家。享年六十七。娶李氏。子男二人。執中。亳州判官。次執德。女一人。嫁吳時中。是年十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某與君之子游。及識君。鄉人多能道君行事大槩如此。致之不誣。謹論次如右。前亳州教授劉某狀。

田明之行狀

曾祖永。孝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早孤。遊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知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留述古。以處士

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徒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輒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暴。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于書無不關。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乃其素所與。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遊。司馬溫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旦公與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轉旅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獨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郝溪齋畢遊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纚纚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著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宗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要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竟然後歸。呂千乘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明之終不受。通利北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異。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

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昏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于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耶。其許諾居無何其孤自洛抵汝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尹夫人吾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予明之有葭莩之好。宦于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于其來請。謹敍次爵里閥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誄

王升之誄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于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泝搏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嶠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賓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能自營。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面達余狀。遂奄奄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合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丙穴。索橐中金無有。賫尾未卽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劉石治穿。具椽席灰壺諸下里物畢。皆前爲之期。如期而窆。君黃州翰林公之玄孫。寶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爲詩。有思致。非其親至破產。雅不喜爐竈。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窶。待官未及赴。疾亟。壽止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述必著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賦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斯根。隕夏損枯。哀哀若人。亦孔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纖將雛。踵武前修。建旆禮輿。逢辰請明。鬱言馳騁。曦或棍旃。閎所適徂。機心日灰。駿色自拗。名列士版。身佚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爲娛。毓草藝木。睢苑蹊蹊。良朋萃止。肴殽醴觴。退察其私。蓋不宿儲。事肖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臞。休文帶計月有餘。幼安絮巾。常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僝拘。沈痾頓劇。顚倒毉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頹。白日兮西夷。永逝兮昭代。下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窆居。嫠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言。猖狂兮驪驅。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滿玉醴兮淸酤。祝曰君兮不見。惱涕涙兮歔欷。嗚呼哀哉。塞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莫定。臨輀樞而弗逾。遵寧窆于先丘。竊幽憤于窆旗庶無憾于遺訖、君亦不昧夫所如。

祭文

祭蔡致之文

嗚呼哀哉。惟君行己從宦。蔚有模楷。莊重安和。備于衆美。而欲然若不足。事機肯刃。紛其膽斷兮。端殖義以自躬。謂深固之未易拔兮。少償而則折。彼者之不靈兮。將人事之憾也。君之志已乎艾申、顯常僚之能知。文史用而華采不售。色養維謹。宗族稱之。而弱貧以所遺。依然無訾。不忍與物忤。而怨者或瞰其私。緊君宗之不逢兮。又無以善其死。母安季子。妻返外氏兮。女病而無壯子。憺然留柩。魂悄悄而俱往兮。卒

無所止。昔宦守不祥。瀆故者實多。羌改築以卽利兮。意且如善人何。曾迪君以禍福兮。謂善不善者非耶。嗚呼哀哉。君容恍如故兮。音欬欬其未歇。聯車騎銜杯酒之不可再兮。獨安取彼異域。肴寒酒冽。君其勿吐而饗之兮。遂于此乎永訣。

祭韓擇之文

嗚呼。士之逢時。貴植本原。稽其遇合。繫命之存。公抱利器。舉無留難。材譽籍甚。師帥孔論。粵繇眷知。茂對異恩。褒語綢繆。錫馬既蕃。轍自西征。來騎東軒。攬轡駐車。剖劇撥煩。豪猾遠屏。民力用寬。我飲是豐。我褐是完。謂茲趣裝。歸侍禁垣。典領事樞。逸絕騰騫。誰使奄忽。中書徂落。維帝識公。公實自論。誓不徒報。捐軀喪元。遇事感激。前爐險艱。失寢棄食。力竭氣殫。盡瘁以殞。此心如丹。嗚呼哀哉。惟我暨宗。早接世昏。占籍封圻。熟公話言。藹然疾病。枉駕在門。視我砭艾。情義益敦。豈其翼朝。竭爲營魂。客未就車。食不終飧。幼孺號呼。泣血摧肝。吏卒隕涕。閭巷永歎。百身可贖。往叩天閽。我獨被阻。莫撫公棺。肴觴申奠。瞻涕汍瀾。嗚呼哀哉。

祭王彥祖文

惟公德履沈茂。踐揚高華。服休五朝。受祉百歲。名臣之後。風流頓遠。迄公來歸。永有瞻望。斂舍之陽。倏然不弔。奄棄東維。容號左轂。嗚呼哀哉。凡我里社。蒙潤襲芳。異聲同悲。寫此巵酒。嗚呼哀哉。

祭賈止之文

歲在敦牂。識公于鄭。濟其相求。交情以定。周旋契闊。十有六年。每見逾厚。意加于前。晚以季女。歸我猶子。除營菟裘。共此州里。公年長我。雖多嘗更。側聞道要。又我所兄。情均天倫。義兼友益。三日不談。吝本荊棘。間嘗詞言。奈何揖書。維揚老子。同味其腴。祁寒若雨。晤言不廢。欣然忘懷。歲月以逝。公居有林。穿池累開。我肴非腆。觴言肯來。闖然浹日。往叩公戶。胡甚之亟。瞑臥不語。嗚呼哀哉。死生夜旦。有來必還。公歸不迷。夫尙何言。而獨悶䦨。知我益寡。流水高山。誰當聞者。遷骨于鄭。公則不亡。神其下來。歆此一觴。

代祭王左相文

穆穆王公。盛德之輿。世有顯聞。以遺厥聲。曰嘉與商。實相西京。自導至儉。江左底平。惟皐有作。克昌厥輔。擢之不疑。機柄以付。訓齊臣工。新美王度。二紀艱哉。始卒公助。援古殫洽。傳誼雍容。丙吉寬大。胡廣中庸。年高彌劭。道大益沖。古之惇史。舉世是宗。夫豈一名。厥有大節。繁潰危疑。談笑以決。淵渟無波。山立不折。皐哉得公。千百而一。惟皐厭世。御氣上賓。公亦不憖。奄忽收神。幽明異趣。竟爲君臣。公乎知終。實哀斯人。斯人是哀。亦私自嘻。公方通顯。某則疎賤。省戶選郎。宰府除掾。推轂提衡。媒之上薦。退而味公。直道是依。不以勢合。亦不以離。風雨如晦。金石能移。閩人孔多。仕獨見知。方以外使。越在西境。襲間在下。哀悼悲哽。茲厚不賓。遽以俄頃。一訣終天。無復音響。嗚呼哀哉。三台夜坼。一鑑朝亡。宇吏平仲。撫時柳莊。殯帷沈寂。銘旌飛揚。城空鶴去。劍沒龍藏。嗚呼哀哉。想公儀兮儼如故。魂紅神兮今焉處。施則厚兮報無所。臨文辭兮淚零雨。嗚呼哀哉。尙饗。

祭弟法曹文

月日。兄某與弟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我亡弟法曹之靈。我等流于荒裔。纍罹酷罰。零丁孤苦。弟所委悉。六月晦前。得疾雖病。尚能言語。囑某後事。過朔以來。昏悶三日。以及大故。舉家號呼。殞絕相屬。門戶一破。萬事瓦解。頭緒錯迕。無所措手。阿爹旅櫬。別寓新興。阿姊堂殯。未測所向。汝之孀幼。法當歸鄴。豈肯遠汝。易簀之音。訊之有司。謂當葬畢。孀幼呱呱。亦以事訴。萬里跋涉。是歸之死。溫存煖熱。要吾二人。以此誓畢。遂卜近郊。其地丁向。西北鬱然。構爲新宮。百步而遠。又弟三子。長策崇寶。後汝九日。亦復夭化。祔于室隅。同就安厝。嗚呼哀哉。蓋棺之後。人理了足。萬事體歇。尚復何言。汝兄與弟。身任百責。日重一日。誰助我者。此于吾弟能忘懷耶。平時話言。一本禮法。稠吝鄭重。雅所信可。死亦不昧。惟此一念。恒毋淪溺。世間諸緣。自有次第。以吾二人。殷勤辦護。似無足憂。汝目不瞑。豈有戀耶。咄汝往哉。捨此癡愛。窆後三日。肴酒安慰。骨肉皆臨。尚願歆茲

西臺集

畢仲游撰

西臺集目錄

卷一
奏狀二首　劄子二首
卷二
表三十一首
卷三
表三十一首
卷四
議九首
卷五
議九首
卷六
試策一首　策問三首
論二首　序一首

記五首　傳二首
卷七
書三首
卷八
書五首　啓十七首
卷九
啓五十一首　狀十七首
卷十
尺牘七十九首
卷十一
尺牘六十八首
卷十二
祝文二十一首　誌銘三首
卷十三
誌銘七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行狀一首
卷十六
行狀三首
卷十七
祭文二十首
卷十八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七言古詩十六首
卷十九
五言律詩一百十首　五言長律四首
卷二十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五言絶句四首
七言絶句四十八首

臣等謹案西臺集。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任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敘其事迹頗詳。厲鶚宋詩紀事、以爲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尠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以還其舊。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辯。有珠泉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遊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諸人。又皆一時重望。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紹聖中。卒起紹述之說。而軾亦獲罪以去。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足傳乎後而已。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　司經局洗馬臣黃良棟）

西臺集卷一

宋　畢仲游　撰

奏狀

理會科場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猥。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尙詩賦者則指經義爲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于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爲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之亦于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爲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賤。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亦復詩賦。豈特日遠者不足以濟務。而與且近者反宜于世耶。蓋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爲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爲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爲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

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于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爲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閎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爲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爲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爲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爲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于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爲舉子之所亂。尙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爲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爲。何損于經。則既以經術爲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爲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尙。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爲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夫聖人之道。有指乎。有待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卜利祿。則風俗偽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爲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爲。難臣者曰。廢經存而用詩賦。

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走爲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爲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皆[illegible]也。[illegible]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爲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爲者。而題目或出于經。或出于史。或出于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能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能詩賦之後。專治經

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盡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于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盡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則卑。而施于科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于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于爲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盡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于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于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遠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者爲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于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爲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爲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爲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爲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末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于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爲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爲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于易。或出于禮。或出于詩書。或出于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于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于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爲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于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爲詩賦留意。與爲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陋之令狹也。爲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遠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爲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于經義。而稍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皆以爲博士教官。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尚幾得經術之正。而無

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亡蓋傳歧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特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貼黃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愼于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爲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爲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爲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門。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于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詳。以平日舉事愼于更改爲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既爲詩賦策論。而又于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遇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御試策。今于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繼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瑕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爲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爲干祿之具。非眞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糶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即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糶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糶。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

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卻已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災傷合用賑濟。並准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會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既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豫行勸誘有力人戶。豫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爲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准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劄到前項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糴一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豫准備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于夏料。若果是

秋田大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劄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寫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劄人數紐算。計于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糶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給還外。有雲陽、涇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爲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遣內外官倉糴米。并抄劄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糶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糶賣。物價愈更踴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擘畫。遂依七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盡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雖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糶賣與闕食之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糶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糶。即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催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糶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本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責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糴買事理。大段百石物者。不過糶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糶十石物者。不過糶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糶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糶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準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準備。及當時萬數。卽臨時庶免敗事。蓋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準備。月數寫遠。卽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二三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鎮壓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麤消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爲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賣。候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準備。並住罷。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糶過麤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間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糶過四百九十餘石麤色斛斗。其餘多不糶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準備之數。卽更不曾糶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末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勸逐保耆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自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卻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擘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亦將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存。亦無一人驚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糶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爲諸縣市色。間廣行開諭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鄰吏等待。遞勸高價。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糶物。兼市上自有麤色斛斗。可以糴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無驚劫。于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糶及一分以來。非勸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作坐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略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微巡于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爲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併檢驗救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主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西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爲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姦盜屏息。輦轂之治。不爲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爲出處。但以臣術業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靦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甘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傾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于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爲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皆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

西臺集卷二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大祇而昭格。因崇顯號。益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踊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奧。推己化源。治必鑒于古初。功坐成于制作。旣已父天而報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卽肇禋之吉壤。逮玆申祀。還觀上儀。傃泰一以躬行。體汾脽而祇事。縟文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于徽稱。示益昭于盛節。紹復百王之上。垂爲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釐享答。可得而禮。旣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于厚載。

謝賜厤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厤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歲年而序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令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深。輔相裁成。謹始建官。職猶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綱條。動古迎日之文。仰答後天之訓。

賀冊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表坤元。由順承于天體。禮尊正嫡。蓋統治于宮闈。已嚴七廟之尊。下爲萬世之嗣。虞舜以興于嬀汭。周文以御于邦家。允屬昌期。誕開懿冊。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道翊神孫。履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閥。作合聖明。靡私戚里之親。大正家人之正。如玆詳擇。兼示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函夏之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邊藩。無任。

河南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濫檢儀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請。衆知補外之優。瞭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難。長亦無成。秖緣門戶之久衰。粗欲箕裘之不絕。學游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如將箋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際會。得預掄揚。顧事效之蔑聞。而禍艱之已于。居廬待盡。伏塚纏哀。隙駟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駑強起。始絕望于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稚[illegible]詞之及。更階刺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邇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疏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覩其孤苦。亦將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徧詢謠俗。毋戒峻文之受杆。庶幾惠澤之究宣。陟屺摧心。瞻匠遠覩之麻。亦惟遇事。徇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侑臺郎。出將使指。號爲棐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吏。知孱愚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倥蒙。飭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賓延。繼緣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髮退衰而私累亦衆。文辭粗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于官常。敢意過叨于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跡無意于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刺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愼守綱條。益思策勵。豈惟犴獄。俾無侵枉之冤。凡是簡書。當體哀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位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拙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官爲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蓋出僥逾。抱槧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當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塡于犴獄。推埋屢起于寇攘。必兼有于吏能。始可當于使指。顧身微而易補。偶人乏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覲能。明于因任。謂臣嘗爲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玆委付。令盡拙勤。謹當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廣好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吏自殫于夙夜。期有補于涓埃。

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始罹黜陟。積日爲勞。虛叨敍進。授能匪稱。省己增慚。伏念臣學不究于本原。仕止承于家世。齷齪

而從政。亦選遊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于册府。時欲重外。而臣頻假于使軺。庶自激昂。視功名而寖遠。護無施設。曾歲月之足論。未即譴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秩以在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比明。乾坤為施。謂考績、唐虞之大法。而資格、祖宗之至公。雖云不以才稱。蓋以歷承人乏。故茲假寵。更畀微勞。臣敢不祇守邦刑。俯求民瘼。務以行于寬詔。冀終遠于嚴刑。

耀州謝到任表

久將使指。全乏吏材。薦拜恩除。獲當郡寄。僥逃未免。感惕交深。伏念臣識用非長。藝文無取。品與材而俱下。迹如操以常孤。止期循守于官資。何意謬更于任使。三移刺部。六換年華。既積效之蔑聞。第簡書而是畏。敢圖善貸。賜以曲成。俾外領于麾符。實內承于風化。不違本道。幸粗諳其物情。況得近民。可悉心于條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兩覆。如日照臨。深拊黎情。察知疎遠。謂簿領沈迷之滋久。雖無補于公家。而疾病陳請之在前。似俯從其私欲。比蒙易地。均號善邦。非徒祿食免于飢寒。亦有民社可以施設。循頂至踵。出自生成。剖心析肝。知難報稱。誓更殫于縣力。庶仰答于鴻私。

耀州謝免勘表

准同州推勘所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備坐到敕命。為先取勘本州將去年因災傷、勸誘鄉郭人戶、過數承認減價出糶斛斗不當事。奉聖旨耀州及逐縣官干繫人吏。特與免勘者。居官不職。宜在譴訶。宥罪以仁。實由函覆。恩私橫及。感涕無從。伏念臣性識本凡。器能又淺。徒緣干祿。粗學治民。久預簪裳。濫分符竹。恩究宜于惠澤。惟恪奉于詔條。濟以小心。覬無大過。適屬亢陽為戾。衆食頗艱。既防流徙之寖多。又慮寇攘之間作。力無不及。慨未厭于民情。事已過中。實自干于吏議。方俟至公之典。遽蒙善貸之慈。凡厥奉行。與諸漕及。似矜本末。並賜保全。由天鑒之孔昭。至官刑之幸免。隕身奚報。銘骨殊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包荒。大明旁燭。參二儀而博施。撫萬國以和來。雖云州縣之所行。如在闕廷而必察。特茲申命。以示原情。臣敢不益勵操修。動遵防檢。當官陳力。戒吏道之偷安。遇事捐軀。體公朝之使過。

鄭州謝到任表

恩許長民。地明輔郡。本由起廢。更此僥榮。褒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受材至薄。稟數亦奇。自誤使令。常虞顛躓。試言入館。偶隨沈雋以同升。奉使為郎。屢以養痾而丐免。比忝方州之任。輒祈宮觀之除。蠲官序之闌珊。尚要權之睥睨。縱跡薦書之所出。究窮給札之云何。培土自封。幾戶庭之不出。燎原方熾。下石以奚分。終賴上恩。止遷吏選。禍清流而永隔。幸故步之不愆。尉容聖之翼承。仰王明之洞照。忠讒素辨。黜陟方行。夫何一介之賤微。亦預衆人之遺用。委之劇部。既漸復于官資。易以藩方。示更加于器使。矧如鄭圃。尤近國郊。素多能吏之所為。或俟耆臣之均逸。豈謂無似。而之可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如離日之正中。德合昊天而憫下。幽隱皆燭。細大不遺。似矜去國之際。因假陪京之便。臣敢不親諭教條。纖悉之意。少指道路將迎之勞。俾民知厚下之仁。而官無留事之嘆。新經大牧。期休養于公私。益務小心。更祇勤于夙夜。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分符京右。方護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惕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既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顧以廢閒而為幸。比蒙遣用。已載生成。未遑宣布于上恩。乃復明移于劇部。仍遷將漕。稍畀事權。雖知從使之可榮。大懼譾材之速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洽務于遠圖。器不遺于近用。許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繁。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祇赴于會期。以圖報上。務愛養其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淮南運使到任謝表

中塗列局。再忝清曹。外計選能。仍分劇部。亟由簡拔。伏積兢慙。伏念臣委瑣微材。迂疎末學。名卑不振。性拙多艱。偶遭際于盛時。容保全于儒品。近者分符京右。假節山東。繼被詔除。復廁郎選。食玉炊桂。豈專空乏之憂。治藥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容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遙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于私計而尚完。仰服恩榮。交深忭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迭居于內外。均為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畫之方。饋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謝奉復監嵩山中嶽廟表

伏奉敕命。特差監西京嵩山中嶽廟者。公議難逃。方縻于罪籍。上恩起廢。復齒于仕途。既假神祠。還叨祿廩。寬矜所逮。曲貸無從。伏念臣識暗近慮。才微易竭。曩因際會。濫預招延。彌部行而弗思。蹈迷途而忘返。雖更非任。泛無所稱。致被惡名。實由自取。翼連族累。盡絕搢紳。儻非如地以并容。豈特居家而坐廢。殺身許國。恨無路而灰心。擢髮杜門。期困窮以沒齒。豈謂王明洞照。聖度崇寬。許歷既往之愆。大啟自新之路。因期歲月。俾復官資。示以科條。例霑祿食。是謂更生之異恩。不同牽叙之常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博臨。仁深溥洽。謂嘗在典刑之內。雖曰罪人。而凡居覆載之間。莫非赤子。爰從廢放。當有哀矜。遂至生成。實踰分願。臣敢不勤思刻勵。更慎持操。深悼前非。覬完晚節。息黥補劓。幸解網之親逢。剖心析肝。恨捐軀之無所。

謝除宮觀表

伏奉敕命。差臣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外路州軍任便居住。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許還吏選。既已逃刑。就假真祠。更容擇地。恩深曲被。感極難陳。伏念臣生則頑冥。長而艱苦。雖久從于吏道。略無見于事功。學嘗負于初心。病復纏于晚歲。是以七持使節。殊乏建明。三領州符。僅知黽勉。名卑不振。跡久彌孤。嘗丐外臺。亦祈閒局。所幸廩稍之不絕。庶幾溝壑之未填。敢意天慈洞知人欲。特從私便。例獲詔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并包。仁深惻隱。謂入朝自棄。既從寬貸之科。而制祿有差。俾免饑寒之患。似憐痕累。故有惻矜。臣敢不克己思愆。捫心自訟。食不以事。雖有媿于生成。身或可捐。誓更圖于報効。

謝提舉崇福宮表

嶽祠假領。已蒙起廢之恩。琳館就遷。更荷曲成之賜。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臣頃以戇愚。謬叨任使。由寢聽于操行。致自觸于憲章。如天地之有雷霆。刑雖不用。而父母之譴子弟。愛在其中。過雖顯而猶矜。祿宜收而不絕。逮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餘廩之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于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懲。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窮居而竊祿。拜恩郡室。更叨改命以示邊。撫己兢慙。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觸。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污。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飢寒而顛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溥博。軫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衞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靦。伏念臣器能淺陋。術學迂疏。仰膺簡注之隆。進備鈞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茲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顧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爲難。既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夙更患難之多。已絕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曾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于官曹。但栖遲于祿食。懼不勝其倦惰。常欲丐于清閑。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監持于綱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爲執法之公。未知報補之如何。先竊尊榮之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斂雖省。而大爲之法未立。尚賢愚之並進。或毀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語默之方。咸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媿于昔人。作而行之。庶少裨于能事。

代鄭相辭免明堂加恩表

路寢奉祠。肇修禋典。端闈孚號。慶、洽群生。雖慶錫之已行。揆庸庸之曠稱。伏念臣技能罷遠。功效無聞。謬叨聖知。入備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觀祀事之嚴。籩豆靜嘉。昭事天地。工祝致告。肸蠁祖宗。陟降惟勤。實恭昌濟。比告成于大禮。乃均福于群生。敢意具臣。亦沾宏典。勳加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任于有道。每沾君賜之豐。而費以無名。大懼邦條之紊。伏望皇帝陛下。垂矜分守。考循彝章。乃異數之殊

加。存至公之可廢。收還新命。使即舊聯。詎敢飾詞。是爲誠請。

上樞府上太皇太后表

禮成忠祀。福兆群生。均大澤以旁流。又具僚而沾洽。敢緣非據。冒賞所開。伏念臣操行尋常。技能單寡。祇由帝眷。入預繁機。更常明盛之朝。獲覩闊希之典。合宮親饗。群后駿奔。遂隆尊配之嚴。以篤順成之祐。顧參近列。獲相多儀。庖祝有官。莫代煩勞之任。籩豆在列。弟修陟降之容。及奉湛恩。首叨疏爵。封租並進。勳邑兼隆。顧分願之難逾。況官箴之具在。苟茲幸賞。實懼匪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亮顯勤。務裁施予。雖一人有慶。徧區宇以蒙休。而爲福攸同。本皇心之能饗。難令具位。多取寵名。特止恩綸。俾遑安處。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三表

禮常從變。雖誠請之屢聞。哀已過中。尚恩命之未賜。義雖獨掩。道本至公。敢泣血以繼陳。庶察言而幸聽。伏惟皇帝陛下。初嗣曆服。致養已勤。及奉晨昏。承顏怡愉。憂勞同底。治化方隆。而大行太皇太后驟不留慈闈。遽掩所以哀摧自勉。祇命無聞。慮便坐之深嚴。辭外廷之懇迫。然而祖宗至重。邦務實繁。非威斷無以堅群情。非孚號無以宣上德。既動關于利害。當節適于情文。臣等奉職方虔。愛君敢怠。苟以瀆尊而遂默。則于守義以難安。而此叩閽。期于賜可。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四表

拜章伏閤。顧稟命以無從。傾耳造廷。俟俞音而尚閟。深懼萬幾之曠。敢辭累牘之煩。臣聞三代而上。各爲通喪。兩漢以來。自存彝制。蓋任大而守重。亦勢異而事殊。故高宗不言。道猶隆于淵默。而孝文易月。禮已就于權宜。爰及本朝。益遵成憲。雖追終有三年之久。而聽朝于浹日之間。允合先猷。方爲達孝。伏望皇帝陛下。仰稽列聖。俯覽群黎。奉文母之遺言。憫廷臣之血懇。少寬哀毀。自攬權綱。則庶政之繁。可日遷于容斷。一言之發。足坐致于時雍。實無累于孝思。況不廢于治體。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五表

詞情欲竭。啓處靡遑。尚闕閶闔。罔知所措。期終回于淵聽。當更瀝于危悰。臣聞王者之孝。異于閭門。臣子之悲。無乎命令。哀慕未平。則雖由于聖性。淵默自處。則孰紹于事功。況遺訓之丁寧。加舊章之明備。儻不恭臨而總攬。則將弛玩而浸隳。伏望皇帝陛下。祇協大猷。俯勉中制。念基緒相承之正。體古今順變之常。損翼室之至哀。幸齋居而處決。則在明臣和。將治化之可成。雷動風行。符邇遐之至願。

代人謝復直集賢院表

伏奉敕命。特授臣朝散大夫直集賢院。仍加上護軍。差遣賜如故者。承流居外。荷貴命之寬優。渙汗從中。拜恩榮之纍至。省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學不知方。顓惟守拙。偶緣家世。自託公朝。上誤知。屢更須使。入綴從官之末。出分使指之華。四典方州。兩居言責。皆爲要任。殊乏善聲。每投刺以下遷。輒賜環而復用。向冒千城之寄。猥分符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綏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投閒于善地。能遂內徙。媿髀肉之復生。臨曳何安。徒齒牙之自訟。敢期容養。勝俟終更。因宗祀之慶成。易

官名而復職.朝家新制.遽明等級之榮.書館舊遊.再竊淸華之選.仍加勳號.盡出鴻私.特示優遷.非徒起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illegible]獲.秉道建中.廓全圖以博臨.憲先民而致治.謂臣簪紳之後.雖屢試以無成.憫臣齒髮未衰.俾回心而自劾.致茲寵奬.下及孱孤.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居官弗懈.庶無門戶之羞.論報何階.猶有簿書之責.誓同犬馬.更效涓塵.

代人謝覃恩轉官表

文明繼御.方濟愷悌之誠.聖澤下覃.遍被褒崇之典.揣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才不逮人.器非適用.偶緣樸學.獲仕先朝.早服官箴.雖有遭時之幸.晚階禁闥.止由積日之勞.逢神聖之嗣興.實天人之嘉會.雲龍在望.慶千載之親逢.雨露既行.不崇朝而徧被.豈止逃于譴域.更叙進于文階.兼冒勳官.仍加眞食.欲辭不獲.既受而慙.俯傴僂遑.寵驚交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繼照.峻德惟新.憲天道以博臨.俾物生之茂遂.謂雖忝竊.猶不遐遺.從此便蕃.豈圖感戴.仕非爲己.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生.將捐軀而不顧.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聖澤旁流.均被生成之力.寵光下逮.更明等級之榮.進勳邑以兼隆.銘肺肝而增愧.伏念臣受才非敏.臨事不強.徒以樸忠.切于許國.而遭逢先帝.更踐累年.引自外臺.久叨大官之廩.重加新命.許陪計要之繁.憮此僥逾.未知補報.敢圖亨會.曾冒常階.衍食增封.兼勳加等.雖洪恩之溥博.要在無偏.而異數之沓來.莫非虛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體道.厚德應期.迪初政之淸明.澍鴻私而浹洽.生民有賴.茲鼓舞以同時.國事無難.當糜捐于異日.

代人謝恩命表

寵數未安.恩章復至.不圖衰晚.併此僥逾.伏念臣曲以妄庸.常叨寄任.蹈危機而不悟.罹罪咎以至深.永分棄捐.敢期收用.而屬重離繼照.大號惟新.赦餙殘年.蕩除餘釁.輒隨勳舊.屢玷寵榮.雖壯志之已銷.在榮途而未絕.參華左省.方陪衆雋之遊.方職中臺.遽濫二卿之選.豈特心慚于弗稱.更虞力薄而難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至明.與天合德.深念品流之衆.察知銓綜之繁.猥以要權.加于朽質.雖決煩去式.本非應物之才.而奉法居官.乃是平生之志.以茲圖報.何啻涓埃.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侍臣在列.方旅進以偷安.省賦至繁.輒就遷而爲寵.理雖可避.命不獲辭.伏念臣早遇明時.得偕膴仕.中投散地.蓋出寬恩.白復官聯.屢更器使.出懷章紱.方爲近郎之遊.歸典圖書.如陟道山之峻.濟蒙識拔.使貳禁嚴.非惟自外而處中.仍以違閒而就劇.時惟內省.已可深慙.豈意纔玷近班.復叨要任.但荷恩榮之至此.莫知義理之如何.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治急賢.推仁念舊.思濟當今之務.力躋上古之隆.誤記衰殘.使居顯近.人材序進.但循資格以爲常.吏道多歧.幸有詔條之可守.冀逃罪悔.少副憂勤.

代人謝恩命表

異恩.躐等.顧物論以難安.成命必行.愧己材之弗稱.莫遂固辭之請.終懷纂得之慙.蓋聞制祿以御羣臣

之榮.亦得以進天下之善.才大者其祿厚.德高者其爵尊.凡號上官.蓋爲公器.矧如右府.是爲要塗.必論其才德.可以仰承.則簡以資歷.不爲虛受.朝廷所慎.今昔攸同.如臣至愚.臨事無識.初以簡書而從政.繼由門第以進身.大道在前.輒自生於荊棘.半塗知返.慨漸迫于桑榆.其在深嚴.已云不次.入陪宥密.更出非常.竊稽仁祖之任賢.逮至先臣之居位.猶須黽勉.可副詢謀.何意妄庸.亦茲遭遇.風雲千載.適當聖政之新.門戶百年.遂忝世官之美.觸然既就.惕若難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愼德在初.使人以器.深念事機之重.試承勳閥之餘.度越衆官.使登要任.本無雄略.可希不世之功.惟有小心.少濟當今之務.庶全終始.仰謝生成.

代人謝復職表

祠宮假顯.荷譴命之寬優.內閣聯華.拜恩榮之驟至.名爲甄叙.實出僥逾.伏念臣學不知方.仕惟守拙.爰從壯歲.即曰遭時.本由門戶以在官.所賴朝廷之宥世.雖冥行履險.屢至顛隮.而扇物推仁.每蒙起廢.比膺寬憲.本合終身.屬神寶之肇新.順天休而澤及.特湔痕累.俾復寵名.幸如骨而肉生.感由心而涕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爲大.體道建中.既覃雨露之私.尤憫公卿之後.致殊恩之下被.雖舊物而如新.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衣冠在列.戒重玷于淸流.冰蘖爲心.期永逃于譴域.

代人謝進職表

需章自列.拱俟命音.溫檢俄頒.莫收汗令.遂拜嘉而爲寵.顧虛受以多慚.伏念臣學每謝于通儒.務不明于當世.遭逢累聖.遂至大官.辛苦一生.曾無小補.比持衡而處內.尤負乘以貽譏.上賴保全.例均榮秩.猶玷撫民之重任.仍叨祕殿之淸資.敢謂逾年.更茲進職.乃臣鄰之殊遇.豈已分以難安.瀝懇露章.留恩俟旨.庶矜憐于遲暮.俾安厝于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并容.深仁善貸.謂嘗際風雲之會.而今爲碧履之餘.稍屈至公.示存大體.下詢詞而申飭.喩恩命之已成.固難一二而陳.況避再三之瀆.遂膺渙渥.恍如雨露之時行.瞽磬夙宵.少答乾坤之博施.

西臺集卷三

表

代范忠宣謝除給事中表

蘭臺典領。已踰分以爲譏。瑣闥深嚴。更冒恩于不次。牢辭靡獲。卽寵何安。伏念臣學匪多聞。器惟近用。讀書干祿。雖並進于諸生。任職居官。且無裨于大體。竊分憂寄。自抵譴尤。賴先帝之深仁。許更生于盛世。既獲安身之地。因無沒齒之言。屬日月之繼明。與乾坤而等施。起從廢放。疊預甄收。策府優游。極儒林之盛選。經闈陟降。迺臣子之至榮。況未歷于歲時。更驟升于侍從。職繁且要。心感而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樂在得人。急于圖治。謂低徊而多難。亦樸樕而無他。併示殊私。更觀晚節。敢不勉疏蒙滯。祗勵特操。雖險阻之害更。務激昂而自信。仕非爲己。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身。將捐軀而不顧。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還朝甚邇。忝職過優。寵至心驚。恩雖力劾。莫避已成之命。深懷非據之慙。伏念臣識慮顓愚。藝文膚淺。早丁昌運。自齒公朝。隨事獻言。既無關于得失。臨民布政。翻自速于譴訶。向非曲貸其餘生。安得已衰而復用。圖書甚祕。參廣內之雋游。經訓在前。侍光華之正坐。況屬右文之代。而聯左省之官。榮幸併來。心顏增怍。直度阻越。豈特僥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道示儀。坤元職載。蓋欲新民之耳目。故遺舊物于朝

廷。冀其既往之愆。責以後來之效。非徒衰晚。曲被便蕃。對不以時。嘗雅闕于典故。事知未正。敢陰觀于愆違。

代范忠宣謝給事中兼侍講表

瑣闥要官。經帷異選。自維衰晚。猥玷清班。既辭命以靡從。遂冒恩而居次。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闊疎。祗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並進。屢更煩使。寖陟清途。志敢期于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謗譽不免。寵已繼來。知無後效之可圖。每媿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離委照。麗澤旁流。方悉力于乘邊。敢萌心于處內。既升要近。復賜召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舊遊如夢。更叨夕拜之榮。俾入講于金華。遂常親于玉色。其爲幸會。遠絕等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纘正朝廷之大體。遹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爲急。如臣不肖。被眷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時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除獎。內維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願有赤心。尚惓惓而思奮。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去國彌年。方載臨于西壘。還朝不日。遂升隸于東臺。仍參帝幄之游。以待聖謨之及。將何上稱。第有中慙。伏念臣少乏異才。長惟拙守。在官論事。既無經遠之謀。爲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逮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于鼓舞之中。而被甄收之渥。黃扉嚴近。遽使叨居。黼坐燕閒。獲從勸講。材資甚薄。職守過優。豈聖代之乏人。乃公朝之念舊。懇辭弗獲。際會可知。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淵懿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爲心。致使衰遲。亦蒙甄拔。敢不益思官守。屏去身謀。務習內外之情。少發聖賢之蘊。爲儒已老。雖非濟用之才。善政日新。姑盡可陳之力。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謝同知樞密院表

渙汗難收。忱辭遂格。偶以衣冠之後。得陪帷幄之謀。循念庸虛。大虞隕越。伏以右樞之府。雖匪古官。本朝以來。乃爲重任。出納萬務。陪國論之機宜。經畫四夷。繫邊民之舒慘。必智足以周事之變。德足以厭人之心。然後上無憂顧之勞。上有乂安之俗。因時得位。雖可望于功名。以道觀能。固不務其虛言。如臣者。早逢亨運。偶陟榮塗。幹蠱私家。雖未忘于先訓。服勞王事。且無異于常人。而自大政清明。衆賢登用。亦從孤遠。歷品寵遷。嘗欲自陳。莫避三鈴之要。恩私洊降。遂陪二府之聯。席籠未安。拜恩尤異。既榮且駭。因駭而慙。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德涵敷。陰功協濟。不冒幅員之內。不遺房闥之間。欲答于前人。故延及其後世。敢不祗念祖宗之成憲。更參今昔之常情。祈以聖謨。施于國事。庶無大謬。以答鴻私。

代范忠宣辭樞密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隕越。敢謂重位。輕畀具臣。竊以任官之難。莫如樞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論者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雖深知。才難重任。自諳機要。久乏勞能。動迷樞會之方。多失事機

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鄙俗不和。寇賊間發。論思陪于帷幄。智惟昧于籌畫。方思引分以投閑。何意謬恩之躐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于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冒昧。必至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致于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糟粕。已玷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內生。可懼民言之未厭。特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造廷。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觀德。庶幾善化之成。言出肺肝。期于得請。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憂至。豈待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認于難安。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蓋庶官而分職。則始于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爲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爲。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許陪幾政之繁。身已涉于再期。事蔑聞于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蓋賴先臣之澤。倘因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須時。敢謂旁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遂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慙。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王師之衆。尙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于造次。收還時柄。更授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與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辭第二表

懇誠切至。聽聰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遜。竊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稱。蕭曹賢也。第聞淸淨之風。房杜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苟匪命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旣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于後王。方今中外晏安。賢能輩出。況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疏。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積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弛。正慚進越以居前。未蒙賜玦之仁。更處持衡之重。夙宵內省。震悸交興。伏望皇帝陛下。致愼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興邦。如臣至愚。苟黜幽之未至。于時無補。尙假借以爲多。惻愊之私。徬徨以俟。

代辭第三表

重寄難任。可勝虞于顚覆。恩言未許。蓋不盡于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扆。竊以眷求碩輔。師長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爲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乘邊。召令處內。幾有九遷之峻。仍叨三接之勤。身則其榮。事將奚補。矧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于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顧如疵賤。難爾僥逾。廊廟論功。雖匪沾沾之易。斗筲在位。定爲齪齪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大啓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用。保祐盛世。自應嵩嶽之生賢。數求逸民。宜有傅巖之肖象。還其前命。復以故棲。則臣雖被譴而無譏。有以自知而爲解。顧殫危懇。卜

俟俞音。

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庸事極。已出遭時之幸。進聯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顚。戒虛名之易得。覬謬恩之可復。昏昧死以隳隕。及奉訓詞。乃龜并介。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旣超逾。惟知震懼。伏念臣行乖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特明于言責。裕陵善貸。復寘于刑誅。逮初政之淸明。方乘邊而執掌。不圖白首。謬簡淸衷。就假龍名。纔歲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逮此二年。遂尸相事。仍自中樞之列。超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新國。陪敦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爲。悼風化之未洽。思太平之可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旣無見于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處朴學。終累國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固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旣。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爰遭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致愼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幾。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循致于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慚下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開關。竟靡二柄。尤念煩言之必至。敢懷要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啓侯社之故封。益爰田之眞食。儒章避命。伏省還恩。終渙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論分願。殊極憂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爲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誤以象賢。叢茲注意。聖謨在上。敢愛力于明時。免策未加。更悉心于大體。庶無稗政。以累後人。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侍祠太寢。方成嚴配之隆。享號公朝。首濫襃升之渥。事雖循舊。分實難安。伏念臣力弱才微。志迂質朽。徒遭累聖。獲厠近司。無報事機。更尸政柄。陰陽或悖。而未明燮和之理。苗頑可格。而不知鎭撫之方。雖勉盡于孤忠。但奉行于成憲。而屬昌稱宗祀。致合上儀。祇戒精專。肅雍永享。內受百神之職。外來四海之恭。及盤事之告成。在臣力而何有。敢圖睿睠。曲霈鴻私。增修爰田。重加眞賦。揆其禮則。不越典章之舊。語其勞則僅如陟降之儀。乃分之常。奚功可錄。實虞非據。自揣無名。伏望皇帝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厥誠之可憫。鑒所說之由衷。追寢徽章。俾安分守。則兩宮在御。知渙汗之無私。百執造廷。庶强顏而安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旨聞。俞音尙閟。義可辭而難止。心得請以爲安。敢瀆高明。再殫悃愊。竊以祭而惠下。雖出至恩。賞不以能。即干公議。臣位居衡輔。職總官師。乏嘉猷以濟事之艱難。無雅望以重人之觀聽。尙更貪以襃賜。將下啓于紛紜。非止累身。固當體國。惟茲毖祀。厥有常勞。上則由大孝以感通。下則以羣公之顯相。用能致禧。昭格殊休。謬典領于攸司。實支離而任事。率免譴訶之及。敢期褒錫之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燾

以至明。矜其小節。雖加地進律。爲臣子之至榮。而褒德顯功。亦聖王之重事。顧輟已行之命。俾無妄予之譏。則遂成蕩蕩之公朝。豈忤取區區之私義。

代范忠宣謝明堂加恩表

瀝懇露章。留恩伏旨。賦訓詞之中飭。知汗令之難回。竟起拜嘉。永慙虛授。伏念臣學非自得。道亦晚聞。正以遭逢。歷于近要。及茲晚節。遂領繁機。職雖冠于代工。事未忘于補過。幸遇皇帝陛下。靈承寶煦。祇述燕謀。述嘉祐之明禋。復總章之並配。禮文既稱。孝感遂通。款瓦宇以薦誠。包圓壇而兼饗。比膺介福。首擢近司。第其夙夜之勞。益以陪敘之賦。恩逾望表。愧溢情涯。祭澤方行。始懷支離而弗稱。命書既下。猶知遜避之當然。徒聲所聞。卒云不獲。寵數交至。俯傴蹐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德勵天。推仁及物。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欲衆人之皆享。故令昇昧。首被寵優。敢不見義則從。惟忠是力。務獲公家之利。敢懷私室之安。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渙然出綍。既成命之難稽。惕若負芒。知上恩之已過。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本乏異能。早尸榮祿。羈入陪于帷幄。更冒進于機衡。名隨器以兼尊。任與憂而俱重。未聞一得。可報萬分。昨者攷古定儀。酌今崇饗。奉一純而致告。備萬物以綏成。適以官聯。得專使範。幸多儀之親覩。在嘉祀以奚功。豈謂太皇太后陛下。以道博臨。因天既施。謂聖能享帝。雖所出之由中。而福降自天。蓋可均而及下。反類功疑之重。深慙邑入之多。徒冒證以固辭。卒叨榮而兼處。誓罄夙宵之力。別酬覆幬之仁。

代范忠宣謝加恩表

肅事告成。洪恩下霈。曲頒寵數。延及具僚。遜避莫容。兢榮交集。伏念臣生惟拙守。學匪通方。向以遭逢。遂忝鼎司之重。及均出處。猶紆袞繡之華。屬大享之虔恭。煥多儀而明備。神靈燕格。天地既臨。第聞諸福之沓來。方誦孝思之所感。而明綸忽降。恩紀增隆。顧非執事之勞。而冒加田之賞。大踰分願。徒益震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睿明。矜其憊羸。罷持衡當軸。昔雖積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蓋示朝廷之大體。誓勤夙夜。少効涓埃。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祀典交修。蓋由衷而致饗。恩章下逮。雖處外而不遺。名有故常。寔爲榮遇。竊以祭而惠下。厥有常經。賞必酬勞。則爲公器。而臣頃緣際會。皆處近司。逮此保全。猶叨郡寄。方承流而自勉。愧不事之有成。皆微夙夜之勤。亦預使蕃之寵。爰田增侈。眞食有加。想煇翟以知慚。顧絲綸之已辱。茲明成命。第誤臣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其輔政。曾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與衆人而偕享。期永堅于晚節。庶少答于鴻私。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備罄懇款。冀曰報聞。尚有忱辭。期于必達。大懼悔尤之至。非徒冒昧之慙。蓋聞自昔先王。因時禋祀。三代

而上。昇煇翟以示恩。兩漢以來。及郊禋而霈賜。惟本朝之有作。比振古以增隆。凡備物以親祠。則敷天而均慶。蓋欲奉承神貺。祓飾治功。而臣能薄位高。才微祿厚。介于坐論。莫紆宵旰之勤。責以具瞻。豈有儀刑之美。比進陪大禮亨。乃專總于使聯。付匪任能。已蒙善貸。豈可更叨恩典。多取戶封。掩澤物之殊私。爲持衡之假寵。但由沿襲。實重僥踰。伏望皇帝陛下。深軫淵衷。勉回鴻造。念茲申命。雖已出而如綸。收以待功。則無譏于反汗。庶幾疲苶。可盡糜捐。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不事織成。純禧方洽。特均寵數。先被宰司。顧居位以無能。敢冒恩而招悔。伏念臣器惟適用之小。才乏兼人之長。出入四朝。曾無一善。周旋二府。謬列三階。雖茲大饗之虔恭。蓋亦備員而上下。典章明著。多士肅祗。物有司存。禮惟斯稱。至于被天地之貺。格神靈之歆。由聖德之無爲。亦孝思之所感。如臣匪敏。惟戾是逃。幸不至于顚躋。敢上煩于寵獎。而明綸忽降。恩典過隆。曾無告后之猷。而預加田之賞。大逾分願。尤累聖知。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軫睿慈。曲矜拙守。謂持衡當軸。既實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豈虛名之可受。俾還廷號。免忝邦彝。

代范忠宣坤成節進功德表

天正紀候。方膺來福之祥。坤載儲靈。適協誕生之慶。合朝儀而胥抃。流宮壺以騰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懿德內融。陰功默運。輔先朝而允治。翼聖嗣以成能。加美王猷。坐隆母道。星纏勞躔。動軒陛以增華。月步流暉。以昭宸而合徽音允塞。景算延洪。恩洽諸臣。禮行中禁。臣久叨、榮祿。今遇休期。迹雖廁于近聯。詞實慙于善頌。獻誠激切。倍萬常倫。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位正母儀。慶流帝則。爰臨誕日。冒薦私誠。繙鹿苑之秘文。集鷲峯之淨侶。恭憑妙果。申祝福祥。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功翊基圖。道光房闥。濬源有自。資佛力以彌深。植福無疆。昇壽祺而不既。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坤儀博厚。式當誕慶之辰。聖主流傳。夙契眞如之理。爰憑妙果。式禱至慈。繙海藏之秘詮。發潮音之梵唱。伏願太皇太后陛下。虔資佛力。丕錫壽齡。太姒徽音。益光昭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蘭秋啓序。方逾佾定之元。沙麓開祥。適協誕生之慶。敢伸善頌。妙結勝緣。演清梵于魚山。繙祕文于鹿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道惇房闥。功冒坤輿。母儀三朝。子來萬國。對上靈之純錫。翼嗣聖于丕平。爰丁[illegible]耆之長。敢祈延洪之祝。伏望比明佛日。等固金輪。太姒徽音。益光明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中者朝[illegible]。雖用干戈。克敵雄才。自還里閈。豈特疆場之効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隅。治形四海。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云不殺。矧羌夷之不靖。本小醜之易除。姑非得已而用兵。終則招攜之

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問。邊陲安堵而自如。情狀奚殫。欲誠屢至。遂聞革面。相與嚮風。既內屬于威靈。遂盡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是生還。率常死徙。度澤伐木。不煩充國之謀。謁廟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覆。盛德惟新。小兩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眷惟士伍。偶隔聲名。提譯在塗。既奉君臣之義。裳衣改袵。復從父母之邦。邊候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旬之格。是爲千載之逢。臣叨預政機。親聞容算。比分憂寄。獲覩成功。再拜奉觴。雖阻褫庭之列。大書作策。永爲宋史之光。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代范忠宣謝賜姊萬年縣君冠帔表

恩在令中。方灑肺肝之請。寵由意外。遂沾手足之私。雖加美于一身。實增光于兩族。叨榮爲幸。報賜何階。竊惟賦人臣以事。而念及其前人。憫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世。求之在昔。已曰稀逢。而況事非出于故常。澤遍加于內外。實爲殊過。蓋異汎恩。惟是女兄。蘋然嫠婦。佩紉卹事。早悲託體之同。帷緯在庭。未被及身之寵。私誠仰達。聰聽下臨。特頒冠帔之華。不易衣裳之令。恩由中出。榮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與人同。聖由天縱。親奉神宗之遺澤。緬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申惟華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惟是孤臣。將何報國。拜天子之命。幾顛倒于衣裳。比大夫之妻。更增華于車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睿慈下逮。靡從改授。曲示匪頒。顧同產之遺逢。見異恩而特逮。伏念臣早緣中教。簪服榮階。尸祿已多。在公奚補。雖兄弟之並仕。顧姊妹之寡存。偶因可請之恩。願易從中之賜。敢圖聖念。深軫私門。遂使遺嫠。坐蒙華寵。黻之首服。可慰圭竇之卑。煥若霓衣。如荷璇霄之降。榮逾所望。感極何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體道安民。示慈愛物。靡間幽微之賤。兼存衣被之功。更以先臣。寘其遺體。寵均在笥。置私室以光華。徒有同胞。望公朝而感泣。

代范忠宣謝賜生日禮物表

歲月云來。方起劬勞之想。雲天在望。遽叨錫予之優。雖有故常。殆由遭際。伏念臣早承父訓。鞠自母慈。比知從政之方。已匪及親之祿。迨茲榮遇。僅可移忠。適丁載育之辰。尤抱早孤之嘆。敢期睿睠。特示匪頒。厚以餼牢。加之醪醴。屈王人而臨諭。辱詔旨以申褒。跼地知慚。隆天被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勞庶政。體貌羣臣。以將責其事功。故每同其憂樂。知有嘉生之意。曲推及物之仁。誓罄拙勤。仰酬恩造。

代范忠宣謝并州到任表

政兼四路。地控二陲。爲襟帶于北方。實股肱之重鎮。置帥之舊。常須得人。進職而居。併爲異數。伏念臣本非聞道。但欲保家。而被遇三朝。效無毫髮。蒙知二聖。速若風雲。登箴事樞。入司政柄。第奉行于典故。夫何有于經綸。始疑高位之疾顛。更得俯循而爲範。造茲期月。復濫恩崇。冠書殿之禍班。紆延旄于祗省。其在前者。多名德之相望。自視缺然。擢鬼勞之難副。亦既受任。敢忘盡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法禹湯。仁如堯舜。念嘗侍軒墀之末。是爲心膂之臣。爰曲加體貌之隆。特委兵民之重。尚有唐之風俗。承列聖之涵濡。

惟知愛人。敢或生事。庶幾一得。以報萬分。

代范忠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冒瀆。蓋特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寬天語之溫純。曲被丁寧。惟深隕越。伏念臣頃緣譴謫。纔不戒謀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爲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屢服當大。體仁澤物。務爲蕩滌。施及寔幾。拔之于幾死之中。還之于絕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閈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沈瘵。既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慈。力盡出于公家。心靡遑于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聖神。重矜朽憊。與期渴覺之速效。且非藩服之常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更効芻蕘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將何裨于君父。捐軀報上。當更勗于子孫。

代范右丞謝再出知潁昌表

袞紱再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還叨入里之榮。復書殿之隆名。進治官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伏念臣以一介之庸愚。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但遇聖朝。謀國何功。遂陪丞弼。微勤勞之可紀。徒內外以迭居。一昨召自鄉邦。入司政柄。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慮尤短。速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容。待其疲曳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益爲僥倖。有靦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憫以至仁。包之大度。念其充位。幸樸樕以無他。雖或愧朝。由衰遲之已甚。不止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府。壯年遇事。冀有補于萬分。晚歲得君。訖無稱于一善。尚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慚。誓以餘齡。更酬洪造。

代范右丞謝潁昌到任表

非材而居高位。戒以自貽。去國而守大邦。恩由善貸。感慚既極。恐懼益深。伏念臣學匪通方。化緣遭際。頃塵榮近。卽抵譏訶。已甘自屏于明時。何意獲伸而任道。比蒙收召。屢被旁求。遂越稠人。預聞機政。而臣年齡已暮。知識久昏。外乏建明。中多忘忽。有如物使。初轉喉而不知。遂致人言。雖齰舌而何及。累奏封而自列。伏祈鐫以是宜。敢謂上恩。示之大度。止令去位。猶假補藩。不徒禮貌之優。更委撫封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運。舜道用中。愛物如傷。以仁觀過。似矜晚節。特屈明刑。臣敢不攝髮懇懇。沒齒自訟。書叨重任。況終賴于保全。未盡餘生。當力圖于報効。

西臺集卷四

議

正統議

歷數存于天。治亂在于人。自周之前。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舜。舜得天之歷數而傳之禹。禹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湯。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文王。其歷數明著而不惑。至于三代之末主。昏愚不肖。不足以動化天下。毀其社稷。而不足以當天之正統者。何哉。蓋以得歷數者有道于其始。而爲治亂者不繫于其終也。由周而下。秦繼周矣。始皇以威力彊滅六國而帝天下。二世不改。又大違人情而爲政。故嬴姓之立。十四歲而易。是始不能以仁義取。終不能以仁義守。歷數不得于天。治亂不得于人。非可與三代同爲政也。若曹魏之繼漢。司馬晉之繼魏。雖取之非道。而子孫血食。或五六世。或十數世。較于當日。又無其他長久之主以相擬。故亦可獨推其統而言正矣。然至稱蕭梁爲正者。蓋根其取于齊。而齊取之于宋。宋取之于晉。晉既爲正。故疑梁亦爲正統也。說者又有以宋齊梁陳皆爲僞主。比較梁取之非道。而子孫不長也。是以不取其繼晉之統。而以後魏周隋爲正統焉。故王通亦嘗稱皇魏之德。以其興起自然。歷年久也。今必欲斷二說之非。是前說則道進于秦梁。是後說則道退于魏。不知魏可爲正。而秦梁不可爲正也。故所謂得其統者。可當其歷數也。可當其歷數者。豈以圖書勸之而言語告之哉。亦觀其興廢善惡長短之效而已矣。

故秦爲不正。比于其事。則如日夜之餘分。歲月之有閏氣也。魏以下爲不正。比于其類。則如曹魏之于吳。吳之于蜀漢也。比于其事。則如大河之有派渠。通道之有支徑也。是眞僞比稱明白之大驗矣。孔子作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雖以無王而作。然至于周之爵命盟會聘使。未嘗不稱王也。雖有桓文穆莊之霸。未嘗不稱侯伯子也。是不敢計治亂盛衰。而一以周爲正統也。此春秋推正統之大意。而與夫秦魏梁之說無所不同矣。傳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大意既無所同。則雖有其他褒貶賞罰明晤之旨。安敢遷就附會而爲說哉。

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講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以來。爭于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爲甚。蓋其制既不經見。一皆出于異書雜說而爲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已爲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于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爲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于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爲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眞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闊略疑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享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于誦習見聞不可爲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

封建郡縣議

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知郡縣之爲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爲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修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强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爲諸侯。郡縣則爲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于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而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于末世晚路。則皆歸于亂亡。是故不繫于勢輕勢重。而繫于爲上者善惡得失也。爲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爲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夏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千八百國。而後卒有封

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爲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分千有八百.其後則併爲數十.又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幽厲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制千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爲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爲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于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除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爲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于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承五季之後.至太宗始一天下.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爲藩鎮.而大授其權矣.及貞元之間.藩鎮節度.勢長而力矯.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請.天子爲賜鐵券.倚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于外.外弱則患生于內.患生于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于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爲諸侯.諸侯者爲國.國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長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爲牧守.牧守者爲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于外.于內則日月劘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于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于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則封建之患無有也.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非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途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非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逸圖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屬之賢者.然

後封爲侯.如兩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爲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易改者也.及乎邊圉益靖.積儲益富.兵力益強.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制而衆建以天下爲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相并者.是爲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併州縣議

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畫千里爲王畿.上畿之外.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內.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丘曲阜之封.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漸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嗷嗷.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邑.割邑成聚.所以省官併員.寬去力役.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邑.併去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有四五十局之官.既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十.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大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南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又理勢自然也.雖于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稍此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爲治.地大則難其人.台之仙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爲治者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難其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爲小.今乃併小而爲大.捨易治而求難爲.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厚.有兵甲車馬之衆.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于賓客之事.而其歲時使人存頫.若周卿.處智.贈館之文.又有四鄰之交.巡守.朝覲.會同.聘問之集.所以設官致員役民力者.蓋其繁且密.而州縣之治.存于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爲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寬鄉以補狹.縣相比.州相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寬.小者不使如仙居之狹.此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徭役獄訟之制.大略相等.賢者俯就而有餘.不肖者勉強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次大邑.雖割而猶大者.則增官.小邑.次小邑.雖增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求苟省.可省則罷.役不求苟廢.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官不勞擾而治定.指顧相視.而遠近之勢已分.文檄相移.而分割之功已就.官吏之所願.民情之所安.公家之所便.而已併兩爲一.廢州爲縣.廢縣爲聚.有寬省之小利.成難治之大患官吏之所重.爲民俗之所驚駭.利害之相去遠矣.均一易治之說.惟朝廷擇焉.

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取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于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

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者。不知其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歎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憚于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設。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尚書。而事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于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今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于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所謂書黃錄黃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于竹頭木屑之細。或者宵衣旰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于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損益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貸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舊。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遲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官冗議

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有猥并雜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預。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于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爲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反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射策者爲明經。五品已選。多至數十。居家未仕與祿食于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徭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耶。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爾。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

以文章爲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于十數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愚惜。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爲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以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惟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于阜隸。順于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勸于學。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觖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以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令天下歡呼鼓舞。遂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爲後世之慮。聲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觖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爲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試蔭補人議

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于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爲天下之大患。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爲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于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耶。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爲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爲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所限。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于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于蔭補。沮事之義。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爲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責其試法。試而中于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猶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于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于不學。而今責其試法。則自勸于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爲政。不病于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內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稱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于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知人議

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最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之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卿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試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治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粗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卿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嘗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于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皮相天下士者爲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粗又有孔子所以知人之方以治其精而爲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無賞而惟用學校科舉保任之粗法欺人之難知蓋未可與也

名實議

君子以名用人者爲其信于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于衆人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思行己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要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官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于孝宣時爲多而龔遂黃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于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爲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吏以郡守入爲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爲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術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內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爲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爲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爲縣令七品可以爲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嘗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祿處內者既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爲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爲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助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卒難行然當體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

郡大邑有善政者數加獎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于外官赴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異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召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尚文詞則詩歌賦頌緝文之人亦出而不絕今果重在外之官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西臺集卷五

議

學校議

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而行之則終無補于天下今所謂律令皋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爲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爲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爲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于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爲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始治賦廡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爲學之道耶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爲榮其去道愈遠蓋聞熙寧之初變詩賦爲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爲詩賦退學官吏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試略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爲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

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強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爲學之道。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于實用。不爲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經術詩賦取士議

事有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熙寧之初。患詩賦聲病偶儷爲學。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經術取士。使人治一經而立其說。庶幾有補于道。而十餘年間。道之破碎益甚。治經者不問經旨之何如。而先爲附會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說。至援昔人之語言。以經相配。取其諧而不問其理義。反甚于聲病偶儷之文。有是曉者。楊墨之亂儒也。其人則亂。其書不亂。楊自爲楊。墨自爲墨。儒自爲儒。強相異而不相使也。萬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全經。今熙寧之舉子經旨。不足以爲奇。反破五經之正論。而強納以佛老之說。聖人之經旨幾蕪沒而不見。是徒爲經術以取士。而不如詩賦之時。聖人之全經未破碎也。則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可驗于此。爲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復詩賦以取士。則高才識達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復之之必得其術。進之必得其道。析詩賦經義爲兩科。舉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十數年間。將自化而爲之。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審者也。夫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其至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可復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以累科舉也。既罷之後。嘗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如仁宗之朝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朝。尙繼得經術之正。而無破碎之患。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疑于暴。其名近古而易之則民疑。然則設爲兩科以取士。使漸復于詩賦。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任之爲師儒。亦以爲不累而釋民疑也。

文議

世之謂文者。不繫于德。謂德者不繫于文。夫文章之士。豈不繫于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奚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蓋小矣。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辨。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蓋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經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奪喩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爲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章之德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徒。乃始支離擺撦。自耆于

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說。而公爲傲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辨。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爲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爲紜紛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于有司。退則受知于朋友。而彼也遂直以爲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青苗議

青苗之法。本爲民間不足而貸之。則所謂下戶者。理合先貸。而下戶憔悴苟活。易于結請。難于輸納。州縣之吏。既以詔條。與夫監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慮散而難納。故少俵下戶。多與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縣之吏。人人悖于散斂。苟以塞責。蓋散錢之理。散而不斂。則不問等第高下。散而斂之。則必別其等差。度其可以還官。然後敢與。乃天下之人情。稱貸之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則欲濟下戶。散錢則多與上等。下戶貧窮。義當周恤。而勢不敢遍。上戶自足。無假官錢。而強與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與上等而貸下戶。則官錢十出。九將不歸。又非散斂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剝下。名爲惠政。實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蓋古者四民不相易業。而農爲甚。管子曰。農羣萃而州處。盡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後世之治民者。雖不盡如管子之說。至于耕田力作。而禁追擾。徭役之外。稀使至于城郭。則近日之政。倘或有之。自散青苗以來。非請即納。非納即請。農民憧憧來往于州縣。捨攻苦食淡之志。而漸起甘美之願。辭耕田力作之業。而習爲游惰之態。亡淳朴寡欲之性。而增長嗜好之事。田野之民。棄南畝而就城市者。舉皆有焉。而縣令丞尉。不復以脩教法令詞訟刑獄爲意。惟知散青苗而已。坐而簽書者。青苗之行遣也。趨而議者。青苗之本息也。日中而授者。青苗之契券也。日暮而入者。青苗之筦庫也。夜半而銷算者。青苗之簿籍也。錢穀縱橫。文書紛亂者。青苗出納之所也。雖今日罷其官司。廢其賞罰。去其年額。而抑取民之情願。然既存青苗之名與本息散斂之法。則異日緣青苗之名而復建官司。緣本息而復爲賞罰。緣散斂而復爲年額。緣年額而復不取民之情願。其勢甚易。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要之聖人在上。賢者當位。如放于利之事。非所以示子孫遺後世。則不常行爾。故爲天下國家當論其體。而後計利害之何如。苟不論其體而留計其利害。則雖名爲利。必有害焉。故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夫察雞豚畜牛羊未害也。而非畜馬伐冰之體。則古人羞之而不爲。故爲天子則有天子之體。爲卿大夫則有卿大夫之體。爲士庶人則有士庶人之體。今有一郎官。未甚貴也。而食祿之外。貸人錢而取息。則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夫爲郎官貸人錢而取息。未必害人也。而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者。謂既已食祿爲郎官矣。又貸人錢而取其息。則傷體故也。爲一郎官尙有體。況兼天下之廣。有天下之富。民既已輸稅賦供徭役。皆數十倍于古。而又貸人錢而取息。無乃失爲天下之體乎。如不問失體不失體。而惟息錢之是務。則人戶流亡。盜賊興起。乃馴致之事。所謂必有害焉者此也。

役局議

役者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爲募。天下之人言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

初.欲復耆長戶長之役.士大夫之聞者喜見于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嘆.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覽是非.爲萬世之慮.修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議差法之未善者.豈未復之時明爲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耶.蓋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均.貨賂公行而貧富無別.熙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廼令人出緡錢以私其贏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句浹之功.爭至于期年之外.既不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于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耶.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役錢議

古之爲政.雖隨時適變.閒有損益.至于推強扶弱.抑富恤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即有兼并之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爲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于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廉恥厭足之心.惟有祖宗差役.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爲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蓋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貧定爲上下.有千金之產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產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產.與五百金者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產.而又欲兼五百金.則畏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已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不敢進也.甚至有隱寓田產于他人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爲兼并設.而裁制兼并之道.寄在其間.自改差爲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并其下貧以爲利.何者.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不以爲患.今有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蠲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惟恐力之不逮.自中戶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爾.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熙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蓋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爲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爲十中民.或百下戶.于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寧以來.雖無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戶.流離散亡.轉徙于四方.所以然者.斥廣田產.恣其兼并.大姓之家所必至.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爲也.

熙河蘭會議

天之生民.初無中外之別.以其不可以禮義治也.然後屏而遠之.自漢以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爲外裔之地者多矣.昔太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因去之岐山之下.夫以中國之地至于不可有者.則猶不欲強治之.況欲強取外域之地而治之乎.雖常爲中國之郡縣.而本屬外地者.則亦無

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厓.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厓.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從之度外而已矣.所謂與未得同者.至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爲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沒.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敵人將牧馬于隋城之境外.二不同也.立城郭.置倉廩.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擠中國而肥寇讎.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蓋熙河蘭會.雖羈屬夏人.猶非夏人之所有.故尚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將爲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爲西夏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黃河之磧.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于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烏孫圍都護.而陳湯于數千里之外.逆知利害.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蓋烏合之兵易爲料.而長久之計難爲功.今熙河蘭會制之于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遙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禦契丹議

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于文武之間者.則爲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或得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契丹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外域也.必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辨者將與人爲辨.則必陰自省曰.我于義無傷乎.我于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力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辨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于法無不直也.于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辨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契丹戰.亦無異于與人辨.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于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之者亦皆有備乎.廟算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于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出而與之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熙之間.選十八將.三道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雁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之者.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爲羈縻之計.則歲絹五十萬.雖厚于漢之錦袍繡袷.亦稀絲綿絮.而比漢猶未敢有尚宗室之請.則羈縻之計.亦未爲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願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于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兩漢可用之言議

事莫貴于適宜.而言莫重于必用.以必用之言.爲適宜之事.則天下之利無不與.天下之害無不去也.然

以當世之人。言當世之事。患在不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足用。以前世之言。救當世之事。患在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可用。不足用者。不賢其人而謂無所補也。不可用者。聖其人而以其言不適宜也。故善爲言者。取于時則使之信已。取于古則明其適宜。傳曰。信而後諫。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取于時。取于古之道也。今若策舉兩漢能言之徒。而問以適宜之說。則仲舒。鼂錯。公孫宏。皆嘗策于天子之朝。而梅福。稚圭。谷永。亦數進其言。至于仲長統。朱穆。崔寔。王符。則雖立其言而不敢進。然皆有可取有不可取也。故謂以郡守二千石。宜歲貢吏民之賢。受祿之家。不得與民爭業者。是仲舒之言可用者也。謂政本于人情。而天子宜躬親于上。是錯之言可用者也。謂因能任官。去無用之言。不作無用之器。廣推治民之本。有八者。是公孫之言可用者也。若曰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攷其素。天子之都宜先正。因民之意。減宮室。省靡麗。謂酷暴之吏屢鋤勿用者。是梅福。稚圭之言可用者。至于仲長統欲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五刑之罪。崔寔欲重賞深罰以存霸政。王符欲省費役。使之愛日。謂數赦贖則傷善人者。亦皆適宜可用之一端也。然若賈山推人主求諫之意。而大臣不得預遊宴。則非當今之有也。朱穆稱世之厚薄。而小人守正。君子爲邪之驗。則非便時之術也。方朔欲燔甲乙之帳。卻走馬而不復用。則非朝廷之弊也。故鼂。董。公孫。梅。谷。稚圭。仲長。崔。王之說。善于古而合于今者也。賈山。朱穆。方朔之說。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合于今者可用也。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故以今言古者。能取于爲用可否之間。而不繫于言之輕重。則可謂善言古者也。

西臺集卷六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鼂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鼂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嚴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圭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之野。而觀蓬藁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疊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疊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眞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贊青苗。舉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閭門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眞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設。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媮。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鎭之以厚。養之以寬。吳王不朝。則因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嗇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不用。其寬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爲政。雖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

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避之道。在廷之臣。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薨之後。五日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其勤至矣。而無督察過甚之失者。以乘霍光之後也。然則敦吳王。貴張武。棄嗇夫。假寬矣。而孝文之事。本不至于弛。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考其名實。似勤矣。而孝宣之事。本不至于察。則文無怠廢之風。宣無苛察之失者。亦良有道。今國家上不承嚴政之苛。下無霍光之弊。則周公之所治魯。太公之所治齊。與夫仁祖之忠厚。神考之勵精。惟其所擇而當其行事。則去觀望之俗而已矣。夫前古之君。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遊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無藝。使民困窮。深嚴自居。下情隔塞。有一于此。則難與爲治矣。蓋親黨女謁遊獵賦斂隔塞者。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道之于邪。既以得趨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雖欲開正言。陳正道。如陳夢中之語。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欲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而國家自祖宗以來。宗室戚里。未嘗用事。而賜予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明聖。未親后妃之議。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遊獵之虞。罷貢獻。蠲逋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始。即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在于觀望之俗未衰爾。蓋爲治而觀望。則流入于邪。苟無觀望。則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苟有觀望。則不失于輸。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策問

治法

自三代之亡。嬴秦變古。天下號爲難治。欲興禮樂。則自嫌以爲迂闊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爲[illegible]滑術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爲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來。守文之君。當塗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典。不過簿書獄訟兵食而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而禮樂爲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爲之質。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爲之本。今天子紹千歲之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學生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爲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興之必有興之之人。行之必有行之之質。厚之必有厚之之輔。簿書獄訟兵食者。可捐之有司而不問也。諸君試言其禮樂之所以興。教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厚。若夫簿書獄訟兵食。則有司存。

文體

（【原註】熙寧中兗州類試中選者。解頭晁補之。晁[illegible]。[illegible]觀。晁損之。李昭玘。李格非。李[illegible]。）

問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或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塗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譏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譏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

是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或未之思也。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尚經術。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詞詔令。何爲而得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祇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嘗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迹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未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試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強。理濟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

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揜理。則純不勝。以理揜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僻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離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曾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踰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大小。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術。昔楚王患其國之庳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閭人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庳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庳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柄也。何患乎驚動歟。

序

褒賢集序

即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惟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歡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荆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

而公乃慷慨誠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世以爲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誄。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既除喪。乃集錄贈告。御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中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天子即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媮深安忍之吏。亦稍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元祐元年八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濠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寇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陝西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爲名城。元豐辛酉。仲游從軍方渠。過慶陽。見其城高十仞。廣五六里。週迴逶迤而下者數重。皆高而深。跨山趾而守之。其堅如此。而州之北偏有大濠焉。斷城之東南。城缺不屬。問其名則曰鵝池。問其所從來。則曰不知紀年之多少。以目度之。長幾百步。廣幾七十步。深十丈有畸。俯而視之窅然。以濠之未平。城之未合。雖設其堅。而常人儆幸萬一。不戒之虞。且不得爲完城。是可恨也。其年從軍至靈武還。復留慶陽。登城覽觀。與二三友者。歎息濠之未平。城之未合。雖非己事。而心以爲病。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公德孺。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之。而老人扶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纔至。則有意平濠接城。以是父兄之事。會夏人有罪。兵未解。歲發民數千防秋。因其無所事。迭爲番休。俾運東山之土。實于濠中而築之。人以爲戲。而公五年不徙。濠遂平。始州廨之後至濠纔五尺。及濠平。盡城之北數百步。乃傳合其城。經度其東爲大堂。而藝其西以爲圃。堂未成。以戶部侍郎召還京師。持材與工。遺今帥直龍圖閣章公質夫成之。堂成。大作樂。置酒樂于其上。仲游居鄜。聞而壯之。乃爲詩三章。以遺慶人。其詩曰。匪穿而池。曾日纖。不棘不求。陸而逶迤。慶人之所宜。匪析而缺呀日纖。不棘不求。崇墉嶕嶢。慶人之所悅。既圍其中。又闢其旁。有閎其閎。有翼其堂。可謀可燕。可饗可觴。子孫之不忘。詩既成。遂以遺慶人。慶人雖未得坐其堂上。酌旨酒。薦嘉木。與賓客徜徉而自適。然猶記昔日覽觀之所病。想像而樂之。客謂仲游曰。平濠接城。則固云美矣。吾子之所言。得無少多乎。曰。是客未燭仲游之所志也。昔陶士行綜理微密。下及竹頭木屑之細。而能扶危定傾。禦患折難。爲晉之宗臣。謝幼度得人于履屐之間。而識者知其能摧苻堅百萬之衆。蓋事有言近而見遠。論指而知歸者。理固然也。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爲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名氣節。刻金石。

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至平溝拔城．則豈特無不戒之虞．以累來者．尙將見逃遁之寇．交臂屈膝．請事于麾下．畫地而守之．長無犬吠之驚．則仲游之言．非敢故爲侈然也．既與客道其語．因併狀其所作．以重遺後人．而屬二公．元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記．

重修信陽軍門記

申．古之成國也．昔夏封姜姓之後于申．至周宣王時．以功爲侯伯．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又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則申嘗有人矣．春秋．楚子圍初得諸侯．亦會宋鄭蔡之君于申．而大夫巫臣之邑在焉．故號曰申公．魏隋之間．名臣間起．及唐置節度．合于光蔡．有晉公之烈．豈陋邦也哉．宋興．剗平僭僞．雖名都大城．稱號權制．略與唐等．而輕重之實．固已不同．其諸郡縣多減于唐舊．而方內晏然．無兵革之患．興于禮義．故申嘗爲王封．而祗以軍壘治民．此祖宗規模之備．太平之功．非以爲陋邦易之也．而兵屯數百．壘垣隳頹．臺門不治者四十有九年．申之父老．尊其俗而聞于禮者．益厭之久矣．蓋嘗治之．既得請于朝．而終未遑也．豈有所待哉．元豐元年．八月．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范公．以刑部郎中謫義陽．實申之故治．嘗任臺閣．綴侍從．爲天子諫臣．出使陝蜀．牧大邦．總領邊吏．號爲賢帥．其謫申也．士人不以爲公戚．知公能安之者．待公素厚也．公至之歲．盜賊銷．獄訟息．年穀屢登．官無留事．乃延問父老講俗之所闕．知夫兵屯壁壘．門戶之不可以不保民也．乃曰何哉．豈狹申爲不足治耶．將愛其力而諱之也．吾而不思．奈父老何．乃言城壞矣．宜使繕如制．而稍益舊屯之兵．既上其事．因嗣前議．正大門而新之．以爲少兆．門度高二丈有奇．其下廣四尋．上殺下之半．爲工萬有一千．夏四月．門成．公屬其徒周視而饗之．申民大悅．縣令畢某進曰．政無作亦無止也．循理而動．則作斯可矣．顧義而止．則止斯可矣．事適于可而作與止不預其間．此之謂善政．夫申故制有也．南走雲夢．北屬淮蔡．橫帶三關之險．上下數百里．曠無異州．而水陸山磧．萑葦林叢．陂谷之阻．鮮乎地焉．非教化之久．德澤之浸．則姦人盜賊之所保也．而屯兵常少．四垣圮仆．關門城雉之設．不爲固禦．父老病矣．而猶不知作以患于人．殆非所謂適可而名善政者也．今公計風俗之便．同父老之憂．增屯改築．作門以爲之兆．既忘申之狹．而亦忘夫昔之論大事圖大功也．非尊禮樂道．愛民而不倦者．能若是乎．然則豈特姦人盜賊之備．而申父老子孫之幸耶．祖宗之規模可以振．朝廷之德澤可以廣．而思昔申伯之風．爲可復矣．此申民禱祠而求者也．可不書乎．于是乎書．

元豐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羅山縣令代郡畢某記．

代范忠宣撰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曩余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閒．遊釋素垂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于堂之北偏．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二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其藏之非其地．今假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八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辟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吾聞西方之學．以氣爲緣．以身爲垢．以事爲障．以境爲礙．以不動止爲性．以無

所失得爲道．則雖精深妙密．無以寄其言焉．寄一言卽以異于道．而其書乃至乎五千四十八卷者．豈非緣垢障礙．借此爲證．而性與道．由此見乎．意者見道與性．而返無事于書也．則雖五千四十八卷．猶無言矣．不然．何道之省．書之多也．天下既有其書矣．素獨得不有乎．天下既有其書而藏之矣．素獨得不藏乎．藏之而同乎道．合乎性也．吾不知．藏之而異乎道．離乎性也．吾不知．同異離合．吾無所容其心．則與天下而藏之者．將眞爲道乎．而又況辟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耶．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代仲兄舍人撰賜詩記

元豐四年．五月．高麗國王徽上言臣蒙陛下休德．世爲東方之臣．僻在海外．未嘗覩中國禮儀之盛．願朝京師．伏大廷．望天子之威顏．而屬有犬馬之病．不能勝衣．謹遣陪臣禮部尚書子威．吏部侍郎思齊．朝貢方物．而臣仲衍實預典客．越明年上元．以故事張燈于宣德門．上親臨觀焉．因賜子威等燕于東闕下．臣竊惟陛下卽位．崇仁義．正經術．新制度．明禮樂．方內之民．咸獲嘉祉．而大化流行．聲教四溢．雖遼絕荒忽．殊封異境之人．亦扶服慕義．願爲臣妾．故高句驪介東海萬里之外．非有詔令號召．而稱藩國．受正朔．輸方物．獻樂舞．七年之間．三集京師．況屬遊觀．廣覽威儀文物萬象之會．而臣得與其國貢使．醉飽陛下之聖德．區區之忠．無以自列．故輒爲詩．屬其使人．以歌誦大平之萬一．而陛下不以其固陋謭薄．加賜誅譴．乃卽燕閒指顧之頃．俯爲綸章．遣中使環賜臣以寵．盡臣之私室．非臣愚驥所能當也．臣聞漢神爵五鳳之間．召爲治安．而蜀人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何武歌于太學下．傳而上聞．宣帝雖以爲盛德之事．而襃待詔．神武．賜帛而已．今陛下恢廓祖業．垂萬世之策．憲章修明．道德純備．則非神爵五鳳治安之所能比．顧臣樸學．反無襃等之才．以繼中和樂職宣布之文采．而陛下之詩．粲然與帝作之歌．南風之辭．同爲法詩．協之以律呂．被之于金石．則可治中國．來遠人．繼和六樂．薦三神．其聲音之所動蕩．天地之所右饗．將見夫景星甘露．嘉禾神物之瑞．復効于今日．蓋朝廷之盛節．人臣之異遇．非如大風鴻鵠之歌．因慷慨睠念．苟作而已者也．然則臣之蒙被方之待詔賜帛．相萬而不啻．雖糜捐四體．乾竭髓腦．不足以論報．豈惟臣不肖之一身．自先臣士安而下．嘗寵嘉之．後世欲觀陛下治中國來遠人之要者．必自此詩始．故臣刻之石．使子子孫孫不敢忘．且以示後世無窮之法．元豐五年正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詳定官制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畢仲衍記．

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廬陵永豐沙溪．有彭道士者．名世昌．其居則唐西陽宮也．或曰．非唐西陽宮也．而世昌于其宮旁．得古鐘一．乃唐西陽之鐘．鄉人始信之．而吾家丘墓適在西陽之北．吾先君既歸葬韓國太夫人．因使世昌守之．奏復其宮額曰西陽．及居二府．又請間歲度道士一人．距今三十年．宮之門堂廡舍井廩庖湢皆備．而殿則闕焉．吾以丘墓之寄于宮也．亦甚闕之．而沙溪鄒氏．獨能捐錢三百萬．以成其殿．因大治宮外之道．分田以給之．蓋釋老之徒．交行于天下．天下爲釋氏者多．而學老子者少．天下太平．人物蕃滋．而財不足．

中氏之家。僅守于衣食。而高門大姓。亦謹事蓋藏。希能出力以徵二家之福。雖釋氏之塔廟。既更歲月之久。水火之變。則必假公上之力。王侯之重。與二三耆宿者以名動之。然後僅能完也。如道家之宮。非祖宗之建立。與州縣之所領而不可廢。則能完者或寡矣。今是人也。不以世之所多少。而皆用力焉。其果無所阿耶。富家大姓。力謹事于蓋藏。而是人也。如恐其財之不出。其果無所愛耶。使是人也。徒以禍福爲志。則吾西陽之所賴者。將有所不暇。而清淨寡欲。庶幾無疾病。延年久視。則行道之人。皆有是心焉。吾既嘉世呂之志有成。而鄒氏之子能成之也。故鄉之父老。屬予爲記。予不敢辭。因以吾所見聞與事之本始。告其父老使知之。鄒氏之子名曰官。元祐元年。六月十八日。朝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廬陵歐陽某記。

傳

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爲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本朝廬陵歐陽文忠公。起于天聖明道之間。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爲極而不可加。謂之文師。而位居三府。身輔三朝。有大功于社稷。而其子叔弼甫。復以文學登第。能世其家。爲人廣覽強記。博通經籍史氏諸子百家之旨。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甫之手。而東坡蘇子瞻在翰林。亦多以內表章屬叔弼甫代之。人莫能辨。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爲也。安能以古人語而道已意。則可與言文矣。文忠公薨。叔弼甫代爲遺表。神宗皇帝見而愛之。意文忠公自作其表。傳于天下。天下之人。亦以爲文忠公自作也。使在金馬玉堂。應制代言爲詞臣。當復有文章行天下。庶幾談、遷、彪、固、向、歆。三家之盛。而老死不能用。以一朝請大夫終于潁上。然叔弼甫在。則文忠公之遺風猶有存者。叔弼甫亡。則文忠公之遺風益遠焉。今叔弼甫亡矣。是可哀已。是可恨已。叔弼甫字也。名棐。其先廬陵永豐人也。初以文忠公蔭守秘書省正字。年十二三。文忠公意已賢之。嘗著鳴蟬賦。叔弼甫猶侍不去。文忠公曰。兒異時必能爲吾此賦矣。因書以遺之。及稍長。文忠公器其爲人。嘗書以教叔弼甫曰。孺子記之。處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孺子記之。及舉進士中乙科。文忠公在位而老。叔弼甫不言出仕。文忠公強之。及調陳州節度推官。亦竟不之任也。及文忠公薨。終喪。始以大理寺丞爲審官東院主簿。入官制局爲檢詳官。同知太宗正丞事。三遷爲朝奉郎。守太常博士。尚書主客員外郎。改考功。攝領吏部侍郎左選。是時九品以上注擬左選者數千員。法年二十即仕于州縣爲吏。謂之入仕。議者曰。此官所以冗者歟。乃稽官故事。年二十五歲乃試于銓守選。三年然後入仕。今官冗。請復二十五歲守選之法。且使進士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亟與之官而不使仕。則左選清矣。叔弼甫曰。嘻。非朝廷所以議冗官之意也。乃著議曰。左選之冗。士人之病爾。朝廷憫而議之。欲利之爾。今加五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生而老于場屋無成者也。憫其無成而老。故與微官。

使之入仕而後歸。今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官者。乃虛名爾。豈爲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哲宗即位。爲祕書省著作郎。充修實錄檢討。叔弼甫曰。古雖不諱嫌名。而今日爲官稱。則不可以不諱也。乃辭不就職。而更爲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後入省爲職方禮部二員外郎。會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而主合祭者方用事。諸儒多析而從之。叔弼甫獨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吾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如遠先志何。如異禮經何。及議皇太妃典禮。哲宗皇帝詔使爲差降。謂下太皇太后之禮爲差降也。而議者以謂詔語所及之事。則爲差降。詔語所不及之事。則不爲差降。大略下母后之禮無差降矣。叔弼甫曰。太皇太后與皇太妃位號不同。禮亦異數。差降之詔。何可違也。議者猶持不決。叔弼甫曰。上詔所謂差降者。謂物物而爲差降也。豈有及不及之事哉。議者不能勝叔弼甫之說。遂如詔。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祕閣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于漢南。雖爲布衣。州郡以倅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爲天荒而請之。上下媚縱爲成書。然後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卻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橫于漢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請地而違與之。且不可。況卻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請之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爲天荒。害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叔弼甫終持不與。泰由是訴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潞罷。乃褫所帖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元符三年。始復以朝散郎還朝爲尚書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而轉運司爲覆折之令以多取于民。民不堪命。會有手詔申勅科折之令。禁其覆折。而官吏憚轉運司不敢以詔旨從事。請于叔弼甫。叔弼甫曰。詔旨如是。亟行而已矣。何請爲。衆曰。覆折雖非令。而轉運司賴以爲經費所從來矣。罷之則將以他事中傷。州郡不可爲也。叔弼甫曰。州郡之于民。詔令苟行未便。猶將請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而憚轉運司不行。仍覆折以病民。獲罪于朝廷。州郡豈可爲也。遂行如詔。民持覆折之輸至州而還者半道矣。嗚呼。文忠公以道德文章。爲三朝天子之輔。學士大夫皆師尊之。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于文字。爲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于叔弼甫者。親爲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門。非他人親炙之所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自見于世。故余紀次叔弼甫在吏部考功禮部時。議襄蔡二州政事。以見叔弼甫終不得以文章用。而暴于人者乃議論與吏事爾。然非好學守道。識大體。而又有仁民愛物之心。則其議論與行事孰能爾也。叔弼甫常著堯曆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策五卷。集古總目三十卷。襄錄二卷。叔弼甫亡後。其家集所自爲之文。亦二十卷。蓋雖不及見于當世。而猶足以遺後人也。叔弼甫去蔡後。係元祐籍。復褫職降官。守以宮廟居潁州里第。間游吳中。俄出籍。乃以兩恩當任子孫者。力請于朝三四。以官其兄子之子。曰先公之長曾孫。不可以無官。吾子之子。無官可也。政和三年。卒于潁州。年六十七。一子曰恩。宣義郎。三孫。其二官。一無官。

贊曰。歐陽氏出于伯禹之後。爲越王句踐。句踐之裔孫。多受封于楚。有封于烏程歐陽亭者。遂爲歐陽氏。漢有博士和伯。以治尚書顯名。世謂之歐陽尚書。而率更令詢。事唐太宗亦顯名于世。至文忠公遂大顯。爲本朝宗臣。生四子。叔弼甫其第三子也。雖不用于世。亦爲顯人。余自治平以來。從叔弼甫游。如兄弟。今同游者。喪亡殆盡。惟余尚存。故勉爲叔弼甫作傳。紀其大節云。

陳子思傳

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爲眞宗相。父師古爲郎中。而堯叟兩弟。堯佐爲仁宗相。堯咨爲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已好學。不肯爲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爲官也。齋郎監簿。秖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既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尚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攜妻子之汝。居靈泉山。治宅種田。往來于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爲詩。及居靈泉。不治他文。專以詩爲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爲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爲人高遠有志尚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于仲游者。仲游以爲唐人詩。而怪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于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論吾之志于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爲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反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澹觀。俛首少頃。或杯行笑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詩已就矣。人初以爲易。而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縱恣。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體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揣紙欲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稿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不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逕及諸交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

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間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于鄭。今爲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爲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于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夫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成就。中道而死。悲夫。

西臺集卷七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承議郎、監在京糧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疊在河南及京師。嘗請謁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蓋聞閣下之來。四方內外。非嘗論、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朝廷之上。實封陳得失者。乃幾萬人。皆關閣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略盡矣。則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閣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聾瘖跛躄支離疲病之人。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謂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惠細民者甚多。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賢封書詞有所畏者。某如自嫌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友之教。懷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略道外人之議。而某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竊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爲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

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總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疎遠。不足恃于下風。而嫉公者乃爲機穽。潛布耳目。多挾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徵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嘗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爲不道。而閣下起背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失。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塡壍。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處容易者不預焉。昔王荊公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荊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尚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爲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勝計之費。今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因常有患不足之情矣。持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爲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爲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廩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邱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既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荊公併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破膽而不敢爲。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闊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也。蓋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意。而顧爲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向。非大臣之所惡聞。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爲論列大臣者。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無傷大臣之實。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蓋論人主之事。則有大臣以爲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蹴手拉。逐地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間。不知有臺諫。一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諫者。自以爲至計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閱祖宗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爲沽激好事。以自蓋其短。而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西朝共政。用閣下爲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之徒介在其間。蓋其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內懷愧恥。外畏士人之姍笑。欲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低徊隱忍。進退無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爲新法復讐。今將興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其奸心。竊以爲過矣。夫賢者之爲善。與不賢者之爲惡。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爲。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爲。則雖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王荊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而無損者。以有可爲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爲之勢者。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荊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蓋自參知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侍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無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呂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止新法之行。嗣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蓋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法之人。而荊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閣下欲去新法之弊。捄荊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荊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爲言事官。然累百之

中。存其十數。焉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未可之事。則青苗雖罷將復散。況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斂。況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況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況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捄荊公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顏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屬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偏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喟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平昔含糊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皐陶、夔、龍、稷、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皐陶、夔、龍、稷、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閣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興。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除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襃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勑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勑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勑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勑。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勑。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勑。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勑。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勑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務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離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顛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識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傳。而返強省其文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當如此。蓋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千存其百。百存其十。十存其一。苟有可刪者無不刪。是謂簡易。著爲法者。當如常人之言語。使匹夫匹婦。皆可以喻其意而盡其詞。是謂明白。則觀望之徒。不敢轉徙以順人而簡易明白。則亦稀有所附會。天下之人。既見夫不爲觀望者尊用。爲觀望者退遠。而常行之法。又簡易明白。不可轉徙附會以便己之私。則觀望之心。庶幾少息。觀望之俗。庶幾少變。而異時觀望之禍。庶幾少止矣。此外議也。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游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闕塞。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導之于邪。既已得趣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開正言。行正道。如陳夢中之語。而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與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體。自先帝之朝。抑遠外家。未嘗用事。而賜與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未知好色。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游獵之虞。罷貢獻。廢堆垛。蠲積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初。即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繫閣下施設之事。終于不成爾。蓋荊公雖不用。而京師四方貴臣大官職司郡守。百人之中。九十其徒也。其恃材氣。挾詭辯。而負宿勝之資者。猶可畏。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過一二公。一二公所用。不過八九人。如熒惑失度而欃槍竟天。雖有德星之出。豈敢言禍之所勝哉。則閣下夜衣而訪事。雞鳴而布行。乃正社稷之所願。而天地神靈所以想望于今日者也。成之則三代之盛。伊周之烈。復見于太平。不成則新法之弊。流及萬世而不可改。雖有改者不如今。然則外議者。某之所嘗告而不獲已。伏惟加意幸察不宜。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以書上于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窒哀。留喘櫬息。而強布于左右。伏維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嘗謂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蓋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遺所向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爲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而下。爲史辭者。頗皆不與所書之人相類。而近世尤甚。且以本朝韓王趙普言之。普輔太祖皇帝。定中國。撫四夷。輯安元元。經制備具。其微謀遠略濟時佐命之功。目雖不可見。而耳猶可聞。及觀近世之載。乃若所謂除目。而亦有爲四六之體者。何與夫人不相類也。故某之曾祖文簡公。仕于太祖太宗之朝。至景德中。相真宗皇帝。薨于位。四五十年之間。陰功厚德。高言絕行。可書者甚衆。而陳彭年之行狀。楊億之誌文。雖襃大顯異。而序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爲至晚。而有所待。蓋

亦恐與夫人之不相類也。伏惟門下侍郎。議論行于未顯之時。能事見于已用之後。其推賢讓善。折姦鋤惡。抉名教。厚風俗者。固已載竹帛而藏于府庫。則夫所謂文章者。乃公之餘事。然舉天下之士。論德誦義。有名位功業。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後世。圖不朽。則方今識與不識。皆知公一人而已。而某幸生公之時。又游公之門。又可以進說于公之左右。則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非徒然也。竊某爲吏東州。識故陳留李公放之。凡成之語言容貌風力氣概。與夫治民行己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觀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離意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爲類其生者歟。則曾祖文簡之墓碑。歷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亦若天理然。蓋文簡之事母孝。則見于禹偁所行之告命。論德行。則有眞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考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略頗在實錄。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薦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爲濟州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貧賤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爲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爲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喩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後有人如司馬遷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覩眞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察寇萊公、王黃州、取友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蓋將與書之畢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皆寵嘉之。伏惟鈞慈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疏。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疏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下少加意念。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爲疏淺而試聽之。萬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爲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無志之患。苟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尙可採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求貨。抱僞賈眞。以自鬻于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門戶。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于讀書應舉之外。私閱古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爲。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躡貴仕。名姓粗聞于人。某中心誠不愛也。然某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于有司。常願一日棄其場屋之地。試徧聚古人之書而觀之。既收拾其言語文采之奇怪。又因以辨邪正。擁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爲其所愛。此某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某舉進士。微幸已中。不料又得主霍邱簿。以食祿養親。然霍邱之地。南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牽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矜豪。其俗狂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賊殺。則固其常事。以至開昧之獄。姦怪之訟。難譎之罪。亦無慮日。壽春之號多事者。蓋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吏以主簿縣尉通職其事。某如從事于霍邱。束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鬬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覆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加之散靑苗。斂助役。佐刑獄。督盜賊。至于符檄差遣。推勘錄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于不可豫慮者也。某雖併食以待之。猶常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償之。故自注授以來。午于近日。常願能官就學。以償其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困于州縣。雖得俸祿。不足以給甘旨。遲舉婚嫁之資。而某棄官而閑處。殆非子弟祿養之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爲不可。某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閑居。懼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家貧。累指數百。急于祿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諭。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某之中心。宜何如處哉。凡物有輕重。理有大小。棄小則從大。舍輕則取重。此人人易爲。今某均有所棄。抵然徘徊反覆如此之難處者。蓋所棄不小。而所舍不輕爾。何以言之。凡人之喜事。多在于壯歲。以其氣血剛而心力則健。有異乎過壯之人。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故壯而執藝則加精。壯而戰陣則加勇。壯而事官則加勤。壯而業學則加銳。今某適當壯歲。負其志而不果成。迨其過壯之後。顏塌荒廢。自憚而不肯爲。未可知也。復爲外物遷奪之。而不得爲。亦未可知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今之事。左投則得業于學。右投則爲俗吏。所差者今日。而事之相去。遂繫于終身。則自處之難。無足怪矣。昔者鬷蔑三晉之賢士。而三晉之人未嘗知。于室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間。遇晏子。解其縛而客之。夫一言一見。非足以定交。而叔向晏子于顧盼言語之間。遂以爲賢。蓋知其心者不待久也。傳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某雖不肖。生已二十四歲矣。應舉者將十年矣。然外自藩方大鎭將帥節度州牧刺史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二府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大野名城劇部古衣儒冠之處士。非親戚與禮當見者。則未嘗見之。蓋不敢容易妄見也。向者竊誦擇木之義。來見閣下于潁上。今負未償之志。懷不安之心。以謁于左右。不識閣下已有以知之耶。抑將待其久耶。然某自參拜以來。無三十日而敢謁者。蓋意閣下不待其久矣。夫事莫快于得爲。莫沮于不得爲。今令人口有言語。塞遏而未發。猶且不懌于顏色。況某負十年之志。彷徨痛惜。而終將爲外物奪去。是反不足傷耶。如閣下省其心。察其志。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之善地。署以宜職使養親。假以月日使從學。加之在閣下教化之域。時得伏于坐末。以竊咳唾之音。則某之心。豈惟祿養業學而已。如久旱之魚。縱于大水。非惟免于乾涸之患。又不知江湖之樂者。何如也。伏惟閣下。聲譽溢衆人之口。文章爲天下之師。其所以奬進諸生。誘掖後輩者。固不可縷數。若某之有私志而窮。宜亦憫之。故願閣下上覩曾大父先人之遺業。下察其家貧業學之艱難。旁省其取舍之輕重。傾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鬷蔑石父

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卷八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某聞天之生物。爲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衆矣。而司于耳目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內。此有餘不足。理之固然者。既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歸于無用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鵰鶚杞梓芝蘭之產。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擯。以無諱有。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況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固與萬物異。此其所以不足也。伏惟閣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強力不能擯。而因虛求實。抱僞買眞。以自鬻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搢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擯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雖均也。知名而譽之則喜者深。知名而毀之則怨者深。嘗入府謁。未聞于一堂之上。而知名者已

譏于一鄉之中。當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溥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子問孟軻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亦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奚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者言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怨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嘉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爲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廡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救是非之事。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辯。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爲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竊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爲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自宋入鄆。有冕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慊無以質之爾。今既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閣下不倦而觀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羶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故古之賢士。不以我毀見者爲主。而主其我見之善者。古之貴人。不以數見己者爲賢。而賢其見己之當者。以常爲賢。則主公不容易而知人。以善爲主。則士不可不自重也。河南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賈誼見知于公。及公歸薦誼爲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誼之右者。則材爲易進矣。而誼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至吳公而後進。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爾得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亦爲少矣。而子羽非公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爲賢。此賢其見己

之當者也後世則異于是在下者既無自重之心爲上者又好容易而知人今有一貴人其貴不必大也似貴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貴而見也我見其賢也夫賢者豈以貴賤而不同哉彼未貴者則不見今有貴者然後見則是非見其賢也今有一知名之人其名不必大也似知名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爲有人不稱則爲無彼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自方藩大鎮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部窮閻陋巷之學士凡號爲貴與名者則不憚乎見之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日遊乎門下而未嘗羞貴與名者樂爲己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己之子孫而不知恥故在下者非賈譽之才而爲上者無子游之德其相誓之心信若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藉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脫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困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嘗景德中會大父在朝眞宗以爲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稱爲廉吏某不肯嘗懼羞其先故上不敢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爲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爲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爲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就以義爲先害不急避以命爲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邊要領都會握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其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驕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爲天下之幸退爲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實也昔者鬷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鬷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鬷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纂錦雕繡開緘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遍視反覆求其精粗工拙之數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嚮慕而不能自已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飮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眞能詩矣及其人已死聲舉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蓄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爲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誚甫之詩愈爲作詩詆之蓋非特愈之時有謗甫者未死之日謗已多矣迨今四百餘年讀甫詩者豈徒無厭怠之意亦咨嗟詠歎欣鼓舞之不暇不獨怡然而已則始信甫詩之工而富貴名譽不足以借其重也曩某居陽翟有陳知默者字子思號爲能詩子思世家之後身爲子弟無名譽某始不信其能詩後某病居房中有誦子思之詩于戶外者疑爲唐人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某驚因盡取前後詩纘觀之大可愛後二年子思卒得其遺藁時出而誦之至今十有三年矣凡百誦矣一無厭怠之意而未嘗不爲之怡然則子思之詩雖不足比杜甫然亦非富貴名譽之詩也某嘗觀孟浩然集其詩無三百首而爲之序者數人某欲以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諸公而子思生不顯于世無聞于人非有道者未易序其詩也伏惟閣下以仁義忠信爲己任而富貴名譽窮達出處皆不爲之動心日者治臺閣職諫諍端言上前爭朝廷之大義天下想見公之爲人而世有忠孝號爲介廉今之言名臣者必稽焉如陳子思者貧且賤又已死亡矣雖平平之人未易動也而某敢以累公求爲子思之寵者蓋惟平平之人然後以貧賤死亡爲意而如公者則素不以爲意既不以貧賤死亡爲意則子思之詩實過人必有以寵之也今某望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乎公如因公之序有見于後世則子思者生不得遊于門下而死爲門下之所收異日人觀詩讀序必有掩卷流涕而歎息者雖無益于他事然爲聖朝作一孟浩然豈小補哉願公勉之不宜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即問公是先生文集尚未宜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膀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繼繼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即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

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貺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臠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調。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貺。如撥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一臠。何足以爲喻。既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爲謝。伏惟幸察。

代李侃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閤下。世嘗恨古人之不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策。其高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異人間出。內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埸折衝禦侮貔虎之臣。至于奇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問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爲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楩楠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略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域。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眞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爲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爲將帥。不減于漢唐。某以問人。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說也。以仁宗皇帝慈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爲之流涕。而況于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潞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既講諸公之德。而又聞潞公太尉閤下。獨爲天下之師臣。年壽高奇。勳業隆盛。有古鬻熊尙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反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嘗辱閤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嘗敢爲身謀。蹤跡雖死生流離顚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弟。戇愚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閤下發使弔祭。有加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戇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爲道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措諸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閤下留守洛郊。前日願見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閤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閤下其進而見之命也。其不進而見之亦命也。不宜。

啓

賀韓忠彥相公啓

誕膺典册。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體仁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幹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德元勳之後。道能陶俗。爲國器于三朝。謀以靜民。代長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起傅巖而共濟。若成大廈。孰爲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鼎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竦民瞻。少莅東臺。即當宰制。搢紳動色。中外相聞。消沴氣于和風。易虐饑爲豐歲。兵已沓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況仁宗之德澤未除。忠獻之矩模猶在。坐明黜陟。既當國而有爲。力致太平。乃傳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緇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晝錦之榮。某早預坏陶。嘗叨器使。方茲羈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忭。

又

龍膺廟制。進位冢司。恩典絡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海。惟唐虞之復出。由皋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秦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册告廷。冠諸公而作輔。側聞異數。允慰具瞻。某限以奔馳道途。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韓絳遷左相啓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慶慶。嚮于治定。進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益願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某以奔走在途。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任歡忭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疏膺廟制。進位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公。孚天奧學。名世眞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默定。人心允孚。不謀蓍龜。遂建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袞以宣勞。平陽趣裝。奉漢規而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道足以給時之求。觀面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効官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繫造物。可無失所之嗟。凉不流時。即見太平之效。某以奔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眞儒之絕德。蓋爲宰物之成功。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耆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窮庫之賤士。猶降志以居。倚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蓍代有聲。立言不朽。尊處元老。號爲文師。嘗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挺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臂而議勳業。朝中

新政。久垂譽于臣鄰。穎上舊民。如得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淸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覩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佚。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齊熊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啓

寄食異邦。私有倚新之願。雖誠辨坐。淺踈簡牘之儀。想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合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倜然異稟。逢此盛時。緊動業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爲己任。以門戶忠孝爲家聲。雖獨逝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當國。心無間于隱微。高臥故鄉。人孰知其休戚。始終一節。出入十年。遺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覩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致。殆爲幸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大儒白首。正爲天下之聘。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開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大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儒林。作英傑之冠首。紛降上意。名壓端明。改延閣之華資。領昆吾之重鎭。佇聞績效。別造深嚴。某、跡遠門墻。心馳齋坐。方愧書郵之至。辱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議。俊明迪哲。敦大秉彝。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告后。切諫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疇尹政之效。入翊扃禁之嚴。摘伏發姦。治蜀冲于廣漢。高文大策。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密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初政。尤藉老成。佇聞經世之謀。別究安民之策。由玆注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知惟舊。逢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紹隆。第極忻懽而抃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曾册。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之具。允爲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曾無吐茹。曾公之訏謨方略。實係安危。方凝翊亮之勳。俄遘賴變之感。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當初政。尤賴老成。佇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顯而鈞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如鼐薄。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曾册。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大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皐之絕業。咸會尙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爰自先朝。預聞機政。以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及物。訏謨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將辭于機要。尤深軫于宸懷。召以鋒車。對于

便坐。安民之策。得以展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即本兵之地。進當魁柄之權。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弟對秉了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帷幄之任。既足有爲。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冠于盛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敷敍。惟當躡距。以俟太平。某蹇弇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踴歡誠。幸溝壑之未塡。企門墻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埏鎔。

賀門下相公啓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汪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上猷。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大降佑。列聖溥臨。遘玆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廈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以蹤跡在遠。無由進敍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啓

光奉明綸。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遠。全德蹈中。嗣興末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略。諸儒之所視以爲法。斯民之所賴以爲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皆戴其書。天下陰受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爲殿。永懷夙夜。惟王室之爲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既傳。士皆喜如所望。增九鼎大呂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

即觀化鈞。永福函夏。某、早依埏冶。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爲盛際。不意一夫之抽守。還過至公。數悰賀廈之私。莫預在堂之列。瞻顒抃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舊。惟時之哲。彝橐方新。復侍從之深嚴。宜彌綸之叢集。某官。氣資閎爽。學造精微。緯有家聲。挺爲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比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淸脊。佇告嘉猷。入陪機政。冬陽方穉。齋館夐遐。伏冀上體眷勤。精持寢餗。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淸驂。已交淸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郎中。德敏而壯。氣溫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盤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開風鼎治。顧玆幣局。適在下風。剗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運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軺車未遠。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鎭浮。淸規迪哲。文能輔實。敏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乎右蜀。白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鄕。萬貨均輸。若流泉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內撲膚虛。比叨事任。得聯治務。預涜情悰。候正炎歊。路遙次舍。更祈上爲注倚。精調寢興。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端持.忠嘉允迪.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知所措.致綸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罄情悰.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沈偉.加風力之抑揚.宜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旌棨之賒.亟辱牋縢之貺.謙辭溢目.感緒裝懷.

西臺集卷九

啓

謝召試入館啓

材如命薄.初聯召旨之虛傳.名與論卑.敢意奏篇之誤中.蓋嘗辭而不復.顧以得而爲慚.及此叨榮.尤知躐分.國家以法理爲治民之具.而不失詩書之意.謂文章非取士之實.而求兼行義之純.由本末之相維.故安寧而大定.矧是西崑之奧.上速東壁之精.圖籍具存.賢豪迭處.非止沈涵于館策.冏將際會于功名.其選既高.在今尤寵.而況二府之薦.綿歲月而未聞.三館之稱.隨典章而新復.宜搜雋乂.以應闕稀.而某、質性本凡.智能非遠.徒以公卿之裔.得辭畎畝之勞.屈首授書.出于干祿.潔身爲吏.恩以及人.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顚頓.遂可前而自塞.策將獻而遽收.枯槁爲常.邅迴益甚.尙欲臨楚水而弔湘纍之魄.躡稽山而探禹穴之奇.歸返故邱.更無餘願.敢期將老.而亦遭時.謝太倉之賦.而接鴛鷺之游.捨下澤之鶩.而奉和鑾之駕.姑慰母兄之平日.敢論門戶于他年.顧薄技以何堪.見厚恩之曲被.此蓋伏遇某官志潛方册.術富經綸.厚德鎭浮.純誠樂與.深究昔賢之事業.欲成天下之人材.故雖近于惷愚.而陰爲之引重.俾從中道.改卽榮途.蟠木何知.偶膺輪輿之斲.汙瀆甚淺.亦塵鼎俎之羞.某敢不內正所聞.勉行其志.詎以軒裳之可悅.遂云蔾藿之難甘.寧信道以無成.戒養安而自棄.庶少裨于國事.乃圖報于己知.過此以還.未

謝司農董少卿啓

大人取士.嘗擇雋良.賤子何能.遽霑品藻.恩靡所望.感不容言.伏念某.植性本愚.賦材又短.徒以公卿之後.得辭農畝之勞.屈首授書.初疑有用.潔身爲吏.亦欲及人.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顚沛.足將前而自卻.言欲發而還休.久從簿領之卑.蓋爲衣食之計.心隨俗改.惟知縮手以偷安.事與願違.不覺振衣而驚起.姑彊顏而榮祿.已絕意于求伸.敢期患難之餘.而有薦論之寵.循躬有靦.荷睠無涯.此蓋某官、厚德兼容.純誠樂與.謂支離而寡偶.或朴樕以無他.借以重言.俾之上進.材如散木.初虞匠石之譏.道異成風.誤辱斲輪之盼.某敢不祗勤于事.固守所存.雖出力以效官.常收心而安分.庶無貽辱.以玷己知.

答李客省謝舉啓

遠承使介.臨貺牋函.衆聞鎭守之餘.克協沖和之奉.旨辭甚縟.愧怍交中.某官、沈毅敦方.惠和迪哲.早緣世德.自著忠勳.惟邊寄之難材.假使聯而撫俗.良革吏民之蠹.備聆道路之謠.仍忝外臺.敢忘公議.雖抗論于治最.顧有累于高明.況匪專聞.尤慚備數.籧篨揚粃.蓋偶濫于居前.捧土益山.固自知其無補.似緣親契.曲示謙撝.詳禮意之過中.第悚銘之不暇.冬暘方燥.寢饍良適.益冀保綏.下符傾頌.

河東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鈞陶所被.分刺郡以爲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操不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己.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干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招延.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爲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迫祥禫之制.零丁去里.黽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塵聽見.蓋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爲器使.既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霈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爲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爲刺舉.責在讞平.鉤取細故.則不近于人情.縱使被官.則殆非其職事.要在刑章之無枉.更圖和協于適中.竊自揣焉.烏能稱是.維勵當官之節.勉酬至物之私.

到任謝鄰郡守啓

偶當承乏.出剖潞符.維是小邦.適鄰善壤.附德輝而云始.揣幸會以居多.某官、材業綽餘.聲猷茂甚.冀忠許國.奮無不爲.膴仕在辰.躐而如拾.眷言巨屏之寄.久擬公朝之良.寬大下書.日究宣于上德.中和樂職.弼布諭于民情.顧兹疆場之連.獲締瓊琚之好.懸旌在望.但深覩德之誠.聲柝相聞.宜有餘光之振.薄寒屆候.嘉績告成.更祈頤養天倪.別需邦寵.瞻望門宇.下情無任.

謝本路監司啓

伏奉樞密院宣命.爲本軍奏監酒稅待禁柴日宣、與某商量公事不和、推勘得日宣理曲、移監蔡州遂平

縣酒稅者。贍焉而上。未遂狂愚之辭。戚奏以聞。方驗誣欺之實。仰懷庇賴。偶寘論旨。伏念某、本乏異能。粗知稼穡。十年選調。自嗟蹉跎。三世門風。舊傳清白。故吾猶在也。常卷而無聲。途非迷也。將廟而自卻。比明爲邑。惟仰至公。豈謂昔人。偶鄰所事。居常戚市。動欲唾人。既弄法以取逕。因刻章而誘怨。致煩衛聽。折以片言。曾是寒蹤。遂逃官謗。再念某以至愚之拙。守苟寸祿于異鄉。由無詭遇之心。故甘窮僻之地。動思退斂。豈顧發揚。蓋橫逆儻來。雖可不校。而上下相視。難于默然。矧歲月之未除。聽風聲而已惡。市井囂塵。坐成邱墟。商旅宵行。如避兵火。至于絕滅公道。封植私家。鄉曲推埋。雅習居沽之技。宦游饕餮。數爲獷狂之囚。敢肆狂邪。蓋相背試。比均從于吏議。已甘寘于刑科。賴有主張。卒無瑕讁。此蓋伏遇某官精求淑慝。深辨廉汙。憫寒士之數奇。惜昔人之不遇。謂投鼠可忌。雖戒前車。而養虎不除。其如後患。劾而易地。姑以便民。某敢不恪奉官箴。益堅士操。本非利器。幸根節之非堅。從此精心。庶淬磨而有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秦鳳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爲郎累月。殊乏才稱。謝辟經年。乃叨器使。實踰分願。徒切兢懼。伏念某、性本顓愚。學非通博。竊觀往事。雖涉獵以有年。剽竊爲文。竟支離而無用。少師心而已拙。老涉世以尤疎。頃從外府之招。頓辱中臺之選。未違屬部。卽入刻章。四壁僅存。殆不遑于灼艾。一門多故。仍久困于負薪。比再請而報聞。始免居于官次。甫終祠亭。輒復哀祈。蓋貧病之交攻。而願誠之有素。敢圖下聽。深軫寒蹤。謂勤拙之堪嘉。期識平之可仗。故茲假寵。兼使便私。此蓋伏遇某官如古伊皋。致君堯舜。先輔兩朝之治。永存萬世之功。憐此孤貧。待之輕約。得于盛際。不作廢人。謹當策勵疲癃。淬圖頑鈍。籌書刀筆。爲今日之賤工。號令詔條。乃聖朝之實惠。奮勵夙夜。仰稱甄陶。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仰荷甄陶。伏深感懼。伏念某稟生素陋。爲學不強。習聞長者之風。雖粗明于操守。名出衆人之後。蓋迂闊于事情。止祈引分于清時。乃亦蒙榮于末路。與游儒館。稍假使軺。間從省府之繁。誤被朝廷之選。愧公家之無補。愧私累之交侵。仍以養痾。輒祈出守。復遷延于歲月。屢披瀝于肺肝。由不忍于棄捐。故卒還其刺舉。莅官未久。易地更優。既事之過于其前。則人亦指以爲幸。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柱石。道秉權衡。雖擇取于異能。亦銓量其已試。致茲庸賤。亟預遷除。謹當益勵初心。務殫病力。因循疊事。豈今日之敢言。搏擊求名。亦古人之不取。惟仰遵于詔令。冀上稱于廟堂。

永興提刑落權字謝兩府啓

宿官無聞。久茲假器。增秩有等。就俾正名。量分願之已踰。盜心顏而增愧。伏念某、頃明試職。卽忝按刑。拂塵蠹于簡編。曾無是正。聽風謠于部國。殊乏建明。間求自試于方州。乃復僥榮于劇部。大懼望輕而招謗。敢圖寵至而爲眞。此蓋伏遇某官。道以康時。誠而接物。謂官師之並建。須法度之至公。積歲月以爲勞。豈曰能堪其事。存資格而不廢。亦云示勸于人。故如妄庸。獲紊甄敍。敢不循循拙守。敬奉寬條。責在識平。顧職守之雖舊。動思罄竭。仰命令之惟新。感戴之私。倍萬常品。

回謝沂守劉大夫啓

比者叨被恩書。召還郎位。亦既觀天而自列。可量蹐地之不遑。敢意謙撝。特貽慶問。睍芳詞之溢目。蓋愧緒以裴懷。某官、奕世名門。清朝雅望。服冉季藝能之美。早有實聲。振襲黃循吏之風。適分憂寄。幸此圭封之同域。冀蒙河潤之餘滋。未遂合并。邊成契闊。趨九門而俟命。顧以廢裝。指千里以馳心。遂乖望履。區區之意。喋喋奚殫。

耀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之使指。殊乏建明。畀以郡章。實分憂寄。未淹歲月。已見吏民。恩厚莫量。感深難狀。伏念某、頑才非敏。樸學近愚。自謂使令。勤廣顛躓。常亦區區而有志。其如碌碌而無聞。任職居官。第稍聞于籌領。循名責實。漫不見乎事功。矧肢體之疾日侵。而肺肝之請屢竭。奏封復上。雖未達于闕廷。成詔俄頒。俾就分于民社。既獲長人而爲政。又容藉祿以便私。此蓋伏遇某官斟酌尚徽。彌綸百度。眞忠許國。奮無不爲。盛德康時。久而彌劭。人人欲其知勸。事事幾于曲成。特由平日之品題。以記累年之誠懇。私其官序。假以州麾。某敢不率職在公。軫民求瘼。更殫敬思于教條之內。覬酬大造于埏冶之間。悚戀依依。實萬常品。

耀州與監司啓

比膺朝命。叨領州符。內惟委瑣之才。適在按章之地。攀希有日。庇賴自今。某官、清德鎭浮。美材周物。文能輔實。敏以濟功。由宸扆之注懷。總使權而治劇。屹當一道。兼刺百城。風力斯加。固不勞于施設。猛寬相濟。遂成化于中和。曾是孤蹤。得依盛德。屬軺車而就部。思徹席以無階。未知爲政之方。徒結瞻風之戀。春陽已煦。使範有休。更祈上爲廟明。精調寢膳。

耀州免勘謝兩府啓

右某啓。本州縣官吏。昨因災傷。開諭人戶出糶。解斗過數。承認不當。准提點刑獄司牒。備坐到朝旨。特免勘者。罪離屬法。方俟刑章。恩出原情。獲辭讞域。咎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某、質薄地寒。名微才下。莅官非敏。接物更疏。凡忝承流。適茲懲澤。雖奉法循理。要在安寧。而救災恤荒。殆成迂闊。既人言之自取。顧吏訊以奚逃。敢圖造物之仁。深體振民之務。凡奉行而當職。與奔走以在官。似憐用意之崎嶇。並得論心而矜貸。遠在千里。而蒙察于朝廷之上。賤比一介。而見恤于廟堂之尊。雖予奪之無私。亦生成之有地。汗顏增覥。淪髓知歸。此蓋伏遇某官。躬贊大猷。力康庶政。攬萬情而同照。勵百志以惟新。既陳法以防非。亦本仁而觀過。致茲痕累。曲被保全。某敢不砥節在公。省愆克己。務求民瘼。益謹官箴。庶少利于米鹽。以上酬于埏冶。謹奉啓事陳謝。

耀州任歸別本路監司啓

比分符竹。遜仰禮帷。吏道非長。官成無狀。久不聞問。居懷偃草之風。自視何堪。敢意及瓜而代。言歸已近。論幸則多。此蓋伏遇某官。德可鎭浮。才方任重。攜百城而兼治。公一道以爲心。未嘗求備于官僚。止欲共成于職業。矧如衰薾。最乏勞能。殆由念舊以見存。故得終更而善去。平居閑闊。悵莫及于前人。扶病出關。

知苟逃于大譴。尙冀後來之薄效。少酬今日之厚知。感戀之私。倍百常品。

鄭州謝兩府啓

任之持憲。巳復故資。易以守藩。仍居輔壤。孤根粗立。再造知歸。伏念某。生也近愚。長而多難。售剽聞先生長者之論。而號爲通人達士所知。頃被招延。謬更任使。崎嶇一節。黽勉十年。雖錐在囊中。或疑其脫穎。而金躍冶外。自畏于不祥。是以册府倦游。每思樸被。使軺屢駕。輒欲分符。間嘗引分以投閒。更欲爲貧而居下。刳心以道。寄命于人。褫職還朝。忝預拔茅之薦。調官遠郡。猶懷據蒺之憂。忽逢舜禹之嗣興。偏得皐夔而夾輔。博延中外。康間舊新。故雖孱微。而亦收用。方取漢中之道。叨移寰內之邦。矧嘗譜閭里之情。而素有松楸之託。使其自擇。蓋止如斯。特出至公。將何以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務。柱石累朝。治惟急于人材。心常公于天下。旣先巳進退其大者。因施及孤遠而振之。謹當勵節惟堅。奉公不懈。悉心條敎。致力米鹽。論任官稱職之差。雖非能吏。苟奉法循理而治。敢病細民。冀收塵露之微。上答埏冶之及。

京東謝兩府啓

溱洧之鄉。爲邦巳寵。齊魯之地。改命過優。被旨促行。順流至部。竊言事任。仰戴坯陶。伏念某。蚤以才微。出于人下。雖在官而知勉。質遇事而不強。齒髮寖彫。視壯圖而巳屈。簡編盡癈。愧俗狀之相仍。比還常選。以低垂。僅得偸生于隱約。敢期再造。屢賜曲成。巳復官資。仍加器使。更欲激昂其晩節。特遷將漕之寵名。遠懇避以報聞。因自嫌而遽受。顧惟本道。切近在畿。包括靑徐。接連趙魏。民物旣庶。賦調亦繁。用以赴功。惟恐瑣材之不逮。使之擇地。乃幾衆好之所同。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內全。聰明上達。力持公議。博盡人情。謂庸翫之骨多屯。本無足嘆。而安國之灰巳冷。偶此復然。試假輝光。更從驅策。敢不就爲經畫。常謹會期。務少存觀采之紀綱。亦不忽細微于簿領。身名晻黯。姑自信于明時。事業謬悠。惟更殫于病力。

淮南謝兩府啓

仰戴坯陶。俯深感懼。伏念某。技能單少。名跡湮微。偶遭際于盛時。許回翔于中外。崎嶇七路。厯忝使華。出入八年。復塵郎選。而病軀巳弱。難追朝路之簪紳。食口甚多。更苦京居之桂玉。矧素昧公家之務。而勤厲官勝之興。方期仰露于肺肝。所覬服勞于郡邑。敢圖任使。復此饒逾。遂從臨遣之優。殆過由衷之請。得專外計。兼剌列城。苟非選于衆人。豈輕付之一道。此蓋伏遇某官。圖回萬化。翊亮三朝。坐秉國成。分授天職。特兹差擇。畀以事權。敢不益務奉公。常思盡節。盍慮出入。雖心計之非長。奔走經營。須力疲而後止。上酬天施。次答鈞憐。

上太師文潞公啓

某持服鄭里。備聞太師居洛動止之詳。以罪罰屛處。人事不通。故無由更至誠懇于左右。伏惟功在內朝。身兼五福。人臣無出公右。天下想聞其風。載籍以來。有未聞者。拘以吏役。無由奉杖布席。以聽謦咳之音。下誠惓惓。見于夢寐。惟願珍調勝飲。精護寢興。永究松喬之年。長爲社稷之鎭。下情無任懇到頌詠之至。

上蘇頌能相啓

比者伏審某官。力援古義。懇避政機。不淹廊廟之榮。惟期風俗之厚。章每劄而復上。衆願留而不能。進符天下之公。退爲吾道之助。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請謁門下。少布惓惓。仰惟鈞慈。俯垂亮察。

上鮮于運使啓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瞻言明哲。適在總臨。得伏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鎭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草。內斷疎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齋館愈遙。更祈上爲邦朝。精調寢餗。

問候熊舍人啓

比職外司。積有簡書之畏。馳心齋坐。曠無竿牘之修。仰明哲之總臨。宜福禧之駢集。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使煩而能。輿望胥會。設施風采。實竚于廣朝。論議建明。蓋行于素蘊。而自代言西掖。董正九臯。炳雲漢以成章。阜邦財而美俗。行膺大任。此實便塗。內惟憫惜之愚。叨預陰私之厚。希風有素。託庇自今。更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餗。下情祝頌之至。

問候判銓舍人啓

素冠終制。簪紱還朝。想法從之深嚴。宜純禧之叢集。某官、識窮倫類。學造精微。休有家聲。挺爲國器。方贊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甫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除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籌大政。冬候方屆。齋館愈遙。伏冀上體眷勤。精調寢餗。

回李侍制啓

伏審懇避州符。寵提宮鑰。功成不處。身退益榮。某官、仁厚持躬。剛明待物。鎭浮以靜。應務不勞。早聯侍從之華。洊委藩方之劇。家聲籍甚。風力凜然。惟是贊邱。夙稱里閈。小棠聽訟。新留蔽芾之陰。大瓠爲樽。舊有逍遙之地。典司原廟。偃息鄉閭。高義可稱。淳風斯復。某、違顏尙邇。庇職方虔。願刻牘之未遑。辱滕書而先及。旨辭並縟。感愓兼深。寒燠氣炎。燕閒進粹。更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

回熊右司謝致仕啓

樂道辭榮。抗章得謝。退未六十。時無二三。洛社推高。朝倫共仰。致政右司學士、才資博美。器識宏深。雖早服于榮階。實內崇于時望。勵操修于常日。比得喪于浮雲。皂蓋朱幡。每期閒佚。眞祠琳館。又欲退休。還引疾以上聞。信高情之絶異。孰爲韁鎖。遂脫屣以超然。雖處戶庭。猶拂衣而遺去。未奉在堂之慶。辱貽記室之文。何特起予。因將善祝。林泉嘯傲。日追園綺之遊。壽考康寧。永邁松喬之算。更須晉面。別布悰誠。

回胡先輩謝登第啓

較藝春闈。升華桂籍。坐追時彥。將大家聲。豈惟我里之有人。足見公朝之得士。先輩足下、文詞贍逸。經術該通。早並雋于膠庠。久得名于場屋。自比穿楊之妙。果爲入彀之英。雞鳴九臯。旣升明而在邇。鵬程萬里。期遠到而可觀。某正此窮居。欣于及見。方欲論交于異日。遽聞得雋于明時。展慶謁以未遑。辱牋縢之相及。顧如感臆。言述奚殫。

回介狐皞如張大年謝及第啓

老病杜門．粥倦游而屏處．俊髦得路．亦美事之預聞．敢謂不遺．肯兹見顧．副以牋函而爲貺．爛然詞筆之可觀．伏惟先輩秘校．業履端修．藝文通博．造廷待問．雖指事以獻言．升舍右賢．本窮經而謀道．行且莅官而從政．尚宜入里而榮家．丹陛策名．已致身于庶旦．青雲在望．當試目于異時．祇造未遑．占辭非敏．其如媿佩．豈易索言．

同宿倅俞察院啓

比緣承乏．獲遂同寅．仍忝按章．備聞公議．雖抗論于出處．顧有累于高明．豈謂謙撝．遠貽牋問．旨詞並縟．感慯交深．某官、懿行清規．茂猷遠識．學有淵深之奥．名先臺閣之英．履道從容．推誠惻怛．似矜迂拙．曲示海存．捧土何知．本無裨于高大．斷金爲好．期永奉于周旋．載欽禮意之過隆．第覺心顔之增靦．素商在候．雅履爲休．益冀護持．少符瞻禱．

回鄰郡官啓

出游淮服．接境渦陽．緬思未覯之賢．適在相望之地．方圖請問．遽辱題封．鋪記室之芳辭．敦鄰邦之嘉好．禮踰有素．惠則非常．某官．術爲吏師．名出人表．暫兹潮決．竚俟劇遷．適忘友郡之偏．誤慶長人之任．載邀褒借．如揭語言．冬律肇寒．明神介福．益所倚訓．庸副陋誠．

代范忠宣賀李肅之待制宮觀啓

寵被制書．退司宮鑰．已變藩節．歸喜堂皇．閭里均榮．風聲勸俗．伏惟慶慰某官．資稟清涼．學通本源．出當萬乘之知．敵乃千人之傑．設施風采．實竦于廣朝．論議訓猷．蓋行于素蘊．而自參華延閣．分寵价藩．地與望隆．譽隨恩渥．甫兹報政．俄爾逃身．領仙倫于別都．便錦衣于私第．安居自適．不違竹馬之遊．大廈未成．猶恐蘇車之召．某．簡書方畏．竿牘罕修．辱管記之移文．撫情悰而增愧．未遑拜慶．徒爾瞻風．益冀養頤．別須登用．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正啓

考象大官．屬衡杓之順建．審聲神轄．發鄒律之和聲．某官．全德鎮浮．至誠勤俗．雅際風雲之會．親承日月之光．躋宮于午．復太平于盛旦．屬兹元朔．茂擁天祺．某承乏外官．阻從中謁．瞻顒贊頌．實邁常倫．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冬啓

臺實浮端．表日延暉．當萬寶之履端．實一元之令序．伏惟某官．材膺帝賚．望冠時宗．蓄直道以居前．覺斯民而自任．嘉謨屢告．善化方行．坐成告遠之猷．茂集履長之慶．顒惟儒品．適庇下風．頌詠之私．倍百常品．

代范忠宣謝兩府啓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于懇避．終進官于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競．早由際會．亦預招延．謀拙無成．蓋乏適時之用．跡奇不偶．知由拔物之疎．空歷四朝．未聞一善．敢期晚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備從八座．未逾三月之除．機事預聞．乃綴八人之列．靜言非據．靡自遑

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可濟時．心惟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品題．使階器用．智謀非遠．知罔貪于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于門戶．庶幾少補．永服下風．

代范忠宣并州到任謝兩府啓

比膺外制．就付中權．仍超書殿之華．倍荷門闌之寵．辭榮受任．初劇虞惶．進職臨民．率階忝冒．伏念某由先子之忠義．受厚祿于朝廷．澤及私門．雖乘軒之可寵．用非公義．愧覆餗之自貽．猶叨守于輔藩．就復更于方面．併加異數．示及殊恩．此蓋伏遇某官．念舊爲心．代工有體．曲爲道地．得致便藩．謂髮齒之雖衰．筋力而可強．初臨邊吏．惟祇畏于簡書．仰恃仁人．更上資于廟略．瞻顒感激．實倍常情．

代范忠宣到任謝兩府啓

比者解官全許．易地皆陽．愧無條教之有稱．復忝兵民之重寄．仍叨進職．殊出異恩．敢謂記曹首貽慶問．粲芳辭而在目．叢感緒以裝懷．某官．道德元臣．朝廷夙望．有鎮浮之令德．布利澤于生民．告后惟勤．聞嘉猷于在昔．至公來復．朊虞位而及今．顧是疎暌．還叨率領．驅車就道．報德無階．益冀保調．少符傾訟．

代范忠宣回宗正留後賀冬啓

鄭管升陽．魯雲紀瑞．道協履長之序．歡交亞歲之儀．某官．蘊秀皇枝．參榮宗事．由惠和而著美．有信厚以潛中．逡及令辰．茂膺豐祉．曲煩記室．前示慶函．感顧之深．銘藏罔既．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登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慚．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陟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繁．遽沐記曹之問．仍懸箴而有納．將厚意以無窮．綸惟王室之爲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顧攸箴于不逮．庶協濟于在公．

代范忠宣回謝詰舍人啓

光被制書．與司誥命．豈特士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華．凡在見聞．孰不欽佩．某官、生爲人傑．代有名學．問精通．性資絕異．上下千載．深窮治亂之源．更歷四朝．獨作文章之主．雖常任窮通于寒暑．履忠難之風波．而志氣不衰．聲稱彌劭．遂從散地．入踐要途．斷自上心．擢升外制．不試而受．其榮則多．非徒代天子之言．蓋可慰士大夫之望．雖言語侍從．未能究異日之功名．而號令發揮．亦足以動斯民之耳目．兹惟盛會．可謂得人．顧削牘以未遑．辱貽書而先及．永惟欣感．但切傾馳．

代范忠宣回謝衆官啓

比者明被詔除．獲陪樞要．辭雖牢而靡獲．心以寵而爲憂．敢爲仁私．特貽誨翰．荷恩勤之曲至．加獎飾之過中．佩德之深．非言可既．

代范忠宣回安州蔡相公啓

近膺詔綍．就易州麾．適去鄉邦．已開舜府．某官、資稟渾厚．謀謨靜深．親居上相之尊．蔚有大儒之效．友于之性．愛踰厚于門中．進退之難．恩蓋由于意外．比更郡寄．益味道腴．任寒暑于窮通．見古今之出處．地處

江海，爰多大國之風，心在朝廷，未寧嘉猷之告，佇聞召節，復正嚴廊，刻年贍以未前，辱緘縢之先及，永言瞻戀，莫既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內翰啓

近被制恩，復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遊，志在功名，久屈藩方之任。比從節召，入覲宸嚴，實國體以增華，藹士林而爭舉。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興化道民，行副上公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召和，因時改作，遠此先廷而來上，始知致古之惟精。允謂難能，式符昭代。伏惟某官、志潛道德，學富天人，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鍾石之和聲。制作惟艱，昔譏房杜而猶愧；鏗鏘可紀，今若夔襄之更生。顧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祇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溫良，身行法度，夙荷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遽奉親喪，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迫兩宮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蓋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既。

代范忠宣回李瑋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學流勳戚，㦪動士夫。伏惟慶慰某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扇禁之嚴，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聞眷遇，迥出等夷。果自麾車，超受旌鉞，激風聲而彌劭，仰勳閥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需金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剡騰牋以未遑，辱書文之先及，識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觀象，審正歲之闢端；堯曆授人，順新陽之用事。某官、端方令德，廣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帝后。屬茲元朔，昭介殊祥。某允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顒禱頌，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任，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攀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塗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佇聞頒書，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于從事，方懼于謗阿，賜以寵言，頗沾于品藻。寵隨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擧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就方伯之任，率常剸擧，幸爾安全。苟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途之

望，而況中朝渙發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願望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賤之人，更被獎提之力，顧實人情之殊寵，不同歲格之常文。曾是孤平，知難報稱。此蓋某官荷國重寄，爲朝偉臣，親承日月之光，躬秉珪璋之望。協新邦治，增飾士林，謂輪囷之材，猶有庸于成器，則樸樕之學，豈無取以補官。雖均進退語言之間，自有賢愚能否之辨，若某者，稟機至淺，荷睠殊深，不徒平進之有階，實與終身而爲地。誓圖薄效，少答厚知。

代人謝監司及郡官啓

中國而爲之學，所以尊命教于朝廷；擇人而修其官，固欲副養材于士子。知慎師儒之選，兼明友教之求。然非粗貫于本源，何以仰成于禮意。如某者，志學甚晚，操心凡愚，不能委曲以自謀，徒欲狷狂而進道。與人幾于方枘，故不爲世俗之知；得官比于抱關，猶未免簿書之責。爲己如此，教人已疏。豈謂某官，矜裕兼容，純誠樂與，模範至大，寸長取而不遺，節制所臨，小善嫌于不養。卹其空乏，而假之廩稍，爲其顓朴，而受之規矩。此庶幾先事以備官，將願以諸生而求益。勉從嚴命，尤負汗顏。

代人上齊州待制啓

守職踰年，被恩易地，瞻禁林之耆德，擁帥節于全齊。僚名部以裝行，撫儒吏而增忭。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早被旁求，寖階膴仕，而自升華延閣，寵殿价藩，德與望隆，地隨人重。內惟聞道之淺，將聽大邦之謠。遂獲所依，預欣且幸。

代上運使劉學士啓

伏念某、受材空疏，學道迂闊，安司官局，託在使威。惟門牆之高，未始得進，故年牘之獻，無由自前。若其依戀之私，常與寢燕而並。陽春已暮，生氣頗濃。仰盛德之所臨，宜神明陰之輔。某官秉心剛實，抱氣宏深，諸儒之所賴以爲宗，先子之所畏以爲益。義勇不挫，忠精無瑕。恢聲廣朝，闊步華省。遽宣使指，益悚民瞻。凡遂聽于音徽，皆想見其風采。輸將萬貨，靡虛月以課勞；殿最百城，不期年而肅治。顧惟單瑣，亦荷隆私。謬述前人之功，實庶後進之階。先賜所令，豈專屬部之爲華；將命弗辭，庶比五鄉而可見。更祈順天降任，以道裔神，需大庭之延登，作宗社之深賴。瞻企門下，某卑情無任。

代宰相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連上奏封，懇還重任，雖惰詞之曲至，顧體貌之方隆。況以協于康寧，敢預聞于去就。伏惟平章太師，道行今世，名軋古人，早有志于濟時，晚未忘于憂國。奇兵不再，冠鐘鼎之元勳；大節可書，作宗社之盛觀。親輔三朝之治，尊爲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老，以圖久安。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罹寒暑，殆狹晨昏，和氣內生，明神陰相。不假藥餌之卜，遂聞藥石之功。遽辱誨音，願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周；山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濟，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寧，而兩宮之傾屬。欲致非常之效，殆須不世之謀。曾是備員，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願回雅眷，永協太和。

代樞密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屢形表牘。思避鈞均。惟大老之在朝。致蒼生之安堵。雖浩然欲歸之已久。其挽而願留者愈多。過沐誨音。但深銘感。伏惟平章太師。有伊呂之道。享喬松之年。身相四朝。智周萬物。方主上繼明之始。與太皇臨政之勤。蓋欲仰成。故須特起。爰從洛汭。入覲京師。遐以隆名。昇之重任。疑謀未決。復資蓍蔡之明。大匠已臨。自得埏鎔之正。遽辭廊廟。欲返山林。矧當夷夏之觀瞻。胥繫朝廷之輕重。名遂身退。雖云今古之常行。時異事殊。殆見聖賢之達節。願損一邱之樂。即成九鼎之安。則藹藹王朝。遂可比隆于前古。區區末路。亦將永庇于下風。

狀

賀冬狀二首

氣肇初陽。星回極晷。絅歡儀而交慶。緣令序以儲休。阻守官箴。莫趨賓次。瞻顒禧頌。實倍常情。

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禨象。恭惟某官。修能迪吉。明德知常。諒膺天祐之休。遂赫民瞻之節。宅齋庸之百揆。無有後艱。介太平于萬年。永錫難老。某適叨遠使。莫望通聯。徒傾欣戴之誠。亦薦爐呂之頌。

賀淮漕李學士狀

第功居最。申命自中。因漕節之尊榮。直書林之祕奧。凡在朋游之舊。率增慶抃之私。運使學士。積德純時。受材博美。用文輔實。飾吏以儒。抱世濟之忠嘉。富家傳之學問。比臨大部。益簡上心。數試以煩。資適于用。遂騰績效。坐致褒升。職中祕之清資。仍外臺之重寄。由此而躋禁林之地。乃實便塗。不日而居計省之尊。亦其固有。豈特增光華于本道。倘將致潤澤于斯民。某、昏老無堪。摧頹不振。側聞休命。第踴歡悰。剡筆牘以未前。拜書文之先辱。芳詞溢目。感緒裝懷。

賀開封尹王侍郎狀

光被命書。寵臨天邑。輟自保釐之要重。還歸尹正之尊崇。凡在見聞。孰不聳仰。某官、受材博敏。抱器宏深。兼問學之該明。與聖時而際會。宜勞要劇。致位深嚴。屬營洛之雖材。因奪情而授任。事爲邊出。夫率雲屯。賢勞施爲。坐闢肅治。眷惟浩穰之衆。尤資聽斷之長。非假威名。孰能表正。遠恭承于召命。知不在于他人。夜衣而行。豈異歸車之速。日終不倦。遂傳聲轂之淸。仰纖紺張。行陪丙魏。雖阻預在室之慶。實同傾賀厦之誠。激節歡愉。名言罔旣。

謝范德孺舉自代狀

某惶恐再拜。近覩進奏院狀報。伏蒙經略侍郎。不以其迂闊無成。久自棄于門下。意欲推而挽之。使就塗轍。因拜新命。特有薦論以自代。雅詞借重。邈于丘山。叠愧之發。不覺顏面之泚然也。竊惟文正公後至丞相。與公通顯以來。門下之士。十百爲群。其間號爲有道而聞于時者甚衆。如某區區。何敢比數。而每蒙丞相公寵薦于朝。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蘧當親躬如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論報之方。若是而已。

回發運先狀

奉計造朝。方舟至闕。永惟寡陋。久以傾瞻。矧聞譽之方隆。喜趨承之有便。邇膺紱冕。奄荷輸誠。感佩之深。文陳莫旣。

路分到狀

行之官次。甫及郊圻。恭惟軍務之要煩。屬介路戎之弁讓。即諧參展。愈切欣翹。

司業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師儒之重。時惟臺省之賢。即遂參承。愈深抃仰。

留臺朝請到狀

取道之官。將車及境。比以牒書而請候。嘗迂記室之報音。即遂參承。愈深抃仰。

鈐轄太傅到狀

將抵官次。行及郊圻。仰惟軍務之繁。屬在兵鈐之重。即諧參展。愈切欣翹。

總管太尉到狀

將抵官次。已及郊圻。遡仰虎臣。暫留龜洛。分帥權于武衛。待軍政以總臨。即遂參承。愈增欣抃。

提舉觀察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麾旌之貴。方昭營洛之功。諒有神休。倍增福履。即諧參晤。愈切欣瞻。

諸監司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遡仰使臺之重。時維國佐之才。方擁神休。行趨召節。參承在即。欣抃交申。

都運顯謨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遡仰禁聯之重。方隆大漕之權。行自禁塗。峻躋柄任。趨承在即。欣抃交申。

留守大尹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惟保釐之靜治。乃扃禁之王臣。兼降綏撫之樞。端處居留之重。趨承在邇。悚抃交申。

代范忠宣送迎韓康公狀

肅馳旌旆。將詣國門。惟舊相之儀刑。合士倫而竦動。爰當虛宁。故此迎歸。宮使太尉相公。功在朝廷。道乘方冊。堅如金石。有格物之至誠。炳若丹青。皆可書之大節。旣聲名之洋溢。復進退以從容。歸護眞祠。乃謀安宅。朝中新政。且就問于是非。都下舊民。如得見其父母。顧惟衰端。久辱知憐。旣獲邇于誨言。是求依于德庇。瞻言際會。慰極欣愉。

代范忠宣回蒲端明狀

肅馳旌旆。行次郊圻。跋履惟勞。冲和方集。矧是台躔之舊。爰趨屏翰之崇。瞻符采之非遙。仰德風而增悵。更煩記室。遠示書詞。感佩之深。銘言罔諭。

西臺集卷十

尺牘

上蘇內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遇厚。知奬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卽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殆慈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衛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寨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之何如。既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又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卽欲叙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適當新寨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舉。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爲竿牘之問。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纔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亮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問于左右。竊想卽關鈞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途區區。幸免如昨。瞻覯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飯。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懇祝之至。

上呂微仲相公

久違材館。下情伏深傾仰。卽日秋暑尚熾。恭惟神衛起居。百福潛會。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飲食。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愚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祿食于內外。僅能不失門戶。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闊遠教誨。日增聞陋。其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顧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爲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維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恤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樞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違奉門下累歲。日有兢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鎭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屏著。伏冀體國爲民。精護寢飯。下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啓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問區區。所欲言者。與銜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能賜亮否。卽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鉅義。中外所仰。諒無煖席之期。卽還廊廟。疏遠之跡。將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蘊結于中。季

多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未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順衛太和.永輔聖世.卑情惓惓蘄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想望.入籌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儲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帥長百僚.大爲制作.以嚮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屏.下情無任歡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闈.嘗奉竿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月.近准勳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祿食.仰繫恩造.感激何言.趨府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饗.卑情惓惓祝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天下廣廈嚮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夷輝.以極一門之盛.而台躔舊德.道在累朝.其所以運籌帷幄.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啓通于左右.因布悰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秦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間.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舊德.士大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疎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觀太平之成效.何勝惓惓.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秋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何澀少卿

某啓.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卽外官苟祿.故雖再至門下.而不得款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貺.旅次値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強豫.某、待罪河東.營職粗遣.內託庇庥.以苟免于罪戾.未由省見.伏惟體上眷賜.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雖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還太原.上記稽緩由此.幸冀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慮曠瘝.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卽契勸他侯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貺.體眷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粗遣.內倚門下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未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不預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樁錢穀移用.蓋已不勝其繁矣.原明沈毅遠識.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尙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逾分已多.第才劣事薄.恐有不稱.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祿食.卽便無餘願矣.某承乏于此.幸復霑祿.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略無仕宦之況.應之、叔鄂、知常公餘會集.豈勝優羨.今皆有書去.蓋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仍得畿邑.至幸.中間待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輒謄本封納.以須候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晚.雖常繼以亂道.絕不中.已毀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修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卽往忻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遽.恨無文辭以見于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遵饗.前對大用.

又

某啓.不審頒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槩.殊無名宦之況.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獎與.臨紙愊窘.不知所以爲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昔相昧于平生.然仰名德之重有年矣.到此辱眷良厚.于局事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兄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有所授.十一舍弟領畿邑.往淮南般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疏賤.輒敢奉狀.上問太師起居.特蒙鈞誨.伏增感戀.亦每于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幸甚.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書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卽日春暄.某惟燮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闌.仰冀體國爲民.永鎮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眷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徒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感如之.重念某兄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帚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熀耀實多.遞中謹先奉

啓上謝侯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啓。承乏晉部。雖忝爲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途。一宿即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値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途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日。中間請候疎闊。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祝頌。

又

比辱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既有失咨詢。到京勸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至今纔得奉前啓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清懷高誼。出于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聞成命。別修慶門下。更冀上爲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縟。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動止萬福。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禮眷之厚。感悚無已。即日不審訊後起居之況復何如。未知參省之期。仰冀輔順眠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寖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爲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淸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即容契勘。今歲適減兩薦。數餘者率皆有諾。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預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即足以爲淸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鄭下。嘗會軍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釋。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即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淸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愼持寢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爲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于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闕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領。繼以多故。修謝復後時。併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晚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即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監司門客。即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即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勢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淸論。其慰無斁。拜別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悚愧何言。即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況。粗遣。風土。羸塉少醫藥。種種不如傳聞。然亦適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躋華顯。區區不宣。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雖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臥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爲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超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于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眷愛郎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眷與之厚。感服至今。氣序微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纔遺內倚門戶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未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宣。

又

比蒙委賜書教。欽味眷情。感仰增劇。適會出往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憊。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修。乃竟先辱手筆。既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繁。未知終能免否。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碑。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謄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違。倏更歲籥。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修問起居。下情伏深兢仰。春晚氣候計暄。伏惟治裝餘閑。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邇。未獲得閑。冀爲國精護寢褻。以副願誠。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鎮蒲中。于景叔私計。想良便也。不肖之迹。乃復獲依左右以承教。何幸如之。道里差遠。更惟倍切調護。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于左右。轉成疎闊。區區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又

遠去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內外忧迫.到今纔得治問.何勝愧恐.昏俗麤且僻.飲食、醫藥、婚嫁、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卽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兄.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頒家信.亦具聞動靜.某行日蒙垂餞于啓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卽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爲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卽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爲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尙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爲執法者.皆在正夫年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益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權衡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昔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宜.

又

去違左右寖久.一向在孤危羈約之中.不復敢屢修牋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惓惓.結懸戀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營職幸免.未由參侍.伏冀上爲廟朝.精加保嗇.卑誠祝頌依投之至.（【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帥慶陽.嘗獲造詣行府.曲蒙教敍.舉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寔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箋牘之間.寘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卽日春晚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淮甸.上邀蔭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饌.行膺廊廟之拜.卑誠惓惓之禱.

又

近者伏審祗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賢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殫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逭責.儻沐眷憐.不賜鄙遺、時有以誨督之.幸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違侍左右逾月.下情兢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強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羌事.撫綏邊民.大河之外.畢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慶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宜.

又

近日使轄取道太原.得遂省見.獲奉教誨者累日.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尙冀調護.垂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痰瘵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卽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節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卻作一升半升.准帥司牒照會.別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別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寨.亦麤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嵐保德和顧般運.數必不多.庶易辦也.惟橫陽等六寨.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寨.無提刑司斛斗.既人戶未可令上州請領.又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儲畜可顧般運.遂牒漕臺以豐麟州米兌換.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堯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人望.肆覲宸廷.再都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途.末由躬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幷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齎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溫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既而聞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以托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爲宰相者也.卽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參省之期.伏冀體國爲民.調護寢饌.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問北來人言.當請見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擁護.況小疾也.更冀調愼食飲.減節人事.以副宗社蒼生之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拳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淸和.恭惟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瞻望門屏.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惓惓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詔使相逢.具道體量本末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劫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須收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盡事宜.繳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恐台慈要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卽問之.但言計未決.且少候.及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爲是.台慮所及.曲盡.續更稟覆次.

又

去冬遣人奉狀至漢東。請問起居。今春人還。領所賜書教。感戀之餘。方欲修狀。再附遞漢東。忽聞相公有湖湘之行。神情惝怳。逾月不定。欲急遣人至漢東。竊料離漢東已遠。仍未審出陸。直至永州。爲復中途改作舟行。欲宿留見謝表。遣人奉狀前去。而邸吏至今未曾報到。朝夕懷抱不寧。謹專走此介至左右。參候動止。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區區引領之至。

又

不審自漢東至零陵。凡多少驛。水陸登涉之間。台候何如。到日已及暑月。蒸溼之氣。必有過于漢東。所居如何。稍軒敞。即于起居良便。若無如此居處。聞零陵木植至易得。雖旋營造。門下之人。亦不當憚煩也。食物定無好者。羊魚鵝鴨魚鱉之類。計與近北不殊。常膳之間。不至闕事否。或爲大江在其旁。雖熱而無瘴癘。北方藥物。必預曾備辦。更望上爲宗社。精加擁護。涕戀之私。雖日夕形于寤寐。而無分毫可補左右。慙恨區區。殆不可勝言。

又

恭惟某官忠貫白日。遭合神明。平生以退爲進。而處遷謫。乃爲常事。但高年耆德。復此遠適。門下之吏。豈能不傍徨繫戀。慮飲食之間。有所闕也。

又

昨人還領所賜教。始知相公目疾終未平。私心憂馳無已。然欲急于痊復。不若任之。不加治療。則于台體自然事固，昔歲見州北李端願少師患目，一切任之不治。康強二十餘年。李少師生于富貴綺紈之間，猶達于此一理。年壽永究亦可尚也。欲望台慈薄採其說。

又

十一月中人自零陵還。伏奉所賜誨答。仰惟門下眷予之厚。豈勝感激。即日冬杪苦寒。恭惟燕處暇裕。鈞候事固。某待罪于此。養痾苟祿。南北阻遠。復以職守所拘。無由躬至左右。日夕引望。惓惓想戀而已。敢冀上體宗社。調順寢興。慎固生理。以符故吏卑誠之禱。

又

遯遠門牆日久。南望區區。每深涕戀。比領來誨。方審某官到零陵。台候動止之詳。下情頗以慰懌。伏審寓居佛寺。而食止有烏羊肉。啓處飲膳之間。大較可見。但服習其水土而居之久。當與初至有間。更乞頤神味道。以副松喬之算。

又

比人還。伏蒙遠賜永紬柳布各一端。謹已拜領。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際。猶念及門下吏。有所沾賚。則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

又

昔歲嘗游宛邱。知其事簡客稀。有嘗樂陪京作鎮。最爲便且佳也。竊想某官未還鼎席之間。良亦樂此。某

之病力。過歲以來。猶覺難于勉強。如決不能任事。終當冒瀆朝廷。丐東南一郡。因有參侍之便不定也。豈勝繫戀。

又

某到河中。始知名闕之可樂。徘徊登眺。想見締構之初也。詢諸郡人。皆能稱道。當日之事。遺德餘愛。至今藹然。則某被任使于此。猶切兢兢。恐辱門下也。

又

昨待次河清。上狀。輒蒙誨答。仰邀台眷。愈久益厚。感惕何言。冬候凝冽。某惟閉閣鎮治。鈞體動止寧固。某七月中離河清。九月初抵華原。領職以來。區區自遣。寤寐門下。恨無羽翮。得至左右。東望引領。殆不勝惆悵依戀之私。謹遣專人奉啓。參承起居。伏冀順令調護。保綏太和。還都廊廟。永庇中外。下情度禱。不宣。

又

昨待次河清。本合一至左右參省而不克前者。想惟台慈亮察其所以然。某到華原。已兩月矣。雖非孔道。然由京兆入鄜延經路也。亦連有使者經過。及應副線別。造作與差撥。稀得暇日。至于吏民豪健。輕生尚氣。雖不免酌情麗法。而每念前時教撫之意。不敢純用刑罰。自餘惟務省事。冀免罪戾而已。伏冀裁察。

又

即日氣序正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比者伏覩制下。寵還舊秩。就領宮使。以爲屬任之漸。中外歡忭。如慈父母在遠而得歸。其子之喜。亦不過于如是也。竊惟某官以忠義世其家者四十年。然後以道德入爲聖朝之宰相。天下誦其言者多矣。受其賜亦至矣。人心反側。兵革未休。聞公在位。即遂按堵無事。則信于天下亦久矣。雖白首失職。處閒僻之地。而乃心王室。憂見顏色。徘徊永懷。不肯隱避。以至冒涉江湖。謫居蠻徼。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爲公出涕慨嘆。當食忘味者三四年矣。則今日之還。天下之士。如慈父母之在遠而子喜其歸。豈過理哉。而況某者出入門下既久。受知遇亦深。方公在位。既無一言一事以爲補。及公遠謫。又不能出毫分之力以濟艱難。今天子明聖。爲宗社之計。還公于千里瘴江之外。非忠貫白日。道合明神。而能至此乎。則某之喜也。反不覺涕泗之橫集。蓋與天下之識與不識而喜公之還者。又少異也。伏乞加調眠食。以當長道之暑。早復首庸之拜。則天下幸甚。

與呂祕丞

去秋荷存殘喘。還朝後會見諸親舊。而子進惠顧旅舍甚厚。此行特承飲餞于遠郊之外。契愛之深。感戢無涯。中間聞進職關省。欲併寓一牘。敘謝賀兩意。而公私殊迫。牽于目前。至今纔得略其所欲言者。惟冀恕亮而已。不審入夏以來。體力動止何似。復嘗暫出至汾右。輟暇奉啓。勢無由詳盡區區之私。更俟後狀也。餘望保重。不宣。

又

某素不善飲。而應之每引以爲比。昨承出餞。困于餅飣。蓋都不記取別時何如。行至中牟。問補之言。嘗當

手于汲器中。坐皆大笑。自此贈之瓢不以爲比。

上蘇相公

遂遠左右。積四五年。中間解官河府。與初到華原。兩附便人。幷郵置拜狀起居。竟不知何日得徹鈞覽。繫戀門下。惟日惓惓。夏令巳中。恭惟懸車優游。台候動止萬福。某假守區區。幸免如昨。末由躬侍杖席。仰覲上爲宗社。精護寢餗。卑情無任南望引領之至。

又

伏審相公以成功盛德。樂就燕閒。抗章累年。至于十數。竟回天聽。獲上印綬。高風大節。足以激貪懦而厚天下之俗。衣冠中外所共嘆息。而見于紀述。顧如蕞陋。慶抃尤深。謹奉前啓。以敍萬一之誠。更祈保御太和。益加調護。龜齡鶴髮。永對太平。幸甚幸甚。

又

近者竊聞安車。暫至太傅官守。不審即日起居履味何似。仰惟燕處從容。德宇泰定。數千里之遠。薦寐門館。而恨無由至前。少侍誨勸。乃心眷戀。飛馳而已。

與吳舍人安詩

某啓。不審居浮光漸久。爲況何如。食飲風土。果亦良便否。某頃年離河東。及昨過尉享後。凡五請郡矣。比自奉鳳移永興等路。宿留滿歲。然後聞虢州之除。惟洛中去虢最近。而又避人事日費之廣。遂泊家河清。後雖易不復遷徙。正月中至新鄭、會葬先兄夷仲。三月申入洛。幹門兒女婚嫁。數與相之相會。遂買田潁陽山中。異日嵩少。或可築廬。此閒居之所得也。相望千餘里。因風貺教至華原。以慰飛馳之請。乃所深望。

又

去歲在關中。一奉狀。繼領所賜手教。得聞居浮光動靜。大以慰釋。其後公私多故。忽忽至今。殊失請問左右。愧悒何言。即日大暑。伏惟尊候萬福、某比蒙恩守虢。繼改華原。皆爲善邦。出于忝幸。待次西京河清縣。遂半年矣。中秋之前。當遂之官。未知何日得一見顏色。乃情區區。非筆下可以盡布。惟冀燕閒。倍加寶嗇。副此祝望。不宜。

與薛嗣昌

昨到永興。獲遂言面。豈勝欣慰。稍間賢誼。良深企詠。溽暑。想惟公餘勤履清適。未復披奉。惟希良會自愛。姑此爲謝。不宜。

又

遞中伏辱惠示音問。荷意殊深。承行李欲至秋涼暫過蒲中。深所望也。即今當出歷鄜延。回日必遂占見。鄙情預以爲慰。

與王觀文

比因戎帥上狀。伏蒙記憐。遐示慶問。下情感仰。至今茲者。伏審光膺制檢。改帥全晉。除音疾下。歡頌隨之、

蓋以地連二寇。兵兼四道。如遂撫定西路。則還居廟堂。永輔昭代。此便塗也。即日不審拜命以來。台候動止何似。諒已辦嚴。且夕取道。不敢別奉賀啓。謹此少布區區。伏惟亮察。

又

前月欲巡南山中數縣。回日謂可請侍左右。少布惓惓之私。行至華州。乃聞山中冰雪未釋。殆不通行李。故卻歸蒲中。候三四月間。再往參承。倘亦不晚。遽聞移鎮。遂睽遠門仞。仍以家私有病者。日治醫藥。恐旌旆戒行。不得親至幕府。造奉顏色。謹上啓以代面布之誠。何勝惓惓。

又

前任承乏河東。廨舍在太原。邊事士風。竊諳其一二。如公威德。雖塞上草木。猶皆知之。想到即閉閤燕居。坐以無事。第促召治裝。歸處衡鈞在旦暮。其理然也。

上王仲至侍郎

拜違左右。已再見冬序。向仰門下之德。雖寢飯不忘。即日伏惟卧治優游。台候萬福。某自秦鳳移東路。牽常奔走在外。而又私門多故。不成情況。稍疎治問起居。何勝愧悚。尚冀闊赦其罪。以待異日。餘望持護寢興。還即大用。下情惓惓之禱。

又

不審歷陽風土。飲食醫藥。亦稍便否。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昨來省部。爲屬適在下風。辱庇存而蒙教誨。事非一二。因得脫于罪戾。其感無窮。某目昏臂痛如昔。關陝少醫藥。而多川陸之勞。良以爲苦。止俟滿一歲。即乞東南州軍。冀蘇病力。最承眷憐。恐欲知別後之況。敢貢其略。

西臺集卷十一

尺牘

上劉莘老相公

去歲蒙恩。自陝憲移守虢州。繼復易耀。待次中久疎進記門下。卑情馳戀。雖寤寐不忘。即日隆寒。恭維鈞處南州。鈞體動止萬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祿養親。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某官台眷。還賜教牋。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俟到今任。再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宜德處。領孫朝散送到正月中所賜鈞論。仰承眷遇。愈久益厚。其感激何可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聞。伏望台慈亮察。

又

某待罪關陝。甫及滿歲。即具累年誠懇剡奏。乞東南一州。奏封未到闕間。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耀。皆爲善邦。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陝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間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費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暇閑。自學爲文以來。草稾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

且丐一語。以發平生之未悟者。賜令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蒙燕閑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留貴家之饌。或可備庖羞殽核之末品。蓋已幸矣。斂衽就函。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筆各一。鋒滑齊節。乃西北稀有之物。況某官所以惠及疎賤。非與他物等。謹寶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某啓。因此般家人行。輒致附上羊羓四枚。蕤酥五觔。咸陽水梨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浼瀆之恐。伏望台慈亮其誠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即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閑之便。百爲皆廢。遂疎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多候凝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即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遠。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謹生理。別須顯拜。區區之禱。不宜。

又

乍到繁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疊。故雖相去不大遠。尚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牋。佩服謙眷。但深愧悚。高才碩望。乃茲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譽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紛事簡。民淳臥治之餘。想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即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某奉親官守如常。末由奉教。敢冀衛重。下情致祝。不宜。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常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樊賁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遂還朝。乃士類之幸。蓋有望于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溫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遑遑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惓惓之私。略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與晁學士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比到汝上。以守憲皆闕。兼領之。又偶有過往。紛紛已甚。故雖懷仰道義。日欲奉狀請候。而牽辦目前。遂成稽緩。既悚且愧。不易盡言也。即日推遣職事。幸免末由晤集。伏冀上爲朝倚。精加保衛。以成大用。區區之禱。不宜。

又

某到官守未幾．遽中伏辱教筆累幅．存撫之厚．見于詞旨．玩味感戢．雖寢飯不忘．繼聞進奏院報狀．恭審有實錄檢討之命．繼又聞有史院編修之除．二者雖未知的．然良史才難．今遂屬籍于無咎．有識之士所共喜也．久抑而奮．此特其階爾．俟聞不次之拜．別修賀于左右．伏惟諒察．

與致遠學士

昨者還臺．復供職館中．與君子際會．慰幸無量．別來逾年．而問書不時至左右．非曲加照悉．未易免責也．氣候凝寒．伏惟會履動止康寧．方遠誨諭．謹奉簡啓承問．兼布區區．餘希保衛．早登華要．不宣．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靜．并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文字．過年卽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幹．幸垂諭．某行日．蒙餞于啓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末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饌．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禱．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蘊結．晨夕不忘．比蒙記曹之間．尤深感仰．某以兼局多故．苟滿辦目前．未修謝間．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途出．竊欲併寓竿牘．敍感致慶．而偶朝旨取索財用匱乏之計．文書塡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法．亦甚數迫．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尙冀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爲恨爾．卽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闕．六月初供職．文書袞袞．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爲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屢蒙晏餽．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兩日出城．至汝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漕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空欲往．而已出城卽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嚴起待制爲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矣．迂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汝上．雖在伏中．然晚涼方行．食時卽下程．日色炎熇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暍．到

京未居止．權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眞若坐炊甑中．寢食幾廢．都下以爲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別後汝上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未別時否．然解宅寬涼．自與京居不同矣．元度之母疾．雖決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況．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往瀛州慰之．尙未聞除新官．附及．

又

拜違左右．已及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別之時．秋暑未解．伏惟起居清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汝上之遊．恍如一夢．引領高誼．何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善神養和．行鶴褒召．下情祝望．不宣．

上王尙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潍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孚．閑暇之餘．諒多燕適．某忝不肖．承之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閑僻少事．偶今歲闕雨大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賑濟等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閑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違侍．日夕馳想．伏望順適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邇惓惓之禱．不宣．

又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竊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卽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澤倅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今想新命．匪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從禁．進讀經闈．釐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效彰然．而或以爲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卽爲可賀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帡幪之賜．至幸至願．

上范彝叟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鎭廟堂．卑情惓惓．祝禱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廊廟。光輔聖時。詞制所傳。輿情大快。豈特上心之倚重。足明政路之闢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暌違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杪。再奉啓狀。請問記室。爾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浼聰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即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乏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末由參侍。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餗。垂副中外依歸之望。卑誠且祝且頌。無任惓惓。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鎮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閒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閒。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旆。神情飛越。謹奉前啓。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俯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爲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一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不久定疊。緣此稍稽上報。數日來始檢閱所附至卷冊。不出秋閒。定得附呈左右。先冀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監稅宜教處。伏奉所賜誨翰。上體眷意。感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畢日復布竿牘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浸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宇泰定。遽中謹奉前啓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閒。都不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以書問爲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即日初冬。伏惟尊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居河陽。留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閒兩嫁女。三爲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于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宋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弼兄欲知者。其他種種無足道。惟冀順護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相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弼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閒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宮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捐館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鄉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內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頗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術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瘵。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悉。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中到汝上。即嘗修狀請候起居。而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旦夕馳情。秋氣向中。伏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遽蒙恩召。還省爲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丞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惓惓。不宣。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鎮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計于雅懷遠識。無不足者。某久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即卻當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待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私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眷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留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己。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翰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翰一生。未有如今之亨快也。然卻遽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翰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矣。

又

昨在京師。袞袞多故。僅得一再造謁門下。遂奉辭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息。久不附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即日冬杪極寒。伏惟鎮臨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閒中之闕于汝州推遣。伏冀上體寵眷之重。精調寢餗。早膺柄任。卑誠惓惓。不宣。

又

比審出鎮河內。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關。又聞鎮守雍部。逐次嘗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間。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蓋跂而望之。自闕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竊居于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顏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寖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遠貫于左右。耀州淳化知縣蓋戩者。某向作河東憲時。戩在絳州監鎮。監已知其爲人。某守耀一年後。戩改官。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于公家。孜孜不

懈。有足取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滿。因緣冒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採察。特蒙一升陟文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絕骨。自効于門下。實某之至願。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之者。比比是也。而某于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非特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覩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圖侍郎。寵膺休復之命。還踐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于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爲意。願朝廷于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宜如何耶。第恨匏繫于此。不獲同許下搢紳。稱慶于門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特備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禀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于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夏間侍坐。輒須以屏風閣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繁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疎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爲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爲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夏月與人聚會于空堂大宅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閣。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雖職閑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于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即今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太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于潁陽所在舊屋之外。增蓋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宮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幾喘三四年。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屬任在朝。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褒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即位。起一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舊。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歔忭之至。

又

去歲歸自吏部。授閬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爲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上賀明叔侍郎

久違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于寤寐。而竿牘之間。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于江湖之上。而某亦屏處窮僻。寄命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爲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闊赦其罪否。即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衛寢饔。早濟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敍升法從。即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慶。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旣利且達矣。而竿牘之間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專如此也。自去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日。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贄于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乎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辭發于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懶之守。甘貧忍賤。百爲俱廢。偶全昔日之縱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未賜誅絕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聞歐陽叔弼自吳中歸潁後。嘗以書寄便人。至潁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綸。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強。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叔弼必隨其子之官。晉間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爲昔人矣。傷痛之外。是眞可駭也。其孤未長。或時議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潁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潁。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悵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示遷徙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于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覓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于壁上。元之輒後對甚工。亦書于壁。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元之遂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爲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爲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事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爲改作。立堂于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眞.恐監與無出入.且在合嗣官守.因奉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爲恨.而元忠學士.爲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于元忠絕矣.痛可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悽愴尤深.奈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搖不定疊.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內惟官閒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闌.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累埏埴之力.以免塡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末由.敢冀順含天祉.沖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卻已還洛中.不識曾轉附呈否.入夏未熱.伏惟足下起居清勝.脊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逾分.而在公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錢穀.孤迹遼差.二也.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候賑濟與應副泛差軍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誠懇告于朝廷.丐一偏郡.不知是常事耶.爲復未免也.試此諮度.公以爲何如.未卜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爲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爲復送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買正之必猶在鄭下待次.纔一通書.何日當赴興元耶.料其美材.必別有差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臥病已逾月.幾不救.王汝相公臨行.一醫官粗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默書.即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祇.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爲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別.悵悵之私.今未忘也.師栽近方意思定疊.可以且居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則上狀矣.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寧.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爲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初見令嗣與寬之書中別紙所說.已大可憂.然同寬之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蓋子夷平生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拚.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天理人事.茫茫不可考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然忠宣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默.千萬抑哀忍情.無過爲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既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兼麗.非庸無似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靈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纔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足下今日之作也.可伺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雖辱厚意稠疊.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歎之意.略布之右方.不審即日貳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藉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其年七月中.又嘗遷葬.力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癰、不食.而發痛于膝脊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邛守史載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似痊損.又數月.纔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肆味敎意.剖謝萬一.而至今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逋慢之罪則可.不爾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馮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辱家台臨.答賜誨翰.所以撫存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即日氣候炎溽.伏惟鈞體動止萬福.未請侍間.伏望上爲宗社.順護寢興.下副惓惓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暑遠涉.竊想道養有道.鈞用沖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卻欲泝流至符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蘊結之私.

又

違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精誠之往。不間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蓋常在左右也、即日夏序淸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十六、自淮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遂營菟裘之地。日前諸況粗免淸擊。有顏承議者。長道之子也。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啓參問起居。伏冀爲國與民。精調寢饗。以永松喬之算。副中外士夫祝望。不宣。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以待燕閒之逍遙。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弈旨者何士。若某者。迹遠門下雖久。而迂所慧拙。猶如二十年前。引領東望。恨無翅翮飛去。隨公之側爾。前歲以事過潁昌。見范德孺侍郎無恙。去歲嘗苦臟氣不固。今已良愈。京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飲食差少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寧中。同先兄舍人舉京師。而出今浙憲學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於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値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路。道途竊遠。則日聞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從事。謂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發積年睽違嘉用向慕之私。故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契闊之惓惓。伏惟台慈俯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魁廟堂以福休多士。而爲斯文之主。尙留方面。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鋒車之召。旦夕可俟。佇聞爰立。別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禱焉。

與林顯謨

自頃歲承乏淮甸。公起治蘇州。邂逅會于山陽。距今十有三年矣。自山陽之後。公顯列于朝。政位深嚴。而某罪戾屏處。喪妻亡女子。患難流離。苟活以至今日。則書問之不通于下執事。諒公察其非忘門下之德。而知處勢當然也。今某蒙恩出籍已數年。近復蒙恩除西京留臺。待次汝州。衛齒仕塗。故方敢作前啓。布私誠。請候于左右。懷舊感往。恨無翅翮墜公之前也。伏惟幸察。

與林材中大夫

昨者備員府僚。得從材中之遊。若天幸然。而復過辱顧念。每蒙教誨之益。使免罪戾。何感如之。違奉良久。而思仰德誼。想見顏色。雖若旦夕之近。臘候苦寒。伏惟頤養多暇。起居集福。某近以目疾丐罷府事。蒙恩歸館。猶累鼓司。即日待親過城東。諸況粗遣。未由會合。惟覬調順眠食。行復使節。區區之懇。不宣。

又

昨事駁留城東。深願少卜讌遊。而辱來諭。遂不敢前。至今悵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表。方審晉遷治部。暨眷愛郎娘萬福。殊以爲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某昨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間。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爲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故聞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士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靜區區。不宣。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繆得持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于東南。某亦承乏淮甸。及至歲晚。又同歸于寂寞之鄉。今先吏部順化于大臺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橫集也。不審只于百日內。遂謀襄事。爲復別擇利年。願聞之。

西臺集卷十二

祝文

祈雨文

宿麥在田。愆陽斯久。野無潤澤。癘氣相仍。仰惟神明。保佑茲土。不腆醪醴。品物維時。將之以誠。庶格靈貺。

取聖水文

自冬徂春。踰時不雨。並走羣望。罔乎其應。麰麥將槁。徼福祠下。神不吝澤。隨禱而至。方夏旱暵。秋稼可憂。饑疫已萌。餓殍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竭嚴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爲。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時。非惟夏麥之少蘇。同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西成。惠勝櫟陽之金。功倍鄭渠之利。含哺擊壤。釃酒匪惰。游刃刲羊。敢茲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禱款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壓翳。而秔稻之種。未入于田。其已入者。穢莠盆生。耘治不給。不敢覬其成就。維邑西距穀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

之田。飽于潤澤。以爲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以爲令之罪。則令宜自任其咎。而民獨受其辜耶。不然。豈精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興雨作。霈然而爲賜。則猶可以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則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淸。肴羞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苟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廡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路。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涸。以慰答斯民之嗷嗷。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微幸不至流亡殍路。以遺神之羞。于斯時也。敢不祗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怠。

祈雨取聖水文

是麰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稍未興。比屋重憂于粒食。名山在望。需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簫羽初來。雲霓已布。願霈滂沱之澤。少寬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肅罪歲。聿懷盛德。永浹斯民。

又祈雨文

麰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當雨作矣。即拜神休。

燿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爲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槁在田。禾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閔而憫焉。故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內。則有秋之望。倘得一半。非惟免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洪洪。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邇此驕陽。麰麥將槁。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汔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辭焉。簫鼓笙牢。從以肴羞。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涸。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內。

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虔。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孚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爲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槁。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蘖。流離之民。已逃而復歸。扶餒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彌熾。油雲尙遠。粒食躋昔。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墮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閒。則十脈焦爛。禾穎弗生。雖雨亦無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瘵之農。坐爲齒骼。公私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爲盭。未若此歲之劇。蠲蘋蘩。正祝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驅雨。霶霈其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食茲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交墊。無穀無居。神亦永有降依。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廡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餘。或未至饑殍者。以穡事粗存一二。故品物醪醴。薦之以誠。栽涓令辰。祗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麰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禱晴于神。既獲嘉應。未拜神貺。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民已病矣。災已甚矣。苟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嗷。使風止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籲民戚。禱神之休。惟祈獲霽止。庶或毋害。不勝懇禱。神其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穡事。禱神之力。既獲開霽。將拜神貺。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衞斯民。或旱或潦。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饑殍之期。而爲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賦役稱貸之須。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雲止雨。使不轉于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爲憂。守土率僚。屬躬至祠下。述民之憂。以請命于王。王

維降歆。摽陽潛陰。豁然開霽。如響斯答。則王之字惠我民。其有窮哉。夫一牲之薦。不足以報王德。將俾我民。歲歲蒙上之休。以奉王祀無有壞。

祭風伯神文

惟神振發萬物。功宜勳權。式崇明祀。祗答靈休。謹以贄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尙饗。

謝雪文

近以冬溫不雪。陰禱于神。薄禮未薦。嘉應昭格。豈惟宿麥之胥潤。抑亦癘氣之銷伏。功惠若此。報當如何。蕭酌醪醴。將之至誠。從以肴羞。躬拜廡下。

耀州開河祭諸廟文

漆沮兩河之爲患有年矣。至于今日。其患已迫。州縣上奉朝廷。作堤防以捍患。豈得已哉。公私悉力。務爲完壯。至水至輒齧敗。使不得爲全堤。今因人之策。別爲簽堤以殺水之怒。庶幾餘堤得存。不重費民力。亦非得已也。堤欲成。雨輒不止。水輒大至。若有物與堤競者。州守以事神養民爲職。旣非人力所能勝。則必禱神協濟其事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祝廡下。使民永永事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昏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尺之箭。凡交于奎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蕭綠之水。準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智之所創。而見于天地之情。莫知其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斁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尙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族姓、地里、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進士乙科。爲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爲荆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韜略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閭丘良孫者。冒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爲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略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略可用。召試對策數千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宣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蘄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遂圍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靑自請行。天子以爲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

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聞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迺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爲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爲正以擊其前。騎兵爲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三千騎以行。人譁言五嶺之地。巖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爲州。罷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士之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亦有也。人莫知之。則老死不可用也。如公博記廣覽。獻言指事。殆所謂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州縣。務盡法意以寬民。或拯民于已死。盻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慮。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尙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衛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衛將軍。父諱頌。任國子博士。贈光祿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子。長曰俊。鄧州節度推官。次曰信。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曰僎。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遠。次適進士方蚕。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勸。曰勔。曰勉。曰勣。皆舉進士有名。二尙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韜略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裔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乎。學力而淵。志峙且持。少露其奇。百牘是專。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翼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延守斬。使于江吳。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俅。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頌。贈光祿少卿。父挺。故尙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產。惟餘橐中裝直百金。爲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亦不追止。及仕。銳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洺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其城。人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爲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皆不欲。而州守監司亦不欲。端夫獨攜衆議而成堤。人始保聚爲安久計。後水至或齧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田種稻。置官洛南以領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逋租至三萬斛。無肯爲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棗亡去。端夫時爲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爲公分別其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之課爲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軍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姿峻整。

茬官行己。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爲權勢撓。故在鄆州爲司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洺州曲周縣令、監汝州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爲澶原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從軍。罷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爲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如。次勛。次勸。次勵。次正平。次皥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皥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勵、爲河南府潁陽縣。正平、爲陳州州學教授。皥如、爲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目前而已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實赦恩遷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卽以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千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浡然。命耶非耶。豈嗇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常承議墓誌銘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爲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治獄。河池遠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爲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攫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囚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爲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爲獄官。獨意其非是。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囚不敢變。乃更反復驗問。熟喻之使言。囚亦不敢而涕下。君既微得其情。乃逮捕告者別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囚非殺人者。獄既治。河池縣令李撫長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敎以親愛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爲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爲遠宦。幾考矣。薦者爲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恩陽會十考。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卽日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逵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逵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卽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留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逵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劍州劍門縣左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稅而卒。卒後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曾祖諱仁美。祖諱書問。尚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

爲尚書比部郎中。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徽猷、英猷。徽猷中進士第。爲宣德郎知濰州北海縣事。女嫁李準。次嫁張仲。幼嫁薛鏸。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袞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躄躄。君也遲遲。執不欲遷。實懷母慈。爲吏不遂。爲子亦宜。不遂其宜。銘以諗斯。

西臺集卷十三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眞宗皇帝朝。有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國公者。諱皐。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尚書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謚宣獻者。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諱敏求。公之考也。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精勤至上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焯與煇。屬予譔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爲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錄。合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亦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錄一卷。先公故事一卷。燕谷記五卷。纂楹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今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兩祓會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

之了。至當山公錄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館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焯與輝良。焯今爲通直郎提舉永興路弓箭手。輝爲通利軍衛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社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鄭縣丙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那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而其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爲之盡力。吾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尚書呂公公孺。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若不知也。舉者不用。蓋無慊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故吏。類皆蹈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既與聞者道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圃。以安爲宅。其安何如。乎中有容。其恬何久。其神在于。孰覽而赫。我祖之客。孰謂而燎。其父之子。公也適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迪。姓賈氏。其先趙之眞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于公爲考。公以尚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郿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徵察公罪過。既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官吏畏罪。強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即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即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翔府郿縣令。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榷錢。其後榷廢不治。無以自食。而輸不改。紙戶苦之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蠲也。乃自請于朝。蠲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瀾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嘗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顯以事掠笞人至死。懷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簿責顯。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顯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誤爲故且不可。況囚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顯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家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悉以貧下戶爲之。渠人大悅。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爲奸。顧嘗寬之上戶。公更之。因得羨丁幾萬。力役均焉。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亶。蘄州蘄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晏。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祔。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尚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弟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尚書之所爲。弗敢改。既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曆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爲孝友之風。而公沒之日。家無餘貲。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願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熱。力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兮。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公。以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傳師。治平中。舉進士。爲河南縣主簿。稍遷至秘書省著作郎。知開封府尉氏縣。縣多兵屯。而將官與其副以刻治遇之。無狀。軍士多欲反者。謀因大閱。殺二將潰去。及期。二將微知之。不敢往。民多避之郭外。洶洶。公聞即驚起。家人挽止之。不可。遂疾驅至其所。召在前者謂曰。將官以刻治。若等固有所負。而若等所爲。乃負縣官。且若世衣食縣官。而殺其將以逃去。將安之。若等一死。固不足惜。獨不念父母妻子。從若而死耶。在前者感悟。率其衆再拜就列。二將始至。御吏中公召二將前數之。顧吏爲奏按治。遂大閱。無敢喧嘩。是日微公。徑折其謀。因譏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神宗皇帝聞之。乃召見。爲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京西路爲監司。官制行。爲尚書左司員外郎。使荊湖南北路。自荊公介甫爲政。始治五溪。而蠻猺介荊湖桂管之間。官兵鎮守。勢不能相屬。數困擾掠。公相視要害。增築障塞。道荊湘桂管溪峒。使相通達。兵不留行。饋費大省。而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拓蔣波六州蠻人爲民。公即奏罷之。及還見上。因極言徼誠內屬。當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趨走給使之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已期。蠻猺散漫山谷。勢不能羈縻。遂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願界上之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用之。哲宗皇帝即位。累遷爲邊帥。以直龍圖閣帥桂管。進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戶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麟府爲邊州。麟府又孤居河外。寇至輒傳城下。自離石絕河而西。與秦地延州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

河爲寒。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絕。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飢饑皴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鼠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臥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爲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石。遂城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浬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使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横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某、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虵出于南隅。人至虵所視之。泉如瀵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爲龍川。爲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爲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纔嘗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今返欲速。何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儲畜。是擾也。即以功進樞

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爲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謫也。復褫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上欲厭兵。諸帥稍內徙。子宣欲先罪制人使不言。即爲詔。約束諸路固守。慎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書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即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屯戍糧餽可以久矣。則臣固無私見。屯戍糧餽不可以久。而建築之城。并其要。則臣不敢同衆人而敗國事。子宣怒。徙公知永興軍。又徙成都。辭不行。移學士。以待制仍知永興軍。遂謝病請宮觀。得崇禧。歸高郵。以疾卒。年五十九。公有兄莘老仕至龍圖閣直學士。以文學行義爲時儒宗。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于吏治。與兄莘老非。莘老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于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莫儼。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大官。得名于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莘老傳師焉。然公少以功名自器。遇事輒前。無所疑滯。至辨是非。明當否。可進而退。不可以加名捕。神宗皇帝時。書凡五六上。皆指切事情。究極利害。其言直而不忤。婉而不同。懇至而不迫。直有味之言也。如胡耳將波之議。靈武之疏。涇原在道之奏。雖不爲好事者所喜。而子宣病公。時子宣在右府。邊事悉從中制。人莫敢校。公獨與之辨。嘗移書子宣曰。二府之居。大臣之傳舍爾。去來其常也。而公欲不去可乎。鄭丞相子厚與公稍厚善。至是亦不善公。爲戶部侍郎。以事至丞相府。謂子厚曰。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爲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賣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懌。及公駁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爲病。此其

所以謫而終廢也。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真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蕤。潁昌府觀察判官。蕤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葬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爲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虵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

智及之。勇能行之。其行不遲。故人以尉氏之事爲奇。智及之。力能舉之。其舉也時。故人以晉寧之功爲希。謂公不武。晉寧以城。謂公何武。靈州不行。城豈爲同。秦晉以通。不行豈異。兵家之貴。以是而屈。以是而廢。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歷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穰。更爲鄧人。嘉祐中。及進士第。調峽州司戶參軍。移洺州曲周縣令。未行。丁外艱。繼又丁內艱。思慕哭泣。築室于墓次。終三年之喪。服除。調延州膚施縣令。滿當代去。守臣以公治膚施狀語于朝廷。改著作佐郎。再知膚施縣事。故樞密直學士李公承之爲中書檢正官。察訪河東陝西。辟公爲屬用。故端明殿學士趙公卨。及今集賢殿修撰章公楶。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并爲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爲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興。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虢、華、耀、邠、寧、環、慶、八州

糧運。入界至鹽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爲朝奉郎。能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爲倉部員外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即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之府。有剽掠于野以爲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棄市罪。公爲分別輕重。所當活者甚衆。轉運使初不聽公。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者食爾。豈與攻劫斷道、椎埋爲姦者同耶。轉運使曲聽公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爲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左朝散大夫。累勳至上護軍。出爲京西轉運使。會宣仁聖烈皇后宴駕山陵。應奉猝起。公護出納。指僥倖。均力役。蠲末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旣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能。故入境。寇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法者。而取舍擊斷。皆在法中。尤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宗皇帝問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即命公知宿州。內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願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發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者。知其實。而賞之。居數月。宿州賊盜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

諸朝。上特官之。及爲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嘗三起蔡州。轉封諸屬縣。熾甚。朝廷爲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爲前約束。設方略。自使人捕之。嘗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曰何不使十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微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扶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類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于邊病死。將棄之。公曰。邊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從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中有桎梏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小力作。以所有來償。無累我幕中。吏爭以爲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其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既得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爲生。公乃教之。親爲區處。使買田。求士人爲師。學書計。介益有知。能仕官。故公雖以嚴用而人稱爲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末故也。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脇。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而皆有以得稱于世。妣胡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壽安縣君。生子七人。確、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寔、公穎、皆太廟齋郎。碩、磧、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瑨、球、珪、璃。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葬公于鄭州穰縣鄭丘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邊防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屢夷。惟公所之。執嚴其聲。惠實在下。殁猶及之。況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智。慨然其爲。毅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

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爲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爲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間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爲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第。歷眞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永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爲京西轉運司闕。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爲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陝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爲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荊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謫。爲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爲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爲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爲守計不出。公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內外屯聚。鳩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所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斛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役。漕臣下令爲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率多斃踣于道。糧亦屑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以小輸餽邊用。二人輓致之。既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輸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爲而法之。平夏既城。士卒罷歸

者數萬人。諸塞蚤寒。公乃預飭屬縣爲衣裘密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萬數。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爲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爲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爲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少壯者何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率多饑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饑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今之道。而有古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皆贈恭人。長子曰民贊。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瞻。朝散郎。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次未名而夭。凡六人。孫曰璞。曰琢。曰瓌。曰璪。曰琚。曰璟。曰珣。曰瑊。琢、迪仕郎。瓌、將仕郎。璪與琚皆夭。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次許嫁未行而亡。次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假將仕郎王頤。次適將仕郎張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謙牧。餘在室。凡十一人。曾孫男曰鐸。曰鐙。曰鎮。曰釗。曰鈞。凡五人。曾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備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乃請宮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居許下。日與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弈自娛。凡九年。至政和四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嗚呼。可謂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翟縣登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請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踐歷及官封卒葬。而爲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獄。史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亳社。舟次泗上。有楚鄉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孺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偲與民章。猶己子也。自偲後提郎教使爲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偲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常任其孫璞爲官。公較薦璞之恩蔭。補民章之子瓊。瓊仕至宣德郎。又卒。公又較薦璞之恩蔭。補偲之子琦。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荊公介甫父子愛公爲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爲人。稱之如出一口。元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召對。而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內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祿。以鏤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處。纔足蔽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入中。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爲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某曰。唯。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并載而爲之銘。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爲易。厥惟其家。厥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爲。嗚呼公乎。獨能爲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爲民父。民則公子。孰有孰無。如家雝雝。惟其雝雝。是以煒煒。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牢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評．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宦不畏強禦．口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辨事．爲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即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即待死耳．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李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即正議公之從兄．君于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藹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購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薪茭．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決則小增其隄．大決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顧因水之行善導之．釃二渠．疏孫口．鑿猴村．塞寶濮．以順水之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皆公名于主議者中．目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能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藁．與宣德郎王叔堪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藁．良信．因雜取叔堪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開州馮翊縣．監同州皁民鏹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鄜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勳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

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常先衆鳴．決科如攫．奋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分、公川所入．東數十乘．晛而返之．歸若縣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囚．復佘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鴻二猾．並暴汜水．公往爲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斯余．劍其非是．並孺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淘不制．公趣原武．擊舟夜濟．齋以居前．人恐如綴．有子其行．旁立不避．公曰歸哉．我乃王事．從決濮陽．遂徙北去．或曰隄之．可使東騖．公實有言．繫堤而虞．豈不遽回．後艱孰禦．公言不售．更使劍外．歲饑嗷嗷．民贍所戾．公先下貸．以及一切．慶而錮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遠矣．東齊嚴嚴．其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謂公議北．厥宜不臧．□□郎位．匹馬兩黃．不翻而跌．同義之中．或俾公辨．公曰何哉．得之匪求．失亦自來．雖有詔之．吾口不擇．入奠與直．謂天或假．所宜百年．以永居下．胡以奮之．一疾而謝．公配張氏．繼者二室．曰江曰賀．皆祚大邑．有六男子．是傪公後．希道師覺．居長而茂．女實半之．厥孫則倍．六十有六．中壽之夾．知公有人．排時之宗．潞公太師．丞相汲公．凡厥高位．我引我庸．欲行而柅．以放于終．伊洛之北．有原隆隆．有水瀰瀰．有山崇崇．窆而銘之．以詔無窮．

西臺集卷十四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某蘧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偁、伉、游．元豐八年十月．偁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文．脩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尚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乃詣闕上書．訟尚書之冤．以爲失守之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爲孝．及吾先君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適爲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爲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及使河東．召見．神宗皇帝知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墓次．敢屬子爲銘．曰不敢辭．按君名修．字適道．趙郡人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尚書．祖綽．任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父師中．任尚書右司郎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南府登封縣尉．熙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生子一人．曰賾．爲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爲人．凡如其

弟備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淸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淸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諱拯。贈官至尙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爲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卽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暕。字彥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爲長短歌詩以自娛。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爲人敏捷強記。讀書纔三四過。卽不忘。輕財尙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囷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卽奮曰。是我職也。因募人翦伐其荊棘。芟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爲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爲子。不過力于仕以祿我。而吾兒力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經紀家事。惟君之所爲。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爲大家。內外幾千指。而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來居汝。汝潁之間。亦有田可以糞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閒而未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君改卜有日。其子霖屬余爲銘。余忻然爲之。有以哉。君卒于熙寧二年五月壬子。改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與其室宋夫人合葬。有二子。長曰騧。後君十年卒。次卽霖也。與余游汝。人以爲長者。銘曰。

山矗矗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爲仕兮言成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倡一鄉。命雖不淑兮家則昌。新邱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爲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爲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禮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眞宗皇帝。薨于位。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諡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卽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爲武興、洋州、東陽、岐、衞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爲司徒。贈其母趙氏爲榮國太夫人。兄嫂姪及姪之子。生養卒葬。次爲嫁娶者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勳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燿州華原縣令、監許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書判官太府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

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衞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溫然。雖甚忤不慍。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苟。以爲必有適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興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韓公曰。賢者何自爲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鎭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旣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旣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璪守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爲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宦四十餘年。知交滿朝。若階以進取甚易。而公不爲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公爵爲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呂黎韓公輔。河南趙傲。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爲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于前。公笑而頷之。晚節之愬。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于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葬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豫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其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爲也。銘曰。

在昔册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厚且和。克悲以濟。不競不求。匪遷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魏國王夫人墓誌銘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爲尙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大父諱某。爲尙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質。爲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爲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歸今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卽每事減損以爲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爲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旣貴有賜錫。夫人更推財以賙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替。高平公爲之婚姻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爲人所略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當扆牀。

使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容足于牀.太后揖之使容.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謂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于春秋.大臣耆宿.未可去也.高平公旣終去位.以論排元祐大臣呂大防等.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十八.實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穀、郭忠孝.而崔氏司馬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衞、燕、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潁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某爲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家.得謚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爲御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險易.若皆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于輕財樂施.汲汲賙人之急.如恐不及.則其性雅與高平公合.故公一心國事.無所內顧.所得盛名于天下者.夫人之助豈微也哉.以是而銘夫人可矣.銘曰.

夫人之出.有閎其門.皇祖伯父.實惟相臣.歸于范氏.文正公子.亦爲宰相.二家之美.夫人不斷.淑德令儀.合其宗親.仁以濟之.宗親如一.施及于外.以成其家.夫人之志.吾道旣南.歸不居晦.夫人從焉.雖歿而在.歸祔夫子.孔安且正.銘以昭之.夫子之命.奚以傳之.必有餘慶.

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其上世嘗顯功名于建隆開寶之間.號爲勳臣.夫人年十有八.歸王氏.爲故秦王審琦曾孫.西頭供奉官堯善之婦.生二男四女.而一尙皇叔.故贈太師尙書令荊徐二州牧魏王.爲潭國夫人.因得佋見禁中.賜冠帔.元豐二年.魏王有疾.神宗皇帝、與慈聖光獻太后、宣仁聖烈太后.皆幸東宮視之.疾少間.潭國夫人入謝.詔問其家世.贈供奉府君成州團練使.封夫人延安郡太君.魏王亦爲夫人起大第于里中.而子溥又賢.好學通書爲文章.以從科舉.夫人益自慰.乃捐金帛.賙其宗族.及賑施里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嚴飭.不妄喜笑.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爲戚里閈事.元祐九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云罪罰不孝.以喪夫人.不自死滅.尙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迫.願以誌銘爲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繼昱.左藏庫使.祖諱崇儁.洛苑使賀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卽溥也.皆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翟國公宗祐.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彥.次適皇叔冀州防禦使仲憫.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卽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賤.而夫人乃持齋非食.勉其子以儒素.睦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

其孫男名伯蔚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煒其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嫜.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卑與是.惟以約爲樂.矧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旣壽且懌.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諫.戰歿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旣終其夫之喪.父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衞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雞初鳴則起.昧爽而至衞國之所.問安以侍.不敢退.食飮非孺人所調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簟枕几以告.衞國臥.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雞初鳴復起.以爲常.衞國曰.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內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稅.衞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衞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衞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衞國之側.張半牀席不帷.孺人旣白首.衞國尙無恙.孺人起恭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衞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雁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而寡.未寡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卽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旣寡而老.始嫁女娶婦.長女適朝散郎尙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府榮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葬之次.祔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疏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衞國四十二年.衞國之撫我厚.故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而曰.悲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疏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嫕.淑穆且都.有厥家兮.警戒靜專.嗇而弗渝.天厥夫兮.左右後先.靡事靡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君之夫人宋氏.考汝人也.周顯德中.太子太師彥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文蔚.或仕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深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深因屬余銘夫人之葬.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深里中有道者.里中人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尙少.縞衣無飾.以事其舅殿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爲不以祀.舅姑有賓客.籩豆非其所

寔飪不以進。雖舅姑沒不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廬之。舍止未定則為室廬以招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賙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所以庇後人也。不為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下。奚以謝爲。夫人之君子有兄亦蚤世。娣姒之間。相與如姊妹。故霖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之門內者。無小大皆閒閒如也。遂為孝友之家。至于盤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僮御未嘗以聲色使之。則猶為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嘻。然哉。吾有聞焉。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千指。邸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日。實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暕。二子七孫。其長子曰騊。早卒。次即霖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孫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簠簋籩豆執與加。縕衣恤緯矢靡他。撫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襲遊洛孟之間。觀書于慕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內。繫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內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為銘。得所書行事一卷觀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哀。長與兄嫂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為賢婦。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之身如一日。兄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資給。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爽也。推此心于門中。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即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姓李氏。故光祿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即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閭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溫之。季至之。皆為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軍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

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哀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甞許歸于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

奚厚而貧。奚壽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西臺集卷十五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為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為人外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為相也。及為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為相。後遼人賀正使蕭禧、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為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為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真宰相矣。然則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為宰相九年。定冊安宗廟。隱然為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為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為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

郎。神宗皇帝卽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奏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申令所載。以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爲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葬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荊公介甫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邇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郎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爲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爲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爲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爲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彥嘗使遼。遼人信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勳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柱之。及還。資睦謂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疏。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期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

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賜。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爲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絁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絁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文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疋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能之。凡江東西二浙闔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爲戶部尚書。而元祐會計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榷酤征商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于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曆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簾幃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付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尚書左丞某甫去位。卽以公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呂大防闕右人也。喜用兵。故西師尚未解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爲危事。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于境外。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覬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爲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爲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皆今日尚書侍郎給舍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爲相。卽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眞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濱鄯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師鎭及定武、寧熙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鎭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亦爲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懷公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晡臨道路相傳。曰召公矣。又

曰公今來矣。及上卽位。以吏部尚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敎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務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攀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開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爲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爲己害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求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開。言路開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爲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愼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若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爲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爲一。願陛下試令有司考其用兵以來之費。出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疾病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願能罷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爲吏部尙書。未拜而爲門下侍郎。爲門下侍郎踰月。遂爲相。命旣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竄萌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于九去。大霈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尙困追償。方當大有爲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旣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旣聽用公。遂數下赦令。滌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敍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書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數是也。自章惇爲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爲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

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卽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爲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于今日也。是歲郊天。爲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爲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爲。以中傷公所引用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廷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搖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傅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滂、宣德郎。女嫁蔡承。馮詢、王傅約。王朋約、有旣嫁而卒者。孫曰肯胄、肯胄、膺胄、完胄、宏胄、安胄、寶胄、將胄、昌胄、莊胄、昭胄。曾孫曰龢、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遠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內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詠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戶。出入爲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月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爲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疽發。賈誼忌鵩。張昭瀦戶。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顚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聞望。食飮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

世嘗知開放之舉。窮居之樂哉。而崇事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儕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寮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輿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顏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紋感而已。則良爲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西臺集卷十六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衞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栩爲鄠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慁彥琦。司空蘇禹珪。啟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

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祜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奇。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二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而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註】事見公集題圖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嘗新其室。牆圬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三年。踏左右向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臣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穎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由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頒經檢未經檢。一切賜常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眞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愼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眞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祕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尚

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警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頗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旣興則慮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卽須千數散亡抄掠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能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捐軀死事有功朝廷者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囷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靡麗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贍養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讐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昔年厚德上益眷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擾攘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追遂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旣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輅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郛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註】上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懾慴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旣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

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寨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衞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牛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昇疾從行眞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閒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旣行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因已論死而再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已事者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寖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眞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卽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衞紹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後終衞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爲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壽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與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原註】王禹偁作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孝子當譽久次周行且申繼母以孝聞與邢昺而治最議厚周密博達謙義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稱公事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卽知修飭爲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爲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讋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眞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

下舊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祜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爲私患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縑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祜。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論黃州。公亦能職守潞州。人皆咨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賜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魏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階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尚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原註】代陳知默撰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衛少卿。憬生構與栩。構爲吏部尚書。卒諡曰景公。栩爲鄭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坰與增。坰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坰生鎬。鋋。錄。銳。四子。皆不仕。而鄭王府司馬栩之子淩。爲汾州長史。淩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諴。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楨。爲振武大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爲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護送。既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扈彥珂微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衛支使。遷鄆州書記。義林不樂乘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濮州。以遠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嘏。韓丕。土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尊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諡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衛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

喪。然後出。衛尉既老。居濉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渙。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濉陽。相與游。驩甚。聞于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今爲濉陽人。公大父眞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斷大事。不喜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賦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爲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于是復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易所賜。官吏愕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姊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諸公分視漕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母闕夫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老居濉陽。公請爲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渙亦老居濉陽。其子稷臣又請爲宋城令。得請。濉陽人更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得請。宜辨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顧可辨哉。默然不辨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第往。吾行召君矣。公亦欣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召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歷二年。衛尉監兗州仙源宮。公請爲兗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果行。還詣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奚賴于兗。吾以并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衛尉白首留仙源。請兗者以仙源故也。今并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詣丞相府。丞相曰。貝兵盜發新解。朝廷以見爲恩州者滿歲則遷通判。如以恩與君。君亦行否。公曰。辭并請兗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并與恩同。而往就其遷。是委親欲遷也。某不敢。恩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願復某兗州。是時參知致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既罷。庠曰。見利不就。以篤于親。此孝子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兗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兗。侍讀學士劉湜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爲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咸舜元問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咸舜元且慚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爲通判。大喜。兗獄非公讞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湜與公論。湜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公既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後得其賊。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稍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書奏不報。公去兗。三司使田況薦公黃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爲。公難之。田況知公。弗使。復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紘。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并及其不法事。辭頗聞。紘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誤。今國中口語奈何。獨可與公首

爾。公曰。某任希道。非能太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爾。今希道受賕。某得罪。罔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承其任者。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紘既去。希道竟無罪。他日希道嘗抵公曰。微公。幾爲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益廢。刑日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衛尉喪。屏居睢陽數年。復起爲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裙五六人。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擧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得數人。其縣令害群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皆二十而生之。民出和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興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著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斷。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于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請闕上書。且言穎上守令無狀。皆謫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爲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穎上故善地。猶致盜如是。壽陽穎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即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道爲然。公故于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爲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過淮陽。請舟于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爲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人耶。公曰。沔。蟲將也。貴爲兩府。朝廷雅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安可以不送也。奚爲厚焉。沔聞之。始慚服。公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于壽陽。公自爲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衛尉曰。宋爲宰相者多矣。畢相向有陰德在子。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中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恬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遜五人爾。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于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爲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爲光祿少卿。嘗請官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官有缺衛尉者即仕。否即不仕。衛尉守溫州。公即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睢陽。公即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即請兗州通判。光祿自濠徙無爲。衛尉從之。公即提點淮南茶場。自爲通判。十五年止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來。絕不爲生產計。公仕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饑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祇速其敗爾。何益。故終身以貧聞于人。而不自以爲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賞。亦無絲毫譴謫。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爲詩。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激。有觸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大理寺評事。上祠汾陰。賜緋衣銀魚。遷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權料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年。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二山場。遷比部郎中。終衛尉喪。通判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娶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偃。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陽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尚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異見公所爲甚實。嘗與公爲道義交。諸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畢氏始爲東平人。而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栩爲鄭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諴。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槙。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槙之四世孫諱士安。仕本朝宰相。眞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諡文簡。即君之曾祖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爲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煥、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爲虞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衛尉即仕。非便衛尉即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爲陽翟興學。氣請于朝。乃勅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從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縣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爲縣學。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一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授我。我爲君貲。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宣言丞相之爲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于民。丞相果疑之。即復勅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于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弗預。及歸。令不知所爲。謂君曰。吾欲上府辨于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辨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即使人逮捕宏。案驗。具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于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爲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得擧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于我猶是也。及爲君捕繫。猶曰無害。恃其能。數以詞辨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歸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擧進士。就中第。補穎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申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穎州。皆知君。交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即以君爲中書刑房檢正官。俄遷戶房。先是提擧市易司歲権民糯米爲麴。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権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惟市易得私其贏以爲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擧市易司弗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爲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末権糯米

之前。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權之後。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權之前。酒戶爲坊者多而停者少。既權之後。酒戶爲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其。市易徒與戶房以言語返復相詰。及得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權事。故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北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又中。敵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皙。秀眉如畫。辭令溫雅。敵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爲度。製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勰使契丹。契丹主猶問曰。畢少卿何官。今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爲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爲人詳愼精密。卒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爲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即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局。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爲主。凡從中問某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爲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爲考官故不知。上即詔君罷考事還局。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祕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即留除命不使受。而爭于上前曰。畢某以祕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即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即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爾。是當得爾。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于後周。備于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羣有司以疑問于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即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翼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爲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蒂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爲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爲人溫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襁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年纔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爲棺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眞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之像于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爲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爲誰。及知。因歎曰。賢孫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帳法。爲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受詔撰中書備對二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宋。尙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于鄭州管城縣廬村南原文簡公之塋次。君之事應銘。故

數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西臺集卷十七

祭文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哀策文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太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崇政殿之西階。越明年正月。還祔坐于永厚陵。禮也。叢殿森空。祖庭燎陳。雲似御而復凝。月雖輝而加慘。孝孫嗣皇帝臣某。臨遣奠以興哀。瞻振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挾轜而若駐。羽衛罷闕。神儀布路。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其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邁于前。有系自姜。源深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瑞日符。是興太母。於鑠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傚。元豐末命。帝命惟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非以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奩無片玉。房闥不出。四海在目。信義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二事大夫。正直是咨。宗善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私。廟謁靡行。外朝廢蹕。池御屏臨。惟正是勉。服御膳吏。惟器是龔。庸衞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次于是。爰茲治運。浸隆且昌。如天清明。麗日之光。化理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違厲。坤軸札以夜摧。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恒。尙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

勞瘁兮。爐烟未消。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遙。萬乘號慟。哀纏九霄。千官縞素。雨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轜轔登兮未忘于平昔。龍綍動兮難留于須臾。翼八翣以爲衞。陳六衣而汜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迴洛汭兮嗟備物之如在。邈鞏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已兆于眞宅。松柏猶凝于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鑾。金藏鑑昏。泉關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來于萬國。寶座閉兮惟朝于百神。魚爲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戚內則于三朝。貽素風于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宜大書而作册。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祭太師潞國文公文

元豐四年。公以太尉留守洛都。某實知長水縣事。長水。洛屬邑也。始識公。而待某加于等夷。又二年。公以太師致政。入覲神宗皇帝。某時爲倉官。復得請謁于京師。及聞神宗皇帝作詩以餞公。自丞相以下皆有詩。某亦爲詩四百言以紀公之行事。時公年七十有八。號太師。豈惟在廷之臣無出公右。而上世之臣亦少出公右者。惟羆熊爲文王之師。年九十。故某之詩。嘗以羆熊祝公。而公之壽考名位。卒過于羆熊。則舉三代以來爲人臣者。殆無與公比。今公捐館舍于西洛。其如傅說之爲星。臺駘之爲神。梅福之爲仙。不可知也。是無足恨。而四方萬里道路之人。皆咨嗟涕洟。不謀同悲者。非公人人而德之。蓋失天下之大老。不能不悲留。況某嘗造公之門。又嘗升公之堂。覩公之顏色。接公之話言。豈可儕與道路之人同悲已耶。故凡以道德功名崇高富貴。與夫康寧壽考。略見于前日之詩者。不復載。而載夫詩之所不及者。爲文以祭公。然則某之所以祭公者。其異乎人之祭公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司空呂申公文

昔在眞宗。文穆爲政。內舉兄子。是爲文靖。文靖之起。實相仁宗。三入之榮。禮如伯父。文靖傳公。公復名世。合德裕陵。相今皇帝。西樞舊臣。北門學士。司徒司空。上公之貴。誰實爲之。父子兄弟。名聲焜燿。軒冕襲襲。世有令德。所以將之。請言公德。翼翼繩繩。至仁至靜。至忠至平。國有大事。疑而未決。羣疑四起。雨電雷霆。趨舍相異。水火交興。公徐一語。不折而明。氛披霧霽。風斂波澄。雖有異論。莫公與京。人舍公就。公出人處。逮公還朝。文正是與。無遠無近。云司馬呂。作之督之。所以具舉。徐之導之。所以按堵。公所從事。官人以敍。大法以明。繁文以去。爲善爲鑑。爲棟爲輔。公所無事。風俗以剛。禍亂以銷。蠻夷以附。長善與能。勝殘去侮。矧公平昔。惟德之名。山爲其重。淵爲其淸。三十四十。有煒厥聲。六十七十。邦家以寧。以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遊而無取。我實辱公。逶迤紆鬱。逮公之終。公既終矣。道亦崇矣。豐功偉烈。莫形容矣。遺德餘芳。被無窮矣。失聲而慟。士斯同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故相曾魯公文

維元豐元年。歲次戊午。某月日。具位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中魯國曾公之靈。在昔仁祖。公爲元龜。典謨告教。公實贊司。制度名法。公皆總持。北門西掖。斗星昭垂。中國夷夏。衡繩不欺。昔人之言。道無拾遺。公守鄜國。斯言也宜。昔人之治。桴鼓不鳴。公尹京兆。大成其名。智深而通。事核而練。非徒傳聞。

亦某親見。公相三朝。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愆。公事不爲。爲而必全。如砥之平。如玉之堅。衆人取人。不損公焉。奪之予之。爲公當然。仁嗣未立。公言不疑。定我英考。如山四維。謂公尙武。而不用兵。謂公不武。方隅以寧。公踰八十。實爲上壽。衍食萬戶。公家之富。爰自中年。不疾而康。所好無二。惟德是常。考終于家。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自公之少。衆謂老成。三十四十。遂踐其聲。五十六十。邦家以平。矧復有子。持國之樞。公親見之。近世所無。昔升公堂。言未書紳。今奠公堂。恍如明神。南山取竹。載公之文。北山伐石。勒公之勳。一醉而泣。公聞不聞。尙饗。

祭劉莘老相公文

嗚呼。公生北方。少爲國器。如芝九莖。一時之瑞。如松千尺。挺拔其萃。道廣且周。純行以粹。學博而淵。文富而麗。大佩峩冠。衆目環視。落筆風雨。詞場奪氣。遂冠諸生。得名當世。自此而行。志一不二。熙寧之初。作于先帝。或出或處。可進可退。或默或語。有命有義。元豐之末。召節其駿。橫楊已嚴。專席尤厲。永泰稱焉。命以三事。袞佩隨之。幾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爲毀。厚忽爲薄。榮忽爲瘁。竟斥炎陬。胡跋尾疐。魑魅與鄰。二童遘厲。索水洋洋。遂與俱逝。嗚呼哀哉。公逝于南。旋殯三歲。三歲之間。九喪相繼。十旐同歸。水陸萬里。行道興嗟。石人亦涕。僅返故山。合窆如禮。非有子賢。未易得此。嗚呼哀哉。念昔曾祖。嘗都相位。景德之初。主臣道契。史官有傳。未銘于隧。公實銘之。丘山北賜。論德在前。懷恩爲次。紼不共持。弔不同綴。千里寓文。祭公以意。公如明神。則必享是。嗚呼哀哉。尙饗。

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天不可與道。慮不可與謀。畀公之德。以鳴于世。宜利且達也。而貶傷摧剝。流離顚頓。若造化與之爲仇。屈公之身。以厄于世。宜廢且窮也。而名都方面。中書右省。出將入相。聲名風涌而雲浮。方公之未用也。志于仁而好義。人但知其爲文正之子。及公之既用也。奉其道以進退。人又以爲房魏之流。故每居言路。而舉朝想見其議論。再爲宰相。而行事可書于春秋。蔡忠懷之遇公。素無恩也。乃解相印。捐萬戶。以救其敗。元祐諸公之得罪。不可言也。而公言之力。寧與之同放于南州。聞其風者。以爲如高山喬嶽。峯巒壁立。凌厲而不可犯。而造乎前者。乃溫恭自下。雍容愷樂。淸談響應而不休。至于接朋舊以終始。懷宗族而綢繆。力施乎外者。已盡而更勉。心忘乎內者。有怨而不修。在他人嘗聞其語矣。而公皆自得而悠悠。故年雖耄而搢紳猶願其用。病既聞而天下皆祝其瘳。矧如某者。挈提于箕庫之幾。待遇如父子之遊。言雖往而不棄。時已忤而獨收。宜其扶輿奉杖以娛公于隱約。破筋絕骨以從公于阻修。事既莫裨于既往。而公來已憊而可憂。徒拜公于牀下。猶語切而情周。謂歲年之可覬。而乃忽逝而不留。嗚呼哀哉。故老盡矣。名言絕矣。斯民之望。徒嗚嗚矣。道德餘芳。誰其記矣。一哀而慟。何嗟及矣。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范忠宣公大葬文

游公之門。士有千百。某所蒙公。不獨其力。方公盛時。左右朝夕。及公謫去。限以南北。莫持莫扶。恨何有極。公歸未幾。棟壞山圻。欲贖而恨。而不可得。尙期遠日。從公安宅。庶比役人。執紼與綍。乃以王事。一東一西。

心實往矣.而形則靡.剟闕改卜.四月是期.倉黃遣使.文不及思.惟公名德.百世所師.天子所敬.庶民所宜.昔嘗有言.姑以塞悲.今不復云.旨奚足爲.前恨既往.後願亦違.臨風隕涕.敢寓一辭.百年之後.從公所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宋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修史龍圖諫議宋公之靈.曰.惟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縝栗.芳華馥芬.不偏不倚.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書不觀.游談恣縱.苟偸旨前.卷軸一富.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波瀾.執爲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綱條.而公之腹.牢籠幷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爲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林.而公第一.矧公字書.有法而妍.虞薛歐褚.聲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表誦.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爰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目.儼然丁寧.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顧而喜.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尚饗.

祭游景叔龍圖文

曩歲識君.靈州之役.並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席.同甘邊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闕月夕.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睽于歲月.轜車載旐.已閉于窀穸.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達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德孺侍郎文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瀚海.間關共行.公矜我聽.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鏘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幷.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能.屬鞬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趨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畇.家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奸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公若不然.公不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宰相爲兄.公又崛起.崑巒崢嶸.宜繼一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歿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寇敵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人琴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爲矣.予末小子.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

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贄文

昔仁祖之在御.合中外而多賢.其高才碩德.功名道藝.固不可以縷數.而仁厚忠信.寬和亮直.始終如一者.有如公焉.方斯之時.士咸以爲常爾.而流風遺俗.日日以遠.人方歎息于當年.蓋世臣舊德.今止十數.而或出或處.若經星常宿.隱見之昭然.況陰陽寒暑.日夜相代.有莫得挽以留者.而東海之瀕.歷山之下.又聞丹旐之翩翩.譬如岐陽之鼓.鄒嶧之石.其古文大篆.略有存者.而風胺雨蝕.浸尋磨滅.僅存一二于人間.雖清名遠識.純德懿行.自可以不殁.而懷賢感舊.使涼悲惻.則惟涕下而無言.寓一觴于千里.魂兮歸其居前.尚饗.

祭范子夷文

忠宣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爲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宣.義陽之城.子夷一見.兩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前後三紀.可益此情.中間出入.仳離合幷.我廢于北.子夷南行.過嶠至海.百驛是程.妻喪子失.始還其生.邂逅相遇.血涕交零.如夢之怪.驚極而驚.已而大飲.長嘯且歌.言終此身.期百相過.曾不再見.疾猶湧波.崩騰而逝.末如之何.嗚呼哀哉.我哭子夷.豈但哭亡.哭其承家.義勇靡亢.中朝之詔.明著于京.臺獄之峻.獨身以當.一斥萬里.歸而徜徉.百死皆具.謂年可長.今又不壽.漫漫彼蒼.惟名不朽.九原之光.尚饗.

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爲可傷.嗚呼應之.宦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謗譏災疾.低垂連蹇.不釋于下位.而孤兒幼女.婦孫臧獲.僅飽于糟糠.豈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于施設.至于私門之顯.子孫之計.亦終負而不償.嗚呼應之.嘗悲人之死矣.謂區區于是非.屑屑于得喪者.爲可笑.而吾復悲應之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眞不足以芥蔕.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間.抑知與不知.同歸乎盡.兩失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交游執友.失聲出涕.雖輿臺隸卒.亦欷歔感慨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于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泣.固人情之不免.而死生禍福.則難問而茫茫.伏惟尚饗.

祭范待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既不墜文正公之法度.而生子復能自奮發.入爲天子從官.出總邊吏.號賢帥.人皆曰太夫人之教也.夫人治家.既率循其先世.教子又貴爲時名臣.近代以門戶爲事者之至願.而況錦衣華髮.享其榮祿數十年.至親屈天子之使.襃恤于家.則雖亡有不亡者.某爲太夫人之子待制所知.未得上堂再拜爲壽.而遽聞訃音于千里之外.是宜有以相待制公之哀.則酒醴殽蔌之奠.垂涕洟而送之者.豈無從出哉.伏惟尚饗.

代范忠宣祭伯庸文

某昔諭安陸.與公際會.公德剛明而志樂易.納我于仁.援我以義.因得盡心以濟公事.公事之餘.樽俎相

對談笑詠歌。陶陶天地。遂得婚姻。以永今世。賢如溫國。實公之季。公友而愛。同胞異氣。而視老夫。貴與相似。季也入朝。四方厭然。公髮如雪。行居季前。郡人觀之。頂禮道邊。季留京師。相我天子。公返于夏。康強壽祉。維國之正。與家之治。儕德蓋人。高名絕類。夷齊以來。有公兄弟。丞相云亡。我則憂公。及聞公訃。與憂適同。憂既往矣。而哀在中。中不可見。作文以通。從斯日遠。君子之風。嗚呼哀哉。尙饗。

代范忠宣祭提刑張師民文

嗚呼師民。今復何言。不摻公袂。而奠公壙。我謫于申。實公所部。山城草野。嵐煙毒霧。我匪公舊。公非我故。慷慨留連。相知之暮。念公之明。明而有容。忘情燭理。維道之中。念公之材。才不病物。舉措操守。惟義之恤。淮濱潁尾。嵩臯汝川。童兒野叟。猶知公賢。公德既厚。公矣不年。理不可詰。則歸之天。嗚呼師民。尙饗。

代范忠宣祭蔡淡明文

人有所懷。失則茫然。況于生死。親舊之間。君也昭昭。凌厲奮發。每將騫騰。則必顚越。十年之中。進寸退尺。謂君永長。乃其所得。云何半塗。不行而蹶。事既移矣。人既非矣。高才令譽。若徒爲矣。寓言數十。隨涕演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仲兄舍人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秘閣校理、新差知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己巳之歲。某罹家禍。以墳墓之故。獨居于鄭。內舍內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馮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于吾兄之兒女。不知得于何人。出于何書。而誰教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某使宗親內外。說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喪而卑喪從之。不一一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而嫂氏移書宋兆躬家。反使糾某。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內外大小。凡舉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鄭人知之。而爲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嫂氏既悔之。歲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某乍里。偶得會葬于此。平昔之恨。庶幾少弭。惟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尊主之德。早歲家無儋石之儲。教養諸弟。嫁諸妹。宦學婚娶。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于時。雖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爲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早世。不得殫見于事業。菆塗京城之南。十有五年。而後克葬。豈皆有命而復有時耶。追念疇昔。言悲心惻。姑陳野祭。以寄臨穴之哀。尙饗。

省墓祭文

維年月日。孫朝散郎、新差知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專提舉黃河埽岸、護軍、借紫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高祖太師、高祖妣太夫人、皇曾祖文簡令公、皇曾祖妣楚國太夫人、皇祖侍郎、祖妣郡君、皇叔祖侍郎、叔祖妣郡君、皇伯光祿、伯妣郡君、皇考銀青、妣永嘉郡夫人、妣馮翊郡夫人。某近蒙朝廷牽用。改守鄭之官。在塗來覲阡壠。恭陳野祭。祗合明靈。雖入里下車。具存于先勸。而過家上冢。寔賴于國恩。矧如父母之邦。更此松楸之託。敢忘惕厲。以墜家聲。尙饗。

祭代州祖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七日庚戌。孫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騎都尉、借紫某。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諸祖府君太保、太傅、諸祖母鄭國、韓國、代國夫人之靈。某承君子之澤。食祿于朝。待罪河東。來訪阡壠。年祀寖遠。潛德逾新。松櫃雖亡。遺迹猶在。不改山川之舊。備聞父老之傳。兆域可分。豐碑莫辨。謹陳野祭。祗合明靈。想像歎欷。徘徊終日。敢忘惕厲。以墜家聲。伏惟尙饗。

西臺集卷十八

五言古詩

雞鳴行

雞鳴問路行。挾馬渡溱洧。老樹勢突兀。指點疑山鬼。茅茨漸分別。牛馬猶昏翳。霜落路四平。星沉天若水。小民幸安樂。朝廷多賢士。食祿乃強顏。留連爲妻子。吾聞嵇阮輩。放蕩形骸弛。而我小縣中。區區又何理。

自羅山入信陽再過金關道中作

陰林寂無風。鬼火自明滅。山泉怨何事。耳聲入嗚咽。青泥濺馬腹。黃葉沾人髮。半夜渡前溪。昏昏水中月。

自山陽還至壽春道中有感

衰風切人骨。晴日淡無色。千里今又還。何時許安宅。此身方齟齬。此地尤反側。安得羽翼生。高飛離楚澤。

潁河夜泛

提攜俯淸流。自適同閒燕。深行豈不好。路遠怯縈轉。撐舟上孤渚。星月爍水面。目力不自收。隨波起花眩。誰家種禾黍。綠色暖秋甸。樹密雲更深。雲昏山不見。盃盤任狼藉。起坐有餘戀。幸偶東山儒。況逢京國舊。何人發高詠。滿坐淸風遍。顧我童子吟。奚能愧雕篆。

從范龍圖月夜泛舟

年豐閭里安。歲晚生事歇。官池公載酒。痛飲消日月。迫冬上青林。山氣凋人髮。坐若江海遊。樓船中夜發。冷光飛太虛。照我盤中嶽。衍影落潭心。逃遁蛟龍沒。如窮河源邈。相見崑崙崒。怪石鉤我衣。嵌空盤山骨。上賓嘉佳詠。音動龕羅籟。湔盪詞有源。倒恐三江竭。公愼滄州趣。一夕夢南越。別有謝靜姿。屹如章補闕。

五更【原注】翁子思劉指之諸君。

五更不成夢。路坐倚東壁。曉月下中天。照我西屋白。路行相衡衡。林宿聞啞啞。便欲就巾冠。巾冠正狼籍。

自靈泉晚過崇因寺口占

前峯竦而嵬。後峯屹且峩。冷月射溪水。緊風平野火。同遊獨無語。此意誰知我。虎避無情人。出門不須鎖。

宿崇因寺十韻

山大石巖巖。川平沙莽莽。深崖忽有路。一寺何高敞。彼僧胡爲知。迎我共槃上。夜深眺前峯。百里如指掌。詩翁旋沽酒。欲得詠今曩。下筆皆珠璣。嗟予豈能仰。往來氣益乘。欲敵不敢往。回笑塵埃人。何殊在羅網。吟哦不自制。逸韻彌清響。便可書壁東。留爲異時賞。

和子思員氏晚出崇因之什

烟花寒已凝。風色晚尤惡。路雪愛縈綿。簷澌訝垂籜。途行想前事。數歲只如昨。漸欲過陰崖。愁看冰鑿鑿。

留別陳子思員

三栽豈不長。回念如轉燭。南行在今夕。何以圖款曲。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犢。權門聚冠裳。夫子假空谷。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足。自怪離別間。悽然悲滿目。欲爲商聲操。操變不可復。欲爲秦聲吟。吟短不可續。杯行竟無語。慷慨遶空屋。別後兩何如。祇應保饘粥。

佳辰

春風雪中來。吹我堂上萱。班衣次命服。左右如卿雲。芳樽洗復酌。再拜屬吾親。親年如大家。四子十二孫。子孫亦何事。忠孝而能文。請看今世願。不必辭賤貧。三牲苦易得。軒冕祇榮身。願以五百歲。獻母爲一春。

再至兗州簡晁十二子履

送客客未至。自作河梁遊。清瀾浴曉月。爛漫黃金浮。蘋藻飄不斷。悵望達亭幽。憶君古堞詩。八月如轉頭。

靜勝軒

宦居背西墉。有屋惟蔽室。川原在其外。指掌千里隔。李侯富天巧。鑿壁盜山色。清風灑面至。竹蔭橫西北。坐令方丈地。萬古遺勝蹟。管氏南州來。謂侯有靜德。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軛。權門聚冠蓋。夫子假空壁。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得。自怪塵土人。茲焉憩行役。欲爲居士操。聲淡不可識。欲學幽人吟。詞野不可易。忘懷古今混。問道乾坤窄。此意竟如何。青燈夜方寂。

古寺

崎嶇五六州。夏行今欲雪。亂山出已盡。平地心目豁。晴日午未溫。霜雲晚如潑。蕭疏秦樹遠。曠蕩周原闊。徑竹掩招提。門庭苦淒颯。廊低不可步。壁朽何堪割。歲月驚轉頭。是非紛若櫛。行歸聊可悲。再出尤凜冽。

用此免飢寒。謀生一何拙。

城中見山

塵埃埋馬足。人事如鼎沸。朝餔尚不厭。何暇論身計。北山十里近。嵐色常陰翳。日日在目前。無由謝城市。

曹南席上分題警鶴

清風來九皋。月出寒夜永。故人聞鶴唳。驚起開引領。山遙聲有怨。樹暗飛無影。不若君子言。詩書日相警。

熙州蔣穎叔侍郎席上

仗鉞出金門。投壺開玉帳。高秋湧簫鼓。萬疊環青嶂。白雲櫬湖底。舟行若天上。絕勝後將軍。峽中惟四望。

蒙晁美叔祕監召觀書帖繼示長句次韻

作官在閑地。而我不得閑。有懷南陽書。三栽願未還。偶言觀中郎。踴躍心桓桓。輒言慰孤寂。芳樽潔晨餐。詞妙編簡動。理愜心意安。期爲高人知。匪效男女歡。珍怪漸傾寫。寶墨來三韓。內愧無衣褐。靦而依門闌。元非白眉者。謬作青眼看。古書羅異代。千百猶未殫。如何二王迹。到今紙墨完。若獲摩尼珠。眞在承露盤。開緘龍蛇蹟。偃蹇風濤寬。熟視已收卷。愛惜還重觀。筆意不可盡。始知學書難。永歎出納卑。敢近華省觀。珍重雖再覩。出門猶懷歎。

感興簡歐陽仲純兄弟

昔我來穎州。繫馬西湖濱。穎州絕褊小。所愛民心淳。中間入南國。八載寄壽春。去穎無十舍。士風已頑嚚。從茲而所處。不敢擇要津。遷徙雖未困。常願爲穎民。今者伯氏來。得官邑相鄰。民愚少鬭訟。所訊由饑貧。吏愧不識字。況復能舞文。惟有租興貸。未免勞鞭親。而我無官事。獨得頤精神。日高假空房。睡足方欠伸。白晝近燈燭。誦書忘冠巾。偶來起復坐。自在如閒雲。憶昨遊京師。交友千百羣。賢否未可辨。正自惟仲純。仲純年始壯。氣槩雄三軍。文章不待學。下筆如千鈞。飲酒或一醉。萬物如埃塵。近過穎州見。顏色彌清醇。兄弟亦相遇。磊落皆奇人。邀我上書堂。爲我拂素茵。呼奴正大案。食飲甘辯辛。論議不惜口。彼此從天眞。夜川月已黑。笑語猶相聞。丈夫各有志。大者思經綸。其志苟未得。不如安其身。何時買鋤犁。耕鑿穎水垠。穎鯉如可釣。持竿就漪淪。相逢俟頭白。不復思淮瀕。

送十君儀北歸

不能送君行。彌題送君詩。詩中有祕語。不是離別辭。君長不五尺。氣若千丈蜺。談經掩衆口。論道驚羣兒。況君擅才華。文若老吏爲。剛腸乏轉語。而折不我隨。人皆論君材。照坐珊瑚枝。時能論君心。清淨加摩尼。余何三十六。未免州縣卑。君裝赴國門。僕瘦病馬羸。太倉幸可糴。窮達愼所之。儒冠易感慨。華屋難伸眉。紛紛兒女曹。足令壯士悲。工部貧採藥。漢老甘茹芝。不逢方外人。勿吐胸中奇。

贈盧碩

東風吹大河。北客思故鄉。門前車且留。念子道路長。子服儒衣冠。其家有禁方。非徒學之精。而又心術良。聞聲辨生死。易臂知陰陽。救療先閭里。懶上王公堂。子來視余疾。反側方在牀。頭風應手愈。珍重不敢忘。

遣我刀匕樂。三年用康強。我家乏黃金。我才非庾郎。贈子不成禮。禿筆題藥囊。

知孔毅夫學士題小閣

共坐既云隘。出也欲何之。晴聰日可負。此地猜瑠璃。朝衣雖已穿。襆被亦已遲。緬思廬霍勝。入手當何時。

和孔毅夫省宿

拙學如拙商。欲益翻折閱。壯心消已盡。況復形羸茶。君年雖不少。面目猶冰雪。漢署夜如何。詩燈兼白月。

再和孔毅夫省宿

吾懶不閑諧。知者不共閱。雙瞳昏仍眵。四體病如茶。黑鬢忽已蒼。但未頭如雪。空食竟何裨。留連驚歲月。

和兒秘校

墻涇生野蒿。爲低脊嘉樹。涼颸屋上過。故以逃大暑。念彼遠戍人。荷戈事軍旅。而我幸安輿。尙愧林泉主。

和僧圓瓮題甕泉

我思甕泉遊。不免去閭里。山寒景更清。觸口皆可喜。茲泉何潺潺。宛若雲霧起。酌之無淺深。那更問泥滓。盤盤山爲腹。鑿鑿石爲齒。噴薄無四時。其甕止如此。斯言聞千人。豈得盡其理。更喚山老來。頗師問初始。

壽李少卿

佳辰適中元。大節羅燕席。千歲共茲日。冠蓋合佳客。中堂上壽遲。喜氣生四壁。男女燕鴈行。樽俎皆潤澤。惟公臺省舊。況是文章伯。明星在中天。五福陰有力。惟茲基本厚。未止家萬石。共揖廟堂尊。蒼生日安宅。

南園椿已大。悠久與之敵。長看堂上兒。白頭衣五色。

希魯奉議四兄生日

畫工畫青松。慘澹千年姿。遼鶴俛不啄。下有龜如棊。丈人坐中間。白髮衣帔帨。云是東方宿。來爲壽者師。再拜致此圖。惟兄能似之。骨強老于松。心靜靈于龜。形健瘦于鶴。自與長年期。從來事丹竈。得道今已遲。定應圖上人。適照生之時。富貴雖常情。在兄奚足爲。王侯金滿堂。不義乃滓泥。豈如食舊德。朝冠與朝衣。況復源流遠。後昆未可知。好看學行者。恐是麒麟兒。

讀縣父詩勝

縣地苦迫窄。縣亭乃荒涼。胡爲君子來。到此成詩章。上陳圖史樂。次道爲政方。終焉戒易足。俾爾能自強。荒亭實何幸。得此人不忘。年深粉墨剝。辭意彌激昂。誰云官冗小。會有眞龍藏。其珠在人家。門戶常有光。余來誦反覆。感歎鳴中腸。臨風亟欲和。把筆猶彷徨。安得杜陵翁。爲我題屋梁。

讀于濆詩

于濆詩不多。遺藁數千葉。緬觀作者意。而歎今人拙。雅辭淸我骨。勁氣噴壁裂。感激生亂亡。辛酸更愁絕。長城句甚苦。三讀淚流血。莫學蒙將軍。功高家國滅。

傷春

人億春色老。我傷春色深。桃花未肯落。半月繫吾心。有酒且斟酒。無酒將奚斟。有詩謾吟詩。無詩將奚吟。

詩酒兩不得。坐媿桃花林。咄嗟富家兒。滿堂收黃金。

苦雨

陰雲凝雨來。風吼如海潮。乖龍喜當路。下雨連三霄。平河忽瀰漫。不見城東橋。蟄者灌其穴。飛者飄其巢。惟有魚與鼈。得勢饒腥臊。雖聞雷霆震。若有鬼神號。禾豐不得斂。穗溼依生苗。農家堵戶嘆。始覺虛勤勞。乖龍莫之悟。自謂膏澤饒。始知旱魃虐。未得如雨妖。

七言古詩

自羅山入信陽過金關道中作

村南鬭雞在村北。土堡如堪竹饒疏。野蕎誅盡露溪滑。山樹燒殘空石骨。疾風吹蓬如卷篷。河水夜凍凌割舟。但願黃堂賀新霽。單衣布襪非吾憂。

濟陰

東州女兒年十七。身在風塵如在室。紅腮綠領巧相宜。露浥海棠嬌滴瀝。態濃意遠畫不盡。對客無言御其實。濟陰縣令爲留連。樽俎相逢復相失。我讀古人書。又愛斯人美。既未能忘情。亦未能忘禮。以情敗禮禮之賊。以禮約情情有止。上不與汝礙崆峒之山。下不與汝隔滄浪之水。無山無水有城市。咫尺青樓三萬里。東家酒香噴蘭芷。對客醉歌而已矣。君不見魯國有男子。拒戶不開寧老死。

送范德孺使遼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啞匝金盤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氈作屋。水霜漫野飛鴻鵠。道旁簫鼓動地迎。鐵面蕃兒皆抉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燠。日高賓館駐前旌。餽客往來隨酪粥。河間未弛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面來覘漢冠服。邊風吹雪罨氈城。氈城在處爲屯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之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勸。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桑麻萬里富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親觀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不須鐵甲屯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宇。況君總髮懷剛腸。往年同直中書堂。單騎走馬絕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辦故事。男兒舉足安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間。平安烽火三萬日。羽林超距閒金湯。年年蕃馬輸漢地。後車礧礧牽元黃。願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躡出尙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送朱彥文通直從慶帥辟命

洛陽之人秀眉宇。束髮從軍心自許。南徼梁江西瀚海。萬里相從舊賓主。慶州之險山作城。青岡路狹如鼯鼠。我昔與君馳大漠。夜擁黃沙枕冰土。君今重行計安出。羽檄搶攘待君處。去年天狗墮地鳴。今年擬破靈鹽城。男兒鞍馬是常事。髀肉消盡須重生。況君到日春風發。行雲夜閉沙場月。戰馬沾泥不用嫌。功成便搭鑵人血。君不見高平范公屢歷時。往築大順人不知。千金散士得死力。橫山可取猶提攜。至今塞下呼老子。關中使者公之兒。當年奏議千萬語。攻守二策眞可師。勿云近事不足道。狄青之輩爲偏裨。

送田百里歸唐

田百里.飄泊如雲心似水.我每思之中夜起.忽來訪我黃河涘.抵掌欣欣不能已.身形雖么麼.膽大無與比.茲行若過汝水濱.爲寄新詩與陳子.

次韻和歐陽季默觀書紀事之什

歐陽季默年三十.處世雖艱心地吉.居于頹垣壞屋偪仄之巷.而有倜儻慷慨汪洋之美質.高才橫騖若飛走.橫野騰山漫買畢.吾懶居家病益生.絮帽蒙頭造君室.兒童驚覷前復後.笑我衰遲見風栗.升堂發篋數百紙.爛錦繁華照初日.怒生風雲與神會.怪走龍蛇堪股慄.奇蹤雖在人已亡.今也源流苦蕭瑟.吾家綈囊亦三四.縱有名書未充實.妻孥飢餓謂無用.譏詬如蛩常唧唧.黃籤靑縹纏數軸.若比君家百無一.後會慇懃定若何.人生聚散胡能必.

次韻和晁祕校招飲

侯門公子桃花色.岐路書生情反側.羨君脫灑心坦平.交友如林眞少得.懷中有疏未肯上.鄉里小兒空太息.黃粱飯冷且沽酒.爲客典衣無顧惜.淳于道舊醉五斗.劉戲不辭門戶隔.共約他年江海遊.醉斬鯨魚尊李白.

依韻和祖休承議

吾聞明霞之綺良工造.若比君詩工不到.擲地方知作者神.補天非是常人巧.放懷似覺乾坤小.名節雖高生事少.君不見漢陰有丈夫.腳踏空山樹芝草.

蓋公堂歌

膠西丈人頭皓白.避世不作諸侯客.黃帝老子是其師.短褐補肩人不識.嗚呼相國起文吏.能解干戈謀社稷.諸田喋血腥未已.封裹瘡痍與休息.三齊儒生多說士.強讀詩書談治國.紛閙衆口亂如髮.鄉飲明堂盡陳迹.丈人西來窺甚野.藜杖柴車而黧黑.坐言治道本無事.要爾蒼生自安適.爾能高臥知大體.男子耕耘女蠶織.用之天下如掌上.況爾區區城七十.相君再拜受其教.舍以高堂奉顏色.相君已死君不來.千五百年人歎息.眈眈新堂作者誰.密州太守文章伯.太守高吟醉太白.年穀常豐無盜賊.三牛倒曳九僊木.大斤截落琅琊石.修梁巨柱屹如湧.磊落巍峩稱公德.太守思公公不見.闢戶張筵望南北.詩成鬼神相對泣.文就龍蛇驚辟易.公今存亡詎可問.況今自有神仙骨.五嶷山高近城郭.太守有堂奚不宅.我欲寫公之意于鳴琴.又欲畫公之容于四壁.太守胡不置我于其側.我欲奮飛無羽翼.注目高歌淚沾臆.

鴻濛歌（【原註】范龍圖生日）

山川鴻濛火未流.祝融羽衛行九州.南方有氣纏斗牛.乃生之人宜公侯.諫書十上辭不留.繡衣夜過咸陽樓.淸談玉帳羌戎羞.羽林超距閒驊騮.單車弭節灞岸遊.世間萬事公無求.茲辰歌舞良燕休.滿堂賓客來曹劉.再拜酌酒交獻酬.文彩照耀珊瑚鉤.願公壽考踰山丘.以八千歲爲春秋.

海內

海內儒生十七萬.日誦詩書頭白半.中有成名當路人.卻視詩書猶弊券.猶弊券.可奈何.勸君收淚眞零落.古往今來此輩多.

古冢行

朝行古冢東.暮行古冢西.冢中古人骨已朽.冢外遊子今何之.朝食古道南.暮食古道北.道傍古迹不可見.道上行人常役役.古人居今人必愛.今有古人人不識.面前和好兒女顏.背後往往張弓射.拂衣歸去非不會.無宅無田歸未得.長靴短笏隨衆人.斂首低顏爲俗客.深居要坐尙恐喧.平路緩行猶恐蹶.口中有聲未嘗吐.嚥入喉嚨化爲血.君不見谷口鄭子眞.又不見蜀中揚子雲.子眞老死耕巖石.子雲嗜酒惟醺醺.丈夫窮達皆有命.萬事得失非由人.街頭沽販味雖薄.猶可賒來傾入脣.

提葫蘆行

提葫蘆竹叢裏鳴.昔嘗見人學.今乃聞爾聲.草深山遠徑路狹.春盡日長花竹明.往來行人竟何事.足繭膝穿千里行.辭家去國已牢落.況復飢渴貪前程.是時聞爾勸沽酒.下馬解帶留長亭.

花溪四松

君不見吾植四松樹.多植六松非盜數.高纖篤龍避猛風.頻挑壤穴防根蠹.直幹淸音已可憐.短長尺寸詩可傳.草堂舊寄今安在.錦里花溪四百年.

觀文與可畢士貴枯木

韋偃樹石名天下.後日良工無及者.任侯借我枯木圖.石氣蒼茫若唐賁.賁時只用牀頭筆.與可親題是眞蹟.霜皮合抱隱不彰.老蓋支離存半壁.梢權骨朽心已穿.幹爛龍鱗體猶瘠.生意雖休根柢在.蝸強杈牙倚天黑.膠流斷節文理深.筍枝剝落如針直.坐久疑行古塞外.蕭空慘淡千年色.起身就視覺有神.不見筆痕惟潑墨.豈徒摧灑無人似.苦節淸風貧到死.任侯珍重意何如.不獨愛好心君子.若使與可爲俗流.枯木雖佳侯不收.

楊照承議爲鷹枕屛

畫師不肯傳風蝶.故作枯乾還奇絕.淸秋未合結繁陰.深戶何曾飄飛雪.雪裏鴨兒苦耐寒.眠沙枕浦白雲團.黃蘆槭槭枝葉乾.江頭鳴鵲恰飛起.恍如身到瀟湘間.瀟湘洞庭雲水隔.山路披陁斷行客.從來多景畫已難.況有翩毛似鶴白.已覺冰澀稻粱少.更疑水宿溪堤窄.生平有道付滄州.今日牀頭行動色.屛風主人家近便.我昔曾過溧陽縣.田盧對鷹嘗親見.出門解榻定近逢.借我江鄉今對面.

西臺集卷十九

五言律詩

出郊

出郊雖未遠。已似惡塵埃。徑穩車先到。門閒客自開。花從今日見。會是隔年來。載酒無知數。揮金可快哉。

索馬

索馬周尚寺。烏鳴問去程。頑風入衣冷。寒日帶霜清。朝市心雖懶。江湖計未成。因循已三十。眞恐誤生平。

信陽道中避暑

下馬湯家市。前村數里賒。敗籬瓜少蔓。簇舍豆先花。放袖從風入。停鞍待日斜。欲知爲客恨。更久不成家。

郾城道中阻雨

秋雨連三晝。羸驂驅不前。氣昏吁可怕。雲斷復相連。風急時翻蓋。泥暄懶著鞭。窮途不須問。吾道付高天。

許田道中雨止

索索風回陣。暉暉日弄晴。掃門收石潤。走馬覺身輕。路闊車添轍。泥乾便問程。暮川行客遠。雲氣自昏明。

廣城病中遣懷

本作看書室。翻成燒藥堂。心違經歲月。病久怯風霜。未數囊中帙。先論肘後方。喜聞臨賀守。鼓枻過湘江。

[原注]長兄國博守賀州已滿歸必有新物。

望王屋

敢激愚公事。傳從太古時。伏中猶積雪。雨上見朝曦。氣與扶桑接。心疑峻極卑。天壇如可至。吾欲摘參旗。

過朱僊驛

氣象皇州近。川原蔡藹中。沙平千里白。日入半城紅。出處形容改。驅馳歲月同。身名行可料。天地一衰翁。

遷居潁谷

漸入深山處。都無客到來。輕裘勝挾纊。渴飲當銜杯。得失情何預。閑忙老共催。清風一披拂。安坐興悠哉。

定居

臉盡風霜急。東城始定居。豫抄新歲酒。卻讀少年書。好事心渾懶。談空病未除。轉頭成四十。吾道竟何如。

贈修顒上人

巾鉢來何所。茅齋近竹林。能談高士傳。會得祖師心。我識詩情苦。公求理性深。三年居潁水。誰復是知音。

留別損之大士

君去南州遠。無人可問禪。牽攣從此日。聚首在何年。水落城東路。風清淮上船。我心須自寫。彈斷古琴絃。

河陽閒居

飄泊衣冠滯。河陽見五春。壞池無過跡。委巷作比鄰。攖食稀留客。肩輿懶倩人。臨流休照面。自合鬢如銀。

河陽重九

佳辰雖可重。無客共登高。蒜粉隨粗飯。簪花對濁醪。放歌元不解。擬賦亦徒勞。坐聽兒童語。悠悠愧爾曹。

獻壽二首

慶日三陽近。高門附帝居。迎祥春入幕。獻壽晚迴裾。中子今持節。諸孫日誦書。始知題萬石。未足大吾閭。

家近黃金闕。筵供白玉船。兩孫今應詔。一子日朝天。壽酒如鱗次。斑衣作陣圓。夢齡人試數。從此更千年。

佳辰二首

傍臘春猶遠。佳辰氣自和。慈顏親事少。壽相比人多。姊妹新爲會。兒童預作歌。萊衣容醉倒。始奈錦茵何。

戶內三千口。誰爲第一榜。清風傳舊族。陰德助吾門。阿母神仙降。班姑法度存。他年堂上燕。侍立見元孫。

姪馬子試晬

去歲當今日。兒生在北堂。眉疏才必秀。耳大壽應長。乳驥蹄猶小。冥鴻翼未張。吾門如可大。藉汝志強梁。

早赴城西倉郎事呈諸同志

上馬雞鳴後。都門四望中。曉光欺月色。和氣挾春風。計拙功名遠。官閒況味同。醉鄉如可入。相率樹飄蓬。

就南排岸謁朱成伯不值而還蒙詩見贈次韻

慚作青門客。來尋隱吏居。上堂誰解榻。窺戶卻還車。似怕臨軸辱。空翻插架書。生涯知有地。共學灌園蔬。

乙亥歲八月十五日夜。同衆叔知府少卿翼道提舉大夫望月于河中之名嵩堂。兼簡襄守歐三叔

觴。號守孫八元忠。二首。

上樓初照席。條華漸分明。佳節三秋半。前期一雨晴。冷光天外散。高會世間清。坐久疑輕舉。微風習習生。

秋深仍雨過。望月宴高城。列岫呈中夜。微雲避太清。星沈天若掃。林迥野無聲。故友知強健。應同醉五更。

陪蒲守景叔學士會暢家園

亭幽宜更酌。樹近合頻行。蒲劍參參長。荷錢疊疊生。隔林千岫蹋。帶郭一川橫。共選尋山屐。無心更濯纓。

洗丘縣過冬至夜會夷仲明叔

佳節無佳句。留連小縣城。客來爐火著。人靜佛燈明。把酒隨時俗。高吟屬弟兄。令人驚歲月。屈指是新正。

次韻和宋甯道太祝許氏園席上

雅宴矚才華。清詩自一家。高談落風雨。醉目傲烟霞。席地疎林隔。傳杯小徑斜。再來春已老。猶得醉殘花。

次韻席上

無聊情易感。多病酒先除。城影落平地。月光飛太虛。高吟空有調。倦思本無餘。讀罷傳三鼓。披衣歸我廬。

夜宿崇因寺述懷奉呈諸公

月老庭除白。火明山頂高。酒容無俗客。詩興任吾曹。促席暫讙謔。思家還鬱陶。坐聞鐘磬響。那免話離騷。

寓宿樂明之殿直家戲作

地狹開爐小。門深掩逕斜。雨寒冰裹木。風怒雪翻車。北第頻留客。南園欲探花。我身無定所。酒到是吾家。

會草堂嘗酒。戲成四十字。呈子思舅。

白酒旋開封。身如鳥出籠。愁腸先抹倒。醉眼任朦鬆。甕近那妨就。杯寒且更烘。翁居鎭如此。我馬又西東。

酒後

爲爾題詩句。詩成莫浪傳。避人那是怯。勸酒自知妍。翠袖身如削。清歌喉未圓。良宵雖興並。明月共嬋娟。

次韻子思舅

幽居山霧合。日色曉相交。喚馬空嘶櫪。棲鴉不離巢。舊醅澄綠沫。新橘破朱苞。我豈揚雄比。無須苦客嘲。

讀子思詩二首

子思詩二百。開卷淚霑衣。今世識者少。古人能亦稀。當年出咳唾。此日成珠璣。誰憐盛名後。妻子貧無衣。

子思詩句好。當日少知音。不作蘇梅體。猶勝庾鮑吟。郟城山不改。清穎水猶深。試問安良事。流傳直至今。

次韻李成之待制見寄

有客昔遭遇。郎官帥秦川。得閒欣燕處。佳句出天然。羽翼九萬里。功名三十年。詩成傳萬口。世俗累都捐

次韻和子夷秘校見惠之作

啓函如會面。懷抱爲君開。昔有風騷主。今爲伯仲才。士風門外轍。生計掌中杯。早晚依閭巷。烏巾恣往來。

次韻楊久中阻雨

雞鳴雖不改。人病自添慵。地滑泥無跡。簷疎瓦有松。天低渾是暮。雲怒不成峯。欲決繁陰破。斲無利劍鋒。

次韻和越州監酒鄭令七兄見寄

去國悲新疊。還鄉曳故裾。凋寒迷路晚。花落度關初。計拙家無補。官閑歷有餘。生兒如可教。早晚大吾閭。

讀將叔弟送路帥詩

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珍重吾將叔。當時亦苦吟。

和宋成伯

度日門長掩。羈春事已非。鶯驚隨吏散。燕熟傍人飛。手拙栽書懶。頭昏漉酒稀。坐來空咄咄。不是悟禪機。

蕨澗曹正叔有詩見寄。因以答謝。

子學有餘力。我生無定居。與人常不合。謀己一何疎。酒熟同誰酌。詩成懶自書。會須還穎水。高枕閉吾廬。

得來書有感。因成四十字。呈夷仲宣仲。

獨坐長如醉。書來意暫醒。未能論會合。猶且慰零丁。客少庭稀掃。人回戶又扃。歸期試閑卜。見說紫姑靈。

寄南齋蕭君兼簡牧之公遠

寄語平生友。睽違情若何。每斟樽內酒。常憶醉時歌。大賦相如巧。新詩子建多。幸須傳數紙。且欲恣吟哦。

寄鄭介夫

鄭子安強否。梅花萬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龍鱗。北闕今無數。南方信有人。可憐妻子在。年少不謀身。

次十五里店寄交代楊十七判官

世事元無定。吾今得已多。轉頭新歲月。開眼舊山河。蹭蹬如君少。因循奈我何。此生深會得。不用接輿歌。

和李善初會張范二公

會面雖難得。情親豈易忘。定須留客醉。應許老夫忙。地去朝門遠。身依古寺涼。相逢拚一醉。千日未爲長。

從軍還京贈羅適正之奉議

一別書渾廢。相逢老可嗟。免爲邊地鬼。還宿故人家。塞路風霜惡。京塵歲月賒。衰顏不重少。兒戲煉丹砂。

出巡河東與徐勳宣德

防敵無時節。論兵有是非。屯營蕃馬健。部落漢人稀。士尾穿寒月。氈裘護鐵衣。相逢一樽酒。分首雪中歸。

送寅亮宣義赴明州

隨分之官好。舟行不計程。江山新入夢。風物舊知名。客館離人醉。賓筵楚士清。須知今夜月。近海更分明。

罷淮漕歸汝

任拙因成懶。求閑偶得歸。前途純可料。往事盡成非。汝岸瓜田薄。風川舊逕微。終須一遷徙。知有漢魚肥。

至鄭州望故陳子思靈泉舊居。愴然有感。詩以述懷。

夫子嘗招隱。雞鳴汝上川。飲徒隨手散。詩草任人傳。甥舅元相好。妻兒也可憐。有魂招不得。嗚咽問靈泉。

忤俗

忤俗眞堪笑。謀生又不能。放懷衣落拓。高臥髮鬅鬙。面垢常揮汗。牙衰怕嚼冰。牀頭鬚拂鬢。不爲逐青蠅。

書懷
高城壘修竹．小舍似山居．痛飲謀身懶．高歌與世疎．拂衣慚國士．買釣夢江魚．可笑虞卿老．窮愁強著書．

永日
永日梅蒸發．夜眠分作題．不因懷北客．未折向南枝．渡嶺朝雲斷．緣江春路遲．如何夢中作．常勝覺來詩．

秋風
天地東南遠．秋風萬里來．青雲如漫語．白日會相催．頭帶千莖雪．心關一寸灰．說歸歸未得．江海路悠哉

夜雨
夜雨洗殘暑．秋風應候來．庭柯色未減．黃菊意將開．布被已思夾．衍錦漸欲催．歲華空向晚．心事日成灰．

破屋
破屋風千穴．牆踈日一竿．長巾籠短髮．舊褐怯新寒．道路形容改．悲啼骨髓乾．乾坤非不大．無地得閒官．

疎簷
疎簷鬪鳥雀．壞壁飽風霜．汲水三村遠．誅茅半畝強．齋錢隨客意．佛事寄僧堂．月落人相對．隂隂塔影長．

早起
起作南樓望．山河在我傍．春風入河濟．曉霧合嵩行．帶郭名園少．穿雲古岸長．留連成皓首．何處是吾鄉．

策杖
策杖西原上．東風意浩然．山河思舊隱．日月換新年．徑曲穿林巧．樽移席地偏．野花誰飣餖．故故簇平川．

亂水二首
亂水號新港．紛雲釀古城．山樓遙出沒．野日自昏明．樹冷禽聲減．霜高鵠翅輕．夢歸今未得．寂寞寸心驚．
水落芙蕖老．山高薜荔長．野雲吹不斷．晚雨氣先涼．信筆題詩逸．停杯漉酒忙．酣歌露雙足．有意濯滄浪．

恭輓神宗皇帝二首
御極三宸正．調元一氣淳．銅臺漳水夜．玉匣漢陵春．地拓山河舊．天升日月新．自今追老內．有是四朝人．
北極迴天象．西陵法帝居．松門黃道直．帳殿紫宸虛．宴罷千秋節．哀纏六尺輿．御詩兼手詔．新見寄思書．

恭輓哲宗皇帝二首
偏覆仁無外．尊居道可名．就堯方日出．過杞忽天傾．海闊金凫下．宮閒玉鐲鳴．早知龍竟去．鑄鼎不須成．
容衛千官出．攀號萬國同．新名西下壘．空定北郊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孤臣如在列．應許抱遺弓．

恭輓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四首
受遺開嗣聖．約禮遵前人．聽覽存公議．艱難付老臣．宮車閶闔晚．帳殿鞏原春．似待吾君長．雲軒即上賓．
總朝驚殿幄．端拱異平居．垂殿簾初徹．因山道已除．書遺長樂記．香斷濯龍車．詔下猶加惠．華夷定宴如．
因革功兼至．權宜道可稱．力扶天步穩．端拱太陽升．椒寢迷彤管．泉關付漆燈．須知天子孝．不獨改園陵．
勳業三朝盛．哀榮萬國同．人疑無外戚．家不運中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憂勞如治水．九載亦成功．

恭輓欽聖憲肅皇太后二首
維昔艱難際．安危屬母慈．元龜猶不豫．大策更誰咨．寒霧雲方合．當空月遽迷．聖君常泣慕．知以舜為師．
嗣聖當天日．權宜道不居．力明當辟事．豫下撤簾書．備物端門遠．神遊武帳虛．不知任與姒．較德定何如．

恭輓欽慈皇后二首
神考當天日．宮闈祝燕禖．日符元有感．坤軸數先推．追册音容閟．攀號吉葬哀．行知九虞祭．欽聖使同迴．
緬懷章懿事．聖孝代相傳．比上欽慈册．還同明道年．玉衣晨不整．帳殿夕相連．聞說詞多感．哀容可動天．

輓司馬溫國公丞相二首
黃髮來辭暮．丹心病未休．艱難天下事．際會老臣謀．似覺浮風返．空嗟白日留．定知名洶洶．萬歲與千秋．
禮絕非因貴．哀深卻有榮．世間都畫像．海外亦聞聲．後事從諸老．前賢是友生．故應房魏輩．泉下定交情．

輓范丞相忠宣公六首
曳杖三朝老．持衡一品尊．忽同秦逐客．纔見楚冤魂．公袞方還第．輀車已及門．遺言不須記．一一表中存．
出處從來定．榮華取次休．營着居相府．只似在安州．不事千金產．能捐萬戶侯．哀哉天報施．僅免葬江流．
伏枕言雖少．遺書志可哀．尚謀裨國事．猶欲盡人材．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更驚諸老盡．吾道信悠哉．
大節唯揩擬．危言每可驚．不牽身外物．寧向澤邊行．近闕官皆復．還家殁亦榮．升堂誰慟哭．知是老門生．
忠義傳三世．衣冠盛百年．功名富貴地．父子弟兄賢．被放長如往．生歸豈偶然．至家還不起．無處問蒼天．
揮淚西原上．晴雲為我陰．誰知如望歲．竟不復為霖．主聖空攜己．民思未絕吟．已休還一慟．非但哭知音．

輓司空申國呂公六首
浩蕩風雲地．哀榮居老臣．兩朝尊柱石．三世擅經綸．際會看前輩．安寧付後人．不須論制作．風俗近還淳．
騎吹西城曉．衣冠一望中．尚疑歸鄭國．還似葬溫公．道在民先定．兵銷歲自豐．故知伊呂事．千載有遺風．
試論司空事．還如慶歷年．鹽梅雖國論．衮繡是家傳．二聖知人望．三公託世賢．奚須論燕處．無事不超然．
歲月還箕尾．風雲暗上臺．定超三界外．元自九天來．水木逡巡合．泉門颯沓開．太平雖已見．吾道亦悠哉．
位與諸公絕．恩逾上相尊．朝廷惟再拜．論道掩諸昆．體貌傳三世．光華聚一門．蒼天苦難料．端坐讀招魂．
道繼三賢後．名成六相齊．氣摩南斗直．功蓋北山低．背日衣冠祖．穿雲鹵簿迷．道旁誰首白．墜臥作兒啼．

輓王元之相公二首
門風清可尚．有道付陶甄．奮載傳家榜．新承顧命篇．遺文星轉斗．定策日升天．東府功名地．安居十五年．
道與風雲會．恩留雨露滋．小心黃閣老．大手白麻詞．家有衣冠盛．朝無故舊私．不須三寸舌．終號帝王師．

輓歐陽伯和三首
不起斯人疾．哀歌未是哀．淚流千點血．心死一團灰．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半塗成永訣．天道信悠哉．
慟哭西原迥．晴雲為我陰．山河一長劍．生死兩知心．世譜傳來久．天文驗自今．此名埋不得．未信九原深．
純孝慈顏感．悲啼介季傷．凫飛元傍母．鴈少不成行．壽夭從開闢．賢愚覺渺茫．不須論甲子．未省鬢毛蒼．

輓麗中學士二首

孝悌由家法．詞章亦世傳．婚姻甥舅好．門戶弟兄賢．問疾猶樽俎．遺文雜簡編．平生惟一榻．何事不長年．

漫向蓬丘老．都無一遺車．家人新買道．弔客舊通書．樂事生來少．兼官病後除．蒼蒼吾欲問．生理竟何如．

輓晁端友著作二首【原註】其子補之求

好學五車富．輕財四壁貧．風流漢家令．文物晉詩人．門戶胥匪舊．窮途白髮新．招魂誰解意．慙愧屈靈均．

試問生何事．清詩七百餘．父兄無舊產．妻子有遺書．散誕謀生懶．高情與世疏．蒼天高莫問．長短竟何如．

輓李成之待制六丈三首

高論嵇中散．行吟楚大夫．笑談雖自若．放逐竟何辜．浮世終難料．蒼天不可呼．莫論身後事．忠義付諸孤．

西帥旌幢貴．東州几杖新．偏裨嘗破膽．徒弟盡書紳．雄略渾無敵．沈機妙若神．不須鋤盜賊．公在本良民．

道孤從白眼．骨朽任黃泉．不與今人合．空爲後世憐．文章還誤己．窮達竟歸天．遺藁知猶在．應容手自傳．

輓虞革通議三首

耆宿今多少．惟公景德人．家鄉吳市卒．名寘漢庭臣．路在猶耕月．門閑似送春．纔知圖畫好．時見舊精神．

教子生前貴．休官物外榮．去家金節重．開戶玉棺輕．江水元如舊．松林長未成．祗應山鳥恨．長向壠頭鳴．

誰記先生事．聲名五十年．業風人不及．陰德世相傳．氣與名流合．官隨子舍遷．閭門賓客散．悵望白雲天．

代范忠宣輓中散毋公三首

平日書生貴．中年使者尊．繡衣雖去國．珠履會填門．奏疏皆民事．遺言爲國恩．哭君無好句．端坐獨招魂．

宿昔函關路．遊人作上官．雞鳴軒蓋入．馬到吏民安．苦節儒頭白．清名過歲寒．生平彈與挂．只是一朝冠．

解組將安適．無何乃故鄉．門庭雖取次．詩酒是尋常．車過音猶在．琴閑調已亡．因居悟生理．天地只茫茫．

代范德孺輓李稷運使四首

倥偬軍中事．飛騰使者尊．龍岡雖有地．馬革返無門．未見朝廷誅．空遺子弟恩．不如行楚澤．先自作招魂．

萬里魂應返．沙場血未乾．幽明新雨露．恩怨舊衣冠．聲作虞歌易．祠庸楚些難．莫憐歸骨晚．弔翼只空棺．

吾道何伸屈．斯人忽已亡．步妖非二豎．風鏡哭三良．寃有千年記．塵無一寶藏．舉頭天色在．今古自蒼蒼．

遺札何堪問．知無封禪書．殺身今已矣．報國事何如．人去衣冠在．魂來戶牖虛．應同廣川記．惟見玉蟾蜍．

五言長律

送太師潞國文公致仕赴闕朝覲歸洛

事業觀前聖．汾河出異人．擎天爲柱石．奕代服絲綸．早歲登黃閣．羣公會紫宸．指揮平大盜．咳唾福生民．

契合由天意．威行靜塞塵．飽聞鳴鸑鷟．久已畫麒麟．陰德歸宗社．昌言啓聖神．功成能絕口．道在不謀身．

自昔規模定．于今風俗淳．立廷山不動．容物海無津．文力揮南斗．白光拱北辰．英姿元岌嶪．雄略只逡巡．

慷慨遺軒冕．光華被縉紳．十年三冊命．四海一師臣．貴極多齊物．名高卻任眞．氣完神酒落．骨老石嶙峋．

正殿崇簪合．初筵醴酒醇．異恩非故事．全美勵朝倫．高臥鵷鴻集．忘懷鳥雀馴．驚瞻心益壯．【原註】闕韻九十餘文

（王師日役石敵距吾都老矣坐城國事臣心尚壯）倘父德逾新．行色嚴霜霽．棠光照席珍．一麾辭小節．九老盡佳賓．坐上文章士．

田間道義鄰．曹劉不離致．園綺會相親．穎脫居塵外．[illegible]占水濱．孔光監壽杖．山簡接籬巾．賤子登門晚．

徵官侍坐頻．偕遊心落拓．多難骨酸辛．懷古悲寥廓．低顏任屈伸．詒謀嗟靖地．墨突自營薪．餓死猶思洛．

當年偶過秦．填溝知幸免．彈鋏更何因．室況淳于賤．交情鮑叔貧．磨書頑度日．迯飲病銷春．請謁衣冠弊．

留連體貌均．不堪名碌碌．尚辱誨諄諄．器小甘無用．詞繁恥重陳．綵衣園鶴鶯．壽酒吹魚鱗．江海新歸計．

乾坤舊化鈞．終篇懷感激．肝膽覺輪囷．

送交代楊應之判官歸洛

借問楊夫子．還家洛浦春．兩爲黃綬吏．雙鬢白頭親．烏帽斜欹面．班衣穩稱身．龜靈方報喜．龜夢久方神．

【原註】世之光祿君嘗夢遊壙中見其祖兆旁有龜行謂光祿君曰以是賜而爲子及生[illegible]之遂名曰寶取史記所謂龜者國之寶也．高臥今賢相．尼閑舊老臣．上堂從隱几．

侍坐好書紳．存沒空懷感．交遊素耐貧．先生墳上淚．御史甑中塵．嵩頂饒穿屐．伊流慣幅巾．直絃歌太尉．

曲學笑平津．自滯心元懶．偷閑味卻眞．折腰陶靖節．散髮屈靈均．王屋風鳴籟．龍門月漾銀．白芽烹澗水．

綠筍嘗江蓴．折鹿諸儒評．騎驢大尹嗔．贈人袍已敝．飲酒券常新．小子元疎放．忘歸任屈伸．馬肝嗟厭食．

犬吠脫無因．文史慙方朔．形骸謝伯倫．恥同珠履客．事作醉鄉人．瓜熟叨爲代．簪纓賴卜鄰．乞陵金躑躅．

試研玉麒麟．祖道無供帳．停車有吐茵．心留兩傾倒．樽轉動星辰．

送鄆州楊子安教授由京歸洛

好去嵩陽客．清河穩放船．東州新學校．南郭舊林泉．悟道先生敏．爲文子弟傳．烏皮常隱几．黃絹勵成篇．

太尉風流在．裴休理性立．老松生幹直．大海得珠圓．肆筆君房好．論才賈傳賢．尚書行給札．博士久虛員．

獻策諸公喜．談經衆手編．長鯨鱗鬣就．儀鳳羽毛鮮．小子甘環堵．窮途慣著鞭．家貧門外轍．酒價杖頭錢．

官冷雖知命．身閑學問禪．功名君異日．交契賴同年．明月行梁苑．涼風度潁川．叫閽宜上疏．負郭莫歸田．

飲散盃投地．更闌斗挂天．離懷吟不足．彈斷古琴絃．

早寒

十月清霄永．空齋已怯寒．霜離飛葉密．風案拂沙乾．晏叔狐裘穩．公孫布被完．簷澌方綴瓦．井凍漸封幹．

飽食留鷹距．虛驚落雁翰．誰來沽酒飲．自笑典衣難．想袂存心曲．嘯吟恣筆端．河冰思渾國．路雪寄長安．

邑邑爐灰冷．熒熒燭燼闌．門前生計在．葦席稱車單．

西臺集卷二十

七言律詩

興龍節

鵷笏千官拱帝宸.四方同日燕君恩.五絃度曲南風廟.萬壽稱觴北極尊.金奏無譁覃雨露.瑞圖有算比乾坤.願爲壽頌賡大保.如日如山萬子孫.

羅山即事

吏情臨老盡偸閒.異縣人風倦往還.古屋半攙元是塚.重岡相帶不成山.昇平是處容餬口.應接非心祇強顏.早晚騎鯨跨滄海.欲拋鵷笏寄人間.

信陽軍筵設樂口號二首

談笑西州塞上春.歸來不薄兩朱輪.功名致主期三代.忠孝傳家第一人.御史平生能許國.將軍未老肯謀身.義陽今與淮陽比.汲黯當年亦諫臣.

曾將行事著成書.前世皆聞近世無.帝闕天門辭禁近.蜀山秦塞任崎嶇.殿帷昔用書囊染.皮几今隨道帽島.忠孝成名生計傾.義田十頃近蘇湖.

室曹州倅羅正之著作部夫河上有阻會合以詩見寄.

百里傳書浪有期.到頭樽俎恰相違.春回通洗花爭發.冰泮明河客未歸.年老無成今世有.身閒不飲古人稀.諸公憐我如相問.爲道因循未拂衣.（【原註】毅熱羅仲元著作.與定陶宰陵下邑譙寧.皆相識也.時與正之同部夫河上.）

內中考進士

北風吹雪舞長廊.束帶三千筆陣忙.地色不通金瑣盤.天香未散玉爐光.龍墀暴漲詞源湧.鵷鷺迷空羽衛翔.三月漢庭重射策.幾人彈劍待王陽.

入內考進士同考官唱和三首

早歲成名地已尊.排衙五十始乘軒.官同長孺事居後.疏似王陽獨上言.道氣鬱紆濤嶺秀.胸源浩瀚峽江渾.恥朱共較公孫策.半覺文風似建元.

未得還家意不忙.日斜人散傍桁廊.白頭已向新吟懶.青眼相逢舊話長.高閣無聲沉晝漏.側門有路想天香.附公自謂忘懷者.今日情懷豈易忘.

明光寓直偶然同.八百儒衣席漢宮.下筆春雷從地起.舉頭帝座在天中.條陳不啻三千牘.品藻今惟六七公.況是篇章容易得.好令編集附唐風.

登瀛閣

穿池引水事清幽.水有寒魚釣艇浮.慣識蓬萊好風月.裝成滄海舊汀洲.波涵弱柳雙行影.露裛殘荷半頃秋.從此東州富賓客.非才先得從公遊.

余除鑄錢使者.居厚除尚書郎.俄皆銷印.即事二首.呈居厚.

出處平生大致同.中間得失等雞蟲.兒髭昔似晉羣謝.華髮今成楚兩龔.握有蘭香爲子祟.御無銅臭坐余窮.善和舊宅殘書卷.只合連牀聽曉鐘.

病鴻垂翅噤無聲.慣見虛弦莫浪驚.二仲卜鄰元不惡.兩生堅壁未嘗行.出關誰識爲周史.入社猶堪伴洛英.都把首陽山占斷.採薇到老沒人爭.

秦州道中

單車五月使西州.行入秦關鳥鼠秋.蘇季金多饒過洛.子房功大願封留.新詩欲報難開口.舊物閒思若轉頭.邊戍移書謝妻子.搗衣相寄不須愁.

別從事

從事歸來半白頭.吾今便欲別南州.穿花載酒知難得.散髮行歌且自由.官小恰爲黃綬吏.興濃思共赤松遊.政嫌潁上生涯少.會向焦陂買釣舟.

潁州道中有感

異鄉聞說新人賢.我到常疑地使然.江泛五程無險岸.馬行千里盡平川.新禾猥穤團團稷.遠樹婆娑饒簇煙.寄語汝陰官長道.會須日上泛湖船.

隨潁道中値雨

野氣寒雲浸不收。飄風送雨冷颼颼。路長馬怯驚蹄滑。巢濕鴉飛打樹稠。計拙甘爲黃綬吏。途窮空歎黑貂裘。閉門坐臥眞安穩。吾道東西不自由。

暫居河上。獲從致政丈朝請之遊。仰慕高風。因成拙句。

葛巾欹側髮毛疎。安穩揚雄宅一區。縱酒偶然因客至。行歌誰不用人扶。穠花嫩蕊何曾歇。小榭幽亭亦勝無。春日出郊惟跨馬。牡丹纔發到西都。

淸河閒居

書囊藥笈付妻孥。解語嬌兒戲坐隅。几淨飽看新印史。壁高親挂舊山圖。待憑風月招佳客。豈有功名屬腐儒。小睡接䍦巾自落。未甘散髮號狂夫。

望春宋公第

宋公池館舊相招。入比青松更後凋。但怪麒麟猶素壁。不知鵷鳳已丹霄。賓筵揖讓雖分散。儒館風流未寂寥。不比填門誰擁彗。百年纔過郎廳鈴。

題崇因寺

閒遊偶此共攀緣。勝事誰能爲我傳。山鳥無巢任來往。溪流有石更潺湲。路迷空谷寒生霧。目極平林遠自煙。便是瀛州與方丈。不知何處有飛仙。

過天淸寺

收拾閒官作伴來。百年懷抱爲君開。高標不數慈恩塔。迥眺如登單父臺。料有神明扶宸業。恍疑星斗接崔嵬。不妨痛飲相牽率。待把生涯付酒杯。

曹南貢父學士席上

眞珠花小帖題垂。不分蘇州說杜韋。漢殿香新初著體。楚宮腰怯未勝衣。風林巢穩鶯雛嫩。水閣梁高燕子飛。欲作淸詩答淸唱。恨無淸思敵元暉。

賀呂子進舍人告謝

金殿移班再拜歸。門庭未冷又光輝。百年相府風流在。三世詞臣際會稀。應復異時當化鈞。莫留同甲弊朝衣。似覩天上三階正。又有文星入紫微。

次韻和子思舅

聞說幽居傍北溪。莫將歸思作新詩。未爲野客隨翁去。應被山僧笑我癡。近日病中爲酒敵。【原註】有放酒之意方可爲歡。他年物外得禪師。林泉豈有花開約。借馬相從能幾時。

和陳子思舅探梅

曉過東堂探早梅。山翁指處一枝開。只憐舊路無人到。誰爲新詩有意栽。晚雪欺凌空自怨。春風吹拂似相猜。更須催問今朝客。有酒有花宜早來。

次韻蘇子瞻內翰入直鎖院賜官燭法酒。

兼金作帶玉爲郎。夜步花塼拜賜忙。絳蠟持來元未點。黃封纔破已聞香。星隨燭落花猶在。霜送杯深味更長。乞喚卻穿丹鳳入。白麻宣對殿中央。

和趙逢天入試院

不帶書來倦日長。詩傳新語似襄陽。工夫不比唐風集。氣味如聞漢著香。醉酒與衣吾已老。賜袍奪錦子行將。憑詩更作騷人體。爲說幽蘭靜處芳。

和趙堯夫晨起

留連夜色城中月。造作秋聲雨後桐。殘燭有花非目眩。宿酲無病似頭風。未從丹竈遊方外。且對黃粱說夢中。三十萬家天欲曉。非煙非霧氣葱葱。

次韻和應之判官寵示之作

青衫補綻髮鬅鬆。未信無文可送窮。醉入南山題石虎。夢回西洛賦驚鴻。君才特起如秋鶚。我病微吟若夏蟲。場屋舊遊都老大。可憐樂事轉頭空。

和呂紀常奉使契丹

雪壓胡沙老上庭。春華雖減使華增。且看意氣並人物。未說文章與吏能。釋淀早行圍曉月。滹沱還渡坼春冰。紅牙新下都司詔。異日應須五色綾。

次韻和錢穆父提刑九日登鄆州樂郊

酒面吹花點客衣。茱萸採盡葉離離。蒼苔不掃迷三徑。綠竹長生任四時。文會難逢嗟已散。清歡易失卻成悲。北垣龜石皆陳迹。賴有曹南慰我思。【原註】樂郊有劉原父。永叔。聖俞。貢父同賦詩刻石。而今惟貢父在。

和錢穆父舍人

簪笏三人共一班。仙凡回首不相關。連名花判園宮硯。隔坐香焚暗博山。紅藥對開堦兩畔。紫宸入侍殿中閒。吏知外省文書少。草罷詞頭閣老閒。

寄鄆州李常武兼簡王希才先生須城王敦夫

閒靜落面少知音。會愛淸閑忙至今。負郭買田元有意。上書論事已無心。參軍近日詩情老。居士從來理性深。若見須城王令尹。爲言憔悴白頭吟。

寄歐蔡二家兄弟

人靜身閒日月遲。酒來誰共倒玻璃。吟如峴首山前過。醉似武陵溪畔迷。新夢未曾離潁上。舊交長是憶淮西。鄆城到處頻行樂。駟馬驢車理卻齊。

和夷仲寄仲純叔弼

流水無聲凍未銷。故人何日許相招。雪花開徧城頭樹。月色應添淮上橋。十載塵埃身碌碌。百年杯酒意飄飄。弟兄已有東歸意。早晚同來採藥苗。

和河南尹上淸宮祈雪

旌旆十里駐邙山。夜醮琳宮太古壇。寶殿降真方隱隱。大田彌望已漫漫。撫封和氣涵爲潤。載路歡謠不避寒。瓊苑玉樓扃大內。惟瞻銀闕在雲端。

和董十二司戶見寄

官居破屋兩三間。佳客留連我厚顏。一月俸餘猶有酒。十分地僻卻無山。折腰州縣傭來久。散髮江湖願未還。不是清朝甘吏隱。偶因多病伏安閑。

次韻魏承議

翠柏和交夾路深。閉門憔悴白頭吟。曉風偃月粘天去。宿雨堆雲接地陰。酒伴留連非北道。交情珍重比南金。近來髮落牙仍缺。惟有如丹一寸心。

次韻和貢父學士遊左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歸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僧軒愛客長開戶。沙鳥迎人不避舟。一塔清風來自遠。三樓寒月影相留。酬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

次韻和裴士傑庫部對棊上貢父學士

吏散公堂訟已平。東軒一局晚聰明。風雷不動星辰爍。樽俎無聲玉石爭。意外死生由巧拙。手中舒卷乍陰晴。自憐小數非秋格。坐久惟聞鴻鵠聲。

次韻和褚恕通察推淮上有感

小牀高枕臥書空。節物淒涼歲歲同。錢在杖頭嘗自醉。花開門外爲誰紅。君閑好事棊成癖。我病裁詩句不工。故國欲歸歸未得。東風隨夢去匆匆。

和梅德充見寄

前年離陝宴溪傍。白髮蒼顏各老郎。親送百年楊仲武。【原註】（楊仲武之姑嫁潘散騎所謂潘楊者也。而某之外祖乃德充之大父也。）友情千里晉真長。【原註】（晉劉琰字真長。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孫盛作易論詩。簡文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論詩手出都官家。【原註】（聖俞爲都官員外郎。以詩名天下。德充之世父也。劉原父嘗言唐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好事家傳侍讀香。【原註】（德充之大父。翰林學士侍讀。在真宗爲侍臣。性善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視事。必焚香。至今人傳梅侍讀香方。）書到并州何處覓。柳溪高會正傳觴。

和歐陽伯和見寄

自笑無能與世疎。此身疑作野人居。穿花載酒雖難得。散髮行歌許自如。賴有兒童守門戶。不妨賓客到階除。會須拂拭爲皮几。準擬虞卿共著書。

和李文叔寄虢州孫元忠學士

病懶逢春不似春。已衰心力未閒身。入關勝跡都煩漢。度隴方言漫許秦。人會一時親買馬。交情千里屬雷陳。漸知歸計無多事。只待男婚女嫁人。

次韻和穀熟徐仲元著作監倉之作

行見東州山外山。卻同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疏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

倪寬。只今欲作歸休計。淮上田園累歲乾。

奉呈中叔仙翁覬永光和

兩君相得富家聲。書字題詩別有名。健筆九分張長史。苦吟再產謝宣城。門閑掩月居人少。木老凌風直舍清。顧我菲才空有願。願同吏隱過昇平。

和希魯四兄奉議陪蒲守景叔學士宴名闢堂書事

大棟修梁城北樓。使君冠蓋簇樓頭。左山右水足清會。弔古懷賢非俗流。月出長天猶未夕。風來大暑頓成秋。登高能賦真吾事。未及相如死不休。

和宋開叔韻遊風穴山白雲寺

人去人來半日閒。徘徊絕頂覺身閑。風雷不動心猶恐。星斗相輝手可攀。皂蓋遠如天上至。鑑輿曾記月中還。防身一劍今誰倚。何必崆峒始是山。

和僧圓益晚歸三峯

昨朝分路指溪泉。今日憐師寄一篇。歸去且看松徑綠。重來應見杏花妍。風吹林杪聲初歇。日曬牆陰影漸延。待得青春夜如晝。卻煩相喚詠嬋娟。

和爽仲兄嵩山嶽寺會宿

相迎終日踏泥沙。行過山南路更賒。雖有風光堪共賞。自憐詩酒屬吾家。野僧好事招題壁。稚子無端愛折花。宦冷囊空不須問。此身強健自生涯。

悲陳子思

別後悲傷今已休。相逢淚散不能收。遺書欲聞難開口。往事尋思若轉頭。李白才華都是夢。淵明牢落幾經秋。草堂故地今存否。留作生祠記舊遊。

輓歐陽文忠公三首

夜夢鈞天去不還。送車千乘出長安。醉翁亭遠名空在。會老堂深壁未乾。墓草荒涼秋日暗。松林蕭索晚風寒。北山有石誰能取。四十年名不易刊。

少師歸德書生服。居士高名數歲餘。清潁歸來人事近。白雲乘去夜堂虛。累朝舊籍刊成史。集古新編滿載車。聞說使星來已晚。茂陵應復進遺書。

冠冕魁吾二府尊。義緣宗社不謀身。生前事業成三主。天下文章無兩人。志與經綸埋厚地。道懷正直作明神。未年七十身先退。再使人間風俗淳。

五言絕句

和陳子思遊靈泉山

婆娑盤石大。狼籍野雲多。借問山中客。桃源路幾何。

和十一舅題僉蝦蟇

石窟昔藏金蟾。光射百尋。今朝在何處。山景正陰陰。

秘布之

幽禪昔不學。靜處豈無心。日轉眠雙樹。風和散雨襟。

月沒

月沒雲生障。風和雪壓沙。居家皆似客。行路卻如家。

七言絶句

過泗州贈同行

往來不絶千竿纖。頭尾相銜兩岸船。安得樓高三萬丈。與君直上看雲煙。

將次六邑讀子美詩有感

群嵐背日千盤曲。洄渚迎風四面吹。此水此山吾有恨。杜陵才子不同時。

從霍丘赴六邑道中卽事

野塘無渡水漭漭。五月涼于八月間。傳語弟兄今好在。有聲相喚卽西還。

與信陽王君儀司理約遊首山寺不遂

渡河五里列南山。僧閣連延半嶺間。歲暮相招春晚去。出城風雨又空還。

杜家溪

入山先到杜家溪。溪水長流不住泥。好作淸新紀秋色。竹林深處爲君題。

江行

長航駕浪入煙空。大醉高吟天地中。快事平生未曾有。渡江才得一帆風。

楓橋寺礎張祜詩碑云長洲苑外草蕭蕭。卻憶相從歲月遙。惟有別時應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是夜與溫老語殊可人。翼日又遊逅程夢良二人。相送寺門。因留一章紀事。

茂苑春歸花信空。黃梅漸熟麥搖風。今朝門外分攜處。還是楓橋烟雨中。

和陳子思謝見過

入城那復得逍遙。酒熟花開卻見招。從此相思不須說。只將詩句寫無聊。

和陳子思宿陳家寺

詩老才多又好奇。吟來直欲壓元暉。惟予不奈思家意。夢逐山雲一夜歸。

和陳子思晚出崇因

兩山夾路鬱崔嵬。雲樓飛空似剪裁。此日定須相別去。甕中殘酒待誰開。

和陳子思馬上口占令益師攜茶瓶赴會之作二首

幾時竹實建溪芽。小篋深藏品必嘉。豫約今朝狂醉後。須煩同泛一甌花。

早攜數幅過山隅。明日時情各有餘。案上羅文如巳少。金花銀葉也堪書。

次韻陳子思

每到逢詩偏得趣。自憐把酒不能歌。他時若有相思意。寄我千篇不是多。

和陳子儀

臨行又探北園芳。且欲相延伴酒觴。不似春花少顏色。只看蜂蝶逐風狂。

次韻陳子思留別

上馬同尋舊路行。風林日暖自無聲。此時話別難爲語。山水淙淙話下鳴。

次韻十一舅留別

莫說他時招我易。須知此日別翁難。還家何似偏相憶。卻檢殘書獨自看。

和子瞻題文周翰郭熙平遠圖二首

牕間咫尺似天邊。不識應言小輞川。聞說平居心目倦。暫開黃卷卽醫然。

木落山空九月秋。畫時應欲遣人愁。因思夢澤經由處。二十年間若轉頭。

和宋開叔監簿解榜

衣冠相見雖甥舅。場屋同遊若弟兄。今日靑雲皆有意。他時白首見功名。

和夷仲兄舟次蒼陵

蒼陵每過怯舟還。聞說蛟龍在水間。今我到來都不問。一聲鳴櫓見靑山。

和宋寡道太祝簡陳濟翁

從吾坦率任吾眞。每到花時得意新。但恐詩人足離別。此生何處不逢春。

某在洛中。蒙朝請惠書促歸。兼錄示賞家園芍藥兩絶。比離洛中。芍藥已闌矣。因次元韻。追和二首。

花開次第剪繁枝。先後爭妍各是時。饒和新篇隨尺素。何須親見始題詩。

看花不覺過花時。香草才餘十數枝。聞說殘樽酒可倒。曉風吹袖已披披。（[原註]韓退之詩何如不待輕飈拂鳳披披）

次韻和魏聖源

市朝雖近是閑官。詩句淸新酒量寬。料得還家霜滿地。贈袍應有故人寒。

寄潁川歐陽仲純兄弟

早來簷雨瀉空階。投晚陰雲四向開。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誰在女郎臺。

寄蘇州歐陽仲純

東西相去若比鄰。肥馬輕裘有故人。美酒如蘆花似錦。莫令辜負汝陽春。

寄成都宇文袞

春深相別已秋深。日載烏巾遶竹林。斫得魚竿長十丈。無由同釣錦江心。

次韻答楊二十器之簡後見貽之作

門外曾留長者車。醉如白也騎鯨魚。恨無車騎堪生計。不得長安買酒壚。

再次韻

散髮行歌意自如．不須身作蠧書魚．相逢酌酒彈棊外．共杵丹砂試藥爐．

戲贈濟陰令羅正之

飲酒不論彭澤令．草書誰學右將軍．更知近日詩爲苦．未及襄陽有幾分．

和僧圓益

山峯窮處人難到．草徑行來馬自知．多謝山僧擒鹿鬪．我今有意不能騎．

戲留僧圓益

城頭雲景晚漫漫．未雪先驚特地寒．明夜若能沽美酒．詩僧應不問歸鞍．

和僧圓益先到靈泉

無煙遠數三千嶂．有馬同驅十二歸．卻尋山前堪洗耳．水聲激激聽寒溪．

飛泉

飛泉噴薄萬珠圓．宛似驪山十月間．好作湯池浴寒月．醒人心處是潺潺．

神泉

神泉題字若魚鱗．短句長篇數十人．試向壁間尋作者．李師中後有黃莘．

書軒

書軒東向木欄干．寒食相招對酒盤．日色帶陰春覺晚．幽花未落蝶成團．

卽事二首

屋破風斜漏不休．布衾無裏臥窮秋．貧家未說田家苦．狼籍殘書濕自收．

溪迴帶樹鬱鬱綠．山遠迎人步步高．春水滿塘頹岸去．也如江上見風濤．

偶題

拄杖行行去路遙．城荒樹老色蕭條．潁州寺裏僧知否．夜夢常遊飛蓋橋．

自嘲

箸下時來新蟹美．甕中篘得舊醅渾．只今醉倒君休笑．便足當時吏部孫．

自憐

自憐貧病也爲儒．燈火相親十歲餘．昔作兒童今已老．案頭猶有未看書．

病中

閒後題詩醉後歌．身名官業任蹉跎．不知老境何形狀．但覺新來病痛多．

五更有感

杯酒雖同與自殊．夜來不寐自嗟吁．五更月落牕還暗．愁聽山禽叫勃姑．

放魚

繒綫沉鉤釣水濱．衆魚撥撥錦爲鱗．卻將鮮鯉池中放．待倩傳書付遠人．

社鼓

社鼓鼕鼕南北村．老人相倚話柴門．自從嘉祐初年後．直至元豐有稻孫．

天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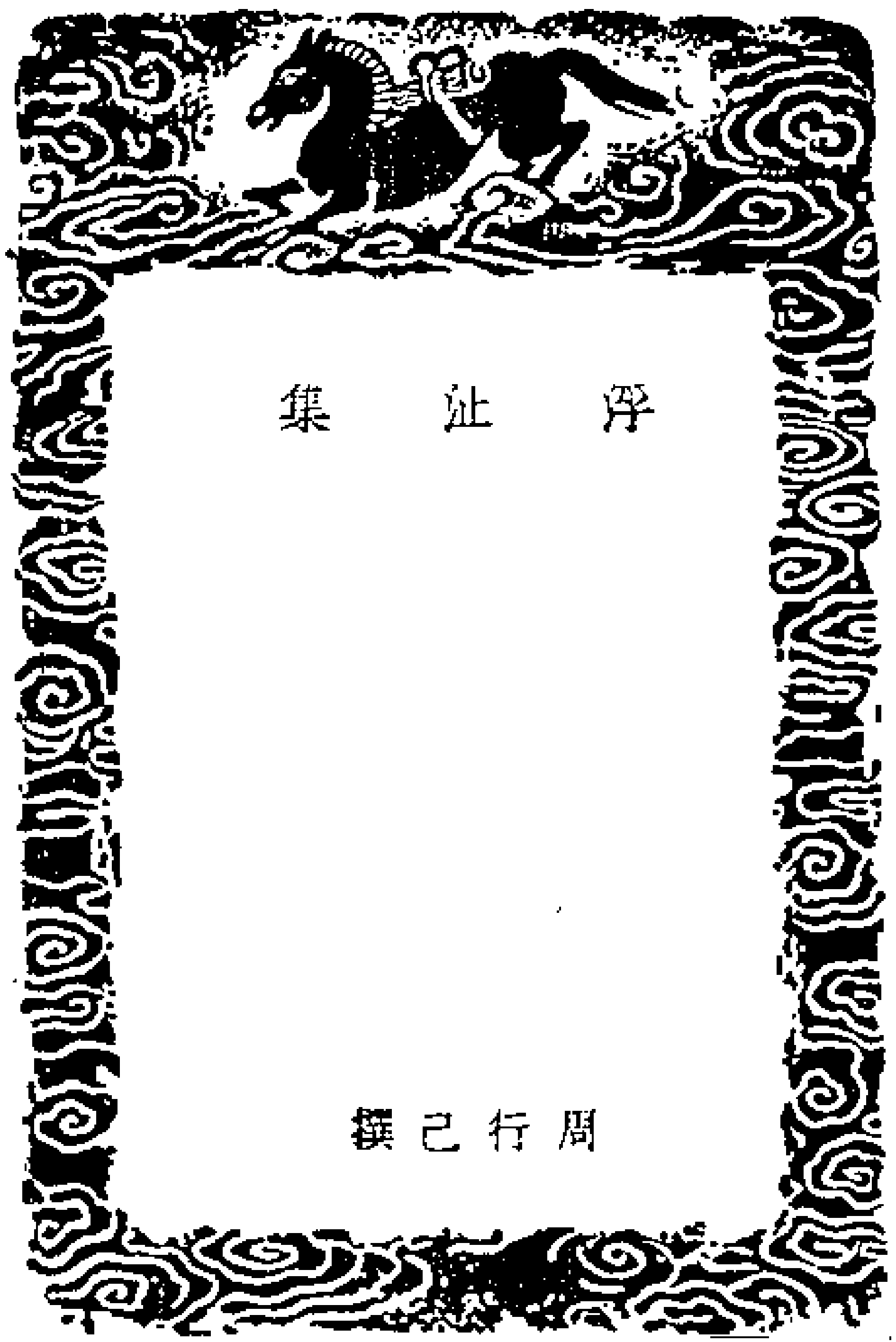
玉京傳詔下南山．鐫鑿高崖使轉旋．大匠不知人世用．未施輪軸便升天．

金錯刀

傾囊倒篋皆珍怪．中有如刀兩大錢．不是莽新能制作．爲憐今近一千年．

玉刀

鏡臺杵臼昔嘗有．何人更以玉爲刀．已覺空堂走魑魅．卻裁虹氣授兒曹．



浮沚集

周行己撰

浮沚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二首　表二首
卷二
經解十二首
卷三
策三首　策問十二首
卷四
序十二首　記二首
卷五
書五首　啟九首
卷六
雜著三十二首
卷七

祭文九首　誌銘十三首
卷八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卷九
五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二首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七言絕句三十五首　五言絕句五首

臣等謹案浮沚集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文獻通考載其浮沚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其名浮沚者。以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故也。亦曰周博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云云。蓋相沿稱其初授之官也。振孫之祖妣。即行己之女。故知其本末為詳。宋史藝文志既載周博士集十卷。又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殊為複舛。或為博士時先刊一集。後乃重勒為定本。故卷數不同。史亦兩見歟。萬歷溫州府志稱行己文集三十卷。則必傳訛也。行己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陳振孫稱為永嘉學問所從出。集中有上蔡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學為古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敘。其平生學問梗槩。可以略見。則發為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為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竹窓、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制的皪垂明珠。于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諸學者所難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九卷。較之原本。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浮沚集卷一

宋周行己撰

奏議

上皇帝書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于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于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聰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內歆忻而戴德。十二年間。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幾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蝬護。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于察股肱之任。必出于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上皇帝書

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于天性。天下之人。同于一體。是以伊尹耕于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爲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況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爲喜者。以陛下性體帝堯之仁。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爲善之大德。有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欽明文思之聖學。允恭克讓之懿行。是以手詔每下。天下無不喜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皆知陛下之爲聖主也。然而天下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盡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竊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爲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爲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爲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適者失于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于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恩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悅。益知陛下之爲聖。前日有司之爲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勸戒有司。既今赦以前。不得復論。赦令以後。不得復

以朋黨爲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身內有九族之親。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人百家。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懷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于忠誠之憤激。所爲繆戾者。或出于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于昆蟲。何所不孚。陛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間罪之輕重。時之先後。人之邪正。悉因大赦。一切釋之。兩解其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帥府留都。前任從官者。與之列郡。餘實各隨資任。聽其仕進。已亡歿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還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下無失職之歎。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愁戚。爲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黨。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已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爲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爲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臣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耆德。耆者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爲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爲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于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爲本。積縣爲州。積州爲國。縣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州人之心。

國不得人。則爲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爲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爲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效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爲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爲重。吏部爲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于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爲才。黜責爲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願今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縣守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懷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爲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變錢貨之說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爲之用。錢本無重輕。而物爲之重輕。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況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愈屈。爲今之說者。不過曰官既能鑄。禁其自輕重。又不過曰如鹽鈔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鹽鈔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爲五。自五而爲三。自三而爲小鈔。自十而爲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爲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眞僞。一也。輸于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與當三易鈔。而盡折爲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尙以改鑄之日未久。散于天下者未多。況今公私之鑄日久。倂于

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于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倂之。然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官出進納誥敕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塡給公據。許得貿易者自便于權貨務。算請諸路鹽鈔。以一季爲限。于是悉以所得當十。椿管送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皆爲當三。通于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罷不售。停罷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牒紙宣帖者。悉更爲誥敕。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塡今來進納誥敕及黃紙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塡舊降文字。如此則無停塞之弊。價輕之患矣。此皆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于銅錢三之一。（十三石斛錢之十。）臣欲倂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于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爲用。物以有用爲用。是物爲實而錢爲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而大錢鐵錢輕于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爲一。而大錢以三爲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

爲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爲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爲輕重。故臣之說。欲倂夾錫與鐵錢。通行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浙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爲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于敵國。其利二也。敵人盜鑄而無所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尙輕。物價尙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脚重。轉徙道路。不便于往來。一也。拘于三路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賈。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樁錢以給。使便于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于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入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樁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爲有實。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爲三分之用。此皆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變茶鹽之法者。臣欲幷酒法而總其鹽鈔算請之數。買茶搭息之數。稱貼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爲上中下十有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獄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常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尙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凡縣官之費。請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瘗。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監費而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歷選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劄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爲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升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致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得未必有致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爲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道。而罷其費。稍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請宜州從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爲請給入從

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擇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于是貢于太學。太學總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于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歸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皆預貢者免試外舍。至于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爲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爲迂闊。以綴緝時文爲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

徒多預薦。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爲第一場。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爲第二場。宏詞爲第三場。如此則才高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爲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爲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爲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致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殁。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贓者。追其田別募。隨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皆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雇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雇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雇散從。縣雇手力。悉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爲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使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爲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惟願今日已行之良法。于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爲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纖悉。儻當萬機之暇。留神聽覽。或有可采。別其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懷邪而覬留。希寵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表

代郭守賀嘉禾表

和氣薰蒸。靡生嘉穀。奏符協應。屢及豐年。凡在照臨。孰不抃蹈。恭惟皇帝陛下。擒千齡之昌奏。纂七聖之宏規。繼述丕謨。躬行周王之孝。生成庶彙。性由堯舜之仁。每推四海之咸寧。不忍一夫之失所。格勦成于宗廟。將眷佑于皇天。休順大穟。嘉穌並至。惟農者爲政之本。而禾者得時之中。上以供乎粢盛。下以足乎民食。祗園發秀。雖同異畝之耕。盞穗標奇。且應充箱之實。因將承福基于儲載。光聡牒于前圖。臣邈守遠藩。預聞盛事。竊仰聖猷之隆。將圖國用之饒。欣蹈之誠。倍越常品。

代郭守謝復職表

代言西掖。詞藻非長。黜守東州。政經無狀。甞逢恩宥。洊復官資。進升清切之班。莫稱使華之命。誤隨獎至。虞與諾非。竊以典謨訓誥之書。自唐虞而始見。禮樂文章之政。更秦漢而弗全。洪惟治朝。大興儒學。黼黻寶圖而創淵。昭累聖之垂文。登延侍從之臣。祇若祖宗之訓。飾陳帝制。宜昭聖謨。況先帝丕顯之攸居。實方今紹述之所本。列職禁近。得預時髦。如臣者疑思餘生。江湖末系。學類瓠而無用。性匪石而不移。守道衡門。每有終身之志。觀光上國。偶爲多士之先。再試有司。始階仕版。開閩州掾。叨冒學官。緣坐能官。棲遲赴詞。謬以不虞之譽。寢蒙上聖之知。辟雍英俊之區。濫居師席。學制教化之首。參預官聯。方使事而復留。陛郎曹而被選。以至執筆柱下。掌誥省中。歲踰九遷。曾無一得。皆由神聖之選。不緣左右之容。才分明踰。言章果及。終蒙容眷。俯畀州符。曾未期年。遽還故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廣大。雖細必容。日月照臨。無幽不燭。察臣文采不足。立身無他。憐臣樸忠有餘。事君盡己。故因鴻漸。躐進華資。侍從班望。陛而難遠。分符郡寄。本漢詔以推寅。報稱實難。隕越無所。

浮沚集卷二

經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道本無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謂其萬物莫不由之也。萬物皆有太極。太極者。道之大本。萬物皆有兩儀。兩儀者。道之大用。無一則不立。無兩則不成。太極即兩以成體。兩儀即一以成用。故在太極不謂之先。爲兩儀不謂之後。然則謂之一陰一陽者。不離乎一也。謂之道者。不離乎兩也。所以太虛之中。絪緼相盪。升降浮沈。動靜屈伸。不離乎二端。散殊而可象者爲物。物者。陰陽之迹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清通而不可象者爲神。神者。陰陽之妙也。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則不可謂之二。成物則不可謂之一。二即一而不離。神體物而不遺。見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得道。然是道也。夫何遠之有哉。繼于善者。進乎此矣。成于性者。復乎此矣。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性無有不善。夫善者。對不善之稱也。可欲者。對可惡之稱也。無不善。則亦無善之可稱。無可惡。則亦無欲之可稱。是知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不善者。天下之可惡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可欲也。然則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人之有不善。皆失乎性者也。苟能食則見善于羹。坐則見善于牆。立則見善參于前。在輿則見善倚于衡。顛沛必于善。造次必于善。

相維無間。不離于道矣。善既純一則無不善。不善既無。善亦不立。成于性者也。成于性則無不全也。無不盡也。然而命于陰陽者。氣質之稟不同。則昏明之性亦異。成性于仁者。以斯道謂之仁。斯道非不仁也。然仁不可謂之道。成性于知者。以斯道謂之知。斯道非不知也。然知不可謂之道。皆其成性之不同。所見之不周。猶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非不善也。然不可謂之大成。夫一物之中皆具一道。一道之內皆具陰陽。不能盡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見為大道。止于斯。良由生質之或偏。而不知學成學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賢者之過。所以君子之道鮮也。至于天下之民。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道者。飢作寢息。渴飲飢食。無非道者。然而察其聲音鏗鏘。目視眴眴。有生而已。終身由是。曾不知酬酢應對之妙道。而耕稼陶漁之可以聖也。是豈道之遠人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皆不肖者之不及。所以君子之道鮮也。夫所謂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過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極即中也。中即性也。太極立而陰陽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陰陽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為書。陰陽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者。然而得所謂君子之道者寡。而過與不及者多。此孔子繫辭。所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而深嘆夫君子之道鮮也。雖然萬物負陰而抱陽。誰獨且無道乎。反身而誠。斯得之矣。此所以天下之人。不可自棄。而學易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委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于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為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嗒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于心者。既見乎辭。致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于庶人。自修身至于為天下。莫不一于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結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效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為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

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為我。則彼為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為物。則我為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欲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陋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為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偽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萬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為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為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于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疏。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疏則不知善之可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于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于所不愛。乃天下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于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為私所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為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為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于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于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于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于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于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為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很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于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膝庭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先質其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

之不直者直。先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所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誠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爲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爲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爭顏若而無也。蓋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所以存心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馬鄭之說偏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疏者。于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于此可以決。天下之同異者。于此可以別。天下之是非者。于此可以明。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于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道己貴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于命。何爲而妄說于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爲而費于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爲躁而寡善。然則人亦何取于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爲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歟。誠。非也。方其爲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歟。誠。非也。方其爲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其

能舉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修身也。踐言也。修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修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修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于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妄辟。遂以爲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趣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于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于博施濟衆。而孔子乃于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于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預被其澤。而有足者歟可以至于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

文之以禮樂

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樂者。樂斯二者是也。君子之爲人。不惟率性守質而已。固有禮樂以文之也。今人有大其居者。知丹雘之爲麗。則必塗其垣牆。然後謂之宮室。有愛其身者。知衣服之爲美。則必飾以組繡。然後謂之備服。此庸人匹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修性學道者。不能焉。豈禮樂之不及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咎莫大于不足爲。不能爲者次之。不足爲者曰。禮與樂者。人之文也。吾將遊乎天而皆不足爲也。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也。不能爲者。孳孳焉孳孳焉。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則其無咎也亦有間矣。彼之自絕于禮樂者。其學蓋出于老氏。齊其上下。等其君臣。誠然欲置天下于無。而人之所以相生養之道。與其所以懽欣交通之情。皆不若相忘之爲愈。此其寢息于禽獸也甚矣。嗚呼。胡爲學聖人者。反樂此之異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之藝。所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者。雖然。禮樂非有異于人之性也。學者止于道焉而已。性者、道之質也。禮樂者。道之具也。上焉者生而能之。中焉者學而能之。下焉者勉而能之。及其至也皆謂之成人可也。然則聖人豈異于人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嗚呼。孔子之生。所謂不幸之幸者也。不幸而生于世衰道微。終以窮死。復幸而得賢弟子。有顏回者。師其道于當時。有孟軻者。師其道于後世。而聖人之道。庶幾乎有傳。雖然。吾嘗謂爲顏回者易。而爲孟軻者難。揚雄所謂在則人。亡則書。其說蓋亦未盡也。譬夫見龍而象龍。與不見龍而畫之者。形容具存。而耳目可及。故象者易爲力。若夫目之所未嘗見。耳之所未嘗聞。而區區求諸有無之間。而擬其形容耳目者。雖爲功也。雖然。聖人之道。言所不能傳。而非言亦無以傳。是故善學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躍然有得于中。然後合之于聖人之道。果無以異也。而後爲之。是亦聖人也。故見而師之于當時者易。聞而師之于後世者難。

知其難而能難者。後世有孟軻一人而已。孟軻。眞知孔子者也。故其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以謂皆得聖人之一偏。而獨推尊孔子為集大成。又從而為之辭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言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則譬之以力。孔子之集大成。則譬之以巧。蓋巧者能中。而力者能至也。夫射者期至于的也。有力者皆能至。其在東西上下。未可知也。惟巧者能中于的。故孔子之道。無可無不可者也。伊尹、伯夷、柳下惠之道。或清或任或和。皆東西上下者也。孔子之道。聖人之中也。行之萬世而無弊。伯夷、伊尹、柳下惠。聖人之過也。天下之賢者行之而無弊。不肖者行之而有弊。天下之智者行之而無弊。愚者行之而有弊。其中者。常道也。其過者。權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發後世也深。孔子之慮後世也大。其立教異也。其心則皆聖人之心也。故學者必明夫聖人之心。此不可不知也。

浮沚集卷三

策

兩漢興亡

愚竊謂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所能為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因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因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不可也。故論兩漢之興亡。則斷可知矣。何也。夫西漢之興。始于韓信之一言。其亡也。始于張禹之一言。然而西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為之也。東漢之興。始于邳彤之一言。其亡也。始于胡廣之一言。然而東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為之也。請捨其說而備言之。夫漢興之初。劉項雌雄之未判。高祖猶豫而未決。得韓信一言。遂任武勇。封功臣。決策東向。傳檄而天下定矣。世祖□得二郡之助。而衆兵未合。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策入關。向使從其言。是委成業而臨不測。漢之為漢。未可知也。邳彤廷爭。光武一悟。而大功立矣。夫二京之興。是二人之力也。孝成之世。日食地震。災異洊臻。吏民上書。皆言王氏之盛。張禹以國之元老。天子猶豫。弱萬乘而下問焉。禹乃私己取媚。不斥言其弊。反引春秋之事以為說。王氏既固。而漢祚之基。絶于此矣。質帝之沒。建立之權。係于大臣。胡廣以國之舊臣。朝廷倚重。不從李固之忠言。而苟合梁冀之邪謀。昏主立而漢室衰矣。二京之亡。此二人者。實任其責也。

故曰由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由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者非也。然而兩漢之興亡。雖因是四人者。而求其所以興亡。蓋亦久矣。周之於穆不已。詩人以為天之命。夏禹之啓。孟子以為天與之。則夫社稷之興亡。豈一人之力哉。且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智者用其謀。勇者用其力。人人皆以為可立取也。陳項之鋒。銳不可嬰。高祖非有祖宗積累之休。德澤施于民之久也。然而奮衣提劍。七年而成帝業。成功之速。抑何由而致之哉。新室之亂。盜賊強梗。羣聚山谷。鋸牙搖毒以相噬螫。世祖之興。語其才。非若高祖之英雄也。語其謀。非若高祖之恢遠也。然而奮臂一呼。四方響應。昆陽之役。一舉而天下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者。此豈一人之力哉。及其衰也。西京自成帝。而東京自桓靈之後。庸君繼出。禮樂政教。不足以維持國家。恩惠德澤。不足以浹洽生靈。委政外家。權臣擅命。因緣積習。以底于亡。其間略無一君聰明睿斷。為之扶衰振朽。此又豈人之所能為哉。故曰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之所為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人臣之言。不可不慎也。兩漢之興。後世必歸其功于韓信邳彤。故讀其史。則有深喜而贊歎者矣。兩漢之亡。後世必歸罪于張禹胡廣。故讀其史。則有憤懣而譏罵者矣。皆不可逃于後世也。嗚呼。人臣之言不可不慎如此。昔唐高宗之世。韓瑗易后。大臣不從。李勣以老臣輔少主。天子委誠取決。勣乃取媚。從而道之。武氏奮而唐之宗族。殲滅殆盡。國祚幾絶。議者以幾于一言喪邦。此張禹胡廣之類哉。然而國家之有是事也。是人也。亦天之為也。故學者讀其史而泥其迹。亦何異于指蓋為魚哉也所以推其意而併以獻焉。

風俗盛衰

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一何異于古乎。古之民。今之民也。一何乖于今乎。豈九重睿聖。不逮堯舜禹湯之隆。而二府登賢。非禹稷皋陶之盛耶。然則十八路之地。數百州之民。倉廩實而禮節或未治。既庶富而教化或未及。積習之俗。未革于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偸薄。將誰責之而可。百里之縣。未得其令也。千里之郡。未得其守也。是以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民之利害。擁于上聞也。則雖吾君吾相。相與願治之勤。鞠病下民之未遍知也。豈非為吏者鄙。不足以推君之治而致之民。則所以治者未必治歟。嗚呼甚哉。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于為善。習見惡則安于為惡。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而風化之所瞻也。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攷自載籍之傳。其治道之得失。習俗之美惡。流風遺烈。百姓猶有存者。故太王好仁而邠之人貴恕。僖公好儉而晉之人嗇聚。燕之人敢于急召公之遺風也。朝鮮之人。至于有禮。箕子之教也。長纓鄒好。且變鄒俗。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故聖人之于仁義深矣。其于教也。勸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趨之。至于久安而成俗也。故三代御俗。有風化。有法制。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浮者降。悍者懸。躁者懲。農莫不以力盡田。賈莫不以察盡財。工莫不以功盡器。士莫不以道盡學。此風化之至也。分地以建國。度土以居民。正井邑。均賦稅。宮室器用各有制。衣服飲食各有度。此法制之行也。風化所以勸民之心。法制所以定民之志。法制立而風化行。故廉恥興而忠厚之俗成。蔚為太平。垂祀八百年。而傳三十六王。後世雖法制之去。而暴君汙吏。毒民以苛刻。民有辟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欲為亂。則思先王之義而不敢作。蓋其所

以宥民者深。而禮義之風未衰。廉恥之心未盡也。後世欲治之主。固所以治天下者。莫不有法制。亦莫不有風化。然一授非其吏。則刑罰勝而仁義之道不行。故法制壞而風化不宣于下。國異政。家殊俗。賈誼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爲者此也。故有偏擧之政。有不勝之俗。得良吏則敦厚之俗勝矣。得健吏則節義之俗勝矣。得貪吏則盜竊之俗勝矣。得酷吏則伎暴之俗勝矣。故盜賊所以未息。刑罰所以未省。庸吏撓之也。欲善俗莫若擇吏。然良吏之所施設。則各論俗而尚教矣。必飭條而其目哉。若龔遂爲渤海。首率以儉約。文翁爲蜀。先化以學校。南陽好商賈。召公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爲厚。若是皆救民風之失。起不擧之教。何必華山之驗耳。然後行遠乎。竊惟今日之俗。豈無若是數人者。足以治天下。而郡縣簿書期會爲務。而風俗壞敗。則因循而不爲慮。此所以積習之俗未革。爲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偸薄。盜賊或未息。刑罰或未省也。爲今之說。莫如除汰珪猾。妙簡循良。以是重其任。至其黜陟亦以是。則何患乎不若三代之盛時哉。

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嘗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昔之人皆以管仲許人者。彼乃愀然見于顏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霸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獨羞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欲爲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之所未就者歟。蓋其學不同也。是以劉向比仲舒于伊尹。而歆以謂師友淵源。未及孔門游夏。此誠知言。故爲樂正子得聖人所學之要。孟子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夫學者至于自信則本立矣。積而充之以至于聖人無疑也。然則士之學。亦必先正其本。而成就其大。則必有大過人者矣。此孔門之學。其見于答問之間。雖循循有序而不相躐。然自灑掃應對以上。要皆所以去其發心之害。而導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確然自得而後已。夫是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孔孟之徒所尊

畏者。不過四科。至于他所學存于己。亦皆有過人者。是非謂其才皆足以過人。謂其得聖人之學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見而成就其才。此學不傳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習尚。又或蔽于一時之俗。而激于當世之風。若西漢之尚功名。東漢之尚名節。及方之孔門四科。則不可同日而論。蓋嘗觀其名實。班班爲史氏所稱道者多矣。然而齪齪廉謹。無能往來。當時以爲德行。而不可方之顏閔。從容平勃。遨遊二帝。當時以爲言語。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貢。附會陰陽之說。牽合異同之論。當時以爲文學。而不可比之游夏。發奸摘伏。條秩可觀。當時以爲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又其間卓然爲學聖人者如揚雄。蓋後之人皆比之孟子。則四科之列。優爲之也。而觀迫于禍患。甘微顏子之樂其貧賤。而著之于書。乃不如子貢之足以知聖人也。又況其餘乎。嗚呼。觀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爲已效。若顏子之學孔子。蓋皆存心于視聽言動之間。而得之于哀樂未發之際。其所以未至于聖人一間者。特有見于所立卓爾之故。孔子已許之可以共其出處。則得其所設施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貢、冉有學聖人之道者也。雖于孔子之道

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聖人之要。故其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非後世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雖然。是數子雖不得盡用于世。得夫聖人明之以有聞于後世。故學者因以得其官而致之。若兩漢數百載間。豈無豪傑特立之士。能傳聖人之學于千百載不傳之後。不幸不得有爲于世。而又不幸不得聖人發明。而雜出于傳記。猶與下槩同流。亦不無其人。而愚亦謂黃憲、徐穉子。與顏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詞不得聞者。夫豈少哉。

策問

聖賢之學

問昔吾夫子居于洙泗之間。從之遊者三千人。而顏子最稱高弟。後世學者皆曰吾師。致其志業。蓋淡如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稱其賢。不遷怒。不貳過。夫子稱其好學。乃若言志。不過願無伐善。無施勞。而喟然之歎。則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與今之所謂學者不相似。然何夫子與之同其行藏。而于爲邦之問。告之以王者之事。古人不吾欺也。退想高風。若有不可及者。抑不知夫子之門。果何所學乎。夫以孟子之雄才。卓然名世。宜其前無愧于古人。乃其所願。猶吾夫子學。而所以推稱顏子。孟嘗以爲與夫禹稷顏回同道。學者論世尚友。不可以不知也。昔人皆以子貢賢于夫子。嗚呼。賜也猶不敢望回。況于夫子哉。夫人之知人。不若自知之審。此無足疑也。而世之學者。皆曰夫子大聖人也。顏子大賢人也。而去孔子一間者也。此可以爲知言矣。然猶意其人云爾。吾亦云爾。抑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者果何道。而顏子之所以賢而去聖人一間者果何事。使孟子生于孔子之時。亦將並駕其說于天下乎。將果如其所願而學之乎。如其學于孔氏之門也。比德顏子。又將孰先而孰後乎。試其皆不知其人不可也。如或知之。使後之學者。知聖人之道。將何自而入。入聖人之門。復何修而至。韓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信斯言也。聖學之不傳久矣。有人于此。猶見聖人之心。默得聖人之道。是得其傳于千載不傳之後矣。是亦吾孔孟之徒矣。此學校所以當論也。各示所見無隱。

司徒典樂之教

問孔孟而上。教化一出于官長。司徒以待萬民。典樂以待國子。自堯舜迄于成周。未之或改。豈人心固同歟。蓋其教皆開其端矣。三教六德六行六藝。司徒之任也。直溫寬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樂德樂語樂舞典樂之任也。兩者爲教。將同乎。將不同乎。何其待之異也。抑又有可疑者。成于樂學之終也。爲國子者豈皆不待下學而能立于禮乎。質則不至。躐等以賊夫人之子。非先王之用心也。若聖與仁。吾夫子所不敢居也。司徒與民固遠。將弼率以正。善其耳目。且猶不可。況較色較矣。告之話言又可乎。乃能使鄉人其進此道。其術安在。周公必不我欺。遐想遺風。使人抱經而嘆。何其高且遠也。今諸君從事于庠。出于天子命之。亦古所謂教官之屬也。若孔孟而下。曰師曰弟子云者。乃王澤既熄之後。羇臣遊士區區斐世之所爲私淑艾可也。不足爲今日言也。

六十二册

好惡

問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爲之禮貌。仲尼賢于堯舜。而魯人以爲東家丘。夫人好惡之相絕。豈直爲尋常之間哉。昔人有問于吾夫子者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其爲好惡之說甚備也。然而物我異觀。是非相蹂。彼其善者曰。吾所好者善也。所惡者其不善也。然則所謂善與不善。又孰從而定之哉。嗚呼善惡好惡。不能定于一鄉。而況于天下乎。昔許劭有人倫鑒。汝南之俗。號爲月旦評。至同郡提其名飾。豪傑資其品題。其所裁址。遂爲賤論。豈其知人之性深明。成敗之迹已驗歟。（【案】此下有闕文）

王道

問三代以來。一姓傳有天下。受命而王。歷數久近。皆天也。然而必以有道而興。無道而亡。是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由漢迄唐。罔不由此。皆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敢問歷代之所以興者何道。所以亡者何事。孔子孟子言王道詳矣。諸生習乎詩書禮樂之文。心乎仁義道德之實。達乎三王之法。而覽乎歷世之道。見其始而知其末。聞其風而知其自。敢問王道之所以爲道者。何道也。必有取法于斯。若孔子孟子云者。何事也。歷世得之多得之寡者。何代也。損之益之施于今者。何宜也。詳言之無隱。

孔門數子得失

問孟子嘗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且仲尼之于二子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從之遊者。洙泗之間。誾誾行行。疑者有質。問者有答。惑者有解。失者有救。親炙漸摩。所得博矣。蓋非特聞風而已矣。三千之徒稱賢。七十二子又豈有頑儒鄙薄之比哉。然而以由之果而有[illegible]見之稱。以求之藝而有聚斂之貪。以賜之達而有貨殖之評。宰予忘父母之愛。而必于短喪。子夏指道義之樂。而悅于紛華。數子之失。古人不我欺也。以爲賢之不美歟。則其賢又列于四科者。以爲自外入、不能盡性之所充歟。而孟子謂聞夷柳之風。其效若此之盛。豈吾聖人又或少貶耶。抑古之學者。人道自有攸趣。未易窺較歟。不然。胡爲其然耶。諸君仲尼之徒也。于數子之得失。商確之審矣。明以復我。

君子小人

問爲天下者。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此甚不難知也。自古人主。亦未嘗欲用小人。而不欲用君子。然而卒用小人而不用君子。以至于亂亡者。誠亦[illegible]別。夫君子所以爲君子。小人所以爲小人而已矣。且以治世之君。以君子爲君子而用之。亂世之君。以小人爲君子而用之。甚哉。君子小人之難知也。君子于此必有道矣。諸君一日從事于斯。如有道人主進君子而退小人。使昭然不疑于其間。將何爲說。願預聞焉。

賈誼馬周所言

問古之人有一言而可興邦者。不可以不知也。漢文帝時。幾至刑措。而賈誼有流涕太息之言。唐至貞觀。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可謂治平矣。而馬周所建言。皆切一時。蓋天下未嘗無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

治不忘亂。所以常治。雖堯舜之爲君。禹皐陶益稷之爲臣。不能忘儆戒于無事之時。國家承平百有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然欲不忘儆戒于無事之時。以防危亂于治安之日。將亦有所謂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時者乎。夫賈誼、洛陽年少。馬周、當何家客。彼皆有王佐之才。諸君自視。寧將歉然。蓋亦言之。以觀諸君之才之識。如何其小大遠近也。

學校科舉

問爲天下者莫急于得才。學校所以養才也。科舉所以取才也。方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太學養士數千百人。郡縣之學。多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人。不爲不多矣。然而科舉三歲所取進士經律特奏名率于數百人。不爲不盛矣。而朝廷議者。猶患人才之難。夫豈養之之道有所未至。而取之之法有所未盡乎。將欲學校之間。講所以養之之道。以益今日之所未至。科舉之外。設所以取之之法。以廣今日之所未盡。亦有說乎。諸君從事于斯久矣。必知其說。知其說而不以告也。可乎不可。

煮海榷酤之禁

問煮海榷酤之利。縣官經費。仰給居多。或曰非三代之法。此甚高之論。不可行于今。然而利之所在。民自從之。雖日殺之不可禁。今郡縣斷獄。犯此兩禁者日相屬也。夫既曰利矣。爲國者曰利吾國。爲民者曰利吾身。夫焉得而禁之。弛之。非禁固不可也。禁之已迫。又將可乎。蓋犯此兩禁者。類皆無賴亡死之人。禁之稍寬。則容奸而爲利。迫之已甚。則羣聚而爲盜。此不可以不長久慮也。如欲弛其禁。易其法。使國有贏入之常。而民免抵罪之虞。豈無策乎。諸君生長于斯。固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其必有惻焉于心者。試爲詳言之。

本朝治法

問宋有天下。百數十年。朝無威福之臣。野無豪猾之奸。內無寇攘之變。外無夷狄之虞。自三代以來。未有天下治安無事。若此其久也。其間聖祖神孫。盛德相繼。創業垂統。必有可傳之法。持盈守成。必有善繼之事。自天子詔書。朝廷故事。至于名臣奏議。天下所耳聞而目見者也。諸生有志于仕。可得不知乎。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試爲講之。以爲今天子之獻。

佛老與儒者之道同異

問近世學士大夫。多引佛老之說。以輔六經之旨。其論甚高。末學晚生。尚不能知其言。況能達其心乎。彼其爲老者曰。道先天地生。吾道尊。爲佛者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爲儒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吾道尊。此特戲論爲勝負之說。非學者之談也。學者或以謂老佛與吾儒皆明一性。其道同。或以謂老氏廢仁義禮樂。佛氏棄君臣父子。其道異。昔人蓋有以是三者異同爲問。其爲說者曰。將無同。當時以爲名言。夫所謂三語者。果同乎。其不同乎。果同也。則三者盍混而爲一。何紛紛其多門乎。果不同也。則老佛之言豈得以亂六經之說乎。此不敏之所疑也。諸子直諒多聞。試爲略其立教之迹。而明其爲心之道。以定異同之論。啓我未悟。同于大通。虛心以俟者也。

27 B

孟荀揚文中四子是非

問天下之所難知者。非是非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難知也。似非而是者、難知也。孟軻之書七篇。力陳仁義之說。而或者疑其說時君以湯武之事。荀況之書三十二篇。深明大儒之效。而或者疑其有性惡之論。揚雄之作法言。宗揖孔孟學行之蘊。或者疑其著劇秦美新之書。王通之爲中說。規模論語答問之義。或者疑其房杜諸子無所稱述。此四書者。與五經諸史並行于世。學者之所習也。致其言。與其人。其似是而非耶。其似非而是耶。明以復我。使不陷于邪說。以副朝廷之命。不亦善乎。

浮沚集卷四

序

易講義序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于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蘊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對。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

之用。亦未爲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

禮記講義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退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趨市。廛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于數與邀譽于人而然也。蓋其所有于性。成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世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固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得。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致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于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以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論語序

聖人達則化人以德。窮則教人以言。其窮也。其達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堯、舜、湯、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教人以其言者也。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其化寖失。而湯救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其化寖失。而孔子救之。由孔子至于唐千有餘歲。其化寖失。而未嘗無救之者。蓋聖人之德不可以傳。而其言可以載也。德不可以傳。而其化行于五百餘歲之間而已。言可以載。故雖無聖人出。而中人行其言。亦可以教化于天下矣。由是觀焉。則天之于聖人。或窮之。或達之。豈虛言哉。晚周之時。先王之教微以寖息。非特在上無其人。在下亦無其人矣。孔子不得見聖人。又不得見君子與善人。則在上可謂無其人矣。未見剛者。又未見自訟與好德者。則在下可謂無其人矣。上下無其人。則孰能知之耶。故其事君盡禮。非諂也。而或謂之諂。其稱君知禮。非黨也。而或謂之黨。固不可不疾也。而或以疾之爲佞。名不可不正也。而或以正之爲迂。于宋則有桓魋之患。于魯則不免叔孫之毀。或厄于陳。或屈于衛。可謂不見知于上下矣。當是時。內之人能投知之者。子貢而已。能深知之者。顏子而已。外之人或小知之者。達巷黨人而已。能大知之者。儀封人而已。嗚呼。可謂窮矣。其窮如此。亦可以已矣。然猶與物紛紛役役相應以言者。亦曰天命我、

以其言教人而已。或見其處己。或見其處人。或有以明其善惡之實。或有以辨其是非之似。或有以救其失。或有以長其善。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有問而告之。或試其所爲而稱之。其言雖周旋曲折。千變萬化。無非爲中人而發爾。是故絶之者四。而衆人未能。不可不知也。道者三。以君子之德不可不循也。文之未喪將喪。則任于天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爲也。道之將行將廢。則委之命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景公不用也。則其行也速。去他國之道也。桓子不朝也。則其行也遲。去父母國之道也。于陽貨則不見。而于南子則見焉。以勢之有可有不可也。于孺悲而不見。于孟子而見焉。以義之有可有不可也。衆之拜上則不從。衆之純冕。則俯身而從之。以禮不可無。而儉亦不可舍也。使之媚己則不諾。使之從仕則遜言以諾之。以正不可忘。而權亦不可廢也。凡此之類。皆可以見其處己也。所罕言者。利命仁而已。以中人之所難言也。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以中人之所可知也。教之者四。所以成君子之善也。惡之者三。所以黜小人之惡也。性與天道則或不得而聞。以其未能盡性以至命也。死與鬼神則或不得而聞。以其未能保生而事人也。言其樂之所損益以修諸內者。不可不慎也。言其友之所損益以求諸人者。不可不擇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見其處人也。世之治在于得人而已。世之亂在于失人而已。于舜則曰有五人焉。以其治在于得人也。商則曰有三仁焉。以其亡在于失人也。不累于高名也。篤于仁而已。此至德也。不累于厚利也。篤于義而已。此亦至德也。故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仁而不累于名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義而不累于利也。不上人也。下之而已。不抑人也。推之而已。好學不恥下問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文子薦其家臣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其志于學。無志于仕。不戀己之所短。不掩人之所長。是人所難爲也。而有以與曾皙與子貢者。以其能爲此也。安久而不狎。富有而不矜。是人所難行也。而有以晏平仲與子荊者。以其能行此也。謂臧文仲爲竊位者。以其不仁而無下也。謂臧武仲爲要君者。以其不義而無上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明其善惡之實也。于管仲則與之仁。而不可相廢也。以申棖爲非剛。則剛之名不可盜而得之矣。以微生爲非直。則直之實不可以僞而爲矣。若此之類。皆所以辨其是非之似也。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則告之以臨事而懼。所以欲其怯也。子貢能辯而不能訥。則告之以予欲無言。所以欲其訥也。司馬牛多言而躁。則告之以其言也訒。所以欲其寡言也。冉求說中道而畫。則告之以聞斯行之。所以欲其無畫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教其失也。于其問也。或大之。或善之。于其答也。或然之。或悅而進之不已。或樂其才之可育者。此之類。皆所以長善也。以士進而爲君子。以君子進而爲賢人。中人之所可致也。以孝出而爲仁。以仁出而爲智。中人之所可能也。其所欲言非教而出于六者。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所問而告之。或試其所爲而稱之者。以教之莫先乎此也。蓋言賢、言君子、言士、言孝、言仁。所以使人之知學也。言政。所以使人之知仕也。知學則不失己。知仕則不失人。子游、仲弓之問孝問仁。至于爲宰然後問政。則見其急于知學。亦緩于知政也。其言賢則告之以賢。皆所以使人之爲士也。然弟子未嘗稱其士者。蓋以士兼君子與賢。則雖善爲士者。尚不足道也。其言孝則告之以孝。皆所以使人之爲孝也。至于弟子稱其孝者。閔子騫而已。孝可謂難得矣。其

言仁則告之以仁。皆所以使人之爲仁也。至于弟子稱其仁者。仲弓而已。仁可謂難得矣。其言政則告之以政。皆所以使人之爲政也。然于弟子稱其政者。子游而已。蓋以政本于孝與仁。則雖爲善政者。固不足道也。其言賢則必繼之以不賢。言君子則必繼之以小人。言仁則必繼之以不仁者。所以使人知仁之不可不爲也。而惡之不可不去也。至于稱子賤之所行以爲貴。而知樊遲之所志可以爲賤也。稱仲弓爲仁。而又稱宰我爲不仁。蓋欲人之知仲弓所行可以爲榮。而知宰我之志可以爲辱故也。嗚呼。其所言所稱以勸戒如此之詳。則其成德者亦宜衆矣。然其卒也。賢無若顏子。君子無若子賤。仁則無若乎仲弓。豈其命有所成。形有所適。而不可損益耶。亦在乎人加勉而已。揚子曰。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又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顏子賢者。猶可希也。又況仲弓子賤乎。且顏子之所以賢者。不在乎他。亦在乎不改其樂也。世之學者。不以富貴動其心。而窮亦樂。達亦樂。是亦顏子之徒而已。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耋。學者之于學也。猶可以不勉乎。

晁元升集序

元祐丁卯。行己與王文玉璪同在太學。每見文玉誦元升、安得龍山湖。與迴馬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異人誤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見。皆識其姓字簡册。後三年。行己應舉開封。幸中有司之選。而元升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第。今行己元升爲同年。于元符爲同弟子。使行己其初不聞文玉之誦。則行己雖出元符之門。而亦不知有元升。使行己終不出元符之門。則元升雖與行己同年。而亦不知有行己。固知人之相知非偶然也。將與元升別。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編。因使予跋。遂以此書。明日元升遂行。實元祐六年五月四日也。

送李商老下第序

古之所謂士者。其自愛也厚。其自待也重。其自信也篤。上之人求之則必知也。知之則必用之。用之則必盡之。草萊者無不遇之嘆。閭巷者無偶得之幸。故在下者。皆自好而可以無疑也。後之世風教不明。淪于流俗。賢既不能自辨。而上之人亦莫之察。朝有詭術之風。下無難進之節。氣勢一去。風流遂遠。故高尚者謂其詩勁足以激貪污。節義者謂其氣槩足以勸流俗。乃始見高于當世。而載之傳中以爲異。後世欲有爲之君。又設爲科目以進退天下之士。錯取誘拔之術。無所不至。法益密而進者益屈。嗚呼。士每賤矣。今之山四方聚于禮部者疑人。由禮部進于天子者疑人。其取之不爲不詳矣。其得之不爲不艱矣。然而士之所以自負者如何哉。上之人所以得人者如何哉。古之法至簡。取人至寡。而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今之法至密。取人至多。而賢者不必得。不肖者不必黜。天下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朝廷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嗚呼。其終不可以復古乎。古之以行取之也。故得之。今之以言取之也。故失之。然則非行不足以得人。非言不足以取人。皆于二者有道焉。商老其起予哉。行修而不得進。言工而不見取。曰朝廷之過也。則非也。曰有司也。曰有司之過也。則非也。曰法也。士之才與業。待法而爲輕重厚薄。是法之過也。則安足以得士哉。商老起予者。故其行也。以此說贈之。商老以爲如何哉。異日吾有待

焉。

朱廷暉字大隱序

昔春秋襃邾婁曹曰儀甫。說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字、君子之美稱也。所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也。同舍朱君。以廷暉其名。深甫其字。若與夫名義違。而不得以表其實也。蓋嘗聞隱之說矣。有所謂大隱者。有所謂小隱者。所謂大隱者。非謂隱其身而弗見也。隱于朝。假其位以行其道者也。夫有志乎致君澤民。而于貴賤得失則裕如。弗爲利害。古之有道者。未嘗不以是爲心。此得廷暉之義歟。朱君在太學諸生中。經甚明。行甚修。又嘗以經濟策著之成書。落落數萬言。皆能別白自古是非。區處當今利害。而不爲時學之禍借。苟取世資。允能有志于隱之大者也。于其所學如是。而求售于有司。累進弗售。吾恐不能終成其志。恨惜進取之艱。而翻然樂林藪之逸也。故字之曰大隱。既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且以佐其志而進也。古之人名之必可言之者此也。行己與君、出相從。入相友。于其稱也。必以正焉。義也。敢以是爲請。元祐二年夏六月丙午序。

儲端中字序

人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善學。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明、然後知道之爲道也。誠、然後知道之爲道也。由公之學。以達公之明。以達公之誠。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聖人。皆由乎道。舍是其無適矣。宣和四年九月一日。

李擇之字序

予友李純知之族弟。自歸來。將補太學生。乞名于其兄。其兄名之曰擇。又使予爲字。予字之曰擇之。擇之之兄與予處。未嘗見其過。蓋能擇道而居之。擇友而交之。言必擇而後出。行必擇而後行。善無小。必擇而爲之。惡無小。必擇而去之。故能若是也。子必是而擇之。亦庶幾其寡過矣。勉之哉。

送劉幾道序

余有友者十四人。與予禮部者十人。禮部第其可進。以名上于天子者。係龍。陸高鄭、咸陽陳崔盧王殷、五人者、皆其才力自可以致功名。取富貴。一科目不足爲道。不幸而黜于禮部者五人。余弔之者一人。則李廬方叔是也。賀之者一人。則吾子是也。方叔之學既成。文既工。而尚壯。家貧。無父母兄弟可以爲樂。然如人營。汲汲覓一官以畜妻子。以顯父母。以行其志而不可得。此非有以不若人也。此而後可以言命也。故余弔之者如此也。吾子年最少。二親富于春秋。兄弟無故。不身營衣食。以優游文翰間。人生得如此樂者能幾哉。吾嘗以爲人必有所艱難勞苦而後知道。安貧賤而後享富貴。如天使吾子于此既得之。則其進未可知也。既未得之。且能不爲淺人者戚戚怨有司。非同列負抱其業而歸以徑進。其所未至者如此。則其進豈易量哉。故余賀之者如此也。余遊京師今六年。首無一得。且受于天者有不可移之愚。不能伺候時俗可否。獨知古人爲善。汲汲于前修之言。惟日之不足。謂不得于此。必有以取聞者。以是齟齬齟齬。

不與世俗合。至于聾者聆其聲音而翔笑之。瞽者見其狀貌而通侻之。雖百此循自信益厚。終下爲是易操。此皆吾子親見之者也。顧余心之樂者爲如何哉。所以自負者爲如何哉。去年秋。從試于有司。進既不獲。固獨喜之。謂天其必有以大畀于我者。則益進吾道以迎受之。古之大有爲者。未嘗不如是。則吾何爲遽戚戚耶。此余之志也。今又將進于子矣。吾子以爲如何哉。吾子願乎其形悟。溫乎其辭順。才楚楚而志卓卓。吾知其不爲塵埃中人也。要當進于其大者遠者。則必浩浩浩浩。無愧千古人而後可也。則失之于彼。安知其不得之于此耶。故有以弔方叔者弔子。而子信之。則其進、余不敢知也。以余之所以自喜者爲吾子之賀。則余之心也。所以望于吾子者也。吾子以爲如何哉。鄉之人有以弔子者。亦必以是謝之曰。盡爲周子賀也。

送強應物序

吾之病在好強人以善。人之惡余者。獨不察余心也。貴聖人之書。則行聖人之道是也。今之人將取利于聖人之書。反顯攫人之道。邈若胡越不相及。此又何哉。余之心蓋欲人皆至于聖人之道。而無苟夫世云爾。今則又將強于子。夫昔也吾與子。未嘗有一朝之好。過子于樂子之室。子必以余爲可語者也。其行也。請余言。余將不言。是以余爲面子也。言而不實。則于余心有歉然者。余且言之。其好之。其惡之。吾無嫌焉。爾子且謂無鹽、嫫母。塗以朱鉛。飾以翡翠。而毛嬙、西子。蒙以蕭艾。被以縕絮。則將以爲孰美乎。是必曰毛嬙西子美也。毛嬙、西子。而美。是天下之美。果不在外也。士之學也。何異于是。學病乎不充。不病乎無實。病乎無實。不病乎無名。君子好名者也。以充其實。則其發也光。斯人以借譽。衒人以飾佞。以扳緣媚世爲得。以不矜細行爲能。此丈夫之事也。當退而自省。其于聖人之道爲是乎。爲非乎。而後行之。退之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余嘗取以爲戒。夫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賢。皆可以爲聖。其志不遠。則其求道不深。道不可一日成也。求之深者得之多。得之多者發之易。子欲以道勝人乎。嘗夫一夫之強。百人之弱。而相與鬪。一人雖強而必困。百人雖弱而必勝者。其質之有衆寡也。子行矣。反而言。吾見其成之而足于心。言之而足乎口。行之而足于身。揚之而足于名。不求勝于人。而天下之人莫能勝。夫人亦在勉之而已矣。

送何進儒序

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之後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門。最爲魯鈍而朴野。然仲尼後能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曾子之學。見于孔門弟子所記者。論語是也。乃若孝經。孔子爲曾子而作也。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養。蓋養志也。非養口體也。聖人之學。自灑掃應對。以至入孝出悌。循循有序。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後世學者。大言闊論。往往以孝悌爲君子易行之事。若不足學。而以道德性命之說。增飾高妙。自置其身于堯舜之上。退而視其閨門之行。有悖德者多矣。若人者。其自欺者歟。其視曾子。獨不愧乎。永康何君進儒。侍其親。致政而歸。古人曰。吾少不敏。不知事親之道。吾歸。將思所以供膳羞珍好藥石百物。問起居安否。飲食寒煖之節。以順適其

志意。安車几杖。出入閭里。訪故舊朋友。具酒食燕樂。後生小子。致德問業。相從往來。載色載笑。如是以遊其親之歡。則吾之志。庶幾無憾。余聞。喜而歎曰。幸哉。有子如此。上可以無愧曾子。而進于聖人之學。將不已者也。然余爲之說曰。孔子嘗語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之語道亦至矣。曾子得之于一言之間。欣然而解。曾無疑滯。此與顏子于吾言無所不說。亦何異也。然則曾子之學乃至于此。豈聖人窮理盡性。必本于孝悌而然耶。抑曾子稱魯鈍朴野。其受道之質與衆人不同乎。進孺天性好學。敦厚而疏通。其受道之質。過人遠矣。今也又能思事親之道以自盡。其他日學問。將進于曾子無疑。因其行以贈別。

新修三門樁施名銜序

理有數定之分。事無適然之會。人之所作。乃天之所爲。物之所起。乃時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數可以知來。前識以之垂記。符節之同。毫釐不忒。粤有永嘉郡之支邑瑞安縣之閬心普安禪寺者。肇基乾符。錫名大順。始自杉坑。遷于西隈。山名龍敍。案號三台。兩峯城列。後岡屏峙。林樹環復。氣象僻麗。與遠人之道場。棲心之福地也。國朝隆平。建僧日廣。昔梅既登。遂以前基。爲之正門。以限內外。逾三十年。草創未完。前管勾僧者道珂。選于徒衆。得師奕賦。爲幹其事。永嘉俗故樂施。然方趨號邑闤闠。樹榜大書。廣事供設。以張聲勢。奚暇顧此幽隱寂寞之地。以修斯施不朽之福哉。故奕賦斬斬然懷。不能有成。一日爲然而遊鼓郡。行次長溪。蓋未累駟。邑丞許公得之。欣然有宿契。出俸二萬。邑人聞之。莫不歡捨。于是得錢三十萬以歸。求材傭工。不日而就。巍然雄麗。映冠山谷。望之者愕視天宮。由之者恍迷華藏。莫不合掌嗟歎。敬喜讚歎。夫以數百年之基。創至珂而加闢。僧奕賦之營造。遇許而乃成。天人相因。時物畢至。非若偶然。理宜定數。略記樁施之姓名。以紀歲時之符會。蓋經始于政和元年孟冬。落成于八年之孟夏。許公名邦。字邦直。永嘉楓陽人。學行官業。皆有稱述。其餘名氏。列諸碑陰。以詔後來。

記

介軒記

佛者安時。遊喧于婺水之上。得拳石之地爲之居。名曰介軒。其游枝公屬予爲記。予曰。說如何。對曰。斯人也。厭世俗之煩混。樂山林之清虛。脫講席而勿顧。慕幽人之與俱。獨一軒以寄傲。將終身而不渝。予曰。是道也。節士之所守。而通人以爲癡者也。且夫彼佛之徒。識心達道。則有無同體。喧靜一途。拳然之石。有大地之載。蝸然之室。有四海之居。卓然獨立。而萬物不能易也。死生不能變也。豈非所爲介乎。對曰。唯唯。吾將命歸進于斯。于是敍而爲之記。

閬心普安禪寺修造記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于小溪。得僧劭環焉。小溪蓋隸于溫州。東臨嶺陸。行三十里至岡山。自陶山江行五十里至瑞安縣。由縣乘平河北行七十里至州。居民遠僻。依山生活。地褊艱食。苦作以自給。故

其民敦直信義。愛惜生理。不肯爲鬥訟以干州縣。環處其間。和樂慈惠。信于一鄉。鄉人愛而不狎。敬而不疎。熙寧九年。吾家始得吉地其鄉。爲二墳。與環之居相望。蓋所謂閬心普安禪寺者是也。由寺而南。循山西行三四里。是爲閬灣。吾祖葬焉。由寺而南渡溪。西南行四五里。是爲燠原。吾母葬焉。周氏子孫歲時來省二墳。必見環。環遂視二墳。不以利焉。而以初吾祖父葬時。祖母年已高。嘗語環曰。婆子亦不久于世矣。他時殯骨此土。幸歲時臨視以慰幽魂。越數年。吾祖母果棄養。遂以合葬于祖父之墓。環能不忘其言。凡時節朔望。必與其徒設香果茶湯。雖作佛事墓上。鄉民因之往來莫謁。遊觀不絕。至今數年。遂爲故事。而環每至墓上。與周氏子孫數數泣下。蓋天資仁慈人也。元祐八年。某侍親歸省墓下。于是去鄉里仕于朝者。已十數年。而環年方六十餘。尚強壯無恙。訪其居。非昔之比。環指吾父子。由新路登白雲亭。循坂而上。入門。又循西廡。觀僧堂。登方丈。覽左右軒。復下循東廡而南。歷厨倉庫院。觀新鑄鐘。語其弟子道珂之室。環曰。是皆顯環與道珂十年之勤。昔之敝者更新矣。昔之陋者更崇矣。今之所完。昔之所缺者也。今之所有。昔之所無者也。居者獲安。而遊者起敬。以示後人。可無述乎。且環也老。幸可以休。珂才能主寺事。珂不敢以煩吾公大筆。敢屬之吾子。以幸吾門。嗚呼。是不可以無述也。惟環之慈惠。故人之從也悅。惟珂之強敏。故事之成也易。彼其完且有矣。亦既崇且新矣。而環也獨能不居其成。雖曰未學。其遠道不遠矣。故吾以謂慈惠者德也。強敏者才也。不居其成者道也。合是三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是爲述。

浮沚集卷五

書

代上執政書

某聞居上位而不援乎下。則賢不可得而用。居下位而不求援乎上。則雖賢而不獲用。使仁人君子無意于天下。則上下不相爲用可也。苟有意于天下。如之何見賢而弗用。與其身自賢而弗求其用哉。某誦斯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恐不知者以爲好大而欲人之尚己也。夫好自大而取尚于人。君子之所不爲。某雖不敏。顧嘗所學而願爲之乎。然今日特有獻于閣下者。以閣下可以聞此。而某亦可以無自嫌乎此也。閣下以道德相天子。拔取天下之才。其爲太平。而天下之吏。翕然各自淬厲。以僥覬萬一。如飢者待哺。勞者乞休。且不知其幾何人。此其志豈無留于閣下哉。而某之遲鈍不及事。未嘗敢奔走執版。趨進于左右。又無當世顯名。在人耳目。迺欲卒然以尺一之書。自別于衆人。而求閣下之知遇。某雖自信不疑。已使閣下何從而信哉。然某未嘗言。安知閣下之必不信也。某自少時讀書應舉。粗爲有志于其大者。未嘗碌碌隨時俗上下。得官十餘年。困于奔走簿書之間。無所效其長。然某亦區區不敢廢曠。而亦不敢以謹職爲能。閣下試度某之志與閣下之事。孰先孰後哉。昔舒元輿嘗上書自薦于唐文宗。當時執政不察其心。過以

浮誕爲虛。至今有讀其書者。爲之太息。某之事皆類此。然閣下之賢。不可與李宗閔比也。屬明虞謁堂下一言。反向親援其手。曰子如不言。吾幾失之矣。夫言之不可以已如此。且以某之不肖。力拙而寡與。苟不自言。其誰爲某言哉。故某不避狂易之誅。而以聞于閣下也。閣下以爲如何哉。干冒鈞顏。伏地待罪。

權樂清上韓守書

竊推人子莫不欲孝于其父。人臣莫不願忠于其君。而其勢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蓋子之于父、親也。近也。故其爲孝也。莫不得其所欲。臣之于君、尊也。遠也。故其爲忠也。有未必獲其所願。是以古之君子。在畎畝而不忘。居江湖而有懷。誠以樂其道。不若親見其君之爲堯舜。著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馬遲留滯而嘆息也。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載。而官僅書乎四考。其于賢能。可謂至卑矣。其去堂陛。可謂至遠矣。然而願忠之心。豈不亦欲與夫朝夕左右侍從之臣。同效其尺寸哉。獨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勢不得逾。雖有吾身親見之志。與夫著于行事之實。將何所施乎。所以踽踽涼涼。徒竊嘆于周南。而長興懷于魏闕。孰吾知者。今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臨蒞。因得效其尺寸之勤。乃若高官大職。顧豈敢望哉。年衰志闌。無所可爲。獨欲終老海濱。幸其區區之類。鷦鷯之巢。一枝而足。偃鼠之腹。勺水已盈。自度智能。不過一邑。一尊得與役局以勤事上。官卑而志同。職小而忠一。左右侍從之臣。承命于上。趨走服役之臣。效力于下。上下相濟。小大不渝。此事所以成而分所以定也。某昔者薦名。嘗出先德之門。而筮仕之初。于今太守爲同僚之分。以是夤緣。因得自列。伏覩高明。憫其故家之舊物。而采其願忠之誠心。不惜一舉手之勞。以置于一枝棲息之地。他日補報。未必在衆人之後也。

上宰相書

某聞人臣之事君也。不敢有其身。君命之進則進。不敢私其身後之。君命之退則退。不敢強其身先之。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行。尊者之賜。御之爲不恭。況君命之進乎。侍于長者。問日蚤莫則退。欠伸撰杖屨則退。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君命之退乎。然而君子之進也每難。其退也每易。易于不爲而難于有爲故也。不爲義也。有爲行其義也。故曰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某少負羸疾。不樂通物。泯然居閒。竊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老佛。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閒者。父兄命之。嘗試以其所知。寓于有司之間。或者不以爲不可。遂得仕版。辛未庚子。蓋三十年矣。或遜或能。纔書四考。何其進之少而退之多乎。豈不曰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不敢私其身而爲之進退歟。今也行年五十有四。憂患病苦。齒髮衰矣。方寸亂矣。少壯不力。老將何爲。而閣下過聽。猥蒙收錄。進之吾君。不以其不肖無堪。置之學士大夫之列。被命之日。不羨于人。不卜于神。舍其閒居安業之私。幡然有行。不敢以遲進爲嫌。誠爲晚遇得歸而不敢有其身故也。且士方畎畝。不忘致君。獨安昔之不爲。今不可以有爲乎。閣下二十年間。再秉鈞軸。天下之士。莫不以類而進。成就功業。而某方以疾故退居田里。乃今獲遇。雖樸樕不足比數。然亦豈獨不欲効其尺寸以行其所知哉。惟今百度完具。四夷賓服。上下恬熙。內外無虞。治安無事矣。然無事者。有事之所慮也。古之聖智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虞舜成周之盛時。未嘗不兢兢業業以相警戒。且今任天下之重者。獨

不在于閣下乎。不知閣下以今爲樂歟。亦以爲憂也。以爲憂則君聖臣賢。優游無爲。上下同樂。方享太平。何有于憂乎。以爲樂則慮近之遠。審風之自。患不在大。禍生所忽。未可以爲樂也。賢者之謀國。如醫者之治病。五臟六腑。不可偏勝。偏勝則患生。今天下之勢。不有偏勝者乎。疾之所起。必有標本。治其疾者。必先其本。後其標。今天下之勢。不有急于先者乎。閣下以不世之宏才。可久之大德。起自熙豐。至于今日。逮事三主。始終一心。豐功偉績。昭煥今古。所更多矣。所知審矣。伏自建立以來。良法美意。皆酌今而可行。民便國安。皆利便而可久。然而更有異志之變更。因之庸吏之玩弛。慮其所可疑。先其所當務。得無復有毫釐其未究者乎。得無復有當務其偏蔽者乎。于是時則又緩急之勢。先後之序。不知其勢者。不可以有爲也。不知其序者。不可以有爲也。非閣下之智足以知之。才足以任之。勢足以行之。其孰能與于此哉。所以方今天下有志之士。無有大小。無有遠邇。無有親疏。皆欲輔助閣下。以起太平偏勝之勢。以圖今日急先之務。在閣下登廣賢路。以收賞才。更定法度。以救時弊。天下有志于斯者。舍閣下而無適矣。舍是而之他者。皆非爲國計者也。故助閣下者。忠臣義士之所願也。閣下收之則爲朝廷之用。舍之則爲他門之用矣。爲他門之用者。閣下以爲安乎。爲朝廷之用者。閣下以爲安乎。閣下之用舍。朝廷之安危也。人存之驗。在任一相。一相之驗。在任羣賢。自古未有得才而不治者。亦未有不才而治者也。天下之治亂。在于法度之善否。法度之善否。在于人才之得失。人能爲之。人能壞之。人能修之。未有出于人而人不可爲者。獨時有險易。才有智愚。智者可以濟其險。愚者可以行其易。雖曰成功則天。而不可曰天也。人不可爲也。所以知其可爲者。天下之心皆欲安而已矣。所以不可不爲。天下安。斯朝廷安矣。故所以用人者。在于善法度也。所以善法度者。在于安天下也。天下安則朝廷安。朝廷安則私門亦安矣。計私門而不計國家。自古未有得以安者也。故智者處其安。愚者處其危。欲濟未危之勢而保至安之計者。舍閣下未知其孰可與成者。區雖晚至下客。獨效古人區區之義。布其腹心。以幸萬一。若夫條布緩急之勢。與其先後之序。則以俟命。未可以立言盡也。干冒鈞聽。下情無任悲懼之至。

上祭酒書

行己敢言之。行己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是時一心學科舉文。綴緝事類。剽竊語言。凡所見則問而學焉。趨而從之。十八九相與也。又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濤波。穠纖如春華。于是樂而慕之。又學爲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韓柳。見自古文人多不拘檢。謂誠若是也。恃文爲非。謂猥文以戲謔。自謂吾徒爲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從者。謂齷促若轅下駒。然求其間而學焉者。十或得二三鮮。又二年讀書。從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昔吾先聖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況中人以下。以片言長句之小才。以自詫于教胥之士乎。宜謂學則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誦其詩。讀其書。日與古人居。讀其書。誦其詩。日與古人謀。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問而學焉者益衆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則皆謝之而不敢學焉。凡昔之

所鄙者。今則皆效之。而不敢使背。兢兢衆人之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習。日學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誘之曰。子迂也。何不為時之趨。行己則不敢從也。有人詆之曰。子矯也。何不任眞之樂。行己則不敢已也。嘗以是二者。校己之所嚮者而思之。則亦嘗語之曰。中人之性。就下則易。趨上則難。未有不以修為而能為君子善人者也。若縱性之所欲。而合之以衆人之所為。則必愈下耳。不學則已。學者而不知道。君子不為也。昔韓文公之言曰。行成于思毀于隨。有旨哉。又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拒。吾將強而去。皆父兄之所教于行己。而某之所願學者也。故得以是說拒之。又行之今。才期月耳。非而毀之日益甚。行己亦弗之易也。更求己之所未至者而為之。凡所近于厚者。無所不為也。凡所近于薄者。無所不去也。去年且思陽城之訓。念何蕃之行。遂以現親告歸于泥。今也且以是來學。不識所從者果正矣。其猶有說乎。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某雖不敏。竊願學焉。伏惟先生誨人不倦。願賜一言以正之。幸甚幸甚。

與佛月大師書

昨日嘗詩。頗為開錠。若手搌。殊無情緒。不能款款成論。歸來甚闕然。意謂尚未深得師之妙耳。昔狩已號詩僧也。不過風花雪月巧句。而于格又頗俗。今之參寥。亦以詩名。雖氣逸可愛。人不及道。吾師數篇。已能過之。清思妙句。飄然如孤鶴翔雲。又能作古體。淡淡造靜理。學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知師衆中好靜。甚不欲時時往聒噪。輒得小詩奉寄。能以問答之餘見和否。伏冀順彌衰珍重理。渴仰渴仰。

啓

謝鄒帥玉侍制辟司錄啓

嘗其失職。衆所棄捐。乃于窮時。獨被收采。義與尋常而加重。感論方寸以彌深。伏念某受數多奇。居閑少仕。行不俟駕。蓋人臣莫敢有其身。出以為時。故君子亦欲行其義。志雖大而無當。道固迂而難達。匪几遯之是謀。亦三黜之奚怨。獨志業之未就。遽歲月之忽徂。亦已焉哉。不作周公之夢。聊且爾耳。將求范蠡之舟。尚東南之寇攘。遂去留之道阻。地遐多故。旅落殊方。百病咸生。千金散盡。苟將免氣。孰不為貧。方滯念之紛如。竭蕭招之俯及。捧檄而喜。載懷三益之悲。承命即行。敢負百金之諾。此蓋某人懷忠信而近厚。敦故舊而弗遺。欲四海之舉安。況一夫之失所。激頹風于難進。拔塞流以事君。雖匪其人。蓋亦有意。老而彌劭。勉吾信之未能。窮且益堅。期民安而為報。

代賀吳侍郎啓

渙恩中屢。正位東臺。凡屬甄鑄。舉同抃蹈。恭以某人三朝舊老。一德舊臣。道盛格天之功。仁懋佐王之業。一人簡在。百辟具瞻。果自殊庭。再登黃閣。朝廷尊寵。慰人望于嚴嚴。與頌載喧。謂公歸于几几。竚膺不績。爲正冢司。致九德以歌庸。洪萬方而胥悅。某竊分都寄。阻瞻賀辭。歡逾服之孤心。慶熙朝之盛典。蟠木願器。早荷于元工。坯土在鈞。日陶于洪造。

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祇奉寶綸。恪修臣職。誤蒙中旨。濟錫異恩。帶飾黃金。媿旌功于將閫。服功紫綬。榮與采于親庭。曾無毫髮之勞。爲稱便蕃之賜。顧惟疎賤。必有貲緣。此蓋某人載世勳門。鐘天間氣。文章班馬。優廷策于巍科。道德老莊。靜臣心于止水。出納帝命。允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共之節。榮宣恩宥。寵賚綸言。故得小臣叨蒙盛典。敢不精審有孚之吉。勉持不息之誠。惟孝及忠。終始敢期于一節。乃恩與德。頂踵奚報于萬分。

代人賀樞密啓

恩渙宸庭。位隆天府。登聞休命。過抃輿心。恭以某人問學淵源。性資篤亮。出甚盛之世。佐有為之君。天下僉曰才難。主上必其柄用。內參宸略。坐制本兵。決斷機務之先。從容廟堂之上。每深簡在。方切具瞻。果進樞衡之茂庸。總司喉舌之重柄。可大之業。非位不行。太平之基。得賢所致。故將紀綱四[illegible]。[illegible]諸萬幾。法度清而陰陽和。造化調而天地順。適司元宰。益正本朝。某遐守遠藩。側聆光命。莫夾趨蹌之列。徒深燕賀之誠。

學官與交代啓

儒尹之政告新尹。矧在儒官。先知之民覺後知。惟尊道藝。非宜曉學。輒代高賢。伏惟某人有德而文。因人以教。學奔遵國之好。蹈蹄葉輔之傳。樂得英才。共希生而知者。如工大木。惟恐斲而小之。造三年而有成。修四教以罹繼。豈茲汰礫之在後。能與精金而爭輝。翔集泮林。願移同于聲氣。泳思學海。當不異于源流。贍德誠深。頌言靡既。

賀張節使啓

伏審揚命王庭。賜旌使服。伏惟欽慶。恭以某人胚胎間氣。心稽良臣。才高人傑之雄。威重國勢之鎮。久荷英髦。密簡淵衷。果膺藩閫之隆。爰付節旄之寄。宸慈欽欽。式慰在天之靈。庶言允諧。克協象賢之慶。金章紫綬。增輝珠服之榮。玉節油幢。彌重仙官之貴。仲尼孝友。何必有政于潘宜。卻穀詩書。正可坐籌于帷幄。為國屏翰。勉承于文康若時謨。將無忘于入告。佇觀宸筆。益進近司。凡在有知。孰不交慶。某夙蒙恩顧。喜劇私誠。疾方困于河魚。賀阻恨于廈燕。

與張才叔啓

昨蒙師報。久侍親闈。實緣省定之勤。是缺興居之問。有懷文席。無啻寸誠。屬茲承乏于成均。竊幸躐途于治部。操舟及壤。深望屨之懷。執贄候門。行遂摳衣之請。是為懇抃。奚究數宜。

代郡守除漕謝運使啓

分符屬部。實荷安全。驟職計司。復叨庇賴。竊獎提之有自。惟欣感之何云。恭惟某人學有淵源。行多枝葉。搢紳先生之所欣慕。國家天下之所曰賢。暫領外藩。豈久淹于遠服。即聞中詔。行進拜于近宸。某孤陋無聞。數奇不偶。功名晚矣。行年半百之餘。世味淡然。寘坐一身之寄。願豈長于治賦。尚有切于依仁。晤歲未聞。願言曷既。

賀轉運使復任啓

光膺詔旨．再領使權．凡在庇臨．罔不抃躍．恭惟某人才周治體．學造聖微．蘇齊闕以開祥．奮榮途而底績．知深宸扆．名諫朝紳．適眷西顧之列城．實預中都之計．特轄付轉輸之通．實資課入之優．農事弗違．軍儲有羨．風聞謗議．輒致煩言．天鑒昭明．遄還舊物．俾宣寬大之詔．猶分宵旰之憂．一方夙懼于神明．比屋復覩于富庶．足兵足食．豈止致俗于阜康．有猷有爲．行即進司于右府．某猥居屬部．預遵教條．瞻麾尾以欣如．奉簡書而惕若．

浮沚集卷六

雜著

座右銘

惟余之生．父命以名．謂余曰行己分．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密．曰汝學道必思而存．待人過厚．可以保生．言己盡求．然後有成．人惡勿訐．人善乃稱．切磋琢磨．孰無朋友．惟善可親．惟敬能久．聞過必改．見善斯守．誠心行此．惟汝之有．聖人何得．不恃小善爲無益．聖人何長．不恃小惡爲無傷．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愼無忘．嗚呼予乎．年既成人矣．而行皆迷其途．嗟已往之無及．念來今之可圖．汝尚不守．惟汝不孝．汝尚無知．惟汝無教．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勸學文

天地之性．莫貴于人．四民之長．莫貴乎士．士之所貴者．以學而已．然人皆有可學之性．而或不得學者．蓋由出乎貧賤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沈爲下愚．終身不靈．以貽咎釁．無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諸生生于富有之家．復賴父兄之賢．使得從師爲學．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願望于子弟者．豈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將以幸一家．幸一鄉．又推而廣之．幸一國．幸天下也．當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學．期

乎有成．以幸一鄉一國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願望．亦自棄而已．語曰．將相寧有種．諸君勉之哉．

齋揖文

學校者．禮義之所起．群居不以禮則慢．慢則善心日喪．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禮義之所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立身之要節．而學有齋揖．近或因循以爲末節．遂從而弗講．謂徒拂人之情．而無益于學者之事．此甚不思也．夫正者一歲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群居．正必拜．朔必賀．而朝獨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問安否以致愛．群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則一日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朔．則一月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于正．則一歲之敬愛不可勝用矣．推此以終其身．則一身之敬愛不可勝用矣．嗚呼．孰謂其無益于學也．學也者．學爲人者也．思爲人．不可以不敬其親．思敬其親．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揖枝之易．猶或憚而弗爲．則任重道遠．終身其能勝舉乎．此齋揖之禮所以不可廢也．

從弟成己、審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說

周氏積德遠矣．居溫州者及其孫才五世．由溫州任起家者爲江陵．江陵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員外郎．職集賢校理而卒．某嘗恨其壽不充德．位不登才．宜其後必有大興起者．不在于諸父氏．必在于爾伯仲間也．成己于江陵爲適長孫．審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欲以成人之禮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說．而語其所以大興起其家之道．曰．爾亦聞有所謂君子之學乎．夫古之君子．爲己而學．爲人而仕．今之君子．爲己而仕．爲人而學．何謂爲己之學．以吾有孝悌也則學．以吾有忠信也則學．學乎內者也．在其德者也．故爲己而學者．必有爲人之仕矣．何謂爲人之學．人以我爲多聞也則學．學乎外者也．利其聞者也．故爲人而學者．必有爲己之仕矣．然則今之所謂君子者．古之所謂小人乎．爾于此焉．亦將何擇．吾嘗觀夫孔氏之門．其所以教人者多術矣．至于樊遲學稼則不與．子貢貨殖則不與．子張干祿則不與．是何也．漆雕開不願仕則與之．曾點浴乎沂則與之．顏淵在陋巷則與之．是何也．嗚呼．昔者孟子蓋嘗推其本而言之矣．以爲舜與蹠之分．在于利與善之間．夫天下之人．何莫爲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乎舜之心也．不謂舜可乎．天下之

人．何莫爲利．不必皆蹠也．而曰蹠焉．謂是心也．無以異于蹠之心也．不謂蹠可乎．然則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天下之人．惟不知思．是以善與心昧．利與習遷．于其學也．不知爲己而爲人之爲說．于其仕也．不知爲人而爲己之爲利．先達之士．比肩倡于上．後進之士．接武隨于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殆不可返．此其甚可畏者．爾于是獨可無思乎．于成己．字思仁．爾則思之．孰爲仁乎．孰爲非仁乎．惡乎而至于仁．惡乎而至于不仁．古則有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其所謂仁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成吾己者．果不可以不仁也．則又思之．曰．仁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仁也．夕焉仁也．食焉仁也．寢焉仁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仁也．而後可以謂之善成己者矣．于審己．字思明．爾則思之．孰爲明乎．孰爲不明乎．惡

乎而至于明。惡乎而至于不明。古則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此其所謂明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審、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明也。則又思之。曰。明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明也。暮焉明也。食焉明也。寢焉明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明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審己者矣。于直己、字思敬。爾則思之。孰謂敬乎。孰謂不敬乎。惡乎而至于敬。惡乎而至于不敬。古則有之。曰。敬以直內。曰。修己以敬。曰。毋不敬。此其所謂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直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敬也。則又思之。曰。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敬也。暮焉敬也。食焉敬也。寢焉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直己者矣。于存己、字思養。爾則思之。孰爲養乎。孰爲不養乎。惡乎而得其養。惡乎而不得其養。古則有之。曰。養心莫善于寡慾。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所謂養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存吾己者。果不可以不養也。則又思之。曰。夫養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養也。暮焉養也。食焉養也。寢焉養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養也。而後可以謂之善存己者矣。于用己、字思本。爾則思之。孰爲本乎。孰爲非本乎。惡乎而得其本。惡乎而不得其本。古則有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此其所謂本者、何也。爾則思之。曰。欲用吾己者。果不可以無本也。則又思之。曰。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爲哉。于是朝焉本也。暮焉本也。食焉本也。寢焉本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本也。而後可以謂之善用己者矣。嗚呼。成己者果以仁矣。審己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養矣。用己者果以本矣。則其學也。吾必以爲爲己之學也。必爲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爲爲人之仕矣。非爲利者也。斯所謂古之君子者也。斯所謂大興起其家之道也。書曰。思曰睿。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惟睿惟聖。惟罔惟狂。大聖與狂。爾則擇之。古之人。名、所以定其體。字、所以表其德。夫豈徒哉。爾或不思。則名、非其體也。字、非其德也。吾之云云。皆聖言也。爾其勉哉。

論晏平仲

越石父之賢人也。終無已乎。脫之縲紲而弗謝。一人閨而請絕。何其嚴哉。雖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惜也。謂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盡言而善改過。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謂乎。

書李氏事後

夫善。天下之所同也。爲善莫大于愛人。爲不善莫大于害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非獨三代爲然。繼三代者莫不然。唐之所以亡。五代之所以亂。蓋可知矣。方昔開運之末。胡人據有中原。盜賊撥亂。蜂起天下。糜潰極矣。李氏以一布衣。能屈賊人而保萬乘之衆。此豈有智巧果敢而然哉。亦其愛人之義。有以動其善心故也。故能革暴使之勿殺。易貪使之勿取。夫人之爲不善。至于爲盜而殺人、亦甚矣。然而可以義動。是知善者、天下之所同也。況不爲盜而殺人者。有不可與爲善乎。故爲善無小。可以保天下。爲不善無大。不足以保一身。爲天下者皆知善之爲善。則唐不至于亡。五代不至于亂。中原不至

于塗炭。夫豈獨一李氏可以保其鄉里。而爲天下者不得以保四海以及其身乎。嗚呼。善與不善。可以類求矣。

跋薛唐抑秦璽文

李斯。篆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雖不疾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賢亦未若桀紂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誘其君于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是皆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皆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皆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皆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書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顧唐抑猶區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爲鑒歟。吁。是何以鑒也。

跋李文叔試公帖

世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不能相無。能相消長耳。世用君子。則不賢者遠矣。世用小人。則賢者遠矣。朋黨之說所由起也。昔慶歷之盛。羣賢並用。必有不得志者。遂爲黨說中之。欲以盡去君子。當是時。蓋有自列爲黨者。有發死其黨者。然則果黨歟。非也。彼獨從夫君子小人之分不明。而國之理亂由此其出。有發之大。忘其區區一身。期悟當世之主。此仁人之用心也。世主欲知其說無他。公與私而已矣。出於公。其道同非黨也。出于私。其利同黨也。忘一己而發天下。謂之公乎。謂之私乎。斷可識矣。由今觀古。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然而以黨易黨。所以必復。必有發心者。然後可與議此。文忠昔嘗爲之說矣。觀此帖。若有戚戚然者何哉。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其斯之謂乎。

跋李文叔綵君談帖

近世士人多學今書。不學古書。務取媚好。氣格全弱。若讀正書多法魯公。簡牘行草。偏兼諸體。皆能冠絕一時。學古故也。然而以古筆之便捷不及。豈古人心法不傳。而規模形似。不足以得其妙乎。

偶先生辯

或問偶先生登于某曰。先生何如。而子欲以爲師乎哉。某曰。先生之孝于親。友于弟。雖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吾不是師而將何師乎。或者曰。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而子曰先生之孝。雖舜不過如此。何也。先生以參自名。慕曾子。猶以爲不能及也。而以爲舜。不亦過乎。某應之曰。吾所謂如舜者。如舜之孝而已矣。舜之聖。固後之世未見其能及也。夫孝自天子達于庶人。能盡其道者。舉相似也。曾子之于舜。吾未見其有以異焉。曾子之于孝。以有曾皙者也。舜之于孝。以有瞽瞍者也。二者之盡于孝。是或一道也。子固以爲舜爲聖人。而其孝不可及乎。曾子之不得瞽瞍。而其孝不若舜乎。吾竊悲今世之人自以爲不若人也。堯舜之後。世之士皆堯舜之學也。而曰不可及焉。則不學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人焉而爲曾子之孝其親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爲舜之孝其親者。吾必曰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之孝果如舜。舜漁于雷澤。漁者皆讓居。耕于歷山。耕者皆讓畔。而天下之士又多就之者。先生居于鄉。其德不及于閭里。在太學。太學之士無有與其賢

者。是果不如舜也。某曰。子以爲若是之不如舜誠是也。子且以爲今之民。皆堯之民乎。今之士。皆堯之士乎。如之何必其人之皆化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生居于太學。其鄉人之賢者。舉其徒。狀先生之德。上于祭酒司業。太學之士。聞先生之賢者。皆往拜之。雖不善之人。亦不敢不敬于先生之側。先生之德。亦可謂化矣。其曰不如舜者。不如舜之廣也。時勢則然也。其孝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或者曰。夫人孰不爲孝子。以先生爲孝。是與天下之人皆不孝也。以先生之孝如舜。是舜之後。或聖或賢。皆不若先生之賢也。某曰。是又不然者也。吾豈敢厚誣天下之人哉。人孰不愛其親。而先生能盡愛親之道焉。盡其孝如先生者有矣。吾不得而知也。孔子之稱曾子。不曰顏子之徒皆不孝也。孟子之稱舜。不曰堯禹之君皆不孝也。舜之後。禹、湯、文、武。其孝非不若舜也。舜之孝顯也。禹、湯、文、武。而爲舜亦舜也。天下之孝。天下之人皆能盡也。能盡其孝者皆舜也。豈謂古聖賢不若舜哉。當其可也。豈謂先生必賢于古聖賢哉。當其可也。或者曰。子以爲先生孝而師之。是子必不孝也。某曰。某于天地之間。豈敢以不孝自處也。雖然。吾學焉而未能盡其道者也。而先生能盡之。則其師也宜。或者曰。吾子之言。謂先生則是也。然衆人所不爲。而吾子必爲之。人皆以子爲狂且怪特。邀奇而好名者也。姑已之。不宜有是名也。某應之曰。此又吾子之惑滋甚也。不識吾子所謂怪者。以其異于衆乎。以其異于聖人之道乎。吾學聖人道者也。合于聖人之道者。謂之常。離于聖人之道者。謂之怪。古之人未嘗無師也。雖聖人亦有師。吾之師其如舜者。獨非聖人之道歟。吾何怪之有。吾固怪夫世之人未嘗求師也。卒然問之。則必曰吾亦何嘗師之有。否則必曰吾師其成心而已矣。夫二者。固聖人之道也。而世之人以應人者。是亦未嘗有師者也。是亦未嘗師其成心者也。曰。從不亂聖言以行怪歟。其或有焉。曰師曰弟子云者。亦必求爲利而已矣。學必爲道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爲道乎。爲利乎。如曰爲道。吾從衆可也。學必有師也。如必曰從衆。衆人之學。有師乎。無師乎。如曰有師。吾從衆可也。人之學不可以不知道。欲知道。必從師而問焉。吾學道也。吾求師也。而曰邀奇而好名。是則聖人之道皆不可爲已。然則吾安敢避是名哉。與其得罪于聖人。吾寧得罪于衆人。故凡有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爲之。凡有不合于聖人之道者。吾必去之。是非止于道而公也。吾不忍枉其道以求合乎衆也。凡吾之所學者如是。是又不可不辯也。如有曰衆如是不可也。必從衆。吾則敬謝焉。如有曰道如是不可也。必從道。吾則敬受焉。吾非求勝者也。

馮先生贊

吾誰與歸。惟馮先生。舜孟事親。先生實能。以樵被薪。働哭于庭。悉傷親心。順命以行。假卜以食。遊徂于京。元豐元年。衢原子生。三歲告歸。父猶不聽。枯顏自賈。以面厥誠。遂名曰參。以參于曾。迺與其弟。復來自西。不得于親。不敢孝思。發心耿耿。望白雲飛。賢隱不言。人莫之知。三舉不售。有德質道。天之報善。亦何杳微。嗚呼。今世之人。亦有不孝其親者矣。吾非斯人而誰與歸。

書呂博士事

元祐二年、秋七月、辛酉。大學徐生不祿。博士呂公。率其僚。往弔而哭之慟。周行己躍而起曰。於美乎哉。師

弟子之風興矣。自孔子沒。大道喪。悠悠數千載間。學者不知師其師。師者不知自處其師。雖聖若賢。有不一遇。少也則聞有胡先生。能聚諸弟子于太學。教之。禮風義行。翕然嚮古。今亡矣。三十餘年。謂晚生訖不可得見。迺復在今日。於美乎哉。師弟子之風興矣。先生之賜甚厚。非特太學化之。將亦四方化之。非特今世化之。將亦後世化之。先生之賜甚厚也。且將歌其風。俾之天下。布之伶官。而上之天子也。故書。

段公度哀詞

吾友公度姓段。諱萬頃。廬陵人。負其學來京師求仕。元祐二年。開封試其業。優爲之禮部。明年。禮部試。復爲第六人。遂以其名進于天子。擢第。調太平州蕪湖縣尉。將以歸榮其親也。未行。以六月十八日得寒疾。九日遂卒。嗚呼。今于公度相得最晚。而相知最深。公度爲人。貌嚴而氣和。言直而辭順。樂人之善而厚于義。其文無所不能。通春秋。尤長于楚辭。有擬騷一篇。其志蓋將以爲天下。而不得施。可哀也夫。余故爲騷語以哀之。公度志也。有美人兮吉水之陽。處幽谷兮植蘭芳。紛菲菲兮流長味。莫與適兮獨徬徉。曰予以俟乎春兮乘光。草木既秀兮鳥翩翔。鼓予瑟兮樂予行。來歸兮翔上皇。采蘋背兮水中央。質既與兮欲予以嫓美。命不奈何兮以不康。乘回風兮獨忽荒。雲飄飄兮雨不降。非既不臧兮質民不良。留不來兮悲傷。戀戀兮難忘。

樂生傳

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傭于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贏飲食之餘。遨嬉于郡城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爲常。其鄰人有劉氏者。饒于財而多材。身勞而心常不足。聞其貧而樂。延之。召問其故。曰。是吾貧爾也。非得已也。然貧則易給。易勞而無累。吾是以得自樂也。富者人其說。倚之。舉百金。使收其利。而歸其本。生負金而歸。遂廢其常業。則心營指畫。質貨然朝暮逐于市。及夜。又計之。惟恐其不足也。撫而寐。其聲呼呼。如是數日。鄰之富人不聞其爲笛以歌也。怪而問之。則曰是吾昔也。非貧而無累。故自得。今也多財而多累。故勞于心者常不足。以吾之一身。有金猶有餘。是豈用其多爲。輒復以是歸于主人。富者惝然悟。曰。嘻。是亦吾之累也。遂焚契毀券。守其分以終身。吾聞之曰。有是哉。夫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嘻。亦惑矣。吾可以自昏也歟。故記之。

代李守寺觀祈晴文

狂淫而苦。顧歎政之不修。哀我民斯。念穀食之有害。方秋務穡。時霖弗休。憩茲罪譴之敢辭。仰觀高明之垂照。佇回陽光之赫。大決陰霾之密。惠茲西成。遂我望歲。

代諸廟祈晴文

方秋務穡。霖雨弗收。哀我民斯。苦于艱食。日暘曰雨。惟神之司。屬將澄霽。伸祈明報。

原武神廟祈雨文

天地之俱。四氣之序。雨潤日燥。蓋各有時。自春徂夏。淫澤未沾。先時者苗將就槁。後時者種未入土。民有憂之。惟令長之父母。民憂亦憂。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憂亦神之憂也。令職其明。神職其幽。任政布

德以合和令之職也。驅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職也。苟失其時。則失其職矣。是用潔蠲吉辰。恭祈嚴像。虔奉苾芬之薦。仰期於鑒之靈。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廟謝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時雨後愆。萬室嗷嗷。歸命于神。忝祈茲土。不得自安。當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惠。滂降膏澤。介茲告足。民心歡欣。是用虔修菲儀。以答靈貺。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謝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衆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精惟一者人。誠心雖微。其理必著。比緣亢旱。仰叩覺皇。果大布于慈雲。遂滂降于甘澤。四野告足。萬靈歡欣。三農務興作之功。百物遂發生之性。秋成在望。民力稍蘇。悉歸廣大之神通。難報生成之妙利。伏願從今以往。與時無窮。四海絶水旱之災。庶民無盜賊之苦。永一人于有慶。保萬國之咸寧。

超化寺龍潭請水文

惟神無方。徧滿虛空。而水性亦徧滿虛空。水之所積。神龍之所宅也。惟龍能大能小。或隱或見。變化無常。能以一滴之水。徧滿虛空。大地滋潤。萬物滋生。龍之爲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邇神龍之宅。自春不雨。以涉夏中。穀苗將槁。雨種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憂。儼令弗虔。惟神之羞。而憫此民庶。將弗得食。願乞一滴之靈泉。以爲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龍之神。感而遂通。不疾而速。又何難哉。

超化寺龍潭謝雨文

比以農工在務。時雨愆期。望陰雲之弗興。久旱魃之爲虐。虔傾丹悃。遐仰儼祠。恭迎聖地之靈泉。遠致敝邑之淨利。神龍變化。雲雷勃興。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羣心感悅。諸穀遂成。是用式薦馨香。恭答靈貺。仍懇淨使。遠致斯誠。惟神鑒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淨守寺觀祈雨

萬寶告成。屬有陽于旱暵。百靈爲祉。竟無望于穹慈。永惟民食之難。實賴神天之祐。肅將誠潔。躬叩高明。祈布慈雲。普施法雨。使有生悉濟于利澤。均率土咸遂于豐登。

又代諸廟祈雨

刺史惟民之憂。民惟食之憂。神食于茲土。福于茲土。民之憂。刺史之憂也。刺史之憂。神之憂也。方秋百穀將成。雨弗時至。秀者不實。實者未登。民憂之。刺史惟民憂之憂。而神亦惟刺史憂之憂也。是用齋潔明祀。偪禱神祠。惟神發其靈而効其靈。使民不失望焉。神之德也。刺史之職也。

代大慶觀謝雨文

下民咨怨。雖忠而鑒。上帝照臨。無幽不格。惟薦祥所以象德。惟務德可以動天。頃以秋稼將成。時雨弗至。念農夫之多艱。率官僚而竭誠。協籲顯若之孚。條致霈然之澤。兆茲豐歲。曾不崇朝。荷大道罔極之恩。保斯民有秋之望。謹茲來報。仰冀降歆。

代崇寧寺謝雨文

有情咨怨。雖忠而鑒。大覺慈悲。無感不應。比以農民之艱。仰伸梵竺之祈。曾不崇朝。猶然下雨。兆茲多稼。遂大有年。民無飢凍之憂。國有豐穰之慶。仰懇大力。難報殊恩。

代諸廟謝雨文

嗟我民斯。安于粒食。禱于神止。望彼豐年。曾不崇朝。猶然下雨。大田回潤。嘉穀再生。仰承幽冥之靈。取彼馨香之報。

開心寺蓋藏文

如來出世。立教隨機。苦隨四生。應病示藥。羣機不等。教設多途。設病殊方。藥分衆品。故九百八十大部。總爲方便之門。而二十五千餘言。盡誠眞常之旨。擁護寶藏。各有叢林。獨茲龍就之名山。有關金文之秘藏。十方雲侶。罔得披尋。四衆檀那。若爲歸嚮。頃結金剛之淨社。時宗轉輪之妙門。月供千金。歲周二律。欲乘茲利。圖集大緣。儻就殊功。何資巨力。若男若女。已乘般若之舟。此生他生。更結龍華之會。

開心寺蓋椅桌文

淳古之風。巢居而足。莊嚴之事。華座非吾。彼時此時。以宜爲貴。前聖後聖。易地皆然。故彼據席之儀。非棲宇之稱。惟吾此剎。建自大唐。僧徒歲增。梵宮日廣。每經壇靈筵之盛集。而設几數座之或虧。趙州禪牀。雖淳淡而自得。維摩大室。亦高廣而必周。斯待檀那。共安吾衆。資道場之宴坐。備攝心閑觀。天下之於安。同沾佛利。

代郭守修城隍廟文

神無不在。爲物之宗。在無不報。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于斯。倉廩于斯。器藏于斯。甲兵于斯。刑獄于斯。胥亦大矣。報亦厚矣。故祀典存哉。德音所及。祠宇之敝。脊將誰執。因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壞以完。增陋而嚴。以含神止。神之臨矣。歲時祀之。民之福矣。惟吏之職。以是來告。

淨居寺蓋造文

永嘉名郡。開僧故廬。開山五百年來。受業一千餘衆。莊嚴冠于二浙。焚修聞于四方。沒有名代之宗師。實爲此邦之福地。昨因天數。忽遭火災。雲侶星散。宮寶煨委。是籍之艱。將及于歲周。土木之功。罔聞于榜施。某等過以衆緣。建請。使檄來臨。俾爲勸導之人。辦此興修之事。必資巨力。共集勝緣。此生他生。同成于佛果。若男若女。各發于好心。

開心寺建藏院過廊文

不爲之爲。臨時而造。能舍難舍。作佛是觀。廣大聖經。藏輪已具。莊嚴佛土。廊宇未周。時節因緣。有不獲已。檀那布施。必所欣聞。願發大心。共成茲事。

開心寺造經藏文

金人闡化。夢自西乾。白馬傳經。始于東漢。厥後流通彌衆。迄茲翻譯益多。并合諸家。共爲一藏。皆是傳心

之要。悉明成佛之方。凡我學徒。必勤修證。合諸經教。何所依歸。闕然貝葉之文。虛此寶華之藏。敢求信士。共集大緣。傾發虛心。諧兹芳字。

浮沚集卷七

祭文

代朝請祭金華縣君文

嗟夫人世。生死相積。百歲幾何。草露風燭。昔我季父。起家白屋。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謂富與貴。不求從欲。駿始校讎。官稱郎屬。奄至大故。德卒不祿。嗚呼金華。實配我叔。安樂生同。艱難死獨。嗷嗷諸孤。孰爲館粥。以卒婚嫁。以貲餽嫂。亡時有餘。今日不足。人生如此。爲其反覆。惟某不孝。或謂可鞠。叔父父我。是教是告。叔母母我。是拊是鞠。詎其有成。以嗣吾族。得官歸覲。笑盈面目。送我于行。啼泣以觴。平生誓言。終身三復。微叔我告。我于何穀。微母我鞠。我于何餘。恩德隆厚。日月遄速。自叔之亡。如傷屠戮。往來見母。尚虛欲曲。每及平生。相顧頻蹙。孰謂一別。罹此荼毒。彼蒼奈何。斯人不淑。聲容揚揚。杳不可矚。生死茫茫。昧不可贖。尊設酒醴。殽具水陸。銜哀陳辭。永訣此哭。

祭劉當世文

嗚呼。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或不知其死而傷之者。吾亦勝其所當。抑人情之必稱。何禮文之有常。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會聲氣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許。戚者謂公。公寡弗娃。欲妻以女。曾不鄙夷。

不合而止。人亦所已。逮登于朝。終以黨禍。嗟士之相知。蓋百世而一遇。曾毫釐之未報。忽厭世而我去。謂大德之宜壽。胡中道而遽亡。天乎難諶。人也弗康。伊昔促膝。邈諧無從。今此詩奠。以旌其衷。

祭親友文

生不可有。附贅懸疣。死焉能逃。泣露浮漚。金烏西墜。其誰與留。長川東逝。其誰與救。去歲今時。霜月如晝。公于是時。天命不祐。氣兮猶發。風兮栗烈。公于是時。歸宅荒丘。念我昔日。與公相友。嗟我未來。匪友匪舊。我有季友。則謂公舅。公有令子。將嗣公後。捨我長往。不逢一覯。具此詩奠。作歌以侑。公兮有靈。宜鑒于柩。

祭劉絜矩文

惟子之愷悌明敏。鄉人待以有成。孰知其忽然至此耶。嗚呼哀哉。子之始來京師。與其兄同補太學生。使有聲。兄歸。子留。以期于成。曰。親之志也。雖去親之側而予不憂。居太學一年。太學以其行成。使貢試于秋官。果以得名。當此之時。鄉人咸譽子。而子之親亦望子以爲榮也。明年。既不利于春官。將歸省其親。鄉人既送子行。翌日輒以疾告。急出視子。疾非尋常。子曰。此疾其將殆耶。鄉人皆曰。子也何至于此。乃與子卜醫。得吳。謀于鄉人。謀于朋友。咸曰是良治子之疾。日見厥效。子亦自云。我之疾其有瘳乎。子既起床。坐且行矣。語如無事時。鄉人皆喜。且爲子合謀曰。子當亟歸。以釋親憂。子曰。方夏之熱。我儀不可以行。李且違奴歸。以報我親。俟秋而歸。及秋。子家使人來逆子于京師。而子之疾果殆于初矣。鄉人愁然私謀曰。是將必不可以復起也。且奈之何。易醫凡三。藥物亦良。而不與病當。而已在膏肓。綿綿延延。竟殞厥身。嗚呼。孰謂子之愷悌明敏而至于此耶。人皆有死。而子獨不壽而夭耶。昔者來自遠鄉。以待子成且榮。雖去親之遠。雖親之久。而不以爲憂。今乃客死于京師。致不得臨其屍殮。不得視其柩。爲父母兄弟者。奈何其悲。昔之所以不爲憂者。今則甚憂也。嗚呼哀哉。其奈之何。鄉人與子家門客張秀才。共殯子之柩于國東門外。非葬也。以待子之家來取也。今月十六日。子家遣外甥僧娃。與子之故奴王新。以書來報某等曰。子之柩以地遠隔江海。不可以負歸。無可奈何。願爲火化。獨得其骨。以返葬于鄉。與其在京師。亦可以不爲異域鬼也。嗚呼哀哉。子之親至于此。心如何其悲也。鄉人敢以是命。卜今月壬戌之良日。發子之殯。舉子之柩。將衣之以薪。而使子之形骸與火俱化。嗚呼哀哉。是亦子之命。夫病不得在親之側。殁不得終于寢之室。非又不得從先王之禮教。其可奈何。嗚呼哀哉。事固有不可奈何。禮固有反經合道。子其有知。斯達矣。生爲今之人。而死伺太古之道。亦自有可樂者。如死者無知矣。則此又安足較耶。嗚呼哀哉。生死之道不可知。存亡之理不可推。其然耶。其不然耶。姑陳詞以薦。誠魂有知其鑒此。

祭張子充文

元豐太學。莫如子儒。學尊行懿。惟才之茂。徘徊場屋。數上數否。八行設科。遂爲舉首。天子嘉之。可爲師表。一命南昌。州學教授。再命辟雍。小學司科。方將進用。疾遽不救。人胡爲善。天胡弗壽。昔送子舟。今拊子柩。潸然出涕。念子游久。仲氏懿親。同學良友。今子既亡。吾故亦朽。人生爲事。何所不有。從事難任。卜居未就。男長女大。髮白而皺。視子之年。吾亦豈久。分既有定。事非必偶。悠然任運。泊然自守。死生一門。聊飲卮酒。

祭劉取新文

編歲月之遒遒。習吾生之多忤。慨百年之共盡。怱四時之代序。紛羣感之增懷。鮮一獻之獲遇。何懿親與嗟友。倏朝亡而夕故。若夫子之堂堂。矧年齡之未暮。惟生稟之正直。宜神聽之祐助。佇有政之弗施。而天喪之奚遽。匪獨親私。實懷友輔。我善爲告。我過爲補。悵艱途之忽深。悼情話而誰晤。悲一飯而三歎。痛逵旦而九箚。侍彤驂于平生。倘彷徨而躊據。晴聲老以彌哀。撫孤遺而逾慕。嚌先進于已往。闞逝川而競注。託末契于後來。與今吾而異趣。已矣乎。惟達人之大觀。通死生于一度。泊暫聚之隨化。姻異常而永固。吾知子之未嘗亡。子亦與吾而未嘗去。杳無臭以無聲。泊何思而何慮。

祭士司理文

生死之分。達士之常。曰仁者壽。譸胡弗長。典獄再期。孰匪孰良。凡我邦人。罔不曰臧。官斯事斯。吾亦其康。今其亡矣。曷不驚傷。聊致薄奠。示哀弗忘。

祭女弟悅師文

西方聖人。明世之說。以觀戚爲緣累。以死生爲幻妄。汝願學焉。而爲之徒。捐棄天屬。得其適于昨生。蛻脫天形。復其真于今死。汝既無憾。吾亦奚悲。乃者吾徒。學于中國。明人倫于一性。未嘗不哀也。而亦未嘗哀。通晝夜乎一貫。未嘗不死也。而亦未嘗死。故吾哀而不傷。非累也。謂汝死而不忘。非幻也。汝既學焉。知其理矣。如或以生爲戀。以死爲憂。則何所見焉而爲之學。何所學焉而爲之徒。

祭劉令人文

惟順與正。女子之事。今人有之。克相夫子。哀此良人。泣繼以死。我思古人。此誠烈婦。身埋九原。義重千古。我則姻婭。逮其季母。不敢以傷。致此觴俎。

誌銘

趙彥昭墓誌銘

士患不立。不患不聞。元豐作新太學。四方游士。歲常數千百人。溫海郡去京師阻遠。居太學不滿十人。然而學行修明。顯爲學官先生稱道。一時士大夫。語其子弟。以爲矜式。四方學者。皆所服從而師友焉。蔣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祿。劉元承今爲監察御史。元禮爲中書舍人。許少伊今爲敕令刪定官。方進未艾。戴明仲爲臨江軍教授。趙彥昭爲辟雍正以卒。張子充、最早有聞。每舉不利。今以八行薦于朝。凡此吾鄉之士。皆能自立于學校。見用于當世。其間或先或後。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則有命也。然不可謂不聞矣。明仲之喪。某嘗爲誌以哀。不幸今彥昭葬。又來求銘。嗚呼。吾于彥昭。其可辭乎。彥昭爲人。博學知古今。性嫉惡。喜論天下事。自其少時已不羣。方十歲。能爲猛虎行。鄉里大人先生莫不奇之。以爲必有立。少孤。季父析其資產。與兄異財。稍長。曰。非也。悉舉以歸其兄。獨遊京師。已而有名。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潁昌府長葛簿。尉天子益修學法。州置學官。選爲濟州州學教授。導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務科舉。士有成材。故

滿。朝廷以爲能。遷辟雍正。被旨司業。役署用矣。不幸有疾。遂至不起。年纔四十八。官終承直郎。嗚呼悲夫。彥昭諱寄。其先蓋會稽人。五代之亂。始徙永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先娶同郡薛氏。生男二人。寧孫、享孫。女三人。長歸沈琮。次歸陳宜。次在室。再娶括蒼祝氏。生男一人。桂孫。早死。寧孫、享孫皆才美而蚤舉。人以爲彥昭有子也。僅勝冠。相繼以死。彥昭之亡。幾至絕世。家人求得遺子于外。曰紹孫。今纔十歲。嗚呼。彥昭才而爲善者也。其報若此。豈天之于人。豐其名者。嗇其福乎。其歿于京師辟雍官舍。大觀三年四月六日也。其葬也。于其鄉李奧之原。政和元年十二月八日也。銘曰。豈賦壽夭局于天。仁義忠信弱于人。逵非其通窮非戹。致而不朽爲有聞。勞可萬家李奧原。善無不報尚後昆。

許少明墓誌銘

三代而上。士之賢者。由鄉舉里選。庠序而定位。量能而授職。故朝無濫進。下無失實。自漢以後。始詔策士。然猶間以當世之務。不全以言。至唐設爲科目。文益煩而實益失。法益密而氣益衰。雖卓犖之士。使有章句。一不中程。蓋有終身淹沒而不得進者。夫天之降材。因將有用于世。而士之學道。亦欲兼濟于時。而後世取士之科。每不足以得之。殄天之材。爲士之用。可勝歎哉。吾鄉許少明先生。蓋其人已。先生身長八尺。眉目疎大。偉然豪舉。真人之傑也。自爲兒童。已氣槩落落。日誦數千言。數歲即能爲詩。從鄉里長老人遊。皆奇其才氣。必大有成。甫冠。遊京師。補太學生。文詞秀出等輩。學官先生交口稱道。居鄉里教授學徒。諸邑交辟。迎至學校。邑令下車。必造其廬。請所以爲政。有疑議。多就諮決。其爲人所禮重如此。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留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爲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跡。不復進取。嗚呼。若先生者。豈其學之不茂。才之不足歟。惟其科舉較藝之敝。不足以得高世之士。而司文者又未必知言之人。此所以親倖十一。而失之者常多也。崇寧天子。繼述先帝。皆患科舉試言一日之選。不足以得士之實。參稽古今。作新一代之文。州建學校。學置官師。設三歲科舉之試。爲三舍致選之法。又設八行之舉。以察隱德。凡士之占一蓺著一行者。莫不舉用于時。可謂無遺賢矣。先生于是老且病。勸于世故。卒不見用而終。此可以語命也夫。先生名敖。庇居溫州瑞安縣。生五十七年。以政和三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家。卒之日。邑中之人。皆涕泣相謂。其君子曰。吾何遊乎。其小人曰。吾何依乎。相顧涕泣。至行道之人弗忍。蓋先生平日樞愷誠信。樂施與。援人之急。所以得于人者如此。娶同邑趙氏。女。生女子一人。歸郡學生薛得興。無男子爲後。于是其弟某衡、爲承議郎大名府少尹。政和五年十月己酉。少尹舉先生之喪。葬于郡之西山瑞鹿寺之西原。以某與先生遊。卜銘。銘曰。爲天下者必用賢。而賢不必用者。取士之法未至也。法既至而不得賢者。有司之罪也。有司明良而或失之者。蓋亦有命焉爾矣。士苟知命。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嗚呼。少明先生之謂歟。

壽昌縣君胡氏墓誌銘

某之從祖叔父名況。崇寧元年。以奉議郎知信州鉛山縣事。十月庚辰。喪其夫人壽昌縣君。越明年。從來

告曰。吾將以崇寧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乙酉。葬壽昌于常州江陰縣來春鄉道遙之原。願汝銘。某謹按壽昌君姓胡氏。世爲毗陵望族。曾祖諱某。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沂國公。祖諱某。太常寺奉禮郎。父諱某。早世弗及仕。胡氏自文恭公起家。皆以其兄之子歸吾從祖祖父校理。既又以其兄子之子歸鉛山。于是遂爲世姻。而壽昌與校理之夫人。以姑姪爲姑婦。凡吾周氏之族。皆曰鉛山夫人之賢。似吾校理夫人之賢。蓋其爲胡氏也。保傅之訓教者相若也。爲周氏也。姑婦之詔戒者相若也。故以其所以爲女事者爲婦事。而周氏之爲婦道者。皆曰是爲婦足法。以其所以爲婦事者爲母事。而周氏之爲母道者。皆曰是爲母足法也。嗚呼。女子之行。不出乎閨。推人之善。莫如其親。是所以書也。所以信也。壽昌蓋以夫登朝。封爲邑君。享年五十有七。生男子五人。某。皆舉進士。女子三人。長適晉陵胡埴。次適高沙李材。次許嫁姑蘇徐孝廣。孫女一人。銘曰。生有訓。歸有詔。婦是則。母是效。惟壽斂。被服穰。訂來者。視豐報。

王君夫人毛氏墓誌銘

吾友良弼。將葬其母。以鄉八行朱敏功狀來請銘。維母夫人姓毛氏。永嘉郡人。年甫及嫁。歸同里王氏之敬。王氏家方多貲。閭里姑相嫗安世門衆貲盛。家財稍衰。夫人才智出諸男子右。能不愛其身。且悉貲所有。佐其夫以事本業。于是閉門處約。節服用。不敢修飾。至衣其子。雖弊不恥。雖貧不戚。家乃少贏。諸子稍長。悉遣遠就師學。閭州里之賢者。邀請其子曰。苟如某爲人。雖不利止取吾何汝責。故其子所與遊。多鄉里善人君子。而所習同學。如本德性。異于科舉苟得之士。此其夫人所知過人遠矣。良弼夫人長子名清臣。最賢。方夫人之疾。其初甚微。雖明醫不能察其所以治。良弼以爲疑。遍攻方書。精求藥材。得所謂乳核之證。與所以治療之方。于是夫人疾少間者數年。而良弼遂知醫藥。他疾有不能知者。往往投藥收中。二弟天益天澤。皆能遵其訓守。循循無大故。夫人年五十一。卒于政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四年二月十二日。乃始克葬于其里大羅山天柱峯之麓。銘曰。才而智。成人之室。維其長子克家。法於世。夫人之祭永終邈。

丁世元墓誌銘

其曾孫某來。求所以表其曾于某。君明。吾所出也。于其父行不可得辭。且謂夫人爲吏以厚。一可書也。以儒施家。二可書也。爲善之效。三可書也。是可以書也。某安得而不銘耶。君諱某。世元其字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取樂氏。生子男一人某。先卒。女一人。適進士蔣某。于是元祐八年七月庚寅。誌而系之曰。救彼人所。吾邦是識。封之巍巍。富爲其藏。貽示後人。無或吾傷。

蔡君寶墓誌銘

人生百年。欻若白駒之過隙。其間時命不齊。或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抑又疑何。故未知善。必汲汲求知善。既知善。必汲汲求爲善。豈惟分陰之可惜。蓋亦一念之不可息也。吾友平陽蔡君濟。嘗爲予言其兄君寶。頗思俗之不美。親在而異財。既殁而私居也。皆欲廣其室盧以族處。益其田畝以族食。于以合宗族。于以表鄉閭。皇皇汲汲。凡經理貲財。以爲是蓋十餘年矣。年甫強仕。志弗克就。而不幸以死。嗚呼。古之爲善

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懼夫時不待人故也。君寶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爲儒者。而君濟最有知識善學。賢士大夫多傾下之。其國朝既包有四海。溫之爲郡。粤在海隅。而民方幸脫五代之亂。其上世未有業儒爲官者。家或饒貲。必被役于公。凡民一爲吏。則挾法鉤致。人倚倚爲輕重。以邀利入。是時惟吾家暨大父贈屯田君。與丁君世元。雖繇文無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號稱長者。而二人亦獨稱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歸世元之子某。生晚。不得親見其行事。尚聞諸族黨與鄉里長老之所傳。咸謂世元爲人。性質而色和。尤喜施惠。衆道人以善。無少長賤疎。皆得其歡。閭里有爭者。往往先就決曲直。君以爲可。然後敢聞有司。以爲不可。遂不復訟。曰。丁君長者。必不我欺。至其家一切。隨以儒者法度。當時男女婚嫁。必予儒家。庶可訓以善而責以義。使子孫學儒。納坐嘉蔭之下。自有清風。至于他術。譬如從之荊棘。動輒見傷。況足庭身乎。故于丁氏之家無他業。而君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鄉黨莫不推重以取法焉。則其爲善之效。益可見矣。君治平四年正月乙亥。以疾卒于家。享壽六十有九。其孫昌明承父後。以熙寧一年四月丁酉。葬君于郡之西山法濟院之北原。已恨弗獲銘其墓。于是始道見君寶之強爲善也。又如此。獨惜其年之不足。不能成其所願爲以見于世。此可爲長太息也。君寶、名元儒。娶母之姪女陳氏。生女一人。男二人。皆未名。其卒也。以政和二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濟書來請銘。銘曰。蔡氏之先。溫陵其邦。自唐中和。徙溫平陽。世業儒仁。君材幹強。力相厥家。與以儒昌。合族而居。謀之孔臧。年期不百。志弗克揚。藥旨在室。戚自在堂。人之亡矣。曷歸其傷。大典之原。邑之西鄉。適爲所善。以慰其藏。

沈子正墓誌銘

永嘉沈躬行之父諱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紹聖元年三月某甲子。卒于京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其居邑瑞安縣某鄉某之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狀來請銘。觀君平生治行。蓋剛介尚氣節。不惑于流俗者也。溫爲郡並海。俗信巫祝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義。方春病疫。鄰里親戚。絕不相問訊。死則殯他室。當封閉棄去。百日乃啓。爲喪事。謂不爾且相傳以死。有司不知禁。民習莫敢犯。罕初。永嘉大疫。君妹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臥疾數輩。內外皆恐。欲如巫說。君獨不顧禁忌。其棺斂爲殯。朝夕哭泣。厲貧如禮。卒無他。居邑火。焚其友盧人英家。君聞謀作救。蹈烟焰。負其母而出。鄰人壯其義。是可銘者。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某氏。生子男三人。名志行、躬行、專行。女子六人。嫁張頤、陸翔、林昭顏、繆正己、楊霖。其一尚幼。君喜儒。男必遣就學。女必歸進士。洛陽程頤正叔。京兆呂大臨與叔。括蒼龔原深之。與吾鄉先生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督躬行從之遊。而結爲朋友。成爲之以爲君子之子。其來請也。又可得辭。銘曰。不惑于俗智也。勸人之急。義也。君則已矣。以尚其子。

戴明仲墓誌銘

道學不明。世儒蔽惑。明于方冊文辭之間。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義禮智。根于心。而措于事業。技猶昧于理亂之幾。頗冥于進退之義。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嗚呼。間有懷才抱器。知學之本之士。可與有爲。而謹沈下僚。無所遇合。且觀其達。不幸短命死矣。可不爲之歎息哉。吾友戴君明仲是已。明仲資稟剛明。少而

有立，嘗從洛陽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踐于心，合于聖人之言，若自有得，方且浸涵充拓，日進而未已，伋游鄉黨，期以有爲于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君之弟述狀君平生世次，曰：君諱述，溫州永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爲童子，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操筆立成，鄉人受學未幾已，盡其能，輒棄去，肄業鄉校，校其藝，常爲諸生先，因去遊京師，試廣文館，時迪泳相主文柄，得其所試業，異之，意其爲老儒先生，擢其等，而君未冠也，由是知名京師，以爲太學士皆科舉口耳之學爲未至，于是益遊四方，求古所謂爲己之學。尋居父喪，寢食如禮，廬墓終喪。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吏貸私錢完公舍以待，君至得狀，悉以俸錢償之，州從君鹽鈔治，君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邑人爭挽留之，君徐謂之曰，仕宦顧當擇地耶，乃奉親居里中，優游累年，閉門讀書，若無仕進意，會州當舉官，遂爲臨江軍軍學教授，部使者交薦其能，俄以母憂解職，居廬哀毀，得疾以卒，時大觀四年三月癸卯也。妻同郡劉氏，右諫議大夫安上之妹，子男二人，顯節，女三人，皆幼。君孝友直諒，挺然不可屈折，非儒或訾其太高，博學精識，議論古今，蓄至，常自許欲有爲于世，蓋于其小者，不屑就也，不幸短命，不克盡其才以死，有志之士，莫不爲之太息出涕，病且革，無一語及私，顧妻子在旁，無憂色，嗚呼，可謂難矣。其遊同郡林定爲哀君之文，亦曰明仲蓋吾鄉之益友也，初舉廣文館進士，未試于禮部，喪其親，鄉人謂劉氏有子，將于此乎觀禮，明仲不惑于老釋陰陽之說，居喪哀毀，不食菜果，飯菲，盛于瓦簋，無一不如禮者，鄉人翕然稱之。登第，調婺之東陽縣主簿，有所不合，賦歸去來十首，投檄而歸，會行三舍法，選用師儒，復出爲臨江軍軍學教授，丁母憂，得疾于倚廬，因曰，是疾也，不可以氣盡，遂語內，明仲不可，曰，疇昔之夜，吾夢焉，有告以生死之說，吾其止于此乎，居六日而卒，嗟夫，生死亦大矣，而所守如此，則夫用舍行藏之際，其肯動心于刑禍利祿，而輒變其操耶，蓋其天資過人遠甚，自少時爲文，已爲先生宿儒所窺異，益勵以學，則隆禮尚孝，不交流俗，咸論超邁，器業不羣，將以大用于世也，不幸而止于此，其命矣夫，明仲樂人之善，而少所可，獨與定游久，其亡也哭之哀，故又爲詞以哭之，詞大廈之崇高兮，非一木之能支，涉長流之浩渺兮，豈拏舟之所宜，致黃唐于叔世兮，非大人而曷爲，嗟聖賢之難偶兮，或異世而參差，幸盛明之在御兮，疏同任于宏變，彼習俗之爲學兮，遂附習而皆窺，望古昔以並驅兮，是矣且而莫附，美夫人之智及兮，復勇義而弗疑，蹈中庸之正路兮，哂末俗之多歧，氣過往而莫屈兮，背折腰于今此，坐懿嗣以導進兮，將昇堂而將所，何命極而至此兮，豈閔凶而獨罹，又神聽之昧昧兮，仍疾疢于荒危，豈吾喪之不勝兮，守禮經而弗移，夢有神以來告兮，實明者之前知，痛才難而莫贖兮，撫世儒而孔悲，晝惻惻以忘食兮，夕太息而不寐，寓斯文以告哀兮，匪交情之獨私，政和元年六月丙午，其家舉君之柩，葬于郡之西山太夫人墓之次，以行己爲同學，來請銘，如二君之言，其文義皆可傳久，于是并著之而爲銘云。

何子平墓誌銘

客有服喪者，貿貿然來，拜伏謁哭，與揖而言曰，恕昔獲私于吾子，今也不幸，恕之先君大故，恕不敢死，以

圖卒大事，今既有期，敢來請銘。客，余同學生也，不得辭，于是敘而銘之曰，君姓何氏，諱某，字子平，世爲溫州永嘉人，先世顯者，自父祖以來，皆以利術厚其業，君生長其間，心習氣染，若不學而能，及壯，即多就學貨，行賈江湖間，初不利，叔若志經營，益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與其價之上下，用是子貸稍稍登本，適益羅取衆賈所棄，時其純利，爲之出入，人家稅急，須索百物，無不有，物直常數倍，遂致貲千萬，稱于大家，亦其平生直諒，用心勤久之效，非特籌術然也，余觀司馬遷敘古之貨殖，若陶朱公、師史之徒，皆智足加于常人，然後能各就其所欲爲，雖利道不一，要其行事，與君操術略相似，可以爲生者言也。君初娶胡氏，生二男子，曰恩，曰愿，皆先卒，後娶鍾氏，有男一人，元祐八年三月乙未，以疾終于家，年七十三，將以明年正月壬午，葬于州城之西南吹臺鄉謝塘里，銘曰，初艱而後逸，利之經，生勤而死壽，道之微，倚者能，而不倚者其不能，嗚呼子平。

朱君夫人陳氏墓誌銘

杉橋朱氏者，有厚德，能仁其邑里，其祖有名鈸者，里人爲諱之，不曰鈸而曰金帛，至今不改，此豈有禁令服從哉，某女弟歸其家孫昌年，嘗見其父祖盛行，多高年長者，粹然淳古，皆有溫良之氣，而女弟綰孥，亦每稱其家人女子，皆雍睦恭順，無間言之行，于是昌年母陳氏爲嫡長婦，能身服其善，訓以佐助其夫子，凡所以善宗族，周貧乏，恤如其上世所爲，雖中年寡居，亦守此不懈，所以及今人猶稱其爲良家善族，亦其天資淳懿，與其父宿學長者素所教訓之力，與朱氏爲一時之會也，夫人父諱某，夫諱某，皆溫州平陽人，有男子七人，長某，嘗舉進士，次二子從釋氏，又其次某，爲太學生，有聞，皆先夫人卒，他人所不能堪，而夫人無深念甚憂之色，非忍也，寬故也，比終，獨季子昌年、昌齡當役事，昌年賢，嘗爲政和二年貢士，人期以起家者也，女子一人，爲尼，名戒卑，夫人年十九而嫁，四十八而寡，七十五而卒，以政和四年三月乙巳，是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其鄉金山之原，服喪者有孫男八人，重孫男三人，以爲積善之報云，銘曰，一夫爲善，一鄉所歸，一婦爲善，一家所宜，人孰無善，胡莫弗爲，從義則利，從利則斷，銘以告之，守此勿墜。

鄭子同墓誌

吾之友鄭氏子，諱向，字子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師，越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即其殯哭之，已而語諸人曰，哀夫吾子同之亡也，夫道之不明，天下學士溺于流俗，以聖人書爲發策決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詔其弟，師傅其徒，莫不一出于此，雖有良質美才，生則溺耳目俗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至頭童齒豁，不知反一言以誠諸身，而子同少年敏發于此，獨知有所謂聖人之學之要，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體之所安，無不學也，其志蓋將誠于心而達之天下，嗚呼，孰謂吾子同之亡也，夫子同生二十二年，暨綾錦院秘書丞諱良之子，附朝請大夫諱至之孫，大夫君居鄉動有法，秘書君仕中年，命有聞，宜有是子也，而亡之，命夫，是歲冬十二月，其兄將舉其柩歸，將以某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村某山，鄭氏世爲成都人，以其世父龍圖君貴，遂徙居陽翟，子同之葬，祔先塋也，永嘉周行己誌。

葉君墓誌銘

葉生浙從予遊。剛勁有志向。父死且葬。屬予銘。嗚呼。夫人有子。擇術業儒。發方執大于是。葉君、名芳也。居、溫州永嘉也。業吏也。娶韓也。子、洙與浙也。生、寶元己卯十月乙酉也。死、崇寧壬午五月癸亥也。葬其居、會昌湖也。死之明年十二月庚申也。銘曰。人而非儒。悄悄其趨。儒而非居。偕也如初。而充而儒。君子儒乎。

周君墓誌銘

永嘉有隱君子者。姓周。諱某。字彥通。故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某之子。初校理以恩得補一子官。君居長。避匿鄉里弗官出。校理歿。資其貨財。一無所取。蕭然獨結廬于謝公山之側。花圃居閒。未嘗交俗。歲常疏食。日從佛者爲淨遊。鄉里親戚。推其忠信篤敬。過其門。知其爲隱者之居也。入其室。知其爲君子之人也。至啓手足。又知其從淨公之有得也。生五十七年。卒于崇寧四年六月之庚申。葬于五年十一月之丁酉。其居。郡之登瀛坊也。其藏、瑞安縣之魚潭山也。娶同郡陳氏。生男二人。女二人。銘曰。御柴而弗擾。去利而弗爭。愉愉然退若無所能。心平氣和。與道成。是爲君子之徵。

浮沚集卷八

五言古詩

憶歎段

歲暮何所思。道南歲與饑。出門泥淤淤。雖步成乖隔。人情未免俗。節物復成迫。念我江海人。紓節羈旅昔。
少年弄柔翰。頗謂得所適。豈有軒冕心。況自便敘發。人生不可意。變態忽如昨。浪爲太學生。俯就科舉責。
居然五六稔。蹈不料揖征。貧賤思富貴。富貴悲迫阨。所得九牛毛。置身豈良策。何如謝客兒。會稽卜佳宅。
文章富貴心。山水樂幽僻。長安不可居。季冬猶縞縞。縞望悲故鄉。恨無晨風翮。安應九轉腸。紛亂不可釋。
此意竟誰語。坐覺鄙吝積。不見二三子。詎可論肝膈。悠悠百世名。浩浩此生跡。雖遐隔千里。實不見咫尺。

登房有感

有鵲銜枯枝。往往營其巢。巢成雌卵雛。雛出聲嗷嗷。雌飛雄啄食。將樣日百遭。嗟哉誰使汝。理也不可逃。
嗚呼宇宙內。顧笑獨汝曹。人生結棟宇。斬木與誅茅。經營壯有室。苦又何勤勞。

待李純如鄭子同

誰云相知好。相知亦吾累。一夕不在眼。青燈已無寐。晚定李鄭交。付託足心地。雖然諸儒中。有馬逢一驥。

對我懷抱豁。軒眉得深意。昨朝分手出。冠帶修人事。淹留久未返。終夕念乖異。搖落庭樹秋。蟲聲發清吹。
坐起無一歡。出門歷踐跂。歸鼓朱絲弦。復理黃卷字。弦誦雖曰樂。其如心不遂。敘欲往從君。念無鼓風翅。
掃地焚香坐。聊以待君至。

題樂文仲隱軒

古有大隱人。不必在林藪。居釣得賢傑。能出漢庭右。用之即爲虎。信是經濟手。樂生淮海來。貧寠常羈肘。
遇翁病風痺。粥食不到口。下簾長安市。授經供卯酉。生涯一隱軒。貌作槁木朽。胸實大于身。豪氣貫牛斗。
往往或下人。恐是黃石叟。屈身以伸道。此事古來有。貧賤交分薄。徒見俗態醜。丈夫豈得知。事定蓋棺後。
與爾同一笑。聊進杯中酒。

寄題鳳翔長孫家集芳亭

種木須種松。松有四時芳。種草須種蘭。蘭有十里香。衆木豈不大。秋至即凋傷。百草豈不存。露下紛萎黃。
人生事園圃。用意各有方。不貴草木多。只貴草木良。但種松與蘭。主人家道昌。

玩師來詩歸台州

越鳥棲南枝。胡馬依北風。人生亦懷土。安能長西東。玩公白雲老。方丈凌高峯。忽爲萬里遊。應緣來長虹。
君看伊與洛。二川日溶溶。逝者亦如此。流轉何時窮。我居謝公山。天台一水通。莽莽宇宙內。那知忽相逢。
塵埃識眉宇。發我耳目聰。暫來還復去。有如無根蓬。令我長歎息。不得久相從。側身雖奮翼。仰羨高飛鴻。

奉和佛月大師

朝出太學門。廣路長飆飛。如何緇塵面。污我如雪衣。提足投清淨。入寺扣禪扉。遇彼貫心人。發言破夕霏。
既見佛則何。乃如侯喜微。琅琅發妙語。慰此渴與飢。小卷大字書。一一各有歸。更以金玉贈。萬丈生光輝。
日落微雲收。明月滿書幃。

贈沈彬老

永嘉人物衰。斯文久零替。學徒寡道心。但與風俗敝。我生衰敝後。上思千載事。實欲閑里閈。一一蹈仁義。
敬重鄉人詩。詢謫俗諱忌。晚得沈夫子。學問有根柢。嬉嬉流衆中。頗識作者意。欣然慰吾心。緣此同好嗜。
吾子更我隱。士也貴尚志。古道自足師。不必今人貴。荼苦不異畝。薰猶不同器。所憂義理忘。何恤流俗嗤。
進道要勇決。取與慎爾計。去惡如去沙。沙盡自見底。積善如積土。土多適成歸。成吾要知道。文章實小技。
子試反覆思。歸吾有深味。自非心契合。安能吐肝肺。行行慎取之。紓節思遠大。豈但勸鄉閭。永爲斯民賴。

敬贈李方叔（薦）

蛟龍吐雲氣。虎豹出文采。詎類有佳士。翰林風流在。吾道固多艱。明時堪危殆。嘉穀生螟蝗。稊稗芳取采。
平生數萬言。求料塞與陵。天生濟世才。發揮必有待。伯樂一顧盼。豈不價百倍。展足造青雲。會見絕四海。
顧我茅華委。豈欲嘶齒處。遠人固多可。借譽飾翦獵。丈夫一相知。胸中何磊磊。願作兩山松。青青期不改。
此事雖一時。風流激千載。

肺病

吾生與靜俳。早無適俗韻。失身掛塵網。道心日已替。今茲得肺病。自可絕人事。默觀悟生理。是身同一蛻。
代馬無南蹤。越鳥無北翅。物各歸其本。我何有于世。冠冕且能休。養痾山水際。拾石看白雲。臨流鼓幽枻。
百種絕念慮。優游聊卒歲。誰云病疾苦。解后即良計。

次韻李十七儒宜見過兼簡杜思誠

故園客遊子。歲莫懷百憂。困若伏轅駒。未遇甘垂頭。志度益剛潔。勁氣橫清秋。豈事稻粱嗟。比翁黃鵠遊。
人情惜遠客。言笑愼戈矛。有道死不誤。能易句句不。窮富志益堅。直逐波上鷗。有杜莫逆交。有李山陽儔。
曰想文茂官。夫我心則休。心休日月閒。忽忽時歲遒。俗子浪嗟唁。日夕競咆咻。圓鑿事方枘。固知不相謀。
我徒方外士。況若不繫舟。東西與南北。無人不優遊。至此頗隨俗。俛眉愧前修。寫言歸去來。山寒不可留。
薄俗利口賢。斬斬非我儔。太息仰明月。忍作尋常流。

蚊

天地不愛人。生此人之苦。吁嗟實微物。身不及毛羽。利嘴齊噆膚。令人失眠睡。長夏五六月。執熱不遑咀。
此物于是時。翾翾各得勢。一聚動億萬。騰空如氛埃。當晝即散伏。得夜乃紛會。每見燈火集。不容設帷蓋。
初若蠅毛微。次第綠鬚隘。稍稍傍耳飛。嚶嚶欲相置。揮拂不敢停。得便時一啗。所欲未消滿。已見盈腹背。
捨命不畏死。忽遭一拍碎。顧我七尺軀。豈不容囓細。蜂有毒在尾。爾有毒在喙。投爾衆口多。不比蜂一蠆。
安得屈金商。括爾聊一快。

寄題江陵李濟道釣磯

嚴陵避世士。四海一釣磯。三聘非其心。獨采富春薇。宣城有靜者。白首臥荆扉。築臺游從鳥。欵欵適心微。
箕踞謝官長。把竿忘是非。少年詞賦場。采華落珠璣。投老漫股肱。長嘯卻南歸。稱傲面鉤磯。逍遙待日暉。
貧賤得肆志。富貴多危機。

觀傅公濟。胡志衡。楚越唱和集。因成短句。奉贈。

霜露凝百草。四海黃葉秋。遊子思故鄉。中夜攬衣裘。起坐不成寐。歎息向百憂。久客豈其願。亦爲升斗謀。
平生少年日。睥睨氣食牛。豪志三皇前。展步狹九州。乃今已半百。尙有饑凍愁。生逢聖明代。不忍棄田疇。
折節衆士底。足爲妻嫂羞。伯鸞尙未遇。焉知非歸騶。觀其楚越集。迴覺出塵流。有如閟武庫。森然見戈矛。
近者咸興作。無乃或晤投。五車空拄腹。一飽豈易求。不如臨洮子。匹馬萬戶侯。遇合各有時。莫笑東家丘。

復用前韻奉酬夢符舉錄

子卿五言法。氣格屬勁秋。綿綿武功爵。尙不廢箕裘。灑然落妙語。一破萬古憂。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謀。
惜其命不達。白首猶飯牛。學者頗識面。或比韓荆州。儒冠甚誤身。未免妻子愁。長安遊俠兒。生不辨田疇。
儒有不黔突。此豈飫珍羞。左右夾燕趙。出入跨驊騮。富貴即稱賢。無辨清濁流。乃知讀萬卷。不如持尺矛。
斯言雖有激。亦爲智者投。古人願執鞭。如或不可求。若君投筆生。已爲公與侯。蝸然灌園翁。牢落守菑丘。

古意贈答段公度

野人比芹子。昔獻已負慙。安得長者語。借發苦爲甘。自愧散赤姿。欲駕駑驥驂。寸進復尺退。虎穴詎得探。

寄題方氏賓心亭

日月歲不淹。萬物紛迴薄。冬蟄復存殼。夏茂以秋落。彼來無窮期。詎可盡酬酢。人生聊爾耳。政應謝解縛。
可料百年身。胡爲自束縛。達人暢高情。物物各有樂。濁醪隨身飲。心賓悟遠託。陶阮寓而意。斯義豈虛作。

送別

人生如斷蓬。萬里忽相值。會日常苦難。別日常苦易。十年聞子名。未識已心醉。我友豈不多。愛子好心地。
身小胸臆大。面目無邪氣。磊磊棟梁姿。溫溫瑚璉器。人物衰落盡。有馬逢一驥。我懷未傾倒。離別已復至。
天寒霜正緊。山險道不利。行行獨何爲。百里求自試。須持孝友資。發爲惻隱治。上馬且勿驅。吾民好慈惠。
他年廟堂上。舉此亦不異。强飯數寄書。待爾慰窮悴。

同舍劉子巽將歸唐作詩見貽次韻以送其行

我學比棘猴。設費三年刻。技成無所用。奔走嶺南北。儒生紛逐利。狂道日長息。乃知資章甫。取爲擇人國。
雖知自守重。豈若適時得。念欲障狂瀾。豈非一簣力。吁嗟且置此。徒使氣塡臆。與子共師友。所得久默默。
行行愼致道。想我日惻惻。

送友人東歸

是身如聚沫。如泡亦如風。奔走天地內。苦爲萬慮攻。陳子得先覺。水鏡當胸中。異鄉各爲客。相看如秋鴻。
幕府忽歸去。宛然此道東。我亦將遠適。西入華與嵩。飲水有餘樂。誰知甘百窮。相逢不可期。偶然如轉蓬。
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風。

和郭守叔光絕境亭

雲横絕麗堤。峻堞若鎸削。羣山列培塿。衆水分脈絡。下瞰萬瓦居。縹緲見樓閣。松風發天籟。泠然衆音作。
矗矗天宇清。塵襟一澄廓。

少年子

臨洮少年子。白馬黃金絡。醉向壚邊宿。小女倩縫衣。不惜千金貯。只惜少年時。當時不行樂。過時徒自悲。

北山閣

北山有高閣。暇日聊登遊。臨眺益悵惘。焉能寫我憂。軒軒皆巖石。激激瞰溪流。野鳥時上下。白雲自沈浮。
徙倚事窮覽。良時忽我遒。日墜西閣下。月出東嶺頭。寒烟沒樹杪。勁風夾山陬。十月客衣單。不可重淹留。
緬望澄水濱。使我心悠悠。

九日登高有感

置酒臨重陽。舉觴忽不樂。憶昔登高日。親朋盛杯酌。人事經年異。物故但如昨。生別未會遇。死別已冥寞。
吾生更飄蕩。四海無所著。黃花眼中見。觸令懷抱惡。莫覺四坐歡。節序正寥落。

征婦怨

嫁君苦太遲，别君苦太早。宦行有程期，不得暫相保。妾有嫁時衣，金縷光葳蕤。送君即遠道，數日望君歸。
君去竟何許，君歸竟何長。昔爲膠與漆，今爲參與商。朝看雲間鴈，暮看水底魚。鴈魚過旋止，何處寄君書。
有食不下咽，有衣不披體。夜回九轉腸，日下千行淚。階前萱草長，庭內粉黛空。萱草不解憂，粉黛爲誰容。
人生若朝露，顏色豈長好。況乃懷憂愁，憂愁復易老。及春不開花，結子待何時。君在須早歸，妾在長相思。
妾不願君富貴，妾只願君賤貧。賤貧足相保，富貴多乖仳。妾不願君成功，妾只願君早歸。早歸及年少，功
成妾已老。君去妾二八，容顏花莫如。肌白不著粉，色紅不施朱。即今君尚未聞動，妾年二十已有餘。

楊花

楊花初生時，出在楊樹枝。春風一飄蕩，忽與離柯離。去去辭本根，日月逝無期。欲南而反北，焉得定東西。
忽然驚飆起，吹我雲間飛。春風無定度，卻送下汙泥。寄謝枝與葉，邂逅復何時。我願爲樹葉，復恐秋風吹。
我命黃萎，我願爲樹枝。復恐斧斤斫，我爲椽榱。只願爲樹根，生死長相依。

和子同觀音寺新居

太學士千數，濟濟多白袍。其中豈不有，令人愧遁逃。風俗且如此，焉能獨守高。詳擇乃其道，或得賢與豪。
近復失段子，嗚呼命不遭。吾生得說豁，誰能窗圄牢。武或萬人敵，何用學六韜。文士亦齷齪，勞心徒忉忉。
利害竟何許，相去九牛毛。脫略或吾事，青松隱蓬蒿。麟鳳豈仰見，狐狸多叫號。如不卜清曠，樂此阮與陶。
文思韓吏部，詩見杜工曹。揮麈談風月，中夜寄颾颾。往往移北山，不必反楚騷。吾道用無窮，所志各有操。
或隱身幽討，或放迹遨遨。平生事已定，用心奚擱勞。

送畢之進狀元二首

春風不開花，吹雪翳白日。天寒食不足，江頭拾芋栗。我馬不敢騎，提此箱篋密。君行當奈何，開帆轉飄忽。
挽舟昔且住，爲君一洗拂。今日此良會，他時未可必。我來勸握手，一飯顏已畢。官曹塵強汝，今汝心若失。
歸舟行亦歸，還我性頗適。騎牛不騎馬，鼓腹吞江閙。他年作霖雨，勿汙我蓑笠。
畢侯奇男子，未識已心同。獻策其殿廷，擬歸獨家蟄。二年漢陽縣，歸舟峴山渚。同事三日留，時時作險語。
陸郎常王孫，蕭然好風度。詩言有高趣，胸中著崑丘。平生蘇惠州，氣槩頗自許。人生幾何際，政可觀去處。
二子經濟才，用之則爲虎。諸公且爲客，王孫且爲主。同對谷天涯，張眉爲誰嫵。柂師挽舟去，回首空南浦。
莫笑參軍强，參軍定頗否。

雨中有懷

世態紛擾擾，客愁亦不盡。半醒未能寐，百慨逢一晒。觸眼敗人意，喜事日寂寂。小著三日熱，重我盤蹙狹。
崇朝一雨洗，意氣覺清緊。焚香盤起坐，曲肱聽鳴蚓。出門復有觀，物色相交鶯。危芳頗茁牙，水蟻上堦楯。
失勢昧陰翳，得時矜蒸潤。於飛啄泥燕，擬翼翔雲隼。此理復誰論，中腸紛結轖。懷我平生好，意得如合朕。
款段屈薄宦，有如駿服轡。文李困諸生，豪氣浮海蜃。蕭季本逆讒，落落忘畦畛。慷慨任闢西，開口見肝腎。

高蹈潘逸士，未能超縣尹。小王頗清修，對策如射埻。復有孫夫子，未許連車軫。聚散各異處，單居謝推引。
言笑誰與歡，思遊如抽筍。作詩當晤言，爲我發大哂。

奉酬天復古風

我生不愛言，欲言令人惡。總總乾坤內，抱此誰與託。昔者所親人，今或苦荼若。生交各分離，死交已冥漠。
事非因必存，千載一轉閣。要知達士心，同世等糟粕。不求萬法脫，不與萬法縛。寂然天地中，去留如解籜。
萬事豈足爲，而吾自結約。吾以此應世，方柄人圓鑿。何當得綠侯，恍若雲中鶴。新詩近道要，如病飲良藥。
上言古心人，次言時道濁。落落詩世志，撫者但驚愕。功名付吾子，我獨甘藜藿。誰知陋巷中，簞瓢有餘樂。

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寧還，見秦少章。

客思日百種，無一適所願。入夜對燈火，坐聽如坐圄。開口提轆轤，偃首學癡鈍。嘉友不在眼，相思剸方寸。
晚涼策馬出，豁然對清論。盤月阻良覿，歡喜論結棧。上言得三益，次言科舉困。新詩破煩想，覺人懷中徙。
重我特特來，殷勤留一飯。促膝對夜樹，爽爽無俗氛。歸來勞夢役，令人欲高遁。

政和丁酉，罷攜樂清，寓柳市莊居，和林忠叔見寄。

懷祿非其心，事若要以道。古來際遇間，每恨見不早。觀其風雲會，事業何草草。卓哉張子房，器博用殊少。
恐益世主心，用此恰恰好。所以收其才，遠從赤松老。富貴非利達，貧賤非枯槁。超超聖賢心，吾欣願執掃。

遷居有感示二三子。

四時忽代序，慄慄無停息。白露應節降霜凝晨夕所居二十載遷徙靡寧日鳥鼠有巢穴我居無定室
田園固所乏，婚嫁何當畢。貧賤難爲好，仁義寡所匹。總總百年內，萬事安可必。人生七十稀，我今五十一。
齒髮已彫喪，肌肉之脫實。因窮吝素分，苟得鮮終吉。餘年當幾何，任運非得失。

發東陽

客行無殷程，悲吟無限聲。促促復促促，居家食不足。徘徊重徘徊，欲行還欲歸。近懷遠非願，須復編車去。

七言古詩

寄魯直學士

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獨繼步，名聲籍甚傳清都。達人嗜好與俗異，誰欲海邊逐
臭夫。小生結髮讀書史，慨憫每願脫世拘。俛首黌堂趨爭唼，梁藻從裘覓野人。鼓悲不解竽，悠悠舉
目誰與娛。幸有達者黃與蘇，誰復爲旃如轅駒。古來志士恥沈沒，參軍慷慨曳長裾。相知寄論貴賤敵，詩
書終使蘭芝殊。當時仲宣亦不弱，蔡公雖其才不如。適知士子名未立，須藉顯達齒論餘。嬰兒失乳投母
哺，當亦飲食瑣瑣。

次天峯居士韻奉寄

天峯靜者巢箕叟，著書不爲牛馬走。夜雨題詩寄日邊，觀者辟易皆縮手。嗚呼大雅久不聞，吾道悠悠付

林藪。伏龍鳳雛人未知。殿田獵大皆殺獲。將軍公志窮益堅。腐儒雖死不更守。鷙鳥有翅須搏風。苦李當道誰開口。京師車馬十二門。一日萬億無不有。吞腥豚蹄何辛辛。正坐謝言荒漸漸。可憐惠施多才術。不悟據梧瞑低首。功名浩蕩悵何許。況身謀處苦不久。盡似淵明歸去來。不作折腰求五斗。飽食大人如肉山。食貧奔馳氣如吼。東山野人氣亦苦。即將自昔今獨否。誰能脂韋化百鍊。世態欵如屈伸肘。何時聲譍話疇昔。擬節新詩意非苟。

泥雪值志康公度元老

正月二日多雪寒。京師道路無日乾。巷南巷北一望闊。出門但見泥漫漫。歸來危坐官屋底。日飽太倉半升米。相思更覺行路難。蒙垢何當爲一洗。

和任昌叔寄終南之什

少陵作者今卓爾。彭澤一觴意何已。詩工酒逸覺有神。此理浪傳嗤俗子。御求舉選科目開。仰看有道當汗顏。聞君欲往更愁絶。歸心日夜空飛游。

送歐陽司理歸荊南

荊南秀氣有異才。我今見之歐陽子。長年讀書五車過。下筆神捷風雲起。一昨新書弊末俗。儒衣喜好入骨髓。此君崛起出遐流。一心本學妙達理。斯之自信謝眾與。萬口一律誰信爾。眼明御見法令新。四海文章蘇氏。馬群一遇伯樂空。近拔其尤自君始。可憐平生萬艱苦。及壯一官歸故里。丈夫行道會有時。用心深處良獨知。眼中人才不易得。鳳凰龍駒非儔此。野人一身日百謗。人笑阮籍不疑倍。昔定交論心腹。示我青青千歲期。從事風流定不朽。謝爾紛紛輕薄兒。如此邂逅豈易得。端知聚散非人力。相期遠大莫相負。要須身健且強食。

次君陟見志韻

秋風颯颯吹寒雨。寒士畏寒不畏名。杜陵四海無尺椽。頗思大廈逸千礎。大庇天下寒士寒。小利猶能及雀鼠。平生志大不小用。未解從人問科舉。可憐時俗喜僞觸。此道悠悠付何所。不如歸來負寒日。食芹得味絶不苦。人生何處無一飯。飽卧便便腹如鼓。

竹枝歌上姚毅夫

元祐辛未閏月既望。隴西太守燕客于郡之雅歌堂。客有某好余詩歌。因作竹枝詞五章。章五句。以紀其事。而一章言其行樂之欲及時。二章言其及時而樂。三章言其樂極而悲。四章言其悲而自反。五章言其反正也。

秋月亭亭揚明輝。浮雲一點天上飛。欻忽回陰雨四垂。人生萬事亦爾爲。今不行樂待何時。
翠幕留夜燈燭光。主人歡娛客滿堂。龍船盛酒盞作觴。秦吹齊歌舞燕倡。夜如何其夜未央。
佳人玉顏冰雪肌。寶髻翹翠光藏離。齊聲緩歌楊柳枝。歌能障面私自悲。坐客滿堂淚沾衣。
酒當毒藥色當斤。人生行樂如浮雲。勸□□□客已醺。美人不用歌文君。客有相知心不春。

壺傾燭燼樂事衰。堂上歡聲有餘哀。主人謝客客已歸。風蕩重陰月還輝。皎皎千里光無虧。

浮沚集卷九

五言律詩

上元被差監酤妙覺寺呈文叔二首

密雪寄游幕。嚴寒犯酒酋。坐招羣客飲。愁是獨醒人。事業慚知己。衣冠媿此身。吾生自有分。休問紫姑神。

竊祿知論分。論才昧所長。幸同操鼎鼐。難不試漁陽。醉客或遭詬。少年來索嘗。此吾稽古力。咄咄未須忙。

走筆問訊晁四以道

問訊晁夫子。成州去幾時。衣冠空擬擬。鬢髮獨絲絲。器業終難合。行藏只自知。嵩山讀書處。遠汴寄兹炊。

故鄉羣盜阻。不見一人來。免死依君祿。全生抵酒杯。衰年聊爾耳。吾道已焉哉。未遂鹿門去。相思日幾回。

寓居裴氏樓居

樓高雲壓戶。秋靜月侵幃。曠宇涵天界。連山軸地機。宿鴉風葉亂。歸牧笛聲稀。身世浮雲外。人生何所依。

遷居柳市有感

緬懷彭澤令。從借剡溪居。水沒衆流會。山連夜逕疏。閉關非避世。爲道久忘書。作悵幽棲趣。永欣塵鞅除。

羅含亦有宅。洲渚啓柴門。未足拒風色。猶堪隔世喧。卜居空著論。畢娶止忘言。且折辟中劵。相從籬下樽。

臥病京師蒙少伊察院惠米因敍歸懷奉呈

臥病逾三伏。辭鄉已四年。故人分祿米。鄰舍貸醫錢。志業甘如命。行藏休問天。吞歸舟已具。老去合來田。

再依前韻酬少伊

亦有南堤宅。棲遲可寄年。免從依廡貸。肯得買鄰錢。爲道難逢世。知吾獨是天。小橋通里巷。行日話桑田。

次少伊韻反招隱

伏蒙少伊察院和篇。有招隱之句。夫言歸者。衰病之所甚也。公方振職臺綱。四方想望以爲直。直可云乎哉。輒次元韻反招隱以復之。

我已逾衰齒。公猶小五年。少時能作賦。平日不言錢。風采桓公雅。詩情白樂天。朝綱方有賴。未可話歸田。

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韻寵示二篇。輒復酬和。一章陳謝。一章敍懷。

恂恂許御史。濟譽自初年。門絕苞苴使。家惟薪米錢。文章名蓋世。忠義力回天。不爲兒孫計。何須僻處田。

咄咄休雖粗。栖栖又一年。時從柱下史。獨貸辟中錢。多病惟須藥。長貧不怨天。歸期無遠道。猶滯稻粱田。

雨後晨出染澤道中寄嘉仲朗府

宿雨郊原潤。新晴禾黍香。天高晨氣靜。地闊野風涼。忽忽疑羣盜。悄悄懷故鄉。棲官聊免死。何敢論行藏。

謝嘉仲相招寄居染澤

已解陳蕃榻。仍留杜甫亭。旣聞期月政。願受一廛氓。萬事尊中酒。餘年水上萍。依投知有地。流轉任浮生。

送李子興新第歸事

新恩好鯉子。門戶有輝光。昏宦逾三世。山川共一方。拜親今綵綬。傳業自青緗。買宅如來此。相從及早涼。

寄題江南李氏四照亭

聞道新亭好。開軒四望虛。悠悠佳氣合。袞袞衆山趨。野鳥來還去。浮雲卷卻舒。登臨富幽興。應不羨陶朱。

道中有感

矗矗平川靜。暉暉寒食曛。迷山荒白草。闊地亂黃雲。歲晚關心事。天涯爲客身。扁舟終不恐。奔走失吾眞。

次渠侃老韻四首

爨擔時無用。歸來老能休。夜寒爲客夢。歲晚異鄉愁。鳥有南枝宿。川皆東海流。凭高望歸路。雲重失滄洲。

世事人情了。年華鬢髮侵。平生憂國淚。老去戀鄉心。四壁家千里。三秋寄萬金。號寒小兒子。念汝故情深。

鳥倦已歸宿。吾今行亦休。百年能幾許。萬事不勝愁。貧賤須行樂。功名可枕流。鱸魚秋興遠。風起白蘋洲。

憂患功名晚。塵勞歲月侵。愁來無與語。老去獨傷心。不復周公夢。寧須季子金。題詩聊遣興。情極恐言深。

次李染澤韻

已能仍僑寓。雖貧強客羞。閒居非素隱。高臥得清秋。故國今何在。他鄉未免愁。爲儒生用拙。老去更宜休。

宿大足寺

塵埃得古寺。突兀亂山中。疊徑僧居僻。懸崖鳥道通。寒雲常雨雪。山木自多風。萬事浮生外。心花發暮鐘。

送左興言赴杭司錄

艱難惟義重。去住各愁深。喬木迷歸步。孤帆伴客吟。相看憂國淚。獨立望鄉心。封日如無事。來書速寄音。

晨至石碣院時喪女殯此院二首

舊寺來人少。孤林過雨清。日光微破影。雲色未全晴。久客嗟殊俗。中年哭後生。庭前空柏子。此意復誰明。

曉色初明野。雲容尚隱林。荒萊三徑拙。鳥雀一枝深。憂思他鄉淚。淹留故國心。平生丘壑趣。且謝燒同襟。

送王天粹登第歸

王氏青箱學。名家千里駒。朝廷求士急。吾子應時須。上第人皆有。高才世久虛。別君誰醒眼。書信莫令疎。

奉和林運叔

舜邑聊觀政。無才可及人。案書指吏役。篇日送吾眞。鵲說桑麻好。儂言雨露新。貧居願時熟。聊試甑中塵。

世間同大宅。何處是安居。臥地有知足。棲巢亦晏如。松楸懷舊隱。城市遠先廬。衰病雖堪責。交遊喜漸疎。

寄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

王子吹篪處。孤城城上臺。回回衆山入。隱隱一川來。花草三春合。軒窗四面開。得官兼吏隱。端復謝塵埃。

原武喪女有感

人世剎那頃。汝身能幾秋。一生如夢了。萬事蓋棺休。年老不禁哭。夜長都是愁。乘茲復乘盡。千古北山丘。

羈寄同逆旅。生死異前途。恩愛此生斷。聲容昨夢餘。幻身今墮甑。戲事已陳芻。寂滅眞爲樂。勞勞得觸如。

秋霽分韻得中字

霽晚披頭望。晴天已不同。霽煙才冉冉。雨意卻濛濛。爲客艱難裏。思親涕淚中。獨憐心事在。倚杖看秋鴻。

春日郊行

野步春郊淨。佳遊病眼開。風流可憐柳。容易不堪梅。水接仙舟泛。山紆俗駕回。歸歟月已沒。餘興更登臺。

聞官軍捷報呈彥升時仲

滯雨春惟冷。端憂夜更長。曲肱思已亂。如面世難防。捷報聞平寇。安書喜到鄉。鹿門心未遂。誰與論行藏。

五言排律

壽郡守

儒系蘇門遠。英流富緒長。胚胎涵間氣。庭玉煥祥光。永日輝南陸。融風麗北堂。採餘長命縷。香剩浴蘭湯。丹穴昔威鳳。荊山必璞章。精神森秀發。器質儼溫良。懿學傳經濟。嘉猷合贊襄。壁流多顯赫。策仕早騰驤。遊刃無閒劇。提衡絕否臧。萬情萬愛日。勁節凜清霜。暫借朱轓出。行看阜蓋揚。頌聲喧道路。輿望屬嚴廊。時遇生申旦。官臨指李鄉。衆眞金闕奏。滿郡玉爐香。強仕春秋富。昌朝事業芳。臣千君萬壽。庸載濟時康。

原武祈雨有應呈諸同僚

皦皦炎旱魃。懇懇叩神祠。自疏官多曠。無辜歲其饑。奇峯俄疊黑。甘液遽如篩。雷電殊無物。風雲自有師。

荒郊回沃壤。桑穗登麥枝。攝邑非爲政。同僚實劇時。民心惟禮義。邦本繫安危。食足無他事。思餘及我私。白看雲子粒。治想杜醒匙。拂拭萊蕪甑。香炊定可期。

七言律詩

壽沈守

三甲三壬五福俱。胸中落落貯璵璠。池塘芳草詩情遠。富貴浮雲世事疎。一郡壽觴萬愛日。居簪仙籍寄眞書。君王萬億臣千億。永作天官拱帝居。

壽時相三首

皇天祐德必生賢。輔主功高五帝前。嶽降昴精來間氣。彭齡聃壽與遐年。遂無憂患身先退。近有湖山樂更全。祇恐蒼生須謝傳。每聞人誦袞衣篇。

每聞人誦袞衣篇。又值君臣慶會年。鹽雪已先調鼎實。春風還是作霖天。經綸道自心源出。損益時隨世變遷。當宁旰宵懷舊德。非公誰與濟商川。

非公誰與濟商川。年德俱隆文武全。省事得官民自定。足兵足食務當先。烹鮮取治惟無擾。治器期安在不偏。公壽且千君且萬。四方永永樂堯年。

次韻僧曇隱謝見臨詶二首

倦雲小息五公山。來往扁舟勝據鞍。強飯未能追馬革。寄聲端恐識豬肝。山泉周匝流清澈。古木森羅照屈蟠。獨臥北窗懷太古。元無一物到門闌。

隱跡僧居無所爲。蒲團曲几面清池。一身有累須三逕。萬物無私各四時。心與溪山相宛轉。事隨塵世漫紛披。山中不用詩招隱。已約遊巖采紫芝。

几山出示陽橋唱和諸什。竊慨英才之沈寂。光陰之流邁。因兩次其韻。皆以少日爲篇首。一以贈錢孫和仲。一以贈知丞苗几山云。

少日精豪弓馬場。時平不復戍漁陽。引杯看劍夜雲黑。橫槊賦詩寒日黃。霜落草枯閒戰騎。位卑祿薄困征商。白頭未試吳王妓。楊柳蕭蕭古道傍。

少日揮毫筆硯場。一官家近住河陽。人情易變春雲薄。世故難諳秋鬢黃。寒日蒼涼臨迥野。浩歌悲壯激哀商。時平民樂官無事。醉倒題詩舞袖傍。

子固嘉夫相過觀几山唱和

萬事都將笑一場。不如載酒訪高陽。凍消地面可憐綠。日暖柳枝無奈黃。尙想久從君子後。言詩仍有起予商。太平無事閒居樂。且醉高樓大道傍。

再和子固

老年不入少年場。不似當時在洛陽。鵝黃坡頭回與綠。石家寺裏看姚黃。春風楊柳東西陌。古道樓臺南北陌。流落如今歸未得。白頭憔悴卷城傍。

嘉夫再有冰玉交輝佳句。復和酬報

爛爛雙瞳翠電光。照人皮裏有秋陽。誰將鼠腊同蒼璧。枉把驪車服乘黃。合有猷謀陳稷契。卻看灝噩周商。近來作句驚人甚。取次蒹葭玉樹傍。

和李文叔見招

杜曲林泉可寄年。功名富貴有危顚。甕中佳句渾輕與。海內名方莫浪傳。亦腳聲舟能楚些。明眸度曲解胡旋。且過叔度留終日。未問他年騎錦韉。

再和文叔

事業功名看百年。千杯醉裏幾張顚。關西夫子時方棄。稷下諸儒誰與傳。契闊十年幾道在。間關千里又言旋。狂來斷梗無根柢。愁殺鼠蝨理破氈。

病中思歸呈千之十七兄

白首迍邅謾世憂。我今問米下揚州。支離病骨難堪著。浩蕩歸心不待秋。兵火彫零餘故里。功名冥謝獨扁舟。腐儒老死終無用。收拾綸竿好去休。

再用前韻趣歸

故鄉何處海東頭。地盡東南最勝州。水陸歸程幾百驛。風塵回首恰三秋。無才北使能降敵。決意東歸已辦舟。去國不緣明主棄。只緣多病更宜休。

和孫德平病秋思歸

春雨秋風無盡期。鳶飛魚躍各天機。年光逝水驚前浪。世事浮雲換白衣。草木變衰知節改。田園蕪沒畏吾歸。人生萬事惟心可。異處何妨世俗譏。

奉和知丞苗几山（時几山以詩戲勸）

陸沈僚底惆駿驢。玩世滑稽窮自如。殺馬猶堪供饌餗。功名誰復念居諸。胸懷金玉天知我。仕宦風波盡負予。對酒夜闌聽軟語。清談笑謔極羣書。

和使君閔雨

布穀催耕候已深。嬌陽未肯化爲霖。一年鈴閣傳齋禁。三月花時負賞心。空谷盛液能留聲。叢祠古木已成陰。（時取九華龍水又禱西祠）侏儒餓死誰無計。局耳須端聽雨音。

次胡志衛韻

城北城南春渺然。幅巾藜杖望晴天。何須多事途窮哭。莫倚高才甕下眠。渭水來從鳥鼠穴。隴山眞接首陽巔。登臨未盡牛羊下。安得羲和叱馭旋。

和蔡八十約同歸

十年塵土送春衣。每見春風憶翠微。射策決科知己誤。求田問舍早須歸。人生豈料長身健。行李還應與

願遂。遙望故山心獨往。杖藜三嘆暮雲飛。

再和蔡八十約歸

閒說尋山意已消。況逢佳客作山行。百年心事同杯酒。萬里春風出帝城。秋燕欲歸依舊穩。春鷗無事往來輕。風流定是輸陶謝。叵笑擬人似步兵。

五言絕句

蘭溪驛

小雨逗春態。餘花落晚香。扁舟還獨往。誰與共行藏。

姑射仙人

易簡乾坤理。和平兆庶情。誰知爲帝力。萬國自生成。

魯直帖

秀謝峙眉宇。清真接話言。端能愈吾疾。已覺過超然。

李端叔帖

鐵面黃麈背。霜髭燦蝟毛。晚年聊混俗。猶不廢揮豪。

米元章帖

戲事紛陳了。浮生頗覺休。遺音餘翰墨。人尚想風流。

七言絕句

和丁忠節三首

絕嵐高臥白雲閒。德行人知是閔顏。側席求賢新詔下。肯教夫子久居山。

七十稀年幾許閒。星星鬢髮半衰顏。寸心灰盡周公夢。不戀朝衣只戀山。

大儒出處自無心。調燮功高利物深。用舍行藏皆是道。不分朝市與山林。

送禪照大師四首

常事隱子嘗來告行。隱子喜文而未及道。是行也。將求師而問焉。友人林直叔贈言。有脫鞋之喻。隱子疑曰。薄之甚矣。非也。予因述其語贈行。且解按劍之疑。

海鴈年年自往來。迢迢此去幾時回。春風滿路真消息。應是桃花處處開。

千峯如畫不安排。的的天然更莫猜。草碧花紅春鳥叫。此中何處問如來。

行行識取寶巖路。多少遊人只麼回。門前有箇擎天柱。千萬歸時帶取來。

脫卻多年破草鞋。腳根步步踏如來。昔人根鈍真堪笑。直待血流方始回。

和趙鼎臣贈呂令二首

幕下胸中水鏡寒。吾威定不失毫端。要知四海皆兄弟。莫作前人詩白看。

坐衙官似坐禪僧。萬物風行自飲冰。縱解他心無所得。不知何處計才能。

偶書楮老帖後

楮公不見十三年。何處高談洞下禪。禪裏相思無是處。不相思處有誰傳。

春日五首

送春小雨作輕涼。碧瓦鱗鱗動霽光。雙燕銜泥歸舊屋。黃蜂採蜜度斜陽。

小憩午枕夢初醒。時時來尋春徑行。晴日暖風無俗客。岸巾柳底聽新鶯。

蛺蝶尋花繞竹過。蜘蛛結網趁絲行。簷前鷇翼頻來燕。葉底窺人欲去鶯。

深院回廊春日長。晴絲冉冉暖浮光。五株恰似陶彭澤。滿縣愧聞潘河陽。

無賴春物惱人愁。百年心事信沈浮。何時買得會稽宅。嬾散自作烏衣遊。

元日、同盧萬紀、王振叔、行南寺。五首。

正月一日思悠哉。水邊盡日意遲回。豈無俗人一盃酒。不作區區城裏來。

岸頭欣欣木向榮。岸下涓涓春水生。晴日暖風無俗客。故尋野徑逐溪行。

寒風昨夜動天起。春色今朝入眼濃。橋北斜斜柳垂綠。岸南細細草生茸。

南寺橋頭緩緩歸。卻來高閣更遲遲。水邊白鷺雙雙立。樹杪烏鴉箇箇飛。

出自西門入北門。南迴東轉逐村村。輕黃淺綠飽經眼。卻得歸來細細論。

哭呂與叔四首

平生已作老伊川。晚歲賢關道可傳。一簣未容當百歲。獨將斯事著餘編。

淹留也復可疑人。不向清朝乞此身。芸閣校讎非苟祿。每回高論助經綸。

朝聞夕死事難明。不盡心源謾久生。手足啟云猶是過。默然安得謂虧成。

朝廷依制起三王。歎惜真儒半已亡。猶有伊川幽夫子。飄然鶴髮照滄浪。

睡起偶書二首

晴日薰人午睡迷。輕舟小楫夢中歸。覺來樓首憑前立。草綠花紅燕子飛。

爐香一炷滿牀書。對杏山桃三四株。食罷睡餘還獨立。一身此外復何須。

瀟湘暮雪

凍雲垂地雪紛飛。日暮天寒鴈已歸。猶有江頭問津者。不知此去欲何依。

春閨怨三首

春盡遼陽無信來。花鈿鏡滿塵埃。黃鶯恰恰驚人夢。欲到郎邊卻麼迴。

深院無人簾幕垂。謾裁白紵作春衣。停針忽憶當年事。盡見梁間燕子飛。

燕子引雛來去飛。楊花漠漠草萋萋。憑前睡起渾無緒。倚遍欄干日又西。

示負書

平生萬卷漫多聞。一悟中庸得本眞。從此盡將覆醬瓿。只于心地起經綸。

留題祇陁僧房

回舟小息取僧房。一枕春風意味長。江上鵓鴣啼雨罷。隔洲煙樹日蒼蒼。

從姚毅夫乞酒

春來不飲動經旬。空羨陶潛漉酒巾。風雨惱春愁獨坐。提壺無事故撩人。

示提壺

藜杖芒鞋一幅巾。翛然無事可關身。一聲任歸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

武陵烟雨

桃花流水武陵源。烟雨冥冥暗一川。試問山中避秦者。不知此景是何年。

六十二冊
30A

畫墁集

附補遺

張舜民撰

畫墁集

提要

臣等謹案。畫墁集八卷。宋張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邠州人。中進士第。以司馬光薦。爲監察御史。徽宗時。進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舜民爲人。忠厚質直。慷慨喜論事。葉夢得巖下放言。稱其尙氣節而不爲名。北宋人物中。殆難多數。其初從高遵裕西征靈夏。無功而還。舜民作詩。有靈州城下千枝柳。總被官軍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之句。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謫監郴州酒稅。其後起爲臺官。浸至通顯。而議論雄邁。氣不少衰。崇寧初。又以謝表譏謗坐貶。晁公武稱其文豪縱有理致。最刻意於詩。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其自矜重如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舜民集後一篇。稱世所歌東坡南遷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二語。乃舜民過岳陽樓作。又舜民題廣禮詩。有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闌干之句。世或載之東坡集中。蓋由其筆意豪健。與蘇軾相近。故後人不能辨別。往往誤入軾集也。文獻通考載舜民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周紫芝謂政和七八年閒。京師鬻書者忽印是集。售者至

塡委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而南渡後。又有臨川雕本浮休全集。蓋其著作。在當日極爲世重。而自明以來。久佚不傳。惟永樂大典尙閒載之。計其爲什。雖不及什之一二。然零璣斷璧。倍覺可珍。謹蒐輯排比。釐爲八卷。用存崖略。其郴行錄。乃謫監酒稅時紀行之書。體例與歐陽修于役志相似。於山川古蹟。往往足資考證。今亦並附集末焉。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畫墁集卷一

邠州　張舜民　芸叟　撰

詩

紫騮馬

紫騮馬。白面郎。紅銀鞍勒青絲韁。左牽黃犬右擎蒼。朝從灞陵獵。莫宿投平康。使酒不滿意。按劍叱天狼。今年明年一如此。後年不覺鬢成霜。扶肩策杖出門行。抱子弄孫堆上坐。忽然錯淚滿衣襟。爲見驊騮面前過。

關山月

明月生海上。影回照邊城。中夜關山靜。但聞流水聲。征人對月思鄉泣。夜久衣單難獨立。錦字佳人怨不歸。閨幃更或飛螢入。

桃李花

紅白桃李花。馨香滿芳草。開時人少年。落處人已老。風雨半夜來。飄揚滿官道。行客爲歎息。不忍便除掃。

二

猶有兩三枝。香色晚更好。把酒將奈何。攀折恨不早。

花如桃李人如玉。終日看花看不足。萬年枝上轉春風。七寶鞍上調新曲。寶馬嘶風車轂擊。東市鬬雞西市鞠。但得長留臉上紅。莫辭貴買尊中醁。

來日大難

去日滔滔似易得。來日覷覷若大難。一日且作一日調。百年莫作百年看。晉侯竟爾見新麥。楚王更要食熊蹯。勿輕白髮翁。勿恃青楊鬢。物壯則老矣。其語不可必。嵇叔夜。郭景純。今般人物如何人。皇天何不留逡巡。

君馬黃

君馬良。乘乘黃。僕臣御。守法度。乍可三驅失前禽。不可一朝爲詭遇。假使四牡項領。無望六轡如組。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聽和鸞之聲。遵康莊之路。馬不駭與。君子安與。如欲登九折之險。走羊腸之阻。蒙犯阽危。跌踢風雨。雖使造父再生。王良復出。予亦未知其如何爾。

大雪行

曉辭洛水濱。暮宿河之涘。四野漫漫不見人。竟日止能行數里。渾然天地爲一色。渭水南北復何似。五陵盧犬爭合圍。十宅管絃初熱耳。連宵耿耿照鬢鬟。迎馬點衣猶未已。但得來年春麥熟。暫困泥塗復何恥。農夫南畝未厭多。卻入長安作泥滓。

邯鄲少年

邯鄲全盛時。人物自都雅。更得幽幷兒。豪氣陰相假。生求趙王劍。千金不論價。力購燕國姝。臨高起亭榭。使酒叢臺上。夜獵西陵下。明 五陵兒。臂鷹馳犬馬。

試院戲作

朱戶當晝扃。術簾達夜懸。沈沈造廣庭。燥燥接衆賢。疎燈叩洪鐘。短綆汲深淵。始知學不逆。內顧多赧然。憶昔居上庠。悉出諸生前。賦就千金直。詩成萬口傳。何楊迴接迹。班馬思比肩。一從苟斗祿。永謝英俊躔。折腰府縣中。側口道路邊。世俗多見輕。義士誰哀憐。憔悴有今日。光輝思昔年。今茲覩秋闈。猶欲爭相先。枯魚傍江湖。疲馬憶薊燕。涼風拂翠幙。隨月向人圓。物故近中秋。客意孤綿綿。瞥回望清光。欲擬不得全。永嘆儲粟時。把酒謝嬋娟。

鯨魚

東海十日風。巨浪碎山谷。長鯨跨十尋。宛轉在平陸。雷火從天來。煮然列兩目。肌膚貞作油。骨節分爲屋。腥羶百里內。戶戶盈厭足。我聞海上人。明珠可作燭。鯨魚復何罪。海若一何酷。從欲讒風伯。大鈞問不告。豁豁復歎息。歸咎當謹潔。託形天地間。偏爾有含畜。大者不能容。小者又何益。卻羨蝦魚輩。安然保家族。

東武二首

小白葬周室。覇吾致其君。各竭當時力。未免後儒言。駿馬日千里。壯士舉百鈞。更欲加勉策。折脅與推輪。

晨公登牛山。俯瞰臨邑區。桂石被廣野。軒冕光衢術。鬬雞走狗馬。彈筑吹笙竽。魚鹽來海估。桑柘入青徐。

六十二册

傾樂曾無敵。棄背復何如。公乃歎而泣。顧謂諸大夫。安得千萬年。長有此國都。大夫助公泣。獻壽猶歔欷。晏子斂袂笑。笑此君臣愚。世事如輪環。曾不借須臾。前此十數公。今已成丘墟。胡不長守此。乃與子孫居。始知富貴者。喜受庸人諛。豈獨當時笑。後世亦揶揄。

山陽二首

山陽水陸衝。樂餌人所赴。寂寞先生門。車輪不少駐。賢哉彼二公。緯有尙賢風。恨不生羽翼。嘯歌樽酒中。

古人急於仕。仰擇分所安。願爲趙魏老。不作滕薛官。今人不量力。臨老嘗繁難。少見詠淇澳。甚多歌伐檀。

淮口阻雨（己亥。與同年晏畝舟次淮口作。）

旱久不得雨。既雨不肯休。沄沄汴河水。初合淮河流。北來何處客。暫此駐扁舟。中有投荒人。萬里趨炎洲。聽水夜不眠。觀水朝亦愁。呼風捲重陰。放出赤日頭。捨舟出平地。走馬復西遊。

天爵山

耕者志於食。否則餒饑之。學者志於道。一爲好爵縻。本自不營利。問或與利期。朝日入而處。暮日仰而思。浮雲蔽燕尾。見前當自知。

李侯新齋植松竹聊爲雜言

嘗聞君子居。一日頗必葺。李侯作新齋。制度皆自給。軒楹如貼附。谿逵可出入。取竹渭水濱。移松驪山隰。歲寒遠相依。勁節久孤立。栽培豈無法。根著至今濕。清風在目前。獨我得多挹。歸壞共無涯。往日不可及。惟憂屬後人。長伴邊聲急。

送樂伸出使河北

君今使河北。幾日渡黃河。脫身出臺省。杖節犯風波。東南青齊中。如君能幾何。什人把袂留。顧我餞則那。燕趙多佳人。善舞體婆娑。不學白紵詞。能唱弧子歌。歌罷令翁愁。井竈宅黿鼉。安得佐禹才。于施飾五紀。與君並駕驅。坐使民氣和。揮汗強援筆。矢辭愧不多。

汧陽感事

人謂無婚姻。我則分鮮薄。即今頭已白。不識外家樂。再過汧陽縣。心境何寂寞。當時過食地。東軒俯層壑。華屋變山丘。九原寧可作。空存遺愛樹。枝葉幾榮落。正如遼東歸。但見舊城郭。堂堂想其儀。物物皆如昨。眼看北來雁。身是南飛鵲。霜風梢陰隴。晚翠斂吳嶽。臨行更踟躕。灑淚徧南閣。

思善堂

春風長萬物。棘子猶蕃然。及至華實稠。已悲霜露先。功隨四時去。不待三牲全。所以陟屺人。設身常捨旃。

鄉人言

郴江有奇石。似牛伏岸側。鄉人久相傳。過者有顛覆。我與鄉人謀。鑿去可勿留。祇消一日力。得弭千歲憂。鄉人顧我笑。官必有闕拙。大者不能圖。小者安能說。方今民間事。頗有急於石。當官貴居卑。能不閑採拾。我家本多田。今乃身無居。雖有兒女婁。售人爲婢奴。破家不足惜。所恨骨肉離。官今將骨肉。好去將何之。

30 B

我雖有田里．亦聞官念此．念此不能爲．何用居官爾．乃指江中石．此物如有神．不覆廉善士．獨傾貪虐人．官今幸過此．行李都無害．將我言日思．勿爲貪賤懈．我聞鄉人言．背額俱汗流．欲問破家因．恐爲明者羞．

送羅正之年兄出使二浙

玉麈助清談．金貂飾高位．二物已殺身．無劍生民利．君爲使者官．猶作農夫事．隨軒載春插．一心惟度地．惟梁及齊岱．橫汙變滑穢．玉食反無魚．黃牛如象貴．凡人畏辛苦．君處乃樂易．富哉太伯墟．與越之委積．二年苦昏墊．竈臼威蛙肆．一日死百人．官司但熟視．不獲乃命君．物議已爲遲．君其尙勉旃．副彼朝廷遣．若爲潴涇洪．可得露城市．誅其姑息人．戮彼因循吏．死者不可招．存者如何置．赴海與壑鄰．實繫君之智．君家本天台．立身頗勤勵．一生在州縣．晚歲稱憲使．南人重衣錦．今爾實自致．弭節拜墳墓．椎牛設鄉遂．翁媼上離觴．揮霽復嗟喟．咸曰羅家兒．今日乃如是．伊予出西北．仕路每相値．交代又同年．莫予論事契．嗜好無不同．出處亦有類．天台與四明．一生遊夢寐．淡蕩春風中．都門把歸袂．行與興公遊．閒過賀老醉．二客儻有言．因風幸相寄．

送薛昌朝赴太原幕府

去國重爲客．送君還復歸．天寒雨細光景促．且就東城寺中宿．寺當蒲坂望屋底．日暮無由辨喬木．旣已唯諾難自由．雖欲一日安可留．吾儕事勢不大殊．此際興味復何如．歸來愁坐獨嗟吁．畢竟豈如村野老．域爾富民城郭居．雨暘寒燠都不與．親戚滿眼身不孤．乃知平生走薄宦．正似瘦牛引重車．險艱纏絡不知止．祇得終年困道途．

贈奉議沈遼

鳧脛天生短．鶴脛本來長．一朝有客欲斷續．二物無地逃悲傷．吾徒曾匪鳧鶴匹．又取聖賢爲學術．解將軒冕等浮雲．寧免偏來幷軌一．夫君擢秀居東南．代以文詞起簪紱．錚錚宦業素有聞．吏號能書居第一．平生意氣少防閑．一跌落在江湖間．幾年轉徙無家室．惟與漁樵爲往還．醉吟未免寫胸臆．健筆依舊飛雲煙．遠俗僻陋多不識．都城一帖沽萬錢．今朝我過齊山下．邀我陟降遊二山．羨君卜築甚意蠻．今古氣象羅目前．佛留九頂千株石．天賜清溪一水灣．自拾薪枝給朝夕．不與城郭通交關．親友一切皆謝絕．惟許子驍來問安．人生涉世多憂喜．不用昭昭明物理．少小辛苦卜一廛．如今老大無居止．遷流方從五嶺去．敢望生還復經此．萬一君恩縱北歸．與君左右爲鄰里．

還李穀士雄卷

河汾之會．韓晉之津．在昔王騎今何人．青衫木笏排風塵．面如桃花髭如銀．長箋大字妙入神．關輔後輩誰等倫．四方仕宦足邅迍．歸老閿鄉玉澗濱．雲爲友兮山爲鄰．森森綠樹萬箱篤．汨汨清漣飛兩輪．亭上何所見．荆山早暮來相親．齋內何所有．新舊歌詩千百首．細大搜羅萬象勞．放開日月東西走．世上兒女徒紛紛．作者須教歸老手．君不見古往今來富貴人．爍爍金章懸紫綬．金珠初入籠方深．骨肉未消名已朽．又不見李杜死來三百年．至今仰望如星斗．一聯一句挂齒牙．便同金石垂長久．乃知皇天造萬物．獨於吾黨偏加厚．還翁詩卷翁細思．豈是生平都不偶．

禪僧福公寄惠牧牛圖答以鬭牛歌

訶訶訶．棲巖老法師．寄我牧牛頭．我是人間百歲人．今朝卻作嬰兒弄．堪笑其間有一牛．滿身黧白尾猶黑．想君不是上上根．教人發盡鬭心力．我昔有一牛．其毛元自白．如今牛已無．欲求不可得．袈裟與鞭繩．同時皆棄擲．身心無住著．冷坐溪邊石．卻問山中人．閒尋牧牛客．

書節孝先生事實於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來冠帶誰其倫．語言淵騫行盜跖．俯仰不愧何顏額．先生道義完且潔．去彼以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到木省定長悲辛．拋官卻補醉經史．胸中無復留纖塵．履穿袍敝突不黔．辭幣與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於是非一晨．當知有吳懦澆散．先生故出披斯民．嗟余稟賦雖不敏．管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云爲綱以詔諸紳．朅來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編雅什盈數百．默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黃鐘大呂皦且純．又如興瑞出圭璧．璀璨溢目非玞珉．偉哉固足信萬一．髣髴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錄遺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高臥若得遂．細札匪日須嚴斲．頂斲桎鎖脫無計．邇插猶且致此身．頗言師法不少懈．異日有立透達論．

跋百之詩後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丹青不知老將至．李陵蘇武眞吾師．太平本是治禮樂．猶有暇日能臨池．區中孰最奇．厖眉皓首苟佳著．安得一區我安之．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畫陽關圖幷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跋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行兼以畫．自寫陽關萬里情．寄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精輕意蕭灑．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亭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擘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驢驅扶雙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二三月．分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殷勤一曲歌者闋．歌者背淚沾襟巾．酒闌童僕各辭親．結束箱篋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惟有溪邊釣魚叟．寂寞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盡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離別人．若個不因名與利．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游游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靜鎖園林鶯對語．客穿堂戶燕翩翅．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更看築室潁河隄．想君傳語王摩詰．盡畫陶潛歸去來．

打麥

打麥打麥彭彭魄魄．聲在山南應山北．四月太陽出東北．纔離海嶠麥尙青．轉到天心麥已熟．鷃旦催人夜不眠．竹雞叫雨雲如墨．大婦腰鐮出．小姑具筐逐．上壟先捋青．下壟已成束．田家以苦乃爲樂．敢憚頭枯面焦黑．貴人薦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所親．曲終厭飫勞童僕．豈信田家未入唇．盡將精好輸公賦．次

把升斗求市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豈歲自少凶歲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將此打麥詞．兼作插禾歌．

畫墁集卷二

詩

梅子

月破冥冥雨．枝搖閃閃黃．口中先水出．衣上帶花香．脆疾須拼節．牙疎不耐嘗．調羹無復用．山谷日傾筐．

巖花

託根何太遠．得地亦相宜．土石生爲偶．紅香想自知．風英將片片．雨質漸離離．戍客思攀折．無何岷處危．

矴齋獨坐懷兄弟

並檣冰乍泮．隔岸柳初黃．河上春猶淺．天涯日漸長．平時好行樂．往事入思量．最恨三年別．應添兩鬢霜．

東行別矴齋

宴坐豈不好．有誰強爾行．山川不改色．兒女若爲情．岸隔霜林迥．盆空夜水聲．虛傳少陵叟．一室過生平．

秋日書懷

涼風起天末．何物動人愁．一室關河暮．三年草木秋．高文誰弔屈．晚節漫依劉．獨怪漢西叟．巴江得久留．

秋暮書懷

秋日平涼客．棲遲汴水間．家貧思得祿．性懶要長閒．欹枕時聞雁．登城忽見山．征西留時將．大半鬢毛斑．

客舍無前後．分明似一舟．瓶罌生計小．兒女長年愁．餬口身將老．謀歸歲事周．布衣今復敝．莫問黑貂裘．

憶昔曾遊處．俄經二十年．重來人不識．獨想事依然．北海知劉備．荊州小仲宣．如何騎駿馬．徵倅學開邊．

瀟灑荒山盡．娟娟孤女祠．曉泉開寶鏡．秋月鬥蛾眉．拾翠來遊汭．行雲過北祉．猶勝背家塊．埋恨九原悲．

旅鬢蜚蜚白．霜梨葉葉紅．可憐非類者．同落有涯中．萬物齊爲馬．勞生獨轉蓬．此行江海外．便作狎鷗翁．

再到崆峒寺．題名尚宛然．存亡如昨日．筋力想當年．禍福歸玄獨．長昏聽杜鵑．此間無虎豹．好著養生編．

節物推移速．登臨感慨多．寒雲飛鴈首．殘葉下朝那．代北嘶歸馬．洮西尚凱歌．惟憐鏖戰骨．寂寞掩山阿．

冶谷騎仍亂．空同日欲曛．關河圖絕壁．鼓角壯中軍．自納和戎策．還停草檄文．征西好規矩．後世見忠勤．

愛靜無由靜．思歸不得歸．千時虛碌碌．懷往過依依．菊酒迎吹帽．玄霜未授衣．知他蘧伯玉．曾悟少年非．

登大伾

東郡韓延壽．黎陽李魏公．一時推豈弟．累代想英雄．草木芳菲外．山河感慨中．但逢川上客．不見狎鷗翁．

離山陽

日日東南去．空勞北望魂．孤帆轉城角．返照入船門．強飯甘魚菜．隨方學語言．蛙聲不忍聽．爲似故山村．

八月十四日清暉堂望月

客路三湘遠．天風八月清．雲開雖掩映．水底已分明．且對當年影．休吟萬古情．惡君方向滿．照我過江城．

郴州送許叔獻員外赴道州（許在江淮間隷學甚久．）

嶺下爲遷客．人中得老成．傳經漢丞相．授講魯諸生．五斗青衫色．三湘白髮驚．話言猶未盡．要作道州行．

順陽

已免均房險．寬平喜博山．園林皆掩映．風俗自安閒．麻麥三春暮．人煙百里環．吾行半天下．難得此江關．

隱隱來山遠．茫茫去路平．舟車楚北戶．城壘漢南京．小杏沾花摘．春醪對雨傾．士民留我住．強作少陵行．

秦州首陽鋪鳥鼠同穴

本是巢居物．那容鼠穴中．既言無牝牡．何用有雌雄．山節曾居蔡．長江網爲鴻．誰能窮物理．目送渭波東．

送鮑經甸赴辟洮東幕府

平昔通家子．今爲幕府賓．官遊知幾日．器業已成人．隨右從戎客．燕南老病身．軍中想多暇．莫惜寄書頻．

體之推官侍親出使聊書短韻以況行色

遊梁并困洛．誰是故人情．未盡環中說．俄成劍外行．路遙詩餘重．雪映綵衣明．預想東歸日．相逢指渭城．

過同州遇雪贈毋湜臣

左輔沙如水．長春柳未勻．精神迎刺史．景物爲行人．霜壓梁山外．飄淪洛水濱．十年門下客．依舊困泥塵．

花時對雪

急霰飄零際．羣芳爛漫中．半開先逐水．未落已隨風．兵渡金陵散．塵來綺嶺空．誰能勞樽酒．暫使客顏紅．

西宮致齋貽裴著作

西出都門外。塵埃撲馬鞍。人家畢寒食。星雨仰祠官。日永鶯千囀。庭開竹數竿。惟憐隔齋禁。不得共清懽。

南衙寺會宿王鮑二同年

獨走長城窟。蹋由[illegible]阪頭。勝中千里駿。天外二星流。花月仍寒雨。關河遍寺樓。爭知十年後。此地並衾裯。

組以時果供餉予以酒爲報

儲蓄無時果。秦人餽草茶。開奩甄見李。對客喜浮瓜。爲乏瓊瑤報。聊稱旨酒嘉。中郎不嫁老。有女可傳家。

哀皺縣令猶子弃

匍匐岐山下。三呼已過時。誠孫雖有後。伯道竟無兒。自是終身痛。空留一縣悲。老人休雨淚。轉面即逢伊。

送別官猶在。來昔器尚溫。安知咫尺地。便有死生分。已負秋山約。猶傳稚史文。魂兮今有託。將祔伯兄墳。

蘇子瞻哀辭

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卻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

佚老堂爲陶敏宜德題

未老剛稱老。官休即便休。潯陽眞有後。彭澤善貽謀。毘兒悲髮漏。回頭見急流。便須移醉石。假臥北窗幽。

杜鵑

飛伏終難見。空摶似老烏。一身隨變化。故國任丘墟。簇簇花如血。聲聲怨不枯。春山晴更好。何必夜相呼。

食楊梅荔枝思去年

楊梅味已酸。荔子色能丹。火齊驪龍蛻。江籠玉露團。謫居深不負。沈醉亦何難。今歲無人剝。吁嗟任滿盤。

山果

春酒堆山果。新茶下粉團。似梅嫌足核。如蜜少加酸。公子傾金彈。行人漏蠟丸。吾鄉元不識。歸日畫圖看。

宣赦

擊鼓塡街道。傳聲過水濱。圜殿三歲祀。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翁前拜嶺北。多少望歸人。

和趙大監雪

臘半稱爲瑞。初春又不同。月藏燈市底。雲泛踩山中。灑面猶堪數。連宵勢莫窮。催花朶小檻。引絮舞低空。三逕從誰掃。千門倏自通。襁褓消酒力。料峭御東風。鬭緊平戎幕。孤舟訪戴篷。豈期麟趾客。並作虎門東。郢國歌難和。梁園賦易工。何人知帝力。鼓腹頌清豐。

秋日燕山道中

燕山秋更好。況復值新晴。一徑幽花閟。千巖晚涤明。寺危迂路入。水漫信船行。實栗皺初破。開梨頰未赬。松巒扶斗上。劍戟插沙平。秦壘封窮寇。巇峨氣象清。五龍丹桂蠹。萬馬踏林樻。鑿玉人時得。埋錢事可驚。雷闐傳輞水。醉倒戀坍城。爲報南歸客。應須自作程。

畫墁集卷三

詩

東湖春日

湖外紅花開白花。湖邊遊女駐香車。鞦韆對起花陰亂。鼓翻孤高柳帶斜。無數小魚眞得所。一雙新燕宿誰家。故園風致逗如此。極目飛魂送暮鴉。

所寓開利寺小池有四色蓮花謂黃白紅紅者千葉皆北土所未見者也惜其遐陬有此異卉

深山草木自幽奇。四色荷花世所稀。孤獨園中瞻佛眼。凝胖池上捧天衣。白公沒後翰林在。王儉歸來幕府非。水冷風高人不到。卻憐閑鳥日相依。（東京五嶽觀後殿祥池。有黃蓮。）

王氏松齋詩

人傳半隱在龍門。天啓松齋遇適孫。水石蔽虧包廢寺。版圖辟誠指鄰村。如將綠野還裴度。不見潛溪付李藩。壁土未乾三易主。洛陽城裏有名園。

題融師松齋

米廚子剃流可枕。冷笑陶令琴無絃。臨流有耳安用洗。斷絃得膠還自煎。不禁巢邊黃口闘。不作竿上鮎

魚綫。但欲移牀倚西壁。共師飽聽松風眠。

鄰居張長師孝友齋

晚歲何人念孔懷。北齋風景似南齋。夜寒幾借陽城被。歸興徒穿杜子鞵。烏鳥爭巢時墮尾。叢萱得雨亂侵階。閉門朗誦閒居賦。一任紅塵滿六街。

妙蓮閣

休論浮寶與崇峯。且看天台劍戟叢。萬水千山來閣上。一花六葉現雲中。誰將色界填空界。不離香風席細風。有底妙蓮談不盡。卻成賦筆與興翁。

叢臺

荊棘芃芃百尺臺。路人云此是叢臺。雨中漳浦明還滅。門外青山去又來。歌嘯且從今日樂。是非誰管後人哀。靚妝炫服時為土。不似昆明暫劫灰。

送鄭平叔司勳之陝二首

憶昔垂髫里閈間。披雲常覩一峯巘。青衫白髮經憂患。甲筆含香歷歲寒。夢寐依稀留北省。家山延邇近長安。下車已接櫻桃會。走馬西歸趁一盤。

憧憧大道兩京來。千騎東方最上才。豈有甘棠存故國。空餘河水繞行臺。松篁寂寂徵君宅。簫鼓匆匆過客杯。九陌風塵歸未得。不知青眼為誰開。

傅賓知衡州去疑家以其所得雙石作堂乞詩

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吞吐才興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家真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筍至今存。（有蠶叢史爲君守冢云）

送比部孫郎中將漕二浙

前朝使節擁朱軒。乃是君家小狀元。不獨官資如介祖。更將學術付賢孫。上供旋搗新禾米。行部時尋舊水痕。遊徧天台便歸好。舊松叢竹滿青門。

送翁十二朝散將漕二浙

閩寨煙塵二十秋。適將使節海山頭。行衙到處皆如寺。按部經年不離舟。公舉所知當勿枉。上供易足更何求。若論安便無如此。祇恐旁求第一流。

聞此長安苦歲凶。公家無補祇勞形。每思肥羜心先寫。今見淮山眼自青。豈之尋常將漕輓。好留人物為朝廷。四明久已無狂客。欲問天工乞鑑湖。

送何子温提刑春使江東

不使江東知幾春。此行重得亦車輪。青綾故被留歸我。白髮祠郎便乞親。老大豈堪愁桂玉。秋風依舊長鱸蓴。宦途出處何須較。且與廬山作主人。

登

江皋螢火故熠熠。仍解穿簾夜點衣。但取見時增意思。不嫌生處太卑微。月明敢向星中亂。天黑偏能雨裏飛。今日分明知我去。何年漂泊照吾歸。

秋日陪陝守成伯閣老過魏諸逸草堂詩以誌之

何處登臨散鬱陶。草堂依約在東郊。籠中凡鳥迎新網。天外冥鴻委舊巢。山色擁葱煙縹緲。田歌嘔軋雜鳴鐃。詩編雖有知音絕。可是無人學解嘲。

夜聞劉宮苑舟中琵琶

繫舟江岸兩相聞。絃索嘈嘈恨未分。不得長安水邊見。卻於湓浦夜深聞。窮愁似影長隨我。樂事如年不負君。會遣檀槽求一醉。世間榮辱任紛紛。

長沙過雪贈何待制二首

初過湖南正慘悽。朔風邊雪遠相隨。林欺橘柚皆零落。竹折蒹葭倚倒垂。可是輞川真入畫。須教梁苑偏題詩。莫言北客都無有。且與湘人當土宜。

由來地氣本無偏。致感中和報有年。拂檻穿簾初學舞。發風帶雨不成圓。清光併入蓬仙府。寒色偏留逐客船。老杜題詩竹有乞。漂零今昔路人憐。

和同使鄭內藏見貽之作（命）

仗節傳呼出紫宸。燕南薊北望車塵。身為五郡循良守。家是三朝宿衛臣。對榻夢魂思共得。據鞍吟諷喜相親。驛亭處處逢花發。疑是春光解送人。

梁才甫自湖南移使廣西移使廣東自廣東復移湖外三年之間周歷四路今者北還已越郴嶺道次作詩見寄渴於會過謹用賡和

天際雲帆百尺開。廣西移去廣東回。未成老大歸朝計。且喜平安出嶺來。竹馬共迎新使節。松醪暗鎖舊莓苔。向思託蔭無多日。早至瀟湘欲重陪。

同劉貢甫學士登石鼓合江亭一首（與劉甫貽作）

乘興假成石鼓遊。可堪搖落楚江秋。巖中名字今何在。亭下瀟湘古亦愁。萬里再疑金馬客。一家重上木蘭舟。卻分二水知人意。合勢相邀向北流。

舟行湘岸見早梅盛開

江上籬邊見早梅。天寒地暖數枝開。為憐北客漂流遠。偷報東君信息回。香氣輕於新醞熟。標儀真似故人來。舟中莫問無兼有。急急呼童買酒杯。

再過黃州蘇子瞻東坡雪堂因書即事題於武昌王叟齋壁

欹帆側柂嶺邊歸。重過東坡叩竹扉。牀座凝塵風自掃。江山無主燕空飛。門前桃李添新逕。井畔梧桐長舊圍。好在江南王釣叟。為君時復曬漁衣。

灑然堂

何必稱祥水石閒。聽君言語已舒顏。三湘蠻嶠猶逢竹。五嶺回時卻見山。吏案總教如雁進。盤源我且似鷗閒。天邊猿鶴皆相識。惟欠攀躋日往還。

壬戌孫覺右司同年以詩見寄用韻和酬

孫郎臥省正當年。曾奏嘉謀玉扆邊。事契且論龍虎榜。行藏休問孝廉船。從軍脫略於橫槊。魑魅還流竄執鞭。莫怪子雲知遇晚。勸銘終欲上燕然。

過山陽有懷

山陽過處苦匆匆。想見平生水陸衝。但有酒杯浮鹹蟻。卻無賦筆寫游龍。江湖風浪三千里。京國鶯花一萬重。他日君恩容北首。故人能作復從容。

書薛紹彭詩編

白楊宿草幾離披。忽對遺編動永思。棠棣先凋空浩歎。圖書不展已多時。豈惟獨負遊山約。何意重觀送我詩。今日山翁悲復喜。薛家門裏有孤兒。

凌歊臺

岐山四合與雲平。半是園林葉未成。是處芳菲皆可惜。晚來風雨太無情。山川不改秦雲色。宮室長懸隴水聲。惟有故園終不見。倉庚黃鳥向人鳴。

原州贈王都之洛苑同年

汴上相從又幾星。尚淹符竹守臨邊。不須怪我頭添白。且喜逢君眼暫青。舊任再遊空寂寞。同年屈數半凋零。何當展盡平邊策。圖使秦民得救寧。

送齊質夫同年

同年事契最知名。衆謂朝廷得老成。感慨共論平昔事。蹉跎還累故人情。節旄落盡鬢仍黑。髀肉消殘猶未驚。若過函關須北望。皚然依舊俟河清。

九日和檢法登高之作

重陽何處許登臨。獨有條山可共尋。世上幾人能到此。樽前萬事莫相侵。溪風獵獵時吹帽。菊蕊紛紛易滿襟。莫爲良辰頻索醉。也須隨分惜光陰。

和人歲暮書懷

星回律變歲將終。二十年前此邑中。天命尚隨新歲改。人顏那得舊時紅。家無妻妾仍多難。腹有詩書可屢空。莫笑鄭人歎子產。到頭留得惠民功。

至瀛州小酌貽蔣穎叔

梁苑瑤池醉夢間。忽隨北客度燕山。馬頭點綴飛才雪。日腳微明意尚慳。疏布久拋南海上。貂裘初製兩河閒。好留幕府陪樽俎。剛被行人不放閒。

十月十九日當講官居邇英前夕初寒詔給酒有旨權住講一日既而同子開內翰正夫侍郎元功舍人少佇食堂一飯而出諸公嘉其景而被上恩自謂衰薄不可無作聊書長句深愧斐然

西風拔地夜飄霙。天恩賦傳講暫停。病眼昏花通讀史。高談快論困橫經。御溝容與冰初合。苑柳扶疏葉未零。可是太平占上瑞。衰才殊不解丹青。

部役書懷

近市銅章泊近郊。烟無塵處挂秋毫。含宏品彙知天大。照曜容光仰日高。雨合柔桑團幄幌。弄風新麥泛波濤。悲歌野哭應聽取。珍重吾家製錦刀。

還卷答孫長官

才士生平多薄命。文章自昔少知音。增添行李妨貧客。搜攪肝腸枉用心。高閣舊存終覆瓿。長門賦買倘遺金。雲臺幸有功名望。何必孜孜泥古今。

和答還卷

屈宋功成道不傳。後來難大各登仙。留連光景隨時俗。盜竊聲名至暮年。路沒李陵因北伐。謀流杜甫爲南遷。耒陽郴口今吾在。誰與誅茅屋數椽。

和陳憲車蠟梅

黃宮聚律暗相催。臘後春前見蠟梅。青帝不知無蝶至。黃花先賞有蜂來。風飄嫩蕊添霞羽。雪裊寒香入酒杯。每道此花居第一。如何更有百花開。

秋晚三首

久雨秋深對晚晴。近山昏黑遠山明。灘頭艇子排行繫。水底魚兒作隊行。衰柳帶風猶弄舞。殘蟬送日尚能鳴。角冠藜杖何爲者。獨向溪邊忘姓名。

宦非私愛總不論。每于樓上到黃昏。江城日暮須吹角。野寺僧歸自掩門。秋晚山川多草木。年豐場圃足雞豚。人生幾有淵明樂。稚子迎門酒滿樽。

誰把桑林染得紅。更栽綠竹與長松。家家白酒連宵醉。處處新禾徹夜舂。半落園林懸橘柚。低回門巷映芙蓉。沙鷗性在終難狎。祇解沙頭印腳蹤。

裴綸著作見期行日延宿所居既至而裴已行因書寄此

都城人事日烹煎。跳出都門意已仙。摩詰舊開空一室。祖生何事忽先鞭。塵埃馬上同看月。絲竹風中共聽蟬。我復西還君北去。箕山潁水自蕭然。

送辛著作罷榮河

常笑三閭老大夫。枉將憔悴付江魚。爲儒須較身名重。入仕先將喜懼除。莫願他們堪炙手。且教我腹回車。此行愧乏瓊琚附。聊比詩人一束芻。

題三水縣舍左幾著作

還香去日正遲遲。枉道相過慰所思。縣圃聘君良自苦。敝衣懷組欲誰欺。白楊葉上三更雨。黃菊風前一

遁扈。莫道相逢是容易。與君頭鬢各絲絲。

中宮致齋

重重綠闕隱琳房。落絮飛花日正長。著作未諳靑瑣闥。祠官還伴紫微郎。林疏鵠鷺隨鶯囀。風引餘馨助酒香。十載京城倦遊客。不知身世在何鄉。

呂子開小女哀辭

伯道無兒可典刑。中郎有女最聰明。季孳卻返香山葬。阿軟空留洛下情。令祖六男皆磊落。名孫一女又凋零。茫茫此理終難問。忍聽人間哭子聲。

雙松堂

歎息前人布政優。手栽松竹助淸幽。當年攢土人何在。今日捎雲勢未休。直幹幾排雷雨怒。細聲常伴管絃愁。若爲喚起王摩詰。畫箇浮休倚白頭。

賜資治通鑑呈范淳父學士

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布恩均。我投淮水五千里。君賜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靑身是夢。西宮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

鄧正字宅見劉明復所畫廬山秋放

洛陽才子見長沙。自識中丹鬢未華。文武才全皆不試。丹靑筆妙更誰加。老杉列在堂皇上。小放將歸學士家。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敎魂夢落天涯。

感時事戲作

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開李賀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惟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

冀州儀眞觀

聞說仙鄉接瀛鄉。閒遊詩侶禮虛皇。三湖寶派通靑海。萬葉盤杉蔽蜀岡。天地杳冥供寫像。江山題合助禎祥。五雲送入蓬萊島。留與人間作道場。

離冀州

日月北風吹上水。年年客思攪新秋。山長水遠迷三楚。物態人情又一州。隔岸晚峯如見揖。泣船孤鷺似相留。因知岐路非前途。身後猶須具十牛。

和喩明仲馬上吹笛

越客思歸踏不平。閒持長笛寫秦聲。淡君氣海如斯壯。博我詞鋒孰敢爭。江上梅花開又落。隴頭流水咽還驚。豈知不寐鰥魚眼。獨坐山窗對月明。

題木居士

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湖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

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

畫墁集卷四

詩

月臺

明月光常滿。使君時屢開。何須待月上。日暮便登臺。

宴橋上

橋上置杯盤。可容十客坐。遊人撐小艇。卻從橋下過。

吳山堂

楚客對吳山。歸心常自苦。守土切須防。半夜俱飛去。

湘鏡寺

初投阜海戈。忽整瀟湘棹。彭蠡鏡中行。洞庭天外倚。攜杖溪邊嶠。抱琴巖上坐。我若見江山。江山愁見我。

臥治齋

爲治固有術。公臥有人立。直須緊閉關。勿使扁公入。

濟川堂

河流使當城岐嶺借爲屛。疑在金山寺。恐欄看北冷。

爲圖

前人厭貪染志欲服賤事。若論區別功。爲圖亦不易。

過魏文忠公舊莊

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

邪詩人張谷齊物先生馳名京師四方晩隱於終南山黄池谷陝右多畫爲醉仙因贈給者

能吟解飮張夫子。醉臥黄池谷口風。天地至寬容不得。勞君收拾畫圖中。

長干寺同劉宮苑浴

人看浴出如枯木。我自無心類死灰。在處秋風吹鬢髮。不堪更上雨花臺。

未知何處是吾廬。南北悠悠意所如。不愛渭川千畝竹。與君江上卜新居。

繡鵝竹

姸姿精神來萬里。此君風格發雙枝。丹青絶筆眞難得。不似佳人粉綰時。

弔太白

采石山頭秋月明。姑孰堂下秋水清。可恨世人皆捉月。如何偏解溺先生。

登樓

繁華盡盡一時間。煙雨蒼蒼氣象閒。今日登臨何所似。慈恩塔上望南山。

起悅

百尺危檣一尺烏。一夫擊鼓百夫呼。何似北人將遠適。呼童秣馬與膏車。

元豐癸亥秋季赴官郴嶺艤舟樊口與潘彥明范亨父以小艇過吉陽寺是日大風雨雪

江上秋風九日寒。故人樽酒暫相歡。如何塞北無窮雪。卻坐樊山竹萬竿。

下灘二絶句

下得寒灘水漫流。山平水遠更淸幽。幾何舟楫隨風去。唯有漁人得自由。

江風淅淅似相催。綠竹丹楓去又來。任使雲帆能破浪。不知歸客已心灰。

望子嶺梅花方開用黄道韻

木落亭前花似錦。嶺頭梅蘂怯風沙。正如隱者歸幽谷。鶴版徵書未到家。

杜城茅齋二首

已分長招湘水魂。安知卻返杜陵村。陸居無尾舟無水。坐看南山飛白雲。

多謝村人竟棄貧。籬垣雖設不關門。一杯藜粥茅亭上。臥看南山飛白雲。

均州南川春日三首

水墨屛風遠近開。人煙隱映水環回。何人學得恩公術。故意移將瀟洒來。

麻葉梢梢麥弄風。一家花發一村紅。長安兒女逢寒食。灑淚看花正憶翁。

宦名生非日悠悠。問道參禪已白頭。自笑樂緣猶未斷。每逢佳處卽淹留。

薄臺（臺名・在公平縣南・漢文帝母・薄太后所居・）

屈曲淸溪十里長。淨涵天影與秋光。此行卻在樊川尾。稻熟魚肥柿子黄。

僕射陂

陂頭下馬問漁者。欲買鮮鱗充晩庖。昨夜北風冰面合。不禁楊柳已成苞。

和麟遊王令雪中見憶

麟遊小縣近家山。歸思連雲不可攀。珍重歲寒惟白檜。忽傳幽韻到人間。（九成宮有數新白檜）

和呂與叔觀新田三絶

南薰門外禾千畝。觀稼亭前柳四垂。菱芡滿盤新熟酒。年年髮點早秋時。

赤霄別後青衫窄。剩部歸來白髮多。眼看湯孫宜黍稷。愧無才力稱猗那。

城中車馬已喧喧。竹下高人尚晏眠。倚道公門少過往。可能時到野塘前。

書陳副省卷

乃翁能繼輞川吟。零落傳家得至今。貧賤莫嗤陳孺子。與人千古作知音。

寄陸彥回同年

忽從多難生華髮。枉被高談敝黑貂。策馬又從幽塞去。空將回首寄中條。

遊山聞杜鵑

曉色千峯杳未分。聲聲哀怨出雲根。舉頭忽見思鄉嶺。何不他時別處聞。

圓覺院聞杜鵑

秦川渺渺楚天長。血色山花哭斷腸。謝汝殷勤苦相勸。如今倦客已還鄉。

哀王荊公

門前無復能張羅。元酒生芻亦不多。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

鄉間甸甸苟相哀。得路青雲更肯來。若使風光解流轉。莫將桃李等閑栽。

去來夫子本無情。奇字新經志不成。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

江水悠悠去不還。長悲事業與刑間。浮雲卻是堅牢物。千古依棲在蔣山。

哀虢縣令納子算

種瓜再摘覺瓜稀。不爲衰年骨肉離。何事一哀還不哭。老人相別不多時。

艱生數寸得能孤。滿望亭亭百尺餘。縮得未容摧折去。不才何用腹心枯。

跋范寬小景（魏學所藏・）

對鏡傳神了不殊。峴山黃落數峯孤。既能咫尺成千里。何必吾家十幅圖。

題趙大年小狀

生長深宮不識山。騷人一見便開顏。分明記得經行處。青草湖邊第幾灣。

題趙大年奉議小狀

渭曲山陰對者稀。浮休一見便開眉。客來不必多嗟賞。自古詞人是畫師。

西征回途中二絕

鹽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

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

自題畫扇

忽忽南遷不記年。二妃祠外橘洲前。眼昏手戰誰能畫。無奈霜紈似月圓。

題薛判官秋溪煙竹

深墨畫竹竹明白。淡墨畫竹竹帶煙。高堂忽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

贈山人張無惑畫山水

西征已度故關山。秋雨霏霏路屈盤。受盡艱辛心不足。解程又展畫圖看。

九日

一見黃花只自羞。蕭然短髮不禁秋。誰人爲覓烏紗帽。獨倚西風滿眼愁。

酴醾

冰肌雪豔映殘春。煖日薰風入四鄰。任是主人能愛惜。也搖一半與遊人。

眞珠花

風中的皪月中看。解作人間五月寒。一似漢宮梳洗了。玉瓏璁壓翠雲冠。

詞

癸亥陳和叔會於賞心亭（江神子）

七朝文物舊江山。水如天。莫憑欄。千古斜陽。無處認長安。更隔秦淮聞舊曲。秋已半。夜將闌。　爭教潘鬢不生斑。斂芳顏。抹幺絃須記琵琶子細說因緣。待得鸞膠腸已斷。重別日。是何年。

清迴嶺餞別（朝中措）

三湘遷客思悠哉。歸期定幾開。雲雨未消歌伴。山川忍對離杯。　他年來此。賢侯未去。忍話先回。好在江南山色。憑時重上高臺。

題岳陽樓（賣花聲）

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將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　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閑。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畫墁集卷五

賦　題跋　論

長城賦（幷引）

甲戌之歲。予奉詔出使。馳驅王路。行次懷柔之北。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之。固以涉獵古今。亦兼風戒之意云。

予昔遊驪山之上。得覽秦之遺基。今過燕山之下。見長城之故址。自非遠觀。安能齊萬物而一指。予本儒者。未免非非而是是。竊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啓其前。始皇繼其後。西首臨洮。東被於海。袤萬有餘里。我今所見。如東海之一波。泰山之一粟。西望之而不極。東衍之而無際。停睇綫斷。獨立而嘯。徒觀其隱若墳塚。屹若長隄。荒煙蔓草。日落風淒。豐狐之窟屢易。狡兔之徑多迷。下有朽骨。旁有斷杵。曾未知何鄉之人。誰氏之子。非閭左之丁男。則關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恬章邯之方造。陳勝項籍之未起。嘗胡不採芝於商洛山中。種桃於武陵溪裏。養浩汲和。長生久視。胡爲乎顏色枯槁。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後百有餘歲。孝武皇帝。閔平城之阨。憤冒頓之書。赫然發怒。慨然下詔。奮然興師。斥單于於大漠之北。開亭障。嚴烽燧。出長城於千里之外。此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分擾。逸馬飲江。旣裂破於河洛。鳴鏑鬪於

上林．此非城之罪．及乎周隋．至於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屢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解．姘䊦鷂恥．兔亡䟕祥．城若有知．應為戉慨．方今涭方面內．百蠻冠帶．指乾坤之閫闥．以為門戶．蓋日月之照臨．以為經界．藏白之老．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節．庶矣富矣．崇登豐大．求之古先．莫與京對．在易有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儲館先生稽首再拜．不敢多陳．伏願聖神．念斯文而為戒．

火宅賦引并

直言之不能信．故借外而論之．正理之不能奪．故指物而譬之．孔子謂能近取譬．為仁之方．孟軻書．大抵以譬喻入人．故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釋氏書有火宅．舉是皆欲誘人而之於善也．予竊疑之．故為之賦云．

仁宅不能入．火宅不能出．聚五蘊之幻材．依三界而建立．其宅朽故．士穿木蠹．雖樂居處．實同羈旅．殺食燕安．不覺不悟．哆大矜華．誇高選富．金玉滿堂．對組成行．珠櫳璧房．冬溫夏涼．地控水陸．路直康莊．賓客候門．趨趄傍偟．執侍番盤．坦腹在床．攜挈挨扰．婢僕強梁．鞍韉駟樓．車攻馬良．耳聵絲竹．鼻饜蘭薌．口爽滋味．膾脩衣裳．朝醒暮醉．旦取夕忘．三槐九棘．卵翼擒揚．外婣甥舅．許史金張．門可炙手．室如探湯．春來秋去．其樂未央．檀槐改而不舉．回祿盤而不顧．以致寶蘊灑熄．武庫騰芒．城門煙燼．宮樹焚煌．陶池魚之亡．及路廄馬之或傷．客無商丘桃光之賢．術靡樊英郭憲之長．不取淳于之前識．寧免牧子之後殃．而況名薪積而如山．利脊流而如川．五欲爨竈．三塗熾然．火自心起．倏爾大作．雖本中除．次及堂筵．鄰里奔迸．雞犬嬰緣．鬱勃赫曦．紛輪轉圓．煙埃彗天．煨燼沸泉．千雷隱轔．萬電回旋．風搏羊角．雨洒蝸涎．凌為流星．散作燎原．十里避熱．百里開烟．當是時也．巢居飛揚．穴居深藏．或蒸毛而殺羽．或跳蹤而乘墻．各奏生路．安能緩步．已半生而半死．猶或散而或聚．頭角崢嶸．腸腹回互．鼈睢盱．睚眦喙吹．魈變狰踞．風鵰拘怒．吮血含腥．飲脊換乳．或闃或涌．一豕一顧．又有狐狼野干．焦頭爛額．成群而出．鼠竊狗盜．鬼形匿影．投隙而入．或袪餘而半焦．或探燙而全湛．莫不幸災樂禍．乘危利急．縱有居士．覩此後援迫迮之勢．閔茲幽迷顛倒之徒．內外口悲．作念思惟．我有解力．一身已出．顧彼兒女．火來迫身．寂復不知．貪著戲弄．東走西馳．亦復不知何者為火．何者為宅．無發無怖．孰安孰危．我當作計．誘而出之．於是餉以三車．列於門外．惟羊鹿牛．照耀行路．兒女見之．喜悅爭取．一時走出．列於通衢．露坐清涼．安穩快樂．得免斯難．隨力而受．乘此三車．而出三界．嗟嗟．此乃聖賢方便善巧譬喻之說也．居士三車．則佛之慈力也．火宅兒女．則三界衆生也．此理非有非無．非實非虛．儻言其無．終日嗟吁．儻言其有．故不出走．是以火宅雖苦．出之者少．三車雖樂．乘之者稀．凡百君子．勉而再思．不可不知．吾是以區區而賦之云爾．

題懷素歸田賦跋

張平子歸田賦．懷素草書．雍熙間．內出此書．俾再裝褫．工人以絹本進入．自取其紙本．以售於人．久之流博士人家．既歸於我．然筆墨自如．無間淵滈．皆思古之為書．自二王已還．歷數百年．寂無知名者．至唐以太宗好書．故歐陽虞褚．同時而幾過之．迨唐之末世．以書名家者多矣．然皆不能過貞觀．以歐虞為師祖．

獨二張草書．見於開元天寶間．較其歲月．前自張伯英以至今日．千五百年．莫能繼者．亦可謂之豪傑矣．中間以文章知名．含華咀英．馳騁今古者．不可勝數．何獨至於書而其寥若此哉．歐陽．虞．褚．若二張．皆吳楚人．天之幸物．又不可得致詰也．

題仲芮家藏四畫

右宗室仲芮．以名畫數種示予．且俾予為書．予何足以知之．姑發而觀焉．其一．大李將軍桃源圖．其二．南唐李主寫鵲雀．其三．鍾隱鶴．其四．徐熙牡丹桃花．富哉．一時之奇工美迹也．二李見於稗章成亨之間．始為山水畫．乃畫工之祖也．纖緊縕密．間以仙巖雲闕羽衣煙霞標緲．龍虎花竹．無物不具．有長春不夜之景．後世俗工．非獨不能為．亦不知其學也．張彥遠畫記云．每作一畫．必先起草．按文揮灑．今之畫工．固無是事也．李主天資多藝．書本鍾繇．畫法韋鑒．筆力遒勁．若聚鍼鐵．故識者謂術不類其為人．惜乎拙於大而工於細．觀之使人歎息．鍾徐之迹．度越前人．得其一技．足以為貴．上好下甚．風之使然．夫是數物者．其工可謂精矣．二李之迹．固不可及．如鍾徐．離百餘年．亂色雖多．不復有一人相似者．亦可怪也．何絕絃投斧之邃邪．技固如是．況為道者乎．斲輪之歎．方信於古人．學步之尤．尚希於來者．

題姚氏家藏畫

今日姚熙州出衆畫．唯老子一幀．最為奇古．晉人筆也．老子趺坐．從者三四．皆土形木質．神王如金精玉彩．固神仙人也．其次徐熙花．今之畫花者多矣．苟取一花並張之．形色皆奪．所謂婢對夫人也．又有孫知微五星．近世之奇筆也．為仙佛者．務使之無酒肉氣．已足尚矣．今人畫仙佛．唯要紅紅白白．乃是世間富貴之士．非神仙之質也．俗人執筆．必為俗狀．以賈俗人．投售之間．彼此各不知．或有識鑑．則人孰非之．吁．百年之後．當有察者．

易論

妙萬物而為言者．道也．妙道而為言者．元也．天地之大．不能加於道．道之妙．不能加於元．仰觀而俯察．探往而知來．天地之蘊．不能逃也．故曰不能加於道．道有善惡大小．隨世污隆．並游於君子小人之間．故曰不能加於元．元也者．道之宗．萬物之祖．引乎百世之上．不能見其端．反乎百世之下．不能窮其末．始而非始．以其有終也．一而非一．以其屢數也．非精非氣．非指非馬．天所以行四時．地所以出萬物．人所以正性命．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元之謂也．有名者．道之謂也．無名者．不可名也．古之聖賢．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者多矣．至於此．不可以名言．雖不能名．而顯藏身利用．在其中．得之即生．失之即死．其為生也大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可資也．所謂資之以始．資之以生者．果何物哉．故其探幽而識顯．察微而知彰．見明則仰之以日月．履潤則俯之以江河．見資生則知其地力也．又烏覩其資始之功哉．始不可見．況於元乎．老氏之言道．猶曰恍惚杳冥．精物也．雖聖人之言易．姑曰元而已．又曰．乃統天．茲義至大．使學易者洗心而求之．由是知元者聖人之臨也．亨．利．貞．百姓與能焉．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天之化也．能統天之

化者。惟元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凡此皆亨。利。貞之功也。先立乾元之功。次言三德之效。終著人物之性。萬物皆有性。性其情者。唯君子能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唯聖人能之。如下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互爲體用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善之長。況天道也。體仁足以長人。況君道也。亨者。嘉之會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者。時也。合禮者。朝廷鄉黨之事也。君明臣良。化行於上而格於下。天下無犯非禮。三代之盛皆是也。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凡言利者有徇焉爾。徇利而忘義。則爭端作。唯義之所以爲利者。先義而主和。先義則利物也。主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湯武是也。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自無名而至有事。其漸可知已。幹大患。濟大難。唯堅貞幹固者能之。參之以權。挾之以籌。危而克存。顛而克扶。皆可也。期於濟事而已。復何嫌哉。故孔子文言。不以乾加元。直曰元者善之長。明雖乾之大。不能加於元。用之周而不能亢於體。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前言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此言乃見天則。申明用九之義也。孔子以乾之六爻。三復直言之。聖人之意深矣。夫天下之勢。陽乘陰。尊臨卑。賢役愚。此禮之常也。兩貴者則不能相事。兩賤者則不能相使。彼乾。陽物也。九。陽數也。以陽用陽。則孰爲受制。以貴事貴。則孰爲祇役。故必以乾元乃可用九。九旣爲用。則天下之法較然可見也。孰爲天下之法。則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也。其功如是。彼亨。利。貞者。曷敢往參焉。然雖不若元之用九。其與有功焉。皆內此出矣。王弼曰。治衆以寡。制動以靜。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以無者爲之主也。無者爲之主。則有者爲之用。皆此義也。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屯者。有雲雷。無膏澤。陰陽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雖保乎全濟也。君子於是經綸焉。隨說以動。而天下皆隨。天下皆隨。未明乎正邪也。必大亨以正乃可也。臨至于八月有凶。七月陰陽均。八月陽衰而陰盛。故曰至于八月有凶。然下有剛梁之臣。上有知臨之君。陽有進長之象。故曰消不久也。无妄。天體在上不與物相接。在下者可以妄矣。或有剛而動者。內爲之主。物是以不敢妄。故曰非正有眚。物與无妄。茂以衆成者也。巳日乃孚。然後元。亨。利。貞。悔亡。然初無四德者。安能致信於民而無悔哉。徒信其成事而不見其四德之固有也。革與睽同體。而睽不具四德者。以柔進而上行。柔進而上行。所以小事吉也。革與天地四時同德。湯武同功。異乎睽矣。王弼曰。凡卦具四德者。則專以勝者爲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於貞也。容有亨利貞先於元者乎。輔之此論。未爲確也。然常究之卦具四德者。必從曰大亨以正。四德者。本也。大亨正者。事業也。本原其始也。事要其終也。聖人行法如是。所期事遂而遠災。保常而免咎。否此則凶吝隨之矣。凶悔吝不能免。亦何有焉。

畫墁集卷六

記　表　劄子　墓誌

靜勝齋記

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故爲齋、居於室之東偏。南背通道。北臨永巷。有車馬之往來。井市之交易。晨游夜譁。怒歌笑言相糅。而作於外。而闃於其中。如是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處也。非惟所處之爲然也。職亦有之。夫法令繁多。民犯者衆。淺深重輕之際。有所未明。差若毫釐。則陷平民於有罪。生死見之於目。慘怛形之於心。俛而深思。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安也。非惟所職之爲然也。髮亦有之。吾昔吾相。游處廊之下。廟堂之上。擬天下之萬務。紛然有不勝理者。則禮樂刑政。安危治亂。繫之於身。將帥之士。總師旅之衆。奉征伐之事。暴露巖壘。兩軍相持。必有譎詐之謀。間諜之士。以往來疑恐於其間。則千萬人之性命。寄之於一人。居斯二者之際。苟不以靜勝之。則不能全也。故因其所居。及其所職。因其所職。及其所發。自一室而及天下。故曰天下之事非一。不靜則不能勝也。猶有喬林脩竹。冬榮夏實。泝洄迆邐。禽魚萃棲之觀。可以悅目。經史山積。圖畫左右。彈琴詠歌。逍遙永日。可以樂心。居雖不寬。裕如也。然所謂靜者。其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而在乎人。不在乎人而在乎平心

也。

邠州亭口馬氏復田業記

邠城之西。一舍之地。涇洛之會同。豳隰之趾踐。有城曰亭口。即古所謂豳亭者也。有馬氏者。實長其聚落。然其產不及中人。而常於士之有文行者。屈致以禮。使其子弟事而學焉。當是時。馬氏甚得譽於鄉人。其學者有曰錫者、曰勗者。於予之齒比肩也。一日邑令語予曰。宜祿之民無良。生齒之籍二萬有畸。兄弟同居者。止馬氏一家。君子由是知馬氏不獨禮之好事。而友悌之行有過人者。於所居之東。有梁山之勝。鑿山引水。時稻秫。開池沼。菰蒲芰荷。檻約亭館。鳥鷺之飛翔。鯈魚之浩躍。春華秋實。茂林修竹。回環於數里之間。行者止而不去。居者樂而忘歸。亦莫知其爲江湖之大。鄠杜之曲。其後予游宦三十四年。以事之涇源。再過其處。漠然無所覩。惟荒草野田而已。詢之居人。則曰勞散易矣。業屢改矣。能於力役。弊於凶年。當時皆於子保之徒。或爲兵而徙邊。或爲農而易縣。獨生錫者出。枯槁憔悴。殆不可識。相與把袂歎息而已。歲在戊子。予再過其處。流者活然。蓄者淵然。爲苗者茁然。爲植者蔚然。耕者歌。漁者詠。柴荊之往來。雞犬之相聞。前所謂飛翔浩躍之徒。復集於其處。恍然無異於平昔。又激水爲磨。以紓鄉人之勞。伐木爲橋。以利往來之涉。生復見予曰。錫幸而不死。盡力而得之。豈期垂老之年。復覩先人之業。予曰。此亦人生之難也。傳曰、農服先疇之畎畝。爲國者以復古爲大。爲子者以克家爲難。亡而復得。墜而復興。求之古人。亦鮮有矣。予復語生曰。雖記與子挾書策。走博簺。解口而飛。捧觴而歌。與樵夫牧子、接膝而辭。爭席而嬉。子之心力觀顏。方之當日何如。生曰。弗如也。予曰。子之業固已復矣。子之心力觀顏。詎可復得耶。言之悲夫。歔歎而爲之記。

房州修城碑陰記

蜀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蜀前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何公予不及識。治平末年。予爲岐府掾。是時陳公去岐未久。竊嘗訪其行事。大略馭吏嚴猛。人不敢欺。姦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堵矣。小大之獄。因不輕自。小則縣府。大則自操筆爲之。嘗屬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筆臨牘書之。理法皆備。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瞻登制舉。簽書府事。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之。乃曰。吾得之陳公也。崇寧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陋無遊適之地。或乘興登城以縱目。倘佯是城。蟲蟲言言。而門鎖閉甚。一如邊壘。皆有法度。因念房居深山中。土疎匠苦。又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皇祐中草竊王倫者、嘯聚均房間。朝廷自謫籍起陳公守房陵所爲者。迨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至六七十年有不圮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也。法者、政事之所守。人亡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可法。嘗謂去久之言也。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

四賢堂碑陰記

關梁蒞事之三日。例見吾孔子於學中。既拜堂下。又引而之東西序。有偏坐者四焉。其禮如見孔子。舜民陰怪而問之。典謁者曰。此所謂四賢堂也。敢問賢者爲誰。曰司馬遷、王通、韓愈、柳宗元也。前守茲士者。既新吾學。又取蒲人之有聞於後世者。設堂備之。意使天下知蒲州人物之盛。且以勉學者。予歎曰。河東人物。自古冠天下。莫尊於舜。莫高於伯夷、叔齊、介之推。莫智於百里奚。莫辯於司馬遷。莫賢於王通。莫富於猗頓。莫盛於唐。莫衰於今日。至於二裴之功業。三薛之學行。張說之通才。張巡、呂子臧、張介然之死節。陽城之敢諫。王維、司空圖之高雅。柳宗元、韓愈之文章。至於宗楚客、裴延齡之險詖。楊國忠、妃子之寵遇。門閥之家。富貴之昌。以至於一介一節之士。立身於當時。名聞於後世者。不可勝數。夫何其盛哉。觀其傑華之所鍾。臨河洛之所經會。宜有靈氣孕奇育粹之不竭。如東海之淵。泰山之麓。其所以爲珠璣金貝楩楠豫章之貨者。於茲出焉。又何獨至於今日。空虛寂寞。寂無人哉。且學校之設。所以教也。教之大倫。忠孝是也。當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雖潔己之童子、有常之人、狂狷之士、亦所不棄者。欲以教也。冉求一賦粟。將鳴鼓而攻之。欲以爲教也。教者取其材。而爲教者必責其成材。則是四賢者皆成材也。苟取其文章而略其德業。則奈何其爲教哉。吾欲進裴度、張巡、陽城、而退子厚。以爲六數。合於聖人鳴鼓之義而患不能。故書其碑之陰。以告在學之徒、若後之守土者。

代謝衣襖表

沐沙更戍。深軫於宸慈。袍帶褕恩。普延於列校。遐承增數。并服知榮。（中謝）非惟皇帝陛下。衣被羣生。覆露四海。視天下以猶己。念一夫之乎寒。坐均安燠之仁。遐及窮邊之旅。纊寒風之慘勁。豈曰無衣。沐聖澤之汪洋。皆如挾纊。能使枕戈之士。永肩衛社之心。

賀受玉璽表

太平無象。神器有歸。照耀大庭。鎮安萬國。（中賀）竊以聖人之大寶曰位。王者之受命於天。何以傳流。致之悠久。若荊山之璞。史籀之文。蟠紐盤螭。龍章飛動。以世有汚隆之數。故物有顯晦之時。在昔江左之求。今出咸陽之市。唯聖人之在御。無羽翼而致前。并底土中。當有神光之照夜。金繩玉檢。行刊荐典以升中。此乃伏遇皇帝陛下。德及淵泉。化孚比屋。修明五事。式敘九疇。豈期懷精之餘。親見受璽之始。與蓬萊之仗。邈在於雲中。來封禪之書。必居於身後。

投進使遼錄長城賦劄子

臣近伏蒙聖慈差。充使大遼。將兆辭免。不獲俞允。勘會昨於元祐九年、差充回謝大遼弔祭宣仁聖烈皇后禮信使。出疆往來。經涉彼土。嘗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記錄。因署爲甲戌使遼錄。其始以備私居資友燕言之助。今偶蹈舊迹。辭不免行。因檢括舊牘。此書尚在。其間所載山川井邑道路風俗。至於主客之語言。虜庭之禮數。亦可以備討問之覽觀。并長城賦一篇。涉獵古今。敘之風戒。謹繕寫成冊。副以緘縢。隨狀進呈。雖麤質庸陋。雅無諷諭之學。僅得乘輶之路。亦所以見臣子區區原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之意。

太尉張公守約墓銘

公爲涇州守。涇民有親在而析居者。公未至。館毀矜合居。曰。無使張開使來知有此也。後有訟而敗者。升於庭。問之。曰。孤貧無賴。有弟貧富。未嘗通假貸。今還見收養甚温。由公之致。故來謝。遂呼其弟詰之。則曰。見人皆張開使獨惡不孝不弟者故爾。公曰。待我去後。復棄兄乎。曰。至死不相離也。因厚勞遣之。

畫墁集卷七

郴行錄

丁丑、拜雙廟。即張巡許遠祠也。宋人謂之五王廟。兼南霽雲、姚闓、雷萬春而爲五也。五王廟詩。汴河邊五君子。身遇橫流同日死。火炎竹是及池魚。世變安能顧妻子。百尺高城不足恃。日月所照惟孤誠。當其殺身際。肯念身後名。嗚呼、伯夷既死、孔子不復生。身後是非誰與評。

乙酉、舉建安進士葉浮、遊北郊劉氏園。園多奇石。乃符離土產。有丈餘者。甘潤詭怪。非京師者所擬也。

辛卯、次洪澤口。過龜山寺。李泰議徽至。同遊久之。寺臨淮水。負小山。規制莊麗。自京師以南。寺觀皆不及也。乃其廟所建。佛殿三勝。石夔鄭晉。筆力勁健。老僧講經可語。出袈佛一幀。自云王維筆。制作古妙。雖非摩詰。亦奇手所爲也。寺後山腳有石穴。以埵塞其戶。俗云、無支祈所宅也。少南有長源公祠。祠下臨水。石色紺碧。出沒春激可愛。龜山寺詩。白塔搖搖波浪間。幾多帆樹望孱顏。天邊暗影因心動。堂上潮音到海還。我拔一毛猶自吝。師除雙眥信如閒。（求在中斷道石所居）中流突怪狀回首。直到江南始見山。

壬辰、次虹縣。虹當爲紅。漢書所謂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改。遂謂之虹。城北有湖。水廣袤十里。蒲魚之饒。周給鄰境。煬帝幸江都。賜名萬安湖。比晚。與辛大觀以小舟遊定林寺。後遶絕湖心可十里。至小洲。有民居兩三家。雞犬離落。四面渺茫。過江渚。既歸。候都監蘇育供奉問郴州士風云。

乙未、次泗州。同年吳立禮承議相候。

丙申、見發運副使蔣之奇。知州胡宗劉士彥、通判奉議王純中。午間。蔣之奇與通判見候。申後、大聖見塔上。始見香煙如霧。籠閉四周。少頃。有物如拳許。在相輪上。或坐或作。往來周旋不止。每至東南角上佇立。至暮不滅。又自塔下煙霧。如甑氣上騰。少間雨作。

丁酉、早霧。以家話塔下。寺僧皆照玉。塔在一偏。大聖面西塵。開龕瞻觀久之。或云、所見喜惡大小各異。亦有竟不視者。塔開貨貝山積。謁禮自遠至者常如市闐。且泗州劉士彥、先自睢州通判替還京。艤舟宿淮泗間岸次。忽遇乞者。年十七八。貝坐面頰朱光彩可掬。劉怪而問之。異人曰。吾賣豆。每粒一貫二百文足。劉曰。吾適無錢。止有所衣棉襖。聊以當之。如何。乞曰。固可也。容取豆。即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揉摩三轉。有烏豆數粒出。取一粒與劉。其餘擲汴水中。劉欲吞之。乞曰。未也。又以紙揉摩胸腹間。復有黃豆數粒出。又取一粒與劉。其餘擲汴水中。劉即吞二粒畢。與所許物。乞人笑而不取。劉始病益。不能下食。即食如初而益多。今劉面色如丹。然一歲一發。渴飲水數斗。從二豆腹中如斗大。乞人曰。後某年復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是日登寺閣。眺望淮山。有如圖畫。閣之西南隅。有塔影倒垂。長可尺許。以扇承之。影在扇上。僧云、有時見二塔影也。

庚子、晚霧。與辛大觀涉淮南。登山寺會枝亭。乃見臨淮形勝。類蒲關。寺後因山、嵌爲方丈。天然奇制。盛夏凜然。南北遊人刊誌殆徧。凡久居京師。厭倦塵土。作觸登舟恣流。已覺意思軒豁。然汴岸荒疎。無可觀覽。未有超然清思。及出汴入淮。始見山水之勝。臨目稍曠。而適口鮮緊。覺日之間。遂忘遷流之倦也。

甲辰、入運河。艤舟洪澤閘下。見比目魚。高柳清渠。寂無暑氣。魚蝦盤蛤。日厭盤飧。自是行運河矣。辛大觀先行。以此走寄。同下龜山時。舟行窈嫋。遂夜投洪澤口。訪問失所之不應一日力辦至淮陰祠。長淮自風浪。瓦夕起疑疑。且日坐閘中。聽水朝忘饑。清冷見雅詠。翁蕃開翠。呷就柳。喜高際遊檣嬝嫋裊。涼風吹水面。襟袖不假披。新蠶與老飽。登俎氣無遺。飽食卻思睡。睡起復何爲。稍厭理文字。惟思掇孫兒。尚有數舟酒。獨酌非所宜。好話不得吐。兩日舌如炙。舟行雖云樂。先後不可期。爭如發閘吟嘯長追隨。

己酉、至太平興國觀。即唐九天採訪使者廟。熙寧中。冊封應元保運真君。開元十九年、兆夢明皇。即此立祠。規制宏敞。迤亘谿谷。階廡樹富。水流周環。晝夜淙淙。有寧元宗手篆殿榜。樓牌篆字。金銅御身御容。元豐所賜殿榜金字。又爲縷金扉以秘之。常不得見。又有賜泥金仙長其三事。至爲華麗。殿外階下有石一株。曰劉仙石。扣之即開。劉仙自此出入監宮。劉延式朝奉。舒州人。歷房十九年。歸殺九年。方六十一。恬和自處。裕如也。言人未來事、數驗。

辛亥、同辛大觀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輩。積、山陽人。爲學志古。養母盡力。不從娶。年四十。不婚不仕。食飲洗浣力役之事。皆身爲之。不婚、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求仕、恐一日去其親也。久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爲衫草屩。行道之人。不能辨也。治平四年。許安世榜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凡市貨。楚人不肯受其直。積亦不

取。至有信宿不食者、淮南學者宗之。至路振通判楚州。始爲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

丁巳、次召伯埭。召伯爲揚州。公民築堰。去後思之。方之召公甘棠。號亦謂之棠堰。祠宇存焉。

甲子、同陳舅遊甘露寺。寺俯大江。踞崇岡。金山、焦山。皆在指掌。東眺海門。北見揚州。天下絕致也。李衛公在浙西。再加繕葺。有文饒畫像。手植柏。佛殿兩廡門。菩薩六軀。世傳張僧繇筆。菩薩二、神一、師子一。世傳陸探微筆。與予家所藏天王筆小異。庭間有大鐵鑊。僧堂下有小鐵鑊二。梁天監中所作。砌下有石如蹲羊。即狠石也。世傳孫權、劉備據此石以謀曹操。前朝題記。歷歷皆在。主僧道數。頗淳固有理學。題很石詩。

江北江南一道兵。匆匆據石各論情。功成與爾遊滄海。此語當初是至誠。

是日、同陳舅遊延慶寺。延慶寺即劉裕故宅。有丹井壽丘在焉。形勢盤固。其異境也。

乙丑、晚離潤州。遊金山寺。自南岸登小舟。風雨暴作。大浪如屋。出沒於其中。比達寺下。已見燈矣。

丙寅、大雨。食能登山頂。江中風浪。如萬羊奔奔。寺在江心島上。樓殿周帀。可數百楹。松竹疎翠。望之如浮動。南朝人謂之浮玉山。其下、即水府也。大浪吞齧。夜晴晝雨。初若不安。東望海門焦山。出沒皆在海中也。主僧了元者。頗嫺外學。文寶燦然。圖畫尺牘好玩之物。莫不畢具。又畜孔雀、能言之鳥數種。因徧索古今題詠。了不可得。惟於化城閣棟間。揭介甫兄弟兩詩而已。又榜客位云。官非文侍中。才非李太白。不請留題。過者莫不大噱。北人望南方宗門諸方。必謂人人了達。方敢住院。匡極既習其爲人。往往而鄙之不若也。晚渡瓜洲。夜泊運河。旦至舟次。金山貽了元詩。何年疑鷲鳥。飛落大江心。石壁雖難轉。風波不易禁。樓殿分左右。日月見浮沈。便欲歸休庇。長嗟世累深。

己巳、徐璟承議。丘朝奉、李大觀、遊建隆寺、九曲池。登大明寺塔、摘星樓故基。望江南山水。煙雨臨眺如圖畫。的水試茶井。在茶經爲第五品。建隆寺、即太祖親征之地。有御容香火殿。九曲、摘星。皆前朝故迹。大率今之所謂揚州者。視故地東南一角。無慮四分之一爾。其唐室故地。皆榛莽也。　胥浦河在揚州揚子縣。一水縈迴。南入大江。名曰胥浦河。一日三潮。俗曰、伍子胥渡江解劍之所。旁有子胥廟。觀記之所載。使者以俘從舟。潮水忽至。日故方午。至今此水有午潮也。

己丑、立秋。是夜風雨。

辛卯、羣會食於後園。

丁酉、陸彥回同年如金陵。徐璟承議至。

戊戌、同徐承議遊儀眞觀。因過法雲寺、伍子胥廟。俯瞰江山。尤爲爽塏。俗云、此路布衆地也。至今耕者多得箭鏃。徐見松上有鶴巢。乃言昔李僕學士知眞州。重葺此廟。俾尉者監督役事。廟多古松。上有鶴巢及宿枝。喬然可愛。李每視事後。則置酒其傍。及府獄井尉。仰玩竟日。一日、尉獨念府公威重。每置酒相勞。顧鶴巢危礙。苟爲風吹墮。無乃狠藉盃盤。又穢枝芽焦。不茂何足取觀。乃命工以斧悉除之。居無何。李又至。方銜盃仰首。則無是二物。怪而問尉。具以情告。嗟歎久之。然不懌而罷。　長蘆崇福院。乃章獻太后爲其宗所營。制度宏麗。甲冠江淮。雖京師諸寺。有所不及。常安五百衆。又僮僕數百。日食千人。主僧法秀。秦州人。語論精確。持戒嚴潔。寺之內外。未始見僧行。往返盡日。闃然如無人者。實南方律宿所推尚也。

庚戌、發長蘆。姑循北岸行。五里許。即絕江。至南岸下蜀口。循南岸行。數里入新河口。王介甫時爲江寧所開新河。其南有舉旋。正類解梁南山。稍稍南趨馬鞍山口。有居民巡檢司。復出大江少南。循石頭城。過清涼寺。旋轉入秦淮北。晚次江寧府。始將離眞州。人多以涉江爲戒。比至長蘆。南望渺漠。誠可爲懼。及放舟乘風。不踰食頃。已達南岸。介甫開新河以避婁家磯數十里風水。甚爲行舟之利。然夾口土山壞崩。須勤補葺。方可經久。　石頭城者。天生石壁。有如城隅。起夾口。直至清涼寺。金陵之爲國。大略自孫權城石頭。謂之建業。即今之艤舟山上也。晉宋以來。其遷城稍遷而南。以就平坦。尙在今之城北數里之內。梁陳因之。及李氏所營。今之江寧。跨踞淮水。形勢始全。夢得所謂山圍故國周遭在。此不刊之句也。兵火之迹宛然。登覽之間。使人悵恨不已。鐵塔寺在城內。天慶觀相連。庭中有二鐵塔。甚奇制也。

辛亥、見知府待制陳繹、通判何舜臣、奉議提刑高復、大夫通判杜偉、奉議范公。共會於清心亭。

壬子、六同年食於府園。同年張珣與焉。歷徧李氏後苑。登高齋。望蔣山覆舟、幕府諸山。盡見金陵形勝。大率今之府城。乃故內也。府園即禁苑。　蔣山過王安上。同觀上方鍾山誌公塔。在鍾山之頂。四面皆不相連屬。自爲一山。形如覆鐘。蔣山包據在外。迫近方見。猶有誌公刀尺等。李氏歸國。太宗取致宮中。既而出付啓聖院。塔之所奉者。非本物也。

乙卯、過劉凱宮苑。遂遊長干寺。登雨花臺、高座寺、越王臺、周處臺、及升元寺、保寧院。長干寺在南門外。東枕崗嶺。北瞰城邑。自陳梁以來久廢。李氏爲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其地數有光怪。眞廟後營之寺。後

皆怪竹長林。下上凡數百步。有高亭四望。又有盧濟夫人祠。潭水湛然。祈雨數應。昔高悝得銅像冶城。張係網得金蓮座於江上。董城獲大額珠於合浦。三物並致於長干寺。大小適當。後有梵僧、自天竺至鄴都、失銅像。中原擾亂。因渡江至長干。見銅像。涕泗禮謁。即有光異。因言此阿育王第四女所制。坐下有誌驗之果然。大業城廢。至武德中。遷其像於上京光宅寺。靈異極多。唐末兵火。不知所終。高座寺在長干之南。迤邐登陟。岡嶺崗若甚幽。大松怪竹。夾道而起。超然出塵岡之上。俯瞰都城。人物可數。西望江渚。雲水杳然。乃金陵絕勝之處。吳仲庶作記。梁高僧傳。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中。始至中國。值亂渡江。居金陵。建初中。王導庾亮咸敬信之。江左人呼爲高座。所居曰高座寺。至咸康中。葬於石子岡。升元寺、即瓦官寺。在城內西南隅。後據崇岡。前瞰江西城。故爲古跡。然累朝兵火。略無彷彿。李氏時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有詩云。日月隱簷楹者是也。

丙辰、雨。同劉宮苑遊清涼寺。在府城之北。石頭之上。下臨大江。後附山嶺。規制宏敞。山勢回合。擁抱殿閣。盛暑清涼。因以名之。寺自李氏歸朝之後。金陵仍大火。宮室民廬。焚毀皆盡。唯有小殿。乃當時玉燭殿也。與廳後修今閣。二物獨存。後苑菴中室。即所從心堂故基。

戊午、舉宗謀父登賞心亭、賞心、白鷺二亭相連。南北對峙。以扼淮口。遐望煙渚。杳無邊際。白鷺、蔡州。皆在其下。亦金陵設險之地也。丁晉公建賞心亭。以家藏袁安臥雪圖。張挂之於屏風。晉公既去。未幾遂亡其

圖。繼來者又以布衣鄧淑所畫漲盧野鴨圖充之。今盧鴨亦無有。但紙糊粉堊而已。

甲子、府中早食。晚張琬同年、飲於龍興寺所居。詩云。臺城風物已淒淒。牢落行人遊逝齊。渠獨相看如步簾。片帆回首又東西。依依團扇秋仍好。脈脈靑娥恨卻低。一曲琵琶無限意。時時聞客思都迷。

丙寅、同劉宮苑游臺城寺。觀辱井、三品石、三閣遺址。晚就鐵塔寺具食。臺城寺在府城內。北附城壖。圮殆不堪處。即東宮故地也。辱井、在佛殿前。深可尋丈。上加石檻。紅痕點染若胭脂。俗云、後主拉孔張二妃入井。泣涕所沾也。石檻上刻後主事。八分小字。極其精古。乃大歷七年張著文頗詳。爲近年俗人題記刊刻所掩。甚可惜也。又有太和四年篆書。可見者數字耳。舊聞臺城辱井石上。有胭脂淚痕。久未之信。今見之。假是淋漓塗抹之迹。失笑不已。因成此句。平居已無奈。倉卒故難任。井上痕猶淺。水中痕更深。問誰何至此。下石辭甘心。不及馬嵬轡。猶能致萬金。三品石、在寺門外榛莽間。即今園苑中怪石。磊落奇詭。各有尋丈。一爲鄉中人鑿取之。以焚灰。剜缺爲甚。

辛未、發江寧。出秦淮。西南行。順風。循東南行小夾中。左面卑麓。勢如石頭。比比有人煙。十里過板橋店。地形平曠。行蘆葦可三十里。出夾瀕大江。過三山。又十里至烈山祠。即烈州也。王濬廣莊泊舟之所。五里過白土磯。烈山下有懸石。擊之聲聞數里。

壬申、旦出大江南岸。小山甚秀。五里許入慈湖夾。東望山原高下。極類京口。有巡檢司。以西皆小山臨水。可三十里出夾。行大江。趣東岸北夾。極闊無異大江。過釆石磯、望夫山。其下即中水府也。釆石、即牛渚磯也。乃溫嶠然犀照水怪。袁宏月夜艤舟之所。北對和州。江岸極狹。本朝下南唐樊若水假爲僧徒。於此繫筏。鑿石穴度最水面。及大軍臨江。用以爲橋。不差尺寸。軍事獲濟焉。至今石鑿穴尚存。

丁丑、登大信口。出十許里。過碣石磯。風逆水急。舟行極力。循東岸數里。過磯即平。行十許里。所岸皆卑麓。如壞城臨水。可二十里。過雞葉磯。　過光寧、姑孰。堂臨溪上。制作宏麗。江表諸郡無此亭。後著李白畫像。并十詠詩。乃李白平生遊詠之地也。　西梁山、兩漢地理志所謂梁博望山。亦謂之天門山。李白有銘鐫下江亭。宋沈慶之破臧質於此。置梁山軍。至李建中。立變廟於上。南北岸各有巡檢司。

己卯、發蕪湖。循東岸而西。數里。抛西岸。中有羣石拱起。林樾蒼然。曰蟂磯。其上有若塔屋。俗云、有道人居其上。過板子磯。磯上紅黃絲花。俯照江面。花繁而石怪。間以翠篠。正如徐熙所畫者。乃知藝之工者。皆有本也。詩云。石上紅花低照水。山頭翠篠細含煙。天生一本徐熙畫。祇欠鵁鶄相對眠。

辛巳、發上口。行十里許。出大江。循東南岸淺水。五里。入銅陵夾。五里。銅陵縣隸池州。沿江牽行五里許。上口少轉西望行過石人磯。磯臨江隱起。石理如側磚。有石拱立。遠望如人行。過此、上流坦然。不見山阜。

壬午、發銅陵。逆風可五里許。出大江。南岸皆大山。十餘里抛北岸。少轉而西。牽行可四十里。復抛南岸。次梅根港。江流至此稍狹。西岸上下廣輪數十里。皆平陸良田。極類北地。東北望九華山。見峯嶺。勝于池州所見也。

癸未、出大江。逆風。循東岸挽行。可四十里。入峽口。又三四里。入池州路口。宛轉行陂澤中。可十餘里。次池

州齊水亭。杜牧之所類。俯溪流。望齊山。景致清絕。人皆採爲圖畫。亭上石刻。載小杜詩篇。詩云。清溪望遠思悠悠。不獨今人古亦愁。借問碧波明似鏡。照予白髮壁如鷗。江山自美騷人宅。錢故長催過客舟。惟有角聲吹不斷。斜陽橫起九華樓。

甲申、觀州宅。有蕭相樓、九華樓。蕭相、謂復也。嘗爲池州刺史。裴度、寶誥、皆守此土。各有記。池州宅前臨清溪。規制古壯。廳非頗雄。近歲吳仲熊、滕元發、皆營新之。江上諸郡、皆不及也。　梁昭明太子以產魚味爲可貴名可貴池。在江邊洲島之上。城無垣墉。編竹爲防。非邑殊實。然江山之麗。下流諸郡。皆不及也。物產豐賤。北人寄居甚多。亦生理之便也。

戊子、舉會于蕭相樓。是夕中秋。八月十五日夜。清溪舟次。詩云。清溪水底月團團。因見中秋憶去年。旱海五更新透甲。郴州萬里托隨船。昔看故國光常滿。今望天涯勢似偏。只恐姮娥應笑我。還將雙影對嬋娟。

己丑、與沈遼飲于齊山。觀理浮橋。謁余、爲齊山橋銘。（并引）齊山有經坑。附寺之背。深可尋丈。闊倍之。有事于山者。趨此乃可涉。木久朽腐。中間經游者病焉。元豐癸亥仲秋。沈遼施橋。張舜民爲之銘曰。阻不在大。歸子闐。利不在近。指此以往。嵩無窮。齊山在州城之南。隔清溪可二里許。背溪之陽。不與大山相連。東西可數里。南北纔一里。高可百步。石色紺碧。稜角隱嶙。百怪千狀。正似人家所畜太湖石也。竹木叢生。其上有如妙靈。寺居其陽。山有二十九洞。左史、石燕、白虎、七頂、觀音嵓、小九華、紫峯、其著也。乃李白杜牧及唐人所遊息之地。刺史齊照、日居其中。因以名焉。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山蹊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隙奇怪。蟠折入洞十步許。稍低。匍匐尋丈間。又攀壯丈餘。乃出一穴。忽見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丈。狀如甑形。石色如黛。女蘿樛葛。徧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嶺有刊志。會昌六年刺史杜牧。建安張祜書石。石燕、左史之西越嶺。少下北嶺。如覆盂。可容百人。有穴西出。晝日。石燕飛翔。然捕者莫能得也。左史已爲沈遼所購。石燕、方謀未售。遂曰不過三數十緡可得爾。欲予售之。白虎洞有石如虎。路人不敢近也。

壬辰、移舟出清溪。次池口。有人煙。稅場距城四里許。兩邊長松夾路。云九里松也。

乙未、微雨無風。牽行可五里。出夾入大江。循西岸二十里。至將軍擬。抛東岸入雁翅夾。下口、次上口。是日逆風。可行六十里。雨至夜。北有小龍王廟。西對皖口。即舒州路也。

丁酉、行東岸。勢類石頭城。忽然天氣驟黑。自北而南。時頃開朗。可三十里。過祝家磯、東流縣。磯極爲險惡。是時秋深水落。在夏讒故爲難上。

己亥、行山夾。順風。夾合大江東岸。山小而近。尤爲秀拔。西岸淮南界。極望平曠。過烽火磯。山勢特然高拔。乃南朝於此置烽火。以通上流征鎮也。

甲辰、舉會於庾公之樓。在衙城北。庾亮鎮潯陽。經始其事。廢興久矣。近歲朏無擇、頗營新之。俯瞰江湓。南望廬阜。北窺夢澤。乃江國勝絕之地。前人題之。篇詠甚多。罕見于今。但比歲數篇而已。

巽境集卷八

梯行錄

丁巳、泊鎮岸。自入龍峯港。趨蘄州。四十里。港口依山有寺。叢翠可愛。

戊午、發新口。順風。溯東岸行。臨岸皆小山培塿。可二十里。轉西岸。可三十里。過新野夾上口。又五里。過道士磯、散花洲。舟過磯上。風勢方急。爲山所轉。帆或倒拖。船卽回旋。久之方能離行。惟此與馬當山有風。乃山勢使然也。

辛酉、晴。風逆。循北岸牽行可十餘里。過巴河口。北岸無山平曠。南岸培塿童禿。又十里。至桑園步。以風止。此距黃州五里。南岸下江中。有石如伏牛。曰節度石。舟人云。或者重載而下。此石往往觸而覆之。謂節度者。戒之也。

壬戌、早。次黃州。見知州大夫楊寀、通判承議孟震、團練副使蘇軾。會于子瞻所居。晚食于子瞻東坡雪堂。子瞻坐詩獄。謫此已數年。黃之士人。出錢於州之城東偏地築館。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黃岡。地形高下。公府居民。匯於兩傍。知州廳事數楹。大不勝敝。國朝王禹偁嘗謫此。

丙寅、招蘇子瞻遊武昌樊山。山之巔有郊天臺。卽孫權卽位郊天之處。食罷。移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偏樊山五里許。卽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

堯、欒崚。及子瞻諸人。遊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延緣步上。凡兩寺。在山中。皆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

丁卯、會食李令宅。射于縣圃。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四足。能緣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鯢魚也。　鄂州城。卽孫權所創。與潤州子城、金陵攝山城、武昌吳王城。制作一體。皆因山附險。止開二門。周環不過三二里。乃知古人爲城。欲牢不欲廣也。

丙子、會舉登石城。城西臨江。卽黃鶴、白雲。城東卽頭陀寺。寺與樓下枕大江。對瞰漢陽。江中卽鸚鵡洲。黃祖沈禰衡之所。上接湖湘。下臨沔漢。乃古今絕致也。白雲、黃鶴樓者。取費禕上升之地。仙洞尚存。禕始乘白雲而去。久之。復乘黃鶴而歸也。自漢口少南。卽故漢陽軍。軍今廢爲縣。軍西附城。有山巍然獨起。卽大別山。禹貢所謂過三澨至于大別也。

戊寅、陰。早與植宮義遊魏夫人閣。觀在廟之西南山麓。少上半里許。據大石作屋。規模頗狹。閣上爲二女人像。云麻姑、魏夫人也。夫人、任魏舒之女。故嘗嫁爲王氏婦。生息男女。既而學道升仙。列仙自有傳。閣前有二石相值。上石如荷葉形。可半間屋。謂之乘雲化石。下石如棋盤。爲上石所壓。而破分爲二。相著處才可數寸。下臨溪。望之如墜。至爲危險。以椀的水。置之石上。一指微按之。水卽動搖。以兩手極力推托。亦復不動。傳云。魏夫人與麻姑。自麻姑山乘此石飛空而至。又云。乃所乘之雲。及地而化爲石也。

乙卯、夜雨。至旦少霽。解舟。順風西南行十餘里。過五家洲。江流兩山之間。勢尤偪狹而水急。非迅風不可上。又五里。過雷家步石岸。有寺名兜率。云韋宙所建。

庚辰、雨止。循岸牽行。宛轉二十餘里。過思堪鋪。有廟曰思唐相公。不知爲何神也。

癸未、循丁家洲北岸。牽行可二十里。過昭拔。爲正南行。少間風作。西北來。勢極猛掠岸。吹使船側。可二十里。次茅州渡。居人云、舊無此渡。昨六月內一夕無風。但水潮所成。昨夕丁家洲夜半水發。浪急岸崩。舟人云下有蛟蜒所作也。然自鄂以南。皆無完岸。

丙戌、觀萬石船。船形制圓短。如三間大屋。戶出其背。中甚華飾。登降以梯級。非甚大風不行。錢載二千萬貫。米載一萬二千石。次岳州。日方旋已間。行一百二十餘里。見知州大夫賈休。晚登岳陽樓。卽岳州之西門也。下臨湖水。北望荊江。自西北流東南。至岳州城下。與湖水合而東流。始爲大江。凡絕湖而西南巒瀾潭。西北荊峽。一湖之間。分此四路也。每歲十月以後。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餘時彌漫。雲匯相浹。日月出沒。皆在其中。望木中如覆斗者。卽君山也。岳州西南。山勢如覆舟。東連衆山而孤絕。山之南卽石橋港。舟行緩急避風之地。

辛卯、登岳陽樓。樓有牌極大。乃前知州李觀所記呂洞賓事迹。李先知賀州日。有道士相訪。自言過呂先生。誦其過岳州詩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始亦不知其由。其後李爲岳州。有白鶴寺僧見過。道呂先生留老松詩。與道士之言相符。呂題於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於呂。呂問之爲何。乃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禮當致見。因書二絕句於寺前壁間。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

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又云，朝遊百越暮三吳，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醉吟飛過洞庭湖。郡人因構亭，名曰呂仙亭。云據圖誌，岳陽樓經始於張燕公，終唐之世，歷圮皆完葺，慶曆中，滕宗諒謫守，始大加增飾，規制宏敞，甲冠上流，取宋梁以來所題詩記，刻石于夾棟。

壬辰，蚤食於岳陽樓，坐客有楊維承議者，乃鼎州人，能言武陵桃源之事。桃源前後上昇者凡六人，一洞天二福地。桃源觀有二鳥，自晉太康以來見之，馴擾山林中，中間改換，不可知也。然二鳥如故，其餘鳥雀服之。每有遊人貴客，未及數十里，鳥已先報之。近歲爲人竊去其一，即時復有一鳥充之。 天慶觀木柱上有謝仙火三字，體旋篆隸，皆倒書入木至寸，筆畫雄勁，非人力所能爲，然莫究其端。或云永州何仙姑能道幽隱事，因走人具事致問，旣還報云，此雷部中火神也，兄弟三人，形質如嬰，然其長各不過三尺，此用鐵筆倒書也。旣再使人就書驗之，一如所報。天慶觀西廡有石刻二詩，詞致清婉，其道人云，至道中有賓攝人，倨狀雄偉，皆此遊息，一日于歸上題詩二絕句而去，或云呂洞賓所書也。郡人爭刻之以治病，今字字刻痕深寸餘，而墨跡不滅。

癸巳，次晚洲。洲上平廣，土壤如北方，居人止一兩家。自宋洲之西，水中處處有三石，形來墳塚，士人謂之黃牛石。出沒水中，頗爲舟船行旅之患，過者避之。行次晚洲，有詩云，臘月遺寒雨，孤舟犯淺灘，數聲歸雁斷，半嶺野梅殘，無復論偕老，何時展急難，江湖臥周歲，此夕最難安。

甲午，早發岳州，自東山又五里許，過關子湖口，即瀯湖也，爾雅所謂春夏有水、冬無水、曰瀯也。張燕公及蘇府題瀯詩甚多，在岳陽樓上。順風放湖，是時冬深水落，港浦可辨，近東岸向西南行十里許，過黃妃廟，在東山下水次，極望甚遠，過扁擔山，勢如覆舟，東迤衆山而孤絕，上有小塔，望之藹然，曰啞女塔，昔有士人女生數歲而不能言，一日涉湖，女見塔即語其父母，故名曰啞女塔。巴陵以南，漁者皆用迷網罩水中，延袤可一二百步，有如城郭，謂之欄灘網。過巴溪十里許，曰鵝洲，以風急止鵝洲下。

丙申，陰晦欲雪，岸洪宛轉，尙未全出湖中，午際風微雨作，可十五餘里，東岸始有人煙，曰龍涎，水色極深，乃湘水也。有水自東出，曰歸義江口，入口十許里，即汨羅也。一水中分，南曰汨，北曰羅。洲上有忠潔侯廟，即三閭大夫也。東望塔壞，迤邐林薄，曰鹿角，有巡檢司。又十餘里，西岸有沙洲，堆阜陸起，即青草廟，下有一湖。湖之中有此洲，循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申後次廟下，舟人展賀，大率南行至此，北行者至廟，舟人皆致賀，以其萬里江湖，至此方保平善也。乘舟人當有酒肉之賜。廟居洲上，南向，門內一排三殿，中曰勅善太師，乃一僧像；西曰安流大王；東曰昭靈大王。勅善、即泗洲大聖也；昭靈、馬援也；安流者，莫知其爲誰。小碣一，乃梁開平中馬殷所建，然堂廡頹圮，祓殘爲甚。西殿有一鐵鍋，可容五斗許，下有木刻龍頭三，鍋上有字云，淮南道鑄利州黑龍船上鐵鍋。祝云，此二物自川峽流下，自湖中泝流至廟也。廟外有巡檢司，居民數十家，以漁釣爲業，樟木數百株，徑數圍，偏覆洲上。冬青可愛，是夜船上不敢打更，提舉舟人云，廟中自打更報牌也。夜深傾聽，亦有所聞。青草湖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有唐人題刻，散滿巖上，歲久荒涼，至慶曆中因其地建爲石鼓書院，雖略爲規制，然僻在江郊，又三冬寒露，學者未嘗游焉，唯

守將之好事者，歲時一爲登覽，燕游之地。黃陵廟，即舜二妃，牓曰懿節廟，庭宇湫隘，竹木蓊鬱，二妃並坐，仿設舜像，馬殷嘗加修葺，退之記，沈傳師書碑，石泐剝，更以石模刻之，字體多失。詩云，青草仍殘照，黃陵一望中，鼓聲迎客淚，羅袂過湖風，斑竹痕猶淺，蒼梧恨莫窮，年年秋水上，瑤瑟伴悲泗。

癸卯，逆風循西岸牽行可五里，有江自東南出，其大與湘江等，曰瀏陽江。西岸有廟曰三沙，牓曰武威王。石刻，乃天祐二年馬殷爲馬俊建而遠祖之也。

甲子，晴無風，發潭州，循西岸牽行，艤舟王公亭，負南嶽行祠，游嶽麓，升中洞，具饌，謁漢文帝廟、嶽麓書院、塔院。大抵諸寺相鄰，惟升中寺最高，宛轉登陟，可百餘步，門外小溪激射竹木，其聲冷然，稍稍露石，角寺後有法華臺，高絕山頂，昔僧法崇者誦法華經於此，有杉檜數本，其大如囷，云陶士衡手植也。王公亭，湖民爲王宰少卿所立，洞眞觀記云，鄧郁與人上昇之所，有道書院、孔子堂、御書閣，堂廡尙完，猶泉經流堂下，發源極於瀟湘，升中寺、法華臺下有白鶴泉，涓涓有聲，味極甘冷。橘洲湘江中，南北與城等，有巡檢司、僧寺兩三所，居民業漁者數百家，土物最佳處，秦少游死藤州，其子護喪歸殯潭州，黃魯直有詩云，長眠橘洲風雨寒。

丁卯，晴無風，拋東岸，牽行五里許，過車子磯，西岸有小山，又行十里過昭潭，其水澄湛如鑑，俗云，傍通江南。

壬申，夜大雨，順風行五里許，水中多亂石，三十里至昭靈灘，有昭靈廟，凡四灘，皆行亂石中，而復湍急，自

三門船上執色俱道，皆士人謂之灘子，舟人束手，一不與焉，官舟過者，鳴鼓呼之，即時來集舟上，至昭靈出灘，方各捨去，在湘中最爲險處。

癸酉，十月朔，拋西岸十里許，江轉自西來，北望武口，又三十里，過青山磯，臨岸摧壞。

丙子，如岳下，出衡山縣西門，長松高下夾道三十餘里，或云三十里松乃馬希範所植，馬長而無髭，窋結於岳神，禱松而髭生。

丁丑，陰，朝謁嶽祠，退食眞君觀，謁北門侍郎神位，食後與檀宜義登山，自嶽西渡小澗，以轉軸橋子，迤邐挽行，路皆直上，略無盤曲，一橋至十餘丈，方可舉而前，可里許至石橋，亦謂之石梯，鑿成堦級，長可二十餘步，必嚴而登之。其石每在山之面，嶮路，盤乃能通也。其端有小寺，可數楹，謂之石橋寺，乃游人憩足之所。主僧必具茶食，又登陟可五里許，左之福嚴，右之南臺寺，在福嚴之下峯側，架空爲之，制作奇巧，殿堂皆板瓦，宛轉下上，始能及與。梁天監中惠海法師始開而居之，其後六祖之徒讓遷，梁庵於石上，人謂之石頭和尙。死諡無際大師，塔號見麥休書牓，倚在庭中，有石如案，乃無際落髮之所，龐居士亦嘗居之，西隅有壽星殿，內有木根，如龜形，有水泉涓涓，寺衆仰給其源，曰洗鉢池，亦石頭故物也。主僧維聖，嶽州人，居此十餘年，質重可嘉。

戊子，雨，晚往花藥山寺，詣其山則州城之南，塔壞，竹木可周數百步，其寺則居懷抱之中，寺後有烟雁峯，高可數百步，俯見城邑，其上有面嶽亭，北望衡山之陽，有如屏扆。過石池五里許，至湯泉，在澗底，大如車

輪，熱不可插手，稍稍下流，始可盥濯，旣溉田畝，流數里，左右山環偪側，略無興爲之地，盛滿溢溪，亦有此泉，渴飲猿鳥，汗溺僮猺，物同而其致異，亦可歎也。陷池過嶺少南，下有清池，隱出山腹，泓澄可二十畝，即是也。傳云：昔有萬氏居此，一日當雨，全家淪陷，遂爲此池，故當時有讖言當陷萬家，萬氏一家當之，今歲旱，則以牛數十淘攪其中，或能致雨。　郴之通惠禪師院，有唐楊惠之手塑九子母一堂，每軀自地坐立，不以狀其全，於裝繪采飾，皆以純色，不甚華彩，開戶儼然，觀者皆以爲生動也。嘉祐中，大卿解程守郴，率僚屬同觀，程朴野士也，見其生態，俾其工以彩飾之，又欲以俸錢作床，坐而處之，以命主僧，僧不從，解怒欲加之罪，僧曰：喫棒不辭，可惜壞了四百年手迹，而損大卿好事之名。解意不能奪而止。　馬默，單州人，氣幹老而不衰，言陝西事甚詳。熙寧中，邕州未陷覆，常有怪異，大蛇見，若雙龍，重八十斤，從邕州衙廳前井中，白氣干霄，蝴蝶無數，飛集林木上，不久陷覆，今復完葺，然寺中泥佛手足常動，城下鬱江澄潭淵，上人云：悄則有兵，今已清，有二龜伏其下，鱗甲可數。　曾谷能星曆數術，言事如神，爲王欽若作知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貴堪誇，碧油幢下閑睎烏，千日徼還上漢槎。欽若年七十二，建節知襄州，正得一千日，召還。又云：周而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日止少三，遂再入和，竟宜壺痒，其後欽若判西京，得七百日，再入，卒于政府，蓋痒謂卒，乃壬戌歲也。又云：陽去尙猶聞禁漏，異姓爲名在史書。王死在京，是時夜漏將盡，無子，女婿張瓌主後事，又與馮拯作書云：太常樂闋，都門過雪，托葬在劉太后喪中，不給鹵簿，是日大雪。　鬼門關在山嶺上，鑿石通路，崖壁如削，雖盛夏亦凜然寒涼。　擬金山在水中，嶺岫嶼起，有類金山，自餘亭榭基址甚多，竹木茂密，游者竟日乃可盡也。

附郴學大成一則

宋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後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

畫墁集補遺

墓誌

游公墓誌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爲兒時，不妄戲笑，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暮不少休，同舍生始多少之，已而考行試藝，屢居上列，人投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碩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帥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築壕，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役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薦擬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琯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琯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道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西夏寄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邊事，

瑄璞曰。向非公。殆於虜矣。趙卨帥延安。以公權管句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臨安以北。諸寨無屯備。卨患之。公爲謀發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覘其有備。乃引兵入麟州。緩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督進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句當公事。復從趙卨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卨委公行諸壘振貸。公使弓箭手漢番戶勝鐙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卨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會於同文館。卨方迫奏筴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辦。王韶爲樞密副使。謂卨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遂免卨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疑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團練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句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儀白禧從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侯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當公事。軍駐靈武。饋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句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卨帥慶陽。再辟公管句機宜文字。狙擬當用兵之後。扶傷補敝。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卨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先帝所茲。所以形勢夏人者也。上當守而勿失。奈何

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進而荊蜀。如有請者。亦將予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國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以天下之強。疑而棄地以悅寇者哉。因遞分疆詔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得其地而不有。侮慢加甚。□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青宜結鬼章寇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狄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合鬼章結夏賊爲亂。謀分盜熙河。朝廷患之。□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衆以公行。公奏以謂本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聚兵於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鬭知不鬭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遂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俘衆并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於是奏捷曰。臣聞倚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挾策而弗謝。陰嗾吐蕃鬼章。結黨搆姦。欲爲邊患。臣與衆帥合謀。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聖神。陷陣克敵。斬獲以萬計。生獲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懸尸藁街。暨夷郡關。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功

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祕不發喪。詐以爲嗣。當立請封於朝廷。已而復殺董氈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縛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以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事矣。會鬼章就擒。其事遂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已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鑿故關山道爲坦途。便熙秦之戍。視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民亦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番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覽。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其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拓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隔。犬羊之勢。得以潛覘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寄骨於佛舍。歲久暴露。

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讞獄。下其案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淹歲時而不降。淹獄稽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廿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額。繫春秋饗享。牲牢酒醴。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上欲用公。卿延和殿論爭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遂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取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賤糴貴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寡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在昔邊士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既多。緣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升斗計地里輸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且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陛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執醜虜。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賞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宿命力鬭。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鄙。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熙寧以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

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歌謠。又自中條山下。泝渠堰。引耆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城上。以防不虞。久而未能。公至。則命解嚴撤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彼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路不絕。朝廷憚於供費。抑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朝廷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蕃衛。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適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用堡築之議。如建汝遮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濡。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餓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暇。不見其勞。燕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疾。有星殞於州宅思邵堂下。光燄燭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端。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皆句當秦鳳路機宜文字。鉉、琥、玗、璞、皆舉進士。鎬、翊、鄒、叔、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祔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曾氏。悼然悲慟。人不忍視。及侍繼母江陵縣太君錢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殁於延安。公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宦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於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坐山川險易。部落族姓。靡不周知。撫循勞問。下逮孩幼。故邊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於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殁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蕃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尤習邊事。諸將故吏。多稱公之術而畢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必過公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脩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壯。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度量風槩。瑰奇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興於鄭。元魏端侯。儒風聿修。悠悠千載。興刑執鑑。篤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於軍。書勞賞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嗣聖。嗣聖繼則。公相謀禦。指縱將士。機發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廟郊陵。百寮蹈舞。聳鬣鬼區。擊我皇武。桓桓奇功。提紀衝寓。乘軺膺寵。剖竹蕃麾。

省闥卿寺。出入樞神。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攸彼夏羌。屢犯西垂。公提將符。巍立山嶽。忽徙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要頸。大勳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炳如星懸。刻名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嘉慶甲子正月二十日舟次雙林依石本錄補。

詩六首

執扇

執扇本招風。曾將熱時用。秋來掛壁上。卻被風吹動。（愛日齋叢鈔）

次長蘆

炎荒往返正三年。重過長蘆古寺前。萬里風波行欲盡。停車南望一潸然。（輿地紀勝）

板子磯

石上紅花低照水。山頭綠篠細含煙。天生一本徐熙畫。祗欠鵾鶄相對眠。（太平府志）

呂子開挽詞

大塊分勞逸。唯君獨不均。險夷安若性。金石想爲人。萬卷皆爲託。重泉似莫伸。誰知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侯鯖錄）

霸王別虞姬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

虞姬答

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要爲人患。坑卻降兵二十萬。恨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將軍莫如敵對能。將軍一心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計。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奸臣。受卻漢王金四萬。買卻君臣與妾身。妾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莫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同歸服。將軍惟恃拔山力。即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無如何。將軍雖悟兮爭奈何。賤妾須臾爲君死。將軍努力渡江波。（二首見[illegible]氏可書）

綠窗新話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附。[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柯山集

附拾遺

張耒撰

柯山集

提要

臣等謹按柯山集五十卷。宋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迹具宋史文苑傳。蘇軾嘗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歎之音。晚歲詩務平淡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故瀛奎律髓載楊萬里之言。謂肥仙詩自然。肥仙、南宋人稱耒之詞也。文獻通考作柯山集一百卷。玆集卷數。祇得其半。查慎行注蘇軾詩云。嘗見耒詩二首。而今本無之。考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譙郡先生文集後曰。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洪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彥章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而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當有網羅之所未盡者。余將盡取數集。削其重複。一其有無。以歸於所謂一百卷。以爲先生之全書云云。然則耒之文集在南宋已非一本。其多寡亦復相懸。此本卷數與紫芝所記四本皆不合。又不知何時何人摭拾殘剩所編。宜其闕佚者頗夥。然考胡應麟筆叢有曰。張文潛柯

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明旦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云云。此本雖不及百卷之完備。然較應麟所云十三卷者則多已不啻數倍。亦足見耒著作之大略矣。

柯山集目錄

卷一
　賦十四首
卷二
　賦十八首
卷三
　古樂府歌詞四十首
卷四
　古樂府歌詞三十四首
卷五
　古樂府歌詞十一首
卷六
　五言古詩六十五首
卷七

五言古詩七十一首
卷八
五言古詩七十五首
卷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十
七言古詩四十七首
卷十一
七言古詩五十六首
卷十二
七言古詩三十七首
卷十三
七言古詩三十三首
卷十四
五言律詩八十一首
卷十五
五言律詩七十一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卷十七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卷十八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卷十九
七言律詩六十四首
七言長律詩四首
卷二十
五言絕句十八首
六言絕句二十一首
七言絕句六十四首

卷二十一
七言絕句九十六首
卷二十二
七言絕句九十九首
卷二十三
七言絕句一百零五首
卷二十四
七言絕句九十九首
卷二十五
七言絕句八十一首
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一百一十七首
卷二十七
同文唱和詩二十四首
卷二十八
同文唱和詩十四首
卷二十九
同文唱和詩一百零六首
卷三十
同文唱和詩七十七首
卷三十一
表狀十五首
册文一首
卷三十二
論六首
卷三十三
論四首
卷三十四
論六首
卷三十五

論九首
卷三十六
論十首
卷三十七
論九首
卷三十八
論十四首
卷三十九
議六首
說十七首
卷四十
序十四首
卷四十一
記九首
卷四十二
記十首
卷四十三
傳二首
贊五首
銘二首
偈一首
辭二首
卷四十四
書跋十八首
卷四十五
題跋十四首
卷四十六
書簡十三首
卷四十七
啓十三首

疏二首
卷四十八
祝文二十首
祭文八首
卷四十九
墓誌銘五首
卷五十
墓誌銘八首

桐山集卷一

宋張耒撰

賦

大禮慶成賦

惟宋六世皇帝踐阼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綏靜中外。垂鴻襲裕。增高累厚。以對于神祇祖考者。固已蒙被光寵。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國家。因時施禮。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之薦。禮樂合舉。而古者乃以陰陽之至。卽南北之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有司其何從。于是天子惕然深思。祗畏敬愼曰。茲大事。我其敢專。羣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訂不易。于是議者曰。先王齋明以享帝。而帝之享否。雖聖人未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恭惟國家合祭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命。以遏亂略。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太宗威定宇內。震盪大漠。以一九有。定天下于一尊。眞宗熙洽洧廢。符瑞委積。南牧之旅。不戰請命。威加北荒。奏功偕宗。仁宗席安據厚。不動指顧。孽獠猖羌。含毒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爲。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貺矣。然則神祇之安吾享也其久

識。于是天子乃翳荷雲之屋。乘雕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輔。建虹電之修竿兮。籲彗星之飛旃。太乙執節以先驅兮。二十八星拱手布武。經營而周游。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雲涌。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悴然玉溫。儼然天運。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實鼻祖于神明。覽光儀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張咸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神嬉靈豫。醉醑飽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斁。惠我文人。（案此下脫四字）瞻祖禰而念功兮。顧禰宮而感親。望孝油然發中兮。在位望而含辛。壽賜告旦。祥飈掠麗。從我璧士。來祇精禋。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逶逶遲遲。雲流而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旃洪順。翕赫欲霆兮。攫拏龍虎而亂鯤鵬。雄騖慘威而震伏兮。柔良化禮而蕭清。弛天威。戢天戈兮。固已熄威蚩尤而折欃槍。執飛廉。囚商羊。屬之有司兮。蓋和膺詞祓拂。蠲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履綦。傍覗佩玉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額。口之成祝也。于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坰坦其迤邐兮。場圃既寒而畢功。顏青雲以逕屬。燦虹霓之經緯。紫微下屬于南觀。句陳錯施于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翔。德之龍。下視而曳疑。神變之欻成兮。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闢楯。洞牖屹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椽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慚。著類非賫材于新邊。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還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翬甍之躔既寢。淘擊之聲咸寂。敵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密。天子方端儼而虛一。多儀未畢。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醫鬼愕。靈俯膺精。以燭宵兮。元冥收威而布德。靈罷五震。軫章將中。天子乃披袞執玉兮。齋明莊肅之誠。動于進退。表于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摒熒惑。旁爍燭龍。近爲朝陽。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野屯之師。歸如酌醴而餌金。衣黃流汪洋。璧玉照徹。祥禋衛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周。燎烟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鶩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閶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瀆固兮澤劫濡。于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鼚極。端門闢天。賞出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漠。南盡島壑。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囚。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反其舍。士復其伍。劬技呈才。千鐘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群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王。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祇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在坐。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歸兵暴刑。後貨食兮。敢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孌之。誠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月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游東湖賦

紛不知吾之所如兮。獨漫漫而若狂。乘醉飽之餘力兮。遂陟巘而緣岡。惟大多之巢烈兮。莽川澤之茫茫。義功休乎場圃兮。小陸散夫牛羊。憫大木之百圍兮。悵赤立而無裳。鵠鶴翠鳴而下上兮。雜萬竹之青黃。忽平陸之既窮兮。滙積水之汪洋。曰是爲齊安之東湖兮。右派合乎濤江。荒灣寂寥而葭葦兮。懸疏罾于夕陽。爲罟網而無獲兮。嘉魚逝而洋洋。弔村落之柴荊兮。哀淮夷之陋荒。呼徒侶而還歸兮。陰風振而盡興。覩星昴之衬中兮。冒元冥之嚴霜。顧謂童子。汝其賦詩。爰有小子。毅然致辭。歌曰。歲窮木落兮大澤空。

雁背征兮天北風。烏不依酒兮御元冬。歸來歸來兮樂未終。余曰。汝歌麗之。乃歌曰。臨山川兮懷故鄉。歲窮陰兮書不暘。升高堂兮潔余觴。酌余思兮古之人。

問棠賦（有序）

雙棠者。子寓陳僧舍堂下手植兩海棠也。始余以丙子秋。寓居宛邱南門靈通禪剎之西堂。是歲季冬。手植兩海棠于堂下。至丁丑之春。時澤屢至。棠茂悅也。仲春且華矣。余約常所與飲者。且致美酒。將一醉于樹間。是月六日。予被謫書。治行之黃州。俗事紛然。余亦遷居。因不復省花。到黃且周歲矣。寺僧書來言花自如也。余因思茲棠之所植。去余寢無十步。欲與鄰里親戚一飲而樂之。宜可必得無難也。然垂至而失之。事之不可知如此。今去棠且千里。又身在罪籍。其行止未能自期。其于棠未遑得見也。然均于不可知。則亦安知此花不忽然在吾目前乎。因賦問棠以自廣云。

寓舍之壖。既容且瞍。手植兩棠。于堂之隅。風來自東。冰雪融液。與硯吾棠。既葩而澤。乃沽我酒。又命我人。期一醉于樹間。聊快酬于芳春。夾籥之初。謫書在門。跨走千里。止于江濱。天星一周。穆然芳春。想見吾棠。粲然含姿。俯視舊堂。今居者誰。婉如怨而有待。淡無言其若思。嗟乎。始種自我。其享將爰。盈我旨酒。會我賓客。一酌未舉。倏仰而失。事至而鬚。其初孰測。惟得與失。相詩無極。則亦安知夫此棠不忽然一日復在余側也。且夫棠得其居。愈久愈榮。無有斧斤斲傷之虞。我行世間。浮雲飛蓬。惟所使之。何有南東。夫以不移俟彼靡常。久近衡從。共志必償。歌以訊之。用著不忘。

柯山賦

入東門而右回者。原迤靡以相屬。披磅礴以隆起兮。是爲柯山之龍。其上蒼森而晻藹兮。冠萬竿之修竹。下磽确而堅密兮。拱高林與喬木。散雜犬于危阤兮。雜茅茨與夏屋。通樵牧之蹊還兮。路縱橫而斷續。撮土石列。暗賈谷虛。鳥鳥上下。伏暵號呼。俯江流之滶滶。招列山之蟠紆。林巒作態而厲厲兮。風雲効技而務舒。因可以開闔陰陽于一氣。寅餞日月于天衢。爰有窮人。瀾然無歸。曠四海無所投其足兮。后帝命我于山之隈。庇茅茨之數椽兮。撫枵腹而常飢。時醉飽而自得兮。亦杖屨而遨嬉。逾山而東。席門草廬。爰有君子。于茲寄焉。自種自食。鄰里莫于。闔胥滿家。兒稚飢寒。相見輒喜。有時不冠。寄萬事于一笑兮。不知食糲而衣單。吾不加物以一毫兮。亦莫受人之嫚謾。悟紛華之多虞兮。幸寂寞之至安。飲我薄酒。慵有餘暇。我豆獎甘而腴隱几而休讀我書。乃曳杖歌曰。升柯之巔。明道眺兮。築柯之晻。可以老兮。終古不忒。天之道兮。于于而行。無喪吾寶兮。

卯飲賦

張子晨起。落然四壁。于林霜曉。四顧寒寂。先生惘然而不自得。顧睨壁間。若有物焉。短脰豐腹兮。長喙旁啄而椎髻。上直也。雖未知其何辭。而津津然有喜色矣。于是童子趨而進曰。是有客曰麴生者。願奉先生于頃刻。先生欣然。三揖而進之。蓋其氣盎盎。列而浮兮。其聲瀏瀏。和而幽兮。其質醲醲。毅以柔兮。先生曰。

甚矣予之不敏也今日乃知從子之遊于是體之栗然寒者溫心之鬱然結者散已大忘于寒暑尙何有予夜旦揖麴生而告之曰吾將旦旦與君周旋旣導君以良辰又餞君以芳鮮而可乎麴生對曰斥子之泉吾泉出兮栂吾之腹君腹實兮陋彼昏之獻酬何啻富子于一日

鳴雞賦

先生閒居學道昧且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之旣久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峨峨朱冠丹頸元膺蒼距矯擢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肅雕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踏幽窗之沈沈悅余夢之欲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聞振衣之腷膊忽孤奏而怜怜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閒之落星歌三終而復寂夜五分而旣更萬戶皆作車驅馬行先生杖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暑雨賦

提九山于空虛忽並擊而俱裂避百川于河濆乃防閑而一決哀下生之微生何足供夫摧折方朱鳥之宵中歲仲夏兮大熱雖悸炎之一快俄鬱蒸之莫洩叢百指于環堵顧杖屨之安設委薰風于九旬淫疾苦于百節付六鑿于渾沌獨天游而神悅忽翛然而輕舉同已窺寒門而蹈冰雪攬北斗而酌天酒觀上帝于元闕聊逍遙兮窮年觧歸居兮螘垤

蘆藩賦

張子被謫客居齊安陋屋數椽織蘆爲藩疎弱陋拙不能苟完晝風雨之不禦夜穿窬之易干上雞栖之扁瑟下狗竇之空寬先生家貧一裘度寒曾胠篋之不卹何藩籬之足言鼓鐘于宮聲出于垣中空然而無有徒望意而輒還故吾守此敗廬其固比夫河山若夫朝暘不出微霰旣零聲如跳珠淅淅可聽及夫衡門晝掩烏雀就栖挂荒山之落景絡衰蔓之離離其下榛草樵蘇往來螻蚓出入羊牛覘窺先生蹶然杖藜過之瞻顧四隅憫然歎之曰公宮侯第黛瓦連甍紫垣玉府十仞塗青何嘗知淮夷之陋俗窮年卒歲乎柴荊也哉

燔薪賦

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闌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偕來童子抱薪而來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燥埃塵所蒙固膏液之乾竭乃外槁而中空惟利鏃矯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挺勁節久而後燃旣舉枯而效技又熒熒而不烟于是先生欣然環坐指喜盛裸股赤足盛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蓄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擇材條直默材擢摶漢璧之可效媲魏宮之金璧寒誰知窮山寒夜之叟敢傲溫于狐貉之前（原注今俱上方嫩率點成琴材甜楸文始佳也）

菊賦有序

予到官之明年以事之東海道漣水漣水令陸僑以蘇子瞻先生後杞菊賦示予予不達世事

自初得官即不欲仕而親老矣家苦貧冀斗升之粟以紓其朝夕之急然到官歲餘困于往來奔走之費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悲愁歎嗟自以爲無聊旣讀後杞菊賦而後洞然如先生者猶如是則予而後可以無歎也

有蓬四垣張子居官童子屍謁有駒在門張子迎客平生故人予致其勤餽客以殘擷斷菊之清英翳霜杞之芳根芬敷滿前無有驛擅客愠而作謂余曷然張子始歎終笑以言陋雖爾棄分則余安子聞之乎膠西先生爲世達者文章行義徧滿天下出守膠西曾是不飽先生不慍賦以自笑先生哲人太守尊官負若不厭況於余焉不稱是懼敢謀其他請卒予說子無我嗟冥冥之中實有神物主司下人不閒毫髮夫德不稱享者殃勞不稱食者罰予身甚微余事甚賤聊逍遙于枯槁庶自遠于人患客饑而食如膏如飴茲山林之所樂予與爾其安之

涉淮賦

沙汭淮之浩蕩兮聊以豁吾之幽憂轉峽石而下泛兮觀波濤之複流何佛廟之巍峨兮隱于兩山之幽晚東岸之飛閣兮納萬里之清秋昔淮人之倔強兮恃江左而不賓方中原之多故兮遂竊帝而稱鄰遭世宗之勃興兮乘累聖之威神蘐疾馳而奉命兮戈一揮而遂臣始盤桓于壽春兮蓋嘗挫而益振驅貔虎于順流兮臨長江之廣津馳千里之玉帛兮擁百萬之精軍計其一時之氣兮固叱咤而風雲嗟百年之幾時兮山川儼其如新忽人事之幾變兮撫城廟而湮淪訪遺事于樵夫野人之談說指餘迹于荒城故壘之荊榛徒見夫雲悠悠而朝出水漠漠而東流飛沙驅于晴渚聽夜櫓于行舟彼時豪盛此日廢昔人功業今人愁嗟夫且之心暮不可求前之迹後不可再胡爲寂寂之前古乃以興亡而感慨雖物至變者其存也宜久勢極大者其亡也可驚方登臨而遠想豈獨予兮忘情

後涉淮賦有序

甲寅之秋自正陽涉淮作涉淮賦旣至泗之臨淮邑之東南皆淮也朝游夕濟凡淮之驚瀾長風濤之變無不歷之矣今秋又以事之東海至漣水入漣河舟人告予曰淮水自是入海矣予生二十有二年吳楚秦蜀之國來往殆徧竊悲其跡之不常作後涉淮賦以自廣云

浩淮流之湯湯兮蕩余舟以沿洄嗟我居之不常兮未期歲而再來始進棹于正陽兮睨下蔡之窮城界陳許之北垠兮望荊塗之兩山穢川原之迴複兮思禹功而慨然爰係舟于徐邑兮傍淮隅之兩堧覩長帆于朝風兮凌星河于夜湍豈所覽之未周兮恨未窮其本源忽行役而南去兮税吾犍于清漣指溟渤于西北兮曰此淮流之所還彼百川之歸海兮吾固知其必然惟循源而極末兮哀予迹之未安當天時之晚秋兮風露慘其旣至山峭峭而瘦出兮水紺潔而無滓曳孤蓬而忽驚兮出游鯈于短葦白鷺飛而下來兮翻如避世之君子酒芳香而盈盤兮吾陶陶而自醉方頹然而遺形兮孰卑高而賤貴彼貧者樂其府兮富者懷其資無二者之累予兮何羈游之足悲窮天下之奇怪兮極覆載之所藏脊吾車而勿反兮畢吾世而徜徉

雨望賦

瞰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霶霈。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旣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所能爲。蓋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東觀聽乎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暮秋賦

嗟予志之莫就兮。哀天時之不予謀。歲冉冉以將暮兮。無以蕩吾之幽憂。昔吾之旣有知兮。獨信道而不顧。鞭吾駒之不戒兮。眇一世而獨騖。儼章甫以自好兮。安知越人之異容。恃所持之不欺兮。謂彼此之情同。夫何事物之多故兮。因少悲而老智。彼善惡豈有常兮。固繫夫一世之賤貴。或指礫以爲玉兮。人皆知其不然。衆旣訛而莫返兮。事隨信而名遷。僞言質于衆舌兮。至寶賤于獨知。正無助者必危兮。惡乘朋而或濟。決大河而東奔兮。挽予舟而上泝。嗟爾檝之幾何兮。蛟龍蟠其方怒。外旣揆而內度兮。考奇好之同異。韜九變以深藏兮。固可死而不可試。卷杜蘅之幽佩兮。苞芳蘭之翠衣。畏久蓄之不揚兮。時竊陳以爲戲。嗟所資之不售兮。非遠人之宏規。彼廢興之有命兮。何憂樂之足係。奏吾琴之憤怨兮。酌吾酒之冽清。攬芳桂與秋菊兮。聊以駐吾之頹齡。吾又將之夫深山兮。遂絕世而遠去。身九潜而後衣兮。齒三漱而後咀。納冰霜於胸中兮。蕩焦腸之宿汚。求仙人之奇術兮。與彭咸乎爲伍。彼君子之蹈常兮。曷急世之有輒。聊逍遙以卒歲兮。樂天命而不疑。

柯山集卷二

賦

超然臺賦（原注。蘇子瞻守密。作臺于囿。名以超然。命諸公賦之。予在東海。子瞻令貢父來命。有序）

或有疑于超然。曰。古之所謂至樂者。安能自名其所以然耶。今夫鳥之能飛。獸之能馳。與夫人之耳目手足、視聽動作。自外而觀之者。豈不以爲大樂乎。然鳥獸與人。未嘗自以爲樂也。古之有道者。其樂亦然。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耶。彼方自以爲超然而樂之。則是其心未免夫有累也。客應之曰。吾豈以子之言非耶。吾方有所較而後知超然者之賢也。予視世之賤丈夫。方奔走勞役。守塵壤。握垢穢。嗜之而不知厭。而超然者方遠引絕去。芥視萬物。視世之所樂。不動其心。則可不謂賢耶。今夫世之富人。日玩其金玉而樂之。是未能富也。忘其所有而安之。是眞能富矣。夫惟有之。是以貴其能忘之。使其無有。則將何所忘耶。予以爲將忘超然。爲眞超然。則其初必有樂乎超然而後忘可能也。予以爲樂夫世之樂者乎。然則子亦安知夫名超然者果非能至樂者也。賦曰。

登高臺之岌峨兮。曠四顧而無窮。環卓山於左右兮。瞰大海於其東。棄塵埃之諠卑兮。揖天半之清風。身

飄飄而欲舉兮。招飛鵾與翔鴻。昔丘原之莽莽兮。弔韓侯之武功。擅千乘之富強兮。憑百勝而稱雄。忽千年而何有兮。哀墟廟之榛蓬。有物必歸於盡兮。吾知此亭之何特。惟廢興之相召兮。要以必毀而後止。彼變化之無窮兮。嗟其偶存之幾何。聊徵樂於吾世兮。又安知夫其他。或有疑夫超然者兮。豈其知道而未純。曰彼天下之至樂兮。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惟樂而不知所以樂兮。此其所以爲樂之全。彼超然而獨得兮。是猶存物我於其間。客有復之者曰子知至樂之無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悲。世方奔走於物外兮。蓋戚至死而不顧。眇如醯雞之舞甕兮。又似乎青蠅之集汙。衆皆旁視而笑兮。彼獨守而不能去。破此樂於超然兮。謂孰賢而孰愚。何善惡之足較兮。固天淵之異區。道不可以直至兮。終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然兮。果不能造乎樂之淵乎。

鳴蛙賦（有序）

予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鳴聲不絕。夜爲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因投予藥一丸。蛙無遺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復爲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瑩。我勞其休。歸偃於室。於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懼而悲。若喜而語。若怒而詬。若嘆而嘔。若咽而嗽。瘖者之呼。吃者之鬭。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節兮。又似大蠻戎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熯餒久。得其所處而樂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周官。酒灰驅蛤。君其教之。予得盡殺。予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羣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

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孰惡。爾奚自私。己厚蛙薄。叅通彼己。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援枕而呼。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晞。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將極。熙草蕃莚。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呼。意氣橫逸。子知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零霜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斂吻收足。瘂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興衰迭乘。子姑忍之。奚以殺爲哉。

齋居賦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亭而用事。水伏畏潤。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爲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屏車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無刑。又遠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爲徒。絕嗜窒慾。愛精嗇神。聲色不御。滋味弗親。沖然與和俱遊。浩兮以道合眞。故能體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癘。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爲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其顚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陰異盜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微陽。則洗心滌慮。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故能涉至變而不渝。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

蜘蛛賦

魚游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簷屋。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以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斯蟲是愧。

得友賦（爲洪答子龜）

予趨世之僻迂。獨孑孑而無朋。信所樂以直前。嘗媒仇而買憎。惟物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甘默默以退藏。包薄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眷吾遊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惟夫子之好修。昔固聞乎德聲。獨顧我而忘勤。提末援而必傾。發鍵鑰而不疑。奏金石之鏗鍠。內端肅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矜。羅昔賢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懽愉。實未得乎平生。惟瀍洛之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士於古初。亦窮微而造精。投明珠之的礫。報美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就競。雖所歷之萬殊。願勿疾兮茲誠。

懷知賦

嗟予生之苦艱。涉世故而多違。丞羣嘲而衆侮。獨孑孑其從誰。嗟若人之好修。外恂直而中奇。畀予手而指津。謂予車之不迷。遵常度以夷行。正六轡而安馳。嗟終日而無禽。曰固然而曷疑。惟言動之合符。若方圓於矩規。振高言於皇極。流餘韻於奇辭。沃道德以相酬。心厭滿而忘飢。愛日月而畏別。卒悠遠而多懷。

跂予望兮莫瞻。將竊言其從之。何出門之多艱。頓我馬以逶迤。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江湖以浮舟。蛟龍鬱其揚鬐。路幽邈而莫通。心鬱塞而增悲。贈瓊　以致情。恐所託之吾欺。惟至技之難投。或舉世而莫知。倘一遇而見明。蓋至樂之無儷。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遺。苟我心之不察。雖親愛而何恃。致烈士之報知己。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而忘私。風蕭蕭以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團兮夕涼。庭木颯其先衰。羈我馬於東周。蓋三歲其於茲。老駸駸而來逼。心鬱鬱而不夷。覽所樂之莫從。託胃寐兮庶幾。酌尊酒以忘憂。寫我心兮陳詩。

遺幽賦

居子孑以無與兮。出莫知其所之。獨端居以終日兮。耿然默以長思。古之人不可得而見兮。存者滅昧之遷辭。顧一世之異情兮。予誰者其從之。惟我生之拙迂兮。嗟所慕之名奇。揭廉清之遺風兮。曰吾其從難而退易。百騑不加於跬步兮。却轡疾返而莫追。踐斯言之不欺兮。庶吾心之無愧。日月忽其逝流兮。老忽忽而既來。惟所蹈之日迷兮。撫前心而自非。欲改故而圖新兮。從靈龜而問疑。兆改橫而上從兮。史爲予而告辭。橫爲窒而譬處兮。上從直達其無嫌。豈外拘而中乘兮。或者既寒而將遂。保爾守而無疑兮。神明於汝其遺之。相利害而爲術兮。彼鄉人其猶恥。美靈龜之告繇兮。得我心之所止。彼躊躇其焉往。聊安安以自恃。歲冉冉以將老兮。草木颯其變衰。元蟬號乎高柳兮。溢菡萏於清池。宵蟲悲鳴以相語兮。潮雨振熱而南窺。嗟吾客於東周兮。周天星之三移。寫我憂以命駕兮。覬高期以遠視。覽平田以芒漢兮。瞰清格

之東駛。山重複而南積兮。萬嶺矗疊以鱗次。微雲靄靄以忽布兮。孤翼滅沒而高逝。熊耳高高而西峙兮。女几崙湧而南危。東平川於兩開兮。散伊洛於平地。雞犬害其相聞兮。溝塍布而如畫。牛羊閒以就牧兮。烏烏號呼以羣嬉。登故國之餘墟兮。望遺宮之殘基。傷者來世而無窮兮。樂者昔人其既止。惟達觀其超忽兮。等廢興於一視。考物變以自樂兮。遺餘情於酒醴。大人無郎而非樂兮。淺夫係物以自治。彼方窘我以局促兮。我則顧步而廣肆。制憂樂於在彼兮。夫何貴乎明智。忘吾憂以洋洋兮。將以語夫君子。

哀伯牙賦

伯牙鼓琴。後世無知。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閒。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詰不可。偪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皇夸。巷歌里曲。人邑娛邑。人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恥。達衆者常孑孑其無與。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爲至巧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石菖蒲賦（有序）

歲十月。冰霜大寒。吾庭之植物。無不悴者。爰有瓦缶。貯水斗許。間以小石。有草鬱然。俯窺其根。與石相結絡。其生意暢遂。顏色茂好。若夏雨解籜之竹。春田時澤之苗。問其名。曰是爲石菖蒲也。致諸本草。則所謂養性上藥。仙聖之已試者也。因賦之云。

嘯寒風霜。水落石潔。大木百圍。偃仆摧折。有草於此。寸根九節。曾是莫傷。華然茂悅。若處廣深。隱奧密。而不知戶牖之外乎地尺雪也。將靡而餌之。私其益於我躬。則不幾於奪也。曷若致之吾前。儼之以自修兮。庶乎比德之瑕玦也。

病暑賦

皇昌運之元祀兮。予出守乎淸潁之區。背國門而南騖兮。頡頏乎太昊之墟。方炎夏之隆赫兮。閔時澤之不濡。魃乘時而行虐兮。逞威烈乎暘烏。駕畢方而驂熒惑兮。回祿爲其前驅。燎所及於一燎兮。何有瓦石與瑤璵。豐隆致其微陰兮。飛廉蕩覆而無餘。野曈曈而揚塵兮。何蒿艾之芬敷。應龍燒首於下澤兮。僅自免於槁枯。鳥呀喙而忘飛兮。獸逃穴而深居。嗟人胡獨不能兮。無乃欲息而被驅。昔薪山之秋鷂兮。因冰卷而玉舒。劾功能於幺麼兮。曾何足以寧吾軀。飽風而爲蜩兮。又欲泳水而爲魚。出寒泉於深井兮。竭筋力於轆轤。不計腹之所受兮。尙問山窮麴麥之有無。亂曰。陰陽循環。靡窮極兮。時至而變。有常則兮。融液金鐵。爍山石兮。謹觀其報。在朔易兮。元陰大冬。冰雪積兮。無畏其機。備其極兮。補完衰竭。戒紡績兮。保我歲寒。以終吉兮。

喜晴賦

積雨初止。萬境聲乾。星漢昭回。夜客尙寒。晨起載欣。朝暉在門。起往從之。淸明肅然。蚓安其穴。蝸不道涎。還閒通於滯濕。失沮洳之墊昏。列缺弭鞭。豐隆僨驂。羲和緩轡而安行。背扶桑而經天衢。曬大田之多荒。

乃愀然而興哀。聊需霧之一嬉。遽下土而釋災。詔龍蜥使伏蟜。息憤怒之咆噦。曰予悔禍於斯人兮。若雨師以一杯。惠我農歸。豈不休哉。

南山賦（以注寄張嘉甫）

南山巖巖兮。其下有人。佩玉而握珠。劑肅魯叟之古經。不習世儒之臆書。我寔見之於宛邱。貌秀晢而眉疎。別去忽兮幾時。商賫而垂纓。愛德器之老成。費巧琢於瑤璵。閒所與之爲誰。亦黃檮之仙癯。禁八馬之超驤。同羈豆於羣駑。時慷慨而長鳴。恥賤工之附輿。我行世之多艱。三年困兮江湖。幸天恩之放還。過都梁兮躊躇。奉兩月之周旋。越長江之馳驅。屢飲我於山閒。出翩躚之兩姝。舟師告予以當行。具檣檝於斯須。歲方莽而塞驕。兕冰雪於野墟。雲漫漫兮垂天。風飄飄兮切膚。擁鮭賢於宿莽。妍柳秀於羣枯。泛羽觴之淸洽。聊覽物以爲娛。思佳人兮天末。望莫見兮愁予。

秋風賦

張子夕坐於堂之南軒。有風颯然。來自西方。感乎人心。異於尋常。初披偃乎草木。亦泛動乎軒窗。張子曰。是風也。所以成歲而佐陽者乎。時也。朱火就謝。七月始涼。既導迎於肅殺。又介紹於雪霜。其中人也。蕭瑟灑然。汗澤爲乾。纖絺昏縞。不勝其單。其加物也。未敗其形。先傷其情。未損其生。先奪其英。使之落然萎者、見於顏色。黎然槁者、動於聲鳴。吾嘗中夜而聽之。淅瀝飂飀。羣動百蟲。怨泣悲吟。動人忡忡者、秋之聲。旦起而望之。淸明高潔者、秋之容。於是庶草効實。九穀獻功。既獮於野。又嘗於宗。感天時之不留。念歲律之將窮。張子曰。吾何爲乎。戒裘褐以備嚴冬而已。

南征賦（以注贈張嘉甫）

予文窮而莫諱兮。顧四方其何適。毋事征於江右兮。毛土膏其可食。抱朝暮之勝氣兮。西山吾以爲宅。風予帆於婁日兮。予朝發於赤壁。攝玉壘之下流兮。逝蓬飛於一息。迅沮漳而橫入兮。雁揚瀾於左蠡。孛吾目而無恨兮。濤猛獸以噬搏。舞光風於木末兮。侯餘波猶未肯平。迷失道而問津兮（案此下脫三字）御於朱明。就漁父而陳詞兮。予非湘纍之獨醒。父告予以不治兮。南樵舍而自成。破剛畝而猛流兮。石險很而當道。豈舟人之廉治兮。艇觸擲而欲側。繫予車於桑本兮。予猶可以徒行。爽予竈使不得炊兮。予猶可以乞鄰。曰厚土之彌漫兮。予羈騷無以爲家。雖斯人之可懷兮。鳥猶長鳴以歎嗟。黃蒲田之所播植兮。歲有秋而登場。既狼戾而竭鄰兮。已獨賦乎廩倉。饌上方之玉盤兮。上曰飽斯人之德。歲協洽而靳兮。味柔嘉予未得食。染予指於鼎兮。豈不同此臭味。使持節於十郡兮。民樂得此父母。曏予懷之倉卒兮。謂一寒之何故。雖解衣推食兮。曰此小惠。汝弗德我。我九世之良醫兮。藥神膏而可以破汝腸。賦九言而九頓首兮。度百世而用足。閱一世之風波兮。曰餘皇吾以爲歸宿。

碧雲賦

蹇踰高而延矚。悵天邊之碧雲。稱不知予何思。情盈至兮繽紛。懷幽蘭之令姿。方揚靈乎上春。顧來者之非其人。使昦蕩乎埃塵。我有旨酒。與子殷勤。終闋莫致。實勞我神。白日西馳。去故就新。發采舒光。念當及

晝。

三酌賦

出公門而偃私。酌旨酒於良辰。纔再酌而三酹。恍如對乎佳賓。長局促之傷懷。聊流暢乎心神。愆荒湎乎無算。悠然合乎禮文。蕩志文史。晤言詩書。世醉不足。我甕有餘。蹈妙物表。韜精道樞。冥會獨應。誰知我娛。

人日飲酒賦

歲後七日。其名曰人。愛此嘉名。酌酒懽欣。豈木行之始和。生庶類而施仁。又曰。人者三才之中。將中和之肇布。易嚴殺之餘冬也。乃命婦子。班坐行觴。酌已相祝。壽考無疆。有否必泰。無窮不通。請觀庭下之枯折。霜霰消而敷榮。羽蟲感陽而羣嬉。況乎雲間之飛鴻。於是三爵既醉。喜有所得。安局促而不歎。悟倚伏之無極。

吳故城賦

亂吾舟兮大江。夕余濟兮樊口。登武昌之故城。弔西門之衰柳。出東郊而南眺。訪遺城之培塿。嗟頹牆之迤靡。半已平乎耕耨。離離潤而沮洳。稻冉冉而將秀。曰是吳王之故宮兮。昔孫仲謀之所有。當擊漢之委地。羣兇聚而啄剖。偉紫髯之永圖。獨穴據乎江右。豈無意於雍洛。易處兮爲善守。觀其作都於武昌。夫何險陋而即安。是爲大江之上流兮。於備敵焉不緊。痛諸將之凡才。豈袁曹之敢班。欲身當中原之一面兮。事便時利。一葦濟乎濤瀾。當是之時。兩觀萬雉。標闕應門。內擁燕趙之美。外屯貔貅之軍。笙磬鐘鼓之喧闐。旗旆車馬之續紛。固已包蒙川澤。震耀山原。安知夫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夫何遺珠與棄玉。顧此遺墟之將圮。於是與客休於祠宮。披樵蘇之微路。嗟牛羊之入室。悶牲酒之不具。與客愀然三歎而去。

予近讀曹植諸小賦。雖不能縝密工緻。悅可人意。而文氣疏俊。風致高遠。有楚賦餘韻。是可矜尚也。因擬之云。

柯山集卷三

古樂府歌詞

君家誠易知曲

君家誠易知。易知獨難忘。西風鵂頭吹蕉黃。蟲綠當戶理秋光。翠屏碧簟生朝涼。牀頭蟋蟀見焚香。鮫人精額雙鳳凰。上元綠鬢遶耳璫。來車去馬官道旁。碧雲傳情何處郎。相望玉樹啼寒螿。

于湖曲 有序

蕪湖令寄示溫庭筠湖陰曲。其序乃云。晉王敦反。屯於湖陰。帝微行至其營。敦夢日遶之。覺而追。不及。故樂府有湖陰曲。按晉地志有於湖而無湖陰。本記云。敦屯於湖。又曰。帝至於湖陰。察營壘而去。頃予遊蕪湖。問父老湖陰所在。皆莫之知也。然則帝至於湖。嘗斷爲句。乃作於湖曲以遺之。使正其是非云。

武昌雲旗蔽天赤。夜築於湖鋒洗鏑。巳須臨駿風作蹕。去如滅沒來不斷。日圍萬里纏孤壁。兵氣如霜已濟犀。蛇矛賤士識天顏。玉帳髯奴落妖魄。君不見。銅駝陌上塵沙起。鐵騎春來飲澗水。浮江天馬是龍兒。壘踏揚州開帝里。王氣高懸五百秋。弄兵老傖空白頭。石城戰骨臥秋草。更欲君王分上流。

襄陽曲

西津折華鴟策策．蟾蜍光入芙蓉白．山頭不雨賈船稀．日日門前江水窄．將欲烜赫招行人．旋起丹樓照長陌．銀屏深蔽玉笙閑．自擘新橙飲北客．倏離暫合心未果．淚瑩雙眸爲誰墮．

寄衣曲

秋風西來入庭樹．攀條正念征人苦．空窗自織不敢任．鳴機愁寂如鳴螿．練成欲裁新絲香．抱持含愁叔姑堂．別來不見衣覺窄．試比小郎身更長．

江南曲

江蒲芽白江水綠．江頭開花自幽淑．人家晨炊欲熟時．旋去網魚惟所欲．往來送租只用船．未省泥沙曾汙足．有錢買酒醉鄰畔．終日數口常在目．不學長安貴公卿．每念離心寄朱轂．朝遊殿廊暮海島．諸人未歸身自到．

怨曲二首

白首南朝女．愁聽異域歌．收兵頒利國．飲馬胡盧河．毳幕風霜久．穹廬幾月多．雖寬城上宿．吹笛淚滂沱．

蒯席駐征棹．開帆復信潮．隔筵桃葉泣．吹管杏花飄．船去鷗飛閣．人歸鹿上橋．別離惆悵淚．江鷺宿紅蕉．

壽陽歌

壽陽樓前淮水碧．壽陽美女如脂白．李郎青鬢照青衫．曾在花前作狂客．伯勞睡重花枝曉．時許蜻蜓一偷眼．歡娛雖少恨已多．纖手紅箋揮翠管．淮陽歸來春已暮．夜夜夢魂淮上去．欲歌舊曲只添愁．書得雙蛾不能語．有客南來從壽春．衆中笑問動精神．自從柳別章臺後．攀折風光知幾人．已伴春衫辭側帽．不怕嬌啼隨意笑．嗟君耿耿獨相思．須信多情是年少．

勞歌

暑天三月元無雨．雲頭不合惟飛土．深堂無人午睡餘．欲動身先汗如雨．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彀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人家牛馬繫高木．惟恐牛軀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艱．誰知不如牛馬福．

春雨謠

晚雲欲著樹．中夜一聲雨．老農呼子孫．力作莫辭苦．風吹潤土如炊香．烹雞爲黍餉南岡．我知聖人在明堂．元年已是豐年祥．

少年行三首

騂弓鵲角青雕羽．金錯旃竿畫貔虎．長驅直踏老上庭．手拔于將斬狂虜．歸來解甲見天子．金印懸腰封萬戶．自爲大漢上將軍．高揖羣公佐明主．

人生豈合長貧賤．師事黃公曾習戰．英雄天子伐匈奴．初拜將軍二十餘．黃塵晝飛羽如插．身射單于碎弓甲．從來書生輕武夫．坐遣揮毫寫勳業．

少年賣珠登主門．主家千金惜一身．錄韓諸罪見天子．肯得君王呼主人．鬬雞走馬長安道．豪傑駢來奉談笑．漢庭碌碌公與侯．畏禍憂誅先白頭．

古意

園中楊柳樹．飛舞似含羞．如何風靜處．盡放眼中愁．金鋪銀屈膝．動處有人挨．棊盤作十字．中心爲子求．

橘犀如半月．何日是圓時．如何一種味．却有兩人知．

代贈

洞房飛香作春霧．仙人勸酒香中語．明眸第二紫雲娘．鶯學歌聲柳如舞．蹙眉長歌澄有蘭．銀鉤請君春草篇．繁絃高張燭燒夜．玉壺未盡參在天．春泥雪消淮上路．東風浪頭驚客艣．惱公舊事幾夢魂．過眼相逢一風雨．黃流滔洛上天漢．吳山洞庭藏水府．磯題詩句寄歸舟．江口風狂那得渡．

代嘲

過作拋人去．非眞我獨知．如何立不定．却有獨來時．

牧牛兒

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古柳南風清．麥深蔽日野田平．烏犍礪角逐春行．老牸臥噍飢不鳴．犢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岡頭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牧風日薄．近村牧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贈人三首次韻道卿

未必蝤蠐如素領．故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試得眞情是別離．縛酒且傾寒琥珀．淚妝更看薄燕脂．北城月落烏啼後．便是孤舟腸斷時．

醉裏紛紛散別筵．醒來客枕一燈前．黃茅野岸三更月．春水長亭十里船．一點淚憑誰寄與．十年香在恨依然．空疑窗外梅花發．珠箔青樓若箇邊．

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窗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城何處尋．

採蓮子

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溼．更脫新裙裹鴨兒．

倚聲製曲三首（有序）

予自童時即好作文字．每於他文、雖不能工．然猶能措詞．至於倚聲製曲．力欲爲之．不能出一語．傳稱裨諶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杜南陽以謂性質之蔽也．夫詩曲類也．善爲詩不能製曲．豈謀野敝耶．爲賦三首．

春絲叢恨鬢雲垂．媚態愁容半在眉．早是思深難語別．何堪肌瘦不勝衣．眼前有恨晨尤速．門外無情車載脂．自笑不如天上月．尊前猶有見郎時．

不恨因緣不恨天。強持牙板向罇前。陽關一曲動山月。別淚千行盈酒船。薄命有情今已矣。傍人無意亦淒然。願君學取梁間燕。秋去春來到妾邊。

山未高兮海不深。此情此意薄千金。今朝酒伴雙垂淚。明夜燈前獨擁衾。玉筋異時空見跡。塵犀千里亦通心。桃源路絕無人到。應許劉郎再訪尋。

劉壯輿是是堂歌（并序）

予劉子構堂於官舍。名之曰是是。而求予爲詩。予復之曰。夫物生之所必有。而其爲物彼是相次而不能定夫一者。天下之是非也。雖聖人出。無如之何。昔楚人有莊周者。多言而善辯。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周之爲此言。旨以爲至矣。而周因自未離夫萬之一也。而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劉子乃構堂揭牓。而獨以是是非非自任。吾將見子吻歙氣殫。而言語之戰未已也。嘗試爲子歌堂中之樂。而息子之勞。庶幾隱几而嗒然者乎。歌曰。

讀堂中之書兮。以致子之眠。飲堂中之酒兮。以休子之言。是非雜然於子之耳兮。對庭中之歎蝸。與夫木上之鳴蟬。庶幾養生而保和兮。窮子之年。

獨處愁

高高花飛驚愁顏。珠簾盡鎖春風閒。少年金鞍照秦地。玉巵雙覆塵埃間。花間蝴蝶雙飛舞。感觸深心心更苦。昨夜陰雲數尺許。連宵變作西窗雨。

遠別離

遠別離。明當入蜀去。酒闌日落客心驚。起與僕夫先議路。引車在庭牛在槽。桐枝㛹㛹秋風豪。別情惆悵氣不下。酒觴淋汚麒麟袍。緩緩清歌慰幽獨。不惜更長更燒燭。贈君髮上古搔頭。莫易此心如此玉。平生每笑花飛片。東家吹落西家怨。但得歸時似別時。相知何必長相見。

行路難

人生動與衣食關。百年役役誰爲閒。四時雁足鞍馬上。去歲錢塘今長安。車愁羊腸夜險折。船畏人鮓甕驚湍。九州一身恨自惜。使我顏色常鮮歡。天地一氣成萬象。融卽是山結是山。再願洪罏鎔融結。萬世更無行路難。

白紵詞二首效鮑照

搖輕裾。曳長袖。爲楚舞。千萬壽。新詞白紵聲拔舊。朔風捲地來崢嶸。燕雁避霜飢不鳴。高堂酒多華燈明。

回纖腰。出素手。髻墮鬟傾斂欲溜。爲君歌舞君飲酒。歲云暮矣七澤空。湯湯漢沔天北風。玉壺之酒樂未終。

七夕歌

人間一葉梧桐飄。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宮召集役靈鵲。直渡銀河雲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

玉指。織成雲霧紫星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得廢織紝。綠鬢雲鬟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謫歸却理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見。七月七日橋邊渡。別長會少知奈何。却悔從來歡愛多。怨多萬事說不盡。獨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催曉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我言織女君莫歎。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琉璃瓶歌贈晁二

火維愁茫地軸傾。下有積水涵鯤鯨。驚身竄潏山爲崩。金烏下啄孽龍騰。狂鬚奇鬣萬族朋。巨神日月雙手擎。夸娥愁思鳥戢翮。老魚戰死風雨腥。長彗下掃千里驚。淺洲一席塊爲城。蠻兒夷女奇弁纓。大船映天日百程。怒帆吼風戰飛鵬。舟中之人怪眉睛。獸肌鳥舌髮翹獰。萬金明珠絡如繩。白衣夜明非縞繒。以有易無百貨傾。室中開囊光出楹。非石非玉色紺青。晁吾寶鐵雕春冰。表裏洞徹中虛明。宛然而深是爲瓶。補陀真人一鉢衣。拏藤燕坐花雨飛。兜羅寶手親挈攜。楊枝取露救渴飢。海師跪請願有賦。番禺寶市無光輝。流傳人間入吾手。包以白襲吳緜厚。擇人而歸今子授。爛然光輝子文章。清明無垢君肺腸。比君之德君勿忘。與君同升白玉堂。

九江千歲龜歌贈无咎

靈龜千年口不食。以背負牀飲其息。吾家兩龜豈徒不食亦不息。壽與萬古無終極。濟南晁君博物天地通。夜窺牛斗、頗似昔司空。指我兩龜有名字。大龜爲九江。小龜號千歲。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原注：謂牛山老人）禹咄嗟。水平流。（原注：謂託叟）九江無波拍天浮。中有大靈背如邱。南風吹楚澤。蓮葉清欲秀。有物中作巢。一寸宜介胄。霞衣仙人鬢如霜。飲以南極之光芒。丹顱老客不相見。飛渡東海巢（案巢一本作朝）扶桑。邂逅來蟠桃枝。有子大如錢。浮游輕於鳥。（案此句一本作我身輕若鴻）江海一回首。青珊瑚柱碧搖宮。水仙焚香吹作風。朝戲蓮葉西。暮遊蓮花東。秋風蓮子熟。歸去清江國。小千歲。大九江。我久不見之。向君家[illegible]雙、[illegible]謂晁君二物有似我與子。國有守龜吾子是。燦然天下之寶器。黃金之縢紫瑤匱。天王端冕史再拜。一逆二從定大事。我身百無用。頗似千歲潛深淵。不願人間貯金藉玉享富貴。但願寄身江上一葉之秋蓮。萬物才不才。用舍不任天。寄聲問晁君、然不然。

大雪歌

老農占田得吉卜。一夜北風雪漫屋。屋壓欲折君勿悲。隴頭新麥一尺泥。泥深麥牢風莫吹。明年作餅大如箕。野人食飽官事少。負晨惡縮寒侵肌。高堂晨興何所爲。門無馬跡人更稀。珠樓玉闕互飛動。坐見貧尾牛光輝。無功及物斷受祿。覺穢幸賴天與之。棄糧遺粒待雞犬。吾饕何得長烹藜。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詩

山深巖高石壁白。佳日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走不停。驚電疾雨來如傾。山前兩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棧橫。崩崖古樹老有靈。吼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鬬不怯。萬竅却欲藏雷霆。鞭驢疾驅者誰子。石足嶮澀驢凌兢。目迷心惕愈不及。來憩樹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蛇驚。平居此樂忽入眼。綠

家古圖纔可辨。奈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天地之奇變。我心愛之良有以。昔苦山行親遇此。一生脚足不下
堂。輸爾朱家貴公子。

歲暮歌

北風吹雪送暮冬。重雲如山爭塞空。百年老樹吼欲折。塌翼不見南飛鴻。堂下幽姿亦可悅。點綴小樹花
玲瓏。老人重裘不能煖。永夜惟守深爐紅。啾啾寒雀飛不起。飢啄凍土藏枯叢。青春欲回水官怒。摧拉未
使陽和通。天時平分各司一。興廢誰得專其雄。杜門解轉聊有待。行看馬脚春泥融。

光山謠

艤舟淮南蟲新息。天遣清淮限南北。崎嶇細路入光山。野色蒼涼秋日白。八月穫稻田無水。蚱蜢羣飛稻
乾死。危橋絕澗閉水聲。喧喧汲水爭瓶罌。昏昏落日銜遠山。烏啼車轍未得閑。縣公與生我世舊。爲我烹
羊酤斗酒。燈前醉飽紛就眠。五更開門星滿天。長年他鄉心悄然。遠道辛勤難具言。

用劉夢得三題

春向晚。斜日在高樓。幽花愁脈脈。輕絮去悠悠。冉冉三更雨。蕭蕭通夜愁。
春已暮。把酒送春歸。花落鳴禽散。草長遊客稀。去年堂上燕。故故傍人飛。
春竟去。白髮感生平。流水去不斷。夕陽猶有情。舊時桃李月。悄悄向人明。

柯山集卷四

古樂府歌詞

年年歌

年年西風白露天。爛醉村釀秋池原。今年杜門不復出。爲愛我庭風日寬。東西相望兩叢竹。正色森森立
青玉。朝烟暮雨恣陵奪。翠鳳文章終郁郁。苦榴新栽果不實。下有蕭條冒霜菊。人情雖欲薦我酒。物意豈
願巖君菊。東欄黃葵色貴麗。氣壓滿欄香撲蔌。月桂淒涼何足數。蛛網挂蟲箕如束。安能卒歲不改芳。正
自榮枯隨衆木。陶陶吾意力有在。瑣瑣眼前安足錄。朝來默坐有佳思。病去身輕如脫梏。從來北客望江
南。何用登樓傷遠目。

鵯鶋詞

樹頭元衣郎。神爽聲復清。睡先萬目覺。起對殘月星。憫世耽睡昏。體穢神不靈。招使離衽席。嗚呼毋丁寧。
幽人最憐汝。未旦起坐聽。荒山多嘉樹。春盡故園情。

圍棋歌戲江瞻道兼呈蔡秘校

弈子圍棋非我敵。我謀事之如大國。主盟召會不敢辭。近忽淩陵有驕色。蜀人戰魯固非宜。於越入吳誰

可測。願君勿以大自驕。知小深謀戰須克。區區江子似邾寰。我如強魯端能役。凌兢螳臂屢見拒。我但憐
子心難得。近來措置尤小猾。何異穿窬時有獲。可憐癡將不知兵。請視吾旅豈冥北。饑魚貪餌不知鉤。口
雖暫美身遺食。雖然吾亦守疆場。防患猶須謹蟊賊。上攀蔡子雖已遼。晉楚周旋終有日。下觀江子行逾
遠。我進駸駸未知極。嗟予自謂敢忘謙。事有真誠難掩抑。爲君聊發一笑端。欲問吾棊視斯檄。

周氏行

亭亭美人舟上立。周氏女兒年二十。少時嫁得刺船郎。郎身如墨妾如霜。嫁後妍媸誰復比。淚痕不及人
前洗。天寒守舵雨中立。風順張帆夜深起。百般辛苦心不惜。妾意私悲鑑中色。不如江上兩鷺鷥。飛去飛
來一雙白。長淮杳杳接天浮。八月搗衣南國秋。謾說鯉魚能託信。祇應明月見人愁。淮邊少年知妾名。船
頭致酒邀妾傾。賊兒惡少謾調笑。妾意視爾鴻毛輕。白衫烏帽誰家子。妾一見之心欲死。人間會合亦偶
然。灘下求船忽相值。郎情何似似春風。獵獵吹人心自融。河中逢單還成阻。潮到蓬山信不通。百里同船
不同枕。妾夢郎時郎正寢。山頭月落郎起歸。沙邊潮滿妾船移。郎似飛鴻不可留。妾如斜日水東流。鴻飛
水去兩不顧。千古萬古情悠悠。情悠悠兮何處問。倒瀉長淮洗難盡。只應化成淮上雲。往來供作淮邊恨。

啄木詞

紅錦長襦當背垂。紫檀槽穩橫朱絲。美人亭亭面如雪。纖手當絃金桿撥。彈成丁丁啄木聲。春林蔽日春
晝晴。徘徊深枝穿翠葉。玉喙旁時還暫歇。深園斷嶺人不知。中有棲栖風雨枝。蠹多蟲老飽可樂。山靜花
深終日啄。雄雌相求飛且鳴。高枝礧嘴枝有聲。無功忍使飢腸飽。有意却教枯樹肯。疾彈如歌細如語。曲
欲終時情更駐。一聲穿樹忽驚飛。巢動枝搖不知處。

瓦器易石鼓文歌

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呵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夜視雲漢憂民瘼。桓桓方召執弓鉞。蕩蕩中韓賜
圭爵。北驅獫狁走豺狼。南伐淮夷斬鯨鱷。明堂車馬走爭先。清廟笙鏞戶栽樂。岐陽大獵紀功伐。石鼓巖
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市。後世紙筆傳冥漠。迹荒事遠貴者寡。數惜風霜日摧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
以瓦器尤奇卓。滿盤蒼玉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羲黃已亡巧僞起。采椽土木消純樸。何爲獲此上古
器。經歷萬古遭搜掠。寧墨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嬌齊俗。陶土摶泥從儉薄。或云古者
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是時此物參鼎俎。蕢桴土鼓誠爲樂。嗚呼二物信奇絕。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
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零落。

片雪歌

瑤池一片孤飛雪。風急身輕飛不歇。誰將翠袖遮得歸。十斛明珠換與誰。金鑾貴客迎將去。玉作幃帳藏
塵霧。人間不解桃李心。獨與琵琶自相語。主人白頭情不親。朱樓夜鎖梨花春。願同花落寄流水。飄出朱
門隨路塵。長恐此生空已矣。從此失身輕薄子。人生但樂兩知心。誰是瓊瑤執泥滓。驚鸞中彈花辭樹。蝶
散蜂驚春日暮。風光不斷流水長。不知片雪今何處。

梁父吟

豪俊昔未遇。白日無光輝。隆中臥龍客。長嘯視羣兒。九州英雄爭蓄髮。黃星午夜照中原。君看慷慨有心者。乃是山東高帝孫。老瞞抱璧控馬走。紫髯江左空回首。世上男兒能幾人。眼看袁呂真何有。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梁父吟。君聽取。聲節高歌爲君舞。躬耕貧賤志功名。功名入手亡中路。逢時兒女各稱雄。逝去。英雄非歷數。梁父吟。悲復悲。古今人事半如此。所以達士觀如遺。龐公可是無心者。何事鹿門招不歸。

度關山

度關山。道悠哉。秦關路險行車摧。秋雲沉沉天未曉。關吏正眠關未開。孟嘗逃秦畏秦逐。一日歸齊未爲達。重屏當道可奈何。搔首蒼茫空駐轂。主君無言客無計。仰看天星俯相視。風鳴木摧心自驚。咄嗟護養三千士。下客趨前。致獻誠。爲君試效晨雞鳴。引聲未絕羣雞應。軋軋重門僅徹扃。馬嘶人語車輪轉。斗柄橫斜夜初半。奔風捷足欲何追。虎口脫身非素願。孟嘗好士竟何爲。纔得雞鳴狗盜兒。可憐當日慇懃意。輟食分衣竟爲誰。

天馬歌

風霆冥冥日月蔽。帝遣眞龍下人世。降精神馬育天駒。足躡奔風動千里。蕭條寄產大宛城。我非爾乘徒爾生。小羌男兒漫羈縶。櫪上秋風時一鳴。萬里名聞漢天子。內府鑄金求駿駬。將軍受詔玉關開。霆旋西指宛王死。天馬出城天驅驚。塞沙颯颯邊風生。執鞅校尉再拜馭。護羌使者前途迎。麒麟殿下瞻天表。天質龍姿自相照。翠葆黃屋兩逶迤。玉鐙金鞍相炫耀。東游封祀被和鸞。甲子比來巡朔邊。異才自覺逢時樂。致遠不知行路難。物生從類如有神。地無遠近終相親。君不見。莘野磻溪耕釣叟。一朝吐氣佐明君。

江南曲

平湖碧玉烟波闊。芰荷風起秋香發。採蓮女兒紅粉新。舟中笑語隔烟聞。高鬟紅袖雙卷。不惜浮萍沾皓腕。爭先採得隱船篷。多少相欺互相問。吳兒蕩槳來何事。手指荷花示深意。郎指蓮房妾折絲。蓮不到頭絲不止。月上潮平四散歸。舟輕楫短去如飛。斷腸脈脈兩相語。寄情流水傳相思。

鷙鷹詞

八月穫黍霜野空。蒼鷹羽齊初出籠。劍翮鉤爪目如電。利吻新淬龍泉鋒。少年臂爾平郊去。草動人呼躍寒兔。竦身下擊霹靂忙。毛逐奔風血濡距。爾能搏兔不能食。未飽中腸行復擊。主人厭兔爾銜飢。一生不快爲人役。蒿間黃雀鳴啾啾。飢啄野粟心無求。賦形雖小技能薄。不受羈縻得自由。

拳毛騧歌

北牖掃壁陳圖書。氣殺凜凜生坐隅。誰將尺素畫駿馬。云是文皇昔日拳毛騧。龍顱虎脊視天地。若滅若沒三萬里。皇天產此誰得之。虯鬚十八眞天子。擒王滅竇如塵埃。英氣貫日天爲開。黃金甲光照天地。大

白羽箭馳風雷。（原注。唐文皇與單雄信挑戰。雄信運槊。文皇以大白羽箭射之。中其槊。出火數尺。雄信即逃去。）眞龍在廄萬馬疾。下視四海皆駑駘。榛棘昭陵一抔土。柏城六馬莓苔古。嗚呼駿馬已埃塵。雖有燕昭難再親。

寒鴉詞

寒鴉來時九月天。黃粱蕭蕭人刈田。啼聲清哀晚紛泊。迭和羣音和且樂。朋飛聚噪動百千。頸腹如霜雙翅玄。風高日落田中宅。鄰陂崩騰鉦鼓沸。高林古道榆柳郊。落葉晴霜荊棘地。志士朝聞感歲華。田家候爾知寒事。隴頭雪消牛挽犁。蕩漾春風吹爾歸。投寒避暖竟何事。長伴燕鴻南北飛。我滯窮城未知返。爲爾年年悲歲晚。扁舟東下會有期。明年見爾長淮岸。

寒食歌

東風芳草長。寒食春茫茫。人家掩門去。雞犬自相將。原頭簇簇柳與花。行人往來長歎嗟。舊墳新塚累累是。裂錢澆酒何人家。桑上鳴鳩喚山雨。雨脚蕭蕭山日暮。歸來門巷正春寒。花底殘紅落無數。北里悲啼夜未休。清絃脆管起南樓。古今歌笑何時盡。芳草白楊春復秋。去年巧笑鞦韆女。今年嫁作東家婦。綵繩畫柱似當年。只有朱顏不如故。百人學仙無一成。麻姑不見但聞名。萬斛春醪須痛飲。江邊漁父笑人醒。

飛螢詞

碧梧含風夏夜清。林塘五月初飛螢。翠屏玉簟起涼思。一點秋心從此生。方池水深溪雨積。上下輝輝亂凝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畏人驚照瑤席。漢宮千門連萬戶。夜夜熒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盤月中露。銀闕蒼蒼玉漏遲。年年爲爾足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暑風廊人語笑。欄下撲來羅扇小。已投幽室自分明。更伴殘星碧天曉。君不見。連昌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今古悲。荒榛腐草無人迹。只有秋來熠燿飛。

齊安行

黃州楚國分三戶。蔓蔓爲城當樓櫓。江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稻官街旁。客檣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來湖湘。使君罷譙塗堊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讙噪亂更聲谷風轂轂黃鴉鳴。最熱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客遊。

一百五歌

山民歲時事荒鹵。猶知拜掃一百五。平明士女出城闉。黃土岡前列尊俎。餳包粉餌蒸野蔬。富家烹羊貧厨魚。日暮歸與踏風雨。江鄉人家無犢車。插花飲酒山邊市。醉後歌聲動鄰里。南人聞歌笑相尋。北人聞歌淚霑襟。

秋風謠

秋風起。秋實高。漣山草木如波濤。大江蕩潏魚龍逃。羲和奔忙日車遶。八柱傾側恐不牢。柯山老人擁蓬茅。畏寒理我舊縕袍。粗餐仟盤有濁醪。醉飽高臥從呼號。

寘皋行

秋雲捲盡秋天清。東皋蕭條雞犬聲。黃葉吟風聲不平。芙蕖半落更有情。歸來僮飢羸馬疲。城頭樹暗烏欲栖。誰家朱樓人夜宿。微紅一點簾間燭。

正月詞

紅梢一夜櫻桃雨。簾捲曉晴鵯鶋語。簾旌細浪滾東風。迎得春歸與爲主。玉手嬌慵添繡線。欄下菖蒲近相見。雲房曉睡翠翹橫。樓上寒時正五更。

二月詞

溪風晝寂長廊靜。簾下人眠初日永。嚶嚶不動採花蜂。夜來露重薔薇冷。芳草長時寒食天。紅牆低處見鞦韆。人家無事雞犬閒。日暮芳郊留醉眠。

飢烏詞

北風夜雨烏翅溼。低飛野畦啄遺粒。啄食不飽還畏人。鳴呼隔隴自求羣。我行陳宋經大澤。田荒生茅不種麥。空腸待飽明年禾。鴉鴉爾飢獨奈何。

苦寒行二首

淮南苦寒不可度。積雪連山風倒樹。長淮凍絕魚龍愁。哀鴻傍人飛不去。雪中寒日無暖光。六龍瑟縮不肯驤。老蟾孤舟且復止。堅冰三尺厚於牆。

茫茫楚鄉仲冬月。白屋無煙飛走絕。空林號風冰斷枝。長淮無人冰照雪。凍埋釣艇不復漁。南藥未曬淮中魚。要須下壁浴湫水。剩取寒蛟烹腹腴。

春詞

寶刀裁花碎羅縠。帶臘圓紅黃染粟。枝頭幾日即花開。世上人情何太速。東風未轉北風嚴。返挂銅鈎不上簾。莫怪蛾眉呵素指。層簷冰碧玉纖纖。

宮詞效王建五首

夜來霜重著欄干。玉殿無塵玉甃寒。日日君王能朝早。禁廷無事一冬閒。

簾外微明燭下妝。殿門放鑰待君王。玉堦地冷羅鞋薄。衆裏偸身倚御牀。

昨夜新霜滿玉階。初冬處處火爐開。中官逐院傳宣賜。南國諸侯進橘來。

玉階夜色晝昏昏。催放朝班散侍臣。隨駕上樓同看雪。萬重宮殿一時新。

蓮燭千枝夜宴遲。君王索筆寫新詩。宮人和得爭先進。偏愛宋家兄弟詞。

旱謠

七月不雨井水渾。孤城烈日風揚塵。楚天萬里無纖雲。旱氣塞空日晝昏。土龍蜥蜴竟無神。田中水車聲相聞。努力踏車莫厭勤。但憂水勢傷禾根。道傍執送者何人。稻塍爭水殺厥鄰。五湖七澤水不貧。正賴老龍一屈伸。

貽潘邠老一首（有序）

予居柯山西。潘邠老居東。九月十一日往過之。逕蔬圃。坐修誠堂竹間。歸飲於龜蟬之間。殊有佳興。作雜言貽之。

有屋可以讀書。有竹可以忘憂。採庭之菊香有餘。烹園之蔬甘且柔。賢哉二子。又復何求。鬼不爾責。人不爾仇。沽酒可飲。江魚可羞。又安用列鼎食珍。佩印封侯。我居柯西相隔一里。可以杖履朝往而夕遊。必未厭我乞醯與借馬。但只恐勤君赤脚與髯頭。不然。將吾顏子簞食瓢飲屢空之樂。又欲翻董生清明玉杯繁露之春秋。

醉中雜言

老人攀花復藉草。春力著人如醉倒。未容作計試留春。東風已與人俱老。東君惜春不惜花。千紅萬紫委泥沙。已教白日張錦繡。更欲平地興雲霞。我欲呼客無酒肉。摘花插頭悲鬢禿。安得釀酒萬甕。居千羊。花間醉飽踏春陽。

柯山集卷五

古樂府歌詞

龜山祭淮詞二首

迎神

木梟梟兮蒼山巔。同湫重深兮。其下九淵。東風歌兮春水舞。庭肅肅兮神來下。神來下兮翠帷舉。谷冥冥兮空山雨。雨三休兮神三燕。游雲高兮見極浦。安我舟楫兮君不怒。水濱之人兮苦思君。菖蒲生兮楊柳春。解君旌兮醉君御。樂一日兮莫予棄。

送神

楚巫醉兮君不留。春風起兮木蘭舟。彌余楫兮飲君酒。君既不顧兮、駕龍以出遊。凌九江兮勒滄海。萬龍舞兮百靈會。君孔樂兮我思君。望君故居兮、其上片雲。水淪淪兮石磷磷。空祠草長兮、風雨入君屋。山中春兮鳥鳴悲。明月皎皎兮中夜來。

惠別

洞簫奏兮瑤瑟御。日不足兮繼以夜。吾事獨此湛樂兮。嘉予美之宜修。披浮雲出明月兮。揮衆星不與謀。

既成言以命予兮。頤永予之无用。豈獨謂不然兮。託東風以惠聲。嗟言獨何容易兮。有傾身者鬼神。中懷著而必見兮。卷闇舌而交信。予雖不執子明燭兮。光輝其舍予。兩相審者不媒兮。予既獲子於鼻息。舒子聲以歌兮。鳳凰將聞而振羽。結子佩而起舞兮。星斗視子而上下。獨翩翩其不可留兮。君之居可知而不可得。春水渙渙兮。予獨飲君河之曲。爲鳴翠飛兮。其下芳草。柳舒舒其可攬結兮。桃李始就其休沐。行者懷兮別者思。酌君酒兮壽君以不衰。撫君舟之悠然兮。將浩渺以浮航三江。震澤兮。舟師告倦而一息。引日星之煌煌兮。吾獨望予於南極。想子其下兮。鼓聖濤而鞭蛟龍。使宓妃不敢巧笑兮。皇英斂衽而來從。南風之來兮入予衽。悅余心。獨倏暢而消婉兮。曰是爲故人之風。

怨魃（並序）

壽安夏旱。麥且死。民憂之。無所不禱。雲既興。輒有大風擊去之。閒而雨墜。不辨人物。類有物爲之者。張子攷於詩。以爲旱之神曰魃。意者魃爲之乎。作怨魃詞。

帝治下土兮遠於民。撫御萬方兮周無垠。物類億千兮莽蓁蓁。出入日月兮運星辰。廣必有容兮濁裛昏。不上愬兮帝曷聞。歲庚申兮斗建巳。旬逾十兮雨不施。秀者燋兮實者悴。麥莽莽兮不出塊。舊穀既沒兮待新以食。奪其所望兮。民憂以惑。捨耒而兵兮。奪攘剽賊。急不知慮兮。求生頃刻。民幸帝兮詔雲師。氣朝升兮斂陽師。孰鼓風兮震川谿。上者揚兮旁者剝。雲雖仁兮不得施。野壺童兮草木摧。孰揚塵兮蔽朝日。紛霏霏兮冒萬物。昏迷蒙兮浩恍惚。瞭者瞀兮失南北。瘁根荄兮腐葩實。世慘錯兮澤蓬悖。雀霍然兮侵萬室。飄雨塵兮以旦以夕。民曰誰爲兮。尸是有物。其名曰魃兮旱是司。惡潤忌澤兮盜陽威。淫視槁木兮疾華滋。惛饕姤欲兮幸民饑。亢不伏兮風以助之。慘懷柔茂兮塵埃是吹。來炎火兮爛煒煌。驅回祿兮驂畢方。象旋旒兮鋒帷裳。坦無畏兮樂洋洋。朋瘵癘兮友疾殃。徒甚劇兮黨甚強。嫚帝威兮分害戕。竊祠禱兮傲驅攘。民賴帝仁兮。以衣以食。上帝孔昭兮。怨無禍貢。宰帝震怒兮。降魃罪疾。無俾在世兮。幽沉深溺。雷伐鼓兮電揚旍。雨卷壑兮雲張帷。泛游澤兮湛甘滋。充槁瘠兮奮枯萎。禾黍茂兮蔬果肥。歲既登兮民飽嬉。康帝民兮恩甚思。幽斯魃兮宥無期。

敍雨（有序）

福昌之民。有禱旱於西山者。取山之泉一勺祠之。不數日而雨。邑民言旱歲取水以祠輒應。且其取之者非特福昌也。張子神之。作歌以揚之。

西山之泉兮冽以清。渟注萬古兮無虧盈。應龍蟠守兮謹防扃。有神司之兮師群靈。神君曷處兮山之穹。雲郛霧闕兮都蓬宮。騰翔逸景兮馭清風。上友仙聖兮佑帝躬。惟今之旱兮非神曷恕。家無餘糧兮麥不庇雨。士瓢塵揚兮迷行錯步。魃威孔張兮熾莫予禦。挹水一勺兮薦羔豚。曷求於水兮神實憑。士有蔬兮林有實。芼馨香兮薦芳鬱。神我饗兮臨我堂。酌芝醑兮御椒漿。巫甚祗兮時甚良。哀我疾兮降我祥。神君仁兮念下民。撫民災兮號帝閽。帝念神君兮詔雨官。叱馭六龍兮翥互飛。奮擊飛電兮鼓雷震。俾霈爾澤兮正無限。山靈川怪兮吏騰奔。角毛羽鬣兮爛鱗鱗。前驅後旆兮玄雙輪。椎轟喧呵兮騶乾坤。神龍九鬷兮雜蛟鼉。矔眼飛涎兮齗齶齦。伏潛羲和兮止星辰。一洒萬里兮傾河津。妖風失威兮斂以奔。魃潛厥裳兮伏以蹌。槁蘇焦澤兮息惔焚。優渥潤沃兮無涯垠。菽麰詵詵兮奮裳紳。秋種既卽兮農則勤。既足而止兮披霧昏。朝陽清明兮斂游塵。功名不居兮駕歸雲。空山寥寥兮夜無聞。靈泉幽幽兮湛渝淪。竭誠莫報兮仁哉君。

友

張子官於福昌。塊然獨居。無與爲友。賓客不至。遺朋失舊。經時閉門。終日鉗口。出無與遊。居無與就。誰同我食。誰酌我酒。歸守妻孥。出對厮走。罷言出遊。田童野叟。氣否臭交。情包不剖。塞聰蔽明。盤足袖手。披書閱簡。眩目疲肘。厭然成痼。不可針灸。於是張子滌慮除煩。披庭掃堂。枕手而眠。恍若有遇。有神降焉。曰我實哀汝。汝獨無友朋。我有教告子乎。我聽。凡世之人。百愚一賢。古昔所歎。非獨今然。得賢與朋。善因無儷。賢不可得。將愚與比。友賢實難。幸然後值。不幸友愚。與無孰利。諂笑傾辟。諂情晦實。測心獻計。因隙投罅。口是腹非。面歌背泣。友若此者。實繁孔多。曷若不見。目清耳和。我復告子。眞友之實。爾遵我言。友胡有遏。人物雖殊。可友同焉。賜爾以友。其名曰山。居汝左右。在汝北南。端不汝去。澹兮絕言。春麗夏繁。秋疏冬瘦。霞霧融明。風馳雨驟。孤枒橫奔。牢屯巧鏤。傲岸軒昂。淸華潤秀。對食臨眠。排堂入牖。効技汝前。雖勞不疚。山有佳泉。多灑爾囿。歷石懸空。泠泠清澈。如聞妙音。濯煩浴垢。不猶愈乎卑議庸談。過耳增憊。入心蓄煩者乎。山有脩竹。汝園是植。靜麗明鮮。端虛正直。如彼正人。揚言發色。微風散碧。宵月鏤白。不猶愈乎市兒庸顏。歌眉鼓吻。佞笑浮言。工爲媚悅。善佞曲挐者乎。山有喬木。聳立而峙。端無媚姿。若對正士。障雨蔽暍。千人所庇。微颸披拂。吹奏竽籟。不猶愈乎蟋蟀鼠螢。女黠兒嬌。奴趨妾拜者乎。山有好鳥。淸喉麗羽。引嘯長鳴。舉呼迭語。夜管風絃。哀簧怨柱。不猶愈乎巷歌里舞。促絃跳梁。顚妖淫汚。父子不施。禮忘數者乎。如前實繁。言胡可殫。汝與之樂。右攀左援。曷爲子子。寤寐曉歎。張子再拜。受言永懷。解累亡疑。心通志開。高山巖巖。流水潺潺。竹茂木翳。鳥鳴琅然。如前夷齊。而後閔顏。吾何爲乎。浩然其間。

種菊（有序）

張子病目眩而視昏。醫有勸食菊者。春夏食葉。秋冬食花。張子以爲菊華於草木變衰之際。而又功足以瘳疾。類有德君子。因求而植諸庭焉。

何馨香之芬馥兮。昌綠葉而紫莖。是其名爲菊兮。爰植予之中庭。性淸平而不躁兮。味甘爽而充烹。當秋霜之慘凄兮。舒煌煌之華英。色正而麗兮。氣芬以清。純靜秀潔兮。旅茂尋榮。採食以時兮。天和以寧。穎輕駿達兮。瞳子淸明。散敗流濁兮。風宣滯行。仙聖所餌兮。屏除臭腥。久嗜不厭兮。將延爾齡。嗟予生兮。蹇薄煩冥。憂飢畏寒兮。微祿以生。終曷歸兮。山林是營。膏粱鼎食兮。方丈縱橫。炙熊之臑兮。醯醢羊羹。彼得有命兮。吾奚附榮。惟茲佳菊兮。野食以生。採擷咀食兮。薦俎盈登。求之孔易兮。世焉莫爭。我有久疾兮。乘寒煩昏。支節堅痺兮。氣閉於元。憊不能支兮。外羸中乾。玩辭得志兮。蟯蛔伏蟠。發華秋冬兮。食葉春夏。集新易故兮。爾功是假。寧康我軀兮。骨節堅良。產和剔戾兮。其樂洋洋。反華於玄兮。易癯以強。忘生絕俗兮。深

32A

潛遠藏。騰駕雲霧兮。呼吸太陽。招友彭咸兮。御風以翔。吁嗟此菊兮。吾於爾望。

逐蛇（有序）

福昌官居北負山爲堂。有大蛇穴堂北。時下飲堂南水中。人皆以爲神。見者不敢逐。或踐躪焉。張子曰。是吾居也。蛇安得而處之。且蛇爾、安有所謂神者。作此逐之。

嗟堯之時兮大水滂。橫潰四海兮包陵岡。蕩流湧汨兮周無傍。龍蟠蛇奔兮煽以狂。腥鱗頑鬣兮更披猖。城居穴處兮亂厥常。頑蟲糾結兮肆害戕。陸盤淵據兮徹不臧。朋屯黨集兮番以昌。穿穴噬嚙兮民毒傷。下民既病兮帝弗康。責熊幽殛兮羽山陽。乃命伯禹兮行四方。乘高趨卑兮陵復航。鑿山流源兮導河江。萬水下走兮來洋洋。經畫九野兮興農桑。驅龍放蛇兮屏諸荒。焚山燎野兮無遺芒。野巢窟居兮保厥疆。敢有弗率兮斷膺吭。伯益作志兮稽妖祥。帝虞耆勤兮黜子商。天授神禹兮夏是王。九牧作貢兮金鑑鍠。大治鼓鑄兮勝精鋩。巖巖九鼎兮峙且剛。奇形詭質兮走與翔。鱗毛羽倮兮雜短長。求情抉態兮幽微彰。制馭百怪兮嚴紀綱。獸蟲人鬼兮安其鄉。殊宮別域兮異存亡。曷爲茲蛇兮宅我居。妖頑堅老兮傲驅除。深潛居此兮坦無虞。下飲我沼兮稍林株。朱眸丹舌兮玄鱗膚。恍惚遲速兮疑有無。居者畏避兮行者徐。險奪我圃兮駭我徒。盜竊祭祀兮欺羣愚。我咨爾蛇兮、爾山而穴野。陰蟠遠伏兮、與人乎異舍。冬居夏游兮時以行。食爾之食兮朋爾朋。儕亂我居兮常失經。叛棄爾守兮帝有刑。胡昏與頑兮居以甯。自爲不甯兮遽制。烹荒戾天理兮悖聖程。我宥爾愆兮逐爾行。亟舍故處兮無以征。南山之幽兮雲霧冥。萬本蒼蔚兮喻不平。爾徒實繁兮。食惟爾盈。捕取不至兮。居無與爭。汝生孔遂兮。壽蘇爾齡。物遂其常兮。禍之所集。豐狐畫游兮。冬蟄以白。龜厭淵處兮。吉凶是卜。虎不畏人兮。皮包戈戟。矜險恃孽兮。其終鮮克。我言孔昭兮。語汝以理。日吉時良兮。汝遄以逝。

登高

儻不屈兮居無聊。默辭語兮浩長謠。寫我心兮登彼高。陟禹例兮捫九霄。命清風兮被浮雲。躐四荒兮覷天垠。大海翻溢兮潛龍眠。吐吞日月兮制明昏。醞釀元氣兮函星辰。羽戒四海兮芥浮坤。四岳列峙兮嵩中蹲。索連脈絡兮子復孫。草蔓木布兮、升降如朋。臨南薇北兮、東散西分。如掌列塊兮、盤羅豆蹲。黃流中貫兮、發源崑崙。東鶩大海兮、縈如線紳。南方炎炎兮、火之所宅。朱鳥乾峙兮、丹觜緤翮。翯飛以翔兮、煇煌爛赫。從擁萬羽兮、紛羅羽翼。煌煌尊嚴兮、有斗在北。升降玉衡兮、運量帝側。呼吸陰陽兮、秉持禍福。異仙道遙兮、濟不可挹。西有王母兮、戴勝穴居。壽歷萬古兮、忘終混初。超遙恍惚兮、獨與道俱。驂友日月兮、羣靈走趨。既又左而東顧兮、覯大明之始生。震沸九淵兮、麗天升精。披攘羣陰兮、重幽昭明。有神司馭兮、朱裳絳纓。呼造物以致問兮、吾將放乎太初。彼天地其孰始兮、日與月其代除。四荒漫其何極兮、人胡爲而中居。火何爲而南宅兮、水孰使其在北。安知東之主生兮、西配刑而主殺。斗建寅而氣分兮、疇爲四時之消息。世徒知其已然兮、遂推類而立說。彼厥初其孰造兮、孰布施而殊別。抑其不得不然兮、或者私智之所設。將忽然而自爾兮、遂已成而不可絕。造物爲余究察兮、曰此曷可以言陳。而意悉彼混沌之一氣兮。

吾不知誰合而爲一。忽洞達而兩分兮。夫亦安知其誰闢。爰升清而降濁兮。水趨陰而火陽。寅升氣而敷生兮。酉戒成而害戕。強名之曰自然兮。曷足以究其必至。謂不得不然者愈疏兮。尚安取於私智。莊周誕而妄推兮。夏革愚而臆對。世號予曰造物兮。予亦曷有所主。尸苟待予而後造兮。彼造予者復誰。姑置之而勿校兮。任萬物之自成。游小智於太初兮。何異夏蟲之語冰。曠任之而勿疑兮。萬里會而一平。夫何造物者開予兮。神飄飄而不居。我將赴而遠游兮。招神聖以爲徒。騰九螭之奔輪兮。追飛電而攬奔風。周萬里於一息兮。登西極而有九區。叩玉闕之九關兮。覲上帝於絳都。酌瑤尊之芳酒兮。招赤松而友彭祖。既錫我以難老兮。謝嗜慾而襲虛。爰侑我以韶樂兮。合千籟而吹萬竽。樂吾心之洋洋兮。舒五體之與與。降復還於我室兮。聊彌日而一娛。

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詞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末輒自慨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

歸去來兮。行世不偶予曷歸。其出無所爲害兮。舍去而何悲。陋一世之無與兮。古之人逝莫追。求不孩於予義兮。又奚恤餘子之是非。彼好惡之罔極兮。或顛倒其裳衣。顧吾涉之已深兮。愧哲人之見微。吾歸甚安。無所事奔。既守吾室。又杜吾門。一氣孔神。於中夜存。納至和於盤根兮。挹天醴於元尊。既充溢於幽關兮。亦粹然而見顏。往有故而茲爽兮。昔或危而今安。將從化人於西域兮。面藏吏於函關。將以一世爲芻狗兮。麼與興吾厭觀。彼福禍之一源兮。必茲出而茲還。彼自以爲無隙兮。何異夫石槨之宋桓。歸去來兮。吾悲夫斯人不返兮。豈招仙聖與之游。昔惠我以好音。忽遠去而莫求。予曷異於世人兮。初爲哽塞而增憂。彼鍛鑄則深藏兮。盡觀夫已槃之田疇。萬古芸芸。共逝一舟。半夜而失。旦號其邱。畏達觀之誚予。弟已泣而不流。悟榮名之取憎兮。善斯人之獲休。已矣乎、萬物之作。各其時。吾獨與時而去留。豈或能力而遂之。既往莫或追。來者尚可期。蓋雨暵之在天。豈吾穡之不籽。彼蜀雄之必傳。作猶愧於書詩。嗟身屈而道伸。於斯人兮曷疑。

哭下殤

下殤者何。吾兒也。兒生婉淑。父母有所戒。輒絕不爲。性仁不傷物。處其曹。恂恂也。年七歲。得疾。疾醫之不得其方而死。作此以哭之。

醫之不得其方耶。抑其命有短長耶。獨爾能使吾慕若此耶。抑爲父者皆愛其子耶。蒼顱夷額。秀眉消目。今其存亡。其猶有鬼也。使無物、則吾復何思。其尚有知也。則夫荒屋野寺。風霜雨露。食息誰汝視也。

柯山集卷六

五言古詩

休日同宋遐叔詣法雲遇李公擇黃魯直公擇烹賜茗出高麗盤龍墨魯直出近作數詩皆奇絕

坐中懷无咎有作呈魯直遐叔

沐日不造請。出遊賢友同。城南上人者。宴坐花雨中。金猊散香霧。寶鐸韻天風。鳥語演實相。飯香悟眞空。尚書三二客。淨社繼雷宗。黃子發錦囊。句有造物功。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誰降午睡魔。賜茗屑團龍。晁子臥城西。咫尺不可逢。豈無坐中客。終覺少此公。歸帽見新月。襆衫暮塵紅。困眠有餘想。卻聽寺樓鐘。

掛虎圖於寢壁示秸秠

畫工出幻事。縞素發原藪。蕭蕭白茅低。凜凜北風走。眈然老於菟。羣走安不驟。目光炯雙射。怒吻呀欲受。彼彪擲其旁。文彩淡初就。雖然竊形似。已足走百獸。煩有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

神運殿望香爐天池等峰晚宿宵廬明旦早發

遠公不出山。坐受天龍供。地祇敢愛寶。木石親輸送。巖巖千年屋。山立屹不動。風雲宿修梁。星斗近華棟。亭亭碧香爐。蒼翠時自湧。五雲嚴擁衛。天樂下鸞鳳。神池閟寶像。光怪發巖洞。誰能陟其巔。手攬湖龍鞚。

東堂黃金藏。龍像儼環拱。蕭條亡國業。拙樸皆誰用。掃堂爲一睡。清極乃無夢。思歸戒晨發。結束勤僕從。鴻鐘振林莽。月落朝嵐重。再往隋渺茫。猿鶴應嘲諷。

贈張公質

我昔爲諸生。奉書謁議公。後來辱稱獎。禮數賓客同。決科甫弱冠。年少氣如虹。歸來陪後乘。不責醉後恭。孤舟梁宋郊。旅態羞百窮。拜公睢陽府。笑語若春風。人事不可期。俯仰異吉凶。平生丹竈術。馬鬣哭新封。十年得吾弟。懷舊涕沾胸。清貧守家法。眉宇有德容。交臂是非外。爲僚兄弟中。東軒語長夏。葵竹羅青紅。西舍雪夜催。玉顏醉瑤鍾。欲飲徑相就。三更叱閽翁。鯨吸絕遺滴。山頹信傾峯。搜抉盡醬茄。橘梨倒筐籠。通宵兩沈醉。午起頭如蓬。人生定當爾。事去挽驚鴻。河梁繫君馬。一笑喜相逢。憐君碧紗幌。夜淚哭華叢。我方困鹽齏。酸寒官辟雍。同尋舊游地。塵壁罥絲蟲。啼鳥古寺間。夏陰小園空。酒市逢好好。琵琶失還瓏。歌舞一分散。賓僚亦西東。忘情猶一歎。齊物論非通。官冷隱朝市。端能信予慵。人生當富貴。子耆自磨礱。便當隱五車。一一貯心胸。功就螘作垤。叢成蛇化龍。北郊分袂歸。作惡驚兒童。長謠代晤語。發子一笑哄。

離黃州

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艣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

宿樊溪

黃州望樊山。秀色如可攬。扁舟橫江來。山腳繫吾纜。大川失洶涌。淺水澄可鑒。北風吹疏雨。夜枕舟屢撼。齊安不可望。滅沒孤城暗。奔流赴溪口。龍蜃屢窺瞰。平生千金質。戒懼敢忘暫。茲遊定何名。耿耿有餘念。

道士磯

匡廬奠九江。苗裔遍南服。橫江蔽原野。內外實一族。危磯插江生。石色璧青玉。蛟龍穴亂石。猱玃在喬木。我行季冬月。江蹟在山腹。扁舟如鏡而。清淨不可觸。躋攀既不可。千古長幽獨。緬想邃古初。巢居戒樵牧。

離樊口宿巴河遊馬嘶寺

扁舟下樊溪。江南正清瀉。曉登巴河岸。極目望春野。步尋修竹寺。古木爭假亞。云昔孫仲謀。刑牲致師禡。雄圖邈已矣。英概足悲吒。石梯造雲霧。丹白開廣廈。山僧安寂寞。畏冷不出舍。勞生過閑境。頓使我心寫。晚江平若席。風勢欲相借。

龜陵灘阻風三日遙禱孤山而風止

積水多疾風。三日阻我舟。天寒波濤惡。岸窟騰龍虯。五更船篷鳴。冷風入衾裯。平明諸山雪。爛漫鋪琳球。篙工笑相顧。拍拍我船頭。水魄小孤神。霧鬢橫晨眸。倉卒禱即應。知我厭滯留。稍晴景物好。柳色含新柔。春風我故舊。迎我入東州。

自離宮池凡三禱順濟龍求便風皆獲應又風日清霽舟行安穩委曲如所欲感而成詩

旗尾指船頭。篙工告風使。張帆弛雙艣。去勢如脫箭。船傍兩高山。過目若流電。波平船穩駛。客寢几未變。

吾聞西江龍。神力回萬縣。往來萬夫檣。正直乃獲願。嗟予何所恃。誠確無所薦。神豈哀我窮。有賜不待獻。乃知人窮我。本不坐神譴。人間事若異。未易以言辯。坐令千里遠。近若在几研。慚非謝宣城。援筆賦淨練。

出山

青山如君子。悅我非姿媚。相逢一開顏。便有論交意。今晨決然去。摻若執我袂。謂山無見留。此事寧久置。道逢青髮翁。下有白玉髓。斷之龍蛇窟。自足飽吾世。平生耽幽獨。乃若忘朝市。一官等塵垢。安得敗成計。草堂醉老子。虎溪大開士。寄語二主人。爲留三畝地。

朝雨

幽居感節物。僧舍值朝涼。空簷落寒雨。滴滴響秋堂。低飛林間翮。溼羽不能翔。危葉別故枝。幽花送晚芳。悠悠清夜眠。促織催朝光。日月恰已徂。吾行獨迷方。采采幽閑蘭。歲晚自馨香。君子健明德。勿爲兒女傷。

離陽翟

驅車發潁川。回望失嵩少。霜氣寒層空。黯澹塞日曉。原田際天平。百里見飛鳥。纍纍道傍邱。石獸臥衰草。不知誰氏碑。剝裂偶未倒。支離見隸字。青帶漢筆妙。遺墳不可問。文彩竟何效。永年恃金石。此計久可笑。昔遊已三歲。存歿傷懷抱。飽諳人世憂。安得身不老。

次潁川

許昌古名都。氣象良未替。客子遠道來。塵埃滿襟袂。黃昏造孤驛。買飲嚼枯薤。庭寬蟋蟀高。霜氣徹寒被。賴攜朱提杯。可具一飲費。無人勸我酌。孤獨伴客醉。笙簫誰家樓。語笑月中市。何人不行樂。而我獨涕淚。夜長更漏稀。風急鼓聲駛。天明卷席去。行止隨所值。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持石本示予爲賦此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飄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驅八表。擾擾萬駑駘。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竇豎子。縛取如嬰孩。手持擒天帝。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鑾。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同楊十二羅氏寺宿草酌張正民秀才見訪

契闊千里別。惻愴難具言。殷勤一宵語。願子未即眠。空堂燈火青。旅榻借僧氈。勞勞一盃酒。不解道路寒。經年相從樂。既別亦茫然。人間事盡爾。聚散亦何歎。但悲多難身。尚獲朋友歡。闤闠百憂中。一笑有萬錢。張子年未冠。已雄羣少年。皭皭坐我側。紫髯秀雙顴。壯志激哀儒。清談破愁煎。天明即分散。奈此情悁悁。

初到都下供職寄黃九

千里不相見。勞勞復何辭。不遠一城中。耿耿令我思。儲舍酒家樓。推壚卷其旗。鼠壤敗晨炊。守翁噪羣兒。馬傍挾兩驪。雙踵待刻移。五日長安塵。故山夢中歸。何以洗我心。望君青松姿。懷情久不吐。古屋絃悲詩。

次韻魯直夏日齋中

文章類骯髒。談舌罷雋永。年來屏百事。但願兩耳靜。黃公安禪室。不覺在市井。客來飽清風。可是徒造請。

櫟尊與社樗。妄計幸不幸。願君妙觀察。金門等雲嶺。

晚歸寄无咎二首

雨氣入古屋。薄帷生夜清。想君擁鼻坐。端舉苦冷生。泥深妨我馬。歸臥日半楹。浩然有奇想。非子定誰評。屋東雲移山。屋西日半壁。餘天一劍清。遠雨萬絲白。官事癡可了。未遭官長責。惟應晁夫子。不可別頃刻。

送呂際秀才南歸

咽咽幽谷泉。蕭蕭秋竹風。豈不愛孤潔。但傷愁且窮。呂子南國秀。滄溟貯其胸。出試輒不偶。低頭避兒童。離家五千里。客飯苦不豐。冷落臥寒齋。苦吟和秋蟲。昨者投我詩。九嘆閔未終。欲知作者心。但視讀者容。文章出貧賤。此事古今同。但願子富貴。不願文日工。今日告我別。出門若驚鴻。各在天一方。何當復相逢。

西山寒溪

孤行煩閒暇。聊此山水間。幸有所攜人。臭味同一源。杉松鳴古剎。始覺此溪寒。孤亭出屋背。石磴相牽攀。釋子且粗懶。雖貧有餘歡。午登西山去。路作九曲彎。山禽慣不驚。夏木秀且繁。細憶紫髯公。貧玉祠天壇。豪強有遺蹟。興廢無留觀。空嵓一泓泉。引予掬清甘。（案此二句一本作眼明西間泉。引手掬清甘。）至人悲無惱。遺此消昏煩。我茶非世間。天上蒼月團。爲爾惜不得。烹瀹澆枯髮。深谷晚易陰。快雨時斑斑。但見夾道松。偃蹇澀蒼顏。念我亦閒人。屏居閉柴關。不使倒珠玉。濟我胸中慳。之官亦漫浪。遇勝卻盤桓。平生懷頑鈍。信命傲憂患。言歸徒旅疲。就蔭休征鞍。卻視來時舟。一葉繫荒灣。

送張天覺使河東席上分題得將字

張侯蜀都秀。玉立身堂堂。手持明光節。六月登太行。三晉雄中夏。洞方臨大荒。傳聲賢使者。父老相扶將。控弦百萬戶。十年廢耕桑。但使把鋤犁。自然息析楊。主人延閣老。別酒泛蘭觴。寄聲梁諫議。欲試紫參方。

原注。梁欲寄上黨參。久未至也。

答仲車

先生居山陽。時事不挂齒。讀書逾五車。不肯著一字。今朝苦歎嗟。告我將老矣。我意與子殊。欲去依禪子。

和仲車元夜戲遣

華燈耀廣陌。皎月臨重城。惟我二三子。柴門遍夜扃。展書對明燭。濁酒徐徐傾。崢嶸千萬慮。一醉皆能平。

和魯直

濟物非僕僕。功名愧無心。倚市安能美。汲泉不厭深。老人夙有尚。瓶鉢好叢林。安能紅塵裏。徒使老駸駸。

書館直舍

紫禁斷人聲。蓬山轉春日。樓外晚鼓傳。城陰衛番出。循除擺新秀。紅紫間疎密。倚天黃金闕。龍虎氣鬱律。明時賦銘鞭。寓直守編帙。疎閒謝裨補。歲月感飄忽。謝公山林賞。不爲軒冕屈。體道無朝野。達情觀利物。

宣城至日謁天慶觀行香呈郡僚

溪山慘殘歲。況乃値深冬。清晨率其屬。肆禮羅琳宮。漠漠曾原霧。淒淒隔水風。南方異氣候。菊葉未全紅。

忽憶晉史筆.早趨闕脊龍拜舞東閣上.佳氣鬱葱葱.談笑出右掖.交游盡英雄.老大心已矣.依然魂夢中.

秋日獨酌懷榮子邕

新秋一盃酒.風雨早涼天.眷言西隣友.咫尺莫能前.豈無病羸馬.泥滑不勝鞭.端居何爲者.落莫掩書眠.
高柳颯已疎.碧草留餘鮮.寢懷感徂節.客舍悲流年.孤吟誰與和.獨酌還醒然.新晴野路乾.期子南山邊.

初涼

庭木舞風雨.清秋來我堂.衾裯偃宵寐.燈火照新涼.昔我來清潁.庭花有晩芳.坐看桐葉脫.已近菊枝黃.
歲月忽流駛.形骸變老蒼.淹留應有命.通塞詎能量.寂歷年華晩.優游永日長.發時非我事.黃卷有虞唐.

題陸羽祠堂兼寄李援援有詩殊佳二首

陸子不可招.寂寥風月魂.空堂掩遺像.幸此配老禪.舉世人澆薄.云誰知子賢.竟陵樵牧地.陳迹豈復存.
我欲歌子詩.三歎撫無絃.瓦甌薦秋菊.酌此石井泉.
清詩弔陸子.味若堂下泉.陸子骨已朽.青松代之言.松亦安能言.風至時蕭然.至談非才否.陸子意已傳.

萬松亭有感

微雨濕青松.松間多好風.翠光濃欲滴.對舞千蛟龍.可惜青玉釵.道邊委蒿蓬.幽人不汝棄.應有綠毛翁.

今旦

今旦寒氣至.晨坐進一杯.一杯未能已.三酌竟空罍.我有胸臆事.欲言誰使陪.往往中夜歎.鬱結無由開.
賴此樽中君.破悶有後來.時時從之遊.報我以歡咍.故園多寒肴.老妻治炮煨.誰云一日富.此價萬瓊瑰.

摘梅花數枝插小瓶中輒數日不謝吟玩不足形爲小詩

疎梅插書瓶.潔白滋媚好.微香悠然起.鼻觀默自了.秀色定可憐.仙姿寧解老.顧翁心土木.對此成魔惱.

霜後步西園

濃霜失陰姸.短日淡無色.回風振中園.搖落聲策策.草根飢鳥啄.飛舞時嘖嘖.野荒無遺粒.卒歲將何食.
鮮鮮西牆下.幽草弄寒碧.四時不吾欺.聊假汝頃刻.

冬懷三首

悲茄奏已罷.落月在西壁.臥聞中林鳥.先曉鳴嘖嘖.爾求亦易供.固合事安息.夜歸陵旦起.何爾更勞役.
乾坤擾萬物.不使輕有獲.無求良獨難.何以休吾力.
揚雄老不遇.寂寞玩文史.廁身虎狼間.乃卒脫其死.中恬遺外慕.獨樂異衆喜.但有載酒人.何用求知己.
年來百事懶.惟樂靜中趣.天寒無來客.終日常閉戶.進取乏時才.窮通有天數.委身付造物.已矣隨所遇.

感春三首

東風吹桃李.花落已滿地.搖搖新柳枝.薄蔭纔可庇.誰云同一時.榮謝兩異意.由來何足較.要之歸一致.
默坐不復出.浮雲作朝陰.離離簷間花.隨雨下故林.物色一如此.朱顏坐凋侵.自歌陽春曲.吾不待知音.
午日步西園.繁花亂相照.夭夭海棠枝.顧我如欲笑.般紅點輕素.含吐皆窈窕.持贈東鄰子.願言論久要.

春日雜詩六首

啼鳥喚我覺.簷日行且午.蜂蝶出叢篁.庭雀鳴欲乳.妻兒病酒饑.雞犬樂其俯.風光不我違.舍醉何有度.
東風入我園.花落如急霰.感之復攜酒.撫樹爲三歎.離離牆間草.滿地不可踐.陰陽本無情.榮謝欲誰怨.
春晏百花秀.野花無復名.悲哉桃李闌.念此聊掇英.翩翩雙飛蝶.大靜午日晴.悲歌浪自若.有酒但知傾.
堂南老榆柳.清陰漸交映.飄飄風花乾.濕濕雨葉盛.鳥鳴日方遲.客去門逾靜.自無濟世略.耿耿欲誰宿.
三月行復至.青春坐侵尋.飛花去寂寂.新葉來駸駸.白日照芳草.荒園亂鳴禽.朱顏任自老.安事累吾心.
東風忽無情.吹我園中花.繁紅與黯紫.零落委泥沙.鳴鳥亦何事.啾啾竟諠譁.須知盛已極.委謝欲誰嗟.

官閑

官閑吏歸早.歲晏寒欲嚴.槐稀庭日多.鳥下人語靜.幽花破寒色.過雁驚秋聽.酒賤吳厭沽.北風行欲勁.

秋池

平生落寞意.況此秋池側.寒水靜無波.衰荷委餘碧.蕭蕭動風蘚.照影感新白.來往雙落鳧.解生眞自得.

雜詠三首

隆中臥龍公.平昔事耕釣.無言顧間徧.高詠獨長嘯.彼寧惜開口.顧爾非同調.何耶逢玄德.曹孫一言料.
六槐當我庭.春榮密如幄.朝來南風起.已見委葉落.盛衰同時來.豈必待蕭索.歸哉兒女癡.倩倩情所樂.
烏鳴高屋上.飢顧朝求食.擾擾市井人.日夜衣食迫.豈伊理當然.或者養未得.我歌南風詩.歸坐還歎息.

飛雲

時雨久不施.飛雲作朝陰.芃芃中原麥.賴此三日霖.朝陽忽清霽.披露南山岑.雖無濟物跡.膏澤在民心.

和應之燈蛾

萬物皆畏死.爾生何獨愚.由來附炎熱.鮮不喪其軀.逡逡權利客.躚躚輕薄夫.高門甚烈火.相約以奔趨.

自黃州至巴河遊壽嶽寺觀孫仲謀刑馬埠相傳權於此刑馬祀江神遂提師伐壽春云

喬木隔塵埃.華堂敞深僻.人靜好鳥鳴.脈餘疎雨滴.悲愁感蕭瑟.弔古披荒寂.尙溯紫髯翁.營師沈馬壁.

雜詩

獨居無與往.況此陰雨天.起來復何有.詩書散我前.偃臥一榻上.讀書疲復眠.經綸負夙志.跌遘窮吾年.

搗藥

指可握而足.臂可擾無他.何爲勤藥物.杵臼日諠譁.指臂何與人.正欲使其佳.念此暫寄生.達人其我嗟.

烏臼

烏臼強知時.譊譊鳴曉天.我事不須早.擾衾且復眠.朝暉方曖曖.慘凜敵清妍.且復待午景.負此簷間暄.

春林

春林露如雨.蕭蕭曉花寒.引手攀高紅.微香來鼻端.何以比芳潔.置之青玉盤.持歸供像佛.相對淡無言.

華月

華月流春霄．散我高林影．披衣步其下．受此掃地靜．吾心方浩然．萬境一澄瑩．徙倚玉繩低．寂寥沈遠聽．

離楚夜泊高麗館寄楊克一甥四首

去城未五里．夜纜繫衰柳．水亭晴風雨．人散閑吠狗．平生足羈旅．况此還往久．有感不自知．悽然獨回首．
水天夕雲重．不雨衣自溼．夜寒更夫語．雞唱舟子急．青黃數宿莽．蒼茫暗原隰．高城亦何有．倚檣成獨立．
客去水關閉．疎燈亦復收．川平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扁舟已寒暑．冉冉興乘桴．一燈照客睡．短夢良悠悠．
士師我自出．爽邁凌清秋．年少不飲酒．昏燈夜問囚．爾家外大父．聽獄代其憂．備飢朝煮飯．驅致夜張幬．
獄成上府時．稽顙呼張侯．（原注先子治獄邮因故有恩事載家刻）恕心臨縲紲．相盜以戈矛．無令市死處．
請帝號重幽．

柯山集卷七

五言古詩

三月小園花已謝獨芍藥盛開

靄靄春日晚．寂寂新陰繁．千紅與萬紫．盛極一時闌．西堂晚芍藥．百尊乘露鮮．紅粧諸美人．錦繡富春妍．
東風時過之．舞態低昂翻．折贈懷溱洧．感之爲三歎．

題焦山

焦山如伏龜．萬古浸碧浪．舉頭北顧海．尾負金刹壯．我聞城東樓．秀色日相向．松杉數毛髮．人物見下上．
欲躋浮丘公．擁殼恣翔漾．仙風如見引．金闕或可訪．

春日雜興四首

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默慚杞梓．時徂鷹化鳩．地遷橘爲枳．獨有羨門生．後天猶不死．
昔我遊京室．交遊五陵間．主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攀．千金具飲啜．百金顧吹彈．纓弁雜廣席．當頭舞交竿．
鮮粧耀淺洒．錦繡生風瀾．燈燭晤夜艾．士女紛相班．歡娛易徂歇．轉盼如飛翰．豐藥負孤願．離離衍永歎．
山鳥競芳飲．簷花笑疏鬢．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幻人心．異境生虛款．磯磯停幨橫．決決春流滿．馬蹄交殘斜．車轂錯平坦．
士女競芳辰．禽魚蔭修節．依微認蕭笑．凌沈見織知．停吹數泯滅．耽耽復公館．靈物信所眞．顧恨知音罕．
潭潭故邑非．猗猗上宮蘭．不食自清潔．覓服見幽閒．志士恥窮極．卷迹甘飢寒．佳辰邂良覿．觸物懸悲端．
入迹眇同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憂迫．繩樞抄發患．枉尋竟何補．方柄鑿獨難．

出長夏門（原注初名龍門）

出郭心已活．青山忽相對．遊人傍流水．俯仰秀色內．誰張蒼玉屏．中斷神斧快．清伊瀉其間．銀漢曳天派．
參差樓觀出．杳靄林麓邃．殿聲答遠磬．水影弄空翠．同遊得君子．（原注同榮敘揆）興與烟霞會．選勝雖自
茲．高懷已塵外．

飯照果寺

飄然乘時遊．觴酒笑脩具．僧居鼓野飯．草草亦有趣．山僧慣迎客．煮茗新泉注．岩花得春遲．晚秀見紅素．
蕭蕭野市井．人物自來去．溪光送孤舟．石色照素樹．題名揩蒼壁．歲月記所遇．青能迹已陳．出門猶反顧．

渡伊水

雙崖若爭妍．秀色日相射．遊人滂水東．排榜渡清瀉．凌瀁溪澼風．五月自瀟灑．中流望南北．河漢自天下．
嗟予水鄉客．塵土困蹈藉．江湖久懷歸．無地秖征駕．臨流動長想．照影久悲咤．滄洲倘有歸．功業付高謝．

白公祠

斯人不可見．千古懷清風．猶想懸風姿．儼然山水中．空祠遺像儼．過者為肅恭．同時富貴人．泯滅知何窮．
公昔得所過．慨然押輪忠．一傷巧舌刀．泯默類瘖聾．出處竟無悶．卷舒詎知蹤．彼猨空歎麟．不制方為龍．

上皇龕

升危躡石梯．已覺毛骨異．玄龕剖山腹．六月霜雪至．佛臺廟青瑤．紺滑不留水．巍巍數天人．蒼玉刻冠佩．
老僧排高崖．上有昔人字．圖都已蕭瑟．山溶隱遺事．西軒俯空闊．雲夜納蒼翠．卜築莫後時．林中有餘地．

石樓

清溪若奔虬．八鎖束其頸．犇騰去莫脫．擺掣恣驍猛．嘈嘈戰風霆．萬鼓助其勁．聲搖石崖動．氣挹晴日冷．
我來怯初登．注視久乃定．悠悠山川闊．寸目羅萬景．平生林野趣．疏放謝鞭警．會期山月出．一嘯清夜永．

上方

足蹋雲玉磴．躋攀不知勞．回頭瞰木杪．始覺所歷高．孤鳥去滅沒．奔溪深怒號．白日當晝梁．青雲送微颷．
坐久神慮平．欲涼清骨毛．但驚塵垢容．俯仰近赤霄．古壁有遺字．昔人嗟寂寥．南風不知暑．古木常蕭蕭．

三龕

萬穴列巖壁．三龕獨雄夸．封山鑿其骨．開像儼且呀．悲哉輕人功．不計歲月賒．像成竟何補．國破荒蓬麻．
悠悠清伊水．去去禁山斜．晚渚栖暝鷗．夕波戰餘霞．陵谷良未遷．古今如轉車．應有千年鶴．歸顧如咨嗟．

晚飯寶應

晚風吹古栢。落照明空山。深行得寶剎。崖嶺相回環。人遠草木邃。境幽魚鳥閒。道人掃華堂。延我具晚餐。
齋庖野菊美。石井新泉寒。既飽陟上方。浮香出林端。平生麋鹿志。强學伏車轅。塵懷造勝絕。欲去猶三歎。

廣化遇雨

浮雲蔽高峰。臺殿延晚色。風聲轉谷豪。雨脚射山白。東樓瞰虛明。龍甲排松栢。蕭森異人境。坐觀動神魄。
撞鐘寺門掩。晚露尚殘滴。相攜下山去。塵靜馬無跡。歸來解鞍歇。新月如破璧。但恐桃花源。回舟已青壁。

寄子瞻舍人二首

皎皎連城璧。寶爲天地珍。足傷曾不售。實氣終氤氳。山川媚餘秀。星斗攬奇氛。終然不可掩。三浴被埃塵。
天王齋戒受。嚴庭具九賓。貯之黃金臺。藉以九龍茵。事稱忘禮厚。人誰駭其新。車輪走四方。爭覩快一陳。
無瑕故易傷。斂輝志乃神。
紛紛名利場。向背不知醜。翟公書其門。客態自如舊。勢去競詆沮。有餘巧升斗。高賢少畦畛。小子多狀候。
退之呼字生。房相肆琴叟。事奇出意表。欲辯不及口。神明勞忠孝。福祿日方厚。防微無早計。求福常恐後。

贈楊念三道孚

黃鶴樓前月。清輝千里寒。娟娟過江北。送子別長安。長安百萬家。車馬無時閒。中天聳觀闕。四海會衣冠。
憐爾薛雖子。豪華駭新觀。蕭蕭囊中句。飢坐奏清彈。漫郎久不偃。逸思生風翰。寄聲武昌魚。欲從傖父餐。

曉赴秘書省有感

桃李欲開時。長安春正好。晴空倚閶闔。朝日散馳道。雲收龍蛇榜。爛爛金碧曉。清都不容塵。虎士守洒掃。
家無當關聲。襟袂色顛倒。何慚驅款段。吾事不須早。儒生近卜祝。本自異時好。聖朝尚文雅。詔使窺鴻寶。
平生一盃酒。江海送吾老。鄙喑非人事。不得守懷抱。跳梁下造物。乃取饑餓誚。委懷隨所遭。千葉纔一笑。

贈无咎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八首

平生愧怨人。握手良未易。接君同舍歡。此事非此世。十年淮海夢。一笑相逢地。投分白首期。願言何有既。
賢愚譬觀形。美醜不自見。醫肱待三折。劍鐵要百鍊。磨君古青銅。汰箭寄明辨。一智出千愚。食芹敢忘獻。
文風還正始。磊落有諸君。長者進後生。亦使我有聞。譬如狸與虎。偶使並稱文。終然不可及。困我力空勤。
文衰東京後。特起得韓子。支撐談笑中。久而化而靡。籍湜既洒掃。後生始歸市。垂君拯溺手。請效我一指。
詩到李杜後。黃子擅奇勳。平生執鞭靮。開府與參軍。舉詩兼筆徒。吟哦識云云。安知提奇律。一字有風雲。
觸有羸其角。進有跋其胡。齊車秣吾馬。白日在修途。雖乏亡何杯。頗多未見書。力學致事功。良田本深鋤。
黃子少年時。風流勝春柳。中年一鉢飯。萬事寒木朽。室有僧對談。房無妾持帚。此道人人事。誰令子獨不。
南山縛虎師。肯顧世書字。揚眉哦楚喉。鼎畔倒侯喜。詩聲一蒼蠅。下到霹靂耳。庸庸老詩常。物外有奇偉。

昨夜月中睡殊有秋色覺書所見戲呈道孚

幽人息遙夜。四聽市聲寂。月華清可掬。天色紺欲滴。候蟲先知秋。微響出陰壁。精瑩高露溼。斷續殘河白。
興懷我自出。抱器方待擇。感時當有作。陋生奏金石。予方問農圃。朝市嗟掃迹。先寒戒裘褐。歲暮養老客。

東園

荒園何所有。落葉與衰叢。含芳未肯吐。惟有木芙蓉。黃菊如佳人。綠萼包金茸。併隨重陽酒。娛此憔悴翁。

次韻淵明飲酒詩（有序）

鄙性嗜酒。親友所知也。紹聖丙子。得官明道。寓居宛丘。職閒無事。終日杜門。人知其好飲也。或餽之酒。不問寒暑。日輒數酌。飲雖不多。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詩。竊愛其詞文而慕其放達。因次其韻。嗟余與淵明神交於千載之上。豈敢論詩哉。直好飲者庶幾耳。得詩十一首。

我欲常飲酒。俗事苦奪之。飲酒不得醉。何如未飲時。顛倒衆譏笑。佳處正在茲。念此雖杜門。濁醪日常持。
出門懼應接。俗士不多情。對酒輒拜辭。好禮以求名。嗟嗟名幾何。曷足養爾生。共處一泡中。倏忽風濤驚。
婦飲信無補。不飲亦何成。
我久嗜文詞。思與濁觴[illegible]。老來覺非是。念昔正可悲。買金鑄杜康。百拜起歸依。昔陶與康伯。九原吾與歸。
涉世苦不諧。多病身早衰。惟有得中酒。不與我心違。
處樂非縱情。處靜非避喧。豪華與枯槁。彼各據一偏。悠然獨樂處。在我不在山。羲皇迹已遠。三酌呼可還。
一罇每獨睡。不待賓客言。
所嗜人不得。一物百非忌。猶有杯中酒。道勝無敢毀。彼哉讒謗舌。誑口而信耳。常笑十八賢。對此繆語綺。
自庇無一椽。道人分半宅。廬西羅古殯。寒草無人跡。纍纍長與少。豈復待年百。鴟飛朝樹疏。蟲吊宵月白。
平生或不飲。至此方知惜。
曹參漢賢相。掾吏亦豪英。四海付醇酒。乃真知物情。亡秦餘毒烈。一洗百壺傾。和氣薰醉人。金革乃不鳴。
卑卑談治道。陋矣洛陽生。
種樹東窗下。雨來發幽姿。微陽動九地。光彩變新枝。榮衰一以異。枯槁易神奇。消息天使然。人工徒爾爲。
杜門沽酒飲。高懸吾馬羈。
里有好事者。我往罇輒開。我亦爲之盡。每往亦開懷。倘應數見厭。動作旬月乖。今晨起苦晚。獨坐見烏棲。
冬還雪作雨。里巷苦多泥。且復閉門坐。開卷理多諧。誰知無言中。獨往不自迷。得意復終日。弭車不復回。
弱歲慕世名。中年頗探道。世間無非苦。病死與生老。相尋無窮已。遞代作榮槁。奇哉竺乾書。百遍讀愈好。
汙泥雖云濁。本不害吾寶。酒雖破淨律。吾事在律表。
昔嘗罹厄疾。一臥輒踰時。念無所歸咎。乃誓與酒辭。那知偶不死。持杯復飲茲。既飲輒爲盡。快哉復何疑。
神暢病自失。此說信不欺。藥石傷天和。此方吾笑之。

與潘仲達二首

東風沛甘雨。百物一時好。江南桃李盡。紅紫到百草。道傍負擔子。寒食歸祭掃。念我淮上丘。三年不躬掃。
淮陽牡丹花。盛不數京洛。姚黃一枝開。衆豔氣如削。亭亭風塵表。獨立朝萬萼。誰知臨老眼。更復美蔾藿。

涉難

金風透殘伏。玉樹先秋涼。喓喓草閒蟲。感時振衣裳。楚客思萬里。夜吟怨淒牀。勞勞終夕語。共此簷月光。
孤輪曳獨蠒。折軫韻哀傷。辛苦豳父兒。無衣畏風霜。

宦遊

宦遊吾謾爾。未暮致身早。秋來憶山苦。遙夜夢顛倒。鳴蟲待誰聽。落葉煩我掃。誰復省勞人。吾生常草草。

次韻秦觀

璇璣非世珍。昔以羊皮換。嗟君復何求。衆棄乃所玩。十年少游兄。閉口受客難。二毛纔一第。俗子猶憤惋。
人間異巧拙。吾琢費顏汗。嬋娟守重閨。倚市爭倩盼。君胡寶滯貨。屢辱訪衰懦。瞽猶仆臥塗。更侑觥與散。
球然瑚璉質。磨琢爭璀璨。迎君三年鳴。更用警我慢。

阿几

小兒名阿几。眉目頗疏明。日來書案傍。學我讀書聲。男兒事業多。何必學讀書。自古奇男子。往往卷爲儒。
阿几笑謂爺。爺苦無奈爾。若爺飢寒姿。兒豈合貴富。翁家破篋中。惟有書與史。教兒不讀書。更欲作何事。

宿虹縣驛

長隄隘舟車。上下無暫歇。煎熬古驛門。聒聒爭瑣屑。東南淮浙富。輸饋日塡咽。楚風習喧卑。吳舌動嘲哳。
平生耽靜意。投閑劇含噦。况茲道路勤。強食慰飢渴。年來嵩洛興。久與泉石結。終當卜吾廬。雲山對華髮。

有感三首

一春苦多風。桃李見無幾。良遊時已失。忽忽三月尾。中間亦何有。徒自亂心耳。所嗟達所娛。坐費良日晷。
堂北千葉桃。微本混榛枳。居然末之省。一日燦相視。零丁不忍摘。攀玩聊自慰。乃知物雖微。未知即疏棄。
從今至搖落。猶足伴尊獻。乃煩芊綿草。藉我花前醉。
昨日鵲作巢。今日鵲哺兒。念知三月闌。春物行已稀。晚風颯不收。殘紅怨餘姿。回風起輕寒。擁爐火重吹。
燈明夜齋靜。日澀臨書遲。病齒不飲酒。持盃勸妻兒。豈無兒女心。惆悵桃李蹊。彼昏安目前。丈夫方有思。
古今不殊塗。掩卷獨長想。炎爐與死灰。相去如反掌。彼昏誠不知。一醉富莫盍。那知道傍殍。昔是胝盃盎。
一金短販兒。豈暇議得喪。但憐反覆間。觀者爲惆悵。聖賢蹈大方。不苟目前妄。寄身愛憎間。得失眞一餉。

食菜

大雨困淋淫。小雨傷霑渥。哀哉畎畝人。日夜塗手足。入倉無一粒。敢忘祈報福。餘功歸老圃。畦菜青滿目。
長官鄙野饌。性命救雞鶩。何須問清白。齏蔬留一束。歸來輟食歎。每悔釜炊玉。青衫尚如此。何况膏粱腹。
願君少自寬。謀遠須食肉。

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爲別三首

濟物昔所務。捨耕還自非。駸駸老將至。忽忽意多違。門有王夫子。柴車謝事歸。令人三歎息。羞澀向塵衣。
田園何日到。水國先秋寒。興來出飲酒。興罷歸杜門。漫郎遊已倦。老眼亂丹鉛。扁舟肯載我。共看雪濤翻。
避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鬚眉皓如漆。便覺老難侵。江湖足幽遯。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丹田亂君心。

暮春奉女兄弟集宴堂

晨暉麗花柳。流水灔池塘。暮春漸暄燠。華構肅朝涼。使君簿領暇。亦復陳壺觴。班坐豈異人。骨肉皆歡康。
遙山出淺翠。遠水明斜陽。歡言不期醉。淡泊味何長。

窺園

吾老懶讀書。得閒嘗窺園。愛此千樹雪。高低不勝繁。衝風掠之去。頗已隨沙塵。感之可奈何。我豈土木人。
畏病不飲酒。已恨嵇阮眞。淡泊非衆嗜。自娛難及賓。獨遊還獨吟。魚鳥與我親。悠哉山林趣。媿此簪纓身。

馬巨濟淮役魏王墳作詩寄之

城北牛脾山。千邱壓其巔。昔皆有司辦。聖世數厚族。園林迫復土。百役興且遽。煩我別駕公。佇星次寒谷。
郵亭舊客去（三副錢官皆去）。開日睡頗足。閑窓有佳興。徙倚近喬木。櫻筍味鼎來。管絃調漸熟。期歸酌燒
酒。及此未炎燠。

出伏後風雨頓涼有感三首

秋風振秋曉。萬境一淒清。幽草蟲響息。高葉露華凝。戢翼鳥尚宿。引吭雞屢鳴。淹留度華歲。悵然難爲情。
三伏如湯釜。熏煮埋亦起。西風半夜雨。牕戶一清虛。那能惜搖落。共喜過炎燠。老人亦晨起。稍進杯中醑。
殘暑扇中盡。新涼枕上歸。微雲起平遠。容碧上朝曦。稍感夏衣薄。凋傷高葉稀。來鴻飛集喜。卒歲稻粱肥。

太寧庭柏

微風起清籟。烈日交翠陰。蔭茲金仙居。樓殿鬱沈沈。永日燕雀下。有時鐘梵音。誰能悟斯道。來此契無心。

暇日步西園感物輒爲詩得七篇

酴醾

欲知此園古。請視酴醾蒼。孫枝已輪囷。走蔓龍蛇長。春風一吹噓。灼灼發奇光。仙姝不可攬。順風飲其香。

秋園

秋園寂無有。蕭條殘菊枝。老蛩依日哢。晴蝶傍人飛。鎖澀門開少。涉身人到稀。舊遊渾記得。到處即如歸。

菊叢

下根盤秋泥。上葉披宿雨。惟餘黃金蕊。秀色日夜吐。寧須薦九日。但惜歲行暮。吾將屑落英。持泛蘭苕露。

芙蓉

清霜厲嚴殺。松栢氣不振。芙蓉乃微木。晚豔獨嬌春。穠粹鬱蘭菽。芬敷知菊貧。欲攀無所贈。聊復插吾巾。

橘

奇林蘊貞粹。健葉圓青鮮。中有烈瑤實。正味百果先。貢包登堯俎。頌德列騷篇。李衡空庸材。徒列木奴千。

斑竹

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頗疑葛陂化。點點留斑鱗。愼勿脫水去。入世多埃塵。

種蔬

貧舍無旨蓄。種圃治寒蔬。縱橫數席閒。灌溉亦勤劬。積雨有新甲。時擷付中廚。何勞樊遲學。當問漢陰夫。

所居堂後北籬下獲二蛇一小色赤長二尺許一大色黑長七尺圍四五寸尾可貫百錢盡放之

二物穴我居。歲月亦已老。一朝雙擒獲。蜿蜿出幽草。安行免噬齧。敢望吐珠報。巳月不殺蛇。昔賢有遺告。

小雨效韋體

午景蔽浮雲。芳林散清雨。虛牕度遙吹。稍覺青葉舉。殘蔬知夏雨。隕葉兆秋序。幽獨無往來。烹茶誰晤語。

柯山集卷八

五言古詩

納涼

靡靡春事退。寂寂夏日長。日西騎馬歸。臥此北戶涼。官事幸休逸。甘爲白頭郎。朝出暮還家。悠悠愧路傍。所欣藥物豐。頗覺疾病康。幸免三已慍。敢希五鼎漿。難堪匕有餘。不過三已嘗。呼兒且糲食。貧固士之常。

三伏暑甚七月八日立秋是日風作涼爽炎酷頓消老病欣然命酒成二詩

西風吹淡日。牕戶含淒清。炎涼一朝變。徂暑逝不停。山堂曉瀟灑。病叟巾褐輕。平時干雲樹。芳葉亦復零。

苦熱逢三秋。西風颯然起。金氣入草木。傷夷從此始。盛極衰從之。循環固其理。老翁復何事。新涼欣酒美。

白樂天有渭上雨中獨樂十餘首倣淵明予寓宛邱居多暇日時屢秋雨倣白之作得三章

寒極則有暑。晦久則有明。闔闢迄今茲。此理信可憑。炎炎者易滅。巍巍者必傾。聖智無奈何。況此愚冥氓。設羅以羅獸。切骨陷其膺。重勢以鎮物。懸絕壓其（案此下脫四字）與育。力有不獲呈。物情千萬變。可盡得經營。（案此下脫四字）七舄稱而闔纓。無求復無愛。容貌甚和平。（案此下脫一句）秋氣日凄清。悠然有佳興。美酒時一傾。

罷官臥窮巷。值此雲物稠。連延經旬雨。城市欲行舟。柱礎變蚓塘。瓦溝成暴流。蕭然殘暑退。寒事戒衣裘。老人朝睡足。起坐梳白頭。呼童飭晨餐。薪溼爨婦愁。洗我朱提杯。不復具肴羞。一觴已徑醉。萬事良悠悠。

故人遺我酒。氣味芳以清。置之屋壁間。興至時一傾。銀杯度一合。三酹已徹觥。既免戒沉湎。且無發病酲。嵇阮愧令德。劉石無遐齡。荒狂有何樂。徒以酒自名。吾幸免困此。庶幾盡平生。

謫官黃州至南頓驛同李從聖叔姪小飲

共飯何草草。客來從遠道。傾壺得殘酒。聊以開懷抱。年將半百兩鬢華。謫官憔悴來天涯。神理可憑吾道在。不應長遺路人嗟。

權勢

權勢世所重。桓溫役孟嘉。桓公自人雄。爲下未足嗟。頗怪蔡中郎。爲黨受玼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漢家。士固感知己。尚安知其他。搜牢則可誅。好邕自其佳。

臨文

一病廢百嗜。好文心未忘。南窗納虛明。羅列陳縑緗。茫昧考巢燧。典章辭虞唐。清妍進屈景。雋永旌蘇張。少狂不自料。遇事形文章。謬逢作者嘆。因復力披攘。蹉跎生白髮。始紬石室藏。粗見漢家事。濡毫時否臧。文詞比工祝。不殊公卿行。何用疲心精。舍本棄耕桑。讀賦意陵雲。律令尊張湯。榮華繫遇合。才技無短長。願師老氏術。抱璞和其光。無營以卒歲。刻意翰墨場。

自淮陰被命守宣城復過楚雨中過道孚因同誦楚詞爲書此以足楚詞

秋庭新過雨。佳菊獨秀先。含芳良未展。風氣已清妍。金鳳汝妾婢。紅紫徒相鮮。老人對節物。昏昏祇欲眠。與子誦楚詞。聲聲忽盈編。嫋嫋兮秋風。憀慄在遠行。蟋蟀鳴西堂。淹留了無成。

寓陳雜詩十首

傳舍不可久。東裝投新居。新居亦苟完。佳木頗扶疏。洒掃尋丈地。琴書遺朝晡。風雲中夜變。大雨如決渠。落點若強箭。穿我老屋塗。中夜起明燭。移牀護吾雛。傳聞北城隅。老弱隄上廬。官吏操畚鍤。紛紛役千夫。蟻漏或一決。城闉變江湖。吾衰也久矣。豈復憚爲魚。

昔記古甲子。商滅而周興。如何雨此日。乃爲霪雨徵。陰陽久乖張。此事頗有憑。豈天悔牧野。洗此漂杵腥。

舊雨水未乾。洞房苦欲青。新雨雖霢霂。欺我牆善崩。虛堂就夕眠。永夜秋桐聲。蕭然秋氣至。起整巾屨輕。憐我老病者。三伏困煮蒸。得涼且飽飯。何暇念秋成。

朝雨如棼絲。咫尺不相辨。俄然晨光漏。紺碧出天面。天工易明晦。頃刻俄屢變。今朝事大定。雲物卷組練。

客有北來說。蝝生被數縣。穀穗無一粒。遺稈如立箭。卑田成大澤。投種哀莫見。官人憒不知。猶喜輸租辦。興懷及鰥寡。猶愧吾飽飯。

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尸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命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穢蠛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斛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

淸夜何晏晏。客眠亦復佳。鄰鐘喚我覺。咽咽鬪城笳。披衣行中庭。星漢已橫斜。缺月挂西南。皎皎流淸華。
莎雞振其羽。蟋蟀旁悲嗟。悠哉歲已秋。日月如奔車。
開門無客來。永日不冠履。客知我老懶。投刺輒復去。端居兩相忘。因得百無慮。故人在旁郡。書信不能屢。
興哀東坡公。將掩郟山墓。不能往一慟。名義眞有負。可能金玉骨。亦遂黃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終飛去。
疲馬齕枯草。閉門苔蘚深。閒坊居人少。秋日疏槐陰。境寂心亦閒。蕭然散巾襟。靜中有深趣。因見至人心。
谷神古不死。玆理良可尋。無令兒輩覺。一撫無絃琴。
念昔爲吏日。朝夕羨人閒。解印出公府。翛然若歸山。衡茅三畝居。無客門常關。早眠而起晏。永日或不冠。
故人遠寄酒。爲致一醉歡。我亦領其意。呼兒具杯盤。長閒貧亦好。安用朱其轓。我生本蓬蓽。久已傲飢寒。
我不知暑退。但覺衣汗乾。頗怪庭中天。湛然靑已寬。有物叫草根。啾啾自相喧。問知已新秋。大火流金天。
九土穢寒暑。正爾事亦繁。靜觀付一笑。哲事寧相關。但無筋力健。悠然佳意還。喧喧憎隣里。砧杵亂人眠。
秦子死南海。旅骨還故墟。辛勤一生事。空得數編書。琅琅巧言語。玉佩聯瓊琚。知者能幾人。憎者頗有餘。
書生事業薄。生世苦勤劬。持以待後世。何足潤槁枯。興懷及昔者。使我涕漣如。道路阻且長。悲哉遂撫孤。

寄李端叔二首

東發聞至道。榮辱久齊觀。中年嬰世故。已復傲憂患。閒居雖荒寂。几杖頗淸晏。悠悠閒晷景。草草貧賤飯。
狂言無爲發。濁酒醉自勸。與君通家舊。邇者頗屢見。相望豈云遠。數舍隔畏縣。吾人師佛祖。妙旨得忍粲。
斂藏避世俗。未免遂侮訕。坐令鬢垂雪。猶把從事版。尺書每見警。妙語珠在貫。復君進明德。同遂邱壑願。
陳城自古皇。疆野實楚縣。沃野接神畿。荒溝濟淮甸。民風靜而陋。原隰平以遠。我來逢艱歲。禾黍秋色淺。
荒居困蒸蚋。風雨老藜莧。閉門謝車馬。隱几親筆硯。馬跡巷泥深。庖烟驚日晏。深居竊老易。妙理殊自玩。
困亨方寸足。今安勞遠願。乖離越歲月。老色各滿面。友道古所敦。尺書莫辭倦。

秋日曬古城

秋日曬古城。西風振塵埃。出門何所之。壞道連蒿萊。飛鳴雞犬稀。破屋枯壕隈。老圃理蔬畦。晚甲瘦未開。
輸人葬出城。栖鴟一一回。悵然心不怡。歸坐勸一杯。

古意效東野二首

與君雖異坊。秋涼各平分。已遣月入牖。更教風掃門。照君幌中凝。拂君堂上塵。網絲似衣帶。終日遶君身。
扇不風自涼。身不蘭自香。深居不出門。幽獨更淸揚。齊鵲栖君樹。爲燕巢君堂。不食亦可飽。況乃餐瑤光。

旱稻

旱稻如倒戈。十穗八九折。晚稻不及秀。日炙根土烈。踏車激湖水。車乘湖欲竭。得泉如沸湯。旱土澤未徹。
老農祝天工。叩額眼垂血。游雲不作雨。風至輒散滅。昊天未悔禍。牲玉無徒設。誰能縛妖魃。敕起龍撥剌。

鳴蜩

鳴蜩噪高風。遠夜且復靜。草蟲何爲者。落日鳴復逞。陰陽且戰爭。微物何所競。化工執其機。開闔惟所命。

朔雁有行意。蕭蕭如待令。江河有舊路。寧畏風霜勁。

書初涼夜至將曉（靈惠寺作）

秋房燈火淸。人語久已寂。城遠不聞更。警柝鳴未息。橫參已入地。斗柄當天直。乃知三更中。市塵已寂歷。
我時守書几。斷墨傾硯滴。反覆小學書。昏目如芒刺。試尋鄰房僧。鼻鼾背負壁。體勞徑就枕。冷夢分南北。
覺來寺鐘鳴。僧禮像前席。須臾聞梵唄。木魚如叩石。舉頭視東牖。朝日已淡白。反身起投衣。神爽健筋力。
亟來酒甕邊。側聽聲唧唧。

秋日喜陽介吉老寄藥

閒坊遠市聲。終日掩衡門。惟有風中葉。蕭騷終日聞。午枕不成寐。起坐無與言。喜開故人書。珍藥幸見存。
其方受仙聖。其效未易論。豈惟蠲沉痾。庶可輔本根。珍重復珍重。嚴價萬璵璠。永年未可有。庶保無夭昏。

見黃仲達感秋意

秋風吹衡茅。寂歷如荒村。獨立無與語。悲蟲鳴草根。老木經疾風。枝葉僅得存。疏螢不滿地。白日耿當軒。
北城有黃仲。粹子淸不渾。時能出秀句。寶鐵雕璵璠。念將舍我去。爲吏國西原。荒涼古中牟。晝夜輪歸奔。
靑衫給吏役。懷惡未易論。強顏說應接。有抱誰有言。從容來去閒。無眠走黃昏。（原注黃每到訪常以昏夜）

服仙靈脾酒

冷氣侵吾脾。趨拜劇苦艱。仁哉神農氏。遺藥驅惘懶。持錢取之市。易得如茆芫。繁枝與芳葉。盡取無可删。
貯之白絲囊。漬以壺酒寬。七日以供飲。跛曳皆翩躚。呼兒謹蓋藏。用此九轉丹。平生誤信書。安坐得老遷。
方書豈盡信。柳子固無言。事固有然者。豈容盡欺謾。疾走非吾願。且復輔羸殘。

孫志康許爲南釀前日已聞糴米欣然作詩以問之

平生一尊酒。風月不可無。謫官將十年。一醉未易圖。市豈無旗亭。官亦有酒壚。薄乃損齒酸。一滴不可沽。
英英孫夫子。臭味眞吾徒。自云得異蘗。乃出糲稻腴。歲久精粹出。去者乃其粗。醞釀纔浹日。芳甘已盈壺。
傖人驗其力。若火經茅蘆。此語眞野陋。殆出負販夫。前日聞吉語。糴米已在途。每恨乏陳糯。價直如買珠。
憐君久客饑。傾倒無復餘。假器走僕僮。供我一笑娛。欲爲漉巾潤。請學雜器如。作詩以訊之。何日陳罇盂。

夜書

黯黯夜烟靑。寥寥秋漢迴。海月出天高。霜雲泊天靜。鶴鳴知露塞。樹影當軒正。幽客獨未眠。經窗夜聲磬。

小雨

梢梢陰靄集。蕭蕭春寒生。窗燈耿初照。小雨細無聲。還來就溫爐。依然有故情。燕坐悄無語。軍城過遠更。

月夜懷陳永源

衆喧息遙夜。爽氣淸煩襟。殷勤低簷月。入幌來相尋。平生學虛靜。每爲多病侵。臥想陳夫子。幅巾修竹林。

冬日放言二十一首

淸冬萬境肅。掃戶益蕭然。薄寒惟可飲。短景不容眠。官廚烟火暖。虀釜亦烹鮮。且復養口體。何勞更問天。

湯餅慰朝餞。三杯澆且寒。醉飽外何欲。昏然宵就眠。幽通夢有告。默存神自全。蔚藹松竹舍。歲暮聊盤桓。
風雨逆江氣。十月如深冬。坐曹日暮歸。密室溫爐紅。慘慘庭下日。颼颼窗外風。三杯容我醉。萬事聽天工。
小兒喜學書。滿紙如栖鴉。老婦寒不織。當戶理琵琶。樽中有神物。快寫如流霞。三杯任兀兀。凍臉生春華。
卯飲終日醉。萬事付悠悠。醺然據榻瞑。簷雨方颼颼。吾事幸無急。不醉欲何求。願謂婦與子。酒盡爲我謀。
寒羊肉如膂。江魚如切玉。肥兔與奔鶉。日夕懸庖屋。嬉嬉顧妻孥。滋味喉可欲。謫官但強名。比者何不足。
酒聖卯時歡。此語聞樂天。妄用苦了了。白日供愁煎。浮世本幻妄。空花電露然。人間無實事。惟醉庶幾焉。
愈老愈嗜酒。益醉益自然。兩人同墜車。醉者乃得全。我不但醉酒。天和醉心源。當其醉甚時。更類癡與頑。
至道與物反。夫豈會俗心。聖處有關域。扃鑰一何深。時時貧美酒。可得及其門。逆君者既返。君駕胡可尋。
清晨坐官舍。官舍復何有。離披經雨菊。蕭疏委風柳。飽食或至睡。涉筆無可否。油然有好懷。日暮歸飲酒。
日暮歸飲酒。兒女戲我前。須臾稱三酌。據榻已醺然。老妻坐我傍。餚截屢炮煎。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饌。
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酒徒。聊給酒養眞。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遇雨。仰戴天公仁。
吾腹如鴟夷。但滿貯醅酒。外圓故不滯。中靜一無有。紛紛千百輩。納若一塵垢。下而至眞源。保之故難朽。
淮陽名都會。爽塏太昊墟。最愛西城道。汪汪數頃湖。古木巢翠鳥。清漾見游魚。幽居多不惱。懷我平生娛。
靈通古叢林。他日休吾車。出門循古城。荒圃畦寒蔬。手種堂下花。頗已數尺餘。何時攬其華。故人應念予。
塞向久葺處。帟幕亦復周。溫爐熾薪炭。永夜炎光流。五更屋霜重。重衾如無裘。興懷無衣子。卒歲聊優游。
陶潛經世才。齟齬不得肆。彼寧徒嗜飲。有蘊託諸醉。時時吐高詞。頗復見一二。義熙書甲子。此意有涇渭。
葛公蓋世才。功業亦云偶。世無左將軍。老作躬耕叟。昊天挺奇產。必使有所受。珠玉在山淵。終爲王府有。
秦人焚詩書。意欲遂絕滅。六經至今存。何曾損毫髮。興衰有天理。人力自淺拙。不憂驪山墓。回首遭發掘。
元子本豪爽。頗復有俗氣。孟嘉亦可人。乃與較權勢。偏強盡百年。究竟成何事。江左無英雄。汝得免徒隸。
淵明非無心。似以酒忘憂。如以藥愈疾。未佳寧免憂。我直好飲耳。與世本悠悠。人間有何事。奚足煩杯甌。

四月望日自孝悌坊遷冠蓋孫氏第

青蕪滿古城。白日照大澤。街荒雞犬鬧。市遠喧闐寂。中有騰騰者。淮陽四年客。坐偷太倉粟。穩睡而飽食。
平生願陳力。衰老困逼迫。何曾一可意。但有百無益。偷安淺夫志。苟且志士惜。窮通有天理。暫不安苟得。
朱陽方肇序。春去無轍迹。悵此復幾時。撫事三歎息。

謫官

謫官成吏隱。古寺度高秋。寒燈明夜室。清坐聞更籌。裘葛屢往還。感彼歲月遒。吾意方有會。誰與賦離憂。

十月二十二日晚作三首

黯黯東牖闇。寂寂吾廬閑。粗糲飽婦子。苜蓿無餘盤。雁急天欲雨。雞栖夕已寒。老人袖手坐。一杯聊自寬。
天寒聊飲酒。再酌已停觴。豈不欲酣暢。要使夜腹康。意得樂有餘。偶然不必長。寄身造化中。勿使天和傷。
蓬蓽無奧處。北風利戈鋋。空爐有微火。且復與周旋。酒隱柴桑叟。醉吟渭上賢。二士忽已遠。遺風載陳編。

題壁

命駕欲詣客。欲去復遲遲。事幸無甚急。何用勞驅馳。家貧幸有酒。亦略具鮮肥。且復東窗下。高歌醉而嬉。

夜坐

萬籟聲久寂。三更霜已寒。老人袖手坐。一氣中自存。自得此中趣。不與兒曹論。但有老孟光。相對亦無言。

任仲微閱世亭

志士抱奇策。常苦不得伸。及其利害出。倏已亡其人。今古同此恨。愚智竟誰分。哀哉老任公。英魄久已淪。
惟餘亭下柏。閱世盤深根。紛紛凡草木。幾變秋與春。朝菌與蟪蛄。盡死獨我存。任公不及見。見其賢子孫。
請君利斯奇。仍復大其門。

感懷

枯樹桓司馬。五柳陶徵君。微木不足道。所歎此兩人。一埋柴桑骨。一爲九錫臣。榮辱俱已矣。芳穢萬世聞。

次韻題李撥舫子

紫髯不復見。故宮無入門。元子亦寂寞。一邱弔遺魂。興亡兩夢幻。今古一朝昏。念當置是事。盡此舟中樽。

秋感二首

秋日無遠暉。秋草無美姿。殘蛩弔白日。寒烏悲空枝。時節一如此。余出悵安歸。強歌不成音。還坐空涕垂。
感動百慮遊。觸心遂紛披。棄捐勿復道。日暮眠吾帷。
秋山多遠聲。日暮尤百態。鳴風落高樹。清澗瀉寒瀨。鳴蠋默誰憐。僵死不償罪。蛩啼猶不已。有懟未逢解。
天時激汝曹。寧自知進退。吹噓成踴躍。芻狗忌徹祭。庭空月宵掛。園冷露晨沛。嗟哉心雖忘。俯事還感慨。

夜思

江邊鷗鶩鳴。棲我屋南樹。夜深風霜寒。呼鳴自相語。樹頭鴉翼動。樹杪雁行度。朦朧見江山。一一翩飛去。

嘲南商

兩袖全匹帛。望知江淮客。深藏計算苦。好鬪意氣窄。愁逢湯餅盌。遇鮓論甕咋。市南沽茅柴。歸店兩顴赤。

種芭蕉

幽居玩芳物。自種兩芭蕉。空山夜雨至。滴瀝復蕭蕭。涼葉泛朝露。芳心展夕飈。東堂日虛靜。秀色慰無聊。

無題

蔌蔌鳴葉下。初無風過之。流年一如此。慷慨使心悲。平日談堯舜。立朝姿自私。溫爐煖老客。聊復此棲遲。

大雨十日不止五月十八日晚始霽

昊穹忽悔禍。淫雨霽今夕。峯嶺舒紫翠。雲天麗金碧。深蛙鳴遠池。涼葉墜餘滴。漏屋百不憂。宵眠始安席。

天運

天運不暫止。何啻過隙駒。向來簷前日。忽已猶東隅。樂者苦其疾。憂者怨其舒。由來盛與衰。變滅皆須臾。

悼逝

結髮爲夫婦．少年共飢寒．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男兒不終窮．會展凌風翰．相期脫崎嶇．一笑舒艱難．
秋風催芳蕙．旣去不可還．濡我眼中血．悲哉摧肺肝．兒稚立我前．求母夜不眠．我雖欲告之．哽咽不能言．
積金雖至斗．紆朱走華軒．失我同心人．撫事皆悲酸．積日而成時．積時更成年．山海會崩竭．音容永茫然．

柯山集卷九

五言古詩

喜雨四首

陰陽不暫駐．今夕已秋風．晨興綿絺冷．歲月驚衰翁．朝烟爨薪溼．小甲蔬畦空．且復一杯酒．吾生不終窮．
手種五色蕉．意待聽秋雨．南風扇旱日．破葉萎不舉．獨餘未終夕．綠潤遽如許．秀色入書幃．已覺青鸞舞．
牆東有高樹．夏葉團綠綺．西風纔一夕．蕭颯遽如此．寒螿號其顛．蟋蟀曉未已．孳勵催流光．榮華難久恃．
隙地秋日曉．寂無鄉里音．惟有草根蟲．風前咽復吟．悲歌者誰子．徂年驚苦心．青燈夜齋靜．微溫生薄衾．

次韻曾存之直舍種竹

曾郎風塵表．不似宰官身．吏舍數竿竹．翠袍水粼粼．此君不可疏．亦復未易親．虛心滿相投．頗似南郭鄰．
我知王子猷．正是君鄰人．

贈蔡彥規

我不見蔡子．杜門十日餘．今日叩我門．滿手攜瓊琚．鏗鏘寫我前．雖以貝與珠．我愕不知報．低頭謝且吁．
讀畢致於懷．餘光溢衿裾．坐令簞瓢室．磊犖堆璠璵．我拙寡所合．甘爲不材樗．嗟君何所聞．屢枉長者車．

我來淮南遊．藹藹子之鸞．騏驥走千里．凡馬安能追．奈予不自量．痛鞭而疾驅．常憂過所任．疲憊傷吾軀．
願君少待我．且欲休吾駒．跳奔舍其羣．子樂誰與俱．俛身援其類．是亦仁之徒．不然但用我．畏甚將逃逋．
何如少貸之．劬技供子娛．我無功名願．與世日益疏．反慕古沮溺．窮年事耕鉏．皇皇吾夫子．發世亦勤劬．
雖然竟何就．孰若安以居．人生各有懷．未用相賢愚．得樂願即止．安能較錙銖．又疑異所任．勞逸事亦殊．
作歌以訊之．子意當何如．

寄劉聲（原注．在滁州作．）

別君幾何時．人事浩千萬．身如張射侯．憂愁劇強箭．崎嶇走窮縣．艱苦君所見．未知菽水豐．已感霜露變．
羈孤寄窮海．親友誰弔唁．析圖補冬裘．乞米煮朝飯．無聊猶自思．援溺固誰願．人生不終否．此語非我分．
英雄伏泥塗．暫晦久必現．如予百不能．理自合貧賤．豈當議隱顯．而有不遇歎．但思竄山林．遠脫人世患．
有田足耕耘．有水足罾汕．蕭然便終老．到死百不問．平生泥佛祖．久已師壁觀．況將無生禪．下視有爲幻．
吾子出羣材．千牛有餘刃．行當脫塵埃．鳴佩侍淸燕．高卑各有得．願勿譏斥鷃．不有行道人．誰當佐堯舜．
時哉勿自滯．功業在力勸．握手不可期．此計吾行辦．

寄陳九

別來常思君．無異飢待哺．如何偶相逢．握手復告去．念初別子時．芳草纔及屨．天時不可留．再見歲云暮．
出門怪子瘦．告我困道路．飄飄千餘里．陸走復水泝．古來黃金盡．壯士色亦沮．斯人獨何少．乃有衣食慮．
才高窮不怨．志大貧若富．吾將告君理．子其聽我布．人生不終窮．否泰亦有數．子其保所有．錐穎囊必露．
古來立功名．其始不無忤．得難失自寡．進銳退亦遽．念君歸海瀕．誰與朝夕聚．我方困而學．每冀朋友助．
一從城北歸．夢魂見已屢．願因南來者．時以尺書寓．

贈江嶠道

我行於四方．其所急者友．嗚呼得之難．百不一邂逅．人心不可齊．若十指於手．隨其短與長．亦各有所取．
剛或硬而折．柔有弱而仆．質良文不揚．中美外莫副．寬壺泛以楞．狹盎迫而陋．此猶其大概．瑣瑣難悉究．
譬如選長材．棄百不一有．其間難得之．猶或煩矯揉．我友居淮濱．飲德悉自幼．豈期羈旅間．乃獲聞警欬．
嗟君如美玉．外徹中乃厚．埋藏困塵埃．要以不可垢．他人十不一．子乃得八九．餘虧能幾何．不待勉而就．
乃知昔求艱．特以見未久．但疑莾莫及．敢憚喘而走．我心子所知．豁豁無所囿．是以行於世．往往得嘲詬．
人才如其面．不自知好醜．立之明鑑前．乃見其可否．子於我無嫌．告我當苦口．惟我於改過．願不敢自後．
嗟予迫飢寒．子亦仰五斗．何當兩有歸．投老作鄰叟．

呈徐仲車

朝日照高簷．夜霜猶在瓦．纖纖牆邊柳．春色已可把．殘年能幾何．奔馳劇湍瀉．雖無功名求．衰暮亦悲吒．
出門問徐子．兩計決取舍．爲當勉自修．汲汲不可暇．爲當飲美酒．送老在杯斝．子當指我途．我即策其馬．
但恐懶拙姿．終非服勤者．

正月望夜示童子

呼童致明燭。展我窗前書。顧謂爾童子。此豈不足歟。得與自忘僞。觀一知其餘。爾觀千苣燈。豈與一燭殊。
爾豈不欲醉。舉杯傾我壺。爾豈不欲飽。搆火烹我魚。人生貪外物。要以樂其軀。君求爲不足。安用勞馳驅。

贈敦復

敦復想爲詩。目見無全牛。大工忌其才。小邑使拘囚。漫塗以塵埃。詆訶羣啾啾。倘於紛紜中。逸興時奔流。
不知誰使之。嘗爾爲南遊。肆鶻解其縶。鷹隼脫於韝。山川困搜羅。風月遭嘲咻。舉手聊採之。縱橫爛琳璆。
不有同行人。更歌而迭酬。天應憫予勞。久苦暫使休。奈何少縱之。一放不可收。歸來見我喜。逸氣凌高秋。
我竊不自量。妄將挾其輈。心知不可追。子幸爲我留。君方嚴旗鼓。我亦戒戈矛。將圖詰朝見。百敗非予羞。

讀戚公恕進卷

世方尙纖柔。子獨不可揉。人皆喜呶呶。子語不出口。巉然卽之高。俗子競嘲詬。我嘗愛之難。快使暴其有。
乃知謗之非。更覺所得厚。由來難小知。此固可大受。讀書常辛勤。世務飽經構。琅玕滿編文。一一可推究。
俗儒昧事實。文字工綵繡。可觀不可用。章甫冠土偶。子能獨不然。渾樸謝雕鏤。寧爲目前玩。功見施設後。
知心古所難。形兀實難傳。嗟君聽者寡。風雨但孤雊。又思理難常。功業亦邂逅。豈令匠石斤。常縮袖間手。
無爲扣角歌。且進滿尊酎。但非遽可合。有所待而偶。干將伏黃土。氣乃在牛斗。願君久自安。蔽抑寧復又。

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

我雖不知文。嘗聞於達者。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和寫。理惟當卽止。妄說卽虛假。
氣如決江河。勢盛乃傾瀉。文莫如六經。此道亦不舍。但於文最高。窺不見隙罅。故令後世儒。其能及者寡。
文章古亦衆。其道則一也。譬如張衆樂。要以歸之雅。區區爲對偶。此格最汙下。求之古無有。欲學固未暇。
君爲時俊髦。我老安苟且。聊獻師所傳。無以吾言野。

寄參寥

春風入楚鄉。與子別經歲。有客過我門。攜君尺書至。昔我出京師。倉皇省家事。遂令千里別。不一執君袂。
又聞子亦行。杖屨若飄駛。雖成相思詩。欲寫不可寄。飄飄山水夢。時與飛錫值。乃能以書來。知子猶我記。
浮雲隨高風。聚散未可計。遲君冰雪詩。濯我塵埃思。

送胡考甫

胡公精悍姿。勇氣如秋鷹。兵書百萬言。揮麈談如傾。羞戴文吏冠。慨然喜功名。願得丈二殳。爲國作長城。
朝廷士力盛。戰馬如雲騰。貔貅飽肉食。武庫森神兵。此豈不足用。麾之若雷霆。如何彼殭鄰。坐敢邀金繒。
由來在得將。選擇常至精。譬如養騏驥。有御乃能行。安得偉丈夫。長驅兩隅清。淮南聽公語。乃是衛霍朋。
總軍白面兒。尙欲請長纓。縱橫老將手。出袖盡一呈。策馬勿自滯。我將觀厥成。一奮席將驕。汎灑出精英。
立功報天子。執節擁旗旌。男兒當封侯。寧爲老書生。

旦起

漫漫東牖白。開幃納晨光。欠伸推夜枕。叩齒披朝裳。瓦盎汲石泉。漱濯齒頰涼。維茲孟夏初。宿雨清高堂。
栖鳥起且啅。霽篁鳴更藏。悠悠曉花殷。落落古櫟蒼。西舍初鳴舂。東鄰出求糧。客馬已別櫪。商車欲踰岡。
羲和一陽燧。羣動皆擾攘。有生無不求。誰得偃於牀。人生但如此。勤苦亦可傷。況我病倦翮。飄飄信風翔。
永懷中林士。栖志烟霞鄉。願言寄旅跡。相託以徜徉。

庭草

冉冉朝雨霽。欣欣禽哺雛。鮮鮮中庭草。佳色日已敷。童子惡其蕪。謂我盡掃除。我爲再三顧。愛之不能鉏。
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況我麋鹿性。得此亦可娛。延蔓藩籬間。常若田野居。
亭亭濯露曉。偃偃披風餘。所嗜乃若此。我生合樵漁。

寄答參寥五首

昔我初見子。子時客京師。聞名久不獲。既得過所知。示我一卷書。大小百首詩。我嗜不可饜。熊蹯薦朝飢。
約子彭城遊。念當行有期。中間忽倉卒。決去不予辭。子後來高郵。我居淮之湄。中間無百里。詩句屢交馳。
客來得子書。云子久南歸。投書不能讀。恨我聞之遲。使我早如此。扁舟尙能追。遠別不執手。近居不相攜。
每念今悵昔。耿耿衷腸悲。子行日已南。我去日已西。音書不可頻。何以慰我思。
蘇公守吳興。山水方有主。子今從之遊。挂錫當可駐。塵埃困孤鶴。念子久失所。秋鳳展其翼。道使萬里去。
青雲引高翮。爽絕誰敢伍。予駒欲西秣。東我江海艣。平生二三子。往往在南土。子才得所樂。我拙日益魯。
拳拳相思心。契闊不得語。
秦子我所愛。詞若秋風清。蕭蕭吹毛髮。肅肅爽我情。精工造奧妙。寶鐵鏤瑤瓊。我雖見之晚。披豁盡平生。
又聞與蘇公。復與子同行。更酬而迭唱。鐘磬日撞鳴。東吳富山水。草木餘春榮。悲予獨契闊。不得陪酬賡。
我生爲文章。與衆常不偶。出其所爲詩。不笑卽嘲詬。少年勇自辯。癡氣爭可否。年來知所避。不敢出諸口。
時時未免作。包以千襲厚。低心讓兒曹。默默衆人後。見君不能已。頗亦陳所有。君豈少取之。時以佳句授。
幽絃喜有聽。清唱慰孤奏。如何瞥然去。使我不得友。

蕭蕭江湖客。疏瘦若愁竹。苦心爲詩章。日夜攪心腹。清絃無淫聲。促柱有哀曲。瀰瀰幽巖泉。一一清可掬。
人生於文章。初苦力不足。及其成欲售。又困瞽者目。子從吳興公。乃獨獲所欲。得意有知賞。幽懷免窮獨。
嗟予失所投。痛學自藏覆。子當慰我窮。時寄賫數幅。

夏日雜感四首

我前十日至。柳葉不蔽日。我後十日來。芳條如紺室。枝間有好鳥。鳴和若琴瑟。渠渠哺其雛。啄我園中食。
梢梢筍成竹。濯濯草過尺。心驚歲已半。念此日月疾。朝來數葉墮。盛夏有萎色。悲哉一陰生。長養從此極。
士而懷其居。孔子亦云非。賢臣事晉侯。夜載使逃齊。酖毒比宴安。君子不可怡。樂小必害大。安近遠之迷。
野芻養騏驥。常念和鑾馳。一飽願卽止。幾何非犬雞。高賢意有在。汲汲不敢遲。安能守槽櫪。長伴兒曹嬉。
羣動入夜息。我歸亦安眠。脫我身上衣。援枕體晏然。朝日常營營。有生不可閑。羲和戢其光。幸此須臾閑。

人生一世中。大小無百年。胡爲不自暇。長抱勤苦歎。才者勇設施。誕者夸勢權。彼有驅其心。欲休諒無緣。
我本與世疏。少慵老成頑。何爲不引去。坎坷行所艱。
娟娟霽前月。雖缺自娟好。閨閫理絲蟲。養身恃其巧。無能老蝙蝠。乘夜出堂奧。那能捕飛蚊。未解聒耳鬧。
悲歌草間蛩。辛苦自鳴噪。爾生可以默。何所欲而躁。鳴蛙訴其渴。謂若天可禱。瘖蟬死不鳴。豈以訴無效。
悠悠萃動情。誰得辨醜好。我歌豈徒然。亦用自警告。

和周楚望

宿雨生曉潤。繁雲滋暑陰。我居廢不葺。常苦積雨侵。果墜厭風惡。草沉知潦深。拳拳抱幽歎。耿耿嬰煩襟。
吾子久不來。幽居誰見臨。翛然得秀句。生我江湖心。一官亦漫爾。勤苦安能任。何當舍此去。拂我塵埃琴。
飢寒仰五斗。求尺而忘尋。悲我復契闊。誰復知吾音。

秋日晨興寄楚望

夜雨霽清曉。浮雲散涼川。幽人理青髮。汲彼石井泉。焚香展素帙。持珠諷妙言。晨暉澹搖揚。秋氣澄紺天。
蓑花開露餘。孤葉零風前。感此芳節晚。長嘯心悠然。何能散滯念。餐菊留華年。牢落歲暮心。非君誰與宣。

感秋呈宏父兼呈周楚望三首

西風吹我舟。繫纜岸邊柳。蕭蕭落船葉。日夕煩我帚。心驚芳歲晚。日月去如走。撿我鬢邊髮。少壯寧復久。
平生拙謀身。辛苦爲五斗。苟逃飢寒憂。不敢擇所受。心因摧折低。面苦塵埃垢。蹉跎弊前勇。俛俛蹈新揆。
功名委之命。寧足計薄厚。獨攜古人書。千古相獻侑。我飡亦有魚。我酌亦有酒。非求與俗違。聊以安吾守。
西風中夜來。飛雨隨以至。攬衣不能眠。起坐爲滿酒。炎蒸雖云除。香草猶可佩。清商來無情。凋我蘭與蕙。
咿咿草蟲悲。烏烏露蟬嘒。高梁燕如客。鎩翮騰方鷙。乾坤本無心。萬物隨一氣。如何於其間。感悼坐自累。
置之勿復道。得酒但知醉。陶然杯杓閒。蕭洒無餘事。
浮雲無停陰。急雨來清秋。颯颯水上風。吹我千里舟。二年客淮楚。乞米充飢喉。客堂堆詩書。冷落妻子羞。
操舟將何之。漫浪爲西遊。豈不厭奔走。貧賤無良謀。人生天地間。如萍水上浮。安得無所作。南北但隨流。
達者知其然。委己任去留。止若寄渚雁。行如浮海桴。萬物本無事。百年漫多憂。冥懷付造物。俯仰予何求。

和登城依子由韻

步登高城望。望望殊未已。惟時歲將窮。冬孟月魄死。紛吾方有懷。一坐爲三起。悲歌發悄悄。歎與淚俱至。
人生隨大鈞。命不貸君子。付之無如何。外垢寘內洗。前知曉終吉。外顏與愚似。開門張頂踏。誰者目不寄。
支離言多[illegible]。嬋娟提獨美。舉頭蒼天高。歎此青雲士。酌公芳醇酒。願公百憂止。履善神所勞。委置目前事。

西華道中

我行陳許郊。千里平若掌。居民雜荆榛。耕少地多曠。野兔乍跳奔。鸇鳶或高颺。喬林多疾風。寒澗有餘漲。
棘籬藏茅屋。雞犬入村巷。主人掃土塌。秣馬具芻餉。童兒汲千井。敗甑堆瓦盎。勿悲爲生陋。自足無他望。
嗟予走薄宦。奔走年將壯。長抱羈旅愁。何時稅歸鞅。

泊南京登岸有作呈子由子中子敏逸民

客行歲云暮。孤舟衝北風。出門何蕭條。驚沙吹走蓬。北涉濉河水。南望宋王臺。落葉舞我前。鳴烏一何哀。
重城何諠諠。車馬溢四郭。朱門列大第。高臺麗飛閣。湯湯長河水。赴海無還期。蒼蒼柏與松。岡原常不移。
寶物君有歎。誰者知我心。口吟新詩章。手撫白玉琴。鳴琴感我情。一奏涕淚零。子期久已死。何人爲我聽。
推琴置之去。酌我黃金罍。幽憂損華姿。流景良易頹。

宿合溜驛

空庭野雀噪。客至休我駒。盡日衝塵沙。解裝振裳裾。熒熒青燈光。夜永寒堂虛。破窗見星斗。明月照廣除。
構火旋烹煎。妻兒具盤盂。強飯一爲飽。困眠體微舒。嗟我山野姿。懶拙與世疏。如何強所難。妄躡仕進塗。
已習未易舍。欲行倦驅驅。悲哉不早計。既晚空嗟吁。

至日離許州

先王重至日。靜息養微陽。閉關絕商旅。后爲不省方。我獨何爲者。古寺嚴晨裝。酌酒飲僮僕。披裘冒朝霜。
眷彼道路人。煕然樂而康。尊酒送爲壽。華衣冒鮮妝。懷居固非士。遠客亦何傷。悠哉任行止。且復傾吾觴。

沈丘道中

霜霧沈遠星。芳林語春鳥。客眸帶餘睡。馬力健清曉。凝煙被草際。初日動林表。心隨和風快。興與飛雲杳。
芬菲悵已晚。夏陰生桑棗。慷慨一據較。此懷殊未了。

感事二首

投老益無趣。誤爲世塵嬰。強然欲脫去。疲弱安能耕。始謀苦不臧。妄欲事功名。中路兩不可。徬偟始嗟驚。
閭櫨館已晚。悠悠事遄征。萬物各有求。我生安得寧。
自古衣食勤。物生無時閒。春耕望時雨。厚生常苦乾。舉頭呼天公。天遠安得聞。幸此中夜雨。蕭蕭洒中田。
天人兩異帶。相値良獨難。水旱與豐年。由來皆偶然。愚夫苦多怨。智士卽而安。我歌寧獨此。萬事一嗟歎。

漫浪翁

劉壯輿年過壯。久不仕。嗜學著書。自名漫浪翁。所居之園林堂室。皆以是名之。求予爲詩。因記之。

堂有書萬卷。園有竹千竿。逍遙於其間。漫浪追昔賢。乃祖首陽人。疾世餓空山。堂堂祕書公。赤手犯鯨鱣。
後來得吾子。門戶眞有傳。已信懷道貴。預知行世艱。婆娑欲頭白。不肯彈其冠。我頃未見之。千里知肺肝。
不惜委珠玉。投我書數編。我窮安放逐。老去頗知田。君獨胡取之。學問攷淵源。江鄉歲已晏。幽獨抱悁悁。
何當一杯酒。與子相周旋。

發岐亭宿故鎮三首

我別竟陵時。楚稻如碧絲。秋風發齊安。稻穗如植旗。流年去荏苒。客路何逶迤。弛擔終未卜。永負中山期。
乘月入秋山。月午山蹊靜。森森松竹林。夾道散疏影。陰風留暗鼯。白露蒙朝嶺。耿耿村雞鳴。坐感單衣冷。

征人不敢安。蓐食待明發。澗銜石上雲。冷踏松間月。艱難付一笑。歲月驚屢閱。假[illegible]道傍松。茯苓應可掘。

獨遊東園

清曉步東園。獨遊悵無侶。菰蒲綠已深。鵝戲春塘雨。取酒就花傾。隔林邀客語。歸來春興闌。睡起日停午。

同穀夫賀無斁教授

吾聞寃句民。盜若春竹筍。異時用武吏。搏擊縱鷹隼。洋洋劉太守。（貢父治曹不用刑而盜衰）豈弟發素蘊。凶年盜乃減。見謂君子敏。先生術詩書。循吏副發軫。庶幾從風靡。少緩束溼緊。君家龐眉伯。學行我標準。捧書見華髮。應爲一笑聽。

喜晴有感呈晁郎

山城淫雨霽。牕戶含餘清。老人午睡足。杖策遶荒庭。長夏吾廬秀。清陰交衆榮。茫茫榛莽中。萱草揚其英。補杖視天壤。悠然感浮生。淹泊且無歎。人事亦難恒。一旦舍此去。觸物不無情。何爲久戚戚。遇酒但知傾。

春雪二首

春雲驕不行。東雨作飛雪。夜深歸無燭。已覺馬蹄滑。那知事未已。通夕注不歇。堂寒曉附火。簷溜更清絕。

前者城東遊。桃李粲已發。陰陽不可料。寒氣晚潛洩。青青高坡麥。舊事日可閱。當春望時雨。盛雪或爲孽。

生民常苦勤。不敢愛膏血。如何待一飽。常苦神物奪。茫茫元精理。未易論本末。解裘換斗酒。莫畏衣百結。

天寒城南寺。門外無馬迹。東風雪疾消。春泥深一尺。豈無老款段。畏賊不敢策。還歸見兒女。怕冷不下席。

揚雄元未就。雙鬢颯已白。雖云客載酒。此意終岑寂。功成則有命。生事亦人力。胡爲不自勤。守此欲何獲。

田桑既有裕。醪醴亦餘溢。嗟哉好事客。從古百無一。

柯山集卷十

七言古詩

有感三首

郁城本自貳師謀。騎士拔劍猶封侯。董生明經守正直。白首區區相侯國。參差世事足嗟歎。我笑羣兒較目前。可能董子之榮辱。乃在封侯得失間。

羣兒鞭笞學官府。翁憐癡兒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工供爾良獨難。

題大蘇淨居寺

平生愛山如好德。未嘗一飯忘泉石。大蘇山下松柏林。路盡重門照金碧。思公得道神所相。指示巖幽駐錫。天台妙教原欲啓。來此一酌曹溪滴。兩公道場守龍象。兵火暫晦終輝赫。槌鐘伐鼓食千指。皆二大士之餘力。縈紆礙石造山頂。上有玉人方燕寂。北軒三伏飛冰雪。一日掠盡淮山色。東遊處士我實倦。道

遇化城聊暫息。青鞵布襪舊家風。此身終効名山役。

客過

歲窮北風卷平楚。張子閉塞深閉戶。叩門過我者爲誰。束帶出見亦良苦。俛眉謂客子勿嗔。我心善煩勿多語。天寒酒醆曷不飮。安用造謁勤如許。

謁客

入門投刺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迎客

城門抱關皆老兵。問客來早天未明。我笑老翁勿嘲訕。我愧古人百千萬。道傍赫赫翁所見。寒熱郡國歎鄉縣。翁之所畏敢不畏。嗟我此翁豈得慢。

局中晝睡

鳥啼花開千萬思。春色醉人成午睡。燒香掃地一室間。藜牀布枕平生事。君知章華久寂寞。楚夢無人憚青兕。東風轉野作晴、雷。霧變山川作紅翠。白日下照七澤寬。孤城樓觀失餘寒。顚怪救由頻入夢。年來眞厭楚人餐。

園花盛開苦病不能觀作詩諭之

東風著花花披靡。花風吹人人欲醉。老翁逢花如啜醨。強自斟酌終無味。鬪紅鬪綠態千萬。長笑花工夸幻事。若知空色無異觀。世上何曾有桃李。

小孤山

一峰枝水孤劍立。古廟開簾雙臉紅。水邊古木老龍蟠。山下水色搖青銅。我來扁舟望有祠。萬頃春水淸溶溶。明神報我意加厚。嗟我薄獻愧不豐。重遊知復在何日。俯仰天地身飄蓬。

初伏大雨呈无咎

初伏炎炎坐湯釜。長安行人汗沾土。誰傾江海作淸涼。元雲翻風橫白雨。昔陀異人廿齒乎。能使渴乏厭酥乳。且欲當風展簟眠。敢辭避漏移牀苦。淸貧學士臥陶齋。壁上墨君瀟無語。翰林但解嘲苜蓿。彭宣不得覩歌舞。聯詩得句笑出省。策馬涉泥歸閉戶。牀頭餘樽定何嫌。窗外石榴堪薦俎。

謝黃師是惠碧瓷枕（案此題一本作師是既埶盤枕。短革備面。）

富人作枕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髮冷泥丸驚。夢入瑤都都玉城。仙翁支頤飯未成。鶴鳴月高夜三更。報秋不勞桐葉聲。我老耽書睡苦輕。邊牀惟有書縱橫。不如華堂伴玉屛。寶鈿鼓斜雲鬢傾。

到陳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槃皆絶品也是日風雨大寒明日作此詩呈希古

初寒淮陽春已晚。下里數楹聊寢飯。此邦花時人若狂。我初稅駕遊獨懶。任王二君眞解事。來致兩槃紅紫爛。天姝國豔照蔀屋。持供佛像安敢漫。江湖逢春豈無花。格頑色賤皆可揀。試觀中州燕趙態。一洗千里窮荒眼。風波歷盡還放棄。此願誰知輒先滿。那知中夕忽凜烈。臥擁牛衣眠失旦。名園泥淖安可入。坐惜殘芳風雨散。東鄰夫子亦嗜酒。臥聽午雞方起盥。晴明猶及一寓目。我老尙能揮大醆。

次韻答天啓

黃鍾無聲登瓦釜。孽子青衫在塵土。逼人爽氣百步寒。知子胸中有風雨。三年河東走鐵馬。絶口魚鰕便酪乳。歸來萬卷付一讀。不學兒曹用心苦。周瑜陸遜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吳語。莫徒彩筆雲錦張。要是寶劍蛟龍舞。天兵百萬老西北。快馬如飛不出戶。眼看六纛出麒麟。走取單于置刀俎。

雙猿圖

陰巖萬古無纖塵。木石翠潤無冬春。時哉兩猿掛復蹲。其一抱子爲屈伸。下有遊狙意甚馴。雄雌嬉遊循水濱。沐猴遇獒愕欲奔。據高自得俯而捫。懸之門堂閱疑眞。妙哉易生筆有神。以此成名以終身。

謝錢穆父惠高麗扇

三韓使者文章公。東省守臣親掃宮。淸嚴不受橐中獻。萬里歸來兩松扇。六月長安汗如洗。豈意落我懷袖裏。中州翦就霜雪紈。千年消風古賢子。

聞蛩有感

遙夜飛螢動秋思。獨臥空山驚晚歲。可堪六月已聞蛩。日暮咿咿響庭際。關河多風氣肅索。碧樹先秋早搖落。鳴機夜織常怨寒。白紵輿衫苦輕薄。年年促織誰最悲。堂上美人愁翠眉。淸砧擣練對殘月。玉筯啼紅裁遠衣。唐風詩人勸其主。行邁苦遲嗟歲暮。山城聽汝已三年。三年白髮多於故。飄飄秋夢到江湖。我欲東歸鱠翌鱸。安能爲爾將雙淚。歲歲風前沾客裾。

赴亳州教官次韻和中書錢舍人及亳州守晁美叔見贈

久知疏慵難應接。勉強一官親訟牒。鷄窮正似鳩無巢。擺去不如魚有鬣。從來書史鈍蹊徑。更歎詩騷窮事業。幾思狐白易絮纊。羞襯舊服求新裌。又憐夸毗竟何得。把玩區區一蚊睫。久知趣向合飢寒。正藉文章漫熠熠。紫微丈人椽作筆。誰得鼠帥傳閒諜。知擒敢慢武侯縱。有弃前知魯侯斂。荒蕪滿幅求指摘。望以餘光分瞻煜。乃蒙稱屈力褒揚。不意糞壤藏諸篋。獲如邱陵飽則可。良御不悅猶非獵。平生遇賞有君子。處世雖鈍吾知捷。淸閒得食學官祿。願以詩書塡吻頰。牙懸容校鄭侯籤。藤纖新成沈郎笈。晁公聲名三十載。餘事筆蹤傳法帖。紫芝眉宇望不遠。屈指數日無旬浹。黃衫健步嘗見賜。紫誥除官等何躐。久懷薄技待後乘。宦管盈囊紙來歛。坐乖前計空悄悵。袖裏從今輸手壓。醉歸應被官長嗔。來飽徒勞方朔臘。

巽壽不可過又每爲賓客見擾午寢不安奉懷邠老之無事也

桃李成蹊鶯未老。梧桐未落蛩已多。杜門高臥作閒計。挾策讀書如懶何。頗遭稚鶩驚午夢。正坐熱行官不呵。柯山大隱羲皐上。淸風一榻無經過。

和立之消梅

木奴度淮輒爲枳。后皇嘉之理應爾。青梅千里江南春。何時相逢車馬塵。我衰病齒不能酸。微香觸鼻香生泉。想見曹瞞老狡獪。指林駐馬三軍前。

送歐陽純赴蒲圻

異時堂飲洋川酒。幾喚扁舟度樊口。兩山泉石多故人。送子南行一回首。蒲圻小縣聊讀書。當使里閭無呻吁。結束歸來趁臺省。不應厭食武昌魚。

蘇叔黨呂知止許下見訪叔黨有詩戲贈以此奉答

三年齊安有江山。可當中原故人面。北來塵埃逢故人。眼前卻作江山見。似君江山定不疏。能出吞言世亦無。蘇郎下筆妙無敵。呂郎與談驚未識。鳳雛驥子未宜輕。數公各有千金璧。贈君錦綺與瓊瑤。報我瑯玕金錯刀。深毛潢汙未相棄。歲暮與君甘縕袍。

不寐

荒庭雨多秋草侵。秋蛩相語秋夜深。草蟲晴飛羽格磔。星河影高天淡白。騷人多懷夜不眠。老松微吟風颯然。山川浩蕩何日還。晚空漫漫白露寒。

對蓮花戲寄晁應之

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瑤柄。水宮仙女鬭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彩橋下有雙鴛戲。曾託鴛鴦問深意。半開微斂竟無言。盈露微微酒秋淚。晁郎神仙好風格。須遣仙娥伴仙客。人間萬事苦參差。吹盡清香不來摘。

上元日早起贈同遊者

夜來人散幾更月。曉陌空存舊車轍。彩燈城市已春風。塞木人家猶臘雪。強起相逢酒未醒。殘膏宿火尚熒熒。歸來更拂障泥錦。重約黃昏信馬行。

贈李德載

男兒當讀五車書。輟業應須蓋棺日。人生事業要強學。譬彼欲耕須遠溼。李郎落落奇丈夫。美玉應須作圭璧。詩將便腹包五車。汲汲講摩如救疾。

蒙恩守東魯不意流落之餘聖朝升之藩鎮感而成詩復用李文舉韻

我師四十心不動。寵辱悠悠付春夢。聖朝湔洗諸老成。顧我衰晚名亦共。魯人詩書久寂寞。閉壁不歸書府逆。道義洙泗忽千載。後來爲政誰輕重。平時擇守要有補。豈但坐使民供貢。吾邦邑子有游夏。未肯無言受愁弄。天生有意蘇疲俗。何術與紓箠鞭痛。應須問道東家翁。必也斯民使無訟。

遊武昌

一葉橫江凌浩渺。李君見我迎門笑。鵝黃初熟醅旋壓。書室焚香地新掃。淋漓歌笑不知夜。竹榻枕藉眠語少。老人被援起獨晚。驚起東南日如燒。四明陳子定愛客。生火寒爐邀我到。盤殽香深具俄頃。膾斫寒魚初出沼。仲謀霸氣久寂寞。元子亭基尚危峭。荊榛荒梗上石磴。人物清江開野廟。暮投明府快一飲。主

意殷勤賓履彌。星河破碎歸中夜。明日清淮理歸棹。王家園館靜人眼。挂壁於菟疑欲鬭。殺雞爲黍辦倉卒。看畫烹茶每醉飽。還家閉門空寂歷。勝境日前皆了了。茲遊可再誰汝嗇。老懶似不能輕擾。西山得霜瘦如削。蕭寺崢嶸出粉篠。幸子腰脚猶足使。與子凌寒恣遊眺。

春日

堂堂春日躍出山。郊原草木皆清新。千紅萬紫各有態。正自酬酢勞精神。短籬誰家小桃李。雖復幽獨亦可人。但知痛飲莫辭病。數年幽憂難具陳。

送孫志康赴高陽

三年草草豈足歎。聊具數刻留君歡。年來故友半零落。每念及此傷肺肝。淮陽窮棲幸見子。胸中鬱結爲少寬。奈何舍我去不顧。薄宦謀食何艱難。陳郊窮秋苦雨露。積雨未受短日乾。念君匹馬走坡坂。豪犯霜雪勤征鞍。吾道坎壈皆自取。之燕何得南其轅。雖然男子豈常爾。且復養此陵雲翰。

贈李德載二首

我家外翁天下士。欲以文章付孫子。愛君丱角已食牛。屬書筆下無停字。願君飽讀大父書。學到莫憂名不似。重教我輩見風流。更以餘波變鄉里。

長翁波濤萬頃陂。少翁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蒨藻舒桃李。晁論崢嶸走金玉。六公文字滿人間。君欲高飛附鴻鵠。

秋曉

老人不睡秋夜長。五更鼓角鳴東堂。悲蛩牀下欲無語。黃葉瓦溝新有霜。雁聲相應江南北。斗杓欲下天中央。老人山尊有美酒。岸巾先酌一杯嘗。

東方

東方未明更五鼓。星河寥寥塞雁度。鐺鐺鳴鐸誰家車。陌上驅牛輾霜去。北風吹面足踏冰。村南早飯天未明。年年輸稅洛陽城。愼莫後期官有刑。

寒蛩

寒蛩振翼聲騷騷。夜深月影在蓬蒿。老人雖眠睫不交。愁聽人寂燈無膏。荒城鳴金睥睨高。北斗下挹江西濤。悲笳三奏老雞號。晨光出山開泬寥。

秋雨小酌贈賈七

出門秋雨泥漫漫。嗟我后土何時乾。官曹事休歸舍臥。破屋淅淅西風寒。弱妻傾榼勸我起。稚子笑語爭杯盤。我生樂事但如此。爲爾一醉愁腸寬。仕途翩翩巧捷者。華裾鮮轂相追攀。老來百事覺羞恥。懶伴兒女塗鉛丹。賈郎豪華獨異我。粉腮玉指雙鴉鬟。清眸倩酒醉百醆。肯咀貧甕寒虀酸。堂前菊花日以好。落砌槭槭梧桐殘。當謀痛飲待九日。豪氣一壓龍山桓。

山海

愚公移山寧不智。精衛填海未必癡。深谷爲陵岸爲谷。海水亦有揚塵時。杞人憂天固可笑。而不憂者安從知。聖言世界有成壞。況此馬體之毫蘆。老人行世頭已白。見盡世間惟歎息。倪眉袖手飽飯行。那更從人問通塞。

將至官坡登一土岡望復州作

茫茫夢澤連禾黍。斷壠橫岡散平楚。登高試望竟陵城。孤烟落日知何處。舊遊如夢去莫挽。客愁冉冉還如故。他年若問鴻軒人。堂下薔薇應解語。

送子野大夫能竟倅歸汝上

愛君記覽老不衰。日日早起先鳴雞。白頭未蒙國士知。佐郡秩滿寂寞歸。我辭魍魅得一麾。逢君話舊相嗟咨。幾年東壁無光輝。不知武庫實在茲。上書薦君非我職。臨分一醉當無辭。

晨起苦寒

夜霜漫屋風折竹。我乃與君在空谷。平生一衲度嚴寒。塊守深爐體生粟。大潘借馬貸監河。小潘無事仰屋臥。妻兒號寒劇雁鵝。詩書滿腹將如何。

舟次安州孝感縣偶感寒疾臥病舟中復大風不可解舟晚方離去

船頭風聲鳴萬鼓。扁舟繫纜沙邊樹。船中病客晝閉篷。睡起空江日亭午。雞犬蕭條數家縣。市聲已變淮南語。長年三老喚不醒。一葉波間去如舞。

和大雪折木

季秋木葉未全落。西風卷雲飛雪作。奔騰傾倒來不停。頃刻山川失寥廓。白頭老翁仰天歎。一生未見可吁愕。但悲無食飢凍死。何暇更議陰陽錯。犢車不來椽數盡。仰撤屋茅烹莧藿。坐愁窮臘安可度。律管未改初冬朔。我居堂前有大檜。百年老幹龍鱗剝。夜聲疑是神物伐。參天大枝脆如斮。披簷擲瓦事未測。起坐明燈徹其幄。命乖久遭窮鬼笑。當處壓覆崩厥角。鹿山長官當此時。高樓大飲縱歡謔。兩邦相鄰無百里。誰謂同時異憂樂。尙能怨嗟念窮苦。喜君於物心不薄。百里饑寒仰長官。勉充此心救民瘼。

冬懷二首

牕前積雪高三尺。二更月出連牕白。爐裏石瓶細鳴泉。燈前病叟讀書策。家人歲晚貯梨栗。倒榼客醪有殘滴。三杯取醉萬事平。兼味重裘定何益。

山陽賢者有徐子。親沒十年哀不已。精誠感天天爲悲。甘露常沾墳樹枝。徐子行年過五十。衣不被體常苦飢。天公盍使少富足。甘露萬斛眞何爲。虛恩浮惠天猶爾。安得世人無巧僞。

和應之籠雀

羣兒探雀雛。雀母悲且鳴。萬物雖異性。愛子均一情。母心於子誰不憐。爾胡棄子當道邊。諒非人情不如鳥。使之至此必有原。

自廬山回過富池隔江遙禱甘公祠求便風至黃瀝酒而風轉日行二百里明日風猶未已又風

勢徐緩不奔駛可畏甘公蓋吳將甘寧云

江邊古祠吳甘公。往來祭禱嚴且恭。我離匡山已經宿。舟挽不進篙工慵。沙邊朝服遙致禱。澆酒未竟天回風。一帆百里至還作。不徐不疾來雍容。我生久已甘困頓。神亦何事特哀窮。但疑神理與人異。意誠詞直無由通。林皋夜泊若平地。疑有鬼物驅蛟龍。天明旗脚向北轉。舟子笑語開船篷。

元符庚辰某同男秬率潘仲達同遊匡山。六月望日。齊安罷官。步登客舟過樊口。李文叔棹一舸相送。遂下巴河上靈巖寺。寺有何輿很石記云。昔孫仲謀伐壽春。於此祀天、祭江、刑白馬。故山名馬祈。寺有法堂頗華敞。因與潘、李飲酒賦詩其中。明日至蘄陽。登梁昭明太子廟。遂宿具禱順濟乃發侯風林皐港。見江中黑物纍纍。又有尾鬣相逐馳久之。激水高數尺。風定而去。過道士磯。石壁色正青插水中。又十里所。過五雨磯。遂泊富池。禱甘公祠。晨發富池。望匡山諸峯、半皆在雲中。晡時至潯陽。捨舟登陸。晚宿太平觀冷翠亭。時十八日也。十九日。過鄒志完。晚大雨將離、雨霽。中夕離能復雨。觀人異之。二十日。遊東林觀神運殿。禮遠公像。見晉安帝書遊達摩院。遂登白公草堂。讀歐陽文忠公題石。上五杉閣而歸。晚洛東林。納涼神運之南。望香爐天池化城。二十一日出山。此其大略。其詳屬潘鄰潤色。

風駛浪湧仲達喜其快因作一篇

人生不欲甚快意。遲速到家還一致。向來白浪涌如山。舟中呀呷雖爽氣。我師禪祖學不動。頗覺喜茫忘定慧。憑河不悔聖所非。君勿爲笑而爲戒。

柯山集卷十一

七言古詩

美哉

美哉洋洋渦潁尾。西通天邑無千里。舸艤大艑起危檣。淮潁耕田歲收米。茫茫陂澤帶平原。古時溝澗邊相連。昔人屯田戍兵處。今人阡陌連邱墓。今年雨足種麥多。北風吹葉鴉空柯。高城回望鬱嵯峨。豐年閭井聞笙歌。河邊古堤多老柳。去馬來船一回首。百年去住不由人。歲暮天寒聊飲酒。

西風

西風吹屋絡緯鳴。星河錯落已三更。軍城傳警萬家靜。山堂含風遙夜清。雲收纖月映山盡。天轉北斗向江傾。舍南高林棲鸛鶻。危枝高巢雛夜驚。

觀梅

北風號夜天雨霜。屋東梅花晨洗妝。老人且起萬境寂。一笑向我吹微香。風月精神珠玉骨。冰雪簪珥瓊瑤璫。天姝星點下人世。豔異高秀無比方。老人年年被香惱。學道無力時清狂。吟詩覓句苦無味。翦枝插頭羞髮蒼。眼窺手採心愛惜。倘可取餌充朝糧。不如痛飲臥其下。醉魂爲蝶棲其房。

魯直惠洮河綠石研冰壺次韻

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邊地困沙磧。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有八馬森幰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煤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案几。風瀾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窗試墨吐秀潤。端溪歙州無此色。野人齋房無玩好。慚愧衣冠陳裸國。晁侯碧海爲文詞。盤礴萬頃清澄漪。新篇來如徹札箭。勁筆更似剸沙錐。知君自足報蒼璧。愧我空賦瓊瑰詩。

穎昌秋日效張文昌二首

秋野無人秋日白。禾黍登場風索索。豆田黃時霜已多。桑蟲食葉留空柯。小蝶翩翩晚花紫。野鵲啄粟警人起。洛陽西原君莫行。秋光處處傷人情。

黃葉蕭蕭秋水清。田中日午村雞鳴。場邊九月禾黍熟。空原雉飛飽新穀。棗籬重鳴村路曲。道邊古墳生野菊。人稀田闊草茫茫。洛陽秋聲能斷腸。

贈張嘉甫

浮舟大江里三千。歸掃先隴清淮壖。杜門古寺厭岑寂。夢寐清潁如家山。汝陰昔遨稱刺史。自愧何術甦恫瘝。平生爲吏甘睢拙。敢作蟊賊傷民田。未憂憔悴之去。乃欲築室買一廛。簞瓢三畝易辦耳。寄聲父老不汝干。長淮清冬龍蟄。放舟出郭天宇寬。浮梁橫前嫋可纜。金塔郤立儼莫攀。髯張幼好此奇服。白璧劍佩鳴玦環。抱持微學不忍棄。清明竹林遭削刪。三年江湖友魍魅。一日實府觀璵璠。漸消鄙吝心自喜。追計存沒涕亦潸。尊山把酒豈易得。客路叢雪衣裘單。塵埃可洗憂可豁。待君一勺玻璃泉。

題江州琵琶亭

危亭古榜名琵琶。倘有楓葉連荻花。嗚呼司馬賢已矣。行人往來皆嘆嗟。司馬風流映千古。當日琵琶傳樂府。江山寂寞三百年。潯陽風月知誰主。我今單舸犯江潭。往來略已遍東南。可憐千里傷春眠。不持琵琶淚滿衫。

予官竟陵時李文舉嘗以事至郡同遊西禪剎陸子泉烹茶酌酒甚歡也今歲予移官齊安文舉自武昌渡江過我與之飲酒念西禪舊事相與慨然

此生放蕩隨舉動。一覺竟陵蓴酒夢。江山喚我此中來。卻愁風月無人共。李侯年少能思我。揭來兩槳歸潮送。不辭酒薄與君飲。坐覺西山夕煙重。西禪舊遊已陳迹。壁間陸子塵生供。石欄古井誰知味。只有松風自成弄。愛君爲吏無俗韻。快誦離騷飲仍痛。不嫌寂寞過我來。古縣年豐少爭訟。

乞餞穆父給事丈新賜龍團

閭侯貫璧琢蒼玉。中有掉尾寒潭龍。驚山作春山不覺。走馬獻入明光宮。瑤池侍臣最先賜。惠山乳泉新破封。可得作詩酬孟簡。不須載酒過揚雄。

將至都下

竟陵南望稻新熟。夢澤悠悠傷遠目。春風嶺下望齊安。太昊城邊攬秋菊。那知歲暮東州客。大山蒼寒曉

霜白雲收霧捲日月明。卻上天衢瞻五色。敝裘疲馬古道長。九旬刺史歸空囊。歸去故人應笑我。滿衫清淚說潯陽。

題韓幹馬圖

頭如翔鸞月頰光。背如安輿兔膽方。心知不在田舍郎。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綠樹陰低春晝長。兩髯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廐中萬馬歸范陽。天子乘騾蜀山路。滿川苜蓿爲誰芳。

岡沙阻風

大江春風浪如屋。客舟迎風岡沙宿。連檣接柁古岸傍。岸頭無人春草綠。船頭日出炊烟起。買魚擕菜來就市。漁人水惡不出門。蕭條野市無雞豚。隄邊紙錢灰若雨。沽酒賽神巫降語。南人艇子不避風。橫江五兩翩翩去。

寄曼叔求酒

青衫蹙丞頭不羞。三十持板拜督郵。歸來無物與消愁。典衣沽酒寒無裘。囊空酒貴不可得。縮手愁坐凝雙眸。秋風破屋冷颼颼。夜長不眠吟掉頭。豈無隣家酒可偷。餉書縛汝如窮囚。淮陽冬醪滑勝油。脣焦不飲已經秋。汲公直聲聞九州。小子昔也從公遊。憫憐憔悴賜顏色。時丐餘酌濡其喉。軍廚嵯峨糟作邱。萬甕沸響玉蟻浮。轍魚所願斗水遊。不敢多取煩陽侯。玉缾未至涎已流。想見滋醴盈金甌。歌成緘書還自咏。一醉猶須越境謀。

題吳熙老風雲圖

兩脚橫空萬牛奔。烈風吹山山欲仆。草披木拔何足道。大江翻瀾失洲渚。路旁失轡者誰子。道阻且長泥沒膝。鞭驢挽車亦何急。目眩心搖行不顧。我生飄蓬慣覊旅。飽諳艱難逢亦屢。衲被蒙頭不下堂。且與身謀安穩處。

京師阻雨二首

深泥漫漫汚后土。長安閉門三日雨。頑雲不動風伯愁。飛雹更相雷師怒。陽烏力弱不自持。天漏已寬無石補。麥蛾禾耳不足憂。當念爲魚救無禹。

大雨三日泥三尺。駿馬高車行不得。我有蹇驢安敢騎。閉戶高眠朝至夕。誰家高堂半夜秋。軟綺輕紈換絺綌。朱門樂事無時無。爾自賤貧空太息。

應龍（原注海州朐山有龍潭人傳有龍）

應龍未遇風雲起。仰活泥沙數尺水。彼能坐致千里澤。可憐一掬何難致。時哉未遇可奈何。一掬雖微安敢易。雖能寄語潭中魚。相聚須臾莫相忌。

田家三首

野塘積水綠可染。舍南新柳齊如翦。去冬雪好麥穗長。今日雨晴初擇繭。東家饋黍西舍迎。連臂踏歌村

市曉。婦騎夫荷兒扶翁。月出橋南歸路遠。

社南村酒白如餳。鄰翁宰牛鄰媼烹。插花野婦抱兒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飽不知夜。裸股掣肘時讙爭。去年百金易斗粟。豐歲一飲君無輕。

新見鵲銜庭樹枝。黃口出巢今已飛。栗園逐根桑葉老。科斗出畦新稻齊。田家苦作候時節。汲汲未免寒與飢。去來暴取獨何者。請觀七月豳人詩。

海州道中二首

孤舟夜行秋水廣。秋風滿帆不搖槳。荒田寂寂無人聲。水邊跳魚翻水響。河邊守罾茅作屋。罾頭月明人夜宿。船中客覺天未明。誰家鞭牛登隴聲。

秋野蒼蒼秋日黃。黃蒿滿田蒼耳長。草蟲咿咿鳴復咽。一秋雨多水滿塘。渡頭鳴舂村遶斜。悠悠小蝶飛豆花。逃屋無人草滿家。纍纍秋蔓懸寒瓜。

女几祠下

山邊白雲開不搖。廟前上馬荒春草。山下松花龍甲光。東風古柏吹暖香。朝霞爲裳水爲佩。守廟千年老龍在。清風掃堂神暮還。山頭月出溪潺潺。

馬周

馬周未遇虯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樽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賢豪相逢自相得。一語君王見胸臆。當時豈不爲人言。聾耳安能爲君側。

南山

南山鳳凰雙翅垂。口不妄食腸苦飢。山前老鳶飽腐鼠。濕恃風日華游嬉。俯身覷鳳有驕色。鳳不汝較空嗟咨。九韶一奏爲君舉。坐看百鳥相隨飛。

歲暮歎三首

秋日苦短秋雲多。北風蕭蕭洛水波。（案此下脫一句）長林撑空葉餘柯。鳴雁高飛去不息。晚花悠悠能幾何。洛陽經年客未去。歲暮搔首空悲歌。

寥寥野空禾黍荒。北風日夜鳴空桑。南山碧天青不極。渺渺洛水東流長。山空水寒行客少。鴻雁飛急天初霜。蕭蕭窮谷歲已晚。嗟我再補冬衣裳。

南山蒼蒼秋月北。風如刀害石裂。山陰半夜寒欲冰。晚望高峰看新雪。白衫少年臂鷹去。暮歸飲酒烹狐兔。強弓一斛尚可彎。更欲射虎窮吾年。

一畝

一畝秋蔬半成實。竈突無烟已三日。良人傭車驅車下。老婦抱子啼空室。西風九月天已寒。饑腸不飽衣苦單。我身爲吏救無術。坐視啼泣空汍瀾。

洛水

洛水秋深碧如黛。亂石縱橫瀉鳴瀨。清明見底不留塵。日射澄沙動璣貝。南山秋風已肅瑟。倒影上下迷空翠。何當載酒縱扁舟。一尺鯉魚寒可鱠。

秋風三首

秋風蕭蕭洛川渡。水碧沙寒飛白鷺。坡頭伐木欲成梁。落日樵蘇下山去。山頭九月雪一尺。山民燃薪當襦袴。石田收薄婦子飢。歲晚苦寒安可度。

秋風蕭蕭吹野桑。田家黍稷初登場。雉肥兔飽鷹隼健。水落沙冷魚龍藏。長淮烟波渺千里。悵望搔首山川長。二年微祿苦不飽。長安裘馬多輝光。

昏鴉歸棲暮天迥。新月娟娟水中影。秋聲索索起桑麻。古道人歸烟火靜。公庭吏稀霜樹老。藥欄雨多幽菊盛。山家生事飽諳知。野果村醪遣朝暝。

感春三首

我昨西來到昌谷。主人致酒留我宿。坐中少年美如玉。高歌清懽春夜促。還家病酒對殘春。東風落花吹滿屋。出無與語歸閉門。安得萬里馳吾足。

我昔東行花始開。我自東歸花半摧。萬紅辭林捲風去。坐見錦繡藏蒼苔。南山朝雲鳩逐婦。日暮微雨蕭蕭來。一春晴明苦難得。掩藏風日知誰哉。

悠悠朝與暮還息官閒事少門無客空山多陰春足雨。飢馬蕭蕭空伏櫪。文章工巧謀愈疏。顏鬢衰遲進無策。緊身五斗爾自爲。何用中宵空嘆息。

又三首

亦知春歸不可留。有情未忘寧免愁。平田芒芒芳草合。清洛不斷波悠悠。傷心千里寄雙淚。催老此生初白頭。問舍求田未成計。青衫手板對人羞。

山民爲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入市得百錢。歸守妻兒孫斗粟。山林未盡終不憂。衣食自樂他無欲。人生誰使愛功名。萬慮千思撓心腹。

騎馬出門暮復歸。出無所詣歸對誰。妻兒具酒勸我飲。兒稚笑語傍嬉嬉。人生如此亦可樂。安用軒冕生光輝。九原可作欲誰與。鹿門龐叟眞吾師。

去年

去年四月多風雨。麥秀不實農夫苦。今年麥好風雨調。萬口嗷嗷飢待哺。何事今晨冠衣袂。朝日無光寒慘切。天工與物無怨尤。安用日與人爲仇。

謝李剛中

齋郎好詩風調清。語中有骨自老成。愈窮愈出皆有名。揭來宣城直寫傾。文章不如命滿籯。我昔曾力今乃懲。少年平步取公卿。安用學此誤平生。

局中負暄讀書三首

輝輝短景留寒光。重裘不煖負陽老人背溫一體康。我欲持之獻天王。天王九重居明光。玉几翠被女侍傍。人不我知謂我狂。此心耿耿不敢忘。歲云暮矣天雨霜。且復持此飲一觴。

輝輝短景留寒光。瓦簷霜溼梧桐黃。老蛩不知春已去。白晝嘖嘖空啼牆。歲云老矣羈旅傷。塊獨守此天一方。牀頭書史談虞唐。我言匪耄聽者狂。

輝輝短景不能春。照我貧屋亦復仁。虞淵道遠寒雲屯。羲和愁思隕厥輪。志士憔悴甘賤貧。塊處漏屋含悲辛。重堂溫室頗醉昏。悠悠蒼天彼何人。

歲後三日

春風攪空如怒濤。春日寂寂在蓬蒿。衛門鳥雀舞不下。西園桃李氣已驕。天邊碧雲空漠漠。門外荒草還迢迢。人生幾何春復夏。可但白首隨漁樵。

和楊念三自武昌至京師

三年別我客荊州。一日長安從我游。愛君詩有春草句。使我神游黃鶴樓。江山望爾欲穿眼。見我驚嗟秋鬢短。扁舟可辦吾欲東。年來五湖魂夢中。

二十三日晨欲飲求酒無所得戲作

張君所欲一壺酒。百計經營卒無有。夜來客至缾已空。晨起欲飲還戒口。努力忍窮甘寂淡。人間萬事如反手。百壺一醉有底難。造物譏戲君須受。

贈翟公巽

我昔出守來丹陽。江流五月如探湯。使君之居在山腹。繞舍樹石何青蒼。千年藥根蟠井底。靈液浸灌通寒漿。人言枸杞精變狗。夜吠往往聞空廊。金山萬濤浪花裏。一舸遙去隨漁郎。最奇嚴齋人跡少。乳水時滴白石牀。翠鬣坡陀負日色。白鷺掀舞占風祥。我泊金山凡十日。窮探力取無遺忘。南風吹我渡江去。已厭淮南塵土黃。二十年間多少事。身如疲馬起復僵。淮南窮棲衆人後。朝食不充藜莧腸。公來衰顏得一笑。側聽高論驚尋常。窮閻過我坐至暮。滿懷珠玉無粃糠。乃知世間有清議。未可盡以己意量。精金白璧天所寶。理無破碎委道旁。半年耳冷不聞此。過公豐然神激昂。論文自顧已老醜。從事理絕隨飛翔。斯文有屬不但爾。因公作詩我諦謗。

讀中興頌碑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寒獵

十月北風燕山黃。燕人馬飽弓力強。虎皮裁鞍鵰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青氈帳高雪不溼。擊鼓傳觴打

令急。罷于半醉解貂裘。昭君獨抱琵琶泣。

耒病臂比已平獨挽弓無力客言君爲吏官、何事挽弓戲作此詩

君不見。再鄉少年曹子桓。文章七步相後先。有時擲筆事弋獵。邀輕戲後馳平原。滿貂名弓燕代馬。射雉歸來燕淸夜。一聞驚倒荀令君。何物書生乃知射。我雖把筆笑腐儒。束腰待懸玉鹿盧。自從病臂憂親友。百嗜爲之心一枯。降癘無名天悔禍。奪之、而與復完軀。但歎未使杯安肘。猶負當年門掛弧。便使凄涼身未伏。略聞弓馬氣猶贏。莫爲早衰須袖手。將軍臂折尙平吳。

踵息齋

物之有知者恃息。物之有息者爲賊。天長地久載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使兒。發生變幻不暫止。令汝鼻息無停時。喘呼呀呻生至死。去今已遠何由歸。眞人嗒然吾喪我。能使炎火爲塞灰。中空無宰氣不使。內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深乃至踵。根深蒂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梨棗華實龍虎用。眞人示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綠髮對鋼狀。卻視吾齋眞作夢。

喜晴

朝看東南雲物好。便有淸風收濁潦。吾知天意將悔禍。約束蛟龍便粳稻。山川轉眼異朔晦。冠履宜人亦輕燥。微涼入堂酒味好。一杯徑醉愁如掃。淸幽枕簟東窗下。曉睡老雞呼不覺。

大風與楊念三飲次作此

北風黃雲卷飛沙。吹暗長安百萬家。溫爐對酒愼勿出。且看酒面生浮花。我爲吟詩說雲夢。荊江洞庭方洶湧。吟成飲君三百盃。鼻學雪中驢酸寒。

寄道公

知公尋補冬之日。誦向江山冷無匹。悴然眞氣滿輕軀。自言位次神仙秩。同盤幾人始謝老。惟公躚躚居第一。緊腰不料自欲飛。神騅皆波元不浮。永巷春深簾幕幽。西都有人名莫愁。我老摧頹乘舊約。空能時作夢中遊。

柯山集卷十二

七言古詩

東海有大松士人相傳三代時物其狀偉異詩不能盡因讀徐仲車五花柳枝之作作此詩以激之

詩翁愛花復愛柳。長歌高吟半酣酒。自言二物天下奇、愛之不厭形於詩。嗟予所愛翁未見。我昔東遊窮海甸。波濤四絕大島中。上有太古不死之長松。千人拌延坐其下。仰見翠葉迷蒼穹。巨黿竭力負不起。鵬栖僅借卑枝容。人言海若此其圍。鱗甲百萬屯蛟龍。又云海怪久不死。守護山麓蟠其躬。天空海闊風力壯。敲戛蕭蕭聲無窮。軒轅張樂奏未已。筍簴百萬喧笙鏞。鬼神不欲人屢見。護以萬疊青山峰。愛之未免困寂寞。坐見雨露窮蒿蓬。東皋吟翁天下才。海岳秀氣天所鍾。豈惟文章繼騷雅。胸中術業窺夔龍。如何（案此下脫五字、）失所因與茲松同。詩翁勿愛花與柳。軟弱但解爭纖穠。春英零落化爲土。夏葉狼藉工巢蟲。嬌兒姹婦最入眼。丈夫所志當英雄。何當與君涉海去。結茅松下甘長終。

讀蘇子瞻韓幹馬圖詩

我雖不見韓幹馬。一讀公詩如見者。韓生畫馬常苦肥。肉中藏骨以爲奇。開元有臣善司牧。四十萬匹屯

山谷。養之孕用食之豐。力不肯施空長肉。韓生圖像無乃然。我謂韓生巧未至。君不見。昔時騏驥人未得。飢守鹽車惟有骨。昂藏不受塵土侵。伯樂未來空佇立。騏驥之食肉常麗。韓生不寫瘦馬駒。誰能爲騏傳之圖。不如凡馬飽青芻。

再和馬圖

我年十五遊關西。當時惟揀惡馬騎。華州城西鐵驄馬。勇士十人不可羈。牽來當庭立不定。兩足人立迎風嘶。我心壯此寧復畏。撫鞍躡鐙乘以馳。長衢大呼人四走。腰褭如植身如飛。橋邊爭道挽不止。側身逼墜壕中泥。懸空十丈纔一擲。我手失轡猶攬蹄。回頭一躍已在岸。但見滿道人嗟咨。關中地平草木短。盡日散漫遊忘歸。驅馳寧復受鞭策。進止自與人心齊。爾來十年我南走。此馬嗟嗟入誰手。楚鄉水國地卑汙。人盡乘駑馬如狗。我身未老身已衰。夢寐時時猶見之。想圖思畫忽有感。況復慷慨吟公詩。達人遇境貴不惑。世有尤物常難得。寧能使我即無情。搔首長歌還歎息。

宿龜山寺下贈晏師

淮流赴海何時窮。我生飄泊西復東。山中老僧舊相識。憐我非復當時容。三年歷遍百憂患。還就汲汲如飛鴻。人生易老古所歎。如我安得顏長紅。塵埃漫滅舊題壁。枝葉已拱當時松。我方奔走師已老。更念所此何時逢。眼看故舊懷抱好。宴坐不覺聽山鐘。長淮日高人語絕。惟有塔鈴鳴夜風。

寄子由先生

先生四十猶不遇。獨坐南都誰與語。青衫弟子天下窮。飢走京塵困羈旅。高門得飯暫見肉。敝篋無資惟巢鼠。樓頭酒貴不敢沽。三百青銅輸杜甫。強顏講學昧時宜。漫自吟詩愁肺腑。平生不解謁貴人。況乃令嚴門者拒。此生自料應常爾。但願流年醉中度。又思人世樂乃已。此外紛紛何足數。豫期歸日在涼秋。想見西風蕩煩暑。區區懷抱冀披豁。一尊願駐東歸艣。

再寄

宛邱之別今五年。昨上陪連纔一日。殘生飄泊客東南。憂患侵陵心苦失。先生神貌獨宛然。但覺巖巖瘦而實。有如霜翮入秋山。掃除紫蔚峯巒出。自言近讀養生書。頗學仙人餌芝朮。披詩圖訣得茯苓。云是松間千歲物。屑而爲食可不飢。功成在久非倉卒。上侔金石免毒裂。下比草木爲蟲蝕。消消漱納白玉津。鍊以與元納之骨。神仙自是人不知。豈爲難求廢其術。我聞公說心獨嗟。欲問太虛窮恍惚。奈何不使被金朱。乃俾枯槁思巖窟。又觀世事不可常。倚伏誰能定於一。終身軒冕亦何賴。況有朝升而暮黜。何如端坐養形骸。壽考康寧無夭屈。乃知豈即非良圖。卻笑兒曹嗜糠籺。青衫弟子昔受經。賦分羈窮少倫匹。自知無命作公卿。頗亦有心窮老佛。但思飽煖願即已。妄意功名心實不。終期策杖從公遊。更乞靈丸救衰疾。

寄楊應之

應之嗟此三十九。猶著青衫困塵垢。高才逸氣老益奇。我每事之安敢友。迋時則豁子何患。有才未用誰之醜。暴得從來失常速。徐驅未用鞭其後。掃除萬事付之命。收拾至樂歸之酒。聞公頗以飲自名。我亦抗

衡能至斗。京師常恨酒不足。貧旅僅得餬其口。乃知一飲尚開闊。功垂萬古知難偶。百年痛飲乃良圖。安用金朱裹枯朽。我生自斷計已決。君亦我徒能爾否。揚眉鼠子事輕肥。貶眼小兒夸譴厚。須防仰嚇忌鵷雛。更應致鷲逢芻狗。獨醒不若餔其糟。羣犬猶須避而走。遭刑每笑嵇叔夜。得計須師彭澤叟。我官古邑洛之陽。間有山川亦奇秀。行當醱醅從子遊。更以新詩相獻侑。

招潘郎飲

老人夜短睡不足。教公聰外強知時。五更未明語千萬。更憎林間鶻鵃兒。吹紅洗白雨三月。吾園花在已離披。一年春事坐如此。白首窮譎歸無期。念此徑須沽酒飲。買魚烹肉勸妻兒。更呼東鄰好酒伴。爲我醉倒階前泥。

郭圃送蕪菁感成長句

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西鄰老翁知我意。敲門走送如雪白。蒸烹氣味元不改。今晨一食如還北。孔明用蜀最艱窘。百計援拾無遺策。當時此物助軍行。渭上褒中有遺植。英雄臨事究瑣屑。終服奇才那強敵。想見躬耕自灌畦。當時有意誰能測。

讀守道詩

仁宗之初公有聲。一世儒者聞之驚。日行古義不顧俗。師事孫子傳其經。掃堂捧杖供賤役。侍師之坐隨師行。質疑問道無敢變。當世始知師與生。作爲文章不徒發。譏切時事排公卿。俗儒毀譽無所出。乃取過行爲譏訐。過於仁義罪固小。矯弊自合達中行。人皆不及予獨過。過者之罪誰爲輕。開編偶誦予詩句。辭氣磊落殷以清。吟哦令我不能舍。想見眉宇寒崢嶸。高風一泯不可見。安得壯士能經營。惜哉朽骨不可作。徂徠歷土知誰耕。

對雪寄仲車

學堂歲暮無來客。殘雪漫漫風獵獵。當庭古柳三四枝。老翁攜帚收殘葉。二年閑散百事怫。飢寒不自動餌鍤。甕空甁倒誰復求。典衣買酒將空篋。人間萬事苦難齊。以醉驅愁最奇捷。丈夫未死誰能測。幽憂何自同兒妾。飲酣耳熱詩興發。冠上塵容瘁淩囁。飢喉凍噤誰與解。五簫醱酎得囁嚅。少年舉白未嘗辭。漸老深杯見還怯。何當共有種秫田。免向官墟走書帖。

昨者

昨者飛雹破屋。頗說四郊妨麥熟。十日霖雨一日晴。泥潦漫漫不容足。淒風寒涼肅肌骨。五月更衣初秋服。草木傷摧亦可憐。造物淩兢竟何欲。陰陽錯行成疫癘。君子慎疾防寒燠。荒涼窮巷幸無他。更勸高眠飽饘粥。

己未四月二十二日大雨雹

夜來飛雹驚我眠。大者磊落幾如拳。起聽但覺屋欲動。簷瓦破墜無復全。是日晚晴星斗出。鏡靜萬里無雲烟。乾坤變化竟誰使。造作詭怪須臾間。鄰家老翁髮已白。云昔見此今十年。木衰火濫氣浮洩。激此陰

珍成冰堅。偽生膍皮是知否。天事誰得窮其源。屋頭雛鵶失其母。足傷翅折亦可憐。

遊楚州天慶觀觀高道士琴棊

頹垣荅荅領喬木。草滿荒庭不容足。坂狎破陸秋雨餘。蛛網蕭蕭風滿屋。黃衣道人出迎客。野態生疏肚
拘束。開棊盤掃一堂空。烹茶旋煮新泉熟。彈琴對客客默聽。悅耳泠泠三四曲。離騷幽怨松風悲。流水潺
湲履霜哭日斜攜手步空廊。鴉鵲相呼竹間宿。黃昏門閉人語絕。空殿幽幽掩微燭。我生賓身最淡薄。每
厭煩歐辛幽獨。何當不踏朝市塵。接伴高人種松菊。

惜別贈子中昆仲二首

寒雲崩騰不成雪。北風吹窗燈半滅。病來廢飲臥無聊。一夜吟詩聲不絕。南城二後生契闊。想對寒燈掉
吟舌。閒行一日誰有情。獨我與君千里別。道長騏十疲馬愁。歲晚風霜敝裘裂。人生何用讀書史。文字未
補饑中餓。騏驥所幸一飽耳。十而謀食愧前哲。可能天獨嗇吾曹。自厭所學爲之孽。雖然此事予不悔。昔
學固知今日拙。欲持琬琰易羊皮。玩之已久安能毀。萬端畢竟有天命。計較何須論瑣屑。勞歌無和坐送
明。曉鼓鼕鼕隨殘月。我年十八從先生。今也相逢得二子。坐思前事且十年。嗟我不才老將侯。子中兄弟
氣清拔。燦若瑤環與瓊珥。逸足駿馬不受羈。陵躒奔馳動千里。先生聲名二十載。乃得甥姪皆文字。我今
賀子得所遭。非我先生誰辦此。定交自恨相知晚。漫浪一官非我志。論文終日坐忘歸。欲別出門還顰瞀。
我如轅駒幸芻豆。豈不自厭安敢避。人生謀食亦可悲。拙上舍開皆失計。西來有人話吾邑。頗說山川想
人意。寄詩莫憚憑鱗傳。對酒惜哉無子醉。到官便掃琴書室。有客過我行當至。（原注子敏已許來壽安到
官偃尚所居宅）疏泉養筍待子吟。更求山翁秣君驥。（原注聞壽安官舍多修竹流泉。）

早作

鵲驚夜寒不得眠。永夜相語高樹顛。鵶鳴最早尤喧闐。啼呼相應動百千。老雞睡起足騫攣。側頭端如聞
九天。引吭一唱鳴宮懸。時哉不後亦不先。朦朧初日見山川。吾廬屋起有炊煙。

自南京之陳宿柘城

荒城人稀荊棘老。野兔驚跳出寒草。蒼蒼落日黃雲西。驅馬城邊尋古道。入門四顧皆桑田。居民三五依
遺遶。弄撥佛寺下馬立。衢眼滿屋然其烟。老僧自言八十餘。老矣不能營所居。村僮依竈展敗席。上有空
梁懸木魚。旋汲新泉濯雙手。青燈照客黃昏後。擊兒淵淵睡我前。新月欲低光入牖。夜敲僧室借酒壺。不
惜清錢取次沽。酒香入戶推枕起。剔燈吹火燃銅爐。大杯一沃不留滴。滿眼芬然睡來集。明朝上馬倒殘
壺。不怕新霜敗裘溼。

送劉季孫守隰州

君家將軍本邊猴。叱咤西攖賀蘭石。一時成敗何足論。要使英名垂竹帛。到君奇骨倘虎頭。白鬢千騎守
邊州。插架萬籤供記覽。探囊五字擅風流。大河之東士精勇。日飲不動飛鞭輕。五更吹角建牙旗。萬馬合
圍行酒甕。朝裘風動黑貂煖。夜帷雪滿青氈亞。樂哉閉口莫言兵。雖有頗牧誰能用。

北原

秋風日夜吹北原。秋蕪經霜不復繁。縈紆一逕漸可躡。步踏落葉披榛菅。蕭蕭九月草木稀。獨有修竹猶
禁寒。青紅野實不可辨。晚日照射稻穣般。巉巉女兒更請瘦。崖壁刻削無雪痕。凝收石出洛水姸。靜夜側
耳聲潺潺。原西古城有微路。禾黍離離荒野田。人家歲熟婦子樂。村巷日暖牛羊閑。登臨呼我幸無事。況
有美酒供開顏。射麋獵兔可卒歲。棄擲萬累休咨歎。

感春

君若堂北桃。昨日花猶小。暖風速長一日功。萬萼千葩爛相照。東風漾漾吹朝雨。朝日滿簷春鳥語。櫻桃
得暖花意忙。接萼逆日關先吐。蘭芽出地長可握。小筍如簪抉瓦窣。欣欣萬木誰使然。時來不肯居廌士。
盛衰相代但如此。鏡中安得朱顏駐。古來百計無可奈。惟有飲者謀猶庶。乃知甚急莫如酒。有衣可典猶
爲富。我今不樂欲何待。薄俸自給供朝暮。功名有命不可求。白髮無私誰得拒。從今酩酊勿復辭。東鄰人
聞予萬慮。

寄陳器之

昨者見君纔頃刻。滿馬塵埃面黧黑。自言別家春欲闌。歸意如飛留不得。玉鞭揮折手成胝。一日到家馳
四驛。今朝得書一何喜。酌酒烹雞税征軛。自言山城無與樂。坐看飛花良可惜。手攜婦子口吟詩。文字揮
毫便千百。醉歌呂谷和我吟。錦囊傳句無顏色。憐君潦倒誰復省。場屋十年名短赫。嗟我衰來亦何事。飽
食高眠度朝夕。簾前相對但有山。坐上清談更無客。遮眼光華羅綺眩。照人酒色瓊瑤白。風光似此寧可
忽。酩酊高歌臥花側。平生結友事遨遊。未省連年守山僻。强歡獨飲豈所樂。念此無謀慰愁寂。思君一笑
何可得。王事有程身有役。堂前柳條爭著葉。繫李夭桃落如積。請看春物能有幾。坐見清和變炎赫。須[illegible]
載酒對東風。及此殘花尚堪摘。

讀李愷碑

自唐中微北方沸。鐵馬長鳴飲清渭。李公守節陷賊庭。身死髑髏行萬里。（原注愷及盧奕並傳首）百年事
往誰復省。一邱榛莽無人祭。荒碑半折就湮滅。後人空解傳其字。殺身不畏眞丈夫。自古時危知烈士。容
書小技何足道。嗟我但欲揚其事。寥寥燬麟數千載。求學褒貶多非是。高文大筆誰復作。亂臣餓夫須有
待。紛紛後世競著述。紙上徒爲史官費。卻嗟何獨此事然。搔首碑前空嘆慨。

和陳器之詩四首

朝願天（原注應天寺有五聖御容官於洛者至則首謁。）

唐衰五季更披猖。射殺反手看興亡。山河分裂流戰血。積骨被野號豺狼。中原正朔不出塞。九州豪傑爭
侯王。生民耐難究痛極。呼籲上達千穹蒼。眞人龍飛萬物覩。天命自至誰能當。靈旗指揮四海一。氣祲銷
滅和風翔。降干賜節春朝謁。九服効職爭梯航。百年積累到今日。運祚方與乾坤長。佛宮原廟廣孝敬。嚴
致守衛勤烝嘗。陸陸穆穆鎮遺像。矗矗貴乾羅鼎鼐。衣冠其列森仗儼。龍鸞不反遺弓藏。子孫億載千萬

世永與清洛流湯湯。

過韓城

周京無人弔禾黍，七雄按劍分周土。秦人匹馬出函關，六王割地愁爲虜。宜陽古壤故韓都，地接強秦爭戰苦。謀窮運去竟亡國，從長蘇秦亦何補。諸侯已盡秦巍巍，嬴氏已亡秦不知。始皇自是呂家子，宗廟爲享眞何爲。山河百戰移陵谷，宮殿成塵埋寶玉。秋風壞冢長荊榛，落日空城散樵牧。今古悠悠共一邱，爭強蝸角欲何求。誰似令威仙骨健，千年重向故鄉遊。

弔連昌

唐日西半額明滅，長彗掃天流戰血。六龍不復入東都，（原注：唐自安史後至昭宗東遷，終不復幸。）連昌已有狐狸穴。宮前茫茫洛陽路，漢甲胡兵幾迴度。火焚馬蹴百戰場，盡是當時歌舞處。遊魂不歸宮樹老，茂陵金玉人間寶。春游輦道上空山，夜燐青炎照秋草。女几峨峨青插天，東流洛水自潺湲。興亡一覺繁華夢，只有山川似昔年。

鹿仙山

眞人朝天去不還，千年鹿跡留空山。空山寂寞何所有，野殿荒涼松檜寒。桑田海水移今古，興亡萬變誰能數。五雲深處鸞鶴飛，想應笑人間換朝暮。神仙不與世人期，騎鹿安知不復歸。朝嵐夕靄山秀潤，應有靈丹相護持。長生可求仙可致，浮世腥臊何足嗜。君不見漢時九江梅子眞，一日辭家隱吳市。

長安仲春二首

長安仲春七日風，黃茫頓撼天地同。應門縹緲殿欲動，況我窮巷連蒿蓬。暮寒卷雪連芳草，平門萬屋青城縞。無言桃李終默默，得勢泥塗常浩浩。夕暉入屋人氣活，勞苦羲和間何闊。斗杓東指令未行，要使燭龍聊激刺。

長安花繁仲春月，北風倒山雨成雪。窮巷下里袴襦盡，老翁稚兒皆欲折。吾人錯事不復鱉，以手扣額願天晴。夕陽纔升已復晦，積雪如山那肯退。

贈吳孟求承議二首

我生仕宦求餬口，敢憚水浮兼陸走。竭來京口見花落，歸去西風未吹柳。山蔣北固初知路，水飲中泠未盈缶。徒勞結束解書劍，未覺塵埃生戶牖。瓜洲澄江曉如鏡，照水自覺秋容瘦。因公忽致舊酒壺，恍如夢覺南柯守。

我非初平叱羊口，江中浪作羣羊走。金山五日厭僧粥，擢榜瓜洲穩古柳。晨興但怪妻孥喜，故人致饋羅盤缶。起傾殘榼得餘瀝，洗醆再酌開蓬牖。風雲慘淡秋已嚴，桑榆搖落山初瘦。軍廚醇味尚煩公，公記疏慵窮太守。

秋蔬

荒園秋露瘦韭葉，色茂春菘甘勝蕨。人言佛見爲下箸，（原注：俗言八月韭佛開口。）苑炙京葱更滋滑。其餘

瑣屑皆可口，蕪菁脆肥蘆菔辣。廐鞭苦筍纖玉露，映葉乳茄濃黛抹。已殘枸杞只留枝，晚種茼蒿初生甲。南來食肉忘肉味，久思吾土牛羊茁。歆然一飽老有味，痛飲百壺今不說。蒲團齋罷欠伸時，自覺少年心解脫。

瓜洲謝李德載寄蜂兒木瓜筆

瓜洲蕭索秋江濱，西風江岸殘紅蘋。津亭永夜守青燈，客睡朦朧聽江雨。青鐏曉酌遺懷抱，但恨鬱鬱將誰語。敲門忽得故人書，洗手開緘見眉宇。蜂兒肥膩愈風痺，木瓜甘酸輕病股。銛鋒皓管見還愧，老去筆硯生塵土。北歸飄泊亦何事，筆工已東橫江艣。天寒應客太吳城，當遣何人具雞黍。

贈晁二（原注：走筆約晁答同赴大尹龍圖四丈羔酒之集。）

昔者與兄城南鄰，未省一日不相親。誰令城舍得契闊，此事我每愧古人。逾旬寒熱不可說，遍體蕺蕺生赤鱗。是身非有病亦幻，調御未伏猶酸辛。布衾裹頭但欲睡，瞥見檐雪如飛塵。豈無杯杓與酬酢，口舌未肯親芳醇。平生相逐百不問，斗酒餉蟹纔逡巡。畸嶇行世得皆妄，鬼戲就醉事最眞。殘年崢嶸欲無日，晴雲浩蕩已有春。柳黃梅破最佳絕，京兆羔酒仍殷勤。

和定州端明雪浪齋

中山士馬如雲屯，號令惟覺將軍尊。熊旂犀甲羅左右，金鉦鳴鼓諠朝昏。少年猷畝老爲將，誰能復記躬耕村。東坡先生事業異，道岐不得安修門。眼前富貴念不起，惟有山林勞夢魂。椽中奇石安至此，坐參湔洗見本根。奔流驟浪勢萬里，至音乃歸筆墨痕。黃牛三峽困細事，赤壁長江何足論。能令萬古蛟蜃怪，駭么入此玻璃盆。扁舟獨往則不可，平生致君官具存。

柯山集卷十三

七言古詩

某寒熱伏枕已數日忽聞車騎明當接頓睡中得韻語數句上呈四丈龍圖袞記至日之飲

山羊卷酥如切玉．氂毛胡羊花作肉．燭前醉客淋漓時．山泉亦煮如珠粟．深泥三尺歸不記．日到牀前初睡足．爾來七日戰寒熱．朝飯齋糜不盈掬．客來但辦君且去．臥聽涓涓雪消屋．因山事嚴京兆出．十驛人人如在目．駝裘便面行野時．晴郊已動陳根綠．

贈晁十七

應之風骨世絕倫．瀏瀏芳柳當青春．瓊瑤冰雪照一坐．我恐子是神仙人．十年聲名望不見．一日邂逅情相親．安仁白璧絕瑕玷．宗之玉樹無埃塵．襟清骨明遇事敏．西河舊政傳諸民．縣門高閑吏束手．訟至立決如有神．別君還家怳若失．咫尺莫見徒爲鄰．會期殘春再攜手．滿引大爵無辭頻．

聽客話澠池事

惜昔兵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邊角．澠池城下冰載車．邊風颼颼千里餘．城上黃旂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渠魁貫車柱．敵氛已掃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

業盡萊公．

和晁應之憫農

南風吹麥麥穗好．饑兒道上扶其老．皇天雨露自有時．爾恨秋成常不早．南山壯兒市兵弩．百金裝劍黃金縷．夜爲盜賊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數．爲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獲．饑寒刑戮死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老農悲嗟淚沾臆．幾見良民有荊棘．壯夫爲盜羸老耕．市人珠玉田家得．吏兵操戈恐不殺．由來殺人傷正氣．人間萬事莽悠悠．我歌此詩聞者愁．

止酒贈鄂守楊瓌寶

止酒正似塞河決．厚積薪芻傳沙礫．堅牢不使見蟻漏．一線纔通便奔激．莫輕弱箭不穿縞．轉眼已驚牛弩射．我今止酒用此法．目前逾月無涓滴．情鍾我輩常痛制．慾通則流那可測．憂虞端是合吹齏．用玉無疑初諫漆．脾乾胃燥生未省．黃妳無聊怨岑寂．不憂羣飲惱姬翁．但畏獨醒嘲楚客．茫然自憐還自笑．一身心口相仇敵．何妨二豎即奔忙．不厭三嬰更溢澤．平生杯杓不掛眼．一飲便須論斗石．低心伏老愼勿癡．此身何啻千金直．

送畢公叔奉詔赴陝西

畢子談鋒不可摧．捷若急電飛霆雷．老儒宿學不敢較．左右戈戟縱橫排．文如翻河注浩渺．學有要會窮根荄．眼看青雲不著腳．決去得邑窮山隈．漢家封疆際四海．琛齎萬里聯翩來．西海故地獨何事．敢肆猖獗稱渠魁．包藏隱忍非一日．化外未可仁心懷．英雄天子命世主．撫劍震怒風雷迴．馬如屯雲士如虎．萬車載出如崔嵬．豈惟俘斬復境土．誓剖巢穴窮雛胎．除書命子參漕府．國有大事須羣才．男兒功業在勤苦．莫惜沙塞衝塵埃．褐戎舊袋子所習．胸臆請爲將軍開．封侯報國在今日．贈行滿舉黃金杯．

九月十二日入南山憩一民舍冒雨炙衣久之

石稜如刀不容步．上挽垂藤下無路．風寒雨滑徒旅愁．拾馬杖藜泥沒屨．躋攀顛墜不容髮．目眩心寒驚反顧．亦知垂堂有遺戒．身仰微官欲誰愬．蕭蕭茅屋映絕壁．門外汩汩清泉注．解衣就火不能煖．旋拾山薪伐溪樹．山翁生未食醯醢．脫粟塞飢度朝暮．人間平地固不少．何用巇嶇守貧窶．秋聲四起山露夕．壞屋疎籬睡無處．披囊結束相勸歸．過盡重雲下山去．

八盜

挾弓持矛八人者．暮出永寧循白馬．袁村飲酒呼主翁．主翁倉惶問以弓．朝飯南山民獻歲．主人贈刀其姓李．道逢兩夫捕鷹隼．脅之以威使從己．晚投民居迫之饋．坐有三夫願從事．其徒新故十有三．驅使兩夫前探伺．詎知小水無儆巡．彎弓長呼薄市門．傳聲市人恣誘脅．擾擾坐致幾千人．一盜登牀坐而覘．四盜執兵環以衛．八夫露刃入民居．斂聚金珠致之帥．搜羅抉剔凡八戶．淫汙婦女執其主．烹羊獻酒來紛紛．錢幣滿前隨賜與．一盜揚聲集市人．我憐市人常苦貧．居民積財尚餘羨．恣爾攫取令無嗔．市人聽令喜且舞．肩負囊擔誰復數．須臾散去閭里空．犬逝雞逃無敢語．八盜連謀詔其五．爲我助金兩取路．入閩

金聲請盜甫八盜西馳下山去。長吏飛書呵有司。坐欲捕獲如吾期。洛陽大牓如匹帛。一百萬錢賞能獲。一朝兩卒扣吾門。自言有密人不聞。我知小鼠羣偷地。二盜今居洛之涘。立呼吏兵給戈弩。期以朝擒夜馳去。可憐鼠子不知逃。猶復持矛起相拒。一士揮刀身首離。復取傍盜如攜兒。八夫發二亡其六。盡取爲人付諸獄。

淮陰阻雨

檣竿日日春風轉。渺渺孤舟數家縣。朝來雨暗隔淮村。白浪卷沙吹斷岸。渡頭楊柳濕青青。橋下涓涓野水生。滿尺白魚初受釣。斷行歸雁故能鳴。平生行止任遲速。蓬底欠伸朝睡足。從來江海有前約。老去塵埃無可欲。曉天暖日生波光。桃杏家家半出牆。春日春波好相待。短帆輕艣可須忙。

蕭朝散惠石本韓幹馬圖馬亡後足

世人怪韓生。畫馬身苦肥。幹寧忍不畫驥骨。當時廄馬君未知。開元太平國無事。戰馬卷甲飽不騎。玉關橐駝通萬里。長安第宅連諸姨。笙歌錦繡遍一國。六龍長閑空食粟。霜甜秋草沙苑游。日暖春波渭川浴。膗圓腰穩目生光。細尾豐膺毛帖肉。珠塞玉鎧驕不行。豈有塵埃侵四足。韓生丹青寫天廄。磊落萬龍無一瘦。豈知東下骨如牆。飢齧草根刺傷口。君家古圖纔半身。千里騰驤已有神。迴身側顧不無意。剪鬉絡頭嗟失眞。君不見。太宗戰馬拳騧毛。身騎此馬縛羣豪。龍虎精神金鼓氣。豈有開地供脂膏。至今畫圖快胸臆。想見虬鬚親破賊。那知但愛廄中肥。漁陽筋腳歸如石。神駒入水隨烟雲。蜀山石路無行人。六驥悲鳴足流血。騎驪遷事一酸辛。

次韻君復七兄見贈

老知山林爭朝市。扁舟誰能問行止。長淮十日浪吹沙。春風正攪蛟龍睡。幽人軟語破永日。衝泥攜手林閒寺。坐中知兄病當已。居宇氳氳有佳氣。華池神酒不用醒。人生和暢自忘形。扶持陰德鬼神在。洗除世緣煩惱輕。東來自慚雙鬢改。相逢獨覺兩眼明。論詩尚愛淡生活。學道久歎聞名聲。嗟我塵埃我昏旦。補刖自憐聞道晚。還丹欲問偓佺仙。（原注謂陸先生偓佺古仙人也。）一菴更伴騰騰睡。（原注謂圓明雖隱古寶窟。）春陰夜薄月朦朧。劇談燭盡樽亦空。他日重逢龐處士。可能猶與世人同。（原注兄斷愛絕欲。專意禪悅。故比龐公。）

離泗州有作

舸艦大艑來何州。翩翩五兩在船頭。淮邊落帆汴口宿。橋下連檣南與北。南來北去何時停。春水春風相送迎。沙岸飛鷗舊相見。短亭楊柳不無情。清歌一曲主人酒。主人尋客客舉手。明日酒醒船鼓鳴。沙邊破塚不知名。行人十里一回首。雲邊猶有塔亭亭。

汴上觀迎送有感

居人憐客千里來。掃堂爲客致酒杯。夜闌再拜客辭去。尊前美人不成舞。陽關八疊倒玉船。消魂此地自年年。船頭旗竿船尾桅。南遊江海北長安。長亭出城十餘里。柳邊人家飯遊子。少年此地幾經過。白頭相

逢可奈何。

奉先寺

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栢下多石人。秩卑焚骨不作塚。寄石浮屠當邱隴。家家墳上作亭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殯車來作主。廢后陵園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

送程德孺赴江西

程侯治楚我獨知。去時民作嬰兒啼。歸來明光見天子。還把一節來江西。年來屢下寬大詔。赤子未免寒與飢。恩如夔病政如藥。知病無藥何由治。朝廷法度寄吏手。付授得所乃合宜。事如黑白初易觀。敢以容悅相蒙欺。此行委寄意不淺。列城數十受指揮。任官輕外最弊法。省閣無補眞何爲。遙知敏手多暇日。不廢樽俎瑯蛾眉。從君多乞歙州紙。歲晏天祿供吟詩。

送杜君章守齊州

平生杜公賢弟兄。北州人物家法稱。兒童服膺今見面。溫潤圭璧涓霜冰。胷中詩書不見試。鬚髮欲白論邦刑。用違所長乘不可。公獨談笑氣甚平。人才之難萬冀一。一士其重九鼎輕。典籤不廢吟擁鼻。所歎虛席何人登。蹴蹈千騎亦不惡。聊以餘力蘇疲氓。霜清水落魚潑刺。萬甕沸響新醪傾。東秦山河太守貴。長安歌舞新曲成。正須晝夜快作樂。會人促公歸治行。

送劉季孫赴浙東

將軍好書如郤縠。文史隨船三萬軸。吟詩坐嘯士賈勇。不學虎頭飛食肉。念昔先君得佳句。歸見兒童詫珠玉。乖離存沒偶不死。十年遇公拜還哭。堂堂山西忠勇後。凜凜典刑在眉目。總戎南下聊復爾。將帥于今要頗牧。戈船水犀士扼虎。三江太湖浪翻尾。大夫爲將亦不惡。寂寞揚雄老天祿。

寒夜擁爐有懷淮上

長安暮冬雪如山。堅冰錯落于其閒。八流一雲同慘淡。北風怒迴江海翻。老人此時不復出。閉戶燃薪守蓬蓽。忽憶去年淮上舟。有客致酒頗豪逸。三更堂下霜折木。坐上美人鳴寶瑟。人生有情亦可憐。明時皓齒如眼前。主人金章作塵土。烟飛星散注南天。知非蘧公時一歎。讀書悔叟並蕭然。百年萬事費排遣。軟語須聞東家禪。

同魯直無咎遊啓聖

西方金仙千歲身。天上伐木役天人。閻浮檀光照世界。作此無量勝妙因。九龍實地赤精宅。涌出宮殿壓風輪。化人南來爲守護。震動六種走鬼神。錦幢老人常住世。燕坐說法無冬春。故人蕭公作處士。白蓮花葉光如新。妙道無邊世眼窄。眞心遍通人智貧。可憐蝸居弊宇宙。幾見疑惑談僞眞。齋牙森森鐵鳳啄。殿顏耽耽金獸蹲。官冷何妨近香火。時容勝絕洗埃塵。

送邵郎中守同州

君不見漢家左輔百萬戶。里胥夜驚眠捽鼓。歸來荆棘露沾衣。只有山河閱今古。邵侯風流華省郎。三十憑熊兩開府。不須閉閤決田訟。多屑石餅羞魚俎。東南文章舊人物。莫嫌薄藝使酪乳。仍煩細斲白沙龍。騄駬一骨今何所。

王都尉惠詩求和逾年不報王屢求索而王許酒未送因次其韻以督之

酸寒杜陵老。痛飲遺身世。晏安小縣麴米春。遙知美味無多子。猶令此老氣如虎。傲兀幾以醉爲異。爭知侯家美酒如江湖。金鐺犀杓與之俱。玉壺曉傾春水決。銀甕夜瀉秋雨疏。主人文章足賓客。許致麴生來坐側。三杯脫帽我家風。渴如旱田占雨虹。冷官如瓶君未見。腹惟貯水水生鼃。鳴鞭走送煩騶轡。坐對朝寒北風起。未欲煩公大作醵。老夫自斟看深淺。

架蒲萄

蒲萄蟠屈如修蛇。春來勢起紆橫斜。延之升架鱗甲動。偃枿粲粲生光華。盤堆馬乳未敢望。般勤溉灌意匪他。要聽暑雨鳴大葉。聰聞致榴闈青紗。年來幽淡亦有趣。自種花草占萌芽。奔波元德老不遂。正爾種桑豈不佳。猶嫌尙遺兒輩覺。方食失匕徒驚嗟。

敘十五日事

五更聞鐘自驚起。坐守殘燈具冠履。昏昏痛眼正開花。獨愛宵庭月如水。强驅睡味誰不仁。潰潑黑甜留兩眥。忽驚左掖鼓風埃。已起上閤鏘環佩。平明原廟煥金碧。飢投敗幕走寒餌。紛紛僕僕駿兩脛。肉食當然腹何事。走馬還家百不問。裯褐伸腰眞有味。起來炊熟日亭午。槐葉新成庭覆翠。翻書弄翰老自笑。飽食安眠計難遂。古來高士不入城。肯聽鳴雞踏朝市。

淮陰太盜山主崇岳遠與予諸父遊今年七十餘耳目聰明筋力强壯齋戒精苦禪誦不輟聞予自黃歸欣然空所居而相延日與之語戚寂然相對終日使人之意也消因賦此詩

我來之初季春月。門外李花如積雪。杜門燕坐度長夏。庭樹秋風忽騷屑。西馳老火不復燎。急雨淒風爭應節。紫貂貅日知有待。畫扇依墻將怨別。蒸雲積潦漸收拾。惡木煩蘸稍摧折。不知此事誰主張。躍馬奔車忽何轍。嗟予行世路坎坷。僅免豺狼齧齒舌。三年閉戶餓江島。脫粟無餘衣百結。近者皇天忽悔禍。雨施雲行咸澡雪。復官還職遍海內。爭脫囚冠鳴佩玦。老夫龍鍾衆人後。一舸循江信沿涉。風波甚盡見故鄉。親友相逢驚白髮。道人已老見我喜。靜掃高堂容憩歇。佛龕日近得香火。僧飯時容供粗糲。讀書小技苦勤沒。安禪大觀無分別。久便閒放輕祿利。已脫憂危傲縲紲。天時進退古不忒。人事興衰今屢閱。酒濃村店足斟酌。魚美長淮恣哺啜。從今萬事付天工。致安民庶看夔契。

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

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皇天留之付眞主。世間寒烈計已誤。柯山潘子應鼓舞。與子異時從杖屨。

次韻蘇公武昌西山

靈爲不醉楚人酷。秋蘭蕭籬堂下栽。九江仙人乘家去。吳市不知身姓梅。東坡先生笑二子。一邱便欲藏崔嵬。脫遺穢務玩杖屨。招携魚鳥營池臺。西山寂寥舊風月。百年石櫓埋古埃。洗樽致酒招浪士。荒墳窪餘黃土堆。但傳言語古味在。一勺元酒藏山罍。鄧公歎息爲摩撫。重刻文字蒼崖隈。五年見盡江上客。兩屐踏遍空山苔。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來爲蒼生開。長虹一吐誰得掩。六翮故在何曾摧。橫翔相與翻鴻雁。寶劍再合張與雷。山猿澗鳥汝勿怨。天遣兩公聊一來。豈知屈賈終不遇。詩賦長遺後人哀。

宿譙東逆旅夜聞歌白公琵琶行道人歎者

元和才子悲流落。一聽琵琶謂天樂。青衫惡淚作長歌。誰取篇章和宮角。譙東夜久行人稀。臥聞此歌歌者誰。歌罷舊時人不見。舉頭三聽淚雙垂。畫堂青瑣春無事。幾聽此歌還起醉。東風桃李作黃埃。寶篋塵昏譜閑字。一聲一聽一情傷。未老應知幾斷腸。展轉曲終燈燼落。荒城寒月夜霣霜。

趙德麟有詩言過萬壽縣得玉芝乃以供一醉之味按道書凡芝皆神仙上藥無乃輕用之乎

王孫憔悴食無肉。天遣枯腸出雙玉。荒園夜飲供一醉。仙物無乃遭輕辱。王孫高名滿天下。剸鮑龍蛟刀几熟。眼高不爲小物變。采擷儻同葵莧鬻。憐君十年淸潁客。年少味甘窺藥錄。再逢靈藥愼勿輕。不死問君安可獨。

東園

堂中宴坐不妄出。堂外青春去如失。小園十步綠如雲。一時桃李事已畢。猶殘醉醲數朵在。未覺塵沙汙玉質。金沙格俗終可憐。膩白嬌紅如欲滴。老夫睡起戀山禽。竹間林外紛嘲嘖。筍生漸恨子歛頗。梅熟未邀朱老嗅。翻書只作隨睡具。傾壺屢忘憂物。今春風雨稍依節。上田麥穗過數尺。但知洗眼看世塗。莫厭終年守蓬蓽。

送翟公巽赴中書舍人

韓筋柳骨世不聞。翟公筆力回千鈞。十年聲名滿四海。淮陽邂逅雙朱輪。老翁空疎亦何有。察公子我意甚眞。高談聲蜚震漢上。一掃闒茸如灰塵。夜光明月不計數。坐使衰弊生精神。恨無金玉相報答。還家三嘆嗟我貧青燈論文夜未分。曉開門外送使君。問君舍此去安往。紫皇詔歸侍玉宸。鋒鋩發硎斷犀象。好爲明主裁絲綸。論思獻納乃其職。況公之意常在民。追還三代舊風采。主以事實致此文。聖君賢相有美意。筆端與物爲陽春。

波稜乃自坡陵國來蓋西域蔬也甚能解麪毒予頗嗜之因考本草爲作此篇

譏從西域移佳蔬。遍植中原葵莧俱。清霜嚴雪凍不死。寒氣愈盛方芳敷。貫金銳箭脫秋竹。剪羅巧帶飄華裾。中含金氣抱勁利。穿滌炎熱清煩紆。老人食貧貪得得。大釜日煮和甘腴。飯炊香白麥餅滑。一飽竟餘無饑餘。空廚蕭條烟火冷。可但食客歌無魚。男兒五鼎食固美。當念就鑊還愁吁。

示秬秸

北鄰賣餅兒每五鼓未旦卽遶街呼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略不少差也因爲作詩且有所警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絕。捧盤出戶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北風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業無高卑志當堅。男兒有求安得閑。

寄余五十五

憶昨戊午寄東都。人事紛紛相見疏。補官洛陽我西走。君埋舟楫歸江湖。往來相失頃刻爾。坐使一別三年餘。他鄉滿眼非故舊。南北耿耿無音書。福昌古邦歷已久。莽莽榛棘藏廢隴。空宮蕭條府舊路。古堞斷續韓遺城。商頑餘民俗未泯。習尚兒孺羞爲儒。高堂塵埃坐無客。雖復強接非歡愉。嗟君尚復記憶我。兩得青札何勤劬。最後新詩意不淺。知君過我山陽居。人間翩翩輕薄子。交友暫爾久則渝。歡忻憂患心不易。我視一世無君如。念昔登科各年少。君中第一名傳呼。春風朝踏遊廣陌。夜雨縱飲傾金壺。當時意氣今在否。十年我困官庭趨。君宜騰踏上寥廓。何乃失足遭崎嶇。人生難必但如此。付委造物隨所驅。得之幾何失未損。七尺可貴惟吾軀。洛川春風來已久。桃李次第爭芬敷。登臨想君不可見。夢逐流水遊東吳。東吳舊遊我所樂。飲有美酒烹有魚。何當相逢兩披豁。擺落萬累無嗟吁。

柯集山卷十四

五言律詩

從黃仲閔求友于泉

炎暑戰已定。清秋當抗衡。碧雲生雁思。幽草見蛩情。曬麥村墟靜。觀書枕簟清。誰能酌元酒。來破屈原醒。

清洛

清洛西風急。遙知故國秋。羇游成歲月。疏放合淹留。地迥驚身老。山高更旅愁。登臨有詞賦。不減在荊州。

落日

落日西風急。空山客獨驚。夕雲寒不動。秋水暮多聲。粟厭周人飯。蓴思故國羹。南飛有征雁。羨爾羽毛輕。

贈陳履常

勞苦陳夫子。欣聞病肺蘇。庯門遷次數。借米乞時無。旨蓄親庖急。青錢藥裹須。我場方不給。何以縶君駒。

至安化驛先寄淮陽故人

蕭條安化驛。倦客思悠哉。積水連天闊。青山送客來。疏籬風捲葉。敗屋雨生苔。寄語淮陽舊。人今放逐回。

發金陵折柳亭二首

綠衰溶溶日。紅飛寂寂春。青山今古事。芳草去來人。歌吹酒家市。帆檣賈客津。誰云絕勝地。登眺更傷神。

桃李暮晴日。江山秀晚春。孤舟多病客。長道未歸人。豪俗競行樂。倦游慵問津。兩山還暮雨。疑有楚臺神。

秋日

隕葉鳥不顧。枯莖蟲莫吟。野荒田已穫。江暗夕多陰。夜語聞山雨。無眠聽楚砧。敝裘還補綻。披拂動歸心。

次韻斯舉送巖桂新釀

叢桂仙君子。小山幽處芳（案此下脫三字）鄙素漢殿略塗黃。有客憐衰病。新醅許鬱鬯。併將塵外物。助我北牕涼。

發安州作

積雨陂塘秀。南風蒿艾肥。烏犍立橫隴。白鳥下深畦。雲木叫杜宇。曉林啼竹雞。平生倦遊興。賴有濁醪攜。

賦得瀑布

浩浩自太古。洋洋灌百川。深將一源潤。首出萬峯巔。情浴倚宗日。香通華嶽蓮。應有真仙子。揮榜上青天。

江城

江城寒食近。風雨作輕寒。花落已可惜。春衣猶怯單。畏人成不出。已老自無歡。沽酒金明道。回頭十五年。

都梁亭下

金塔青冥上。孤城蒼莽中。淺山寒帶水。旱日白吹風。人事劇翻手。生涯真轉蓬。高眠待春漲。鮭菜伴南公。

過孝感縣十里所望一土山下有漁舟呼之不來委舟負魚徑去不顧俄有一舟不待呼自挐舟直前取舟中美魚致之求價甚賤予倍與之值卒辭倍值而去予語之曰爾不待招而赴人之求仁也售不求厚價廉也子豈有道者乎茲楚境也昔有勸屈大夫以餔糟歠醨者豈非子耶爲作一篇

有道隱居釣。仁廉非偶然。傾筐出紫鱖。揮手謝青錢。昔有離騷客。名高楚國賢。獨醒遭爾笑。吾幸醉終年。

二月三日艤舟徐城戲呈戚郎

自嗟爲客久。羇旅過淮時。雪野挑蔬瘦。霜天煖酒遲。流年下坂轂。萬事一枰棋。異日懷陳迹。孤舟近古祠。

重到臨淮壽聖院

陳迹不可訪。舊游三十年。相逢非故物。大半已沈泉。世界揚塵海。浮生不繫船。老人無固必。醉即掩篷眠。

舟中曉思

樹色未啼鳥。槳聲初度航。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吹霜。飄泊年來甚。羇游情易傷。年豐淸潁尾。吾計亦差良。

將至潁川夜泊

水翼飛楓定。迎檣宿暝烟。蘆風驚客夢。江月伴人眠。多病聞偏樂。苦吟愁易牽。漁郎爾何恨。終夕獨鳴舷。

酬同年徐正夫司戶時欲卜築嵩洛間

少別老相見。無言空惘然。功名屬多病。詩酒樂衰年。益厭顏公粥。須趨壹錢。歸裝何日辦。嵩少好林泉。

何處春深好二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老宿家。茶爐寒宿火。佛案曉添花。壞宅無妖火。通途有寶車。院深人不到。幡影逐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居士家。荒園幾畦菜。環堵數株花。自蠟登山屐。仍驅下澤車。時時客問字。醉帽任傾斜。

次韻寄趙伯堅二首

西湖望中渾。能有幾多程。問訊慵不講。篇章來愈淸。爲邦循舊政。把酒憶交情。祝子過新歲。春風入帝城。

相思何處望。月閣對南堂。念子猶記我。懷君時舉觴。可能思穎好。端是種花忙。聞說河陽政。佳哉副所望。

陋屋

陋屋秋霖後。荒城落葉中。壞牆朝插菌。幽草晝鬪蛩。豈是不浪出。直緣無奈慵。何勞求季主。吾自了窮通。

道旁花

長夏百草秀。道旁多野花。無名自紅紫。有意占年華。灼灼照流水。斑斑上古槎。中原何日掃。將爾付泥沙。

寺西閒步

閭里靜無事。野塘春水生。好風時獨立。芳草共閒行。閏月遲春候。輕陰弄晩晴。鄰炊烟火動。下舍晩雞鳴。

已醒

已醒厭厭醉。將開灼灼紅。年年到春日。忽忽過東風。暇日如年永。閒愁似酒濃。時能將醉眼。天際送飛鴻。

題廬阜官廳壁

平生山水興。今夜宿東林。落日樓殿影。西風鐘梵音。雲橫山閣迥。雨過虎溪深。脚力猶堪在。他年當重尋。

今早將飮酒聞鶯有感

蕭條古蘭若。春日等閒斜。唧唧初聞燕。忽忽又過花。舊遊都似夢。到處即爲家。把酒聽鶯處。縈懷感歲華。

破幌

破幌一點白。臥知千里明。低臨通雪氣。喬木尙風聲。傳警軍城鄙。鳴鐘梵刹淸。高眠尋斷夢。鄰樹已烏驚。

食筍

荒林春足雨。新筍迸龍雛。鄰叟勤致饋。老人欣付廚。朝餐甘飽美。放筯爲嗟吁。惜取葛陂杖。猶堪代我駒。

夜意

每見靑桐落。常虞白髮侵。傷心惟片月。不睡更淸砧。蟋蟀秋聲早。銀河夜色深。崎嶇無限意。蕭索一長吟。

秋雨

階下梧桐樹。芳菲亦已休。歲時嗟病客。風雨送淸秋。栖鳥歸何晩。鳴蟲響漸收。蕭蕭寒色暮。吹作夜深愁。

秦兵部昔堂

丈人憐我厚。許與過常情。身世已疎闊。功名何敢爭。笑談忘晩輩。樽俎假生平。欲斷臨淮地。從公老此生。

月落

日落長雲暗。風悲古岸秋。潛鷗遙避客。野鰈戲隨舟。疏拙貪微祿。飄零厭遠遊。若無尊裏酒。何物與消愁。

晩臥

日落煩暑退。秋晴河漢明。微雲映天白。纖月過林淸。獨臥誰晤語。幽懷殊未平。蕭蕭夜深冷。皓露滿前楹。

捲簾

捲簾新月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涼。長年惟有病。晩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秋懷次韻晁應之三首

木落晩風急。宵涼侵暑衣。有期惟向老。無計未成歸。只益頭毛脫。還從髀骨肥。感時仍弔古。回首意多違。

衰鬢不堪洗。病軀先覺陰。天寒白日短。歲暮亂山深。薄酒醒無力。危絃奏不禁。謀身老逾拙。三聽洛陽砧。

淸秋萬里興。力疾上高臺。歲熟雞豚飽。風高榆柳摧。晩篁元自綠。幽菊爲誰開。寂寞無人問。鄉書久不來。

冬至三首

昨夜新霜落。淮南十月初。寒雲風後白。高木雨來疏。功業嗟謀拙。星霜逼歲餘。子雲眞拙若。寂寞爲元書。

汴水日夜淺。天寒霜野寬。拂衣秋葉亂。衝面北風寒。不作歸山計。空悲走馬鞍。濟時吾力薄。俛仰一悲嘆。

孤衾不成寐。起坐聽雞號。樓閉更籌靜。天寒星斗高。蕭條陶令酒。淸怨楚臣騷。凜凜悲秋意。何須待二毛。

靑陽驛會劉伯聲夜話

奔走倦塵埃。相逢顏暫開。語闌燈燼改。飮散月華來。行役風霜苦。流年歲月催。我愚甘自分。惆悵子多才。

十二月二十六日旦聞東堂啄木聲忽記作福昌尉時在山間環舍多老木臘後春初此鳥尤多聲態不一。今茲聽中所效既不類又百不得一二云福昌河南屬邑

睡餘聞啄木。忽憶福昌春。官舍題詩壁。如今經幾人。猶能老耽酒。依舊拙謀身。尙想蘭宮格。東風淸洛濱。

次韻和王彥昭九日湖園會飮

故人憐寂寞。九日共登臨。天地客行遠。山河秋已深。狂來能醉舞。興罷獨悲吟。莫怪淒涼甚。多憂損壯心。

暮春三首

還將多病眼。冉冉對殘春。啼鳥日求侶。晩花如向人。物情慵著意。杯酒最關身。亦有功名志。吾生付大鈞。

應接非吾事。深幽興有餘。筍深鳴鳥下。花薄午風疏。草淺見飛雉。溪淸生細魚。端居亦多趣。不用席門車。

紅點薔薇架。綠深桃李蹊。語鶯知果熟。忙燕聚新泥。節物有常態。羇遊無定栖。寧須說鵬鷃。物理固憑齊。

之天長會宿僧院

蕭條林下寺。客至解塵鞍。雨過月逾白。夜深秋向寒。老僧無俗累。愛客故盤桓。之子靜相對。松風淸石欄。

宿銅陵

山色日已遠。問人歸路長。碧天涼夜闊。秋物雨餘荒。人靜路傍寺。鳥啼林下房。銅陵竟何就。空死漢吳王。

逆水

孤舟逆水上。野靜聞水聲。鷗飛不遠水。寒浪濺霜餘。夜氣岸叢木。夕光潭照星。長吟弄雙槳。知有睡龍驚。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炎涼行一周。異鄉猶在望。白髮久生頭。且看尋樗技。休懷失馬憂。天公有至信。萬古一春秋。

索莫

索莫歸未得。閒雲還滿空。愁吟對寒月。不睡到晨鐘。衣喜初冬寄。書憐手自封。何當聽夜雪。煖酒夜爐紅。

上方僧

不下上方地。夜禪心處冥。三更風雪暗。一點佛龕燈。持鉢呪潭水。鬼神拳跪聽。（案此下脫二句。）

冬夜

山靜寒雲消。天空孤月明。霜桐片堵影。風葉繞廊聲。經濟心難就。蹉跎歲屢更。冥鴻本清遠。何事亦宵征。

和得故人書

來書纔一紙。離別意何長。應爲相思苦。還能細作行。水浮新恨闊。花想舊容芳。欲問人何處。青樓在帝鄉。

和西齋

山色供開鏡。溪光照掩扉。暗蟲先夜響。萎葉近秋飛。蒲隔晴蔬出。開籠暮鶴歸。鳴琴坐朗月。輕露點秋衣。

和北寺

寺倚蒼崖古。僧閒晝掩扉。曉雲辭嶺去。夕鳥占林歸。悟理觀塵動。臨風想錫飛。寄懷元觀外。更覺此生微。

食薇

歲窮陰不解。短日過牆微。幽鳥穿林小。寒烏啄樹饑。冰霜崖嶺壯。烟火井閭稀。老拙安閒僻。無心厭食薇。

春寒

客舍逢桃李。清樽聊自歎。夢中經夜雨。醉裏度春寒。草色遮還綠。鳥聲晴更繁。預期多病眼。花發更辭看。

遣悶

爲問庭前鵲。歸期何太遲。舊傳能報喜。東去是何時。黃葉西風急。幽花白露滋。朝朝清洛水。坎坎只東馳。

歲暮書事十二首

歲晏北風疾。山空萬谷號。木枯隨意折。鴻斷不成高。深屋支蓬戶。溫爐煖縕袍。老夫原不寐。鳴竹鼓蕭騷。

清洛魚梁淺。霜鱗素鯽肥。供廚調鼎快。充腹此窮稀。老去只便飽。年來甘息機。寒江鱸鱠美。悵望未成歸。

風捲驚沙白。雲垂雪意凝。夜山時叫虎。晚市早收燈。園栗炮還美。村醪醉不能。三年官況味。直是冷于冰。

牛羊已歸去。殘照滿山陂。霜雁田中靜。風烏木杪悲。川原今自若。龍虎昔交馳。邱隴耕桑盡。千年不復知。

原廟依岡起。傳聞世祀營。南陽無雌雉。熊耳合投兵。霜日蓬原路。天風柏殿聲。山川英氣在。不負昔聞名。

北風吹馬疾。石徑上危基。野狙飽狐貍。山嫗煮橡櫟。寒耕破凍石。獵火上風枝。留滯觀麋鹿。多慙髮欲絲。

壯心常許國。平日討論兵。天地身將老。山河意欲驚。病多緣痛飲。吟苦更傷情。斗酒新豐市。何人問馬生。

自惜周人俗。貪廉巧治生。千金不絓帶。一飲起紛爭。佩犢攻攘敗。迎書爲姓名。三河分陝化。寂寞久無聲。

千載傷頑俗。遺風耿未忘。陳荒邱擊鼓。魏褊女縫裳。遠客防猜嫉。官居備寇攘。妻兒怪多喜。清洛有歸艎。

陳葉不背墮。凍醪凝未醲。寒林時有影。霜月冷無風。許國片心壯。勞生雙鬢蓬。功名非愚智。萬事古今同。

日落擎明燭。一杯千里心。驕兒驚醉舞。山僕怪悲吟。谷冷水流急。天昏雲起陰。三更何處雁。急急尚哀音。

雲去暮天迴。雁飛寒夜長。姮娥守孤月。青女恨連霜。不寐看銀燭。長吟送羽觴。山爐與石鼎。伴我老他鄉。

宿東魯父居二首

夕陽低欲盡。春淺色蕭蕭。暝色催歸牧。炊煙向晚樵。疏星臨水際。遠火隔村橋。踏踏柴門夜。棲鴉對寂寥。

郡國何時極。羇愁觸處生。望隨天不盡。春共野兼平。煙樹淮南闊。魚鹽楚俗輕。飄零五年別。歎息鬢毛更。

淮上夜風

縣郭初傳柝。船窗已閉篷。星低春野路。月淡夜淮風。煙水東南闊。魚鹽吳楚同。久遊諳里社。賒酒問鄰翁。

春望

鳥去晴雲外。帆歸芳草邊。平淮分綠野。春樹接低天。殘枿寒餘燒。新畬雨後田。年來千里目。容易淚雙懸。

村晚

深塢繁花暖。晴田細逕分。孤舟春水路。芳草夕陽村。暗雀投簷靜。昏鴉集樹喧。牛羊自歸去。燈火掩衡門。

夜意

荒戍轉五更。北斗向誰傾。穴鬪時爭齧。林棲或自驚。老來神益淡。睡足骨毛輕。石磬催僧粥。低窗枕畔鳴。

春望

暖日晴薰草。清淮闊浸天。地卑連遠水。城壓入春田。目極風烟外。愁懸淚臉邊。人生苦多感。花柳自年年。

柯集山卷十五

五言律詩

同七兄及崧上人自塡井還寺

和風快人意。岸幘晚襟涼。日落野痕碧。月生淮際光。論詩得靈運。靜語屬支郎。不是耽閒散。從來懶性長。

蔡河漲二首

長河秋雨漲。極目漫難分。漰湃雖無自。黿魚恐有神。天寬垂翳影。風細起龍鱗。老去扁舟興。臨流欲問津。

渾渾雖未已。浩浩竟東歸。闊處長天近。澄邊一鳥飛。西風疏葦亂。斜日遠村微。淹泊從吾道。扁舟伴釣磯。

初秋對雨

閉戶理殘編。疏慵得自便。朝涼清病思。秋雨對高眠。屋冷深藏燕。槐疏濕抱蟬。所欣堂下菊。芳意已鮮鮮。

泊長平晚望

川逕夷猶杪。春歸杳靄天。翠深交岸樹。綠遠望川田。漁酒數家市。帆檣何處船。登臨一回首。無限意茫然。

發長平

歸牛川上渡。去鷺望中迷。野水侵官道。春蕪沒斷隄。川平雙槳上。天闊一帆西。無酒消羇恨。詩成獨自題。

離楚維塗中

遠水悠悠靜。孤橋裊裊遲。草深春已後。麥秀日長時。聚語條桑婦。行歌拾穗兒。年豐隨處樂。飄泊我何爲。

夏日十二首

過雨芰荷亂。繁陰竹樹多。雛聲知鳥哺。萍動見魚過。細逕饒苔蘚。陰墻引薜蘿。角巾從倒側。疏懶欲如何。

蛛網排晴閣。蝸涎印雨階。花鬚嬌帶粉。樹角老封苔。問字病多忘。過鄰慵卻回。晚涼還盥櫛。對竹引清杯。

山雨晴來暑。溪雲暗復興。林塘陰不解。巾幘潤還蒸。書帙慵披蠹。盤餐厭撲蠅。老來疲薾甚。多病日侵陵。

朝雨來遮密。村城一望間。遠聲惟野竹。潤色但青山。書史供高臥。莓苔只閉關。蕭蕭覺秋興。飄颯近衰顏。

細逕依原僻。蓬蒿四五家。山田來雉兔。溪雨熟桑麻。竹籠晨收果。茅庵夜守瓜。頗知農事樂。彼此問生涯。

養拙貧無事。深幽樂更真。穿巢偷哺子。樹啄巧藏身。耦果鶯知未。移居蟻過鄰。老夫朝食美。爲俎有溪鱗。

謝守常搜句。陶潛亦効官。傍溪分水細。過嶺得天寬。布種隨蔬闢。尋香到藥欄。野裝兒稚笑。繩屐鹿衣冠。

久與山川約。那無風月情。經營原闊路。疏放自平生。山友招相見。鄰書向遠征。般勤語歸計。貧苦病難成。

種藥幽人事。還披本草經。出山拋舊翠。過雨有新青。術受壺中祕。方傳肘後靈。不辭勤服餌。爲變鬢星星。

陶令拋官易。龐公去隱深。由來浮世事。可見昔人心。卜築開多思。奔馳病不禁。穿檐來燕雀。戀鶴自山林。

蛩怨齊莎老。螢飛秋水深。庭除延夜色。砧杵發秋心。雄劍鳴初匣。寒衣補硬針。老來詞賦懶。從使二毛侵。

夜色川原合。秋聲草木催。星辰隨地闊。河漢瀉山來。栖鶴涼先警。飢烏夕未迴。高樓對斜月。鳴笛正淒哀。

宿故濟陽城

夜色蕭條寺。天寒老病身。空林惟有雪。遠道更無人。不寐依爐燼。多愁賴酒醇。遙思雙鳳闕。雨露已先春。

早秋感懷

永日付悠悠。年華逝不留。風聲迷殘暑。雲色淡新秋。吾道倘有待。窮通寧遽憂。朝來望清潁。一雁下汀洲。

庚辰臘八日大雪二首

平生臘八日。借鉢受齋糜。客路歲將晚。旅庖晨不炊。持杯從破律。遣興自吟詩。何日依禪宿。鐘魚自有時。

東州逢臘雪。卻憶竟陵梅。客路人方遠。天涯雁欲回。遙憐籬外白。還點砌邊苔。久是無人過。誰知照酒杯。

蒙恩除奉常有感

平生乘周轍。投老奉龍旗。斥逐偶不死。歸來敢恨遲。門闌走賓客。行李飭妻兒。又踏長安道。多慚鬢有絲。

建平途次

野橋田徑滑。官路柳條新。流水伴麗日。野花留晚春。點空知去翼。銜綠有歸人。自笑諳岐路。無勞更問津。

白沙阻風

春江風易惡。故作客行難。晴日開野色。朝寒醒醉顏。歸人出斷岸。去翼復前山。淹泊無誰語。村翁亦往還。

冬日雜興六首

小閣晴自掃。曝日坐前軒。野鼠穿山葉。寒烏啄草根。知蘿藏隙地。列遶入孤村。幽趣供岑寂。淹留不復論。

水落橋痕在。沙乾岸草枯。霜餘槐老壯。風際竹清疏。啄木高遙響。鶺鴒飛且呼。二年親友絕。惟有對禽魚。

池館留餘雪。西山照夕曛。臘催梅蕊迸。春向鳥聲新。愁思供多病。風光欲近人。年年桃李樹。相對只傷神。

空山身欲老。徂歲臘還來。愁怯年年柳。傷心處處梅。綠蔬挑甲短。紅蠟點花開。冰雪知何有。東風日夜回。

南壁蒼崖壯。窮冬井落閑。風聲先老樹。日色避諸山。落雁飢相向。啼烏夕自還。微微寒月影。蓬戶已深關。

擊柝山城閉。疏燈野店扃。疾風鳴夜谷。暗水動浮星。霜翼歸何晚。鄰機織未停。短歌時自和。愁絕更誰聽。

哲宗皇帝挽詞四首

端拱循堯道。無爲十六年。偏師擒頡利。上將勒燕然。夢損周王壽。丹催黃帝仙。凄涼傳載筆。慟哭抱殘編。

秦地蟠螭紐。細陽玉象光。升歌陳備樂。信史記多祥。奪邑公無怨。開邊義佴亡。威靈對三后。長在白雲鄉。

萬世興王業。千年極治辰。澤已遺北祭。玉檢議東巡。汗竹人間市。因山地下春。穹天不可望。攀斷泣遺臣。

七月宮車駕。西陵觀闕新。風雲悲厚夜。羽衛異時巡。落月低金榭。秋蕪暗石麟。威靈凜如在。蒼纈有天綸。

故僕射司馬文正公挽詞四首

黼座方恭默。邦家付老臣。頌歌民一口。形勢國千鈞。富庶新田里。忠良舊搢紳。裴公恨不早。丘禱歎無神。

辭爵浮雲外。安民反手中。山林獨往意。衰緒太平功。布被終身儉。貂冠一命崇。他年兩行淚。碑下泣羊公。

經濟心猶壯。清羸疾易傷。那知兩楹夢。遽失萬夫望。家有詩書積。坟無金玉藏。誰知幅巾歛。曾佩上公章。

伊洛平生興。園林獨樂居。曾過鄭公里。得御李膺車。華屋當年客。名山異代書。定知傳不朽。埋玉自沾裾。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曩昔熙寧盛。遠同麟趾時。內敦勤儉德。陰輔太平基。餘烈光彤史。追榮備母儀。遺民懷永裕。簫鼓不勝悲。

淑德承明哲。徽音固有來。遽能符聖嗣。合劍會軒臺。玉冷衣銷篋。塵昏鏡集埃。傷心國西道。寂寞送車迴。

挽黃幾道

異政潁川最。遺風叔度陂。聞哀昔朋友。歸葬東書詩。百歲鄉人社。他年故吏碑。知公萬金產。故在阿戎兒。

范參軍挽詞

學力志不就。多才官可嗟。生平叔知己（原注參軍叔文正公也公少奇之）。身後婿成家（原注參軍卒子幼朱夫人守義教子皆有立）。瀍洛新阡茂。東吳慶系賒。功名付兒子。文史留生涯。

任左藏挽詞

人也隱君子。一官聊自閒。誰能學管庫。竟爾死茅菅。良璞不易剖。大弨終不彎。惟應太史錄。他日出名山。

張夫人挽詞（原注樂子眞母）

世德簪纓貴。家風孝友傳。承夫知不忌。愛子故親賢。飄忽人間夢。生平物外緣。諸天清淨報。可但閟重泉。（原注夫人皈依佛果）

呂郡君挽詞（原注錢穆父妻）

表海東侯長。分吳異姓王。世家端作合。華胄遠相望。龍去孤神劒。雛成九鳳凰。多情潘散騎。悼逝足文章。

太府李宰卿挽詞

妙擧馳場屋。家風在搢紳。使華推厚德。卿月上通津。齒德時方重。山邱迹已陳。長年先友淚。懷感獨沾巾。

太皇太后挽詞

共政艱難際。臨朝保佑初。經綸付耆老。利澤到樵漁。禮嫌謙常抑。功成委不居。聖君深致孝。壼守典刑餘。

李處道都曹挽詞

悽涼正始後。尙復有斯人。慟哭亦云已。傷心難重陳。傳家雙命器。懷德萬遺民。尙想典刑在。蕭然老鶴身。

繼堤妻石氏挽詞

和敬承夫順。劬勤教子賢。平生積淨業。倉卒歎無年。孤劍留耿介。九雛誰撫憐。塵封脂澤。春草掩新阡。

鄭學士愼思挽詞

清苦吟詩客。瘦羸嗜學身。詩書不得力。鬼物定欺人。類物傳遺學。壽經植妙因。九原誰與友。千載葬魚臣。

潘顓奉議挽詞

廉退辭榮早。清貧卜吉遲。買山新兆域。從遂晉書詩。松菊留三徑。簞瓢遺兩兒。升堂傳賓客。執紼涕交頤。

哭蔡彥規二首

靑山未白首。已歎掩新阡。哭別自今日。書來纔去年。功因鑱鼎記。名賴友朋傳。平昔聞談笑。臨杯更泫然。

文章不用世。淪落掩山阿。命也人無奈。悲哉天謂何。至交嗟我少。雙淚爲君多。遙想山陽暮。秋風吹薜蘿。

李少卿

靑雲舊馳譽。白髮早辭榮。談笑惟詩酒。交遊盡老成。支離病中見。蕭灑舊時情。已矣不可問。九原松柏聲。

五言長律詩

歲暮卽事寄子由先生

歲暮淮陽客。貧閒兩有餘。朝存面壁坐。風雪閉門居。老去深依佛。年衰更嗜書。未能忘素業。聊用慰窮途。

下里皆貧屋。閉門卽古墟。雞豚來近舍。舂汲雜鄰夫。雪壓移來竹。霜萎自種蔬。烏皮蒙燕几。褐帽裹僧顱。

肉似聞韶客。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窶補衣裾。已病藥三罌。辭貧飯一盂。長瓶臥牆角。短褐倒天吳。

胥裘食鋪饘。晨炊米數珠。木錢隨杜陛。葛製煖韓軀。時命今如此。功名已矣乎。談愁風射馬。拙待兔逢株。

久慕香城樂。深諳夢境虛。誰憐九頓首。正有一長吁。瞻望身空老。蒼茫歲欲除。何當聞妙誨。踪刖待完膚。

用歐陽文忠詠雪詩

密雪當殘臘。衝風到華門。酒窗欺紙溼。入竹覺聲繁。天闊飄無界。城高積有痕。氣和歸麥隴。水味到茶軒。

貧閒無游騎。空郵有滯轅。炎爐聊自煖。濁酒備能溫。野逈征鞍設。邊塞罷甲屯。振奇歌歷歷。迴袖舞蹲蹲。

客至須駝褐。相逢賴酒樽。晴明占草木。春意到閒園。

題譙東魏武帝廟

草昧羣猜鬪。英雄接上游。吳卑青蓋伏。蜀陋葆車留。挾漢臨諸夏。中原半九州。人驚呂布縛。誰信本初憂。

天作西南限。時方割據秋。力終回赤壁。功止霸諸侯。歷數知歸禹。乾坤正造周。事商完夙志。傳子豈人謀。

銅雀佳人恨。西陵拱木秋。千年故鄉廟。歌舞爲牢羞。

過衞眞太淸宮追懷章聖皇帝遊幸之盛小臣斐然成詠

鳳歷開三葉。中原正偃兵。端居思道妙。順動展精神。函谷傳經後。渦陽舊宅淸。龍蟠泉不竭。丹養檜長生。

鸞鶴迎黃屋。煙霞避翠旌。琳瑯千佩玉。貔虎萬屯營。遼殿仙容儼。靈庭盛禮行。書留河上語。碑勒大夫銘。

歌能秋風晚。弓遺鑾鼎成。句陳嚴衞寢。輦道接新耕。日落重樓影。天寒暮鳥聲。異時懷往事。千古有餘情。

天慶觀三色檜（原注，一本而具松柏檜三物。）

稟處歲寒物。生爲千歲身。柯條雖自異。臭味本相親。商李諸公子。茅家賢弟昆。分驅衆彭惡。各共一淸眞。

學類風中谷。鱗隨雨後伸。高枝如借便。輕擧豈無人。（原注，太清宮有升天檜，傳記精眞輕擧者多升樹。）

八月三日舟行自蔡河赴臨淮

曠野天垂地。川晴水見沙。河回迷向背。岸斷忽桑麻。水闊時浮鷺。陂寒乍集鴉。年饑田蓬落。歲晚客悲嗟。

新月排雲水。西風送日斜。孤舟何處宿。故國已天涯。

舟行卽事二首

古岸生微靄。空林挂夕陽。霞輝明野色。天影職波光。集鳥村墟暗。鳴蟲禾黍荒。秋高孤月靜。天末巧雲長。

沙晚橫歸艇。川晴列去檣。登臨自多感。何必寄他鄉。

去去路日遠。行行歲向深。晚田荒更闊。秋野曉多陰。岸蓼飛寒蝶。汀沙戲水禽。迎風蘆顫葉。眩日棗裝林。

旱蟹肥堪薦。村醪濁可斟。不勞頻悵望。處處有鳴砧。

發崔橋

野麥平蕪隴。官榆臥古津。眠鷗沙上晚。幽草水邊春。廢葉生浮綠。風蒲起細鱗。育新桑媼習。茜淨浣娘裙。

有客悲芳芷。無人採白蘋。可憐千里目。愁殺未歸人。

和柳郎中山谷寺翠光亭長韻

山深疑路斷。古寺忽開門。喬木風霜急。荒崖雲雨痕。朝霞明翠靄。秋雨濕嵐昏。幽鳥不避客。閒雲時入軒。

重巖深更綠。碧澗淺無渾。寶地黃金布。飛泉白玉噴。庭閒臥馴鹿。果熟引王孫。禪靜石爲室。客迷桃滿園。

每悲塵世幻。方信梵王尊。野實飢堪薦。陽崖冬自溫。便當安寂寞。何事走歊煩。淸梵晨齋磬。高松夜枕暄。

逢人休問訊。得意已忘言。直指曹溪路。勞將貝葉翻。功名嘆不偶。歲月去如奔。久分疏軒冕。寧辭友猱猿。

從容嚴客話。粗糲野僧飡。卽是平生樂。心期何日論。

訪曇上人有感

上人稀出入。黃葉閉門深。繫馬長林下。逢僧古殿陰。相逢成底事。乘興偶來尋。靜境亦何有。無言知祖心。

夜吟

生平避浮俗。與物苦差參。脫去猶未得。塵埃嗟滯淫。長廊秋日薄。古木野霜侵。徙倚誰晤語。獨歸還獨吟。

餘殘涼侵戶。窗虛月過帷。高桐青露溼。深柳夜蟬嘶。斷續銀河轉。欹斜斗柄移。風來高葉報。伏近候蟲知。陶令尊無酒。潘生鬢有絲。將何慰愁寂。倚杖獨題詩。

斜日二首

斜日歸殘景。秋容淡太虛。閒雲工變易。片月自清孤。淹泊年華老。淒涼歲事餘。時違自樸拙。興懶日蕭疎。阮籍慵耽酒。文園病著書。簪纓非草野。江海得樵漁。

伏盡金飆壯。天高火欲流。病悰拋酷暑。詩興得高秋。書靜塵埃少。宵涼河漢浮。清傷桐葉隕。爽奪蕙蘭柔。晚歲寒將屆。羣芳葉不幽。旅人多感慨。啼鴂助騷愁。病懶非高臥。疎迂卻自由。功名與世事。擺落醉鄉遊。

歲暮獨酌書事奉懷晁永寧

天涯催晚歲。殘律去如奔。入夜北風惡。多陰寒日昏。野吹餘燒燼。溪落舊沙痕。霜重飢鷹疾。田空宿雁喧。山明千筍直。雲積萬峯屯。足雨耕犂早。豐年柿栗繁。地平秦棧席。土斷洛開門。白首三年客。黃桑數畝村。懶梳悲髮短。不寐守爐溫。折骨披殘枿。蒼龍臥老根。晚寡猶竚思。幽蕊助銷魂。慷慨雙龍劍。飄寄一酒樽。琳瑯思秀色。環佩想清音。獨語看明燭。空庭月出軒。

柯山集卷十六

七言律詩

出都有感

來時雪蕊花初發。歸去柳陰蟬亂鳴。四序風光半爲客。百年飄泊一浮名。春來多病思高臥。老去違時畏後生。若有黃精換華髮。敢隨車馬到高城。

贈別何道士

疏散多遠久自知。形骸況復病先衰。全身幸免誅三黜。避世何勞賦五噫。樹說永嘉饒水石。便思輕帆向天涯。卻嗟病翮傷摧甚。孤鶴高飛不得隨。

北橋送客

橋上垂楊繫馬嘶。橋頭船尾插旌旗。船來船去知多少。橋北橋南長別離。亭上幾何行客酒。遊人自唱少年別。百年回首皆陳迹。浮世飄零亦可悲。

九日獨遊懷故人

故人分散在天涯。九日登臨獨嘆嗟。人世光陰催日日。鄉園時節自家家。風烟滿眼臨秋盡。鼓角荒城送日斜。取醉憑誰正烏帽。遣愁猶强插黃花。

夜

木落風高砧杵傷。孤城更漏入秋長。寒生疎牖人無夢。月過中庭樹有霜。報落梧桐猶隕病。知時蟋蟀解親牀。年年多病渾無寐。靜對楞嚴一炷香。

早春

歸暉暖日弄遊絲。風軟晴雲緩緩飛。殘雪暗隨冰筍滴。新春偷向柳梢歸。可憐鬢髮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何事都城輕蕩子。買懽酤酒試春衣。

上元日駕回登樓二首

紫霧氛霏閶闔開。團團明月上天來。香車百兩天街晚。清蹕一聲仙仗回。燈隔畫簾時閃爍。風穿高幕故徘徊。太平日久多閒暇。簪笏從容侍燕杯。

長街十二遠相通。閶闔巍峩彩霧紅。天白華燈交皓月。樓寒珠幕蕩春風。車頭笑語歸時醉。城下傳呼夜向中。自古長安多樂事。周南留滯意何窮。（原注：予方寓陳）

探春有感二首

出城但怪風光老。草色蒼茫柳色深。烟樹遠浮春縹緲。風光不動日陰沉。芳郊未厭縈紆入。美酒何妨取次斟。羸馬青衫亦何事。一生空負野人心。

柳毒霚茸待放綿。櫻桃新葉大如錢。深春冷落花殘後。寒食朦朧月淡天。獨坐每將詩作伴。遣愁安得酒如泉。傷心千里休凝望。城外東風早滿船。

暇日同孫輩二同舍遊李氏園亭

蕩蕩東風散客心。出門騙馬問園林。花房待暖徐徐放。柳色隨春旋旋深。城郭遠來無俗客。松篁深處有幽禽。王公留隸題詩句。應許騷人盡日吟。

暮春

夜雨輕寒拂曉晴。牡丹開盡過清明。庭前落絮誰家柳。葉裏新聲是處鶯。白髮生來如有信。青春歸去更無情。便當種秫長成酒。遠學陶潛過此生。

秋興

薄雲蔽日晚悠悠。簷雨蕭蕭急未收。佳樹已彫今歲葉。西風還是去年秋。蹉跎不奈時驚客。牢落惟憑酒散愁。多病支離欣得睡。晚來涼氣滿衾裯。

秋雨二首

急雨淒風未肯晴。墻陰先報候蟲鳴。掃除暑氣驅三伏。催促秋聲向五更。送酒肯能斟靖節。二毛偏解著潘生。醉來眞有無窮意。老去何勞浪自驚。

陋巷柴門掩寂寥。一窗風雨晚蕭蕭。清秋漸冷尤宜懶。閒日苦長無處消。爲几青筇扶病弱。素琴黃卷伴

逍遙。交朋南北音書隔。雖有芳樽誰可招。

壽陽樓下泊舟有感

壽陽樓下清淮水。帆去帆來何日休。浮世十年多少事。風烟依舊別離愁。樓頭夜靜行人絕。樓下影斜淮月秋。不道孤吟不能寐。一聲羌笛怨誰舟。

和柳郎中舒州潛菴二首

浪走塵埃竟未甘。仙郎六十制潛菴。門前山色雲侵坐。峰下秋光水滿潭。野鶴避人巢古木。清猿乘月嘯寒巖。從今不作軒裳客。多買烟霞未是貪。

蒼顏華髮未能甘。欲學長年先創菴。坐久烟嵐開翠壁。夢回雲雨起寒潭。松風夜掃鳴琴榻。溪溜晴分種藥巖。不是仙翁有仙骨。幽奇爭許世人貪。

將至壽州初見淮山二首

浩蕩平波欲接天。天光波色遠相連。風鳴雨槳初離浦。岸轉青山忽對船。澤國秋高添氣象。人家南去好風烟。步兵何必江東走。自有鱸魚不值錢。

晚繫孤舟古岸隈。蒹葭風定渚鷗回。山兼野色蒼茫去。月向淮心晃蕩來。秋色解將愁並至。年華偏與客相催。青衫手板徒勞爾。富貴功名安在哉。

晚發壽春浮橋望壽陽樓懷古

烟水蒼茫古岸高。危樓縹緲枕波濤。山園粉堞青屏合。橋跨長淮百艦牢。爭戰百年空故國。登臨行客嘆前朝。青旗試問誰家酒。風雨蒹葭晚渡遙。

夜泊

遠雁初歸楓葉乾。孤舟晚繫岸邊灘。淮聲夜靜凄風壯。月色秋深照客寒。疏拙功名甘闊略。飄零蹤跡但悲嘆。不關酒薄難成醉。自是年來少所歡。

將別普濟二首

老松疏竹寺門幽。九月輕寒襲客裘。漠漠淮烟天際晚。蕭蕭山雨坐中秋。風前紅葉知時落。籬下黃花對客愁。爲語老僧無我笑。此生終待老林邱。

孤城淮北晚鐘殘。落日橋邊送客鞍。物外樓臺秋更豁。山深松竹晚多寒。隱風細細侵衣冷。簷雨蕭蕭到夜闌。佳境欲留嗟不可。塵埃蹤跡但悲嘆。

發泗州

萬艘獵獵戰風桅。我亦孤舟別岸隈。漠漠晚雲生木末。蕭蕭飛雨送帆開。消磨歲月書千卷。零落江湖酒一杯。因病得州真漫爾。功名于我亦悠哉。

病中得晁應之秋懷詩

西風堂下飛黃葉。病臥空牀白日高。瘦苶扶行孤竹杖。蕭條隱几兩霜毛。散花有容談真實。燒藥無人過

寂寥。怪得晚來頭目快。新詩秋興若飄飄。

夏日雜興四首

隔牆泉下是東溪。細潤涓涓入我池。一部笙簫寒竹響。百年風雨古槐姿。果懸幽檻朱初熟。蔓度空墻翠欲垂。野趣轉深身愈老。故應寂寞畏人知。

無地從容解鬱陶。寄懷林野散塵勞。含風槐柳參天合。足雨桑麻映露高。五斗得官迷辭領。一廛何處斷蓬蒿。致身富貴須年少。顧我衰遲已二毛。

牆下溪流清且長。夾溪喬木雨蒼蒼。鳥風翠果擊枝重。照水圓荷翻葉涼。蝸殼已枯黏粉壁。燕泥時落污書牀。南山野客閒相過。贈我能攜藥滿筐。

蔬圃茅齋三畝餘。溪光山影動浮虛。病妻老去惟尋藥。稚子年來解愛書。中散無堪心放蕩。馮唐已老與蕭疏。全真養素安吾分。敢謂軒裳不我如。

清明日臥病

鶯花零亂清明日。巾褐蕭條老病翁。鳥鼎相親勤煮藥。素屏深坐怯當風。愛花未免呼兒摘。畏雨還成對客慵。自嘆年來怨青鏡。衰顏改盡少年紅。

水南春望

冷岸東風送馬行。橋橫落日半川明。天連觀闕雲垂地。春入山河秀滿城。老去飄萍甘屏跡。興來懷古未忘情。短歌一曲聊回首。不待悲秋白髮生。

春日遣興

洛陽自古帝王都。百戰荊榛只故墟。零亂園林遺物在。嬉遊人物古風餘。草迷公子障泥錦。花近佳人油壁車。漂泊強隨遊客轡。不辭塵土污衣裾。

送楊補之赴鄂州支使

相逢顧我尚童兒。二十年來鬢有絲。謝淚兩家同患難。光陰一半屬分離。扁舟又作江湖別。千里長懸夢寐思。何日相酬身世了。卜鄰耕釣老追隨。

送楊念行監簿侍行赴鄂渚

楚天南去水冥冥。鄂渚悠悠到幾程。京洛信稀千里隔。江湖春盡一帆輕。莫辭送別青春滿。會是相逢白髮生。飽讀詩書取卿相。不應如我老無成。

送三姊之鄂州

兄弟分飛各一方。老來分袂苦多傷。兩行別淚江湖遠。五月征車岐路長。休嘆伯鸞甘寂寞。所欣楊惲好文章。（原注。克一壻善爲詩。）北歸會有相逢地。只恐塵埃鬢易蒼。

正月六日

楊柳梢頭臘雪消。東風猶著晚寒驕。新年花柳傳芳信。去臘星霜變斗杓。來共春烟情冉冉。酒隨疏雨淚

蕭蕭。蛾眉一閉年華改。縱有遺魂可得招。

遊李氏園

堂下新年見草芽。驚心強起探年華。柳呈雪後青蒼幹。梅破風前一兩花。綽約風光新物態。栽培園沼好生涯。奔馳世路今何有。一到林塘一嘆嗟。

寄榮子雍

蒼茫臘雪欲成泥。又見東風上柳枝。萬事過前渾是夢。百年投老只添悲。功名末路收常晚。節物驚心空自知。千里故人猶念我。書來辛苦話相思。

題朱氏園

東風遨客入芳菲。夾徑吹香李萬枝。嗁鳥遠聞知晝靜。好花相續得春遲。連檣東去淮天闊。綠野南環楚淨卑。客至會須留醉墨。主人留榜待新詩。

離宿州後寄兄弟

落日村橋涕泫然。東風匹馬去翩翩。兩行綠樹當隋岸。一片春雲限楚天。妄意致身常許國。強顏得祿廢求田。幅巾會作淮南叟。白髮相收一釣船。

寄榮子雍三首

東風三月洛陽城。傾蓋相逢氣倍增。看盡園花方信馬。飲斜樓月更挑燈。年光飄忽雙馳轂。心事蕭條一老僧。酒病年來慵把筆。新文寄我苦憑陵。

蒼蒼老柏古南禪。娟娟修篁泮水灣。此地笑談惟我共。百年交友得君難。已甘心向詩書老。會與身圖雲水閒。年少功名須力致。看君朝佩日珊珊。

衆家新酒潑新醅。殘歲崢嶸春欲回。霜野寂無新到雁。雪林寒有欲開梅。關河路永雙橫轍。天地身閒一舉杯。酬答風光千點淚。怯將愁眼更登臺。

陳履常惠詩有曾門二老之句不肖二十五歲謁見南豐舍人于山陽始一書而褒與過宜陽有同途至亳之約山以病不能如期後八年始遇公子京師南豐門人惟君一人而已感舊慨嘆因成鄙句題勿他示

南豐冢木已蕭蕭。猶有門人守一瓢。文彩自應傳壼奧。典刑猶可想風標。紛紛但見侏儒飽。寂寂誰歌隱士招。十載敝冠彈未得。簪纓知復爲誰彯。

泊舟候水

一水悠悠斷復連。卸帆終日小灘前。青旗招飲篙工醉。五兩敧風賈客眠。樹色遠分芳草路。鳥行斜斷夕陽天。漁舟慣伴危檣宿。饋我霜鱗不用錢。

同李十二醉飲王氏牡丹園二首

東風窮巷只埃塵。誰見城南萬朵新。不問主人聊一飲。爲攜佳客送餘春。比君意氣三年老。貧我疏狂一

味真。醉裏尚能馳馬去。看君倒著接䍦巾。

吹盡紛紛桃李塵。天香國豔一翻新。正過穀雨初晴日。分得西都大半春。嬌態似推新豔好。紅芳不似淡妝真。嗟予久得邱園意。何日相逢一幅巾。

同无咎退叔文叔同遊凝祥得遊字

客子長安塵滿裘。道人門館自深幽。東風拂地千條柳。春水平池數點鷗。俛首一官真底事。倒囊三百更何求。讀書挾策君知否。失性還同博塞遊。

晝臥懷陳三時陳三臥疾

睡如飲蜜入蜂房。慵似遊絲百尺長。陋巷誰過居士疾。春風正作國人狂。吟詩得瘦由無性。辟穀輕身合有方。欲餉子桑歸問婦。一瓢過午尚懸牆。

將至海州朐山有作

望望孤城滄海邊。好雲深處是人煙。鳥飛山靜晴秋日。水闊人聞熟稻天。旗影遠搖沽酒市。棹歌歸去隔村船。功名富貴非吾事。留斸朐山數畝田。

秋日登海州乘槎亭

海上西風八月涼。乘槎亭外水茫茫。人家日暖樵漁樂。山路秋晴松柏香。隔水飛來鴻陣闊。趁潮歸去艣聲忙。蓬萊方丈知何處。煙浪參差在夕陽。

屋東

蒼鳩呼雨屋東啼。麥穗初長燕子飛。竹裏人家雞犬靜。水邊官舍吏民稀。溪聲夜漲寒通枕。山色朝晴翠染衣。賴有西鄰好詩句。賡酬終日自忘饑。

題齋壁

松庭日午聽啼鶯。簾外人稀睡老鈴。已歎近秋添白髮。更因多病讀黃庭。江魚未上烹難致（原注江魚未上則不漁，丹陽暑日絕無魚。）與酒空斟醉易醒。好住安心莫惆悵。此身天地一浮萍。

次韻李德載見寄

頭顱幸獲免姦鋒。甘分江湖老釣蓬。老得一州聊自慰。相望千里與誰同。已欣臺省登華俊。獨數湖湘臥病翁（原注朋二蘇公來書及之。）詩就醉餘頻走筆。待觀雲海戲羣鴻。

讀孫巨源經緯集

等閒咳唾爛成文。奏牘三千世共珍。不向人閒調鼎鼐。卻歸天上作麒麟。侍遊曲水歡何在。歎奏蓬英迹已陳。四輔當時曾避杜。熙寧天子屬詞臣。

將赴上庠偶成

巷中課最詩成後。枕上功名睡美餘。弟子解疑常隱几。輪人能笑久觀書。山林沈痼時搔首。松菊耽遲自荷鋤。千世可能尊一飽。虀鹽未用食無魚。

寄楊克一

吾甥頗似魏家舒。新罷推囚卻著書。顧我獨傾陶令酒。思君同鱠季鷹鱸。荒涼雲物秋將老。寂寞山城謫與娛。倏忽風光行老矣。躊躇不去欲何如。

己卯十二月二十日感事二首

高樓乘興獨登臨。搔首天涯歲暮心。帶雪臘風癡澤國。犯寒春色著烟林。山川極目風光異。歲月驚懷老境侵。可是斯文天未喪。楚囚何事淚沾襟。

蹉跎流落已華顛。又見荊湖一歲遷。人怯苦寒愁日短。天收殘臘放新年。園林寂歷飄梅後。里巷經過爆竹前。自料知非猶得在。潛心久學衞蘧先。

冬節外不佳懷正叔老兄

老境光陰短景催。新冬又復一年回。焚香燕坐衣僧衲。煮藥高眠廢酒杯。處處庖廚鳴響缶。年年歌笑慘風埃。孟公歌舞猶須醉。未放愁眉取次開。

泰將之臨淮旅泊泗上屬病作迎候上官不敢求告比歸尤劇疏拙無以自振但自惆歎耳。

羈身不解免飄蓬。零落孤舟西復東。雙鬢雖青應早白。病顏更醉不成紅。崎嶇避俗人難合。憔悴多愁疾易攻。蓴菜碧鱸秋正美。步兵終欲向江東。

旅人汴上有感

萬尾鱗鱗汴岸舟。汴流日夜去悠悠。舟行水去常如舊。世事紛紛何日休。落日昏昏沙際晚。白雲片片碧天秋。（案此下脫二句）

望龜山二首

淮上風高寒日西。龜山嶺下白雲歸。遊人苦憾日已晚。青山自與雲爲期。輕舟漁子犯烟去。照水白鷗窺影飛。人間不作逍遙客。老去塵埃空滿衣。

日落龜山山更青。原頭啼鳥已春聲。可憐山近不能到。盡日與山相對行。雲裏人家自來往。天邊樓閣遠分明。白鷗不解遊客意。驚起碧烟深處橫。

次韻答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鬢邊過。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離天長寄周進賓

相逢握手便忘形。射策天門盡弟兄。浮世有誰尊道義。青衫自笑爲功名。高談未盡胸中意。作別猶如夢後驚。半夜叩門投野寺。天寒孤月更分明。

秋官

帳額斕斑暗舊金。玉猊香重煖沈沈。秋風宮殿梧桐老。暮雨樓臺簾幕深。銀箭漏遲雞唱曉。綺牕人睡晝

生陰。無眠慣滴班姬淚。聽盡長安夜夜砧。

題堂下桐

零落當軒雨樹桐。秋來相伴一衰翁。寒枝向月空餘影。隕葉知時不待風。故國山川天黯淡。美人音信雁西東。歲華節物俱寥落。滿眼牢愁賴酒攻。

登海州城樓

城外滄溟日夜流。城南山直將城樓。深田雨足禾先熟。海樹風高葉易秋。疏傅里閭詢故老。秦皇車甲想東遊。客心不待傷千里。檻外風烟盡是愁。

秋日憶家

汩汩流光長遠客。年年秋至是離家。孤城入夜寒更迥。霜月滿天歸夢賒。搣搣老桐風後葉。娟娟疏菊雨殘花。茅簷布被猶無力。長走塵埃眞可嗟。

七言

飛鴻歸盡燕將還。亭院深沉人倚闌。斜搭鞦韆寒食雨。已黃楊柳暮春寒。密毬杏蕊紅如糝。半落梅花香未殘。人世年年非舊事。感時惟有淚汍瀾。

山下

山下疏鐘日夜催。城頭畫角五更哀。流年忽忽愁中過。世事紛紛空裏來。沮溺漫高輕世節。管商空盡濟時才。古來擾擾今何有。一熟黃粱夢已回。

京師廢宅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牕雨積昏殘壁。朽樹經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灑掃。舊時來客嘆平生。（案此前後脫二句）黠姬駿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正榮。

送徐任

白髮青衫困宦遊。相逢不復話封侯。少年壯氣青雲上。投老生涯一醉休。獻璞誰憐藏美玉。懸聲不至爲虛舟。從來滿卷新詩句。寫取淮天萬里秋。

登城門

沙雨初乾巾褐輕。獨披衰蔓步高城。天晴海上峰巒出。野暗人家燈火明。歸鳥各尋芳樹去。夕陽微照遠村耕。登樓已恨荊州遠。況復安仁白髮生。

寄陳鼎

懶著青衫沉醉眠。近來沽酒困無錢。常憂送乏鄰僧米。何啻寒無坐客氈。直道漫爲詹尹卜。浮生已付祖師禪。祇應居士無醒日。知有淵明種秫田。（原注陳新置九畝田自號居士）

六十二冊

33A

柯山集卷十七

七言律詩

蓬瀛臺二首

青冥不盡海茫茫。一望蓬瀛去路長。秋信解憑詩客寄。春心長爲楚魂傷。縈閭四望山如畫。輿殿千年木已蒼。直使臺傾荊棘滿。閑琴何用溯霓裳。

荒烟喬木古臺荒。下見蓬瀛六月涼。過雨誰知非峽女。好風應自爲襄王。歡來未放流年老。事去郤尊陳迹傷。飄泊兩遊未能返。興來回首獨淒涼。

和即事

溪如圓壍木如城。魚鳥從游信此情。噪雀踏枝飛尙裊。仰荷承雨側還傾。彈琴廢久重尋譜。種藥求多旋記名。于世久判無妙策。直應歸學老農耕。

自海至楚途次寄馬全玉八首

迂疏擬抱獨君知。杖拂親依即我師。一句未能參妙道。數篇空復說新詩。子方奮迅雲間翮。我厭追隨世上兒。安得巖坰兩如志。銅餅烏几爲君攜。

蕭蕭柳岸野風秋。虹掛前山晚雨收。回首孤城空綠樹。滿川斜日放歸舟。年來雙淚供愁盡。老去勞生鬢日休。試問故人思我否。夢魂猶在海邊州。

高城欲去更徘徊。病眼登臨強一開。風物盡爲愁裏景。山川疑是夢中來。此生雙鬢何勞白。未老塵心可得灰。欲把煩愁付杯酒。祇應消夢待尊罍。

生涯飄泊一航輕。浩蕩晴川送我行。北望山河連海遠。南來風月近淮清。人家稻熟豐年滿。澤國天高秋意生。惟有羈愁消不得。登臨淸淚落如傾。

少年居士正安禪。法是懷公門下傳。已解出塵金粟鏁。何妨離欲火中蓮。苦心參道嗟予晚。極口隨機特子憐。君許維揚傍仁里。一廛須買許行田。

蕭蕭晚雨向風斜。村遠荒涼三四家。野色連雲迷稼穡。秋聲催曉起蒹葭。愁如夜月長隨客。身似飛鴻不記家。極目相望何處是。海天無際落殘霞。

二年海角寄東城。歲久移居亦有情。去路山川嗟我遠。舊時風月爲誰清。一廛受地今難繼。三徑懷歸久欲耕。何日山林有茅屋。百年無復問功名。

紫蟹雙螯薦客盤。傾來無覺酒壺乾。雨多澤國蒲魚美。秋至楚天風露寒。老去論交嗟我晚。尊前一笑信君歡。紅蓮幕下無書檄。剩寄新詩滿卷看。

夏日三首

長夏江村風日淸。簷牙燕雀已生成。蝶衣曬粉花枝午。蛛網添絲屋角晴。落落疏簾邀月影。嘈嘈虛枕納溪聲。久拚兩鬢如霜雪。直欲樵漁過此生。

黃鸝翠幕斷飛蠅。午影當軒睡未興。枕穩海魚鐫紫石。扇涼山雪畫靑繒。廊陰日轉雕欄樹。坐冷風生玉盌冰。滿案詩書塵蠹甚。故應疏懶過炎蒸。

蔂徑瓜畦經雨涼。白衫烏帽野人裝。幽花避日房房斂。翠樹含風葉葉涼。甕拙久拚藏姓字。致身安事巧文章。漢庭卿相皆豪傑。不遇何妨白髮郎。

和晁應之大暑書事

蓬門久閉謝來車。畏暑尤便小閣虛。青引嫩苔留鳥篆。綠垂殘葉帶蟲書。寒泉出井功何有。白羽邀涼計已疏。忍待西風一蕭颯。碧鱸斫鱠意何如。

遣興次韻和晁應之四首

老去詩書倦討論。一尊相對尙殷勤。蝦鱸放蕩狂中散。書閣蕭條老子雲。要路交親嗟隔闊。他鄉耆舊飽知聞。衰知多病頭風甚。解寄新文獨有君。

西風浙浙滿征衣。天畔危亭面翠微。雲解映山常漠漠。葉知辭樹亦依依。苦飢黃鵠猶謀食。無事輕鷗得遠飛。落日秋風滿江漢。杖藜三嘆未能歸。

夜泛孤舟淸洛津。宓妃輕步若爲親。淸涵星漢光垂地。冷覺魚龍氣近人。鏡裏悲秋雙鬢髮。馬邊隨客兩

京塵。愁心欲比東流水。袞袞無窮日日新。

蓬門鳥雀噪黃昏。歸逕牛羊各有羣。水闊蛟龍陰後出。山空虎豹夜深聞。西來客引秦川雨。雨去秋連楚澤雲。唐漢廢興無處問。西風禾黍但邱墳。

自巴河至蘄陽口道中得二詩示仲達與秬同賦

落月娟娟墮半環。嘔啞鳴艣轉荒灣。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帶山。旅食每愁村市散。近秋已覺暑衣單。自憐老病心兒女。三日離家已念還。

浩浩渾流卷白沙。中流鼓楫四無涯。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雨足川原豐稻栽。日斜鷗鷺滿蒹葭。長年怕作扁舟客。賴有高談一笑譁。

離蘄陽守風林皋方盧風壯晚未知所止俄頃風息一食頃宿富池作詩示同行

老怕風波見輒驚。賴逢談笑慰危情。縱觀雲嶺屏風合。坐見濤江鏡面平。淹速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得扁舟作此行。

離富池望廬岳是日入夾口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飲殘桑落蒸雲暮。臥冷桃笙楚雨秋。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二十三日即事

巳逢娬媚散花峽。不怕艱危道士磯。啼鳥似逢人勸酒。好山如爲我開眉。風標公子驚得意。跋扈將軍風斂威。到舍將何作歸遺。江山收得一囊詩。

渡洛因泛舟東下數里頗憶淮上

沄沄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輕鳥竟隨青嶂去。亂波爭泛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淸淮。

縣齋

只合門如野叟家。市朝聲利苦喧譁。但知得醉頻沽酒。何處逢春不見花。暗樹五更雞報曉。晚庭三疊鼓催衙。知君宰邑端無事。吟笑何妨到暮鴉。

和周廉彥

天光不動晚雲垂。芳草初長襯馬蹄。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花開有客時攜酒。門冷無車出畏泥。修禊洛濱期一醉。天津春浪綠浮堤。

春日遣興二首

流光向老惜芳菲。搔首悲歌心事違。野綠染成延晝永。亂紅吹盡放春歸。荆榛廢苑人閒牧。風雨空城鳥夜飛。蹤迹一番桃李盡。可憐桑柘有光輝。

日烘烟柳軟于絲。桃李成塵綠滿枝。芳草有情隨處好。落花無賴信風吹。關心傷感知何處。過眼芳菲能

幾時。一病春來妨痛飲。遣愁惟有强裁詩。

錢仲珣追船及陳留

野岸南風百草長。沄沄汳水卷沙黃。扁舟轉柁迷城市。送客追船羅酒漿。休唱陽關傷遠別。所欣輩來入新堂。宦名疑晚君無悶。便得封侯鬢已蒼。

遣興次韻和晁應之四首

日落村墟烟靄清。草根促織晚先鳴。華山袞袞望中去。新月娟娟愁裏生。暗峽風雲秋慘淡。高城河漢夜分明。寄書故國還羞澀。白首蕭條老病嬰。

洛陽宮殿鎖埃塵。翠輦東巡幾度春。雙闕曉雲連太室。九門晴影動天津。地藏寶鼎寧無恙。龍護靈書固有神。遊豫此時期聖主。保釐從古仗元臣。

女几山前雲雨收。五更星斗轉西樓。蒼蒼淡月關河曉。裊裊西風觀閣秋。獨鶴有求時飲啄。孤雲無事任沈浮。可憐白髮張公子。遙望西山歌四愁。

露下風悲螢火流。周南羈客意悠悠。山川老去三年淚。關塞秋來萬里愁。慣逐衙魚語異俗。每因霜月夢滄洲。一拋硯井雙蓬鬢。天畔詩成獨倚樓。

新霽

園門幾日斷行蹤。新霽欣然路小通。晚巷有情開宿雨。長林盡日舞高風。后皇佳植誇無橘。鸞鳳求棲亦有桐。不惜園林娛逐客。此情誰似主人翁。

與李文舉登夢野亭

樽俎相逢散百憂。雖非吾土共登樓。天邊雲送荆王雨。江上楓彫宋玉秋。華髮不堪懷故國。清杯相與散牢愁。淸談七澤誰强健。莫學騷人賦遠遊。

登夢野亭懷舊

曾上高臺望翠微。重來悲嘆客難期。章華蒼莽詩無處。雲夢逶迤塞更遲。墨客多情曾痛飲。玉簫何處弄妍詞。請君點檢當時事。只應朱顏非舊時。

北堂齋居示秬秸

窮臘貧家絺綌單。可堪過雨夜堂寒。屏除葷酒神應爽。談笑詩書樂未闌。淨境眼前無俗物。清都夢到有飛翰。雞鳴月落紙窗白。疑是從天鳳馭還。

送復守張坰朝奉罷歸

一夢西都十二年。竟陵相遇各華顛。風流家世仁人後。愷悌歌謠楚俗傳。學道愛君甘淡薄。倦遊嗟我久留連。自憐江上傷春眼。不待琵琶已泫然。

歲日同郡官朝天觀回偶成

清曉琳宮拜謁還。駝裘猶怯夜霜寒。春生七澤蒼茫外。日上三山縹緲間。投老埃塵從馬後。異時班綴近

龍顏。人間倚伏誰能料。一酌芳醪與未闌。

僦居小室之西有隙地不滿十步新歲後稍暖每開戶春色闖進戲名其戶曰嬉春因爲此詩

蒼苔老榆已消雪。冉冉烟蕪欲鬭妍。圂得青春數畝地。斷將平楚一方天。春風入戶如相覓。新月低窗最可憐。老子婆娑便終日。一壺春酒與周旋。

發安化回望黃州山

流落江湖四見春。天恩復與兩朱輪。幾年魚鳥眞相得。從此江山是故人。碧落已瞻新日月。故園好在舊交親。此生已免嘲傖父。莫遡北風京洛塵。

發雲山近岐亭望光蔡接壤氏

白草黃茅閒瘦田。郊原殘暑已蕭然。澤連楚夢悲秋野。山近堯封望日天。濃綠道陂鋪晚稼。幽香秋水折殘蓮。熱行更徒相如渴。悵望華陵陸子泉。

贈僧介然

寒窗寫就碧雲篇。客至研茶手自煎。儒佛故應同是道。詩書本自不妨禪。長松千尺巢雲鶴。寒嶠三更嘯月猿。請以篇章爲佛事。要觀半偈走人天。

寄子由二首

萬里歸來眞得仙。七年黔望漫悄悄。安閒舊得還丹訣。著論新成古史編。應接強顏聊復爾。是非袖手獨

超然。門人白首侯芭在。眷戀微官愧昔賢。

文席他年聞至言。艱難不敢墜周旋。文詞老去眞何益。道妙平生薄有緣。人事眼前惟欲睡。丹經肘後更難傳。淸秋一室林泉好。灑學思爲杖屨先。

臥病月餘呈子由二首

鄰室悠悠昏復朝。強披莊子說逍遙。四禪未到風猶梗。九轉無功火不燒。學道若爲調鹿馬。是身不實似芭蕉。丹砂赤箭功何有。想聽淸言意自消。

風葉鳴窗已復朝。曉回歸夢故山遙。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熒敗葉燒。閉戶獨依寒蟋蟀。移牀近就雨芭蕉。雪深更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易消。

次韻李哲楷教授九日見贈

滿酌聊須菊蕊黃。登高仍在太山陽。笑談佳節賓朋集。詩酒淸歡興味長。倦客得閒聊欲飲。老人雖醉不成狂。先生莫嘆鹽驥久。行見高才穎出囊。

謁太昊祠

千里乘精帝道尊。神祠近正國西門。風搖廣殿松杉老。雨入修廊羽衛昏。日落狐狸號草莽。年豐父老薦雞豚。荒遊響落今誰在。鹿蹟茫茫字半存。

上元後步西園

物態欣欣換舊年。收燈城市卻蕭然。風光欲到冰霜樹。日月初回雨露天。近水遠山情脈脈。碧雲芳草思綿綿。酬春欲辦千缸酒。灑掃花前作醉眠。

上元思京並舊遊二首

萬雉春城遶絳霄。上元雕輦盛遊遨。遲遲瑞日低彤輦。燁燁榮光上赭袍。雲卷珠簾開綵雉。山盤玉闕枕仙鼇。長安一別將華髮。溪竹山城夜寂寥。

九門燈火夜交光。羅綺風來撲面香。信馬恣穿深柳巷。隨身偸看隔簾妝。身拘薄宦安知樂。心逐流年暗減狂。閭滯山城吳呀噪。貂蟬從古屬金張。

隨計當年寄玉京。一時交結盡豪英。倒觥凌亂迷籌飲。醉帽欹斜並轡行。仕路飛騰輸俊傑。山城憔悴感功名。佳辰彊酌消愁酒。寒竹蕭蕭月正明。

文周翰惠酒以詩謝之

一夢東都白髮新。天涯同是弔靈均。讀書久誤平生事。飲酒聊娛現在身。漢上臥龍新得雨。江邊飢雁晚知春。黃壚相見應相問。爲道眞成澤畔人。（原注時周翰自漢陽移陝與師是爲代予亦自復移倅齊安眞多循故云）

金陵懷古

控帶洪流古帝城。欲尋舊事半榛荊。六朝山色情終在。千古江聲恨未平。設險邱陵荒草草。帶城桑柘接新耕。十年重到無人問。獨立東風一愴情。

都梁夜景（原注汴上亭名）

浩浩黃流注渺漫。南山峰嶺對巑岏。青燈覆地嚴城夜。白月當天雁上寒。酒市歌呼迷客醉。畫樓燈火暗更殘。扁舟老客無餘事。擁褐高眠夜未闌。

大暑戲贈希古

去年揮汗對淮流。寒暑那知復一周。土潤何妨兼伏暑。火流行看放淸秋。鬢鬚總白難相笑。觀廟俱閒好並遊。只怕樽前論酒量。一揮百醆不言休。

春晚有感

洛川三月鶻鵃鳴。游絮縈空塵不驚。茸茸草色鋪風軟。點點楊花著水輕。何處浮雲度天末。不妨微雨破春晴。江南有客增歸思。悵望汀洲蘋芷生。

七月十五日希古生日以詩爲壽

蒼顏白髮老祠官。邂逅淮陽一笑歡。且可鯨吞巵滿酒。行看鵲立豸擎冠。壽觴滿對秋風舉。生日欣逢伏暑闌。閱世祝公松柏壽。從來霜雪不能寒。

中秋無月戲呈希古年兄

放逐江湖一釣舟。蕭條故國又逢秋。炎涼始信來如舊。歲月相催逝不留。日落千蛩喧戶牖。風高一雁下

汀洲。地無積潦嬉華好。誰買新醪作夜遊。

病肺齒痛對雪

擁庭晴雪照高堂。臥病悠悠歷舉觴。肺疾僅同園令渴。齒傷不爲幼輿狂。交飛翠斝知誰醉。獨嗅烏巾謾舊香。惟有烹茶心未厭。故知淡薄味能長。

泊舟都梁亭二首

旅枕無眠客夢勞。五更旁舍一雞號。汴淮水闊浮梁小。城郭霜晴寶塔高。梅鎖冷香通雀啄。水翻新綠出漁篙。君恩許作還鄉客。肯對江醨賦廣騷。

微春已動陳根綠。晴日初流大澤澌。客路苦寒惟飲酒。老年便煖屢添衣。霜林背日梅遲折。冰渚知春雁早飛。江上三年陳迹在。年年穿竹摘梅時。

都梁雪天晚望

浮梁淮面欲飛騰。金碧浮屠間玉層。古岸蕭條風卷雪。長河咽絕水浮冰。西連淮汴幾年客。附蹬塵埃一老僧。聞道都梁梅未折。可隨桃李畏嚴凝。

大雪中李提舉惠玻璃泉兩榼二首

南山春雪凍雲凝。暗火青燈急霰聲。栗烈幾年新慶雪。玻璃美酒舊知名。飢腸未慣猶空吼。凍臉何知輒妄頳。隱忍且須斟一榼。晴明待作探梅行。

峯高凍雪埋蒼玉。河靜黃沙咽濁流。嗟我殘年爲遠客。煩君雙榼散羈愁。屠蘇製歲將傳盞。綵勝宜春欲插頭。痛飲須知謀日富。無田何用慶來麰。

戲贈張嘉甫

鐵鎖沉淵誰敢干。堵中古佛澹無言。歲窮故里何時到。舟泊危亭盡日閒。博士齏鹽稀把酒。腐儒冰葛慣衝寒。籃輿未怯浮梁險。與發猶能走馬鞍。

舟中書事

久客寧知行路難。鏡中霜鬢不須看。山川積雪堅冰地。舟楫長淮古汳間。餽費主人勤俗禮。書來故里勸加餐。北歸漸踏塵埃道。盡日危亭且看山。

戲同小兒作望南京內門

別都制度擬王畿。雙闕岧嶤望太微。萬乘旂常雖望幸。九天樓觀自相輝。百年龍虎興王氣。萬雉金湯却敵威。一夢江南尚淹泊。風塵似欲變征衣。

同棨子邕登石家寺閣

高樓南望一傷神。鷄鶩東風萬里春。地闊山川圍白日。天低觀闕近浮雲。驚心鳥語知時好。照眼花枝舊遺新。不是蓴羹勝羊酪。素衣眞怕洛陽塵。

不出偶成二首

老人杖屨一茅亭。花謝西園不復扃。翠被一方都蓋覆。紅妝數子尙娉婷。可憐鶯蝶狂都歇。頗覺風雲意有營。聞說陂田雨三尺。遶城釃水種春秔。

結茅亭下小池新。積雨通溝灩晚春。風掠塵埃出明鏡。影吞林木臥靑雲。泥中蘋藻生無數。江上鳧鷖坐得聞。大液漸臺深斗極。乘閒杖屨得相親。

和李令放稅

晚田既廢麥初耕。冠蓋侵星獨出城。但見飢寒號歲晚。不聞簫鼓賽秋成。倉無農父千斯慶。稅比周人什一經。撫字從來須守令。莫辜聖世念疲氓。

贈无咎

快哉亭下水連城。落日斷霞相映明。人在江籬尊俎裏。詩從揮麈笑談生。揚州何遜風流在。江夏黃香句法清。（按此下脫二句。）

柯山集卷十八

七言律詩

萬松亭有感

犖确山行穿翠微。石雲秋露濕秋衣。朦朧小睡還成夢。諷咏新詩且療饑。千里歸來人事改。四年辛苦舊容非。秖應亭下靑雲蓋。依舊蒼腰錢十圍。

送壻陳景初還錢塘

乃翁風節老彌堅。嗣子淸修學有傳。爲愛詩書賢事業。肯羞葛練拙包纏。經年上國勞歸夢。一棹寒流放去船。俛讀陳編勤筆硯。書來寄我好文編。

登縣弧城感吳李事

將軍戈甲從天下。丞相旌旗匝地來。堪笑怒螳猶強臂。不知蟄戶欲驚雷。咄嗟武相深冤洗。指顧山東逆境開。吏部聲名千古在。段碑何號臥蒼苔。（原註韓碑既磨復命段文昌撰段碑不復見）

二月十七日欲招客飲而風霾不果有作

欲攜佳客燕高堂。園館春風又作狂。猶挾冰霜餘意氣。未分桃李好風光。靑山無賴藏雲岫。流水生波豔

野塘。不飲何妨還燕坐。閉門掃地獨焚香。

鴻軒下有薔薇予初至時生意蓋僅存耳予爲灌溉壅護今年春遂大盛仲春著花數百萼大幾如芍藥丰盛妍麗頃所未見也余有黃州之行酌酒賞別

堂下薔薇親灌溉。辛勤纔見一春花。時如轉轂無停軌。客似飛鴻不定家。一歲相邀伴寂寞。明年誰復對芳華。驅車又向黃州去。風月相望一嘆嗟。

早登望嵩樓望少室雪畏風不敢招客

臨汝城中春雪消。望嵩樓上對岧嶢。已披氛霧呈孤秀。未許春寒上泬寥。子晉玉笙如不隔。浮邱仙袂欲相招。便思喚客同淸賞。苦畏春風入敝貂。

下春風嶺

東歸已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人事水泡能幾日。流光駒隙卻搖旌。居人落落多新屋。行店依依認舊程。世事飽諳身已老。區區來往笑浮生。

江亭別故人

津亭把酒燕西東。無復餘花一口紅。盤爭一春荒積雨。長淮千里怨東風。休談世事循環外。且寄騷愁醉眼中。船鼓已鳴帆纜起。客行何事亦匆匆。

讀黃魯直詩

江南宿草一荒邱。試讀遺編涕不收。不踐前人舊行迹。獨驚斯世擅風流。一簪華髮江邊客。萬里黃茅嶺外州。虎豹磨牙九關邃。重華可訴且南遊。（原注辛巳歲魯直見予黃州江上）

登城享廟

靈祠孤絕壓城頭。下瞰清漪一曲流。盡日風埃昏几席。有時簫鼓祭春秋。西瞻太昊祠千樹。北望對君土一邱。旅客登臨一長望。春心容易起騷愁。

奉議楊君予姊丈也廉靜樂道不交世俗遺道微妙自得不耀未六十而終予實銘其墓其子克一又纂其遺文求書卷末懷想平昔不知涕之橫集也

楊君冢木已蕭蕭。筆墨遺文久寂寥。墮淚交親悲宿草。長飢奴僕守空瓢。平生好事誰能繼。後世高名肯已消。欲酌一杯澆泉隧。遺魂楚些倘能招。

老舅寓陳諸況不能盡布以二詩代書得閒爲和佳也

欲知老子居陳事。古寺蕭條屋數楹。幸免絕糧慚孔聖。更無環堵羨淵明。參差拙計何曾是。寵辱浮雲無可驚。斷送光陰須美酒。惟應此事費經營。

浮生已老付悠悠。未免飢寒目下憂。全仗黃庭能卻老。那堪白髮更悲秋。所欣耳界常清淨。漸放心君得自由。壘塊苦消消未盡每逢風月亦開愁。

贈鄭老

（案首句脫四字）極蒸嘘。念子柯山守舊廬。宦更今無僧送米。（案此下脫四字）寅微秈。上言自爲心應恥。扶策躬耕計未疏。虎豹九關今肅穆。千門行看曳長裾。

仲夏

雲間趙盾益可畏。淵底武侯方熟眠。若無一雨爲施澤。直恐三伏使欲然。尋商酤酒有底急。東帶坐曹眞欲顛。平生不解作熱客。且復俛首窺陳編。

過泗州推官王永年致仕還鄉王年四十而致仕士大夫所少也

爲憶田園便拂衣。休官退勇似君稀。塵埃擺脫青衫去。閭里驚嗟白髮稀。兩畝稻粱仍歲熟。舊山芝朮入秋肥。百年從此皆閒日。寄語人間浪是非。

依韻和范三登淮亭

身如客雁寄汀洲。北望休登王粲樓。殘雪朔風驚歲晚。早梅新柳動春愁。免遭斤斧甘無用。敢向波濤較善游。奔走塵埃欲歸去。勒移恐作故山羞。

離山陽入都寄仲車

孤城芳樹碧層層。村落黃昏只見燈。廻首事如前夕夢。出門心似下山僧。仕求行道時難偶。意欲謀閒力不能。寄語東皋多釀酒。待予歸日解行縢。

題淮陰孫簿壁

荒涼官舍對淮流。樽酒相逢爲少留。夾道老榆鴉哺子。隔墻芳草牧呼牛。渡頭人散前村市。天際帆來何處舟。自古詩人最多感。新篇應解寫騷愁。

題洪澤亭

三年淮海飄萍客。今日亭邊再艤舟。人似垂楊隨日老。事如流水幾時休。閒於萬事常難得。仕以爲生最拙謀。此世定知猶幾至。邅邅奔走欲何求。

宿泗州戒壇院

樓上鳴鐘鬥夜扃。風簷送雨入疏櫺。老僧坐睡依深壁。童子持經守暗燈。千里塵埃長旅泊。五年憂患困侵陵。誰知避世天然子。一見禪翁便服膺。（原注天然丹霞也）

宿柳子觀音寺

黃塵滿道客衣穿。古寺荒涼暫息肩。倦體收來便穩榻。汗顏濯去快寒泉。歸僧治飯挑蔬至。童子攜茶對客煎。夜久月高風鐸響。木魚呼覺五更眠。

寄滁州鄧子發同年二首

夫子才豪官尙卑。窮城冷落有誰知。莫嫌五斗軒高興。且與青山賦好詩。得失可齊陶令酒。功名休問蜀莊蓍。三年流落甘憂患。一笑何當慰別離。

年來萬事付禪宗。兩鬢雖青心已翁。欲借一廛希許子。更將五斗繼無功。春來行樂君應厭。老去裁詩我

未工.開道琅邪山色好.爲題新句寄清風.

雁

知時避就物之難.千里蕭蕭振羽翰.水國稻收朝食乏.海天霜重夜飛寒.烟雲秋去南山暖.風日春歸朔野寬.九萬騰陵那可測.弋人矰繳謾多端.

己未早春有感

南國柳黃鶯未知.人情何事感春遲.雪抽宿麥晴來葉.雨長枯榆曉後枝.載酒有誰尋寂寞.受薪只合學支離.近知壁觀安心法.亦擬平治不作詩.

同袁思正諸公登楚州東園樓

杖藜蕭颯對雲沙.白首逢春只歎嗟.身老易傷千里目.眼驚還見一年花.地平曠野連雲直.天帶清淮向海斜.尚有風光供醉筆.我生詩酒是生涯.

和宏父新秋詩

年年庭下梧桐葉.長爲騷人先報秋.已驚歲月悲霜鬢.更望山川歌四愁.浮生百感漫自苦.一醉萬慮同時休.瀛洲仙客莫惆悵.直泛三山烟浪舟.

送江瞻道之汝陰尉

少年相見已蹉跎.千里分攜可奈何.世路險艱知子少.人間憂患屬予多.二年窮巷山陽客.一棹秋風潁水波.我爲離居感身世.援琴西望獨悲歌.

同周楚望飲華園

杖藜攜手踏青苔.瀟灑池亭爲客開.柳色漸經秋雨暗.荷香時與好風來.斜陽似欲催詩句.新月邀將入酒杯.身世已甘長寂寞.忘形賴有子徘徊.

登楚望北樓

裊裊危樓百尺梯.秋風有客獨攀躋.路窮流水遠更遠.目斷夕陽西復西.簾卷似迎輕燕入.柳深時有暗蟬嘶.洞庭落葉悲騷客.鶗鴂何勞著意啼.

赴官壽安泛汴二首

西來秋興日蕭條.昨夜新霜綴縕袍.開遍菊花殘蕊盡.落餘寒水舊痕高.蕭蕭官樹皆黃葉.處處村旗有濁醪.老補一官西入洛.幸聞山水頗風騷.

落泊雲隨宿雨開.西風似與早寒催.曉天雁起平沙去.霜岸風鳴敗葉來.擾擾勞生移歲月.紛紛過眼旋塵埃.求田問舍真良策.功業應須與命偕.

過少室

驅車繼日未知勞.翠靄嵐光下褐袍.日暖峯巒開少室.雪餘松柏近嵩高.山行歲晚風霜苦.地勢西來氣象豪.勝事欲收紛滿目.烟霞深處欲誅茅.

寄蔡彥規兼謝惠酥梨二首

自煮新酥觀旋開.秦霜猶汙紫梨腮.舊園歌舞唐宮廢.灌頂醍醐佛國來.寄我遠傳千里意.憾君不舉百分杯.西來新味饒鄉思.淮蟹湖魚幾日廻.

洛川北岸錦屛西.竹樹蕭蕭面翠微.風月有情常似舊.山川信美不如歸.文章送老甘無用.魚鳥從游久息機.寄語長安倦游客.年來何事素書稀.

三鄉懷古

清洛東流去不還.漢唐遺事有無閒.廟荒古木連空谷.宮廢春蕪入亂山.（原注，光武祠連昌宮）南陌絮飛人寂寂.空城花落鳥關關.登臨幾度遊人老.又對東風鬢欲斑.

壽安懷古

韓王積甲事空傳.子晉吹笙去不還.千里荒蕪山色在.百年興廢水聲間.雉飛隴麥新耕地.花落叢祠舊戰關.旅宦遠遊仍弔古.苦無樽酒奈愁顏.

水軒書事招壽安倅友

官閒不覺簿書勞.一簟清風午枕高.靜拂小屏圖女几.就書新竹記離騷.城空關雉孤飛健.柳暗雛鶯學語嬌.東縣官曹誰過我.欲沽村酒具山庖.

連昌宮

長安王氣已消磨.弔古遺墟恨愴多.宮殿成塵新草木.邱陵無主故山河.雨餘耕隴尋遺寶.夜靜溪泉響細波.才子已銷泉下骨.百年獨諷舊時歌.

觀洛漲

雨鎖山川晝不開.洛波一夕漲如催.西來勢蹴諸山動.東轉聲包厚地迴.一片曉光吳陣甲.萬（案此下脫二字）鬱會稽雷.何人共此乘桴志.直到蓬瀛亦壯哉.

芳華閣

玉仗無蹤輦路摧.舊名猶得榜高臺.月斜曉樹鳴鶗鴂.日暖春蕪放雉媒.清洛夜聲縈谷轉.錦屏晴色照人來.淒涼滿眼興亡恨.誰是蕪城作賦才.

福昌雜詠五首

張翰飄然欲鱠鱸.周南久客意何如.風悲故國荊榛地.日落空城雉兔墟.明月擣衣聞洛杵.故人憑雁寄南書.旅歌辛苦空彈鋏.誰念朝盤未食魚.

東望川原拱別都.漢唐冠蓋已邱墟.地橫嵩少雄中夏.天險轘轅困萬夫.宮殿荒涼興廢恨.山河慘淡戰爭餘.登臨不見淮南道.只有風塵滿客裾.

乘雲飛去不辭家.女几荒祠一逕斜.溪入亂雲鳴佩玦.樹蟠蒼石老龍蛇.夜寒玉鏡懸清月.天碧霓衣曳彩霞.陵谷易遷塵骨老.衰顏更欲服丹砂.

天倚岡巒翠萬重。倚樓搔首更書空。莓苔古屋荒秋雨。草木空山起夜風。漢吊北來遊塞雁。楚招南望憶江楓。塵埃流落悲生事。白髮年來擬見攻。

滿目淒涼供客愁。斷霞殘照想滄洲。風雲蕭瑟三川夜。星斗縱橫萬壑秋。騎省衰遲空作賦。荊蠻羇滯感登樓。迷魂不待巫陽些。自有騷詞繼遠遊。

福昌

故苑芳華路已迷。連昌宮闕露沾衣。繁華冠蓋當時事。戰伐山河萬古悲。野色蒼涼新雨地。秋聲蕭瑟夕陽枝。塵埃未有東歸計。天畔登臨且賦詩。

牛谷口

十萬奔師一戰擒。谷盤蒼硤路幽深。淒涼今古興亡事。遼闊英雄割據心。張洛暮連諸谷雨。秋雲低抱半山陰。文皇功業今何處。磨滅荒碑蔓草侵。

歸馬二首

歸馬駸駸不受鞭。晩霞如畫照晴川。蕭疏黃葉孤舟岸。零落秋雲斷雁天。臨水登山悲楚客。烹雞酌酒愛諸仙。任從老逐霜毛至。莫遣愁來玉鬢邊。

蕭蕭雙鬢獨驚秋。病眼天邊暮倚樓。已老馮唐猶不遇。思歸庾信正多愁。溪通積雨流方壯。山入重雲翠未休。一夢淮南經歲別。菊林還向洛陽浮。

官舍歲暮感懷書事五首

街鼓鼕鼕送夕陽。經時無客上高堂。淵明柳老秋多雨。子敬氈寒夜有霜。山樹葉稀晴摘果。齋爐灰暖曉焚香。經綸自有英雄在。閑散須教屬漫郎。

脩竹高槐夾陋門。公居瀟灑近山雲。醉眠多似陶彭澤。官況貧于鄭廣文。秋菊擷殘供曉餌。寒松收子和香焚。經年門巷無車馬。只有清風伴此君。

霜菊娟娟尙有花。蕭條廳樹暮啼鴉。萬竿脩竹關侯府。十里青山隱相家。麋鹿並遊諧野性。詩書相對是生涯。冷官自有貧中樂。敢向朱門肉食誇。

北風吹雁去翩翩。流滯周南又一年。田爲歲荒陶令秫。酒無人乞廣文錢。香籠鉢水清晨咒。坐煖蒲團後夜禪。更謝晴明好山色。數峰殘雪在簷前。

筆牀茶竈素圍屛。瀟灑幽齋燈火明。木落風霜初十月。坐寒星斗欲三更。消磨永夜書盈案。分付閑愁酒滿觥。於世愈疏身漸老。官閒何苦厭山城。

望女几雪

萬載高攢女几晴。巻羅初見雪崢嶸。光迎曉日峰千疊。氣入陰風夜五更。晴色北臨秦甸白。寒威東抱洛陽清。坐看溝壑承餘澤。付與春田次第耕。

永濟橋

墟廟無人弔毀垣。故橋遺址至今存。侵波野岸生新草。齧石老沙留舊痕。金殿有基成兔穴。玉輿無路半樵村。甘棠古道輪蹄斷。落日空山暮雨昏。

雪晴野望

蕭蕭空谷隱山雲。渡水人歸何處村。樵逕雪迷唐苑路。鳥聲寒集漢祠門。公堂吏散惟脩竹。近嶺林疏見飮猿。客坐無氈君莫笑。陶潛亦有酒盈樽。

福昌南望

朝市推遷不復還。暮雲平野水潺潺。山川寂寞繁華後。都邑蕭條魚鳥閒。鶴去千年無故老。仙棊一局換人間。興亡今古知何極。莫向雍琴妄慘顏。

戒醉

平生嗜酒愛離騷。痛飮須知屬我曹。仕宦低回要斗粟。功名迂闊欲霜毛。直須減省樽罍費。莫厭沈迷簿領勞。醉吐相茵君勿恃。丙公遺事久寥寥。

醉宿慈氏院晨起

痛飮淋漓半夜醒。披衣坐待曉窗明。風松一夕清無限。爐火三更煖有情。孤閣鳴鐘天曙慘。塞山戴雪晩崢嶸。年來漸向深杯怯。強學劉伶欲解酲。

梅花

北風萬木正蒼蒼。獨占新春第一芳。調鼎自期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月娥服馭無非素。玉女精神不尙粧。洛岸苦寒相見晩。曉來魂夢到江鄉。

送丁宣德赴邕州僉判

邕南亭障久消兵。莫厭扁舟萬里行。嶺外山川從古秀。幕中談笑屬時平。天連漲海鵰飛近。風卷孤城颶母生。勿爲跕鳶思款段。古來男子重功名。

同陳器之題迎福院軒

東風吹面酒盈樽。臘後一番梅柳新。殘雪作寒山向晩。橫煙不動野浮春。地居京洛豪華氣。川帶秦韓戰伐塵。今古悠悠君莫問。秪應沈醉是天眞。

春陰二首

漠漠重雲向晩低。臘寒新去有餘威。風稍澀酒難開幌。潤引爐香易著衣。把酒自傾金錯落。探春誰汚錦障泥。山城冷落無歌舞。只有芳醪取次攜。

深樹冥冥鎖暮雲。晩山愁黛對含顰。不甘小雪猶妨暖。長恨閒陰每占春。寶帶金貂俠少客。鈿車珂馬帝京塵。王城自古繁華地。回首高歌悵望頻。

寒食贈遊客

陰陰翠幕映雕欄。一縷微香寶篆殘。寒食園林三月近。落花風雨五更寒。箏調寶柱絃初穩。酒滿金壺飲

未乾。明日踏青郊外去。綠楊門巷繫雕鞍。

登穀州故城

接扼兵屯事已遼。頹敧道堞隱蓬蒿。春蕪滿野牛羊散。秋稼連雲雉兔驕。苔臥斷碑昏故刻。雨飄殘枿帶餘燒。入關興廢知何極。莫謂荊榛便寂寥。

東池

東池容春風景妍。汩汩淺渠鳴翻泉。菖蒲遶隄青似劍。荷葉出水大如錢。薔薇著花方未已。楊柳飛絮任飄然。鄰翁芍藥正足雨。預計開時須醉眠。

暮春贈陳器之

牡丹開過解鞦韆。鶗鴂鳴時三月天。盡日好風吹絮雪。一池春水泛蓮錢。溪邊蒲筍供朝飯。堂上圖書伴晝眠。端坐窮城何所得。只收風月入新篇。

離光山驛

郵亭結束鬬殘更。斜月西南雞未鳴。草草勞人常少睡。蘇蘇遠道苦無情。田家稔熟人情好。野路雨餘秋氣清。老得一州藏拙去。鷄黍豪閭盡豪英。

內生日

從我奔馳走四方。清貧殊不厭糟糠。黔婁環堵貧常醉。壽母高堂老亦康。夷險百為吾有命。窮通一意子真剛。今年生日心無事。好為兒孫舉壽觴。

次韻張公遠二首

襄王坐上微詞客。子建東前步水妃。曾過低鬟流盼處。爭先含笑獨來時。東邊日下終無雨。闕上書時合有碑。腸斷吳王烟水國。扁舟何日逐鴟夷。

平淡春雲捧額淨。秋光劍戟近人流。無腸可斷方為恨。有藥能治不是愁。可待挑琴知有術。未傳竊豆更無謀。遙知添得春宵夢。尤在檐前燭下廋。

柯山集卷十九

七言律詩

和陳器之詠王遇池牡丹

十首新詩換牡丹。故邀春色入深山。御袍黃粉天然薄。醉臉胭脂分外殷。（原注。所傳牡丹。有御袍黃。添色紅二種。）開晚東君留意厚。（原注。奇者開常晚。）落遲晴晝伴春閒。（原注。洛人以幕障花。可留半月。）狂來滿插烏紗帽。未擬尊前感鬢斑。

和聞鶯

冉冉東風萬柳絲。嚶鶯常自與春期。妝殘玉枕朝醒後。繡倦紗窗晝夢時。文羽自奇非谷隱。好音應合有人知。風流潘令多才思。為爾春來幾首詩。

同器之遊大宋陂值雨

微雲減日晚陰陰。春去餘芳尚可尋。詩倚醉豪迷卷寫。酒逢勍敵百分斟。山光左右雙屏啟。雨腳崢嶸萬羽林。沙路晚晴歸馬疾。一梳新月上烟岑。

和陳器之苦雨

急雨淒風未肯歸。三川烟樹遠淒迷。亂山張溆千霆怒。到地重雲萬疊低。擾擾泥塗同野鶩。蕭蕭昏曉聽鄰雞。為君一借扶搖便。靜掃平郊散馬蹄。

依韻和晁十七見招之什

斷送春光洒茜蒨。敢辭羸馬為君驅。桑田日暖鳩呼婦。楊柳葉深鶯哺雛。詩冷有情尋水石。年豐無盜起萑蒲。河陽潘令風騷客。醉倒樽前許我無。

鹿仙山

溪清山秀隱神仙。乘鹿真人去幾年。天地壺中無客到。方書肘後有誰傳。秦皇採藥迷蓬島。漢武燒金得紫烟。真境寥寥在何處。未容塵世妄攀緣。

寄晁應之二首

強讀詩書欸白頭。一官飄泊寄東周。匏瓜有繫身難去。人是無音境更幽。晚接賢豪寬病思。老將文字寫離憂。相思一夕君談笑。夢斷雲山相對愁。

瑜珥瑤環粲眼明。碧梧翠竹照人清。同車汲黯今難忮。挾彈潘郎舊有名。自是風流發家世。行看談笑取公卿。塵埃落魄誰如我。一事無成白髮生。

喬木

舍北參天喬木長。依憑清蔭護高堂。鳥啼杳杳重陰合。風到翩翩翠葉涼。已許孤高凌夏日。不妨堅老要秋霜。投身廢鹿無人地。非爾煩寃未易忘。

竹堂

誰道清貧守冷官。遶家十萬翠琅玕。直應流水深相與。不待清風已自寒。學得鳳鳴真自許。化成龍去不終蟠。知在何世無來者。可是王郎獨與歡。

夏日二首

詩書老去信無功。儉得閒官許養慵。山影當庭初轉日。水聲穿竹自來風。晚催萱蘗昏還斂。日射榴房午更紅。覽物賦詩成底事。蕭蕭雙鬢欲衰翁。

重雲卷雨過山來。遍洒中田到曉迴。錯落晴山移斗極。陰森晴峽宿風雷。佳人夜夜齊紈恨。騷客年年羈鵾哀。欲見清秋近消息。月明白露溼蒼苔。

至日有感二首

兩逢至日驚身老。遠寄周南覽物悲。佳節風烟長慘慘。他鄉人物自熙熙。荊榛崤澠秦關破。草樹芳華隋苑隳。（原注：隋有芳華苑在邑東。）悵望高歌一回首。茲辰樽酒莫相違。

一臥孤村兩見冬。獨搔華髮思無窮。荒山極目漫汗雪。老樹當庭昔夜風。佳節妻兒具尊酒。茅齋斟酌慰愁翁。未央曉賀瞻天冕。正在熏爐縹緲中。

歲暮福昌懷古四首

穀州故城

原北荒城舊穀州。文皇功業莽悠悠。天戈揮去開東夏。金甲歸來獻二囚。想像英姿揮日月。蒼茫故國委林邱。山川慘慘空回首。落日悲風蔓草秋。

張子房

謀臣何世不知名。誰與留侯敢抗衡。籌下興亡分楚漢。帳中談笑走韓彭。懦誅老將爭梟首。高臥成功更養生。撥亂直須希世智。乘時兒女漫縱橫。

李賀宅

少年詞筆動時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獨愛詩篇超物象。祗應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埃塵。

連昌宮

欲問興亡已慘顏。桑田滄海變人間。無情野水青春在。不動南山白日閑。伐木清溪寒斲啄。鳴禽高柳曉綿蠻。蛾眉皓齒終黃土。誰道仙宮有使還。

以病在告寄楊器之

飲冷寒中不自支。故應病骨易尪羸。老人素懶何妨臥。太守兼容得自私。雨汗欺風元自澤。火雲挾日故行遲。江樓清絕真孤負。正是齋房禁酒時。

予元豐戊午歲自楚至宋由柘城至福昌年二十有五後十年當元祐二年再過宋都追感存歿悵然有懷

宋玉臺前官柳森。十年孤客獨沾襟。白頭青鬢隔存歿。落日斷霞無古今。暮雲梁苑雁鶩暗。久泛吳船江海深。閒把悲歡嗟老眼。呼兒取酒十分斟。

宿馬莊寺

我馬衝泥倦欲仆。空村落日不逢人。開門野寺淨如掃。迎客老僧閑更真。佛案青黃園果細。齋廚汲洗野蔬新。年來到處無餘念。靜對同龕金色身。

永城道中

東行十日何所有。衰草白茅梁宋陂。大風宮樹吹半折。欲雨野雲垂不飛。十年所過半陳迹。千里獨愁懷所思。他日江湖片帆去。白頭青鏡久相期。

贈柘城簿王微之

青衫作吏苦不足。白髮生頭頗有餘。賦就相如猶滌器。（原注：王作宋都賦。）詩成賈島獨騎驢。先生五斗不折腰。漫醉一官聊適吾。自古好賢衙好色。何人朝夕駕予株。

夜泊泗上阻風雨

白雪合岸斷人迹。天黑孤城閉水關。燎火樽前初擁膝。風雲淮上欲移山。避人魚鳥那足怪。吹浪蛟龍不

自開。便使乘桴亦何事。滄波歲晚合知還。

喜七兄疾愈二首

淨名居士本非病。五禽先生能養身。家人但訝少林觀。鄉里不知顏子貧。身內固知精是藥。人間惟有道通神。喜聞漸離烏皮几。花氣晴來欲逼人。

南鄰隱士龍虎鼎。（原注、陸先生平叔、有道之士。）東寺比丘堅密身。（原注、圓明師戒行無玷。）欲知十室有信處。顧此兩賢非世人。戰勝天魔初起定。（原注、七兄已斷世緣。）寶成丹竈不妨貧。（原注、兄新悟道祕。）何時共此閑居士。紫領長衫樂社神。

送曹子方赴福建運判

平生鄰下曹公子。家世風流合有文。橫槊尙傳瞞相國。紫髯不是靑將軍。詔書寬大民何怨。刺史威嚴吏合勤。好作楚詞更下里。雲中一降武夷君。

次韻鄰居中夜飲

吳衣厭拂洛陽塵。夢寐一樽漫海濱。每願脫巾常漉酒。況逢投轄苦留賓。蒼龍挂斗寒垂夜。翡翠浮花暖作春。上界高眞足官府。追隨都屬散仙人。

送麻田吳子野還山

麻田老仙身馭風。萬里一息如飛蓬。行窮山川出天外。閱盡世界歸壺中。經過賣藥句漏客。鄉里高年南極翁。我亦有心遊八極。從公一借葛陂龍。

和光咎二首

年芳經雨能幾許。客愁得暖不肯融。眼看乳燕行已哺。手種小桃隨分紅。世情付睡莫涇渭。物態逢春舞異同。清詩賴是未禁酒。須惜紅紫轉頭空。

愛酒苦無阿堵物。尋春奈有主人家。未容黃蜂釀成蜜。已怕惡雨不容花。雲間明月誰可攬。海中蟠桃良未涯。浮名誤人不得脫。黑髮減來那復加。

和門下相公從駕幸學

繼聖文明衆藝章。儒宮傳蹕駐膠庠。地疑闕里絃歌宅。經奏周書隸古行。遣子東夷思入學。受成西旅佇來王。齊侯在泮猶歌誦。盛事須刊孔子堂。

效白體二首

功名富貴付悠悠。高臥山城又過秋。燕坐香燈爲靜侶。閒行麋鹿是同遊。靑黃草木新霜過。瀟灑溪山夜雨收。回首十年梁苑客。枉教白卻少年頭。

州貧須惜錢穀費。俗陋兼無妓樂名。幸有蒲團供燕坐。不妨藜杖助閒行。看炊香稻供齋飯。自採寒蔬試野羹。身外無營內無事。近來心氣儘和平。

效白體贈楊補之

青衫居士斷嘔血。一榻蕭然如在山。堂下黃花驚歲晚。尊中綠酒覺官閒。箇中已了一事大。鏡裏夾攻雙鬢斑。我亦久懷伊洛興。煩君先爲卜巖關。

雙槐晚秀三月一日初見新葉

東皋無處著繁華。亦復分張到我家。他日老蒼悲敗枿。今晨嫩綠出新芽。禿翁承弁纖纖髮。村婦簪鬟草草花。桃李蹊中人絕跡。綠陰門巷止啼鴉。

休日不出聞西池遊人之盛

三日春風塵漲天。滿池愁汗破鞍韉。掃門靜閉無來客。隱几深居學坐禪。薄雨掠塵時點點。細蜂窺夜獨娟娟。都人解與殘春競。半在西池聽管絃。

送李公輔赴宰宣城

與君騎竹即同遊。抱子相看鬢已秋。莫惜往來勤馬足。未須容易轉船頭。君方搜句窗間軸。我已懸情天際舟。抱槧有親無所欲。勞君早致管城侯。

休日不出

久厭衣冠塵土侵。偶休何苦馬駸駸。窮冬積雪春不雨。昨日殘紅今綠陰。卻掃不知門外事。安禪深得靜中心。讀書陶令非求解。持酒揚雄不得箴。

次韻王欽仲至西池會飲

聖朝無復用舟師。戲遣艨艟插載枝。沸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不勝杯杓寧辭醉。傳語風光共此嬉。遠比永和眞纖軌。臨華灑紙看他時。

次韻王欽仲池上

春晚餘芳尙可尋。晴雷沙岸走車音。苑分廣樂和聲度。池受晴天倒影深。席上宮花輝御陛。坐中瓊樹閒瑤林。歸人自畏嚴城鼓。卻望橋西日未沉。

題外甥楊克一詩篇末

十年不復上天津。閒卻西都幾度春。里巷夢中迷向背。山河句裏見精神。藝成斧鑿眞須棄。學富篇章自不貧。莫倚詠兒兼賂婦。須知漸與老爲鄰。

題李方叔文卷末

他日東坡舉子文。瀾翻健筆欲凌雲。決科正爾眞餘事。射策如何但報聞。詭御獲禽雖可鄙。挽弓射葉亦徒勤。莫辭更擬相如作。寂寞思元未放君。

劉景文許惠氈裘未至督之

（案首句脫五字、）氈毛柔于春絮膩。丁寧蠻騎慰客愁無褐。（案此下脫五字、）贈袍。雅服何妨冠絮帽。拽股褏稱東鄙傪。想公封寄應多愜。不挂長身襯佩刀。

耒嘗病痺親友以酒爲戒作小詩戲答

離騷僅得比痛飲。旨酒何曾廢善言。因病細斟尤有味。無人獨酌亦成歡。何須巾漉醅浮蟻。不待杯邀月入樽。但看井眉瓶作土。鴟夷仍自穩隨軒。

和呂與叔祕書省觀蘭

千里猗猗誰取將。忽驚顏色照文房。每憐墜露時施澤。更許光風爲汎香。獨秀已先梁苑草。託根寧復楚天霜。坐令黃菊羞粗俗。只合蕭條籬下芳。

次韻秦七寄道濟

衰被久厭五更朝。每愧冥鴻在泬寥。顧我塵冠彫舊髮。愛君山桂長新條。文詞畫虎工逾拙。世事春冰老益消。只欲歸依香火社。高堂時聽法音潮。

和宋二上元迎駕

拜揖清光咫尺閒。離輿欲動更移班。蓬萊不動鰲頭穩。閶闔未開天上閒。老去一官差簡策。春來歸夢滿淮山。自憐衰病獨隨俗。醉逐遊人月下還。

和張提舉

（案首句脫五字）國東。自憐多病幸優容。喜來丈室談何妙。（案此下脫五字）莫從。宛水春生初縠皺。鎭山雪盡見蟠龍。新年強起尋芳物。零落宮梅白一重。

書壁

晴窗浴罷試春衣。芳草江南三月時。陰合園林禽語樂。風和庭院絮飛遲。漫郎官事只書諾。騷客生涯惟賦詩。極目江天已多恨。何須木落長年悲。

和上維道祈雨有應

江鄉長夏亢陽驕。太息秋原稻穗焦。溽氣盡收秦地火。（原注，項羽火咸陽，三月不息。）雨聲秋響浙江潮。（原注，五月雨勢甚大，）夜齋涼送簷間溜。曉枕清聞竹上飄。椒醑禮神慙德薄。聖朝當宁四時調。

早秋感懷

一行爲吏百事廢。幸此村州終日閒。莫疑虎兕牽曠野。正見虎豹守天關。樵爨鬱靜燕已去。陂澤風高雁欲還。老見功名眞戲事。惱人何苦鬢毛斑。

木芙蓉菊花盛開

空山岑寂何所有。晚菊芙蓉相對幽。伴我悠悠過閒日。憐渠灼灼媚窮秋。清香但欲持供佛。醉舞何妨插滿頭。此生萍梗難前料。知復明年相見不。

正月八日坐局沽酒

爲問里閭何蹀躞。上元楚俗習張燈。新春此時最佳處。獨我坐曹如定僧。霜林夢澤蒼茫野。烟草江邊寂寞城。小飲未能來喚蘖。雙眸終日冷如冰。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獨化陶鈞運聖謨。八方寥廓入雄圖。將軍已勒邊山頌。博士初修玉檢書。西望忽驚新石闕。東來不是舊僉輿。編年誰秉丹青筆。流落周南一腐儒。

三百年成玉鼎丹。綿帷驚變紫宸班。遺弓有淚哀何及。鳴馬無蹤去不還。霜露無情金闕暗。山川常在石麟閒。青衫曾賜當年桂。欲附龍髯不可攀。

風霆武略走夷蠻。雲漢文章著不刊。萬世基扃傳夏啓。百年威德畏軒轅。月遊渭水儀空在。雛龍西陵淚未乾。腸斷反虞歌徹後。滿山松柏夜霜寒。

太皇太后挽詞

坐安民物由修己。默合神明爲至公。他日已占懷月夢。後來方信補天功。四時化育坤無事。六合清明日正中。九載憂勤已陳迹。空留雙闕對青嵩。

范忠宣挽歌二首

晚生長恨老成空。猶及風流正始中。經國謀猷號名相。傳家正直似先公。同天亘力章猶在。拯溺深言老更忠。誰念人心弔邦國。新阡客泣白楊風。

瀟湘臥病弔靈沈。賜詔君王用意深。多士方懷宣父日。蒼生遽失傅巖霖。旣褒他日瞻吾父。丹扆何能附舊箴。白首門生恩未報。悲詞空想薤歌音。

黃幾道哀挽

風流正始久無聲。頗復四公到後生。千里族人分俸祿。百年鄉黨守題評。青雲脫屣烏臺峻。白首含香晝省清。但得將軍桃李在。寧須公相寫銘旌。

鄧愼思學士挽詞

青衫獻賦逢知己。白首歸來還誤身。名著道山傳故事。政行兩郡泣遺民。文成典午羣疑泮。（原注，嘗注晉書，）詩和少陵佳句新。歎息苦身成底事。湖墳宿草已愁人。

潘處士挽詞

異時輕士老才良。況復稱能翰墨場。酒裏浮沈眞得計。生涯落魄定何亡。德尊故社江山永。文付諸孫虎豹章。環堵如今空五柳。蕭然風物似柴桑。

挽李少卿

幾年林下遠埃塵。儒雅風流誰與鄰。筆尾病來猶壯健。詩情老去更清新。幽齋昔日娛書檢。新塚今已草木春。懷想只疑高興在。一吟遺句淚沾巾。

七言長律詩

上文潞公生日

碩德元勳絕等倫。鱗符虎節冠宗臣。靈椿上古身千歲。一柱明堂力萬鈞。伐叛初摧威尚凛。刊名金鼎銘

來新。風詣四海古賢相。笑詠山川是主人。萬里山河供氣概。九秋鷗鷺入精神。光芒稷契無窮聲。強健喬松不老身。坐鎮熊羆瞻穢衰。燕居松鶴伴綸巾。只應便是神仙事。方丈蓬萊卻未眞。

至日有感

前年至日在何處。寒事蕭蕭客許昌。乞火夜溫行客酒。披裘曉冒五更霜。暮投陽翟荒涼驛。正見人家燈火光。飢馬臥嘶毛鬖䰐。羸童曉對色蒼茫。一年旅宦孤村僻。東望歸心洛水長。佳節幾逢長索寞。我生何事苦淒涼。更無賓客青山滿。只有風霜老樹蒼。昭代寧須厭留滯。馮公白首任爲郎。

清明臥病有感二首

支離臥病逢佳節。漂泊西遊寄洛城。重帽畏風惟益睡。青筇扶步不禁行。紅飄殘萼知風急。綠滿新枝聽鳥聲。不見賈生遺宅處。空傳金谷舊園名。悲歌身世驚將老。悵望古今空復情。笑看家人競時節。爭持新火照清明。

飄萍著處即爲家。伏枕悠悠對物華。處處鞦韆競男女。年年寒食亂風花。藥裹親坐勞頻檢。酒甕生塵亦可嗟。未老會尋吳市卒。苦貧須種邵平瓜。雲煙南望羣山會。水樹東浮去路斜。行止此身應有命。不須辛苦問生涯。

柯山集卷二十

五言絕句

江上二首

相別亦何事。相逢蓋偶然。愁腸買綵筆。離夢繞朱絃。

紛紛渾是夢。黯黯只消魂。江上浪無限。舟中酒一樽。

暇日六詠

雙白鴨

已斷羈絆猜。仍叨主人惠。皎潔靜天姿。雙棲莫相忘。

蛙

越國未忘吳。曾勤君王意。何蹊自有心。憑車汝無恃。

百舌

曉語月斜樹。喜啼春霽天。胸中自有激。不是故多言。

柳絮

零亂委空風。悠颺點芳草。卻爲身最輕。華堂等閒到。

龜

映日漾清淵。沿沙暴元甲。愛爾千歲姿。藏身一蓮葉。

槐庭

清陰滿我庭。蒼蒼六槐老。野性苦避人。青苔不須掃。

春日書事

禪宮門寂寂。庭草無形迹。東風自掃階。疑是閒邏客。

鹿邑道中

去歲秋時去。今年秋又來。浮名何所得。歲月苦相催。

予元祐六年六月罷著作佐郎除秘書丞是歲仲冬復除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復至舊局題屏

庭樹應如我。相逢益老蒼。別來秋苦雨。但覺瓦松長。

絕句

雨麥渾漫攏。風梅已退穰。高鴻望燕塞。飛疾不成行。

晝臥口占二首

人事日益遠。秋居何颯然。苦隨濕半雨。葉放樹中天。

擾擾終何得。蕭蕭亦自如。將求解牛道。要解斲輪書。

發金陵折柳亭二首

忽忽十日事。回首亦淒涼。何處無芳草。行人休斷腸。

瞿曇昔教我。林下一宵行。何事春江上。依依作俗情。

青蘇先生遊廬山詩云平日懷眞賞（案蘇軾集作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有廬山（案有字蘇軾集王氏注本作在施氏注本作是）輒繼一首

人生孰非夢。夢裏見廬山。君了元無夢。何曾有往還。

蘇先生詩云芒鞵青竹杖自掛百錢遊何事春山裏（案蘇軾集何事作可怪）人人識故侯輒繼其後

齋心飛仙聖。不是愛山遊。山中笑何等。白髮故諸侯。

六言絕句

登山望海四首

江闊風烟易晚。山高草木先秋。獨倚闌干盡日。此身與世悠悠。

仕宦此身漫爾。功名已老茫然。山鳥不須驚客。相親此復窮年。

西望揚州何處。雲中雙塔巑岏。山外雲濤斷日。夕陽應近長安。
烏去蒼烟古木。人歸綠野孤舟。信美雖非吾土。消憂且復登樓。

齊寺中所見三首

江市樵蘇早散。山家燈火常昏。紗帽搘笻獨立。龕中佛像無言。
日出鄰僧乞食。鐘鳴老叟關門。誰見春宵淨境。娟娟霽月當軒。
叩戶誰驚午睡。客來聽客論詩。病裏雖成禁酒。興發何妨杖藜。

讀潘邠老文卷

霜鬢我猶誠宦。虯髯子合封侯。老拙何勞咄咄。疏慵且復悠悠。

夜坐三首

門庭草草是客。寢室冷冷似僧。春寒猶須靠火。夜書頗復明燈。
靈通寺前老圃。畦蔬想見如雲。謀拙嗟予飄泊。歸來與爾知聞。
微寒騷屑窗竹。淡月朦朧夜天。路暗城頭傳聲。漏稀更士高眠。

贈廣靖上人

七十龐眉禪客。曾見天衣老人。栟櫚林中香氣。悠然時有餘氳。

六言

青春要去便去。美酒得斟且斟。莫問世間蹀躞。須知老境侵尋。

乾明院門望江山懷淮陽南步二首

危臺寺東野水。春來柳色鵝黃。江上滄波似屋。蛟龍作惡難當。
憶昨淮陽把酒。日前惟欠山林。江上雲岑千疊。何爲特地愁心。

和子瞻西太一宮祠二首

太一儲祥世世。祠宮歲事年年。絳節霓旌何處。松庭玉座蕭然。
玉斝清晨薦酒。天風靜夜飄香。風吹管籥孤竹。琴絃曲奏瀟湘。

白沙閘西蘸舟亭下二首

倦客時時醉眼。津亭日日春寒。日極傷春懷抱。黃昏猶在闌干。
客恨如雲冉冉。風光似水迢迢。回首十年舊事。令人淚盡魂消。

秋園雜感二首

秋晚園林疏靜。天高風日明鮮。中有搘笻病客。三杯卯酒醺然。
世事我深諳委。人生他自奔忙。刻木牽絲作技。幾回弄罷淒涼。

七言絕句

寄都下舊友二首

一別長安西復東。琵琶舊地已應空。當時風景歸何處。須信人生是夢中。
城西古地昔同遊。望月思家相對愁。明月秋來應更好。何人看月又悲秋。

秋思

故人陳迹生蛛網。古殿苔深疊綠檜。簷雨晚秋鳴橘葉。窗風深夜觸孤燈。

魚蝦相望

悲歡回首兩茫然。幾別龍門又半年。應是舊時歌舞處。和風開凍一層天。

臘月殊有春意二首

一夜長風無片雲。曉來風動似初春。應知春近催桃李。更有輕寒不著人。
拂檻垂楊雪後青。誰家朱閣曉來晴。拂簾勸幕無人解。先把春愁寄有情。

送李十之陝府

斷蓬泛梗偶相依。一別重逢又幾時。人世悲歡消遣盡。爲君流淚忽霑衣。

送客愁

數星點點闕微河。城上三更樹影蹉。霜落夜深風悄悄。月明無限客愁多。

夜坐

半消爐火夜三更。欲滅青燈曉又明。閉戶無人瞑目坐。此時一念悟浮生。

予向集賢殿試能寓居京師嘗遊西關錢昌武郎中之第時同行者河東柳子文與錢氏二子又中予出京今纔半年而昔日所遊者或東或西有不知所之者古人所謂俯仰之間已爲陳跡者歟夫求昨日之我于今日終其身而不得而况偶然相値聚而旋散者歟追記昔睡詩一首乃寓錢第所爲者

東風冷峭著衣寒。雲影陰沉美睡天。青杏園林花落盡。晚風吹雨溼鞦韆。

上元都下二首

淡薄晴雲放月華。曉糚新暈臉邊霞。竹絃樓上爭沽酒。巧笑車頭旋買花。
驕馬金鞭白面郎。雙鬟小女坐車箱。輪聲轆轆歸何處。招得紅籠絳蠟香。

荊軻

燕丹計盡問田生。易水悲歌壯士行。嗟爾有心雖苦拙。區區兩死一無成。

送聖民出城即事

東風隄上送行人。漸出城來漸少塵。柳色已深花又落。客來下馬獨傷春。

西湖三首

沙葦汀鷗盡日閑。水邊風起萬荷翻。客來莫厭重樓望。樹杪闌干直對山。

水上亭臺涼氣多．拍舷倚棹唱吳歌．何人爲放靑蓮出．翡翠翻翻一萬荷．
九曲淸池柳岸風．長苗新稻短蒲茸．功名由命何須問．幸有滄浪作釣翁．

別錢穆甫三首

倦客無眠聽曉鐘．五更蠟燭淚銷紅．城西古寺來何處．今日分攜獨向東．
春燈欲盡曉雞啼．殘月影中征馬嘶．爲語相逢不消喜．相逢終有道分離．
原頭綠盡柳初芟．落月滿川風滿衫．已過寺西三十里．爲君回首駐征銜．

偶題

屋角纖纖掛斷虹．潛蟬一噪起高桐．天涯雲盡見殘日．林下雨餘來好風．

宿錢睦甫南齋

瀟灑前軒爽病宜．庫牀長簟碧紗幃．三更月上夢初覺．竹影滿窗風入衣．

夜

[illegible]柄闌珊風瑟瑟．銀河錯落露森森．人聲靜後幽蟲急．月色好時淸夜深．

田家二首

門外淸流繫野船．白楊紅槿短籬邊．旱蝗千里秋田淨．野秫蕭蕭八月天．
新插茅簷紅槿籬．秋深黃葉已飛飛．灘頭水闊孤舟去．渡口風寒白鷺啼．

謁僧不值

古寺人閑僧掩扉．客來下馬解塵衣．雙松帶月風蟬噪．古閣鳴鐘夕鳥歸．

中秋夜酌

一片秋天碧萬尋．月華初上水沉沉．遣愁不用先愁醉．更看淸光到夜深．

舟行六絕

獵獵西風秋水淸．野花寒草傍流生．沙邊水鶴待魚立．石底暗蛩先夜鳴．
船尾初回轉野灣．波平天淨惜投竿．飛飛小蝶秋花晚．嘖嘖沙禽野水閒．
落景秋雲晚不開．天寒古岸野船回．初驚波面微瀾起．已覺風前細雨來．
渡頭風雨晚生寒．蓑笠漁翁坐釣船．爲問篷中有魚否．一雙新鱖出籠鮮．
天寒野店斷人行．晚繫孤舟浪未平．半夜西風驚客夢．臥聽寒雨到天明．
渡頭烟雨欲昏天．灣畔枯桑繫客船．風打篷窗秋浪急．一杯寒酒夜深眠．

書潁州皇甫秘教書室

閒來便是日侵堦．窗下棋枰林下杯．曉解扁舟又南去。百年還得幾回來．

初離陳寄孫戸曹兄弟

三年流落寓于陳．一領靑衫淮水濱．城北橋邊長送別．扁舟今自作行人．

望淮山硤石寺予幼年過此今十載矣

[illegible]年落泊竟何成．人事紛紛幾廢興．今日扁舟淮上去．寺山似與客相迎．

題壽陽樓二首

渺渺長淮去不留．行人獨上壽陽樓．一闋長歌不須唱．山川都是舊時愁．
長淮不斷水悠悠．樓下行人淮上樓．誰謂滿前風景好．古今供作別離愁．

淮上晚望

酒醒窗明月半川．怯將病齒漱寒泉．樓西別有淸秋色．一片淮山在曉煙．

宿南山普濟院

閃閃靑燈照薄幃．幽人不寐自吟詩．僧來邀我更深坐．待聽山風到樹枝．（原注．宋景韓和云．可憐萬里南飛雪．背向霜林借一枝．）

旱池

藕梢菱蔓綠纖深．日射游魚聚岸陰．呴沫已知爲計盡．渚鷗沙鷺亦何心．

湖上成絕句呈劉伯聲四首

湖北風來吹曉鐘．湖邊漁客閉船篷．波光不動天光闊．更在浮烟細雨中．
浩蕩雲容不成雪．柳偸春色放衙寒．湖邊艇子銜烟去．天畔靑山隔雨看．
掠岸北風歸客愁．浮烟不動雨颼颼．闇成野色縈紆岸．點破湖光三四鷗．
誰道原頭春未回．柳梢黃軟凍齊開．爭蕎臘日崢嶸盡．忽問田翁乞野梅．

偃王城

蔓草悲風和幾秋．黃桑晚葉野雲愁．偃王城下樵蘇盡．猶有耕人指舊邱．

自上元後閒作五首

闤闠樓南粉署西．舊時種柳長應齊．如今冷落窮山縣．臥聽春風百鳥啼．
東風吹雨夜侵階．樓角長烟曉未開．何事舊時愁意緒．一番春至一番來．
面冷春霜拂瓦乾．曉風吹雨凍闌干．柳梢黃弱梅苞破．更放東君幾日寒．
燈火人家夜不收．三更明月過南樓．風煙隨處自能樂．何事客心還獨愁．
喧喧野縣日笙歌．風卷高雲天似波．誰謂樓前明月好．月明多處客愁多．

寫情二首

牆外誰家桃李開．何由花下一徘徊．先教飛絮傳愁去．卻遣游絲取惹來．
人閒漏永報春暉．日過簷牙夢未回．隔夜雨殘梅蕊盡．入簾風捲柳花來．

題扇二首

越衫羅薄逆新涼．扇翦靑綃秋水光．花前一把羅敷手．直到花殘襟袖香．

彎彎涼月帖淮天。露溼蒲梢風墮蓮。松蓋草茵迎不至。南山桂子老秋煙。

淮陰

蘆梢林葉雨蕭蕭。獨臥孤舟聽楚謠。生計飄然一搔首。西風沙上趁歸潮。

宿銅陵寺題壁

僧房秋夜月明天。下馬搴裳人悄然。老僧何事亦晨起。清磬一聲驚客眠。

將之天長題新亭壁二首

新亭登眺解征鞍。飛鳥悠揚雲意閒。誰謂塵埃無野興。故乘風雨看秋山。

雲捲山光到眼前。滿川搖落早秋天。客來繫馬成何事。風雨寒窗一覺眠。

過漣水

城頭落日在旗竿。城外長淮水浸天。左海門前燈火盡。艣聲嘔軋夜深船。

春宮

團金袍袖繡長靴。寒食宸遊樂事奢。風擺珠簾紅綠潤。滿宮春雨落梨花。

效李商隱

深夜傳警報更籌。霜桂月華寒未收。昨夜雨昏今日朗。一番風雨一番愁。

楚城晚望

鼓角凌虛雉堞牢。晚天如鑑絕秋毫。山川搖落霜華重。風日晴明雁字高。

楚橋秋暮阻雨

水滿城西釣艇橫。雲豪風弱晚冥冥。天寒小店人愁雨。燈暗孤舟客臥聽。

柯山集卷二十一

七言絕句

吹角

漸殘歸鳥隔山鍾。日過西山轉海空。長恨南城催曉急。五更吹角怨秋風。

登乘槎亭

海天秋霽晴乘槎。風響空山浪卷沙。杳杳艣聲何處客。一帆銜雨暗天涯。

臘

荒秋野水間荊榛。惟有青山日對門。草木向陰猶帶雪。風光近臘已如春。

題宅後井（原注泉色正白。）

清泉十丈白如漿。甘似醍醐透椀涼。君欲道中無渴死。百尋操綆莫辭長。

和房日嚴換武詩

青衫厭著待封侯。慷慨知君定遠流。莫歎書生長齷齪。元戎曾與報更籌。

春

[illegible]生門外色初分。共喜欽頭彩勝新。花萼怯寒猶積雪。鳥聲催暖已知春。

感春三首

日長殘雪滿高簷。院靜人間風度簾。可是歲華隨日好。故應愁恨逐春添。

冰消水面波光動。日暖樹梢花意歸。世上繁華易零落。卻應春淺勝芳菲。

梅梢柳眼弄春嬌。雲暖南山臘雪消。近郭樵漁成野市。遠村簫鼓隔溪橋。

荒園

荒園午日照青蕪。樹轉鳴鳩相應呼。一片陰雲送山雨。漸漸新麥地宜耡。

小雨

蕭蕭小雨不能收。一霎西風便似秋。枕席夜涼燈火暗。丁丁更漏隔南樓。

着花

風暖日高花氣動。鳴鳩乳燕自求羣。鄉鶯美景還詩匠。傾掃頑愁賴酒軍。

題唐宋輔城上小樓二首

沙田小雨不成泥。一帶溪光照翠微。遠目直隨殘日盡。晚雲還望故山歸。

近郊小徑絕人行。水滿菰蒲取次生。沙岸雨來長集燕。桑田深處忽聞鶯。

晚歸

學省歸來門巷秋。伴眠書史滿牀頭。低雲漠漠梧桐晚。屏上江山亦解愁。

秋

日落星稀河漢微。新秋一點水螢飛。涼風自袞愁先覺。可待梧桐報卽知。

調仝玉病二首

維摩丈室自蕭然。病起新涼得熟眠。我愧聲聞難問疾。想君獨對散花天。

詩將收功久戢戈。偏師再鼓奈旋何。想君無物攖禪定。獨未能除是此魔。

女几山

不復當年端正樓。多情猶向故宮遊。山川不改繁華盡。須信人生一世浮。

昏昏

昏昏落日下縣東。歷歷晴雲送去鴻。歲晚蒼槐甘老大。盡將黃葉附秋風。

謝仲閎惠友于泉（原注。泉上多紫竹。）

地古泉甘慶所鍾。直疑遙與惠山通。曲肱煩暑都消盡。如臥蕭蕭紫竹風。

貧病投劾乞補外官親友問者以詩答之

卑如揚子官執戟。貧似玉川居洛陽。不敢彎弓輕妄射。爭如擭被逐山郎。

楚王

十二巫山聳翠巒。楚王宮殿玉巑岏。定知爲雨爲雲處。不似當初夢裏看。

宋玉

雲雨朝朝峽裏興。可能無復夢中情。巫娥若問誰爲賦。敢乞君王道宋生。

項羽

沛公百萬保咸陽。自古柔仁伏暴強。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蓋世故應亡。

范增

君王不解據南陽。亞父徒誇計策長。畢竟亡秦安用楚。區區猶勸立懷王。

蕭何

[illegible]公倚仰繫安危。功業君王心獨知。猶道鄂平能緩頰。君臣從古固多疑。

韓信

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自愧蕭公。

賈誼

賈生未免多文氣。自古功名[illegible]數奇。逐得洛陽年少去。白頭絳灌亦何爲。

李廣

李廣才非衛霍儔。孝文能驗不能收。君王未是忘征戰。何待高皇萬戶侯。

東方曼倩

軒冕功名何足爲。先生聊作易農資。漢庭誅死胥卿相。猶說才能勝滑稽。

成帝

百華衣上清餘香。夜照猶煩蚌有光。解道溫柔勝武帝。不知壯髮似元皇。

趙飛燕

苦心寧沐不論貲。富貴人生各有時。直使中流投仙去。君王何啻似嬰兒。

朱雲

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孔光

鄉原世盡謂醇儒。漢室傾危孰與扶。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

梁冀

力回漢鼎未收功。又道將軍世上雄。不悟折腰同齲齒。百般裝束爲秦宮。

殷浩

山野高風過有蕭。廟堂經畫竟無聞。因應竹馬思元子。江左興亡不在君。

偶成

低雲著地曉悠悠。雨溼羅旌不上鉤。江北江南千萬里。年年長向此時愁。

傷春

浮雲冉冉送春華。怯見春寒日欲斜。一夜雨聲能幾許。曉來落盡一城花。

七月六日二首

月落晴蟲啼不休。五更白露曉悠悠。西風是處將搖落。可但梧桐獨報秋。

積雨空階生綠衣。幽幽點點弄秋姿。黃昏樓角看新月。還是去年牛女時。

元忠學士八兄未離京師遠蒙追送許惠服丹決託故竟未惠及賦五絕句

身逐孤舟似斷雲。故人追送倘殷勤。秋城夜泊西風岸。落葉悲蟲獨自聞。

衰柳苦催空壁月。悲蛩眞弔短檠光。無情少壯拋人去。只有窮愁氣味長。

欲餘義和一點春。五更注想隔重雲。如何但欲獨不死。分我刀圭未肯君。

昔見將軍破虎貔。玉堂曾共掃千言。功名老去背蹉跌。相見諄諄勸學仙。

無復顛狂似少時。逢君猶自說蛾眉。玉堂舊事君休念。兩袖啼痕又送誰。

閒步

枝上啼鳩喚欲成。晴齊向日乳鳩鳴。可憐霜雪餘威盡。春草無名著處生。

寓楚題楊補之官舍

一辭鑾陛走天涯。客路悠悠老歲華。住久不知身是客。自來堂下採黃花。

傷春四首

曉雨催春不惜花。亂紅飄泊委泥沙。傷心憶得年時事。白髮風前只歎嗟。

紅杏梢頭最可憐。膩紅嬌粉兩娟娟。曉來併逐東風盡。容易分飛又一年。

嫩紫妖紅惜不得。亂隨風雨點蓬蒿。荒田野草花開晚。非管春風輸爾曹。

高樓春晝獨傷心。白日閒雲亦自陰。風雨催花花已盡。滿城新綠亂鳴禽。

三鄉道中遇雨

蕭蕭古道西風雨。慘慘黃昏匹馬行。未遇功名莫嗟歎。逢時更白儘平生。

題南禪院壁二首

乞食高僧午未歸。秋庭落葉日暉暉。蕭條古寺松陰下。鈴鐸風中乳鴿飛。

秋林落葉已斑斑。秋日當庭向掩關。掃榻晝眠聽鳥語。可憐身世此時閒。

次韻王耆招感秋三首

木落風高秋雁歸。初晴野水漲清伊。東流會向淮南去。憑寄秋來無限悲。

年來詩酒故關身。滿酌休論濁與醇。愁見洛陽秋夜月。無情偏照不眠人。

塵埃容易點吳衣。澤國秋來信息稀。想見淮南初木落。秋江秋水雁初飛。

絕句三首

藹藹晴郊花氣蒸。午窗晝睡擁駝裘。覺來鳥雀茅簷靜。屋角春風怒未休。

照水輕明楊柳芽。隔林相映占巢鴉。東風香草城邊路。到處人家盡是花。

淮上春風萬鼓鼙。落帆舟泊岸邊磯。喧喧野市殘陽裏。沽酒擔魚客散歸。

雨後遊朱園

綠葉陰陰護翠枝。晚花雖小亦應稀。東風不惜殘桃李。吹作春愁處處飛。

酒病中寄李十二招飲二首

班郎握筆未封侯。嗜酒揚雄欲白頭。寂寞著書誰作伴。西枝風葉碧梧秋。

酒病岑岑更怯寒。一窗疎雨擁衾眠。西風一入庭前樹。便有秋聲到枕邊。

乍晴二首

洗來桐葉晚青青。積雨欄干晒蘚生。牆角半傾苔暈合。蕭蕭風草一蛩鳴。

虹長飲雨川無潤。蘋末生風沼有波。一掃煙雲不知處。夜天如水瀉銀河。

雜題二首

寒雨蕭蕭桐葉鬱。浪浪還作夜階聲。西風忽起幽人覺。枕簟涼時向五更。

蒼蒼落月井梧西。睡覺幽人自卷帷。只有林鶯知夢斷。遶庭人靜語移時。

徐園閒步二首

平田小雨潤新耕。陂口園林信腳行。徐步野蘼吹面柳。可憐春物總多情。

動地春風曉來作。吹花近水卻成愁。塵埃不用煩車馬。獨臥甕能正擁衾。

梅詩二首

都城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江風好在無。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長見雪肌膚。

病腰嘗盡七椀茶。小窗睡起日西斜。官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自買花。

絕句

伏暑新除風露清。五更山舍一雞鳴。幽人枕上朦朧睡。臥看東岡次第明。

赴官咸平蔡河阻水泊舟宛邱皇華亭下三首

怒河激雨正奔流。踏踏牽縴滯去舟。淹泊我生應有定。不須歸怨一汙溝。

鴉烏悲鳴古柳風。水邊幽草已鳴蛩。長河未放義和宿。卻放斜陽更向東。

夜空如鑑碧新磨。倒影疏星亂素波。天色水光無別處。爲君垂手攬銀河。

春雨中偶成四首

廉纖小雨作春愁。吹送長雲漫不收。架上酴醾渾著葉。眼明新見小花頭。

槐葉青青染不如。成巢鴉語有新雛。蕭蕭晚雨窗鳴急。臥穩藜牀玉枕書。

天低芳草接浮雲。萬柳含煙翠不分。燕子歸時花徧落。暮寒和雨入黃昏。

春陰只與睡相宜。臥聽鳴禽語復飛。一縷斷香浮不散。何人深院爇熏衣。

春詞二首

殘紅新綠開穠穠。寒食園林人意闌。一陣春寒花上起。畫廊連夜雨珊珊。

鶯鶯芳園誰氏家。朱門橫鎖夕陽斜。鳩鳴鵲噪閑庭館。盡日春風吹百花。

遣興

百歲摧傷強對春。看花花畔獨沾巾。祇應閉目林中坐。須學無言壁下人。

湖水二首

水滿清淮自在流。落花吹盡浪悠悠。總將春雨爲春淚。未比思君一半愁。

近來消息愈堪猜。飛鳥無情不肯迴。惟有清淮慰人意。春流日日自東來。

夏日池上三首

新蟬上樹空遺蛻。野雀哺雛爭小蟲。粉沾衣袖竹枝雨。香滿水亭荷葉風。

落日鳴蟬夏木荒。芙蓉半落柳成行。何人執扇生新恨。亭館迎秋夜夜涼。

拒霜灼灼欲破紅。夜來雨落荒蘭叢。空亭無人日色午。但聽桐葉驚秋風。

秋日即事三首

支離臥病不知秋。暑退初驚大火流。蟋蟀知時鳴近壁。銀河照夜直當樓。

蕭條歲晚撫雙鬢。流落天涯念舊遊。惟有醉來心暫展。無錢沽酒合長愁。

蕭蕭衰草傍牆生。中有寒蟲白日鳴。秋物荒涼禾稼熟。悠悠驅馬水邊行。

秋雨二首

南山雲起滿庭陰。簾幕初涼七月深。桃子壓枝桐葉老。連緜風雨作愁霖。

離披衰柳已無蟬。黃葉閉門風雨天。陶令無錢難得醉。竹窗過午枕書眠。

秋夜寄遠

秋晚蕭條風露清。星河耿耿漏丁丁。祇應新月頻相見。長向玉樓東畔生。

秋夜

微雲淡月夜朦朧。幽草蟲鳴樹影中。不待南城吹鼓角。桐聲長報五更風。

遠思

裊裊霜風吹碧梧。孤城殘角奏單于。山川浩蕩愁千里。樓閣黃昏月一梳。

柯山集卷二十二

七言絕句

懷竟陵蓮花

景湖門外有汀洲。灼灼紅蓮照碧流。公子不歸時節晚。雨枝風葉臥清秋。

懷陸羽井

寒泉背石老松根。闢室幽人古像存。長恨千年無屈宋。楚招難與此遺魂。

冬日懷竟陵管氏梅橘四首

旅居澤國小園林。千里相望歲暮心。想見竟陵殘雪裏。新梅點雪橘垂金。

小小園林點點梅。如今綽約爲誰開。只應清夜新霜裏。依舊橫斜倒影來。

他日華陵跡已陳。嘉辰懷舊一銷魂。小園依舊誰相念。應有新梅覓故人。（原注。復州竟陵郡有五華山。故亦云華陵。）

堂下幽芳自可人。北風一爲屏埃塵。上元鬢珥玲瓏玉。卻曳青霞霜女裙。

厄臺寺三首

諸佛杳然照殿楹。圓光明滿自然燈。千年遺事無人問。館後高眠久病僧。
峨嵋前約已成空。風雨蕭蕭送暮鐘。何用忘饑來問話。不如松下謁[illegible]龍。
世味嗟予淡又加。更將詩句寄煙霞。自憐落筆無好字。不及揚州下謝家。

過新澤

雄吞六國弱秦強。壯士逡巡野水傍。耕叟不知鴻鵠志。笑觀宮室忤陳王。

崇化寺三首

樓殿沉沉鎖夜煙。秋燈一點佛龕前。梧桐葉上三更雨。亦有愁人獨自眠。
白髮荊州嘆滯淫。吳衣重杵巡城砧。遣愁莫上高樓望。只有愁來盡日陰。
零落宮牆官樹秋。行人東去路悠悠。祇應樓下邯鄲路。亦有離人對此愁。

偶成

漫學文章繫性靈。屠龍藝就誤平生。翩翩仕路新冠蓋。何用揚雄強作經。

贈趙簿景平二首

聞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
紛紛俗物久排傖。愛子蕭蕭眉宇清。莫嘆青衫掩事業。白頭卿相死無名。

自遣四首

是非得失一區區。蚊蚋啾啾共一壺。不學退之求羽翼。惟憑一夢到華胥。
誰云造化本無情。利害乘除理甚平。莫逐衆情生慍喜。君看三四孰虧盈。
誰云至理宗無相。大道由來真法筵。且以聲音爲佛事。曉窗清磬誦華嚴。
浮世榮枯理易觀。不勞重取灼龜鑽。直應桃李繁華日。便把荊榛寂寞看。

立秋二首

西風嫋嫋木颼颼。身在江湖北岸州。自古楚人詞最好。爲君重賦竟陵秋。
對酒聊同楚人醉。哦詩惟聽越吟聲。洞庭北岸孤城下。落月西風聽曉鶯。

晚步靈壽寺後二首

秋城草樹欲黃昏。微逕新晴葉甲新。便好灌園從老圃。此懷原是漢陰人。
逢秋種菊尚殷勤。隙地從尋欲過鄰。便好採花供服餌。形容已似澤邊人。

感秋三絕

秋思鄉愁兩苦辛。更臨西北望秋雲。此生更老情終在。誰爲寄聲千里人。
楚天木落轉星河。殘角先吹出塞歌。長愧侯家五更月。殷勤對[illegible]話姮娥。
高林收葉已颼颼。更有寒莎翠已收。若道神仙脫情累。如何獨唱感庭秋。

舟中聽雨

秋庭聽雨斷人聲。涼入衣襟秋意生。臨水登山送歸語。憐君解有許多情。

夜思

萬聲沉寂漏丁東。金井闌干上暗空。半夜西風人未覺。秋聲先報草根蟲。

晨起二首

楚鄉秋早倦炎蒸。長恨梧桐不可憑。爽氣忽隨風雨至。曉堂無寐獨神驚。
中宵爽氣入衾裯。簷雨浪浪曉未收。三伏炎歊掃除盡。待教明月放清秋。

近中秋

姮娥粧罷桂華新。滿貯清光待出雲。徐御冰輪行碧落。世間多少感秋人。

章華

長恨章華亦陋夫。周秦僅可勝登徒。誰知南楚仍窮巷。肯像何妨自應圖。

秋晚

日轉秋庭樹影斜。風來粉蝶勝悲笳。祇應宋玉秋來夢。常在牆東阿子家。

遷居對雨有感

楚鄉風物淡悠悠。獨掩閒門客滯留。盡日無言對秋雨。相敲蕉葉各吟秋。

竟陵廨舍仍有小園景物頗佳

荒涼臺閣追隨事。懶慢江河放逐臣。應是主人憐寂寞。僦居仍有小園春。

題西園酴醾

風霜老幹蟠龍蛇。中有青春白玉葩。要使根深生意遂。不妨秋雨臥泥沙。

西軒

出架薔薇秀晚枝。雨餘屋角理蛛絲。可憐一曲秋風拂。萬思千情闖入詩。

九月十日菊花爛開

蕭條秋圃風飛葉。卻有黃花照眼明。已過重陽慵采擷。自嫌亦作世人情。

省除日有感

禍福茫茫不可猜。可能憑勢即無災。相看西闕揮毫日。豈料方還此地來。

效吳融詠情

依依漠漠復紛紛。觸處相隨過曉昏。知是妄緣除不盡。更教風月助吟魂。

竟陵酒官舍北有數步草歲寒霜落猶鬱然也予爲障其風霜至冬尚自如一日大火焚舍無遺

復往尋草不復有矣

爲愛墻陰芳草色。故遮霜霰待新春。火燒雨洗都無處。祇有東風吹舊塵。

臘日北園

三畝寒塘春欲回。淺池低樹忽飄梅。楚鄉萬里霜雲盡。歸雁行行斜日來。

夏日七首

雨架酴醾側覆簷。夏條交映漸多添。春歸花落君無恨。一架清陰恰滿檐。

野水縈紆夏木森。清蟬晚噪碧雲深。扁舟兩槳誰家子。萬里江湖此日心。

新置紗廚與夏宜。法曹便腹大何爲。重雲到地翻盆雨。卻是幽人穩睡時。

千蛙鳴噪汙池水。萬蟻奔馳一腐蟲。得喪世間能幾許。冥冥高處有飛鴻。

涼風一掃宿雲輕。隱隱收雷不復驚。試決小池疏積潦。誰教蛙吻頓無聲。

風轉翻翻梧葉驚。入簷白雨打窗鳴。應將清絕酬無睡。穩聽空階半夜聲。

女几山前官舍清。遶堂鳴澗夜泠泠。塵埃別後何由見。簷雨三更起坐聽。

晝臥口占三首

康濟朝饑進湯餅。誰何午睡屬新茶。讀書隱几聊侈欲。謝客扃門豈不佳。

甘風遠集開朝霽。怨月深栖有夜鴉。涼牖疏明稀老翠。雨畦幽獨立新青。

學道窮年要有得。強顏干世欲何求。病栽薏苡無勞謗。遲要鞠藭不待搜。

贈无咎

數馬街泥未盡乾。重城合霧曉漫漫。誰令萬屋淋漓雪。猶作長安半夜寒。

晚春四首

楊柳藏鴉筍作竿。曉風吹雨作輕寒。清陰一片收春去。留得薔薇數點殷。

薔薇倒架筍過鄰。夢澤茫茫欲晚春。纔暗紅稀君莫嘆。滿枝梅杏欲嘗新。

洗雨吹風欲晚春。盡收紅紫布青雲。階前消長諳已久。清坐不妨長閉門。

荒畦零亂菜無菁。春事收功欲老成。誰喚鳩鳴莫無賴。曉枝千囀有鶯。

懷金陵三首

此君堂後青蒼玉。別後何曾寄一聲。想見秦淮月堂下。西風吹浪拍階平。

璧月瓊枝不復論。秦淮半已掠荒榛。清溪天水相澄映。便是臨春閣上魂。

曾作金陵爛漫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

水閣二首

積雨荒池水欲平。軒窗長夏有餘清。公餘一枕滄浪夢。臥聽風荷受雨聲。

池水亭亭如有光。曉風清露點新糚。翠帷白障非遊女。多謝經營白鷺郎。

出京寄无咎二首

不許多聞長樂鐘。打包且遇又匆匆。長安城裏誰相識。只有周南太史公。

老去相看情益親。河梁分手欲沾巾。祇應誦得離騷賦。長作行吟去國人。

讀史二首

區區姦智終何補。不悟身猶弄伎兒。蛇斷楚郊秦未覺。鬼謀曹社夢先知。

嬴秦餘祚已蛇分。車府凶高尚畏人。安有區區猶指鹿。從來菽麥不曾分。

韓信祠（有序）

史稱信之族誅。予嘗疑之。其謂陳豨曰。三至、上必自將。予從中起。夫使高帝將精兵于外。而信欲詐騙徒奴烏合之衆于京師。雖太公、穰苴不能以成事。此猶然依于猛虎之穴。虎歸則無事矣。信謀無遺策。豈肯爲計若是之疏哉。況蕭相國在長安。信獨不畏之耶。此殆以高帝出征。以信失職。畏其亂于內。亦若彭越使人告之。而傳致其詞如此耳。不然。信不忘漂母一飯之恩。信遇高帝恩亦厚矣。一旦背之。豈人情哉。

千金一飯恩猶報。南面稱孤豈遽忘。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

題淮陰侯廟（有序）

呂太后勸高祖誅彭越。使舍人告其反。而越固未嘗反也。特以爲名耳。高祖將兵居外。而太后在長安。太子仁弱不知兵。而韓信方失職在京師。呂畏其乘時爲亂而不可制。使人誣告其反。詐召而誅之耳。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欲從中起。以圖帝業。使雖甚愚。必知其無成。以信之雄才。謀無遺策。肯出此哉。太史公記陳豨反事。言豨居代。多致賓客。周昌畏其不軌。而奏召之。不至。豨因自疑。而其後與曼邱臣。王黃遂反。此司馬遷所謂邪人進說。遂陷不義者也。遷載豨反事。未嘗一言及信。呼此[illegible]欲見誅信之冤也。

雲夢何須僞出遊。遺讒猶得故鄉侯。平生蕭相眞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原注。何不爲信辨其枉也。）

假王城

逃戰彭城似去邠。興王可即廢爲臣。中原多少堪憂事。勞苦君王八馬奔。

挂劍臺

上國歸來歲月深。悲嗟脫劍挂高林。欲知不負徐君意。便是當年讓國心。

青蓋

樓上珠簾拂疏網。卻勻愁黛對淩波。也知新舊爭多少。敢話機頭織素多。

道彭澤

姓陶令尹今何在。空補陳編歸去來。安得春江作春酒。百年長與子銜杯。

柳

永豐坊裏舊腰支。曾見青青初種時。看盡道邊離別恨。爭教風絮不狂飛。

題宣州後堂壁四首

過雨山亭暑氣微。老人猶未試生衣。滿園閒綠無人到。春日南風燕子飛。

我欲留春情不淺．青春別我苦無情．敬亭山下紅千樹．日日南風綠滿城．
翠樹陰陰晚雨回．江山清潤絕纖埃．軍廚煮酒香初熟．更釣溪魚斫鱠來．
流落天涯一病身．簿書叢裏費精神．殷勤照水窺華髮．黃鳥聲中又一春．

宋景平命賦隔牕花影

午睡朦朧着日長．半消金鴨水沉香．隔牕花影時來去．疑有東鄰覘宋郎．

晚春初夏八日

陰陰夏景變餘春．清曉園林未有塵．日日東風欺弱柳．鵝黃吹盡作青雲．
少室山前日日風．望嵩樓下水溶溶．卷將春色歸何處．盡在車前榆莢中．
吹盡成錢桃李塵．兔葵燕麥一番新．只應解籜抽青玉．霜節稜稜尙可人．
古柳參天鳴啄木．青蕪覆地下鳴鳩．白頭懶作留春計．睡起移時獨倚樓．
睡足高簷春日斜．碾聲初破小龍茶．樓邊綠樹飛紅盡．春色牆陰老薺花．
青春已屬明年事．青滿初知夏景長．日日南風筍成竹．殘紅纔有不成妝．
春歸草木漫青紅．半委塵埃半逐風．誰似長楸百餘尺．高張錦繡照青空．
酴醿壓架不勝繁．洗雨吹風更可憐．姑射仙人本仙骨．百花淵藪獨嬋娟．

梅花十首

月落嚴霜自理妝．北風工爲發清香．曉英數點辭人去．幽獨無人爲斷腸．
幽恨清愁幾萬端．故將巧笑破霜寒．落英收拾供騷客．秋菊從來不足餐．
姑射仙姿不畏寒．謝家風格鄙鉛丹．誰知檀萼香鬚裏．已有調羹一點酸．
林外啼禽自往還．風前詩客倚闌干．小園門鎖黃昏月．耿耿幽姿伴歲寒．
玉粟勻圓宮樣黃．領巾借與十分香．衝寒不爲生春物．自要晨霜爲洗妝．
清寒池館靜無塵．歲歲相逢似故人．任遣鴉頭疑是雪．欲教園木早知春．
脉脉無言亦有期．雪中狂殺羽林兒．可憐多少幽奇事．卻是東風總不知．
任教雪壓色終勝．卻要風嚴香更聞．江雨細時青子熟．聞名猶救渴將軍．
數點深藏碧玉枝．翠峰十二擁瑤姬．憑君說與凡桃李．徹骨清寒爭解肥．
三畝荒園草棘荒．可堪終夜北風狂．瑤環瑜珥誰將去．嘖嘖幽禽啄蕊黃．

絕句二首

萱草開時燕引雛．石盆雨滿長菖蒲．但令甕有賢人酒．何用門迎長者車．
門前山樹插雲青．雨足山前稻水平．桑柘半空蠶事了．綠陰深處囀殘鶯．

柯山集卷二十三

七言絕句

臨淮道中

凜凜春寒犯客裘．輕陰殘雪放孤舟．無端惟有堤邊柳．作態東風惱客愁．

許同塵示張八侍郎避暑覽館中舊題絕句俾之同作次韻

聚散人生集渚鴻．飛鳴邂逅一宵同．是非榮辱何勞問．共在邯鄲一枕中．

西園風雨雜花謝

楚澤春殘雨又風．啼鶯芳草思無窮．蕪菁滿地黃金徧．不及薔薇一點紅．

慈湖中流遇大風舟危甚食時風止遊靈巖寺

心怦西江浪似山．眼明僧舍一窗閒．從今要見廬山面．盡作屏風靜處看．

寓淮陽驛二首

一庭秋色高堂夜．半壁燈光短幌涼．都是去年秋氣味．誰知飄泊古淮陽．
悠颺短日下西墻．庭葉吟風作夕涼．客枕甚安無一事．鄰雞不用喚朝陽．

觀魚亭呈陳公度二首

千古濠梁莊惠詞。不須反覆辨眞知。直應人意逍遙處。便是游魚自樂時。

獵獵微風波面開。近人鷗鷺不相猜。樽前忽起扁舟興。新管江南山水來。

寒食離白沙

莫嫌客路已經年。尚有靑春一半妍。試上芳堤望春野。萬絲楊柳拂靑天。

紹聖甲戌侍立集英殿臨軒試舉人作此兩絶

春來小殿雪初殘。曉日曈曨未破寒。黃繖當軒公事退。君王緩步侍臣闌。

弱歲于名翰墨場。春寒搖筆試西廂。茫然二十年閒事。還著春衣侍玉皇。

同仲達雪後踰小山遊蔡氏園得紅梅數枝奇絶因賦二首

與君陟巘踏春泥。邂逅紅梅得一枝。失卻孤山風露格。恰成卯酒醉冰肌。（原注，李正封牡丹詩，有國色朝酣酒之句。）

北風凜凜留高樹。融雪涓涓聚小塘。三畝山園半春草。無人爲結小丁香。

戲呈希古

半世辛勤守黃卷。白頭容易過靑春。枕前亦覺春晴否。試問東鄰晚起人。

賞心亭

楫迎桃葉家何處。蘂逕莫愁人已非。獨立東風今古恨。春江無語又斜暉。

題洛尾亭二首（原注，入汴第一亭。）

日出南山春霧收。渾渾洛尾入淮流。莫向行人贈楊柳。折將離恨入孤舟。

洛尾亭邊淮汴交。來波去浪恨迢迢。無端更洒黃昏雨。吹作春愁不肯消。

題周文翰郭熙山水二首

魚村橋市楚江邊。人外秋原雨外川。遣騎竹邊邀短艇。天涯暮色已蒼然。

洞庭葉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指點吳江何處是。一行鴻雁海山頭。

立春三首

天上春來誰報人。江山氣象一時新。懶將白首簪幡勝。壽酒三杯慰逐臣。

風光先著竹開梅。和氣應從九地回。桃李滿園渾未見。微紅先向寶刀開。

蒼龍閣角回金斗。文德門南散曉斑。車馬紛紛殘雪裏。鏤銀翦綵舞新幡。

寒食

庭院輕寒新雨過。江城寒食野花飛。故園北望一千里。極目江楓客未歸。

竟陵夢野亭在子城西南角，目而盡雲夢之野，最爲郡中之勝

高甍巨棟壓城闉。平視如將七澤吞。幾度春光招宋玉。碧闌干外獨消魂。

奉符縣北二十里林家莊馬舖壁間有草書數行半毀矣問其人云熙寧中錢提刑所書予考其時蓋翰林四丈穆父也錢公謫秋浦而卒其子已免喪矣覽之不覺失涕因留一絶

龍蛇半滅亭間字。泉壤長埋地下身。從此世間無玉樹。故人三嘆淚沾巾。

木芙蓉菊花盛開

空山岑寂何所有。晚菊芙蓉相對幽。伴我悠悠過閒日。憐渠灼灼媚窮秋。

夜聞風雨有感

留滯招提未是歸。臥聞秋雨響疏籬。何嘗粗息飄萍恨。卻誦僧窗聽雨詩。

次韻智叔三首

才似庖刀不待硎。思如流水更淸泠。詩壇李杜誰爲將。盡播欃槍正國刑。

公子風流更可人。仙家問訊柳湖春。煩公甕下一杯酒。洗我胸中百斛塵。

今朝一見詩人詩。不用更尋黃絹詞。深山一鶴自唱晚。亦有松下童子知。

絶句

竟陵秋色淸如水。客舍飄梧墜晚階。已掩重門風葉定。玉鉤還向玉人來。

西園

滿園紅紫春無限。盡日飛鳴鳥自由。夜雨朝晴風日好。盡舒雲錦不能收。

晚春

芹封池面草芊緜。鳴蚓跳蛙意若便。頗覺風雲有奇變。翻盆一雨便潺湲。

殘春三絶

低簷送雨晚霏微。溼透梅房白漸肥。半捲畫簾屏扇掩。朦朧春睡擁春衣。

闌干倚徧更消魂。春到淮南得幾分。裊裊柳枝烟雨溼。畫樓殘角送黃昏。

強尋春物散無聊。直使樓高恨未消。鱗碧萬家看不盡。杏花時見隔牆梢。

偶題二首

相逢記得畫橋頭。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謂無情即無語。春風傳意水傳愁。

春水長流鳥自飛。偶然相値不相知。請君試採中塘藕。若道心空卻有絲。

宛邱道中

日斜沙路馬蹁躚。故欲迎涼不著鞭。誰解多情似新月。伴人歸去照人眠。

靑桐道中値雨凡數里舟行久之頗有江湖之思二首

繫馬操舟問檝師。卻疑淮口掛帆時。人間遷改何須問。便作江湖未可知。

冥冥烟外鳥飛歸。好老得魚收網遲。隔浦斷霞沉欲盡。半彎新月出雲來。

宿咸平驛

蕭蕭晚葉鳴秋雨。淅淅窗風戰客燈。世味飽諳心已老。不煩搖落強侵陵。

蕭蕭

蕭蕭風雨五更初。枕上秋聲獨井梧。只有菊花猶灼灼。苦教摧拉就荒蕪。

淮陰道中

映日斷霞臨水盡。出雲新月向人來。野塘秋晚無行迹。點點黃花照水開。

夜坐

庭戶無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氣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試筆

學館盡隨蕭歲晚。寒窗書史伴身閒。年來轗軻甘言命。老去追隨厭強顏。

新春

水鄉清冷落梅風。正月雪消春信通。昨夜園林新得雨。杏梢爭放曉來紅。

野步

帶水荒城一逕微。出城桃杏雨來枝。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

春日偶題四首

漫漫東風百草長。夭桃如笑柳如粧。惟憑酒作青春敵。收拾風光入醉鄉。

隔屋桃花嬾鬬粧。好風時有過牆香。滿園芳草無人種。何事春來特地長。

舍北小桃纔及肩。可憐枝弱苦花繁。黃昏雨急東風惡。惜爾不禁春夜寒。

白首傷春一老翁。預愁寒風過春中。下簾數點黃昏雨。一霎輕寒青杏風。

偶成二首

新引龍孫欲解苞。籬根抽筍已梢梢。蘚苔雨過蝸緣壁。楊柳葉深鶯有巢。

乍暖幽步踏斜陽。殘潦青苔曲徑荒。風掃落花填小塹。雨催芳草上空牆。

題黟師房二首

濃淡雨苔依砌綠。鮮鮮秋菊映階黃。山僧睡起日亭午。出戶微微柏子香。

銅瓶布衲出塵埃。疏瘦風標日一齋。門逕蕭然更無事。生螢飛鴿及時來。

初離山陽迴寄城中友人二首

落日昏昏向水低。五更殘燭一聲雞。祇應魂夢猶東去。從此扁舟日向西。

野岸蕭蕭落葉風。秋光離思兩相攻。殷勤臨水揮雙淚。憑寄清流卻向東。

淮陰晚望

蕭蕭衰柳來時路。急急危檣西去船。白鳥歸飛夕陽盡。斷霞風約過平川。

宿第四鋪

繫纜塞沙傷客情。秋雲不動夜陰生。蕭蕭兩岸黃榆葉。解報三更雨到聲。

初見嵩山

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

有感

鬢毛已自秋來變。髀肉仍于馬上消。滿眼青山不歸去。強顏微祿亦何聊。

福昌官舍後絕句十首

淮南梅柳想春遲。怯見西州歲暮寒。惟有看山心未厭。晴明終日在闌干。

小園寒盡雪成泥。堂角方池水接溪。夢覺隔窗殘月盡。五更春鳥滿山啼。

無客門闌盡日扃。兩行喬木擁寒廳。吏胥借問官何在。流水聲中看竹行。

漫興東風作主人。栽培花草伴閒身。不辭伐竹成高架。收拾薔薇一片春。

臥聽堂前布穀鳴。隴頭細麥已青齊。殷勤謝汝催春種。我為無田豈懶耕。

翠竹留人不忍還。暖泉春漲已潺潺。寄言山鳥休歸去。與爾同來樂此間。

洛川春色幾時歸。漾漾清流點翠微。日暖雪消沙岸軟。鴛鴦相對不驚飛。

風吹春日下南山。尚有輕冰結暮灘。何事鴛鴦故相守。清溪不怕夜栖寒。

不掃竹根藏筍芽。旋培殘雪擁蘭芽。為君更接櫻桃樹。付與春風換卻花。

清明山色到前簷。汨汨溪流聚小潭。一榻竹窗晴晝靜。依依春夢入江南。

夢周楚望

春風吹夢到淮南。一夕從容盡笑談。睡覺始知經歲別。洛陽新柳已毿毿。

絕句

坐局歸來已暮鐘。濛濛寒雨溼衰茸。正須牆下一壺酒。不怕江頭三日風。

有感

屋角纖纖挂斷虹。清蟬一噪起高桐。天涯雲盡見殘日。林下雨餘來好風。

贈鐵牌道者

微官待旦亦朝天。賴爾絕勝鐘鼓傳。舉世昏冥覺難醒。憐君常負五更眠。

讀吳怡詩卷二首

羅田春動雪消初。主簿清詩雪不如。休學風騷窮事業。花前莫負古銅壺。

疏梅半落雪中香。想子孤吟對酒缸。野水荒山半猿鳥。跨驢誰問賀長江。

題趙竇所收趙令穰大年烟林二絕

江上孤烟蔽遠林。秋原人靜下鳴禽。水鄉此景常經眼。誰信侯家畫萬金。

楓林荻灘白鷺靜。落雁飛鷗盡日閒。平遠起君千里恨。清詩可要助江山。

屈原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餔糟更遣從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觀音泉

巖松偃蓋不知年。寂寂秋燈寶供前。清徹一源傳萬古。空山長伴白衣仙。

宿慈氏院

樓上鳴鐘報五更。朦朧深殿佛燈明。更無幽夢隨寒枕。聽徹風松到曉聲。

巫臣二首

萬古風情不易禁。多言未似不言深。楚王只聽巫臣諫。不道逃吳已有心。

咫尺山河不易知。無言莫謂卽無思。人間只見枝頭繭。不悟春蠶暗理絲。

北風

北風捲地凝侵骨。凍雪連山鳥不飛。試問朱門餘酒肉。幾人回首念無衣。

洛岸春行二首

溪上映人楊柳黃。滿溪流水碧泱泱。憑君莫向溪南望。春草春風能斷腸。

南山晴翠入波光。一派溪聲繞郭長。最愛早春沙岸裏。暖風輕浪拍鴛鴦。

漫成七首

應敵詩才慚古人。牽情春色容閒身。縱排物色雖甘拙。消散閒愁亦有神。

脩竹娟娟一萬竿。清陰引水正潺潺。知時燕子來相語。任意鳥雛去不還。

高槐無花亦有陰。參天老枝遶千尋。流鶯不使人窺見。故隔深條送好音。

風吹桃花西復東。雨打海棠零亂紅。可是春光卽消歇。牡丹音信未全通。

江南梅花凌雪霜。桃李開盡春無光。誰知洛陽三月暮。千金一朵賣姚黃。

溪水春來清蕩沙。溪南溪北是人家。依依陌上多情柳。簇簇原頭自在花。

庭陰當午起猶慵。斷送殘春醉夢中。桑柘成陰桃李盡。一川零亂柳花風。

和應之出城

路穿槐柳遶山斜。長夏村墟對物華。青玉一尋披籜竹。絳繒千斤剪榴花。

永寧赴晁應之見招賞花途中遇雨

行雲濃淡日無輝。輕雨飄飄點客衣。馬上漫郎醒復醉。一盃容易送春歸。

依韻和晁十七落花二首

投老慇懃向物華。風前猶欲拾餘花。更將夢逐殘紅去。遍入長安百萬家。

飛隨風雨落隨流。更有餘紅亦已休。杳杳天涯春物盡。可憐黨蝶不知愁。

和端午

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國亡身殞今何有。只有離騷在世間。

偶成

須知庖手有眞如。合遣輪人笑讀書。擁褐蒲團深閉目。老人于此有工夫。

雙廟

成敗功名付偶然。男兒要是死生間。故應城破知肝膽。飛矢何勞記賀蘭。

株林

九嫁奔亡一老姬。白頭蠻叟變西施。二公費盡平生事。深屋嬋娟世得知。

淮上阻風步入寶積山訪紾長老

少年飄泊歸淮東。道人住庵何處峯。知有招提烟水外。雪雲山路倒杉松。

淮上觀冰下

塞淮千里凝冰下。古岸枯槎黃葦枝。憶得天津橋下見。五門春動雪消時。

柯山集卷二十四

七言絕句

春陰

驚鴻瞥過不容攀。病眼淮邊悵望寒。獨臥孤舟對楊柳。春風終日在檣竿。

宮人斜

青蛾皓齒作埃塵。玉匣珠衾地下身。一曲壞牆門不鎖。林花開落墓前春。

奉先寺

定知生不出長門。禾黍蕭蕭寺後村。松柏城南萬邱冢。傷心最說內人園。

至後早赴館二首

紅蠟檠柄冷未黏。柳條偸暖作纖纖。高樓殘白誰家雪。盡日天寒不捲簾。

城闕殘雪寒催曉。宮近晴雲暖欲春。誰覺風光添一線。玉壺漏水報雞人。

晁二家有海棠去歲花開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飲今春花開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楚以詩調之

頗疑蜂蝶過鄰家。知是東牆去歲花。駿馬無因迎小妾。鴟夷何用強隨車。

復答迎郭侯犢車之句

玉壺春酒射朝霞。只看纖腰不看花。但遣舟迎桃葉女。仍須恩賜短轅車。

清明日舟中書事二首

清明不到旅人家。乞火鄰船自試茶。弄柳好風低作舞。夾船春浪細浮花。

巢鳥噪處綠楊村。寒食人家晝掩門。麥隴曉風收宿潤。烟林午日漲春昏。

題海州懷仁令藏春亭

間道山中宜長官。種花不肯放春還。故知車馬紅塵地。催促東風不得閒。

題綠野亭

渺渺孤亭滄海東。天連平野四無窮。可須斤斸宅端上。自攬山河眼界中。

漫成三首

病除牢愁須酒聖。狼藉春色要花紅。定知春來無一事。若教有情愁得儂。

容易得愁卽不去。苦教春物喚愁生。遣愁飲酒大拙計。遣語蹙眉爲慢聲。

閉門春風作往還。誰家有花堪醉眠。柳腰榆莢爭入眼。江梅一枝遠如天。

題榮子邕陋居二首

草舍隆中一幅巾。閉門三致漢將軍。紛紛自獻知何有。終遣斯人了鼎分。

一室荒蕪孺子貧。知君四海入經綸。殺身虎口終何補。洒掃庭除自可人。

秋日有作寄直散騎舍

黃省文書分道山。靜傳鐘鼓建章間。天邊玉樹西風起。知有清秋到世間。

曉雨

綠滿園林紅已稀。淫煙和柳共霏微。誰家油壁春寒裏。獨輾天街曉雨歸。

送周六赴濠州戶曹二首

老類有婦何劬道。一室蕭然尙愧君。但恐小喬來丈室。卻須射虎作將軍。

從來悟道不由書。數面相望已有餘。麈尾花飛終不近。濠梁古鬼解揶揄。

趙弟

男兒何用立奇勳。趙弟從軍初不聞。但斬郁城侯萬戶。不須猿臂老將軍。

贈阜公

才高一世有奇功。掩卷令人獨想風。莫笑狄祠遷武相。致人從古是英雄。

夜來

夜來風雨掠餘春。晏起蕭條一病身。三月長安泥浩浩。懶隨車馬作游人。

桓溫

北征談笑縛姚公。靜掃諸陵見洛嵩。不用登高笑夷甫。正緣此輩使君雄。

和天啟惠橘詩

十年不摘洞庭霜。喜見新苞照眼黃。但對典刑休嗜味。（原注。天啟辭以橘酸。）虎賁猶得作中郎。

題畫二首

敗蘆浸水凍灘沙。朔雪隨風亂擾花。溼翅老鴻鳴未起。暮雲山色暗天涯。

蒼苔老石守寒叢。雪洒林鳩美睡中。鶉傍陳根饑更啄。雀棲高梢瞑辭風。

題庭木

枯條怪石坐寒窗。玉軸高懸畫萬金。歲晚荒畦眞在眼。寂寥方見此時心。

有所歎

駢務當車闕載先。相君冠蓋照秦川。六雄未滅君無苦。當念杜門公子虔。

五更

歲事先教蟋蟀催。暮雲樓闕殷輕雷。五更庭葉驚殘夢。知有清秋犯雨來。

下直

閒住長安鬢已絲。宮廊還見落槐飛。暮雲疏雨蒼龍闕。不惜障泥策馬歸。

題史院直舍魚鱗屛

鐘鼓聲稀下直遲。秋暉初轉萬年枝。寒廳盡日誰相對。慚愧屛風畫鷺鷥。

梅花二首

便使柳肥終解舞。莫驚梅瘦爲含酸。因風自是還成態。與雪爭妍卻要寒。

天質自清非爲瘦。仙姿正白不施紅。未開如怨開如笑。枉乞幽香與北風。

探春

啾啾凍草聚飛雀。梟梟喬林獨嘯猿。忽憶淮南春意動。早梅池館斷鴻天。

雙槐

老去相看終慘澹。秋來無賴對婆娑。任從葉逐西風去。要聽庭寬夜雨多。

晏起

晚起翻書日欲西。偶然乘興忘遨嬉。好書自癖非求利。掘冢才須數句詩。

和人二首

臘殘春近獨消魂。殘雪長安千萬門。青鳥何曾寄音信。碧雲剛解報黃昏。

天窗

曈曨曉日漏春光。欄下蒼叢尙臥霜。認得君家門上雪。易知何事卻難忘。

雲屋分甞一尺明。坐令隔幌見飛屏。任從世界傾盆雨。只要蕭蕭數點聲。

失性

失性樵顛君子鷄。忘羞跳擲沐猴冠。須知六合梟鸞雜。供與閑人靜處看。

夢至一園池藕花盛開水鳥飛鳴爲作二小詩記之

偶來乘興不須疑。一頃秋香欲發時。老子婆娑眞爲爾。百回相見愧鷗鷥。
平池秋水雨來深。無數紅妝出岸陰。翠幕深藏知有意。白鷗相見本無心。

讀王荆公詩

名實由來不可逃。悠悠毀譽亦徒勞。誠公已死言終立。不是軒裳世祿高。

雨霽

疊隴故犯青冥上。列缺應逢返照迴。樓外細螮呈窈窕。枝閒少女故徘徊。

蹇驢

蹶伏鹽車饑不行。疲牛與爾飽平生。子荆自是佳公子。亦向人前作汝聲。

局中晚坐

高林晚葉漸疏明。雨過長安萬屋青。爲問西風來幾日。夕陽宮殿亦秋聲。

無題二首

風槐已疏連如許。夜蛩雖怨可若何。出門屐齒苔痕滿。隱几書塵鼠跡多。
晚起清秋一枕涼。四簷鳴雨下淋浪。竹籠燒藥時添火。青榻焚香卻閉房。

蜻蜓

鬢刷衣裾紫翠新。曉天風露歷籬扃。應知不蚤逢花漏。長嘆林中宴坐人。

久雨

欹簷積雨苔生瓦。陋巷人稀泥及門。坡下牛羊來遠墅。舍旁麻麥接荒村。

吳江道中懷陸魯望

我亦扁舟一散人。江湖爲洗十年塵。筆牀茶竈經過地。風月相望亦有神。

霅溪道至西安鎮

落霽清秋水底天。夜帆燈火客高眠。江東可但鱸魚美。一看溪山直萬錢。

寄寧宰走筆呈李宣城三首

殷勤寄語宣城宰。公事何時是了時。病守欣然有嘉思。亦須對雪把空卮。
聒聒庭中爭曲直。紛紛筆下判鞭笞。坐曹決事輸歸飲。須信薛宣稱吏師。
萬夫饑腹待倉儲。三戶窮民守破圩。疲瘵不禁鞭撻甚。長官對酒且歡娛。

遊園

病來久不上層臺。窗有蛛絲逕有苔。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

聞蛩二首

晚風庭竹已秋聲。初聽空階蛩夜鳴。流落天涯聊自得。今宵爲爾感平生。
二年江海轉萍蹤。白髮蒼顏換舊容。新月窺簷風動竹。宣城今夜又聞蛩。

雨中題壁

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繫客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年對雨古宣州。

鵁鶄

敗荷枯葦一方池。溪上鵁鶄坐得知。何事月寒風露下。擘擧孤影在風枝。

秋蚊

江城落木已窮秋。病客初寒欲製裘。暗室飛蚊猶撲面。不知天上火西流。

冬日

忽忽新冬無一旬。自憐憔悴楚江濱。滿前魍魅何曾禦。尚愧無功作逐臣。

預作冬至

紫壇曾從奠琳琅。親被天人玉冕光。今日黃州山下寺。五更聞雁滿林霜。（原注。某元祐七年南郊。曾鼎帝壇亮席左。見上冕玉皆白如雪。爲燭所照。出光數尺云。）

九日登高

黃梨丹柿已催寒。一月西風積雨乾。紺滑秋天稱行草。卻憑秋雁作揮翰。

試墨

金葉冰窗淨絕塵。硯塞龍尾縠生紋。澄江清淺汀洲靜。忽有蒼螭下吐雲。

探花

清寒帶雪未成春。可得芳菲早向人。須遣豔陽歸掌握。故教桃李及芳辰。

送窮

年年瀝酒拜酒巵。風俗新正競逐貧。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鬪事祝錢神。

寄陳州朱教授三首

殷勤寄語朱夫子。僧舍花前亦舉觴。學舍蕭條官職冷。不知誰與戴姚黃。
欲曉山禽百種鳴。最憐啞咤是雛鶯。遙想西湖煙柳色。深春風露水邊聲。
春雨江干不肯晴。大江櫟岸轉雷霆。山頭方丈渾無事。掃地焚香看佛經。

送春

二年江上見春歸。（原注。子辛春在金陵江上。）預想重來我未迴。淹速世間誰料得。祇應相遇且銜杯。

寓寺八首

門外清泉殺稻畦。西南脩竹作城埤。用平林斷空明處。卻有遙山作翠屏。

道人鐘梵久寂寞。俗客驅車聊靜便。我亦尋山問衲子。平生香火舊因緣。

病臥淮陽太昊城。牡丹叢畔過清明。那知春暮長江上。竹裏招提聽曉鶯。

江城梅子青時節。嫩紫天紅掃地無。脩竹滿山連草色。卻煩林鳥勸提壺。

翠屏長好何曾損。寄語啼鶯漫不開。應爲殘春足愁恨。長疑磐破鏡中山。（原注：有鳥聲如呼翠屏損。）

平曉春寒失半山。濛濛小雨暗江干。寺樓倚徧消殘醉。只有春愁伴薄寒。

錯落星河沒半空。江城悲角五更風。幽人夢斷西窗雨。背壁籠燈到曉紅。

籠燈到曉只微明。獨擁單衾聽雨聲。舊憶竹牀詩過暑。蕭然未覺負平生。

黃葵

黃葵貴麗不妖嬈。一朵新晴牆外高。遙似翔英臨便坐。曈曨朝日照天袍。

聽鳴禽

流滯江邊歲已宿。又聞春鳥喚朝陽。何時北去懷陳迹。寒竹疏梅黃土岡。

曉雨

柳陰江上千峯秀。小雨晴邊百草生。惟有春禽思孤客。曉啼渾似故園聲。

黃州酒務競竹房北窗新種竹戲題于壁

異時小杜高眠地。幾向秋風聽楚江。身世浮雲那可計。試留雙竹守寒窗。

梅花

我愛梅花不忍摘。清香卻解逐人來。風霜肌膚隨處好。不知人世有塵埃。

分冬

莫嫌人事浮雲變。且作吾儕飽飯待白首分冬聊自勸。江城今夜一陽生。

食薺糝

論斤上國何曾飽。（原注：高力士至黔中見薺云，兩京論斤買，五溪無人採。）旅食江城日至前。常蒸藜莧最清好。故應不糝愧吾原。（原注：原憲藜羹不糝。）

戊寅正月八日早寒

濃淡春雲夜雨乾。寂寥庭院袂衣寒。無人爲發樽前笑。但把梅花似舊看。

正月七日雪晴

西窗融雪飄如雨。故與新春作薄寒。昨夜雁聲渾向北。夢魂隨去過關山。（原注：光黃之間路名關山也。）

春蔬

新春書劍滯江城。又見南蔬入旅羹。傷心太昊祠前路。小甲連畦帶雪青。（原注：予有蔬圃在陳州太昊祠南。）

讀秦紀二首

烹滅群雄力未疲。緒山射海欲餘威。誰知傳與癡兒子。祇得阿房似舊時。

汲汲威刑繼祖龍。收功終在望夷宮。未應家國歸車府。卻有山東老沛公。

偶成

許君踏月夜相過。此語當時恨已多。但願相逢休怨老。不妨白髮聽新歌。

春日懷淮陽六首

西城門外古濠清。太昊祠前春草生。早晚粗酬身計了。長爲閒客此間行。

靈通禪刹古叢林。永日惟聞鐘梵音。閱世興亡千室佛。百年風雨古髹金。（原注：靈通院石晉末所刻有千佛殿，壁繪用金。）

最愛南城汲井園。春來蔬甲不勝繁。人家斷處無雞犬。遲日東風似古原。

黃巢寨南琵琶溝。古原芳草靜春流。大溝舸艤何處客。牆竿西北是神州。

莽莽郊原帶古邱。漸漸隴麥散羊牛。杏花楊柳春濃處。一片青帘惹客愁。

城中萬枝木芍藥。姚黃一萼得春多。日日踏春渾坐此。人間無醉奈渠何。

柯山集卷二十五

七言絕句

上元三絕

清晨謁帝大明宮。拜賜歸來夜過中。（原注：予在館書近十年，每歲上元晨趨大慶迎駕，近午，駕回，駐蹕大慶門，上賜茶酒，拜謝退，率一二同舍擇勝縱觀，至夜分必醉歸，歲率爲常。）一夢十年身老矣。山城風月作過從。

沽酒壚邊人若市。算商亭下浪連天。張君官況今如此。豈有工夫作醉眠。

江邊燈火似秋螢。哀怨山歌不可聽。自怪今春牢落甚。禪房止酒讀黃庭。

二絕句

衙齋無事雨初晴。山澤有容春向深。何物東風吹不散。祇應多病謫官心。

茅齋斜日曉雞號。水滿陂塘薺麥高。回首故園空悵望。東門歸路綠迢迢。

正月二十五日以小疾在告作三絕是日苦寒

黃土岡頭薺麥長。春陰蔽日午風狂。山前梅落無人見。只有幽禽啼暗香。

春色三分有尙多。且饒芳草占高坡。門前柳色如彭澤。爭奈陶君止酒何。（原註，予方以病止酒。）

見說櫻桃已爛開。半愁風雨若相催。自憐華髮傷春客。兩見飛花未放回。

所居有梅一株在堂東荒穢中正月二十六日已謝矣二首

平生常恨逢梅少。及對江梅無好詩。寂寞荒由少風味。直須雲髻插斜枝。

冷落疏枝寒草岡。欲攀先怕踏榛荒。異時折處何堪說。臨水高城倚女牆。

堂前種二桃詩示秬

平昔殷勤向物華。誰知憔悴客天涯。雙桃栽罷還惆悵。憶得淮陽舊種花。

春日書事

蟲飛絲墮兩悠颺。人意遲遲日共長。春草滿庭門寂寂。數櫺窗日掛空堂。

十月十日夕同文安若對月

林外霜風作夜聲。入簾寒月似多情。燈前爐畔深杯暖。更聽昭君出塞行。

淅水道中二首

露老發枯田舍忙。誰令四月雨浪浪。未容烏鳥私遺粒。鳴蜩跳蛙欲滿塲。

綠野新晴風日涼。肩輿細路轉重岡。橋邊野水侵官道。旋喚漁舟渡夕陽。

感庭莎

桃蹊李徑有塵埃。初放青莎秀滿階。想見半歸古城角。有人嗟我未歸來。

宿潘朴草堂聞蛙聲二首

跳頭鼓怒任爭雄。何事鳴呼聒睡翁。不用酒灰煩晉老。正須兩股村吳儂。

孤村是古菰蒲谷。只有羣蛙噪滿陂。我亦聞來無鼓吹。不須通夕短長吹。

齊安春謠五絕

江上魚肥春水生。江頭花落草青青。蔞蒿芽長蘆筍大。問君底事愛南烹。

莫笑江城大如斗。桃花如燒酒如油。人生無病即爲樂。莫詠離騷澤畔愁。

楊柳弄春飛不得。雪絮點點吹人來。輕清潔白非塵物。寄語桃杏莫相猜。

赤壁磯前江急流。周郎功業莽悠悠。惆悵沙邊雨中樹。無言供作古今愁。

江頭春泥妨踏春。閉門守春春著人。問春著人作何味。半酣美酒聽韶鈞。

衡門

衡門日晏晚雞鳴。下舍人歸半掩扃。邑犬無聲山郭靜。暮天寒月撥雲生。

橘

離離高林綠實圓。清霜一洗若金懸。李衡何等相奴隸。自有高人相國賢。

梅

覆釜湖邊雪壓廬。數枝林外已先春。盡將七澤清霜氣。洗出姑山綽約身。

水仙花葉如金燈而加柔澤花淺黃其幹如萱草秋深開至來春方已雖霜雪不衰中州未嘗見

一名雅蒜

宮樣鵝黃綠帶垂。中州未省見仙姿。只疑湘水綃機女。來作清秋宋玉悲。

崇寧壬午臨汝四月始聞鶯二首

青杏登盤櫻壓枝。園林初夏轉黃鸝。一聲風露高林曉。卻覺年華總未衰。

好音終在恥爭先。谷外寒多故後遷。已過花時亦何恨。不妨夏木綠參天。

采石阻雨寄宣城故人二首

風雨江頭思故人。東南煙水漫青春。宛溪東岸垂楊樹。想見煙眉亦解顰。

閒雲濃淡作朝陰。柳色江頭春已深。誰爲宣城故人說。依依祇似去年心。

漫呈无咎一絕

題扇燈前亦偶然。那知別後遠如天。去年醉舞看花處。獨聽琵琶卻惘然。

壬午臘月下旬偶作二首

啄塊饑禽傍短籬。風鳶一笑起高枝。君看草樹冰霜裏。即是東風欲到時。

風折蒹葭水結澌。燕鴻相語定歸期。淮南水闊山長處。小待燕山殺雪晞。

泊楚州鎮外六首

滿眼荒寒春未知。芳菲欲到野梅枝。東南近臘風煙好。美酒千鍾魚蟹肥。

便風吹舫去無情。漫遣槎牙鐵鎖橫。未嘆客行鷗鳥遠。五更吹角是高城。

婁上席上舊行雲。二十年間生死分。可惜風流一抔土。年年春草斷人魂。

流落相逢二十年。老將白髮對嬋娟。如何見我都依舊。添得尊前一悵然。

水榭疏簾秋夜涼。清歌一曲醉瑤觴。明朝回首高城處。只有西風卻斷腸。

莫愁家住大堤邊。朱閣青樓映碧川。斜映清淮一梳月。晚妝相對鬭嬋娟。

東齋雜詠七首

竹

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灑。莫作封君渭上看。

菊

野人齋饌屏肥腥。自向階前擷紫莖。老去愛花心轉薄。一盂蔬飯足浮生。

盆池

點點青萍秋後衰。溶溶晴日見魚兒。水邊窺影何方客。自照行吟憔悴姿。

老槐

雪霜未死閱年華。危葉蕭蕭戰古槎。裊裊秋風官舍冷。半枝斜日帶啼鴉。

皂莢

幾經塵埃不可論。故山喬木尙能存。不緣去垢須青莢。自愛蒼鱗百歲根。

南窗

門前塵土懶騎馬。堂上文書厭坐曹。只有南窗慰人意。寒燈清夜讀離騷。

道榻

紙閣蘆簾小榻安。一裘容易卻輕寒。誰能午枕江湖夢。風落晴窗柏子乾。

齋東二首

齋東椿老葉已盡。堂下菊叢無復香。長安風埃歲已晚。閉門不出馬毛長。
歲晚長安足風土。天寒官舍少文書。下馬閉門復無事。壁間佛像對銅爐。

凝祥三首

齋祠太一館清眞。望秩名山固有神。斜日苑門人不到。靈風自掃石牀塵。
已隨芳草藉盃盤。更任垂楊拂馬鞍。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
峯巒桃李已扳攀。只有春風作往還。園吏不須防客到。長安從古少人閑。

謝人惠金沙酴醾二首

金沙倚麗閨中秀。酴醾謝郎林下風。欲試此心無結習。兩株常守淨名翁。
金沙豐腴合德豔。酴醾輕盈飛燕身。久無丹白應知我。齋散天香供道人。

奉安神考御容入景靈宮小臣獲觀有感二首

靈風依傘繡與深。仗外猶疑警蹕音。不似尋常遊幸日。樓前鼓吹卻沾襟。
渭上衣冠故老哀。西陵石遝已莓苔。從今仗下新歌舞。長及年年獻酎來。

次韻子由舍人先生追讀邇英絕句四首

天寒書殿曉班清。氣爽仙盤瑞露零。講罷羣公佩聲散。一竿宮日轉槐庭。
聯翩右史佐西垣。齊舉螭頭點未乾。自是退之平昔事。可須愁著進賢冠。
冠佩煌煌拱北辰。道人風骨自軒軒。茯苓松下龜龍老。須乞靈丹一粒吞。
恭默誰聆金玉音。陶甄萬物付無心。君王好意與天意。憂國論思不厭深。

荒園

日暖風簾翻乳燕。曉寒露柳轉流鶯。荒園日日東風裏。吹盡閒花香草生。

東海旅夜二首

無酒消憂寒未減。隔帷相對一燈愁。蟲聲喚覺五更夢。風雨滿庭桐葉秋。
闌釭背壁影微微。千里天涯客夢歸。一夜海風聲不斷。曉來寒葉滿庭飛。

寄李不危

憶昨東風吹馬歸。瓦關分袂淚交揮。淮陽風物應如舊。獨在柯山送雁歸。

曉發途中

坐無燈火夜蕭然。馬上匆匆未曉天。值驛老兵應笑我。肯將斗粟換高眠。

病起登[illegible]樓

病來久不上層臺。窗有蜘蛛還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

觀蘇仲南詩卷

蘇子詩如刃發硎。十章入耳韻泠泠。文章三昧無多子。祇守君家舊典刑。

讀仲南和詩

異時文席許論詩。三載江湖讀楚詞。自笑酸寒無好語。少年倉氏獨相知。

謝仲南和詩

曾約西湖蒲主人。只今湖色已知春。會須多載連車酒。絕勝寒倉滿目塵。

渡沙河

溶漾泠明徹底清。鷗鷺慣客不相驚。卻疑洛水新霜後。八節灘津石柱聲。

題五柳亭

大夫風韻如彭澤。五柳蕭森手自栽。我亦扁舟倦游者。登臨聊復賦歸來。

項城道中

塵壁蒼茫有舊題。十年重見一傷悲。野僧欲與論前事。自說年多不復知。

離京後作七首

蘋芷江邊已五年。厭聞風浪打船舷。南風蕭艾荒涼野。時望高郵一慨然。
水諸送客渾無浪。風解留人卻有情。今夜檢林繫帆宿。卻從北斗望天星。
灘畦沽酒兩三家。春去芳叢有晚花。莫道長安在天上。女牛猶有客乘槎。
一水夷猶送汝陰。年華客意兩相侵。河邊無限青青草。憔悴何人繫此心。
過雨陂塘處處深。南風蕭艾欲成林。道邊拾穗行歌者。亦有豐年一飽心。
高槐老柳舞南風。晴日家家罷麥中。芟壟黃雲見原隰。卻教風雨洗長空。
燕雀翩翩夏屋深。成蹊桃李已成陰。黃鸝深處無人見。時有清風送好音。

對菊花二首

官閒身世兩悠悠。種竹栽花一散愁。黃菊叢邊對疏雨。一年懷抱此時秋。
躬耕過歲與吾事。牛下齋見婦妾歌。招飲風煙過閒日。邊籬栽菊可如何。

柯山集卷二十六

七言絶句

初夏謁告家居値風雨偶作二絶

春愁已逐驚花盡。野果垂簷綠葉稠。天上幾回飛破鏡。嵩居未折大刀頭。
高堂終日雨潺潺。卻著重裘倚薄寒。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天色兩相關。

西窗雜詠三首

翠蔓垂簷筍過籬。幽禽終日傍窗啼。山林勝處平生事。他日何妨動我思。
穿籬兩竹是龍孫。風葉蕭蕭便有聞。卻到嵩陂心未已。更將甘雨灑川原。
稻畦新插綠雲齊。雨過溝塍水接溪。到舍妻兒勞勸苦。白醪缸畔醉如泥。

別齊安稅務窗竹二絶

何獨王郎與爾歡。一年顏媿碧琅玕。葛陂一別知何處。兒輩人間行路難。
隨流泛梗難無定。別渚棲鴻亦有情。爲問竹窗清夜尸。從今誰解聽秋聲。

四月二十三日晝睡起

幽人睡足芭蕉雨。獨岸綸巾几案涼。誰和薰風來殿閣。不知陋巷有羲皇。

渡江

白髮人驚老阿童。橫江聊借半帆風。卻嗟縛得窮孫皓。未似高歌醉閉籠。

吳王郊臺

異時豬舉孝廉郎。旗蓋相承據一方。腸繞閶門祥已定。將君畢竟是吳王。

題寒溪長老方丈

滿坐繩牀百衲貧。荒溪古屋四無鄰。爲生易足君無笑。渠是人間得計人。

早起二首

滄江初夜雨翻盆。將曉風聲戰亂雲。籬下寒雞鳴曉苦。老人先起自開門。
風鳴槁葉未辭枝。雨溼疏梅欲弄姿。地下一陽應蹀躞。世間渾未有人知。

冬至贈潘郎二首

荻籬茅屋柯山下。賣餅歸來也作冬。不見長安競時節。車如流水馬如龍。
五更人語起江城。歌笑喧喧天欲明。酌酒壽君但一醉。百年珍重是人情。

發孝感

梟梟檣烏轉地空。娟娟霜月入窗櫳。岸頭楊柳如憐客。猶舞蕭蕭五兩風。

柯山雜詩四首

幽人睡足戴綸巾。策杖開門卯酒醺。黃葉滿山烏鵲噪。江城秋日少行人。
蕭蕭茅屋土山前。翁媼開門去穫田。朝日滿簷雞犬靜。荻籬深處有炊煙。
斷澗橫橋臥古槎。晚雞鳴處有人家。山頭月出疏鐘斷。江上風高落雁斜。
九月江城霜氣清。旅人寒事略經營。隔窗便是山前樹。永夜葉聲如雨聲。

絶句九首

天高列岫出林外。霜落大江流地中。晚日橋邊數歸牧。牛羊部分聽兒童。
樹頭三唱雞賓日。門外斜行雁寄書。十月江城霜氣薄。滿山林葉亂藍朱。
曉起山鴉噪作團。西園霜木倚空寒。風高斷雁呼前伴。雨止歸雲赴舊山。
千林黃葉總飛霜。寂歷疏梅未育糠。誰信輪囷臥山木。心知九地有微陽。
空山風雨冷蓬茅。晨起幽人理縕袍。深閉衡門且無出。溼雲如墨怒江號。
老去不禁茶力悍。兩甌破盡五更眠。月圓三百真魔物。欲乞當壚當酒錢。
讀書老眼苦眵昏。茗飲無端遺夢魂。到處相逢眞可喜。祇應酒是好知聞。
黃葉桑林赤土岡。蓬茅小逕度牛羊。似聞流乞之唐汝。歎息何人爲發倉。（原注。黃州年旱。饑。流民就食唐汝。）

歲暮寒驕風落山。臥聽園木怒濤翻、去年慈德門東雪。永夜宮廊喝探喧。原注，去年春大雪中，予與鄧官奉敕趣寶事，入宿內東門，凡數十餉，直廬宮吏達旦不能寐。

讀周本紀

周公七百年禮樂。箕服檿弧紛破除。空使遺臣經故國。徘徊禾黍歎邱墟。

齋中列酒數壺皆齊安村醪也今且亦強飲數杯戲成呈邠老昆仲二首

曾嘗玉皇碧琳腴。不醉長安市上酤。原注，作史官時，歲六節賜御醞。飲濕先生今已矣。發罈留得與門徒。

原注，東坡云，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

放逐江邊長苦飲。壺漿尚敢較醨醇。中都光祿多新釀。不解隨人得一巵。

臥聞風聲

臥聞風聲吹屋角。應掃積雨陰漫漫。千山月黑烏飛絕。一江星斗魚龍寒。

臘月下旬偶作

歲暮烟霜澤國寒。曉鴉鳴處是柯山。地爐有火樽餘酒。自起焚香深掩關。

春日懷陳汝國

西江逆上涵清汝。漲伏雙魚致我詞。若向池邊見鴻雁。爲言春至苦相思。

柯山春望

先教一雨淨江山。便放千林春意還。何事東風吹客雁。便教無意戀汀灣。

正月十八日四首

幽人睡足聞春鳥。共喜曈曈日滿籬。里巷收燈人寂寞。鄰家夫婦賃舂歸。

收燈城市接荒村。翁媼耽眠日已暾。何事牧童能早起。緩驅白牯出柴門。

道旁蘭若冷於秋。迎客開門一比邱。夜久無人風露冷。空廊飢鼠竊膏油。

山下書生業讀書。荻籬蒿蔓遜人居。最憐無奈窮耽酒。時遣嵗僮致一壺。

二十八日

憶昨秋風吹馬蹄。瓦關分袂涕交揮。淮陽春物應如錦。猶在柯山送雁歸。

二月二日挑菜節大雨不能出

久將菘芥芼南羹。佳節泥深人未行。想見故園蔬甲好。一畦春水轆轤聲。原注，北方治畦灌如桔槔，土謂轆轤，汲井灑之，文符相及，殊可觀也。

二月五日折梅時經雨梅謝矣

江雲漠漠未全開。東嶺微茫日色來。獨犯輕寒踏春曉。殷勤更折雨中梅。

十八日

寒食清明入意閒。春城士女出班班。柳黃花白樓臺外。紫翠江南數疊山。

借允懷惠紫竹杖

輕堅滑澤節仍勻。上下柯山助老身。他日天恩許歸去。提攜同踏故園春。

寒食日作二首

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楊柳插門人競笑。荊蠻不信子推賢。原注，黃岡有官人，效北方以麵作子推，貫柳插門上者，邦人怪之。

朝寒卻覺春衣薄。禪誦還將酒盞疏。落盡江城千樹雪。門前楊柳已藏烏。

牡丹

天女奇姿雲錦囊。故應聽法傍禪牀。靜中獨有維摩覺。觸鼻惟聞淨戒香。

雨霽望樊山

金碧江南數疊山。雨餘秀色直堪餐。仙娥倭墮青雲髻。照我衰遲澤畔顏。

三月二十五日聞鷓鴣

雲夢澤南春欲還。柯山鷓鴣曉關關。幽人夢覺殷勤聽。落月江風尚薄寒。

絕句二首

翠潤園林草木長。春歸積雨滿芳塘。更無一點殷紅色。葉底青梅已可嘗。

晴江水滿長菰蒲。野鴨鵁鶄欲哺雛。誰爲寄聲沙塞雁。春來朔野定何如。

新堂望樊山

幽人井臼兩山閒。鄰里樵漁盡往還。興發登臨窮眼界。江南秀色碧雲鬟。

東堂四首

主人憐客置東堂。爲致炎天十步涼。勝事自來非力致。江南山色巧相望。

老翁還作小兒情。手種芭蕉爲雨聲。便有微泉出堂下。一泓清徹照軒楹。原注，堂下種芭蕉數本，遂得一泉，凱然盈尺，殊清澈。

居止年來如傳舍。構堂珍重主人情。浮生行止誰能計。苟合眞須學子荊。

烏衣更士能呼旦。金縷孃孃解唱歌。天與旅人供一笑。不然奈此寂寥何。

末伏日五更小涼

幽人短夢不終宵。起步星河望涼寥。缺月低簷雞一唱。露華秋色滿芭蕉。

秋日二首

一庭秋色清如水。籬落蕭條日腳殘。忽憶淮陽舊庭院。出鄰高葉翠梧寒。

黃簾朱戶狹洞房。何事易知獨難忘。相思故人雲閒月。涼夜皎皎出東廂。

樊山

黃葉疏林江上洲。西風角怨夕陽樓。晚天紫翠凌空闊。只有樊山取意秋。

月季

月季祇應天上物。四時榮謝色常同。可憐搖落西風裏。又放寒枝數點紅。

臥病晝眠秋風作惡

東堂岑寂似僧居。年老身閒不讀書。病臥空牀雞唱曉。窗前飢雀啄寒蔬。

東堂初寒創意作竹屏障門屏腳偶得朽梅枝截用之完固質野可喜二首

丈室新屏用此君。（原注。如用郗子之用。）碧琅玕插古槎根。白雲一片當空下。護此寒堂宴坐人。

簡册林中老蠹魚。年來窮謫尙耽書。竹屏風下憑烏几。畫作柯山居士圖。

二絕句

幽窗老客寒無睡。長聽城樓曉角悲。萬里滄溟初浴日。晴雞先向草間知。

歲陰慘澹不可出。竹榻地爐聊自安。黃葉滿山籬落晚。北風吹雨澀荒寒。

朝寒

朝寒卯飲已戰勝。煮餠一甌充午飢。便是衰翁一日了。夜爐茗果亦隨宜。

臘初小雪後圃梅開二首

風格孤高又國香。故教小雪發新粧。修行嬈我無功力。卻使天魔入道場。

晨起千林臘雪新。數枝雲夢澤南春。一塵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風露身。

蒼浪

蒼浪鬢髮一衰翁。何事年來到骨窮。魍魎何嘗居四壁。自憐放逐尙無功。

西江

拂瓦輕霜鉛粉輕。東南日出竹窗明。小樓下見西江水。日日風光無限情。

二月二十一日東園桃李未開有感二首

日慘東風正怒號。小園寂寂閉蓬蒿。可能春色如人事。獨發元都觀裏桃。

寄語元都觀裏花。饒君繁麗鬬朝霞。劉郎想到長安日。葵麥風前一歎嗟。

自二月末苦雨寒食前一日始晴覩園中花乃殊不敗

春雲羅羃弄朝暉。清峭餘寒透裌衣。最喜園花渾似舊。十分春色一分歸。

微雲

微雲羅羃弄餘春。清曉微寒尙著人。重理裌衣溫卯酒。綠陰啼鳥閉衡門。

絕句二首

風捲浮烟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樓角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

荒山岑寂晚雞號。獨閉衡門守一瓢。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逢處易蕭條。

雨歇二首

雨歇山園竹引芽。老禪睡起日初斜。今日卻憶香嚴老。解點溈山一碗茶。

家僮取酒衝泥至。酒滿山瓶重莫擕。老子欣然一笑起。開簷洗盞對山妻。

平生

平生壯節終難變。投老浮名信所遭。要路爭先寧遠禍。從來牽野屈吾曹。

題南頓光武祠

他日曾休羽葆車。可憐宮寺已邱墟。雲臺諸將簪冠劍。卻遣嚴光配坐隅。

發金陵折柳亭

津亭折得綠楊枝。更看春風向手吹。建業城邊春已老。連天荒草燕雙飛。

呈官君

江城風雨作朝昏。愁殺壚邊賣酒人。祇有醉時差可喜。不應醒坐過新春。

生日贈潘郎

春雨蕭蕭江上城。論花與子酒同傾。恨君未到淮陽市。一見姚黃慰此生。

謁蔣帝祠過鍾山下二首

野塘春水綠迢迢。上有東風弄柳條。曉日已穿東嶺出。輕寒猶欲戰駝毛。

溶溶野水戲鳧鷖。隴麥初長午景遲。盡日綠楊閒照水。臨風自愛好腰支。

和李二秀才

羨君年少斷遊春。顧我無聊似厄陳。東市車牛泥到頜。不勞舉袂障京塵。

和蘇適春雪八首

春城北斗轉招搖。寒御初還陣尙驕。一夜雪聲欺布被。定知貧舍故相撩。

寒陣須憑酒解圍。閒官幸可典朝衣。一杯冷落憑誰勸。卻有飛花舞入帷。

白帝陰兵嚴羽衞。漢皋老傅振鬚眉。撒鹽飛絮渾纔俗。盡撥塵言賦好詩。

溪上泛舟成底事。庵前夜立意如何。爭知萬頃青青麥。絕勝黃河一尺波。

不死松篁勞借問。未開桃李與催妝。已饒藍女織腰舞。偏犯貧儒百結裳。

偏憐遊騎香蹄汗。最稱佳人素手團。方丈老翁容膝外。出門四顧盡漫漫。

山中景物最幽奇。祇欠夫君爲賦詩。長憶東風吹女几。瓊瑤交貫碧瑠璃。

寒窗凍坐成何事。趣喚紅粧遣暖寒。卻把吟腸盛美酒。更令柔指撥清彈。

宿盧村逆旅

夜宿村南貧主人。入門桃李已殘春。無人折贈門前柳。佇立東風獨愴神。

紺碧

紺碧遙空秋意生。深簷當午暑風清。老翁睡起支頤坐。初聽新蟬第一聲。

淇陽縣晝睡縣舍素絲堂

見君堂下小荷葉．驚我客中春已空．一覺西堂亭午睡．悠悠春夢逐春風．

贈圓明老

一粥一齋年已老．千經萬論不留心．菩提本自非言說．默默知師得更深．

方丈小山

窗外幽軒數步寬．小山幽石對巑岏．說知老子婆娑意．且作僧房一衲看．

秋末在寶齋前菊盛開賦得絶句時秬出未歸

幽齋誰與破窮愁．蜀錦當軒爛不收．白帝驂車千萬乘．玉輪金轂照清秋．

秬移宛邱牡丹植圭竇齋前作二絶示秬秸和

共我辭家似旅人．栽培莫怪倍殷勤．明年太昊城中色．來作齊安江上春．

千里相逢如故人．故栽庭下要相親．明年一笑東風裏．山杏江桃不當春．

夢靈壽寺

客居有似鴻遊澤．鴻渚相看豈有情．何事春來頻見夢．老僧談笑起相迎．

聞鶗鴂

紙窗未白燭微明．鶗鴂枝頭一兩聲．卻憶去年桃李後．淮陽旅舍聽殘更．

甯子

甯子陽愚他諸非．賈生慟哭殺多愁．無言天道何須問．畢竟人間春復秋．

摘芙蓉

今年古寺摘芙蓉．憔悴眞成澤畔翁．聊把一枝閑照酒．明年何處對霜紅．

悼亡九首

菊花還似去年黄．一寸愁心萬事傷．獨立高樓對殘日．秋風吹得淚千行．

遙夜新霜凋碧槐．三更寒月滿堂階．美人化作秋風去．只有秋魂夢裏來．

千行垂淚對楓燭．萬事傷心兒女前．曉鏡不須催白髮．潘郎秋鬢久蕭然．

曉梳零亂髮星星．病眼昏昏怯夜燈．烏几素屏雙草屨．百年從此學山僧．

新霜已重菊初殘．斗死梧桐泣井闌．可是神傷即無淚．哭多清血也應乾．

亦知存沒等浮雲．鮮笑多悲失道眞．卻恐荒唐齊物叟．鼓盆眞是已傷神．

山僧老去久忘情．笑我多悲白髮生．爲道人間具煩惱．早來林下共修行．

嵩陽遣出建春門．同入西都四見春．誰謂回頭隔存沒．斷腸今作獨歸人．

欲治煩惱更無方．只有頭陀理最長．不待存亡始知夢．故應交臂已淒涼．

柯山集卷二十七

同文唱和詩

欲知歸期近呈天啟

耒

欲知歸期近．屈指不滿手．豈無兒女心．惜此良邂逅．蔡郎吾未見．心已想雄秀．那知風雨夜．聽此龍虓吼．

八荒一騎子．萬馬客在廄．鍾山淨名老．爲子不惜口．頗聞國士薦．因自君所有．推應功名地．他日容老醜．

蔡肇

欲知歸期近．朱墨復在手．出門豈無時．官事少邂逅．張公晚定交．千仞仰森秀．華堂耿青燈．夜半獅子吼．

異能服內閑．爽氣凜群廄．新詩陳五鼎．斟酌皆可口．光華委行色．于我亦何有．緘藏不知報．刻畫無鹽醜．

鄧忠臣

欲知歸期近．行行重攜手．掖垣隔華省．明日難邂逅．作者六七人．崢嶸兼神秀．歲暮龍虎姿．風雲即騰吼．

嗟予自遲暮．老驥伏閑廄．瑤珠不量力．攫臂犯牙口．平生辛苦行．何足爲已有．正似逢毛嬙．歸憎孟光醜．

晁補之

眉山見張侯。心許出一手。臨川得蔡子。千載慰邂逅。鄧君起南國。磊磊看三秀。譬如黃鍾陳。我甫瓦釜吼。欲知歸期近。喚馬牽出廄。官醪持餉婦。傾瀉僅濆口。千章輸明堂。勿問草澤有。羣公自凜凜。冰鏡照妍醜。

初伏大雨戲呈无咎

耒

初伏炎炎坐甑釜。長安行人汗沾土。誰傾江海作清涼。元雲飄風橫白雨。普陀眞人甘露手。能使渴乏厭齊乳。只欲當風展簟眠。敢辭避漏移牀苦。清貧學士臥陶齋。壁上墨君淡無語。翰林但解嘲首稽。彰宜不得雞歌舞。聯詩得句笑出看。策馬涉泥歸閉戶。牀頭餘榼定何嫌。窗外石榴堪薦俎。

補之

蓬山西鄰九軌路。三月街晴葉吹土。直廬鑿牖面宮垣。青璧嶄嶄看垂雨。殿角風斜碧瓦寒。翅溼蒼鷹不能乳。卻思窮巷亦可憐。一擔蚊虻通夕苦。鬱蒸書課未須忙。午漏客休聽天語。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雞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饒棋行。坐歌涼月聞千戶。但愛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候歸俎。

曹輔

火焚眞金融作暑。南風無聲蒸厚土。省門下馬不讀書。急掃藤牀臥聽雨。朝涼已覺飯有味。紫盤新茶如潑乳。天工未費一杯水。已變炎涼異甘苦。晁侯笑題北窗竹。知君吟詩得佳語。忽驚秋近梧桐落。未厭野潤商羊舞。快洗晚空作晴碧。三更月華清萬戶。不怕泥深滑馬蹄。更自無金謀燕俎。

忠臣

大明放朝官避暑。長廊簫簫絕塵土。漢家宮殿敞千門。紫閣拖雲灑甘雨。雷欣霍笑洗蒸鬱。蕩蕩青天滑流乳。憶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農家苦。豈望生還直舊廬。得見張晁說新語。初聽鈞天驟縞忭。正似聾聞霆起舞。喜乘初涼輿晤歐。不憂庭寮艷垣戶。徑攜斗酒相就醉。更置雙鯉充君俎。

汗流龜跌如炊釜。蜉蝣飛空蟻運土。眼看纖雲上太清。曾不崇朝八荒雨。金柔火老旱太甚。咽咽冰雪如餳乳。豐隆列缺及時來。蒼生解除焦焚苦。張侯不辭茅屋漏。倚柱長吟可人語。愛君豪猛爲君和。初撫劍歌終起舞。城南酒壚館新釀。不獨黃公當門戶。蒲沽鴟夷極獻酌。抽摘園蔬供鼎俎。

突冷塵魚生甑釜。十年都城困風土。不辭揮汗過三伏。敗屋任聽滂沱雨。張侯作詩召清風。渴讀如飲雪山乳。笑我形容太瘦生。我亦悔前用心苦。晁子迭唱亦起予。兩人終日同堂語。奈何拘學技藝窮。跛鼈欲趁驥騄舞。魁然圓腹貯文史。朝來氣爽覓酒戶。爲君急搓頭編縷。翠羅紅落雕俎。

神龜不識烹魚釜。生穩深淵長黃土。誰令誤落魚網中。自晝冥冥作雷雨。使予悵然別舊隱。空巖無人滴鍾乳。松菊滿山胡不歸。願同妻子忍攻苦。長歌漫漫何時旦。起坐中夜私自語。茅茨十九漏如灑。誰知華堂醉歌舞。山中吾廬歸去來。峯插翠玉朝高戶。注目擬刀必割時。尸祝何煩越樽俎。

肇

城中鼎食排翠釜。羊胛駝峯賤如土。青衫學士家故貧。斗米束薪炊淫雨。縱橫圖史照屋壁。呫囁詩騷從

稚乳。省中無事騎馬歸。雨聲一洗蒸熱苦。急呼南省同舍郎。聽我臨風有清語。且貪書簡事文章。未有黃金買歌舞。往來詩卷牛腰許。太羹元酒姑在戶。吾詩老澀邀使前。正坐可口收艱俎。

贈文潛

肇

張侯胸中包覆釜。百里奔流無寸土。元蛟白鼉有時作。一洗乾坤三日雨。詩成變怪有如此。震動猶能止啼乳。已傾太白酒船空。更壓少陵飯山苦。昨朝東門同拜赦。玉斷猶殘道中語。閉門十日無一事。坐對空庭秋葉舞。何時御史出箱臺。使假前騶辭棘戶。城南邀我倒餘樽。紫栗黃橙已登俎。

答天啓

耒

黃鍾無聲登瓦釜。蔡子青衫在塵土。過人爽氣百步寒。知子胸中有風雨。三年河東走鐵馬。絕口魚蝦便酪乳。歸來萬卷付一讀。不覺兒曹用心苦。周旋陸遜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吳語。莫徒彩筆雲錦張。要是寶鼉蛟龍舞。天兵百萬老西北。快馬如飛不出戶。看公大蘇出麒麟。走取單于當刀俎。

和天啓贈文潛

補之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放言頗似燕客雄。快若范睢如墜雨。東城輸羽未足論。柏直何爲口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齋苦。平生豪偉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閒那自運甓忙。時清不用聞雞舞。桓榮歎喜見車馬。書冊勤辛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再答

肇

羌兵昔出皋蘭路。欲鏟新城無聚土。烟烽照夜氣如霞。鐵馬連羣散成雨。東西兩關同日破。股掌嬰兒絕哺乳。鼓聲十日拔帳歸。至今猶說防城苦。當時諸將無奇功。不敢彎弓向敵語。槖駝西來金帛去。孽狐小鼠猶跳舞。王師八月盡防秋。惴惴軍興恐編戶。腐儒不用輒憂邊。廟堂有人制樽俎。

呈鄧張晁蔡

輔

都城薄祿纔三釜。白髮朱衫汙黃土。九人同日鎖重闈。一夜濤聲卷秋雨。投身雖喜豪俊窟。刺手如逢虎方乳。鄧侯相逢十載後。清骨巉巖詩思苦。張晁自是天下才。黃卷聊同聖賢語。蔡子彎弓欲射虎。拔劍酒酣時起舞。何當運袂上霄垠。速致時康門外戶。病夫行矣老江湖。尸祝安能越庖俎。

余幹

可畏日輪如赤釜。賴有羣仙司下土。稍從寥廓踊濃雲。旋向塵埃灑甘雨。松新匹女更施澤。山木欲童饑得乳。馬牛暫息要途勞。魚鱉頓舒炎海苦。野鶴那虛屋上鴉。穴狸不羨山中語。清風豈假白羽搖。輕汗專

沾翠綃舞。已憐爽氣滿襟袖。更喜餘霞照庭戶。後朝便是閱英才。爲指蝌蠓設十俎。

次韻呈文潛學士同年

柳子文

才捐斗量君獨從。年少發跡脫塵土。重闈幾日鎖清秋。酬唱新篇亂如雨。歲晏相逢十載前。君家酥酪和餳乳。（案此下原闕若字闕二句）晚將衰颯奉英遊。漫記寒窗邀夜語。平生意氣杯酒間。我醉狂歌君起舞。即今頭白老青衫。但見教子應門戶。燕頷從來骨相殊。看君鼎食羅五俎。

用俎字韻呈樗年

肇

隨寵一言能破釜。魔界掃空成佛土。鍾山道場天所開。萬壑千巖散華雨。白衣居士演眞諦。江海滔滔流法乳。自從玉馬飛上天。妙緣誰救諸有苦。我昔南行入定林。水鳥松風能妙語。六時天樂彩雲飛。百丈塞江翠綃舞。此地知君曾著力。雷作彈指開禁戶。空山惠帳盡思歸。秋末晚菘行可俎。

次韻天啓戲爲禪句之作

幹

一片木柴投向釜。不是知音色如土。道途漫用運三車。根性終然資一雨。相逢儒禮窗中人。涓滴何辭比驢乳。善才童子天質奇。拋官遠遁修行苦。果向北山曾過人。使解相書尋一語。而今脫卻七斤衫。相見山山惟作怒。秋閣何幸相握手。未厭夜深來叩戶。莫愁客至將何待。臥有眠牀飢有俎。

上呈子方鄕丈

肇

西方殘寇魚游釜。往歲天兵收境土。軍行旱海口生烟。沙井無泉天不雨。將軍意氣吞八荒。欲入涼州傾馬乳。堅城不下河未冰。幕中稍覺從軍苦。曹侯獻計取東關。帳下選鋒同此語。歸來塞色侵鬢毛。聯翩始閱衣衛舒。不學行閒宴校尉。盡斬孫歆封萬戶。人生富貴有危機。歲肩不願加雕俎。

次韻答天啓

輔

天兵連營十萬釜。烈烈威聲震西土。崑崙月窟掃欲空。豈止斯民被時雨。賀蘭狡兔逼三穴。黃口嬌雛未離乳。臨機一失挫銳鋒。誰願忠言如藥苦。吾聊蔡子喜談兵。早歲曾過阿戎語。逸才自擅鸚鵡賦。高韻仍爲鵬鶡舞。方略應須敵萬夫。徒擬韓嫣笑當戶。正宜弱冠請長纓。緊取單于登高俎。

曹子方用釜俎字韻賦詩見遺予泊張文潛晁无咎蔡天啓因以奉酬并示四友

忠臣

長愛陳思詠其釜。幾年不見徂南土。偶來相逢翰墨場。夜窗共聽空階雨。躍馬蔡卿能腎肥。好書張侯期飲乳。晁令知從博士遷。智囊不厭傳經苦。于茲邂逅如夙契。曉我勉勞勤晤語。詩成乍變龍虎文。筆落更

驚濤風舞。我將隱遁山林麥。公等整頓乾坤戶。分同尺鷃拾榆枋。難使犧牛登鼎俎。

柯山集卷二十八

同文唱和詩

考校同文館戲贈子方兼呈文潛

補之

二十年來曹子方。新詩曾見未能忘。多才善諱稱物芳。吳娃席上呼作郎。㬥然何許歲月長。只今未老毛髮蒼。自言逢掖非昔狂。傳經華陰夫子堂。何曾騎馬身挾槍。詔隨上將西擊羌。薑蒲澗注謂我臧。夜行馬頓飢無糧。鼓聲驚谷騎卷岡。吏呼馬微醉在牀。前鋒奄至靈武旁。中堅不後無敢攘。城門三日牧蔽隍。百駝載筍千橐裝。旌旗立壘鳥鳥揚。還軍不省一矢亡。坐師無獲勞不償。饒歌入奏虛錦囊。秋風鱸魚思故鄕。鈍頭宜畫鸛鵝行。得官猶領萬騮驦。王城對巷如參商。那知連月居茲房。稱多量少非我長。學公古錦懸秋光。閉門飯飽庭葉黃。秋盤登兎官酎香。吳音訛變雜秦涼。令壺老柏笑覆觴。淹留平日步欲翔。得君可樂殊未央。人生傾蓋何所望。結交松柏要冰霜。中天號出玉繩章。青驄御史騰康莊。歸期屈指未可忙。聞君況有婺貌粧。生女不惡嫁鄰牆。捕軒留客具酒漿。與君更約城南張。

忠臣

五年文壤哀南方。江湖魏闕兩相忘。洞庭嚴桂寒孤芳。月潭風浴傳漁郎。單闕孟夏草木長。望都樓觀鬱蒼蒼（原注，忠臣癸亥六月，以家艱去國，丁卯四月還省）。誰令焚芟辭楚狂。復來上君白玉堂。黃門執曜羽林槍。未央引籍班氏光。雲屯錦簇馬斯臧。大官日膳瓊爲糧。追隨威鳳鳴高岡。豈敢偃息復在牀。投鉛歸休下殿旁。衛士傳詔來如驤。館閤閶外西城隍。彗雲迫遽不及裝。韝俊士集要言揚。得弓勿問何人亡。趙璧既入秦城價。頴脫喜見錐出囊。同人于野不擇鄉。巍巍羽翮聳顏行。天閑玉勒皆驪驤。伯喈懷賢望金商（原注，天啓）。魁梧奇偉館子房（原注，文潛）。介敬家術應帝王（原注，无咎）。三英粲粲日爭光。我輒與之較雌黃。芳菲滿室蘭生香。坐堂月久秋氣涼。將軍思歸歌撫觴（原注，子房）。倚梧目送雁南翔。想見葭菼水中央。洞庭河渚遙相望。香楓葉老赤染霜。感慨少日七步章。長安城西約鄭莊（原注，予與子房、无咎、文潛、天啓嘗有此約）。牽率不往有底忙。人生可意皆吉祥。快馬劃過小苑牆。入門爛醉銀餅漿。秦箏趙瑟喜高張。

次韻无咎戲贈兼呈同舍諸公

補

少年落魄走四方。看山聽水興難忘。深林誰復知孤芳。十載江湖稱漫郎。紫溪風月幽思長。綠水如鏡烟蒼蒼。追隨豪雋多清狂。春風爛醉背山堂。下瞰羣峰聳如檣。吳儂棹歌笛弄羌。攀蘿捫蘚疲獲臧。經旬還勝行齋禳。客見經臺倚高岡。共臥明月吟胡牀。投身忽落崑崙旁。征西萬馬隨騰驤。官軍夜半壞賊隍。食盡師老催歸裝。將軍數奇漫鷹揚。斬捕不能酬失亡。曲突徒薪語莫償。幕中病客非智囊。扁舟夷猶憶吳鄉。晁侯平日丈人行。生駒今始見騮驤。伯樂一盼過老商。恐是冀質蒼龍房。九工吳語放降王。叔敖抵掌對燭光。秋英落盡金鈿黃。玉甕浮春醅發香。九天廣樂來新涼。談笑聊此共一觴。天衢六翮將翱翔。正値羿彀游中央。我老委翅無復望。洞庭橘熟千林霜。行當拂衣解銀章。買取百花洲畔莊。世外日月何曾忙。倘然一室生吉祥。車馬還能過我牆。夜具茗飲與蔗漿。更看君詩雲錦張。

敬用无咎學士年兄長韻上呈子方太僕鄉丈

肇

南河郡縣淪西方。西人思漢今未忘。巢園蕪沒白草芳（原注，靈州乃赫連勃勃果園）。旃裘戲馬誰家郎。崔箱峽口澗谷長。旄頭倒挂回穹蒼。王師西出討猖狂。六花簇壘來堂堂。前鋒銳頭臂兩槍。伏姦譏察收生羌。天聲隱轔搖姑臧。奇兵窺背斷饋糧。決河有聲如壞岡。城頭擊鐘聲殷牀。萬甲幾欲漂無旁。雖有伉健誰騰驤。一夫不敢陵彼隍。馬首欲東促歸裝。藏胸有策鬚眉揚。歸來恍恍若有亡。勳勞有日何由償。戰鞍挂屋尋書囊。日隨飛鴻思帝鄉。彭城老將官橫行。幕中市駿收驌驦。射堂兩部奏清商。應弦破鏑如蜂房（原注，劉渭州射爲天下第一）。笑談斥土觸名王。畫圖遺奏朝明光。詔書留輿冀乘黃。錦韉玉勒春風香。平池老柳高雲涼。神駿花目豪吟觴。跨下躞蹀驚鳧翔。皐居九衢天中央。我時項背聊相望。西城九月天隕霜。夜談關塞評文章。微言竊比惠與莊。和詩脫筆覺我忙。視君韜養壽且祥。功名有來成堵牆。勿變寒暑敗玉璫。韔弓箙矢用則張

无咎兄贈子方寺丞見約出院奉謁復用原韻上呈子方兼答无咎見及語

耒

曹侯瓌骨雙瞳方。流沙萬里志不忘。讀書故山蘭蕙芳。咳唾不顧尚書郎。叅軍朔方試所長。論兵決策服老蒼。般得一索縛狡狂。凱歌採馘獄明堂。黃河東峙萬旗槍。義渠竟失先零羌。坐師失律無否臧。但恨不取車關糧。黃君詩力回魁岡。十客未得一登牀。攜君秀句履我旁。草書紙上蛟龍驤。謂我君舍城東隍。年來長嘯棄軍裝。載酒欲訪執戟揚。休日出門如瞯亡。坐令耿耿頗莫償。紫衣豈詔讀被賞。獻書貢士學與鄉。離庭充屋書萬行。風鬟霧鬢簡驌驦。考評唐虞論夏商。相過近如蜂隔房。君家八斗陳思王。千年門戶有輝光。任城健將獰鬚黃。猗蘭之苗不敢香。家人寄衣秋晚涼。滯留華館付杯觴。天高月明新雁翔。明燈高談夜未央。屈指計日引領望。來時汗流今兩霜。重門畢嚴御史章。賴君告捷解色莊。還家有日未用忙。眉間黃色是何祥。晁侯約我走門牆。但無閑關休餽漿。莫以戲微弓弗張。

復用方字韻奉贈同舍慎思文潛同年天啓

補之

平生數子天一方。今夕何夕情難忘。荷衣攬蕙氣芬芳。册府兩公同舍郎。崑崙方執萬里長。西城卻望天蒼蒼。秋庭風雨翻幕狂。夜語蔡侯同一堂。張侯老筆森矛槍。文詞楚些遣蹇羌。胸中水鏡誰否臧。學三百困羞囊糧。思如決瀆萬仞岡。大編小軸山壓牀。城南買屋君舍旁。疲驂日附驥尾驤。我慚昧道由四隍。人如燕來初東裝。聽君雄辯神揚揚。卻思得一愁十亡。鄧侯韞櫝價不償。有方未試聊貯囊。起家牛斗玉笥鄉。鴻飛早入鵷鷺行。和鑾采齊要驌驦。一鐔便足諧宮商。知君雲壑有松房。南陽耒耜心霸王。玉池復說夜有光。仙人藏丹金鼎黃。願分神液浴骨香。非我其人慙德涼。蔡侯發跡江濫觴。閉籠祇欲學海翔。此公事業未渠央。六奇他日我所望。烏號張月刀瑩霜。列五單于加印章。穰苴何但虛斬莊。遭時立志未可忙。白幘得替寧非祥。嗟予企踵不及牆。逢君如渴御蔗漿。怯雖如鼠猶膽張。

敬次无咎來韻抒寫素懷兼呈文潛天啓伯時仲達

忠臣

梁宋與楚各異方。交情一契不相忘。況乃顏色瓊枝芳。石渠金馬從諸郎。我徒瀟湘烟水長。江湖飫見山色蒼。扣舷弄月浩歌狂。竭來濫吹崇賢堂。儲胥乍駭綠沉槍。鼙鼓震驚庸蜀羌。爰居受享謀非臧。悔辭卑飛斑竹岡。終日獺祭書繞牀。故山秋菊英可糧。西風夢掛南斗旁。翠虬絳螭交首驤。坐看樓閣照天隍。壯心儼作軍勝裝。彀弓臥甲氣不揚。揮斤欲斷獲人亡。劍價倚待風胡償。雲閒邂逅得智囊。洞庭鈞天奏帝鄉。慷慨犧盤萬夫行。天路滅沒飛驌驦。張侯同聲羽應商。蓬萊方丈尾連房。海口瀾翻識百王。太乙下照青藜光。要我挾槧弄鉛黃。四庫顛倒翻芸香。蔡卿來自安西涼。慨然玉關歸獻觴。詞官李柳並翱翔。鸞和節奏聲央央。誰其力薦慰所望。九關白日無雪霜。垂光虹[illegible]悉草章。沉冥猶遠兩蜀莊。人間勢利本不忙。麒麟鸑鷟國珍祥。每恨宦隱西掖牆。可使簸揚挹酒漿。不似箕斗名虛張。

謹次原韻奉酬慎思學士年友

李公麟

君家祝融水一方。平生書閣食可忘。雲河漱潤寡瑤芳。天帝璧府讎書郎。馳騁千載凌子長。神清骨秀顏色蒼。書淫傳癖笑與狂。十年此會同都堂。上樓吟春礙旗槍。詩筒吳歙廣楚荒。一律校文公否臧。日飽大官沆瀣糧。朱鸞入網空南國。賢書奏牘紛滿牀。朝出粉闈暮帝旁。騤騤天路攀龍驤。病鵶跕跕乃汙隍。白雲隴望因假裝。放歌長林聲激揚。佩蘭思馨雖朋亡。雲出鳥還聊自慣。羽扇麈尾隨經囊。龍眠乃是無何鄉。朝遊不亂麋鹿行。歸臥展圖觀驌驦。憲貧須古時歌商。徜徉興罷任雲房。焚柏翻經究法王。冉冉暗度歲月光。山頭草青還葉黃。洞明已死聞骨香。此志未就嗟涼涼。親頗向白每稱觴。旨甘懶後難翱翔。揭來竊食天中央。古人千歲空相望。同文鎖密御史霜。得公再集評文章。亦說種松輞口莊。使我夢蝶栩栩忙。便欲負郭古晨庠。閑門倘容倚孔牆。想挽北斗下挹漿。鐙後更劉高秋張。

次韻呈慎思學士

子文

咸韶濩武來何方。鏗鏘入耳安能忘。陽春蘭芷秋菊芳。金門詞客青袍郎。昭回下濁光焰長。深山大澤龍蛇蒼。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聖主開明堂。風煙闟寨收旗槍。舞干兩階臣戎羌。喋血拓境謀非臧。邊城夜行休齎糧。采詩不復嘲青闈。蜉蝣戢羽成婦妝。移文北山猿鶴旁。渥洼朱龍兩服驤。骨靡版築罷浚隍。自環堵矢貢饌裝。航海萬里風帆揚。旃裘稚落嗟屠亡。諸番入學願可償。槐花舉子促書囊。成均貢士賢登鄉。東門宣詔札十行。我慚駑駘追驌驦。何敢望回不及商。毛遂未至宗連房。賴有墨妙江都王。傳模共分此日光。驊騮綠驃兩耳黃。想見躍踏披天香。坐覺暑退秋堂涼。拘牽鯤鯢漫引觴。門外烏兔雙飛翔。悠悠逝川東未央。故山魚鳥空相望。鄙侯意氣摩秋霜。朝吟百篇暮千章。駢羅經史貫列莊。落紙但見書史忙。孔鸞羽儀各効祥。鄙夫不學空面牆。先饋不用驚五漿。烏號要須黃育張。

次韻奉酬无咎兼呈慎思天啓

耒

平生結交闕納方。過眼十人八九忘。畹蘭畝蕙幽谷芳。婀隨家奴諛五郎。苦飢方朔身漫長。顛毛種種顏欲蒼。誰謂勝擬端坐狂。清淮之陰一草堂。列筆作陣茶森槍。絕口平戎與破羌。百年如此計亦臧。何用竊食官倉糧。元黃病足畏高岡。但願縮頸老支牀。煌煌東壁日月旁。神仙鸞鳳爭騰驤。萬書落架城覆隍。牙籤如雪丹碧裝。晁侯再作班與揚。正始故在何曾亡。江湖十年頗飽償。夜成七發光出囊。蘇公後出長卿鄉。爲君吳都無一行。（原注：蘇翰林欲作杭州賦，見无咎杭州七術乃止。）世有伯樂生驌驦。肯使弭耳隨鹽商。鄧侯楚山深閉房。名走上國交侯王。朝隨日景夜燈光。包攬今古窮炎黃。吐詞分葩有國香。近君如雪六月涼。又似心醉醍醐觴。東南蔡子名飛翔。同隨天書拜未央。瑰奇宏傑萬夫望。頰牙凜凜有風霜。文如神鼎爛龍章。鍾山長齋讀老莊。論兵說佛兩俱忙。不夸得硯文字祥。但願破散如頹牆。我窮包酒更得漿。

卯看三虎爭雄張。

贈天啟友弟

耒

桑弧蓬矢射四方。嬰孩立志長可忘。莫學兒女漫弄芳。豪氣當視交河郎。邊城人望千里長。臂鞲時架角鷹蒼。搏挺仍放韓盧狂。鷹鶻日暮隨登堂。往來絕藝精飛槍。餘勇猶足吞頑羌。讀書誰謂穀勝臧。盛時萬鍾遠饟糧。水輸長川陸登岡。垂弓在橐鞬在牀。藏扞入陣牌居旁。天馬馴工披甲驤。受降潘築修城隍。刀頭不惜千金裝。三十六將皆鷹揚。故境可容尺地亡。子頗自負當夙償。況復武庫餘書囊。惟我與子舊同鄉。友生同白勝雁行。更欲揚鞭向驌驦。豈但傳經如卜商。不見漢時張子房。身纔六尺佐時王。功業能依日月光。素書一卷初逢黃。異時破賊玉書香。當使相繼來西涼。時臣稱賀持壽觴。鴻鵠一舉橫飛翔。光陰應須及未央。（案：此下脫某字韻一句。）不侯可忍點鬢霜。少年天子坐建章。龍待穰苴不願莊。殿兵待時難未忙。黠啻授首先有祥。王師會看傳城牆。郊迎父老攜壺漿。去病當時飢樂張。

次韻上呈樗年主簿鄉兄

肇

君家昔陵我朱方。君家易知復難忘。十年不見蘭畹芳。青衫翩翩黃綬郎。我遊東南歲月長。江流洶湧山鬱蒼。燭龍東來尾鬣狂。烏爪眞人坐高堂。山中廬刹森戈槍。道場法嗣通衢羌。大道甚夷車御臧。獨不進步誰資糧。脫身簿領行澗岡。青崖結茅雲繞牀。飄颻西陵梁宋旁。至今夢想猶高驤。矧復約予西城隍。尾爐焚夾隨行裝。形骸土木神遠揚。少狂豪氣今則亡。劇談軟語志頗償。模寫物象揮錦囊。簷前坐我烟露鄉。憐君駿蹄未著行。側身六合悲騰驤。即今文學科卜商。亦乃大訓在西房。詔書興賢利賓王。重閣其此燭燈光。肥羊細肋蟹著黃。菱蒲生白晚菘香。落月動影簾帷涼。夜如何其未卷觴。座間時陣鵷鸞翔。臥旗萎鈴豈逃央。我堅孤壘何敢望。除掃欲掛月似霜。獨倚一掃可得章。滔滔食力抵千兆。兩虎未摔終不忙。蜘蛛拂面歸有祥。傳騰大榜挂北牆。南城西寺載發漿。背城借一猶能張。

次韻贈无咎學士

幹

毗陵城如金斗方。往事歷歷那能忘。相逢童子佩蘭芳。秀發人指誰家郎。未幾重見突而長。即今不覺秋蓬蒼。嬉笑豈復爲兒狂。追昔忝予初登堂。辭鋒脩拔森刀槍。器識沉遠包夷羌。陽秋寓旨譏否臧。有子遊學先聚糧。相將百里陟岵岡。邂逅一揖坐僧牀。大辯傾注如無旁。天馬方謂先得驤。觀魚誰復駐濠隍。瓜期受代乘趨裝。當路奏牘交稱揚。行將超擢奄云亡。坐令志氣不得償。傳家豈託錢一囊。諸兒經行名州鄉。挾齊繼踵諸父行。旋見天衢飛驌驦。論治直要超周商。術卑敦淺笑杜房。況是亨運遭興王。致君紹祖邦家光。何止追考歸焚黃。遂庭朝露明芸香。異書滿閣秋氣涼。詠歌初成陪豆觴。讀之如欲凌雲翔。暫迂大手離未央。（案：此下原闕某字韻一句。）聲鐘來寄深閨霜。賓與賢能觀文章。聿御周孔庠韓莊。搜奇殆有

遇夕忙。英遊疑動聚星祥。我歸復駭環堵牆。世味已能如飲蘗。羲皇上人琴一張。

次韻樗年見貽

補之

平生車軌周四方。結交竟能老相忘。異哉余子久彌芳。與人猶記稱周郎。河豚入網荻芽長。宜興罨畫烟水蒼。風雩春服眞少狂。不愧戴崇升後堂。（原注。時王平父方教授毗陵。樗年少從學。）橫戈筆陣倒千槍。升巒獨步禹幽光。（原注。樗年奏藝開封第一。）世儒膠擾何足臧。說食不救飢求糧。警思振衣千仞岡。容林無人一繩牀。五車純束不在旁。欲徹梯欃排空蠰。鍾山春水邊城隍。從師不憚白笈裝。矢鋒相觸摩不揚。驪黃牝牡若滅亡。子嚴主簿志不償。厭見朱墨紛傖儴。西風雲日思帝鄉。東華拜敕鳧綴行。黃昏閶闔飛鷫鸘。虛堂節候變金商。閒門蟋蟀鳴我房。吾君仁聖周武王。屏驅虎豹開明光。山雞粉米誰請黃。多儒可贊至治香。圍檀山石豈荒涼。積汗蘊藻須豆觴。願君與偕羽翮翔。賢書蚤列升未央。（案此下脫[illegible]字韻一句）君如病鶴待秋霜。牛衣未可悲王章。公朝道闢五達莊。服襄按節緩勿忙。夢松生腹渠不祥。奠車上儕應循牆。功成歸飲沆瀣漿。發機要若黃閒張。

柯山集卷二十九

同文唱和詩

詩呈同院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多期信可依。慧鶯還伴宿。巧燕自知歸。藻鑑由來定。翹材未覺稀。賢書早晚上。拭日看珠璣。

秋日同文館。朝暉淡淡光。聚蚊喧敗帳。飛蝠入雕梁。香散齊綾被。詩翻古錦囊。羣居有英彥。晤語與何長。

秋日同文館。虛廊日幾回。浮花出林杪。古樾蔽城隈。遠笛悲仍壯。幽禽去又來。微吟還自喜。共和有清才。

幹

秋日同文館。官寮許暫依。衞軒留鶴住。楚澤滯鴻歸。木選山中勝。珍求世上稀。清時方物貢。寧在篋中璣。

秋日同文館。興賢道與光。雄奇思汝穎。浮巧笑齊梁。綠醑傾蛆甃。青燈折米囊。（原注。罌粟亦名米囊。）雅談揮長麈。未厭漏聲長。

秋日同文館。掄才又一回。楩柟輸海徼。金玉振巖隈。富贍看先達。清新畏後來。百朋行可錫。所樂在多才。

耿南仲

秋日同文館。閒無一事依。鬭羊誰得雋。倦鳥客思歸。寢處還相向。過從不患稀。何當有星聚。誰爲問璇璣。

秋日同文館。褒然觀國光。洄潏何限磬。俗饒易求梁。劍氣頻衝斗。錐鋒定出囊。顧予慙拙匠。操尺預量長。

秋日同文館。新涼逐雨回。棘垣嬰吏局。蕙帳憶山隈。射爲巧狙發。田因文豹來。西城隨分鎖。夫子室多才。

商倚

秋日同文館。羣賢道是依。心遊黃卷靜。目送白雲歸。寶玉荊山盡。文星禁掖稀。（原注。館閣諸公多集於此。）清談欣璧接。紛若落瓊璣。

秋日同文館。寒沈夕照光。蛬吟階下草。螢照屋間梁。臥月搜詩句。挑燈認藥囊。夜闌獨衾枕。歸夢楚山長。

秋日同文館。愁腸夜九回。鬭書推枕畔。歌吹隔牆隈。宿鳥翻枝去。涼風帶雨來。新詩勞見寄。難繼謝仙才。

秋日同文館。翠華盡可依。衰遲多病在。留滯故園歸。但怕酒杯滿。莫教詩卷稀。惟羞狂妄句。瓦礫報珠璣。

秋日同文館。晨暉帶冷光。彩雲臨鳳闕。細雨憶魚梁。久事班超筆。空嗟趙壹囊。誰開坐無語。千丈旅愁長。

秋日同文館。西風昨夜回。燕巢留屋角。蛛網挂簷隈。書任邊韶嬾。詩慙匡鼎來。人人皆抱璞。誰是濟川才。

耒

鄧侯讀書室。緗簡自相依。舐手焚膏寫。瘢胼滿篋歸。業文從古有。裁句似公稀。欲挈空虛篋。從君乞貝璣。

鄧子詩成癖。全分李杜光。楚風遺屈宋。宮體駭齊梁。蔡子辨焦尾。晁公懷智囊。三賢方鼎峙。安敢用吾長。（原注。慎思。无咎。天啓。偕擁同院。故云。）

我媿言詩賜。公眞好學回。讎書芸閣上。藏史楚山隈。（原注。慎思成書多矣。）把酒論交裏。連房校藝來。知君懷水鏡。依賴免遺才。

補之

平生鄧夫子。文墨晚相依。臺閣佳聲在。湖湘爽氣歸。（原注。慎思潭人。再入館。）詩誇東蜀密。鬢歎蒔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孕璣。

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黃鵠愁嚴道。元龜困呂梁。愛君毫穎脫。嗟我病傖儴。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

蔡侯南國秀。綽綽耿昭回。文史苦生劍。風雲蟄起隈。吾君求助意。之子爲時來。萬旅防秋費。何如一士才。

輔

十歲湖湘客。淹留何所依。清名漢閣在。他夜楚帆歸。落日三秋晚。浮生一笑稀。每煩貽秀句。眞似暗投璣。

妙論凌朝徹。高文敵夜光。煇煌照琴玉。縹緲絕飛梁。得句題青竹。閑棋換紫囊。相從媿衰朽。湖海與偏長。

富貴心非願。山林首重回。拂衣塵世外。築室白雲隈。杜口同摩詰。忘形學子來。斯游行欲遂。聊此接羣才。

倚

圖書從所好。英俊此焉依。奎壁重開照。琳琅盡得歸。地嚴宮漏轉。門掩吏人稀。子有詩三百。西江咀寶璣。

客去衣裳嬾。更長燈燭光。隨身一書笈。貯腹萬雕梁。夢舊傳青館。封須拜皂囊。羽翰從此正。天步赤霄長。

諸彥聯翩入。斯文邁邈回。滔滔引演漲。爛爛燎巖隈。此地身拘窘。他時心往來。倡酬眞有味。顧我獨無才。

子文

鄧子知名久。秋闈得暫依。論文虛以往。講道實而歸。得句賡酬數。忘言笑語稀。自慚初學步。魚目混珠璣。

劉意長沙客。編書逝隙光。朝方登廟器。時可詠山梁。未用嘲緋笥。端宜號智囊。頗聞窮史學。猶想見三長。

官輟蓬萊直。身從帝所回。文章孔庭奧。事業傳巖隈。多士朝廷念。諸公殿閣來。英雄須入彀。應有濟川才。

公麟

苦學鄧夫子。仁風良可依。顏同樂也內。曾點詠而歸。盛德年彌劭。知音貴我稀。瀟湘逢此地。咳唾得明璣。

瑠璃墨客堂。太一助燈光。紬史探金櫃。摛詞和柏梁。近傳江彩筆。遠緝漢珠囊。吏部文雖可。猶稱萬丈長。

共校南宮藝。多年復此回。羣賢未掌奧。一榻占廊隈。步屧朝隨逐。詩筒夜往來。故人情不淺。無乃困懷才。

秋日同文館詩

忠臣

秋日同文館。分場試未齊。借書窮石室。刊字費棠梨。想見英雄彀。誰當甲乙題。喜陪羣彥集。通籍在金閨。

秋日同文館。來游翰墨場。預聞周俊造。多有漢文章。蘭室依新潤（原注。與文潛、无咎、天啟連次。）芸書識舊香。逢辰強思報。矯首詠明康。

秋日同文館。晨興不待雞。吹書迷甲子。行樂任東西。靜對庭柯晒。閒嘗柿葉題。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補之

高堂置書几。連榻與雲齊。暑服猶便葛。秋盤已飣梨。官醪聊且醉。古錦不成題。空對燈花喜。重城隔夜閨。

綴直讎書館。連名校藝場。騰驤來萬里。挺拔出千章。直釣何妨得。餐風未必香。搜才賴公等。要助俗成康。

憶我蓬萊閣。同聽午唱雞。星辰望天北。簪組隔城西。幾日宣魚鑰。長驅響月題。更憑催鄧子。要剩玉如泥。

耒

騎列千林直。雲羅萬卷齊。舒妍交孔翠。爭味雜柤梨。白日諸侯貴。青春大老題。秋清文酒健。莫歎羽林閨。

聲鳴皆出谷。對距各爭場。鐵網收明月。霜鋩倒豫章。洪恩終錫宴。優禮合焚香。最苦讎書客。消愁賴杜康。

六街分夜鼓。鄰屋報朝雞。塞引秋初老。天將斗轉西。滯留聊飲酒。談笑亦分題。須信家居樂。休嫌窮巷泥。

肇

清月看初滿。黃花吐未齊。小山思隱桂。大谷憶佳梨。節物信可美。詩騷慵自題。長年諳獨宿。聽雨閉秋閨。

匝合青雲幕。從橫白羽場。誰矜率爾對。吾念斐然章。名談險塵膀。衣飄月窟香。春風馬蹄疾。鞭帽散平康。

萬里夷王子。曾聽若木雞。泛舟渝海外。授館闔門西。琛帶來重譯。車書想舊題。蒼梧弓劍冷。雲雨泣芝泥。

（原注。試院乃館高麗使客。）

閱寂同文館。秋英綻欲齊。禪庖分白乳。仙果破青梨。琴理將忘曲。詩探未賦題。清歡在文史。誰復夢重閨。

明時勤選擢。開設舉髦場。該學添三傳。微能及九章。靜無桃葉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憂病。惟應賴杜康。

鵠卵因時化。如何赴越雞。逸羣來冀北。屏氣入淮西。盤半兼三物。浮詞斥百題。慎須精藻鑑。寵辱異雲泥。

倚

秋日同文館。高堂燕集齊。杯盤供魯酒。殽核有張梨。揚孟持新論。韓莊鄙自題。須知宗匠手。文采冠朝閨。

秋日同文館。何人獨擅場。菁莪方在沚。琢玉已成章。筆列千鋒陣。庭焚一炷香。得賢從自始。豈特致民康。

秋日同文館。棲林看晚雞。斗垂宮殿北。月轉戶庭西。酒酌杯中綠。詩分燭下題。何時還九陌。細雨莫成泥。

南仲

詔命連催發。英髦一日齊。周瑜醕似酒。崔遠爽于梨。高館清無夢。寒燈坐賦題。還同宿山驛。風雨閉重閨。

槐市任花黃。府歌且闢場。醒心流水曲。聳耳白雲章。冷竹枝枝翠。芳蘭葉葉香。滿前皆俊彥。何但有三康。

翠幕春雲合。登場看舞雞。冥搜人不到。聱晒日沉西。瞶學愁精鑑。英材喜巨題。何人當首選。雙鵠起蚯泥。

子文

磊落羣英集。崢嶸逸氣齊。捷機開嗜竅。妙論及交梨。庭木何年植。窗塵異域題。（原注。高麗人館此。書字尚在。）獨憐車馬散。寒月滿宮閨。

嬾散江湖客。秋深念滌場。端宜返田里。安敢論文章。山塢橙應熟。霜畦菊正香。行歸招隱客。鼓腹詠時康。（原注。卜居南徐。有招隱鶴林之勝。）

國器來金馬。儒冠萃木雞。勝心羣逐北。銳氣鼓爭西。海嶠鵬程急。春風雁塔題。應思連夜雨。車馬六街泥。

公麟

鎖寂身如隱。幽清物向齊。忘憂經露菊。蘇肺到霜梨。白髮資談嘯。朱箋歷品題。賢書天下望。鵠喜徧深閨。

呦呦鹿鳴野。皎皎白駒場。朋盡連茅茹。文程琢玉章。門通三級峻。桂露一年香。蹔及飛龍日。同歌庶事康。

寄棲容燕燕。覆部等醯雞。欲雨風多北。窮秋日易西。官書便夜讀。家報索親題。早晚騑騑入。重門圻印泥。

輔

別館朋簪盍。華堂燕俎齊。手香思露橘。齒冷怯冰梨。桐影迷金井。苔痕上壁題。共憐今夜月。亦解照秋閨。

平生詩酒興。縮手少年場。誰敵江河量。爭看錦繡章。論才皆國器。滿袖尚天香。欲寫宏文士。風流有長康。

開口曾吟鳳。臨池豈厭雞。詩豪杜工部。墨妙庾征西。歸及黃花在。能忘彩筆題。醉游須爛漫。莫惜錦障泥。

耒試郎事雜書率用秋日同文館爲首句

忠臣

秋日同文館。沈沈鎖棘闈。捲簾襟乍快。敧枕夢先歸。驟雨聲環堵。回風喜袂衣。十年經五試。撫事意多違。

秋日同文館。人閒景自長。重簾朝氣入。嘉木午陰涼。朝市喧聊避。山林興未忘。頻添繞爐水。還與試香方。

秋日同文館。重門靜不開。雲隨鴻影去。風送樂聲來。插架書千軸。論文酒百杯。晚花陳葉滿。還是作愁媒。

耒

邃館深魚鑰。華堂靜鎖闈。每勞蛩作伴。不與燕同歸。古棟蝸成篆。空牆蘚作衣。寂寥還泛菊。九日莫相違。

名自諸侯選。功收一日長。文章雜蛟蚓。丹墨有炎涼。平昔曾充貢。酸寒未易忘。書生成底事。飽死笑東方。

杪秋愁霜苦。晴窗宿霧開。幕雲常晝合。袍雪與風來。元月彤庭宴。春風曲水杯。何須戀楊柳。聖世要無媒。

原注，唐無名子有不第落句云，早知不用無媒客，悔別江南楊柳春。

肇

翳翳雲生樹。翻翻風動闈。高秋忽如此。吾黨苦思歸。極目愁關塞。授寒寄褚衣。少年真喜事。回首壯心違。

物色清秋逼。官曹靜夜長。華星披夕霧。皓露洗空涼。律細詩難穩。禪心夢易忘。依稀貪佛日。香火宿諸方。

取士魚龍出。傳經戶牖開。驚濤簾外起。驟雨筆端來。人競懸金鑑。壽方貴玉杯。太平元有象。勿遣賦良媒。

補之

風雲日夕改。秋氣襲堂闈。映葉無蜩蟉。依叢有蟻歸。官壺催賜酎。鄰杵急成衣。留滯真何補。蒪鱸興又違。

氣入中秋勁。更傳五夜長。青燈蛾舞急。白日雁啼涼。羈旅生應慣。淹留久卻忘。吟詩酬鄧子。巢鼎出東方。

前世諸生選。平居數路開。鄉閭自相與。巖穴亦時來。射雉空亡矢。爲蛇更奪杯。千金骨市骨。聊用作龍媒。

幹

零露沾明砌。淒風入邃闈。添愁蛩勸織。驚夢鳥催歸。哀調孤吹笛。寒聲遠擣衣。飄蓬雖已久。今夜覺分違。

引類爭先進。搜材及寸長。隔簾愁晝暝。隱几怯秋涼。化力人難測。機心我已忘。封侯良可待。誰有不龜方。

簾幕深常閉。門庭鬧未開。愁將河女隔。喜見月娥來。騷客吟冰柱。仙官醉玉杯。蹇修那可得。笑齒竟誰媒。

倚

氣候逢秋晏。鴛鴻入戶闈。秦空石雀園。犬闕暮鴉歸。風急飄庭葉。寒先著客衣。正陽救人濟。應念賞心違。

門深廛市遠。幽寂興何長。徑菊晴披豔。窗風晚逗涼。聖經閒裏醉。塵銷夢中忘。更苦年來病。時看肘後方。

旁舍迴廊接。重簾晝日開。鳴蟬隨雨退。疏雁拂雲來。吟興降難龍。綿懷寄送杯。驚飇淅淒緊。又欲作寒媒。

子文

虛廊空白月。燈火閉重闈。思苦詩難斷。更長夢易歸。徒勞爭墨勝。須信有朱衣。（原注，朱衣吏事見登科前定錄）萬事前期定。升沉不關違。

一一聽宮徵。銖銖較短長。品題分玉石。得失異炎涼。中的非無術。知音豈易忘。魚龍頭角老。變化更何方。

萬戶爭看牓。三年此一開。異時千載遇。此日四方來。價重連城璧。珍逾羽化杯。山梁欣有獲。罝網豈須媒。

公麟

葉乾風索索。霜月到青闈。枝並鵁鶄宿。牀吟蟋蟀歸。幽人知坦履。游子念縫衣。暗喜還家近。承顏慰久違。

莫以多爲貴。須知寸有長。拾才何濟濟。顧我獨涼涼。雷雨龍皆起。江湖魚兩忘。攀依聊假手。賢立本無方。

今朝庭鵲喜。燈爲一花開。側指皂蓋去。轉頭驄馬來。新橙家斫鱠。殘菊客浮杯。樂事連休日。須邀酒作媒。

南仲

敗葉掃還飛。秋容肅粉闈。青錢如已選。白璧會須歸。燕坐書橫案。孤吟月滿衣。還同潘散騎。魚鳥性都違。

大軸累千箱。凫中見鶴長。靜臨窗几讀。爽入肺肝涼。誇詫爭求勝。疲勞忽自忘。由來京邑貢。正合冠多方。

藹藹儒冠至。恢恢賢路開。才須金鑑別。人自玉方來。謝客青千卷。嵇康酒一杯。如君富術業。當與雉爲媒。

輔

空庭秋色晚。風露入重闈。白髮已無數。故山猶未歸。江湖千里月。砧杵萬家衣。把鏡西風裏。低回志願違。

鄧子詩成癖。苦吟秋夜長。江山得奇秀。風月借清涼。郢曲高難和。騷人興未忘。從君乞餘教。換骨有仙方。

驄馬何時到。重闈計日開。迎門稚子笑。載酒故人來。休沐猶三日。狂歌且百杯。祥麟秋苑靜。更約看龍媒。

天啓有少年真喜事之句用其韻和

忠臣

慷慨論邊事。飄颻勸禮闈。貴須金印綰。老要玉關歸。食酪便榆塞。鳴鐃慣鐵衣。懸知雄辯在。志願未應違。

詩呈同院後至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飛章待報回。綵綸先日降。鵷鷺忽朋來。諸彥俱精鑑。微生亦濫陪。紛紛五千牘。誰定冠倫魁。

子文

秋日同文館。中官押入回。西風初雨去。明月爲人來。藻鑑憑君許。賡歌媿我陪。相逢已忘寢。坐見斗移魁。

向案，此人姓闕。

秋日同文館。英遊賜與回。搜才推藻鑑。明試副招來。玉麈閒餘論。金樽喜屢陪。歸鞍期早晚。斗柄指天魁。

輔

同文秋日半。簾幕燕初回。議論皆先覺。衰遲媿後來。文衡那敢與。談柄且容陪。誰掘豐城劍。光芒徹斗魁。

公麟

秋日同文館。淒風動九回。亂雲收暑去。一雨送寒來。選與英豪接。慚非藻鑑陪。雍叢茲額俊。元祐看新魁。

棨

文書汗牛馬。棟宇切昭回。剩玉君曾試。吹竽我亦來。鑒精真有賴。詩妙不容陪。只憶歸山去。霜畦斷芋魁。

耒

驄馬嘶將近。天門報欲回。妻孥憐別久。鄉里問歸來。左學徒仍在。（原注，嘗官太學。）西城宴許陪。腹毛何足問。奇捷石渠魁。

閒慎思話舊隱用回字韻

補之

閒在崇媞隰。松林日自回。當年塵何往。異世鶴歸來。未許茅齋並。終期蠟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氣看星魁。

原注，慎思家此湘象婧，晉陶淡隱臨山，嘗養一白鹿，蓋乘鹿仙去，藏丹于杉，今大十餘抱矣。

詩呈同院

忠臣

秋日同文館。論交手重攜。越棄常恨邈。李杜豈堪齊。倘喜新知語。間思舊句題。千年勞夢想。同直集英西。

溫益

秋日同文館。文編亦共攜。升沈都莫問。榮辱已能齊。酒美何妨醉。詩成強自題。從容約歸日。訪子省闈西。

愼思說家山之勝用其語得詩

肇

江清石磊磊。野曠竹脩脩。此地有茅屋。我行尋白鷗。分留須物色。來往更風流。相對黃塵夢。詩成擁鼻謳。

忠臣

野橋隨岸架。茅屋倚林脩。木落吟霜狖。雲晴舞雪鷗。山屏當戶列。瀑布入溪流。只合樵歌唱。何因得奏謳。

柯山集卷三十

同文唱和詩

初入試院

忠臣

東門驟馬止行行。被詔秋闈閱俊英。三島隔雲天北極。萬燈明路國西城。人閒聊假詩書樂。地遠還聞市井聲。一夜涼風起閶闔。月中應有桂枝生。

孔武仲

十載江湖萬里行。偶來西館閱豪英。雲龍九闕晨書詔。燈火千門夜出城。瀟灑庭除當月色。稠重簾幕斷人聲。年家兄弟今同舍。會見河南起賈生。（原注，愼思被薦廣西，先人爲轉運判官，有詩餞行。）

補之

官局悠悠共此行。來時庭菊未含英。五更脫葉驚書几。一夜寒砧滿禁城。詩似涼風淒有興。酒如清露浥無聲。何時驟馬催歸去。更看林端魄一生。

耒

莫歎忽忽襆被行。賴逢數子美如英。已看朔月同爲客。應犯初寒復入城。白日有書追睡思。青燈無夢聽秋聲。舊無劉甲逍遙地。幾日疑公太瘦生。

子文

遑然誰復喜斯行。開豁拘懷賴俊英。上國擇材初改轍。衆心督戰亦乘城。何時奏籍瞻霜簡。且復安眠聽雨聲。巽日僚容休沐會。未甞相約太癯生。

公麟

敕使書囊閒隊行。聚星深館粲諸英。雲隨襟袖來蓬島。香散房櫳宿化城。振鷺充庭天有幕。珊瑚入網海無聲。範模一世資先覺。況此題評慰後生。

倚

承詔掄材敢倦行。廣庭深鎖待羣英。分場自敵三千客。決勝誰降七十城。夜案尙聞塗卷筆。曉星方聽讀書聲。（原注，每早常聞元皆諸公讀書。）歸時還有黃花否。已覺秋風滿袖生。

幹

江南菁應撤書行。多向西風拂露英。薄暮解裝馳祖寺。（原注，去年八月檢湊，嘗宿牛頭山祖堂寺，法融禪師坐禪處也。）侵晨揮策楚王城。（原注，在宜州東，前年歙州考試時曾遊過。）明蟾又見中秋色。哀雁仍聞半夜聲。懷仍國新搔短髮。歸時應有二毛生。

南仲

昭回雲漢九天樞。冠帶祁祁萃俊英。粲國有珠光照乘。趙人懷璧價連城。道山還處分翠彥。文律持來考正聲。秋晚定知祁入彀。杖通還進屛諸生。

肇

千門鑰人歸人行。尙滿楡微出邇英。新拜敕書期老伏。並驅驕馬出西城。諠譁燈火看如夢。闔鎖官曹祇寄聲。聊付能詩做羈旅。詩成冉冉又還生。

試院即事呈諸公

幹

去家策馬上長河。逆旅光陰忽忽過。陳迹不堪追放浪。新才仍復委搜羅。雅談幸有青雲士。佳句寧無白雪歌。此興非憑吟笑遣。未應能奈客愁何。

武仲

衡門咫尺限關河。此地平時匹馬過。欲把塵埃補山岳。甯辭羽翮置罻羅。華堂翠幕供閒燕。明月清風伴嘯歌。擬寫秋容須筆力。新詩句句似陰何。

補之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東華走馬過。解褐習如龜遇木。閉籬還似雉嬰羅。倦依書冊工催睡。悶倚詩篇足

當歌。可待紛紛厭朱墨。畫閒惟有飲亡何。

耒

天街落日走鳴珂。咫尺衡門不許過。催去據鞍猶鶴望。爭觀夾道已雲羅。奏篇定有凌雲賦。招隱今無扣角歌。最苦淸秋孤美睡。通宵三問夜如何。

子文

高談初喜聽懸河。未厭鄰房日夕過。蝴蝶乍回塵外夢。蜘蛛看結雨中羅。銀袍校藝觀勍敵。玉帳收功聽凱歌。共是當年廷試客。鎖闈今日合如何。

公麟

嘉謨聞善若江河。簾幕疏開笑語過。月照飛棱穿戶綺。風生揮塵動衣羅。已將英彀收三俊。更賦離騷續九歌。涼夜沈沈淸不寐。空庭無奈葉聲何。

忠臣

俊遊常恨邈山河。邂逅文闈得屢過。朱簿分明俱鼎立。墨圖伴位看星羅。人閒戶牖還相近。朝得英材信可歌。雙鑰重關非不密。只應無奈夢魂何。

南仲

重門鍵鑰阻山河。賴有良朋不厭過。唾落如珠傾巨斛。袂揮成霧散輕羅。甄分處士吹竽俸。漫學東人掩鼻歌。笑語哄堂俄又夜。客愁還奈我曹何。

倚

風生簾幕撼屛波。況値淸秋一半過。堂上簪裾方鷺集。案間圖史已星羅。東籬採菊朝嘗酒。北里吹竽夜聽歌。早晩奏名開鑰座。望中無奈白雲何。

再呈愼思諸公兼以言懷

倚

南窗寂若隱山阿。時枉金門步見過。談笑且看揮塵玉。篇章寧惜灑牋羅。已看軒冕嬰身住。更問功名撫劍歌。貯得涼秋好風月。不成吟醉奈愁何。

忠臣

秋闈深鎖覺愁多。賴有英遊玉趾過。日望高樓吟楚澤。夢隨明月到湘羅。（原注，湘羅，予家所在。）南宮曾看揮華藻。西館還來共笑歌。六稔飛光如過隙。人生誰奈老催何。（原注，在予官爲登科六年矣。）

試場未動文書靜。宜合相聯步屧過。千丈浮波爭倚薄。十圍傑幹有森羅。登臨已結騷人興。捉麥終翻勢者歌。後夜中庭佳月色。惟予不飲奈明何。

重九考罷試卷昔呈同院諸公

忠臣

題編朱籤棟宇充。粉窗長聽晨閒鍾。移時正要念詩剏。髮瘦都如飯顆逢。文律自隨尾斗變。月評應合士人從。了無一事猶深鎖。辜負東籬菊品濃。

補之

周行俯比未熙充。遊燈方承古器鍾。羣眼年來千紙積。解頤聯幕一言逢。黃花庭檻時雖過。白酒鄰觴猶可從。更從寄衣頻假旅。曉堂初怯露寒濃。

南仲

寶珍巳選我良充。猶被拘留對純鍾。高論强留留館飲。黃花不似故園逢。棋枰苦戰挑燈坐。蘚壁閒題捧硯從。風葉滿庭秋索寞。更欲向壺睡方濃。

幹

庭鎖方冊固十充。知音絲辨爵存鐘。孔融愛客樽常滿。陸詰思親節又逢。爲瓷任眞終自適。雉媒傷性竟誰從。況門預畄無多日。猶起淸愁森霜濃。

忠臣

殿前高文武浮宮。十年叨於愧龍鍾。懸黎待價山來久。綠綺知音不易逢。吉語乍聞隨鵲喜。歸期專欲問龜從。到家更負如泥約。光祿供醪味正濃。（原注，予有詩與同舍云，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壁

淸秋官舍酒瓶空。滿袖黃花情所鍾。忽聽數篇吟可老。絕知開口笑難逢。浮舟有底不歸去。戲馬猶能限莫從。江上鱸魚三尺許。西風敲枕夢魂濃。

耒

回首登高行復冬。後時只合嘆龍鍾。愁須白酒來酣戰。詩爲黃花弔不逢。十日飛騰過眼疾。萬籤甲乙定誰從。共應淨掃覊榻。深炷爐香午睡濃。（原注，時去開院十日。）

子文

侵尋節物過秋風。何處鈞天燕鼓鐘。九日菊花聊一醉。五湖佳士偶相逢。挑燈軟語時供笑。借紙聯詩且漫從。待得出闈應放意。百杯追逐興方濃。（原注，愼思有如泥之約。）

公麟

顏俊天機合辟雍。魏將瓦釜綴黃鍾。聽窮一一竽無濫。投徧鱗鱗玉似逢。龜列春庭先擾貢。龍飛天路得雲從。吾曹莫念拘攣久。來稱公朝慶賞濃。

快堂棲遲一畝宮。惜聽更柝及晨鐘。黃花怨眼祇爾許。綠蟻千人亦漫逢。幾日藝精府不遠。一時庭步笑相從。近來尋卻家山夢。投枕和衣睡更濃。

夜聽无咎文潛對榻誦詩響應達旦欽服雄俊輒用九日詩韻奉貽

忠臣

迪脉交語嚮春容。激楚訐騷徹曉鐘。繞宅金絲神共應。滿潭雷雨劒初逢。信知自有江山助。便欲長操几杖從。俱是年家情不淺。依蘭應許丐香濃。（原注。先子與張丈職方。晁文都官同年。忠臣與彥之同年。兩家俱有事契。）

依韻奉酬愼思兄夜聽誦詩見詠之作

耒

昔遇晁公淮水東。士衡已聽語如鐘。五車講學知無敵。十載論文喜再逢。古匣劒光疑鬼泣。夜天虎嘯有風從。許侯破的由來事。（原注。三句皆屬晁子。）杜老裁詩曉墨濃。

與文酒誦詩達旦愼思有作次韻呈二公

補之

神交千古聖賢中。高想銅山應洛鐘。傾蓋十年惟子舊。知音一世更誰逢。天如蟻磨屢騷旦。談似繰車疊疊從。鄰榻秋燈那不共。擁衾百首與方濃。

次韻重九之作

倚

英豪獻策廣庭中。聞辯紛紛似叩鐘。名奏九重書啓上。士欣千載運親逢。鶯鳴定獲喬林樂。鳳舉應容衆羽從。盛世文章由此變。坐看風俗反醇濃。

昔年此日故園東。爛醉牛山到暮鐘。（原注。牛山在臨淄城東二十餘里）已往光陰那再得。如今羇旅又重逢。淵明把菊情雖厚。子美登臺願莫從。（原注。杜甫九日詩云。抱病起登江上臺。）且看華書攲枕臥。病多仍負酒杯濃。

次韻愼思貽二公誦詩

肇

臥聽高齋落葉風。尚詩交詠想晨鐘。故人厚意論千載。正始遺音僅一逢。膠漆初期在俄頃。雲龍莫恨不相從。芸房深鎖秋香冷。鬱鬱葱葱佳氣濃。

耒

西城永夜罷鼉鼓。北寺五更青石鐘。九牧何時官事了。三英聯喜故人逢。（原注。曾同舍郎。晁、秦、三公。）甲庚定處君無讓。躍躍歸時我請從。欲御睡魔通夕語。明窗茗粥不辭濃。

八弟預薦愼思兄以詩爲慶復次韻幷寄八弟

補之

吾弟平生辛苦同。匹雛志舉百鈞鐘。自甄操瑟向不斥。勸使力田終有逢。青眼故人欣捷報。白頭老母喜占從。書林儻預西城集。醑子酣醑杏正濃。

九日考試罷聞无咎天啓二弟薦名因用前韻以抒同慶之懷

忠臣

朱墨沈迷萬卷中。斗筲那得變千鍾。風流不似蒙南戲。牢落正如江上逢。閣筆文書聊撥棄。到家車馬數過從。阿連已預甘泉奏。歸拜萱堂喜更濃。

以愼思兄別墅在長沙白鶴山旁陶淡舊居事見本傳今其居有大杉可十數圍蕃茂特異世傳淡藏丹其中用前韻謹賦

耒

千年騎鶴老仙翁。固是山川秀氣鍾。桃洞自宜無客到。吳門應合有人逢。巖前舊隱孤杉老。壺裏眞遊白鹿從。近有蓬萊讀書客。卜居偶占翠嵐濃。

家弟別試預薦特蒙愼思學士贈詩致慶感荷不已次韻酬謝

肇

我家書冊代耕農。尙祝陳箕畝一鍾。再策金臺端不昧。高懸水鏡亦難逢。親闈動喜欣欣色。士論推公趯趯從。好在黃花歸薦喜。秋堂歡笑變春濃。

同舍問及故山景物用鐘字韻賦詩以答

忠臣

吾廬高對玉池峯。日聽諸天奏梵鐘。海外鶴歸青嶂覺。洞中花落碧溪逢。翻經夜對高禪講。採藥晨邀老圃從。說與華仙如畫出。紛然歸思亂雲濃。

肇

白鹿眞人數御風。青杉手種大如鍾。還丹未化神應護。道骨相期子合逢。萬里且看鵬路去。一樽聊喜笑言從。攢峯列嶂休南望。曉榻秋陰分外濃。

補之

玉[illegible]白鶴翁。故人田[illegible]十鍾。鄧子結廬眞世外。陶公脫屣更誰逢。鸞啼春竹風煙近。龍起秋堂雨雹從。誰使山人容蕙帳。蓬萊金殿與方濃。

輔

洞庭湖外白雲峯。醉臥禪堂[illegible]鐘。澗草巖花無日歇。仙人玉女有時逢。脂車石路君能去。蠟屐秋風我願從。欲精神方變華髮。黃精苗發菊香濃。

幹

烟[illegible]。[illegible]作清歌笑玉鐘。幾代孫枝桃塢隔。千年猶憶華山逢。美才方赴鳴騶召。逸興何由杖屨從。我亦江鄉成[illegible]園。西風歸意浩然濃。

倚

先生家住翠微峯。萬卷詩書酒一鍾。壁挂藥巾無客到。雲藏古洞有仙逢。溪邊晚釣呼鷗伴。花底春吟引

轉從。只恐舊山歸未得。帝恩朝夕露濃濃。

南仲

草廬高臥對千峯。白眼誰能顧萬鍾。側席不因天子詔。藏詩未許世人逢。他年社稷勳如立。歸老烟霞志會從。五柳一松應好在。月明空自結陰濃。

感興復用鍾字韻呈同舍

忠臣

五年湘水聽霜楓。長樂初聞此夜鐘。遼鶴亦知華表在。仙棊猶許爛柯逢。逢山道藏聊爲戲。石室眞遊久欲從。更擬作歌招隱去。人間得意不須濃。

慎思歷以佳篇見貽且俾屬和而衰老困于强敵輒爲詩以謝之兼簡无咎文潛天啓

輔

鄆侯清骨如冰瘦。少日文章苦用心。賦罷吹噓因狗監。詩成傳誦到雞林。陽春白雪無凡曲。流水高山有至音。更唱自存三益友。老來衰病廢長吟。

漫興成章應蒙子方能和更辱贈句輒用奉酬

忠臣

聲名詞藻競駸駸。不負平生許與心。鳴似白須誚玉磬。野麋祇合戀山林。詩新每喜羊何和。冥默初聞雅頌音。不是前述厭拘縶。楚人元愛楚風吟。

肇

曹公長劍一杯酒。鄒子摳雲萬里心。神駿莫辭觀馬廐。深沈久合寄書林。禮闈聯事幾三月。詞客悲秋共一音。獨有何郎詩思苦。空階點滴伴清吟。

奉報子方佳句

補之

曹子金門等陸沈。壯年裘馬四方心。檄傳白羽從沙井。詩寫紅巾徧武林。兵甲胸中無敵國。（原注。崔滑不能彎弓持矛。行中所謂蹹于甲兵）絲桐世外有知音。相逢不飲何爲者。祇作寒廳擁鼻吟。

寄文張弟

忠臣

猫頭竹葉細欒欒。新筍如椽日滿盤。寄語兒童莫多取。來春從土萬餘竿。

肇

南山千畝龍蛇窟。半夜春雷起屋盤。欲釣六鼇滄海去。爲留春筍作長竿。

嘲无咎夜起明燈聽慎思誦詩

耒

翠屏香暖秋眠穩。霜冷寶匳金錯刀。誰信苦吟無睡客。挑燈起聽楚人騷。

和文潛嘲无咎夜起明燈聽予誦詩

忠臣

參橫月轉與天高。歸士飛心憶大刀。故作楚吟排滯思。吟成風葉更蕭騷。

輔

秋風落盡千林葉。恰似并州快翦刀。香冷洞房歸未得。一窗明月讀離騷。

奉答文潛戲贈

補之

倦遊年少憶安巢。歸夢宵慚斷織刀。（原注。引樂羊子妻何氏斷織事）老去周顒雖有婦。黃經對几夜騷騷。

肇

鄆子詞鋒魯孟勞。剸鐘剸玉盡鉛刀。風流陶謝枝梧困。擊節期君僕命騷。

忠臣

拚老攻詩恨不高。苦心錯玉與雕刀。正如天籟秋風夜。剔盡寒燈著廣騷。

再謝周顒之句

耒

烟飛小玉吳王國。柳暗朱樓鐵甕城。見說周顒經案外。亦聞荀粲井牀聲。

忠臣

眼看秋雁歌汾水。心到陽關唱渭城。卻彼維摩居士笑。海潮音作斷腸聲。

補之

秋月照歌淮上舫。春花引醉福昌城。何如閶闔門西北。臥聽秋風枕畔聲。

小詩戲无咎

肇

吳山楚水未忘懷。暮雨朝雲恨已乖。縱免摩伽能毀戒。未妨澤室會于齋。

補之

文書盈几法筵埋。香火秋來願稍乖。得似鹿門攜手去。定隨繡佛鎮長齋。

己未春與伯時校試南宮同年被命者六人今茲西館惟同伯時一人而已因書奉呈

忠臣

十載京師五校文。並遊多已攝通津。再來更鎖城西館。點檢同年只一人。

公麟

憶領南宮會友文。天梯相躡看雲津。白頭笑我成今日。青眼逢君尚昔人。

中秋月

忠臣

寂寥無聲月停午。蟾蜍通津墮清露。明星爛爛今何稀。美人煢煢隔烟霧。

補之

秋風吹空雁旁午。長天無雲月呈露。爲須清曉照清樽。莫遣中宵生薄霧。

輔

空谷秋寒同子午。白月紛紛洗清露。遙想燈花結夜愁。鬱金斗帳香如霧。

與文潛无咎對榻夜話達旦

忠臣

書窗燈火夜深明。窗外蕭蕭雨葉聲。對榻不眠談往事。紞如五鼓過嚴城。

耒

燈花昨夜已分明。更聽朝齋喜鵲聲。明日朱門閉空館。秋風駿馬大梁城。

補之

疏林小雨月朧明。商頌琅琅半夜聲。鄭子弓強殊未發。欲馳桑本犯堅城。

肇

窮秋天氣少晴明。雨葉風窗夜夜聲。應爲幽人聽未足。不教驄馬出重城。（原注。時已發號。而御史不至。遂留一夕。）

柯山集卷三十一

表狀

進大禮慶成賦表

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以來。事天治民。虔恭豈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雖太母保有。一遵聖訓。而仁厚之誠。不言而孚。乃者肇見天地。實陛下卽位之初。郊內自臣工。外逮海宇。於以觀神人感格之際。占信順獲助之驗。前祀二日。陰翳畢集。俄而氛祲廓清。星月明潤。將事之夜。風伏不興。煖氣妥溫。圜穹清明。神祇來格。於是乎在。凡執事在列之臣。與夫侍御奔走之隸。喜動乎容。和見乎聲。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天旣順之。備孰甚焉。帝之來格。見於天時。祭之受福。見於人情。臣幸執筆。待罪太史。實奉祝册。天威咫尺。親見齊莊粹穆之容。陟降拜俯。誠敬盡兼。臣竊喜太平之必至。多祥之必集。四方之民。受福不疑。爰究作熙。不禁而息。謹撰成大禮慶成賦一篇。隨狀上進。雖不足以追配甘泉、河東之廣大盛麗。然犬馬之愚。庶以自竭。伏惟淸閒之燕。略賜覽觀。干犯宸嚴。無任激切。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備禮。方嚴事於季秋。列位侍祠。尚不遺於故老。仰恩榮之優異。循衰瘵以戰兢。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聰明自天。博厚栽物。左右景命。已大濟於艱難。保宥神孫。旣升躋於齊聖。邦家康靖。邪正昭明。頌德告功。旣對天而不怍。降禮備樂。念報本之惟時。當魚麗之時。而物旣繁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無恫怨。擁絕嫓於二聖。非大賚于萬方。曠古上儀。於今盛典。臣久辭屏著。退伏畎畝。覩聲名於垂盡之年、受德澤於維新之政。顧餘齡之已衰。猥召節之見臨。是宜策勵造朝。齋明就列。而衰朽之質。登降且失容之詠。疾病之餘。朝夕有負薪之懼。與其失周士在朝之敬。不若同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睹。夢有鈞天之想。精神未已。心爲魏闕之遊。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

禮行郊廟。方推報本之仁。燕及臣鄰。皆婆增封之錫。恩雖緣於有慶。賞亦惡夫無名。惟是衰殘。尤爲冒昧。伏念臣朴忠一意。際會四朝。超躐等夷。出入將相。洎老休於鄉社。已位極於師垣。何期垂白之餘。復相繼明之運。空心半朽。久自分於不彫。十里已疲。冀時脊於辨道。而歲月逝矣。補報缺然。惟知愧懼之無容。夫何恩禮之加厚。肆時大享。茲謂上儀。方天子致齋非之殿。而老臣私宿衛之邸。雖聖朝尚齒。惟所使安。而寵數非常。更爲憂懼。已足矜榮於在位。豈當同衆以疏恩。伏望皇帝陛下。時軫睿慈。俯迴神鑒。必欲寬殘年之隕越。莫如裁今日之寵光。耄已及之。雖終知其無補。天其或者。尚假息於餘齡。願止已行。庶無太甚。

第二表

加地無名。方抱戰競而莫處。稽天未答。蓋緣鹹恪之罔孚。盡而腹心。再干旒扆。臣聞事君盡禮。而臣獨無趨拜之勤。陳力就列。而臣久涉衰殘之境。兩無一可。雖聖主曲爲之優容。且加三恩。顧國士如何而稱報。惟有稱裁其寵數。庶幾未即于顚隮。而恩禮增繁。光華沓至。旣紓勤於齋祭。又申錫其土田。高已近危。將必憂於隕越。折而致覆。亦何益於生成。伏望皇帝陛下。秉德乾坤。收恩雨露。賞行四海。當酬可勑之功。職備上公。豈憂不及之祿。實思危於居位。非受爵以苟辭。

謝得請表

不能與祭。自憐衰老之無堪。罔俾造朝。更佩恩榮之從欲。內循安使。未免驚慚。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光亨。天仁覆露。牲玉備物。允若神人之和同。禮樂在庭。肅然祖考之來格。祭則受福。天且弗違。臣猥以殘年。莫贍盛事。雖行不俟駕。在常禮而有誅。而老弗及齋。知異恩之獨厚。第想光華於天漢。竊同歡忭於里閭。

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

明德惟馨。方格神于盛禮。相予肆祀；假賜召于老臣。衰朽知榮。兢惶靡措。伏惟皇帝陛下。嗣膺聖統。躬致太平。翼翼文王之小心。烝烝虞舜之大孝。季秋順序。方萬物之盛多。四方和來。加多士之奔走。祇見列聖。裒對昊穹。敞布政之法宮。大明禮樂。受丕天之景貺。均被邇遐。喜交神人。慶浹夷夏。凡執事豆籩之末。或觀光輿隸之間。足爲至榮。可以無恨。而況臣猥以屏退。尚叨記存。遇詔在門。外庭有位。固願聞舜韶而率舞。瞻堯日以傾心。而遲暮之餘。衰疲且久。筋力已消於疾病。纔貸盡年。疏野久放於田閭。不足爲禮。當千載之挍統。自滯周南。率半夜之受釐。莫趨宣室。無階策勵。惟劇飛馳。

謝太皇太后表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宥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典。雖簉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其偶爾。尚足矜榮。

代范相讓官表

不俟駕行。旣已驅馳而至。琦若予宋。復膺考愼之求。在明主圖傳之意。則深。於愚臣陳力之義。則過。伏以二聖求治。歷年於茲。忠厚之澤。足以傳之無窮。仁孝之誠。因已格於上帝。守此成憲。底於太平。加以左右輔弼之臣。盡極老成俊乂之選。何闕次輔之虛位。乃復召臣於守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度兼收。至明洞照。察其疲駑之不逮。出於悃愊之無他。意其先之教忠。恐或老而更事。責以來效。用之不疑。上副眷求。敢愛竭盡。而臣伏自深念。固非飾辭。形骸已衰。心力隨耗。雖輔相重任。不欲舍其舊而新圖。然衰疾交攻。豈期老將知而耄及。雖至仁之曲被。顧公議之謂何。豈無巖穴待招之賢。朝廷委質之彥。與之圖國。足以格天。而臣已試之效可知。將老之誠彌切。不能就列。辭敢避於再三。因是得人。功猶期於萬一。

謝宣賜歷日表

在昔哲王。德暨鳥獸魚鼈。肆時治古。歷象日月星辰。旣推步以授人時。又協正以觀候度。惟盛朝之稽古。蓋列聖之在民。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天。仁厚愛物。順帝之則。旣先後而不違。使民以時。無困窮之失。所顧茲寒暑之節。實惟衣食之原。以臣職在承流。恩叨頒朔。敢不推風化之有本。躬勸農耕。顧畎畝之無知。執原帝力。

謝欽恤刑表

歲舉舊章。雖謹有司之職。詔頒列郡。實皆天子之恩。恭以聖人之於物。蓋本好生。哲王之用刑。初非獲已。方天時之炎燠。憫囹圄之係纍。渙發德音。卹及民隱。伏惟皇帝陛下。哀矜庶獄。明愼用刑。內修百度。以肅權綱。外推至仁。以惠黎庶。下念犴牢桎梏之苦。必使飲食沐浴以時。君恩及斯。民命何有。臣職當賦政。責在承流。雖未能裨聖代之措刑。必使無訟。而竊慕古人之爲獄。自以不冤。

謝明堂赦書表

伏以宗祀於明堂。旣盡寅恭之志。大賚於四海。徧覃在宥之仁。凡出照臨。悉周惠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若日。舜孝格天。法度修明。旣聿追於先烈。號令寬厚。已深結于民心。肆時大享於合宮。是謂嚴親之盛節。禮成有慶。旣賚予於善人。德及無疆。將陳常於時夏。與哀多罪。悀渙然一字。頒錫六師。忠勇爲之十倍。不冒出日。罔不嚮風。洪惟盛朝。集此熙事。臣職司牧養。責在承宣。敢不撫陛下可封之民。鎭以無事。布陛下維新之惠。期在措刑。

黃州謝到任表

准告能管勾明道宮落職添差監黃州酒稅磐務者。臣已於今年二月到任管勾訖。伏以矜其多病。祿之

仙聖之祠。誅其積慾。斥之榮權之任。竄逐既寢。蜾蟻爲逃。罪大責輕。感深涕隕。伏念臣粗親翰墨。篤好文詞。曾未窺其藩牆。妄見稱於流輩。忝叢龍鱗。頻躡等夷。久讎中祕之遺書。與記漢家之故事。入侍帷幄。曾未歲時。而疾病侵陵。精神疲耗。一觸蝸陛。兩換虎符。蔑聞報政之能。徒幸養疴之便。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號寒嗁飢。其窮已甚。方大明於淑慝。因無逭於誅夷。惟是齊安。近在沘右。雖薄加于黜削。乃敢卽夫便安。非大明之燭幽。顯微生之何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及。毓德好生。謂刑以止邪。用之初非獲已。而辠非極惡。議之必傳惟輕。遂致夙愆。猶逃大戮。臣敢不改心思過。擇地圖新。駑馬已疲。久息鑾鑣之望。秋葵未隕。常傾向日之心。苟一介之有施。終九死而無悔。

黃州安置謝表

准告責授黃州別駕黃州安置。臣已於九月初三日到黃州公參訖。率情而動。蓋緣不學之愚。議罪惟輕。上賴好生之德。伏念臣僻迂陋學。庸瑣散材。頃守汝陰。官名長吏。不能明義以自立。乃敢狥私而致哀。迹涉背公。罪非致古。果不逃於正論。猶竊逭於嚴誅。尙畀散官。更居善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洞照。博厚有容。論罪必原其情。用法每加之恕。故令螻蟻。少緩齏鹽。臣敢不祗服上仁。深思往咎。謹身以敬。學禮必明。從多士以立朝。莫諧素願。問老農而學稼。尙畢餘生。

辭免起居舍人狀

竊以言動之職。最近清光。儒學之臣。以爲榮選。臣孤貧晚進。駑散薄材。擢自選人。寘之太學。復忝祿石渠之職。首預選掄紬金匱玉版之書。兩領著作。功能蔑有。屏退所甘。加以冒昧史官。頗曆歲月。論次故事。徒事簡編。何有賢勞。遽叨獎擢。陵階華近。入侍禁嚴。內循弱質之易搖。實懼多言之可畏。敢俯誠懇。祈止誤恩。免速顚隮。更冡樂育。

任起居舍人乞郡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乞知潁相徐潤州一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臣伏以君父之命。當卽奉承。尙敢煩言。罪當萬死。臣秉筆史館。入侍禁嚴。漸階寵榮。固願甘昧。然親近淸光。而衰瘵敗而支體。論次舊聞。其疾苦耗其心精。常懼尸官。安能稱職。義當自列。敢避重誅。伏念臣自患風痺。今已五年。雖粗支持。而去年冬末。因患瘡疹。毒氣流注支節。腳膝痛痺。甚則屈弱。乘騎拜伏。動發顚仆。力加調養。或可完安。失今不治。必成沈痼。聖君在上。仁愛兼容。臣下得以言情。卑賤亦思從欲。伏乞除臣知穎陜徐潤州一次。庶得少就優使。尊意藥物。民社可以竭力。俸廩足以紓貧。猶冀疲駑。復備鞭策。

冊文

皇太后諡冊文

維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竊惟詩人推本周文王之功德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聖母以助內治。以施陰教。表裏協濟。王功以隆。而能同享太平之福。嗚呼。非天眷命於有

邦。其何以臻此。惟我烈考聰明睿聖。緝熙五聖之遺緒。誕起萬世之長利。惟我聖母。應期挺生。來自潛邸。作配宸極。贊正中閫。敦睦九族。法度形於燕閒。恩惠逮於微賤。俾我烈考之德。孚於朝廷。不自海隅。惟末小子。幼被撫育顧復之恩。長受教誨勸導之益。延入賢宅。用端命於上天。方圖內承東朝之訓。外竭四海之養。而否德薄祜。天降罰於我家。頓奪我聖母。煢煢在疚。日升於邁。有司稽古。將節惠以易名。惟小子曷足以仰窺淵懿。敢祗述所知。以詔後世。大行皇太后。徽柔肅雍。恭儉慈愛。實我成平相臣文簡之曾孫。惟時文簡。輔我仁祖。勤勞在官。垂裕乃後。是生淑哲。與聖俱興。志在女工。婦道已茂。正位乎內。二十餘年。夙夜儆戒。靡有違德。慈聖宣仁。兩姑並尊。承顏二宮。孝恭烝烝。元符之末。國統弗嗣。相臣異心。大計杌隉。中外震懼。寒心拱手。惟聖母稽謀神祇。遠亭典禮。力授眇躬。大統以定。惟平日退托。濟德弗聞。而作大投艱。克有餘裕。片言析理。凶狡震服。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出聲而淵默者歟。惟宗社有奉。神人有依。實自我聖母。祇率故事。恭請同政。至於再三。勉與聽斷。蕩有多辟。淫滯昭蘇。決去蒙蔽。人材咸叙。華夏丕寧。戴白垂髫。聞風歡呼。淑氣橫流。休功善利。中國受命。亦惟我聖母。而乃夙夜兢兢。克自抑畏。視事不臨於便坐。私謁不及於外庭。不敢自同先后。而復遠跡前古。期以奉陵祠廟。退處房闥。既又懷懼。敢降綸書。曾未及期。已復明辟。友愛二弟。恩卹篤至。能覽其擇貴。諸外不許宮室器服。無所增度。不爲浮侈可喜之觀。嗚呼。爲天下之母。而躬賢哲難能之節。當太平盛世。而謹古今易忽之戒。可謂明哲絕德鮮儷矣。卜宅受從。因山既藏。是用咨於卿士。受命祖宗。惟道大不可形以名言。德厚不可盡以稱謂。謹稽四言之法。將昭衆善之端。以慰臣民。以示子孫。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欽聖憲肅皇后。恭惟神靈在天。休聞在下。光於宗社。表於有宋。億載萬世。與國無極。嗚呼哀哉。謹言。

柯山集卷三十二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弊。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廢。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尙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堯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醇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體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

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顯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也。德不足以逗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御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沿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詳者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滔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消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倔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綱紀疏。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爲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質之所由亡。文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弟兄。併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鎮靡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几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

邀其敵。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怨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純。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用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同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使也。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數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馴馬之於車也。奔驟舒徐。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馴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操者得也。以一轡之約。制馴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左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夫苟不欲俯則舉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惡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惡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桀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爲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徹底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流。細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

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殘人執小術。踐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疏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過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況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賢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矣。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自飾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於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付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滿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論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爲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樂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攻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慚。敢爲而不懼。故二君惑之。雖有問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鎮。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蔵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

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求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舉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遊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子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雖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利之而爲義亦有害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相反有以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因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騃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爲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嘗避而不知避嘗就而不知就則力可及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吾乃處於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悵悵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疏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勤而爲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溼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暑而不易暑而御

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尙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强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擯僭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倡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爲三國而合於晉分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蓋或不同然嘗其改也必有所懲嘗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鎭之强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鎭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不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吾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驗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尙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尙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圖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獨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强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吾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爲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何其茂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譏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柯山集卷三十三

論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薄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兢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

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所以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承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藏於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補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儀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諸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朝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蘩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爲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爲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爲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毋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邱而遂於七祀。均爲祀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遂於時禴。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享帝。則三獻爓。一獻熟。因地以爲之邱。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也。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言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疑降於上帝。反疑於褻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褻。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

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尸爲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飲之。卿之餘。大夫飲之。大夫之餘。士餕之。而後煇庖翟閽。無不沾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駿事也。行之於君。執蠶、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酬。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而否者不得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蹌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護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也。然則春之礿也。冬之烝也。而政不預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萌。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窮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蕃。成於秋而窮於冬。既蕃、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關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蕃多之際也。萬物蕃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齊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礿也。而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誠之長。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爲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己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懸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礿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慎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礿、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儐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同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猶幸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同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潛伏之時也。羽籥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

而不避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喩。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至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喩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喩諸德。保也則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中樂之數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喩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喩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其前。蓄其職已卑矣。主節爽樂而已。所謂執禮者。與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佐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其器而後釋菜。告虔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柯山集卷三十四

論

敎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邪。則吾損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致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

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仁。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尙功而賤德。貴才而蔑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爵。故天下始翕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賴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若虎之肉。不敢舍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其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歟。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敎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蹟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强之不得以幷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當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爲。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雖人之爲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爲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纖悉。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乇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致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爲不可施于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粹。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吾終身之力而爲。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邇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皆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槪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挙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爲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弊。

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爲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定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畏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開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隨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怨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很惡而不遇。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致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致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寬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廢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怨。而吾兌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爲恩主于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恩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顯。其所爲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罔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爲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爲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爲吾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爲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操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怨。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怨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藩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壅蔽。則數見其所窮。所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彖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柯山集卷三十五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貿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廩庾。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閒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故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于秦。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鱏鰉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鱠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貴。百司庶府非不備。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拏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爲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無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尙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尙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眞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僞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非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常綱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攷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大感。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爲天下之分。起于天

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劉石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聞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強。雖兵甚強。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于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爲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苻、石。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于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能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彷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郡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常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劉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強。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悔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搢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嬖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諸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大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強。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豹之在山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繫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鬭。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愧。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願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

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嘗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賞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鎭之禍迭起而不可泯。而河北之鎭。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鎭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役。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鎭。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馴。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孑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拆。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奮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鎭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止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鎭。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眞弱節度之術也。

讀唐書二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繫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甯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尙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舃。集書囊爲殿帷。能露臺。卻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夫高宗之淫昏庸暗。又內爲悍妻所致。外聚羣小。還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衞者。嘗見東方言者以爲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

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歷子賢之故。怒其入宮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其諸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人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竦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爲多。積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皆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鎭。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疏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悵慨。又擿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貶。德裕于復怨則決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義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聞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墮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卽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礁鉞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殆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鎭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淸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塘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淸泰。

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勢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不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柯山集卷三十六

論

漢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而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于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比孤囚。侵辱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大有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編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尙功。其驍勇之智。豈能帖然無毫蓋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姆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

君邀功。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于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勦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爲孝宣無負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者。誰不爲霍光痛心哉。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哉。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于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致也。

漢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因持重而相衞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衞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眞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崇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謂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不可矣。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于利害之際者。畢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私。其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仗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其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傳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强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王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唐代宗論

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逃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予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非是道而光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驕獷也。與之較理。則彼異類也。其乖氣而兇悖也。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恃兩端則

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惡載之甚。而誅不疑。罷魚朝恩。變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罷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懦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唐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强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幾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强藩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反也。蓋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眞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强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力。斃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爲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于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庸。偪强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王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己之氣先索。力先斃矣。已索之氣。既斃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李懷光所以陸梁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礫嬰兒。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之論也。

唐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强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爲敵而兩無有以相制也。夫兩無有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攖。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于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于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知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面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强。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于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肯之。負者欲返。而勝者徼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

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得。方其盤桓于楊劉、德勝之間。蓋嘗憊而不振矣。其後郭崇韜爲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于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爲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趨汴之策也。彼鄩以爲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成。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決策不顧以趨太原而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爲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嚴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己者。宜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極。强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純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爲德不及於聖人耶。不猶愈于敗乎。夫烏獲之力。至于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將絕脰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所有。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爲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

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爲人也。朋屬而不遂于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末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爲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爲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爲。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守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情之百姓。而其所行顧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尙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鬬。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爲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舒緩。推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爲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覆。彼商君以爲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爲。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循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狠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禦。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者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爲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于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爲縱。雖蘇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窮。且天下嘗見爲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爲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敝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遊說以非之。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

而選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附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未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也。天下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之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勢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不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顚沛而瀕于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常負天下之責。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遠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爲說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應侯論

吾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其困苦展轉。既瀕于死。而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愼重周審。不敢輕發。非如朝遊夕說之士。儌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穰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而自固以權勢已成。因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之序雎事如此。乃言雎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雎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閒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於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關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爲計如此。萬一有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爲是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衞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柯山集卷三十七

論

樂毅論

吾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兼幷。而稱毅之不取莒與卽墨。謂明信義于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而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毅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觀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敝。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致毅之用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于王業之事也。且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卽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爲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守卽墨。單善爲兵。故

其守卽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毅事。未始有此。故予皆不信之。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於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鬭。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恝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無我責。而我偲偲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乃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恆弒其君。則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也。門人有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加我以惡則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直復怨。則理已足矣。彼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眞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所以爲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免于不義。必自魯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魯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爲賢。而不捨仁義而求自便也。不強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捨以爲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此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而後之愚者。皆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田橫論

予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曰。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于卒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出則起而爲亂。蓋其素所蓄積。未嘗不在于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致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羣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耳。故怏怏以就北面。乃其所甚恥。而禍亂起于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予觀高祖之時。韓王信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搆禍。高祖奔走不息而追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

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予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放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予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族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爲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爲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并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爲虜而不恥者。其心猶冀萬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況南面稱王。擁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爲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臥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爲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爲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爲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爲我用故也。三人之爲我亡楚也。非爲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爲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狠顧其上。況創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創之亦反。因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予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爲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爲諸將百計論撓。卒以何爲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爲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爲之。則必以爲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爲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長孺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

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鄙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祖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于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悍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爲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時必有以不義而止之者矣。而莊公卒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潁考叔爲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爲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因有告之以禮樂孝悌而不喻者。然退而視其所爲。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辯。折而服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爲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爲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威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攄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爲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爲智歟。故折人以理。從者十五。威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于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威于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方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爲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爲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吾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爲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爲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爲不可及也哉。

平勃論

吾胥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謀議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于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夫以陳平、周勃之才。而取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爲自安之計。以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祿、產。何其多疑。自重而不敢易之。蓋如史之所載。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倡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東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爲。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致其所爲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于中原。其初非有所憑藉也。特徼幸于一戰之間。此其所爲。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殘。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徼幸于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爲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敝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者也。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爲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爲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衞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於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爲名高。而多履危禍。二者皆有所不足。然爲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爲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于取名。雖拙。或者能之而有不爲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於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嗚呼。意李廣之所爲。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爲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爲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爲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獨不能變灌夫、竇嬰之轍。而爲決意斬伐者之所爲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爲此。則必有道矣。而遷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

士。常鼓舞于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爲。天下之乾勇者好也。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爲反計。而被猶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伏節死義。則憚汲黯。凡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爲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柯山集卷三十八

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奏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遽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前矣。徐發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僞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雖

子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于禍。而學擧于晏子。遷亦淺矣。遷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尙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敍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擬不近人情。不足致信。以嬴旣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尙安肯憤然刼以辯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致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居沽之人也。鬭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敍聶政、荆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敍錄而不厭。蓋其尙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卽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殺捕虜與敵鬭。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欲罕开以離其支黨。遺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待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爲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衞靑、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强。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十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匈奴于羸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强。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衞、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擧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旣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疊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爲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予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事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

狄。有奇其功。憤其爲庸臣所詘者。則稱擧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爵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遺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意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彰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爲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于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丙吉論

丙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予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徼幸矣。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己。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徼。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其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徼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丙丞相恨也。

游俠論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齪齪。守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卽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偸畏懦。閭里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威畏。護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賓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羇士之餘也。何足道哉。

王鄭何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淸忠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爲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爲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爲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

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爲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爲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愼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爲小人所不忍爲。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邦在家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仁賢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爲姦者反依之以爲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爲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于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爲是言何也。夫華爲之亦死。不爲亦死。儌幸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爲者矣。與外臣爲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爲怨。則强王將以伐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旣無褰履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舍。已有懸尾之厲。嗟乎。華于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爲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知不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爲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卓之守塢。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儌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予觀王導之爲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尙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遠强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爲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敢鬭。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鬭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旣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爲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旣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爲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鬭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强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强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爲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羣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與。或者曰。導之意以爲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外裔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畫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强。大則君

歷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君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于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慮也。齊之政强。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爲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闕存于可爲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裴守眞論

先王之禮。不明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于禮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則苟從之。而使後世之汙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爲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意。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爲解說。旁引曲取。以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幷六國。與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守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兩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術其君。予讀裴守眞傳。守眞善容典。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遺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人。天子爲起。守眞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眞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美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織畫。非法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源。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眞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偸風替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因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愼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賊。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質。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予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詭道之常態。意其人

必雄悍驃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尙父屈歟。此于服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列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南蠻輕浮靡嫚之風。亂以西北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貞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貞元中。獨卻而揮之。上窺典、墳。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聖賢之文、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于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

柯山集卷三十九

議

文帝議

予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于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相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臾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足以自張于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爲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重歟。必且以爲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爲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爲兒子之論而不信也。

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予嘗憾焉。若水、李煜之

臣。叛其主而來。且不嘗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予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嚮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爲此言者也。

韓信議二首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然則何爲卒反乎。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怏怏北面而薄其君。以爲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于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于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寶鏌鋣之利者。不以試薪。售和氏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君不得已焉而後卽之者。亦明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于求顯。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其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臥于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于强敵。彼孫武求試兵法于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爲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楚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老子議

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于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取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爲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夫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有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私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未有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之。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生死之柄。臨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說

詩雜說十四首

衛武公于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危行言遜。可以免于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稗。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昄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于恢大幸而治得于內。則土宇廣于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略。建侯之數。遞于商之末世。而攷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于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使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于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昄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教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蓋免于死之謂生。免于仆之謂立。食而後免于死亡顚仆之患。則后稷之于民。實生之者也。

生人之道尙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尙深。故文王之廟曰淸廟。禦侮之道尙肅。故宮室之牆曰肅牆。明不蔽也。淸不汙也。肅不亂也。

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夫如是而猶欲縶其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斁。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

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于樂。則大矣美哉。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緖而天下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礴。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之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知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悅之矣。召公且不悅。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擧朝廷而刺之。擧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嬌嬌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嬌嬌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于是成矣。蓋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于書者。伐奄伐淮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尙德。用于戰者尙才故也。思馬斯作。作者、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曰有驔有魚。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驔則無取于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天下之亂。起于無禮。無禮起于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溝洫不脩。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其于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先天下之政。故成王之涖政也。召康公戒之。其急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不過乃埸乃疆。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道變而述先公風化之所由。而爲七月之詩。其急不過授衣以備寒。擧趾以歷田。備事之細。至于採薪剝棗。朱裳索綯之煩。其候時之謹。至于秀葽鳴蜩。斯螽蟋蟀之細。則夫先王所以推本而要以成天下之務。雖至煩而不厭者。誠風化禮義之本。莫不出于此故也。予嘗攷信南山、大田、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爲田萊多荒。其陳先王之務時。上勤于卹農。下力于治田之際。自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旣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至于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于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于中田。瓜植于疆埸。次之以淸酒騂牡。以享于祖考。而終于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初自于曾孫之能勸其民。而農人之能聽其上。不怒以交其歡。饁之以致其厚。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夫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祖考之樂。此天下之至於極治之際也。而其來出于倉庾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勸相之時。而後乃及于禮樂祭祀之事。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備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作。夫惟田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樂興。和樂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要。而後其言之序如此也。而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遂及于莫春新畬之事。來麰康年之祈。錢鎛銍艾之細。蓋治其國者。其要莫急于此。則王之戒。略于庶事。詳于農事者。由此故也。雖

然。豈獨成王爲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者。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夫建天下之諸侯。飭來辟之歲事、而止于稼穡之勿解。豈非事之所當先者歟。夫惟王之所以戒諸侯者。莫不首于農。而五載而巡四岳。其較諸侯之善惡。以觀其國之治亂。而制吾之賞罰也。其慶始于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未與焉。其罰之也。始于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亦未與焉。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魯侯之頌也。始于駉。而駉之美。首于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駜之美。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夫成王、高宗。汲汲于此。不亦宜乎。夫始之于農教之勤。而終于有年之慶者。誠以諸侯奉上之先務在是故也。由是觀之。則周之戒諸侯。未嘗不然。非獨臣工如此也。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爲勞辱而不恥耳。未至于大亂。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爲盡心、苟求免于饑寒。孰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皆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亂、使有君子。其至是乎。

諱言說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顚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移廟祏。犯天下之至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人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說（原注爲紹聖而作）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願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時。固寵持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邽令。林甫以諂勸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憯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

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與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昏淫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虛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謂林甫曰。此子妒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亂原說

國家之亂。常在大遠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處之不懼。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過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于大亂而自亡。此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昵類而胡羯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于用兵。黷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蔡景之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柯山集卷四十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盛。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于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于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爲吏。

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禍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能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皆然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先生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暱端叔不足怪。庚午。某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臥悄悄。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曰。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于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言爲贐行。予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敵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能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彼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什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外裔。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賊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老語邊事。幾老、將也。謂某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眞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予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猶以贊子

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爲吏。不苟于其職。嘗屯籍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予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予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遊。予謂之曰。予棄人也。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爲之不能無言。曰。子嘗觀于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日一操盤而出。自擧其貨啾啾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篤。爲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聲充于四海。出入紫闥。討論黃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爲遺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泣涕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予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爲申言之乎。予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已。爲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爲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予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

湯克一圖書序

甥湯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書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爲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爲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向在是也。爾以爲是三十一圖書者。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致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書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爲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爲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爲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移。致精于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攷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爲。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

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爲百姓知不知皆爲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矣。獨曰。常有天幸。不乏之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屢勝之去病。而獨眷眷于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于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夫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秋風烈寒。大木百圍偃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鱉。物固繫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邠老于宛邱。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書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爲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林文集序

士有聞道于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侮辱。而不悔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彼其心以爲不有得于今。必有知于後。故甘心而不辭。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爲鄰。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屏蔬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爲之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題既免喪。拜予于宛邱。出其先人之文章若干卷。求予爲序。予知邠老爲詳。義不得辭。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振邠老于無聞。未必不暫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如此。

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螿。鶗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鱗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絲。甘食而清歡。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皆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疑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致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爲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不資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爲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于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

儒者獨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異。而借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爲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享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揭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予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予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于宛丘。予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至柔懷道。而未暇問也。別後絕不相聞。至今蓋十有八年。而予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于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于郡齋。視其精爽動作。與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據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予。以濟其病。又教予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元通四達。而真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真氣來降。則百病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則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存餌金石。去古道遠矣。予三復其言。因盡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十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足。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爲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爲人治病。將歸。求予書。予書不工。因誌其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于言。流爲歌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予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許大方詩集序

同盧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爲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爲一書。求人爲序。取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爲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爲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欣者。然一行爲吏。此事便廢。敲朴喧囂。牒訴倥偬。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溺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闤闠。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傲祿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

憔悴無聊之歎。尙何暇注心于鑽研文墨之間耶。然旣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予所以喜爲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來建化。咸立門庭。蓋言爲道詮。執之則爲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法席歸仕四祖道場。雄啓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鐘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飲卽喪身失命。至于拈槌舉唱。斯辨宣揚。門人紀爲後錄若干卷。己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攜以示予。求序冠其篇首。勉爲書此。幸無誚焉。

錢申醫錄序

予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爲記自齊侍御史成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脈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之以爲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往往見于此。世醫所宜刳心而學者也。尙何譏焉。予頃年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于黃帝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予嘗從之遊。喜聞其說。而不能盡究也。居無幾何。安時死。予爲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疾。或奇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具其說。與所用藥。欲載之墓誌之後。以爲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疏陳數十條。皆無倫敘。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予至今以爲憾也。近宛丘閒居。吳人錢申以醫錄授予。得之欣然。蓋申善醫而著爲錄。其治疾之嘗效。言其察脈觀色之方。而往往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憾予不學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予將有得焉。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于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于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于物。有功于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猶輔也哉。千金之裘。成于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于飛鳥之遺羽。玉蘊于石。而金發之。兵切于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于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于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于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復之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信以爲車。力學以爲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

有不得若乎。子以德載易之。

柯山集卷四十一

記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偕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爲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于濟陽。而皇考欽實爲南頓令。帝時從父于此。旣得天子。亦嘗臨幸。蓋平生之所遊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癘之請。有賜于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宜無足怪。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攻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羣雄。芟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桀驁強伉。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于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旣成。海內旣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于禮樂。驍猛之氣。束于儒學。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典禮。渙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爲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明、章。繼志承統。纂脩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板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

徒敎于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于下。矜尚名節。以震激衰敝。蹈死而不悔。至于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言何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元元年。又復南頓傜役同之濟陽。則帝之于是邦。豈若他邑、漠然而已乎。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于南頓亦云。

成平縣丞廳酴醾記

成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鎭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宮爲縣令治所。丞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罷丞。于是遷縣尉于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廷有酴醾。聞之邑之老人。則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太半。其花特大于其類。邑之酴醾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于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于周。歷歲數百。天子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于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鎭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擾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閾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于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閒。禍根亂源。蕩翦墮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羸敗。醫者既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于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于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躋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閒。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施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予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于汴上。是時。道原方脩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年五十餘爲穎上令。即致仕歸。隱于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于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予受詔校資治通鑑于祕書省。是時公同時脩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

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于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于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于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致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君滑滑汩汩。如道其閭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蔚宗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于德安。致其大父與父之事于予。且曰。頃居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淸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子爲我實記之。予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言。與六經並傳。父子之于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疏受、于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舍富貴如棄鹿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知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煒並著。名立于父而顯于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予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于學。而健于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予知冰玉堂之灑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靑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蔚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紓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偉爲哲人兮。我書在書。超詔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何謂我汙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因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里之人爲予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爲大官。名實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鄙魯不學。自棄于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爲聲勢。而兩人亦自力不少屈己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于廉恥。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羲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緣邑人之意。作祠堂于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爲吏于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書于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君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脩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

尙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者。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逃光武不肯仕。彼獨何哉。速君不因宋君以顯名當世。卒以湮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智軫禪師塔記

惟正法眼藏。流布震旦。涉其道者。如恒河沙。然根有利鈍。知有深淺。故號老宿宗匠者。以之教人。未免或滯于一隅。而惟雲門正眞大師文偃。始以其道振于嶺表。諸方大士。論不敢社。與奪可否。莫有間言。雲門之後。至雪竇重顯。最盛于東南。其嗣法門人衆矣。而天衣義懷。號爲偏得其道。自天衣之歿。其法嗣往往出現一方。四方禪學之所折中。比丘載者。學于天衣。旣得其道。而隱德晦迹。終始莫得而致。獨泉南比丘智軫。聞道于載。而得法焉。智軫少爲儒。卓犖有奇志。忽悟世幻。遂爲佛徒。旣悟道于載。人亦頗聞之。嘗往楚州、壽昌。漣水、淳化。然師之道。孤峻而行介。若其徒非似之者。莫能親焉。某居憂山陽時。嘗從師遊。其所以開警者至矣。每勸師少出其有以爲衆福。而竊致其志。蓋篤于己而廬于外。尊其道而不妄以及人也。其後。襄州守逐其郡中禪院主者。請住持。師曰。此將有訟矣。不可。因拒之。而後果與獄。逮捕甚衆。而師獨免。來京師閒居天清。士大夫有欲請師說法者。師言佛化人各有分。何待說爲。卒亦不可。此豈載之微意歟。或議師以爲佛之道主于利物。而師深閟其有不以及人。豈佛意歟。予曰。不然。五膳玉食。不入瓦缶。四大海水。不濡牛迹。吾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毫不以及物。道當然也。師以紹聖丙子十月二十八日夜。右脇示寂于天清。朝請郎李延世者。辦其終事。挈其骨葬于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盱眙楊某者。欲刻銘焉。以予嘗從遊而請銘。請以此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世繼始祖。具佛正知見。建此妙法幢。師滅度已久。正法祗變時。雪竇及天衣。二大士出現。挽佛日回照。嗣說雲門法。裔蓋其曾元。天衣有逸嗣。號曰比丘載。獨此具妙法。付之智軫師。軫眞似其師。曰道本爲己。覷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毋以天酥饌。而投之穢器。是將不能受。爲般若之累。以是坐道場。俄卽自謝去。或悲後無述。謂師道不顯。稽首窣堵坡。師所在不滅。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晉之餘風。儉樸而敦本。而澤、潞在唐爲雄鎭。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爲健鬭。夫以儉樸好武之民。則其于山水奇勝之觀。宜其忽而不治。委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遊于縣西南所謂四梁拒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石下。激石而聲琅然。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大石下。而石狀若龜。因名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罅之口。以下達于大池。構亭于泉側。名曰爽氣亭。後爲石磴。磴窮爲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喬林秀木。水石奇麗之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夫盡仁之成名。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德哉。予以爲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遇物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予遊。其行己操術。其爲仁知之類有餘矣。而又好學而甚文。予意其爲政滋久。政事日信于民。以其簿書之簡。日徜徉于山水之閒。仰喬木而俯淸泉。資之以烟雲魚鳥之麗。把酒賦詩。與夫雜見于文字言語者。將超然出塵拔俗。而恨未之見也。

鴻軒記

鴻軒者。張子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篡者。鴻也。今予以戇愚不見事。幾得謗辱于聖世。蒙垢忍恥于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于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還也庚辰之春。與夫鷙鶩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車舟。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決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慓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爲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闘訟爭鬭。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爲泗之劇。而吏于泗者。于臨淮爲最勞。自予之來未幾。而得安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閒以休于家者。纔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率無有。予亦幸未至于衰老病憊。意猶足以及之。而今年之秋。困于疾癘者數矣。吾聞之。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己。外不傷物可也。不當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己。必求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也。旣求其凡主簿于此者名氏日月著之。而又告之如此。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于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而東。旁會支合。滂沛汪溢。連潁合蔡。一流而下。會于壽春。其流浩然。于是蛟龍之所藏。風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斛之舟。又東行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而游者益讙。旁沾遠溉。數田沃野。物賴其利。而繫抱城郭。間以山麓。洄洑淸泚。長魚美蟹。菱蒲葭葦之利。沾及數百里。而南商越賈。萬帆巨艫。羣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魚釃酒。歌謠笑語。聯絡于兩隅。自泗而東。與湖通而遠于海。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于淮而樂之。凡風平日霽。四時之變。與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官于洛陽之壽安。而宜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飲食之所嗜。與淮之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幽出于北阜。滙而注之。有聲淙然。聚爲小潭。其上有亭。環以脩竹。吾遊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時慨然南望。思淮而莫見之也。于是易亭之故名曰思淮焉。夫士雖恥懷其故居。而君子之于故國也。豈漠然若秦越之人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君子不敢樂其所私。而無志于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身委質。奔走從事于四方。以求行其學。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與夫懷土而不遷異耳。夫棄故而不念。流寓而忘返。則必薄于仁者也。予旣不敢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處。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予漠然無感于中哉。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返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累于所習者。不猶厚歟。

柯山集卷四十二

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蛟龍虯蜃魚黿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蹊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遊。其背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龍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予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舍依山爲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縈以蔦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聲音百千。終日闃然。不聞人聲。夫環爲城。通爲衢。限爲域。立爲屋室。闢爲場圃。爽易洞達。內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厭溼。閒

以草木。表以崇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禽獸不敢竄。蛇蚖無所蟠。居之而安。遊之而樂。而人之氣乃無勝其異己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壽考安樂。遠去疾癘。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無以異于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戀。而蛇蚖狐貉之所樂。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隣之外晨夜而不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蛇蚖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於是聚吏徒。集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剞根窮本。芟伐翦剗。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衛藩籬。惡者從薪蒸。灑掃爨除。平地乃見。陰陽疏通。表裏洞然。屋室階闥。如湧而出。于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遊而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爲始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顛。行者反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馭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舍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愁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遊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于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閒。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是時。吏趨不待屨。臥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宅敗漏。不敢修完。器用敝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苟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于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燕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爲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事。其致用于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也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于此矣。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方梵天。十六王子。羅列上下。請轉法輪。而曰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雲普雨一切。夫具福慧至于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聖人不能違而況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傍舍。如是凡歷五住持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歎曰。此我之責也。佛以像法迪利群品。使濁劫惡世。猶逢見佛

紫金光身。其奉事當加謹。其爲役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瘵之漏屋。不大振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與金帛無量。乃創爲正殿。其命工以二年之春。粵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列侍。程程妙好莊嚴之具。以爲供養。青蓮下覩。悲愍四衆。白毫旁耀。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禮者。如升兜率。遊內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乃屬予記其事。予曰。前五比丘。豈無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于子。何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于春夏。黃落于秋冬。過去未來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爲。而彼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役不久而就。如償所負。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聲色。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參取。

記異

元豐己丑六月。予故人子假承務郎楊克勤自合肥赴京師。過咸平。爲予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爲楊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攜藥爐燒藥老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臾。有火自其爐出。然其衣。即焰發滿身。其人驚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庭中。火所經地。物不然。獨燒其身。須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斃。視其身灼爛矣。楊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驚愚夫癡俁以自售其藥。爲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誑昧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毀訾先儒。操臆見私智。而以聖人自欺者。與太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有怒目切齒者乎。夫學不死。養氣鍊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出于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大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饟。學之有司者月有給。其秀民良材。從其先生長者。皆往遊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亨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于譙郡張某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于飲食。不可[illegible]也。強使急者緩。如此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予嘗怪今之士大夫。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事之不舉。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哉。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爲章甫。騎者之不爲驥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

學。是廢食于飢。而必責學校于今日。猶強食于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爲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爲無事于學。而不爲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亦深矣。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于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陬外裔。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公之封國也。顧不能祀而可乎。于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告于譙郡張某使記之。某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勤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母。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鄰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嚮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遊公之門。而喜于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眞陽縣素絲堂記

慶曆中。起居錢公守眞陽。名其燕寢曰素絲堂。某紹聖初、忝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詔齊安道葬之眞陽。眞陽守錢君。起居之孫也。授館于縣舍。其西有堂。宏敞而高潔。寒暑之居咸宜。而錢君名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惟錢氏有大功事于吳。爲宋忠臣。著于令甲。而子孫仕于朝。以才德爲名臣者相繼。號爲天下甲族。觀錢君所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己守公之意。有自來矣。錢君治眞陽。不勞而庶務舉。與客終日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彥遠。吳越忠懿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爲政也。今吾民小之爲鬬閧。大之爲盜賊。鞭笞戮死。相繼于有司。而不知恥。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之道。必先治學校。誘其民之才秀而勸

養之。使之業成出什。受祿于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勸嘉悅而興于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袞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況吾邑之在淮、潁間。去王都纔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拙。靜愼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爲學舍而不果成。瀕且二十年矣。君于是相地賦工興役。四旬而學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學之百須皆具。而邑之士買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學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毛足以給養士。而又爲之廷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學者日加多。予守潁時。則聞君之興學。辛已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于新。而屬予記之。予謂之曰。今州縣之吏。取辦目前。責以教民則不受。而上之人亦不復責之者。而君乃引以自任如此。古循吏之用心也。雖然。爲政易。教民難。教民者始于至誠。終于不倦。二者皆本于治吾心。一不至焉。則不能以有成。蓋未易也。君勉之哉。

太寧寺僧堂記

圓明岳師住淮陰之大寧寺。其始至也。牆屋圮毀。佛事不嚴。歲乃大饑。寺田之入。不足以給其衆。圓明日夜刻苦菲薄。率其徒爲勞辱事。完補葺治。雖寒暑不休。寺乃僅完。予去太寧五年而再至。入門。視左右前後。脫然疑非昔者。視聽步履。明潔安穩。蓋易舊而新者十五六矣。予勞圓明曰。小邑民貧。能相勸而成此。未易也。圓明曰。自容而已。未足道也。佛之道。先物而後己。苦身而安人。吾之僧室庳陋弊惡。不足以延四方之學者。吾將易爲重堂。使容百人。飲食寢處于前。讀誦燕息于後。而吾之居此。可以無愧者矣。明年春。堂成。其周廣嚴好。皆如其言。而命予爲之記。曰。天下之物。各以其功而居其享。未有無故而安受天下之養者。不幸而冒得之。則譏罵詬辱。其或傾奪篡取。必奪之而後已。若佛者。世固未嘗見。獨以其書東越幾千萬里而來中國。未嘗期人之尊敬奉事。而自一邑一國。望其宮室棟宇。傑大壯麗者。必佛與其徒之所居。富人大家。愛嗇蓄藏。至不以分骨肉。而擇取精好。委手而獻之佛。其心惟恐其不我享也。人之所畏愛。莫若賞罰。人君持玉帛爵祿。刀鋸鈇鉞。率其下從所欲。有偃然不肯爲用者。世之營治塔廟佛像者。其不能爲也。無彊之者。其能爲也。豈遽有利哉。而其勤力者。不啻如愛父母。畏官府。殫智畢力。不以一毫自欺。至其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能及。夫君子之于簞食豆羹。其得不得。皆以爲有命。彼獨安享天下之奉如此。國君不以爲僭。天下莫之敢議。謂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哉。嗚呼。世之學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與之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己享其學道之利者。毋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如其不足而將冒而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默相天下陰利萬物之功。宜亦不可計矣。而惑者奮欲憤詆而勝之。不亦過乎。彼屢詆而不勝者。其必有可恃也。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椀。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

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閒耳。

柯山集卷四十三

傳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少無賴。爲盜。以智數雄其黨。有聲羣盜中。然青爲盜不多殺害。爲濟所欲。不多求。稍有以賢其類矣。里僧有善驢。其值數萬錢。僧愛之。所以圍備之甚固。盜數取之不得。于是里少年聚數萬錢邀青曰。子能得驢。則請以錢爲君壽。不能得。君妄得名也。青笑謝少年。辭不能。少年固彊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雖然。願以是爲戲。卒事。請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懷刀超其垣入。僧繫驢房外。鎖驢前足。無可解理。青卽解刀微刺驢足間見血。以刀擊地逖者久之。僧聞。使童疾走燭視驢。青疾起匿。童卽啓鎖審驢足流血矣。僧卽取鑰命童解鎖。畫去療熱。青卽牽驢自其門出。疾驅而至少年所。一座大驚。明日乃使謝僧還驢。曰。吾以爲戲。願勿罪也。其多智數率如此。後稍聚黨。罪過數發。吏捕逐不得。聞朝廷詔使招出之。青卽自詣壽春。詔以補卒。太守使捕部中盜。往輒得。境爲無盜。以勞稍遷等。後數得尤賊。詔授官至右侍禁。元豐三年。河南伊陽賊張晏、聚黨抄掠。傷吏士。朝廷遷青爲伊陽巡檢。五年。盜刼伊陽之小水。青追盜至福昌。予因見之。青長六尺餘。慷慨敢勇。持刀入山。獨行二百餘里。以一時往返。然貌恂恂謙

恭。事士大夫甚謹。惟恐不當其意。居官小心。畏法廉潔。御下有恩。其語捕盜。甚有方略云。先是朝廷興師取靈州。陝西轉運使李察、嘗領徙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衞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力也。張子曰。青始強暴。爲盜賊。後乃折節。士大夫或媿焉。其始蓋無有教之者故也。夫中道爲善。猶不失爲士。况終始于善者哉。然青才有過人者。彼雖爲盜。固有以自異也。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衞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吾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于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鋸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嘗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遊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擁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詞。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卿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寵之。而遣將作大匠選于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贊

達磨眞贊

靈山會上。舉示一華。迦葉微笑。空葉生風。鼓動羣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得要。世間疑然。一味法界。執粗執妙。老胡鼻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予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腹心消虛而表甚粲。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得之黃岡。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與汝歸。侶我簞瓢。不顧同雕幾以寵強國。惟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乎有知。毋我厭嘲。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嚴清。故四方之爲道者樂居之、又爲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有。而獨所謂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補。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眞之格言。拯下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鏤于旁郡。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及此乎。紹聖戊寅歲。予謫官齊安。見信之有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也。求予紀之。爲之贊曰。

上眞高居。憫下民兮。導以格言。出苦淪兮。昔亡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爾心。有至神兮。報之以福。名不泯兮。

衞靈公贊（有序）

昔衞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備禮。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位。進蘧黜瑕。衞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兩耳洞然。聞與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執肯旣死。愧其偃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衞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徐翁眞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微妙元通不可識。

銘

淮陽邵黃氏友于泉銘

東出譙門。少南馳十三里。有井焉。其味甘冽。故駕部郎中黃公諱好謙。卜葬其親。歿而異之。聞諸野人。曰是友于泉也。何以得是名哉。曰昔有兄弟灌園以奉親者。鑿井而得甘泉。邦人美之。以名其鄉。卽其地也。公曰。地名勝母。曾參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吾將卜宅兆之事。而遇斯泉。吉孰勝焉。遂葬諸泉上。而公益以孝弟著。至公之子若孫。皆雍雍如也。人以是泉爲祥。而以公家敎睦爲法式。昔有南遊、過貪泉而酌之。比及南海。裹其珠璣以走。其貪如此。泉之能移人也甚矣。貪自其心而發于泉。然則友于獨不發于泉乎。蓋志士取舍。亦自有道。不得不徇其名。夫柏人者。以爲迫于人也邪。盜之不可以食。世子皆惡其名也。不然。曾墨之所以去人者。彼皆非歟。公既葬其親。遂以泉遺子孫。子孫世飲斯泉。則孝弟世相守也。守孝弟者。天必豐之以福。吾以是知黃氏之大未可量也。敢請銘之。銘曰。

孝乎惟孝兮。友于兄弟。公之懿德兮。實天所啟。啟我以茲泉兮。其甘如醴。以羞祭祀兮。以饎以饋。我銘其泉兮。名以定體。世飲是泉兮。雍雍濟濟。咨爾後人兮。勿忘周禮。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吾騁兮。吾固在定。孰謂吾寂。皆作皆應。是中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偈

求畫觀音像偈

補陁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養。如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往劫曾承事。今世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評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爲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喪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尸血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亦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尙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爲寶。自二子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爲比。前世能者。亦罕逃也。君謨所書亦多爲世所寶。而荔支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閬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案雞聲茅店月一聯。乃溫飛卿詩。柳塘春水漫一聯。乃嚴維詩。此誤屬郊島。）

柯山集卷四十四

題跋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于五代。亦聰明才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于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惑。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縱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于謀。好辯之士窮于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究也哉。

書宋齊邱化書

齊邱、僞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于道德。其能成功、有

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于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邸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雜書

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據水。或絕或流。多娟鬱白鷺。邐迤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每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

跋德仁書

斯人也、夢幻一世。芻狗萬物。而獨嗜于酒。行年八十餘以死。予爲誌其墓。而平生事爲之詳。多得之黯老也。

題吳德仁詩卷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必有絲竹童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窮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德仁居二人之間。眞率似陶。而奉養略如白。至其放達。則兼有之。豈非賢哉。

題陳文惠公松江詩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皆見作香字。魚未爲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跋杜子師字說

車之所以能載者。以其有輿也。人之所以從君子者。以其有德也。從之衆矣。此名輿字子師之說也。車以丙戌歲仲冬。自黃之穎。過盱眙。少留。子師出子瞻文。始獲見焉。于是蘇公之亡五年矣。相與太息出涕而讀之。至前二日書。

跋唐太宗書

唐太宗射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威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眞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傑遒秀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十年。慨然可想也。此書蓋自是其眞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度可愛。

跋龐安常傷寒論

古之良醫。皆不預爲方。何也。病之來無窮。而方不能盡。使不工者惑其疑似而用之。則害大矣。惟仲景傷

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豫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且非通神造妙者、不能爲也。龐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其用心爲術。非儗古人。何以及茲。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然哉。予將去黃。蘇仲寶以黃別龐後序求予書。而仲寶之父爲嘗得龐君之妙。謂予言何如也。

題道孚墨竹

文與可自言。吾墨竹一派在彭城。蓋屬眉山公也。而子瞻自言。吾爲竹、盡得與可之法。獨生意自然。遠不逮也。吾甥楊克一本不學畫竹。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已成。愜可人意。意其法有來耳。而生意超然矣。

書贈賈生

予嘗病世士少而學荒於遨嬉。壯而立蠹於嗜欲。老而成累於利祿。所以德業功名愧于古人者以此。晁子莫言賈氏子閒靜篤實。少無他嗜。惟喜學問。予聞而悅之。望其壯立老成。必有大過人也。

記外祖李公詩卷後

晏元獻鎭亳。外祖李公以著作佐郎實爲譙令。元獻雖以故相守藩。位貌尊貴。而與外祖友。賦詩飲酒。朝夕不舍。忘其位之有尊卑也。方是時、太平積年。內外無事。公卿大臣。皆一時文章豪傑之士。優游燕息。往往喜與詩人文士談笑述作。觀其指物摛事。皆慨然自託于不朽之意。而至于今世之君子。皆喜道之。可謂盛矣。方是時。外祖以文章有名。而詩尤傳于人。一時名臣。多致恭願交。而嘗賦詩稱少日知己惟晏、范。故元獻及文正往來詩居多焉。

書曾子固集後

元豐二年夏。曾公自四明守亳。道楚。予時自楚將赴河南壽安尉。始獲以書拜公于行次。公得予書甚喜也。謂予曰。我與子皆泝汴而西。能從我行乎。時予舟無挽兵。爲予求之甚力。公又曰。我行駛。非子能及也。予至永城。當纜舟陸走。一日至亳。爲旬日會也。公遂行。後予病六十日。至永城。病未愈。不能騎。因永城令寓書于公。六年。予罷壽安尉。居洛。而聞公卒。爲文一篇。將祭公于河南。而成都范祖禹夢得自言嘗爲公舉。亦欲爲文以祭。謂子有在江南者。約同祭之。而是歲予家多事。自洛來陳。明年又走淮南。未克祭也。八年四月。公弟翰林公自建昌赴京師。予謁見于咸平。知公已葬南豐。或客可寓以祭者。嘗書所爲文一弔公之墓。揭其意之所欲。則具之文矣。

書小山

中峰承天石。左峰天鼓石。右峰天冠石。雲幢兩蓋。後隊三石。由山下升山左而上天鼓石。上有石如人俛而白事。曰仙報石。承天石天冠石之間有一峯。如人冠而拱。若受左峰之報。曰恭受石。子泛大江三千餘里。江山之奇偉峭拔。如匡廬、九華者。不可勝數。山水之觀。無以加矣。而曾此山之足云乎。應之曰。遇大于細者。得其意而遺其形。觀拳石而山之意具矣。此山亦足多哉。客曰。山無情之物也。安得意耶。應之曰。有

情之意有窮。無情之意無盡。王宮侯第。疊石爲山、亦多矣。經橋裨補。盡人之巧。然攬之無可翫。去之無可思。其于叢巘一間山水之態。雖瓌奇偉麗。而縱橫曲直。未必盡當于人意。而見則愛之。去則思之。無情之意也。書小山。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于張子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于其賞罰。取舍于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于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于德莫如好直。于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尙。乃試于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乃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于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者。昔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且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僭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蔽。欺之以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遇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闡也。

書家語後

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而家語、叢子。學者罕讀。豈不痛哉。

書司馬槱事

司馬槱、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寢。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一陣黃昏雨。歌闋而去。槱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槱竟卒于官。

書鄒陽傳後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勝、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竇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梁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是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亦怒。弗見梁使者。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曲講於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

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是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則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耳。

柯山集卷四十五

題跋

書道士齊希莊事

道士齊希莊。頗學養生。喜遊名山。至王屋山。樂之不忍去。搆草堂、居燕眞人巖前。王屋多栗橡蕈菁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採取給食。居三年、自若也。一日有猴入其室。希莊初不甚怪。逐之不去。視希莊坐起百爲。從傍傚之。希莊大怪。念初居山時。客有教希莊逐猴法。取猴矢懸而擊之。試用。猴爲去。希莊獨喜。居數日。有大猴異甚。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傚其動作。如前猴者。希莊懼。莫知所爲。不敢復逐。久之猴復去。希莊意欲出山。未決。一日有人呼希莊出視。有人若兩髻童子。黃單衣。緣帶。目有光。貌不甚類人。問麻籠山安在。希莊指告之。童子疾去如飛。直度巖壑。望視不及。自是希莊夜聞舍傍百物有聲。一夕大雪。晨出。視門外人跡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痞疾。數歲方愈。濮陽杜毅言嘗主簿王屋縣。有登王屋天壇峯得方玉如鏡者。毅讀道家書。載黃帝嘗以八方玉鏡懸壇八方、祀上帝云。予嘗以此事語洛人楊國寶。應之云。其故人有居嵩高者。言凡天下名山。有神主之。非有道者不得居。若頑然無聞。徒中夜咽唾。山鬼笑汝。齊希莊、庸道士也。僅聞養生小術。其不容于王屋之猴。何足怪哉。

藥戒

張子病痞。積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飮其藥。旣飮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于外。而其中苶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苶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苶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于快吾心。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氣。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旣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苶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于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飮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于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敎之以命。捍而不聽。勤之以事。放而不畏張令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驁。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鋤之。于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于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之爲速也。惟其有懼于終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敎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除其滯。使其悠然自趨于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于是政成敎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

書董及延壽錄後

以貴事其親者。不過崇爵位。侈車服。以富事其親者。不過豐衣食。美室廬。老且病。齒髮變衰。悲日之就盡。聽其呻吟疾痛。骨肉環侍。莫知所爲。當是時。所謂富貴之奉。曷補萬一哉。善乎董生之愛其親。陳起居飮食之節。導引吐納之方。以調其平居。又考其方術。試藥物以防其疾痛。務以強其身。養其壽。而不知其他。

嗚呼。使誠身強而永年耶。則雖樵漁以自給。飮水。曲肱而枕之。視天下所樂。無以易之矣。顧爵位車服衣食室廬之奉。果何物哉。予讀高堂延壽錄。旣自傷致養之不逮。而嘉生之能愛其親。而其書可以助孝子慈孫之養也。反復讀之不厭。董生今有母八十餘。耳目聰明。飮食動作如壯人。予知生之方旣試矣。于是爲書其末。

書香山傳後

佛法自東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此傳天人所稱莊王者。以爲楚王。則時未有佛。所謂觀世音者。比邱之號。無從而有。與史載不合。然未可廢也。予嘗讀宣律師傳。其載天人語甚多。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子寓言耶。抑實事也。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敎始大行于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

書錢宣靖遺事後

世言宣靖嘗遇善相人。言其相可以學道。當昇舉。而未能決。遂與之見華山陳圖南。陳一見曰。是無仙骨。但急流中能勇退耳。宣靖後事定陵。以高退冠朝廷。圖南言信矣。夫能勇退于富貴急流。去得道不遠矣。世無神仙則已。有則必此流爲之。

書布衾銘後

司馬公之儉德。蓋望其眉宇。聞其語言。而使奢逸之意消。不必考其服器而後知也。公薨于東府。某往哭之。見覆尸以布衾。上有銘焉。蓋此銘也。

書唐吐蕃傳後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裔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束爾手。吾將殺汝。則雖賁、育。不敢施于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于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士黎樹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刼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假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患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于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尙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嘗是時。唐臣之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

此況無二臣者哉。

書趙令時字說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閒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藁。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歟。

記行色詩

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詩于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中外。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此詩有焉。

東坡書卷

蘇公謫居黃州時。爲奉議郎潘公詩一卷。備正書行草數體。予再官于黃。首尾且三年。嘗假此書于奉議之子大臨。以爲書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魯。將之官。盡出所假潘氏諸書歸之。獨此一卷。令男秬納之篋中。予與邠老。皆蘇學士徒也。舍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于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

書東坡先生贈孫君剛說後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夫果敢不畏之謂勇。無所屈撓之謂剛。或謂申棖爲剛者。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使不以義屈于人。而無邪欲以亂其中。則其行己施於事者。爲仁孰禦哉。此剛者必仁之說也。蘇公行己可謂剛矣。傲睨雄暴。輕視憂患。高視千古。氣蓋一世。當與孔北海並驅。而猶稱孫君之剛。又言其救十二人之死。爲剛者必仁之論。則孫君可知矣。其子思膺。操履文詞。絕人遠甚。則來者未可量也。予言其信。

題賈長卿高齋休續白樂天事

高齋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母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爲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譏之以飢。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飢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譏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于其初。其致于理。較于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于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者

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于意外。惑之于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欲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眞知而不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眞知君子者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鎛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予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仲春。張耒書。

跋范坦所藏高閑帖

予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閑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爲高閑之書如此。則韓序乃實錄矣。後予官秘書。且十年。凡秘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皆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閑書絕未嘗見。豈閑自寶其藝。不妄爲人書。故後之傳者少耶。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文。追想楊褒石本。眞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

柯山集卷四十六

書簡

答汪信民書

某啓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某于文詞。竊嘗好之而不能者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

與魯直書

某再拜。學士足下。僕年十八九時。居陳學。同舍生有自江南來者。藉藉能道魯直名。後數年。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僕于斯時。固已有願交之心。不幸遭罹憂患。往來淮浙

聞就食以繼活。又得官。西游洛陽者三年。歷時益多。行四方遠。而足下之名。益至于予耳。最後蘇公以文章得罪。而閣下實與其間。蘇公黜官。貶走數千里外。放之大荒積水之上。飦粥不給。風雨不蔽。平日之譽德美者。皆諱之矣。誰復議于蘇公之徒哉。宜遂滅息揜抑而莫敢言之矣。然言足下姓名文章。不滅于昔而有加焉。夫天下人之公議。固不可終閼。然非有氣勢利權。而能使人稱愛于寂寥蔽障之地者。非其卓然有人欲揜之而不可得者。未易至也。故僕之願交之心。與魯直之名。其深淺常相若也。僕爲丞于咸平者一年矣。聞魯直如隔舍。如束縛甚固。不得輒見。夫人之相好者遠而不相及。則雖思而心不務。有可及之勢。而限于咫尺。則夢寐亂。何則。人之情固不平于理之不當然者。僕之區區所以不能得見面。而至于奉書而請交也。夫交者君子之所以甚慎。而某（案此下有脫文）

某再啓。每懷先公平昔相與之誠。又聞在嶺外時。失所愛弟。天乎有是哉。無可言者。奈何。呂家諸舅。又復不振。想時得書也。書不盡意。何時面慰。臨書隕涕。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某不才。少時喜爲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某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某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于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前科斗鳥迹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撏撦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

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聞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志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于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于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于其容。當其情見于物而意洩于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投。而不自知也。某自丱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爲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于大道。靡不畢觀。時時有所感發。已能見之于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二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于當世而可知。與夫考于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于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而困于州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憤悱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苶。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盤心滿懷。而又飢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率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于周秦。而水窮于江淮江湖。波濤魚龍之驚蕩。重山複嶺。猿猩猱虺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皸手刮肌之慘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于起居。夜則見于夢寐。計其安居飽煖。脫憂危而解適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倚可以自振于貧賤阨窮者。某索于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庶幾于有聞。而門單族薄。氣焰寒冷。執版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陵侮。得其驩然不問。幸置其譴訶。則過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平生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會窮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觸而陰肅。沛然于文。若有所得。某之于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爲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嘗欲獎與人。誰不欲自達于世之顯人。而某自顧所藏。無一而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幾六十卷。以辱左右。伏惟閒暇而賜觀焉。則某之精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于魯。孟子爲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于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

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爲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于世。其心亦豈不願爲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于其前。憸巧伺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爲不可逆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時。羣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爲正人大丈夫。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挺然于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于公久矣。然中間何其阢隉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爲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道途之以爲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于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不欣然自負。以爲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爲令沈邱。得在使部。聞公之將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愚。且喜爲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拔于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于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爲京官。某者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于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上蔡侍郎書

承乏大尹。非有公事不敢自通姓名于下執事。而丞于邑。得贊可否而無專達。故備執事官屬者一歲矣。而不敢以一言自聞。屬者邑僚有自府來者。言執事嘗辱問某姓名。而竊自意何以得此。豈執事兼愛博取。樂于聞善。而有以不肖誤左右者耶。其問之也。豈其欲知之也。某之羈窮困辱于世久矣。逢之者不問。憐之者不省。一日哀而問之。若將憫焉者。則某非偶人。安能不一啓口哉。某生三十有二年。弱冠得官。欲養其親。而受養者未飽。而泣血繼之。飄然羈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歸。陸走水涉。辛勤險艱。冒寒暑。勤乎足。所欲不過斗升之粟。而常苦不足。而性又愚魯。不習世務。屈首于官。始亦妄意欲行其所聞。而事勢參錯。不敢略試。親負擔之役。而不足于勤服僕隸之辱。而不足于騃摩牙者。假之以立威。辭責者倚之以歸過。受侮遭罵。瘖不敢較。出而坐曹。竊以求免。歸而對案。嘆而後食。家本淮南。仕者數世。而浮寄南北。求咫尺之土以庇其家者。久而不就。今也寄十口之飢寒于一官之祿。故至其甚辱而不可忍者也。痛自勸勵。欲勇捨其所仰。然退而熟念。參計利害。一及其所累。則其氣潰然而平。是以黽勉而久不能去。自得官至于今十有二年矣。其心未嘗一日不出于此。世之仕者有如某。謂之困可乎不可。執事誠哀而問之耶。其聞某之言也。亦且愀然矣。古之君子。有不肯屈其身以一毫請于人者。有三請而三卻之。猶往而不已者。彼其心將以明道也。則一毫不可貶於人。惟其所欲儌倖于得位。而求祿止于爲貧。故屢請而不嫌于辱。所惡于失己而求之者。謂其私富貴之利也。某也聞執事一言。而平生之所懷自獻而不怍于進退之分。則有辭矣。惟某之不才。所志止于爲貧。而所欲未過其分。或者猶在可言之域。費執事片言之勞。

而某之賜足矣。干冒尊嚴。死罪死罪。

答李援惠詩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相望近爾。各有職守。不得相過從。甚可嘆也。人來蒙示書及新詩一軸。書詞礱砥。推與過當。尤以自愧。某家素貧。未壯而孤。應舉覓官。累于飢寒耳。非欲取好官厚祿以自榮也。因循不已。頗幾顯美。又暗于事幾。不能蚤避患禍。坐此得謫辱。但治治省過。非不欲自奮舉以干世而脫貧者。亦非內有以自珍而輕世肆志者。顧坐鈍弱不能耳。若足下所引張、范之徒。是皆抱奇行異才。視一世之禍福爲不足以易其所有者。僕何足以與是哉。詩軸已三閱之矣。韻格清奇。詞藻俊發。其于用事尤精穩。足下齒少而已能爾。何可量哉。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可足下。取之容易而用之不既也。歎仰歎仰。雖未得款接話言。然觀書與詩。亦足以略測足下之好惡矣。胸中所有。無乃欲玩而藏之以待價歟。將持此以求售歟。玩而藏之。斯可矣。似非求售之道。惟以時自重。不宣。

答杜錄書

某啓。罪垢謫官于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欲勤爾。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陳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于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于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于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之禍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爾。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王術。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甜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恐以謂季札爲不可非。王術爲不足非也。三餘贊文字豐縟。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錄書

承諭壓喩。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于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于道德。其深矣哉。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廢興。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夷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哉。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

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于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敎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幷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固無足疑。幷吳爲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攷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紀年。與諸國一槩者。攷吳世家。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卽位年數。略敘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卽位之年。無從爲譜。自壽夢以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卽位年數。年旣可攷。故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旣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俱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旣不全。意不成爲譜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遲遲進楚而退吳。何也。攷其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敎。

昨日奉敎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敎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爲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爲史。顧所以抑揚之。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無所逃。此其意有何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尙可以貶辱也。班氏書有後漢事。范氏書亦有前漢事。秉以爲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爲秦、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爲如何。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攷論。姑欲受敎耳。

答李文叔爲兄立諡簡

昨日辱示翁兄墓銘。卽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旣有所疑。不敢默也。爲兄作諡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諡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于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諡耶。古之私諡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諡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諡以貞曜。然後世讀通所著書讀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隅工于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孔、孟、顔、閔。不聞有諡。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諡。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諡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諡不能使欺者傳。無諡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德。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顯議而公諡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謂弟不私其兄哉。旣嫌于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幷與其實而敗之矣。所爲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籌度此一節。其他尙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卽當下筆。僭易。死罪。

與楊道孚手簡

來篇絶妙。行邑有光。老拙之幸。毛楮有便當分寄。從公之外。刻意書史是望。未致問理三哥。

柯山集卷四十七

啓

答林學士啓

伏審光膺寵綍。進直蘭臺。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旣非典領之權。幾于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爲一世之所尙。蓋學問爲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士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略等夷。赤尉均稱于宰相。名旣如此。人猶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爲重。故本朝之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于家庭。經濟冠于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疑寶立解。已登進于卿棘。復入直于道山。豈專是正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某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牆。嘗備官屬。嘗趨風于末坐。乃首贄于長牋。爲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忘駑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驚輝光于蓬屋。永爲好也。何日忘之。

代人謝及第啓

困瑕疵于指玉。獻已過三。收奔敗以脊師。戰猶借一。僅能無辱。豈足言勢。伏念某受才樗疎。趨世迂闊。拙

無他技。幼刻意于藝文。家有遺風。世知名于科級。童子習雕蟲之技。已屢試于鄉邦。專門尚經術之科。曾再遊于禮部。一行作吏。終日坐曹。几硯已積于埃塵。詩書錯陳于朱墨。人耳人耳。頗羞請鎝之金。時哉時哉。思樂無求之雉。属大明之繼統。仰衆正之來同。恥窮有道之邦。願列思皇之士。隨衆碌碌。僅乃有成。牢世遑遑。所得如此。惟其無似。已合知榮。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太平。設張治具。收才能于無間。本選舉于至公。刈楚旁及于艾蕭。濬川下通于溝澮。叢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

潤州謝執政啟

比者伏奉告命。除直龍圖閣知潤州軍事。已于閏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交割訖。伏以文章爲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爲在天。而况修詞蹇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闊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寃後殿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旅一介。憔悴餘生。困箠楚者十年。寘飢寒於斗祿。仕已成于漫浪。意何有于功名。始謂寘于成均。復進升于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遊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學儒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自安。幾當引去。駑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倘叨便郡。獲養殘軀。滯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蒙鑢。疾者未嘗遺廢。大宋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爲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沈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賀錢內翰啟

伏承內翰侍讀四丈。龍直內閣。升華禁林。解天府之浩繁。侍經帷之清燕。雖衆望所屬。理固當然。而成命既行。士以相賀。伏以學士號爲職親地要。實儒者之至榮。訓辭欲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爲允選。設官雖專于書詔。儲才常用于鈞衡。被選益艱。因人增重。雖從容入侍。獨高大白樂天之詞華。而論議經邦。復重德裕敬輿之術業。苟擅一長于此。皆爲稱職之才。洪惟本朝。繼有碩望。方當聖主之闕任。果見異人之來儀。伏惟某官。學總百家。才高一世。經守章平之學。世登晁、董之科。無施不長。所治皆最。批寶蹈竅。在庖丁如無牛。越國過都。于騏驥爲歷塊。隱然公輔之望。久矣中外所期。俄聞異恩。大慰衆論。謀謨黼扆。何慙天子私人。顧瞻玉堂。應歎吾家舊物。即膺大拜。用究遠圖。某每愧庸虛。素承知獎。其爲欣快。實倍等倫。嘆白髮之侵陵。望青雲于寥廓。歲事已晏。德履多祥。更冀保頤。下副祝願。

宣州謝兩府啟

比者法當易地。恩使造庭。方奔命于半途。遽分符于使郡。地未殊于南北。舟楫相通。憂方切于困窮。廩祿有繼。雖徼幸出聖朝之厚。而曲成皆高位之仁。已見吏民。粗知風俗。茲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元臣。道德致君。議論垂世。器衆材而無棄。慮一物之遐遺。遂令罔功每輒得所。退觀所領。自昔有聲。道德在人。有顏眞卿之政事。登高舊賦。稱謝元暉之文章。某素乏詞華。不通吏道。一無稱可。全有便安。民消愁歎之聲。自緣聖治。家受飽煖之福。徒費君恩。尺寸無施。冒昧而已。歲事云宴。幾政多閒。伏乞俯爲華夷。精調寢

味。

賀錢都尉啟

伏承光膺綸綍。雄領節旄。遠俗知榮。侯藩增重。其爲傾慕。益倍歡愉。伏以懿親建邦。粵古令典。惟盛朝尚王姬之貴。在一時皆妙選之才。既內奉朝請而爲國華。亦外假風聲而持將鉞。屈天姻之華貴。尉南服之荒遐。民社有光。江山增氣。恭惟某官。朝推令德。世有美名。夙以才猷。膺茲選擢。忠孝著甲。昔受大賚之王封。纓芴滿門。今爲五世之卿族。聞望卓爾。寵祿從之。雖仰青雲之絕塵。亦受靈河之餘潤。優游美望。素欽武子之才豪。留務不煩。久服征南之恩信。歲事已宴。賢履有休。更冀保調。以綏戩穀。

謝鮑承務啟

伏審光臨民社。寅布教條。德庇所臨。愚陋知免。竊惟漢唐之盛。惟以守令爲難。或由郎而出宰邱民。或歷縣而入官華省。謂將責之經世。莫若試之臨人。恭惟聖朝。亦重茲選。凡膺民社之寄。莫非慈惠之師。伏惟某官。炳蔚多文。淵源博學。行已信于鄉里。名久播于搢紳。素懷製錦之良能。方展剸雞之利用。略據素業。均惠遠民。牒訴雖繁。教本可使無訟。鰥寡未乂。有政爲善養人。雖君子之徽猷。蓋高才之餘事。况復江山淸遠。民物阜安。獄訟多餘。樽俎可樂。莫陪談笑。徒竊傾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廣德知軍啟

伏以星回于天。既發春而獻歲。帝出乎震。方去故而就新。天時于是更端。賢者受其介福。伏惟某官。風猷强敏。道義深純。度越衆人。獨立一世。烏号彈擊。彀千鈞之弩而發機。山郡剸裁。持居牛之刀而破竹。惟其道用。煥然日新。俯同世人。仰受天福。

謝建平知縣啟

茲者過沐殊私。特貽盛禮。一日之長。託末契之光華。通家之歡。傷前人之零落。俛跪之際。感喜交并。伏惟某官。文學承家。吏能絕俗。一見許論于家世。並遊遂列于弟兄。昔日桑弧。交慶兩家之生子。相逢樽酒。共驚五十之幾年。敢不傳義好于子孫。謹銘藏于肺腑。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太平知州啟

伏承輟講經帷。剖符江國。餘光所芘。弱植知安。伏惟某官。奧學造微。高行絕衆。赫奕家世。照臨遠方。清淨道心。消鑠浮俗。遙想公餘之多暇。未妨禪觀之無爲。出入起居。輕利安穩。某夙懷問道。幸託爲鄰。惟仁人志常在民。自今日請學爲政。雖相聞雞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困簿書。有其人甚遠之歎。願茲傾素。曷罄敷陳。

上黃州郡守楊懷寶啟

某愚暗觸禁。僭不自知。仁聖至明。罪惟當罪。雖從黜責。尚得依歸。平生京洛之遊。交情有素。千里江山之別。老境已侵。豈知投竄之餘。忽有笑談之便。淋漓醉舞。坐沉痾而少衰。慷慨悲歌。撫壯心而猶在。靜言思咎。亦既戒行。忽忘跋履之勤。喜遂瞻依之素。伏惟某官。天資拔俗。國器冠時。利刃吹毛。長劍耿介倚天外。

高標絶衆。野鶴昂藏在雞羣。揎風流獨步之名。有雍容甚都之觀。左挽繁弱。過越石之奇。一割牛心。兼武子之逸。盍胄奉使諸部。因已著迹本朝。賦吳郡之溪山。醉金陵之風月。遺愛猶在。陳迹可尋。屆臨方州。實幸遠俗。某去國流浪。多病變衰。流水高山。知者益寡。附輿執轡。今也則亡。雖無聊遠寘之可憐。得相逢一笑而何恨。私用自賀。夫復何言。春序正暄。更祈保衛。

賀潘奉議致仕啓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卽里閭。已私知止之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在于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小試多違。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顧瞻釋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恥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顧義者。不免飢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喬木。追計宦遊之縻。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從三徑。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奧學淵源。懿行金玉。久稽遲于末路。遂高退于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在。某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答楊州司法謝薦啓

式懋才猷。顯膺褒薦。過致謙德。躬贄高文。兢懼靡遑。珍藏爲好。竊以長吏薦上。蓋遵著令之文。小官求知。將應有司之格。然在下者常艱于際可。居上者亦歎于才難。苟蒙特達之知。亦謂非常之會。伏惟某官。溫恭飭己。道德承家。老成之典刑具存。正始之風流猶在。靑衫手版。共歎棘棲之鸞。命袞貂冠。玆爲鴻漸之翼。旣深感愧。又切頌祈。

疏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宜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種。父子愁歎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爲。凡曰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格。抑民災未易祓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兮長日。恭惟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悲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興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實伸臂之勞。其在神通。蓋甚容易。香玆千里之澤。請以三日爲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離于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一切諸有情。頃以旱災。輒伸誠禱。卽時感達。應念雨來。變饑饉爲豐穰。易煩惱爲歡喜。顧玆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異乘之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柯山集卷四十八

祝文

祭社文

某受命于朝。來守此土。宣上之德。以保有民。社惟神之功。百世通祀。幸得以時。躬薦牲幣。徼福于民。莅事之始。敢敬致告。惟神鑒之。

祭稷文

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邰之封。實與周室。萬世通祀。光配無極。某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時奉祭。牲幣有秩。莅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鑒之。永錫斯土。

祭文宣王文

惟吾聖師。生于此。又嘗仕乎此。蓋自衛而刪詩定樂。旣沒而葬。皆在此也。教之在魯深矣。某受朝命。來守此土。意遺風逸禮。必有在民。願與諸生究觀而講明之。莅事之始。敢不致告。非以爲禮。庶用致虔。

敬亭廣惠王求雨文四首

嗟乎吾民。其困久矣。去歲積雨。大江橫流。雨圩旣墮。一境受弊。補復亡散。實在今年。死生存亡。間不容髮。

而自春及夏．時澤未滋．凡此四郊．稻且不植．吏術莫救．必神之求．神食斯民．忍視其疾．惟王威靈功德．烜赫在民．指揮蛟龍．震作雲雨．一瞬之力．豈或難之．

山川之神．能出雲氣．見凝怪．以司雨暘之權．以佐民衣食之用．則是有職于民者．故朝廷隆以爵號．表以廟貌．有司歲時奉祀不絶．自四月至今．以旱禱于王者．于是三矣．今事已急急．雖瀆神有罪．而不敢避也．惟王俯而聽之．油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于王之神．謦欬之力．有職于民．宜不愛惜也．

宜之爲州．被山帶江．民耕于高．無灌溉之利．而仰澤于天．故閲月不雨．則以旱告．今茲季夏之初．時雨大至．諸山之田．既植且茂．比日乏雨．積水且竭．亦嘗雨矣．然方作而止．又不偏也．是以民心惶惶．憂在歲事．吏無以爲術．但知有禱于神而已．夫困廩之有．將入手而取之．稊稗之食．將下咽而奪之矣．抑又神之所不忍也．

南方之民．以稻爲命．而稻非水不植．神所知也．今茲四月且盡．而原田槁乾．待水種稻．而雨不降．澗溪之流．亦復淺涸．民情惶惶．如失火之待水．寒疾之待汗也矣．今不種．則一歲且無食．其飢餓死亡．流轉于溝壑．可立而待．則其憂懼危迫之情．蓋可知矣．乃茲月甲申．嘗率僚屬有禱于神．神如答之．翌日而雨．然施澤未渥．雲日已霽．豈神未念民之病．姑以塞其意而已耶．審如是．其饑有請．雖千百其未止也．神雖欲罪其瀆而降之罰．亦末如之何矣．今事已甚迫．敢盡布之．惟立興風雨．一雨三尺．其于農事．乃克有濟．某亦有不腆之牲酒．以報神之德．惟王速圖之．

廣惠王祈晴文

請雨未幾．又復謁晴．在人宜怒．況神之靈．沃野茫茫．歲將有秋．誰爲之孽．雨淫不收．失望垂成．吁嗟惧憂．不敢避瀆．冒昧有求．神或哀之．疾倘可瘳．

靈濟王求雨文三首

惟王昔以功德．受國爵命．袞服南面．抗儀王者．可謂盛矣．敷州之民．奔走奉祀．以時不懈．積有年矣．受國爵命．則如有位于朝．食民奉祀．則如受祿于國．然則其可不察民之利病．與之同憂樂哉．今民之大憂．王亦知之矣．乃自春末至今．時雨不降．仲夏而稻不得種．一方之民．拱手而待饑饉．甚可哀也．而王之威靈光烈．烜赫甚著．其于蛟龍以致雲雨．且無所難．夫爲所不難．以解民之大憂．以是致禱．當在所答．今旱已甚．非沛然大雨．則于農事猶無所補也．若夫苟施微澤．姑以塞其意．而曰吾嘗雨矣．則非某之所敢知也．

水旱有數．倘憂堯湯．聖無如何．矧此一方．人治其陽．數之所拘．神豈數者．可待卷舒．戊戌有請．逮今未至．神之威靈．胡難其易．旱野童童．塵生溝澮．神其鑒之．賜以滂沛．

自夏徂秋．謁雨于王者數矣．豈惟厭之而不答．將怒其瀆而降之罰也．某則謂之不然．求者以不隱爲情．施者以不倦爲仁．譬之君親．求則謁之．何瀆之嫌．爲之君親者．視其所求．可則與之．何倦于數．用是輒有

請于王而不疑．惟王威德烜赫．臨此一方．吏民奉事．歲時不懈．則其有請．尤在所答也．

靈濟王祈晴文

徹救旱之冥．曾未逾旬．陳止雨之辭．則已在廟．不修人事．惟神之求．罔忌威靈．其瀆已再．罪不能脱．誠或可通．今茲多稼既成．敗于將穫．積水且溢．決則不支．始幸倉廩之將盈．俄憂父子之不保．盛德未竟．大恩宜終．夫呼而爲風雲．吸而爲開霽．于神無費．庶禱必從．

景德寺祈晴文

伏以雨既時若．歲將大熟．而陰霖不止．水潦將增．大懼隄防之圮壞．偃豬之墊溺．欲除民病．惟賴佛乘．伏望消伏陰魔．開通慧日．拔幽沉爲明達．變苦惱爲歡謠．衆生之疾既除．能仁之願亦滿．

祭天齊仁聖帝並城隍祈雨文

比以旱故．禱于一二神．幸時雨之沛施．免斯民于饑饉．而誠薄未格．報至不時．豈媚于神者有未至耶．抑在茲境者．或不聚也．今旱既甚矣．民亦殆哉．莫知所爲．惟有致禱．謹遣僚屬．徧詣祠宮．於赫有神．時賜甘沛．惟民與吏．皆獲即安．牲酒馨香．將以爲報．

廣惠王謝雨文二首

禱旱壬寅．雨既隨至．匪亟匪徐．澤此厚地．旱野千里．稻如雲浮．農人笑歌．以樂易憂．哀此困窮．神德之厚．躬羞菲薄．吏則何有．我聞仁者．施不責償．鑒其誠悃．臨此一觴．

一歲屢禱．我顔則羞．神乃哀之．輒與所求．問我農夫．我田既臧．無有高卑．均爲豐穰．父子相保．鰥寡有依．守臣何功．神則與之．牲酒瘠酸．報微施豐．惟誠與潔．庶以薦衷．

靈濟王謝雨文二首

間者有禱．實以亢陽．神答其誠．翌日沛滂．風驂雲旗．飛澤淋浪．應龍翔嬉．妖魃奔忙．穰穰田原．萬畦齊秧．父老相慶．豐年有祥．牲酒微薄．愧升廟堂．抑神之仁．豈責報償．

頃以旱故．遣吏致祈．其慢宜罰．神顧聽之．獵獵風雲．來自東南．協氣橫流．妖魃奔潛．溝澮畢通．高卑具沾．活此一方．老稚舞歌．守臣冒功．幸此時和．牲酒不腆．匪以報德．光揚威靈．傳示無極．

祭僖恭王文

惟王託體聖父．奄宅龜蒙．龍旂旒鉞．天子之容．文物煌煌．照臨東國．一有八年．榮寵之極．臨終上書．以禮自克．千載讀書．猶懷感惻．茲惟舊封．爰有廟食．荒榛喬木．薦享寂寂．時有農父．來祈黍稷．坎坎擊鼓．封豚布席．雨暘疾癘．求無不獲．愛人之心．千古不息．某具舟楫．將寄潁尾．漂泊五年．未知攸止．吾道非耶．乃底于是．悠悠天道．惑之久矣．再拜祠下．神鑒其志．行旅之薦．不及酒醆．

祭聖帝文

貶逐積年．窮無所愬．而聖上哀其不辜．復畀之民社．而來守此邦也．則亦惟是旱乾水溢之不時．將有請于帝．帝之仁民．宜無或難．莅事之始．敢以告．姑以致虔．禮則已略．惟帝鑒之．

祭文

祭成都李龍圖文

嗚呼公擇。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而能爲人所不能爲。在熙寧初。政有大議。柄臣持之。一壓以勢。公奮力爭。與相抵刺。厥聲凜然。卒擯于外。流落十年。天子思之。歸卿太常。君子之喜。於穆聖后。緝熙于學。公侍講讀。以開以覺。正位地官。幹邦發虛。持國風憲。匪激匪紓。嗚呼公擇。孝友烝烝。睦富族親。妻孥無贏。死不能喪。圖書在篋。施于朋友。孔燕豈弟。曠無累心。淸有遺味。公去朝廷。大旆高牙。孰云來歸。哭引喪車。旦夜死生。不足歎嗟。善人存亡。實繫邦家。叙哀一觴。其飲之耶。

代范樞密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天祚有邦。畀之元龜。篤生我公。爲世父師。夷齊之淸。淵騫之德。子産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鉤索沈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元圭大璧。望之蔚然。冬暘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鏗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往染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者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聲。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廷。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耰于野。兵休于邊。懊爾慄寒。養其飢孱。無瘠于饑。無禾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爲之。純仁不才。辱公知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中結義好。邱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淸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竹夏寒。海酌徜然。我招我從。琅琅喜言。有銘在躬。朝偶之人。備倘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旣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旣晳。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旣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歿。知免而喜。公身旣修。公志旣畢。旣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詞。

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强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代。太史所錄。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豐豪。視子麾揮。逸足奇毛。不受紲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句寃。不事誅斬。他服見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愛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旣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旣有遺。而疊其殃。誰與子仇。敗子百方。雖然今日。

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姻。兼恩與義。平生談笑。樽席燕喜。其嘗豎耶。臨此酒哉。

祭夏侍禁文

惟靈出豪貴。服膺禮義。恪守官次。志于詩書。云何不淑。奄至大故。命有脩短。夫復何言。日吉時良。安以卽路。奠觴爲決。已矣嗚呼。尙饗。

祭蘇端明郡君文

嗚呼。人生萬殊。之死同科。其間疾徐。相去唯阿。作嬪大賢。克宜厥家。婦也有茲。萬一則多。顯允夫人。簡儉純明。相其君子。險夷屢更。穆穆愉愉。何易何艱。能俾君子。卽居而安。象服委蛇。亦旣輝光。云何不淑。乃折于強。蘇公執喪。盡禮致哀。曰予德思。匪婦之懷。某等受學師門。義等族戚。矢詞殯前。侑此酒食。

祭李深之文

嗚呼。昔我先人。剛介峭峙。行于天下。得友無幾。遇公兄弟。則無間言。惟屯田君。則實同年。公時常少。多病癯然。江淮之間。相與周旋。來之兄弟。歷舉姑蘇。朝夕誦習。託公學廬。公晚得官。拜公宛邱。後二十年。過公瓜洲。相從武昌。亦旣謝仕。杖屨逍遙。旁有令子。何圖末疾。百治不完。歿不得歸。卽立于楚。幽宮之刻。委于不肖。文不稱事。矧能有耀。身在罪籍。動有縶維。無窮之別。不獲往辭。寓誠薄奠。尙酹一巵。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脫略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秘書。亦旣飛鳴。脫身亟去。事變隨生。嗚呼。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關憂患。橫得罵詬。竄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牽喪。歸葬廣陵。拜我于黃。尙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菲薄。聊致我誠。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游。尙肯來食。

祭晁无咎文

惟我與公。交遊之義。外雖朋遊。情實兄弟。公生癸巳。我長一歲。平生宦學。何一非是。念初相遇。盱眙逆旅。一見如舊。綢繆笑語。契闊積年。俱職太學。並試玉堂。同升館閣。讀書飲酒。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以無前。公之文章。瑰琦卓犖。劃裂錦繡。揮斥矛槊。石渠天祿。典籍之委。過目輒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鎭于齊。行世之艱。坎壈自茲。建中之初。同官于都。相對歎息。蒼鬢班鬚。我出汝陰。公守于蒲。我負重譴。竄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葺廬。最後聞公。乘太守車。往剌于淮。慶未及書。嗚呼哀哉。九月庚寅。聞訃于陳。驚呼號天。煩寃靡伸。年且六十。非夭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公素強健。無戾于身。何差之速。一仆不振。嗚呼哀哉。平生膠漆。永隔亡存。弔不撫棺。窆不哭墳。事也多違。不敢愛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尙想平生。見我歎忻。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柯山集卷四十九

墓誌銘

龐安常墓誌銘

吾嘗謂醫之在天下。其資民生之用。蓋與穀帛等。竊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來。至今以醫名世者多矣。其爲論說方術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者。皆忽而不學。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衆已指爲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于疾苦之際者。以此也。可不悲哉。予少多病。世之醫往往與之遊。率按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醫之爲道。推本天地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外則骨節脉絡腧穴。內則臟腑焦鬲井谷。其出入會通之變。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不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醫不以術易衣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之者寡。而古學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玆學之不振。悼生人之疾癘。獨治其道。修其術。而莫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得蘄水龐君焉。其于醫。殆所謂聰明微妙者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頗有異。乃兒時讀書。雋穎絕人。一經目輒終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慶。號高醫。年老且病。君侍醫于父。父授以脈訣。君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君時未冠也。已而病聵。君曰。天使我隱于醫歟。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時爲人治病。有奇功。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于是有輿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爲闢第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既愈而後遣之。如是常數十百人。不絕也。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亦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戊寅之春。予見君于蘄水山中。深衣幅巾。延客坐堂上。視其貌偉然。聽其議博而不繁。妙而易曉。告予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也。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于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繩之義。則脉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際而爲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外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脈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于寸。動于尺。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伏行。是爲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于人迎。爲關陰之脈者也。關以後脈當取一寸而沈過者謂尺中。倍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爲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脈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脈。曰內關者。自關以下內脈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于尺。動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澤。而關以前脈伏行。則爲陽亢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爲格陽之脈者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針。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脈靜者取三陽于足。脈數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至寸而反之。脈有九候者。寓浮中沉于寸關尺也。且越人不取十二經諸穴。直以二經配合于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濕水熱火溫病起于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年于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爲風溫。陽數陰實爲溫毒。陽濡陰急爲濕溫。陰陽俱盛爲溫瘧。其治之也。風溫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溫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足太陰金。手少陰火。濕溫取足少陰水。鄉人皆謂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溫之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溢。分四溫于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爲予言者尚多。獨著其大者。又曰。予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解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位。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傷寒之變。補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備矣。予問以華佗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某嘗病風痺數年餘。苦未盡瘳。君切脈曰。臟病傳所勝。君之疾肝傳于脾。脾氣欲轉運而肝制之也。去木邪。行土氣

而後愈。因授予以方。少焉疾有間。又曰。一方不可膠。當增損之以隨疾。時時致方輿藥之難得者。察君于予盡心焉。見君之歲。是冬而君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自視脈。君笑曰。予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予胃氣已絕。死矣。因盡屏藥餌。忽誦韻語數句。授其壻魏淵。蓋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聞人有異書。購之若飢渴。書工日夜傳錄。君寒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萬餘卷。然皆以勞醫方之事。晚好佛學。蓋有得焉。以是年閏九月二十七日。葬于蘄水龍門鄉隨佛村。君曾祖諱憶。祖諱震。父皆不仕。娶陳氏。生二男子。曰瓘。曰琪。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叔達。三女已嫁。魏淵、郭迪、陳翔。其壻也。各舉進士。君臨終以書遺予。若託以銘其墓者。嗟夫。予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爲君重。然君嘗有德于予。且其孫必以見屬。不得辭也。既銘其藏。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更刻于碑陰。且以爲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醫。惟周與孔。世之良師。遺獨于身。扁鵲善治。惟民與身。同一矩規。猗歟龐君。有見于茲。獨顯以方。用不大施。孰疾于衷。孰毒于肢。有來求予。徧取無遺。飲酒著書。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涕。即化而安。不爽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爲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于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從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爲抄掠應目前。必刮剖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列。攷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中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公子瞻哭之。以爲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爲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箔場。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爲奉議郎。監糧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月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勳至輕車都尉。君爲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爲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否同異。折中爲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君爲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法。又自因事立制。先爲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嘗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長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爲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尙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蚤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尙幼。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李氏。封與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敢其志。而不以爲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爲懟。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惟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誌銘

公諱瑤。字某。滑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毅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殺且盡。盜怨毒入骨。能官還鄉。次大澤中。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辯論勸說之。不遽臨以法。民始鬭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睨不得則乎。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娶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尙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滑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某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某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窾實靡計。孰昧孰昭。有瀾商公。甚畜不施。時乘其宜。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困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劉承制墓誌銘

君劉氏。諱充。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班殿直。四遷爲內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即位。以恩遷內殿承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二縣酒稅。用舉者監眞州船場。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公隨行。又勾當安肅軍榷場。用舉爲覇州船魚巡檢。徐州兵馬都監。其在覇州。卒有謀叛者發有日。一州無知者。君獨以察得密白守。驗實斬之。微君幾擾。間能官居京師。官府有煩使。時時猶奏遣君至輒辦。用此能自達于名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薦之者。其爲人勤敏。當官不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祖某。某官。贈某官。祖某。某官。贈某官。考某。某官。贈某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從贊女。二子。侯、左班

殿直、傑、舉進士。葬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實某年月日。銘曰。

仕則有稱。旣儢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邱。

吳大夫墓誌銘

公吳氏。諱某。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諱遵路之子也。太尉爲時名臣。公少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郴州。罷官歸京師。卽上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蓋始聞而驚。已而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公旣謝仕。歸蘄春。有薄田僅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問賢愚貴賤。與之飲酒。必盡醉。公或醉臥花閒。客去亦不問也。客有臧否人物。公不酬一語。促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凡見公者。皆欣然忘其鄙吝焉。嘗有貴客過公而飲。公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其放曠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嘗與人較多寡。太尉薨時。其妹壻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人、扣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諭之。焚其券。嘗有客爲公治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示之。乃未嘗發封。盜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且取其被。公顧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大寒。幸舍吾被。凡見公外者。徒知其眞率曠達。至究觀古今治亂成敗人物之賢愚臧否。其中了然甚察也。其積官自太廟齋郎至朝奉大夫。勳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廳公事、監眞州榷貨物、通判池州、黃州、乃知郴州。其治官主于忠信仁厚。故所在有稱。哲宗朝有薦公者。詔落致仕赴闕。而公堅臥不起。卒年八十四。崇甯三年四月十一日也。初公感疾。卽閉閤謝藥物。至屬纊不亂。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甯。亦其習德美行。不究其位。故享其報如此。公娶張氏。繼李氏。封德清縣君。三男子。曰觱。蚤卒。曰升。曰奕。皆舉進士。四女。徐璧、張之儀、徐閎、胥彥博。其壻也。是歲七月某日。葬公蘄春縣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諱文。大理司直。祖諱叙。尚書職方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尚書右丞。升匍匐乞銘于譙郡張某。某熟公之名迹。且愛慕之無窮。則銘之也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爲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直君。老于蘄。今其子孫遂家蘄春。嗚呼德仁。夢幻斯世。遷廬其身。寓百年于一醉兮。不以萬物易吾之眞。人何足以知之。抱所有以滅泯。殆古所謂得道逍遙。御風騎氣之人歟。

柯山集卷五十

墓誌銘

李參軍墓誌銘

公諱處道。字深之。吾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出唐太宗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爲梁使閩。遂居晉福之連江。故今爲福唐人。公性剛特。耿介不羣。少孤貧。自力學問。記覽淹博。工于文辭。某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贍麗雄放。屬比精切。一時望士皆慕與之遊。名聲絕翼行矣。五舉于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初調陳州南頓尉。更成州同谷、處州縉雲、泉州德化令。建州浦城丞。南雄州始興令。最後爲興國軍錄事參軍以卒。令同谷時。公與轉運使厚善。知州孫京不法。欲因公自託。公不可。京怒。所以捃公萬方。卒無所得。然猶以公坐免。縉雲有女子徐自號菩薩。家有井。詭言能治病。趙清獻守杭。亦信之。嘗求其水。由此羣無賴爲倡議。聲動數州。所居成市。公怒捕徐杖之。塞其井。初清獻聞之大驚。無幾何。徐氏生子。遂皆服。福建轉運使賈青繫福州衙前數輩。劾其盜督以贓。必欲論死。獄成不引伏。公令德化。以獄屬公。公緩其獄。竟青去部。卒出之。始公知其冤。欲直之。旣而思曰。直之則青怒。必以獄他付。誰不畏青者。則此數人無類矣。姑緩之而覩其去。卒如公計焉。浦城民有自稱徐偃王之神。頗動衆。公捕械繫之。民初不懼。猶陳說鬼怪。一邑

感之。公以貲干法。始興綠外小邑。前令多以富歸。公罷。無南中一物。束書而還。始興人至今道之。其在興日。公已老且倦遊矣。猶力治曹事。無所苟。數年。反重囚得免死者甚衆。罷官。而予授爲鄂州武昌尉。迎養公于官。卒。年七十五。公性純孝信厚。不逮事其親。每忌日則涕泣感慕。戚見于色。撫兄弟之孤過己子。平居雖與僕妾語。必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時與賓客飲酒賦詩。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之。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先娶林氏。繼室龔氏。先二年卒。三男子。據、抗、掞。據蚤卒。抗、掞皆有文行。掞舉進士中第矣。二女。嫁趙僎、何顗、陳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武昌樊山之原。舉二夫人祔焉。曾祖郁。故贈虞部員外郎。祖汾。故贈工部員外郎。父餘慶。故贈屯田郎中。始公與其兄戢之、皆友某之先人。相好也。某嘗從公于姑蘇之學官。故公之子姪。往往獲交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銘曰。

堯理之後氏李子。唐宗赫赫自成紀。惟澄胄出貞觀帝。使閩不歸連江沚。猗歟深之文有斐。內懷剛方志孔偉。六遷州縣臨楓廉。力抗豺虎傲爪齒。讞疑伸枉脫垂死。械神鞭佛破訛詭。彼民于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豈其愛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里。後望武昌自公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曾祖沔。事太宗、眞宗。爲執政。號名臣。祖曉、尙書司勳員外郎。父乙、尙書庫部員外郎、庫部主簿。予咸平時。夫人年十六。丞相宋元憲聞其賢。爲子虞部君娶之。夫人家中微。起嬪相門。能以禮自持。接上下有則。堂無姑。夫人率家室。內外無不允者。元憲嘗曰。吾無憂矣。夫人寬裕而好禮。簡儉而樂施。夫族有負市易錢百萬者。夫人爲出所有償之。次子方提孩。其伯父以爲己子。奏得官。後伯父失官。子未官。夫人曰。吾子可教。取歸服還之。以虞部升朝。封春安縣君。又以長子恩改封崇德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面賜冠帔。生三子。長某。朝散郎。次藻。先夫人卒。季銍。左班殿直。監黃州酒稅。樂善好學。敏于爲吏職。從予遊甚善也。方夫人疾革。銍嘗刲股肉以進。三女。長嫁某。次嫁某。孫男十一。王氏舊爲霸州文安人。自司勳始居開封之咸平。今爲咸平人。以某年某月葬穎昌陽翟舊學鄉。合于虞部之墓。銍來銘于予。銘曰。

懿而聞于顯。微而立于貴。吾何爲哉。終始吾義。有子而孝。歸從其良。儀爾山川。德音不忘。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銘

某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諱竦。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遊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某爲兒童時。兩侍先君謁公于京師。其出入遊處必相與偕。其議論談笑。率常自旦至夕。繼之以夜。其僕役至憊。言不能支。而兩公未嘗倦。某時竊聽之。則其是非好惡。十嘗同八九。已而別去。則兩家之書問必以時至。蓋李公之與人。其傾倒言笑。若無不可。而于節義廉恥之際。其彊禦甚嚴且固也。先公前公且十年歿。而公晚稍被任使。屢使諸部。卒以無所附離。不大振顯也。元符二年。某得罪謫官黃州。而公子之子廷老寓書狀以其母杜夫人之行來求銘其墓。蓋後公之卒。又十餘年矣。嗚呼。先君同時之人盡矣。昔之兒曹皆已斑白矣。而某又得罪聖世。幽憂無聊。不得齒于平人。其因人之盛衰存亡。未嘗不動心悲懷。不能自已。其尙忍謂其不幸而遜其葬哉。雖然不可已也。姑次序其狀。夫人洪州人。天章閣待制諱杞之女。天章在仁

宗時。號有風力名臣。夫人生貴家。自幼嚴飭好禮。不妄笑語。天章公爲擇對久之。迺以歸李公。而姑朱夫人老且病。又素剛。人少能中其意。而夫人在旁輒歡。公之弟妹未婚姻者。夫人出所有爲成之。無所愛也。李公素貧。不治生事。夫人爲均節其有無以濟。由此李公之仕宦。得以直己行義。而不累于私。以李公登朝恩。封某縣君。既寡居。乃歸心于佛。奉其教。讀其書。若有得焉。紹聖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終于道州司法參軍楚老之官舍。年七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二男子。長廷老。衡州衡陽令。次楚老。四女。嫁太博學士虞黃、福建轉運判官檟宗臣、大理正張近、衡陽縣令關沅。孫男女十有六。以元符二年十月。合葬夫人于荊門軍長林縣白陽鄉李公之墓。銘曰。

惟婦之德。順以莊。既莊而和。順以方。夫人蹈此有耿光。而享不豐後其昌。

李夫人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崧之夫人李氏。眞定人也。司空贈尙書令韓國公謚文正諱昉之曾孫。金部員外郎贈禮部尙書諱宗諒之孫。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邁明之子也。夫人年十有八。歸大理君。性純孝敏靜。奉事舅姑。能先意集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不以薦。而舅姑亦曰。非新婦所爲。吾食不甘。服不安也。宗黨相教以爲法。夫人之舅與其從弟同時拜天章閣待制。從弟家治黃金帶爲燕服。夫人顧舅家貧不可得。悉其匳中物易金作帶藏之。待制出守陝州。盛服燕客。夫人出帶使大理君獻之。而家人初不知。與其夫處如賓客。骨肉有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更舉其善。故聞者信而不怨。大理君通判夔州。卒于官。一男始生。夫人獨護其喪還京師。道峽中舟敗。舟人捨舟而逃。夫人正色叱之。命取概挐兒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慢。夫人輒能言之官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危數千里。無敗事。而內外始知其才非獨辦夫人常職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至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聞吾親。顧年少子幼。理可畏也。子長。躬教督之。慈而不驕。子以有立。今丞相范公之配英國夫人。大理君之妹也。英國幼時得危疾。久未平。夫人晝夜調護。有恩意。英國歲時躬省勞之。良厚。以相府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矣。得疾。不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于英國。求生何待也。左右趣爲我沐浴更衣。遂卒。五月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隰州錄事參軍劉損。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葛繁。次蚤卒。次嫁殿中丞鍾離景圭。前卒。是歲六月七日。合葬夫人于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譙郡張某曰。嘗讀太史公書。見其爲滑稽、日者作傳。而不著列女。孔子敘詩首關雎。著后妃之德。夫女德。王化之本也。豈小補哉。顧隱沒不稱。而賢曉士未備于勸善。未至也。惟夫人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蓋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可以無傳乎。于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天其棄。既棄既賢。既藉既佚。而以始卒。諏良歲吉。殯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銘

中散楊公諱希元。夫人張氏。亳州譙縣人。贈禮部尙書諱成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傳之孫。贈太常博士諱彭之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女工精工絕人。內外宗族無與比。蚤孤。母燕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

者。乃以歸之。媒妁曰走門。燕夫人輒擇之曰。吾女非君莫偶。時中散公與夫人之叔爲寮。來請婚。燕夫人素聞中散公賢。又竊奇其狀貌爲有顯祿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矣。遂歸中散公。夫人既歸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慈淑出天性。柔聲怡色。無絲毫忤人意。其于妒忌。生不知有也。年尚少。能淡世慮。齋戒奉浮屠。不治婦女玩好。年三十六歲感疾。少間。召其家人婢妾環坐。酌酒飲之。勸撫之如他時。皆喜曰。吾夫人疾且起。俄而正衣起坐。家人驚問之。已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卒。諸孤迎夫人之柩于京師。是歲九月丁卯。合葬鄭州管城縣懷恩鄉神崧里先塋之次。始以中散公登朝恩。封壽昌縣君。追封清河郡君。子四人。彥異、彥齡。皆宣德郎。彥臣、慈州吉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左班殿値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郎程復。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王霨。次嫁河南登封縣尉李昂。孫八人。長逵。次邁。皆太廟齋郎。餘尚幼。夫人于某爲從姑。故諸孤屬之銘。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逢其良。身先之萎。匪謀不臧。天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婉。物皆怛終。獨務其返。惟昔弱子。衣冠順順。逾二十年。以喪而歸。鮮原靡靡。從于君子。有蕃其承。視此松梓。

王仲儒墓誌銘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予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予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壘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予則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不幸。既孤將葬。而無詞以劉先君之墓。敢以是屬諸子。某曰。予嘗見朝奉君于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夫衆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躬好學而廉儉者歟。敏于爲吏。愛民徇公。直己不撓于權者歟。然其人厚于實而薄于名。豈內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予嘗辱聞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敘之曰。君曾祖諱悋。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府湖城縣尉。又爲澠池、安邑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兼知縣。覃恩遷通直郎。賜五品服。知孟州溫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以某月某日。雯奉君之喪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銘曰。

君諱仲儒。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留君一歲。實惟相繹。從湖民志。其在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祠。君鞭而龍。後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遠。使者議毀。君舒其耆。一道是賴。安邑賈鹽。民富悍豪。君教之學。獎禮其髦。孝秀聿興。鄙悖滋消。西民鹺師。履產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令溫治盜。曰姑安之。勿殘其姦。吏逸民嬉。盜悔而耕。厥壤大遊。邑豪坐獄。重賄而逸。君以奇購。唾手則獲。君之去溫。其民謁留。耆老百千。聲言于朝。惟河內溫。邑聯部異。河內有請。假君決事。後守德州。河溢而驚。竊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悍驕。其將習之。長以衆逃。斥將之疵。君請長叛。立寘于罪。貸將不問。境爲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爲不聞。云何不淑。五十而債。君凡三娶。皆有婦道。學初氏楊。其父日憕。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今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圖。又楊克中。

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雯在耳。進士登科。甚飭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下之。君子之邱。

吳天常墓誌銘

公諱天常。字希全。河南府洛陽人。惟吳氏之先。與周同姓。至越入吳。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公自祖考始占籍河南之洛陽。公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問。河南大府號多士。而公自少巳知名里中。而舅建寧軍節度使王正倫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爲郊社齋郎。調濮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參軍。郡大猾卒氏數犯法繫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遷泗州盱眙縣令。守皆病入死。公當獲驗。而前驗官言死者不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公欲得如前驗。公謝守曰。我受公恩固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爲得罪。知洪州奉新縣。奉新號難治。訟者或先以釘貫其足。以脅有司。公盡巨釘于市。令之曰。釘必如此。則受訟。乃稍變俗。知彭州永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變差科爲免役錢。公原究蜀役法利害。講之至精。後以書見王荊公。荊公召公議于司農寺。時欲舉江西役法行于蜀。公曰。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主者是公議。久之。公所陳浸忤。遂罷歸審官調院。發書鎮南軍節度判官。丁母憂。服除。以便親。調蘄州蘄口鎮都大監轄。俄丁父憂。服除。通判無爲軍。公諷軍守興庠序。勉士以學。部有礬池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爲立法。公私便之。而犯者鮮。故通判鼎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周世隆。帥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于罪。公言世隆習蠻事。且未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爲難。辰州有軍事。以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吏。部夫千餘。挽木山間。公曰。方春役民。妨農耕。悉罷之。公至郡。蠻酋繫獄者。公諭以朝廷德意。盡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抵融州道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擇僧知蠻情者居之。諸蠻信佛。平時可使人蠻。與之習熟。有警可用以間諜。而佛舍可因以儲糧。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爲諫官。言不當廢誠州爲軍。公言頃蠻所以數叛者。蓋雖輸款而未嘗去巢穴。一失撫循則亂。稍內徙則定矣。雖不致州尚可。安事廢州乎。是時方議役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謂州縣之役。莫重于衙前。今雖易雇爲差。衙前數之多寡。與役之優重。請守熙寧、元豐之舊。毋輒改。又言鄉差于官。類不知習計。勢必雇人。代者必要厚價。請官爲立直。又言縣所積免役錢。請皆納州。或輸旁郡。戶部皆奏行之。用薦者除知宿州。時荆門新復軍。擇守。乃以公爲知軍。宰相召公。諭以擇才之意。軍久廢。百事圮毀。公至爲興起弊敗。必使完好可持久。不爲苟且計。人至今頌之。俄知沅州。其去荆門。人爲立祠。歲時父老率子弟拜之。公既習知蠻情。其治沅務安靜。嚴守備。撫溪獠。久之。奏請出巡邊防。軍行、有告帳下謀變者。公獨保其不然。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寨。使察游民。與蠻交易爲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沅如去荆門。而辰之吏民與蠻酋皆相賀曰。我公復來矣。蠻相約無犯邊。郡爲無警。辰民春夏多疫。公飭醫工親視喪物。人賴以全甚衆。乃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爲變。朝廷既知公有功南邊。將用之矣。以病求休。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以自樂。泰然也。公喜讀書。于書無所不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閒居。好之尤篤。有詩集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八月六日以疾卒。預治終事。至屬纊。精爽不亂。享年六十有一。公曾祖諱延慶。祖諱澤。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朝恩授大理評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

忱。太廟齋郎。仲悼。未官。季悟。假承務郎。皆以進士知名。三女。長嫁萬載縣令黃公儒。次嫁進士胡世南。季嫁寧州錄事參軍譚康世。公自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奉大夫。積勳至柱國。公爲人厚重寬博。達于爲吏。官無大小。所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或以利害怵之。不顧也。其仕宦多往來南邊。故深知溪洞諸蠻所以治亂。有所措置。後不能易。然致其大體。本于安靜寬簡。不爲苛擾。而頗立隄防。明條教。期無亂而已。不徼有功也。君子韙之。公少嘗從丁寶臣學。寶臣異其才。薦于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既仕則不苟取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吳正憲知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輕就人。故雖知之不絕出力。而公才見于世者如此而已也。其孤將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于蘄春縣安平鄉黎企里。啓先夫人之兆而合焉。夫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銘曰。

其直非以爲訐。其和非以爲悅也。獨盡力于爲吏。無劇易必造也。其至民以爲賜。其去民以爲奪也。既或知之矣。乃揜而不發也。進嗇而退果。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之垢。公藏惟列。尚語後人洛陽之吳也。

潘奉議墓誌銘

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家居篤于孝悌。其爲吏清介刻苦。而爲政本于惠下愛民。至大吏勞力能寒熱人者。必與之較義理。一毫不爲屈。其爲人務內而簡外。信己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愧服焉。嗚呼。君子哉。蓋紹聖丁丑歲。某得罪謫官于齊安。曰。幸得從君遊。既至而君病矣。無幾何而卒。實元符元年十月某日也。齊安之君子皆相弔。已而又曰。潘君之葬。宜有銘矣。咸以銘事屬某。某既素高君之義。用不復辭。走其家哭之。求其世家歷官行事于其子大臨。而次敍之。曰。潘氏在唐爲滎陽人。當僖宗時。有名季荀者。仕爲太僕卿。官于福州。避亂。因家焉。季荀之弟曰季鄒。爲太子司議郎。季鄒後二世生吉甫。事吳越。入朝。終國子博士。累贈工部侍郎。侍郎生衢。爲屯田郎中。屯田嘗官于黃。遂居之。屯田生處士革。隱德不仕。君諱鯁。字昌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儁警絕人。爲兒時。賦詩已有奇語。聞有周希孟者。博學篤行之士也。君從之學。希孟以爲類己之道。君居鄉里。以經教授。聚徒常百餘人。後進皆師尊之。登元豐己未進士第。初調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鹽倉。遷吉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奉議郎致仕。卒年六十三。蘄水民有以花爲獻者。君一嗅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是。江州賦屬縣鬻建茶。太守問君。瑞昌歲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人。人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縣皆得無多售。而旁郡有賣千斤者。後七年。君以事過瑞昌。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爲縣。我訟得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偕來。君之爲吏得民。畢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錢無姦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負者于獄。將鞠其姦。君曰。赦欲寬之。而君故獄之耶。執不可。民乃得免。龍泉令捕得私酒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龍泉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爲令安乎。令乃頗減出之。嗚呼。其歷官微而見于行事者寡矣。然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概見矣。向使之得富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義。達其道。其不貪利苟得。如還蘄水之花。其忤上愛下。如鬻瑞昌之茶。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古之君子。無以加

分寸于此矣。有集三十卷。曰春秋斷義者十二卷。講義者十五卷。易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骨肉衣食僅給。而君蕭然病臥一榻。口不及俗事。時與其子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長大臨。次某。皆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啓宗。四孫。其一男也。曰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原。銘曰。

白璧芳蘭。包以九襲。長于外者。千萬而一。莫爲出之。卒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在裏。不耀于肌。豈人是謀。謂天實知。黃岡之原。松柏其猗。我相後人。將穫其菑。

柯山集拾遺卷一

五言古詩

有所歎

達士不可羈。其次違羈絆。我無達人風。又不能自遠。紛紛隨世俗。碌碌走薄宦。其來或遭驅。其去或被挽。吾求亦何有。五斗固易辦。不師陶淵明。腰爲小兒俛。由來爲貧仕。榮辱何敢辯。乘田與委吏。孔子不云賤。

即事二首

大明海底生。先驚我東牖。老人雖未起。曉境默相授。山前羣動寂。暗樹語彊舅。昏昏橫水霧。落落攲曉斗。廚人已束薪。汲井鳴盎缶。沽酒走家奴。理食咨竈婦。悠悠春復冬。冉冉昏還晝。通塞付大鈞。聊安此微陋。

罷塵屏繁務。幽獨會夙心。惟詩孟春月。微祿歸園林。下有宋微逕。上有知時禽。終日自嘯歌。寂無鄰里音。冉冉溪日下。悠悠山靄陰。興闌下絕巘。新月出遙岑。

晨起二首

仲春忽過半。長養候已深。晨興雨初霽。近目曠平林。繁桃張麗錦。好鳥鳴清琴。樛枝有新子。翹草無陳心。謫官傷局促。端居厭滯淫。眷言平生友。乖隔如參辰。

窮居無遠念．暇日親庖廚．澤國富滋味．春江出嘉魚．闤市有魅羔．播園得嘉蔬．雖無五鼎烹．鬻俎頗有餘．
導和資一杯．徑使愁肺蘇．倏咏以實氣．聊以强吾軀．聖賢戒求飽．豐德任形臞．彼皆勤勵智．我獨懶求愚．

晨興

喔喔雞向晨．夙興鄰里靜．朝光出東崗．秋曉氣耿耿．亭亭脫樹葉．寒意已疏勁．草根有微露．醲綠尚交映．
老夫起默坐．覽物感衰盛．忽然遇杯酒．酣歌朝達暝．

朝日

朝日照山堂．流光泛疏牖．龍鍾病童子．掃地起持帚．堂中空四壁．惟一老病叟．蕭條野僧閑．鄙樸老農陋．
雨來林葉響．霜近蔬甲瘦．何以遣幽憂．賴有尊中酒．

晨起有感

故歲如曉客．行意不可留．新春如美人．含笑未舉頭．定知當粲然．有待姑少留．山川謀光景．梅柳露風流．
惟有堂中人．一衲暖蒙頭．榮枯不到心．萬事良悠悠．

東池

東池秋水清．歷歷見沙石．枯荷半倒折．風起鳴摵摵．悠悠岸邊菊．灼灼好顏色．芬芳人不知．寂寞聊自得．
寒蛩白日啼．晚葉霜餘赤．無人野竹繁．積雨平橋側．嗚咽雲間鴻．歲晚嚴雪迫．乘閑輒獨遊．官閑幸無責．

東溪

東溪何潺潺．秋水清見底．縱橫小石圓．一一靜無滓．空山人不到．涸涸響環佩．我來每終日．漱濯弄清泚．
山居時已久．不省有朝市．門闌人客少．跨馬必至此．麋鹿見我熟．相對不復起．誰知寂寥趣．寄言同聲子．

薰風

薰風勵嘉樹．日夕成清陰．上有枝間鳥．知時爲好音．陽春事已往．桃李不可尋．顒茲長養功．嘉實薦中林．
庭虛納涼吹．雲表見遙岑．我歌虞氏詩．譜此風中琴．

六月五日苦暑

朱夏忽云季．金流火方燃．遲遲朱輪出．濯濯高雲鮮．困鬭守茂樾．游魚伏深泉．炎炎萬物息．聒耳唯鳴蟬．
白羽誠么麼．爲功諒徒然．邪能解煩促．揮肘增勞煩．大鈞播一氣．寒暑遞徂遷．欲逃既無所．聊此北窗眠．

六月八日苦暑

微颸不振髮．皎日沸重淵．萬木奪華采．祝融方燎原．青山瘁無姿．流泉不復寒．眷彼道路子．念茲農畝勤．
荷鉏詎敢後．擔囊無息肩．亦知苦可畏．謀食敢違安．三伏方肇序．金融未能完．聊安環堵居．酌彼溪中泉．

又

羲和午停車．草木靜若萎．我居倦煩促．誰與開我懷．出井泉失冷．迎涼幌空開．翩翩投林羽．飢渴復誰哀．
仁哉林間風．爲我時一來．惜哉爲功薄．雖赫安能迴．觀濤感巨壑．清嘯想高臺．徘徊滯心賞．悵望意悠哉．

秋興

八月禾黍熟．登高望川原．山河豁清霽．風日開明鮮．晴光散草木．餘爽厲淵泉．飄飄孤飛鶻．擊搏無留拳．
幽獨感搖落．端居驚歲年．誰爲知心者．賴有濁醪賢．

又

秋日照荊榛．空山莽蕭索．人稀雞犬閑．古道轉城脚．旗亭數家市．炊烟起籬落．牛羊暮求羣．歸鳥紛落泊．
菅麻已在漚．黍稷行可獲．歲豐農工勤．膏火通夜作．嗟余何爲者．愧與衆同樂．南畝亦易謀．咄嗟我力薄．

又

寒日在東屋．鄰家晚雞啼．闌班黃葉地．白日蟲鳴悲．揚揚舊香草．白露彫華姿．雖悲就搖落．所喜實離離．
幽雅敘衣食．備寒戒先期．薪芻既收斂．酒醴亦時施．嗟我無一廛．薄游倦東西．眷言及農畝．歲晚空吝嗟．

搖落

搖落已可悲．況復值春晏．山深雲物陰．所向皆慘淡．疏枝綴陳葉．風至時一散．壞壁寒蛩啼．衰草飛蟲亂．
嗟余守窮谷．秋物已三見．胡爲久淹留．不自厭貧賤．由來人閒事．利害喜相半．優游歸隱約．富貴足憂患．
安行吾不迷．夷路坦可踐．保此頑鈍姿．悠哉復誰怨．

九月一日有作

悅悅日光薄．蕭蕭風葉吟．今辰九月朔．秋物半侵尋．賴有堂下菊．芬芳散浮金．感茲搖落際．採擷慰孤斟．
木落見南山．池清照疏林．翩翩短羽健．杳杳潛鱗深．落漠苦無趣．屢空阻抽簪．晴明臨吾展．晚歲多重陰．

觀池漲有作

清商初用事．力弱殊未完．假此通夕雨．遂收祝融權．平池舊深淺．亦復波浪翻．白鷺飛不下．高荷沒青圓．
是日酒初熟．芳香滿金尊．三酌徑就酌．此懷誰與論．

七月十日雨炎暑頓解有感

空山風雨夕．微雨凄房櫳．徂年兆搖落．感歎白頭翁．謫居困炊玉．無田願年豐．欲持一杯酒．旁舍慶老農．
烈日辭執扇．高林竪晚風．清燈夜齋靜．不睡獨聞蛩．

出伏調潘十

伏盡熱隨盡．古語常有憑．淮南歲苦旱．秋暑鬱方蒸．老火熾而餘．弱金融未凝．火雲大江沸．烈日羣山頳．
平生白羽扇．揮拂何功能．蓬頭臥永晝．起冠汗沾纓．柯山屢空子．貧病復相仍．衡芽未可詣．作詩間寢興．

九月下旬有作

今辰九月末．秋物能幾許．翩翩風中葉．卷卷自飛舞．餘姿不復妍．日夜逐塵土．寥寥空枝高．但有寒鳥聚．
天時不汝留．變化竟誰主．今古無奈何．悲歌徒自苦．

又

慘慘歲云暮．寒日無停光．況復陰晦多．景短重雲長．梳頭坐清曉．朝飯熟黃粱．官閑無事業．終日偃空堂．
經時不跨馬．門徑秋蕪荒．惟有霜後山．當簷對蒼蒼．

白月

白月照世界。山河受清光。豈獨耳目清。瑩洗肝膈涼。中夜揥寬虛。仰得天一方。湛碧磨青銅。精金點星芒。
我心方無思。偃息在高堂。愼勿憂世故。彼昏謂汝狂。

初晴對月

平生愛明月。豈以解煩燠。及茲霜夜對。任使體生粟。冰天凝紺冷。氛祲避不觸。煌煌七金徽。但掛寒斗曲。
蕭蕭督栖葉。悄悄軒眠屋。三更清到骨。亂以杯中綠。

雨中晨起

端居多滯念。秋至一蕭散。況茲炎涼異。微冷風雨旦。空山陰靄積。槭槭木聲變。絺衣感輕單。素褐催補綻。
泥行苦長鬚。買酒不可緩。洗醆自迎門。一杯聊自勸。

苦雨

春淺天尚寒。雨多聲入夜。幽人不出門。坐惜梅花謝。庭竹未抽萌。酴醾將覆架。芳時喜病愈。淺酌供情話。
趨世劇曳牛。投閒如啖蔗。因逢老農談。悔不初學稼。

雨霽

滯雨忽雲霽。園林有清暉。時鳥亦和鳴。好風清且微。遠愧深山僧。趺坐掩禪扉。豈知芳菲歇。詎傷寒暑違。
一念與道寂。九旬淡無爲。躡心探斯理。吾今其庶幾。

賀雨拜表

羣雲雨事畢。振旅不復陣。掃天無一塵。千里還綠潤。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印。朝光泛翠瓦。佳氣去人近。
頗遲斧扆口。侑膳飯龍筍。顧君愛物心。從此至堯舜。

春雨

南山多夕陰。夜雨復達旦。瀟瀟脫未已。零落雲物亂。陰沉晝生寒。閉戶守餘炭。官庭草木合。山吏午已散。
悠悠對朝景。念此春已半。昨日櫻桃花。紛紛落如霰。天時不可駐。今古一嗟嘆。唯應痛行樂。此計乃最善。
簪紳束我體。局促困游宦。何當有茅屋。放意行所願。

春雨

春雨不肯晴。春雲與地平。柯山數椽屋。晝夜傾簷聲。陰沉人意惡。但願醉不醒。園花知在亡。渠溜飄紅英。
今年窮到骨。憔悴客江城。花時不得出。風雨掩柴荊。自我學道來。萬事一羽輕。惟有惜春意。未忘兒女情。
齟齬可奈何。努力飽飯行。佳日雖莫挽。來日豈無程。忽記祖蕪公。佳句與帝賡。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倍
調作清明。

喜雨止

敬亭與吾期。今日雨當止。靜揥峰頭雲。秀色粲如喜。我慚無以酬。園遥欣綱罹。夜來四簷聲。添我北池水。
破圩久不補。積潦齧其址。南人麥禾薄。稻壠魚尾尾。豐穰未敢望。疲餓何由起。飽食但高眠。自慚稱刺史。

仲春苦雨

仲春乃積雨。和景良未舒。園林阻幽步。塊坐守溫爐。中庭下水鳥。隙地長寒蕪。流紅委花外。浮碧漲池餘。
商羊未悔禍。椒醑屢傳巫。豈惟政無補。多慚饑未孚。農事滯南畝。土功隳敗圩。悠哉欲何奈。濁酒且爲娛。

苦雨

重雲冒山椒。大江浸其麓。通爲一沮洳。哀此塗泥渥。居寄佛殺山。□跡厭局促。餘飄汙巾几。積潤緊篁竹。
門前耕野靜。時得舒倦目。美哉百畝稻。槃鑿照人綠。深蕪下白鳥。霽嶺明秀木。感此歌豐年。卒歲期飽腹。

苦雨

伏盡暑初變。西風作秋聲。瀟瀟晚雨急。達旦聲不停。陰暝雞失警。微涼肅晨興。湍流冒階闥。䆗潦被門庭。
仰視天蓋低。玄雲送鬱霾。黑蜧樂以遑。商羊方未寧。后土何茫茫。流潦浩縱橫。憂念在民食。敢私蘭菊榮。
漠漠暮未雨。琅琅夜還增。嗟余但高枕。飽食愧疲氓。

春旱二首

大野拱連山。晴空轉規日。青春散抉奔。積水中蕩潏。欣欣見羣動。呦呦爭湧出。滑留無好懷。風景獨蕭瑟。
離羣與誰語。塊坐守蓬蓽。厄酒樂餘春。沉憂長生疾。

又

風雲悶益高。旱色起諸嶺。施生澤未渥。曉氣挾餘冷。飛沙穆桃李。碧草思耿耿。麥根不走地。稻壠臥陳梗。
蛟龍且偸安。雷霆勢欲遲。憫農非我事。剛復念閭井。

春雨

浪浪簷前雨。晝夜來不極。青苔生空廊。蝸涎被四壁。出門無所往。端居守籠翮。嗚呼林中鳩。聒聒方自得。
林花掃餘委。高柳沐佳色。悠悠三月殘。春物行欲息。感之欲何奈。取醉遣朝夕。穿泥得新筍。紫籜裹新白。
從容婦子語。草草田野食。明日還復然。慵頑已成癖。

春旱初雨

春泥不沾犁。四月若三伏。哀哉麥無秀。父子壠頭哭。誰驚耽耽龍。霹靂震萬屋。從空倒江海。焦渴快一浴。
終然霽威怒。飄颯斷還續。晚陰涼觀闕。夜響起松竹。後時悲夏種。入土喜秋穀。聊爲目前慰。未敢信果腹。
豐凶繫□詳。望歲走牲玉。我無憂民責。理此杞與菊。

庭菊

窮秋慘無姿。向□盡枯槁。可憐中庭菊。灼灼顏色好。豈無風霜苦。所守良自保。清商振驅除。爾獨傲百草。
煌煌中央色。殿麗謝浮妓。山家有薄酒。爲爾數傾倒。嘗聞仙人術。採餌無難老。呼童掃藥齋。遲爾寒英擣。

次韻蘇翰林送黃師是赴兩浙

昔見君納婦。今見君抱孫。先公力種德。子合大其門。何爲亦如我。有抱不得言。崢嶸胸中氣。默默自吐吞。
誰如東坡老。成激論元元。欲將洛陽裂。盡蓋江湖村。旣係海若頸。又鞭江胥魂。意令仰天民。不隔頂上盆。

我獨乞彌秫。一氣中夜存。

次韻子夷兄弟十首

暑雨衆物成。園林纍垂實。官閒厭歲月。裨補百無一。委身作書蠹。檢姓就僧律。古味雖未亡。塵埃滿琴瑟。
金馬聊代耕。淺郎亦爲官。何必歌五噫。遭非如伯鸞。物生各自遂。蕭艾與芝蘭。詩人亦多事。屑屑計鶉狟。
惜惜坐歲晏。忽枉故人書。頗說淸淮濱。卜築有幽居。歸與浩滿懷。端如果投狙。功名繫遇合。不遇欲何如。
出門復入門。愧此櫪上馬。壯心磨不盡。撫劍還悲吒。感時高歌放。泣古幽淚灑。端憂蹇無成。駕言我心寫。
少年初入路。見謂醒日少。春風牡丹市。走馬帽簷倒。知音君伯仲。騏驥與騕褭。五年復相逢。但怪酒醆小。
經時不飲酒。麤薄入口衆。人閒多是非。不敢盜鄰甕。二公洛陽日。想見飲屢痛。行求放湖海。種秫代官俸。
閑宮冷于水。塊坐守編簡。時無蘇司業。何處見酒醆。新涼枕簟瑩。付睡與雙眼。念我南山苗。經年廢鉏鏟。
文園得武皇。引疾常避事。佳哉意殊深。遺迹邈不嗣。揚公漫投閑。不禁問奇字。致身毀譽外。乃得免疑似。
呦呦中林鹿。那得伏鞍銜。愧我巖薇姿。塵埃敝朝衫。山人不歸山。頗被猿鶴讒。欲追甫白遊。千古感至誠。
昔有獨醒士。絕口避蘇醽。折楊得衆笑。無地至秦青。周詩念忠嘉。所貴食野芹。良時不可再。佳人難合并。

喜吉老甥見過

西風吹萎叢。秋色滿環堵。悲蟲語窗月。陰蕊開夕露。門閑賓客少。鳥雀任散聚。楊甥時過我。論詩朝達暮。
新茶磨細雪。甘井漱淸乳。怱怱貧家飯。藜藿不滿俎。頗言行有日。征艎下洛渚。喜汝將鳳歸。驚余髮加素。
老慵愁應接。兒女較口語。樂逢親骨肉。情話到爾汝。先君外孫子。惟爾冠俁俁。平生女甥兄。宜爾有風矩。
長安木葉落。雨送萬家暑。涼風當沽酒。爲我醉起舞。

劉伯壽秘校

將軍卷金甲。獨臥嵩山阿。千金買蛾眉。晝夜飲且歌。時平武庫鎖。賂買戎狄和。不復用英雄。惜哉雙鬢皤。
延我寒夜歡。淸尊不辭多。壯氣老未已。醉來鬢屢摩。充國年七十。立功未蹉跎。我欲勸公起。拂塵揮舊戈。
公言一世中。歡樂能幾何。安用身外名。功高竟消磨。家住太室陽。開門對嵯峨。嘉肴薦尊俎。有酒如江河。
度曲得新聲。詞成自吟哦。樂此常不足。尙安知其他。我愕不知答。高賢固殊科。馬援喜功名。旅死遭譏訶。
陶潛雖放情。但爲碩人薖。公於二者閒。安處行逶迤。寒廬有脩竹。野泉瀉微波。不厭徒馭勸。高車幸來過。

送梅子明通判餘杭

東寒山水窟。錢塘吳越都。吾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廬。一舸去莫挽。落帆風月湖。翩翩靑衿子。能誦先生書。
借問太守誰。子雲蜀名儒。家有王陽金。淸商奏簫竽。相逢不妨飲。坐嘯治有餘。遙知子還日。未厭浙江魚。

送呂安禮

呂子有奇氣。少年事詩書。不肯衣逢掖。而隨市井儒。白紵霜雪袍。朱櫻貫金殳。大醉必走馬。長呼挽雕弧。
興罷有餘歡。淸歌倚簫竽。春風動狂思。夜席擁妖姝。羣兒傍笑之。謂子脫檢拘。而我獨知子。壯茲眞丈夫。
屑屑五斗米。其重無錙銖。何爲愛屑屑。宦自苦其軀。子亦愛我拙。相逢每躊躇。論詩夜齋靜。秀氣出璠璵。

遠宦無與懷。見君心獨娛。如何忽告別。決去如驚鳧。嬌嬌黃鵠姿。枳棘非所居。淸明擇士日。子豈久泥塗。
送別動苦懷。乖離感羈孤。搔首歲暮天。詩成悲有餘。

呂尉醉中索詩爲別

吾友呂子者。其人藝且文。何侯綠沉鎗。顏皐弓六鈞。勿謂豪少年。詩書精討論。文詞麗騷雅。豈但驚庸人。
學兒事膏沐。眩粥倚市門。汲汲恐不售。惟憂貨非珍。子獨抱奇璞。九襲包衣巾。塵口自蒙垢。但畏人知聞。
臨事邊幅。碌碌隨俗塵。顧我未免此。深慙非子倫。離別可奈何。高歌倒淸尊。願子重輝光。去去翔靑雲。

送陳器之

投身落窮谷。黔默頗因拘。情忘侶木石。機謝友禽魚。粲粲陳夫子。文章德行俱。雖云相知晚。旣合乃不渝。
我官洛水濱。君寄廬山隅。孰謂百里遙。滿案堆君書。詩壇兩不懾。日夕鬭戈殳。我贈白玉璧。子還明月珠。
今春子遇我。爲我駐驪駒。高懷坐披豁。一飲倒雙壺。聯騎失洛橋。據鞍遞歌呼。劇談燼飲燭。痛飲銷炎爐。
首夏餘春妍。子還自西都。連朝守杯勺。芍藥正芬敷。插花烏帽傾。醉倒傍人扶。已別尙反顧。將歸重躊躇。
官期子當滿。念別久鬱紆。況乃西郊道。怱怱遇行車。一酌不暇勸。剡欲盡子娛。亦知微誠薄。所惜逢區區。
親友義不少。況乃知心歟。忽忽流水濱。尙將執子袪。願子保多福。六翮縱南圖。永此金石交。皦皦堅終初。

別外甥楊克一

彈琴不須絃。意在宮徵外。濁醪分美惡。于道猶蔕芥。平生分別盡。獨此有深滑。坐令劉石徒。笑我猶嗜味。
（石常以油爲酒）秋風三十里。碧鱖兼紫蟹。參軍呼可應。肯使空樽對。

感遇二十五首

幽居念世務。頗復窺造物。通爲一憒憒。恐智更出沒。漏天呀不補。淫雨方蕩潏。豈獨無良苗。稂莠亦飄忽。
惟餘尊中物。三酌便兀兀。此事頗有遜。時從散幽鬱。
毀竹伐梧桐。意欲困鳳凰。彼雖無食息。逸氣自高翔。鳳何求于人。人自欲鳴岡。嚇之亦安有。庚子鵩在堂。
昂昂靑雲士。忍飢而擇粮。使果腹是求。何憂無五粱。
士生有輕重。初非他人爲。視身眞千鈞。所壓無不摧。羣偸護弊漢。喘走恐後時。隆中眞少年。長嘯弄鋤犂。
白頭左將軍。欲枉喜得時。狼石掣紫髯。老瞞受鞭笞。艱難永安詔。委國忘其兒。心知龍慕人。不顧鴟鴞資。
使無三顧重。一飽起相疑。
世無英霸器。俚吏誦詩書。不能靜邱民。安用稱唐虞。堂堂贊皇公。龍變誰可拘。邂逅逢可人。奮身爲謀謨。
草書救深州。元翼終就屠。誰能叱邸吏。姦將立改圖。（裴度書遺王庭湊不能出牛元翼李德裕詰范陽邸吏張仲武不敢納亡命才謀相去可知世必謂裴勝李過矣）天方去大和。拔公去其都。十年奇才論。獨智羞羣愚。（文宗將圖閹寺先出德裕有奇才論訓注之敗）
秋房燈火靜。客睡亦復安。弭彊力汲汲。涉廣心漫漫。白露下百草。心知歲將闌。彼微者鵜鴂。職使仇蕙蘭。
吾非蒿目人。初不與世患。淫雨作橫流。執蠡挹之乾。我師靑牛書。不爭忘處先。旣自守吾寶。在辱亦何歎。

擧動同大塊。冥冥合至精。乾坤職覆載。日月互昏明。蚊蟲共一器。擾擾一時爭。推移付大化。終古一空名。

大冬積嚴殺。布令兆微霜。凄凄中國木。華黍歘摧藏。豈無孤芳者。佳菊獨煌煌。後彫雖爾德。曷補蕙蘭傷。

炎劉運欲圮。蠹孽依根生。姦臣助斵喪。主意不得行。云誰知巢穴。請劍有朱卿。傷哉滔天禍。成此直士名。

唐皇欲喪亂。豺虎依山邱。君王信李訓。玉殿行戈矛。繫狗不係首。遺嗌血橫流。堂堂贊皇公。委棄不與謀。

腹心主包藏。爪齒以自衛。折衝須豪英。靖國用君子。遐哉三五朝。此道無不備。晏嬰才婉管。齊景不霸世。

商子德慚奚。秦彊仍早圮。

風霜凜已高。歲月逝云邁。蕭條陋巷士。蘩蘩守耿介。欲吐胸中語。旁人笑言大。謗宼非近憂。宜遭鄉里怪。

登高望海縣。秋日麗玉京。暄闐車馬音。風震入青冥。大明局邑運。戴白不知兵。華衣美酒食。婦織子孫耕。

生無係虜憂。乃覺患禍輕。請看五季世。戰地猶榛荊。

西京全盛日。宮闕上參天。建章千萬戶。白晝下神仙。金瓊麗雲日。栱角壓山川。一朝喪亂至。兩觀入戈鋋。

漸臺旣已平。長門隨風烟。物大變亦亘。安榮竟徂遷。毋怪秦漢君。甘心惑神仙。

穰侯拉關中。頗畏諸侯客。搜車計已遲。終困范公策。庸夫吝富貴。百計私自惜。勢移禍敗至。智巧竟何益。

至公覽英俊。直補乃無隙。請看桑林餓。亦脫趙子厄。

釁蹤不在大。巫臣圖夏姬。百端終困楚。吳子會黃池。怨有大于此。居高易逢危。何言戒困獸。無易竇中尸。

林居屏百患。涅思觀幽遐。炎黃已蕪沒。末路多玼瑕。私智互馳騁。短長迭矜夸。更相爲禍福。勝負時紛拏。

超然赤松子。高笑在雲霞。

周王仗黃鉞。自謂將天威。孤竹兩君子。采薇旁笑之。豈徒驚世俗。趨死乃如歸。周衰楚蒙吏。快辯多文詞。

高言毀二子。至與盜跖齊。夷齊固齊聖。于道豈無知。輕身立世教。爭奪尙如斯。

江湖有潛鱗。頗厭沮澤湄。竭來游滄溟。矯首觀宇宙。是時三神山。忽限巨鼇首。奔波走仙聖。龍蜃紛格鬭。

重淵沸日月。萬類錯昏晝。掉尾歸去來。蓬巢以爲友。

衆聖演世教。金仙獨圓成。徒緣異形範。乃復遭譏評。幽居覽物化。且復究吾形。損書守寂寞。萬化歸無生。

治疾須靈藥。爽然疾有瘳。因茲涉方書。仙聖或可求。豈疾乃可治。而生不可留。吾將飛五金。息駕于蓬邱。

懷王棄屈子。憔悴楚江湄。終然葬魚腹。終古耀文詞。千年洛陽客。作賦不無譏。謂當棄之去。覽德乃下之。

君臣本大倫。當以恩義持。如皆輕合散。是與塗人夷。豈均豈願沉。深意實在茲。傳懷終泣死。何亦拳拳爲。

微陰兆九地。萬木方滋榮。微霜初可履。回首陽泉冰。秦王按劍日。豐沛赤精生。光輝能幾時。日中月已升。

達人知其然。居世忘驕矜。彼哉兮眦子。志氣易滿盈。

處世三不遇。放歌歸去來。林臥覩太初。悠悠付一杯。扶搖震雲海。三山安在哉。金丹或可學。他日出塵埃。

蒼鷹初化鳩。未忍望擊搏。照水或見形。乃見悔其昨。麗戎有奇女。遭虜常涕洟。改服登晉宮。更恨來石遲。

變化驅念慮。丈夫或有之。貧賤於懷寶。富貴乃無奇。

繰絲未緣魚。有絲生網心。弦木以爲弧。鳥獸不安林。大鈞本無事。物類亦愔愔。誰令一機駭。萬變起相尋。

焚木豈入火。棄沙非外金。如何巧詐子。尙欲嶮而深。

晚春獨酌有感

春晏巖谷秀。喬木環我居。引此西澗泉。圖圖漱我除。危橋跨方池。脩竹萬有餘。人間午陰靜。扃下驚游魚。

清風掃我堂。吏案無文書。手携金仙經。諷誦自卷舒。身閑去道近。地僻與世疎。何須綬巧頰。搖曳王門裾。

誰謂我無友。蕭然山谷間。脩竹乃佳客。淸風如妙言。攝彼林間筍。致酒方池邊。惟時春服成。花葉猶斑斑。

月出我已醉。扶歸不知眠。洒然中夜醒。起聽西澗泉。世累乍去念。放歌心浩然。功名付長嘯。持用樂目前。

糶官粟有感

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若貧。兼幷閉囷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吾民。

坐視旣不可。禁之益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源。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將離柯山十月二十七日

去此定有期。逝將泛扁舟。千里須聚糧。尙復少遲留。雖有隸因籍。聊喜脫遐陬。問我行何之。岱宗古東州。

念我所居堂。蓬茅委荒丘。西窗兩芭蕉。誰見春萌抽。園梅粲已發。明掩懶重游。今晨一長歎。離思浩難收。

硯盜之南山

窮冬策羸馬。祇役走南山。原野勢忽盡。並溪屢回灣。列石如牛羊。流泉鳴佩環。兩峽忽壁立。仰失團圓天。

淺澗凍欲絕。屐冰冽我泉。躋攀越前嶺。危石萬丈懸。衣薄近翠壁。雲低上層顛。谷深日無輝。地絕風更寒。

百里不逢人。我徒互悲歎。但見女几峯。萬尋戈劍攢。淋漓鎖冰雪。冷射狐裘穿。日暮投主人。茅茨起孤烟。

燃薪不計束。未解手足攣。主人前致辭。聞官來苦艱。我答豈得已。王事不可閑。饋我脫粟飯。殷勤爲加餐。

山家無酒肉。蘿蘼味亦甘。月出萬嶺光。夜歸霜滿鞍。迴視所歷途。猿鳥應愁顏。暗想酸兩股。夜眠驚夢魂。

人生亦可貴。何事戀微官。

冬日自福昌之澠池

翠崗洛陽西。勢若海浪翻。連嶺起我左。層阜當我前。朵如獸騰突。縷若蛇蜿蜒。外高陟縹渺。卻下逼重淵。

老崖忽中斷。俯視毛骨寒。百丈未見底。立乇如巖巒。登高望四垠。目斷無平川。崩騰萬馬拏。出沒相後先。

雖有貔虎軍。顚步安得前。我觀絕塞處。塊士萬雉堅。崤澠自古險。秦人有重關。信哉天作固。扃鐍誰敢干。

時平戰伐息。地闢村落閑。堆阜何茫茫。耕桑莽相連。平生喜壯觀。弔古重悲歎。山川只自爾。興廢何多端。

宿峻極下院

天寒蒼山高。野寺在山巔。長林繫我馬。古屋留客宿。夜巖陰風豪。達旦號古木。夢爲神仙遊。境界脫塵俗。

平明出戶望。曉日在巖腹。冰霜刮昏霜。萬丈攢翠玉。山行日已久。常苦見未足。猶同賢者處。愈久愈可欲。

傳聞峻極巔。千里如在目。愧爾巖上僧。窮年玩幽獨。

下嶺

陰風吹我衣。左右人石壁。石色寒更青。蕭蕭響枯櫟。深行方慘淡。路盡兩崖闢。羣山忽然來。千里平若席。

莪惟東周壞。氣象雄萬國。山河拱別都。自古帝皇宅。轘轅天設險。坐制萬夫力。周公卜遷鼎。彼肯事無益。天寒僮僕愁。歲晚霜露逼。緬思垂堂戒。攬轡三歎息。

初離淮陰聞汳水已下呈七兄

朝離淮陰市。春水滿川平。依依道邊人。送我亦有情。千里積雪消。布穀催春耕。人家遠不見。柳色烟中明。輕舟鳴榜子。野靜遙相應。連網斂潑刺。嘉魚飽南烹。平生晤謨歡。促膝聯弟兄。相逢古難得。白髮老易生。檣烏飛更北。汴柳綠相迎。從今淮山夢。卻在鳳凰城。

次韻七兄龜山道中

連山赴靈龜。石脚疊如積。巍峨黃金刹。負此龍背力。孤舟繫東風。淮雨暗春色。朝來一悵望。別此巖下石。危檣鼓帆腹。輕櫓跨浪脊。林分岸忽盡。鳥去天未極。遠游快新矚。勝事旋陳迹。悵此故里違。塵纓何時息。

龜山水陸院

院靜步柏影。庭虛聞塔鈴。遶龕香像淡。古榜金青熒。山背負華殿。淮身朝廣庭。簷花龍護法。梁棟神扶傾。緬懷開山人。天眼照塵冥。一菴極施集。百塔神鬼驚。支祁萬古穴。石老深潭清。坐令金仙力。鎮此水府靈。我來望春野。高閣近青冥。白髮老比丘。俯僂困逢迎。豈無世外人。燕坐守無名。重堂百僧會。合有菩薩行。平生一鉢意。長歲百慮更。狂遊不知返。勝地念浮生。

曲河驛初見嵩少

我行日益深。所遇日益好。森然過絕壁。慘淡石色老。層峰乍崩奔。峻峽忽開導。清溪瀉兩間。淺瀨浮水鳥。縈紆石路窄。構架野橋小。娟娟翠篠寒。時見木合抱。危亭偶平曠。是日見嵩少。峩峩重雲外。傲睨插蒼昊。坐令羣山勢。淩轢困籍蹈。平生忽俗事。丘壑情所好。無謀苟自給。薄宦廢幽討。豈無幽棲士。顧我林下笑。會當採芝去。富貴曷足道。

秋懷十首

西風吹前林。壯士中夜興。感此歲月晚。白髮來無情。少年讀詩書。意與屈賈爭。口談霸王略。銳氣虹霓橫。天衢白日開。致乇陵升騰。豈懷富貴念。但愧稷契朋。栖遲客淮海。憂患相縛嬰。憔悴消壯氣。飢寒費經營。心期與外物。易失常難幷。蕭條爲斗粟。貧賤洛陽城。我生亦有命。榮辱復何驚。但驚歲律遒。慷慨懷平生。呼兒致濁酒。長嘯視青冥。醉爲梁父吟。吟終誰爲聽。

又

飄風激浮雲。飛雨來若注。絺衣還新涼。感此歲云暮。高堂有華簟。坐覺顏色故。人情隨炎涼。興廢一何屢。鮮□中庭菊。華葉日敷布。可憐搖落中。爾獨傲霜露。宦閑隨□念。歲晚無歡趣。惟與青山期。晴明躡芒屩。

又

夜靜四聽絕。蟋蟀鳴我堂。知時爾雖早。嘖嘖覺何傷。西風肅萬木。百物皆摧藏。爾豈不自得。悲鳴戀中腸。寒衣已在杝。紈扇委空牀。豳詩嗟婦子。入處謹風霜。而我獨何成。遠遊悲異鄉。出處兩無策。感時空慨慷。

又

歲暮無所爲。官閑聊飲酒。家貧乏肴果。擷蔬不盈手。要歸一醉爾。甯復計薄厚。頹然几案閒。穆散忘宇宙。古來痛飲人。可是耽醇酎。由來困寂寞。聊此娛昏晝。紛紛眼前物。泯泯胸中垢。當其暫忘去。快若免介冑。蕭蕭風入簷。皎皎月當牖。歌罷興已闌。感歎還搔首。

又

蟲鳴一何悲。竟夕不能已。缺月能幾何。光輝還暫爾。青燈照牀帷。解帶偃背寐。勞勞隨朝日。既夕聊此憩。是非競賢否。榮辱爭賤貴。紛然無時停。膏火互煎沸。區區竟何有。俯仰終一世。癡兒自矯玩。達者已高逝。無營謝巧機。咋舌笑愚嗜。猶須多貯酒。遲暮聊卒歲。

又

西風播黃葉。零落委我前。閉門無來客。空牀過午眠。牀頭亦何有。狼籍古人編。琳瑯巧言語。照輝後世傳。餘榮更何恃。朽骨但茫然。悲哉事無益。辛苦勞生前。嗟我方病此。詩書費雕鐫。知恐不自已。既痼何由痊。霜梧夜槭槭。寒菊朝娟娟。胡爲不飲酒。戚戚愁吾年。

又

悠悠春與秋。泯泯朝復夜。濟時無遠圖。謀食阻高謝。茫茫兩不可。默默私自咤。疎蕪無悅音。失路有迷駕。孟軻竟迂闊。樊子欲耕稼。古人不吾待。子子欲誰舍。詩書頗完緝。官事幸休暇。聊從心所樂。此外曷足藉。

又

原野日遼闊。南山疎亭亭。夏雲斂氛翳。秋木呈疎明。幽居苦不樂。展步乘朝晴。嗟我無羽翼。何由躡崢嶸。神仙雖誕謾。可以忘俗情。乘桴古亦有。况復凌滄溟。浮生既有限。散誕煩冠纓。黃精若可採。高揖吾其行。

又

秋風從西來。百草隨委棄。如何中庭花。粲粲濯朝露。雖懷遲暮感。獨秀亦云異。炎涼各一時。豈必桃李貴。遲功有暮祉。銳進或先退。由來一氣耳。瑣屑何足計。

又

吏散門寂寂。蟲鳴夜沉沉。素壁上明月。涼風搖樹陰。悲歌忽不愜。感歎涕盈衿。寫此牢落懷。默坐彈鳴琴。俗耳不好古。古人已非今。悲哉曠四海。子子無知音。

上元家飲值文安君誕辰

新正值家節。時雨霽良宵。林坰敞梵刹。香烟靄白毫。士女傾都出。夾路輪蹄驕。誰能衡茅下。寂寞守無聊。載御芳蘭饌。無辭玉色醪。況值私庭慶。祝壽比蟠桃。

初冬偶成

清商忽已謝。環堵稱清冬。今晨起何早。肅氣凄房櫳。繁霜凜欲結。霽霧迷長空。理畦曉蔬盡。收巢高林空。六年淮陽客。歲歲風景同。吁嗟吾老矣。撫事思無窮。

寄集節二首

陳侯氣飄飄。誰敢易揖酌。俊如搏風鷹。清如啄霜鶴。高懷洛俗事。見者初駭愕。須臾發其有。珠玉隨洒落。浩然謝畦畛。誰不愛而樂。論交嗟我晚。玉手未暖握。別來星一周。庭竹再飄籜。洛陽誰知子。恐未免寂寞。崢嶸胸中氣。誰與發其鑰。知心古所少。獻厚報或薄。與懷每念此。中夜情抱惡。雖然千金璧。豈得常在璞。山城一尊酒。子去誰酬酢。高歌遺我思。長嘯覩寥廓。

北風號空庭。山雪暗急霰。是時我與子。傾蓋初相見。相逢兩恨晚。語能寡復數。明燈照紅爐。杯酌方爛漫。劉公摩霜鶻。氣若初捷戰。寘我兩人交。深杯手持勸。縱橫恣談笑。一醉便促旦。想子病酒容。蓬頭不能飯。那知會日少。告別不容戀。出門送子歸。慘若失侶雁。終朝或不語。妻子怪相問。別來三得書。日月去如箭。粟何在何處。山川浩千萬。吾將理南棹。遂我江湖願。兩如隨風雲。那復計聚散。遲君秣驪駒。別我過窮縣。

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二

五言古詩

食杞

江皋春氣足。佳杞蕃新苗。老枒飽霜露。餘蓬發柯條。青青被修□。□若綠空壕。僮歸必盈筐。一杯勸爾勞。神農不吾期。夸譽何忉忉。堅筋及奔馬。瑩目察秋毫。餘功補陽幹。清利勝董椒。老麗天隨翁。空斧無脂膏。假成貧爾薦。長對顏家瓢。

在告家居

朝日入寒屋。春風已復來。老子朝睡足。悠然有好懷。冬溫抱微疾。亦不禁酒盃。悠悠三酌後。徑使牢愁開。憐我以貧賤。我心如死灰。誘我以富貴。我視如塵埃。以此行世間。何往願不諧。呼奴具鱭脯。蔬果粗安排。缾中幸未燥。不醉何歸哉。

臘月十八日蚤苦寒與家娟飲

寒夜不可旦。老雞鳴苦遲。起與出戶視。風折山樹枝。著愛堂東梅。冽寒亦弄姿。夜來月中影。窺我讀書帷。中庭石井欄。晨汲氣如炊。今日復何事。環佩聯冰澌。鹽罌有芳醇。庖舍具鮮肥。地爐熾新炭。三酌對山妻。

余謫居齊安寓郡東佛舍而制不得逾歲今冬遂移居因遣秬稭料理新居作詩示之

孟冬寒氣至。北風羣木衰。微霜墮簷瓦。老客臥先知。二年蕭寺客。巾屨忽復移。誰令簡書畏。易此鷦鷯枝。冥冥造化中。毫釐陰有司。念此雖細事。亦非人所爲。東窗頗明爽。洒掃吾遨嬉。濁酒爲余辦。勿使歎空卮。

自乾明移居柯山何氏第令秬稭先葺所居

吾居最易足。容膝便有餘。平生一畝宮。游宦乖所圖。謫官求便文。僦舍柯山隅。灑掃勤汝力。眞成野人居。棲鴻媚夜渚。待旦志在塗。栖遲聊復爾。本不計豐娛。惟此東窗下。可以陳圖書。三酌便陶然。何者爲吾廬。

十月十二日夜務宿寄內

夜寒散老人。展轉睡不足。長年怕爲客。況此空齋宿。咿喔度雲雁。瑟瑟受霜竹。凍被冷如植。未覺重衾燠。天明起盥櫛。淡日初照屋。寄聲家具酒。買魚烹雁鶩。

遷居羅漢潘邠老昆仲比以火鬱相見殊闊作詩調之

畢方逐未去。里巷時狂走。念君簞瓢外。顏室空無有。誤憂黎元謾。烜赫驚戶牖。我雖厭遷次。寒突黔已久。平生昧奇字。安得君載酒。

東園

浮雲蔽亭午。白月成蕭森。餘涼入坐隅。蕭洒散煩襟。孟夏愛吾屋。秀木成佳陰。衆果頗已成。永日鳴山禽。杖屨時亦到。逍遙忘滯淫。舉頭天雨霽。落日低遙岑。

步蔬圃

荒城繁草木。落日下牛羊。巍亭俯蔬圃。秋物半青黃。敢愛雄雞冠。殷鮮如激昂。黃葵貴且麗。薄夜掩其房。低篁掩蟋蟀。枯草巢螳螂。蒂落中畦瓜。垂實半老蒼。深行亂飛蝶。時亦擷芳香。況復攜嬌子。笑言何樂康。歸溪踏新月。到家燈燭光。田園與偶勤。疎懶意何長。

步下四望亭至東坡柳遷訪邠老不遇

北下四望嶺。南山中曠平。縈紆蟠遷術。逶迤分溝塍。林間樵汲路。墻外牛羊鳴。落景急晚春。淺泥聞耦耕。餘紅猶落蕊。高綠或亭亭。柳間見衡門。敞屋何崢嶸。主人掩關去。春蕪空復青。論文挈兒曹。得句懷友生。安得輞川翁。畫此十幅屏。

上巳日洛岸獨遊寄陳永甫

風雩感賢游。嘉節偶乘興。人稀好鳥語。麥秀春野靜。澄波漾清洛。游子渡明鏡。南山夜來雨。雲日淡相應。解鞍憩高柳。覽物動新詠。優游徒侶喜。豐熟蔬果盛。官閑省文檄。俗古少喧競。乘閑輒獨游。茲焉樂吾性。

渡洛游三鄉書所見

重雲蔽南山。遠見山雨白。我行山之北。便與雲雨隔。西風來如奔。零亂雲物拆。驅除信果決。霢霂絕餘滴。收雷如歸師。踏轍度南磧。羣峰湧地出。掀蕩無留碧。暮投三鄉寺。落日在東壁。鐘鳴高閣晚。野逈見歸翼。還家晚川靜。秋月未生魄。聊資覽物態。應用慰行役。

游白馬寺

秋林轉層崖．步踏落葉響．森森夾路竹．矗矗羽林仗．精廬隱深塢．門啓臺殿敞．纍纍霜果縣．落落寒木壯．
房深燈火煖．縱飲頗酣暢．山寒夜已深．嶺白月微上．天明寺南去．幽路險而昉．林分逕忽斷．淺見闊逾丈．
崩奔被澗石．大小非一狀．丸丸列囷廩．落落排甕盎．鳴泉走石罅．聯絡弄清漲．陂頹競飛漱．泒瀉或平漾．
舉行命朋儔．困息植吾杖．沿松見奇巖．石盤侑朝餉．深行耳目靜．齊險誰復讓．塞聯老木陰．曖值丹崖曠．
秋暉墮平野．暮鳥啼青嶂．徜徉未知返．欲去意先愴．膏粱與薇蕨．美惡隨所尚．當其兩自得．腹滿絕餘望．
乃知山林樂．豈爲隱者安．況吾不事事．枯槁理則當．追追施仁義．此固聖賢量．我自狙獮徒．疎頑安可強．

獨遊崇化寺題觀音院

默默苦不展．駕言陟崇崗．人遠塵氛息．高門開寶坊．華旛敞虛殿．喬木護修廊．閑庭引幽步．假息得茲堂．
惟時炎火衰．清秋朝暮涼．窗虛竹色靜．風遠松聲長．遙山露雲表．遠水連天光．獨遊不自得．遐眺有餘傷．
留滯感華歲．登臨思故鄉．言歸日已夕．月出林蒼蒼．

宿鳳翅山懸泉寺

秋山晚景涼．幽路轉石壁．稍知步武峻．漸與雞犬隔．層崖恃我西．懸瀑垂百尺．崩騰搗重泓．晝夜碎珪璧．
天寒行已深．嶺轉客轉息．最愛下山泉．涉瀉馬蹄側．重門敞幽寺．臺殿忽開闢．野僧三四人．披衣出迎客．
陰陰脩竹靜．下有神龍宅．泓澄一畝泉．黯黯萬古色．翛然改瞻視．異物如不隔．蕭蕭毛髮疎．佇立動神魄．
雲低秋天陰．木落山日夕．房寒燈火青．夜久人語寂．通宵淡無夢．起望曉天白．山川接周韓．清洛去不極．
我無軒冕意．野性自夙昔．塵埃阻幽好．奔走愧謀食．偸閑到丘壑．便欲老泉石．君有在籠鶴．豈願鬻六翮．
將歸山復止．既去緩吾策．寄語山中人．行當蠟雙屐．

病瘉登舉暉樓

沉痾幸蕭散．登覽慰無聊．江南春尚早．餘雪冒山椒．野梅臨風謝．溪澌映日消．晴林鳥聲樂．幽野水文搖．
新年人意樂．初喜物華饒．共理慙良牧．無政裁風謠．

登雙溪閣

清溪浮天光．北騖而西折．羣山合沓來．斷作青玉玦．中圍萬家邑．簫鼓樂芳節．仲春卉木麗．紅綠晚明滅．
重樓壓城角．高眺俯木末．川雲斷還續．谷鳥鳴復歇．興闌未能返．留酌待芳月．

淮陽

淮陽古帝墟．鄙夫少所遊．最愛城西路．槐檜拱高秋．城下古濠水．□澄泓不流．嗟哉始封君．千古留一邱．
西風羅新兔．魚鮭亦易求．秔穗如垂珠．松林風颼颼．異鄉仍謫官．一步九回頭．何時守一廛．白首自鉏耰．

新開北原

山深草木多．春夏廢翦剔．北原有高溪．經歲不躡屐．陰根走重險．飛蔓密如織．交柯不容鳥．老榦頑若石．
由茲廢登眺．幽致莽蕭瑟．杖藜每獨往．駐立爲歎息．窮秋九月衰．霜過萬葉赤．北風始驅除．蒙翳遭搏擊．

乘時集吾徒．斤斧必謹飭．攀緣窮翳伐．上下恣搜剔．霜芒落勁節．巨劚剖堅植．蛟龍脫鱗鬣．犀兕遺骨革．
新蕪不足道．椽棟固委積．紛紜一日勞．既暮岩數闢．寒篁露幽翠．佳木呈秀色．高臺忽平敞．快步失荊棘．
巉巉女几峰．次第見晴碧．遙村暮煙合．烏鳥寒寂歷．縱橫目前景．指顧歸咫尺．茲焉遂忘返．漸可攜尊席．
人間有能事．功效在勤力．惡深當痛治．穢盡善斯得．經年滯窮谷．庶以娛朝夕．題詩寄初終．撫事心有激．

春遊呂谷訪李長吉故居

連山忽中開．研若敞雙戶．清泉瀉中間．行子並溪去．蒼崖左右壁．田壠亦碁布．渠流漲春漪．鳴澗轉芳嶼．
雞豚見茅屋．負檐隱微路．竹塢藹青葱．花岩被紅素．仲春雨新斂．晴日破氛霧．南山當其門．列嶂儼環護．
深行不知厭．捨馬時獨步．欣然耳目愜．遂我麋鹿趣．朝隨浮雲來．歸帶月中度．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

寄題何戢秀才琬琰堂

幽人樂淇澳．不與世相聞．獨攜千卷書．過於骨肉親．辛苦作室堂．插架如魚鱗．時時體不佳．一遇千載人．
山川兵火後．城廟金石存．消磨餘紙墨．幻滅去無痕．功名但如此．知子道可尊．不適世一毫．以全與其身．
包醜傳黛蒼百態售笑嚬．誰能雙蛾眉．閉戶自貴珍．鄙人有夙尚．願與幽侶敦．他年抱健犢．聰聽入蘇門．

讀管子

夷吾相桓公．豈復偶際會．觀其平生心．身已有所委．天方困生民．弔伐實在己．求居寓所欲．糾與白等耳．
堂堂東海邦．內政謹疆理．南荊北達燕．玉幣走千里．仲尼免左衽．自以身受賜．孟軻聖之偶．非薄良有謂．
彼狂後世儒．詆毀恣輕議．嗟哉不量分．詎解聖賢意．區區彼商鞅．操術良非是．爲法昧所從．以身受其弊

讀杜集

風雅不復興．後來誰可數．陵遲數百歲．天地實生甫．假之虹與霓．照耀蟠肺腑．稱其富貴樂．激使事言語．
遂令困飢寒．食糲衣掛縷．幽憂勇憤怒．字字倒牛虎．嘲詞破萬家．摧拉誰得禦．又如瀉天水．決洩得神禹．
他人守一巧．爲豆不能簋．君獨備飛奔．捷歸兼駿羽．飄萍竟終老．到死尚爲旅．高才遭委棄．誰不忿且怒．
君乎獨此忘．所惜唐遺緒．悲嗟痛禍亂．欲取彝倫敘．天資自忠義．豈媚後人覩．艱難得一職．言事竟齟齬．
此心耿可見．誰肯浪自苦．鄙哉淺丈夫．夸己詆其主．文章不知道．安得擅今古．光焰萬丈長．猶能伏韓愈．

石曼卿三佛名大字

石公神儁狂．脫落隱詩酒．餘情到翰墨．落筆闢宇宙．崢嶸龜山殿．風雨梁棟舊．煌煌三佛榜．鐵柱貫金紐．
開張宮室正．渾實山嶽厚．井水駭龍蹤蜿封觀驟驟．欲知兮毫初．一醉盡數斗．墨池旣作筆．神運不知手．
從容解牛際．蕭散善刀後．古來精絕藝．所貴神氣守．嗚呼渦水側．爽氣一培塿．微工付浩劫．念此終銷朽．
乾坤一大幻．妄計金石壽．惟有寵中人．吾生茲稽首．

臥病讀韋蘇州詩呈无咎

閑官無吏課．未午省中歸．端居屬微疾．偃臥度秋暉．書帙紛几席．減殺亦清羸．庭花敗風雨．晚蝶弄餘姿．
懷公天津語．夢起江湖思．高秋挾樵檣．一與水神嬉．上去觸檣闕．奮飛有繫維．令人歎髀肉．消盡定何爲．

喜寶積智珍道人惠書偈

南山老禪翁。白淨如水月。我初發親近。解此凝腦結。十年歸故里。父老半存滅。逢師百如舊。才若旦夜別。故知靜能久。豈有火中鐵。致身煩熱外。與世作冰雪。窮秋長安巷。客子送書札。龍蛙不同趣。掬海救其渴。平生笑謀食。中路頗顛躓。猶如伏轅鹿。野性終跳踉。觸塗惟欲睡。過眼時一噱。摩尼本無瑕。塵垢終窶豁。

讀太白感興擬作二首

瑤姬上帝子。天日與晶光。萬古巫山中。玉顏照秋江。世界一培塿。誰知楚襄王。宋生底蟲蛆。妄以己意量。

我無世上心。乃遊不死鄉。與爾等愛惡。朽枯終一藏。陳王本無賴。少與美人期。蛾眉作穢血。蟲鬼尙何知。乃復結綢繆。佇車心傷悲。幻滅猶欲取。哀哉一癡兒。千年化異物。雙作鴛鴦飛。終然隨大化。飄蕩今何之。

讀唐書二首

隋文方混一。自謂垂無窮。安知房之喬。拱立待其亡。哲人妙觀世。俗慮固不長。我知蒲柳衰。甯待遇風霜。奇姿終英發。起騎龍鳳翔。巍巍貞觀績。千載配虞唐。

二張挾夔龍。聲勢各滔天。蛇鼠依城社。自謂終千年。天道惡滿盈。五龍忽騰騫。斷頭誰救汝。猳豚尸道邊。擊狗不擊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敗謀豈非天。

睡起效韋蘇州

睡足起無事。閒扃步中園。中園復何有。花草藹已繁。飛紅被行路。山鳥時一喧。時雨副耕稼。農事起郊原。仰欣天時好。俯驚歲月奔。自憐栖遲者。守寂沒亡言。

飲酒擬柳子厚

澤國多水氣。日西春尙寒。窮居無樂事。且復開清樽。一酌召和氣。三觴失愁顏。百變如崩雲。天地爲我寬。采采中田杞。愈食仍甘滄。登盤自有味。何必盛炰燔。

何斯舉惠酒

孟夏飲燒酒。窮居豈致之。扣門聞好語。出應自披衣。雙榼儼在門。使者前致詞。斂衽受嘉貺。敬此旨且時。且喜暑不燥。安得計清漓。但恐昧奇字。令人愧鴟夷。

文周翰邀至王十元園飲

朝衫衝曉塵。歸帽際夕陽。日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心疑長安人。一一如我忙。城西有佳友。延我步閑坊。入門見主人。謝客無衿裳。蒲團烏皮几。密室留妙香。門前佳木陰。堂後羅衆芳。飯客炊雕胡。旨酒來上方。盈盈雙鬟女。身小未及牀。執板歌一聲。賓主無留觴。嗽井消午醉。擣花坐晚涼。主翁塵外人。三十辭明光。閉門自灌園。種花見老蒼。有才不試事。歸臥野僧房。知君非徒然。顧我不能甚。始知同一國。喧靜自相忘。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何惜君馬蹄。坐令風雨狂。

寺晚

春寒掩古寺。遲日轉修廊。古殿流塵暗。空庭碧草芳。中有揩筇者。非醉亦非狂。謫官滄江上。已換一炎涼。

春來不出門。蔬飯守禪堂。不知門外花。風雨知在亡。興來時展卷。睡足自焚香。清吟嘗旨酒。疎懶味何長。（余方止酒。）

辛未立春

彩勝耀朝日。歡言立新春。朝陽披宿靄。頗覺天地溫。蔬盤簇細甲。相勸御芳辛。誰云冰霜底。微綠還陳根。我居雙老槐。對聳蒼龍鱗。歲窮益慘淡。何以慰老人。

三更

三更月暈合。定知明日雨。開門已蕭颯。寒氣侵庭宇。東風變淒凜。閉戶思室處。賴茲尙有酒。細酌供燕語。斗杓行指卯。雖寒能幾許。惟應園林好。新萼千花吐。

正月二日探春

青春來幾時。臘雪消未已。蒼茫陳根中。新綠已映趾。商風變冰霜。和氣從此始。青芒綴蒲柳。紅粒粧桃李。融泥發新陽。暖日動生意。經年不窺園。偶此攜婦子。提筐擷野甲。若苦寒蔬美。新年酌壽酒。佳節聊燕喜。優游自有趣。朝市苦多事。閑暇不易求。甯須歎留滯。

端居

舍東日初上。堂南雪已消。鳥聲弄新霽。春風動柳條。學道心未降。端居生寂寥。佳人不可挹。芳物爲無聊。夕扉還自掩。孌月已翹翹。黯黯長安夜。愁思悵迢迢。

又

餘寒養老木。慘淡氣未平。王國富車馬。士女競新正。風埃息九陌。紈綺豔重城。燈稀夕煙重。斗轉夜寒生。倚楹復何待。依依空復情。

四月之初風雨淒冷如窮秋兀坐不夜堂

東君已成歸。風雨爲之殿。夜來柯山溜。深射灾百箭。可憐東園花。收拾無一片。關門不能出。遲滑那得踐。還歸酌卯酒。佐酌有葵莧。重思理貂裘。未月愁紈扇。

又

風雨四月初。正作窮秋寒。朱明方更候。陰沴時相干。陰陽天自使。寒暑無必然。玄冥與祝融。政事誰得專。江鄉累歲飢。一飽望今年。不知誰不仁。探喉奪其飡。柯山窮老人。方著愁衣單。似聞林筍立。矗矗戈戟攢。但知飲美酒。折取共朝盤。

夏夜

一雨洗空曠。肅然天地秋。陰陽有至信。殘暑逝不留。中夜事忽變。西風延蓐收。雲雷西北來。瀰漫布九州。萬生息惔焚。我疾亦已瘳。起哦不待曉。暗步禪堂幽。落月傾屋西。候蟲鳴不休。坐令百感集。歲晏此淹留。

十月七日晨起

山鷄鳴曉晴。寒日在蓬蓽。老人欣然起。搆火溫小室。室中空無有。掃榻對像佛。還觀舊文字。塵土暗編帙。

一杯徑就醉。四體寒若失。隔簷即山麓。寒木鳴瑟瑟。江民旱累歲。流冗東就食。蚨蝗食陳麥。千里無草色。
客來談世事。聽賓語千百。客去深閉門。頹然無我責。

衰荷

衰荷有餘姿。秋水清更急。木落天宇寬。庭虛山氣入。寒魚漸受釣。野果晴可拾。幽居無餘營。但與山水習。
濟時無良謀。戎陳畏戈鈒。端坐閱歲時。多慚微祿及。

入伏後三日

老火熾而焰。端能流弱金。清秋有微警。西風生薄陰。日中無停暉。俛仰忽已沉。齊紈不足玩。流景逝駸駸。
盛衰衛獨行。中具密相尋。蓬茅有佳處。亦足慰人心。

長暑不出

赫赫三萬里。共煮一鼎湯。蓬茅數椽尾。何處有清涼。惟有攝心坐。想此眞道場。清虛無一物。焚灼不能傷。
自我知此趣。兩脚不下堂。人皆笑我拙。我亦笑人狂。

夏至

長養功已極。大運忽云遷。人間殊未知。微陰生九原。殺生忽更柄。寒暑將成年。崔巍千尋樹。安得保芳鮮。
幾微物所忽。漸進理必然。逝哉觀化子。默坐付忘言。

庵東窗雨霽月出梅花影見窗上

山頭冷月出。射我幽窗明。屋東有新梅。寒影交疎櫺。暗香不可挹。彷彿認繁英。耿耿終無言。依依如有情。
恍疑姑射眞。仙歟下我庭。姮娥曉西去。滿樹晨霜清。

疎梅二首

疎梅落寒晴。高柳暗春夕。低星上蒼寒。遠鐘韻澄寂。頗私朝市間。更得閒闃僻。且復能經過。深泥沒馬臆。

又

我貧受寒欺。帖帖爲不出。積雨遠市聲。幽居近芳物。時禽過我柳。清喙勤鳴瑟。客去門復扃。低參映林沒。

黃菊

黃菊出荒歲。搖搖顏色好。芙蓉不能霜。敗裂不自保。君子與小人。於此見其操。最憐所種蔬。根葉依畦老。
朝餔充盤飱。滋味不枯槁。雞鳴鄰里靜。老子起常早。呼童速沽酒。無使尊中燥。

次韻錢大尹公庭種菊

人才困齊量。能尺不能咫。誰知錢京兆。獄訟閒書史。平明吏擁堂。過午掃階所。風威變姦傲。應若度淮枳。
清秋勸高興。庭菊粲可喜。栽培豈無情。收拾自棄委。客來擷芳秀。歲晏聊爾耳。新涼一尊酒。九日意在彼。
平生經濟手。張趙一泥滓。何必湌落英。離騷對蘭芷。

堂下幽草

烈日三萬里。所至壞金石。嘆哉庭中草。獨不改佳色。日中雖暫萎。晨露發鮮碧。深根通九地。變化有微測。

應知一氣移。不得常炎赫。

詠雙槐

花開水可憐。朵色不堅久。譬如玩冰雪。隨執隨去手。可悅則生愛。愛滅惱隨後。美好稱不祥。此語端易究。
中庭兩蒼槐。老枿獨晚秀。殘春餘十日。萬葉舒欲覆。森森翠羽蓋。植立分左右。波濤起風夜。帷幕護炎晝。
其榮無可悅。其衰亦何咎。欲攀無足玩。欲擷無足嗅。泊兮初無情。淡也故可守。病來捐衆嗜。味道有眞覯。
寄言兩蒼翁。請與汝此壽。

大檜

高檜百餘年。其大數十圍。修柯遏雲日。老枿干虹霓。嗟爾擁腫材。大匠已見遺。何人失窮伐。養此頑鈍姿。
夏葉穴蟲蟻。繁柯蔽涼颸。寒霓烈風怒。號白陵冬曦。鸞鳳不女巢。所藏鴟與鵶。吾甯愛彈射。念爾不□宜。
蟠據起牆尾。斧斤諒難施。去惡不愼微。旣成安可追。

竹

自吾居山中。默默無與歡。朝晡誰相對。賴此青琅玕。堂東一畝池。遠分西澗泉。蕭蕭一萬竿。結根護池堧。
婉婉翠鳳凰。舞風照淸瀾。微飆自天來。新佩鳴已喧。王子骨已朽。後來豈有賢。諒非聾與盲。敢慢回鬼鑾。
灌溉養春苗。芟除去其繁。終日淡相對。俗車無至門。

石竹

眞竹乃不華。爾獨艷穠春。何妨兒女眼。謂爾勝霜筠。世無王子猷。豈有知竹人。粲粲好自持。時來稱此君。

乞竹贈邠老

與君共一山。修竹居其間。義當給兩家。潘子不得慳。帶甲十萬夫。不戰終日閑。辱使支敵處。令我愧滿顏。
代竹爲洗竹。義取洗盆繁。乞我萬之一。令君風月寬。裒多以益寡。天道自古然。詩成復自笑。詩禮賛儒姦。

理東堂隙地自種菜

幽居無一事。隙地自畦蔬。秋雨忽甲坼。青青千萬餘。江鄉盛菘芥。烹咀亦甘腴。豈惟供晨餐。庶用備冬葅。
桓桓左將軍。英氣橫八區。邂逅無事時。弛弓曾把鉏。矧我放逐者。終年守敝廬。諒非勤四體。寓意以爲娛。

種薤

薤實菜中芝。仙聖之所嗜。輕身彊骨幹。却老衞正氣。持錢易百本。僻處多隙地。雨餘土壤滋。栽植勤我隸。
今年時澤足。灌溉免遠致。朝畦已芬薦。零落發鮮翠。嗟余百不偶。六尺自知愧。雖甘老支牀。同顧詩闕世。
鬢髮入匕筯。美不儷藥栽。神農豈欺予。魏姥有前誌。（魏夫人有服薤方，致神仙云。）

春蔬

萓甲如刀圭。蔓菁未生葉。紫芥綠如指。蕪菁苗過茁。先生家四壁。食案稍羅列。芬芳芼蘘芥。所徹有餘啜。
公侯烹五鼎。一飽廚流血。神官計功罪。沉魄受陰殺。先生飽捫腹。萬事致頂屑。載覽損益篇。終古守斯說。

（此方爲蒸條爲集，疑非此集字。）

食菝葜苗

江鄉有奇蔬。本草記菝葜。驅風利頑痺。解疫補體節。春深土膏肥。紫筍迸玉裂。烹之芼蜜橘。盡取無可餟。
應同玉井蓮。已過猫頭苗。異時中州去。買子播根撥。免令食蔬人。區區美薇蕨。

七日晚同潘郎乘月到欒家觀鶴鬪石生羚羊角偶有之今早惠角一對良異是也吾藥遂成欣然作詩

昨宵風月好。攜手得吾人。南街訪老鶴。夜扣主人門。入門未相見。清唳已可聞。見我展雙翅。俛啄意甚馴。
防藥偶有之。初尙疑未眞。今晨墮我前。獲此萬里珍。（羚羊角出文龍州）披圖驗良是。入藥定有神。望玆以
試方。輔此老病身。嗟我天所窮。一事百苦辛。玆遊乃輒遂。造物良已仁。因歌遂成詩。往調柯山君。

食蟹

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乘。風淫爲末疾。能敗股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絚。
骨萎用蟹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
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俚說徒營營。

谷鳥

谷鳥有和聲。杖藜北園路。悠悠雪委泥。藹藹春浮樹。櫻包欲破紅。梅萼粉墜素。幸玆沉疴間。復此賞心遇。
晴陽山氣昏。積雨溪光露。四郊農事起。與懷田野趣。

晝睡

雨去天已秋。暑歸日猶永。聊爲清晝眠。度此亭午景。蟲鳴雞落晚。地僻鄰里靜。起坐晚聞鷄。虛堂無俗聽。
我非汲汲者。失腳陷機穽。天道不吾欺。玆焉遺朝暝。

十三夜風雨作暑氣頓盡明日與晁郎小飮

雨洗風掃除。老火不復燎。蘚蹊行正令。一夕清八表。衰骸困燒炙。魂魄始可招。東窗美一睡。燈火猗自照。
銀河西南注。促織近堂奧。歲晚我何爲。三觴醉清曉。

寄中山鶴

矯矯雲外物。本非世所馴。懷安敗爾性。乃與人相親。嘐然而長鳴。已愧鴻在雲。馬羈嘗受鞭。泉汲當辭渾。
豈無山中友。初不離鷄羣。雖無月支料。亦飽松間身。（陸魯望詩有鶴料）嗟我少學古。有道羞賤貧。至出不
自愛。蹉跎曳朝紳。一爲折腰趨。永愧植杖耘。時時猶高談。自喜未緇磷。寄語中山鶴。吾與汝知津。

四月一日同潘何小酌

今晨一杯酒。相屬送歸春。明年東風至。何處復迎新。懸知柯山下。猶作未知人。來事如者夢。未至難預論。
且使飮此酒。陶然付大鈞。

春日雜書八首

長安春雪消。天地一清潤。墻東風霜柟。新葉如奮迅。老懷輕歲月。榮謝置不問。平生兒女心。乘閒亦闚進。

徽芳觸鼻界。春意滿方寸。却嫌一缾鉢。事與花不應。出門逢一士。韋布汙塵土。延之升賓階。再拜色低沮。
問來何所欲。稀下說貧窶。其求升斗爾。我亦不能具。我窮與君等。粥不飽兒女。一事聊自賢。無求差勝汝。
年長心益衰。讀書常苦忘。當其欲談說。散墜挽不上。詩書非眞學。盡記未足尙。但憎心率眼。不爲謹守藏。
書多墨人腹。無乃與飯妨。何如粲然白。廣作酒肉盎。春風無形迹。貧舍亦時至。欲將桃李蹊。易此冰霜地。
朝陽屋角暖。岸幘散衿袂。跡來飭妻子。裘纊且飮費。那知事大謬。暮雪卷風至。單衣不得出。宛轉眠被袂。
亦知事不久。頃刻度匪易。四鄰同一歡。初不辨此計。天公擅萬物。與奪得自恣。如何倒寒燠。乃以命爲戲。
浮名一蹭蹬。萬事付莽鹵。惟餘田園心。尙欲學老圃。空庭春雪盡。平地滋膏乳。買花門前翁。栽插粲可數。
種之未浹日。晝夜風卷土。眞須學抱甕。敢信春必雨。編墻見蓁莪。氣欲陵棟宇。彼獨誰使之。時來遽如許。
明春正無情。乃發桃與李。若與有知者。風惡折蘭芷。是非一無與。任物自生死。德之因已愚。怨者亦豈理。
有圃畏不善。有用變不美。吾環堵翛然。于何生慍喜。昨日爲雨備。今晨天乃風。隄風謹自保。通夕雪迷空。
備一常失計。盡備力不供。因之置不爲。拱手受禍凶。當爲不可壞。任彼萬變攻。築室如金石。何勞計春冬。
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
昔聞古夸父。逐日沉虞淵。以日爲可逐。智固未足言。徒能出八極。撐突干雲天。當其憊且斃。更使兒女憐。
至弱敗至剛。水波乃飄山。誰能守此道。却斂以空拳。

感春

春郊草木明。秀色如可攬。雨餘塵埃少。信馬不知遠。黃亂高柳輕。綠鋪新麥短。南山逼人來。漲洛清浸漫。
人家寒食近。桃李暖將綻。年豐婦子樂。日出牛羊散。攜酒莫辭貧。東風花欲爛。

又

寒池冬不流。落葉寒泉罅。東風日夕來。春色到山舍。杖藜遶東溪。流水清可架。疊石引之來。潺潺到深夜。
平欄朝可鑑。倒影見亭榭。清風起修篁。翠鳥亦來下。天和人意舒。春暖景物姹。歌此濯纓詩。塵埃欲高謝。

又

致酒傍修竹。竹風吹我衣。臨觴曷不樂。感此盛與衰。昔我池邊柳。北風無完枝。春芽忽可掘。弱弱不自持。
榮枯兩相召。念此能幾時。要終必復始。惜我芳華委。自古無如何。悲歌欲何爲。聊進杯中物。日醉以爲期。

又

南山如佳人。秀色慰我思。微風從東來。清洛搖春漪。驅馬出門去。悠悠踏長堤。暖日麗花草。微雲渡南溪。
高郎者誰子。斷裂崗前碑。當年豈不偉。泯泯今誰知。老翁驅牛耕。墳草半已犂。功名但若此。達士觀如遺。
飮酒復飮酒。勸君無復辭。人生百無益。惟有飮庶幾。

又

長嘯視天壤。手撫白玉琴。一撫再三歎。誰哉知我音。翩翩媚俗子。一仰復一沉。鴟鳳翔九霄。不顧蒿下禽。
擇食無果腹。貧藏有良金。豈無得與失。兩各行其心。窮通亦有命。榮辱迭相尋。躬耕傲未穫。聊爲梁父吟。

又

今晨起何早.盥漱坐南軒.啄木響高柳.春渠鳴亂泉.悠然此時心.默默誰與言.焚香閱素書.濯手開靈篇.冲爽道自合.體和眞亦全.蕭蕭毛髮輕.浩氣騁岱煩.呼童策藜杖.蹋露開中園.擷彼杞與菊.歸烹助盤飧.既飽誰與樂.登高望南山.還歸酌美酒.興罷復陶然.

又

夜醉朝未醒.披衣步南堂.折彼曉樹花.嗅此凝露香.好鳥鳴我林.聲如調風笙.娟娟屋外杏.顧我如窺墻.物色豈不好.人情獨何傷.思我二三子.各限天一方.無鬐不可游.無羽不可翔.耿耿千里心.箕昻互相望.結交古所重.義合不能忘.離別可奈何.還歸嬰子觴.

又

浮雲起南山.冉冉朝復雨.荒鳩鳴竹間.兩兩自相語.老農城中歸.沽酒飲其婦.共言今年麥.新綠已映土.去年一尺雪.新澤至已屢.豐年坐可待.春服行欲補.

又

嗟余尉窮縣.端坐百無慮.幸茲歲豐穰.庶息塵埃步.乘閒策羸馬.莽莽出門去.田原亦可悅.農事藹方布.還家有詩書.客至具鷄黍.勿復嘆遠游.人生孰非寓.

又

[illegible][illegible]翬屬來.吹此庭前櫻.纍纍綴葩萼.華采日鮮明.朝陽助輝爍.好鳥亦和鳴.起行不自得.節物傷我情.皇天分四時.寒暑無暫停.悠然一氣耳.不與人事爭.方春感分敷.秋復惜其零.一年能幾何.方寸不暫平.念此自知妄.放歌遂遣形.達人傲天壤.兒女徒哼嚶.

又

仲春漸燠沐.攜散常遠步.獨穿林下蹊.斜轉竹間嶼.鳴舉競漱石.迸筍或妨路.吹衣信和風.濯足解雙屨.深行意益愜.默坐憩亦屢.野花迎客來.啼鳥驚我去.羣鳴投樹颭.獨下過溪鷺.晴霞送斜日.歷歷星已布.娟娟新月彎.稍稍山已暮.用此遣朝昏.誰謂非尺素.

又

高臺面南山.獨立望空闊.東風悠然來.吹我鬢中髮.獨遊動遠思.覽物念所悅.伊人在千里.山水不可越.玉音坐契闊.容華有消歇.悲哉音莫致.雜珮空自結.羣飛雲間鴻.北羽儼成列.愛日崇令德.嘉好當無絕.

又

沉陰涉春仲.積潦斷行蹟.浮雲起南山.商羊未休息.澄淵無宿滯.芬芳有新摘.燈明休闇齊.鳥靜山霧夕.濁醪足斟酌.野杞柔可食.瑤簪脫雞筍.玉糝剩肥鯽.冥懷默有契.玩理方自得.庶幾達人風.持用慰寂默.

感春

淹留生白髮.默默又驚春.花房與柳萼.三見東風新.貧日雨不止.脩脩寒着人.擁裘坐閉閤.但與山爐親.

昔我東南交.藹藹賢簪紳.朝晡不相捨.談笑夜達晨.清言開啁謔.侑以肴與尊.風花春院靜.霰雪夜爐溫.南士多文章.最愛蔡與秦.（蔡彥規.秦太虛.）吳僧參寥者.（參寥法名道潛.）瀟洒出埃塵.詩多山水情.野鶴娛秋旻.江子貧而廉.鄉黨稱其仁.（江端道.）徐子節最苦.（徐仲車.）五十喜其親.頗有豪俠風.時時見於文.相逢必痛飲.大醆若鯨吞.家無一金資.有口不言貧.楚望自南來.（周楚望.）贈我佳句頻.送我歌百言.爛如張錦茵.蔡子不可見.窮泉悶幽魂.遺書誰收拾.撫舊心空存.僧寥安在哉.江漢一孤鱗.徐子益寥落.寂無人薦論.周子有書來.乃在吳江濱.其餘數子者.影響無由聞.寥寥青天高.落落參與辰.東西不相及.難合易離分.自我宦窮山.耳目如聾昏.相逢牢俗物.强笑撝歡欣.景物豈不嘉.招攜阻嘉賓.端如守籠鶴.終日掩吾門.春風動花光.桃李日繽紛.長歌寫我思.書寄東飛雲.（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三

七言古詩

送晁將之咸平簿

逢君執經博士堂.見君賜第出明光.俛眉作吏百態强.豫章參天要雪霜.連牆秋雨老藜莧.十日不見已束裝.試尋崔丞謝客處.壁間有詩細作行.（來向任咸平丞.）

二月十五日

春風揚塵春日白.衡門向城人寂寂.淮陽三月桃李時.街頭時有賣花兒.老人臥穩起常晚.欲强出游心獨慵.一尊美酒酬芳非.老大不及年少時.

通海夜雨寄淮上故人

黃沙渾渾水滿川.奔流爭岸虎眼漩.南來舟子慣風水.萬斛長船如箏閑.濛濛春雨楊柳溼.漠漠人家雞犬寒.道途歸人寄消息.客行安穩近長安.

泊永州城西寺下有感

春水沄沄何處盡.連檣鳥鳥似當時.昨日橋邊繫船客.南來北去知爲誰.他鄉異縣各風物.游子居人長

別離歎息東城修竹寺塵埃浸滅十年題

伏暑日唯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

烈日炎風鼓大爐聯牀瓦枕閉門居屏書居士持齋日掛壁禪僧問法圖鄰汲滿擔泉似乳新舂旋簸米如珠飽食饘粥消長夏况値飢年不敢餘

壬午正月望夜赴臨汝宿襄城古驛驛有古寺家人望夜往焚香襄城古邑也可以眺二室地爽塏退之所謂潁水嵩山給眼明者癸未元夕謫居齊安與家游定惠妙圓承天下大雲東禪蓋出雨夜有感示秬秸

江城收燈寒寂歷里巷閉門不復出蓬茅數屋逐臣廬門前樵牛臥斜日老人擁褐爐前睡眼冷不眠思往事去年襄城古驛亭野縣風埃尋古寺周楚川原氣象存峴山紫邏秀連雲地留寶鼎周京貴山拱泥金神岳尊齊安江上漁樵市誰料今年身到此大江繞郭風濤翻城中岡壠無平地青紅爇綵桂影燈漁夫樵婦來相仍短簫急鼓集兒女叢祠夜半鵲鴟驚浮生夢境何足計呼童且閉柴門睡百年江上誰得知竿木隨身聊一戲

題安州張全翁大夫溪圖

清溪縈洄流碧玉散入綠周萬竿竹照春四合錦繡林千雲直上風霜木主人吾宗行拄璧解組歸來貧猶綠祇知林下酒盈樽不憂門外車推轂盤心內守消冰炭洗眼旁觀看榮辱造物乘除莫有理却將康健還無欲嗟予放浪已半世斥逐不去綠徵祿六年一夢百憂患踏雨囊裳過林麓殺雞爲黍固留我我自奔忙不皇宿乃知風月爲君好頗覺禽魚惜我俗楚魚楚稻賤如土老去容身一茅屋他年杖履請卜鄰與君靜語烹藜粥

次韻蘇內相好頭赤

世無將軍飛食肉宛馬不來鞭裝竹赤驚當御亦偶然冀北此曹量計谷類愧蒲梢汗流赤翻鬉胡風斷漠日麒麟不合地上行誰道風雲未經歷

題東坡卜算子後

蘇先生貶居黃州嘗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因題此詩

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涼月墮幽蟲急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不雨

齊安一郡雨不足稻畦土堅不入穀城中赤日風吹沙老鴉銜火燒□屋百尺長繩抽井底井中泥滓多于水潭邊龍祠懸紙錢誰令霹靂驚龍眠

賦雨

夜來雨聲倒百川老農起坐不敢眠曰疑濕淹捲屋去又恐溺水與牀前且觀山川一泥滓流沛千頃新秧田蝦蟆相呼動百千不念雨脫充庖煎

又

霖霪望晴病望汗里巷呻吟夜達旦風清日出未敢喜天公高居鱷魚悍夜聲翻盆晝覆瓮百川失桂會上馳乾坤震盪動植悲誰居無事爲此歎

又

朝雨沒田夜敗屋下民何罪罹此毒天公行雨須□龍那知人欲食龍肉玄雲幕天不可決日烏哉翼恐暘谷塵區昏墊未足憂當念波濤翻地軸

又

柯山老人家四壁深居閉門不下席日補丹田氣三咽自言滋味勝玉食無田無屋一空囊不管門前水三尺有錢沽酒便不憂會見天清還白日

夢游陳州柳河覺而作

虎豹九關未敢望里門舊游如可尋夢到城西古塘水倚天高柳萬黃金叢祠之南我舊圃蔬甲若若春泥深睡覺啼禽自相問經年他鄉何滯淫

新正

春風浩浩春陽盎老木生芽綠如豆古巢老烏聲鴉鴉雨陂雨乾麥將秀人家寒食無一月青簫蒸魚競時節白衫紫領來自由縣官呼我要青錢

苦寒二首

二月八日寒未已山城雨過淨如洗城門樵漁不復來市中屐齒響長街老翁一杯百不知酒酣放歌覩舉兒句芒當權不用事玄冥功成徒爾爲

又

山城新莢賤于土老翁守壚朝復暮時傾罇下一杯酒不怕簷前三尺雨共言麥好歲當熟里巷往來聞好語老大湯餅百不憂折脚鐺中足烹煮

贈馬午二全玉沿檄過楚頃刻而別

我離海邊方季夏子時別我西亭下是時積雨河水深卻看孤舟放清夜爾來忽忽冬已闌歲晚荒涼學官舍那知復與子携手猶能頃刻聽清話來時綠樹今黃葉須信丹顏暗中化別離易得當重惜歲月難留足悲吒人生坎軻多憂娛萬事紛紛少休暇况子飄泊不可當幾度相逢即衰謝功名有命何足求富貴無常求亦乍隋珠彈雀雖有獲纖纜未補千金價我于世事甘不學久師蟻覲依僧社辱君指我曹溪源行雖未至留辭謝君如有志反邱壑我卽求田買桑柘卜鄰丈室聽談禪更問老農求學稼

別梅

宦遊到處卽爲家．況我遷謫來天涯．三年假館主人屋．忽忽屢見新梅花．那知今冬當去此．十月已見淩霜葩．繞之百匝未易別．對我脈脈如含嗟．懸知客去門復鎖．亭沼人散啼昏鴉．朝風吹香散寂歷．夜月照影低橫斜．嗟我明年復何處．東州旱野連桑麻．相思時有夢魂到．極目南望空烟霞．

初夏

南風吹筍成修竹．園林一番新陰綠．足愁多病少懽娛．感時念遠傷幽獨．遙山林外知何處．倦客樓頭空極目．悲笳三疊閉江城．娟娟新月啼烏宿．

和應之蝎虎

蝎虎捕蠅君歎息．爾胡縱蝎蠅遭食．畏難悔易眞可尤．能捕飛蠅猶有益．君不見．世上虛名相借與．號以千鈞實無穢．豈惟無益害從旃．搏纏之虎猶爲賢．

寒夜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吠野人履霜．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屋頭眠雞正寂寂．野縣嚴鼓先逢逢．摩挲老面起搆火．春色眯頭酒滿缸．

雪中狂言五首

江鄉密雪常在春．異哉今臘已再白．風嚴無聲掠樹過．茅簷飛霰鳴策策．老農飽食莫畏寒．天意在汝田中麥．我雖無田助爾喜．來歲不憂湯餅窄．

又

今春齊安大疾疫．閭里老弱死藉藉．篋纏蘆席肩兩夫．幾郭纍纍瘞千百．玄冥一日行正公．癘氣入地應千尺．異鄉身健百不憂．有錢但知沽酒喫．

又

我家中州食嗜麵．長羅如船磑如電．爛銀白璧照中廚．膳夫調和隨百變．江鄉種麥幾數粒．強進腥魚蒸糲飯．雪深麥好定豐登．明年一飽償吾願．

又

請說吾鄉人種麥．漫山亘野頃千百．北風寒嚴大澤乾．一隴何曾見三白．春泥水消土脈動．壞畝漸縱牛羊積．街頭作餅大如槃．一歲衣食事已畢．

又

故園陳墟太昊祠．臘雪消後融春泥．韭芽菖甲初出土．春盤飣餖如夢絲．里閭經過厭此物．糖餻寒具方交馳．江南魚稻豈不美．長年謫居長土思．

園花盛開痁病不能觀作詩諭之

空山岑寂何所有．晚菊芙蓉相對幽．伴我悠悠過閏日．憐渠灼灼媚窮秋．清香但欲持供佛．醉舞何妨插滿頭．此生萍梗難前料．知復明年相見不．

聞紅鶴有感

東風吹曉麥青青．柯山樹頭紅鶴鳴．聽聞夢斷容歎息．憶我去年臨汝城．平池朱閣花如雪．峴山少室兩奇絕．豈知崎嶇黃土崗．茅屋蘆□風雨折．殷勤寄語望嵩樓．此身強健會重游．陳跡再尋難料得．正如三到舊黃州．

聞蘇先生除校書郎喜而爲詩幷招王子中

績溪仙翁若秋鶴．有喙不向腥羶啄．幾年戢翼大江南．下看紛紛飛燕雀．親攜杖拂呵禪祖．自伐松根出靈藥．世人眞自爲公忙．公豈有意人間樂．嗣皇繼明登俊彥．詔遣讎書天祿閣．江山氣象滿收貯．傾倒歸來開萬橐．咸韶無聲嗟已久．野鼓羌絃自宮角．當令儀鳳見文章．却遣邱陵仰山嶽．王郎蕭蕭好文筆．一世淸名推衞樂．嶺頭梅發始辭家．坐見長安秋葉落．滯留窮縣許過我．季心不負千金諾．何爲歲晚尙遲留．庭下寒蛩還解縛．我老栖栖亦何事．一官未足充藜藿．讀書把筆工無益．執板折腰心已作．頑跡一味難鞭警．妙道多生欲穿鑿．惟君所事與我同．他日相從鄭君學．（葛稚川授道鄭君，子由先生于道深矣，）

偶書三首

秋陰浸漫幾千里．赤壁磯前天接水．連檣接櫓不復行．老魚舉波時出戲．黃橙紫栗收如積．靑錢買酒不堪惜．北人歲久厭南飡．山邊有路何時還．窮愁晝夜陰如一．夜不見星朝蔽日．秔稻已穫大野空．怒江未落連洲沒．長魚潑剌不受釣．魚子高眠守蓬蓽．紫髯舊宮誰復游．鼎峙雄心久蕭瑟．周郎戰處滄江回．魚龍蕩潏山石摧．荊州艨艟莫舉檣．走君不勞一炬灰．當年雄豪誰復在．喬木荒煙忽千載．蘄州截竹作笛材．一寫山川萬古哀．

感春

我愛沙邊雙白鷗．飛鳴相樂還相求．往來飲啄性如一．異類不至心無憂．我來窮山無與友．雖有接納非吾儕．人生從類乃爲樂．強言笑語憐何由．

對酒奉懷無咎

城門失火池魚窮．樹頭風聲酒樽空．雖貧家婦有旨蓄．一一可口不待豐．往來曳杖兩足健．醉後哦詩雙頰紅．最憶兩都晁別駕．高歌大笑聲如鐘．我兄改秩令新昌．相望雖遠同江外．君家兄弟數如我．曹南好在龐眉弟。官微無利沾骨肉．兩歲強儔差自慰近來老子還破禪．一女啼啞猶未辭．

醉郡圃二首

東風流園開百花．繁紅膩白如晴霞．主人殷勤勸客飲．我爲滿酌酢以華．游人酒客興未足．舉首白日西南斜．人生有酒不肯飲．百年醒坐何爲耶．

翠叢晨摘承露花．蒖以玉盤濡井華．誰云離本卽憔悴．持玩入手意有加．爲之致酒就几案．影落酒底杯

浮花。平生看花常不足。肯使容易親塵沙。

秋園雜感

只今枯條習衰莖。異時密葉如翠葆。執斤之子久睥睨。緩未待薪已除稿。寄言青雲富貴人。金朱能得幾時好。是非榮辱百不知。却輸頑鈍柯山老。（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四

五言律詩

孝感縣

蹔系江干縣。林端見客檣。山川錯吳楚。人物混荆揚。風路寒蘆陣。雲迷夕鳥行。故鄉同見月。誰記白頭吟。

蒙恩除奉常有感

平生衆周禮。投老奉龍旂。斥逐偶不死。歸來敢恨遲。門闌走賀客。行李飭妻兒。又踏長安道。多慙鬢有絲。

春寒二首

星霜殘臘過。殿雪一冬稀。雲重常昏晝。寒多更入春。晚風梢翠幕。輕雨斂微塵。滿酌山樽酒。驅愁爾最親。

又

漠漠陰還合。迢迢日自長。雲容將雨露。山意自風霜。欄甲青僻土。園枝笑倚墻。薄寒能幾許。春雨滿池塘。

春晴

溪流清欲漲。山雪白仍鋪。耕隴晴耀雉。春渠煖□蔬。衝魚隨處樂。草木向陽舒。酒病年來甚。高眠懶著書。

傷春

山城夜來雨。臥病惜殘春。暗暗鳥啼樹。飄飄花去人。地偏佳客斷。官冷酒錢貧。乘興還騎馬。田家樂更眞。

近清明二首

斜日去不駐。好風來有情。江城過風雨。花木近清明。水樹閒照影。山禽時引聲。吾年行老矣。淹泊竟何成。

又

冉冉春向老。昏昏日復斜。鮮懽常止酒。不睡更烹茶。橋起烟中刹。雞鳴林外家。陳王鬬雞道。風柳不勝斜。

青春

青春忽妍好。半嶺麗朝陽。谷鳥喜相見。園花明曉粧。閑居耽道味。吟眺惜風光。扣戶有佳客。悠然三舉觴。

寒食後數日方持齋誦經而東園遊人甚盛因而賦此

芳物忽過半。寒食已闌珊。園靜鳴鳥下。花稀新葉繁。焚香翻貝葉。謝客掩柴關。止酒方清坐。畦蔬助晚飡。

寒食日贈同飲者

春城風雨後。花落滿人家。宿潤留芳草。晴輝上曉霞。園林正寒食。樽酒對年華。一笑相逢地。功名莫嘆嗟。

暮春書四首

冉冉春將老。悠悠晝掩關。鳩鳴高柳暗。雨細廣庭閑。塵榻談無客。風簾望有山。啣泥新燕子。一一及時還。

又

漠漠山雲合。簷風透薄帷。柳藏陰後絮。櫻壓雨中枝。坐煖晨杯罷。香濃午睡時。薄寒猶故在。再取紫貂披。

又

冉冉春將老。遲遲日正長。露花低曉架。風絮集閑堂。水煖荷爭出。林寒杏已長。芳菲値窮谷。嗟負少年狂。

又

林花飛已久。芳草雨餘長。人靜槐庭午。簾斜竹院涼。沾泥新筍白。封蠟煮醪香。莫厭殘春醉。流鶯勸舉觴。

春暮有感二首

午枕消晴永。春裘御曉清。砌紅多近槑。園綠有深鳴。窗破斜光入。爐消斷碧橫。白頭爲吏苦。高臥笑浮生。

又

江城春雨晴。客舍夜燈明。搆火添香炷。擁衾聞竹聲。微明旁舍火。斷續遠樓更。何處群離鳥。孤飛深夜鳴。

感春二首

不覺悠悠過。東風換故年。青春消殘雪。白日滿山川。草綠飄梅地。江平去鴈天。故園桃李動。東望每依然。

又

爲問閑茅客。窮愁何所懽。焚香延晝睡。酤酒過春寒。歲月頭毛換。古今行路難。浮生付造物。留滯復何歎。

晚春

積雨桃李暗。西園已晚春。平池花照影。深樹鳥窺人。飛近燕知主。青分柳過鄰。浮生似羣動。聊復共欣欣。

送春

莽莽平原綠。悠悠晚樹紅。巢成鷰哺子。柳老絮飛空。碧艸長亭路。靑旂野店風。傷心對千里。無酒奈愁空。

遲日

遲日花光亂。東風酒浪深。天邊爲客恨。老去惜春心。起舞狂猶在。悲歌病不禁。高樓見千里。不醉莫登臨。

晚晴

黃塵朝雨細。透竹夕陽明。烏雀知春去。牛羊散晚晴。官閑端欲老。謀拙漫無成。堂下淸溪水。三逢蘋芷生。

秋晚

鳥栖林已靜。門掩吏□歸。黃葉雨中盡。鳴蟲霜後微。塵凝經暑扇。貂敝早寒衣。賴有淸尊酒。山爐徹夜圍。

黃人謂寒食上塚爲澆山其祭饌多用蒻菜事已則鳴鉦而歸

攜酒澆山去。鳴鉦徹祭歸。肯蔬蒸果蒻。白酒市無旗。（市多私酒不立旗幟）日暮人皆醉。夜深歌似啼。（上冢時則歌聲甚悲）故人書問我。何用久居夷。

東池

東池久不到。搖落過秋中。萬竹蕭蕭雨。孤荷嫋嫋風。遣秋詩酒在。久客歲時窮。唯有思鄕夢。長隨洛水東。

和應之盛夏

羸馬長炎暑。杜門常鮮懽。吳綃朝扇薄。趙布夜衾單。飲沼山禽渴。沾泥雨果殘。二年薇與厭。實厭野人飡。

和應之永日

多病倦煩暑。幸玆山水幽。惜芳悲鶗鴂。占雨聽鳴鳩。池影澄當戶。山陰暮轉樓。黃昏螢點點。秋信與堪愁。

偶摘梅數枝致案上盎中芬然遂開因爲作一詩

偶別霜城陋。來叢玉案登。淸香侵硯水。寒影伴書燈。見我粲如笑。贈人慵未能。將何伴高潔。淸曉誦黃庭。

初冬小園寫目

獨樹翹寒色。閑雲澹落暉。新霜黃菊重。久雨翠梧稀。暝雀鳴還啄。高烏定更飛。敝貂猶故在。卒歲免無衣。

冬日作二首

南雨不成雪。北風樓觀寒。眉顰魯酒薄。腸斷楚梅酸。雲夢寒全薄。湖湘春欲還。擧頭瞻去鴈。羨爾有輕翰。

又

澤國久還雨。頻妨褻褐溫。羇懷常悄悄。醉眼任昏昏。雲赴荆王夢。天迷楚客魂。飄萍惟泥酒。吾事肯輕論。

冬日卽事

郡閑多暇日。况乃値淸冬。風葉已成掃。霜叢猶復重。佛香留夜火。蔬飯候晨鐘。誰信二千石。心如一衲翁。

冬日書事二首

草草漫翁居。心安知有餘。風高收野潦。霜晚足園蔬。宿火溫茶□。明燈轉素書。御冬無旨蓄。漬藥酒盈壺。

又

孤城已慘淡。晚色復曚曨。日斂烏栖葉。雲開鴈去風。草繁田尙綠。霜薄葉微紅。已是悲搖落。那堪歲更窮。

臘日晚步

喜覺陽和近。山園策杖行。草應知地暖。柳欲向人輕。殘雪通春信。鳴禽報曉晴。田園未成計。搔首向春耕。

臘日四首

今日何姸暖。靑春亦不遲。竹尋穿地筍。梅有犯寒枝。雲物晴無事。禽魚暖自私。芳菲行滿眼。準擬報愁知。

又

臘雲寒不動。殘歲轉蕭條。雪壓千山靜。天形一鴈高。冰留簷舊滴。紅到杏新梢。寂寞羣兒笑。因文更解嘲。

又

白暖村村路。人家迭送迎。婚姻須歲暮。酒醴幸年登。簫鼓兒童集。衣裳婦女矜。敢辭鷄黍費。農事及春興。

又

園冷無人掃。門荒少客過。槐高庭日少。竹近野風多。殘雪催殘臘。山川對浩歌。飄蓬求季主。身世問如何。

冬夜二首

慘慘諸山暮。寥寥老樹空。尙飛霜鴈急。不動雪雲重。掛冷寒燈壁。悲傳夜柝風。隔窗無恨竹。蕭颯到晨鐘。

又

歲晚轉無趣。柴門誰駐車。澗泉分當井。山葉掃供廚。謀拙從人笑。身閑讀我書。幸知霜霰晚。時得灌園蔬。

臘月書事

荆棘連邑路。珠璣久化塵。靑山飛白鳥。野水渡行人。寂寂繁華盡。悠悠草木春。人間有興廢。何事獨傷神。

十一月七日五首

寒更催欲盡。曙色轉雞吭。鳴鴈背曉斗。淸笳吟宿霜。空山歲華晚。故國歸夢長。晨起臨淸鏡。悲嗟髮已蒼。

又

寒暑添線衲。朝晡折足鐺。無言病居士。面壁老胡僧。佛祖豈欺我。乾坤終有憑。窮年□一事。高臥醉騰騰。

又

山與晴天曉。江連夕照紅。高鴻知夜渚。喬木要霜風。買酒缸須滿。溫爐火煖供。窮通定何物。隨意樂衰翁。

又

三杯無奈醉。一褐有餘溫。眼下幸無事。世間何足論。山僧元飽飯。詞客謾招魂。杖策知何詣。門前老圃村。

又

水霧今晨重。山川不復分。自然無日色。那更挾霜氛。烏鳥依寒寂。漁樵散暝昏。一杯聊愈疾。令我憶違君。

冬至後三日三首

寒暑添線衲。朝晡折足鐺。何勞問榮辱。便是了平生。理自陰陽運。吾甯口舌爭。深居玩吾實。不遣世人輕。

又

水國過冬至。風光春已生。梅如相見喜。鴈有欲歸聲。老去吾全懶。閑中酒愈傾。窮通付吾道。不復問君平。

又

梅柳有情態。江城過歲除。山村見霜橘。江市出寒魚。謫久衣冠懶。身閑故舊疎。傍籬挑翠甲。憶我故園蔬。

歲暮閑詠四首

歲暮柯山客。端居不出門。風煙限僻壤。閭井若荒村。江鳥占寒渚。樓笳報曉昏。風枝吹斷蔓。霜葉擁陳根。
憔悴看□劍。煩愁泥酒樽。孤烟吹日晏。寸□語宵分。未肯傷麟泣。還須視舌存。可能天理錯。難與俗人論。
魑魅徒爲爾。梟鸞竟異羣。江湖休浩渺。心拱北辰尊。

又

歲暮柯山客。蕭條酒一樽。貧閑緣事少。老冷賴爐溫。草木千山落。蓬茅數畝村。相逢半農圃。無事理雞豚。
蕭井吹鳴碓。橫參對掩門。人歸邑犬吠。江黑夜虹翻。楅感顚毛減。書愁病眼昏。按方成小釀。徵古搆新文。
默驗乾坤意。靜看魑魅奔。何須歎虎兕。吾道古來尊。

又

歲暮柯山客。晨興理小堂。重雲隔短日。老樹□淸霜。煖足加爐炭。翻經炷佛香。斷痾藥探篋。破悶酒盈觴。
江落朝宗急。年登播殖忙。江魚切玉白。楚稻擣雲黃。獵獲頻烘炙。鄰蔬屢許嘗。吾謀殊未失。曝背負朝陽。

又

歲暮柯山客。端居欲滯淫。空山唯古木。短日更層陰。水國風霜晚。幽人井碓深。年飢無貸粟。冬暖有殘砧。
靜枕聞鳴鴈。開門對遠林。烏賓朝日上。雞送曙河沈。今古竟一致。乾坤固有心。悲歌激壯氣。未覺鬢霜侵。

歲暮

歲暮無聊客。端居如坐禪。薄霜猶衣袂。多雨急收田。落日烏鳶集。晴林橘柚懸。已無軒冕念。岑寂度殘年。

小雨

小雨廉纖晚。幽花寂歷秋。嘉時空冉冉。白日付悠悠。亂思工縈恨。危腸只貯愁。唯應時扣寂。一念萬緣休。

和應之細雨

朝烟和細雨。病眼暗難分。有潤物皆澤。無聲人不聞。綠連平野稼。翠雜亂山氛。晚霽復何有。飄飄神女雲。

和小雨

入夜雨聲急。半愁衾枕單。寐歸千里恨。夢斷五更寒。遲與芳樽滿。驚心節物殘。山城近野水。半夜有歸翰。

晚霽

山川收滯雨。烏鵲有和聲。半嶺日猶照。一天雲盡行。人皆理牖壁。吾亦掃柴荊。鵝鴨何多喜。渠流漾淺淸。

秋雨書事

荏苒歲云暮。空山朝夕陰。可堪連日雨。併作晚秋霖。蕭颯三川合。淒涼八月深。衰荷啼臥水。怨葉泣辭林。
徑滑蓬蒿長。庭荒苔蘚侵。遠聲連促織。疎滴和淸碪。燈暗殘更夢。閨寒向曉衾。沾衣貧路客。啼苦失巢禽。
天接崗巒近。雲連草樹深。川容千仗肅。溪力萬艘沈。紅溼梨垂頰。黃沾菊破金。苑荒懷古恨。樓遠望鄕心。

碧瑤池中浪。青嶂雲外岑。客城陰燐走。敗舍壁蝸尋。騎省驚秋颯。荊州嘆滯淫。恨饒經暑驟。冷入補衣針。
懶學書高閣。驅愁酒細斟。離憂殊未闋。悵望一長吟。

雨中五首

手種階前樹。今朝亦有花。春陰寒食節。陋巷逐臣家。欲酌消愁酒。先澆破睡茶。游人歸踏雨。里巷晚喧譁。

又

節物卽自好。客心何落然。早寒淸野市。夜雨溼江天。破屋疎茅漏。空廚溼葦烟。致須一杯酒。相與度殘年。

又

積雨晴春色。東風還慘悽。梅殘無復笑。鷰怨欲成啼。暇日無民訟。芳時有酒攜。不辭乘興出。病足畏深泥。

又

春殘厭寒攙。雨多空日長。飯餘時策杖。睡足獨焚香。芍藥正酣寢。海棠渾未粧。賢哉堂下竹。相對只蒼蒼。

又

三日雨不止。陰雲生我堂。曉寒如臘月。凍坐憶朝陽。過鴈低蓬屋。高梅飄度牆。呼童傾一榼。獨對孟光嘗。

大雪苦寒五更無睡枕上成兩篇

大雪人跡絕。衡門閉不知。寒城悲角遠。幽谷曉雞遲。歲月去如失。窮通默自知。但知飽餐飯。天道兩無私。

又

雪氣著我屋。雖肩畏薄衾。春寒竹窗睡。曉夢故鄕心。多病妨豪飮。無私稱苦吟。小爐燒新炭。卯酒再三斟。

雪晴苦寒

水驛微茫外。檣烏蒼莽中。人愁暮村雪。雁急夜淮風。大澤凍相接。羣山深未窮。蕭條歲事晚。舟檝伴南翁。

雪霽

雪霽山堆黛。江晴日炫金。風烟調柳態。冰雪徹梅心。節物何嫵媚。端居自滯淫。無眠聽雲雁。稍有北歸音。

賦得風示秅秸

寂寂余中韻。淸風時見嘉。無意偶自動。雖鳴終不譁。宮懸奏編磬。朝佩響衡牙。誰知無譜曲。舉世好黃華。

福昌書事言懷一百韻上運判唐通直

戰國韓餘壤。干戈漢舊京。（福昌故韓地）南國山峙秀。東泛洛浮淸。女几荒遺廟。宜陽認故城。千秋迷佩玦。
百戰有榛荊。（女几有古女几祠、按李賀詩云、女几乃杜蘭香神女上昇地、有遺几、宜陽有韓城）路失三鄕
驛。（唐有三鄕驛、今廢）尙餘世祖營。（光武降赤眉于宜陽、原廟今存）山疑熊耳甲。（熊耳記赤眉兵、積甲齊熊耳
山、山在三鄕西、赤眉冢在世祖祠下）昌水行宮廢。（連昌宮在三鄕東、昌水陽）穀州遺堞傾。（福昌故爲穀州城
在）斷堞收劍鏃。耕隴得瑤瓊。姬家邱陵抱。（邑西有姬家陵、虛周墓）韓祠草木平。（韓三有墓、與祠）傳家亡譜
牒。懷德薦牢牲。（姬陵有姬姓家、韓祠七人祭之）峽勢開雙陸。川形畫一枰。謀臣赤松友。（張良韓人）詩客錦
囊生。（李賀昌谷在三鄕界）莽莽繁華盡。悠悠井邑更。興亡誰與弔。今古一傷情。宿舍鄰麋鹿。人家雜鼬鼪。

秋心悲杜宇．春候聽鵑鶴．資楊無談笑．塵較寵送迎．平池宵鑑影．萬竹曉堂聲．放宕書千卷．栖遲歲再正．野宵形骸掠．村蹊語生獰．脫粟供朝飯．孤豚計日烹．里閭輕學校．兒稚駭冠纓（府四學者笑冠帶）．最苦衛風隆．奔如萬戰輾．木號驚浪涌．谷震疾雷轟（古口河路多風禍昌尤甚）．目斷蘭香膊（南有蘭香山世傳蘭香以膊示丹宮藏子皆筆審安有懸鶉山）．村墟朝坎坎．樵斧暮丁丁．鬢自年來白．顏因醉後頳．齋庵誅野菊．幽佩紉紫蘅．憶昔初知學．時豪計主盟．討論披石室．琢磨覘金籯．宅與仁爲里．豈期道可耕．務除秦漢垢．擷摘帝王英．太史遺重補．騷歌闕再賡．文漢無逆擸．試陣有降鉦．戰苦心逾勇．鋒交敵輒勍．決科聊箴什．射策偶沾榮．憔悴官曹冗．艱難禍難嬰（未敘授臣淮擬流落居冀）．流年惟涕淚．生事罄瓶罌．乞米常空釜．烹葵不獸羹．鄉蔬長劍嘯．衣補舊圖縈．波浪流萍遠．風霜客雁征．還誰能束縕．請地乞爲氓．賃賤知何計．飄零復此行．力微蛛紡織．謀拙覆纓縈．大府多豪傑．何人問姓名．采封甘見棄．違瘝敢圖亨．已分微言默．齋將苟沒呈．清秋遲曠苦．白日嘆鵬程．謂拙歌難和．工迂廢未成．曳裾身阻闊．搖首歲崢嶸．豈料塵車困．翻逢伯樂評．圖文慙賈誼．受璧過虞卿（來一歲部文郎兩淮清舉）．夙昔傾賢譽．清時仰慶閎．羈成留陛闕．忠望在寶瀛．大澤競源厚．明公蘊德宏．高文千錦麗．奧學萬箱贏．前歲趨幾財．青衫拜使旌．心將言並厚．事與意俱誠．塞疑聰明到．錙銖藻鑑精．威嚴消隱慝．惠澤藹孤煢．爽氣開秋鑑．清談扣佩珩．霜空挂銀漢．仙露照金莖．偉量謙常過．剛腸枉必爭．川舟歸巨涉．天柱入高擎．鱠炙隔佳兆．經傳有舊鸞．務纓光故物．堂構疊高甍．闕步丹霄近．聯綿盛事幷．人間望鴻鵠．海浪引鯤鯨．百吏瞻儀矩．連城受使令．晏邊爭湊塞．膺御有光晶．報國求賢急．搜才薦牘盈（未伏聞執事以吾賢爲念）．搜羅歸掌握．輕重付權衡．律變遺寒黍．春催隱谷嚶．陶甄皆作器．枯槁亦抽萌．量度分尋尺．題評藻甲庚．念勤寬僕僕．卹疾救惸惸．合沓皆宗薦．綿瓞不歎鸎．鵷鴻安肅肅．微草獲菁菁．哲匠深垂獎．非才惕自榮．厚恩山岌嶪．高致玉錚鍠．効報期銘骨．存誠過食苹．庶幾鳴缶盎．萬一助韺韶．自古求知重．從來顧己輕．木欣辭蠹蝎．珠喜辦魚睛．歎慕身當歿．軒昂目暗瞠．自存心鐵石．敢廢力蚊宦．荒學勇磨縕．繁文自補撐．朝披枯竹簡．夜守短燈檠．養木經荒圃．疏泉入涸泓．博兼終氏鼠．禮問叔孫嬰．陋每輕樊子．勤將比老彭．中庸期慥慥．言行敢硜硜．積累功成垤．輝華秀發瑩．辛勤施稼穡．遶樂薦粢盛．戴德千鈞重．撫躬方寸明．登臨愧身世．踊躍望門楹．窮谷陰多雨．淸溪晚放晴．優游探物象．瀟灑付杯觥．耿耿馳千里．區區布一鳴．願迴韶濩聽．聊奏鐵錚錚．

送胡唐臣赴蘇州僉判

他日馳戎馬．風塵從事衫．花開大梁酒．木落太湖帆．幕府煩精悍．吳山入笑談．長安來不賤．君與問江南．

泛寬溪至敬亭祠送別

南國初寒候．扁舟遺客心．歸人出斷岸．晚鬢會疏林．漁市臨官道．叢祠蔽木陰．長年多感慨．況此對分襟．

送丁秀才侍竹之邕州

五嶺天南極．扁舟到幾時．山川故國遠．猿鳥異鄉悲．書史傳家舊．功名及壯期．相攜有佳客．莫負錦囊時．

送蔡彥規之任風泉主簿

四十曳青袍．功名晚未遭．賢人固難進．小邑且徒勞．秦俗謳謠口．雍州形勢豪．憑君懷古意．一一寄風騷．

別外甥楊克一二首

東南秋雨足．澤國水連天．日出數聲雁．風高何處船．寒菹初獲韭．野餉屢烹鮮．吾事無淹速．悠悠得醉眠．

澤國授衣早．今辰絲紵單．孤城遠目斷．秋水去帆寒．相見不再少．此生何日閑．殷勤換美酒．要對醉鬢鬟．

送劉南夫赴任京師

却憶楚山根．相過唯有君．齊年未白髮．不日上青雲．送別悲秋早．傷離賴酒醺．青衫老司馬．落淚獨紛紛．

和見寄

青山將白髮．奔走倦埃塵．與物攜難合．惟君心獨親．相思成夜夢．得句寄游鱗．未得親談笑．書來亦厭頻．

和應之雨中見懷之作

官居苦岑寂．容易過花時．綠暗野初秀．紅乾風更吹．燕游心未展．歸去意猶遲．浩蕩雲山外．新詩寄我思．

用元韻因寄邦直

塗上昔相逢．同時執桂叢．遠遊悲聚散．投老信窮通．靜見賢人節．恬知達士風．淹留君莫嘆．榮辱竟虛空．

書事寄晁應之

野翁空塔短．蒲芽出水齊．柳垂縈鵲重．花裊帶蜂低．桑弱蠶登箔．池晴燕啄泥．官閒無事役．地僻斷招攜．目極桑麻地．心傷桃李蹊．萎花辭雨泣．幽鳥別春啼．白髮驚身老．高樓對日西．運遲詩將健．路入醉鄉迷．燒醑傾新臘．輕羅換舊裾．香紈裁暑扇．密幄徹寒閨．喬木陰垂屋．清渠冷接溪．惜芳幽鵯鵊．催夢怨黃鸝．高會思前日．酣歌到曉雞．駕羊君自幼．倚玉我慚黧．誰解藏車轄．歸來信馬蹄．還家門寂寂．過雨草萋萋．氣合非容易．官拘坐阻睽．孤吟唯酒對．愁立見烏棲．學懶因循過．詩成取次題．相思不可望．烟樹暮淒淒．

題所居西齋

幽居不厭小．小院有深庭．一曲秋風地．低簷夕照明．脫條株有態．止水瑩含淸．中有支離客．吟腰瘦沈卿．

題楚州聖井拜贈主僧

古佛勝妙力．一泓常淡然．禱祈供衆欲．守護賴師賢．淸碧疑齋鉢．秋登寶供前．自慚多病質．時許挹淸泉．

題倪敦復北軒

瀟灑倪夫子．新城面北堂．庭前無獄訟．客至有壺觴．書靜塵埃絕．春餘花草香．爲君題素壁．容我醉中狂．

書壁

後院人稀到．荒池半是苔．好花隨地有．幽鳥自山來．靡靡香草合．陰陰夏木催．昭亭有佳色．每至不容回．

和應之石澗

麥氣朝含露．溪光夕照煙．鬪麤蒼角老．雛雉絳毛鮮．莢折紅榴綻．蓮香水麝燃．敢辭幽僻處．直恐負林泉．

李贄皐畫像

管樂久鬩閻．興王一士多．平生自龍虎．功業在山河．公子悲黃犬．騷人赴汨羅．當年閱川恨．流落復如何．

散步西園
歲晚傷局促。散懷唯小園。鳴禽下荒寂。孤木倚高寒。閏月長蔬甲。清霜瘦竹竿。荊人重鮮食。怪我厭魚餐。

七月七日晚步園中見落葉如積感而作
東園久不到。落葉曲池平。搖落還如許。歲時眞可驚。衡茅望故里。漁釣寄餘生。放逐逢艱歲。藜羹未敢輕。

秋園
山蹊久不到。落葉滿秋園。幽草自寒綠。晚花媚碧鮮。鷄豚放斜日。鷗鷺下遙天。閭里經過熟。居夷已一年。

種圃
促舍亦爲圃。從人笑我癡。自求佳草木。仍補小藩籬。吾事正如此。人生聊自怡。霜松末及尺。獨我見奇姿。

東園二首
小園晴自掃。曝日坐前軒。野鼠穿山葉。寒鴉啄草根。短籬藩蹊地。別逕入孤村。幽趣供岑寂。淹留不復論。

又
水落橋痕在。沙乾岸草枯。霜餘槐老壯。風際竹清疏。啄木高遙響。鵓鴣飛且呼。二年親友絕。唯有對禽魚。

萬松亭有感
小雨濕青松。松間多好風。翠光濃欲滴。對舞千蛟龍。可惜青玉敍。道邊雲花蓬。幽人不汝棄。應有綠毛翁。

幽草
幽草堂軒秀。盆池遇雨添。新晴雀哺子。永日燕穿簾。世事休驚目。閑中且養恬。黃公有美酒。時得醉厭厭。

又
衰草已無賴。秋花只強名。雨園蛩響細。寒樹鳥啼清。淹泊知吾道。幽居見物情。唯應有鄰叟。足雨問農耕。

山暝孤猿吟
平野何岑寂。空山晚易陰。微雲數峯暝。幽谷一猿吟。風果飢逾少。霜枝冷不禁。引吭當落日。激響度前林。最惻驕人與。偏悽遠客心。空齋懷謝守。空復昔時音。（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五

五言律詩

新葺附火小閣
低簷僅障風。深爐宿火紅。忘懷榮辱外。無事寂寥中。隕葉鳴寒瓦。飛霜皎夜空。宵分未投宿。飢苦北來鴻。

泛江偶成
扁舟漾寒水。暫使客心清。天與秋陰合。江連野色平。洪波迴赤壁。蒼野帶孤城。更想孫郎戰。臨風動壯情。

潤州書事
野曠封城堞。疎松隔麗譙。樓臨寒澗湧。門揖翠岩嶢。客思閑易感。歸心去莫招。何時送客處。看我理歸橈。

暮歸
牛羊久已下。寂寂掩城扉。水鸛鳴城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九月十八日夢中作聞雁詩
何日離燕磧。來投江上洲。高鳴雲際夜。冷度雨中秋。縮繳違須避。稻粱寒未收。春風歸翼便。容易一冬留。

秋日

隕葉鳥不顯。枯莖蟲暮吟。野荒田已獲。江暗夕還陰。夜語聞山雨。無眠聽楚砧。斂裘還補綻。披拂動歸心。

和晁十七晝眠

冉冉殘春去。悠悠歸夢賒。舊園幽幌靜。風引晝簾斜。清蔭延高柳。餘紅惜晚花。山居諧靜僻。詩句是生涯。

早起偶成

枕席清如水。蕭然一老僧。雞聲消壁月。曉日失窗燈。山葉寒逾響。江雲薄易凝。老僧曾教我。任運且騰騰。

正月二十日夢在京師

客睡何展轉。宵燈暗又明。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許國有寸鐵。耕田無一成。朦朧五更夢。俄頃踏王京。

夢中作

去路迎朝日。齊安客馬西。山行逢曉雨。客袴濺寒泥。歷險輿何健。銜風酒自攜。回頭思舊止。陳迹已淒淒。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睡。禪蒯每晨興。隣碓舂殘月。牀蛩語暗燈。高林鳥聲起。幽草露華凝。筇杖倚禪榻。生涯一野僧。

又

端居歲已宴。杖屨亦蕭然。雲露窗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翠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又

江上秋陰合。柯山曉雨來。貂裘欲辭篋。紈扇已生埃。落葉湮相藉。晚花寒未開。殷勤採黃菊。九日泛清杯。

晨起

曉色淡朦朧。園林白露濃。寒蟲蛩響砕。秋屋葉聲中。更老心猶壯。雖貧尊不空。淨生依天理。不擬哭途窮。

晚作

靜枕有遠聽。風聲帶曉江。寒雲垂紈紈。殷鼓已逢逢。功業驚殘歲。江山隱陋邦。寒雞催客夢。呼日上低窗。

小齋夜思

夜久高籟息。燈明一室虛。蟲聲寒覓鵲。落影老楸梧。大澤星河淡。孤城更漏疏。安能久鬱鬱。與發付歸歟。

晚同永叔小酌漫成

庭竹晚風細。階莎絡緯鳴。連山沉落日。萬竅起秋聲。客思方淒切。流年可嘆驚。平生一樽酒。正爲此時傾。

冒雨歸飲酒

密雨集春庭。花含曉氣清。喜傾燒酒釅。更御暑衣輕。老惜春無日。窮欣歲有成。杖藜園徑曉。坐見小池平。

和蘇仲南邢湖會飲三首

老病慵岑寂。燕游聊與俱。開樽當勝地。飛蓋渡平湖。落日晚明滅。烟林遠有無。歸來燈火夜。人影亂栖鳧。

又

交友不在眼。逢君懷抱開。主人容客醉。樽酒犯寒來。老境侵霜鬢。孤愁付酒杯。身閑不易得。相與且徘徊。

又

新亭當絕島。景物更清妍。耳熱風前酒。心澄水底天。觀魚方有得。薦味肯烹鮮。默坐吟春草。知君似惠連。

人家

人家依古木。雞犬亂山深。積雪晴猶壯。寒雲晚易陰。斷荷欹凍水。孤月戰風林。稍稍栖烏定。飢啼何處禽。

山城

野縣閉門早。山深更漏微。薄雲依月宿。孤翼犯霜歸。弓冷新膠健。貂寒舊縷紕。旗亭換新酒。不惜篋中衣。

他鄉

春寒客古寺。草草過鶯花。小檻供朝酒。溫爐煮夜茶。柏庭鳴曉吹。樓角麗朝霞。莫嘆萍蓬迹。心安即是家。

山夜

更漏孤城迥。□城靜夜長。天高風送雁。月冷樹浮霜。晚菊差池綠。高桐次第黃。曉來南國夢。不覺寄他鄉。

偶成

却掃客不至。端爲四國騷。杯寒薦園實。食儉煮溪毛。霜過橘柚熟。天晴鴻鵠高。幽齋高木近。不寢聽雞號。

溝泥

溝泥不可步。況復雨清晨。下直休半日。閉門閱晚春。著書聊爾耳。隱市笑徒云。買酒待新月。奈茲千里雲。

又

不嫌泥潦巷。自掃寂寥居。雨已標新杏。春猶遺老樗。風光習暖事。雲物或寒除。頗復撩詩句。時時漫興書。

柯谷

柯谷秋已晚。衡門終日閑。老唯謀酒食。病更怯風寒。暖脚氈鞋穩。蒙頭衲帽寬。年來諳世事。對客欲忘言。

東堂

杳杳寒雞唱。漫漫夜色深。斗柄垂地直。河勢向沉沉。林鳥栖欲去。草蟲寒尚吟。幽人掩蓬蓽。不睡擁單衾。

和晁應之山中

康樂雖爲吏。不忘山水情。我無蓮璧美。君許託車行。幽鳥花前語。春泉竹外鳴。勤移無草草。吾友笑功名。

和出山

晚別招提去。春風信馬行。路幽昏竹影。山遠尚松聲。嶺斷晴天闊。川橫綠野平。不因泉石好。安覺利名輕。

偶成二首

烏啼宮直散。歸舍日猶長。暗樹殘春綠。回風欲雨涼。久知癡有絕。端爲酒成忙。可是嘲須解。平生一漫郎。

又

綠遍長安樹。春歸空隔年。愁多落花地。情遠倚樓天。河漢崑崙外。蒼龍北極天。老知玄有味。羞更賦神仙。

晚涼行稻畦間

萬木秋徵警。山川夏已深。迎風雲卷幕。沉日水浮金。晚鳥吟高木。霏烟暝遠林。杖藜循野澤。談笑不行吟。

登城

楚望迷千里。孤城草樹濃。憑臨點衣雨。容易落花風。人事年年改。風光處處同。未能忘出處。徒倚更青空。

又

綠野望不極。登臨引興長。憑高延澤國。搔首對風光。乍出鶯貪柳。新歸燕揀梁。欣欣物華好。吾亦引清觴。

登夢野亭

危亭瞰雲夢。眼界渺無邊。秋見長江路。晴寬七澤天。永懷哀郢賦。誰弔獨醒賢。俯仰悲千古。披襟尙颯然。

同應之登大朱陂

望闊眞多思。憑高更損神。山川散白日。草木共青春。寂寂興亡事。悠悠來往人。素衣與白紵。盡化洛陽塵。

正月十八日晴霽登柯眺望二首

柯山通細履。幽步近青紅。送目無窮浪。吹花盡日風。餘生付沮溺、高論看夔龍、陳許春多雪。吾行亦欲東。

又

寂寂池亭古。園荒草自春。東風獨游客。遲日未歸人。久雨衆山晦。初晴萬境新。長歌覩天壤。高興不無人，

在告家居示內

雖云官事簡。不似在家安。妥妥婦子語。嬉嬉兒稚閑。甘渝失蠢懶。獨酌置杯盤，老覺偎紅好。莫將年少看。

寒食日同婦子飲東園小宴

寒食無與樂。攜孥宴小園。青春積雨霽。白日萬花繁。時節悲江國。窮愁泥酒尊。故鄉終在眼。樂不得重論。

東堂夜坐偶成示秬秸和

東堂歲云暮。永夜有餘清。月暗雁程急。霜嚴雞夢驚。微明旁舍火。斷續戍樓更。老眼渾無睡。偏聞曉雨聲。

同晁郎及秬秸步游乾明晚邀柯山歸

野水菰蒲秀。荒陂薺麥長。卑田留積雨。荒寺掩斜陽。遠樹連雲夢。羣山近武昌。言歸日已夕。村逕度牛羊。

斷雲

斷雲秋望闊。山霽夕成霞。淒冷初高月。喧闐未定鴉。伏櫪良馬瘦。挂壁寶刀斜。寂寂山城夜。明燈照鬢華。

秀蔓

秀蔓依蒼老。寒枝映屋疎。寒暄候蟲報。昏旦老雞呼。已飯新收稻。仍烹自種蔬。鄰邦有佳釀。衝雨隔江沽。

謁敬亭祠

古廟依山麓。開門石磴深。疎林歸鳴鳥。野殿宿寒陰。落日魚鹽市。豐年簫鼓音。我來無所禱。瞻宇歎塵侵。

謁告之楚出都晚泊

馬跡不在眼。浪聲初泊船。蒼禾荒霽澤。紅樹表霜川。淮海南浮地。星辰北拱天。東方聊一飽。楚稻不論錢。（而惟楚大豐）

晚泊襄邑

月暗風臨靜。斗垂霜夜清。疎燈隔樹小。暗水歷船鳴。學字聲形苦。紬書卜祝輕。此身南北慣。隨處有平生。

柘城道中

欲雪日易晚。不寒風更清。崩橋斷官路。積水入空城。屏□野初燒。□邱民始耕。（陳宋大水之後。）冬暉疾如馬。汲汲暝猶征。

離陳至華酉

落日照原隰。晚風吹客氈。空巢霜後木。殘枿燒餘田。憔悴貧中客。蒼茫歲暮天。遠遊經道路。無地息勞肩。

離宛邱斗門

檣烏映高柳。晚泊近晴川。野日籠煙樹。風霜斷夕天。牛羊知別墅。燈火認鄰船。獨客歸何晚。平蕪遠更連。

孤城飛鳥外。春水片帆前。蕭瑟孤征恨。更深獨未眠。

二十二日立秋夜行泊林皋港二首

蕭蕭晚風起。孤舟愁思生。蘆間一葉過。葦岸數蛩鳴。老大畏爲客。風波難計程。家人夜深語。應念客猶征。

又

吳楚封疆接。東南澤國寬。江流秋日盡。山對暮雲閑。囊有離騷賦。頭餘騎省斑。前秋聊把酒，一笑且開顏。

四安道中

地平彌望水。舟穩滿帆風。黃葉新霜後。青山落照中。對疆天象別。風俗島夷同。黯黯危橋夜。疎燈照閉篷。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雁行遲。草木霜天晚。山川澤國卑。宣城不負汝。好繼謝公詩。

白羊道中二首

徒旅已歷憩。過山知幾峯。空畦鳴野水。壞道拱寒松。縣酒自能暖。褐裘初御冬。朝飢久未食。林寺已鳴鐘。

又

日出客心喜。路平人足輕。風高不成冷。雨過有餘清。水落溪魚出。村深田鶴鳴。勝遊須秀句。多愧謝宣城，

羸馬

駸駸羸馬去。秋晚思悠哉。日暖禾黍熟。霜晴鴻雁來。晚篁經雨出。幽菊犯寒開。宦冷無拘束。尋山首易迴。

楮河

土壁裂如削。流泉漱雨聞。平沙放清淺。小石聚潺湲。絕岸木斜出。隔橋人暮還。憑鞍照毛髮。羈旅易衰顏。

惠濟道中

山雨夜塵息。林霜晨氣清。荒城餘古木。破塚有新耕。風俗通秦壤。川原抱洛京。憑高時駐馬。指點問山名。

山行

驅馬春山去。山蹊繞澗斜。淺清沙岸水。疎瘦石岩花。放蕩從生事。殷勤向物華。依微聽雞犬。深柳映人家，

子權朝散久在蕪湖寄鄱酒四壺副以小詩

寒流不相待。舟楫定何如。歲事日已晏。客行誰與娛。進魚將入饌。江酒且傾壺。我似離羣雁。汀洲片影無，

務中晚作

實事一酒甕。寒齋低竹簷。朝昏經過半。老病醉相兼。樓晚雙旋鳧。城昏疊鼓嚴。隔江吹笛處。空碧帖新蟾。

齋安秋日

齋安荒僻郡。平昔處放臣。幸此公猶美。復此高秋晨。百憂雖搶攘。一榼奈芳醕。畢杯三酌後。遙作葛天民。

書懷合

爲官不治民。淸坐晚秋晨。隨事文書了。偸閑筆硯親。吏歸雅集定。門鎖月華新。野鳥何勞鬧。窮通理有神。

晨起雨霽作

寂寂柯山曲。悠悠放逐臣。雨晴人踏曉。山靜鳥啼春。最惜庭梅謝。猶欣壠麥新。但知年歲好。饘飯任乾坤。

永寧遣興三首

圖破空陵墓。時移改要衝。人隨幽谷路。縣隱亂山峰。寥落荒祠樹。悠揚晚寺鍾。猶傳仙舊隱。跨鹿有遺蹤。

又

朱顏潘令尹。不肯事輕肥。筍逕靑無地。苔牆綠有衣。書勤枯簡斷。詩疾紫毫飛。應笑疎慵尉。朝游暮醉歸。

又

花縣春曾到。人家幽谷間。市門猶礙石。耕壠盡依山。地僻荊榛秀。人稀魚鳥閑。願逢賢令尹。沉醉不知還。

寄文剛求蟹

遙知鎭水蟹。九月已經霜。筐實黃金重。螯肥白玉香。塵埃離故國。詩酒寄他鄕。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

雙鳧

雙鳧元自白。況乃小池淸。逐伴知身潔。當庭獨眼明。暖沙晴共戲。寒渚夜多驚。何事秋風起。軒然向主鳴。

代人上潁川韓端明生日

實歷休明運。金貂將相門。產材皆鉅植。流慶出深源。世仰風規舊。公膺戩穀繁。人間見麟鳳。天路引鵷鵾。諸老推淵懿。英儒伏討論。韋平家學盛。黃綺帝師尊。天步開華旦。寵明照厚坤。曳裾趨法從。操筆代王言。諫說傾朝聽。公忠報主恩。高風何凜凜。蘊蓄在元元。夷險千途歷。淸明一志存。寶圭純不琢。秋漢闊無渾。鳴佩登書殿。均勞鎭輔藩。洪樞歸少第。玉節對元昆。臘報□春近。陽生厚地溫。當年占夢寐。此日降璵璠。賀宴開瑤席。陳庭列壽尊。簪纓羅盛族。蘭玉立諸孫。霜鶴塞邀健。岩松老更蕃。人祈賢相兩。國倚太師垣。留滯瞻雲館。飛馳有去魂。微官守山邑。無□走賓軒。中外心方注。君臣契已敦。覲□登輔弼。飛潤及孤根。

魯直示其伯父祖壽馬鞍松隱齋詩次其韻（祖壽年七十五名序）

老鶴閱世久。歸來毛骨寒。田園半拱木。兒稚總勝冠。愛客能酤酒。尋山不跨鞍。平生未見面。試作阿咸看。

次韻孔舍人讀書

圖書陳秘奧。樽俎肆雍容。玉殿朝回客。蓬山深處峯。探囊圖軸舊。題蠹姓名重。盛世年年事。新篇莫厭供。

夜讀賈長江詩效其體

五字一篇詩。人傳賈島詞。淸秋千古在。幽淡幾人知。霜夜燈前讀。林閒靜處思。恍然如見面。更對七朱絲。

和天啓賁古木山石詩

有待雲雨在。無傷斤斧餘。將軍漫弓箭。居士或眉須。缺記共工怒。深資夸父腴。攀條感衰變。恨汝亦非夫。

少年

朱繩縛天狗。白羽射旄頭。新佩將軍印。初成甲第樓。綺羅諸院夜。鞍馬五陵秋。惟有如霜鬢。令君覽鏡愁。

暮春游柯市人家有作

桃李蹊云過。林塘老景濃。幽花冠曉露。高柳旆和風。草木家家秀。溝塍處處通。況聞如雨足。高枕待年豐。

秋日游柯市

柯市漁樵暮。游人落落稀。屑禾新穫野。炷火欲鳴機。草木經寒雨。川原淡夕暉。北歸吾敢必。身世正多違。

手種芭蕉秋來特盛成二大叢

移植自磽瘠。秋來成兩叢。翠旂舒曉日。綠錦障西風。雨砌珠璣委。風簷翠扇重。主人培壅厚。未肯畏嚴冬。

山舍

蕭蕭山舍靜。誰復與相親。琴酒忘塵事。詩書有古人。歲豐民事少。地闢土風淸。聊樂身無事。功名喪我眞。

秋夜

月到啼螢壁。風搖睡鵲枝。秋來客不寐。遙夜漏何遲。已近風霜節。寂無蚊蚋時。天時只自爾。浪遣宋生悲。

寂寂

寂寂秋日暮。翛翛篠影斜。鳴蟲隱衰草。晚蝶守餘花。雨急荷翻葉。牆崩竹引芽。不才非吏隱。雞黍學山家。

卽事

雨耕生朝菌。秋將長若邪。槐榆蔽窮巷。蓁藟接鄰家。但願好事酒。無勞長者車。御冬須旨蓄。吾亦問生涯。

落莫

歲晚苦落漠。獨遊情易傷。晴溪沙漾碧。秋徑葉鋪黃。幽菊開經雨。疎槐老奈霜。閉門無俗客。塵散有林塘。

冬日雜書

地僻秋將老。山深客未歸。閉門朝對雨。搜篋冷添衣。圖暗經陰晝。琴昏在匣徽。妻孥慣山藪。不復問珠璣。

又

歲暮北方疾。山深塞日昏。授衣貧厭補。添纊老須溫。慵慢拋書卷。晴明到藥園。鄰家新酒熟。吾敢但空樽。

又

一逕秋風起。牛羊晚自歸。寒燈明野店。吠犬守荊扉。空峽風霜急。孤村火燭微。庭梧搖落盡。栖鳥夜歸稀。

又

歲暮周南遠。驚心鬢欲絲。風霜爲客老。淮海寄書遲。峽冷重雲夜。天昏斷雁悲。山爐通夕火。賴爾獨吾私。

短景冰霜地。人稀豹虎村。風連諸壑動。日帶亂山昏。浩蕩空回首。蕭條獨掩門。東周竊耆老。留滯飽知聞。

又

望極添秋思。樓高動旅懷。天寒諸瀨急。野闊四山來。餘葉能幾許。高鴻殊未迴。年年洛陽道。歲晚厭風埃。

出都之宛邱贈寄參寥

蕭然耳目清。驅馬別都城。岸斷秋光出。川平雨氣橫。浮生歸物理。閑景付詩情。歲晚江湖客。何爲滯玉京。

和葺西齋

川舟眞有待。勿歎滯塘坳。自古荊榛地。豈容鸞鳳巢。君才宜柱石。我志老蘅茅。從此延風月。新詩與細嘲。

同戚郎夜飲

雲物歲將暮。風烟晚自淒。吏人初授宿。晚翼已歸栖。美酒淺深酌。新詩取次題。親交盡在眼。幸不費招攜。

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六

七言律詩

春日

如絲柏甲飣春盤。韭葉金黃雪未乾。旅飯二年無此味。故園千里幾時還。異方時節三卮酒。殘歲風煙一慘顏。會奉認旂與邦禮。歲窮祠祀少休閒。

晚望

長林脫葉委高風。晚菊依依發舊叢。夢澤雲低銜落日。中洲山斷見來鴻。行吟騷客三年謫。嗜酒衰翁百事慵。歲晚不須求季主。從來天理有窮通。

四月二十日

十步荒園亦懶窺。枕書小醉睡移時。健如黃犢時無幾。鈍似寒蠅老自知。休惜飛馳春過眼。但求強健酒登巵。枇杷著子紅榴綻。正是清和未暑時。

早起觀雨

雨葉風枝日夜長。東園穠蕊欲生光。可憐積雨過初暑。更轉餘寒作曉涼。蠶事已成家媼喜。麥畦初避老

農忙。綵絲結縷催端午。又見黃頭鼓棹郎。

十二月十七日移病家居成五長句

水國窮冬猶未雪。木牙草色似春餘。醫教治嗽停朝飲。目爲方眠廢夜書。衆醉羞隨人鼓舞。天知誰怕鬼揶揄。久已率野由吾道。又信從來德不孤。

又

老去塵懷痛洗煎。虛舟不繫任回沿。寸心若變有如日。萬事不憂終在天。莫爲飢寒棄南畝。須知穮蓘有豐年。桃符侲子喧閭巷。又向江城十歲捐。

又

憑高游目快遐瞻。落日孤雲與水兼。萬頃澤空供雪意。一枝梅笑破冬嚴。擎□未滅飛揚興。引滿何辭斗石添。楊柳催春兼警客。荒溝照影弄纖纖。

又

從今羞復走功名。鹵莽因循已半生。心遣我愚應有謂。眼看人智亦何成。夢爲胡蝶因觀化。目送飛鴻漫寄情。堪笑妻兒懷土甚。謫期未滿已謀行。

又

紙窗低下火爐邊。有底宜人意若便。移疾何妨開五日。放慵猶欲醉終年。平生親友懷天末。談笑妻兒在目前。誰似匡廬白居士。暮年華髮洛陽仙。

寒食前一日大雨不止

寒食窮愁嘆陋邦。可憐終日雨淙淙。不妨農畝連雲稼。獨惜園花脫錦杠。最苦繁聲欺屋漏。願看霽色放春江。明朝日出誰能料。已喜燈花照夜窗。

喜雨贈潘邠老昆仲

臥聞飛雨響高堂。已覺翛翛短幌涼。悔禍畢方收烈燄。知時田祖放新秧。簞瓢幸免遷三徑。穀麥行看羅萬箱。欲過東坡泥沒脚。春餘煙柳正蒼蒼。

和蘇仲南柳湖會飲

北風閉雪不到地。寒日自同雲外天。愁人得酒百不問。滿引聊作諸公先。少休歌舞進棋局。更放旌旗移樓船。我欲吳歌恐驚坐。戲揮如意扣船舷。

夜霜

夜霜偏警軍城角。晚日如催林寺鐘。蹭蹬此身甘已老。推遷世事本無窮。邯鄲夢裏忘將寤。蠻觸軍中尙戰鋒。我有一言開達者。到頭可倚是天公。

十月二十日夜天雨雹震電先是數日極煖至是方稍晴

江鄉節候異中州。十月狂雷震未休。二年到耳同常事。一夜雨聲如蚤秋。想見麥畦添宿潤。更欣蔬甲長

新柔。東堂晚望無氛祲。洗出樊山紫翠浮。

晨興自籬西望東園新開花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寢門迎曉日。卻從籬外望新花。安辭豈問荒三徑。閱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爲翁淺醆酌流霞。

潘大令臨蓮池二首

避暑人人得自怡。坐曹最苦劇囚纍。江邊金石焦流日。堂上糟漿酷烈時。一酌甘寒煩素梗。終朝揮拂倦蒲葵。誰知顏巷簞瓢外。更有秋風菡萏池。

又

年年酷暑軫皇慈。恩詔猶矜庶獄纍。白首坐曹真有罪。清風高枕歎無時。乘軒敢望終如翻。用智從前不及葵。他日東門驅匹馬。故應難忘習家池。

九月末大風一夕遂安置火爐有感二首

謫官兩向黃州火。知是明年何處冬。須信炎涼相代至。亦知榮辱到頭空。怨咨莫起天公念。燕坐何妨佛理通。更有牆邊一樽酒。能于愁面放春紅。（余以丑年春至黃。今見二冬矣。）

又

風聲一夜下林端。遂作霜天十月寒。三伏炎蒸不可過。北風栗烈亦何難。人情伺待常從緩。天令難移古不刊。幸有布衾能履在。雪深高臥更安閑。（黃岡三伏暑不可過。故云。）

冬至贈潘郎

曉鏡星星華髮新。江山流落未歸人。五紋暗度人間線。九寸潛通地下春。歌笑欣欣環老稚。杯盤草草稱清貧。與君同是柯山客。窗外梅花解笑人。

丁丑歲與德載相別辛巳復會於穎相視而歎仍蒙先惠佳句謹次韻

重入修門一見春。（余召還朝。常滿一春而去。）衰容仍是臥滄濱。歸來未解縈囚服。揮去真同下坂輪。痛飲久無連夜醉。白頭何啻二毛新。（闕。）

寓居春日書事

禪宮寂寂白晝長。出門江山悲異鄉。歌窗日煖好鳥語。空庭客稀春草長。紅樹人家隔修竹。青蘋村路遠

闕。

至日有感

前年至日在何處。嵩寺蕭蕭客許昌。乞火夜溫行客酒。披裘曉冒五更霜。暮投陽翟荒涼驛。正見人家燈燭光。飢馬臥嘶毛瑟縮。羸童曉對色蒼茫。二年旅宦孤村僻。東望歸心洛水長。佳節幾逢長索寞。我生何事苦淒涼。更無賓客青山滿。只有風霜老樹蒼。昭代甯須厭留滯。馮公白首任爲郎。

臘日二首

臘日開門雪滿山。愁陰短景歲將闌。江梅飄落香元在。汀雁飛鳴意已遲。佳節再逢身且健。一樽相屬鬢毛斑。明光起草真榮事。寂寂衡門我自閑。

又

早歲懷人千里。勝日難忘酒一杯。不恨北風催短景。最憐殘雪冷疎梅。江邊寒色雁催盡。天上春光斗柄回。我獨呼兒臘丸藥。微功聊取助衰骸。

偶成題裴晉公祠

獨持將鉞靜氛妖。後世英名日月昭。善聽聖君非易遇。將亡因豎不難梟。悲風蔓草移今古。野殿空庭鎖寂寥。更有從軍老司馬。銘功文字配咸韶。

冬日書事

昨夜新霜著瓦乾。西園梧葉盡飛翻。楚鄉原野長青草。澤國風雲只薄寒。梅蕊半含空有待。菊叢已過似無言。杖藜引望仍搔首。羨爾鳴鴻蹔羽翰。

齊安今秋酒殊惡對岸武昌酒可飲故人潘主簿時惠雙榼

軍城曉鼓已蓬蓬。城下秋雲卷暮江。祇有老雞能挽臥。更無佳客可傾缸。衙風時動蕭蕭葉。晚日斜窺寂寂窗。猶喜江南有佳客。憐貧時致玉壺雙。

東堂即事

東堂歲晚直窮寂。落葉寒蔬風雨餘。下里數家同井臼。荒山十里半榛蕪。夜霜摧菊房俱斂。晴日薰梅氣欲蘇。誰似樊山偏得意。倚天蒼翠照空虛。

八月六日西風極涼如十月閭晨起偶題

初過三伏暑初歸。風景誰知遽慘悽。短日旅愁消美酒。五更鄉夢託晨雞。江天水冷魚龍蟄。野澤風多鴻雁稀。塵篋敝貂猶得在。過冬偶□嘆無衣。

正月三日大雪雪晴有感

平生對雪須千首。何事今春無片詞。老大怯寒唯泥酒。窮愁須醉不吟詩。潤催庭柳將開眼。□送江梅欲別枝。何處高樓有殘白。舊遊無處寄相思。（余在京師。雪後有詩云。偎得君家門上雪。）

雪晴

荒園雪晴愁逕滑。濕柴聚坐擁爐紅。寒香委地梅無賴。嫩坼抽苗麥有功。瘴癘潛消人氣樂。豐登定慰客途窮。煖寒破悶功無敵。賴有樽中臘酒醲。

久陰忽晴作詩寄秬秸時二子抬幹在陽翟鎮

想爾扁舟野岸橫。久陰今旦喜晴明。天寒野曠北風利。雲霽江渾春水生。家近凍醪時可致。旅庖鳴雁足供烹。東園早作歸來計。紅紫紛紛日向榮。

冬後三日郊赦到同郡官拜勑回有感

詔書佽下走風雷。滯魄州門拜勑回。天上六龍歸禁闕。人間一雨到根荄。江邊時日將舒柳。雪後春光欲到梅。白首放臣隨衆喜。教兒深酌手中杯。

採梅有感

澤畔騷人未放回。江邊又探臘前梅。已知無木桓先得。固使凌寒特地開。杜老閤前勞賦詠。玉川窗外獨驚猜。試思感舊傷千里。可以臨風舉一杯。

三月十二日作詩董氏欲搆築堂

黃鳥聲中花已盡。綠楊風外日何長。柯家山下有幽築。雲夢澤南飛故鄉。老病裌衣猶怯冷。春深衰酒漸聞香。本無智術爭榮辱。只闘尊前身健強。

草木

草舍廬藩百事貧。有時遇酒暫醺醺。天涯日落未歸客。江上春寒多思人。寄遠相思時有夢。感時長嘯不無神。東風又欲催桃李。搔首花前獨岸巾。

贈寵安常先生

德公本自隱襄陽。治病翻成客滿堂。頗把窮通求日者。試將多病問醫王。一九五色寧無藥。兩部千金合有方。他日假河如石鼓。著書猶願記柴桑。

三月二十四日聞鶯

桃蹊李逕有埃塵。寂寂青陰蔽四鄰。落月半窗幽夢斷。隔窗芳樹語鶯新。忽忘身是三年客。便覺樓瞻二室雲。佳境故人如一夢。懶將白髮望餘春。

柯山聞鶗鴂

三年不聽早朝雞。慚愧高林鶗鴂兒。滿眼山林春已去。五更風露月沉西。厭聽田舍驅牛苦。想見天門寶馬嘶。獨我朦朧□曉睡。故園門巷夢中迷。

齊安食蔞蒿根菊苗

故園蔬甲又逢春。想見雕盤巧鬬新。強掘蔞根盤鬱屈。故挑菊苗嚼芳辛。春來小疾妨杯勺。老去懷鄉役夢頻。堪笑吳儂戀蓴鱠。素衣愁化洛陽塵。

汴上書事

荒陂浮雁啄寒水。古木老烏啼夕陽。酒市讙呼人醉飽。叢祠歌舞歲豐穰。黃花半落經寒雨。紅稻初堅得早霜。倚岸老枝榆骨白。出林丹實柿肌黃。空林啅起團驚鵲。槁葉悲啼有暗螿。屢見暮歸人臂隼。相門閒宿客擔囊。貂裘西去衡寒早。澤國東歸寄夢長。入洛自慚文價薄。卻憑山水助清狂。

次韻黃汝器與君謨唱和三首

飲量平吞叔度陂。宣城風月舊相知（頃年與君謨相遇宣城痛飲高歌）。雪霜欺客凋新鬢。珠玉投人出好詩。門對洞庭書滿架（君謨自言藏書萬卷）。飲翻雲夢酒盈巵。江城少駐還鄉棹。一伴山翁醉習池。

又

吳門韋白舊推賢。文雅相望數百年。千里江山留醉墨。五湖風月繼歸船。書來遠慰連鑣夢。歲熟歸收種稻田。仕祿及親身早退。高名榮事更誰先。

又

愛君退易似前賢。投劾歸來不待年。世故飽諳眞昨夢。道心不繫學虛船。莫悲白雪凋元鬢。自有丹砂駐寸田。兩郡詩筒屢傳寄。主盟騷雅定誰先。

三月一日馬令送花

未說潯陽別淚痕。江邊蘋芷不勝繁。不知來歲在何處。又對新花憶故園。插帽每慚揮白髮。飛香曾伴醉清尊。去年今日淮陽道。落絮殘紅正斷魂。（以上宛邱集）

七言絕句

宋景平命賦隔窗花影

午睡朧朧春日長。半消金鴨水沉香。隔窗花影時來去。疑有東鄰覘宋郎。

晚春初夏絕句八首

陰陰夏景發餘春。清曉園林未有塵。日日東風欺弱柳。鵝黃吹盡作青雲。

少室山前日日風。望嵩樓下水溶溶。卷將春色歸何處。盡在車前榆莢中。

吹盡成蹊桃李塵。兔葵燕麥一番新。只應解籜抽青玉。霜節枝枝尚可人。

古柳參天鳴啄木。青蕪覆地下鳴鳩。白頭懶計留春計。睡起移時獨倚樓。

曬足高簷春日斜。碾聲初破小龍茶。樓邊綠樹飛紅盡。春色牆陰老薺花。

青春已過明年事。晝漏初知夏晷長。日日南風筍成竹。殘紅雖有不成妝。

春歸艸木漫青紅。半委泥沙半逐風。誰似長楸百餘尺。高張錦繡照晴空。

酴醾架不勝繁。洗雨吹風更可憐。姑射山人半仙骨。白花凋盡獨嬋娟。（宛邱集）

木香

紫皇寶輅張珠幰。玉女薰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墨莊漫錄）

柯山集拾遺卷七

議

慎微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爲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耨蕪穢。務爲牢固精密。不使有纖芥之隙。爲奸人所窺者。何也。以爲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警。而吾固已豫爲經畫于衆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細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爲大治。而不能不累于泰然無思之懷耳。蓋世之善養生者。比于常人。則其所以累其生。天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異于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于是又日夜練治其氣。調揉其身。小至于飲食之忌。詳至于衣服之飾。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于頃刻之欲者。豈以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爲足以傾其本哉。蓋不若是。要不爲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于壽考安強之域。而保其無所便于前者耳。而臣之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于安樂不慮之處。狗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助用之府。

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慎微之論于今日者。天下之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陲。訓式鍊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篤于兩邊之卒。而臣之拳拳以爲東南兩隅。亦當有以預備。而陛下威武鎮服之氣。當使之周通四海而後足□也。臣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夜往復。牽挽綢御之卒。皆一切責之于州有司。斷長補短。常不足于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卒。數既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城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上自衛之心。而望其出力捍衛。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江湖千里間。以山藪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桀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間。聚爲寇賊。殺掠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絕也。雖然。何足道哉。狃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蛟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閩而守之。則何能爲。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以爲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之民。不能不罹其毒。于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既以能絕人之所六欲。而人之大欲。至難絕者。雖絕其所至難。而不爲其所至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強梁無紀之奸民。伏萬里樂戰之驕虜。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士卒。各逐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間控帶要害。有所防守。當加于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爲者而後補。既補則使之習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既廣。則士卒之充役者。習戰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戰者各占其半。更番而教。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遷進。則有司取其勉強刺堅。優于其黨者授之。而監司歲時巡按郡國。皆臨按激賞。勸以勸沮。使一州有可用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于甚弱而不振也。彼其所捍衛。乃其父母妻子之邦。宜各盡力而不憚。而奸民亦有以預其心。故臣嘗以爲今山林之盜。特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顧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爲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道也。而有司不過爲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不足。臣以爲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罷。戍兵既不外戍。則其逃遁死亡。可以不補。益于此而省于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士卒之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獨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夫綱目之詳。悉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臣以謂不是過矣。

慎微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于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于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于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親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荒之野。其罰之至于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于其間。其勢至于勞天子。勤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遽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于善。則近于柔懦而不決。而不率教之罰。又至于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于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

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于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于無益而爲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于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爲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命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由壞矣夫惟其閒有所謂桀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于是天下爲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爲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爲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爲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爲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爲吾患而恕之何以異于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屏之于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于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覬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奸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竊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奸豪者尚當爲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爲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爲劫掠一爲劫掠則屠羊發冢盜敗殺害何所不爲已故田里之閒游手無賴酗酒毆鬬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閭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鬬酗放縱而入有司者既刑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譏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爲之罰不幸不入于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情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籍其名上之于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爲兵並之有司籍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于逋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奸而威之亦且勸于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閒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劫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閒豈無能扞拒驅逐之者何遽爲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致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于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閧而爲之勢不須臾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于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由此之故夫與盜爲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爲之助方劫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于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而無恕大憝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時忍于此哉勢有不得已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爲慎微之說

至誠篇上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焉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于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于昆蟲草木之細至于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備而無有可閒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與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于迹迹修而意行示教于物物陳而教達而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識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于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閒之心于內則其動于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于外外之所示必能致之于物故人望其齊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于誠不能逃也立誠于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于誠猶冰雪之消于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消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于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閑不恭而肅墟墓之閑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于禮樂既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感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感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閒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于操偶人象龍而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于縲緋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絃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于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于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于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于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于善誠好之其于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際則物不可得而閒物不可得而閒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道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爲興禮樂之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致先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審。而爲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爲善矣。而未問也。可以語道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愼思而力行。其心明乎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于中而無閒。此之謂自明而誠。故或始于學。或終于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過絕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陛下克自勤勵。好學而博覽。內無聲色遊畋之嗜。以敗沖和之心。外無奇技異能之好。以亂專一之慮。樂善好士。尊儒尙德。陛下之于學。其汲汲如此者。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于始。而資學問之益于後。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充而達之于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勵之以篤誠。使有司不以禮樂爲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陳之。爲朝廷之一事耳。爲禮于此者曰。吾君非安于此也。是爲容不得不設也。作樂于此者曰。吾君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爲是說。而況于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尙復不論。而況于動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爲異觀。而治國以禮樂爲綴旒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下之于道德。旣誠矣。不可閒矣。蓋萬物不可得而眩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器耳。充是心而達之于聖。奚有難于此哉。臣之所妄爲此說者。蓋今朝廷禮樂之行。上自士大夫。下逹于庶民。未能感化動蕩。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以示天下齋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失不爲。則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爲是。非以備無故也。陛下將大興先王之樂。以除去近世淫慢之音乎。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爲是非以爲好古設也。信篤于內。色見于外。則行是禮也。將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與禮樂相和同而爲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效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于禮樂。旣已如此。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與平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觀陛下動作而其心與平日異焉。此所以有閒可入。而勸盪其心之端也。夫磬者器也。擊之者。物也。聲之聲、非其人之聲也。然聞者知其人焉。微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而蹈。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爲應。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通天子之至誠。而達于治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者。不過取給目前。以夫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充至誠于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時。天地陰陽之應。雖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微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樂者。莫如顯宗。其于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有好學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撥去末習。比隆先王禮樂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舜、三代之隆。此臣所以爲是說于今日也。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

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辭。嘗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遇中國富強盛衍。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北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末識。猶以武帝爲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強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禦廢。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轢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輿之親。爲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都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爲治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尙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爲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嘗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燭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北虜今日之勢。故爲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遽戰。當如吳起之取闔閭。晉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

者而專委之。陰謀密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嘗爲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恥受役於強。小不恥見用於□大。其勢未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臣屬[illegible]人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強大。乃始自貳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殘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強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費而勿厭。而昭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此離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嘗有兵精地少。爲之聲援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蓋武帝既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精甲。壓其衆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強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間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辯夫辨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間。或搆其隙而鬬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蓋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戢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八

議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強。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于民而役之。則將孰取以爲役。臣未聞將辦天下之大事。不責于天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勸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給吾之用。大爲之戰鬬。次爲之力役。至于會聚召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召則小應。進退往反。惟所欲爲。而無有違拂沮閡于前者。是以國強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既微。諸侯爭強。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于是相桓公以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二十鄉。五人而爲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爲里。則五十人之帥也。四里爲連。則二百人之帥也。十里爲鄉。則二千人之將也。公帥十有一鄉。而高子國子各帥其五。于是有中國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授之以政令。閱之以蒐狩。厲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爲齊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橫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既亡。裂爲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于是什伍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奸者賞之如斬敵。匿奸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鬬。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爲孥。勵去怠惰驕慢之心。而振作功名勇敢之意。于是全秦之民。蹶蹶奮迅。人自爲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闢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于天下。兵强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南有楚。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荊郢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事者也。民者爲車與馬。而載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驟進退。惟乘者之爲聽。夫如是。則車　一利可愛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踶傾側。與人異向。則曾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爲齊秦。惟其　車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于齊秦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弊之後。而奮强三代知遠之圖。深見先王之用心。而善操强國之大柄。故立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爲二十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爲二百五十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仲。衞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下既行之矣。臣猶敢爲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尚有詳略之殊。臣欲緒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爲足也。臣竊見今天下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略矣。今若使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未息。而臣獨以謂今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率五人而爲之長。必其所長過夫五人。自是上至于二

百五十人之長。則必智足帥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可立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郡邑或未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强校之名。則受侮遺謔之不暇。而況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事。召其屬之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辨事。其武足以驅盜。而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爲有罪。如是則擇之當加審。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衆之責。有司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既擇則授之。授之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也。故臣以謂既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既閑。而令尉合本部之正長而大閱之。略爲具賞。以旌其技之能者。而襮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爲定令。夫野人之情。易以勸沮勸。而難以言語諭。其視上之所抑揚。而尤以爲榮辱。夫使之榮辱于吾之勸沮。雖不力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勵。而歲一閱之。又獨任其正長。則民固不勞。而于事未有費也。大抵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執弓矢。深山江湖之盜。操刀于村落而不忌者。何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衆。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況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爲說。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于敢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于田畝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于農。有專于戰者。然則爾後世爲使民。而先王爲擾民。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爲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偶。而

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恃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畢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既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于朝廷之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朝之事既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陪跸之御。下至宰夫圉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有宄幾下愚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闕焉。則或于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往往因此而得自達于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于薦者一時之言。而求辦于保任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嘗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內則有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爲知人。其將帥如衞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于近習。或拔于階闥。當是時。天子之左右廝役。下至十歲玩賊從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賤圂狗犬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于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于禁闥之中。故凡起居動靜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耳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于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于微賤無聞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既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辦事。而武帝之所選。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

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于山。前虎兕而後豺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箙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遽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遽窮。取辦于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是而能獲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於察才。而獵夫急于聚矢。伏惟陛下奮中興之遠圖。而上察衰季之弊。隔□□□□□□□進外有學校三舍試舉。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盛選。校命于庭而入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來之能無遺者。雖三代亦蔑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于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閒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于萬里絕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爲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遠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臣。其次莫如邊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于上。夫向之所謂三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末官。常儤冗列。乃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爲縣令。七考而爲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于請託。或出于私恩。況于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淺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不有。此其不足恃也審矣。

故臣願朝廷略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階陛．與門扇階闥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頗選天下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辯說．外使處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使得從游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爲之員．庶乎天下之賤士．得進于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路．亦已漸及于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十人．三年而一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才能．歷于視聽者．已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勝數．使雖未得過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出左右之慮論．而出于陛下之考察．則請托消而私恩不歸于下．而公選出于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絕．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爲省閣之禁密．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爲當分直列職．嚴爲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內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爲不信而疑之歟．則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內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主于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于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無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于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于前．耳目爲之觀聽者．夫何事乎動作也．故曰．將主于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籌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之衆．而無疑于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于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于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將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縣．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孺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于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稱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于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家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有一人焉．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于俄頃之勝負者．何嘗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敗．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于羣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敵．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于凝室也．非巧于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于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遺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將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顧．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勤勤不忍棄于進取之武賢．而黽勉不獲已于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于用智將．非獨人君于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人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之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于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于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則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于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于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亡．而貨財輸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殆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于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懾誅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強．與李靖、李勣之勇智．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臨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何啻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于甚弱．然復定襄常安之地．蹤陰山．絕大漠．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匈奴于漢．未大甚也．何衞、霍、殫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縣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于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強之突厥．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勞逸．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衞、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于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

也。非苟勝而已。謀定虜中斷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萬陣。搗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爲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衞、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于其勇。使無勇則敗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衞、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于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衞、霍當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殰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直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乘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過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何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于不戮蘇建而乘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衞、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滑于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功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爲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于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于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于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由之而不悟也。彼衞、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觀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于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伯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鬭千里。踰險阻。陟荒絕。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于古人之緒餘。而一切自己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昭炙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嚮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皆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弈人之教弈也。操圖譜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于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于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于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閒。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于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于井陘。客戰遠鬭。不虞趙之絕其蹊。毆兵而納其國中。夫遠鬭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于國都之中。而李靖勤兵于北邊。腹背而夾之。則頡利之中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國。未能一敗而獲之。不能無慮于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苻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恐衆遠鬭。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內禍。故苻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嘗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嘗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者。于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說。甚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九

議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安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器惡則不足以治木。將求善隅乎。則自衆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隅可善也。將求善室乎。則猶治隅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隅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于一隅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于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聽男女之陰訟。而舍于棠下。而孟子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

耕桑里閭之事。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爲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于草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于雞豚狗彘之畜。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概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于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爲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爲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爲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愛賕之奸。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事辦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爲守則又尖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令是則安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取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于報覆。不若時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種植畜牧。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爲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士也。問曰。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始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雜力政之公。必始于守令。而後有成焉。

衣冠篇

自陛下即位以至乎今。上自朝廷。下及里閭。事無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偷慢之俗。其爲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爲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于下。宜莫深于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冠弁冕佩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共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概。雖略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史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于改者。蓋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盡知。驟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況通其意乎。一佩而聯衆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末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于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

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恥徒步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服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于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既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謬舛。展轉而相變。以至于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變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皆駭笑也。則何獨至于今而始憂乎此。俚優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于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逮于士庶人。與胥吏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于相亂而不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釁矣。然人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緣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繇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滅。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詐僞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來。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讀性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離判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

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名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己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務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不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能强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於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强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强弱之異。故人之精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爲性善之說。其有救乎萬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渾。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繇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閡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防。使避而違者。必盡其微。而無有蹊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疑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

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殽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蓋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諂奉嬖幸之賊人者。不應爲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姦足以容身。彌縫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喙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昔人之俗。高簡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尙實貴功。則人心不侈。不羞賤事。天下尙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舉世尙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尙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辨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尙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傲其上。憤世嫉邪。名譽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時之時。與世尙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絕。雄如曹操。猶聞許劭。晉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爲美觀而不究行事。譬之如敗梁污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亦宜乎。此則東漢尙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與。先王崇之。以激世勵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甯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强。晉以名衰。豈不明哉。（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迥以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著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遠而已。仁之爲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于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愼之而不敢少肆于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子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于君臣。而無見于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舍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于嫡庶之分。而無見于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乎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達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于此而無疑也。則寧其一以無失

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奸凶所資之以爲僭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于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飮食。一衣服。曝歠步趨。裾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揉强服猛。一夕解殺。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闢戶徹闑。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由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冒乎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孝。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于躬行。至于道。則曰。志于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于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于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由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爲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由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于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定之。聖人知其然。故降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舍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鄕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久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淩夷大壞。至于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于紛爭奪攘之中。廉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伯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于禮。何則。天下之情。由安于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强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之安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積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乎犬羊。視斂其上無異于結冠轡。視紛爭不肖無異于床寢門闆之安。父子

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弑。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于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于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于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彼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計。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餘黨遺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偕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效順。自以爲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于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于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于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于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于禮義。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猶皆教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誘其妻子者。習而後誘其君。安于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其國。欲人之無安于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于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篋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斂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修其職。治其具。議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耗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罔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于四方。而主治于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袞執瑁。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視。總千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闥之奸淫僻宴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惰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脩身。且夫宗祖恣肆于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于冥冥之中。賊吾身無愧乎吾

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于吾誠。故其龍袞執瑁。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千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于內而人從于外。莫之爲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評也。故位列于上而下仰之。職修于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于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夫一射也。而中否、何也。所謂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戒。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之人、象形而不犯。張湯、杜周。恃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辜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于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于鞭笞刑劇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由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未嘗有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乎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于一人之私好。故爲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于一人之私怒。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遂于世。而陰消天下奸邪譎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奸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爲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舍。則必得善惡之實。而奸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而可惑。其爲理深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便以附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忘于世之人。苟概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興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集于嗜瘠者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以僞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怪僻不常而不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爲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于天下之衆。故庶民廢而奸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也。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由毀也。昔唐文宗成其辱。決意于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庸不足與興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于常人用意之外。故視其奸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

理爲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于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奉經而已矣。

說愛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使戕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仇。遑遑乎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于身乎。天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嗜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于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于久壽。而若急于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于衛生之道。如進其所甚惜。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爲愛生。亦不足爲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所爲。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于疾病痛苦而死。則樂死而不悔。鬬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鬬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爲賢與君子也。借正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爲君子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其右。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于田里之人。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于根誠明之性。而蹈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乎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于不覩不聞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喻。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于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時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于私。其誠而不敢。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其爲□也至明。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眞。益

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蹐蔽而不覺。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欲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于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爲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變。曾不能出于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于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資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大亂吾心者一不至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際。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惟其治心之術而用之于祭祀而已矣。然則何爲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沖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變。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飼歷。而不相舍。凡吾所受于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于天地。廣至于萬物。至賾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闢其動靜。推是道于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于孝也。篤于誠而盡禮。設之以稻粱庶羞。以遂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眞。以格物之數。復吾清明而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其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祭之道備矣。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邱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邱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邱明採擇緝綴於其間。故國語之言繁。而邱明之文約。計邱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一

詩傳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强禦在位．掊克在服．炰烋于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疏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維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嚮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迴遹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嚮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乂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旣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維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

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維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芃芃之棫樸．不廢于薪槱．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力．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昧而不顯．諂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于成人．幼至于小子．久至于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替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宣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强焉．則實在于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勤亹亹而不息．穆穆而無閒．其法象之著見于其上．倬然如雲漢之昭回于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之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爲愚者．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探其本．以爲將使無競維人者．乃在于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玉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既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于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乎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既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于苟．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不愧于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讐．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于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于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爲施美而報惡于此者．是以童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染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溫溫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溫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愁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于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菀彼桑柔至亂況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于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于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而亂益生．國益泯．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蔑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之可憂恤者也．士字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

之將採而釋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所憂也.慨于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以發恤者.至于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埸則無士.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先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爵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者.養才爲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己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追人之遁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沮抑陷敗之.使也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則譖謀竊又之[illegible].功術行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爲政于上.而稼穡勤于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豈爲稼哉.先王任賢于上.而萬民各得于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實也.曰稼穡維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多[illegible]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日勞而無功.故鮮稼穡.[illegible]好民力.而大[illegible].而稼穡日已不登.蟊賊並作而卒痒.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匿.參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爲未也.又考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狥偏見.而使從者從之.則職者反狂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猶曰匪用其言.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

則如宣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發恤也.蹻蹻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宇昄章.則國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于上.而使民務稼穡于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將之者.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惠之[illegible]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顧意.蓋[illegible]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朋友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illegible]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于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愛于有害.則害甚矣.是顧是復.與顧我復我意同.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掊克.曾是在服.則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有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旬.旬之言均也.十日爲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旬爲均.并云不逮.與莫與并蜂之并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

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太甚.饑饉荐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于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其有志者.未見之事.將之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落.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己而知懼.變出于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變女用于內.則良士去于外.內有逍遙游宴之好.則外不能自强于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賢.則內有康濟深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先王之慮患深.責己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卒曰.昊天上帝.甯俾我遯.夫大亂困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逸.則安至于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發.遂至于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遠遯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己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序以爲側身修行矣.而考之于詩無有也.蓋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于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曾是不效.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爲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祈于鬼神也.在己者不敢不盡.而所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于善而無閒者.則異于是.夫人之于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

至于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己者也.推無有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必于責己、而誠乎善而無閒.則異乎是.先王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也.知盡乎此.而報于彼而已.其誠篤于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于此.則受福于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于不可知.篤善而求福于不可必.是于遠豈不過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乎人事.而誠之乎祭祀.不勉之乎吾身.而推之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于此而志于彼.陳其迹而順其意.凡若此也.棫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雲漢爲章至于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于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于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羣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羣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不我助也.

嶽高傳

嶽高之所序.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于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慶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于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

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卑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乎上。則發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于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下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飢渴之害也。是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于申伯。蓋褒賞之事。止于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于惟申及甫。何也。蓋申伯得所。由此二人者。皆主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illegible]。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萬邦、[illegible]遠者。揉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路車乘馬。錫其物止于如此。而韓奕所敍。自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于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錫命之物。故不嫌于略也。柔者嫌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烝民稱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于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敍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于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德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于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于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于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謂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之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于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于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由一人之善而及侵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于能錫民命。蒸民雖美仲山甫。而至于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辭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于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有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之。淮以滌其汚。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爲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爲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省之者。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于南海。則善禦侮敗士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于文人。而終日矢其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爲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爲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爲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猶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爲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常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尙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而其重愼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愼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陳至于淮墳。則敵逼于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概見。不留不處。尙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邱陵。所以爲固也。徐方繹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墳。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起高也。有積水之洋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壁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緜緜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于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王之功。起于后稷播種。而文、武之興。由于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敍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于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寧。非獨能陟降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用。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爲宮室也。其始鳩聚

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于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成。不贊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于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于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于是文王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于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者工之能也。且小雅叙文王之事。首于宴羣臣嘉賓。則言于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于羣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繇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于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異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于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于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于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閒。賢不才不齊也。而況于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于世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是以爲善矣。而況于多士皆美乎。然則士之美者可致也。至于多士皆美。所以爲難也。然則文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致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于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弃于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膚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爲大。惟文王能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二

書　記　墓誌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之興。出于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于誠而後作。故人之于詩。不感于物。不動于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逆于其心而後怨。當極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此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于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還于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于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廣至于四方之風俗。微至于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于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閑變制異技奇言詭術。

不可勝紀。其閒卓然而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眞。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眞。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閒。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閒。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凌風冷露。鳴虫閔其而秋。與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閒。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日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用不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貴而不知賤。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周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閒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伯。晏仲不能以齊。與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于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足。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智。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之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非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譽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跡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昆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辱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謂以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強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道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邁。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楞伏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怨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慨慷。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辨釋。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瑰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戎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鬱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浸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閣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乾然歐公之所畏忌。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

知讀執事之文。旣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挹其變。嗚呼。如公者、眞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盧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盡其意。無有阻塞不遂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旣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爲兩。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旣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稱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旣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兩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蓋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稱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賤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道善猶德。庶幾乎與矣。

上黄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眞而下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指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渠之不肯。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無也。

無者固自以無耳。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尙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至也。（以上宛邱文粹。）

記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術。勉勉汲汲。須臾之間。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無頃刻不切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性情。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進。過于旦。夜之所得。加于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瞬一息。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于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爲日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秝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聞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肌膚。攘竊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可大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偸之習。而收拾于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于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宛邱文粹。）

墓誌

華陽楊君墓誌

華陽楊名戢從余遊。數爲余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常狹儒生。思立武功

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久之。無所知名。時獨遊山澤間。飲酒悲吟泣下。未嘗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爲者。熙寧六年。朝廷出軍治辰州諸蠻。耒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師克懿治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懿治爲沅州。帥謝麟奇君材。留館之。君爲麟畫攻守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遺腹產一男子。元祐期年。某月某日。始獲迎君之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如也。其死生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夫余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此其所欲試。非易售者。窮因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陽人。蓋漢大尉震後云。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父璨。虔州司法參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參知政事諱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苦宦坎坷。家徒四壁立。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怨惡。撫異出子如己子。子男四人。鼎、鼐、燾、[illegible]。孫四人。鼎與余同學宛丘。是時。鼎叔爲郡要官。而鼎刻苦自同諸生。窮冬積雪。寒坐一室。杜門諷誦不輟。余竊賢之。而今[illegible]淵源。固可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以書來云。夫人沒矣。將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余銘。狀其行[illegible]如此。其不誣已。夫人年七十。其歿實紹聖二年正月己酉。銘曰。

自微嫁貴。儉勤茂陵。從夫以[illegible][illegible]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賢。以有銘。

田奉議墓誌

君諱佑。字唐公。亳州鹿邑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京。終天章閣待制。贈司徒。司徒慷慨。以功名自任。嘗提點河北刑獄。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叛。司徒聞變。縋城夜出。集兵。天明。王則驅司徒妻子上城。欲以招司徒。司徒怒甚。引弓射之。中其子。示士卒無異意。時見者爲下泣。余嘗居宛邱。司徒歿已久。見其諸子皆豪俠倜儻。以氣雄里中。而君司徒季子也。獨循循儒者。居家以遜弟稱。與人循循和樂也。以司徒恩。守將作監主簿。積官至奉議郎。賜五品服。[illegible]勳至驍騎。皆監陳留酒。蔡州稅。京通津門。簽書曹州尉。判官廳公事。監在京糴米第一所。君治官不苟且。所建立有可觀者。長吏多薦之。其監米所也。年四十有四矣。一日易服過見其故人親戚。口雖不言。意若與訣者。未還得疾。及舍而卒。時亦異矣。娶王氏。封某縣縣君。男八人。三女子。長嫁雍丘縣尉王令宥。餘幼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某縣某鄉。而余表兄李文饒以君狀來。請銘其竁。銘曰。

司徒挾反虜。引弓射其子。以所愛易義。其忠壯如此。後當有興者。君淑乃早世。天獨嗇之耶。卜其後有祉。

崔君墓誌銘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曾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履。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于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實銘之。銘曰。

惟崔氏。陽陵人。遷于許。禮部君爲兒卓不羣。長好禮。恭篤愼。不玩友。妻如賓。居葬喪。成斯文。服其徽組。尊或止之。君不忽。世禮衰。半亡存。惟齊斬。但不泯。克守古。君幾仁。讀詩書。志本根。曰吾學。可設陳。毀屢生。臞浮文。韓忠獻。世大人。謂君賢。從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子嬪。謂崔氏。是駒駿。孰與幼而聞。孰奪之。冠而隕。藏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晁无咎墓誌銘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后。不能譜其出。國初。爲清豐人。眞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守鉅野。迥之子諱宗愨。爲參知政事。諡文莊。又三世而生公。其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庫部員外郎者。爲皇祖。考諱端友。贈左朝散大夫者。爲皇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于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于后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爲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蜀人。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蘇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舉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籍甚于士大夫間。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于經。可革浮薄。于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參軍。召試學官。時試者累百。而所取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又爲衛州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即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祕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符。至淮南理逋負。公辨其姦。事既決。一府不敢欺。召爲著作佐郎。又遷祕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于是公爲祕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恬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羣盜。白晝掠人。公默得其姓名。窠橐皆審。一日因宴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稱爲無警。歲饑。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于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爲具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壙。使者頗媢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illegible]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務。中途丁母憂。致哀毀不勝長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今上即位。移簽書武甯軍節度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爲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避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爲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姦。會有嶺外尉捕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甚苦。詣公愬之。公憫然曰。當奏即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于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控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爲鳩材。既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猶用前累。坐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再得管勾江州太平觀。又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又管勾南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爲鄉人所敬。而尤好慕陶淵明之爲人。

於府芸藏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以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由近制詣部，授知逵州，未行，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已還，蓋不足道也。性剛且果敢，勇于爲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歿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面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慍也。公既于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于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來，先言之，卒之夕，有大星殞于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以爲未至，學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爲、公汝，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尚幼。有文集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未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銘曰：矯矯家令，以身徇國，文元雍雍，爲時駿德，凜凜无咎，繼起有赫，束髮墳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凌躒，氣冥星斗，發爲金石，不施于邦，祗自藻澤，人一之難，公易百千，我原其文，惟質之淯，孝愛忠信，施及鄉人，是獨何虧，一仆莫振，車堅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而嗇其身，嗚呼无咎，萬世之聞。（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續拾遺

九月末風雨初寒二首

栗冽已戒候，陰淡逢朝昏，出門無所詣，幽齋誰與言，塵埃羣書積，興至時一翻，呼兒具棗栗，時亦頗芳樽。

老肌畏寒苦，幸此手足溫，窗間有舊筆，得句時復援。

愛此庭下菊，蕭蕭何及時，郊原一秋隤，麥種待桑滋，今年真有秋，禾菽實纍纍，老農笑謂予，不復憫汝饑。

桑榆可析薪，秋風可夜吹，晴明理罝繳，雉兔日已肥。（歲時雜詠卷四十五。）

伏暑日惟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

烈日炎風鼓大鑪，藤床瓦枕閉門居，屏書居士持齋日，壁挂禪僧問法圖，隣汲滿擔泉似乳，□口旋糴米如珠，飽餐饘粥消長夏，況值饑年不敢餘。（歲時雜詠卷二十二。）

立秋後便涼詩示秬等

暑別祈執知有日，秋王新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相覓，角怨五更知爲誰，風露滿天河轉後，江山千里雁來時，短檠莫倦親燈火，又見槐花黃滿枝。（歲時雜詠卷二十四。）

寒食

晴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吠野人履霜，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屋頭眠雞正寂寂，野縣嚴鼓先

逢逢，摩挲老面起篝火，春色狀頭酒滿缸。（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曉意

城頭清角已三奏，樹間眠鳩方一鳴，風霜淒緊雁南向，星河橫斜天左傾，待旦枕戈無□敵，將朝盛服非公卿，不如衲被蒙頭睡，直至東窗海日生。（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歲晚有感

疎梅點點柳毿毿，殘臘新春氣候參，天靜秋鴻來塞北，雲收片月出江南，青霄雨露將回律，白首江湖尚避讒，未信斯途無倚伏，有時清鏡理朝簪。（瀛奎律髓卷四十三。）

新正

新正閏月天苦陰，白日未照草木心，黃州城中人迹少，江濤洶洶山崟嶔。（歲時雜詠卷二。）

中秋夜東剎贈仁公

登登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要令排戶開東隣。（歲時雜詠卷三十一。）

斜川集

附錄訂誤

蘇過撰

校刻斜川集序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鮮。康熙間。有詔求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與。自餘廣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冒其集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疑。近日蜀中有新槧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備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贗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騫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援引者。條疏於下。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則尤思登之梨棗。必力購得之而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箕承。其文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所誦。光靈未泯。簡冊亦神。宜爲世如何珍重哉。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畢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轗軻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矣。然四庫之精。浩如煙海。君文於其間。直一稊粟耳。沈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右文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永樂大典所錄。殘佚之餘。匯爲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冬而後蕆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寄錄於保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稾。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旦創獲。惜稍愉快。遂竭任剞劂役。商榷體例。訂證譌誤。釐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幼槃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還舊觀。世稱快事。越廿年。太歲在戊辰。詔纂唐文。忝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君作跋。致慨缺略者。因草錄歸。校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尚弗免。就茲勒爲二卷。已自裒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皆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君、鮑君之有以啓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稱而行之。以饜飫趙君之志。以饜飫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題辭

校錄斜川集寄題以文　　仁和吳長元（區亭）

熒煌〻雨獨相從。淮下波瀾亂乃公。人誦高名瑰海外。天留遺稾玉函中。（錄自永樂大典）清游乍識匡廬面。（約時行世皆賞本。）晚景遲傾錯節風。（叔黨既錄以詵助自說。）寄語隱湖毛老士。蘇門會算汗青功。

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歙縣鮑廷博以文

湖陰水竹繼高蹤。海上文章賞元宗。蘇氏昔元推怒虎。（蘇氏三虎季虎大怒當時語也）集公今始識真龍。颶風一賦猶填補。（颶風賦載宋文鑑作叔黨）小國三詩那更逢。（瓊州小國五詠僅存二首）欣賞不忘知己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斜川集卷第一

正月二十四日侍親遊羅浮道院棲禪山寺（[illegible]玉案坡集有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是為紹聖二年作。）

淡雲曉葱瀧。野水晴可掬。山明草木秀。百里見瑣細。人閒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側。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過蒸處。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繫。長容鑿無煙。介根耕卒歲。空堦指籬撥。披岸綠薜荔。拄杖挑筍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即此可遁世。敢師浴乎沂。不數山陰禊。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儕隨所稅。

人葠（國玉案紹聖二年坡在惠州有小圃五詠此首及枸杞一首蓋是時同作而佚地黃甘菊薏苡三首）

草木異所宜。甘苦分炎涼。人葠獨中和。羣藥收雁行。誰微瞑眩力。頗著難老方。醫之古術史。有益初無傷。安神補五臟。自使精魄強。羅浮仙者居。異質不自藏。移根植窮壤。儉葉葉以長。東南雖異產。逆海誰能航。誓將北歸日。從我涉淡湘。種之眉山陰。得與伯仲嘗。

枸杞

春葉摘新芽。秋餘得紅實。霜根餘我醫。色味兩奇絕。老人鬚已絲。處子何由得。早佩斯人言。百歲真瞬息。今我幸未衰。妙藥況咫尺。庭前得珍蔬。新暖插故殖。瘴海風土惡。地氣侵腰膝。元鬢或僵仆。襤褸顏已墨。

西河安可冀。北歸顧如昔。區區摘蒼耳。蠡酌非所敵。

次韻叔父浴罷（〇玉案子由浴罷詩載欒城後集紹聖四年坡在昌化軍有和詩此蓋同時所作）

黃門昔萬機。下士勤捉沐。今已與世疎。雅志追沂浴。丹田有宿火。如比陽來復。轆轤自轉水。離坎俱實腹。
謫居百事乏。推喜新水足。時濯西風塵。一濯歸鴻目。勿嫌脾肉少。衰褐孤懷玉。明鏡雖無垢。新苗良待沃。
雨餘髮巖岫。露重脊松竹。更觀雲入山。心與境同熟。（近世刻山妙晴雲入山林之詞）珍重者城言。妙解何須讀。潔香非外求。清淨常返觀。物初信可游。儻來非所卜。益師莊叟言。養生貴緣督。

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〇玉案坡和此詩有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是歲元符元年在儋州作）

歲豐田野歡。客子亦少休。糟牀有新注。何事不出遊。春雲翳薄日。蟠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閑。醉眠不驚鷗。
茅茨誰氏居。雞鳴隔林丘。曳杖叩其門。恐是沮溺儔。但苦蜑舌談。爾汝不相酬。築室當爲鄰。往來無憚不。
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儻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

五色雀和大人韻（〇玉案五色雀詩元符元年坡在儋州時作〇坡詩序云海南有五色雀常以絳羽者爲長進止必隨之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予卜居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吾舉酒祝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爲徒。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翩躚隨杖符。南遷不見鱗。雖集升平烏。（[illegible]）翩然自遠物。豈惟香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環堵異前儒。雖知非天窮。險阻殆切膚。海南爽僚窟。安得此異雛。似爲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臨几人。嗟爾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華返舊都。

冬夜懷諸兄弟（〇玉案此在儋耳作）

霜風連日惡。黯月連夜苦。青燈寒無光。翳翳昏復吐。念我手足愛。相望若秦楚。兩兄寄陽羨。耕稼事農圃。
簞瓢有餘樂。菽水未爲窶。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菟裘。稍亦營環堵。有弟雖咫尺。和逢猶齟齬。
黃淵隔小海。孤嶺度大庾。今年厄陳蔡。夫子嗟兕虎。惟我二兄弟。頗亦奮險阻。猶昔居大梁。共結慈明侶。
晨省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豈知聚散事。翻手如雲雨。我今寓海南。日與漁樵伍。黃茅蔽澗谷。白霧昏庭宇。
風高翔鵾鵬。月黑號鼯鼠。舟居雖蟣蝨。卉服半夷虜。下牀但藥餌。適旅煩樽俎。何須鹵鹽時。方念平生語。

次韻大人與蘇守游東山（〇玉案坡元符三年九月過廉州至藤州有遊東山詩題云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徐元用名[illegible]〇僑杭時爲仁和令）

灘聲已悲秋。湖色猶藏春。縱言東山游。緬彼千載人。使君平陽意。客至但飲醇。風松作鼓吹。迎送長江濱。
爾來乘桴翁。歸路物色新。高情寓笑顏。絕意登麒麟。三吳有負郭。穲稏秋登囷。誅茅蓄欲脫。下澤還當巾。
縹緲九疑行。此生定知津。故人儻見思。尺書憑素鱗。

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〇玉案此元符三年坡自廉州過藤州至廣州時作坡亦用韻以寄邁迨時邁與家屬住惠州迨在常州詩云大兒牧眾稚四歲守孤嶼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

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仲別。秦淮隱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

伯兄陽羨來。萬里旋煙嶠。未逢白鶴席。已渡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實同浩渺。
豈知羌村晚。號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獻喜動夷獠。山川信悽慘。雲物亦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

送張倅彥政赴闕

信馬來幷州。幷州在何許。太行如登天。憔悴欲誰訴。青衫百僚底。屏氣不敢吐。謂當哭途窮。何但折腰苦。
忽逢元紫芝。仰視得眉宇。敢論通家舊。欲比文舉（之王父君有一日之雅先君與叔父嘗得交於公）使君況不凡。高論傾肺腑。
能容丞掾醉。不問車茵污。念我巳窮人。老矣事組纂。如赴縲紲內。坐受獄吏侮。感公懷抱開。一笑忘羇旅。
雖知抱關惡。未忍賦歸去。相從僅滿歲。公已歌杕杜。秋風忽寥亂。吹盡西山雨。定應催行色。不遣車輪阻。
天街早飛鞚。冠蓋若接武。青雲豈難到。少屈垂天羽。區區亦自憐。從此歸農圃。

郡守禱雨獲應

秋陽六十日。閔閔歲可懼。原田龜坼塊。城市塵沒膝。誰歟悲者人。活彼於旦暮。精誠發仁惻。誠意輒上訴。
神山闢靈湫。水旱天所付。浩虬螭廢職。猛虎往鬪怒。抑無東海冤。又豈桑羊蠹。天心自響答。民語酌道路。
嗟予生理拙。飢飽共農圃。披衣夜不眠。聽此簷間語。沈痾忽去體。喜壤漲膏乳。少寬縣令責。盡復南畝故。
呼兒酌我酒。欲寫無佳句。聊同千里謠。非公誰與晤。

再和

吾君劬爲仁。常寵無災懼。一夫恐不獲。寤寐想輯綏。二斗東南變。詔書走晨暮。陳陳發困廩。救飢不待訴。
知公經綸手。故以民社付。恬然叔度陂。不見偉節怒。鄉是所臨處。民疾消朽蠹。祝祠柱無愧。飛雨來半路。
耕耘及二麥。泛濫休老圃。何人執筆書。爲瑞非嘉語。謾言潁川鳳。未要貓相乳。益欣獄訟少。三尺略細故。
丞掾從歌呼。謠諺入章句。謝公未賦歸。赤子猶私晤。

題劉均國所藏燕公山水圖

江湖半此生。老去徒見畫。看山眼已足。涉險步猶怕。老燕入黃壤。遺墨獨未化。胸中有丘壑。故遣意匠寫。
會逢知音人。契此筆端話。故山當早歸。誰是知津者。

顏樂堂

恨無阿堵君。一區今尚欠。且謀蔽風雨。拔草聊自苦。低深人易安。儉陋鬼不瞰。事辭力少劣。還視家無儋。
從來生理拙。況此歲屢歉。故將簞瓢心。聊作燒肉砭。堂前有甘井。汲取良未厭。堂後有藥苗。一飽亦可驗。
胡爲不歡樂。何事待愛諂。作詩置座右。勿使斯言玷。

與范箕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庶人安得共。西陂浩無價。不計吾儕用。永日不可暮。窮居厭塵鬨。出門有佳語。咫尺覩潭洞。
危樓俯木杪。大廈森高棟。戶牖交梧楸。蒲荷接蘋荇。開持枕簟往。遂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衣動。
世間雖易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眾。北窗與君享。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沒飛鞚。

陪郡守遊西湖泛舟曲水分韻得會字

謝公志東山。杖屨未冠蓋。興成江湖遊。意落軒冕外。陰陰發夏木。劉劉鳴溪瀨。拏舟破菰荷。尋徑穿蕭艾。

新亭水心見。倒影飛虹背。青山忽入坐。境與人意會。公詩如干將。游刃天宇大。西湖眞小鮮。殊未供刀鱠。

雲煙日相亂。媚嫵分晴藹。妙語窮變現。化工應有待。

同趙伯充遊曲水趙氏莊分韻得抱字

三春失行樂。風雨與病惱。忽驚節物改。樹密鶯聲老。盛陪閒中客。載酒尋芳草。東郊縱所適。蒼莽事幽討。

誰歟有隱居。谿谷相縈繞。疎籬映脩竹。叩門許徑造。主人雖幽棲。好客自傾倒。結茅□□年。種木今合抱。

飄然佳公子。忽弄松風操。絲桐豈能爾。妙意超物表。歸途踐危橋。月上千林縞。茲游非人寰。俗耳不可道。

和叔父移居東齋（[illegible]三月十八日[illegible]後集）

去鄉三十年。步蹇猶西土。阨窮未能歸。諒亦君子固。結廬汝、潁、間。絕意爲霖雨。聊消一室地。僅作跏趺處。

逼來又謝客。不待裘緣釜。西齋仍闢密。日[illegible]尚先寤。東軒得爽塏。與作羅侶住。（公自號東軒長老）陶潛採菊時。尚

復有眞趣。公今觀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緣。固已遣能所。

次韻岑彥高史孫本春日書懷二首

二豪以詩鳴。優劣孰敢分。縱橫閱萬卷。何憂備三鄰。終年發摛藻。秀句吐陽春。誰云不稼穡。要取三百囷。

汝、潁、素多奇。世不乏孫、陳。（遊家譜故作孫）著書效潛夫。奏賦嗤陵雲。衰時無鄙笑。丹青誰爲焚。偏介賦一劉。曾盡

當奔秦。德業閭不燿。天欲昌其身。定交乃余求。不貴白髮新。從此杖屨數。爲子掃榻塵。高談若雲肇。揮麈

落紛紛。

逝水不可復。百年行中分。自嗟齒髮故。晚與桑榆鄰。節物謾消長。枯荄不知春。軒裳歎難助。碩鼠盜廩囷。

學藝晚愈拙。彈冠力難陳。頹然忘出處。任此無心雲。世路羊腸險。恐遭象齒焚。何如老山澤。憔悴非逃秦。

嵩、少、幸咫尺。雲泉許容身。平生餘嗜好。舍舊當謀新。安心本無法。妙理覓析塵。優哉與卒歲。豈復從華紛。

寄題撫松堂

閭中城市遠。何必擇所居。門無結駟客。山林入吾廬。西洛有君子。築室城之隅。種松在庭戶。志與淵明俱。

朝挹西山爽。莫尋南澗娛。霜中鶴骨瘦。雨夜龍鱗疎。主人應相似。節抱陵雲孤。不知寒暑遷。肯徇世俗趨。

昔轉水南北。去與侯門游。能伴松菊老。固知涇、渭、殊。我恨營口腹。斂板趨要塗。三逕未能歸。高臥子不如。

青衫滿塵土。何時返樵漁。未用北山移。我來只須臾。

寄題北海文舉堂

自昔稱漢賊。如取鴻毛輕。孟德老且死。不見篡業成。乃知朝無人。誰恤百公卿。一夫能仗節。介然屹長城。

忠義國所託。安危與之并。吾於文舉見。坐折姦邪萌。誰能搏猛虎。乃用尺箠嬰。義氣橫宇宙。不煩尺寸兵。

悲哉天所壞。一木難扶傾。梟鸞不兩立。夫子安得生。中原竟分裂。三姓鼎足爭。當知千載後。高名獨崢嶸。

使君定不凡。論友古豪英。作堂追餘烈。豈祇求空名。廢卷掩歎息。孤忠誰發明。玉石痛俱燬。鯨鯢脫誅烹。

嗟余志懦儒。怒髮衝冠纓。九原不可作。涕淚徒縱橫。

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illegible]仲弓名寀王文恪[illegible]道之子）

出門無所之。懷刺名欲滅。要求我輩人。應綏遵法設。城南有勝士。塊坐方禪悅。不嫌來往數。相對發遺雪。

我非淳于狂。君勿怖燭滅。時能醉少酌。誰爲穩生設。明窗坐弈棊。聊以寄怡悅。勝固無所爭。敗亦何足雪。

次韻少蘊移竹於賈文元園二首（時倅軍乃文元曾孫）

猗歟丞相園。中有歲寒根。千夫屹冠劍。坐閱雲來孫。當年擁節旄。雅志在淇園。琅玕映城郭。翠篠鳴潺湲。

春筍半出林。橫梢爭翩藩。坐陵霜雪氣。高壓桃李繁。年來王子猷。來乘刺史軒。請分一畝陰。自訪三家村。

賦詩屬公孫。益追交情敦。一雨飽生意。莫嫌池水渾。

我公經綸手。胡爲試盤根。忠言與嘉猷。有後期滋孫。胸中五千卷。三歲不窺園。種德如川增。源深自潺湲。

遜辭承明廬。出備諸侯藩。仁風被草木。已覺棠陰繁。此君況手植。伴公讀書軒。未須勞越吟。寓目聊江村。

羣豪爭吐奇。和詩相勸敦。愧無[illegible]句。往繼火陸渾。

送在庭姪領漕歸蜀

伯祖昔爲郎。出乘使者轓。德星照東蜀。遺愛及後昆。登車問民瘼。手拊創痍瘢。遂使吾蜀人。不知獄吏尊。

迢迢六十年。乃復見曾孫。曾孫早讀書。待詔金馬門。一選文昌省。驂驔西掖垣。凜然七尺軀。雲夢不足吞。

乃居嚴、徐、間。面齒吐吻脣。青雲豈不顧。局促投知轅。收拾五車書。歸播西山墳。平生有家學。舍魚取熊蹯。

況茲甘棠俗。尚懷挾纊恩。上以慰慈母。一笑請平反。下以慰父老。俯不怍九原。更酌老翁水。我爲獻此言。

和毋仲山雨後（[illegible]後集有見[illegible]五首謂此雨後諸詩也）

柴門似郊居。煙草碧萋蒨。佳能慰幽獨。數面情已眷。山雨洗茅屋。耳目清如浣。憑君發妙語。筆有書萬卷。

杜陵有佳句。久旱雨亦好。從教怨行旅。頗（一作）覺慰父老。我愧廣文貧。飽食半生少。忽觀山澤儒。未易窺

三島。

西湖雖可至。不畏城闉阻。芒鞋與竹杖。穿泥未爲苦。清波暗萍藻。中有芙蕖吐。驟雨與何人。新荷亦撤舞。

能琴何必弦。但曉琴中趣。學道何所得。知迷即爲悟。容觀指非月。要似足忘屨。歸吾無所歸。茲爲定歸處。

吾廬不知暑。心開自清涼。醉鄉豈難入。不假陶令觴。白髮我摧朽。青雲子軒昂。溪山會先往。簪組未汝忘。

和范信中雪詩二首

春事已稍稍。雪泥且遊觀。壯心本無多。老境嗟易闌。念子功名士。早嫌愧與安。集瑞事遠遊。肯待齒髮殘。

世事鬢髮耳。□□□門餐。急流成一快。勇退人獨難。愼守林泉幽。莫辭松桂寒。餘齡付空寂。粗免非意干。

頗聞王翰鄰。未暇貢禹彈。粃糠身外物。況復子所歎。

昔家萬城市。乃有山林觀。高高復下下。卜築殊未闌。昨夜三尺雪。閉門學袁安。且欣麥隨足。未怕紅梅殘。

誰憐鬱閑蘇。收體臥自饕。欲尋烏道往。反畏齒雖凜凜谿邊竹。倚空爭歲寒。儼如十萬夫。玉山方總干。

悲風動騷屑。伴我長鋏彈。布衾冷如水。敢效無魚歎。

小雪

小雪不盈寸。陰風何淒冽。那堪平地尺。柰此衣百結。天公固念民。已兆豐年悅。不知貧與富。苦樂相懸絕。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桷。獸炭然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遶蠻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
誰憐篳門士。破壁穿飛屑。捉襟肘常見。納履指屢決。夜長不可度。薪溼何由爇。飢吟數更鼓。坐歎生理拙。
寒暑有代謝。何須怨窮達。猶勝臥穹廬。破氈空自齧。

湖陰有隱君子。作軒曰獨樂。鄉人常希古爲賦詩。屬予同作寄之

吾聞顏氏子。簞瓢猶有餘。不知外慕樂。服膺在詩書。君看軒冕榮。其辱與之俱。斯游豈不遂。上蔡曾弗如。
倚伏無已時。循環共一塗。賢愚但相笑。莫知改前車。嗟我晚聞道。一官真蘧廬。得之不爲喜。失之分所無。
塵垢未忘掃。冰炭久已除。翛然百憂釋。步覺兩于手。江南有高士。以樂名其居。嗜不同衆好。德則良不孤。
磨鉛事刪策。校讎獨勤劬。持此返退藏。不願拾紫朱。黃卷有晤語。捨茲無與娛。安得乘扁舟。訪君在五湖。

送梁與可赴中山倉

達人無畛畦。從仕聊爾耳。言辭將軍幕。去作倉庾氏。君懷著雲夢。倘有恢恢地。眷此亦鴻毛。何足爲軒輊。
相君擇未遠。風流王、謝比。瀟灑霧初開。乃見山林士。嗟余南畝人。投老坐闤市。翛然見眉宇。其足忘飢餽。
平生南陽館。市駿得千里。帳中三千客。不數與珠履。要知磊落人。臭味同蘭芷。翩然若鴻鵠。飛去今無幾。
我行抽手板。亦復還來相。安能久俛首。自困刀筆吏。

葉守率寮祠神書二首

帝子閟下土。狩臨千桂宮。來如月照夜。去若電掃空。馨香禹明德。降嘏初無窮。靈光每下燭。陋彼齋房中。
大道合一氣。地天本相通。私誠貫白日。幽幽來清風。俾爾仁壽域。不宰造物功。春言穎藻微。報施良已豐。

正直神所予。誠存邪自閑。齋壇夜寂寞。天風吹佩環。想像儼[illegible]。雲旗隘空山。翩躚款帝閽。擊馭相追攀。
屏息百慮空。湛然夜氣還。心灰塵埃境。迹寓冲虛閒。益守清淨化。俗情開昧顏。無聲頌文德。庶幾窺一斑。

北山雜詩十首（元案此十詩故[illegible]作見於南豐四十四卷）

慟哭悲宋秋。言登北山側。持埃迷溟漠。披馬戰犖确。歲月苦易得。俯仰成今昨。山雨壞古道。谷深綠蘚壑。
飛妖雖已息。空枝那堪穫。農夫抱耒歎。四野淚雨落。

空山寂無聞。獨擁寒燈火。時時黃犬吠。知有行人過。扣門但樵叟。束薪來售我。辛勤易一飯。空腹安能果。
我困亦無幾。僮僕行發餓。明朝且食粥。彈鋏悲楚些。

霜餘木葉脫。浩蕩風千里。危搖茅屋下。布被冷如水。吾儕貧亦巧。紙帳厠紈綺。柴門任軒吼。曉夢方清美。
澗東新醪熟。朝陽催我起。安眠愧耕者。隴月射牛耳。

午枕不能寐。林頭井百尺。轆轤下長綆。鏗磬鳴山骨。分甘偏鄰社。茗果納溜碧。烹茶沸小鼎。自撥寒灰白。
默默誰與語。扣門惟木客。坐念魯兩生。壁間有陳迹。

戲李吾所畏。文字班、馬流。空齋鎖長夜。尺牘橫吞舟。誰令效方朔。顧盻侏儒羞。不如談天李。高論隘九州。
能爲齊諧語。自許監河侯。浮沈閭里間。與世真無求。

西南望平原。汝水稻千頃。黃雲卷穲稏。懷我江湖境。扁舟五月時。瀲灩菱荷影。歸來逢歲窮。半臂換湯餅。
悵望雲子白。悲辛殘炙冷。采薇聊卒歲。雅志在箕潁。

居閒本可樂。閒久復難度。此心苟無著。永日未易暮。平生有習氣。但對黃卷語。詩書與博弈。等是忘閒具。
不如觀此心。安用徒勞苦。湛然返本源。當來無所住。

濛濛山頂雲。欲雨還蓋黑。似聞田父喜。芽含有點滴。今年秋有登。不敢私兩麥。天公猶見憐。一笑應不惜。
我雖抵泥滓。與爾同休戚。跂跂有遺種。更望雲三尺。

鑿裘禦霜風。從人笑胡服。長齋似浮屠。逾月不知肉。東鄰有病嫗。髮白垂鵝鵠。擁爐坐無衣。何曾飽脫粟。
哀哉天民窮。蒼考非其屬。同此覆載間。我生良已足。

山月半輪出。寒光射天明。微雲掃何處。萬籟沈無聲。褰衣步東嶺。彷彿游化城。下視寰宇開。皷鐘尋磬聲。
余幼好奇服。鸞翮鴻毛輕。羽人儻招我。攜手雲間行。

贈任況之

我如支離人。自負百鈞擔。羊腸路九折。傴僂稅半途。道逢任夫子。忽駕巾柴車。問君當何之。寬言返鄉廬。
息肩予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見驅。一墮世網中。局促轅下駒。秋風送鴻鵠。萬里翔天衢。
蓬瀛豈難到。定笑山澤臞。那知羇旅懷。扁舟夢江湖。行當投劾去。春杖收桑榆。願同結駟騶。時過原生居。

三月十九日同仲豫兄長宰崔巡紹趙淡英游朱園放魚

何人涸溪流。忽作瓴建屋。不知幾魚蝦。生雖此枯瀆。戢戢躍泥沙。濡沫曾不足。雖求升斗活。終困螻蟻毒。
眷余二三子。行春訪脩竹。危橋得小憩。淵瞰窺寂懸。設井叩鄰里。捐金勸僮僕。好生人所欣。稚子助除掬。
要令從窟宅。終免愧口腹。瓶盎得千尾。不滿百錢贖。勿輕其微細。有知異草木。蟻蜂雜君臣。蝸角藏蠻觸。
君看長平戰。一舉百萬覆。擾擾大塊中。纖細同倚伏。達人齊萬物。愚士蔽一曲。愼勿廢此言。小惠何足錄。

歲暮見懷（原玉案此詩以[illegible]外詩通選二兄之作題下闕有與文）

所願非富貴。甘苦同友于。長衾與大枕。共寢從懸弧。偶來萬里別。南北如囚拘。一夫苟不獲。仁者惟予辜。
而我三兄弟。飄泊海與湖。

紛紛月桂樹。征人念行路。行路何茫茫。誰爲供扉屨。努力治辦裝。公歸定非暮。東門倚閭近。歎息兩疏傅。
雜器當自今。歸歟不愆素。

次韻孫海若見贈（[illegible]）

碌碌抱關好。孰爲賢與愚。休歌紫芝曲。且和南郭竽。達人齊萬物。軒冕等塊蘇。
神仙河漢茫。羽人想丹丘。商山悵無成。賣劍行買牛。眷此三萬軸。傳家無鄴侯。
折腰爲五斗。強言竟虛賤。譬如彈隨珠。徒喪竟何得。坐詠淵明篇。令人有愧色。
論交逮逢掖。此道久寥邈。君侯廊廟人。顧我何數數。夜光忽暗投。按劍驚卓犖。
自分麋鹿姿。食薇山之阿。不意設羅門。雖辱結駟過。清談脫麈尾。柰此落月何。

仕宦纔百日。郡公有餘憐。君今吏一邑。蕭然愧抱安。回翔雲閒翮。退學鴻在籓。

稱組質外物。去來無慍喜。君看失馬翁。倚伏寄妙理。顧我不亡存。斯言定非綺。

嗟余幼好奇。乘桴踏南海。遠遊信雖美。夢夢今猶悔。一飽類邯鄲。苦樂何足駭。

居閒得三徑。詩社畢此生。君才浩無際。可捉銀河傾。孤軍犯大敵。半夜壁颯驚。

君有中山行。嚴風彫蘆草。日月遽如許。相從恨不早。當呼伯雅君。看子玉山倒。

次韻任況之

歸山豈遠人。吏縛苦難到。豈惟畏朋嘗。誰與同嗜好。我作汝、穎、行。蹉跎春事老。況逢懷抱惡。千里風霜冒。

故人知我歸。尺書遠見勞。似尋西溪約。故遣一介報。何時脫韁鎖。著我林泉帽。願言絕臧否。安用分黥陀。

世故定可憎。覆車寧復蹈。且共醉山翁。同看接䍦倒。

次韻王仲弓贈史得之

春風回東皋。春雨浮田脊。芒種問桑竹。小圃條疏柘。史侯得此趣。十年官早謝。定知猿鶴怨。衣補空行夜。

世無應詰手。誰見斜川畫。且復浮沈遊。款段聊叱咤。

次韻趙承之數詩

一生拙自謀。老去復誰諫。二年此流落。汝豈宜仕宦。三黜因不辭。雖堪淒姿詠。四海將安歸。面諾風裂軒。

五鼎不願食。誠言豈容嬾。六韜素無奇。破敵未有聞。七十古所稀。田園當早辦。八駿方拉驪。瑤池朝與宴。

九牛亡一毛。安用蓬蒿鷃。十室講老焉。佩茲吾敢慢。

送伯達兄赴嘉禾（[illegible]）

我生三十餘。憂患皆半生。試將萬里外。偶在三弟兄。去去復遠別。雨風催客征。相看各華髮。豈免兒女情。

五載臥箕、潁。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遂斗升祿。彈冠愧淵明。誰知三徑荒。聊代十畝耕。

我敢牛馬走。有乃薄書嬰。壯心已灰槁。焦芽不復萌。莊舄偶懷越。副宗求步兵。行藏本無適。羈紲鴻毛輕。

脫去西風塵。江山照人清。扁舟五湖月。千里爲蓴羹。行落下下考。頗辭林茹名。寄衫道旁吏。時哉那可爭。

和呂居仁宿盤溪（[illegible]）

君詩如芝蘭。存操如松竹。宗當從斧魚。坐待吟蒲熟。巾、屨、挽仁義。已作高閣束。長吟失憔悴。短髮謝烟促。

自然四壁空。推有三冬足。我懷滿、少、游。已辦巾一幅。願言山中友。先登惟予獨。須煩懸河辯。令我千兔禿。

歸來詩滿囊。大勝富潤屋。窮通有定分。鳧脛甚所續。一醉盤溪堂。自取君詩讀。

賀李行父遷居盤溪

揚雄無儋石。而有宅一區。陶令官可棄。未免愛吾廬。古來賢達士。忘世未忘軀。豈知美澀開。共盡同蘧篨。

平生李居士。屢攝四壁無。常有好顏色。直緣身世疎。前年家城東。一椽爲有餘。今年家城西。隱几猶音吾。

此生正如此。步趨兩徐徐。曾何從欣戚。舍舊新是圖。吾儕眞小人。問訊填里閭。聊爲盤溪客。德鄰良不孤。

益知水竹深。中有山澤臞。雖非三宿戀。且舉盍公壺。

次韻信中郎官庵

飛流半山來。怒作長劍倚。吾知有奇境。何異虎尾履。郎官初得名。山川雖信美。誰能此巖居。暫寓非終止。

吾儕世外緣。壯心殊不已。每譏懷與安。同是非夫恥。忍飢喫藜羹。且博一笑喜。更尋雲外人。安得助薪水。

伶俜穿鳥道。窮窺下淵底。路迷煙草合。欲往不得徙。登樓亡其梯。航海失一葦。仰觀二三子。腳下雲埃起。

山靈若相戲。危石折般齒。要我不再來。遺恨丘壑裏。借君談天口。駭我未聞耳。秋高山更奇。後會志益偉。

捫蘿貴先登。竭躡無效此。與君控扶搖。亦腳踏清泚。

僕以事至洛。富遊過龍門。少留一宿。自樂與度廣化潛溪。入寶應。翌日過水東。謁白傅祠。遊皇龕、石、經、兩寺。登八節。尤愛之。復至峯先。作此詩以示同行僧超師。

崢嶸兩山門。共挹一水秀。灘聲千歲雷。石壁萬龕竇。何人植翠柏。幽徑出虛囿。金銀佛寺古。夜籟笙竽奏。

僧稀梵唄少。石險松竹瘦。惟當效樂天。早晚棄冠綬。

予寓洛陽資壇。有僧悟超。頗有道者。與語。論非據古證今。蓋未祝髮時。讀孔氏之史書。涉獵大義。爲浮屠猶不廢。今老矣。不復讀也。形骸枯槁。與能遺世故而玩死生者。送予至龍門。陪予遊東西兩山。作此詩別之。

我生江海上。性與魚鳥適。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遺憂迫。常恐忘迹熟。主人不勝客。

道人偶相逢。宿見頗睽昔。眉巖秀眉目。灰槁心木石。語我學道難。吾徒猶不力。紛華久屈外。羨失封域。

卑之毋高論。遺去身外物。未能忘飢寒。衣布飯疎糲。此語君自味。至道在咫尺。閑人吾雖多。予獨無荊棘。

送行聊過絡。共躡登山屐。（[illegible]）

次韻范信中

將軍山林士。本無軒冕逢。乘流亦悠悠。得坎便止止。平生劇孟徒。作詩建安似。曹、劉、或爭先。沈、謝、何足擬。

人窮詣益工。天或相夫子。念君綠髮初。四海一身耳。要見元務山。萬里立自致。許君復諸難。竟以身後委。

翩然復歸路。使非背隱几。功名頗見迫。終欲老雲水。豈料小卜築。一蹄城市裏。徒然僅來物。不足益憔悴。

用尊巢、許、遊。無愧汝、穎。士。我有稷秫田。借多櫻筍美。杖屨日往來。風流豈不偉。

次韻趙承之留別

出處非苟故。昔請今則棘。一從投軒冕。直逢甘泥滓。棲遲日就向。衰顏寧再朱。壯心容萬里。老病寄一區。

故人來蓬海。滿門擁蘇。平生詩酒豪。醉倒扶吳姝。憶昨試京兆。笑談氣蓋無。雞牛本同群。刀几無精粗。

去去南陽野。何以爲君娛。三年方赤地。政成少踟躕。古來賢守多。方略想可圖。民言或有餉。近數龔大夫。

惜哉舉大謬。誰爲焚丹書。

小斜川并引

予近卜築城西鴨陂之南。依府城。遶流水。結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

於壬子歲也。（陶玉案。淵明詩本是五日。叔黨誤記本年。見輯真子。）時窮既略相似。而晚歲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歎茲事。取其詩和之。以遺行甫、信中、巽夫、三友。請同賦。庶幾髣髴當時之游。而推彼二三鄰曲之無聞也。當以栖子堂上。

我老不自愛。幾時真能休。浮沈閭里間。漫效馬少游。年來五十化。逝水無停流。胸中粗已了。浩蕩欲沒鷗。淵明我同生。共盡當一丘。試築小斜川。佳名偶相侔。亦復辛丑歲。與公更（平）倡酬。當時二三友。得如我友不。賦詩俱不傳。疑有漢盜發。聊將桃李句。瓊瑰副吾求。

賦鼠鬚筆（玉案。此詩永樂大典失載。從宋文鑑補輯。然東坡外集第七卷亦載此詩。未知孰是。）

太倉失紅陳。狡鼠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紛髯雜霜兔。插架刀猶（一作槊）健。落紙龍蛇騖。物理未易詰（一作）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子莊約況之遊西溪不至。任有詩。次其韻。

邊城無一娛。孰云從軍樂。惟有退食間。柴門可羅雀。念我江湖人。久負漁樵約。安得浪漫遊。時解冠帶縛。令尹我輩人。孤標寡然諾。晚逢任參軍。詩思湧泉落。裹飯從子來。隱几訪南郭。庶結三友懽。一笑忘杯酌。西溪綠已漲。堤柳風交錯。日暮君不來。孤鴻沒山腳。

寄題岑彥明猗蘭軒詩

群芳爭春風。百態工嫵媚。毛嬙與西施。未易笑倚市。豈如空山幽。靜默看自致。幽香不可尋。獨秀繁霜墜。高情謝簪組。遁世族綺季。端來從子遊。定覺同臭味。岑子少絕俗。脈貧聊試吏。官曹冷如水。終日學奇字。未能三徑歸。故作九畹藝。後來當勿翦。伴我司庾氏。（乃彥明爲倉司代者。晉兄仲南是也。）

和趙承之竹隱軒詩

爽將不貴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逕足。何時賦歸田。陶令無饑粟。阮公不言錢。可憐六尺軀。坐受衆口憐。我正犯此戒。隱几浩無邊。幽懷祇自知。拒佩悲芳荃。閑君當種竹。妙意減超然。欲作歲寒老。此計將終焉。鬱鬱環堵中。清風自招延。林泉有餘樂。簪組未易牽。早知文章累。不願銘燕然。一爲世所羈。遂與昔志捐。

富貴豈不欲。孤高易蹶顛。翻然回吾駕。造物報備天。辛苦自纏縛。老罷迷再眠。邯鄲一夢破。慨抱良騶鞭。寄語山中友。信歸在言前。坛治秋水淨。捕瀨春風妍。君言誠起余。肺腑不待鐫。強顏爲升斗。情態等市廛。投紱亦從此。過君誇蟹鮮。雖微肥門隧。不愧竹林賢。放懷繩墨外。俱作平地仙。

寄題任況之遲翁軒詩

豫章生而奇。蔚有千尋志。柯爲直見伐。根中萬乘器。自貽斧斤厄。信坐文章累。不然樗與櫟。生理默自遂。榮枯同蕭艾。老死徒萊罷。我願處不材。一官隱闤市。豈知夏畦勞。乃負淵明愧。卻羨任公子。肅然居投墍。彈冠糾闈闈。兩似探關吏。官居接鄰舍。稼穡共嬉嬉。放衙日亭午。吏散飽春睡。此語慎勿出。請爲倉庾氏。

和叔寬田園六首

早歲厭華屋。山腹窟飲水。躬耕二頃田。僅可畢祭祀。長懷飽粥憂。每抱瓶罌恥。雖知學稼拙。豈不賢乎己。

賤才謝嚴、徐。吐吻上揣闔。各從我所好。勿問謗與譽。

平生粗知田。耕理南復東。常祈五日雨。未厭十日風。紛紛秀良莠。恐害嘉穀叢。芟夷絕根本。肅殺先秋冬。坐獲倍蓰收。庶幾粢盛供。一飯食我力。願與農夫同。

兀兀稼述實。老少紛在場。不稼已困雨。秋稔亦沒秧。計窮走羣望。收受牛與羊。可憐拾麥人。不憚道路長。號呼泥水中。滯穗收殘黃。對之懷抱惡。寧忍自舉觴。

重陰自凝結。雨腳方四羅。縣知茅屋下。寧有謳吟歌。終年望一麥。此志今蹉跎。平時亂蛙蛤。原隰長蘚莎。哀哉南畝人。休戚均爾多。朝陽何時出。赫赫散滯痾。

縣官真愛民。使者交馳徑。課吏有殿最。期使田野淨。蒼蒼豈遠人。翩翩依民聽。欲知豐年報。常鑒德業盛。近聞河、湟復。羽書獲萬姓。吾無矢石功。甘此夏畦病。

十年負章甫。人棄我亦閑。得從長沮遊。時把嚴陵竿。本非散作吏。未忍違故山。朝來行西疇。果腹惟三餐。信哉負郭美。五斗何足干。長爲田舍翁。所樂非所歎。

張幾仲召還朝。其幕府趙承之送行至漳水。用杜子美詩爲韻。作詩十篇。既還。孫志康亦取其韻追送。適方官井門。因幾仲之來。遂得諸公相遇。今幕府例能不能無索之意。故亦用此韻以見意。（廷傳案。據此則此十篇爲蘇過之作矣。古題遇以過字之誤。）

元戎度量大。六二坤直方。好士常仄席。疾惡如探湯。威名在夷虜。功烈紀太常。藏孫自有後。何必謀如棠。

承明用儒將。那知有程、李。坐制犬羊羣。泥封一丸耳。平生晉公子。從者皆國士。誰爲豈中游。狐、趙何難擬。

聞公卜菟裘。欲訪有魚稻。錄友歸林下。池塘共春草。貴學宮三樂。世俗未易道。但恐東山心。上意還不報。

我生良多難。已安懸磬室。端來強斂收。流副乘造膝。杞麥那復存。祗兵敢惜一。振旋爲商歌。知符曷師乙。

君從河朔來。言尋子桑飯。跡難自忘形。詩交不敢憚。念君青雲士。我是江湖散。共爲逍遙遊。未用相推挽。

與君期歲寒。窮堅老當壯。相從茅茨下。不羨凌煙上。仲由志亦陋。傷哉生無狀。豈知衆所惡。寶藏有佳況。

三士從公歸。浩然志已諧。嗟余嬰窮途。命也與時乖。落日慘關樹。淒風生庭槐。杖藜空徙倚。抱此難吐懷。

士貴得所託。結根悲兔絲。長松在萬仞。豈爲寒暑移。道義倘可樂。投歸吾不辭。區區寡所合。知我殆非私。

我營瀕水居。晏子近市隘。聞公欲卜鄰。會築于門大。將爲蒼生留。行作歸途戒。從此收言交。紵衣仍縞帶。

井門逢惡歲。寂寞如在陳。況我官獨冷。對客寒無茵。謀生求二頃。華門安賤貧。明時非自棄。顧作畎畝臣。（幾仲方卜居潁昌。約爲鄰里相從之好。）

送趙承之官滿還朝

先君昔論交。才爲天下取。同升廊廟行。歲晚逢吏部。俱懷巨明恥。共樂夫子道。君方汗血駒。早就凌雲賦。千里不難到。乃願伯樂顧。懷尚來中山。自許相如慕。荊州一爲見。意已輕萬戶。我時留膺門。通家愧文舉。顧茲豪傑人。驥尾失早附。蹉跎二十年。應滿并州路。班荊話疇昔。墮淚髮垂素。中郎真有子。遺以功名付。文章蓋餘事。剛茹柔不吐。聊從兩油幕。謾借將軍箸。笑談出羽檄。橫槊縱奇句。吾聞明天子。赫赫長治具。

網羅到巖穴。況子籍甚譽。鐫功燕然山。行有千載遇。豈宜山谷中。尚使騏驥餒。請綴三選歸。執筆太史柱。

送王晉之還朝

承平絕羽書。盛德戢武威。將臣歸宿衛。禮樂班王畿。君侯冀、鄴、裔。汗血流光輝。馬上試詩書。笑學孫、吳、非。
往年總內朝。毅然臨戎機。潤言樽俎間。已覺抱鼓稀。我卜潁水居。里社得所依。方從赤丸俗。遠賦杕杜歸。
歸朝侍玉墀。絡馬黃金羈。封侯自有骨。坐看擇肉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閭里俠。自言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嘆暮年。老驥悲伏櫪。
富貴比浮雲。妻孥真敝屣。世事如余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
丈夫生死易。趨舍心匪石。當為師子吼。佛法無南北。（案此疑入聲韻當作壁）

用韋蘇州寄全椒道士韻贈羅浮鄧道士三首

是身如傳舍。富貴同過客。齒髮日夜衰。悲哉卵投石。幽人臥林下。沆瀣餐霞夕。適笑蘭亭游。回頭已陳迹。
神仙豈無路。試訪武陵客。天河尚可到。歸驗支機石。世人耳目隘。露槿那知夕。同趨桃李蹊。身踐商顏迹。
異時公子貴。珠履三千客。人生一飯飽。安用家萬石。百年過隙駒。朝不及謀夕。吾儕當早回。後車豈無迹。

次前韻和韓若拙讀淵明詩傚作存之酒唱酬之什

彈冠初為米。掛冠不待秋。人言學陶生。此舉安能儔。陶生物我人。世網那得寶。遐如孤鳳凰。翩翔天際遊。
聊憑寓詩酒。不在朱絃韻。甘韓、輊軒冕。雅意妙無畛。遠尋柴桑遊。時遣醉帽領。陟世僧儒來。歸耕猶有準。
將床得佳友。趙爍粗可信。攜衣請從之。嗟我獨後發。（佽不能飲學而未至）

送趙儀之丞汝陰

先師詔後人。學優仕有餘。治身猶農功。勤惰報亦如。公子生華屋。儼然山澤臞。胸中一丘壑。結髮談詩書。
閒平風流在。自與常人殊。清華通帝籍。靜穆稱里閭。我獨求試吏。十室聊卷舒。未起青雲心。且與黃卷娛。
淮瑞久闊歲。待子活焦枯。前賢迹相躡。詠歌鼓西湖。麥秋未可期。往哺當勤劬。作詩聊趣道。請以書鄰虛。（儀之自名其室曰鄰虛）

送葉少蘊歸霅

昔直承明廬。誰似先生早。前無雒陽人。後笑馮唐老。機、雲、謾聲價。班、馬、空詞藻。豈知淵源來。尚覺河漢小。
斯文歎未墜。妙意付幽討。言乘刪史遂。甘視金鑾草。飄然香案仙。宜著蓬萊島。未忘經濟心。甘為窮鬼笑。
手援溝壑危。自上蠲賦表。不知古襦袴。能活幾枯槁。端如德星臨。民瘼一驅掃。方安龔遂政。遠賦陽城考。
越吟念莊舃。贈策嗟秦繞。江湖計不疎。經史心未了。但收王車歸。三徑不足道。平生林泉志。久矣軒裳藐。
遠同謝安石。樂比東山好。蒼生猶未買。政坐功名擾。漢庭求諸儒。慨想爾輩少。不用歎周南。頭闕宣室召。（案蒼生猶未買。買字誤。原本同。或是猶未安。）

送八弟赴官汝南

丈夫志四方。彈冠苦不早。終童來請纓。賈誼試三表。二子俱弱冠。功名滿懷抱。要非江湖士。未易活枯槁。
君年逾三十。閉門事幽討。父兄逼從仕。攬轡方稍稍。久安田舍樂。寧坐元龍笑。白髮始為郎。定似馮唐老。
效官趨魏闕。區區營一飽。誰知祿饋薄。要使人無保。淮、蔡、山川美。民淳足魚稻。作詩敘所思。夢繞池塘草。

登峻極頂

言登嵩高峯。結束兩芒屩。攝衣上天梯。股栗戰筋弱。不知幾流汗。躡出萬仞壑。剛風被太虛。塵世俯下濁。
依稀兩仙童。遺我一丸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繁舉。小知為礌礧。得窮恢詭觀。頗有騰趙鶴。
東觀扶桑升。北瞰天河落。不須議雄奪。培塿眇廬、霍。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岑崟蔽日月。左右信巍嶻。萬壑共馳騖。百谷爭往來。縈華既屢翠。蛟龍亦騰踞。崩崖迭仆臥。斷石屢盤迴。
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距半晨。余馬以長懷。南方大炎火。魂兮可歸來。

叔父生日

百川赴東海。如走萬國朝。橫岫列嵩、岱。衆山失岧嶢。吾道豈不尊。頹然千歲霄。斯文有盟主。坐制狂瀾謠。
天資相我公。高臥不知招。手持文章柄。燦若北斗標。末學病多歧。紛紛世俗澆。申、商、日充塞。仁義忽寂寥。
造物異有意。俾公以後凋。羣邪終放鄭。正始得聞韶。過也匪私祝。彼蒼自昭昭。後生方有託。未用嗟簞瓢。
滄浪嗟尋常。固為吞舟厄。風無九萬里。焉載垂天翼。老人臥箕、潁。初非厭爵祿。時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
虎兕歌曠野。鸞鳳棲枳棘。蒼生謾悵望。吾道何戚戚。卜築殆將隱。門無翟公客。高蹤繼巢、由。攬手謝禹、稷。
我觀造物意。申、甫、為時出。未應在偉人。獨不畀袞職。功名世所趨。富貴亦過隙。豈知雖老耄。天以壽有德。
亭亭南澗松。不羨棟梁索。方在幽寒著。寧欲煩匠石。世間出世間。此得無兩得。回首承明廬。摩挲看銅狄。
鬱鬱澗底松。千年蒼奇幹。盤根入窮泉。聳直摩霄漢。巖深飽霜霰。路絕無輪奐。蹇回牛刀手。坐發匠石歎。
物生非不遂。得天地所贊。雖微棟梁求。幸免斤斧難。我公廟堂人。端委四夷憚。豈惟福蒼生。高風激貪懦。
云何臥箕、潁。當宁方宵旰。吾道久寂寥。賢愚良未判。汗顏與血指。袖手寧坐看。卷懷霖雨心。暫寵鐘鼎觀。
形神妙自契。眉目光璀璨。長松信可倚。柯葉四時貫。東風漫遊榮。寒雨徒零亂。何異楚丘椿。春秋安可筭。
物居覆載間。陰陽為盛衰。我觀衆草木。春風不相違。春風暫能榮。還有搖落時。區區論消長。歲月胡能支。
世人如草木。世態豈異茲。援據方寸中。坐受寵辱移。登錦方自眩。飲水誰汝知。可憐千金軀。坐困寒與飢。
大哉孔、孟、志。夫子真能師。浩然剛大氣。直與充四維。貧富未易動。寒暑何從罹。塞馬無倚伏。昭然謝成虧。
還觀儒來物。造物戲小兒。臞仙事吐納。闔世猶有之。至人不導引。眉壽何復疑。惟應廣成子。當與此心期。

贈詩僧從信（信學詩于參寥）

吳山翠如藍。越水碧如銅。山川吐奇秀。儒釋俱爭鋒。接跡有禪老。提綱古宗風。其餘鬥詩律。島、可、不足攻。
我久客塵土。雖窮詩未工。要知筆硯廢。似缺山水供。上人三吳來。句法乃有從。老潛已黃壤。弟子傳清雄。
會復訪雲水。高情謝樊籠。試草北山移。為我招琴聰。（吳僧琴聰亦能詩文久游京師不歸）

送鄉僧世鵬遊嵩少

吾蜀士衡氣.遊陵以相高.偏無勝己友.便絕平生交.詩書將吾軍.道藝恃所操.寧甘斃百殼.詎肯挫一毫.
氣俗未易改.波瀾到方袍.世鵬此其流.何止事風騷.我叙浮屠法.成佛須我曹.榮枯皆夢幻.生死眞鴻毛.
根子太孤直.嶄然出蓬蒿.須防斤斧厄.且爲聲名逃.空山人迹少.妥坐狐貍嗥.三年再見子.庶其免風濤.

訪江令德循盜酒泛舟

微雨止復作.柴門蓬蒿積.城闕得幽遐.達璋試蹤跡.吾邑有君子.官居似禪寂.惟聞弦歌聲.不見慍喜色.
公庭絕笞箠.東閣亂書帙.蕭然拂塵榻.容我不速客.清風掃煩溽.淺酒弄寒碧.小飲起縱棹.荷翻珠的皪.
我本江湖人.久負寒水役.釣竿未入手.越吟同莊舄.君行賦秋杜.我分安蓬蓽.他時剡溪船.永謝宦游室.

次韻曲水泛舟四首（曲水實文元公閩）

節物自催迫.蓬閣數有餘.得言二三子.往尋隱者居.城闕有喬木.人言于公閭.當時乞身歸.買田將結廬.
悲哉絲竹地.今爲狐兔墟.野色映脩竹.清溪數游魚.輕風下木葉.策策紛塡渠.俯仰成今昔.歎此卜築初.
謫仙來人間.風流占名城.時將琬琰句.自和鈞天聲.好語一麾拂.羣趨耳爭傾.溶溶此溪水.似契高人情.
未許五湖去.聊爲一舟橫.我意正浩渺.酒腸且徐行.仍呼明月來.孤光與爭半.遙若想巖巔.萬類方蟄啓.
歲晚得脩澤.藩花香滿郁.稍令催科輈.邂逅不到門.我有賢太守.手撫瘡痍痕.未邀將我去.壽公福祉繁.
一飽誠難得.敢忘肉骨恩.爭看刺史大.扶擁上鵲旗.忽驚騰麂姿.中有誠意存.幽子一區張.聊誦野老言.
性不事軒冕.敢從公卿遊.田歌扣牛角.虛意樂府求.公有三島客.瀟然氣橫秋.賦詩雨未報.卒歲當優遊.
越吟何太早.言尋已髮幽.但恐不能笑.汲汲謀田疇.寄語玉淵叟.逢人貴乘流.拄笏看西山.不妨發唱酬.

詆風伯

天胡久不雨.我欲詆之天.二麥稿欲死.驕陽猶熾然.重陰數布野.雨意來無邊.未許一滿地.輒遇西風顛.
擺搖澗谷響.寧復留雲煙.雨師良已勁.風伯殆未悛.天公縱此爲.忽使暴我山.豈非若有咎.不待巫覡傳.
昨者六七月.屋溜如綆懸.淋漓逾十日.奔突潰百川.行旅已斷道.閭閻欲通船.不藉屏翳功.自星龍蛟遷.
我請爲民請.血誠通帝淵.風雨要有時.乃不爲咎愆.赤子仰粒食.云何絕其煙.徒聞負販勞.不愛隊稻先.
怨讟滿南畝.僕忻爲市廛.設說皆熱害.欲謗掃除賢.何甘補日月.空祇留凶年.詬詬詆風伯.聊廣退之篇.

雨後見月

蕭風轉亭午.流汗浹絺綌.隱隱空山雷.跨海飛雨黑.芭蕉集亂響.風竹瀉時瀝.懸知歲有待.已喜蘇先澈.
沈沈璧月上.稍稍星河出.枕簟延清光.草木沾寒碧.幽人夢未回.良夜誰與惜.隔離喚西家.倒榼共餘瀝.
西家長苦飢.而有好顏色.終年飯半菽.奠酒無從得.嗟余不解飲.有酎時舉白.豈不賢老兵.聊壯羈旅夕.

次韻大人五更山吐月

一更山吐月.鑑影搖空闊.懸知今夕遊.不減蓬瀛看.淨露猶餘濕.清颸戒初寒.行樂不可遲.及此桂未殘.
二更山吐月.玉杯側清夜.誰知蜒子船.獨釣澄潭下.幽人酌桂醑.冰碗白玉蔗.他時羅浮錄.父老成佳話.

三更山吐月.半壁沈沈起.無言三友獻.夜夜仍會此.羽毛見秋蟲.鮮甲動沙水.此味世莫知.勿言誘俗耳.
四更山吐月.紙帳幽虛明.披衣訪黃冠.野渡孤舟橫.束縕乞火大.號驚夜行.歸休勿久娛.霜露滿山城.
五更山吐月.織纖猶燭幽.寸陰惟此夜.敢辭數登樓.寒砧遠隨風.鳴蛩亦悲秋.凭闌獨搔首.歎吟和漁謳.

贈王子直

南行幾萬里.親舊皆亦缺.誰知傾蓋交.乃勝白頭節.去國日已遠.淒涼瘴癘窮.未著絕交書.已歎交遊絕.
門前空雀羅.巷語紛鵲舌.怪君一事無.訪我此窮髮.自倚甑生塵.每愧甕壓頷.何以爲子娛.江水清可啜.
男兒亦志氣.勿使髮窮達.寧甘一瓢樂.恥爲五斗折.火急數相從.回頭君欲別.一樽當再縶.重來爲君設.

和叔寬附李方叔

管、鮑、死已久.交情雲雨翻.平生我知子.親見齒及肩.老驥歎伏櫪.壯士悲暮年.百金空窮技.未分齒髮姸.
哀哉兔絲蔓.生理寄所攀.君看秋風至.掃蕩何時安.誰令三徑荒.投老食屢艱.知綆謾自持.欲引百尺泉.
造物不我私.同彼草木繁.不求桑榆暖.乃羨松桂寒.學稼雖可賤.樂志良獨難.當觀五鼎食.不異瓢與簞.
卜築願俱棲.勿學雞相連.作詩置坐右.勉視後者鞭.

用伯充韻贈孫志舉

朱顏染黃茅.自道頹老人.長恬服世俗.敢愧歡菽貧.送車反自屈.異類紛來賓.蛙蝝與蚳醢.敬我如姻婣.
（南夷風俗非蝦家不得與蛙蛤蝦豆之會）海風吹余舟.夜渡徐聞垠.往來一區聞.勞生豈非眞.重尋江南遊.再敘空同閩.山中
有異士.束書來卜鄰.胸中出虹霓.奮袂勇且仁.索居□枯槁.賴此意少春.當年老子丞.碩譬本貧民.終身
雖坎壈.虐骨碎而親.臧孫因有後.仲子先離倫.不變廊廟進.綠髮未肯銀.李子又一奇.武庫文矛新.片言
折肱判.不許枝詞諄.近聞獲駭書.還許登成均.歸歟汝上兄.器新人惟陳.（志舉兄以在執郊一人豈郊）

斜川集卷第二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峯玲瓏，老人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過繼作。（[illegible]玉案坡詩作于紹聖元年。）

至人寓迹塵凡中，杖頭挂壁來何從。長房俗眼偶澄澈，一笑市井得此翁，試窺壺中了無物，何處著此千柱宫。毘耶、華藏、皆已有，不獨海上樓瀛蓬。我聞須彌納芥子，況此空洞孰不容。何人謾持一綫出，恍是九華巉絕峰。令人卻信劉郎語，當年霹靂化九龍。誰將其形寫此石，太華、女几、分清雄。終當作亭號秋浦，刻公妙句傳無窮。

和大人遊羅浮山（玉案：坡集有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詩，此亦有和作，時紹聖元年初到惠州作。）

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運蘆鳴。世間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發憂患那長生。海漄奕冀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敝屣孰重輕。結茅願爲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獰。況公方瞳已照坐，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换，妙理默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顧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可得，鉾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何所平。

白水巖湯泉（玉案：紹聖元年，坡謫惠州，有湯泉詩，坡蓋此爲過是同作。）

世間詭異那可詰，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綠石甃，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溜架巖谷，郁郁佳氣蒸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遠，何用椒蘭漲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地古招提，未遇賢者同泪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補盜爭雄雌。

海南多鹿豨，土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寇，則合圍而周阹之，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聲，且有饋肉者，作夜獵行以紀之。

霜風蕭蕭殺寒柯，海月澹澹羽秋河。空山無人柴徑深，豨肥鹿飽眠長莎。山夷野獠喜射獵，腰下長鍈森相磨。中沙勞歸見遺跡，躡蹤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拔扶草木窮搜窠。何人得勢斗絕，蹈踏未盡青丘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間有米園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既命理則那。朝來剩喙誰有饋，愧謝父老勤弓戈。一言頗予不我怨，蒸殄天物神所呵。

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

冥冥天水吞谷一，夜依北斗占南北。危檣時吐吹蜃氣，半山忽涌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真肉。佳君胡爲冒此險，象犀珠玉非所役。深谷鳳儀照古人，尺書爲我通消息。我聞當時當校尉，掘鼠羅雀窮困。茫茫海闊雁不到，長欲緊容惻歎。遣君爲語諸季前討事，忍輕兵小賊，面唾勿嫌解自乾。鹽食卻債安用諧，杜門只作田舍子。來往江湖乘下澤，三吳想見稻如雲。船運時救陳、蔡厄。

次韻謝民師

老謫過海仍將羣，然如將沒齒歔。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貴貧賤隙白駒。氣流俄假廣夫子，飢坐張歌古傭耳。不摧奉璽家山，敢有玉關生入理。廣文才名三十年，因窮直到寒無氈。將軍夜行遭醉尉，曲逆解衣嘗刺船。豈知出南來新詩，定歸路江山宛如昨。飢人但覺秕糠美，憂患始知田舍樂。夢中猶記魚相識，莊叟雖困臨河枯。聊因寂病歌歸歟，寧復燦爛悲窮途。知君篤學真爲己，不從世好推此作。詩頗似建安風，取友更同苟叔義。我聞得士朝廷尊，搢紳所寄惟斯文。象犀珠玉本安用，猶使四海爭超奔。高人處世誠難矣，絕俗猶恐言肤。坐令瑚璉廢清廟，淵毛何由薦天子。我求平生馬少游，不願滿目容吞舟。夜光明月請自閟，按劍或恐疑輕投。

次大人生日（[illegible]）

陰功若以物假人，惆而不惟非所聞。內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過苦節救志勛辛，豈惜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曾如農夫宏耔勤，自有豐年穫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得鼓新，琢磨功行真入神。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羅列存吾神，雨露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稚川藥竈臥荊榛。飛泉漏谷不可馴，有道或肯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爲世俗纏。丹砂傲結道力純，泠然御風歸峨岷。

聞郭太尉出師大捷，奚人擒斬丹斧頭四軍者來獻，作長句古調一首。

遼人猖獗敗紀綱。長獗旋駿自取亡。歸我五季舊土疆。有如宣宗復河湟。彼食假息不自量。網開三面猶跳梁。熾火乃欲犯太陽。怒臂當車舉螳螂。支天所壞仍鴟張。含沙射影出復藏。將軍義勇冠三光。願以部曲除螟蝗。戶有三丁一投將。道汝積憤當少償。上馬亟持十日糧。長矛短戟舂其吭。前者披攘後者戕。係累妻子涕泗滂。將軍折北昔未嘗。以巧服人尤所長。勿追窮寇非深防。會道生致如探囊。匈奴自古夸豪強。三表五餌稱前王。豈無一日笞中行。昭君遠嫁令人傷。豈知天兵自鷹揚。郅支授首須陳湯。願斷萬里行朔方。道示藁街懸徜徉。假兵息民令有常。昔居鋒鏑今農桑。百年版籍淪要荒。一日冠蓋欣相望。李白長歌漢道昌。來階羽衛垂衣裳。

大隱堂爲范氏西山題（伯玉娶坡集第師琥袁光佛賢序云爲弟子蘇過與其妹孫婦久不歸其父過安范氏供發昕鑄婁師琥璩光院逐隨程損云云知叔篇配爲范氏此）（范侯爲忠宣之孫中有行歉道上懸甚孥之婿其子嫡叔切豈創叔歎婁見弟笋）

范侯作園湖之隅。綫以脩竹千芙蕖。鴨陂下浣波瀾闊。其山西指峯樹孤。有室翼然照通衢。路人側傴舉嚴居。華嚴初來理荒蕪。布衣小艇披菱蒲。蛙鳴不知官與私。奧來亂我夜讀書。人憐忠宣及其子。道妄何止屋上烏。小范更無豪榮氣。閉門一味如蠹魚。官爲山林獨往計。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疏。知極設深阱自恐行。歎道上鞭妻孥。坐令家無甔石儲。欲將大隱擬誰歟。人不吾以易吾圖。未須直學西山夫。槁項終爲山澤臞。

愛人堂爲李幾仲賦

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飽何可推其餘。莫來捷徑拾青紫。口但調饑腹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濯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嘉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疾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疾。右之術吏誰爲儒。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與侯王謀。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雞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爲。長養善類惡者誅。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實澤流黔閭。不願力田類賜爵。不願校讎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爲親娛。

地爐歌寄伯仲

野人鑿我墾地爐。纔能容膝便有餘。土牀屈曲方六尺。瑾塗何必搽丹朱。廣文無氈與客戲。蒲團但學偕跏趺。破鐺折腳自烹煮。中有至樂人所無。我游東南古佛剎。潭潭大屋千浮屠。擁牀接席如坐井。白灰塗火深模糊。貴人盡臥紅氍毹。春風習習生四隅。來客留客長夜飲。一石屢醉狂淳于。我家環堵與狸儒鼯。鷦無羨安枋榆。勞生吞此夢幻軀。誰能華皖窮大夫。時從村叟交蹇語。炊餕爬搔味醍醐。牀頭一榼自取飲。醉後耳熱時歌呼。坐想潁川十日雨。尺薪如桂米里閭。此時無人知我樂。惜哉不與二仲俱。我兄何時結茅廬。小窗讀試新規模。

寄題折衝徒撲虛閣

帝有虎臣司北門。虛弦坐落天驕魂。百年不敢南牧馬。草木猶有威名存。平生忠義身許國。不以金玉遺子孫。承平弓劍空在鑊。惟有簡編遺後昆。不知所活幾千人。一門何止十朱輪。滿牀簪笏不足道。萬石家

風今復聞。明窗小閣臥安溫。不讀孫、吳、看典墳。坐銷殺氣迴風春。記取大馮、小馮君。

蜀人朱衍。並孤母去。力學取科第。遂獲見母。蓋自蜀至許六千餘里。聲迹不至。逾二十年。感歎其事。作此詩以送其歸

綠槐染衣蘆作鞭。朝騎駿馬下九天。人爲君榮君未喜。我家劍南視萬里。四歲兒啼母不知。肺肝欲裂悲語謹。不如讀書期有立。可以綠手榮吾慈。白雲悵望天一方。潁水之北嵩之陽。君王一日視試策。阿閽不顧何害郎。里門下馬人爭看。對泣相持行路歎。版輿歸侍錦江頭。戲彩重循亂與卯。

范季遠作止齋求詩以此寄之

急流勇退真難事。要取榮枯君自味。世間軒冕如嚼蠟。自覺山川天下貴。君如八駿方服轡。帝閑正欲求千里。刷燕秣趙非所願。放浪煙霞踏雲水。肅然築室在人境。身與此心俱欲止。倦飛偶學陶彭澤。示疾還同老居士。收疑功名求未免。吾爲不回誰與倪。古來索價累高人。少室、終南豈所鄙。

大雪日。趙承之、梁與可、訪賈子莊。飲爽亭。孫志康不得預。故有詩怨之。亦次韻和一首。

三士高談常絕席。不數漢庭人九尺。雪中忽到剡溪行。狂飲學究俱一石。不教彭宣到後堂。只供爽氣干陵岡。忍寒排閻計大謬。夫子莫悔不得將。夜歸過我天正黑。燈影照坐如僧房。峩冠切雲戰亦奇。勝遊何不並道知。風花瞥眼同一空。欲追此歡將奈若。人間何往不自適。陵生且復爲陵舄。

和吳子駿食波稜粥

朔風吹雪填廬屋。一味能寒尋范叔。綈袍安敢望故人。藜莧從來盈空腹。近聞陶令耕無儲。不獨魯公新食粥。波稜登俎稱八珍。公子未應誇世祿。山僧一食不過午。忍飢學道忘辛苦。吾生事業乃謝勤。夜然膏火窮今古。要將五鼎同釜鬵。萬錢未可輕厚生。肉食紛紛固多鄙。吾寧且飯小人菜。

次韻承之嵩巖長句

亂山窮處聞魚鼓。梵宇深深不知暑。當時麻衣此卜居。自營山林著藍樓。飛空樓觀驚造化。縹緲雲開如帝所。道人疑是有道者。已不求人人自許。富兒爭致千金多。貧者不辭筋力苦。若非足指按大地。荒山坐幾琉璃宇。南陽持節奉詔歸。夜上峰巔偃府。是時六月火令燄。千騎解鞍入按堵。登臨豈爲謝公賞。七子賦詩歌趙武。長廊月出清風生。古殿無人鈴鐸語。公留三日春溪漲。白晝魚龍落飛雨。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飄零悲逆旅。莫投紫蓋稍自悲。欲和僧房無可侶。有來野餉苜蓿飯。主人對客在黃進。何似元戎從掾吏。落日紅旗照洲渚。椎牛釃酒勞還役。號令三更傳部伍。君能筆力記其事。句法更如山峻阻。一時豪放豈易得。況有幻怪供詩取。歸來倘可詫朋友。雲夢、蒼丘、俱不數。山川雖是風物殊。樂哉信美非吾土。

信中惠竹以詩謝之

篳門圭竇百不宜。大紅藍紫無所施。主人愛竹尤成癖。偏欠此物如渴飢。君家十畝淇炎東。羅生川谷壞藩籬。揀林許我恣所欲。有力夜負竹不知。朝來窗影忽散亂。起看蒼角風離披。種千山立乾不動。高節白首貫四時。我方病臥呼不醒。一篇忽得陳琳詞。頭風去體未足訝。歲寒非子當誰期。明朝峨峨近舉玉。請

看韓龍蹋角奇。予等共驅風雨夕。記取當齋來獨飲。

次韻承之重九

庾郎自嗟詩重九。北海常憂客無酒。官數白髮負黃花。不爲虛名留兩首。人生能換幾星霜。我非石心與木腸。乾愁浸解祇自撚。消長只緊吾行藏。東吉學圃猶有得。西析樓閣北碑勒。從軍直到單于臺。封侯萬戶何人哉。圖形未許凌煙上。草成視君試豪放。山陰回時迹已陳。高陽大醉情何暢。爲君悲歌和哀箏。請君更草殷人行。吳姬趙女兩愁絕。一笑當時容目成。行行且作歸裝束。子雲枝香入天祿。一杯且復中聖賢。周南留滯誰我憐。買田早約熙甫子。相與躬耕不計年。

不睡

四鄰悄悄鼾殷牀。誰有客夢不得長。柴門獨掩燈有暈。欲枕未熟背已芒。四更山月來洞房。焰焰孤影射屋梁。茅簷簌簌風自號。燈樹蒼莽梟爲群。海風蕭蕭振槁葉。谿壑淪淪決陂塘。二三黃冠眞可憫。空洞夜磬塞欲僵。步虛聲斷鐘微遠。鐘磬時歎幽人堂。山城寂寞清漏殘。鼓角淒悲吟曉霜。誰知此時我獨起。胡爲百想懸肺腸。雞鳴世務紛如織。爲此頃刻聊坐忘。

送呂知止

王、謝、風流要有種。誰比君家俱得鳳。慈明兄弟稱八龍。未易賢愚推伯仲。腦樹知小精吏治。千里名駒方試鞚。皎然若谷冰雪姿。彫瑑肺肝嫌未痛。英標颯爽吾知止。剸犀今欲牛刀用。胡爲從事榮吏役。無乃淡陰工抱甕。嗟余飄泊同閭里。一味窮愁惟子共。詣思難脫鍾儀囚。未敢彈冠效王、貢。平生世味似嚼蠟。巨壑臾年光自縱。爲君懸榻待歸來。故人盍破邯鄲步。

送孫志康

季孫愛我如美疢。孟孫惡我如藥石。平生願得達若士。庶幾愛我非姑息。先生少抱王佐才。早以聲名馳上國。白頭猶著從事衫。正坐不爲俗子屈。閩風山來有家學。不信直前能缺折。世無子期誰賞音。伯牙太息弦欲絕。晚從南陽客塞上。豈爲文章工草檄。飲閑可香染兵壇。啟斵正須須子薦。先生得此雖將合。鴻鵠要是雲閒翮。夜光明月誰按劍。未盲碌碌同沙礫。翻然賦歸一何速。返吟久自同莊舄。世間軒冕豈不欲。驂柄兩窮安所得。不如乞身向嵩、少。閒舍求田乃良策。嗣生從此須著鞭。我當結駟登山屐。

戲題姚夫叔睡軒

姚侯不學蘇季子。但取六印誇閭里。又不如取樓蘭王。立功萬里還故鄉。兩俱茫茫空白首。車輪馬跡環四方。忽將投劾賦歸來。亦復近市歸韋莊。結髮少來遺物役。不在功名在刀筆。不如一覺獲安眠。收拾散亡歸此室。

送參寥師歸錢塘

我先大夫東南遊。六年雲水窮扶搜。吹噓人物到方外。伯業未忍輕辭謝。老師一見心相投。氣味要是同靈貓。麒麟豈解埋珠玉。自有寶氣干斗牛。作詩爲文盡餘事。勁節凜凜橫九秋。俗子欲交輒掉頭。我友天

下第一流。雖遭謗謗不少避。年世久已同浮漚。我昨南來自炎州。師亦方解鍾儀囚。提手流涕古作諸生死骨肉。我未嫁衆人見棄。誰相休。翛然獨處空山幽。忽聞剝啄師喚我。遮掃茅室三日留。行行吳、越有留連。明年當泛西湖舟。贈言乃是朋友義。敢效兒女空綢繆。夜光明月宜自收。虎文豹質非身謀。

題岑氏心遠亭

君不見鄭崇門前闐如市。此心不礙如秋水。又不見翟公之門空設羅。翻爲交情生慍忌。豈知靖節棄官歸。五斗難堪折腰恥。結廬何必在山澤。方寸湛然道遠邇。君家小園種數畝。竹柏蕭森間桃李。幽亭容膝審易安。不受華堂牧梓杞。平生少遊眞吾師。自欲浮沈老閭里。故應從事三遷樂。更效子雲今隱几。君看六藝無天遊。婦姑勃谿無窮已。達人無累超物表。雲夢胸中吞芥子。紛紛朝市我無與。轂擊肩摩同一軌。高情縹緲謝塵囂。但恐雲山友黃、綺。

秋蠅篇

秋風中人如劍芒。飛蠅側翅何處藏。晨集霜露避階壁。晚集戶牖依斜陽。斜陽寂寂能幾許。股翼未溫寒日暮。紙窗不敢近華筵。屏跡何須待揮麈。我方六月流汗時。營營嗜耳緣目眉。擬鋒旨潔未下筋。聚嘬弄吻不少遲。微物盛衰還有數。得意何曾念寒冱。輗中相弔定飢蚊。窗外巧尋惟蝎虎。斂身稱死不足惱。斗目所惜欣且去。嗟哉時節那可爭。造物於汝何好惡。

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憶君結髮讀書日。有學岬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逸。咄嗟歲晚事大謬。翻然自許林泉役。躬耕二頃羞甘旨。擁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薪粒味。萬里能奔裸、蔡、厄。丈夫升沈何足道。萬身食志異奇特。閉門卻求文史樂。勁氣豈爲窮居屈。信哉自有絕人處。坐使儒夫聞有立。邇來彈冠本非好。催促引從父兄道。區區試吏君庚間。定知嫌厭何曾得。嗟余自幾亦自笑。作公一官乃遙厢。明年結車走太行。故來相如空四壁。秋風獨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蓽。鷦鷯但寄一枝安。此外所望非我力。

謝公定以所藏文與可詩示其孫驥。驥有詩次韻。

昔在能詩與湖州。妙句天成醉翁許。醉翁已作碑詩游。伯牙絕弦空千古。湖州家無儋石儲。萬竿筠簸收顧搭。詩家最宛在世。不與□□俱化土。後年無復見老師。句法凜然猶可度。劫灰風流自一掃。斯是江東王謝伍。昔不見西京桂下太史公。留滯周南歎無補。傳家有子能荷業。執手清悲只虛語。子孫他日繼文翁。太史家風倘乎取。

志康得魚。或勸捨之。諸公有詩哀末物。吾誰適從。亦賦一篇。

豬魚有如綠未求。祇有瑕細不受鉤。我居恨不如江頭。長江巨浪一葦遊。得魚滿簍訪鄰鑪。歸餉傳家魁侑。邇來遲吟思命觴。爲廚客無萍藻蒼。披抉泥沙窮劇搜。拔拾小鮮供饌饈。三嘆非是何可侔。先生道眼無全牛。虛心觀物如虛舟。獨未許殺師留侯。手持耳餌安所投。彈缺時有馮驩愁。何當不種鍾儀囚。朝掉谷鎖意則悠。只有嗜殺對血流。欲引西江盡無由。升斗小惠不知賜。告言非奢亦非知。一傀等是充飢

嗟。嵯峨天物神所不。杜陵有詩請君誦。

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

羅浮插天猶咫尺。飛步絕頂觀雲濤。鹿幾神藥雨笠驕。日暮空歎西山高。道人航海曾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騷。

題王適之綠陰軒

主人愛竹與成癖。門階戶牖俱寒碧。小軒故爲劇重闢。舍下從教筍穿壁。欣然遂致數君子。相對青青好顏色。公庭無事白日長。寒影參差亂簷帙。君家將相山西種。世世剖符門列戟。圖形未肯上凌煙。卻憐何爲清一室。胸中定有不凡處。對客何妨仍蠟屐。明年新筍拂雲長。更覓琅玕延過客。

李方叔治潁川水磨作詩戲之

君不見相如昔隱臨邛市。文君當壚身滌器。未逢給札賦凌雲。豈免辛勤穿犢鼻。又不見蘇秦大困還家時。失計頗遭妻子訾。誰令奔走事口舌。不學周人營什二。李侯平生無一廛。只有便便五經笥。儒冠半世已誤身。老欲歸耕無耒耜。近聞潁川有瀑布。碓磨能窮谿谷利。疏渠鑿石激清流。機動輪旋人力易。今年麥熟春雨足。車載斗量應有備。勿嫌山秧稿紛紛。飽看鷗鷺鳴潑潑。堆盤坐想雪如山。夢中已覺錢流地。待君結廬秋風初。我欲叩門來上壚。起搜湯餅補飛羅。鐺釜操刀定中廚。千金何必羨臨爽。少有圖鬢而已衰。稽康好鍛事斗卜。逢人未免茲遊戲。

送陳公保德通守邊朝

與君相見首拜門。眉目炯炯清而溫。天涯流落十年事。但指白髮俱忘言。當時射策探月窟。想騎八駿超崑崙。我時蹇步漫追逐。一蹶不復隨車輪。豈期末路冒相值。漂母頗亦哀王孫。青衫屈士百僚底。忽飢不屑要田園。壯心消盡疑忠在。乞骸何異從巨墻。君才難爲清廟器。未肯碌碌爭乘軒。聊從州縣事下考。要當慈母時平反。許雁多矣顯白髮。舍魚不取從熊蹯。

送叔寬弟通判澶閬

老人出郵不得歸。西山雜水含清悲。脂車獨辦入蜀計。望城季子與男兒。凌雲棧道三千里。屈指渡瀘五月時。想歎里門下父老。塞途上冢先壟頭。吾弟平生得詩禮。大吾門戶惟子期。巴川、梵道、人跡遠。誰肯仁義輕貴賤。蜀節倚身亦安用。唐蒙已死仍斯旅。請君攜泥一丸去。持此關塞安黔黎。

送普融老

孤雲去來無常蹤。流水曲折無定容。杯餘散漫隨天風。流行坎止忘西東。南嶽道人曰普融。悟空萬物疑少通。山林市朝從兩容。未從芥蒂於其胸。脫身塵埃寄高峯。翛然遺世無冥鴻。豈知絕物非中庸。忍飢學仙嗽柏松。住山出山偶然中。人不吾舍吾其從。簞飯未足爲汙隆。要與後學開盲聾。我方處世如鉛春。自知冠冕久不工。願言香火他日同。二老會當林下逢。

濟源大夫吳人。判官之數月。鑿池引泉。植芙蕖。大變晉俗。遂忘江湖之想。作詩寄題芙蓉亭。

先生腹有五車書。官署天祿與石渠。一日不可食無魚。何不置之於江湖。邇來得邑古塞隅。飲酪披毳如羌胡。汾水濁惡山童枯。不知先生何爲娛。忽然寄詩道長鬚。報我縣圃開榛蕪。昔爲沮洳今可渠。下灌秔稻池之餘。清流映帶紅芙蕖。娟然不染先生如。簿書擾擾徒喧呼。不妨行吟學三閭。吏民已化愚溪愚。能和紫芝于蔿于。教條自隨俗自舒。三尺不犯鞭與蒲。願君超吟小鄉斷。晉楚未覺肝膽殊。長短莫較鵠與鳧。彈鋏且緩歸來乎。

次韻叔父題畫木石屏風

老人萬事無心累。年來道眼釋臥輪。西軒坐閱車馬奔。垂天不展空鵬路。屏間怪石千年根。端爲先生來結鄰。豪端雖愧蜀兩孫。要非丹青鬬世人。空山老幹不效珍。荊人異璞埋埃塵。幸此不遺世俗者。棟梁圭璜徒分神。

苦寒行

句芒司春儲不職。凝使元冥氣凌轢。三冬肅殺歸閉時。長物豈容長歲保。北風吹水冰成梁。急雷轟地雲副惡。坐令貧士高掩扃。安得重裘代蒜縷。春泥浸浸薪不屬。皴竈無煙愁四壁。飢吟擁鼻涕流澌。殺指結衣僵欲死。水南水北多高士。去作逆官金馬客。朱門碧瓦照通都。寧著麻衣羨狐白。問余何爲不錄錄。反老抱關守頹石。十日春寒何所就。坐想朝陽生屋隙。顧將挾纊同斯人。杜陵大庇無由得。兩袖赤背直萬錢。快快此衣安且吉。

松風亭詞

亂一水兮清冷。絕塵市兮郊坰。聽松風之參差。忽飛騰兮危亭。悲風來兮號滄溟。寒月出兮叔戶庭。驅萬竅兮發無形。設窮歲兮物彫零。屈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高疎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石棧兮環翠屏。彼柴門兮晝常扃。屏外物兮遁俗聽。哀世故之迫隘兮。夫何異於囹圄。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羽人於青冥。或命駕以遨遊兮。或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嬉窮高兮謁風靈。願執鞭兮屏驂。恨凡骨兮非腥。余師首陽之清穆兮。超千古而猶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嗟子房之明哲兮。畢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硎。

山行

肩輿歷盡黃茆岡。青山壁立聳大行。忽驚雷轉山石裂。瀑頭千尺分銀塘。飛空雨雹寒崖谷。倒影垂虹射曝日。高巖俯瞰光目眩。杖策凝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溢瀆飛山脊。猿猱悲鳴霜樹折。虎豹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質。下有蛟龍深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發飛霹靂。

斜川集卷第三

題鬱孤臺（國玉案此集有鬱孤臺詩自注云在虔州作時爲紹聖元年蘇軾詩即和其韻）

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遊。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著。危臺獨倚秋。遙林藏小寺。幽市隔孤洲。日落山街碧。江昏岳吐樓。岩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巨壑從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長元案欒城集有次居六詠東坡集亦有和詩此其第二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東坡在惠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檜北堂蓮菽見各部并錄之）

旅寓仍艱歲。鬢毛入鏡盤。泥芹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覺江湖遠。空嗟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顧亦試艱難。

湫隘黃門宅。喧囂半雉牆。此君時拂蒋。小屋自清涼。月落凄稍靜。春回穉筍猖。兒童逐雞犬。更看引鞭長。

榴質江南少。依稀緑樹叉。稍存後影質。能吐欲然花。西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雞俄獨立。衆卉已難藏。意氣矜全盛。葳蕤慨欲償。恰傳蜂與蝶。未免歎存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徙逕峽亂。色映綠苔侵。肅殺秋將至。猶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凜佳賓。相對山陰禊。竹陪南阮貧。琳琅風葉響。水墨月窗勻。何必藍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僑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國玉案是歲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之作中有云慈闕解符老詩耳關吳翁坡自注云許吳皆嶺客蓋符林秀才吳子野也）

寂寞三冬至。飄然旅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偕饒鱉。看兢倏且懞。一歡翁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忘飛隨。寧忘馬首東。南音行自熟。重譯不須通。鄉酒醍醐白。銀皮琥珀紅（海南有銀皮酒）。飽猶醉野獠。絕倒共鄰翁。藷芋人人送。團庖日月豐。擬收黎母谷。露人菊花叢。海蜑羞蛄蛤。園奴饋韭菘。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假留恢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遐想在瀛蓬。介隱惟偕母。扁閒衛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托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霄高宇宙寬。頭風思斂手。髀肉怯征鞍。俯仰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良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真難得。因循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隴頭耘。雀喙飢謀食。蟲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

屯驅領建尾。溪漲浪翻瓮。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諫當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眠。悽愴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棄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咤。杳杳是燕雲。

（爲山靈中）王子可人處。壁間題短槎。自難疑刻鵠。初不得騎鴉。世味真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雄。彈丸虛瓦墜。雲散馬牛風。萬物聊相戲。塵心未解空。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惟亭榜字新。平時煙淡淡。野水碧粼粼。排闥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裳真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翰孰爲鄰。披句空遺恨。沾衣想自頻。觀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引退元非病。歸田卻患貧。躬耕聊自給。知命敢言屯。好客逗師鄭。多金不貴秦。猶能化鄰里。始類葛天民。

遊英州碧落洞（國玉案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遊碧落洞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琅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流水無窮寓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曇秀（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嶽。猶能扁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國玉案陶集有居二示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佚東樓一首效坡集亦有和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晨起何妨勿拄頤。自信丹田足梨棗。不憂漏雨滴茅茨。二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懷玉案[illegible]）

玉佩犀簪豈網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簪豈獨窮周廷（一作叟）。說偈遙應見祖師。提子偶從遺物得。竹皮同使後人知。小生冠冕非吾志。不爲飛鳶跕墮時。

大人生日（[illegible]）

七年野鶴困籠樊。匪兕其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五朝光輔周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慍。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藏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身固已遂歸傳（公在南方有白日上昇事）。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眞昨夢。腹中丹汞是歸田。他時謾說觀道鼎。猶記竹陂柏穀年。

昔將直道破羣機。出走寧逃此日譏。張馬未還非叟病。莫邪偶來豈鉛銛。長生有道因辭寵。造物無私獨與謙。從此軒裳與敝屣。世間出世固難兼。

一封已貴叔天（[illegible]）。十萬饑民躬與饘。不待丹砂錫難老。自識陰德享長年。壽徵固已占黃髮。坎火還應養寸田。況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泠然。

勿驚神減帶圍寬。壽骨巉然正睟顏。不待期頤祝難老。因知歲熟白豐年。偃松再茁千齡葉。甃井新飛百尺泉。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爲物報其天。

憶昔東華典秘藏。於今[illegible]水[illegible]。誰知萬里當遷謫。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忘。仇池何用追仙駕。香案仍歸侍玉皇。

謫宦三年擁海濱。窮[illegible]閭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枯槁固容占異夢。內丹還已獻時人。世間出世何由致。一笑空花等幻塵。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懷玉案：欒城集[illegible]題云十一月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灰爐煖。紙帳寒疑月在窗。因聽竹聲知有雪。便將酒興敵寒缸。西鄰正想[illegible]園處。古殿遙憐巴柏雙。自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夜來小雪猶凝地。睡起披衣已[illegible]窗。卻憶少陵時炙背。不堪北牖便容窗。豐年何待訴歸祝。[illegible]聊須縫履雙。試走湖邊望嵩少。殆如疊嶂在煙江。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懷玉案：[illegible]欒城後集）

日晏幽人未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卻掃從教世路荒。袖口虛能畫夢幻。此人歸醉語耕桑。翟公門外猶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

幾年牢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曲（[illegible]）。送觴聊爲小兒娛。[illegible]杯[illegible]想佳節。草屋黃冠慕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窺園已愧下帷儒。

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懷玉案：黃詩載欒城三集，是大觀三年）

坐閱星周幾變遷。恆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illegible]穎昌杜門不出今十年矣）。早退得閒眞玩歲。數訣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遺賢。

卒歲優游樂事全。家庭瑞氣[illegible]然。椒花頌酒祈新福。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歎。黃粱已熟客猶眠。潁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號潁濱遺老）。

叔父生日

盧耳當流十九年。我公涉世歷艱難。笑不[illegible]至[illegible]諸鼎。便擬[illegible]欲掛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非[illegible]。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予康強。漢庭已致商顏叟。寧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饒萬石。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渭水濱。壽效兒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圖形未肯上凌煙。識了人間一大緣。心法已傳黃蘗叟。形神自是赤松仙。歸來卜築安懸磬。空使蒼生望濟川。不用丹砂留齒髮。見恆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聞其春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寧學小乘禪。[illegible]駒安用徒勞苦。[illegible]我西來數[illegible]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illegible]公

王謝風流不讓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掖侍鑾坡。卻臥關河閱歲年。日送秋鴻凌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笑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蕭[illegible]無可憐。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illegible]沾英鬢[illegible]。西溪雲日晚蒼涼。橋偏北渚佳辰至。[illegible]人熏風晝漏長。不放巾車陶令去。且容插我少陵狂。他時儻與安昌客。還許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歸著鶡冠。買得林丘小洞天。十畝琅玕寒照座。一谿羅帶恰通船。行當雪夜尋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雨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慰華顛。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答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未[illegible]敢怨天。小隱猶追三徑樂。遠遊未遂五湖船。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隖春風共一川。待我西窗[illegible]碧。[illegible]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鄧華國相約遊嵩少

舂糧已辦登山計。精[illegible]車輪四角生。勇健無人先接淅。淹留愧我說尋盟。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illegible]

有聲.劍石題名須絕賦.蓬萊頂上記曾行.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閣.初見嵩少.

青山與閒有情人.百里相迎列萬屯.積翠已堪供爽氣.峯巒如欲避鑾尊.少室嵩界塵埃外.銅觀嵯峨升陌路.方信胸中有餘地.齊丘雲夢不妨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廣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大鈞播物豈能爭.空嗟抱玉題三獻.不待鑿人試一鳴.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自落空彈鋏.霜髮霜髭爲著書.想像柴門延履舃.淒涼溢水但丘墟.從今忍過西州路.墓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垂歲聲名籍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橘衣曾是先朝舊.聯省空驚白髮新.不羨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德星臨照陰功滿.高大門閭畀後人.

洒落初辭非荊州.潁水欣從杖屨游.華髮歸來堪似昔.邦人共喜見風流.里門尚想諸郎下.驛路俄驚素旐秋.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與爲子孫謀.

樗隱堂

巢爲才名困廣文.天非從仕老仍貧.一麾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爲束帶人.衆巢已曾棲廣莫.先容那復羨輪囷.幅巾他日衡茅去.執符儒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驚開北渚瘢痕收.倚杖波吞文鷺洲.荷覺茂相與水.直嫌非洞有交流.喜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須移鑑裏舟.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與欲寫公圖.

危檣飛空衍絕輪.澄光爽氣壓城闉.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設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描蕪壞.少陵有句采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鋤耰樂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粱正與夢俱熟.環堵其擬鑿欲清.晚客猶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雛美叔約游春之什

眼看塵土暗春晴.忽見池斯裂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斜川終擬學淵明.歎呼且遨杯中物.寂寞何妨身後名.況有岑參好奇性.爲君試草渼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存擁澗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過眼驚看盤瀨堆.寒碧照人無底竇.鏤雕般地半空雷.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翦裁花雨落春風.忽從區脫無餘地.變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遙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姪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飛花旋應作沖融.寒威尚帶嘉平臘.和氣爭先發物風.爽入西山千仞色.潤滋南畝一犂工.先生休道催科拙.趁著河東歲屢豐.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閒.說有談空許佛言.欲學鼻屑追世外.自知擬手翩覆翻.雖奇頗快平生願.笑語欣陪十日溫.卻遙邯鄲尋故步.兒童道應覺巽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西風卷雨出華山.曉色騰騰未散煙.雉堞橫空雲半隱.旌旂改色日爭鮮.承平不在山河險.臥護何須鐵石堅.賣劍買牛從此始.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答陳帥和詩

北掃天驕到海邊.長城千里靜無煙.虛弦圍自落驚羽.大手何勞試小鮮.收拾風流開幕府.從容談笑臥中堅.頗觀橫槊詩千首.鋒鏑消磨變力田.

和新晴南園

道眼年來等色空.塊然不受化人宮.敢嫌仲蔚蓬蒿陋.久悟邯鄲夢幻中.夢破羅帷知逆旅.兒孫菽麥任春風.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躡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墓銘

欲戴楊雄老一區.清名不耀力難攀.知儲食勤吾事.要以因螢昇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瑾瑜.夜光明月毋輕付.謾說空空叩鄙夫.

田家書事

路入銅鞮草木幽.不堪隨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若爲收.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宜婦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爲黃花思故國.豈堪白髮負初心.臨風有句空悲咤.獨酌無人訴淺深.卻羨楊聊橫槊後.從騎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兄唱酬二首.一爲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諸夜.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幾髮.垂堂共愛不貲身.一官聊爲家山住.要看明年謝錦春.（伯充時得秩俸.欲歸蜀.）

家風凜凜記前塵。元祐庭中老近人。（沖晦家舍白此老近人）形似子孫嘗枯槁。詩如開府日清新。功名軒冕眞餘事。富貴蘧篨誤此身。不有胸中陂萬頃。肯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偁秀才歸盱眙

滿流歲歲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鬟。卻覺山川無與敵。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肯作小坡客。（先君以偁付八舍弟姪詩日序良此孫用詩與小東坡。）簞飲來同陋巷顏。不為蓴鱸起鄉思。重親方在白雲間。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屨。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若相喚。細雨斜風不忍歸。卻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瀟湘起我江湖（一作故）興。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強游南畝服儒冠。敢意青雲便可干。假是馬曹宜謝病。卻嫌雞肋吝微官。眼前簿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為問崎嶇緣底事。髮毛道盡帶圍寬。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為浮名使首干。厠笑嚴、徐、吐奇吻。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詩誦樊劉枯槁句。耕耘萬事有羹寬。

自穎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暫拋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筍蕨齊。不謂能書誠可長。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象犀。欲遣長鬚無以報。太牢滋味愧蕪虀。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學稼與學圃。已得異書逢異人。隻影自隨空四壁。歲寒相伴有孤筠。揚雄何日一區老。問字應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畫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麈生風看落屑。詩壇餘勇戰空拳。拍堤春漲雲容闊。夾岸桃蹊錦接連。判處聚觀千萬目。要公着雨作豐年。

雲間笑語雜雞行。山意波光兩渺茫。老大諸侯眞伯業。歌呼狎客類平陽。丹青遺跡風流在。載酒題詩草木芳。漁艇不須悲歲月。羊公名與峴山長。

次韻伯充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為色。自是肌膚淑且眞。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使凝神。空將獨嗅無人賞。乍送幽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弱莖穠豔空爭似。研合丹青太逼眞。尤物端能耗地力。癡兒覓欲費精神。願回春色歸南畝。變作秋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眼不多時。佳節應須日日期。羨子多情勤秉燭。尋芳問柳每題詩。洛花名字爭新見。尤物東君難刻遲。安得韓湘寫奇句。世間鉛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斑。山花灼灼強施丹。能容丞掾歌呼鬧。信是平陽度量寬。溪上有人歸獨晚。夜闌秉燭若為懽。但知草檄能詩債。何必重尋落蘂看。

避餘儕壓蒲萄琭。盤有南珍荔子丹。草草春光難未稱。人人酒令暫須寬。興來勿問無何飲。老去難尋特地歡。想我將愁須待子。澀詩寄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重恐素髮插人頭。世上功名得汝求。神馬尻輿安所稅。寸田尺宅早歸休。結茅但使纔容膝。解劍還須便買牛。更恐少游乘下澤。不妨閭里自沈浮。

采椽竹屋亦天眞。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聊將傳舍證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安枕不聞尨也吠。蓽門圭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長吏民。投劾賦歸無二頃。上書遺闕有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煖律回時草木春。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鑑特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閑人日月長。意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麥熟村村餅餌香。遙想雲開下雙鳥。空懷仙子望三鄉。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風墮眇茫。

小子籥與其友作蓬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子亦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除藥石一春過。寂寞蜂梢萬事空。亭下麥秋翻翠浪。山前雨斷卷晴虹。波頭試驗淨儀意。半是村醪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軒

海竹纖杉亂靠萑。若家千樹獨淇園。清陰更覺常留客。疎影秋光共入軒。嵇阮孰窺塵外趣。錯稱卿與世人論。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目在告

寒月昏窗燭在壁。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鼙鼓聲。（良卿在告凡按叔已十日矣。）

題李徹叔所藏燕肅雨圖

春雲漠漠雨垂垂。水滿中疇秧稻肥。青蒻綠蓑晚歸去。（一作青箬蒻笠臥數局。）為問市朝儂不知。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文若名宗武。韓玉汝之子。）

山河故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朗月端來臨不夜。珠宮玉宇澹娟娟。

閑尋知倬同溪源。乘興眞為校酒船。應學二疏辭漢早。勝遊聊作地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使君軒馭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急遣詩筒挑鼓旗。

欲追餘景去如飛。剩賦新詩酒百巵。倒被接䍦扶酩酊。恰如山簡醉歸時。

新醅潑蟻綠溶溶。時為賢人復一中。況有能詩庾開府。論文與狀有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擾擾塵中學坐禪。我欲退休從杖履。春明門外有雲泉。

山行次韻楊良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迷空。況入青冥窈窕中。欲寫姓名孤絕處。恐君遺恨不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忽驚山斷見雞堆。尋溪使欲挐舟去。留取他時雪夜來。

道中買得草屨

買得芒鞋拄杖挑。心先向足躡雲霄。山林本是吾歸處。不待移文始見招。

次韻米守端午西湖山水

遠灑清潁入溪渠。左繞孤城轉古堤。豈止江湖來席上。一蘇窮澤十千魚。

騎泉百道草間鳴。已覺圓荷葉蓋傾。擬欲挐舟江海去。門前歸路是春明。

一葉何時縱櫂歌。空悲急景怨羲和。斜風細雨添愁絕。青箬蒙頭映綠蓑。

兵廚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莫折荷枯秋露淨。更看鏡面瀲瀰時。

叔度平生撓不渾。注之不滿挹無痕。甘棠[illegible]晚。目送牛羊自下村。

次韻趙伯充雪中見招

畫室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大笑王孫醒醉眼。晚來猶恐入千林。

擁鼻袁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汚無邊。西陂欲與枯山竝。賀監風流太白船。

次韻張次應見寄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頓覺還。將似少陵無短褐。空懷大廈庇千間。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强秦。長平一戰坑俱滿。臺上應無妾媵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蓴鱸一別信音疎。食指令人盡信書。不是分甘甜愁思。臨淵空羨計無如。

和叔父所居六首之一

野卉非千葉。妖紅娩雨京。依然守舊態。誰與製新名。琥珀縈圓石。燕脂染落英。翻因少陵句。草木亦鮮明。

張庭實得石名小括蒼

蓬萊異石出珠宮。邃澗幽龕定幾重。玉井分明太華頂。洞天疑是括蒼峯。穿雲細路屏開見。落谷幽泉硯可供。誰遣飛來在几案。伴君文史老三冬。

行軍城道中

北望青山幾百重。秋來翠色欲摩空。犬戎絕跡今無幾。鳥道登攀力已窮。巖谷有田空頃畝。旌旗何日卷殷紅。此行豈得功名事。聊欲探奇訪葛洪。（軍城之葛洪山益奇。是夜宿葛川寺。）

送李文儒赴漢東教授

自欲攀登拾紫朱。誰能碌碌守吾廬。割鮮因已夸多識。賈勇今將試有餘。環堵未成三徑業。束裝催載五車書。要令洙、泗、行江、漢。歸伴諸儒校石渠。

山居苦寒

十里山行步步高。陰風怪穴亂呼號。孤燈獨掩柴門夜。竹冷誰分范叔袍。（故有風穴。故常多大風。）

蹋東磐礡納朝光。掘地為爐土作牀。快燃生薪聊煖臑。茅茨未必愧華堂。

自摘空山物落柴。夜深猶復撥殘灰。更招野叟談僧話。旋剝蔓菁手自煨。

僑舍孤叟八十餘。昕無完褐況袒襦。分衣愧乏莊公惠。紙被朝將對老臞。（草堂之東[illegible]八十[illegible]形貌瘠[illegible]耳目[illegible]余識[illegible]與之[illegible]結髮[illegible]老衲如此[illegible]）

戲贈吳子野

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鐵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麥飯葱虀俱不設。留君清坐不論年。（子野絕食不葷）

次韻王幼安哭韓若表

公子雖軒冕。山林契夙心。坐輸新活計。脫屣舊冠簪。共笑謀生拙。知非涉世深。留詩聞殯息。妙意可銘沈。

詠三瘦

勿輕三十各崚嶒。氣吐虹蜺詩涌泉。共與扶持加藥餌。要令山澤著臞仙。

題郭熙平遠

木落沙明秋浦。雲收煙澹瀟雨。甘學扁舟范蠡。五湖深處鳴榔。

望斷水雲千里。橫空一抹晴嵐。不見邯鄲歸路。夢中略到江南。

諸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塵土中人。

右三詩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斜川集卷第四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髣髴也。（按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从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俯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頹基兮，於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閔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知兮，實咀毒而銜路。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閔漢武之耄忘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逮禍於宮中。但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是蟲。死者其何人兮，豈間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察子之無辜兮，皆有家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遺大患於倉猝兮，悵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悟寤君之容容。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冤之無告兮，識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東坡集云或影大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煢煢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盼

斯、高之竊家兮，視其君如乳虎。曾鼻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嬖婦屠雛，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遺稚兮，實追縱於漢戾。賊賈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悟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保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兔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嘗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歸讒。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猾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錫公之愛憐兮，豈識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殺戮之果無。罔延禍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按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據本傳從東坡文集補錄）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一作而）暴怒，持（一作掎）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鶩，潰（一作）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僨，葺軒檻（一作楹）之已折，補茅屋（一作茨）之罅漏，塞牆垣之頹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一作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則懼，蚋之集也則呵，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來）髣髴於過耳（一作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文謹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新制，寵以訓詞之溫厚，尤爲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與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爲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

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懟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調戎爲報國．誓殫疲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志謝降官表

繆於剸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顓愚．逢時休盛．並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睽．欲效驚鵲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恩．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誠難逃．蓋日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恭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班館．付以名邦．復玷餘書．荐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華是寵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爲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愛．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猶荷[illegible]衷之眷．終收間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容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善救失．輕爵祿以與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激厲．察臣之先容於左右．謂臣皆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策其駑鈍．誓水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見元案此自永樂大典不載從據方大全補集）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寵遂之稱．士風厚善．民俗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甘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樸樕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黃綠一仕．寖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吞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紲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盛際祖宗之道．帥率皆廡廡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揩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若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切自寵光．有靦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益守．節力未衰．使之寄東而督責．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眷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隆萬壽宮表（文爲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植玷諸宦．貸西山散吏之員．尙攝率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雖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蠹疏．殊乏有行之事業．當容主槃惟新之化．爲粘陰興和市之恩．猥

以安庸．誤承臨遣．來彼八城之賦．投於一己之年．雖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瘠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勞之味辭．竟變全歸．允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明試以功．方屬精於政治．進人以禮．每加患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懋闕法其．身在江湖．假頹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拱辰之極．改定吉元．倂法興、淳、之懿．昔鄭所布．竊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蓋掩前聞．永命紹開．偉文謨之丕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誕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月之朔旦．大發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覩巍巍而有曜．臣尉叨郡印．遙拜恩書．涓躔面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蝸蠅小技．尋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斯於匠石．偶竊簪宦之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餬口於四方．敢惜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但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逮人．雖處囊中．未忘於穎脫．齒恭枯朽．實倍於吹噓．豈謂虛譽．忽光郡尾．顯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舉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益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何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莞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文爲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爲太原臣代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衆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登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襲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窮窶衰宦．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間．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巢安幕府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筆牘自致．而左右亦哀借齒牙先容．夫何萬鍾之書．下取拘闈之吏．增光蓬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蓍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棄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不求其備）．人遂令無用．濫預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莞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猥膺刺舉之司．總誦輿人．敢厠薦論之列．豈謂叠封之疏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

雅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倚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效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登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衡門有孫。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望。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職性。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膺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顏。竊惟府庫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爲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推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貨積庶而知禮節。矧此幷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盈虛。材必資於果藝。蓋山川之曲折。所在日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徒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雖某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故此恩榮。下逮疏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損軀未已。次荅羽翼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輒廁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闢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非爲己。遠慚斥相。素無賦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稱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益荷吹借。

又

掇從冗散。未浹歲月之勞。寵被使令。益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篝燈末學。偶玷科名。樗櫟棄材。淺陋膺仕。服勤州縣之役。謹簿書之嚴。屬此粘容。興於海走。競收梓杞。漸無匠石之能。徑啟山林。遂罕虞人之職。蓋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指勞。益功此非。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釋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弱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頒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蘊清廟之瑚璉。材茂豫章之楩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

未遑。矧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筐篚之珍。

又（文潞公此啟到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素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不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虛承明之祕職。被收茲用。錄其薄效於東南。猶知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強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既資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疏。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具元崇此篇永樂大典不載收播芳大全補集）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俾從班於仗內。遂明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疲賤。講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散。尉居言責。雖猶身不顧。頗攝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自叨寵遇。恥遜遼踐。忽叨左史之除。俄擢西垣之選。皆非蹈躡。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啟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晚近。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隸法。庶幾爲虞、厚之徒。過此以往。未知所措。

賀王遠拜水衡啟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澤沛千里之疆。民無寃濫。渙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飾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瀆。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三代之攸後。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衆。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僉德。消盜賊以安崗閭。既旋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欽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覘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廈之誠。尚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啟（具元崇此篇永樂大典不載收播芳大全補集）

孤塵未盡。宦賜雞之樓飛。騄驥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覬躡以爲。過辱緘題。曲垂存恤。仰君子之有道。誠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識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鄉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效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閩里觀楊僕之樓船。道路聲貫。臣之衣袖。某忝茲別乘。頗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塞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閫。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獻盧。竊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雞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異蓺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拔一清。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朞年報政。即開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闕。移侍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陛甘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儒者遭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逢堯、舜。德合臯、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暫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非體固嚴於分閫。敦詩說禮。孰知卻穀之良。負劍買牛。行安襲遂之政。某猥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恐驅塵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肅提封。爰擇剛辰。已蹈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開。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歸元戎之符。豈惟輟頗、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西胡。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吏投威。諸羌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猥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負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囊鞬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承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欽恤。恭以天子訪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糾劾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想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旁助風行之化。凡被選用。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思還舊物。非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猥膺使指。遂忝交承。既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聞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效珍。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穎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尚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圖奧。名重搢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巖廊之選。襲、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視傳家之慶。行

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又

聞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逾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以勸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閫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冕旒。才刃屢更於盤錯。詞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掌計逾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既闢。而湟中穀滿。山澤蠹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楯門有素。賀厦宜先。局羈守之有拘。預賓階之莫及。空慙尸祿。行且及瓜。疲羸久玷於使令。非晨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間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舊臨。旌旗爲之改色。暫屈中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敦詩說禮。孰居卻穀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餘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斜川集卷第五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救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爲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歃血定從於陛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傔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傔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揣。精鑿礪者有志於古人。不屑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謀客。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汙搢紳。不可滌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敍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甯

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埽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使材抱蘊.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騰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嘘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成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媿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畏之如鬼神.提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間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循撫之病.不足以溢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邊鄙警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

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吏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芘.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猶爲執事者論之.論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胄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鋭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日可辦也.僕以爲不然.問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狙伺而走山林.以覘吾歸.一夫跳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撓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與甲胄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斥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既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遊.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侵邊吏而侮吾民者.徒不忿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條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戰塲之患.省戍飾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許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能庸而取直.

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從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吉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異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塌民資吏食兵聚財者.特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徙之息爾.若絕黎人之市.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屢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茹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灸其脅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卑梁毀耕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猶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償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亦人之愛父母也.何煩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富飭有司.嚴約束.衛黎人物而不失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侵者懲.貪猾商.不敢肆其姦.遂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特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聚.以利啗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近邊民之酋.且寔不過從十餘隸.從入其族.數其罪以之.不致拒命者.信畏其人也.僕以爲此曹許以官而用矣.使斷欲人諭諸黎.曉以利害.徼以爵祿.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虞.則籍其衆所役服者.請諸朝.假以

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禦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擁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資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論者本以圖功名.邀時賞.不顧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昔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册.皆藏於王府.老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

世學士大夫。蓋將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郯子。季札、叔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王之樂。而問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慨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皆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隽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瞿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至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遍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蕭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秕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猶介潔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糲飯。刓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閒。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屨）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藥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蹶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狷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皆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寡過。不失爲君子。少柔羣。汩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閔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閒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搖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皆死而不去。吾居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怨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遊。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暱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瑤。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瀕死。今未知所稅。匄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顧後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嗒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減於治郡。故以爲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眞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爲薄夫。學之移人。有甚於齊、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敝無惻隱之實。故虎圈嗇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尙寬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搢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期會之閒。將爲鄙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是以發吾平日之蘊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溫文深厚。不見圭儋。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讀也。如清廟之樂。鏞鼓琴瑟。鏘然間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變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玩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有以鎮撫勞來之。益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眞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啟而去。願吾友志此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

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潁昌。余以占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請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飫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蓋扶所長而救所短也。相褒之饋。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將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其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罕與之合。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疢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意。而狃於宴安。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于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翱翔翰墨。馳騁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閻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倡而百和。稱於前而逃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劘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而壺頭一蹶。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我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搗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illegible]玉[illegible]此唐有脫文）則庸夫得以藉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廢。至永平圖形雲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經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誅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孫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尉孝武之明盛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政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不足以煩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淩波之樓船兮。斷絕俗之氣槩。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以懲惡兮。釋俘囚而伸儆。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背命。甘馬革以裹尸兮。敢蒞殺而告病。何薏苡之興議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昏主之聽瑩。悲將軍之罹咎兮。死肯避於主聖。谷朱勃之何人兮。蹈鼎術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末路。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眚。維鴃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里之粢盛兮。持德刑於邪正。使斯民趨非而不欺兮。納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歡然見於色。留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得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儋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於是門下士皆慨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逝於南也。平昔親舊。屛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擯斥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挈同往者。無一人。遂絕洋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返。而舅氏遇疾於途。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遂。犯患難。違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讀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之。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說。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居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輩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詑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莘文之流足矣。元祐間。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鹽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王臺鄉仁愼里鐘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過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鑑。次適楊顯口。孫男四人。伯達、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間胥有不能於季孟間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

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發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肎來。帶見督郵。彼何人哉。變源服其語。即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嘗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從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自首無相見期。奈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爲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送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立也。後四年。先妣即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遺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栽。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瑰若玉瓔。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有行稱首。宦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貝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眞。化其鄉閭。訓敎子孫。華門圭竇。吾不曰貧。惟士也貧。無慙於古。覩其與遊。戶外之屨。靑神之原。有塡其墓。質我銘詞。以考其槩。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資。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遂州酒稅。轉官至朝散大夫。自遂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滄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遂州判官。通判嵐軍。知南雄、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路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illegible]州。被旨改提點大遂宮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慍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至武安州。既以幹辦稱矣。時深、冀、水決。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以給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殣。黃髮垂髫。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議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靜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宜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舉先寒素。獎勵有故人子。識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崇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慨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觀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督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擾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illegible]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破其巢聚。賊將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習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府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收辦之狀。有旨遂罷。及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

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愼舉官。五曰罷推點。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寖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覓請歸。閭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適。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侖。字元發。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侖。朝廷不從。歎謂侖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恩授侖。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周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瓛。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尙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懈。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發。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聞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頗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雖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晩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益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壙云謹。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器之。使與余長兄游。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間。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處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昨所舉。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書曰。虬先人雅所合。仕纔至尚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illegible]虬[illegible]與之遊。雖又同官於拜門。知之故詳。其敢以弱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鼛。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虔化人。曾大父長儒。故任太子中舍。知潭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即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illegible]州福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滄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

以仁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選幕府士。廌紳聞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咎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間言。幾仲移幷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凌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懾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逆。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辦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已墟草棘間。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鄉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擾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許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饘粥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婾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偶。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與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道。處其有聞。出則或梲。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翺而後集。夫誰敢絀。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驕敵。故功名之士。多由此途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既長。狀貌頎然。智慮偶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間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即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偉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置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即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久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防廬舍。爰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勤。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謂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間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竟行而西。矣有識何者。士氣俱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臨陣而動。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即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說。無何。疽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賙鄉人之急。平生所得賜賚。施與略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觀其人奇厖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贈太子左衛率府率。娶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詩、皆承節郎。誥、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尚幼。翊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沒也）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嗟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命其名。舉萬七戰。死猶有榮。有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繇繇。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一無君有二字）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一作貴）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亟饋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雖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微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

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爲之□□。過與其子籥遊。籥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疏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誌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爲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喜施。父諱初。登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年甫弱冠。搢紳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耆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誨人。至誠過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霑。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籥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籥、□、閎、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籥來請銘。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一作以）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斜川集卷第六

士燮論（國玉見出篇外北東坡集）

料敵勢之（坡集無之字）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陣）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儒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雖字）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叱。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子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試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然。（坡集有不然二字自天欲亡之句）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坡集向）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作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禍。何則。彼之所恃。終日勤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操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坡集無者字）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駭其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下此二十二字）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布衣。（坡集云漢高是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坡集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

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遵時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十二字）故旋後未幾。（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猶兵未寧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遂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啓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所以二字從坡集補）不得不誅。誅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使其二字從坡集補）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坡集有圖字）於范氏。若趙盾矣。（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玉案此篇見東坡集國語曰屈到嗜芰）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竪。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皆然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役。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昔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曲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其受賈人之金。亦不貴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强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貴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

矣。盧綰與之同里閈。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鎭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從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何苟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禪不逮也。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使於民而請之。與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間。蓋亦自危哉。賈生有言。韓信故強。故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强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恭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疑不芽。乃莖乃葉。異夫衆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間。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鄕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鄕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曾。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鄕人嗟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墓之。每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鄕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應感之速。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鄕。一鄕之人。有感發勸善者。自鄕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皋爲成宰。而成人爲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其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爲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間。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藪。置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

燕、代、晉之梨、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蓋物性之南北。況於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間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山澤枯竭。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皆瘠而不豐。畜闘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頑堅。屑折而殷。是胝手胼。爲霜雪之所凝。深其質之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濕。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嘘。蛩蛇蝮虺。夜號晝吼。草木冬花。霜潦長溢。是陽于氣。日見于晦。故其民多痎腫之病。寒熱中焉。非蠻而傴。非躄而扶。而俯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鳥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旣閟且聾。海氣鬱蒸。瘴烟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蹈繩而取卿相。脫輓輅而門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趨重。毛遂奉盤而掉親。或刀筆以往衙。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擯揚於鼎彝。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島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嘻。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蛙蟻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蟪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奪三晉而陷百粤。樂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癘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紵爲衣。蓺根爲糧。鑄山煮海。國以富強。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絕。陵谷則縹緲而崩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固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揖四夷而賓不庭。向非獨善其身。老死丘壑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枉尋者見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閟閫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皆然觀之。盤盤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昌。失士者危。雖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鏤。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祿於綿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歌於鳳鳥。莊叟或慨於郊犧。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馬之縶豹。鷙之鶤雞。寒心久矣。方長鳴於冀北。視皁棧而知懼。鮮肥於秋風。又何刲割之足顧哉。蓋嘗聞養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污我於泥塗。貪千仞之彀。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後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穎水。偶發書篋。得舊藁。慨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恒王寀。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偕之以淫。實頗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朔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飫予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讜挙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垣。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賓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朔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媿斯闕。貸也揭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鐵城。勇猛火出。智慧銅飛。定爲模。般若爲工。是智皆融。成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警作佛事。警昧悟覺。覺迷歸正。以慈悲鐘。有扣即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郟故。求淨居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其寵。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是世。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其何以辭。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即出家。禮僧交書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題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其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庫。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晷間。能觀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淸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普融老真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即色而觀空。即空而觀實。嘗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次陳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名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膀。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膀者。吾適守潁昌。得奠宣聖。爲亞獻。膀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膰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予瞿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膀曰元禮。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既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比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王人廢而攘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簪而一蓑。横江潭之鱣鮪。豈濡沫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擢此鄙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潁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冀茲究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忽賴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巋然而獨存。忽山頹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祿。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寵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許於汴、汾。恨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謦欬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紼挽公之歸。非於西帳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陸顛。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惡顧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皆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衛吾氣機。如資章甫。延入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自若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遊南夷。萬里致書。公時有衣。同臭使然。忘其既危。先君即世。義不敢違。請婚彼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懸罄納。公獨見私。倒其槖困。决其藩籬。我借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計音遐隨。委曲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夫不吾欺。云何抱咲。竟不少遲。易簀之言。我不獲知。雨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誄詞。致茲湛洟。想其音聲。款然在帷。庶幾英靈。鑒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青紫。秕糠詩書。如商賈然。貨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緒餘。誰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拔其英華。恥前弗如。嗜彼農夫。以畬以畲。既耕且種。且耰且鋤。雖有水旱。孰知窳窳。蚤陟巍科。蜚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迦迴闊迂。茲歟雨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用臨煢孤。毋或傷之。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樸粗。上燕之治。式登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

與俱．逾年不見．渙然清臞．隱几而坐．背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盈哭其堂．若見巾屨．稽神淋淚．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烏瀧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踏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雖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棹以可航．奈泮洄之靡定．用涓嘉臘．載舉修梁．野處老人．畢近無成．讀書粗遺．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鄙老齒．水擊三千搏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于驅馳．而股力尙堪於登眺．乃眷宜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略之太遲．敢惜經營之小費．先成斐舫．冥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張於佳觀．値疑橋之改作．參狂楮以兩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之勝．朝游暮反．于以舒憂．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瑞園起前魚之歎．雲莊興過鶴之譏．姑取足於鷦巢．何嫌于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覺夜．淸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師．獻是韻語．

東．盤蒼橋虹自在通．吞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　西．庭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迷．　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毿毿．　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正可百回來．借月留雲邀夜色．　上．縹緲丹崖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與將相．　下．朵雞飛翔如府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　伏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相唱相酬．留客烹茶．象齒弈棋之興．呼童鏇酒．更成隱幾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郟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蕃．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朴厚．無陂池臺榭之娛．誰知綠莽之區．乃得宜閑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仕歷三黜．黃粱入夢．伴暫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兩園之勝．睨茲東園．實傲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諸於佳趣．呀然成谷．宛一壑之神劍．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高阜．復闢新亭．開山嶠踞以南臨．芝嶺鸞翔而後鎮．萬家井邑．近列目前．百丈梔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悉意買江天．寧復藩籬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　東．買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應在此山中．　西．旋鑿方塘灌藻泥．種得芳蓮千葉盛．他年擬作釣璜溪．　南．春著人間醉欲酣．天際歸舟誰認得．滿城煙柳正毿毿．　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　上．落絮游絲春駘蕩．寒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　下．勝事清時無論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詎能畫．　伏願上梁之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蓬洞之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郟城縣謝土地祭文（案此政和七年官郟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觀公宇．勢隘圮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誥．欲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蜂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濕．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鳩材．得錢

八萬．會部使者按酒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徙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年．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覩．閉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借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奉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答神之貺．惟廟在廳舍之後．楊疵之所．萬嬈腥穢之所污黷．神倘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成室．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因侍東坡於惠州．未曾筮仕．此二首疑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虔徽稱．以嚴上帝．儲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答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錫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雪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成鑒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皆足．蘇麥芽於既槁．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真安逃．是用窮呼神天．並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貺．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神惠奄於黎元．爲吏雖逃於癡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敷宰之功．敢忘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郟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霖雨．茲以病告．冀幾開霽．曰暘而暘．神則臨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饗．薦以明誠．神其嗜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稼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制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祠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禱．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雲英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竭佛事以酬初心．濺丹誠以祈

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旌回川。徜徉涸轍之濱。無廢爲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庶少答於生成。尚饗。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薦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既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爲災。念禱祠山川之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畎畝之人。何負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末俱憂。餱糧將絕於嗷嗷。饑饉繼之以盜賊。賦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台于天心。實司霈澤。棲神靈於潭洞。與數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豈因在其可否。儻逞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罌。遍膏澤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遺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荅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閻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瞋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祜。孽所萃。自然致天災之報。霖澤未降。農末俱憂。饑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實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何可救過而宥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祈。赦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又（此非祈雨文。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沛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遂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獵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弈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畏盜賊。而不厭博弈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己之效也。漢武帝數

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餘。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撫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啓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因爲煬帝言之。胡多瑰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聚斂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鎛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豈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劇贖亦死於呂姜之從。夫豈有國者少此龔士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龔士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斷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鮮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遣變而不動。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疑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亡首禍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眞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謂亞夫之知。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翟絳權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

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習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眞。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間。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強大言。反以眞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疑疾將死。食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投烏喙而待盡。豈若疑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寇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汚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亦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夜。賊悉銳所期以旦攻城。士方寢。伏起殲之。遂逕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邀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宜樹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俯。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殺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戰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使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然皆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股。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墮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幾及種祚。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豈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雖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嵇、阮、間。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熏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歌一篇。乃使人臨晉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間。擺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眞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浯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衙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間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雖老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瘴霧之甚。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眞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豈遠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禽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旗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浙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揚。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許焉。而公超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一作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敬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眞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非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製。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鎰。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饗士。士卒思奮。而稍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嚴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盡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嚴主四句偈。誦不廢。餘日記萬言。南徐虞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足復伸。又有居士劉。宋非南安像。忽得重病。歸於像前。香爐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俱悟人。餘世間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聾盲乎。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是元祐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年二十七。任杭州通判。）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箕、篴、箾。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逾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途人涕泣者。或曰。先生謫居而與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

日加衛省而儉約。則何敢樂。推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俾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因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封疆夷狄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瘴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豁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嬉。不傾蓋。造次大笑謔浪。開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屈岣嶁浮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盡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嬰疾以卒於鎭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義。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諱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轍誠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遜居海上。無他放意。（[illegible]）

（[illegible]）

揮麈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卽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裴之云。（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宣和五年癸卯十二月歿至靖康時也此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稙元秀者。鄉風慕義。嵗一過之。必逗留以餉資焉。且致饋餉甚腆。叔黨愧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淸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牧。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卽命李齎金帛往。訪問行府。偕師。幷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騎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麈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靑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老學庵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叁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敍。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illegible]）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爲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旣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缺不）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答

之云云。（詩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即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僧斗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疲借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陪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僂傴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概無甚相愧者。明日。李常與子容諸孫往弔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穎昌陷金。尚書省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業之。故峴居此。實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盖自剏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維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老而好學。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皆得公之孫誠存之。誠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郾城令。年秩虛休。已病。嚴然不勝衣。窮今考古。道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澹端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別氏姪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

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遇諸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觴移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嵁巖之間。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值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備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畢其屬遊企、盛侖、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樺、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與程全父秀才書。）

軾與二十七娘。（安似君而開）甚安。小添、寄叔、（小添似詞寄叔開過也。）迨無恙。（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盖村學中語。（評詩。）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操。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嶺南。凡在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漲。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題廣州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攜幼子過同遊寶聖寺。過臨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題寶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鎭。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

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遂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是粥已。遂歸。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游羅浮記）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杙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記遊白本集）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超西尋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illegible]）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illegible]）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書合浦舟行）

大師延康陳公。邀厥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梯、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illegible]）

（[illegible]）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為何人。其字稍黃落。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師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扣雲扃。山色空濛溼衣。澗水松風俱有恨。道人錯鉢幾時歸。（[illegible]）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儋耳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某一己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詐事。山川不險假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皋秦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宛轉。數點入孤村。欲醉酒力薄。如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請吟好。衛、霍、貢功未是奇。事似一籌人腑炙。四方傳誦臥龍詩。（[illegible]）（句為世所誦者[illegible]）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鄒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為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蹤跡。均有未合也。

小字

1445980
081·18
0022

沈沈在侯居。碧瓦映華棁。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捲輕帳。醉面生綺襦。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
誰憐蓽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庵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鎭宣城詞。正用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遣之於永。據二說。則此闋爲汪作無疑。花庵之語。殊未確也。

斜川集跋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藝稱之。雞林賈。時以贋本鉤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緗帙。列之文房。玩好間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真本。以與三蘇文集並行。久不可得。旣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脩（永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錄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贋本駁去。乃留留不辦。繼予妹壻余編修（集）。於孫中翰（爾）齋。偶見藁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遺。益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輯錄附焉。計其卷帙。祗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歸之便。即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錮。枕函帳祕。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損貲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弦誦。暨之誤收贋本者。亦得悉行刊正。亟還劉集舊觀。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　參寥子

煙煙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辭濩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就陸離。明年歸集處。九萬赴君期。

右詩在參寥子集第七卷。壬申六月二十九日曝書得此。因錄附之。八十五叟。

2110100017325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二
作者=
页数=708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